文選

上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图书资料室

121
X

文選

中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图书资料室

121
X

文選

下册

中[illegible]院新闻研究所
图书资料室

12

〔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

文選

上冊

中華書局

132
D11
1
2

〔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

文選

中册

XWTS 0022253

中華書局

B11
1
3

〔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

文選

下册

中華書局

文選

（全三册）

〔梁〕蕭　統編

〔唐〕李　善注

* *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 *

787×1092 毫米 1/16 · 64 $^{1}/_{2}$ 印張
1977 年11月第 1 版　　1977 年11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書號：10018 · 402　　定價：5.40 元

出版説明

《文選》是我國現存的編選最早的一部文學總集，共收錄了周代至六朝七八百年間一百三十個知名作者和少數佚名作者的作品七百餘首，各種文體的主要代表作大致具備。它的編選者蕭統（公元五〇一—五三一年）是南朝梁武帝蕭衍的長子，字德施，天監元年（公元五〇二年）立爲太子。著有《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英華集》二十卷，都已失傳。因爲蕭統死後謚昭明，所以後來又稱《文選》爲《昭明文選》。

我國封建社會中文化較發達的時期，首推漢唐兩朝，而六朝可稱是繼漢開唐的轉化時期。文體由楚辭變爲漢賦，漢賦變爲俳賦，再變爲律賦；西漢散文駢文變爲東漢駢文，再變爲六朝駢文；詩歌由古體轉變爲律體。這種演化説明六朝時文體已相當完備，形式、辭藻、音律日益講究，文學的觀念更明晰了。這些都爲唐代文學的繁榮準備了條件。蕭統所主編的《文選》在其間是起着一定作用的。

《文選》的選擇標準，蕭統在序文中作了交代，他把經、史、子和文學區別開來，大膽地把它們排除在文學範疇以外，只是對史書中『綜輯辭采』、『錯比文華』的論文，仍認爲是可以入選的。所謂『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就是他心目中的文學作品，也是齊梁時一般人心目中的文學作品。所以在《文選》中辭藻華麗、聲律和諧的楚辭、漢賦和六朝駢文佔去了相當大的比重，詩歌方面也多選了對偶詩句比較嚴謹的顏延之、謝靈運等人的作品，而陶淵明等人平易自然的詩篇却入選較少。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蕭統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員，他所選的作品必然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符合封建統治階級需要的。雖然他也選了一些在歷史上比較進步的作家的作品，可是從整體看，《文選》中爲封建統治者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以及描述剝削階級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的作品仍佔主要地位。他對民間文學沒有也不可能予以應有的注意，甚至連《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那樣質樸生動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封建禮教罪惡的敍事詩都沒被選錄。《文選》中所收的《古詩十九首》等社會地位較低的文人的作品，也寥寥可數。這充分說明蕭統的選文標準有其鮮明的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

由於《文選》是一部選集前人文學著作的總集，閱讀各家代表作品比較方便，因此受到封建知識分子的重視，到了後世，幾乎成了他們必修的課本了，甚至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對《文選》的研究和注釋成了一項專門學問——文選學，蕭統的《文選音》開了先河，曹憲以教授文選學著名，許淹、李善、公孫羅繼承了曹憲的衣鉢，使文選學在唐初即盛行於世，《文選李善注》更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

李善，揚州江都人，歷官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秘書郎、涇城令等職。晚年以教授爲業，載初元年（公元六八九年）卒。他注釋《文選》經多次易稿方才完成。後人對它評價很高，許多人還在他的基礎上進行研究，從事著述。

到了開元六年（公元七一八年）又有呂延祚將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文選》進表呈上，從此，《文選》就有了兩種不同的注釋本流傳。後來，又有人將李善注與五臣注合刻，成爲所謂『六臣注』。清朝人大多認爲自六臣注盛行之後，李注原帙被埋沒，又有人將集注本中的李注輯錄出來，就是

今天所能見到的李注《文選》。用敦煌石室發現的一些舊抄《文選》殘卷與現在的通行本相校，或細讀清人的校記，可證上述說法是可信的。但是輯錄者的目的並未完全達到，也不可能完全達到，因爲《文選》的本子在唐以前只有抄本流傳，在傳抄過程中，無意抄錯和有意删節都在所難免，史書所引作品更難免經過剪裁。在注釋中，情況比正文更複雜，李注經過多次易稿，傳抄本所據不一定是定本；李注和五臣注經過合而又分，以致輯錄出來的李注，有的地方雜入了其他注釋，有的又被誤認爲其他注釋而删去了。

據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文選序》，《文選》在蜀孟昶時毋昭裔已爲鏤板，可見至遲那時已有刊本流傳了。現存完整的刊本有南宋淳熙八年（公元一一八一年）尤袤刊本，明汲古閣刊本等都是根據這個本子翻刻的，清乾嘉年間校勘學大興，對《文選》進行校刊的不乏其人，胡克家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用了多年時間，經八易稿，把尤刻本校勘重刻，並著《考異》十卷，於嘉慶十四年（公元一八〇九年）完成。後來出版的各種本子大多以胡刻本爲依據。

我們把尤刻本和胡刻本相校，證明胡刻本較好，胡克家改正了尤刻本明顯的錯誤多達七百餘處（《考異》中指出的尚未計算在內），雖然胡刻本也增加了一些錯誤，但大多是由於原本字迹模糊或殘缺造成的，而且這類錯誤只有六十餘處。可見胡克家的校訂工作做得比較嚴肅認真。他所著的《考異》也遠遠超過了尤袤所著的《李善與五臣異同》。只是那時敦煌殘卷尚未發現，還有很多可以訂正今本的地方沒能採用。

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中說過：**『應當明確地認識到，只有確切地瞭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沒有這樣的認識，我們就不能完成這項任務。』**

偉大領袖毛主席也教導我們：『**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産，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從革命導師給我們指出的這一觀點出發，來看待《文選》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並進而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加以分析、批判和總結，爲鞏固無産階級專政服務，《文選》還不失爲一部有研究、參考價値的文學總集。另外，李善注保存了不少已佚古籍的片斷，又是文字訓詁和校勘的重要參考資料。因此，我們把胡刻本縮小影印出版。

爲了方便讀者，我們將原書加了斷句，見於《考異》的文字以『△』標出，字迹不清或殘缺的地方做了描修，並將尤刻本與胡刻本較重要的異文校出（胡刻本改正尤刻本明顯的錯誤、異體字、避諱字等不出校），和篇目索引、著者索引附在卷末，以備查檢。因時間和水平所限，我們的工作還難免存在疏漏或錯誤，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七七年三月

重刻宋淳熙本文選序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文選於孟蜀時。毋昭裔已爲鏤板。載五代史補。然其所刻何本。不可考也。宋代大都盛行五臣。又并善爲六臣。而善注反微矣。淳熙中。尤延之在貴池倉使。取善注雕校鋟木。厥後單行之本。咸從之出。經數百年轉展之手。譌舛日滋。將不可讀。恭逢

國家文運昭回。

聖學高深。苞函藝府。受書之士。均思熟精選理。以潤色鴻業。而佳本罕覯。誦習爲難。寧非缺事歟。往歲顧千里彭甘亭見語。以吳下有得尤槧者。因即屬兩君遴手影摹。校刊行世。踰年工成。雕造精緻。勘對嚴審。雖尤氏眞本。殆不是過焉。從此讀者開卷快然。非敢云是舉即崇賢功臣。抑亦學海文林之一助已。其善注之并合五臣者。與尤殊別。凡資參訂。既所不廢。又尋究尤本。輒有致疑。鉤稽探索。頗具要領。冝諗來者。撰次爲考異十卷。詳著義例。附列於後。而別爲之敘云。嘉慶十四年二月既望序。

文選序

梁昭明太子撰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去聲）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直追）輪爲大輅（音路）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作能）微增冰之凜（力錦）。何哉。蓋踵（音腫）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去聲）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音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去聲）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七余）麟趾（音止）。正始之道著。桑間濮（音卜）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

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下江）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入聲）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彼嬌）並驅（丘遇）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音目）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音針）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去聲）則析（洗激反）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胡激）之品弔祭悲哀之作荅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以進反）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去聲）出譬陶匏（蒲包）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恱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音緘）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音軌）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平聲）七代數（去聲）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匹沼）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音相）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去聲）以芟（音衫）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下快反）辨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七余）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音異）其（音饑）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古害）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入聲）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去聲）之綜（作宋）緝（此立）辭采序述之錯比（避）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逺自周室迄于聖代都爲三十卷名曰文選云耳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于貴）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文選序終

唐李崇賢上文選注表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叅軍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

臣善言。竊以道光九野。縟景緯以照臨。德載八埏。麗山川以錯峙。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義聿宣。協人靈以取則。基化成而自逺。故羲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媧簧之後。掞叢雲之奥詞。步驟分途。星躔殊建。球鍾愈暢。舞詠方滋。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絶代。漢朝才子。綜鞶帨於遥年。虚玄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詠於圭陰。化龍東騖。煽風流於江左。爰逮有梁。宏材彌劭。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居肅成而講藝。開博

望以招賢。搴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巡緜嶠。品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伏惟陛下經緯成德。文思垂風。則大居尊。耀三辰之珠璧。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孰可撮壤崇山。導涓宗海。臣蓬衡蕞品。樗散陋姿。汾河委筴。夙非成誦。崇山墜簡。未議澄心。握玩斯文。載移涼燠。有欣永日。實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勞。寄三餘之暇。弋釣書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殺青甫就。輕用上聞。享帚自珍。緘石知謬。敢有塵於廣内。庶無遺於小説。謹詣闕奉進。伏願鴻慈。曲垂照覽。謹言。顯慶三年九月日上表。

文選目錄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第一卷
賦甲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二首
第二卷
張平子西京賦一首
第三卷

賦乙
京都中
張平子東京賦一首
第四卷
張平子南都賦一首
左太沖三都賦序一首
左太沖蜀都賦一首
第五卷
賦丙
京都下
左太沖吴都賦一首
第六卷
左太沖魏都賦一首
第七卷
賦丁
郊祀
楊子雲甘泉賦一首（并序）
耕籍
潘安仁籍田賦一首
畋獵上

司馬長卿子虛賦一首
第八卷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一首
楊子雲羽獵賦一首
第九卷
賦戊
畋獵下
楊子雲長楊賦一首（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第十卷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第十一卷
賦己
遊覽
王仲宣登樓賦一首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一首（并序）
鮑明遠蕪城賦一首
宮殿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一首（并序）
何平叔景福殿賦一首
第十二卷
江海
木玄虛海賦一首
郭景純江賦一首
第十三卷
賦庚
物色
宋玉風賦一首
潘安仁秋興賦一首
謝惠連雪賦一首
謝希逸月賦一首
鳥獸上
賈誼鵩鳥賦一首
禰正平鸚鵡賦一首
張茂先鷦鷯賦一首

第十四卷
鳥獸下
顏延年赭白馬賦一首（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一首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一首
第十五卷
賦辛
志中
張平子思玄賦一首

歸田賦一首
第十六卷
志下
潘安仁閑居賦一首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一首
向子期思舊賦一首
陸士衡歎逝賦一首
潘安仁懷舊賦一首
寡婦賦一首
江文通恨賦一首
別賦一首
第十七卷
賦壬
論文
陸士衡文賦一首
音樂上
王子淵洞簫賦一首
傅武仲舞賦一首
第十八卷

音樂下
馬季長長笛賦一首
嵇叔夜琴賦一首
潘安仁笙賦一首
成公子安嘯賦一首
第十九卷
賦癸
情
宋玉高唐賦一首
神女賦一首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甲
補亡
束廣微補亡詩六首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
勸勵
韋孟諷諫詩一首
張茂先勵志詩一首

第二十卷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詩一首
應詔一首
潘安仁關中詩一首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首
王仲宣公讌詩一首
劉公幹公讌詩一首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一首
范蔚宗樂游應詔一首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一首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詩一首
皇太子釋奠會詩一首
丘希範侍讌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一首
沈休文應詔樂游餞呂僧珍一首
祖餞
曹子建送應氏詩二首
孫子荊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一首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一首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一首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一首
沈休文別范安成一首

第二十一卷

詩乙

詠史
王仲宣詠史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沖詠史八首
張景陽詠史一首
盧子諒覽古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游仙
何敬祖游仙詩一首
郭景純游仙詩七首
第二十二卷
招隱
左太沖招隱詩二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反招隱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游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謝叔源游西池一首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一首
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晚出西射堂一首
登池上樓一首

游南亭一首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
石壁精舍還湖中一首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詩一首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謝玄暉游東田一首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一首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宿東園一首
游沈道士館一首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一首
第二十三卷
詩丙
詠懷
阮嗣宗詠懷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一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爵臺一首
任彥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贈荅一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第二十四卷

贈荅二

曹子建贈徐幹一首
贈丁儀一首
贈王粲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贈白馬王彪一首
贈丁翼一首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贈山濤一首
張茂先荅何劭二首

何敬祖贈張華一首
陸士衡贈馮文羆遷斥丘令一首
荅賈謐一首（并序）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交阯太守顧公真一首
贈從兄車騎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羆一首

又贈弟士龍一首
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一首
潘正叔贈陸機出爲吴王郎中令一首
贈河陽詩一首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第二十五卷

詩丁

贈荅三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一首
郭泰機荅傅咸一首

陸士龍爲顧彦先贈婦二首
荅兄機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劉越石荅盧諶一首
重贈盧諶一首
盧子諒贈劉琨一首
贈崔温一首
荅魏子悌一首
謝宣遠荅靈運一首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顔范二中書一首
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一首
酬從弟惠連一首

第二十六卷

贈荅四
顔延年贈王太常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和謝監靈運一首

王僧達荅顔延年一首
謝玄暉郡内高齋閑坐荅呂法曹一首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詶王晉安一首
陸韓卿奉荅内兄希叔一首
范彦龍贈張徐州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任彦昇贈郭桐廬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一首
在懷縣作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陸士衡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爲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作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一首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一首
七里瀨一首
發江中孤嶼一首
初去郡一首
初發石首城一首
道路憶山中一首
入彭蠡湖三首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第二十七卷

詩戊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亭山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荆山一首
丘希範旦發漁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三首

班婕好怨歌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第二十八卷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荊軻歌一首
漢高帝歌一首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第二十九卷

詩己

雜詩上

古詩十九首
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
蘇子卿詩四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王仲宣雜詩一首
劉公幹雜詩一首
魏文帝雜詩二首

曹子建朔風詩一首
雜詩六首
情詩一首
嵇叔夜雜詩一首
傅休奕雜詩一首
張茂先雜詩一首
情詩二首
陸士衡園葵詩一首
曹顏遠思友人詩一首
感舊詩一首

何敬祖雜詩一首
王正長雜詩一首
棗道彥雜詩一首
左太沖雜詩一首
張季鷹雜詩一首
張景陽雜詩一首
第三十卷
雜詩下
盧子諒時興詩一首
陶淵明雜詩二首
詠貧士一首
讀山海經一首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
擣衣一首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
齋中讀書一首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谿石瀨茂林脩
竹一首
王景玄雜詩一首

鮑明遠數詩一首
翫月城西門廨中一首
謝玄暉始出尚書省一首
直中書省一首
觀朝雨一首
郡內登望一首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
和徐都曹詩一首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
沈休文和謝宣城詩一首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一首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一首
直學省愁卧一首
詠湖中鴈一首
三月三日率爾成一首
詩庚
雜擬上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張孟陽擬四愁詩一首

陶淵明擬古詩一首
謝靈運擬鄴中詠八首
第三十一卷
雜擬下
袁陽源傚白馬篇一首
傚古詩一首
劉休玄擬古詩二首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鮑明遠擬古詩三首
學劉公幹體一首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范彥龍傚古詩一首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第三十二卷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第三十三卷
騷下
屈平九歌二首

九章一首
卜居一首
漁父一首
宋玉九辯五首
招魂一首
劉安招隱士一首
第三十四卷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第三十五卷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第三十六卷
潘元茂魏王九錫文一首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敎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敎一首
修楚元王廟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第三十七卷
表上
孔文舉薦禰衡表一首
諸葛孔明出師表一首
曹子建求自試表一首
求通親表一首
羊祜讓開府表一首
李令伯陳情表一首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劉越石勸進表一首
第三十八卷
表下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一首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一首
桓子元薦譙元彥表一首
郄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一首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一首
爲蕭揚州薦士表一首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一首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第三十九卷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於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彥昇奉荅七夕詩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一首

第四十卷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荅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荅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爲鄭沖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首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第四十一卷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第四十二卷

書中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又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荅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第四十三卷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一首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趙景眞與嵇茂齊書一首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孝標重荅劉秣陵詔書一首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孔德璋北山移文一首
第四十四卷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第四十五卷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楊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第四十六卷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顔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彦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第四十七卷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第四十八卷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楊子雲劇秦美新論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第四十九卷
史論上
班孟堅漢書公孫弘傳贊一首
干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揔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第五十卷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倖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祖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光武紀贊一首
第五十一卷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第五十二卷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弈論一首

第五十三卷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第五十四卷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一首
劉孝標辨命論一首

第五十五卷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第五十六卷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劒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刻漏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荆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第五十七卷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第五十八卷
哀下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陳仲弓碑文一首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第五十九卷
碑文下
王簡栖頭陁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第六十卷
行狀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并序）

祭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年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文選目錄終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倉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江寧劉文奎弟文楷模鐫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果泉手校
廣圻審定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賦甲（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二首（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班孟堅（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乃上兩都賦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憲敗固坐免官遂死獄中）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二曰賦故賦爲古詩之流也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類此）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言周道既微雅頌並廢也史記曰周武王太子誦立是爲成王成王太子釗立是爲康王毛詩序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樂稽耀嘉曰仁義所生爲王毛詩序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然則作詩稟乎先王之澤故王澤竭而詩不作作興也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大漢初定日不暇給（漢書曰高祖姓劉氏立爲漢王滅項羽即皇帝位荀悅曰諱邦字季史記曰雖受命而日有不暇給也）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漢書曰孝武皇帝景帝中子荀悅曰諱徹漢書曰孝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荀悅曰諱詢字次卿）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史記曰金馬門者宦者署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大祕殿北以閣祕書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言能發起遺文以光讚大業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類此論語子曰東里子產潤色之劇秦美新曰制成六經洪業也）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漢書武紀曰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又曰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又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又曰得寶鼎后土祠傍作寶鼎之歌）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漢書宣紀曰神雀元年應劭曰前年神雀集長樂宮故改年也又曰五鳳元年應劭曰先者鳳皇五至因以改元又甘露元年詔曰乃者鳳皇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又曰黃龍元年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以改元焉）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爲武騎常侍又曰虞丘壽王字子貢以善格五召待詔遷爲侍中中書又曰東方朔字曼倩上書自稱舉上偉之令待詔公東後拜爲太中大夫給事中又曰枚皋字少孺上書北闕自稱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拜爲郎又曰王褒字子淵上令褒待詔褒等數從獵擢爲諫大夫又曰劉向字子政爲輦郎遷中壘校尉）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漢書曰倪寬脩尚書以郡選詣博士孔安國射策爲掌固遷侍御史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脩家業武帝遂用之漢書曰董仲舒以脩春秋爲博士後爲中大夫又曰劉德字路叔少脩黃老術武帝謂之千里駒爲宗正又曰蕭望之字長倩以射策甲科爲郎遷太子太傅）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廣雅曰抒渫也抒食與切諷方鳳切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楚詞曰抒中情而屬詩）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國語冷州鳩曰夫律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雍容揄

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說文曰揄引也以珠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揚舉也毛詩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漢書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荀悅曰諱驁字太孫）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蒼頡篇曰炳著明也彼皿切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馬融曰三代夏殷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于詩書。其義一也。（尚書皋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蔡邕獨斷或曰朝廷亦皆依違尊者都舉朝廷以言之諸釋義或引後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專他皆類此）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公羊傳曰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周禮曰囿遊之獸鄭玄曰囿今之苑）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長安在西故曰西土尚書曰西土有衆）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詞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尚書曰厥既得吉卜乃經營東都有河南洛陽故曰河洛也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張衛切孔安國尚書傳曰康安也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我君接上下也）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廣雅曰攄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禮記曰父召无諾唯而起漢書曰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漢興立都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殽函之固鹽鐵論曰秦左殽函漢書音義韋昭曰函谷關左氏傳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所避風雨也表標也山海經曰華首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毛萇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長揚賦曰命右扶風發人西自褒斜梁州記曰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鹽鐵論曰秦右隴阺漢書幸雍白麟歌曰朝隴首覽西垠尚書曰導河自積石南至于華陰山海經曰涇水出長城北尚書曰導渭自鳥鼠同穴）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左氏傳君子曰澗溪沼沚之毛漢書曰秦地九州膏腴揚雄衛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爲防禦說文曰隩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於報切）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漢書音義文穎曰關西爲橫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爲六合三成帝畿謂周秦漢也樂稽嘉耀曰德象天地爲帝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史記曰周后稷名弃堯舜時爲農師號后稷姓姬氏至孫公劉周之道興至文王徙都豐武王滅紂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史記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至孝公作咸陽改并六國稱皇帝周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漢書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灞上又曰以）

（厤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尚書雒書曰河圖命紀也然五經緯皆河圖也春秋漢含孳曰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季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成功在西故都長安）奉春建策。留侯演成。（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奉春君賜姓劉氏又曰封張良爲留侯也蒼頡篇曰演引也）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天謂五星也人謂婁敬也皇謂高祖也四子講德論曰天人並應毛詩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說文曰睎望也呼衣切秦嶺南山也漢書曰秦地有南山睋視也五哥切北阜山也漢書文帝曰以北山石爲槨張揖上林賦注曰豐水出鄠南山豐谷漢書曰灞水出藍田谷山海經曰華山之西龍首之山也）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長楊賦曰規億載孔安國尚書傳曰十萬曰億爾雅曰載年也小雅曰羌發聲也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爲慶也）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高高祖漢書張晏曰爲功最高而爲漢帝太祖故特起名焉漢書孝平皇帝元帝庶孫荀悅曰諱衎漢自高祖至于孝平凡十二帝也國語曰天地之所祚賈逵曰祚祿也）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鹽鐵論曰秦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鄭玄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字林曰呀大空皃火家切說文曰城有水曰池）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周禮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鄭玄曰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也）内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說文曰街四通也音佳爾雅曰四達謂之衢字林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鄭玄周禮注曰金玉曰貨薛綜西京賦注曰隧列肆道也音遂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填與闐

同徒堅切又曰廛市物邸舍也除連切李陵詩曰紅塵塞天地白日何冥冥）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毛詩曰惠我無疆又曰彼都人士又曰彼君子女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富人則商賈爲利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羞不相及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姬姜無棄蕉悴也）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莊子曰治州閭鄉曲史記魏公子無忌曰平原之遊徒豪舉耳文子曰智過十人謂之豪漢書曰秦地豪桀則游俠通姦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又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考烈王以歇爲相封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安釐王封公子爲信陵君致食客三千楚辭曰朝騁騖乎江皐說文曰騁直馳也又曰騖亂馳也音務）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鄭玄周禮注曰王國百里爲郊漢書曰宣帝葬杜陵文帝葬霸陵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蒼頡篇曰紱綬也說文曰冕大夫以上冠也毛詩曰有女如雲相丞相也漢書韋賢爲丞相徙平陵車千秋爲丞相徙長陵黃霸爲丞相徙平陵平當爲丞相徙平陵魏相爲丞相徙平陵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漢書曰張湯爲御史大夫徙杜陵杜周爲御史大夫徙茂陵蕭望之爲前將軍徙杜陵馮奉世爲右將軍徙杜陵史丹爲大將軍徙杜陵然其餘不在七相之數者並以罪國除故也）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文子曰智過百人謂之傑十人謂之豪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安）

（皆爲五均司市師三選謂選三等之人七遷謂遷於七陵也漢書曰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又元帝詔曰往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人以奉園陵自今所爲陵者勿置縣邑然則元帝始不遷人陪陵自元以上正有七帝也春秋漢含孳曰強幹弱流天之道宋均曰流猶枝也左傳曰魯諸大夫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躒諸夏○兼其所有○（漢書曰雖邑與宗周通封畿爲千里又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逴躒猶超絕也逴音卓躒呂角切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上林賦曰崇山嵷巃崔嵬揚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薛君曰穹谷深谷也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以西都涇渭之南北謂天下陸海之地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漢書弘農郡有商縣上雒縣扶風有鄠縣杜陽縣說文曰隈水曲也）源泉灌注○陂池交屬○（於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濵涯也又曰澤鄣曰陂停水曰池）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言秦境富饒與蜀相類故號近蜀焉漢書曰秦地南有巴蜀廣漢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爾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野）其陰則冠（古亂）以九嵕（子紅）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古亂）○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漢書谷口縣九嵕山在西戰國策范睢說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漢書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甘泉作延壽館通天臺漢宮闕疏曰甘泉林光宮秦二世造漢書曰王子淵爲甘泉頌又曰揚子雲奏甘泉賦）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史記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无令東伐迺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溉舄鹵之地四万餘頃收皆畝稅一鍾命曰鄭國渠又曰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万之口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撮凡也言大舉頃畝也韋昭曰積土爲封限也毛詩曰疆場有瓜周禮曰十夫有溝鄭玄曰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說文曰塍稻田之畦也音繩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周禮曰以五穀養病漢書音義韋昭曰黍稷菽麥稻也毛詩曰實穎實栗毛萇曰穎垂穎也小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鋪布也普胡切王逸楚辭注曰紛盛皃也棻與紛古字通）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言通溝大漕既達河渭又可以汎舟山東控引淮湖之流而與海通其波瀾漢書武紀曰穿漕渠通渭如淳曰水轉曰漕蒼頡篇曰潰旁決也胡對切說文曰洞疾流也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歸糴於晉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與淮泗會也）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墻○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上囿禁苑即林苑也羽獵賦曰開禁苑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麓鄭玄周禮注曰澤无水曰藪漢書有蜀都漢中郡繚猶繞也三輔故事曰上林連緜四百餘里繚力鳥切離別非一所也上林賦曰離宮別館彌山跨谷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毛詩曰王在靈沼）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踰崐崘○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漢書宣帝詔曰九真獻奇獸晉灼漢書注曰駒形麟色牛角又武紀曰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又曰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又曰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河圖括地象曰崑崙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子虛賦曰東注巨海也）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七略曰王者師天地體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元命苞）

（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周易曰坤地道也楊雄司命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制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又曰紫宮大帝室也）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漢書曰蕭何立東闕北闕周易曰豐其屋漢書曰蕭何作未央宮潘岳關中記曰未央宮殿皆踈龍首山土作之然殿居山上故曰冠云埤蒼曰瓌瑋珍琦也應龍虹梁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爾雅曰蝃蝀虹也蝃音帝蝀音董虹音紅說文曰棼複屋棟也扶云切又曰橑椽也梁道切又曰翼屋榮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浮）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言彫刻玉礩以居楹柱也爾雅曰玉謂之彫郭璞曰治玉名也廣雅曰磌礩也瑱與磌古字通並徒年切說文曰楹柱也上林賦曰華榱璧璫韋昭曰裁金爲璧以當榱頭也）發五色之渥彩○光爓（音艷）朗以景彰○（毛詩曰顏如渥丹鄭玄曰渥厚漬也烏學切字

林曰爓火貌也）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七略曰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摯虞決疑要注曰凡太極乃有陛堂則有階無陛也左城右平平者以文塼相亞次也城者爲陛級也言階級勒城然七則切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曰南面三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閨毛萇詩傳曰闥門內也史記曰始皇大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鑄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宮中徐廣曰鐻音巨毛詩曰設業設虡毛萇曰植曰虡與鐻古字通也三輔黃圖曰秦營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闥他曷切）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啟扉○（爾雅曰仍因也仍或爲艿非也孔安國論語注曰閾門限也胡洫切又曰峻高大也爾雅曰闔謂之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孔安國尚書傳曰徇循也爾雅曰室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又曰四方而高曰臺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漢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也）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華殿太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孔安國尚書傳曰殫盡也長年亦殿名）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毛萇詩傳曰崔高大也茲瑰切王逸楚辭注曰嵬高也才迴切廣雅曰炤明也音照爛亦明也力旦切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轝以行鄭玄禮記注曰茵蓐也於申切周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也）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漢書曰詔掖庭養視應劭曰掖庭宮人之官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樂宮有椒房殿漢書曰班婕妤居增城舍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宮閣名長安有合歡殿披香殿鴛鸞殿飛翔殿餘亦皆殿名）昭陽

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辟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音義曰謂辟中之橫帶也引漢書注云音義者皆失其姓名故云音義而已說文曰釭轂鐵也列錢言金釭銜璧行列似錢也釭古雙切說文曰裛纏也於劫切又曰綸糾青絲綬也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高誘曰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李斯上書曰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張揖上林賦注曰翡翠大小如爵雄赤曰翡雌青曰翠韻集曰玫瑰火齊珠也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楚有和璞而爲天下名器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高誘以隨侯爲明月許慎以明月爲夜光班固上云隨侯明月下云懸黎垂棘

（夜光在焉然班以夜光非隨珠明月矣以三都合為一寶經典不載夜光本末故說者參差矣西京賦曰流懸黎之夜光吳都賦曰隨侯於是鄗其夜光鄒陽云夜光之璧劉琨云夜光之珠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明照一室然則夜光為通稱不繫之於珠璧也）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䃌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漢書曰昭陽舍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然墀以髹漆故曰玄也釦砌以玉飾砌也說文曰釦金飾器枯後切廣雅曰砌阯也且計切說文曰碝石之次玉也如兖切䃌碝類也音戚鄭玄禮記注曰緻密也郭璞上林賦注琳玉名也張揖上林賦注曰珉石次玉也廣雅曰珊瑚珠也淮南子曰崐崘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曰碧青石也韓詩曰曲景曰阿然此阿庭之曲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薛綜西京賦注曰颯纚長袖貌也颯思合切纚山綺切說文曰綺文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組綬也楚辭曰佩繽紛其繁飾王逸曰繽紛盛貌也繽匹人切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彼鄭國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漢書曰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又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正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婕妤視上卿娙娥視中二千石傛華視眞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八子視千石充依視千石七子視八百石良人視七百石長使視六百石少使視四百石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方言曰迭代也徒結切娙音刑）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尚書曰百寮師師漢書曰蕭何沛人漢王即皇帝位拜何為相國又曰曹參沛人也代蕭何為相國又曰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宣帝即位代韋賢為丞相又曰邴吉字少卿魯國人也宣帝即位代魏相為丞相孔安國尚書傳曰謀謨也）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盪亡秦之毒螫（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

功之士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兌黃佐命宋衷曰此赤兌者謂漢高帝也黃者火之子故佐命張良是也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禮記曰保者慎其身以輔翼之長楊賦曰今朝廷出凱悌行簡易四子講德論曰秦之時處位任政者並施螫毒說文曰螫行毒也舒亦切）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孔叢子曰孔子曰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下且由應之況百獸乎漢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人以寧一又景帝詔曰謌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立功申屠嘉奏曰高皇帝宜為太祖孝文帝宜為太宗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孟子曰膏澤下於民孔安國尚書傳曰黎眾也）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三輔故事曰天禄閣在大殿北以閣秘書石渠已見上文然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務從省也他皆類此爾雅曰惇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誨教也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安國尚書傳曰稽考也）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秘文（漢書曰嚴助為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猒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金馬已見上文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焉漢書武帝曰司馬相如之倫皆辨智閎達元元本本謂得其元本也孔叢子曰襄引曰仲尼洽聞強記孝經鉤命決曰丘掇秘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賦注曰紫宮外營勾陳星也然王者亦法之薛綜西京賦注曰嚴更督行夜鼓也漢書曰奉常掌禮儀屬官有五經博士又曰匡衡射策甲科除太常掌故又曰秦分天下為郡縣又曰興廉舉孝也）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尚書周公曰綴衣虎賁公羊傳曰贅猶綴也贅之銳切周禮曰內小臣奄上士又有閽人寺人漢書曰太后盛服坐武帳武士陛戟陳列殿下

（也）周廬千列徼道綺錯（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漢書音義張晏曰直宿曰廬漢書曰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遊徼循禁備盜賊也）輦路經營脩除飛閣（輦路輦道也上林賦曰輦道纚屬如淳曰輦道閣道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陛也）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凌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漢書曰高祖至長安蕭何作未央宮三輔舊事曰桂宮內有明光殿毛萇詩傳曰彌終也方言曰亘竟也亘與絚古字通漢書曰高祖修長樂宮薛綜西京賦注曰隥閣道也丁鄧切毛萇詩傳曰墉城也方言曰掍同也音義與混同胡本切漢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南有璧門之屬漢書音義應劭曰觚八觚有隅者也音孤說文曰稜柧也柧與觚同稜落登切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皇然金爵則銅鳳也）內則別風之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關中記曰折風一名別風廣雅曰嶕嶢高也嶕茲堯切漢書曰建章宮度爲千門万戶前殿度高未央然前殿則正殿也長門賦曰正殿嵬以造天其高臨乎未央高之甚也崔嵬高貌也關中記曰建章宮有馺娑駘盪枍詣承光四殿馺素合切娑蘇可切駘音殆枍烏詣切天梁亦宮名也爾雅曰蓋戴覆也激日景而納光言宮殿光輝外激於日日景下照而反納其光也）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漢書曰孝武立神明臺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公羊傳曰躋者何躋升也三蒼曰軼從後出前也餘質切漢書音義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尸子曰虹霓爲析翳棼已見上文爾雅曰楣謂之梁糜飢切方言曰僄輕也芳妙切鄭玄禮記注曰狡疾也古飽切字書曰愕驚也五各切字林曰眙驚貌勑吏切）

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漢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幹音寒司馬彪莊子注曰井幹井欄也然積木有若欄也蒼頡篇云眴視不明也侯遍切說文曰櫺楯間子也力丁切王逸楚辭曰檻楯也胡黯切說文曰稽留止也長門賦曰神怳怳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怳往切）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徬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廣雅曰懲恐也楚辭曰寤從容以周流聊逍遙以自恃毛詩序曰徬徨不忍去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曰甬道飛閣複道也說文縈紆猶回曲也又曰杳杳窱也廣雅曰窈窕深也窈與杳同烏鳥切窱他弔切毛萇詩傳曰陽明也）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廣雅曰排推也簿階切闥門闥也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王逸楚辭注曰洋洋无所歸貌）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漢書曰建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北沼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臺梁象海中仙山如淳曰唐庭也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蒼頡篇曰濤大波尚書曰夾右碣石入於河孔安國曰海畔山也毛詩曰應門將將說文曰濫泛也力暫切列子渤海之中有大壑其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神木靈草謂不死藥也史記曰三神山仙人不死藥皆在焉杜預左氏傳注曰巖險也說文曰峻高也峻思俊切崷高貌也慈由切爾雅曰崒者厜㕒也慈恤切郭璞方言注曰崢嶸高峻也崢力耕切嶸胡萌切）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堨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言承露之高也漢書曰孝武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方言曰擢抽也達卓切金莖銅柱也王逸楚辭注曰埃塵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堨埃也堨與壒同於害切鮮絜也楚辭曰天）

（白顥說文曰顥白貌胡暠切鮮或爲鱻非也）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爲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樂成侯登上書言欒大天子見大悅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爲五利將軍毛萇詩傳曰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史記相如封禪書曰斯事天下之壯觀禮記曰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又曰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毛詩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命荆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又曰華陽黑水惟梁州然則南方多獸故命使之枚乘兔園賦曰翺翔羣熙交頸接翼）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周禮水衡鄭玄曰川流水也衡平其大小也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司馬彪續漢書曰將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鄭玄禮記注曰獸罟曰罘扶流切紘罘之網也胡萌切方言曰絡繞也來各切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韓子曰雲布風動）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蔡雍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又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法駕司馬彪曰法駕六馬也漢書武紀曰長安作飛廉館）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世本曰武王在酆鄗杜預左氏傳注曰酆在始平鄠東乎宮切說文曰鎬在上林苑中鎬與鄗同胡道切三輔黃圖曰上林有上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震震爚爚光明貌也震之人切字指曰爚爚電光也弋灼切說文曰電陰陽激耀也漢書曰一敗塗地廣雅曰塗汙也反覆猶傾動也字林曰蹂踐也汝九切說文曰蹸轢也躪與蹸同力振切拗猶抑也於六切）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漢書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又曰佽飛掌弋射佽音次蒼頡篇曰攢聚也鏃與攢同作官切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胡溝切廣雅曰趹奔也古穴切孔安國尚書傳機弩牙也說文曰掎偏引也居蟻切又曰匈奴名引弓曰控控引也）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颮紛紛衆多之貌也說文曰颮古颷字也俾姚切周禮曰矰矢也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之若切又曰灑所買切）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

狼懾竄（郭璞山海經注曰猨似獼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蒼頡篇曰狖似狸與救切爾雅曰豺狗足郭璞曰腳似狗也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淮南子曰猨狖顛蹷而失木鄭玄毛詩箋曰懾懼也章涉切）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蹷（爾雅曰潛深也慎子曰獸伏就穢字書曰穢蕪也爾雅曰兕似牛廣雅曰蹶踶跳也蹷居衛切踶徒帝切跳達彫切）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許少秦成未詳說文曰扼搤也搤與扼古字通於責切王弼周易注曰噬齧也音逝鄭玄禮記注曰挫折也祖過切何休公羊傳曰脰頸也徒鏤切爾雅曰暴虎徒搏也郭璞曰空手執曰搏補洛切）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蹷嶄巖鉅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爾雅曰狻猊如虥貓食虎豹郭璞曰即師子也狻先丸切猊五奚切虥音棧貓音苗說文曰拖曳也徒可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勑離切郭璞山海經注曰犀似水牛而豬

（頭黑色有三蹄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又曰犛黑色出西南徼外力之切又曰象獸之最大者也長鼻大者牙長一丈爾雅曰羆似熊而黃色毛萇詩傳曰嶄巖高峻之貌也七咸切說文曰仆頓也爾雅曰殄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殺也）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漢書宣紀曰行幸長楊宮屬玉觀服虔曰以玉飾因名焉三輔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爾雅曰闍謂之臺有木謂之榭辭夜切羽獵賦曰三軍忙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左氏傳曰投諸四裔以禦螭魅）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釂（左氏傳曰歸胙于公毛詩曰炰之燔之毛萇曰以毛曰炰薄交切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鮮方言曰烽虞望也郭璞曰今烽火是也說文曰釂飲酒盡子雀切）饗賜畢勞逸齊大路鳴鑾容與徘徊（禮記大路者天子之車也白虎通曰天子大路周禮曰巾車掌玉輅凡馭輅儀以鑾和爲節鄭玄曰鑾在衡和在軾皆以金鈴也）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漢書曰武帝發謫吏穿昆明池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牽牛織女象毛詩曰倬彼雲漢蒼頡篇曰蔚草木盛貌說文曰隄塘也都奚切爾雅曰芹茝蘼蕪郭璞曰香草也茝齒改切漢書曰華曅曅固靈根說文曰曄草木白華貌毛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萇曰猗猗美貌說文曰摛舒也勑離切楊雄蜀都賦曰麗靡摛燭若揮錦布繡）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鸛鶬鴰鴇鶂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上林賦曰轥玄鶴爾雅曰鷺舂鋤郭璞曰白鷺也說文曰鵠黃鵠也爾雅曰鳽頭鵁郭璞曰似鳧鳽鳥絞切鵁呼交切毛萇詩傳曰鸛水鳥也爾雅曰鶬麋鴰也鴰音括郭璞曰即鶬鴰也郭璞上林賦注曰鴇似鴈無後指鴇音保杜預左氏傳注曰鶂水鳥也五激切爾雅曰舒鳧鶩毛萇詩傳曰鳧水鳥鄭玄詩箋曰鷖鳧屬也毛萇詩傳曰大曰鴻小曰鴈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埤蒼曰輚臥車也士眼切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桓子新論曰乘車玉爪華芝及鳳皇三蓋之屬上林賦曰乘法駕建華旗高誘淮南子注曰祛舉也劉歆甘泉賦曰章黼黻之文帷澹淡隨風之貌也澹達濫切淡徒敢切）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方言曰楫謂之櫂直教切說文曰謳齊歌也於侯切漢武帝秋風辭曰簫鼓鳴兮發櫂歌爾雅曰越揚也聲類曰謍音大也呼宏切韓詩曰翰飛厲天薛君曰厲附也說文曰翔回飛也方言曰窺視也缺規切）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白鷴黑鷴各一雙爾雅曰下落也戰國策更嬴曰臣能虛發而下鳥說文曰揄引也音頭文竿竿以翠羽爲文飾也毛詩曰籊籊竹竿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他合切）撫鴻罿御矰繳方舟並鶩俛仰極樂（爾雅曰繴謂之罿罿罬也竹劣切郭璞曰繴音壁尔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莊子曰俛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俯也音免）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河黃河也華華山也漢書右扶風美陽縣有岐山又右扶風有雍縣也）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游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尚書曰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又曰望于山川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亂歟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漢書曰宣帝頗好儒術王襃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也）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

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漢書音義如淳曰。今隴西俗。麻田歲歲糞種。爲宿疇也。尚書曰。濬畎澮。孔安國曰。廣尺深尺曰畎。古犬切。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賈便其肆。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循其道。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有商人。有農人。有工人。）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一首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之云爲乎。（論語曰。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漢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嗜欲。故謂之俗。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漢書。田肯曰。秦帶河阻山。史記曰。秦武王卒。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又曰。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始皇帝也。）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言焉。（漢書。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祖五年。誅項羽。故曰數朞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帀四時曰朞。六籍。六經也。封禪書曰。六經載籍之傳。左氏傳曰。籍談司晉之典籍。）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婁敬已見上文。凡人姓名皆不重見。餘皆類此。漢書曰。蕭何脩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毋令後代有以加也。上說之。）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言吾子不覩度勢權宜之由。反以後

嗣末造。而自眇曜。不亦暗乎。言暗之甚也。儀禮曰。願吾子教之。鄭玄曰。吾子。相親辭也。吾。我也。子。男子美稱。）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東觀漢記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永平。孝明年號也。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質直以素樸。高誘曰。太清。無爲之化。）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漢書曰。王莽字巨君。王皇后之弟子也。初居攝。後即天子位。賈逵國語注曰。祚。位也。尚書曰。我則致天之罰。六合。已見上文。）于時之亂。生人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尚書曰。生人保厥居。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渠機切。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之祀。禮記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杜預左氏傳注曰。郛。郭也。芳俱切。揚子法言。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史記曰。周孝王分非子土。爲附庸。邑秦。至始皇初并天下。又曰。項籍下相人。自立爲西楚伯王。周易曰。上古結繩。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尚書曰。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孔安國曰。言百姓兆人。訴天地也。毛詩曰。皇矣上帝。又曰。天命降監。下人有嚴。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謂光武也。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諱秀。王莽末。荊州下江平林兵起。王匡王鳳爲之渠率。上遂率春陵子弟隨之。王莽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上入昆陽。城中兵下昆陽。穀少。留王鳳令守城。夜出城南門。二公兵到。遂還昆陽城。時上遂選精兵三千人奔陳。二公大奔北。殺王尋。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並擊。二公大衆遂潰亂。奔走赴水。溺死以萬數。滍水爲之不流。爾雅曰。疾雷爲霆。左氏傳。吳子之弟蹶由謂楚子曰。今君奮焉。震雷憑怒。）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東觀漢記曰。聖公爲天子。以上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尚書曰。至

（于北岳。東觀漢記曰。諸將請上尊號皇帝。於是乃命有司設壇場于鄗之陽千秋亭五成陌。皇帝即位。改鄗爲高邑。又曰。建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也。）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禮記曰。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淮南子。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樂緯曰。殷湯改制。易正。蕩滌故俗。）體元立制。繼天而作。（左氏傳。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春秋元命苞曰。元年者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見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周易曰。神農氏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爾雅曰。系。繼也。奚計切。漢書。劉向高祖頌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唐侯升爲天子。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高祖九葉孫。漢書。王太后詔曰。奉天地而成。施化羣生而茂育。漢書曰。羣生啿啿。音湛。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春秋元命苞曰。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

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險易。喻治亂也。周易曰。辭有險易也。）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犧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周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毛詩序曰。厚人倫。禮含文嘉曰。伏犧德洽上下。始畫八卦。）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漢書曰。昔在黃帝。畫野分州。周易曰。神農氏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黃帝堯舜氏。刳木爲舟。剡木爲楫。禮記曰。聖人殊徽號。異器械。鄭玄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史記曰。黃帝名軒轅。）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禮含文嘉曰。湯武順人心。應於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爲成湯。湯伐夏桀。桀奔于鳴條。湯踐天子位。又曰。文王太子發之立。是爲武王。伐殷紂。紂走自燔死。武王革殷受天明命。毛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尚書曰。盤庚遷於殷。史記。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都。行湯之政。然後殷復興也。謂殷爲宗。班之誤歟。）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召誥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今來居洛邑。地勢之中也。春秋命厤序曰。成康之隆。醴泉踊出。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跡。）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節也。）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論語。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必矣。尚書曰。允恭克讓。漢書曰。孝文皇帝。高帝中子也。荀悅曰。諱恆。）

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司馬彪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上齋讀河圖會昌符。言九葉封禪。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云。粵若稽古帝堯。漢書武紀曰。上登封泰山。又宣紀曰。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廟。）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脩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東觀漢記曰。孝明皇帝。光武中子也。以東海王爲皇太子。光武崩。皇太子即位。永平二年正月。上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祀畢。登靈臺。二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漢書曰。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東觀漢記。永平二年。上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周禮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冕。鄭玄曰。袞。卷龍衣也。續漢書曰。明帝爲光武起廟。號世祖廟。東觀漢記。孝明詔曰。琁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雅。會明帝改其名。郊廟樂曰太予樂。正樂官曰太

（予樂官以應圖讖）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十月西巡幸長安周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也禮記逸禮曰王者以巡狩之禮尊天重人也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謂天子巡行守牧也有無謂風俗善惡也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然後增周舊脩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諸夏已見西都賦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佗皆類此）於是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言奢儉合禮故奢者不可而踰儉者不能更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順流泉而為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諱順故改為填毛詩曰魚在在藻蘋亦水草故連言之說文曰潛藏也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毓與育音義同毛詩傳曰古有梁鄒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毛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左氏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又曰大閱簡車馬講武已見上文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風國風騶虞駟鐵是也雅小雅車攻吉日是也）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毛詩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也又曰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又曰車攻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又曰吉日美宣王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漢書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乘輿已見上文）於是發鯨魚鏗華鐘（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薛綜西京賦注曰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者故

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為鯨魚鐘有篆刻之文故曰華也）登王輅乘時龍鳳蓋棽麗龢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輅已見西都賦周易曰時乘六龍鳳蓋已見上文劉歆七略曰羽蓋棽麗紛循悠悠說文曰棽大枝條棽音林麗音離和鑾已見上文埤蒼曰玲瓏玉聲也玲力經切瓏力東切蔡雍獨斷百官小吏曰天官焦貢易林曰龍渴求飲黑雲景從寢威寢其威武也寢或為侵龢與和音義通）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山靈山神也屬御屬車之御也方神四方之神也韓子曰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風俗通曰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蔡雍獨斷曰大駕備千乘萬騎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說文曰鋋小矛也音澶又曰彗掃竹也蘇類切左氏傳曰晉人假羽旄於鄭）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欱野歕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說文曰焱火華也弋剱切字林曰炎火光于拑切說文曰欱啜也火合切歕吹氣也敷悶切公羊傳曰地震者何地動也震協韻音真）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毛詩曰陳師鞠旅漢書音義臣瓚曰律說云勒兵而守曰屯部曲已見上文駢猶併也步田切漢書曰從胡人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鼙鼓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百人為一隊徒對切）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電騖（毛詩曰鉦人伐鼓鉦之成切孔安國尚書傳曰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毛詩曰輶車鑾鑣毛萇曰輶輕也說文曰驍良馬也）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左氏傳曰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反曰良工也簡子曰吾使汝掌乘王良曰不可吾為範我

（驅馳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劉熙曰橫而射之曰詭遇說文曰睼視也音遞）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渫先驅復路屬車案節（倏忽疾也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爾雅曰盤樂也踠屈也於遠切先驅則前驅也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漢書音義曰大駕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子虛賦曰案節未舒也）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左氏傳鄭子大叔曰爲五牲三犧杜預曰五牲麋鹿麏狼兎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之犧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然天神曰神地神曰祇也毛詩曰懷柔百神）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正月上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升靈臺三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周書曰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樂頒度量禮記曰天子辟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也）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周易曰庖犧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禮記曰布德和令字書曰瞰望也苦暫切漢書詔曰投諸四裔又曰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漢書曰漢使張騫窮河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崐崘墟毛詩曰寘之河之漘兮毛萇曰漘厓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朱垠南方也甘泉賦曰南煬丹崖）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孝武耀威匈奴遠懾孝宣脩德呼韓入臣舉前代之盛猶不如今說文曰讋失氣也章涉切）遂綏哀牢開永昌（東觀漢記曰以益州徼外哀牢王率衆慕化地曠遠置永昌郡也）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

夏外綏百蠻（漢書董仲舒策曰春秋之文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三朝歲首朔日也漢書谷永上書曰今年正月朔日有蝕之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殷覜曰同賈逵國語注曰膺猶受也諸夏已見上文其事煩已重見及易知者直云已見上文而它皆類此毛詩曰因時百蠻也）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漢書成紀曰三輔長無供帳繇役之勞張晏曰帳帷帳也洛陽宮舍記有雲龍門百僚已見上文尚書曰班瑞于羣后）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左氏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毛詩曰我有旨酒說文曰鍾酒器也孔叢子曰堯飲千鍾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漢書音義曰觴爵也珍八珍也大戴禮曰牛曰太牢）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燁煜（蔡雍禮樂志曰漢樂有四品一天子樂郊祀陵廟殿中諸會食舉也禮記曰客出以雍徹周禮曰太師下大夫又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玄曰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籥也禮記曰子夏曰鍾聲鏗鏗苦耕切鎗亦聲也呼萌切燁煜聲之盛煜由鞠切）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部武備泰古畢（左氏傳曰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爲律陰爲呂此十二月之氣也尚書禹貢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序惟歌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馬融論語注曰佾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論語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泰古泰古之樂也）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孔安國尚書傳曰間迭也古莧切毛萇詩傳曰儛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孝經鉤命決曰東夷之樂曰佅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林離北夷之樂曰僸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然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蓋古音有輕重也僸音禁佅莫芥切兜丁侯切）萬樂備百

禮暨皇歡浹群臣醉降烟熅調元氣（毛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周易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撞猶擊也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之）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沐浴膏澤已見西都賦尚書曰分命羲叔平秩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脩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左氏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漢書曰文帝躬節儉素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淮南子曰守道順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禮記曰女織紝組紃杜預左氏傳注曰織紝繒布也毛萇詩傳曰耘除草也禮記曰器用陶匏尚禮殺也莊子曰捐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尚富貴也）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嗜欲之源滅廉耻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楊雄集曰滌瑕蕩穢而猶若然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字書曰穢不絜清也淮南子曰鏡大清者視大明又曰形者生之舍也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漠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至人之治也除其嗜欲優游委縱又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尚書傳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磬折玉音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侯國曰校鄉曰庠聚曰序韋昭曰小於鄉曰聚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又曰獻酬交錯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莘所巾切禮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詩序曰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毛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毛萇曰不脫屨升堂謂之飫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尚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字林曰讜美言也音黨淮南子曰故聖人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于四海）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尚書有虞書夏書毛詩有周詩商頌周易曰古者庖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因史記作春秋）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班固漢書游俠傳論曰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論語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史記曰秦僻在雍州毛詩序秦風曰襄公能備其兵甲以討西戎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曰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已見上文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漢書上曰智略輻湊）秦領九嵕（則工切）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又曰泰山爲東岳霍山爲南岳華山爲西岳恒山爲北岳嵩高山爲中岳周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建章甘泉已見上文禮含文嘉曰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太液昆明鳥獸之囿

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宣德化也壅以水象教化流行也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游俠已見上文漢帝年紀曰禁踰侈爾雅曰翼翼恭也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多威儀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史記曰秦皇上林苑中作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公羊傳曰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弟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悚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說文曰矍驚視貌也許縛切公羊傳趙盾逡巡北面再拜郭璞爾雅注曰逡巡却去也周書曰臨攝以威面氣悚悚猶恐懼也徒頰切孔子三朝記曰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楊雄相如辭賦之高者故假以言焉非唯主人好學而富乎辭藻抑亦遭遇太平之時禮文可述也論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毛詩曰於昭于天又曰我朱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毛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上帝宴饗。五位時序。（漢書曰天神之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河圖曰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紀楊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東觀漢記曰明帝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之左氏傳輿人誦子產若死其誰嗣之）普天率土。各以其職。（毛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孝經子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猗歟緝熙。允懷多福。（毛詩曰猗歟那歟緝熙已見上文尚書曰兆人允懷又曰永膺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孔安國尚書傳曰湯湯流貌）聖皇莅止。造舟為梁。（毛詩曰方叔涖止又曰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說文曰皤老人貌也蒲河切禮記曰養國老於上庠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應劭漢官儀曰天子父事三老）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毛詩曰威儀抑抑爾雅曰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友）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毛詩曰於赫湯孫漢書上令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王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毛詩曰示我顯德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毛詩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帝勤時登。爰考休徵。（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詔曰登靈臺正儀度休徵已見上文）三光宣精。五行布序。（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尚書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也）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毛詩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曰即景風也其來長養萬物毛詩曰興雨祁祁尚書考靈燿曰熒惑順行甘雨時也）百穀蓁蓁。庶草蕃（音繁）廡。（音武韓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薛君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又曰蓁蓁者莪薛君曰蓁蓁盛貌也尚書曰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毛詩）

（曰、綏萬國、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又曰、君子樂胥、）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說文曰、歊、氣上出貌、呼朝切、）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太守獻寶鼎出王雒山、漢書曰、武帝爲人祠后土、營旁得鼎、有黃雲焉、公卿大夫議尊寶鼎、有司曰、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也、）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東觀漢記、明帝曰、太常其以初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范曄後漢書曰、永平十年、白雉所在出焉、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者白烏神雀屢臻、降自京師也、）嘉祥阜兮集皇都。

怢羽卌二　文一　三十一　翁珍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純精。（楚辭曰、砥室翠翹、絓曲瓊、王逸曰、翹、羽名、）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獻白雉於周公、河圖曰、謀道吉、謀德吉、能行此大吉、受天之慶也、）

文選卷第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上

西京賦一首

張平子（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善屬文、時天下太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十年乃成、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徵拜郎中、出爲河閒相、乞骸骨、徵拜尚書、卒、楊泉物理論曰、平子二京、文章卓然、）

薛綜注（善曰、舊注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乖繆、臣乃具釋、並稱臣善以別之、他皆類此、）

文二　一　馬阿

有憑虛公子者。（憑、依託也、虛、無也、言無有此公子也、善曰、博物志曰、王孫公子、皆古人相推敬之辭、憑、皮兵切、）心奓體忲。（奓忲、言公子生於貴戚、心志奓溢、體安驕泰也、泰或謂忲、習之忲、言習於麗好也、善曰、聲類曰、奓、侈　字也、昌氏切、小雅曰、狃、忲也、）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言公子雅性好博、知古事、故學於舊史、舊史、太史、掌圖典者也、）是以多識前代之載。（善曰、劉向七言曰、博學多識與凡殊、小雅曰、載、事也、）言於安處先生。（公子爲先生言也、安處、猶烏處、若言何處、亦謂無此先生也、鄭玄禮記注曰、先生、老人教學者、）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陽謂春夏、陰謂秋冬、牽、猶繫也、善曰、春秋繁露曰、春之言猶偆也、偆者、喜樂之貌也、秋之言猶湫也、湫者、憂悲之狀也、偆、充尹切、湫、子由切、）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善曰、國語、公甫文伯之母曰、沃土之人不材、淫也、瘠

（土之人莫不向義勞也韋昭曰磽埆爲瘠沃肥美也）慘則尠於驩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違猶易也言人慘戚則不能以驩逸勞苦則不能以施惠少有能易此者善曰尠少也與鮮通也廣雅曰褊狹也卑緬切）小必有之大亦宜然（小謂庶人大謂王者善曰庶人因沃瘠而勞逸殊王者亦因險易而彊弱異也）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人承上教以成俗（言帝王必欲順陽時居沃土歡逸其人使下承而化之以成奢泰之俗善曰管子曰君據法而出令百姓順上而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言化之本還與沃瘠相隨逐推移也善曰淮南子曰法其所以爲法與化推移也）何以覈諸（覈驗也胡革切）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恒由此作（作起也善曰過秦論曰秦孝公據雍州之地呂氏春秋曰河漢之間爲豫州也按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是沃土也故云秦據雍而彊高祖都西而泰荊河惟豫州厥土惟墳壚厥田惟中上是瘠土也故云周即豫而弱光武處東而約左傳晉叔向曰存亡之道恒由此興周禮曰夫筋之所由幨恒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爲吾子陳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吾子相親之辭也）漢氏初都在渭之涘（涘涯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毛詩曰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爲咸陽（里居也朔北也寔是也秦地居其北是曰咸陽善曰史記曰秦孝公作咸陽徙都之）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崤及函谷關桃林皆在長安東故言左善曰殽函已見西都賦左氏傳曰以守桃林之塞按桃林弘農在閿鄉南谷中）綴以二華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華山名也巨靈河神也巨大也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水過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蹋離其下中分爲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跡于今尚在贔屭作力之貌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山海經曰太華之西少華之山遁甲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徧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楊雄河東賦曰河靈矍踼掌

華蹈襄贔扶祕切屭許偹切蹠之石切矍居縛切踼丑略切）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丁禮切廣雅曰隘狹也說文曰隔塞也小雅曰閡限也五代切）岐梁汧雍（說文曰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因以名焉善曰漢書右扶風好時縣有梁山又汧山在扶風汧縣西汧音牽）陳寶鳴雞在焉（善曰漢書曰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陳寶應劭曰時以寶瑞作陳寶祠在陳倉故曰陳寶）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名也善曰尚書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漢書曰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五經要義曰太一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此云終南太一不得爲一山明矣蓋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耳）隆崛崔崒隱轔鬱律（山形容也善曰埤蒼曰崛特起也魚勿切崔徂回切崒情律切轔伶軫切）連岡乎嶓冢（善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尚書曰導嶓冢至于荊山嶓音波）抱杜含鄠（音戶杜陵鄠縣言終南太一含褁之）欱灃吐鎬（善曰灃鎬二水名也已見西都賦說文曰欱歠也呼合切歠昌悅切）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藍田弘農縣也善曰爾雅曰爰有寒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是之自出謂玉出自藍田之中也）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善曰爾雅曰大阜曰陵又曰高平曰原毛萇詩傳曰據依也大戴禮曰獨坐不踞然踞却倚也音據）澶漫靡迤作鎮於近（澶漫靡迤陵原之形爲作近鎮也善曰子虛賦曰登降靡迤案衍澶漫澶徒旦切漫莫半切）其遠則九嵕甘泉涸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九嵕甘泉其處常陰寒日北至謂夏至時猶沍寒而有凍帝或避暑於甘泉宮故云清暑善曰左氏傳申豐曰涸陰沍寒沍胡故切漢書曰夏至于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爲溫暑上林賦曰盛夏含凍裂地）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善曰鄭玄周禮注下平曰衍漢書曰秦地沃野千里尚書雍州曰厥田惟上上）寔惟地之奧區神皋（神皋接神之聲善曰漢書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之廣雅曰皋局也謂神

（明之界局也）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大帝天也翦盡也善曰山海經曰浪風之山或上倍之是謂玄圃或上倍之是謂大帝之居史記曰趙簡子疾扁鵲視之曰昔繆公常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虞喜志林曰喭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繆公夢天帝奏鈞天樂已有此喭列仙傳讚曰秦繆公受金策祚世之業漢書曰自井至柳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盡取鶉首之分爲秦之境也）是時也。並爲強國者有六。（韓魏燕趙齊楚）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宅居也詭異也初繆公夢然後六國竟滅秦果并而居之豈不異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善曰五緯五星也漢書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灞上又曰此高祖受命之符已見西都賦方言曰汁叶也之十切郭璞曰叶和也）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善曰漢書婁敬脫輓委輅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中言婁敬貧乏人不合干上妄議其說允合帝心漢書音義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胷以輓輦也輅胡格切幹音干薛君韓詩章句曰幹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天啓其心。（謂五星聚也）人惎之謀。（惎教也謂婁敬之謀善曰惎音忌）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言高帝圖此居之時意亦以慮於天地陰陽而思可宜定以爲天邑善曰爾雅曰圖謀也尚書曰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豈伊不虔思于天衢。（伊惟也虔敬也言此時豈惟不敬思居天氣四交之處邪謂東京也）豈伊不懷歸于枌榆。（懷思也枌榆豐社高祖所起也豈惟不思歸處枌榆社之域都於洛邑也善曰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一十五里是也）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渝易也天使都長安謂五星聚于東井也善曰左氏傳子高曰天命不滔滔與謟音義同）於

是量徑輪。考廣袤。（南北爲徑東西爲廣善曰周禮大司徒掌九州之地廣輪之數鄭玄曰輪縱也說文曰南北曰袤莫又切）經城洫。營郭郛。（洫城池也善曰周禮曰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呼域切公羊傳曰郛者何域外大郭也芳俱切）取殊裁於八都。豈啓度於往舊。（裁制也八都猶八方也啓開也言采取八方異制以爲宮室之巧非復遵往日之故法也）乃覽秦制。跨周法。（跨越也因秦制故曰覽比周勝故曰跨之也）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詩曰築室百堵今以爲陋周禮明堂九筵今又增之也善曰以九筵爲迫脅故增廣之周禮曰明堂度九筵東西九筵各九尺）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曰閶闔宮門立闕以爲表嶢者言高遠也善曰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爲總稱紫宮其中別名）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嶪。（抗舉也善曰三輔黃圖曰營未央因龍首以制前殿上林賦曰嵯峨嶕嶫此之謂也）亘雄虹之長梁。（亘徑度也虹蝃蝀也謂殿梁皆徑度朱畫五色如蝃蝀蝃蝀有雌雄雄者色鮮好也善曰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亘古鄧切）結棼橑以相接。（善曰棼橑已見西京賦）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茄藕莖也以其莖倒殖於藻井其華下向反披狎獵重接貌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善曰聲類曰蔕果鼻也蔕音帝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也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像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厭火也說文曰葩華也普華切）飾華榱與璧璫。（華榱畫其榱也善曰璧璫已見西都賦也）流景曜之韡晔。（曜光也韡晔言明盛也善曰景光景也）雕楹玉碣。（善曰西都賦曰彫玉瑱以居楹說文曰楹柱也廣雅曰碣礩也碣與舄古字通）繡栭雲楣。（栭斗也楣梁也皆雲氣畫如繡也善曰王襃甘泉頌曰采雲氣以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梍。（檻闌也皆刻畫又以大板廣四五尺加漆澤焉重置中間闌上名曰軒善曰西都賦曰重軒三階王襃甘泉頌曰編瑇瑁之文梍聲類曰梍屋連緜也婢祗切）右平左城。（城限也謂階齒也天子殿

（高九尺階九齒各有九級其側階各中分左右左有齒右則滂沲平之令輦車得上善曰西都賦曰左城右平也）青瑣丹墀（善曰漢書曰赤墀青瑣音義曰以青畫戶邊鏤中王逸楚辭注曰文如連瑣漢官典職曰丹漆地故稱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隒（刊削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層重也宋衷太玄經注曰堂高也切與砌古字通說文曰隒厓也和檢切）坻崿鱗眴棧齴巉嶮（殿基之形勢也善曰廣雅曰山坻除也文字集略曰崿崖也埤蒼曰眴音荀棧士眼切齴音眼巉助奄切嶮魚檢切鱗眴無涯也棧嶮皆高峻貌）襄岸夷塗脩路陖險（襄謂高也夷平也陖陡也險危也）重門襲固姦宄是防（姦邪也竊寶曰宄善曰周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淮南子曰閨門重襲以避姦賊郭璞爾雅注曰襲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寇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仰福帝居陽曜陰藏（帝居謂太微宮五帝所居福猶同也太微宮陽時則見陰時則藏言今長安宮上與之同法矣）洪鐘萬鈞猛虡趪趪（洪大也猛怒也三十斤曰鈞縣鐘格曰筍植曰虡趪張設貌言大鐘乃重三十萬斤虡力猛怒故能勝之焉善曰周禮曰鳧氏寫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爲鐘虡虡音巨趪音黃）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當筍下爲兩飛獸以背負又以板置上名爲業騰超也驤馳也言獸負此筍業已重乃有餘力奮其兩翼如將超馳者矣）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皆殿與臺名也善曰爾雅曰延陳也說文注曰聯連也）嵳峩崨嶫（形勢也）罔識所則（不能名其所法則也）若夫長年神僊宣室玉堂（四殿之名善曰並見西都賦）麒麟朱鳥龍興含章（善曰龍興含章皆殿名也漢宮闕名有麒麟殿朱鳥殿）譬衆星之環極（極北極也環猶繞也言宮觀臺榭樓閣之周於正殿如衆星之繞北極也善曰中宮天極星環之筐十二星藩臣西都賦曰奐若列宿紫宮是環）叛赫戲以煇煌（叛猶煥也赫戲炎盛也煇煌光耀也善曰淮南子曰焜昱錯眩照耀煇煌叛音判戲音羲煇音輝煌音皇）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周曰路寢漢曰正殿羣辟謂王

侯公卿大夫士也）大夏耽耽九戶開闢（屋之四下者爲夏耽耽深邃之貌也都南切善曰三輔三代故事曰大夏殿始皇造銅人十枚在殿前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鄭玄禮記注曰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然則既有九室室有一戶也說文曰闢開也）嘉木樹庭芳草如積（善曰韓詩曰綠薄如蕢蕢積也薛君曰蕢綠薄盛如積也薄音竹）高門有閌列坐金狄（善曰毛詩曰皐門有伉與閌同鄭玄禮記注曰皐之言高也金狄金人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銷以爲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致於宮中）內有常侍謁者（常侍閹官謁者寺人也）奉命當御（善曰奉傳詔命而遞當進也左傳子朱曰朱也當御蔡邕獨斷曰御進也凡進皆曰御也）蘭臺金馬遞宿迭居（蘭臺臺名善曰金馬已見西都賦序爾雅曰遞迭也小雅曰迭更也徒結切）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善曰天祿石渠已見上文）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虎威章溝未聞其意嚴更督行夜鼓署位也）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衛尉帥吏士周宮外於四方四角立八屯士士則傳宮外向爲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也徼音叫善曰西都賦曰徼道綺錯漢書曰衛尉掌門衛屯兵孔安國尚書傳曰警戒也）植鎩懸瞂用戒不虞（植柱也善曰說文曰鎩鈹有鐔也一曰鋋似兩刃刀方言曰盾或謂之瞂周易曰君子以治戎器戒不虞鈹芳皮切鎩山例切瞂音伐）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皆後宮別名善曰皆殿名已見西都賦漢宮闕名有鳳皇殿）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觀覩也謂內顧所覩皆盛好也善曰窈窕已見西都賦小雅曰嗟發聲也三略曰將內顧則士卒慕之也）故其館室次舍（善曰周禮曰宮正掌宮中次舍鄭玄禮記注曰次自循止之處）采飾纖縟（采五色也纖細也善曰說文曰縟繁采飾也音辱）裛以藻繡文以朱綠（善曰西都賦曰裛以藻繡傳毅七激曰楹桷雕藻文以朱綠也）翡翠火齊絡以美玉（善曰翡翠鳥名也火齊玫瑰珠也六韜曰紂作瓊室

（鹿臺飾以美玉列子曰穆王爲中天之臺絡以珠玉齊才計切）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爲燭。（明月大珠夜則有光如燭也善曰懸黎夜光隨珠已見西都賦）金戺玉階彤庭煇（音渾）煇。（彤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戺砌也音俟西都賦曰玉階彤庭）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璘彬玉光色雜也善曰珊瑚瓀珉已見西都賦璘力神切彬方珉切）珍物羅生煥若崐崘。（珍美之物羅列布見煥焉如崐崘之所生者善曰山海經云崐崘之墟有珠樹文玉樹）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謂其裁制雖事事狹小於至尊然其靡麗之好乃過之也善曰喪服傳曰天子至尊裁才再切）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善曰鉤陳已見西都賦穹隆長曲貌）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長樂桂宮皆宮名明光殿名也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桂宮長樂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北度從宮中西上城至神明臺）命般爾之巧匠。（般魯般一云公輸之子魯哀公時巧人爾王爾皆古之巧者也）

（善曰淮南子曰魯般以木爲鳶而飛之般音班又曰王爾無所錯其剞劂）盡變態乎其中。（變奇也態巧也）後宮不移樂不徙懸。（善曰上林賦曰庖廚不徙後宮不移劉向新序曰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止而觴之飲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也）門衛供帳官以物辨。（善曰供帳已見東都賦門衛已見上）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善曰孫卿子曰知物之理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瑰異日新殫所未見。（瑰奇也殫盡也言奇異之好日日變易皆所未嘗目見之物也）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坦大也憑滿也攄舒也）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廬居也時阿房已壞故不得居也）覛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覛視也善曰漢書音義瓚曰林光秦離宮名也覛士狄切）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而引敷。（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在馮翊雲陽縣爽明也隆崇高也）

（引敷猶延蔓也善曰左氏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者杜預曰就高燥也）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宮元封二年增通天迎風儲胥露寒）託喬基於山岡直墆霓以高居。（墆霓高貌也善曰墆徒結切霓五結切）通天訬以竦峙。（通天臺名武帝元封二年作漢書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訬高也竦立也峙住也善曰訬音眇）徑百常而莖擢。（徑度也倍尋曰常莖特也擢獨出貌也）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辨華敷大也刻陗升高也善曰辨音斑又音葩陗七笑切）翔鶤仰而不逮況青鳥與黃雀。（鶤大鳥青鳥黃雀皆小鳥翔高飛也善曰穆天子傳曰鶤雞飛八百里郭璞曰鶤即鵾雞也鵾與鶤同音昆左氏傳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杜預曰青鳥鶬鴳也戰國策莊辛曰黃雀俯啄百粒）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伏猶憑也櫺臺上蘭也頫低頭也蒼頡篇曰霆霹靂也言臺之高於上低頭聽雷聲乃在下善曰頫古字音府）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善曰漢書曰柏梁災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漢武故事曰以香柏爲之香聞數十里厭於冉切）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兼猶倍也所以順巫言也善曰漢書曰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圜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善曰字書曰圜亦圓字也甘泉賦曰直嶢嶢以造天音操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又曰碣石海畔山也又曰三山言相望也）鳳騫翥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甍棟也標末也遡向也謂作鐵鳳凰令張兩翼舉頭敷尾以函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焉善曰楚辭曰鳳騫翥而飛翔說文曰騫飛貌也騫許言切翥之庶切）閶闔之內別風嶕嶢。（善曰閶闔已見上文別風已見西都賦）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瑰瑋奇好也疏刻穿之也善曰交結綺文豁然穿以爲寮也說文曰綺文繒也廣雅曰豁空也然此刻鏤爲之蒼頡篇曰寮小窻也古詩曰交疏結綺窻）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

苕苕。（亭亭苕苕高貌也干犯也）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崛高貌善曰廣雅曰增重也神明井幹已見西都賦）跱游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跱猶置也三輔名梁爲極作遊梁置浮柱上欒柱上曲木兩頭受櫨者廣雅曰曲枅曰欒釋名曰欒躰上曲拳也）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隮升也子奚切北辰北極也善曰山海經曰層重也）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激。（消散也雰埃塵穢也宸天地之交宇也言神明臺高既除去下地之埃穢乃上止於天陽之宇清激之中上爲清陽又爲陽故曰重陽善曰楚辭曰集重陽而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雰音氛宸音辰）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鬐脊也雲師畢星也臺高悉得視之善曰鬐渠祇切廣雅曰瞰視也如淳漢書注曰宛虹也小雅曰憑依也廣雅曰雲師謂之豐隆）上飛闥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飛闥突出方木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七曰瑤光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

大フの七小ロス八寸

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慫兢。（怵恐也悼傷也慄憂戚也言恐墮也善曰廣雅曰乍暫也方言曰慫慄也先拱切怵音黜慄音栗）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善曰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說文曰趫善緣木之士也綺驕切）駁娑駘盪。燾奡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䆜。（駁娑駘盪枍詣承光皆臺名燾奡桔桀睽罛庨䆜皆形皃善曰燾徒到切奡五告切桔音吉睽呼圭切罛計狐切庨呼交切）橧桴重棼。鍔鍔列列。（善曰鍔鍔列列皆高貌）反宇業業。飛檐巘巘。（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飛邊頭瓦皆更微使反上其形業業然檐板承落也巘巘高皃善曰西都賦曰上反宇以蓋戴巘魚桀切）流景內照。引曜日月。（言皆朱畫華采流引日月之光曜於宇內）天梁之宮。寔開高闈。（天梁宮名）

（宮中之門謂之闈此言特高大）旗不脫扃。結駟方蘄。（爾雅曰熊虎爲旗扃關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扃每門解下之今此門高不復脫扃結駕駟馬方行而入也蘄馬銜也善曰左氏傳曰楚人惎之脫扃古熒切蘄巨衣切楚辭曰青驪結駟兮齊千乘）轢輻輕騖。容於一扉。（馭車欲馬疾以箠櫟於輻使有聲也）長廊廣廡。途閣雲蔓。（謂閣道如雲氣相延蔓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廊屋也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無宇切）閈（汗）庭詭異。門千戶萬。（善曰蒼頡篇曰閈垣也胡旦切說文曰詭違也西都賦曰張千門而立萬戶）重閨幽闥。轉相踰延。（移賤切宮中之門小者曰闥言互相周通）望窈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窈窱徑廷過度之意也言入其中皆迷惑不識還道也善曰窱他弔切廷他定切返方萬切）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墱道邐倚以正東。（蹇產形貌也墱閣道也邐倚一高一下一屈一直也乃從建章館踰西城東入於正宮中也善曰甘泉賦曰珍臺閒館西都賦曰凌墱道而超西墉）

（墱都亘切邐力氏切倚其綺切）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閬風崐崘山名也洫城池也墉謂城也絕度也言閣道似此山之長遠橫越西池而度金城也西方稱之曰金善曰東方朔十洲記崐崘其北角曰閬風之巔洫已見上文）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弛廢也潛嘿也言城門校尉不廢擊柝之備內外已自嘿通也善曰弛詩紙切鄭玄周禮注曰欜戒夜者所擊也柝與欜同音）前開唐中。彌望廣潒。（彌遠也善曰唐中已見西都賦漢書曰五侯大治第室連屬彌望彌竟也言望之極目字林曰潒水潒瀁也大朗切）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漭沆猶洸潒亦寬大也善曰太液已見西都賦漭莫朗切沆胡朗切）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弘敞。（善曰漸臺高二十餘丈已見西都賦埤蒼曰昈赤文也音戶）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嵬。下嶃巖以嵒齬。（三山形貌也峩峩高大也善曰三輔三代舊事曰建章宮北作清淵海毛詩曰河水洋洋三山已見西都賦駢

（猶並也壘魯罪切嶵音罪嶄士咸切齬音吾）長風激於別隯。起洪濤而揚波。（水中之洲曰隯隯音島善曰高唐賦曰長風至而波起）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柯。（石菌靈芝皆海中神山所有神草名仙之所食者浸濯也重涯池邊也朱柯芝草莖赤色也善曰菌芝屬也抱朴子曰芝有石芝菌求隕切）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海若海神鯨大魚善曰楚辭曰令海若舞馮夷又曰臨沅湘之玄淵薛君韓詩章句曰水一溢而爲渚三輔舊事曰清淵北有鯨魚刻石爲之長三丈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廣雅曰蹉跎失足也）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善曰史記曰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欒大見西都賦凡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別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善曰漢書曰孝武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曰武帝作銅露盤承天露和玉屑飲之欲以求仙楚辭曰屑瓊蘂以爲糧王逸曰糜屑也）

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善曰松喬已見西都賦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要烏堯切）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善曰史記曰齊人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騎龍乃上去名其處鼎湖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善曰言若歷代而不死何急營於陵墓乎）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街大道也經歷也一面三門門三道故云參塗塗容四軌故方十二軌軌車轍也夷平也庭猶正也善曰方言九軌之塗凡有十二也周禮曰營國方三門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周禮曰國中營途九軌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廛里端直。甍宇齊平。（都邑之空地曰廛甍棟也善曰周禮曰以廛任國中之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

（第館也甲言第一也善曰漢書曰贈霍光甲第一區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北闕當帝城之北也）程巧致功。期不陁陊。（言皆程擇好匠令盡致其功夫既牢又固不傾陊也善曰方言曰陁壞也陁式氏切說文曰陊落也直氏切）木衣綈錦。土被朱紫。（言皆采畫如錦繡之文章也善曰說文云綈厚繒也朱紫二色也）武庫禁兵。設在蘭錡。（錡架也武庫天子主兵器之官也善曰劉逵魏都賦注曰受他兵曰蘭受弩曰錡錡音蟻）匪石匪董。疇能宅此。（善曰漢書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爲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不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口決又曰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貌拜爲黃門郎詔將作監爲賢起大第北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武庫禁兵盡在董氏）爾乃廓開九市。通闤帶闠。（廓大也闤市營也闠中隔門也崔豹古今注曰市牆曰闤市門曰闠善曰九市已見西都賦蒼頡篇曰闠市門胡關切）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旗亭市樓也善曰史記褚先生曰臣爲郎與方士會旗亭下隧已見西都賦）周制大胥。今也

惟尉。（善曰周禮曰司市胥師二十人然尊其職故曰大漢書曰京兆尹長安四市皆屬焉與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然市有長丞而無尉蓋通呼長丞爲尉耳）瓌貨方至。鳥集鱗萃。（瓌奇貨也方四方也奇寶有如鳥之集鱗之萃也）鬻者兼贏。求者不匱。（鬻賣也兼倍也贏利也匱乏也）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坐者爲商行者爲賈裨販買賤賣貴以自裨益裨必彌切善曰周禮曰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爲市裨販夫婦爲主）鬻良雜苦。蚩眩邊鄙。（良善也先見良物價定而雜與惡物以欺惑下土之人善曰周禮曰辨其苦良而買之鄭玄曰苦讀爲盬蒼頡篇曰蚩侮也廣雅曰眩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鄙邊邑也）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昏勉也邪僞也優饒也言何必當勉力作勤勞之事乎欺僞之利自饒足恃也善曰尚書曰不昏作勞）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言長安市井之人被服皆過此二家善曰漢書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帝封外祖父廣漢爲平恩侯又曰衛太

（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爲樂陵侯）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鍾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善曰漢書食貨志曰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濁氏以胃脯而連騎質氏以洒削而鼎食張里以馬醫而擊鍾晉灼曰胃脯今大官以十日作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坋之訖曝使燥者也燖在鹽切坋步寸切如淳曰洗削謂作刀劒削也張里里名也）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善曰漢書曰長安宿豪大猾箭張回酒市趙放皆通邪結黨一云張子羅趙君都其長安大俠具游俠傳）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雲（寔實也蕃多也徒衆也善曰尚書曰寔繁有徒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善曰原原涉也朱朱安世也史記曰誅猇得猇與趫同欺譙切說文曰悍勇也户旦切毛詩曰闞如虓虎呼交切爾雅曰貙獌似貍貙勑珠切）睚眦蠆芥屍僵路隅（僵仆也善曰漢書曰原涉字巨先自陽翟徙茂陵涉外温仁内隱忍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衆廣雅曰睚裂也說文曰眥目匡也淮南子曰瞋目裂眥睚五解切眥在賣切張揖子虛賦注曰蔕介刺鯁也蠆與蔕同並丑介切）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汙而公孫誅（善曰漢書曰公孫賀爲丞相子敬聲爲太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賀請逐捕以贖敬聲罪後果得安世安世遂從獄中上書曰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遂父子俱死獄中也陽石北海縣名也）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善曰五縣謂五陵也長陵安陵陽陵武陵平陵五陵也已見西都賦毛詩曰未知臧否聲類曰毫長毛也漢書音義曰十毫爲釐力之切鄭玄周禮注曰擘破裂也補革切說文曰肌肉也）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痏（毛羽言飛揚創痏謂瘢痕也善曰蒼頡曰痏毆傷也胡軌切）郊甸之内鄉邑殷賑（五十里爲之郊百里爲甸師殷賑謂富饒也善曰尚書曰五百里甸服爾雅曰賑富也之忍切）五都貨殖既遷既引（遷易也引致也善曰五都已見西都賦遷謂徙之於彼引謂納之於此）商旅聯槅隱隱展展（言賈人多車枙相連屬隱隱展展重車聲也丁謹切善曰說文曰槅大車枙也居責切）冠帶交錯方轅接軫（冠帶猶搢紳謂吏人也善曰楊雄蜀都賦曰方轅齊轂隱隱軫軫枚乘兔園賦曰車馬接軫相屬方輪錯轂說文曰軫車後橫木也）封畿千里統以京尹（善曰毛詩曰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漢書曰內史周官武帝更名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十億曰兆尹正也）郡國宮館百四十五（離宮別館在諸郡國者善曰三輔故事曰秦時殿觀百四十五所）右極盩厔并卷酆鄠（盩厔山名因名縣善曰漢書曰右扶風有盩厔縣盩張流切厔張栗切）左暨河華遂至虢土（暨言及也華陰縣故屬京兆善曰漢書右扶風有虢縣）上林禁苑跨谷彌皐（跨越也彌猶掩也大陵曰皐上林苑名禁禁人妄入也）東至鼎湖邪界細柳（鼎湖細柳皆地名也鼎湖在華陰東細柳在長安西北）掩長楊而聯五柞（長楊宮在盩厔五柞亦館名云有五株柞樹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掩覆也）繞黃山而款牛首（繞裏也款至也善曰漢書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三輔黃圖曰甘泉宮中有牛首山）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繚垣猶繞了也緜聯猶連蔓也四百餘里苑之周圍也善曰今並以亘爲垣西都賦曰繚以周牆三輔故事曰北有甘泉九嵕南至長楊五柞連緜四百餘里也植物草木動物禽獸善曰周禮曰動物宜毛物也植物宜皁物也）衆鳥翩翻羣獸駓騃（皆鳥獸之形皃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趨曰駓行曰騃駓音鄙騃音俟）散似驚波聚以京峙（京高也水中有土曰峙言禽獸散走之時如水驚風而揚波聚時如水中之高土也善曰峙直里切）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善曰列子曰北海有魚名鯤有鳥名鵬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世本曰隸首作數宋衷曰隸首黃帝史也）林麓之饒于何不有（木叢生曰林善曰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法曰麓山足也）木則樅栝

椶柟。梓棫楩楓。（樅松葉柏身也。栝柏葉松身。梓如栗而小。棫白蕤也。楓香木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椶一名并閭。爾雅曰：梅，柟。郭璞曰：柟木似水楊。又曰：棫，白桵。樅，七容切。栝，古活切。椶，子公切。柟音南。梓音姊。棫音域。郭璞上林賦注曰：楩，杞也。似梓。楩，卑緜切。楓音風。）嘉卉灌叢。蔚若鄧林。（嘉猶美也。灌叢蔚若，皆盛貌也。善曰：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死，棄其杖，化爲鄧林。）鬱蓊薆薱。橚爽櫹槮。（皆草木盛貌也。善曰：薱，徒對切。橚音肅。櫹音蕭。槮音森。）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葩，華也。）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苀。（善曰：爾雅曰：葴，馬藍。郭璞曰：今大葉冬藍。音針。爾雅曰：蒚，侯莎。又曰：白華，野菅。郭璞曰：菅，茅屬。古顏切。聲類曰：蒯，草中爲索。苦怪切。毛萇詩傳曰：薇，菜也。爾雅曰：蕨，鼈也。說文曰：荔，草似蒲。音隷。爾雅曰：苀，東蠡。郭璞曰：未詳。苀，胡郎切。）王芻莔臺。戎葵懷羊。（善曰：爾雅曰：菉，王芻。郭璞曰：今菉蓐也。爾雅曰：莔，貝母。郭璞曰：似韭。武行切。爾雅曰：臺，夫須。又曰：萺，茙葵。郭璞曰：今蜀葵。萺音眉。茙音戎。爾雅曰：瘣，懷羊。郭璞曰：未詳。）苯䔿蓬茸。彌皐被岡。（彌猶覆也。言草木熾盛，覆被於高澤及山岡之上也。善曰：苯音本。䔿，子本切。）篠簜敷衍。編町成篁。（篠，竹箭也。簜，大竹也。敷，布也。衍，蔓也。編，連也。町謂畎畝。篁，竹墟名也。善曰：尚書曰：瑤琨篠簜既敷。町音挺。）山谷原隰。泱漭（馬黨切）無疆。（泱漭，無限域之貌，言其多無境限也。善曰：泱，烏朗切。）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小渚曰阯。善曰：漢書曰：武帝穿昆明池。黑水玄阯，謂昆明靈沼之水沚也。水色黑，故曰玄阯也。）周以金堤。樹以柳杞。（金堤，謂以石爲邊陳，而多種杞柳之木。善曰：金堤，言堅也。子虛賦曰：上金堤。杞，即楩木也。山海經曰：杞如楊，赤理。）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皆豫章木爲臺館也。善曰：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說文曰：揭，高舉也。渠列切。）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善曰：已見西都賦。）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善曰：言池廣大，日月出入其中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出自陽谷，入于濛汜。汜音似。）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鮪鯢鱨魦。脩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自鱣以上，皆魚名也。脩額至折鼻，皆魚形也。詭類殊種，多雜物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曰：鼉似蜥蜴。徒多切。郭璞爾雅注曰：鱣似鱏。知連切。鄭玄詩箋曰：鱮似魴。翔與切。爾雅曰：鱧，鮦也。音童。毛萇詩傳曰：鱨似鮎。鮪，乎軌切。鮎，奴謙切。又曰：鱨，揚也。魦，鮀也。鱨音嘗。）鳥則鷫鷞鴰鴇。鴐鵞鴻鶤。（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鷫鷞，長脛綠色，其形似鴈。張揖上林賦注曰：鴐鵝，野鵝。又曰：鶤雞，黃白色，長頷赤喙。鴰鴇已見西都賦。凡魚鳥草木皆不重見，他皆類此。鷫音肅。鴐音加。鶤音昆。）上春候來。季秋就温。（善曰：周禮曰：上春生穜稑之種。禮記曰：孟春鴻來。鄭玄曰：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也。又曰：季秋之月，鴻鴈來賓。鄭玄曰：來賓，止而未去也。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温。）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善曰：尚書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衡山之陽。漢書有鴈門郡。）奮隼歸鳧。沸卉軿訇。（奮迅聲也。隼，小鷹也。善曰：周易曰：射隼高墉之上。軿，芳耕切。訇，火宏切。）衆形殊聲。不可勝論。（論，說也。善曰：廣雅曰：勝，舉也。）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寒氣急殺於萬物。孟冬十月，陰氣始盛，萬物彫落。善曰：禮記曰：孟秋天氣始肅，仲秋殺氣浸盛。）雨雪飄飄。冰霜慘烈。（飄飄，雨雪貌。慘烈，寒也。善曰：李陵書曰：邊上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草木零落。陰氣盛殺，鷹犬之屬可摯擊也。善曰：毛詩曰：百卉具腓。禮記曰：季秋豺祭獸戮禽也。）爾乃振天維。衍地絡。（維，網也。絡，網也。謂其大如天地矣。振，整理也。衍，申布也。善曰：衍，以善切。）蕩川瀆。簸林薄。（林薄，草木叢生也。蕩，動也。簸，揚也。謂驅獸也。）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謂禽獸驚走，得草則伏，遇木則棲，非其常處，苟寄而居，值穴而託，爲人窮迫之意。）起彼集此。霍繹紛泊。（謂爲彼人所驚，而來集此人之前。霍繹紛泊，飛走之貌。）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言禽獸之多，前却顧視，無復齊限也。善曰：靈囿已見東都賦。淮南子曰：出於無垠鄂之門。許慎曰：垠鍔，端崖也。）虞人掌焉。爲之營域。（虞人掌禽獸之

（官。善曰。周禮曰。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之野。）焚萊平場。柞木翦棘。（善曰。周禮曰。牧師賛焚萊。毛萇詩傳曰。萊。草也。賈逵國語曰。槎。邪斫也。柞與槎同。仕雅切。左氏傳曰。翦其荊棘。）結罝（音嗟）百里。迒杜蹊塞。（罝。網也。迒。道也。蹊。徑也。皆以網杜塞之也。善曰。迒。公郎切。小雅曰。杜。塞也。）麀鹿麌麌。駢田偪仄。（鹿牝曰麀。麌麌。形貌。駢田偪仄。聚會之意。善曰。毛詩曰。麀鹿攸伏。麀。於牛切。麌。魚矩切。）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駮。（彫。畫也。天子駕六馬。駮。白馬而黑畫。爲文如虎者。）戴翠帽。倚金較。（翠羽爲車蓋。黃金以飾較也。古今注曰。車耳重較。文官青。武官赤。或曰車蕃上重起。如牛角也。善曰。毛詩曰。猗重較兮。音角。說文曰。較。車輢上曲鉤也。較。工卓切。輢。一伎切。）璿弁玉纓。遺光儵（音叔）爚。（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遺。餘也。儵爚。有餘光也。爚。音藥。）建玄弋。樹招搖。（玄弋。北斗第八星名。爲矛頭。主胡兵。招搖。第九星名。爲盾。今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善曰。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玄曰。繕讀曰勁。畫招搖星於其上。以起軍堅勁

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棲鳴鳶。曳雲梢。（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棲謂畫其形於旗上。雲梢謂旌旗之流。飛如雲也。善曰。高唐賦曰。建雲旆。）弧旌枉矢。虹旃蜺旄。（弧。星名。通帛爲旃。雄曰虹。雌曰蜺。善曰。周禮曰。弧旌枉矢。以象牙飾。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上林賦曰。拖蜺旌也。）華蓋承辰。天畢前驅。（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畢。網也。象畢星也。前驅載之。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韓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善曰。東都賦曰。千乘雷起。万騎紛紜。）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大駕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爲省中。侍御史載之。簉。副也。善曰。古今注曰。豹尾車。同制也。所以象君豹變。言尾者謹也。屬車。已見東都賦。毛詩曰。輶車鸞鑣。載獫猲獢。毛萇曰。獫猲獢。皆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猲獢。簉。初溝切。獫。呂驗切。獢。許喬切。）匪唯翫好。乃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小說。醫巫厭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善曰。漢書曰。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時以方士侍郎。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小說家者流。蓋

出於稗官。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持此祕術。儲以自隨。待上所求問。皆常具也。善曰。尚書曰。從容以和。爾雅曰。俟。待也。說文曰。儲。具也。）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善曰。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史記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蒼頡篇曰。鉞。斧也。毛萇曰。鬣。般。虎皮也。上林賦曰。被班文。般與班古字通。）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魍魎。莫能逢旃。（善曰。左氏傳曰。王孫滿謂楚子曰。昔夏鑄鼎象物。使人知神姦。故人入川澤。不逢不若。螭魅魍魎。莫能逢旃。杜預曰。若。順也。說文曰。螭。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水神。毛萇詩傳曰。旃。之也。）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陳。列也。善曰。周禮。虎賁下大夫。旅賁氏中士也。飛廉上蘭。已見西都賦。）結部曲。整行伍。（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左傳曰。行出犬雞。杜預云。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也。周禮曰。五人爲伍。）燎京薪。駴雷鼓。（積高爲京。燎謂燒之。善曰。周禮曰。鼓皆駭。鄭玄曰。雷擊鼓曰駭。駭與駴同。）縱獵徒。赴長

莽。（莽。草長。謂深且遠也。方言曰。草南楚之間謂之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迾。遮也。迾。旅結切。清候。清道候望也。鄭玄毛詩箋曰。赫。怒意也。）緹衣韎韐。睢盱拔扈。（善曰。緹衣韎韐。武士之服。字林曰。緹。帛丹黃色。他迷切。毛詩曰。韎韐有奭。毛萇曰。韎者。茅蒐染也。字林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睢。火佳切。盱。火于切。毛詩曰。無然畔援。鄭玄曰。畔援。猶拔扈也。拔與跋古字通。）光炎燭天庭。囂聲震海浦。（燭。照也。海浦。四瀆之口。善曰。解嘲曰。未仰天庭。鄭玄周禮注曰。囂。讙也。許朝切。）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雉）堵。（波盪。搖動也。陁。落也。善曰。漢書曰。自華西名山七。一曰吳山。郭璞云。吳岳別名。）百禽㥄遽。騤瞿奔觸。（㥄。猶怖也。遽。促也。騤瞿。走貌。奔觸。唐突也。善曰。羽獵賦曰。虎豹之陵遽。白虎通曰。禽。鳥獸之摠名。爲人禽制。㥄。音陵。遽。渠庶切。騤。音逵。瞿。巨駒切。）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言禽獸亡失精魂。不知所當歸趨也。反關入輪輻之間。不須邀遂。往自得之。趣。向也。邀。遮也。）飛罕潚箾流

鏑攌摞（潚箾罕形也攌摞中聲也善曰說文曰罕網也潚音肅箾音朔攌普麥切摞芳邈切）矢不虛舍。鋋不苟躍。（舍放也躍跳也矢鋋跳躍必有獲矣善曰說文曰鋋小戈也）當足見蹍。值輪被轢。（音歷足所蹈爲碾車所加爲轢善曰蹍女展切）僵禽斃獸。爛若磧（七亦切）礫。（僵仆也石細者曰礫謂所獲禽鳥爛然如聚細石也）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羂縊也結縛也竿竹也殳杖也八稜長丈二而無刃或以木爲之或以竹爲之揘畢謂撞拯也善曰羂古犬切揘音橫畢于筆切又音筆）叉蔟之所攙捔。徒搏之所撞拯。（攙捔貫刺之撞拯猶揘畢也善曰蔟楚角切攙士銜切捔助角切撞直江切拯房結切）白日未及移其晷。已獮（思衍切）其什七八。（晷景也獮殺也言日景未移禽獸什已殺七八矣善曰漢書張竦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若夫游鷮高翬。絕阬踰斥。（雉之健者爲鷮尾長六尺詩云有集唯鷮翬翬飛也斥澤崖也善曰鷮舉喬切阬音岡斥音尺）毚兔聯猭。陵巒超壑。（毚狡兔也聯猭走也巒山也壑阬谷也自游鷮至此皆說禽獸輕狡難得也善曰毛詩曰趯趯毚兔音讒猭敕緣切）比諸東郭。莫之能獲。（善曰戰國策淳于髡曰夫韓國盧天下之駿狗也東郭㕙海內之狡兔也環山三騰岡五韓盧不能及之鄭玄禮記注曰比猶比方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之也）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迅羽鷹也輕足好犬也括箭括之御弦者）鳥不暇舉。獸不得發。（舉飛也發駭走也善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青骹鷹青脛者善曰韓盧犬謂黑色毛也摯擊也噬齧也緤攣也韝臂衣鷹下韝而擊犬攣末而齧皆謂急搏不遠而獲善曰說文曰骹脛也戰國策淳于髡曰韓國盧者天下之駿狗也骹苦交切緤音薛礼記曰犬則執緤鄭玄注曰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匡。（髬髵作毛鬣也隅目角眼視也高匡深瞳子也皆謂猛獸作怒可畏者善曰髬普悲切髵音而）威懾兕虎。莫之敢伉。（兕水牛類也伉當也謂獸猛兕虎且猶畏之人無敢當之者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懾恐懼也伉古郎切）

迺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鬘䰅髽。植髮如竿。（絳帕額露頭髻植髮如竿以擊猛獸能服之也善曰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泰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說文曰鬘帶髻頭飾也通俗文曰露髻曰䰅以麻雜爲髻如今撮也鬘莫亞切髽士瓜切䰅作計切）袒裼戟手。奎踽盤桓。（奎踽開足也盤桓便旋也善曰毛詩曰袒裼暴虎左傳曰戟其手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奎欺棰切踽去禹切）鼻赤象。圈巨挺。（象鼻赤者怒巨挺麕也怒走者爲挺謂能戾象鼻又穿麕以著圈善曰說文曰圈畜閑也其究切挺音延）摣狒猬。批窳狻。（鼺獸身人面身有毛被髮迅走食人猬其毛如刺窳窫窳也類貙虎亦食人狻狻猊也一曰師子摣批皆謂戟撮之善曰摣子加切狒房沸切猬音謂批側倚切窳音庾狻音酸猊五奚切）指枳落。突棘藩。（善曰字林曰揩摩也口皆切說文曰枳木似橘居紙切杜預左氏傳注曰藩籬也落亦籬也）梗林爲之靡拉。樸叢爲之摧殘。（靡拉摧殘言指突之皆捭碎毀折也拉郎荅切善曰方言曰凡草木刺人爲梗古杏切毛萇詩傳曰樸包木也補木切）輕銳僄狡趫捷之徒。（輕銳謂便利捷疾也言如此者多也）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洞穴深且通也探取也封大也陵猶升也山之上大下小者曰巘昆駼如馬歧蹄善登高言能升重巘之嶺而獵取昆駼之獸善曰巘言免切駼音途）杪木末。擭獑猢。（杪猶表也獑猢猨類而白腰以前黑在木表擭謂搵取之也善曰杪音眇擭於白切獑在銜切猢音胡）超殊榛。摕飛鼯。（殊猶大也榛木也摕捎取之也善曰爾雅曰鼯鼠夷由郭璞曰狀如小狐肉翅飛且乳摕大結切鼯音吾）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嬖幸也昭儀後宮官也）常亞於乘輿。（亞次也乘輿天子所乘車）慕賈氏之如皐。樂北風之同車。（善曰左氏傳曰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杜預曰賈國之大夫詩北風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盤于游畋。其樂只且。（盤樂也善曰尚書曰不敢盤于游畋毛詩曰）

（曰其樂只且辭也子余切）於是鳥獸殫目觀窮（殫盡也窮極也所覩畢也善曰國語伍舉曰若周於目觀）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遷延退旋也善曰高唐賦曰遷延引身也說文曰睨斜視也魚計切）息行夫展車馬（息休也善曰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繕甲兵展車馬鄭玄礼記注曰展整也張輦切）收禽舉胔數課衆寡（胔死禽獸將腐之名也數計課録校所得多少善曰胔取肉名不論腐敗也）置互擺牲頒賜獲鹵（互所以挂肉擺謂破磔懸之頒謂以所鹵獲之禽獸賜士衆也善曰擺芳皮切漢書音義曰鹵與虜同）割鮮野饗犒勤賞功（謂饗食士衆於廣野中勞勤苦賞有功善曰子虛賦曰割鮮染輪杜預左氏傳曰犒勞也犒苦到切）五軍六師千列百重（善曰漢官儀漢有五營五軍即五營也周礼天子六軍六師即六軍也尚書曰張皇六師千列列千人也）酒車酌醴方駕授饔（酒肴皆以車布之善曰鄭玄儀礼注曰方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熟曰饔）升觴舉燧既釂鳴鐘（燧火也謂行酒舉烽火以告衆也以釂鳴鍾鼓也善曰升進也說文曰釂飲酒盡也焦曜切）膳夫馳騎察貳廉空（膳夫宰夫也察廉皆視也貳爲兼重也空減無也言宰人騎馬行視肴有兼重及減無者善曰礼記曰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鄭玄曰貳重也肴膳也）炙炰夥清酤𢧵皇恩溥洪德施（詩有炰鼈清酤美酒也善曰史記曰楚人謂多爲夥音禍毛詩曰既載清酤音戶廣雅曰𢧵多也音支皇皇帝普博施也）徒御悠士志罷（善曰毛詩曰徒御不驚毛萇曰徒輦者也御御馬也罷音皮）巾車命駕迴斾右移（巾車主車官也回車右轉將旋也善曰孔叢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礼注曰巾猶衣也）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相羊仿羊也池即所謂靈沼也善曰楚辭曰聊逍遥以相羊憩息也）登豫章簡矰紅（豫章池中臺也簡省也繳射矢長八寸其絲名矰音曾）蒲且發弋高鴻（善曰列子蒲且子之弋弱矢纖繳射乗風而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也且子余切）挂白鵠聯飛龍（挂矢絲挂鳥上也飛龍鳥名也）磻不特絓往

必加雙（沙石膠絲爲磻非徒獲一而已必雙得之善曰說文曰磻以石著繳也磻音波絓音卦）於是命舟牧爲水嬉（舟牧主舟官嬉戲也善曰禮記曰舟牧覆舟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艕龍舟）浮鷁首翳雲芝（船頭象鷁鳥厭水神故天子乘之翳覆也爲畫芝草及雲氣以爲船覆飾善曰淮南子曰龍舟鷁首甘泉賦曰登夫鳳皇而翳華芝）垂翟葆建羽旗（謂垂羽翟爲葆蓋飾建隼羽爲旌旗也善曰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齊栧女縱櫂歌（善曰栧女鼓栧之女漢書音義韋昭曰栧楫也楊王切櫂歌引櫂而歌也西都賦曰櫂女謳漢武帝秋風辭曰發櫂歌方言曰楫或謂之櫂郭璞曰今云櫂歌也直教切）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發引和言一人唱餘人和也葭更校急之乃鳴和胡臥切杜摯葭賦曰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漢書曰有淮南鼓員四人謂舞人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感河馮懷湘娥（善曰感動也莊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湘水中因爲湘夫人）驚蝄蜽憚蛟蛇（蝄蜽水神蛟龍類驚憚謂皆使駭怖也善曰揚雄蜀都賦曰其深則有水豹蛟虵也）然後釣魴鱧纚鰋鮋（纚網如箕形狹後廣前魴鱧鰋鮋皆魚名善曰纚所買切鮋長由切）摭紫貝搏耆龜（摭搏皆拾取之名耆老也龜之老者神善曰相貝經曰赤電黑雲謂之紫貝楚辭曰耆蔡兮踊躍王逸曰蔡龜也摭之石切）搤水豹馽潛牛（水豹潛牛皆謂水處也善曰說文曰搤捉也揚雄蜀都賦曰水豹蛟虵說文曰馽絆馬也上林賦曰沈牛麈麋南越誌潛牛形角似水牛搤音厄馽中立切）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澤虞主水澤官濫施罛罔也言不順時節常設之也善曰周禮曰澤虞掌國澤之政國語曰魯宣公濫於泗流）擿漻澥搜川瀆布九罭設罜麗（漻澥小水別名擿捜謂一一周索也善曰毛詩曰九罭之魚鱒魴爾雅曰九罭魚網國語里革曰罝禁罜麗韋昭曰罜麗小網也擿土狄切漻音了澥音蟹罭與緎古字通罭音域罜音獨麗音鹿）摷昆鮞殄水族（昆魚子鮞細魚族類也摷殄言盡取之摷責交切善曰國語里革曰魚禁鯤鮞鯤音昆鮞

（音而）蘧藕拔。蜃蛤剝。（蘧芙蕖蜃蛤蚌也善曰蜃音腎）逞欲畋魰。效獲麑麇。（逞極也鹿子曰麑麋子曰麇善曰左氏傳季良曰今民餒而君逞欲廣雅曰逞快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田獵也田與畋同說文曰魰捕魚也音魚國語曰獸長麑麇麑音迷麇烏老切）摎蓼浶浪。（所求徧也善曰摎古巧切蓼音老浶音勞浪音郎也）乾池滌藪。（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鄭玄禮記注曰藪大澤）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盡取。（善曰國語曰鳥翼鷇卵蟲舍蚳蝝韋昭曰蚳蟻子也可以爲醢蝝復陶也可食未乳曰卵蚳直尸切蝝音緣取蒼苟切）取樂今日。遑恤我後。（皇暇也言且快今日之苟樂焉能復顧後日之長久也善曰毛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陁。（天下已定貴在安樂極意恣心何能復顧後日傾壞也陁音雉）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平樂館大作樂處也襲服也李尤樂觀賦曰設平樂之顯觀處金商之維限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孝武造甲乙之帳襲翠被馮玉几音義

曰甲乙帳名也左氏傳曰楚子翠被杜預曰翠羽飾被披義切）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奓靡。（攢聚也紛猶雜也瑰奇也麗美也奓靡奢放也）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程謂課其技能也善曰漢書曰武帝作角觝戲文穎曰秦名此樂爲角觝兩兩相當角力技藝射御故名角觝也）烏獲扛鼎。都盧尋橦。（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大官王與孟說舉鼎說文曰扛橫開對舉也扛與舩同古尨切漢書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音義曰體輕善緣橦直江切）衝狹鷰濯。胷突銛鋒。（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鷰濯以盤水置前坐其後踊身張手跳前以足偶節踰水復却坐如鷰之浴也善曰漢書音義曰銛利也息廉切）跳丸劒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揮霍謂丸劒之形也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央兩人各從壹頭上交相度所謂儛絙者也跳都彫切）華嶽峩峩。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華山爲西嶽峩峩高大貌參差低仰貌神木松柏靈壽之屬靈草芝英朱赤也離離實垂之貌善曰西都賦曰靈草冬榮神木叢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毛萇曰離離垂也）總會僊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仙倡僞作假形謂如神也羆豹熊虎皆爲假頭也）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蝼蛇。（蝼蛇聲餘詰曲也善曰女娥娥皇女英也）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洪涯三皇時伎人倡家託作之衣毛羽之衣襳衣毛形也善曰襳所炎切襹史宜切）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飄飄霏霏雪下貌皆巧僞作之善曰班固漢書曰元帝自度曲瓚曰度曲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毛詩曰雨雪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複陸複道閣也於上轉石以象雷聲）礔礰激而增響。磅礚象乎天威。（增響委聲也磅礚雷霆之音如天之威怒善曰礔敷赤切磅怖萌切礚古蓋切）巨獸百尋。是爲曼延。（去聲作大獸長八十丈所謂蛇龍曼延也善曰漢書曰武帝作漫衍之戲也）神山崔巍。欻從

背見。（欻之言忽也僞所作也獸從東來當觀樓前背上忽然出神山崔巍也欻許律切）熊虎升而挐攫。猨狖超而高援。（皆僞所作也善曰挐攫相搏持也挐奴加切攫居縛切）怪獸陸梁。大雀踆踆。（皆僞所作也陸梁東西倡佯也踆踆大雀容也七輪切善曰尸子曰先王豈無大鳥怪獸之物哉然而不私也）白象行孕。垂鼻轔囷。（僞作大白象從東來當觀前行且乳鼻正轔囷也善曰轔音鄰囷巨貧切）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海鱗大魚也初作大魚從東方來當觀前而變作龍蜿蜿蝹蝹龍形貌也善曰蜿於表切蝹於君切）含利颬颬。化爲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含利獸名性吐金故曰含利颬颬容也驪猶羅列駢駕之也以芝爲蓋蓋有九葩之采也善曰颬呼加切）蟾蜍與龜。水人弄蛇。（作千歲蟾蜍及千歲龜行舞於前也水人俚兒能禁固弄蛇也善曰蟾昌詹切蜍市余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儵忽疾也易貌分形變化異也善曰幻下辦切）吞刀吐火。雲霧杳冥。

（善曰西京雜記曰東海黃公立興雲霧漢官典職曰正旦作樂漱水成霧楚辭曰杳冥兮晝晦）畫地成川。流渭通涇。（善曰西京雜記曰東海黃公坐成山河又曰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畫地成河）東海黃公。赤刀粵祝。（音呪東海有能赤刀禹步以越人祝法厭虎者號黃公又於觀前爲之）冀厭白虎。卒不能救。（善曰西京雜記曰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不行遂爲虎所食故云不能救也皆僞作之也）挾邪作蠱。於是不售。（蠱惑也售猶行也謂懷挾不正道者於是時不得行也）爾乃建戲車。樹脩旃。（樹植也旃謂橦也建之於戲車上也）侲僮程材。上下翩翻。（侲之言善童幼子也程猶見也材伎能也翩翻戲橦形也善曰史記徐福曰海神云若侲女即得之矣侲之刃切）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突然倒投身如將墜足跟反絓橦上若已絕而復連也善曰投他豆切說文曰跟足踵也音根）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於橦子作共形狀善曰陸賈新語曰楚平王增駕百馬同行也）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彌猶極也言變巧之多不可極也）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彎挽弓也鮮卑在羌之東皆於橦上作之善曰魏書曰鮮卑者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於是眾變盡。心醒醉。盤樂極。悵懷萃。（醒飽也萃猶至也於是游戲畢心飽於悅樂悵然思念所當復至也善曰孟子曰盤游飲酒馳騁田獵）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要或爲徼善曰期門已見西都賦漢書曰武帝微行所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之所爲故曰微行要屈至尊同乎卑賤也）降尊就卑。懷璽藏紱。（天子印曰璽紱綬也懷藏之自同卑者也）便旋閭閻。周觀郊遂。（善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郊已見西都賦周禮有六遂也）若神龍之變化。章后皇之爲貴。（龍出則昇天潛則泥蟠故云變化章明也天子稱元后皇漢帝稱也善曰管子曰龍被五色欲小則如蠶蠋欲大函天地也）然後歷掖庭。適驩館。（掖庭今官

主後宮擇所驩者乃幸之）捎衰色。從嬿婉。（嬿婉美好之貌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韓詩曰嬿婉之求嬿婉好貌嬿於見切婉於萬切捎棄也）促中堂之陿坐。羽觴行而無筭。（中堂中央也善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無筭爵鄭玄曰筭數也）祕舞更奏。妙材騁伎。（祕言希見爲奇也更遞也奏進也）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在周易女惑男謂之蠱音古又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杜預曰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暢條暢也勑亮切蠱媚也）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却轉。增嬋蜎以此豸。（音雉清商鄭音嬋蜎此豸恣態妖蠱也善曰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嬋音蟬蜎於緣切）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群罷。（縱體舞容也迅疾赴節相越也相鶴經曰後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振朱屣於盤樽。（振猶掉也朱屣赤絲屨也）奮長袖之颯纚。（舞人特作長袖颯纚長貌也善曰韓子曰長袖善舞颯素合切纚所倚切）要紹修態。麗服颺菁。（要紹謂娟嬋作姿容也修爲也態嬌媚意也菁華英也善曰楚辭曰夸容脩態要於妙切菁音精）眳藐流眄。一顧傾城。（眳眉睫之間藐好視容也流眄轉眼貌也眳七井切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善曰國語曰臧文仲聞柳下惠之言韋昭曰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家語曰昔有婦人召魯男子不往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桑門沙門也東觀漢記制楚王曰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說文曰營惑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後宮官從皇后以下凡十四等競爭邪媚求榮愛也善曰列爵十四見西都賦也）盛衰無常。唯愛所丁。（善曰爾雅曰丁當也）衛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善曰漢書曰孝武衛皇后字子夫漢武故事曰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毛詩云鬒髮如雲之忍切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號曰

（飛燕。上說之事，由躰輕而封皇后也。）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逞，娛也。娛，樂也。善曰：楚辭曰：逞志究欲，心意安之也。）鑒戒唐詩，他人是媮。（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言今日之不極意恣嬌，亦如此也。善曰：國語曰：鑒戒而謀。賈逵曰：鑒，察也。）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善曰：國語魯侯曰：君作故。事，韋昭曰：君所作則爲故事也。商君書曰：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善曰：漢書曰：孝成帝趙皇后有女弟爲婕妤，絕幸，爲昭儀。又曰：孝元帝傅婕妤有寵，乃更號曰婕妤，在昭儀上，尊之也。又曰：封董賢爲高安侯，後代丁明爲大司馬。大司馬即三公之職也。）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善曰：漢書曰：成帝謂趙昭儀曰：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渝，易也。善曰：漢書曰：上置酒麒麟殿，視董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閎曰：天下乃高帝天下，非陛下有之。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爲而治。（善曰：劇秦美新曰：漢祖創業蜀漢。漢書：平當曰：今漢繼體承基三百餘年。又楊雄曰：不一勞者不久佚。論語曰：無爲而治，其舜也歟。）

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善曰：尚書曰：惟耽樂之從。周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多歷年所，二百餘朞。（朞，帀也。從高祖至于王莽二百餘年。善曰：尚書曰：殷禮配天，多歷年所。）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沃，肥也。豐，饒也。殷，盛也。阜，大也。）巖險周固，衿帶易守。（謂左崤函，右隴坻，前終南，後高陵。善曰：左氏傳曰：制，巖邑也。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管子曰：地形險阻，易守難攻。）得之者強，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馨烈彌茂。（言土地險固，故得放心極意，而夸泰之馨烈益以茂盛。）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鄙生，公子自稱，謙辭也。三百，自高祖以下至作賦時也。善曰：孔叢子：子高謂魏王曰：君聞之於耳邪？聞之於傳邪？者，之與切。）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睹。（善曰：甘泉賦曰：猶髣髴其若夢。說文曰：彷彿，相似，見不諦也。論語曰：子曰：舉一隅而示之。）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善曰：廣雅曰：與，如也。言欲遷都洛陽，何如殷之屢遷乎？言似之也。尚書曰：自契至成湯八遷。尚書序曰：盤庚五遷。又曰：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孔安國曰：河水所毀曰圮。盤庚遷于殷，殷人弗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圮，平鄙切。）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天稱皇天帝，今漢天子號皇帝，兼同之。善曰：方今，猶正今也。尚書刑德放曰：帝者，天號也。天有五帝。春秋元命苞曰：皇者，煌煌也。）掩四海而爲家。（掩，覆也。善曰：禮記，孔子曰：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也。）富有之業，莫我大也。（三皇以來，無大於漢者。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善曰：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爲國華。韋昭曰：爲國光華也。）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儉嗇，節愛也。蟋蟀，唐詩刺儉也。言獨爲節愛，不念唐詩所刺邪？漢書注曰：齷齪，小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謂，據疑問所不知者曰何也。）

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言我不解何故反去西都，從東京，置奢逸，即儉嗇也。善曰：蒙，謙稱也。周易曰：匪我求童蒙也。）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說，猶分別解說。）

文選卷第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叅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中（京都有三卷此卷居中故曰京都中）

東京賦（東京謂洛陽其賦意與班固東都賦同）

張平子　薛綜注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憮（亡禹）然有閒（有閒謂有頃之閒也先生聞公子稱西京奢泰之事心怪其所貴者謂違禮失道故愕然有頃乃能言也善曰安猶烏也處處也言何處有此先生蓋虛假之也論語曰孔子似不能言者孟子曰夷子憮然爲閒也趙岐曰憮然猶悵然也）乃莧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莧爾舒張面目之貌也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胷貴耳謂東京先生笑公子以西京爲貴以東爲賤也善曰論語曰莧爾而笑又曰膚受之愬桓子新論曰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苟有胷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苟猶誠也言實誠信胷臆之所聞而心不能以禮節度其可否也善曰韓詩曰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論語曰不以禮節之賈逵國語注曰節制也）宜其陋今而榮古矣（言人不能以禮節度其事情者固宜薄陋今日之事而以此所聞古事爲榮貴也善曰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苦灰）繆（穆）公於宮室（孤臣謂孤陋之臣也善曰史記曰由余本晉人亡入西戎相戎王使來聘秦觀秦之強弱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之臺由余曰臣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寡君猶謂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此臺若鬼爲之則神勞矣使人爲之則人亦勞矣於是穆公大慙鄭玄禮記注曰凡穆或作繆悝猶嘲也）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如奈也覈實也研審也先生言由余但西戎孤陋之臣耳尚知非秦宮室之大如何公子雅好博古溫故知新之德當審實事理之是非而返惑於此事論語曰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矣王褒責髯奴曰研覈否臧）

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姬周姓也末謂幽厲二主周末世之王多邪僻之政也善曰毛詩曰民之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鄰近也謂幽王近於宮室惑於褒姒卒有禍敗也金虎西方白虎神王金金白也善曰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爲鄰貪求之德堅若金讒謗之言惡若虎也）嬴氏搏（音附）翼擇肉西邑（嬴秦姓也周書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也搏翼謂著翼也）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七雄謂韓魏燕趙齊楚秦也爭謂各強盛而競相高以奢溢將爲國好不復顧於禮法也善曰苔賓戲曰七雄虓闞史記張釋之曰秦以苛察相高尚書曰弊俗奢麗也）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一朝叛之於前在春秋之時史記曰趙武靈王起叢臺太子圍之三月於後在六國之時善曰鄒陽上書曰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臣瓚曰在邯鄲城內也）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言秦以天下爲大場喻七雄爲鬬雞利喙長距者終擅一場也史記曰秦始皇秦襄王子名政說文曰擅專也）思專其侈以莫己若（莫無也若如也言始皇所以思專擅其奢侈者以天下之君無如於我也）迺構阿房（傍）起甘泉（三輔故事秦始皇上林苑中作離宮別觀一百四十六所不足以爲大會羣臣二世胡亥起阿房殿東西三里南北三百步下可建五丈旗在山之阿故號阿房也甘泉山名也戰國策范睢曰秦北有甘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因以名之善曰阿房甘泉已見上文）結雲閣冠南山（結連也雲閣閣名也高如雲故言雲三輔故事曰秦二世胡亥起雲閣欲與山齊冠覆也終南山在長安南）征稅盡人力殫（言征稅之賦盡於奢泰之用天下之力盡於長城與宮室也殫盡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征稅也毛萇詩傳曰稅斂也）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漢書伍被曰秦作阿房宮收太半之賦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太）

（半言秦造宮室奢麗費用不足乃復收其太半之賦百姓賦稅不得者誅其三族漢書曰秦用商鞅之法造參夷之誅參三也謂滅三族也）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所銜）草（遇逢遇也周禮有薙氏掌山澤芟除草菅毛詩載芟載柞也）既蘊崇之又行火焉（左氏傳曰周任有言曰若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杜預曰芟殺蘊積也崇聚也言秦始皇酷虐百姓如芟草積而放火焉）悇悇（徒頰切）黔首豈徒跼（局）高天蹐（籍）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史記曰秦皇更名民曰黔首謂黑頭無知也跼蹐恐懼之貌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跼傴僂也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蹐累足也謂此時之民非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乃晝夜畏死其頸善曰豈非也老子曰聖人在天下悇悇焉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也）敺以就役唯力是視（謂不復知民有緩急與飢寒唯超敺令作力而已善曰左氏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言所觀者唯力是求餘無所顧也）百姓弗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忍堪也言秦天下之民若檐重物不得休息今來歸漢得息肩膊善曰左氏傳曰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杜預曰以負檐喻也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民不忍欣戴武王賈逵曰戴奉也）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膺籙謂當五勝之籙受圖卯金刀之語順天謂順天命而起又悟神姥之言舉朱旗而大呼天下之英雄與其定事也善曰春秋命麻引曰五德之運徵符合膺籙次相代周易曰順乎天漢書高祖立爲沛公旗幟皆赤故曰朱也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鄭玄曰號令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言高祖所推擊者使之亡所存者使之堅固善曰尚書曰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紙）塗（掃除也項項羽也垓地名漢王圍項羽於垓下羽聞四面有楚歌乃與數百騎走高祖使灌嬰追之斬羽東城紲猶繫也子嬰秦子嬰也善曰史記秦王子嬰乘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於軹道旁也蘇林曰軹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因秦宮室據其府庫（因仍也據就也府庫謂官吏所止爲府車馬器械所居曰庫也）作洛之制

我則未暇（作洛謂造洛邑也我我高祖也謂天下新造草創不暇改作如制禮也）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西匠謂秦之舊匠也目視也翫習也阿房宮名也漢書曰梧齊侯陽城人名延爲少府作長樂未央宮也）規摹踰溢不度（入）不臧（規圖也踰越也溢過也度法也臧善也謂西匠所圖越過不得禮法皆言不善也善曰聲類曰摹法也）損之又損之然尚過於周堂（損減也言高祖雖數損減其制度猶過於周家之堂善曰老子曰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也）觀者狄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觀視也陋小也康安也言觀者習見秦之奓麗睹今日之減小皆以爲陋然高祖猶已譏其泰而不安也謂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蕭丞相留長安營起未央宮立東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見其壯麗怒曰何修宮室之過也）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高高祖也區區域也夏華夏也言高祖受上天之命建立國家制造區夏善曰毛詩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以王天下尚書盤庚曰永建乃家用肇造我區夏）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文文帝也躬自菲薄謂儉約漢書曰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直百金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太奢何用臺爲故文景之際號爲升平升平謂國太平也善曰禹菲薄飲食孝經鈎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武武帝也漢書武紀曰定越地爲南海七郡北置朔方等五郡故云大啓土宇啓開也紀記也肅敬也謂登封太山升禪肅然善曰尚書曰建邦啓土毛詩曰大啓爾宇）宣重（直用）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宣宣帝也漢書宣紀曰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毛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享獻也撫安也戎狄呼韓並國名也左氏傳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言宣帝能和戎狄）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咸皆也紀錄也宗太宗文帝廟號也主木主言刻木爲人主神置廟中而祭之輟止也凡天子五世則廢今廟不遷毀其主各四時祭祀無止絶時善曰漢書景紀曰高皇帝爲太祖廟文皇帝爲太宗廟言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也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銘勳彝器歷世彌光（彝常也宗廟之器稱）

（彝勳功也歷經也彌益也銘勒也勒銘於宗廟之器于鐘鼎萬祀彌益光明善曰左氏傳臧武仲曰夫以大伐小取所得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也字林曰銘題勒也）令捨純懿而論爽德（爾雅曰純大懿美也爽差也今公子反舍四帝純大懿美之德而專論說爽差之過失者也善曰國語曰實有爽德賈逵曰爽貳也）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春秋諱國之惡今公子反以爲美談也善曰公羊傳曰大惡諱之小惡書之又云魯人至今以爲美談也）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宜之言義也無猶不也祇是也今公子之義不嫌於蔽國之善揚國之惡是公子之不知言也善曰說苑楚文侯曰邑中豪好蔽善而揚惡可親問之論語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毛萇詩傳曰祇適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肆放也賢善也謂黃帝明堂以草蓋之名曰合宮舜之明堂以草蓋之名曰總章言難公子黃帝等造此是守儉也善曰尸子曰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觀堯舜之行於總章章期一也汲冢古文曰夏桀作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殷紂作瓊室立玉門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湯謂殷湯武謂武王革改也言誰遺革改殷紂夏桀而用師哉也以其奢侈溢放所以湯武順天命而行罰之此譏西京公子也善曰湯武革命已見東都賦孔叢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盍（合）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盍猶何不也覽視也自寤自覺寤也言公子何不視東京之行事心自覺寤耶）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淮南子曰若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言四夷皆爲臣僕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道謂仁義也）守位以仁（綜作人）不恃隘害（仁謂衆庶也隘險也言要須擇任賢臣不以隘害爲牢固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也）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苟誠也諒信也公子稱巖險周固襟帶易守故今荅曰誠使人心不信何用周固反易守乎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也）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負恃也卒終也言負二關以爲牢固終受二人

所入也二人謂高祖從武關入項羽從函谷關入善曰漢書曰沛公使兵守函谷關項羽使黥布攻破之至戲下又云沛公攻武關入秦應劭曰武關秦南關）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彼謂秦也據依也言彼秦偏據關西所規近在二關之內故云小也豈如東京居天地之中所圖者四海之外善曰尚書曰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勢之中孔叢子曰子貢謂東郭亢曰今子位卑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先王謂周成王也邑洛邑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經度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掩猶及也九隩謂九州之內也靡地不營謂徧求之卜瀍澗及黎水皆不吉也善曰新序曰營度也九隩合道四海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鄭玄曰土度也縮短也盈長也謂圭長一尺五寸夏至之日豎八尺表日中而度之圭影正等天當中也若影長於圭則太近北圭長於影則太近南近北多寒近南多暑近東多風近西多雨）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總猶括也王城今河南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乃建王國也）審曲面勢（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而建王都善曰周禮曰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鄭司農曰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也）泝（素）洛背河左伊右瀍（泝向也洛洛水河黃河伊伊水瀍瀍水善曰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孔安國曰洛出上洛山伊出陸渾山瀍出河南北山）西阻九阿東門于旋（謂東有旋門在成皋西南十數里阪形周屈故曰于旋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升九阿郭璞曰旋今新安縣十里有九坂阻險也阿曲也）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孟津四瀆之長故武王爲諸侯約誓於其上尚書曰東至于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太谷在輔氏北洛陽西也洛陽記曰太谷洛城南五十里舊名通谷）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伊闕山名也轘轅阪名也迴曲也捷邪也謂大道迂曲乃當伊闕之外邪徑趣疾當歷轘轅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道由也史記吳起曰桀之居伊闕王逸楚辭注曰捷疾也左氏傳注曰捷邪出也漢書曰沛公從轘轅薛綜曰轘轅坂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轘轅臣瓚曰在緱氏東南）大室作

鎮揭（竭）以能耳。（大室嵩高別名也揭猶表也言以嵩高之嶽爲國之鎮也復表以熊耳之山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大室在陽城縣西羽獵賦曰揭以崇山熊耳山名也尚書傳曰熊耳山在宜陽之西也）底柱輟流。鐔（徙南）以大岯。（底柱山名也在河東縣東南向居河中猶柱也然輟止也善曰尚書曰導河至於底柱東過大岯韻集曰鐔劒口也言大岯之險同乎劒口也莊子曰天子之劒以周宋爲鐔）溫液湯泉。黑丹石緇。（言泉水如湯浴之可以除病在河南梁縣界中也黑丹石緇謂黑石雜色也言溫液即湯泉之流黑丹石緇之所出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則出黑丹張揖子虛賦注曰玄厲黑石可用磨也）王鮪岫居。能（奴來）鼈三趾。（山有穴曰岫也王鮪魚名也居山穴中長老言王鮪之魚由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見日目昡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釣人見之取之以獻天子用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善曰周禮曰春獻鮪鄭玄曰王鮪魚之大者山海經曰陽狂水西南流注于伊水中有三足鼈爾雅曰鼈三足曰能）宓妃攸館。神用挺紀。（攸所也館舍也傳曰成王遷九鼎於洛邑卜年七百卜世三十後皆如其言故云神所挺紀謂告年紀之處也善曰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王逸曰宓妃神女蓋伊洛之水精）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尚書傳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洛出書謂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善曰爾雅曰畀賜也史記禹姓姒氏）召伯相宅。卜惟洛食。（相視也宅居也惟有也食謂吉兆善曰尚書曰召公既相宅卜惟洛食孔安國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吉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謂初造洛邑言召公先相宅卜之吉周公繩度之合於制度善曰尚書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毛詩曰其繩則直毛萇曰言不失繩直之宜也）萇（直良）弘魏舒。是廓是極。（萇弘周大夫也魏舒晉大夫獻子也廓猶規也極致也謂二人率諸侯曰敬以致功規度王城三旬而立之善曰國語曰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爲之告晉左氏傳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以城周也）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南北爲經途道也軌車轍也善曰周禮國中經途九軌鄭玄曰塗容九軌謂轍廣也又周禮曰王城

隅之制九雉鄭玄云雉度也謂高一丈長三丈爲雉）度（徙洛）堂以筵。度室以几。（堂明堂也筵席也長九尺几俎也長七尺善曰周禮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京邑翼翼。四方所視。（京大也大邑謂洛陽也翼翼禮儀盛貌言常爲四方觀翼翼然也善曰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圮。（痞緒統也圮絕也漢家不居於洛故宗廟之統中途廢絕也）巨猾間（去聲）舋。（許覲）竊弄神器。（巨王莽字巨君也猾狡也間候也舋隙也神器帝位也言王莽因成哀無嗣元后秉政漢祚微弱篡處高位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韋昭漢書注曰神器天子璽也）歷載三六。偷安天位。（載年也三六十八年謂王莽篡位一十八年也天位帝位也善曰尚書曰天位艱哉）于時蒸民。罔敢或貳。（于於也蒸衆也罔無也言是時衆民無敢有二心於莽者毛詩曰于時言言尚書蒸民乃粒）其取威也重矣。（威畏也重猶多也謂爲天下所畏己者多矣善曰左氏傳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我世祖忿之。（世祖光武也忿恚疾王莽威重如此也）乃龍飛白水。鳳翔參（所今）墟。（白水謂南陽白水縣也世祖所起之處也初爲更始大司馬討王郎於河北北爲參虛分野龍飛鳳翔以喻聖人之興也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授與也鉞斧鉞也四七二十八將也共工霸天下者以喻王莽也六韜曰凡國有難君召將以授斧鉞漢書曰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災）欃槍旬始。羣凶靡餘。（欃槍星名也謂王莽在位如妖氣之在天世祖除之凶惡無餘爾雅曰彗星爲欃槍也旬始妖氣也史記曰旬始狀如雄雞也靡無也今言世祖除凶賊無有遺餘也）區宇乂寧。思和求中。（天地之內稱寓言海內既已乂安思求陰陽之和天地之中而居之）睿哲玄覽。都茲洛宮。（睿聖也玄通也言通見此洛陽宮也善曰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老子曰滌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王弼曰玄物之極也廣雅曰玄遠也）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曰辭也時是也融長也言當止居是洛邑必有昭明之德長久之道也善曰毛詩曰曰止曰時

（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止戈曰武謚法曰功格天下曰光尅定禍亂曰武洽合也豐盛也世祖既能止戈故謚光武言仁義之道大豐盛也善曰洽霑也）登岱勤封與黃比崇（登上也岱泰山也謂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封泰山勒功於石以紀號也黃黃帝也史記曰崇高也言世祖與黃帝比其尊號善曰史記曰黃帝封泰山禪云亭司馬彪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乃封禪孔安國尚書傳曰崇尊也）逮至顯宗六合殷昌（逮及也殷盛也昌熾也顯宗明帝號也六合天地四方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爲六合也）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崇德德陽皆殿名也崇德在東德陽在西相去五十步）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啓開也端門南方正門應門中門也善曰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洛陽宮舍記曰洛陽有端門毛詩曰應門將將毛萇曰將將嚴正之貌）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崇賢東門名也金商西門名也謂東方爲木主仁如春以生萬物昭天子仁惠之德故立崇賢門於東也西爲

金主義音爲商若秋氣之殺萬物抗天子德義之聲故立金商門於西善曰漢書曰角爲木爲仁商爲金爲義也）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德陽殿東門稱雲龍門德陽殿西門稱神虎門神虎金獸也秋方西方也飛飛龍也易曰雲從龍爲水獸春路東方道也善曰漢書曰東宮蒼龍又曰東方於時爲春宮殿簿北宮有雲龍門王逸楚辭注曰屯陳也漢書曰西宮白虎又曰西方於時爲秋宮殿簿北宮有神虎門）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象魏闕也一名觀也旌表也言所以立兩觀者欲表明六典舊章之法謂懸書于象魏浹日而斂之善曰周禮曰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舊章法令條章也左傳曰舊章不可忘）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八殿皆以休令爲名美時君之德在應門之內也）飛閣神行莫我能形（言閣道相通不在於地故曰飛人不見行往故曰神形謂天子之形容言我無能說其形狀也）濯龍芳林九谷八溪（洛陽圖經曰濯龍池名故

歌曰濯龍望如海河橋渡似雷芳林苑名九谷八溪養魚池）芙蓉覆水秋蘭被涯（音宜芙蓉荷華也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善曰楚辭曰秋蘭兮青青鄭玄注周易曰蘭香草也被亦覆也）渚戲躍魚淵游龜蠵（音惟渚水渚也戲游也躍跳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蠵龜類也凡此物謂取有時非時則恣之游戲不驚動也）永安離宮脩竹冬青（永安宮名也脩長也冬青謂不彫落也）陰池幽流玄泉洌清（水稱陰幽流謂伏溝從地下流通於河也水黑色故曰玄泉洌清澄貌善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毛詩曰洌彼下泉）鵯（匹）鶋（居）秋棲鶻（骨）鵃（竹交）春鳴（爾雅曰鸒斯鵯鶋郭璞曰鵯鶋匹鳥腹下白也又曰鶌鳩鶻鵃郭璞曰鶻鵃似山鵲頭尾青黑色秋棲春鳴謂各得其性也）鴡（七余）鳩麗（离）黃關關嚶嚶（爾雅曰鴡鳩王鴡也郭璞曰鵰鶚類也又曰鶬鶊鵹黃也郭璞曰鸝黃黑也關關嚶嚶謂音聲和也）於南則前殿靈臺龢驩安福（前殿露寢也靈臺臺名也龢驩安福二殿名並在德

陽殿之南）謻（直移）門曲榭邪阻城洫（謻門冰室門也臺有木曰榭阻依也洫城下池冰室門及樹皆屈曲邪行依城池爲道也）奇樹珍果鉤盾（垂允）所職（奇異也珍貴也鉤盾今官主小苑善曰鉤盾五丞也爾雅曰職主也）西登少華亭候修勑（登升也並有亭有候也修治也勑整也謂西園中有少華之山）九龍之內寔曰嘉德（九龍本周時殿名也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糺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名在九龍門內也）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毛詩曰西南其戶不雕不刻尚質也言殿舍之多其戶或西或南也）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我后謂明帝也宴安也息止也善曰周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也）於東則洪池清籞（語）淥水澹澹（徒敢）內阜川禽外豐葭菼（洪池名也在洛陽東三十里阜多也豐饒也內多魚鼈外饒蘆薍也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籞在池水上作室可用棲鳥鳥入則捕之高唐賦曰水澹澹而盤紆說文曰澹澹水搖貌也爾雅曰葭葦也菼薍也薍五患切）獻鼈蠵與

龜魚供蝸（古花）蠯（蒲佳）與菱芡。（蝸螺也菱芰也芡雞頭也善曰周禮曰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供蜱蠃鄭玄曰蜃大蛤也杜子春曰蜃蜯也蜱與蠯同禮記曰蝸醢而苽食周禮曰加籩豆之實有菱芡也）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平樂觀名也都謂聚會也爲大場於上以作樂使遠觀之謂之平樂在城西也）龍雀蟠（盤）蜿（紆元）天馬半漢。（龍雀飛廉也天馬銅馬也蟠蜿半漢皆形容也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平樂觀也）瓌異譎詭。燦爛炳煥。（瓌奇也譎詭變化也燦爛炳煥絜白鮮明之貌）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言皆合於禮故奢不至侈故儉不至陋也）規遵王度。動中得趣。（規摹也遵循也趣意也度先王之法度舉動合禮之意也家語孔子曰公甫之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儀具。（具足也言觀王之光明禮儀皆備具也善曰左氏傳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經始勿亟（居力）成之不日。（勿猶不也亟急也成之不日言不用一日即成之善

曰毛詩曰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毛萇曰經度也又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勞苦也逸樂也善曰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楚王饗客於章華之臺楚王曰翟亦有臺乎使者曰翟王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猶以作者大勞居者大逸也）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唐唐堯也虞虞舜也夏后夏禹也善曰墨子曰堯舜茅茨不翦采椽不刊說文曰茅茨蓋屋也論語云禹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也）乃營三宮。布教頒（班）常。（三宮明堂辟雍靈臺頒布也常舊典也所以行教化布典禮之宮也）複（福）廟重屋。八達九房。（複廟重覆也重屋重棟也謂明堂廟屋前後異制善曰禮記曰複廟重檐達鄉謂天子廟飾也大戴禮曰明堂九室而有八牖然九室則九房也八牖八達也）規天矩地。授時順鄉。（謂宮室之飾圓者象天方者則地也鄉方也言頒政賦教常隨時月而居其方月令曰孟春居蒼龍左个善曰大戴禮曰明堂者上圓下方范子曰天者陽也規也地者陰也矩也三輔黃圖曰明堂方象地圓象天又曰明堂順四時行令也）造舟清池。惟水決決。（央）（造舟以舟相比次爲橋也毛詩曰造舟爲決決水流貌善曰毛詩曰瞻彼洛矣惟水決決）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言德陽殿東有辟雍於西有靈臺謂於其上班教令者曰明堂大合樂射鄉者曰辟雍司歷紀候節氣者曰靈臺也）因進距衺。表賢簡能。（進善也衺老也言因其進則舉而用之衺減者拒而退之謂擇賢以大射也所以表明德行簡錄其能否謂辟雍也善曰尸子曰治國有四術一忠愛二無私三用賢四簡能爾雅曰簡猶擇也）馮（皮冰）相（息亮）觀祲。（浸）祈禳（絲）禳災。（善曰周禮曰春官宗伯馮相氏掌歲日月星辰之位辨其災祥以爲時候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祲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也祈求福也禳除也災禍也謂求祈福而除災害也爾雅曰禳福也鄭玄周禮曰却變異曰禳）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尚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孟春正月也元日正日也羣后公卿之徒也旁四方也戾至也言諸侯正月一日從四方而至各來朝享天子也）百僚師師。于斯胥洎。（尚書曰百僚師師百僚謂百官也師師謂相師法也胥相也洎及也言元日百官於

此相連及而來朝賀也）藩國奉聘。要荒來質。（綜曰謂王侯藩稱國也言要荒之外所奉聘令者盡來朝見善曰周禮曰鎮服外五百里曰藩服魏相上封曰顯明功臣以鎮藩國鄭司農周禮注曰衆來曰頫寡來曰聘尚書曰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漢書曰樓蘭王遣子質漢也）具惟帝臣。獻琛執贄。（具之言俱也獻貢也琛寶也執持也贄禮也言藩國來貢者謂隨土所出寶而貢之也善曰萬邦黎獻具惟帝臣毛詩曰來獻其琛封禪書曰百蠻執贄周禮曰以六禽作六贄鄭玄曰贄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當覲乎殿下者。蓋數萬以二。（覲見也言於此之時當入見於殿下者可數萬人分於闕下夾道爲二部）爾乃九賓重。（平）臚（盧）人列。（言鴻臚之所主羌胡之人皆羅列於朝廷也善曰漢書曰羣臣朝十月儀大行人設九賓臚句傳韋昭曰九賓則周禮曰九儀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臚傳也次以傳上令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臚下傳告上句臚猶行也二訓雖殊皆以行上語爲臚也）崇牙張。鏞（庸）鼓設。（崇牙枸虡上板作鋸鋙者橫曰枸植曰虡虡張謂樹之

（以縣鍾鼓也善曰毛詩曰崇牙樹羽又曰鏞鼓有斁毛萇詩傳大曰鏞）郎將司階○虎戟交鎩○（殺　言虎賁中郎將主夾階而立虎賁或執戟或持鎩而相對也交鎩謂交加而設兵器也善曰漢書曰儀兵郎中夾階說文曰鎩鈹有鐔）龍輅充庭○雲旗拂霓○（馬八尺曰龍輅天子之車也故曰龍輅充滿也庭朝廷旗謂熊虎爲旗爲高至雲故曰雲旗也楚辭曰載雲旗之逶夷拂至也霓天邊氣也）夏正三朝○庭燎晢晢○（夏家建寅之正漢家所用也三朝歲月日朝晢晢大光明也善曰東都賦曰春王三朝三朝歲首朔日也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撞洪鍾○伐靈鼓○（撞鏗也伐擊也靈鼓六面鼓也善曰周禮曰靈鼓靈鼗）旁震八鄙○軯（普耕）磕（苦代）隱訇○（火宏）（旁四方也震驚也八鄙四方與四角也軯磕隱訇鍾鼓之聲也）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霆霹靂也迅疾也言鍾鼓之聲又若雷霆之相轉亦如急風之迅疾也）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警謂清道也輦人挽車彫謂有彫飾也殿東西次爲廂善曰漢書儀注曰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孔安國尚書傳曰雕刻鏤也）冠通天○佩玉璽○（通天冠名也佩帶也王璽天子印也蔡雍獨斷曰天子冠通天）紆皇組○要干將○（紆垂也皇大也組綬也干將劒名也越絕書曰楚王令歐冶子干將爲鐵劒二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也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負斧扆○次席紛純○（白與黑謂之斧扆屏風樹之坐後也次席竹席也紛純謂以組爲緣善曰禮記曰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周禮曰大朝覲王設黼依設莞席紛純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次席紛純謂二席俱設互言之）左右玉几而南面以聽矣○（周禮曰天子左右玉几鄭玄曰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善曰周易曰離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於此也）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百辟諸侯也司主也儀法也辨別也言百官有分別者謂司主之次也善曰百辟其刑之周禮曰司儀主禮掌九儀之賓客分別五等之諸侯左傳藏僖伯曰明貴賤辯等差）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

奠○（班位次也謂尊卑有等差也善曰國語曰班爵貴賤以列之周禮曰子執穀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雉各有次第奠置也）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善曰周禮曰王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玄曰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又曰諸侯心平手禮伯男手在心下禮外國君在心上禮）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壯觀言天下之人壯大觀覽也禮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將將鄭玄曰威儀容止之貌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羨延也登進也謂命之上殿也天子從中階諸侯從東西階善曰東除階也）訪萬機○詢朝政○（尚書曰一日二日萬機言機微之事日有萬種詢謀也謂與謀朝政有所先後者也）勤恤民隱○而除其眚○（恤憂也隱痛也眚病也言有隱痛不安者令憂恤之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納之於隍○（隍城下坑無水者善曰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於溝中也鄭玄毛詩箋曰納內也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荷負也怠懈也皇暇也言無有懈怠於寧靜者謂常有所憂也善曰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可不善擇而後錯之毛詩曰不敢迨遑）發京倉○散禁財○（發開也京大也禁藏也善曰尚書曰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賚皇寮○逮輿臺○（賚賜也皇寮百官也逮及也言天子散發禁庫之財無問貴賤皆賜及之善曰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寮寮臣僕僕臣臺漢書公卿言曰陛下出禁錢以振元元應劭曰少府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周禮曰膳夫主食之官熟曰饔腥曰餼浹徧也家陪謂公卿大夫之家善曰毛詩曰牲牢饔餼論語曰陪臣執國命）春醴惟醇○燔炙芬芬○（醲淳也燔炙謂炙肉也芬芬香氣盛也善曰毛詩曰爲此春酒又曰燔炙芬芬呂氏春秋曰厚酒肥肉）君臣

歡康。具醉熏熏。（康樂也具俱也熏熏和說貌言君臣皆歡樂而和說也善曰毛詩曰公尸來止熏熏毛萇曰熏和悅也）千品萬官。已事而踆。（七旬巳止也踆退也謂品秩官僚等並止事而退還也善曰國語曰觀射父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管仲曰有司已事而竣踆與竣同也）勤屢省。（昔井）懋乾乾。（屢數也省察也懋勉也乾乾敬也善曰尚書曰屢省乃成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也）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協同也淳厚也玄天也自然通神明也言帝如此清惠之風同於天德淳厚之化通於神明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風教也老子曰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王弼曰玄德者皆有德不知其主出于幽冥者也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曰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憲先靈而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憲法也先靈先聖之神靈即謂堯舜也愆過也齊同也軌迹也言有事能思信與先聖同軌迹也善曰論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招明也有道言使郡國於側陋之中舉有道之士而用之也直言謂直諫者也善曰尚書曰明明揚側陋漢書曰舉能直言極諫者）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耿清也旅陳也謂有清絜者也言丘園中有隱士自絜清白之人聘而用之束帛謂古招士必以束帛加璧於上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云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蒙闇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也戔戔委積之貌也）上下通情。式宴且盤。（上謂君下謂臣式用也盤樂也言君情通於下臣情達於上故能國家安而君臣歡樂也善曰墨子曰古者聖王惟能審以尚同是故上下通情毛詩曰嘉賓式宴以樂也）及將祀天郊。報地功。（善曰將欲也白虎通曰祭天必在郊者天體至清故祭必於郊取其清絜也周禮以正月上辛郊祀告于上帝祭天而郊以報去年土地之功京房易占曰立秋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爲虔。（祈求也玄天也玄黃天地言天子祭天地之際思念所以盡其忠敬善曰禮記曰共皇天上帝之神以爲人祈福周易曰天玄而地黃也）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殫盡也善曰毛詩頌曰至止肅肅禮記曰天子穆穆）然後以獻精

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獻進也允信也天子言是天帝之子也善曰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祀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毛詩曰允矣君子）乃整法服。正冕帶。（整理也冕所謂平天冠也言天子素帶朱裏謂三皇已來始冕制有數種鄭玄曰長一尺七寸廣八寸前圓後方以珠玉飾之也法服謂衣服並有法度善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珩（行）紞（丁敢）紘（宏）綖（延）玉笄綦（其）會。（笄簪也謂以玉飾之善曰左氏傳曰珩紞紘綖昭其度也杜預曰珩維持冠者紘纓從下上者紞冠之垂者也綖冠上覆者周禮曰王之五冕玉笄也又曰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鄭玄曰會縫中琪如綦綦謂結皮弁之於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會）火龍黼黻。藻繂（律）鞶厲。（善曰左氏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藻繂鞞鞛鞶厲斿纓昭其數也杜預曰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黻兩己相戾也藻繂以韋爲之所以藉玉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鞶厲紳帶之垂者斿旌旗之斿纓在馬膺前）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袷輅次車也次車樹翠羽爲蓋如雲飛也今世謂之羽蓋車也善曰高唐賦曰翠爲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一作颷）悠以容裔。（辰謂日月星也畫之於旌旗垂十二旒名曰太常上畫三辰以象天明也謂天子十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三旒紛盛也悠從風貌容裔高低之貌焱火花也言風鼓動旌旗紛紜盛亂如火花之飛起善曰周禮曰日月爲常左氏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六玄虬之弈弈。齊騰驤而沛艾。（六六馬也玄黑也天子駕六馬騰驤趣走也弈弈光明沛艾作姿容貌也善曰甘泉賦曰六玄虬毛詩曰四牡弈弈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沛艾赳螑）龍輈華轙（蟻）。金鋄（亡犯）鏤錫。（輈車轅轅端上刻作龍頭也華采畫也善曰爾雅曰載轡謂之轙郭璞曰在軾上環轡所貫也蔡雍曰金鋄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如玉華形在馬髦前鏤彫[illegible]也當顱刻金爲之毛詩曰鉤膺鏤錫）方釳（乞）左纛。鉤膺玉瓖。（音襄方釳謂轅旁以五寸鐵鏤錫中央低兩頭高如山形而貫中以翟尾結著之轙兩邊恐馬相突也左纛以旄牛尾大如斗置騑馬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鉤膺當胸也瓖馬帶玦以玉飾也善曰廣雅曰釳許乞切）鑾聲噦噦。

和鈴鉠鉠。（於良切鑾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爲鈴也噦噦和鳴聲鉠鉠小聲善曰毛詩曰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重輪貳轄。疏轂飛軨。（零蔡雍獨斷曰乘輿重轂外復有一轂副轄其外乃復設轄然重輪即重轂也飛軨以緹紬廣八尺長柱地畫左青龍右白虎繫軸頭取兩邊飾蔡雍月令章句曰疏鏤也）羽蓋威蕤。葩瑵（爪）曲莖。（羽蓋以翠羽覆車蓋也威蕤羽貌葩爪悉以金作華形莖皆曲蔡雍獨斷曰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與瑵同）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五時之服各隨其車車各一色以爲副貳副車各一乘今謂之五帝車也龍旂者交龍爲旂也鞶今之馬大帶也纓馬鞅也善曰毛詩曰龍旂陽陽周禮曰王路錫樊纓鄭玄曰樊讀如鞶謂今之馬大帶也繁與鞶古字通）立戈迤戛。農輿輅木。（戈謂木勾矛戟也戛長矛也矛置車上邪柱之是謂戎輅農輿無蓋所謂耕根車也言耕稼於藉田乘馬無飾故稱木善曰迤邪也）屬車九九。乘軒並轂。（副車曰屬言相連也屬車有藩者曰軒皆在後爲三行故曰並轂善曰漢雜事曰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璭（伏）弩重旃。朱旄青屋。（通帛曰旃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屋青作蓋裏也善曰說文曰璭車蘭開皮筐以安其弩也徐廣車服志曰輕車置弩於軾上載以屬車然置弩於璭曰璭弩）奉引既畢。先輅乃發。（奉引謂引道者言引道之次已定前車乃發善曰漢宮儀曰大駕則公卿奉引尚書曰先路在左塾之前）鸞旗皮軒。通帛綪（倩）旆。（鸞旗謂以象鸞鳥也皮軒以虎皮爲之善曰蔡邕車服志曰鸞旗俗人名曰雞翹上林賦曰前皮軒後道斿通帛曰旗國語曰分魯公以少帛綪茷韋昭曰綪茷大赤也）雲罕九斿。闟戟轇（膠）轕（葛）。（雲罕旌旗之別名也九斿亦旗名也闟鋋也轇轕雜亂貌善曰上林賦曰載雲罕說文曰斿旍施流也史記曰趙良謂衛鞅曰君之出也操闟戟者旁車而趨王逸楚辭注曰轇轕參差縱橫也）髶（而利）髦被繡。虎夫戴鶡。（髶髦髦頭茸騎也善曰漢書羽爲髦頭應劭曰繡衣在天子乘輿之前鶡鷃鳥也鬬至死乃止令武士戴之取猛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虎賁騎皆鶡冠）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

殺。（桑葛駙副馬也承華廄名也言取華廄之蒲梢以爲副馬也漢官儀有承華廄善曰後宮蒲梢汗血之馬流蘇五采毛雜之以爲馬飾而垂之續漢書曰駙馬赤珥流蘇摯虞決疑要注曰凡下垂爲蘇騷殺垂貌）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囋。（才達後陳者謂北軍五營兵在後陳列嘈囋鼓聲善曰漢書曰隤銅丸以撾鼓聲中嚴鼓之節晉灼曰疾擊鼓）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戎兵也士士卒也介甲也揮爲有上絳幟如燕尾者也金鉦鐲鐃之屬也黃鉞以黃金飾之善曰左氏傳廚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與揮古字通蔡邕獨斷曰乘輿後有金鉦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清道謂蹕止行者列猶次也言天子行如上天之星行羅列有次善曰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後行周易曰天行健尚書大傳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肅肅敬貌習習行貌隱隱衆多貌轔轔車聲也）殿（店）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畛。（諸衛殿後軍也旆前軍也郊畛謂郊界也言從之多後猶未出城闕前已迴於郊界也善曰論語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也）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於明神。（盛猶嘉也夏后禹也言今嘉欲行禹之事爰布恭敬於神明也善曰論語曰惡衣服而致美於黻冕菲飲食而致孝於鬼神毛詩曰恭敬明神也）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孤竹國名出竹善曰周禮曰孤竹之管雲龢之瑟和與龢古字通鄭玄曰孤竹特生者也雲和山名也出美木用爲瑟其聲清亮也）雷鼓鼝鼝。六變既畢。（雷鼓八面鼓也凡樂六變爲一成則更奏畢盡也善曰周禮曰雷鼓路鼗奏之若樂六變一變川澤之神見二變山林之神見三變上陵之神見四變墳衍之神見五變地神見六變天神見毛詩鼓鼝鼝）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冠華以鐵作之上闊下狹以翟雉尾飾之舞人頭戴一行羅列八人八八六十四人謂今麥策花也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善曰蔡邕獨斷曰大樂郊祀舞者冠建華冠毛詩曰右手秉翟馬融論語注曰佾列也）元祀惟稱。羣望咸秩。（元大也祀祭也稱舉也謂大祭天地之禮既舉羣岳衆神望以祭祀之皆有秩次善曰尚書曰咸秩無文王肅曰秩序也左氏

（傳曰乃有事于羣望孔安國尚書傳曰在遠者望而祭之）颸槱（由）燎之炎煬（樣）致高煙乎太一（颸飛颺也槱之言聚也謂聚薪焚之揚其光炎使上達於天也太一天之尊神也曜魄寶也善曰周禮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郭璞方言注曰火熾猛爲煬說文曰致送也漢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歆饗食也顧眷也祚報也靈明也元大也吉福也言天神覲人主之明肅饗其馨香之祭故報之以大福尚書曰明德惟馨周易曰黃裳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宗尊也上帝太微中五帝也配對也言尊祭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之漢書曰明帝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之）辯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徂回切辯別也方位謂四方中央之位也則法也五精五方星也帥循也摧至也言五帝揔集至明堂善曰漢書曰祀五帝於明堂坐位各處其方孝經鉤命決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爾雅曰摧至也）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赤氏謂漢火德所統赤帝標怒也河圖曰四靈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協光紀今五云四靈謂除赤餘有四懋悅也懷安也善曰尚書曰民其允懷孔安國曰民信歸之）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改易也迭更也代謝也言感四時之謝而欲享祀也善曰易乾鑿度孔子曰天地有春秋冬夏節故生四時又曰五行迭終四時更廢）烝烝之心感物曾思（廣雅曰烝烝孝也感物謂感四時之物即春韭卵夏麥魚秋黍肫冬稻鴈孝子感此新物則思祭先祖也善曰尚書曰虞舜烝烝廣雅曰感傷也）躬追養於廟祧（吐堯）奉烝嘗與禴祠（言祭皆追感孝養之道故躬自爲之躬猶身也善曰禮緯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禮記曰遠廟爲祧毛詩曰禴祠烝嘗公羊傳曰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物牲辯（徧）省設其楅衡（物牲謂祭祀之牲物皆徧省視之也橫木於牲角端以備抵觸謂之楅衡善曰周禮曰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杜子春曰楅衡所以持令不得抵觸人也）毛炰（炮）豚

胉（博）亦有和羹（善曰鄭玄曰周禮注曰毛炰者豚胉去其毛而炰之以備八珍毛詩曰毛炰胾羹周禮曰飲食之豆其實豚胉杜子春曰以胉爲膊謂脇也毛詩曰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滌濯謂洗滌也靜絜也嘉善也孔甚也言禮儀甚鮮明也善曰周禮曰大祭祀眂滌濯鄭玄曰滌漑祭器也毛詩曰籩豆靜嘉又曰禮儀既備又曰祀事孔明）萬舞奕奕鍾鼓喤喤（萬舞干也奕奕舞形也喤喤鼓聲也善曰毛詩曰萬舞奕奕鍾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平聲靈皇神名謂先帝也言先帝之神顧念子孫享其食也）神具醉止降福穰穰（神謂先神也具俱也止已降下也穰穰衆多也善曰毛詩曰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脉起（農祥天駟即房星也晨時正中也謂正月初也善曰國語曰虢文公曰太史順時視土農祥晨正土乃脉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動韋昭曰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脉理也膏土潤也）乘鑾輅而駕蒼龍（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乘鑾輅駕蒼龍鄭玄曰鑾輅有虞氏之車也有鑾和之飾而飾之以青輪春東方色青也馬八尺爲龍）介馭間以剡（以冉）耜（天子車帝在左御在中介處右善曰禮記曰天子祈穀于上帝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鄭玄曰保介車右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以勸農又使勇士衣甲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毛詩曰以我覃耜毛萇曰覃利也鄭玄禮記注曰耜耒之金也覃與剡同）躬三推（土回）於天田修帝籍之千畒（善曰東觀漢記曰永明四年詔書曰朕親耕于籍田以祈農事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爲籍千畒揚雄上林苑箴曰芒芒天田芃芃作穀）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禘郊謂祭天於南郊也言天子籍田千畒必須親耕者爲敬其祖考用充宗廟之粢盛故云勤己善曰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玄曰禘大祭也又曰天子籍田千畒以事天地以爲齊盛毛萇詩傳曰器實曰粢在器曰盛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兆民勸於疆場（亦）感懋力以耘耔（音子兆民謂百姓也疆田畔也耘去草耔壅本也善曰毛詩曰疆場有瓜或耘或耔爾雅曰懋勉也）春日載陽

合射辟雍（陽暖也言春三月之時與諸侯合射辟雍行禮教善曰毛詩曰春日載陽鄭玄曰載之言則也東觀漢記永平三年三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設業設虡宮懸金鏞（設施也業栒上板刻爲鴈齒捷業然植者爲虡橫者爲栒以施設懸之宮中也鏞大鍾也善曰毛詩曰設業設虡周禮曰正樂懸之位王宮懸鄭司農曰宮懸四面也鏞已見上文）鼖鼓路鼗樹羽幢幢（鼖大鼓也鼗小鼓也幢幢羽貌善曰周禮曰以鼖鼓鼓軍事又曰路鼓路鼗毛詩曰崇牙樹羽毛萇曰置羽於栒上以爲飾也）於是備物物有其容（言備具也物禮物也射之禮物並有容飾也善曰左氏傳屠蒯曰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爲工（伯夷唐虞時明禮儀之官也后夔舜臣掌樂之官言禮以行施故云起樂以靜陳故曰坐善曰左氏傳曰孟僖子不能相儀又曰昔玄妻樂正后夔取之儀禮曰大射工六人）張大侯制五正（善曰毛詩曰大侯既抗毛萇曰大侯君侯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鄭司農曰王張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謂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士二正以布畫取五方正色於大侯之上也）設三乏厞司旌（言大射張三侯故設三乏乏以革爲之護旌者之禦矢也司旌謂執旌司射中當擧之周禮曰服不氏射則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曰乏音爲匱乏之乏爾雅曰厞隱也音翡）并夾既設儲乎廣庭（并夾鉗矢者周禮曰射則取矢也言侯高則以并夾取之也儲待也廣大也謂張設於大庭以待天子也）於是皇輿夙駕輦於東階（輦之言却也謂却於東階下天子未乘之時也善曰毛詩曰皇輿夙駕輦音柴）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須俟也消不見也掃滅也言晨時啓明先見尚有餘光日出乃不見霞日邊赤氣也謂天子須啓明光消霞滅日上扶桑乃就乘輿也禮天子日出乃視朝善曰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淮南子曰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也）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玉輅謂玉飾之也鄭玄禮記注曰撫猶據也東都賓曰登玉輅乘時龍善曰周易曰時乘六龍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發鯨魚鏗華鍾（發舉也鏗

猶擊也華鍾謂有篆刻文故言華也善曰東都賦曰發鯨魚鏗華鍾）大丙弭節風后陪乘（善曰淮南子曰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馬莫使之而自走高誘曰二人太一之御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弭按節徐行也史記曰黃帝擧風后以理人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應劭漢官儀曰常伯任侍中出即陪乘也）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攝提有六星玉衡北斗中星主迴轉並飾於車上徐行至於射宮射宮謂辟雍也善曰漢書曰攝提失方音義曰攝提隨斗杓所建十二月也杓匹遙切春秋保乾圖曰斗節運衡何休公羊傳曰運轉也）禮事展樂物具（展謂舒陳器物也物具謂器物皆具備也）王夏闋騶（側留）虞奏（王夏樂名也天子初出奏也闋終也善曰周禮曰出入則奏王夏又曰凡射王奏騶虞之樂）決拾既次彫弓斯彀（古候決以象骨著右手巨指所以鉤弦也拾鞲捍著左臂也彫弓謂有刻畫也彀張也善曰毛詩曰決拾既次鄭玄曰次謂手指相比也）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昭明也誠心謂天子之心也善曰禮記曰季春勾者畢出萌者盡達白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名之爲侯者何明諸侯不朝者則當射之然則射者帝誠心遠喻於下也文子曰誠心可以懷也）進明德而崇業滌饕（叨）餮（他結）之貪慾（射義曰射所以觀德也崇猶興也業射業也滌蕩去也言有貪婪嗜慾者皆滌蕩去之也善曰漢書明帝詔曰親射泰侯蓋選士威惡助微達陽也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杜預左氏傳注曰貪財曰饕貪食曰餮）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騖（衍布也方道也激感也遐遠也騖馳也善曰典引曰仁風翔乎海表禮記曰射者仁道也又曰古諸侯之射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廣雅曰方正也）日月會於龍狵（闕）恤民事之勞疚（狵尾也日月會於尾謂十月時也疚病也民勞病於歲事到此月乃終也故天子愍恤勞來之善曰國語云日月會於龍狵國家於是乎蒸嘗也賈逵曰狵龍尾也月令孟冬日在尾漢書曰東宮蒼龍）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謂田事畢休民力息勤勞也善曰禮記曰孟冬之月勞農以休息春酒謂春時作至冬始熟也毛詩曰春酒惟

渟。執鑾刀以祖割。奉觴豆於國叟。（言天子親執鑾刀袒右髆而割牲。以示敬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永明二年詔曰。十月元日。始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牲。毛詩曰。執其鑾刀。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親臨辟雍。袒割。禮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降。下也。至尊。天子也。三壽。三老也。言天子尊而養此三老者。以教天下之敬。故來拜迎。去拜送焉。善曰。左傳曰。享以訓恭儉。蔡邕獨斷曰。天子事三老。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而至家。天子獨拜。毛詩曰。三壽作朋也。）敬慎威儀。示民不偷。（以朱反。協韻。敬宜也。儀禮也。毛詩曰。敬慎威儀。視民不恌。毛萇曰。恌。偷也。）我有嘉賓。其樂愉愉。（嘉賓謂三老五更也。愉愉。和悅之貌也。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聲教布濩（護）。盈溢天區。（布濩猶散被也。天區。謂四方上下也。言天子教愛及之。尚書曰。聲教訖于四海。）文德既昭。武節是宣。（既。已也。昭。明也。宣。猶發也。言文武之教。無處不臨。善曰。尚書曰。誕敷文德。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三農之隙。

曜威中原。（隙。閑也。曜威。謂治兵也。善曰。國語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韋昭曰。三時。春夏秋。西都賦曰。曜威而講武事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西園。上林苑也。善曰。周禮曰。仲冬教大閱。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後漢書曰。先帝左開鴻池。右作上林苑。）虞人掌焉。先期戒事。（先期。謂期日敕戒羣吏脩獵具也。善曰。周禮虞人掌山澤之官。度知禽獸多少。戒猶告也。）悉率百禽。鳩諸靈囿。（悉盡也。率歛也。鳩聚也。囿苑也。囿謂集禽獸於靈囿之中。善曰。毛詩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毛萇曰。驅禽獸於王之左右。鄭玄曰。率。循也。悉率驅禽獸。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毛詩曰。王在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同。亦聚也。備。具也。言禽獸皆已合聚。田物具備也。善曰。毛詩曰。獸之所同。禮曰。告備于王。）乃御小戎。撫輕軒。（毛詩曰。小戎俴收。謂小戎之車。輕便宜田獵。鄭玄曰。輕車。驅逆之車。）中畋四牡。既佶（其栗）且閑。（中畋馬。謂調良馬可用獵者。佶。健也。閑。習也。毛詩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若林。言多也。繽紛。風吹貌。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旌。謂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云牙旗。）迄上林。結徒營。（迄。至也。結。止也。徒。衆也。營。域也。上林。苑名。善曰。說文曰。營。市居也。）次（一作叙）和樹表。司鐸授鉦。（次。比也。和。軍之正門爲和也。表。門表也。司。主也。鉦鐸。所以爲軍節。善曰。周禮曰。大閱。虞人爲表。表以旌爲左右和門。又曰。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也。）坐作進退。節以軍聲。（言聲中進退。取鍾鼓旗之節。善曰。周禮曰。司馬執鐸以教坐作進退疏數之節。）三令五申。示戮斬牲。（示。教也。言三令五申。示衆人畢。有不用命者。斬之若牲也。善曰。尹文子曰。將戰。有司讀誥誓。三令五申之。既畢。然後即敵。史記曰。孫子約束既布。三令五申之。周禮曰。大閱。斬牲以徇陣。曰。不用令者斬之。）陳師鞠旅。教達禁成。（陳師。猶列師衆也。鞠之言告也。教達。謂三令五申。禁令已行也。軍法成也。善曰。毛詩曰。陳師鞠旅。）火列具舉。武士星敷。（具。俱也。敷。布也。言武士獵徒如星之布也。善曰。毛詩曰。火列具舉。毛萇曰。列人持火也。）鶂鸛（灌）魚麗（离）。箕張翼舒。（鶂鸛魚麗。並陳名也。謂武士發於此而列行。如箕之張。如

翼之舒也。善曰。左氏傳曰。晉荀吳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爲魚麗之陣。）軌塵掩迒（岡）。匪疾匪徐。（掩。覆也。迒。迹也。謂車軌之塵適自覆跡。言得遲疾之中也。善曰。穀梁傳曰。蒐于紅。車軌塵。馬候蹄也。）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孟子曰。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劉熙曰。橫而射之曰詭遇。毛萇詩傳曰。面傷不獻。翦毛不獻。）升獻六禽。時膳四膏。（升。進也。四膏者。禮記曰。牛膏香。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善曰。周禮曰。庖人掌供六禽。鄭司農曰。六禽。鴈鶉鷃雉鳩鴿也。）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極。盡也。輿。衆也。勞。罷勞也。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輿。車士也。）成禮三毆（一作驅）。解罘（伏侯）放麟。（大鹿曰麟。解。散也。罘。罔也。周易曰。王用三毆。失前禽也。毆與驅同。善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窮。極也。訓。教也。殫。盡也。物。謂禽獸也。言殺禽獸不盡。即昭明人君行仁之道。謂崇儉故也。善曰。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曰。好奢者必樂窮樂者亂之所興。左傳曰。享以訓躬儉。）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

民。（天乙湯名也弛廢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罔置四面湯拔其三面置其一面祝曰昔蛛蝥作罔今之人學紓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德至禽獸三十國歸之高誘曰紓緩也毛萇詩傳曰懷來也）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儀則也姬伯文王爲西伯也善曰史記曰太公望呂尚東海人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渭之陽與語大說文王勞之大公曰臣聞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遂載與俱歸）澤浸昆蟲。威振八寓。（浸潤也八寓八方區宇也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焉鄭玄禮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也蒼頡篇曰宇邊也說文曰寓籀文宇字）好樂無荒。允文允武。（允信也無荒言不好荒淫之樂信與文王武王等其功德也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允文允武昭假烈祖）薄狩于敖。既璅璅（一作瑣）焉。（敖鄭地今之河南滎陽也謂周王狩也璅璅小也言鄙陋不足說也詩曰建旐設旄薄獸于敖）岐陽之蒐。又何足數。（岐陽岐山之陽謂成王所狩之地亦以小不足可數也善曰左氏傳曰成王有岐陽之蒐）爾乃卒歲大儺。（奴何）毆除羣厲。（卒終謂一歲之終儺逐疫鬼善曰漢舊儀曰昔顓頊氏之有三子已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爲小鬼於是以歲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黃金四目玄衣丹裳執戈持盾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中而毆疫鬼也）方相秉鉞。巫覡（胡激）操茢。（音例善曰周禮曰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也國語曰在男謂之覡在女謂之巫也說文曰操把持也左傳曰襄公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杜預曰茢乃黍穰也）侲（震）子萬童。丹首玄製。（侲子童男童女也朱丹也玄製皁衣也善曰續漢書曰大儺謂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以逐惡鬼于禁中）桃弧棘矢。所發無臬。（牛列切）飛礫雨散。剛癉（亶）必斃。（桃弧謂弓也棘矢箭也癉難也言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善曰漢舊儀常以正歲十二月命時儺以桃弧葦矢且射之赤丸五穀播洒之以除疾殃左氏傳曰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說文曰臬射埻的也）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煌火光也馳覺也赤疫疫鬼惡者也四裔謂四海也星流謂群鬼覺走煌煌然如火光之與星流也善曰續漢書曰儺持火炬送疫出端門外騶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星流言疾也左氏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然後淩天池。絕飛梁。（淩升也善曰莊子曰北溟者天池也如淳漢書注曰直渡曰絕甘泉賦曰歷倒景而絕飛梁）捎（所交切）魑魅。斮（側角）獝（其筆）狂。（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戾之鬼名捎殺也斮擊也善曰諸鬼之說者各異今隨所釋而載之不改易也）斬蝼（紆危）蛇（移）腦方良。（方良草澤之神也腦陷其頭也善曰莊子蝼蛇之狀其大若轂其長若轅紫衣而朱冠也）囚耕父於清泠。（零）溺女魃（蒲葛）於神潢。（黃）（清泠水名在南陽西鄂山上神潢亦水名未知所在善曰山海經曰有神耕父處豐山常游清泠之淵出入有光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勾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所居不雨）殘夔魖（虛）與罔像。殪（煙計）野仲而殲（子廉）游光。（殘猶殺也夔木石之怪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說文曰魖耗鬼也罔象木石之怪殪殺也殲滅也野仲游光惡鬼也兄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八靈爲之震慴。（之涉）況鬾（巨宜）蜮（域）與畢方。（鬾小兒鬼畢方老父神如鳥兩足一翼者常衘火在人家作怪災也善曰楚辭曰合五嶽與八靈王逸曰八靈八方之神也爾雅曰震慴懼也漢舊儀曰魊鬼也魊與蜮古字通）度朔作梗。（哽）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七刀）索葦。（東海中度朔山有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壘領衆鬼之惡害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善曰風俗通曰黃帝書上古時有神荼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下常簡閱百鬼鬼無道理者神荼與鬱壘持以葦索執以飼虎是故縣官常以臘祭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門以禦凶也毛詩傳曰梗病也謂爲人作梗病者）目察區陬（子侯）司執遺鬼。（察觀也區陬隅隈之間也司主也謂於度朔山主執遺餘之鬼也）京室密清。罔有不韙。（密靜也清絜也罔無也韙善也謂無復疫癘皆得安善也）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

育。（庶衆也漢書曰陰陽和風雨時言疫癘既無陰陽乃和衆物育養也）卜征考祥。終然允淑。（征巡行也考問也祥吉也允信也淑善也善曰左氏傳石奐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周易曰視履考祥毛詩曰終然允臧也）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乘輿天子也岱泰山也種曰稼收曰穡謂春勑東方諸侯課民以耕種故尚書云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同衡律而壹軌量齊急舒於寒燠。（於六衡稱也軌法也寒燠猶苦樂同壹齊皆使中不參差也善曰尚書曰同律度量衡又曰謀恒寒若豫恒燠若）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省察也幽闇也黜退也陟昇也謂有功者進無功者退也故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反旆謂迴還也）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先帝先神也舊墟長安也慨歎息也古往也謂前漢初也）俟閶風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俟待也閶風秋風也祠謂祭祀高祖廟也遐逝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永明二年十月幸長安祠高廟周書曰恭明祠專明刑易說曰秋閶闔風至）既春游以發

生。啓諸蟄於潛戶。（春游謂仲春巡行岱嶽是時蟄蟲皆開戶帝乃東巡助宣氣也善曰爾雅曰春爲發生禮記曰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徒杜秋行曰豫謂秋行禮高祖廟此時萬物始成善曰晏子曰吾王不游吾曷以休吾王不豫吾曷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爾雅曰秋爲收成毛詩曰豐年多稌毛萇曰稌稻也）嘉田畯之匪懈。行致賚于九扈。（嘉善也畯主田官也九扈農正知田事扈正也言天子行慶福致賚於九扈使民不淫放善曰毛詩曰田畯至喜又曰夙夜匪懈左氏傳曰郯子曰九扈爲九農正杜預曰扈有九種也春扈頒鶥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人事也）左瞰暘谷。右睨玄圃。（暘谷日出之處玄圃在崑崙山上瞰望也睨視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浴于成池也又曰懸圃在崑崙閶闔之中玄與懸古字通）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莫補叶韻眇視也摹法也言帝之巡狩眇然以天末爲遠期規欲以爲萬代之大法也善曰劇秦美新曰創億兆規萬世）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念。（羊主念寧也歸謂西征旋乃釋吏士之劬勞祭祀受多福以安寧也善曰尚書曰末膺多福）總集瑞命。備致嘉祥。（總會也集聚也祥神也即騶虞澤馬之屬也瑞應也即鸞鳳之屬也善曰墨子曰禹親抱天之瑞命也孝經鉤命決曰帝王起緯合宿嘉瑞貞祥）圉（語）林氏之騶（鄒）虞。擾澤馬與騰黃。（圉牢養也林氏山名也騶虞義獸也善曰山海經曰林氏有珎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其名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劉芳詩義疏曰騶虞或作吾應劭漢書注曰擾音柔擾馴也陰嬉讖曰聖人爲政澤出馬山海經曰大封國有文馬縞身朱鬣名曰吉良乘之壽千歲瑞應圖曰騰黃神馬一名吉光然吉良騰黃一馬而異名也）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女牀山名在華陰西六百里山海經曰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色文名曰鸞鳥見即天下安寧又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鵠五采名曰鳳皇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植猶種也華平瑞木也天下平其華則平有不平處其華則向其方傾中唐堂塗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地則華平盛也瑞應圖曰木名也宮閣記有春王圃鶡冠子曰聖王之德下及萬靈則朱草生抱朴子曰朱草長三尺枝葉皆赤莖似珊瑚也如淳漢書注曰唐庭也毛詩曰中唐有甓）惠風廣被。澤洎幽荒。（惠恩也洎及也幽荒九州外謂四夷也）北燮（素頰）丁令。南諧越裳。（燮諧皆和也越裳南蠻今九真是也丁令國名善曰漢書曰匈奴北服丁令也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音郎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大秦國名犂鞮鞬在西海之西漢書有樂浪郡）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重舌謂曉夷狄語者九譯九度譯言始至中國者也善曰國語曰夫戎狄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昭曰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晉灼漢書注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尚書

（曰禹拜稽首四夷來王）是以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京京師也規法也盤庚殷王之名也）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斯干謂周宣王儉宮室之詩也今漢光武改西京奢華而就儉約合斯干之美善曰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即儉）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登謂上泰山封土降謂下禪梁父也言光武登上泰山下禪梁父則與黃帝軒轅齊其功德善曰黃帝封泰山）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爲作也事業也永長也孔甚也以無爲爲功以無事爲業澹然不煩濆也善曰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事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遵節儉尚素樸（遵循也樸質也言遵循節儉尚其樸素也善曰漢書曰文帝躬節儉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孔子曰克己復禮馬融曰克己約身善曰老子曰知足常足也）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善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河上公曰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賤犀象簡珠玉（簡猶略也善曰長楊賦曰賤瑇瑁而疏珠璣）藏金於山抵（紙）璧於谷（藏抵皆謂不取之謂儉故也善曰莊子曰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說文曰抵側擊也）翡翠不裂瑇瑁不蔟（音族翡翠鳥名也瑇瑁珎名不裂不折其羽以爲玩飾也不蔟不乂蔟取之爲器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人之命國之重寶）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苦角切詐僞爲末忠信爲本善曰淮南子云守道順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而欲人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原而壅其流也說文曰慤謹也）於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其禕（於離）而（言於此之時皆同歡樂也于於也悅樂也吁驚也禕美也）蓋蓂莢爲難蒔（神志）也故曠世而不覿（覿見也蓂莢瑞應之草王者賢聖太平和氣之所生生於階下始一日生一莢至月半生十五莢十六日落一莢至晦日而盡小月則一莢厭不落王者以證知月之小大堯時夾階生之謂不世見故云難

蒔也善曰田俅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厤范曄後漢書班固讖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所主）諸朝階（后帝也惟我帝有至和之德故必能殖之方當生於朝陛得以數知月之大小也謂上文蓂莢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直也）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胡何也懷來也柔安也言皆安之也）聲與風翔澤從雲游（翔游皆行也風者天之號令雲雨者天之膏潤故聲教與風皆翔恩澤與雲俱行也）萬物我賴亦又何求（我賴賴我也言万物皆賴帝之恩惠以得所無復他求也）德寓天覆（赴）輝烈光燭（寓猶蓋也帝之德蓋如天之覆日月之光輝照於遠近也善曰國語勃鞮曰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寓與宇同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狹三王之趢（祿）趗（七木）軼五帝之長驅（狹謂陋也趢趗局小貌也軼過也驅馳也言以三王禮法爲局小狹陋過五帝而遠馳則繼三皇之跡也善曰戰國策曰樂毅長驅至齊）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踵繼也二皇伏羲神農也遐遠也武迹也屬逮也誰敢謂今所駕者遲而不能逮言必能逮也）東京之懿未罄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懿美也罄盡也先生言東京之美未盡遇我有疾故不能究其美事也善曰孔叢子謂魏王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故粗爲寘言其梗槩如此（粗猶略也寘西京也梗槩不纖密言粗舉大綱如此之言也）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言若流情放心不自反竊恣意所爲淫樂無禮以無節終後卒當罹其憂禍即秦皇王莽是也善曰淮南子曰凡亂之所由生皆在流遁廣雅曰遁去也孟子曰人有放心不知求學問之道也）一言幾（渠衣）於喪國我未之學也（幾近也先生責公子云取樂今日皇恤我後言今非之也善曰論語曰一言可以喪邦乎）且夫挈（苦結）缾之智守不假器（言挈缾之小智耳尚不妄以假人也善曰左氏傳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智守不假器禮也）況篡（祖管）帝業而輕

天位（纂繼也今如公子言皆淫心放意之事此乃輕居天王之尊位而禪於董賢善曰長楊賦曰恢帝業尚書曰天位艱哉）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庸功也孔甚也肆勤也言瞻望高祖功庸甚勤苦而得之也）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言居天子之位常若奔馬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善曰毛詩曰予室翹翹毛萇曰翹翹危也鄧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子余切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五子胥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位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萬乘天子也即秦始皇也高祖也昔秦始皇東遊爲張良所擊中其副車漢高祖於栢人亭殆爲貫高所中善曰尚書曰怵惕惟厲孔安國曰怵惕悚懼也方言曰戒備也過秦論曰一夫作難惕驚也）終日不離其輜重獨微行其焉如（輜重車也焉言安也如往也公子說微行要屈故先生問之言欲何往也善曰老子曰終日行不離輜重張揖曰輜重有衣車也漢書曰武帝微行始出也）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黈纊言以黃綿大如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急之言也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善曰大戴禮孔子曰黈纊塞耳所以塞聰也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崔駰車左銘曰正位授綏車中不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珮以制容鑾以節塗（珮爲行容鑾爲車節善曰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鑾和之聲行則鳴珮玉也）行不變王駕不亂步（行合容則玉聲應馬步齊則鑾和響並謂君之禮法）却走馬以糞車何惜騕（烏皎）褭（寧少）與飛兔（却退也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河上公曰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務農田然今言糞車者言馬不用而車不敗故曰糞車也何惜言不愛之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之駿馬）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方將也生類謂天下万物之類也殄盡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謂任役使人常畏人力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論語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之謂也善曰毛萇詩傳

曰太平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山無槎（仕假）枿（五葛）畋不麛（烏天）胎（斜斫曰槎斬而復生曰枿不麛胎者言不如公子所道擭胎拾卵校獲麑麌也漢書曰昔先王山不槎蘖畋不殺胎）草木蕃廡（武）鳥獸阜滋（蕃滋也廡盛也阜大也滋益也善曰尚書曰庶草蕃廡班固漢書序曰蕃阜庶物）民忘其勞樂輸其財（民謂百姓也言民不以力役爲勞苦不以財賦爲損費故文王有子來之人武帝時卜式入錢以助官也善曰周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也）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言富饒是同上下咸悅故能雍和而廣也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善曰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庶績咸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洪大也蓄積也固牢固也謂高祖已下積恩施惠人心固結故王莽之時皆謳吟而思漢也善曰四子講德論曰洪恩所潤不可究陳國語寗莊子曰民無結不可以固孫子曰吾將固其結也）執誼顧主夫懷貞節（夫猶人人也言執禮義之心顧思漢德人懷貞正之志分也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忿姦慝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音鐵叶韻慝惡也統嗣也替廢也謂忿王莽之逆命怨漢統之替廢也）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玄神也譎變也謂王莽之謀陰行十八年而成變計也）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聖皇光武也章明也秩常也言明漢家之常秩也善曰甘泉賦曰聖皇穆穆東都賦曰漢祚中缺）若此故王業可樂焉（若如此也言如此即王業之可樂也善曰毛詩曰致王業之艱難）今公子苟好勦（子小）民以媮（逾）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公子所言苟好盡人以僥倖須臾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己當成大讎也善曰左氏傳晉柏子曰無及於鄭而勦民杜預曰勦勞也左氏傳師服曰怨耦曰仇）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殫盡也寵驕也忽忘也生憂謂生己之憂患也言好盡人之財以寵極驕逸之樂忘人叛己之爲大患也漢書谷永曰財竭則下叛下叛則上亡）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覆敗也善曰孫卿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所

（以載舟。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魚竭）栽。（言事皆從微至著。不可不慎之於初。所以尋木起於牙蘖。洪波出於涓泉。善曰。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說文曰。尋。八尺也。山海經曰。尋木長千里。枚乘上書曰。十圍之木。始生而蘖。孔安國尚書傳曰。用生栟栽。韋昭曰。株生曰蘖。鄭玄禮記注曰。栽。植也。蘖與栟古字同。）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早也。丕。大也。顯。明也。怠。懈也。謂起行大明之道。後世子孫。猶尚懈怠。善曰。左氏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去聲叶韻。譬如為人裁衣。始制之洪大。服者得而衣之。何能更小之乎。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

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計）以隤牆填壍（七念）。亂以收罝（嗟）解罘。（浮。系。繼也。亂。理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其卒曰。乃命有司。隤牆填壍。使山澤之人得至焉。揚雄羽獵賦。其末曰。放雉兔。收罝罘也。）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規。猶諫也。祇。適也。愆。短也。尤。過也。言不能補其愆過。）

臣濟奓以陵君。（濟。謂度也。度於奢侈。謂僭也。陵。踰君法。若季氏八佾舞於庭。左氏傳。萇弘曰。毛得以濟侈於王都。）忘經國之長基。（言尊卑所以為國。今反陵之。故非所以經國。）故函谷擊柝（託）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柝。守夜所擊木也。顛。隕也。持。扶也。謂王莽之兵。猶擊柝守函谷關。而三輔兵已自入長安宮朝廷。顛隕。無復扶持也。東。謂函谷。在京之東。西朝。則京師也。善曰。周易曰。重門擊柝。）

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所習為心所好愛者。即學。善曰。尚書曰。夫常人安於俗。學溺於所聞。）鮑肆不知其臰（作臭）。翫其所以先入。（翫。習也。先入。言久處其俗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入善人之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香。入不善之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臰。皆猶翫所習。故今言公子以長安為好。亦然也。）咸池不齊度於掘（烏瓜）咬（交）。而眾聽或疑。（齊。同也。咸池。堯樂也。掘咬。淫聲也。言咸池之音。本不與掘咬同。而眾聽者乃有疑惑。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賓戲曰。淫掘而不可聽者。非寵宴之樂也。李奇曰。淫掘。不正也。傳毅琴賦曰。絕激哇之淫。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舞賦曰。吐哇咬則發皓齒。然哇與掘同。咬亦不正之聲也。咬或作蛟。非也。）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子野。師曠字。曉音曲者。以喻安處先生也。言西京奢泰。肆情不依禮度。東京儉約。依禮行事。眾人觀之。謂是其一。唯安處先生得知其指也。善曰。左氏傳。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客。斥公子。謂聞東京文義之道。若醉飽焉。）勸德畏戒。喜懼交爭。（勸德。謂公子見先生說東京禮法。自勸勉行其道德。又畏懼先生之戒也。）罔然若酲。朝罷夕倦。奪氣褫（雉）魄之為者。（罔然。猶惘惘然也。酲。病酒也。朝罷夕倦。曉夜不卧。惘然如神奪其精氣。又若魂魄士離其身。令公子亦如之也。善曰。說文曰。褫。奪也。）志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公子本以奢侈為美談。今見先生述東京之德。所以忘美失夸也。）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習非而遂迷也。（良久。頃乃復能言也。自鄙其迷惑。所學者非正也。善曰。論語曰。荷蕢曰。鄙哉硜硜乎。廣雅曰。鄙。固陋不惠。楊子法言曰。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勝非乎。）

幸見指南於吾子。（言己之惑。不知南北。今先生指以示我。我則足以三隅反也。善曰。桓譚上便宜曰。管仲相桓公之指南。）若僕所聞。華而不實。（若。如也。公子言如僕所聞西京之事。蓋是虛華而無實錄。善曰。左氏傳。甯嬴曰。晉陽處父。華而不實。怨之所聚。）先生之言。信而有徵。（先生。安處先生也。徵。驗也。言先生之言。信有徵驗也。善曰。左氏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公子重自鄙曰。如今日後日。乃知大漢之德在於此耳。善曰。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尚書曰。明德惟馨。）

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三墳。三皇之書也。五典。五帝之書也。泯。滅也。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睹。見也。炎帝。神農後也。帝魁。神農名。並古之君號也。善曰。管子曰。管仲對桓公曰。神農封泰山。炎帝封泰山。孝經鉤命訣曰。佳已感龍生帝魁。鄭玄曰。佳已。帝魁之母也。魁。神名。宋衷春秋傳曰。帝魁。黃帝子孫也。）得聞先

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先生安處先生也大庭古國名也尚高也善曰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莊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結繩而用之若此時則至治也茲此也）走雖不敏庶斯達矣（走公子自稱走使之人如今言僕矣不敏猶不達也公子言我雖不敏於大道庶幾先生之說遂達矣善曰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孝經曾子曰參不敏）

文選卷第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京都中

張平子南都賦一首　左太沖三都賦序一首

蜀都賦一首

南都賦（摯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　張平子

於（烏）顯樂都既麗且康（毛萇詩傳曰於歎辭詩曰適彼樂國）陪京之南居漢之陽（京謂洛陽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鄭玄曰漾水至武都爲漢）割周楚之豐壤跨荊豫而爲疆（西京賦曰周即豫而弱呂氏春秋曰河漢之閒爲豫州也漢書地理志注曰南陽屬荊州又曰荊州楚故都）體爽塏以閑敞紛鬱鬱其難詳（爽塏已見西京賦楊雄豫州箴曰郁郁京河伊洛是經也）爾其地勢則武關關其西桐栢揭（竭）其東（武關山爲關在西也漢書音義文穎曰武關山爲關而在西弘農界也漢書曰南陽之平陽縣有桐栢山）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尚書曰漢水又東爲滄浪之水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毛萇詩傳曰墉城也）湯谷涌其後淯（育）水盪其胷（盛弘之荊州記曰南陽郡城北有紫山紫山東有一水無所會通冬夏常溫因名湯谷山海經曰攻離之山淯水出焉南流注于漢郭璞曰今淯水在淯陽縣南盪他浪切）推淮引湍三方是通（淮水自此而去故曰推湍水自彼而來故曰引說文曰推排也山海經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郭璞曰湍鹿摶切今湍水逕南陽穰縣而入淯也三方東西及南也）其寶利珎怪則金彩玉璞隨珠夜光（彩金之彩也璞玉之未理者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

（之而富失之而貧高誘曰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鄒陽曰夜光之璧劉琨云夜光之珠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其夜明照一室然則夜光爲通稱不繫之於珠璧也）銅錫鉛鍇。（苦駭）赭堊（惡）流黃。（鄭玄周禮注曰錫鑞也說文曰鉛青金又曰九江謂鐵爲鍇山海經曰陸郈之山其下多堊若之山其上多赭郭璞曰赭赤土也堊似土白色也郈音跪本草經曰石流黃生東海牧陽山谷中本草言其所出此亦兼而有之博物志曰雄黃似石流黃）綠碧紫英。青雘（烏郭）丹粟。（廣志曰碧有縹碧有綠碧本草經曰紫石英生太山之谷山海經曰景山之西曰驕山其下多青雘郭璞曰雘黝屬音瓠山海經曰荊山之首曰景山雎水出焉其中多丹粟郭璞曰細沙如粟）太一餘糧。中黃㲉（角）玉。（本草經曰太一禹餘糧一名石腦生山谷博物志曰石中黃子黃石脂又曰欲得好穀玉用合漿於襄鄉縣舊穴中鑿取大者如魁斗小者如雞子）松子神陂。赤靈解角。（習鑿齒襄陽耆舊記曰神陂在蔡陽縣界有松子亭下有神陂也赤靈赤龍也解角脫角也事未詳）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淵。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山海經曰有神耕父處豐山常游清泠之淵出入有光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波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其山則崆（口江）嶢（五江）嶱（苦葛）嵑。（五葛）嵣（大朗）㟐（莽）嶚（遼）剌。（力割崆嶢嶱嵑山石高峻之貌字書曰崆山貌也嶆嵯山石廣大之貌也嶚山高而相戾也廣雅曰嶚高也說文曰剌戾也）岝（仕白）㟧（額）嶵（祚迴）嵬。（五迴）嶔（香金）巇（許宜）屹（魚乞）𡾰。（五結埤蒼曰岝㟧山不齊也說文曰嶵嵬山石崔嵬高而不平也嶔巇山相對而危險之貌也屹𡾰斷絕之貌也）幽谷嶜（岑）岑。（吟）夏含霜雪。（毛詩曰出自幽谷楊雄蜀都賦曰玉石嶜岑又曰夏含霜雪嶜岑高峻之貌也）或峮（丘筠）嶙（鄰）而纚（力氏）連。或豁爾而中絕。（峮嶙相連之貌）鞠（尤六）巍巍其隱天。俯而觀乎雲霓。（五結鞠高貌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其陽則崇山隱天楊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若夫

天封大狐。列仙之陬。（子侯天封未詳或曰山名也南郡圖經曰大胡山故縣縣南十里張衡云天封大胡也薛綜注曰陬隅隙之間也）上平衍而曠蕩。下蒙籠而崎（溪）嶇。（區孫子兵法曰草樹蒙籠廣雅曰崎嶇傾側也）坂坻（遲）巀（在結）嶭（五結）而成巘。（魚勉）谿壑錯繆（謬）而盤紆。（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又曰巀嶭高峻也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大山也錯繆雜亂貌也）芝房菌（奇殞）蠢生其隈。玉膏滵（密）溢流其隅。（芝房芝生成房也菌蠢是芝貌也山海經曰密山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滵溢流貌）崑崙無以參閬（浪）風不能踰。（東方朔十州記曰崑崙其北角曰閬風之顛）其木則檉（勑貞）松楔（更黠）櫻。（即）槾（萬）柏杻橿。（疆檉似柏而香爾雅曰楔曰荊桃郭璞曰櫻桃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櫻似松柏有刺槾荊也又曰杻似桑而細葉又曰橿中車材）楓柙櫨櫪。帝女之桑。（爾雅曰楓欇楓音風欇之涉切劉逵吳都賦注曰柙香木智甲切郭璞上林賦注櫨棗櫨力胡切櫪與櫟同來的切山海經曰宣山有桑焉其枝四衢名帝女之桑郭璞曰婦人主蠶因以名桑也）楈（胥）枒（邪）栟（并）櫚。（閭）柍（於兩）柘檍（億）檀。（郭璞上林賦注曰楈枒似栟櫚皮可作索張揖注上林賦曰栟櫚椶也皮可以爲索柍未詳爾雅曰杻檍郭璞曰似桑蒼頡篇曰檀木名）結根竦本。垂條嬋（蟬）媛。（袁結猶同也廣雅曰竦上也嬋媛枝相連引也）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蘂之蓑蓑。（素回反毛萇詩傳曰萋萋茂盛貌王逸楚辭注曰蘂實貌也劉淵林蜀都賦注曰蘂一曰花頭點也蓑蓑下垂貌）芳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淮南子曰芳雲素朝毛詩曰習習谷風）攢（在官）立叢駢。青冥盰瞑。（音眠言林木攢羅衆色幽昧也楚辭曰遠望兮芊眠王逸曰芊眠遥視闇未明也芊眠與盰瞑音義同）杳藹蓊鬱於谷底。森蓴（祖本）蓴而刺天。（皆茂盛貌也司馬相如弔二世曰衆樹之蓊鬱兮）虎豹黃熊游其下。豰（呼穀）玃（居縛）猱（奴刀）㹶（廷）戲其巔。（六韜曰散

（宜生得黃熊而獻之紂說文曰豰類犬胥以上黃以下黑爾雅曰貜父善顧郭璞曰似獼猴而大蒼黑色鄭玄禮記注曰猱獼猴也張載吳都賦注曰狿猨屬）鸞鸑（岳）鵷鶵翔其上騰猨飛蠝（壘）棲其間（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賈逵曰鸑鷟鳳之別名也山海經曰南禺之山有鵷鶵郭璞曰鳳屬也上林賦曰蜼玃飛蠝張揖曰蠝飛鼠也蠝與猵同並音壘）其竹則籦（鍾）籠（龍）䈽（謹）篾（銘決）篠（蘇了）簳（幹）箛（孤）箠（追）（戴凱之竹譜曰籦籠竹名也伶倫吹以爲律䈽竹皮白如霜大者宜爲篙篠出魯郡山堪爲笙孔安國曰篾桃枝也簳小竹也宋玉笛賦曰奇簳簇箠二竹名其形未詳）緣延坻（遲）阪澶（徒幹）漫陸離（陸離猶參差也）阿（烏可）那（奴可）蓊（烏孔）茸（如涌）風靡雲披（阿那柔弱之貌說文曰蓊竹貌也埤蒼曰茸竹頭有文也風靡雲披言隨風而靡如雲之披也）爾其川瀆則滍（雉）澧濼（藥）濜（自各）發源巖穴（水經曰滍水出南陽縣西堯山山海經曰澧水出雅山郭璞曰今出南陽字書曰濜水出泚陽泚音此酈

善長水經注曰濜水出襄鄉縣東北陽中山）潛盧（於臘）洞出沒滑（骨）瀎（蔑）潏（決）（盧山傍穴也言水洞出此穴沒滑瀎潏疾流之貌也）布濩（戶）漫汗漭（莽）沆（胡朗）洋溢（言廣大也漭沆已見西京賦）揔括趨歙（呼荅）箭馳風疾（言江海歙受諸水故揔括而趨之說文曰歙歠也愼子曰西河下龍門其流敵於竹箭孫子曰其疾如風）流湍投濈（戢）砏（普貧）汃（八）輣（普耕）軋（烏八）（許愼淮南子注曰湍水行疾也埤蒼曰濈水行出也砏汃輣軋波相激之聲也埤蒼曰砏大聲也）長輸遠逝漻（流）淚（力計）淢（域）汩（爲筆反廣雅曰輸寫也韓詩外傳曰漻清貌也淮南子曰水淚破舟說文曰淢疾流也王逸楚辭注曰汩去貌）其水蟲則有蠳龜鳴蛇潛龍伏螭（抱朴子曰蠳龜啾蛇山海經曰鮮水多鳴蛇其狀如蛇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說文曰螭若龍而黃也）鱏（尋）鱣（張連）鰅（隅）鱅黿鼉鮫鱹（以規反鱏鱣已見上文郭璞上林賦注曰鰅魚有文采鱅似鰱而黑山海經注曰鮫鯌屬也皮有班文而堅鮫鱹已見東京賦）巨蚌函（含）珠

駮（剝）瑕委蛇（揚雄蜀都賦曰蜯函珠而擘裂蜯與蚌同函與含同郭璞爾雅注曰蝦大者長一二丈委蛇長貌瑕與蝦古字通）於其陂澤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杜預表曰所領部曲皆居南鄉界所近鉗盧大陂下有良田舊說曰玉池在宛也）貯（知旅）水渟（亭）洿（汙）亘望無涯（宜）（說文曰貯積也廣雅曰渟止也說文曰洿濁水不流也方言曰亘竟也上林賦曰察之無涯）其草則藨（平表）苧（直呂）蘋（煩）莞（桓）蔣（將）蒲（孤）蒹葭（說文曰藨蒯之屬又曰苧可以爲索郭璞山海經注曰蘋青蘋似莎而大鄭玄毛詩箋曰莞小蒲也說文曰蔣菰蔣也爾雅曰蒹薕也葭蘆也）藻茆（卯）菱芡（渠儼）芙蓉含華從風發榮斐披芬葩（藻已見西京賦爾雅曰茆鳧葵菱芡芙蓉並見東京賦）其鳥則有鴛鴦鵠鷖（烏兮）鴻鴇（保）鴐（加）鵝（苦札）鶂（雅札）鸊（步覓）鷉（吐雞）鷫（肅）鷞（所良）鵾（昆）鸕（盧）（毛詩曰鴛鴦于飛班孟堅西都賦曰黃鵠鵁鸛鳧鷖鴻鴈張平子西京賦曰鷫鷞鶬

鴰鴐鵝鴻鶤說文曰鵜鶂鳧屬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鸊鷉鶂與鶤同蒼頡篇曰鸕鷀似鴨而黑鷀音磁）嚶嚶（烏耕）和鳴澹（徒濫）淡（徒敢）隨波（言自恣也毛詩曰鳥鳴嚶嚶爾雅曰關關嚶嚶聲之和也上林賦曰隨風澹淡）其水則開竇灑（所蟹）流浸彼稻田（鄭玄周禮注曰竇孔穴也音豆漢書音義曰灑分也毛詩曰浸彼稻田）溝澮脈連堤塍（繩）相輑（丘筠反爾雅曰水注溝曰澮韋昭國語注曰脈理也堤塍已見西都賦輑相連之貌）朝雲不興而潢潦（老）獨臻（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水說文曰潢積水池也潦雨水）決渫（薛）則暵（罕）爲溉（古愛）爲陸冬稌（肚）夏穱（側角）隨時代熟（說文曰渫去除也又曰暵乾也又曰溉灌也稌已見東京賦楚辭曰稻粢穱麥挐黃粱）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直旅）菽麥稷黍百穀蕃廡（武）翼翼與與（說文曰苧麻屬鄭玄毛詩箋曰菽大豆也百穀蕃廡並已見東京賦毛詩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若其園圃則有

蓼（了）蕺（側立）蘘（而羊）荷。諸（之餘）蔗薑䕤（煩）。菥（析）蓂（覓）芋瓜。（說文曰蓼辛菜也風土記曰蒁香菜根似茆根蜀人所謂苴香蒁與蕺同說文曰蘘荷葍蒩也葍普卜切蒩子余切漢書音義曰藷蔗甘柘也字書曰䕤小蒜也爾雅曰菥蓂大薺）乃有櫻梅山柿。侯桃梨栗。（漢書音義曰櫻桃含桃也郭璞爾雅注曰梅似杏實酸說文曰柹赤實果也曹毗魏都賦注曰侯桃山桃子如麻子）梬（郢）棗若留。穰橙鄧橘。（說文曰梬棗似楆如兖切廣雅曰石留若榴也漢書南陽郡有穰縣鄧縣說文曰橙橘屬也）其香草則有薜（蒲計）荔（力計）蕙若薇蕪孫萇。（王逸楚辭注曰薜荔香草也郭璞山海經注曰蕙香草也若杜若也本草經曰蘼蕪一名薇蕪陶隱居注曰蕙葉似蛇牀而香王逸楚辭注曰蓀香草也萇萇楚也爾雅曰蓀楚銚戈也銚音遙）晻（於感）曖（愛）翁（烏揔）蔚。含芬吐芳。（言草木闇瞑而茂盛也說文曰晻不明貌王逸楚辭注曰曖闇昧貌）若其廚膳則有華薌重秬。（渠舉）滍（秩履）皐香秔。（公行反）（華薌鄉名也毛萇詩傳曰秬黑黍一稃二米故曰重也稃音敷滍皐滍水之澤也廣雅曰秔秈也秈音仙）歸鴈鳴鵽。（陟滑）黃稻鱻（息連）魚。以爲芍（張畧）藥。（音略鴈能候時去來故曰歸史記曰楚人有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爾雅曰鵽鳩冠雉郭璞曰鵽大如鴿羣飛出北方沙漠聲類曰鱻小魚也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進也文穎曰五味之和）酸甜滋味。百種千名。（說文曰甜美也）春卵夏筍。秋韭冬菁。（音精爾雅曰筍竹萌也廣雅曰韭其華謂之菁）蘇蔱（殺）紫薑。拂徹羶（尸然）腥。（爾雅曰蘇桂荏字書曰蔱茱萸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紫薑紫色之薑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徹猶去也）酒則九醞（於問）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萍。（魏武集上九醞酒奏曰三日一釀滿九斛米止廣雅曰醞投也韓詩曰醴甜而不泲也十旬蓋清酒百日而成也鄭玄周禮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漢書音義晉灼曰百日之末酒也說文曰醪汁滓酒也徑寸蓋酒膏之徑寸也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如萍之多者）其甘不爽。醉而

不酲。（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爽傷也毛萇詩傳曰病酒曰酲）及其糺宗綏族。禴祠蒸嘗。（左氏傳曰召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糺合宗族于成周爾雅曰綏安也毛詩曰禴祠蒸嘗于公先王）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升。宴于蘭堂。（儀禮曰速賓鄭玄曰速召也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毛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儀禮曰若四方賓燕則揖讓而升賈逵國語注曰不脫屨升堂漢書曰被蘭堂）珍羞琅玕。充溢圓方。（爾雅曰珍美也方言曰羞熟以羞之美故喻於玉也圓方器也尚書曰厥貢琅玕又曰惟辟玉食）琢琱狎獵。金銀琳琅。（爾雅曰玉謂之琱琱與彫古字通也爾雅曰理玉曰琢都角切狎獵飾之皃胡甲切獵士甲切尚書曰厥貢球琳琅玕）侍者蠱媚。巾構鮮明。（蠱已見西京賦毛萇詩傳曰綦巾女服也字書曰構上衣）被服雜錯。履躡華英。（雜錯非一也華英光耀也被皮義切）儇才齊敏。受爵傳觴。（方言曰儇急疾也呼緣切齊在雞切毛萇詩傳曰敏疾也）獻酬既交。率禮無違。（毛詩曰獻酬交錯左氏傳晉侯曰魯侯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東觀漢記曰朱浮上疏曰陛下率禮無違）彈琴擫籥。流風徘徊。（言樂聲之結風也說文曰擪一指按也擪與擫同烏牒切鄭玄周禮注曰籥舞者所吹也如篴三孔籥音藥篴音敵）清角發徵。聽者增哀。（言既奏清角而又發徵聲故增哀也韓子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許慎淮南子注曰清角絃急其聲清也）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毛詩曰鼓咽咽醉言歸又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毛詩曰愷樂飲酒又曰莫不令儀）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于陽瀕。（毛詩曰惟暮之春史記曰武帝禊霸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流水上祓除宿垢疾也周禮曰女巫掌歲時祓除楊雄蜀都賦曰相與如乎陽瀕）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網維網也）男女姣服。駱驛繽紛。（駱驛繽紛往來衆多貌）致飾程蠱。偠紹便

娟。（廣雅曰程示也便娟則蟬蜎也蠱及便紹便娟已見西京賦）微眺流睇。蛾眉連卷。（鄭玄禮記注曰睇傾視也徒計切毛詩曰螓首娥眉郭璞爾雅注曰蠶蛾也連卷曲貌卷音權）於是齊僮唱兮列趙女。（齊趙二國名也楊惲書曰婦趙女也）坐南歌兮起鄭儛。白鶴飛兮繭曳緒。（呂氏春秋曰禹行水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往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猗兮實始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高誘曰取南音以爲樂歌也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王逸曰鄭國儛也白鶴飛兮繭曳緒皆舞人之容）脩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蹀而容與。（繚繞袖長貌躡蹀小步貌說文曰躡蹈也徒頰切許慎淮南子注曰蹀蹈也蘇協切）翩緜緜其若絕。眄將墜而復舉。（毛萇詩傳曰緜緜長而不絕貌國語曰觀美而）（眩賈逵曰眩惑也）翹遙遷延。蹩躠蹁躚。（翹遙輕舉貌遷延卻退貌上林賦曰便姍蹩屑）（蹩蒲結切躠素結切蹁步先切躚素田切）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荊之折盤。（古樂府有）

（歷九秋妾薄相行歌辭曰齊謳楚舞紛紛歌聲上徹青雲西荊即楚舞也折盤舞貌張衡有七盤舞賦咸以折）（盤爲七盤也）彈箏吹笙。更爲新聲。（毛詩曰吹笙鼓簧史記曰衛靈公見晉平公曰今者未聞）（新聲請奏之更古衡切）寡婦悲吟。鵾雞哀鳴。（寡婦曲未詳古相和歌有鵾雞之曲）坐者悽欷。蕩魂傷精。（楚辭曰憯悽增欷傷精神也神女賦曰精神相依憑）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逐馳逐也）騄驥齊鑣。黃間機張。（騄驥駿馬之名也穆天子）（傳八駿有赤驥騄耳音錄說文曰鑣馬銜也彼驕切漢書曰李廣以大黃射其裨將鄭氏曰黃間弩淵中黃弩）（尚書曰若虞機張孔安國曰機弩牙）足逸驚飆。鏃析毫芒。（言馬疾而矢利析音錫）俯貫魴鱮。仰落雙鶬。（音倉魴鱮已見西京賦列子曰蒲且子連雙鶬於青雲之上鶬已見）（西都賦）魚不及竄。鳥不暇翔。（言急遽也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揭南涯。（浮已見西都賦爾雅曰水正絕）

（流曰亂說文曰揭高舉也）汰（太）瀺（仕減）灂（仕角）兮舩容裔。陽侯澆兮掩鳧鷖。（楚辭曰齊吳榜以激汰王逸曰汰水波也上林賦曰瀺灂隕隊戰國策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之高誘曰陽侯陽國侯也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王逸楚辭注曰回波爲澆毛詩曰鳧鷖在涇）追水豹兮鞭蝄蜽。憚（丁達）夔龍兮怖蛟螭。（水豹已見西京賦說文曰蝄蜽山川之精物也蛟螭若龍而黃國語曰木石之怪夔水之怪龍韋昭曰木石爲山也夔一足也）於是日將逮昏。樂者未荒。（毛詩曰好樂無荒）收驪命駕。分背迴塘。（孔叢子曰巾車命駕廣雅曰塘堤也）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雷震言多也風厲言疾也毛詩曰戎車焞焞如霆如雷毛萇詩傳曰雷出地奮震驚百里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韓子曰馬如鹿者千金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鑣飛沫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爲龍）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此乃游觀之好耳。

目之娛。未睹其美者。焉足稱舉。（言此游觀耳目之樂非極美也）夫南陽者。眞所謂漢之舊都者也。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醢。（海）視魯縣而來遷。（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又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即御龍氏所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乎堯山。（先帝謂堯也皇甫謐曰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是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也水經曰南陽縣西堯山酈元曰魯縣立堯祠於西山謂之堯山也）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音繁言劉氏植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昌也毛萇詩傳曰葉世也三代已見班固兩都序）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求癸）而處旃。（孔安國尚書傳曰揆度也鄭玄毛詩箋曰旃之也）近則考侯思故。匪居匪寧。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征。（東觀漢記曰舂陵節侯長沙定王中子買節侯）

（生戴侯戴侯生考侯考侯仁以舂陵地勢下濕難以久處上書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於是北徙考或爲孝非也）曜朱光於白水會九世而飛榮（朱光火德也已見東京賦東觀漢記曰考侯仁徙封南陽白水鄉又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承文景之統出自長沙定王榮光榮也封禪書曰發號榮）察茲邦之神偉啓天心而寤靈（言考侯既察此都之神偉且啓上天之心又寤先靈之意使之而王也說文曰偉奇也）於其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說文曰崔高大也）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相徵（御房帝舊房也相徵言俱美孔安國尚書傳曰徵美也）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聖皇謂光武也逍遙謂潛龍之日韓詩外傳曰逍遙也靈祇天地之神也毛詩曰神保是饗又曰綏以多福也）章陵鬱以青葱清廟肅以微微（東觀漢記曰建武中更名舂陵爲章陵光武過章陵祠園廟爾雅曰青謂之葱林木茂盛之貌微微幽靜貌）皇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衰（毛詩曰獻之皇祖說文曰歆神食氣也毛詩曰降福孔夷爾雅曰彌終也又曰祀年也）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帝王光武也顧過章陵祠園廟之懷時也爾雅曰臧善也說文曰擅專也左氏傳楚鍾儀囚於晉與之琴操南音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且其君子引懿明叡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伸與時抑揚（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體引懿之姿叡哲也已見東京賦尚書曰允恭克讓論語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毛詩曰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周易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方今天地之睢（虛惟）剌（力達）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漢書音義曰方向也謂高祖之時蒼頡篇曰今時辭也謂光武天地猶天下也睢剌喻禍亂也謂秦二葉也淮南子曰萬物盱睢楚辭曰獨乖剌而無當王逸曰剌邪也帝謂高祖也馬融論語注曰亂理也豺狼貪殘謂王莽也真人光武也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革命已見東都賦）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攫（九縛）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揵（件）陷扃（古熒）蹔蹈咸陽（蒼頡篇曰攫搏也說文曰揵距門也又曰扃外閉之關也）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漢書曰沛公圍宛城南陽守齮降引兵西無不下者爾雅曰階因也齮音蟻東觀漢記曰鄧禹吳漢並南陽人三略曰主將之體務在攬英雄之心）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言居西而距東居東而距西故言反也杜篤論都賦曰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距）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去危乘安謂太平也視人用遷謂觀人所安而設教）周召之儔據鼎足焉以庀（匹婢）王職（史記曰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輔武王又召公奭姓姬氏成王時召公爲三公漢書曰夫三公鼎足之輔也賈逵國語注曰庀由理也）縉紳之倫經綸訓典賦納以言（漢書音義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也周奇曰搢挿笏於大帶周易曰君子以經綸國語曰修其訓典尚書曰敷納以言也）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於是乎鯢齒眉壽鮐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毛詩曰以介眉壽毛萇曰眉壽毫眉也爾雅曰黃髮鯢齒鮐背耇老壽也皤皤已見東京賦）喟然相與歌曰望翠華兮葳蕤建太常兮裶裶（音霏上林賦曰建翠華之旗葳蕤翠華貌太常已見東京賦上林賦曰衯衯裶裶）駟飛龍兮騤騤（逵）振和鑾兮京師（飛龍言疾也周易曰飛龍在天毛詩曰四牡騤騤鄭玄禮記注曰鑾輅有虞氏之車也有鑾和之節）揔萬乘兮徘徊按平路兮來歸（萬乘見東京賦毛萇詩傳曰迴遲也然徘徊即遲遲也毛詩曰行道遲遲南陽舊居故曰來歸毛詩曰來歸自鎬）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毛詩曰豈不爾思尚書曰五月南巡狩）

皇祖止焉。光武起焉。（皇祖高祖也周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據彼河洛。統四海焉。（河洛謂東都也西都賦曰嘗有意乎都河洛）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毛詩曰文王子孫本枝百世）永世克孝。懷桑梓焉。（毛詩曰永世克孝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真人南巡。覩舊里焉。（東觀漢記曰光武征秦豐幸舊宅酈元水經注曰光武征秦豐張衡以爲真人南巡覩舊里焉）

三都賦序一首

左太沖（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齊國人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卭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徵爲秘書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三都者劉備都益州號蜀孫權都建業號吳曹操都鄴號魏思作賦時吳蜀已平見前賢文之是非故作斯賦以辨衆惑）

劉淵林注（三都賦成張載爲注魏都劉逵爲注吳蜀自是之後漸行於俗也）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善曰子夏詩序文也）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善曰法言文也）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善曰兩都賦序文）先王采焉。以觀土風。（善曰禮記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玄曰陳詩謂采其詩以觀視之）見綠竹猗猗。（於宜）則知衛地淇澳（於六）之產。（善曰毛詩衛風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善曰毛詩秦風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萇曰西戎版屋也）故能居然而辨八方。（善曰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難蜀父老曰六合之內八方之外）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凡此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也）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失至）于茲。（善曰茲此也假稱珍怪也若斯珍之流不啻於此多尚書曰不啻如自其口出）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蓋韓非所謂畫鬼魅易爲好畫狗馬難爲工之類）且夫玉卮（紙移）無當。（去聲）雖寶非用。（卮一名觶酒器也當底也善曰韓子堂溪公謂韓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無當有瓦卮有當君寧何取曰取瓦卮也）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善曰劉廙荅丁儀刑禮書曰崇飾侈言欲其往來）而論（去聲）者莫不詆（丁禮）訐（所謁）其研精。作者大氏（音旨）舉爲憲章。（善曰墨子曰雖有詆訐之人無所依矣說文曰詆訶也訐面相序罪也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司馬遷書曰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爲也禮記曰憲章文武）積習生常。有自來矣。（傳曰習貫生常善曰左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余既思摹（莫蒲）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善曰周禮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曰志記也）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吾）長者。莫非其舊。（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魁梧丘墟壯大之意也韓子曰重厚自尊謂之長者）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善曰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善曰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辯物居方。周易所愼。（虞書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定其肥磽之所生也而著九州貢賦之法也周易曰君子以愼辯物居方）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詁訓焉。

蜀都賦一首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今臣僻在西蜀史記武王得仲雍曾孫周章封之東吳漢書曰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博物志曰王孫公子皆相推敬之辭）曰蓋聞天以日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跱崤（胡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非日月無以觀天文非四海無以著地理故聖人仰觀俯察窮神盡微者必須綱紀也崤東西崤也函函谷關也賈生過秦曰以崤函爲宮里居也言周漢皆以河洛爲都邑善曰越絕書范蠡曰天貴持盈不失日月星辰之綱紀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周禮曰以星土分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尚書曰萬國咸寧張衡靈憲曰星躰生於地列居錯跱崔駰河南尹箴曰唐虞商周河洛是居）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搉（古學）而陳之（韓非有揚搉篇班固曰揚搉古今其義一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揚搉粗略也）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以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楊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拍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故曰兆基於上代也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爲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若與張儀築成都城其後置蜀郡以李氷爲守地理志曰蜀守李氷鑿離堆穿兩江爲人開田百姓饗其利是時蜀人始通中國言語頗與華同故言開國於中古也靈關山名在成都西南漢壽界在前故曰門也玉壘山名也湔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岷山界在後故曰宇也江水出岷山分爲二江經成都南東流經之故曰帶也楊雄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峨眉山名也在成都南犍爲界面之故曰抗也）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烏覽）藹焉（八區四方四隅也地理志曰巴蜀土地肥美有山林菓實之饒班固西都賦曰郊野之富號爲近蜀美其豐盛善曰六合已見西都賦長楊賦曰洋溢八區）於前則跨躡犍（乾）牂（臧）枕（之鴆）

輢交趾經途所亘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崗巒糺紛觸石吐雲（阜大山也巒山長而狹也一曰山小而銳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善曰漢書志有犍爲郡牂牁郡並屬益州又有交趾郡屬交州輢寄也於蟻切春秋元命包曰山有含精藏雲故觸石而出也）鬱苾（汾）蒕（於文）以翠微崛（魚物）巍巍以峩峩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而爲霞（翠微山氣之輕縹也霞赤雲也嚴夫子哀時命曰紅霓紛其朝霞山澤氣通故曰舒丹氣以爲霞也善曰甘泉賦曰騰青霄而軼浮景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而赫然也）龍池滈（胡角）瀑（步角）濆（扶刎）其隈漏江伏流潰（胡內）其阿汩（骨）若湯谷之揚濤沛（普賴）若濛汜（似）之涌波（龍池在朱提南十里地周四十七里漏江在建寧有水道伏流數里復出故曰漏江湯谷日所出也濛汜日所入也善曰滈瀑水沸之聲也公羊傳曰濆泉者何涌泉也淮南子曰日出于湯谷浴于咸池楚辭云日出于陽谷入于濛汜濛汜見西京賦）於是乎邛竹緣嶺菌桂臨崖（宜）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曄曄以猗猗（邛竹出興古盤江以南竹中實而高節可以作杖神農本草經曰菌桂出交阯圓如竹爲衆藥通使一曰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南裔志曰龍眼荔枝生朱提南廣縣犍爲僰道縣隨江東至巴郡江州縣往往有荔枝樹高五六丈常以夏生其變赤可食龍眼似荔枝其實亦可食邛竹菌桂龍眼荔枝皆冬生不枯鬱茂於山林善曰王逸荔枝賦曰綠葉蓁蓁又曰朱實叢生孫卿子曰松柏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變曄曄猗猗巳見西都賦）孔翠群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生）夜啼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儵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爓飛煽（扇）於天垂（孔孔雀也翠翠鳥也孔雀特出永昌南涪縣翡翠常以二月九月群翔興古十餘白雉出永昌猩猩生交阯封溪似猨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

（春秋傳曰豕人立而啼服子愼曰啼呼也淮南子曰猩猩知往地理志曰金馬碧雞在越巂青蛉縣禺同山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以醮祭而置也宣帝使諫議大夫王襃持節而求之襃道病卒竟不能致也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火井鹽井也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許隆隆如雷聲爓出通天光輝十里以筩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熿熾也善曰廣雅曰熒光也說文曰爓火焰也音艷天垂天四垂也）其間則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歷）符采彪（尤筆）炳暉麗灼（酌）爍（舒藥切永昌博南縣出虎珀牂牁有白曹山出丹青曾青空青也本草經云皆出越巂郡瑕玉屬也楊雄蜀都賦云瑕英江珠永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與古盤町山出銀符采玉之橫文也灼爍艷色也善曰博物志曰虎珀一名江珠）於後則却背華容北指崑崙縁以劒閣阻以石門（華容水名在江由之北崑崙山名也楊雄蜀都賦曰北屬崑崙劒閣谷名自蜀通漢中道一由此背有閣道在梓潼郡東北石門在漢中之西襃中之北此二處蜀之險隘於是在焉）流漢湯湯（傷）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勑知）或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襃谷（有鱗曰蛟螭蛟螭水神也一曰雌龍也一曰龍子也相如上林賦曰蛟龍赤螭碧玉謂水玉也尸子曰龍淵生玉英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襃中縣南口斜谷水源在北南流經襃中故北口曰斜南口曰襃同一谷耳長四百七十里襃斜出良材漢書曰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善曰枚乘七發曰波湧而濤起橫奔似雷行任豫益州記曰嘉魚鱗似鱒魚）其樹則有木蘭梫（寑）桂杞櫹（蕭）椅（於其）桐椶枒（邪）栟（八耕）樅（七松）楩（頻縣）枏（南）幽藹於谷底松柏蓊鬱於山峯（木蘭大樹也葉似長生冬夏榮常以冬華其實如小柹甘美南人以爲梅其皮可食楊雄蜀都賦曰樹以木蘭梫桂木桂也傳曰杞梓之木櫹大木也詩曰其桐其椅椶枒出蜀其皮可作繩履栟似松有刺也樅柏葉松身楩枏二樹名皆大木也）擢脩幹竦

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迴翼乎高標（言山木之高也善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廣雅曰日御謂之羲和左傳曰假道於虞春秋元命包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巢居栖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窠宿異禽（鄧林林名也窠鳥巢也善曰鄧林已見西京賦）熊羆咆（步交）其陽鵰鶚鴥（聿）其陰猨狖（弋）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鶚其形如鵰皆鷙鳥也枚乘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鴥疾貌也善曰楚辭曰虎豹鬬兮熊羆咆說文曰咆嗥也毛詩曰鴥彼晨風春秋元命包曰猛虎嘯谷風起杜篤連珠曰長吟永嘯）於東則左緜巴中百濮（音卜）所充（濮夷也傳曰麇人率百濮今巴中七姓有濮也）外負銅梁於宕（徒浪）渠內函要害於膏腴（銅梁山名宕渠縣名銅梁在巴東宕縣在巴西出鐵要害地險隘也膏腴土地肥沃也）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蒩（資覩）圃濱以鹽池（巴菽巴豆也巴戟巴戟天也靈壽木名也出涪陵縣桃枝竹屬也出墊江縣二者可以爲杖樊蕃也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蒩草名也亦名土茹葉覆地而生根可食人飢則以繼糧鹽池出巴東北新井縣水出地如湧泉可煮以爲鹽善曰埤蒼曰蒩蕺也蕺側及切）蛃（必滅）蛦（音啼）山棲黿（元）龜水處潛龍蟠於沮（子預）澤應鳴鼓而興雨（蛃蛦鳥名也如今之所謂山鷄其雄色斑雌色黑出巴東黿大龜也譙周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瑇瑁俗名曰靈又沮有萊澤也巴東有澤水人謂有神龍不可鳴鼓鳴鼓其傍即便雨也善曰李尤七嘆曰龍鼉水處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龍綦母邃孟子注曰澤生草言蒩沮與蒩同）丹沙赩（許力）熾（昌志）出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涪陵丹興二縣出丹砂丹砂出山中有穴尚書禹貢曰厥土赤埴巴西漢昌縣多野蜂蜜蠟山圖隴西人也隨道士之名山採藥身輕不食莫知所如赤斧巴人也能煉丹砂與消石服之身體毛髮盡赤皆古仙者也見列仙傳善曰毛萇詩傳）

（曰絶赤貌也鄭玄尚書注曰熾赤也班固終南頌曰蜜房溜其巔郁毓盛多也）若乃剛悍（汗）生其方風謡尚其武奮之則賨（在宗）旅翫之則渝舞銳氣剽於中葉蹻（綺驕）容世於樂府（善曰廣雅曰悍勇也應劭風俗通曰巴有賨人剽勇高祖爲漢王時閬中人范目說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封目爲閬中慈鳧鄉侯并復除目所發賨人盧朴沓鄂度夕龔七姓不供租賦閬中有渝水賨人左右居銳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楊雄荆州箴曰風飄以悍氣銳以剛毛詩曰昔在中葉漢書曰武帝樂府）於西則右挾（故蝶）岷山涌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江水出岷山也白狼夷在漢壽西界漢明帝時作詩三章以頌漢德益州刺史朱輔驛傳其詩奏之語在輔傳也）坰野草昧林麓黝（於糾）儵（式六）交讓所植蹲（存）鴟所伏（交讓木名也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歳更終不俱生俱枯也出岷山在安都縣蹲鴟大芋也其形類蹲鴟故卓王孫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善曰黝儵茂盛貌）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禍）于何不育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或豐綠荑（啼）或蕃（伐元）丹椒蘪蕪布濩（護）於中阿風連莚（餘戰）蔓（萬）於蘭皋紅葩紫飾柯葉漸苞敷蘂葳蕤落英飄颻（青珠出蜀郡平澤黃鐶出蜀郡碧石生越嶲郡無會縣砮可作箭鏃禹貢梁州厥貢砮石芒消出蜀郡廣陽山綠荑辛荑蘪蕪皆香草也蘪蕪出岷山替陵山風連出岷山一曰出廣都山岷山特多藥草其椒尤好異於天下漸苞相苞裹而同長也書曰草木漸苞蘂者或謂之華或謂之實一曰花鬚頭點也楚辭曰採薜荔之落英）神農是嘗盧跗是料（聊）芳追氣邪味蠲癘痟（音消扁鵲盧人古良醫楊雄法言曰扁鵲盧人而醫多盧癘氣不和之氣也痟亦頭病也周禮四時皆有癘疾春多痟首之疾漢書相如常有痟病善曰淮南子曰神農乃始教人播種五穀嘗百草之滋味史記曰虢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

不以湯液）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沫（武蓋）浸以緜雒（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今名復水舊說云禹貢潛水也又有水出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壽南流有高山上合下開水經其中曰沫水水潛行曰演此二水伏流故曰演以潛沫緜水在緜竹縣出紫巖山雒水在上雒縣出桐柏山周禮曰楊州其浸五湖言益州之有緜雒猶揚州之有五湖故曰浸以緜雒也潛沫緜雒四水所經今皆蜀郡故皆謂之封域之內也）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秔（古衡）稻莫莫指渠口以爲雲門灑滮（扶彪）池而爲陸（六）澤雖星畢之滂（普郎）沲（度羅）尚未齊其膏液（廣深四尺爲溝倍溝爲洫左氏傳曰先王疆理天下謂地勢縱橫之宜也莫莫茂也李冰於湔山下造大堋以壅江水分散其流溉灌平地故曰指渠口以爲雲門也滮流貌詩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蔡邕曰凝雨曰陸尚書洪範曰星有好雨月失道而入畢則多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黃帝樂曰雲門言黃帝之德如雲之出門也然此唯取雲門之名不取樂也）爾乃邑居隱賑（之忍）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隱盛也賑富也梓木名可以爲琴瑟蜀都臨邛縣江陽漢安縣皆有鹽井巴西充國縣有鹽井數十大曰柚小曰橘犍爲南安縣出黃甘橘地理志曰蜀都嚴道巴郡朐忍魚復二縣出橘有橘官善曰揚雄蜀都賦曰夾江緣山又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柹梬（郢）楟（亭）榹（心移）桃函（含）列梅李羅生（皆菓名也林檎實似赤柰而小味如梨枇杷冬華黃實本出蜀蜀有給客橙冬夏華實相繼張揖曰梬山梨善曰爾雅曰榹桃山桃也）百果甲宅（坼）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善曰周易曰百果草木皆甲坼鄭玄曰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呼火亞切漢書叔孫通曰古有春嘗果今櫻桃熟可嘗也素柰白柰也王逸荔枝賦曰酒泉白柰）若乃大火流涼

風厲（列）白露凝微霜結（詩曰七月流火禮記月令孟秋涼風至善曰毛萇詩傳曰火大火也流下也毛詩曰白露爲霜楚辭曰微霜結兮眇眇）紫棃津潤樼（側鄰）栗罅（呼亞）發蒲陶亂潰（胡對）若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芬酷（苦毒）烈（詩云樹之榛栗傳曰榛栗棗脩罅發栗皮坼罅而發也甘至言熟也善曰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紫梨郭璞上林賦注曰蒲陶似燕薁可作酒馬融西第頌曰紫房潰滴又曰胡桃自零若榴已見兩都賦上林賦曰酷烈淑郁榛與樼同）其園則有蒟（俱宇）蒻（弱）茱萸瓜疇芋（于句）區甘蔗（之夜）辛薑陽蓲（許于）陰敷（蒟蒟醬也緣樹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辛香溫調五臟蒻草也其根名蒻頭大者如斗其肌正白可以灰汁煑則凝成可以苦酒淹食之蜀人珎焉茱萸一名藙也疇者界埒小畔際也揚雄太元經曰陽蓲萬物言陽氣蓲煦生萬物也陰敷蕃生於陰也）日往菲薇月來扶踈任土所麗眾獻而儲（任土任其土地所生也尚書所謂任土作貢也易曰百穀草木麗乎土）其沃瀛（盈）則有攢（在官）蔣（將）叢蒲綠菱紅蓮雜以蘊藻糅（女又）以蘋蘩（楚辭曰倚沼畦瀛王逸云瀛澤中也班固以為畦蔣菰名也蘊藻蘋蘩皆水草也蘊叢也）總莖柅柅（乃禮）裛（於業）葉蓁蓁（臻）蕡（墳）實時味王公羞焉（柅柅蓁蓁盛茂貌也詩曰爾肴既將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善曰毛詩曰敦彼行葦維葉柅柅又曰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又曰桃之夭夭有蕡其實）其中則有鴻儔鵠侶振鷺鵜（徒兮）鶘（胡）晨鳧旦至候鴈銜蘆（皆水鳥名鴻鵠多群飛故言侶儔也振鷺鵜鶘二鳥名也晨鳧常以晨飛也鴈候時南北故曰候鴈銜蘆以禦繒繳令不得截其翼也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備繒繳善曰毛詩曰振鷺于飛爾雅曰鵜洿澤也郭璞曰即鵜鶘也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候鴈來）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雲飛水宿哢吭（胡剛）清渠其深則有白黿命鼈玄獺上祭

鱣（陟連）鮪（于鬼）鱒（在本）魴鮷（啼）鱧（禮）魦（少）鱨（嘗）（木落者葉落也木葉落秋時也冰泮春時也善曰淮南子曰木葉落而長年悲家語曰冰泮而農桑起爾雅曰吭鳥嚨禮記月令孟春獺祭魚將食之先以祭也鱧鮦鱨也鮷似鮎魦似鮒鱒魴皆見詩也楚辭曰乘白黿兮逐文魚張衡應問曰黿鳴而鼈應命呼也）差鱗次色錦質報章躍濤戲瀨中流相忘（莊周云泉涸魚相與處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善曰毛詩曰終日七襄不成報章）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市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金石言堅也故朝錯曰神農之教雖有金城湯池也）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愷）擬承明而起廬（漢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門周禮經涂九軌畫言端直也爽塏高明也善曰左氏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者杜預曰就高燥也漢書曰嚴助爲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猒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牕而瞰（苦檻）江（陽城蜀門名也善曰淮南子曰延閣棧道高軒堂左右長廊之有牕者張載魯靈光殿賦注曰軒檻所以開明也古詩曰交疏結綺窓）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議殿爵堂殿堂名也武義虎威二門名也宣化崇禮皆闥闈之名也）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金鋪門鋪首以金爲之玉題以玉爲之孟子曰榱題數尺揚雄曰旋題玉英善曰西都賦曰樹中天之華闕長門賦曰擠玉戶而撼金鋪）外則軌躅（直錄）八達里閈（汗）對出比屋連甍千廡（音武）萬室（閈里門也管子曰閭閈不可以無闔盧綰與高祖同里班固曰綰自同閈廡房也蘇秦說魏襄王曰廬廡之數也善曰漢書班嗣與桓生書曰伏孔氏之軌躅音義曰三輔說牛蹄處爲躅爾雅曰八達謂之崇期孫炎曰崇多也多道會期於此）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徒蘭）宇顯敞高門納駟（四）（術道也楚辭九章曰燕雀烏鵲巢堂壇兮王逸曰壇猶堂也漢于公高其

（門使容駟馬高蓋此言甲第高門可以納駟善曰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李尤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禁室靜幽）庭扣（苦后）鍾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疇誰也善曰蜀志曰諸葛亮爲丞相又曰姜維初爲亮倉曹掾稍遷爲大將軍）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呼罪）貨山積纖麗星繁（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都人士女袨（縣）服靚（才姓）糚賈（音古）貿（莫構）墆（直例）鬻舛（充）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麪（丏）有桄（光）榔（郎）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句）醬流味於番（潘）禺（愚）之鄉（蘇林曰袨服謂盛服也張揖曰靚謂粉白黛黑也墆貯也橦華者樹名橦其花柔毳可績爲布也出永昌桄榔樹名也木中有屑如麪可食出興古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南越傳曰使唐蒙

諷曉南越食蒙以蒟醬蒙問所從來荅曰西北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故漢書曰感蒟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巂也邛竹杖以節爲奇故曰傳節也善曰都人士女已見西都賦漢書曰富商大賈或墆財八方已見上三都序）輿輦雜沓（徒合）冠帶混幷累轂疊跡叛衍相傾諠譁鼎沸則咙（莫江）聒（公達）宇宙囂（許驕）塵張（陟亮）天則埃壒（烏蓋）曜靈（叛亂也莊周曰何貴何賤是謂叛衍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冠首飾也帶大帶所以束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叛衍猶漫衍也國語管子曰四人雜處則其言咙說文曰聒讙語也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說文曰宙舟輿所極覆也西都賓曰軼埃壒之混濁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闤闠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毗二）筒籝（盈）金所過（闤市巷也闠市外內門也貝錦錦文也譙周益州志云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黃潤謂筒中細布也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黃潤纖美宜制褌揚雄蜀都賦曰筒中黃潤一端數金籯勝也韋賢傳曰黃金滿籯善曰毛詩曰百室盈止古詩曰札札弄機杼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也）侈侈隆富卓鄭埒（劣）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尤兩）巨萬鈲（浦覓）摫（規）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銅鐵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人之業富至僮八百人程鄭亦冶鑄富埒卓氏司馬相如傳云臨邛富人程鄭僮亦數百人鏹錢貫也殖貨志曰藏鏹千萬楊雄方言云鈲摫裁也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鈲裂帛爲衣曰摫兼呈者皆有常課至擬於王者亦以財雄猶班壹以財雄邊城也漢書班氏敘傳曰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以臨邛是蜀郡之邊縣故云邊城善曰藏鏹管子之文也）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三蜀蜀郡廣漢犍爲也本一蜀國漢高祖分置廣漢漢武帝分置犍爲善曰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養）劇談戲論扼腕抵（紙）掌出則連騎歸從百兩（劇甚也鬼谷先生書有抵戲篇桓譚七說

曰戲談以要譽張儀傳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皆談說之客也百兩百乘也詩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善曰漢書曰楊雄口吃不能劇談連騎已見西京賦）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楊雄蜀都賦曰其俗迎春送冬百金之家千金之公善曰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曹植箜篌引曰置酒高殿上毛詩曰以御賓客且以酌醴）金罍中坐肴槅四陳觴以清醥鮮以紫鱗羽爵執競絲竹乃發巴姬彈弦漢女擊節（鮮魚鱠也詩云炰鱉鱠鯉巴姬漢之美人猶衛之雅質蔡之幼女善曰毛詩曰肴核維旅鄭玄曰肴菹醢也核桃梅之屬也左氏傳楚共王有巴姬槅與核義同）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飉（寮）厲紆長袖而屢舞翩躚躚以裔裔（昔周昭王涉漢中流而隕其右辛遊靡拯王遂卒不復還周乃侯其子于西翟實爲長公楚徙宅西河長公思故處始作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國之風蓋取乎此見呂氏春秋韓子曰長

（袖善舞詩曰屢舞躚躚）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言頻飲也善曰東方朔六言詩曰合樽促席相娛漢書曰趙李侍中皆引滿舉白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一醉日富）若夫王孫之屬郤（却戟）公之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繽紛（王孫卓王孫也貨殖傳曰卓王孫田宅射獵之樂擬於人君郤公豪俠也楊雄蜀都賦曰若其漁弋郤公之徒相與如乎巨野羅車百乘觀者萬堤服箭服詩云象弭魚服善曰周易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桓子新論曰善相馬者曰薛公得馬惡貌而正走名驥子周禮六廐成校校有左右楚辭曰青驪結駟齊千乘）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期晦匪日匪旬（金隄在岷山都安縣西隄有左右口當成都西也壁王津在犍爲之東北當成都之東也楊雄羽獵賦前曰邪界虞淵後曰浮彭蠡張衡羽獵前曰逐息崐崘後曰勞許公于箕隅道里遼迥非一日所遊金堤王津東西分行所欲經營亦非一所其間悠遠故曰朔別晦期也）

（若云一月之中乃能周徧不以旬日者也）蹴（秋六）蹈蒙籠涉躐寥廓鷹犬倏眒（勝務）罻（尉）羅絡幕（倏眒疾速也罻羅鳥獸網也絡幕施張之貌也善曰蒙籠已見南都賦桓譚新論曰道路皆蒿草寥廓狼籍子雲賦曰倏眒倩淟）毛群陸離羽族紛泊（四各）翕響揮霍中網林薄（毛群獸也羽族鳥也陸離分散也紛泊飛薄也翕響揮霍奄忽之間也）屠麋（京）麖翦旄麈帶文蛇跨彫虎（皆獵之所得也麖麋體大故屠之旄麈有尾故翦之蛇虎可畏而帶跨之言其勇也尸子曰中黃伯云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善曰越人衣文蛇）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屼（兀）之蹇滻（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楊雄蜀都賦曰彭門鴻屼九折坂在漢壽嚴道縣卬萊山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人謂之峽江水過其中五屼山名也一山有五重在越巂當犍爲南安縣之南也楊雄蜀都賦曰五

屼參差善曰楚辭曰下崢嶸兮無地子虛賦曰蹇滻溝瀆）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皛（胡了切當爲拍拍普格切）貙（丑于）坻於葽（於堯）草彈言鳥於森木（貊獸毛黑白臆似熊而小以舌舐鐵須臾便數十斤出建寧郡也有神鹿兩頭主食毒草名之食毒鹿出雲南郡此二事魏完南中志所記也易曰噬腊肉遇毒貙坻謂貙人也言鳥鸜鵒之屬皆出南中文立蜀都賦虎豹之人善曰方言曰噬食也博物志曰江漢有貙人能化爲虎說文曰拍拊也漢書音義曰葽盛貌）拔象齒戾（歷結）犀角鳥鎩（所札）翮獸廢足（鎩翮不能飛廢足不能行也善曰淮南子曰飛鳥鎩羽走獸廢足許慎曰鎩殘也）殆而朅（綺列）來相與第如滇（丁田）池集于江洲試水客艤（音蟻）輕舟娉江斐與神遊（朅去也第且也相如傳曰第如臨邛譙周異物志曰滇池在建寧界有大澤水周二百餘里水乍深廣乍淺狹似如倒池故俗云滇池江洲在巴郡楊雄蜀都賦曰分川並注合乎江洲滇池江洲非一處也今連之者說或有在滇池時或有在江洲時無有常也應劭曰艤正也一曰南

方俗謂正船迴濟處爲艤項羽傳曰烏江亭長艤船待羽江斐二女遊於江濱逢鄭交甫挑之不知其神女也遂解珮與之交甫悅受珮而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語在列仙傳）罨（奄）翡翠釣鰋（偃）鮋（長流）下高鵠出潛虯（鰋鮋魚名）吹洞簫發櫂（宅孝）謳感鱏（尋）魚動陽侯（洞簫長簫無底也王褒所須者也漢元帝能吹洞簫櫂謳鼓櫂而歌也鱏魚出江中頭與身正半口在腹下淮南子曰瓠巴鼓琴鱏魚出聽善曰櫂謳已見西都賦陽侯已見南都賦）騰波沸涌珠貝氾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管子曰若江湖之人求珠貝者不舍也言魚駭波動珠貝浮見也善曰相貝經曰素質紅裏謂之珠貝）將饗獠（力召）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酤（戶）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間（獠獵也帟平帳也周禮曰田則張幕設帟月令曰躬耕帝籍反乃執爵命曰勞酒言以宴群臣也鮮新殺者也一曰生肉也善曰既載清酤毛萇詩

（曰酤酒也）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踴躍也焉獨三川爲世朝市若乃卓犖（呂角）奇譎倜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肸（喜筆）蠁而興作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妄變化而非常羌見偉於疇昔（張儀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爲天井言岷山之地上爲東井維絡岷山之精上爲天之井星也昌慶也言天帝於此會慶建福也莊周曰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蜀記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宇化爲子規子規鳥名也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善曰降丘宅土劉向雅琴賦曰觀聽之所至乃知其美也漢書音義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上林賦曰肸蠁布寫）近則江漢炳（丙）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皭（在爵）若君平王褒韡

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呼絹）道德摛（勑離）藻掞（傷豔）天庭考四海而爲雋（俊）當中葉而擅名是故遊談者以爲譽造作者以爲程也（相如司馬長卿也君平嚴遵也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皆蜀人君平作老子指歸子雲作太玄法言故曰幽思絢道德也鄭玄曰文章成謂之絢漢武帝讀相如子虛賦而善之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元帝善王褒所作甘泉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之楊雄奏羽獵賦天子異焉又云班固述雄傳曰初擬相如獻賦黃門故曰摛藻掞天庭也漢書禮樂志曰長麗前掞光耀明善曰史記曰屈原浮游於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皭踈淨之貌也周易曰含章可貞馮衍德誥曰沈情幽思引六經之精微毛詩曰昔在中葉戰國策蘇秦曰外客遊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也）至乎臨谷爲塞因山爲障峻岨塍（繩）埒（劣）長城豁險吞若巨防（蘇秦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北有渤海西有清河所謂四塞之國也史遷述蒙恬傳曰據河爲塞大曰隄小曰塍云峻岨之嚴視長城若塍埒也豁深貌也戰國策曰齊有長城巨防足以爲塞也）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善曰淮南子曰一人守隘千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莽時爲導江卒正更始立述恃其地險衆附遂自立爲天子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漢靖王勝後也益州牧劉璋使人迎先主令討張魯先主遂進圍成都璋出降先主即皇帝位備漢後故曰宗）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論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又論語曰惟酒無量）

文選卷第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下

左太沖吳都賦一首　劉淵林注

吳都賦（吳都者蘇州是也後漢末孫權乃都於建業亦號吳）

東吳王孫囅然而咍（囅大笑貌莊周云齊桓公囅然而笑楚人謂相笑爲咍楚辭曰衆兆所咍善曰囅敕忍切咍呼來切）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聊）物土析於地理者也（謂天垂其象而分野形地以別土而區域殊料度也善曰文子曰天道爲文地道爲理）古先帝代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淮南子曰九州外有八澤方千里八澤之外有八紘亦方千里蓋八索也一六合而光宅者并有天下而一家也說文曰牒札也石記刻石書傳記也烏安也梁梁州也岷岷山皆蜀地也書云舜陟方謂南巡守也光武紀云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爲六合尚書序曰光宅天下鳥策鳥書於策也春秋運斗樞曰黃龍負圖出置帝前鳥文漢書音義曰大篆蟲書鳥書是也鄭玄禮記注曰策簡也篆素篆書於素也楊雄書曰齎油素四尺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秘天子事也說文曰諜記也牒與諜同孝經鉤命訣曰封禪刻石紀號也天子行所立名曰行宮陟升也方道也巡狩謂舜也）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禺同之有瑋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爲襲險之右徇蹲鴟之沃則以爲世濟陽九齷齪而筭顧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吾子謂西蜀公子言蜀地富饒及禺同之所有也瑋美也蜀都賦云左綿巴中百濮所充緣以劒閣阻以蜀門矜夸其險也徇營也士身從物曰徇夸物示人亦曰徇卓王孫曰吾聞岷山之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三年不收其形如蹲鴟故號也越巂郡蜻蛉縣禺山有金馬碧雞之神巴漢之阻巴郡之扞關也漢中廣漢其路由於劒閣襃斜也易無妄曰災氣有九陽阨陰阨四合爲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陽阨故云百六之會王孫言公子徇其土地自生蹲鴟可以救代飢儉度陽九之厄漢書律歷志具有其事齷齪好苛局小之貌曲謂僻也言筭量蜀地亦是曲僻之士旁魄取寬大之意王孫謂寬大之意論西都也善曰楊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漢書酈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苛禮齪楚角切文子曰曲士不可言至道莊子曰將旁礴萬物以爲一司馬彪曰旁礴猶混同也礴與魄同鵩鳥賦曰大人不曲）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儷王公而著風烈也（攝持也老子曰善攝生漢書公孫述王莽末時王蜀爲光武將吳漢破之魏志曰漢末諸葛亮輔劉備而爲臣都於蜀終於魏將鄧艾所平麗著也凡天下存亡唯繫乎人然強弱有常勢利害有常地必有不可守之土不可興之國矣易曰六五之吉麗王公也善曰漢武柏梁臺衛尉詩曰周衛交戟禁不時毛詩曰喪亂弘多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爲丘墟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奢靡也尚書周公曰敝化奢麗風烈已見南都賦）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弊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磧礫淺水見沙石之貌玉淵水深之處美玉所出也尸子曰龍淵生玉英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故曰不窺玉淵者不知驪龍之蟠也善曰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坻說文曰磧水渚有石也且歷切驪音離左氏傳曰衛州吁曰敝邑與陳蔡從上邦猶上國也方言曰躔歷行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剏洪業世無得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躧於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觖望也（戰國策曰黑齒彫題大吳之國也昔周太伯三以天下讓延陵季子辭國而不處遂化荊蠻之方與華夏同風二人所興左氏傳曰太伯端委以治端委禮衣委貌謂冠袖長而裳齊委

（至地也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善曰端委至德大伯也高節克讓延陵也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遂讓不受史記曰壽夢欲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也漢書武帝曰吾去妻子如脫躧耳聲類曰躧或爲𩋘說文曰𩋘鞮屬也亦所解切諸侯故言千乘之國論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上欲王盧綰爲群臣觖望臣瓚曰觖謂相觖而怨望也觖音決）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音託）土畫疆。卓犖（呂角）兼并。包括干越。跨躡蠻荊。（左傳曰天子經略土地定城國制諸侯略分界也一曰遠界爲經略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吳分野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經始故謂之星紀意者斗爲星紀則其分域亦所以能爲綱維故曰卓犖兼并也越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越地吳之所并也荊蠻吳所得荊州四郡零陵桂陽長沙武陵善曰漢書曰戎狄之與干越不相入也音義曰干南方越名也春秋曰干越入吳杜預注曰干越人發語聲詩曰蠢爾蠻荊）婺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岳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婺女越分翼軫楚分非吳分故言寄曜寓精也善曰漢書曰越地婺女之分野楚地翼軫之分野周禮曰正南曰荊州其鎮衡山漢書南海有龍川縣南越志縣北有龍穴山舜時有五色龍乘雲出入此穴爾雅曰林外謂之坰）

爾其山澤則嵬嶷嶢屼。巊冥鬱岪。潰渱泮汗。滇淈淼漫。或湧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硍硍磈磈。滮滮淜淜。礉碒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山之大者衡嶽澤之大者彭蠡地理志曰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會稽餘姚縣蕭山潘水所出嵬嶷高大皃巊冥鬱岪山氣暗昧之狀潰渱泮汗謂直望無崖也滇淈淼漫山水闊遠無崖之狀錢塘縣武林水所出龍川故曰湧川九江經廬山而東故曰開瀆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厎定故曰吞江又曰漢水東爲滄浪南入于江故曰納漢磈磈石在山中之貌淜淜水流行聲勢也礉碒山深險連延之狀荊揚交廣數州之間土地闊遠故曰天下之半善曰嶷魚力切字指曰屼禿山也五骨切埤蒼曰岪鬱山皃扶勿切渱胡東切滇通見切淈莫見切淼水皃音眇磈胡罪切磈力罪切淜古旦切）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并瀨。濆薄沸騰。寂寥長邁。濞焉洶（呼恭切）洶。隱焉礚礚。（字說曰水別流爲派濤大波也瀨急湍也長邁不回之意礚苦蓋切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趨于海洶洶礚礚皆水聲也）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湯谷之滂沛。潮波汨起。迴復萬里。歊霧蓬浡。雲蒸昏昧。（大荒謂海外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孤竹在北北戶在南日下在東西王母在西皆四方荒昏之國也又曰東至大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鈆北至祝栗謂之四極謂四方之極極遠也言大荒東極扶桑湯谷者謂海外彌廣無所不連也潮波汨起言水彌廣汨急疾无所不至歊霧水霧之氣似雲蒸昏暗不明也善曰扶桑湯谷已見上文蓬薄工切浡蒲昧切）泓澄奫潫。澒溶沆（戶朗）瀁（余兩）。莫測其深。莫究其廣。灃湉漠而無涯。惣有流而爲長。瓌異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善曰說文曰泓下深大也澄湛也奫潫迴復之貌皆水深廣闊也奫於旻切潫於權切澒胡孔切溶余腫切灃湉安流貌灃音纏湉音恬瓌異龜魚皆在水中生長）於是乎長鯨吞航。修鯢吐浪。躍龍騰蛇。鮫鯔琵琶。王鮪（偉）鯸鮐。鮣（印）龜鱕鯌。烏賊擁劍。鼅（古侯）鼊（辟）鯖鰐。涵泳乎其中。（航舡之別名異物志云鯨魚長者數十里小者數十丈雄曰鯨雌曰鯢或死於沙上得之者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爲明月珠鄧析子曰釣鯢者不於清池一說曰鯨猶言鳳鯢猶言皇也異物志曰朱厓有水蛇鮫魚出合浦長二三尺背上有甲珠文堅強可以飾刀口可以爲鑢鯔魚形如鯢長七尺吳會稽臨海皆有之琵琶魚無鱗其形似琵琶東海有之鯸鮐魚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餤之蒸煑餤之肥美豫章人珎之鮣魚長三尺許無鱗身中正四方如印扶南俗云諸大魚欲死鮣魚皆先封之鱕鯌有橫骨在鼻前如斤斧形東人謂斧斤之斤爲鱕故謂之鱕鯌魚二十餘種此其尤異者此魚所擊無不中斷也有出入鯌子朝出求食暮還入母腹中皆出臨海烏賊魚腹中有藥擁劍蟹屬也從廣二尺許有爪其螯偏大大者如人大指長二寸餘色不與體同特正黃而生光明常忌護之如珍寶矣利如劍故曰擁劍其一螯尤細主取食出南海交阯鼅鼊龜屬也其形如笠四足縵胡無指其甲有黑珠文采如瑇瑁可以飾物肉如龜肉肥美可食鯖魚出交阯合浦諸郡鰐魚長二丈餘有四足似鼉喙長三尺甚利齒虎及大鹿渡水鰐擊之皆中斷生則出在沙上乳卵卵如鴨子）

（亦有黃白可食其頭琢去齒旬日間更生廣州有之涵沉也揚雄方言曰南楚謂沉爲涵泳潛行也見爾雅言已上魚龍潛沒泳其中善曰莊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周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楚辭曰騰蛇兮後從文子曰騰蛇無足而騰鯔音菑鮧音夷鱔甫表切鱔甫亦切鰐五洛切涵音含）葺（七入）鱗鏤甲詭類舛錯泝（素）洄順流噞喁沉浮（葺累也甲謂龜甲也楚辭曰魚葺鱗以自別噞喁魚在水中羣出動口貌善曰毛詩曰泝洄從之道阻且長淮南子曰水濁則魚噞喁噞牛檢切喁魚凶切）鳥則鶤鷄鸀（燭）鳿（玉）鸘（霜）鵠鷺鴻鶢（爰）鶋（居）避風候鴈造（七報）江鸂鶒鷛鸅鶄鶴鶖鶬鸛鷗鷁（七激）鸕氾濫乎其上（鶤鷄鳥也好鳴鸀鳿水鳥也鶖如鶩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丹陽鄱陽皆有之鶢鶋鳥也似鳳左傳曰海鳥爰居止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不知其鳥以爲神也鸂鶒水鳥也色黃赤有斑文食短狐蟲在水中無毒江東諸郡皆有之鷛鸅似鴨而鷄足鶄鶴出南海桂陽諸郡善曰候鴈已見南都賦毛詩曰有鶖在梁毛萇詩傳曰禿鶖也蒼頡篇曰鷗大如鳩郭璞山海經注曰鷗水鷄也鷛音庸鸂音渠鶖音秋）

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與自翫彫啄蔓藻刷盪漪瀾（湛淡迅疾皃漪瀾水波也彫啄鳥食貌蔓藻海藻之屬也善曰說文曰刷刮也漪蓋語辭也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爾雅曰大波爲瀾）魚鳥聱耴萬物蠢（昌允）生芸芸黖黖慌（呼廣）罔奄欻（許勿）神化翕忽函幽育明窮性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鼇贔（備）屓（許器）首冠靈山大鵬繽翻翼若垂天振盪汪流雷抃重淵殷（上聲）動宇宙胡可勝原（蠢動也黖黖絕遠貌奄欻去來不定之意翕忽疾貌函幽育明皆謂珠玉光耀之狀也窮性極形物皆極之也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列仙傳曰鼇負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贔屓用力壯貌莊子曰北溟有魚名鵾化爲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將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九萬里示振盪之狀也汪流水深貌其聲勢之不可勝盡也淮南子曰虛廓生宇宙宇宙生天地者也善曰聱耴衆聲也埤蒼云聱

不聽也魚幽切耴牛乙切杜篤論都賦曰蠢生萬類黖黖不明貌許既切春秋保乾圖曰日以圓照月以虧全宋均曰全十五日時也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曰歸墟其中有五山焉帝命禺強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五山峙而不動玄中記曰鼇巨龜也西京賦曰巨靈贔屓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抃音卞）島嶼（序）緜邈洲渚馮（平）隆（崇）曠瞻迢遞迥眺冥蒙珍怪麗奇隙充徑路絕風雲通洪桃屈盤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蘂珊瑚幽茂而玲瓏（島海中山也嶼海中洲上有山石魏武滄海賦曰覽島嶼之所有緜邈廣遠貌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曠瞻迢遞謂島嶼也馮隆高貌迢遞遠貌迥眺冥蒙謂洲渚深奧之貌言珍怪之物麗於島嶼之中徑路絕者人道斷絕風雲通者唯風雲能交通也意者謂奇怪之徒因風雲以交通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屈盤三千里桂生蒼梧交趾合浦以南山中所在叢聚無他雜木也其枝葉皆辛木叢生曰灌瓊樹生其華蘂仙人所食令人長生楚辭曰精瓊蘂以爲糧蓬萊三山神仙所居故宜有焉漢書歌曰上蓬萊咀瓊英珊瑚樹赤色有枝無華扶南傳曰張海中有盤石珊瑚生其上玲瓏明貌善曰後

漢黎陽山碑曰山河馮隆有精英兮朱穆鬱金賦曰丹桂植其東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增岡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對霤石室相距藹藹翠幄嫋嫋素女江斐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宴語斯實神妙之響象嗟難得而覼縷（玉堂石室仙人居也海童海神童也吳歌曲曰仙人齋持何等前謁海童爾雅曰嗟楚人發語端也善曰馮衍爵銘曰富如江海壽配列真道書曰上曰神次曰仙真人楚辭曰紫貝闕兮玉堂鄭玄禮記注曰堂前有承霤列仙傳曰赤松子常上西王母石室中藹藹盛貌徐幹齊都賦曰翠幄浮游埤蒼曰嫋嫋美也奴鳥切史記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神異經曰西海有神童乘白馬出則天下大水王延壽王孫賦曰嗟難得而覼縷力戈切）爾乃地勢坱圠卉木䟽蔓遭藪爲圃值林爲苑異荂蓲蘛夏曄（于輒）冬蒨方志所辨中州所羨（坱圠莽沕也高下不平貌也卉百草總名楚人語也有木曰苑有草曰圃言林藪非一所在皆爲苑圃有國有家者因天地之自然不復假人功爲園圃也爾雅曰荂榮也蓲華也敷蘛華開貌南土草

（木通冬生故曰蒨善曰鵬鳥賦曰坱圠無垠坱烏朗切圠烏八切廣雅曰夭長也烏老切苓枯爪切爾雅曰蕍榮也郭璞曰蕍猶敷蕍亦草之貌也藒與蕍同庚俱切藘與敷同無俱切）草則藿蒳豆蔻薑彙非一江蘺之屬海苔之類綸組紫絳食葛香茅（莫侯）石帆水松東風扶留（異物志曰藿香交趾有之豆蔻生交趾其根似薑而大從根中生形似益智皮殼小厚核如石榴辛且香蒳草樹也葉如栟櫚而小三月採其葉細破陰乾之味近苦而有甘并雞舌香食之益美薑彙大如累氣猛近於臭南土人擣之以爲虀蒳一名廉薑生沙石中薑類也其累大辛而香削皮以黑梅并鹽汁漬之則成也始安有之彙類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所謂薑彙非一也江蘺香草也楚辭曰扈江蘺海苔生海水中正青狀如亂髮乾之亦鹽藏有汁名曰濡苔臨海出之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紫紫菜也生海水中正青附石生取乾之則紫色臨海常獻之絳絳草也出臨賀郡可以染食葛蔓生與山葛同根特大美於芋也豫章間種之香茅生零陵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無葉高尺許其華離婁相貫連雖無所用然異物也死則浮水中人於海邊得之希有見其生者水松藥草生水中出南海交趾東風亦草也出九真扶留藤也緣木而生味辛可食檳榔者斷破之長寸許以合石賁灰與檳榔并咀之口中赤如血始興以南皆有之善曰蒳音納蔻火豆切彙音謂綸古頑切）布濩皋澤蟬聯陵丘夤緣山嶽之岊冪歷江海之流扤白蔕銜朱蕤鬱兮茷茂曄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肸蠁職貢納其包匭離騷詠其宿莽（布濩遍滿貌蟬聯不絕貌夤緣布藤上貌冪歷分布覆被貌許氏記字曰岊陬隅而山之節也扤搖也蔕花本也菲菲花美貌也方言曰凡草生而初達謂之茷芬馥色盛香散狀包裹也匭猶結也尚書禹貢曰包匭菁茅菁茅生桂陽可以縮酒給宗廟異物也重之是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之一曰匭柙也爾雅曰卷葹草拔其心不死江淮閒謂之宿莽屈原嘉之以其志故離騷曰夕攬洲之宿莽善曰毛萇詩傳曰扤動也淮南子曰草木之勾萌銜翠戴實說文曰蕤草木華垂貌肸蠁已見蜀都賦夤緣出也岊音節茷以稅切蕤汝誰切）木則楓柙（甲）櫲樟栟櫚枸（古侯）桹緜杬杶櫨文欀楨

橿（薑）平仲桾櫏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楓柙皆香木名也櫲樟木也異物志曰栟櫚椶也皮可作索枸桹樹也直而高其用與栟櫚同栟櫚出武陵山枸桹出廣州木緜樹高大其實如酒杯皮薄中有如絲綿者色正白破一實得數斤廣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杬大樹也其皮厚味近苦澀剝乾之正赤煎訖以藏衆果使不爛敗以增其味豫章有之杶櫨二木名文木也材密緻無理色黑如水牛角日南有之欀木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擣之以水淋之可作餅似麵交趾盧亭有之楨橿二木名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松梓二木名古度樹也不華而實子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煑食也廣州有之南榴木之盤結者其盤節文尤好可以作器建安所出最大長也相思大樹也材理堅邪斫之則文可作器其實如珊瑚歷年不變東冶有之善曰桹音郎杬音元杶勑倫切欀音襄楨音貞）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攢柯挐莖重葩殗葉輪囷虯蟠埔𡑆鱗接榮色雜糅綢繆縟繡宵露霮（徒感）𩅿（徒外）旭日晻（烏感）𣈆與風颻（搖）颺（様）𩗺瀏颼飀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竹）并奏笙竽俱唱（宗生宗類而生於高山之脊故名宗生族茂言種族繁多也擢本高聳皃八尺曰尋言婆娑覆萬畝之地莊子曰匠石見樹百圍其臨千仞而後有枝此大樹之屬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挐亂也女居切殗重也葉重疊貌於劫切鄒陽上書曰輪囷離奇輪囷謂屈曲貌虯蟠謂樹如龍虵之盤屈相糾也埔𡑆扶柯相重疊貌埔楚立切𡑆除立切縟繡言草木花光似繡文綢繆花采密貌霮𩅿露垂貌毛詩曰旭日始旦𣈆亦闇也房妹切𩗺瀏風聲也𩗺於酉切瀏力久切颼所求切飀音留律謂簫也郝仲文所謂幽律是也言木枝葉與風搖蕩作聲如律呂之暢說文曰筑似箏五絃之樂也世本曰隨作竽鄭玄周禮注曰三十六簧也）其上則猨父哀吟獋子長嘯狖鼯（吾）猓（古火）然騰趠飛超爭接縣垂競游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散（吳越春秋曰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中越王使使聘問以劒戟之事處女將北見於越王道逢老翁自稱袁公問處女吾聞子善爲劒術願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唯公試之於是袁公即跳於林竹橋折墮地處女即接末袁公操本以刺處女女應節入三入因舉枝擊之袁公即飛上樹化爲白猨遂引去獋子猿類猿身人面見人嘯異）

（物志曰：狖，猿類，露鼻，尾長四五尺，居樹上，雨則以尾塞鼻。建安臨海北有之。鼯大如猿，肉翼若蝙蝠，其飛善從高集下，食火煙，聲如人號，一名飛生，飛生子故也。東吾諸郡皆有之。倮然，猿狖之類，居樹，色青赤有文，日南九真有之。揚雄方言曰：透，驚也。善曰：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猈猈，胡奔切。枚乘兎園賦曰：上涌雲亂，葉暈散。狖，余幼切。趧，吐教切。超，士予切。）其下則有梟羊麡（儕）狼，猰貐貙（勑俱）象，烏菟之族，犀兕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燿星，聲若震霆，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爾雅曰：梟羊，一名萬。萬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左手操管，海南經所云也。異物志云：麡狼大如麋，角前向，有枝下出，反向上，長者四五尺，廣州有之，常居平地，不得入山林。山海經曰：南海之外有猰貐，狀如貙，龍首，食人。貙，虎屬也。或曰能化為人也。象生九真日南山中，大者其牙畀長一丈。於菟，虎也。江淮閒謂虎為於菟。犀狀如水牛，頭似猪，四足類象，蒼黑色，一角當額上，鼻上角亦墮也。又有小角長五寸，不墮，性好食棘，口中灑血。武陵已南山中有之。兕，獸也，似牛。左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人知神姦，故人入山澤林藪，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故曰形鏤於夏鼎。善曰：麡，在西切。猰，於八切。貐，以主切。淮南子曰：勾爪鋸牙，於是摯矣。禮記曰：刀卻刃授穎。鄭玄曰：穎，鋒也。摯伯陵荅司馬遷書曰：有能見鋒穎之狀。）其竹則篔簹箖箊（於），桂箭射筒，柚（由）梧有篁，篻簩有叢。（皆竹名也。異物志曰：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小桂。夷人績以為布葛。箖箊，是袁公所與越女試劍竹者也。桂竹生於始興小桂縣，大者圍二尺，長四五丈。箭竹細小而勁實，可以為箭，通竿無節，江東諸郡皆有之。射筒竹細小通長，長丈餘，亦無節，可以為射筒。及由梧竹皆出交阯九真。篻竹大如戟槿，實中勁強，交阯人銳以為矛，甚利。簩竹有毒，夷人以為觚刺獸，中之則必死。篔，于君切。篻，芳眇切。簩，音勞。）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橚矗（蓄）森萃，蓊茸（而勇）蕭瑟，檀欒蟬蜎，玉潤碧鮮，梢雲

文五　九　蔣永

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鸑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閒。（苞筍，冬筍也，出合浦。其味美於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漢書天文志曰：見梢雲，其說梢如樹也。嶰谷，崑崙北谷也。漢書律歷志：黃帝詔伶倫為音律，伶倫乃之崑崙山之陰，嶰谷之中，取竹斬之，以其厚均者吹之，以為黃鍾之管。鸑鷟，鳳鶵也。鵷鶵，周本紀曰：鳳類也。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黃帝時鳳集東園，食帝竹實，終身不去。馴擾，善也。善曰：橚矗，長直貌。蓊茸，茂盛貌。蕭瑟，聲也。冒，犯也。嬋娟，言竹妍雅也。橚，所六切。矗，丑六切。枚乘兎園賦曰：脩竹檀欒，夾水碧鮮。言竹似之也。梢雲，山名，出竹。）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葉無陰，龍眼橄欖，棎榴禦霜，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陽。（薛瑩荊揚已南異物志曰：餘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後口中更甘，高涼建安皆有之。荔枝樹生山中，葉綠色，實赤，肉正白，味大甘美。檳榔樹高六七丈，正直無枝，葉從心生，大如楯，其實作房，從心中出，一房數百實，實如雞子，皆有殼，肉滿殼中，正白，味苦澀，得扶留藤與古賁灰合食之，則柔滑而美。交阯日南九真皆有之。椰樹似檳榔，無枝條，高十餘尋，葉在其末，如束蒲，實大如瓠，繫在樹頭，如掛物也。實外有皮如胡桃，核裏有膚，膚白如雪，厚半寸，如猪膏，味美如胡桃，膚裏有汁升餘，清如水，美如蜜，飲之可以愈渴，核作飲器也。龍眼如荔枝而小，圓如彈丸，味甘勝荔枝，蒼梧交阯南海合浦皆獻之，山中人家亦種之。橄欖生山中，實如雞子，正青，甘美，味成時食之益善，始興以南皆有之，南海常獻之。棎，棎子樹也，生山中，實似梨，冬熟，味酸，丹陽諸郡皆有之。榴，榴子樹也，出山中，實亦如梨，核堅，味酸美，交阯獻之。善曰：橄，音敢。欖，音覽。棎，市瞻切。漢書音義如淳曰：比景，日中於頭上，景在己下，故名之。比景，比，方利切。一作北景。云漢武時日南郡置北景縣，言在日之南，向北看日，故名。宋玉笛賦曰：余嘗觀於衡山之陽。）素華斐，丹秀芳，臨青壁，系紫房，鷓鴣南翥而中留，孔雀綷羽以翱翔，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行。（鷓鴣如雞，黑色，其鳴自呼。或言此鳥常南飛不北。豫章已南諸郡處處有之。孔雀尾長六七尺，綠色，有華彩，朱崖交阯皆有之，在山草中。山雞如雞而黑色，樹棲晨鳴，今所謂山雞者鷩鵔也，合浦有之。翡翠巢於樹顛，生子，夷人稍徙下其巢，子大未飛，便取之。皆出於交阯鬱林郡。）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鍇之垠，火齊之

[illegible]　文五　十　金

寶駭雞之珍頳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隱賑崴裹雜插幽屛（必井）精曜潛頴硩陊（直氏）山谷碕岸爲之不枯林木爲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王於是陋其結綠（琛寶也賂貨也詩曰來獻其琛大賂南金琨瑤皆美石也錯金屬也禹貢揚州貢金三品謂金銀銅也異物志曰火齊如雲母重沓而可開色黃赤似金出日南頳赤也丹丹砂也出山中有穴禹貢荊州貢丹璣珠屬也朱崖出珠金華采者銀朴銀之在石者紫貝以色言之流黃土精也淮南子曰夏至而流黃澤縹碧素玉者亦以色言也硩者言其如硩擿而陊落山谷者淮南子曰積疊斑玉以純脩碕張衡南都賦曰隋珠夜光張揖先生曰宋有結綠隋侯宋王於此各鄙其寶也善曰尚書曰瑤琨篠蕩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犀駭雞宋衷曰角有光鷄見而駭驚也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采者埤蒼曰崴裹不平也又重累貌崴烏乖切裹故乖切幽屛謂生處也潛頴謂潛深而有光穎說文硩樀空青珊瑚墮之珠玉潛伏土石闇隨四時長故硩毀陊落

山谷之土石也潤膩也黷黑茂貌硩敕列切孫卿子曰言無小而不聲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許慎淮南子注曰碕長邊也巨依切）其荒陬（子侯）譎（決）詭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飲木極沈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陬四隅謂邊遠也湘東新平縣有龍穴穴中黑土天旱人便共以水沾穴則暴雨應之常以此請雨也陵鯉有四足狀如獺鱗甲似鯉居土穴中性好食蟻楚辭曰陵魚曷止王逸曰陵魚陵鯉也浮石體虛輕浮在海中南海有之桴舟也比目魚東海所出王餘魚其身半也俗云越王鱠魚未盡因以殘半棄水中爲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也朱崖海中有渚東西五百里南北千里無水泉有大木斬之以盆甕承其汁而飲之水居鮫人水底居也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綃者竹孚俞也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日南人北戶猶日北人南戶也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謂日既在北則南冥與幽都

同王餘泉客皆見博物志窮陸見後漢書史記曰秦始皇地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爲塞）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與穱（捉）秀菰（孤）穗（詞翠切）於是乎在（畛畷謂地廣道多也舊井田閒有徑有畛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畛舊田有徑路也之引切說文曰畷兩陌閒道也知衛切又陟劣切說文曰窊汙邪下也於瓜切越絕書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耘左傳曰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煑海爲鹽採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緜（善曰史記曰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煑海爲鹽國用富饒異物志交趾稻夏熟農者一歲再種劉欣期交州記曰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徒觀其郊隧之內奧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抵（帝）開國之所基趾郛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憲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

寒暑隔閡（五蓋）於邃宇虹蜺回帶於雲館所以跨跱煥炳萬里也（爾雅曰柢本也吳與周並世世稱王自泰伯至闔閭二十五世矣夫差益強大得爲盟主故曰霸王之所根柢也越絕書曰吳郭周匝六十八里六十步大城周匝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水門八陸門八其二有樓名門者車船並入昌門今見在銅柱石填地大城中有小城周十二里亦有水陸門皆闔閭宮在高平里詩經營造作之始使子孫累代保居也漫漫長遠貌寒暑所閡謂冬溫夏涼善曰西都賦曰虹蜺迴帶於棼楣）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目䚕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姑蘇吳臺名也善曰越絕書曰吳王夫差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史記曰越伐吳敗之姑蘇漢書伍被曰子胥云見麋鹿遊姑蘇之臺然姑胥即姑蘇也漢書枚乘上書曰夫漢諸侯方輸錯出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囿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蔡邕月令章句穀藏曰倉蒼頡篇曰䚕索視之貌師蟻切漢書太倉

（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巍飾赤烏之韡曄（吳志曰前吳都武昌在豫章後都建業在丹陽孫權自會稽徙治丹陽建業人皆不樂徙故爲歌曰寧飲建業水不向武昌居言離宮者明非吳舊都也神龍建業正殿名臨海赤烏皆建業吳大帝所太初宮殿名也捷獵高顯貌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欲伐吳大夫種對以九術於是作榮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夫差夫差大悅子胥諫曰王勿受也王不聽遂受之以飾殿也闔閭造吳城郭宮室其子夫差嗣增崇侈靡孫權移都建業皆學之故曰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而施榮楯也春秋左氏傳曰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玩好必從歡樂是務）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橫（晃）連閣相經閶闔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碕右號臨硎（善曰膠葛長遠貌崢嶸深邃貌魯靈光殿賦曰洞膠葛其無垠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又曰橫帷屏屬然則門牕之廡通名櫳橫音榥音義同彎碕臨硎閣闥名也吳後主起昭明宮於太初之東開彎碕臨硎二門彎碕宮東門臨硎宮西門碕巨依切硎口耕切）彫欒鏤楶青瑣丹楹圖以

雲氣畫以仙靈雖茲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構瓊（楶楣也瑣戶兩邊以青畫爲瑣文楹柱也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曰桀築傾宮飾瑤臺紂作瓊室立玉門言其夸麗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栭謂之楶音節左氏傳曰丹桓宮楹杜預曰楹柱也）高闈有閌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綠水玄蔭耽耽清流亹亹（善曰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漢書音義應劭曰馳道天子之道毛詩曰周道如砥言其平直也漢書賈山上書曰秦爲馳道樹以青松然古之表道或松或槐也亘引也耽耽樹陰重貌韓詩曰亹水流進貌）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解署棊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吳自宮門南出苑路府寺相屬俠道七里也解猶署也吳有司徒大監諸署非一也橫塘在淮水南近家渚緣江築長堤謂之橫塘北接柵塘查下查浦在橫塘西隔內江自山頭南上十里至查浦建業南五里有山崗其間平地吏民雜居東長干中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連大長干在越城東小長干在越城西地有長短故號大小相干韓詩曰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櫛比喻其多也藏官物曰公解署丞所居曰署飛甍舛互言室屋之多相連下）

（之貌善曰應劭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俠棟棟相俠也古洽切陽路路陽也毛詩曰其崇如墉其比如櫛）其居則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歧嶷繼體老成奕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錡內設冠蓋雲蔭閭閻闐噎（魁岸大度也漢書曰江充爲人魁岸又于公高門以待封又賈捐之傳曰石顯方鼎貴應劭曰鼎始也乃祖乃父已來皆貴故曰鼎貴也虞虞文秀魏魏周顧顧榮陸陸遜陸吳之舊貴也昆裔皆後世也歧嶷謂有識知也老成德之人養之乞言躍馬騰躍之謂言富貴也蔡澤傳曰躍馬肉食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閭閻闐噎言人物過滿之貌善曰毛詩曰克歧克嶷又曰雖無老成人謝承後漢書曰王公位二千石奕世相襲楊惲書曰方家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訬之客締交翩翩儐從奕奕出躡珠履動以千百里讌巷飲飛觴舉白翹關扛鼎拚射壺博鄱陽暴謔中酒而作（靡美也揚子法言曰聶政荊軻刺客之靡締結也賈誼過秦論曰締交白罰爵名也漢書曰引滿舉白鄱陽人俗性暴急何晏云鄱陽惡

戲難與曹也鄱陽本豫章縣善曰漢書曰季布爲任俠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漢書述曰江都輕訬謂輕薄爲訬也締結也翩翩往來貌奕奕輕靡之貌高誘淮南子注曰訬輕利急疾也訬音眇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楚楚相春申君處趙使欲夸楚爲玳瑁簪刀劍室皆以珠飾之請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而迎之趙使大慚翹關扛鼎皆逞壯力之勁能招門開也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招與翹同扛舉也漢書曰項羽力能扛鼎又漢書贊曰元帝時覽拚射孟康曰手搏爲拚壺投壺也禮有投壺論語曰不有愽弈者乎）於是樂只衎而歡飫無匱都輦殷而四奧來暨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櫂轉轂昧旦永日（昧旦清晨也左傳曰昧旦丕顯善曰毛詩曰其樂只且又曰嘉賓式宴以衎飫已見上文輦王者所乘故京邑之地通曰輦焉漢書曰殺身靡骨死事輦轂下四墺來暨言四方之人皆來唱櫂轉轂言遠人唱歌擿船乘車轉轂以向吳都楚辭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漢書曰轉轂百數毛詩曰且以永日衎苦旦切飫一據切）開市朝而並納橫闠闤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幷都鄙而爲一士女佇眙商賈駢坒紵衣

絺服。雜沓從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颿（帆）而過肆。果布輻湊而常然。致遠流離與珂（苦何）珬。（混同也佇眙立視也今市聚人謂之立眙南方多絺葛故曰紵衣絺服也樓船船有樓也颿者船帳也地理志曰越多犀象玳瑁珠璣銅銀果布之湊黃支國多異物入海市明珠流離果橘柚之屬布箋紵之屬近海多寶物湊會處也珬老鵰化西海爲珬已裁割若馬勒者謂之珂珬者珂之本璞也日南郡出珂珬善曰楚辭曰覽涕而佇眙許慎淮南子注曰坒相連也扶必切羽獵賦曰萃從沇溶埤蒼曰從走貌先鞏切隧向市路肆市路也漢書有樓船將軍珬音戌）繅賄紛紜。器用萬端。金鎰磊砢。（力可）珠琲（步對）闌干。桃笙象簟。韜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繅蠻夷貨名也扶南傳曰繅貨布帛曰賄金二十四兩爲鎰史記曰趙孝成王一見虞卿賜黃金百鎰磊砢衆多貌琲貫也珠十貫爲一琲闌干猶縱橫也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爲笙又折象牙以爲簟也蕉葛葛之細者升越越之細者繅音捷）僻譶澩㵳。交貿相競。諠譁喤呷。芬

葩蔭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流汗霡（脈）霂。（沐）而中逵泥濘。（善曰僻所立切蒼頡篇曰譶言不止也佇立切澩㵳衆狎交錯之貌澩胡巧切方言曰㵳猥也奴巧切方言曰諠吁橫切諠通也說文曰呷吸也呼甲切紛葩謂舒張貨物使覆映史記蘇秦說齊王舉袂成帳揮汗成雨毛萇詩傳曰小雨謂之霡霂杜預左氏傳注曰濘泥也奴定切）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越絕書曰富中大唐中也句踐治以爲田肥饒故謂之富中珠服珠襦之屬以珠飾之也玉饌者尚書曰惟辟玉食言富中之食貨殖之選者各利所以能豐其財也并疆踰田畝也兼巷踰里閭也言農人之富自相夸競善曰說文曰甿田人也孔安國尚書曰自賢曰矜射實亦切）趫（起喬）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劍而趨。扈帶鮫函。扶揄屬鏤。（力駒切秦零陵令上書曰荊軻挾上首卒刺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揄長劍以自救胡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離騷曰扈江離楚人謂被爲扈鮫函鮫魚甲可爲鎧淮南子曰鮫革犀兕爲甲冑也周禮曰燕無函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左傳曰吳賜子胥屬鏤以死凡此皆其器用之事義亦其土俗所能出有嘉服用也善曰成公綏洛褉賦曰趫才逸態習水善浮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常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抱而不能中高誘曰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走追奔獸接及飛鳥左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鱄諸寘劍於全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遂殺闔閭）

藏鍦於人。去戲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吳鉤越棘。純鈞湛盧。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乎江湖。（鍦矛也揚雄方言曰吳越以矛爲鍦戲楯也鶴膝矛也矛骹如鶴脛上大下小謂之鶴膝犀渠楯也犀皮爲之國語曰奉父犀渠軍容軍之容表言矛劍等也司馬法曰古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人德廢國容入軍則人德弱越絕書曰闔閭既重莫耶乃復命國中作金鉤有人貪王賞之重殺其兩兒以血釁鉤遂成二鉤獻之闔閭詣官求賞王曰爲鉤者衆多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人之鉤乎曰我之作鉤也殺二子成兩鉤王曰

舉鉤以示之何者是也於是鉤師向鉤而哭呼其兩子之名吳鴻扈稽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未絕於口兩鉤俱飛著於父之背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子迺賞之百金遂服其鉤爾雅曰棘戟也純鉤湛盧劍名也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歐冶子因天地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莫耶四曰豪曹五曰巨闕石城石頭鴈也在建業西臨江其中有庫藏軍儲戈船船下有戈也江湖二水名也善曰禮記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鄭玄曰越國名也考工記曰越鐵利可以爲戟環濟吳紀曰建安十七年城石頭越絕書伍子胥船有戈）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腯膚。觀鷹隼。誡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國語曰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氏也謂霜降之後生氣既衰草木枝葉皆節理解落也腯肥也左氏傳曰肥腯謂畜之碩大蕃滋也漢書曰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於此時也可以戒戎夫左氏傳曰裹糧坐甲又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祀姑幡名麾旗之

（屬也國語曰吳王夫差出軍與晉爭長昏乃戒夜中令服兵擐甲陳王卒官帥擁鐸建旆姑此吳軍容之舊制也鐸施號令而振之也周禮校人中大夫掌王田獵之馬校千二百九十六匹具區澤名也在吳之西善曰爾雅曰吳越之間有具區）烏滸（忽古）狼䐠（呼光）夫南西屠儋（都含）耳黑齒之酋（自由）金鄰象郡之渠驫駥飍矞靸霅驚捷先驅前塗（異物志曰烏滸南夷別名也其落在深山之中其種族爲人所殺則居其死所且伺殺主若有過之者是與非則仇而食之狼䐠人夜覷金知其良不夫南特有才巧不與衆夷同西屠以草染齒染白作黑儋耳人鑴其耳匡夫南之外有金鄰國去夫南可二千餘里土地出銀人衆多好獵大象生得其死則取其牙酋渠皆豪帥也象郡今日南郡也又有象林郡善曰驫駥飍矞衆馬走皃驫必幽切駥呼橘切飍香幽切矞以出切靸霅走疾皃靸素合切霅徒合切）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檻檻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軺（翊焦）驌驦旂魚須常重光攝（烏頰）烏號佩干將羽旄揚蕤雄戟耀芒貝胄象弭織文鳥章六軍袀（翊遵）服四騏龍驤（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而右祛衣走馬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濟也苩南指南車也鬼谷子曰鄭人取玉必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鏘鏘行步皃也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被練爲甲者所服也王輅以玉飾車也驌驦馬也左氏傳曰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馬子常欲之不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子常子常歸唐侯馬融曰驌驦鳥也馬似之旂旌旗之屬周禮有巾車官又交龍爲旂以魚須爲柄也日月爲常重光謂日月畫於旂上也攝持也烏號柘名以爲弓淮南子曰烏號之弓不能無弦而射列女傳曰柘枝體動以烏集其上被即舉彈烏乃哀號故號之干將劒名胄兜鍪以貝飾之弭弓末以象飾之鳥章染絲織鳥畫爲文章置於旌旗也左氏傳曰袀服振振袀同也騏馬名善曰毛詩曰大車檻檻子虛賦曰靡魚須之撓旃史記趙良曰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又曰胄貝朱綅又曰象弭魚服又曰織文鳥章又曰乘其四騏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峭格周施罼罻普張

罼罕瑣結罠蹏連綱阹以九疑禦以沅湘輶軒蓼擾彀騎熼煌（莊子曰峭格羅絡謂張網周過罼罻罼罕皆鳥網也瑣結似瑣連結也連網言不絕也罠麋網蹏兔網周易曰蹄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阹闌也因山谷以遮獸也禦禁也謂因沅湘爲藩落也揚雄羽獵賦曰禦自汧渭九疑山名沅湘水名輶輕也詩云輶車鑾鑣彀騎張弓弩之騎也峭七肖切罿音衝罻音尉罼音畢罠無貧切阹音袪禦音語彀古侯切）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猿臂骿脅狂趭獷猤鷹瞵鶚視趻趠翋㻌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罠之野（爾雅曰袒裼肉袒也詩云袒裼暴虎拔距謂兩人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超踰躍也投石舉石以投擲也王翦傳曰投石拔距猿臂通肩也漢書李廣猿臂爲武騎常侍骿脅今骿幹也骿駢通史記商君傳趙良謂鞅曰君之出多力而骿脅者參乘左傳曰晉文公骿脅趭走也鷹瞵鶚視言勇士似之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騰而狂趭于召切說文曰犬獷不可附也子猛切猤壯勇之貌其翠切說文曰瞵目精也力辰切趻趠翋㻌相隨驅逐衆多貌趻七感切翋力荅切㻌徒合切莽莫浪切罠音浪）干鹵殳鋋暘（以良切）夷勃盧之旅長殺短兵直髮馳騁儇（許緣）佻坌竝銜枚無聲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郎）乎昧莫之坰（干鹵皆楯也越絕書曰越王身披腸夷之甲挾勃盧之矛短兵刀劒也尚書曰稱爾干過秦論曰流血漂鹵廣雅曰殺矛也呼狄切楚辭曰車錯轂兮短兵接史記曰荊軻怒髮直衝冠方言曰儇佻疾也佻他弔切漢書曰相如弔二世曰坌入曾宮之差峩音義曰坌並也步寸切周禮銜枚氏下士鄭玄曰止言語讙譁也枚大如箸橫銜之毛詩曰有聞無聲又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悠悠流貌昧莫廣大貌聊浪放曠貌）鉦（征）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爓浮煙載霞載陰菈擸雷硠崩巒弛（直氏）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疊振疊也熛火爓也左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鹿得美草呦呦而鳴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出音急之至也凡闘不暇而有好聲遑急不擇音獸皆然非唯鹿也莊子亦曰獸死不擇音以雷硠之至故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善曰說文曰鉦鐃也菈擸雷硠崩弛之聲菈朗荅切擸音獵硠音郎爾雅曰巒山墮山小而高曰岑）虥甝虪

續麋麖○驀六駮○追飛生○彈鸞鵕○射猱挺○白雉落○黑鴆零○陵絕嶛（寮）嶕（兹遥）○聿越巉（鋤咸）險○跐踰竹栢○獼猭杞柟○封狶葹○神螭掩○剛鏃（祖禄）潤○霜刃染○（纈絆前兩足也莊子曰連之羈纈音縶麖大麋也桂林有麋山海經曰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虎爪音如鼓能食虎也詩曰隰有六駮飛生鼺也師曠曰南方有鳥曰羌鵜黃頭赤目五色備也猱似猿奴刀切挺音亭鴆鳥一名雲日黑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體有毒古人謂之鴆毒江東諸大山中皆有之左氏傳曰叔牙飲酖酒而死聿越豹走貌霜刃言其殺利也善曰毛詩曰不敢暴虎毛萇曰暴虎空手以搏也虣與暴同爾雅曰甝白虎明甘切虪黑虎音叔說文曰驀上馬也麖音京史記曰跐萬里如淳曰跐超踰也耻曳切埤蒼曰獮猭逃也獮丑珎切猭耻傳切淮南子申包胥曰吳爲封狶脩蛇方言曰南楚人謂豬爲狶虛豈切葹狶聲呼學切）於是弭節頓轡○齊鑣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抑揚○羽族以觜距爲刀鈹○（披）毛羣以齒角爲矛鋏○（古業）皆

體著（池著）而應卒○（倉忽）所以挂扢而爲創（瘡）痏○衝踤而斷筋骨○莫不衄銳挫芒○拉捭摧藏○雖有石林之岝（崝）崿○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跐之○（離騷曰抑志弭節蹕止行者也王者出入警蹕倘佯猶翱翔言吳之將帥皆有拳勇羽族鳥屬也毛群獸屬也鈹兩刃小刀也鋏刀身劍鋒有長鋏短鋏體著若著體而生也楚辭天問篇曰烏有石林此本南方楚圖畫而屈原難問之於義則石林當在南也楚辭招魂曰南方不可以止雄虺九首往來儵忽雖有石林雖有雄虺者蓋張誕之云非必臨時所遇善曰左氏傳曰得臣寓目焉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權同楚辭曰帶長鋏之陸離廣雅曰扢摩也公紇切蒼頡篇曰痏毆傷也爲軌切說文曰踤觸也村律切衄折傷也女六切拉頓折也捭兩手擊絕也布買切靡碎也廣雅曰跐蹋也且爾切）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鵕鸃○俯蹴（七六）豺獏○封剖（几）熊羆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禽○萬萬笑而

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斬鵬翼○掩廣澤○（山海經曰猩猩豕身人面異物志曰出交趾封溪有猩猩夜聞其聲如小兒啼也萬萬梟羊也已解上章矣梟羊善食人大口其初得人喜而笑却脣上覆額移時而後食之人因爲筒貫於臂上待執人人即抽手從筒中出鑿其脣於額而得禽之張衡方圖曰梟羊喜獲先笑後愁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骼骨也其爲蛇青黃赤黑鵬翼大垂天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鵕鸃鷩雉也鵕思俊切鸃音儀爾雅曰貘白豹音陌剖亦封也廣雅曰落居也萬萬扶沸切骼音格）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紭（橫）中○忘其所以睒睗○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氣懾（之葉）而自踢跌者○應弦飲羽○形僨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岫○巖穴無豜豵○翳薈無麢鷚○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周章謂章皇周流也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紭

網網也踢跌促遽皃踢跌皆頓伏也飲羽謂所射箭沒其箭羽也闞子曰宋景公以弓人之弓升虎圈之臺東向而射箭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梁雜襲重疊也錯繆聊亂貌薄不入之叢藪澤別名言欲假道豐隆非實事也欲窮高極遠究變化備幽明之故設此云善曰毛詩曰狼跋其胡說文曰睒暫視也式冉切睗疾視也式亦切褫奪也直示切聲類曰僨僵也方問切許慎淮南子注曰岬山旁古押切爾雅曰[illegible]曰山有穴曰岫[illegible]生三子曰豵[illegible]力幼切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雲師也春秋元命苞曰日月兩設以蟾蜍與兔者陰雙居月中有兔已見蜀都賦）嶰澗閴○岡岵童○罾罘滿○效獲衆○迴靶乎行邪睨○觀魚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既同○（閴空也易曰闃其無人爾雅曰山多草木曰岵岡山脊也童無草木也若童無角靶轡革也彭蠡澤名善曰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巘山夾水曰澗毛萇詩傳曰太平山不童澤不竭聖主得賢臣頌曰王良執靶左氏傳曰公觀魚于棠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彭蠡既瀦說文

（曰艘船惣名衆一作漻漻水會也艞古買切航船別名）引舸連舳巨檻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跱時髣髴於方壺比鷁首而有裕邁餘皇於往初（楊雄方言曰江湖凡大船曰舸舳船前也艫船後也船上下四方施板者曰檻也飛雲蓋海吳樓船之有名者皆彫鏤采畫有軒櫳華檻之船也島峙謂似方壺蓬萊二山有宮闕左氏傳曰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子光請於衆曰喪先君之乘舟豈唯光罪衆亦有焉善曰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艦江表傳曰孫權乘飛雲大船吳志曰賀齊所乘船彫刻丹鏤望之若山方壺已見上文）張組幃構流蘇開軒幌鏡水區槁工檝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翫靈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流蘇謂翦綃綵垂於彫文之樓也水區河中也言開文軒光輝如鏡照川也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班固述兩越傳曰悠悠外宇閩越東甌禺番禺也其彼地人便水方言云刺船曰槁檝橈也淮南子曰來溪谷之流以象禺長風遠風也靈胥伍子胥神也昔吳王殺子胥於江沈其尸於江後爲神江海之間莫不尊畏

子胥將濟者皆歆祠其靈以爲性命舟檝之師獨能狎翫之也千里路之長也寸陰晷之短也言水靈輯睦浪濤弭息取長路於短景獨能先期而到故有須臾之暇也善曰西京賦曰長風激於別島越絕書曰子胥死王使捎於大江口乃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蓋子胥水仙也）櫂謳唱簫籟鳴洪流響渚禽驚弋磻（波）放稽鷦鵬虞機發留鵁鶄（弋繳射也鷦鵬鳥也楚辭曰從弋鶴與鷦鵬尚書曰若虞機張鄭氏注曰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鵁鶄鳥也似鳧頭上揔毛羽善曰櫂謳已見西都賦說文曰籟三孔籥也磻已見西京賦）鉤餌縱橫網罟接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筌䱗（亘）鱛鱺鰽魦罩（勑教）兩魪罺（側梢）鰝鰕乘鱟（胡豆）黿鼉同罛共羅沈虎潛鹿馽（縶）龓僒束徽鯨輩中於羣犗攙搶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附）於井谷（易曰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詹公詹何也任父任公子也莊周曰

任公子爲大鉤巨繒五十犗牛以爲餌蹲會稽投竿東海已而大魚食巨鉤鉤沒而下鶩揚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任公子得若魚離餌之制河以東蒼梧以西莫不猒此魚者筌捕魚器今之斗囬也筌所以得魚也莊子曰得魚而忘筌罩籗也編竹籠魚者也詩云南有嘉魚烝然罩罩魪左右魪一目所謂比目魚也云須兩魚並合乃能游若單行落魄著物爲人所得故曰兩魪丹陽吳會有之罺抑魚之器也鱟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常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鱟南海朱崖合浦諸郡皆有之罛魚網也詩云施罛濊濊虎魚頭身似虎或云變而成虎鹿頭魚有角似鹿同罛共羅言皆爲網罟所制獲也縶龓僒束者陷網罟之中見俱束也徽鯨魚之有力者也魚大者莫若鯨也故曰徽鯨也攙搶星也淮南子曰鯨魚死而彗星出易井卦曰九二井谷射鮒鄭玄云九二坎爻也坎爲水上直魚生一艮爻也艮爲山山下有井必因谷水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夫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大射鮒井谷此魚之至小故以相況善曰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䱗鱛鮪也䱗古贈切鱛魦已見西京賦魪音介爾雅曰鱊大魚

鰕音遐鱟音候馽已見西京賦又曰龓兼有也力公切鵩鳥賦曰僒若囚拘求殞切徽音輝說文曰犗騬牛也犗古邁切騬以陵切）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密巾）想萍實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遊鱗（繳弋綸也緡綸皆釣繳也詩曰其釣惟何惟絲伊緡善曰家語曰楚昭王渡江得物如斗入王舟中王怪之使問孔子孔子曰此爲萍實可剖而食之其甘如蜜唯王者能獲此吉祥也云先時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引此事言今乘江流想復遇斯事也山海經曰東海中有獸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入水則風其聲如雷以其皮冒鼓聞五百里名曰夔鮫人居水中故訪之北山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烏而文首白喙赤足名精衛其鳴自呼赤帝之女姓姜遊於東海溺而死不反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西山經曰泰器之山濩水出焉是多鰩魚狀如鯉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而遊於東海夜飛而行言吳之綸繳得此鳥魚故西海北山失其鱗翼

（也戰國策曰夏水浮輕舟楊雄蜀都賦曰行舟競）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虯龍。蛟螭與對。簡其華質。則亂費錦繢。（會）料（遼）其虓勇。則鶚悍狼戾。（善曰水經云雕題國在鬱林水南漢書曰昔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蛟螭龍子也亂費錦文貌於既切詩曰闞如虓虎火交切戰國策曰趙王狼戾無親戾力計切）相與昧潛險。搜瓌奇。摸蝳蝐。捫觜蠵。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漪。（昧冒）（也巨蚌育明珠者列仙傳曰高后時會稽朱仲獻三寸四寸珠此非回淵巨蚌不出之也風行水成文曰漣漪詩曰河水清且漣漪明月珠珠之至光者清且漣漪者水極麗也濯光珠於麗水蓋美之善曰回淵水也觜子規切蠵呼圭切大龜也言天下川澤魚鳥虫獸瑰奇之物隱翳之處搜索使盡也說文曰昧目不明也門撥切謂之潛隱之穴也）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壑爲之一罄。川瀆爲之中（去聲）貧。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

舟。追晉賈而同塵。（徇求也襲入也干寶搜神記曰澹臺子羽齎璧渡河風波忽起兩龍夾舟子羽奮劍斬龍波乃止登岸投璧於河河伯三歸之子羽毀璧而去漢女賈大夫已見西京賦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汨乘流以砰宕。翼颸風之颲（劉）颲（劉）。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悠悠。汔可休而凱歸。揖天吳與陽侯。（汩疾也砰宕舟擊水貌颲颲風初貌颸疾風瀨水大波沛沛行貌悠悠亦行貌離騷曰溘颸風兮上征班固曰颸疾也凱樂也左氏傳曰振旅凱入于晉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爲天吳是水伯揖之者辭水靈而歸善曰詩曰汔可小康鄭玄曰汔幾也虛乞切陽侯見南都賦）指包山而爲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丘。飛輕軒而酌綠醽。方雙轡而賦珍羞。（班固曰洞庭澤名王逸曰太湖在秣陵東湖中有包山山中有如石室俗謂洞庭吳有桂林苑落星樓樓在建鄴東北十里左傳曰以數軍實外傳曰射不過講軍實鄭氏曰軍所以討獲曰實善曰周處風土記曰陽羨太湖中有包山左傳晉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史記云紂爲肉山也湘州記曰湘州臨水縣有酃湖取水爲酒名曰酃酒車騎行酒肉已見西京賦）飲烽起。釂鼓震。（真）士遺倦。衆懷欣。幸乎館娃（鳥佳）之宮。張女樂而娛群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吳俗謂好女爲娃楊雄方言曰吳有館娃宮善曰飲烽釂鼓鈞天並見西京賦左傳曰女樂二八）登東歌。操南音。胤陽阿。詠韎（莫介）任。荊豔楚舞。吳愉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愔愔。（晏子春秋曰桀作東歌南音胤引也南國之音也左氏傳曰鍾儀在晉使與之琴操南音商角徵羽各有引鍾儀楚人思在楚故操南音呂氏春秋曰禹行水見塗山之女未之遇而南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往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胤繼也呂氏春秋曰陽阿古樂曲周禮曰韎東樂名任南樂名豔楚歌也漢書四面楚歌也愉吳歌也楚辭曰吳歈蔡謳翕習容裔音樂之狀靡靡愔愔言樂容與閑麗也善曰韎任已見東都賦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登樓賦曰莊舃顯而越吟史記曰紂作靡靡之樂左傳曰楚右尹子革曰祈招之

詩曰祈招之愔愔）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耾。（橫）有殷坻（丁禮）頹於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汁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辯。或踰綠水而采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淵魚竦鱗而上升。（詩曰唱予和女解嘲曰聲若坻頹坻頹崩聲也天水之大名曰隴坻因爲隴坻之曲楚辭曰伏羲駕辯伏羲作琴始造此曲淮南子曰瓠巴鼓琴鱏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善曰戰國策司馬喜曰臣觀人萌謠俗列子曰鄭師文鼓琴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凉風至草木實及秋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銜子曰皆與謠俗協言雖遐方異樂皆上合律呂下應謠俗故能奏和樂之音則木石潤色也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高誘曰延露鄙曲也淮南子曰互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趨節也鏗耾大聲汁猶愜也）酣滑（思與）半。八音并。歡情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迴

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酣酒洽也湑樂也辰時也爾雅曰不辰不時也楚辭曰日吉兮辰良淮南子曰魯陽公楚將也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太清謂天也此言酣飲與音樂蓋是其中半并會之際歡情之所以留連良辰之所以覺也故追述魯陽迴日之意而將轉西日於中盛之時以適己之盛觀也昔光武合呼沱水鄒衍有隕霜之應精誠之感通天地人神以相應魯陽公麾日抑亦此之謂也苟日可麾而迴則精誠可庶而幾故曰齊精誠於既往蓋是酣樂之至逼時之晏者所以慷慨髣髴是故引而況焉善曰曜靈已見蜀都賦鶡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也）昔者夏后氏朝羣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信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伍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彊楚於柏舉棲勁越於會稽闕（掘）溝乎商魯爭長於黃池（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而朝者萬國先王謂舜等也信讀爲申國語曰吳王夫差起軍與齊晉爭衡晉文踐土之盟齊桓邵陵之會奮其威強未能過也伍員楚大夫出仕於吳吳王因其謀伐楚孫武吳人善用兵作書號孫子兵書北征闞池爲深溝於商魯之閒北屬之濟以會晉定公於黃池吳晉爭長吳先歃晉惡之善曰左傳曰楚師陳于柏舉闔閭之弟夫槩王先擊楚子常楚師大敗國語曰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難蜀父老曰南馳使以誚勁越）徒以江湖嶮陂物產夥充繞霤（李救）未足言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概（蓋）之風睚（五賣）眦（助賣）則挺劍喑（廕）嗚（烏故）則彎（孫）弓（漢書王莽策命前將軍曰繞霤之固南當荊楚鄭白二渠名意者謂吳江湖之阻洞庭之嶮土地之沃物產之豐雖關中所謂繞霤之固鄭白之豐未足以爲言也凡天下言豐者皆多稱關中故引焉韓信曰項羽喑嗚叱咤善曰太公陰符經曰無堅不陷也楊惲曰西河魏土禀然皆有節槩睚眥已見西京賦家語孔子曰公良儒者有勇力挺劍而令衆也孟子曰越人彎弓而射我）擁之者龍騰據之者虎視麾城若振槁搴旗若顧指雖帶

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百疊而富彊相繼樂湑衎（苦旱）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稅）而附麗（賈誼傳曰權制天下頤指如意叔孫通列傳曰斬將搴旗之士頤指諭疾且易也葉猶世也列仙傳曰桂父象林人也常服桂葉以龜腦和之顏色如童時黑時白時赤南海人也尊事之累世赤須子豐人也豐中傳世見之秦穆公之主魚吏也數道豐界災異水旱十不失一食柏實石脂絕穀齒落更生細髮復出後去之吳山言此人等仙如蟬之脫殼爾雅曰麗附也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赤須子本非吳人故言附麗也夫土地險固以致彊豐沃以致盛而天下之美皆歸焉霸王之功皆存焉故賦者既舉其富彊之業而載其神仙之事善曰長楊賦曰麾城摲邑商君曰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槁葉落漢書曰吳晉爭長吳爲帶甲三萬史記曰維祖元功輔臣股肱新序曰齊侯相管仲國既富強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罕見丹青圖其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遊焉沒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也（中夏貴其珍寶而不能見徒以丹青畫其象類也楚辭九歌曰九疑繽兮竝迎謂舜神在九疑山也聖帝明王存亡而淹留於是者貴其奇麗也書曰舜南巡狩陟方死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吳越春秋禹老嘆曰吾年壽將盡止死斯乎乃命羣臣葬我於會稽之山論語曰管仲奪伯氏駢邑沒齒無怨言也）剖判庶士商推（角）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邦有湫（子小）阨（烏介）而踡（拳）跼伊茲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韞櫝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湫下也阨小也函寬大也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不可以居禹所受地說書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楚辭曰八柱何以東南傾吳國在地勢所傾寫故曰傾神州而韞櫝也論語曰韞櫝而藏諸廣雅曰商度也推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畧天官星占曰南斗主爵祿其宿六星春秋說題辭曰南斗爲吳詩曰既優既渥）縣此而揆之西蜀之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榑

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桎梏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确（胡角）乎。（崔寔政論云使賢不肖相去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察山海經曰樳木長千里又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為晝瞑為夜莊子曰老子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子之交耶曰然然弔若是可乎曰始也吾以其人也而今非也適為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莊子曰有繫謂之懸無謂之解郭璞曰懸絕曰解山海經曰二負殺猰貐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械人劉向曰此二負之臣也帝曰何以知之以山海經對帝天也人生稟命於天受拘俗之性憂虞終身不解此乃自終執縛為天所繫夫安時處順憂樂不能入此自然放肆為天所解也天在上者故曰帝之懸解性之永放者也桎梏疏屬形之永拘者也相背之甚故以相況焉凡物安於所守思不易方處窮塞而不識天下之通塗亦如此也善曰棘聚而成林郭象方莊子注曰生曰懸死曰解過秦論曰不可同年而語矣确薄也）暨其幽遐獨邃。寥廓閑奧。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譎（君屈）詭之殊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俶儻譎詭皆謂非常詭異之事終古猶永古也周禮考工記曰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終古登陁離騷曰吾焉能忍此終古孟子曰伊尹云天之生斯人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孟浪猶莫絡也不委細之意莊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我以為妙道之行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孟浪鄙野之語東京賦曰粗謂賓言其梗槩梗槩粗言也）

文選卷第五終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下

魏都賦一首（魏曹操都鄴相州是也太沖賦三都以吳蜀遞相頓抗以魏都依制度）

左太沖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異乎交益之士。（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喻趙岐曰睟潤澤貌也眉上曰衡盱舉眉大視也异異也尚書堯典四岳曰异哉善曰漢書曰武帝置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也爾雅曰誥告也）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善曰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史記曰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論語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善曰周易曰辭有險易春秋說題辭曰中國之性習俗常擇）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於辯囿者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又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善曰毛詩曰德音孔昭）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史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爾雅曰權輿始也劇秦美新序曰權輿天地未祛也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剖判）體兼晝夜。理包清濁。（善曰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又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善曰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

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横江潭而漁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揚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方言曰竅空也）蠻陬（子侯）夷落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陬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爲陬善曰廣雅曰落居也杜篤通邊論曰親録譯導緩步四來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萇詩傳曰氓民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爲喉不以邊垂爲襟也（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善曰喉衿以身及衣爲喻也戰國策頓子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胷腹也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爲藩不以襲險爲屏也（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甿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爲籬以仁義爲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楊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也）而子大夫之賢者尚弗曾庶翼

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貢職（善曰言不曾與衆庶翼戴上者等其威儀而附著於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明厲翼孔安國曰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厲翼戴上命左氏傳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膠漆王弼周易注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論語比考讖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又撰考讖曰穿胷儋耳莫不貢職漢書曰單于非正朔所加東觀漢記曰百蠻貢職）而徒務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絶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善曰詭隨匪人言詭善隨惡同於匪人又自宴安於其絶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萇曰詭隨詭人之善隨民之惡毛詩曰獨爲匪民左氏傳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絶域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雍樊陵碑曰進路孔夷人情險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離以矜然假倔（渠屈）彊（巨兩）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

踳（舛）駮於王義孰愈尋靡蓱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李尅書曰言語辯聦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周官曰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踳駮言惡也楚辭天問曰靡蓱九逵枲華安居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請觀客爲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爲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冶者謂王曰臣爲削者諸微巧必以削削之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王試觀客之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爲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冶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欺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然是也漢書伍被曰倔彊江淮間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頩以開顏精純粹而始壯華口哇反司馬彪莊子注曰踳讀曰舛舛乖也駮色雜不

同也頩普丁反王逸楚辭注曰寧有蓱草蔓衍於九逵之道靡蔓也）劒閣雖嶛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蔕也（善曰劒閣蜀境也酈元水經注曰小劒戍去大劒飛閣通衢故謂之劒閣廣雅曰嶛高也力彫反又曰蹶敗也善曰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聲類曰蔕果鼻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善曰洞庭吴境也史記吴起曰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禹滅之毛萇詩傳曰濬深也鄭玄周禮注曰負性恃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師敗曰北南北之北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輝（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況河冀之爽塏（苦改）與江介之湫（子小）湄（善曰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長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湄）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呂角）六合之樞

機。（鄒衍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一分居一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也。是以不得爲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者也。范睢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略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躒諸夏。卓犖與卓躒音義同。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姦回內奰。（備）兵纏紫微。翼翼京室。眈（耽）眈帝宇。巢焚原燎。變爲煨燼。故荆棘旅庭也。殷殷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爲戰場。故麋鹿寓城也。（不飲酒而怒曰奰。詩曰。內奰于中國。漢室之亂。起於閣官。故曰內奰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繞。光熹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門張讓郭進等斬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閣。日暮。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

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爲寰。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善曰。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驚。宋衷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漢興禁網疎闊。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則滅。王逸楚辭注曰。維紘也。尚書曰。崇信姦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遂之貌。沈長含坎。與眈音義同。謝承後漢書曰。陽球爲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烏瓌反。廣雅曰。煨煙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似進反。毛萇詩曰。殷眾也。毛詩曰。子孫繩繩兮。長楊賦曰。洋溢八區。言廣大也。說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伊洛榛曠。崤函荒蕪。（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榛木叢生也。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臨菑牢落。鄗鄴丘墟。（善曰。漢書。齊郡有臨菑縣。牢落猶遼落也。洞簫賦曰。翩連綿以牢落。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鄗縣。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爲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獨犨（昌由）麋之與子都。培塿之與方壺也。（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締結也。犨麋古之醜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犨麋。椎顙廣額。色如漆赭。陳侯悅之。毛詩曰。不見子都。子都美丈夫也。左氏傳曰。太叔曰。培塿無松柏。培步苟反。塿路苟反。方壺二山名。已見上文。）且魏地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延）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世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詩譜云。魏地畢昴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泝八埏。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使工爲之歌魏。曰美

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爲明主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周禮曰。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禮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記之於管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蘊積也。）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胷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岟。（烏朗切）川澤迴繚。恒碣碪碍於青霄。河汾浩涆而皓溔。南瞻淇澳。（於六）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父）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温泉毖（秘）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善曰。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外地。理志曰。魏觜觽參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東。河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之邵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陽郾許鄢樊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

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爲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岳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滏二水名經鄴西北滏水熱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温故曰冬夏異沼也冀州圖鄴西北鼓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時自鳴劉邵趙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華之事詩云毖彼泉水溫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治疾洗百病華清井華水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冀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兩河閒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黄道栢方睦於齊杜預曰道國在汝南胷猶前也南都賦曰消水蕩其胷漢書地理志曰河内本殷舊都周分爲鄁鄘衛碪碣髙貌碪五感反鄭玄周禮注曰汾水出汾陽縣浩古老切涆古旦反上林賦曰滈溔潢漾廣雅曰浩溔大也皓故老反溔餘眇反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經曰神囷山滏水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説文曰泌水駃流也泌與毖同音秘魚豢典略曰浪井者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老

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畇畇墳衍斥斥或嵬罍（力罪）而複

陸或爌（苦光）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絪緼嘉祥徽顯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柢疇昔藏氣讖緯閟象竹帛迥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

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石墨井井深八丈河東猗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閟閉也詩云閟宮有恤善曰周禮曰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毛詩曰畇畇原隰以純反斥斥廣大之貌也蒼頡篇曰斥大也嵬罍不平之貌嵬烏罪切爌朗光明之貌拓落廣大之貌周易曰天地交泰又曰天地絪緼西京賦曰備致嘉祥文帝荅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徽顯成章兆猶機事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直彰反毛詩曰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柢本也丁計反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説文曰讖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毛萇詩傳曰閟閉也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於後代子孫春秋説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爲丞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東京賦曰漢初弗之宅

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其郛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閌（苦浪）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準當年而爲量思重爻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僝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

謀龜謀筮猶周公之卜都洛邑也毛詩云爰契我龜又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重爻易爻也大壯易卦名也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禦風雨蓋取諸大壯謂壯觀也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別輕重也非爲夸泰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春秋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善

曰尚書曰謀及卜筮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也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舜茅茨不翦論語子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亶父曰高門有閌又美宣王曰築室百堵説文曰僝具也饌勉反又曰僝取也子軟切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也

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鉤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匝比岡隒（魚檢）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巋若崇山崛起以崔嵬髧（徒感）若玄雲舒蜺以高垂

二分春秋之中者也詩定之方中作爲楚宮揆之以日作爲楚室定營室星營室中可以興土功也陂傾也易曰無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而五色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躰豫或爲務西都賦序曰衆庶悅豫毛詩曰庶人子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賦曰王爾投其鉤繩杜預左傳注曰銓次也與筌同周禮曰匠人建國書叅

（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隒崖也鄭玄禮記注曰陂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𡾊高貌也景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髣垂貌也淮南子曰玄雲素朝）瓌材巨世埽（楚除洽立）參差枌（音汾）橑（音老）複結欒櫨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桷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霤時梗概於滮（被尤）池（爾雅曰桷謂之榱善曰西都賦曰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廣雅曰枅謂之欒說文曰欂櫨柱枅也然欒櫨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京賦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蹠龍首以抗殿齊龍首而涌霤謂畫爲龍首於椽承檐四隅而以寫霤也說文曰霤屋水流也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毛詩曰滮池北流也）旅楹閑列暉鑒抰（烏浪）振榱題黮𪐝階陏嶙峋長庭砥平鍾簴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詩云旅楹有閑抰中央也振屋宇檼也文昌殿前有鍾簴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鍾又作無射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鍾簴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暉鑒言楹柱光輝遠照抰振也廣雅曰鑒照也聲類曰黮深黑色也直感反𪐝亦黑也徒對反應劭上林賦注曰楯闌橫也西京賦曰抵鍔嶙峋埤蒼曰嶙峋山崖之貌也毛詩曰風雨攸除墨子曰聖王作爲宮室邊足以御風寒上足以待露）巖巖北闕南端逌遵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闢延秋東啓長春用覲羣后觀享頤賓（文昌殿前值端門端門之前南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會賓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凡南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雙闕之相望毛萇詩傳曰覲見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周易曰觀頤觀其所養也頤養亦享也故曰觀享頤賓許兩切）左則中朝有赩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鋑（所留）土無綈（題）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爲外朝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所在也墨子曰堯之爲君采椽不斲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溼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老子曰去甚去泰爾雅曰鏤鋟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赩赤貌也尚書曰既勤樸斲孔安國曰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衣綈錦說文曰綈厚繒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音義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吉然反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聽政殿聽政殿門聽政門前升賢門升賢門左崇禮門崇禮門右順德門三門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顯陽門前有司馬門闕守門也周官閽人守王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洞達也南北外內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相通善曰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毛萇詩傳曰猗猗萋萋茂盛貌也音此禮切叶韻東京賦曰惠風橫被邊讓帝臺賦曰惠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風至之貌也論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則降鄭玄周禮注曰醴今甜酒）禁臺省中連闥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蜩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醳（亦）順時腠理則治（升賢門內聽政闥向外東入有納言闥尚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外東入有內豎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丞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公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連闥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今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八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金蜩金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曰幕人掌幄帟鄭玄曰王所居之帳也尚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曰出言有章漢書音義曰柱後以鐵爲柱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也符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有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儲

（吏漢書謁者掌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酋醳之酒謂昔酒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通髙誘曰腠理肌脈也）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壼術椒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煥炳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像賢聖圖以百瑞綷以藻詠芒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兹亦等競（近世王者後宮以椒房爲通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壼宮中巷也術道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央有溫室中有畫像讚尚書咎繇禹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庭之別名善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周禮曰正宮掌宮中次舍甲乙謂次舍之名以甲乙紀之也毛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頌詠也綷子對切芒芒遠貌也楚辭曰長無絶兮終古廣雅曰鑒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注曰繪畫也）右則踈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湯弱蔆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𥈭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霤下冰室而冱冥（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堂皇班固曰畹三十畝也離騷曰旣滋蘭之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蔆木之細枝者也揚雄方言曰青齊兖豫之閒謂之蔆故傳曰慈母怒子折蔆而笞之其惠存焉子紅切係古計切莊子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漢廏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則金虎臺北則冰井臺有屋一百一間金虎臺有屋一百九閒冰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閒上有冰室三臺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直行爲徑周行爲營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四方沍堅也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曹植責躬詩曰夕宿蘭渚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草莓莓然莓莫來反楚辭曰石瀨兮淺淺說文曰𥈭察也千例反漢書曰太子不敢絶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延抱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道魯靈光殿賦注飛陛揭孽方輦言廣也甘泉賦曰似紫宮之崢嶸魯靈光殿賦曰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小故曰陰基）周軒中天丹墀臨猋增構峩峩清塵彯彯雲雀踶甍而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之猋猋上也風從下升也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觚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翼戢弭以今揆古言栖非所覩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翥騫於甍標感愬風而欲翔此鳳之有定有往尚向風而無一方則不宜言愬風也但鳥時則形定翼往飛則歛足絶據踶則舉羽翮用勢若將飛而尚往故言雲雀踶甍而矯首也踶音提王吉傳曰進退步趨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也眸曰眸子也王襃甘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目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闚泉楊雄甘泉賦說臺曰鬼魅

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說臺曰攀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舍靈檻而却倚若顛墮而復稽張衡西京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竦矜非都盧之輕蹻孰能超而究升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峴悚懼雖輕捷與鬼神由莫得而自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彌望得意之謂也異乎老子曰若春升臺之爲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下稱入方之究遠適可以圖於徑寸之眸子言其理曠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廊之有牕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西都賦曰正殿崔嵬曾構七發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摛鏤摛布其彫鏤也說文曰窈窕深遠也冥幽昧也毛詩曰有如皦日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旣成毛詩曰於焉逍遙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眸目童子也）長塗牟首豪徼（古弔）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九魚）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牟者閣道有說者也霍光傳說昌邑王輦道牟首鼓吹歌舞豪徼道也晷漏漏刻也善曰說文曰晷景故曰晷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倡亦唱）

（字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涘四門輱輱（魚竭）隆厦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壒（烏害）而資始藐藐標危亭亭峻趾臨焦原而不悅誰勁捷而无偲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祇濛霧於其裏（墉城也濬深也洫城溝也張衡西京賦曰經城洫堞城上女墻也賈誼曰翟伐衛冠俠城堞涘厓也毛詩云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子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勇以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輱輱高貌也鶡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西都賦曰軼埃壒之混濁周易曰萬物資始王逸楚辭注曰藐藐遠也說文曰標末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苕苕說文曰阯基也論語曰慎而无禮則葸偲與葸同思子反陽靈天神也甘泉賦曰齊乎陽靈之宮周禮曰掌地祇之禮也）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了）垣開囿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圍木竦尋篁篠懷風蒲陶結陰回淵漼積水深蒹葭贙雚（胡官）蒻（弱）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濤而浸（七心）潭（以心）羽翮頡頏鱗介浮沈栖者擇木雊者擇音若咆（步交）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篽勸虞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玄武苑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陶諸果詩曰集于灌木春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謂也雊者舉雉兔之類不傷其時況其巨者乎揚雄曰勃澥之鳥淮南子曰軼鶤雞於姑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張衡東京賦曰江池清篽虞箴虞人之箴也事見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

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思其麀牡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周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荅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宣之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緜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見巨木其絜百圍孫子曰水深則回說文曰淵回水也毛詩曰有漼者泉文子曰積水成海說文曰贙分別也胡犬反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雅曰荷芙蕖其根藕此文云凌波而的皪即藕爲偏名非唯根矣的皪光明也上林賦曰的皪江靡鄭玄周禮注曰陵芰也說文曰白濤大波也浸潭漸漬也隨波之貌洞簫賦曰玉液浸潭而承其根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周禮曰川澤宜鱗物墳衍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腜腜坰野奕奕菑畝甘荼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墱流十二同源異口畜爲屯雲泄爲行雨水澍稉（古衡）稌（徒五）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音咽叶韻）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武方）而隔踰奕世（腜腜美也詩云周原腜腜堇荼如飴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詩云薄言采芑于此菑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鄴下有十二墱天井偃在城西南分爲十二墱丁鄧切微子麥秀之歌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主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猥多王嘉上跡均田之制從此隳壞疇者界也埒畔際也詩云中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韓詩曰周原腜腜莫來反毛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語曰阜長也）

（河渠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漢書曰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水陸謂高下之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澍生稉稌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之樹反方言曰蒔更也郭璞曰謂更種也時吏切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黝黑貌也聲類曰油油麻肥也莊子曰治邑屋曷嘗不法聖人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內則街衝輻輳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步櫩（以占）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所巾）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鄴城內諸街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杠謂之倚郭璞曰石橋音江蹤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衝交道也齒容反文子曰群臣輻湊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晉灼漢書注曰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步櫩長廊也楚辭曰曲屋步櫩宜擾畜上林賦曰步櫩周流長途中宿蔡雍胡億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禮記曰斑白者不提挈鄭玄曰雜色曰斑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小雅曰班次也）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代作楨（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爲魏王時太常號奉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郎中令太僕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爲相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時武帝爲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

（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夏屋已見上注鄭玄禮記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間曰闀許亮反周易曰重門擊柝說文曰扃門之關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爲太師毛詩曰天子是毗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毛萇曰楨幹也）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閈出長者巷苞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牕輿騎朝猥蹀敵其中（長壽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也長壽吉陽二里在宮東中當石竇吉陽南入長壽北入皆貴里都護者將軍曹淵也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戚里以姊爲美人故善曰古詩云交疏結綺窻廣雅曰猥衆也烏罪反聲類曰蹀躡也徒協反說文曰敵驅也上知反）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葺牆冪室房廡雜襲剞（居綺）劂罔掇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以疇槀街之邸不能及（鄴城南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春秋左傳曰高其閈閎繕完葺墻以待賓客圬人以時冪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埤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爾雅曰閎巷門也一曰閎門中所從出入也葺覆也圬人塗人也冪墁也館宮室諸侯傳也史記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如廣城傳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許愼淮南子注曰剞劂曲刀也劂九月反鄭玄論語注曰轂上掇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等也漢書曰郅支首懸槀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闤闠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嶭（五結）侈所覜之博大（周禮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日夕而市此三市之謂也達已見上章傳曰達市在達之上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市樓也嶢嶭高峻之

（貌爾雅曰覥視也他吊反）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子遺）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軾車橫覆膝人所憑也周官曰聽賣買以質劑又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玄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刀布錢刀之謂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斂善曰西京賦曰俯察百隧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王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捶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明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采事也）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弗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賈。（古）著馴風之醇醲。（周官曰百工飭貨八材商賈阜通貨賄漢書貨殖傳曰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者堅也詩曰我車既攻通物曰商居賣曰賈禮記王制曰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

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鬻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史記曰子產治鄭不鬻豫賈周官曰平肆展成鄭玄曰展整也成平也市者使定物賈防詐豫也善曰廣雅曰財貨也賄與材古字通爾雅曰賄財也廣雅曰長常也言常習之史記曰舜居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餘乳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曰馴致其道仲長子昌言曰叔清穆和之風既宣醇醲之化既浹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切優渥然以酒之醲以喻政厚也）白藏（平）之藏。（去）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賨幏積墆。琛幣充牣。（仞）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廄（救）而駔駿。（白藏庫在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四間爾雅曰秋爲白藏因以爲名也大內京邑都內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奉不輸大內食貨志曰或墆財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禹貢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鄴城西下有乘黃廄燕幽州也弧弓也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春秋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曰周

（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爾雅曰賑富也風俗通曰槃瓠之後輸布一匹二丈是謂賨布廩君之巴氏出幏布八丈賨在宗反幏音稼墆音滯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鄭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說文曰駔壯馬也子朗反）至乎勍敵糾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冑重襲。旍旗躍莖。弓珧（以焦）解檠。（巨景）矛鋋飄英。三屬之甲。縵（莫韓）胡之纓。控絃簡發。妙擬更（平）嬴。（建安十九年五月立魏公位諸侯王上赤紱遠遊冠二十一年進爵爲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旍旗出警入蹕賜朱冠冕十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副車爾雅曰弓以蜃者謂之珧蜃骨也檠弓柙也詩云二矛重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趙惠文王好劒劒士夾門而客者三千人趙太子悝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悅之戰國策更嬴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鴈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嬴

曰可有鴈從南方來更嬴虛發而鴈下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勍強也尚書曰庶土交正毛詩曰庶士有揭又曰與言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勍檠不張說文曰鋋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立爲單于控弦之士三十萬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齊被練而銛（息廉）戈。襲偏裻以讀（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鋩氣彌銳。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剋翦方命。吞滅咆（白交）烋（虛交）。雲撤叛換。席卷虔劉。祲（子鴆）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輷輷。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刓（五官）印。國無費留。（春秋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練爲甲裘史記蘇代曰強弩在前銛戈在後司馬法曰師多則讀孫武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君屠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

（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若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軍無不尅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詩云一月三捷既書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日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也尚書曰咈哉方命圮族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室也咆烋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詩云咆烋于中國吞滅咆烋者尅黜韓暹楊奉之專用王命也叛換猶恣睢也漢書曰項氏叛換雲撤換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虔劉殺也春秋左傳呂相絕秦曰虔劉我邊陲席卷虔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尅袁術於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之屬也浸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謂北羈單于于白屋東懷孫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刷小嘗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唰嗽其漿史記蘇秦曰輷輷軯軯若三軍之衆穀梁傳曰入曰振旅兵事以嚴終也春秋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漢書曰䟽爵而貴之䟽爵普疇疇其爵邑

次校　文六　十八　葉友

者刓印印角刓也韓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刓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脩其賞者凶命曰費留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山韋昭注曰東山皋落氏也衣之偏裻之衣韋昭注曰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裻音督說文曰讀列中止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揚雄上䟽曰石畫之臣甚衆史記曰秦穆公與晉惠公戰於韓地秦人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尚書曰方命圮族春秋感精符曰楚圖宋更相吞滅春秋推誠圖曰諸侯氷散席卷各爭恣妄西都賦曰祲威盛容淮南子曰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刷猶飲也所劣切劉劭七華曰漱馬河源遊目崑崙蒼頡篇曰輷輷衆車聲也呼萌切今爲輷字音田毛詩曰悠悠旆旍魏武孫子注曰賞不以時但留費也）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旍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覩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囹圄寂寥。京庾流行。（尚書曰往伐歸獸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燕譬猶磨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

雄虹之長旍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人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善曰毛詩曰喪亂既平周公攝政弭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柙胡甲反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莊子曰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司馬彪曰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爲常也禮記曰仲春省囹圄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於時東鯷即序。西傾順軌。荊南懷憓。（惠）朔北思韙。（偉）緜緜迥塗。驟山驟水。襁負賮贄。重譯貢篚。髽首之豪。鐻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而審）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有客祁祁。載華載裔。（入聲協韻）岌岌冠縰。（所綺）纍纍辮髮。清酤（戶）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温酎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愔愔醧（一據）讌。酣湑無譁。（呼瓜反地理志曰會

文六　十九　刘用

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織皮西戎國也憓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義征不憓淮南子曰三苗髽首書賮禮贄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賮蒼頡篇曰賮財貨也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韓厨泉將其名王大人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醞甘醴十旬兼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魂曰挫糟凍飲酎清涼王逸曰凍冷也酎三重釀醇酒也韓詩云賓爾籩豆飲酒之醧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許氏曰醧酒美也善曰尚書曰西戎即序尸子曰荊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韙是也論語曰強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上尚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曰青要之山䰠武羅司之穿耳以鐻郭璞曰鐻金銀之器名䰠音神鐻音渠漢書曰高張四縣晉灼曰樂四縣也周禮曰凡樂事宿縣毛詩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晰晰又曰采蘩祁祁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鄭玄禮記注曰纚今之幘也纚與縰同漢書曰諸侯纍纍從楚又終軍曰解辮髮削左衽毛詩曰既載清酤說文曰澌流冰也周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王肅曰衎衎寬饒之貌也皤皤豐多貌也韓詩曰愔愔夜飲

（薛君曰愔愔和悅之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詩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毛詩曰湑莤也鄭玄曰泲莤之也一曰湑樂也醧乙據反）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莖僭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曾聆（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爲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爲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僭與曹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嬴也博雅曰聆聽也）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聞覺雜糅紛錯兼該泛博鞮鞻所掌之音韎（邁）昧任（而金）禁（金）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鞮鞻周掌樂官名也周官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鞮鞻四夷舞者屝也鞮都泥反鞻俱具反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韎孝經鉤命決曰東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然韎昧皆東夷之樂而重用之疑悮也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夏獵曰苗冬獵曰狩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藉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治兵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

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曲也善曰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爲藉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林不槎枿澤不伐夭斧斨以時罶罟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爲之育藪丹魚爲之生沼矞雲翔龍澤馬于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以尊蕁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草木未成曰夭斨夯鋻斧也詩曰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麏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矞雲者外赤內青也揚雄太玄經曰紫霓矞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大和周圍七尋中高一仞旁厚一里蒼質素章龍馬鳳凰仙人之象粲然盛著是以有魏詩雲鳥之書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王璧一枚延康元年三足烏九尾狐見於郡國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行道德宇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之理其與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善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夭槎士雅切枿五割切夭烏老切斨七羊切罾子能切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罔不得張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亍步也丑赤反毛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尚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馴也說文曰穎穗也蕁茂盛皃子本切蒼頡篇曰禎善也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說文曰偉大也）敗率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醰（徒南）粹餘糧栖畝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叶韻音悉）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器闚玉策於金縢案圖籙於石室考麻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

旬消言曰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脩廢職徵讖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讎校篆籀篇章畢覿優賢著於揚歷匪孽形於親戚（河洛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書書見河尚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于金縢縢緘也揚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石室莅臨也詩曰方叔莅止司馬法曰明不寶咫尺之玉而愛寸陰之旬旬時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易曰顯諸仁藏諸用讎校所爲讎校者也魏文帝好書作皇覽諸文章辭藻多奏御故曰讎校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善曰封禪書曰旼旼穆穆周易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必改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尚書曰宅山阜俍積醲美也廣雅曰粹純也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雍胡廣碑曰餘糧栖于畝畝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籍而頌聲作矣毛詩曰厥聲載路毛萇曰路大也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爲魏王漢帝以衆望在魏遂禪位乃爲壇於繁陽王升壇即阼改元爲黃初尚書曰將遜于位遜與巽同湑擇也古乎切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儼然玄墨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論語曰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漢書音義曰周宣王太史大篆也籀音胄漢書晁錯曰今陛下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也）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旍則威噉秋霜摛翰則華縱春葩英喆（知列）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謐故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爲一（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鄢陵侯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疋身自搏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二八者八元八凱也四七者漢光武二十八將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氏傳富辰曰封建懿親以蕃屏周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彰後爲任城王植爲東阿王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耶左衽噉猶猛也魚瞻反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兌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右言王室毛詩曰赫赫師尹周易曰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謐靜也音密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筭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

恩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亘卷領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世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淮南子曰古者有瞀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爲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虙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若此之時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踵武善曰幽通賦曰旦筭祀于契龜音義曰筭數也尚書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滿若沖字書曰沖虛也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王魏丗譜曰魏封帝爲陳留王臣至公謂帝爲臣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弔二丗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馮衍顯志賦曰非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韓子曰雖厚愛之奚遽不亂）是故料（聊）其建國析其法度諮其考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斁申之而有裕非疏糲（魯葛）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疏糲麤也韓非曰糲糧之飲藜藿之羹斁猒也漢書司馬遷傳曰質而不俚俚鄙也善曰說文曰析量也爾雅曰諮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厝也哉毛詩曰無斁於人斯又曰綽綽有裕）至於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蓋節之淵瓺瓺精衛銜木償怨常山平干鉅鹿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

驗衎○故將去而林燔○（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謂適生生之情以自厚也鴛鴦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在廣平沙縣掘鯉淀在河間莫縣之西淀者如淵而淺也蓋節淵在平原鬲縣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赤帝之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列仙也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殷王女食蓬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鍊色犢子者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爲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來過都女都女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雲英賣藥於市七丸一錢治百病王病瘕服藥用下蛇十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父甘見俗俗形無影王呼俗著日中實無影河間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爲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生自下唼母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爲木羽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爲我御來遂俱

去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絜齊待於傍設屋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亦能使火爲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道死嘯父冀州人也在曲周市上曲周屬廣平郡漢武帝征和二年嘗爲平干國故曰常山平干也師門者本嘯父弟子故附冀州善曰廣雅曰倬絶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曰甿大也鄭玄周禮注曰生猶養也劉瓛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美且仁鄭玄曰洵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淀音殿說文曰翄亦翅字翼翅也叔豉切今音祇祇飛貌馮衍爵銘曰壽配列真劉歆移曰天下衆書往往頗出左傳太史尅曰奉以周旋）易陽壯容○衛之稚質○邯鄲躧步○趙之鳴瑟○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洹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粱○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緜纊房子○縑總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禍）夠○（古侯）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枚乘兔園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衛之稚質史遷記曰趙中山鼓鳴瑟跕躧真定屬中山郡出御梨故安屬范陽出御栗揚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別禹貢無幽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酎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其節度比歸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爲死也棺歛而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石前來酤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玄石死來三年服已闋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冢上掘而開其棺玄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御棗雍丘屬陳留也地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栢斌曰雍丘之糧清流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官中都賦曰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緜清河出縑總清河一名甘陵也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跕爲躧跕都牒反躧所解反薛君韓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湎淇園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水出洹汲郡汲即衞地也洹或爲園洹音垣孔安國尚書傳曰纊細緜廣雅曰總絹也廣雅曰夠多也）

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隤墻○本前脩以作系○（胡計切逸詩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之敘也屈原遠遊曰造句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隤墻本前脩以作系也前脩謂前賢也離騷擥吾法夫前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頹墻填壍使山澤之人得至揚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兔收罝罘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隤墻填壍亂以收其罝罘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爲系脩之意也系者脩也且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說隤墻之事首尾相亂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隤墻謂爲系辭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絶）

（於隤墻收罝罘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及化人之宮王以爲清都紫微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曰推見至隱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頽墻塡壍雖本前修而作系所謂勸百而諷一故輕末而鄙賦）其軍容弗犯信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鍾二肆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政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管敬仲相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謂之元勳配管敬之績也悼公得二肆而賜魏絳一肆故諸侯歌鍾析邦君之肆也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班固漢書述曰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毛詩曰令問令望）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爲然乃止干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逸詩云兆云詢多職競弗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曰其室則邇老子曰解其紛也）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嗛嗛同軒搨（女格）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爲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讓公子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椎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駕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子使徧告諸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爲御也監門即侯嬴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嗛古謙字說文曰搨按也）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窒（知逸）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張儀張祿亦足云也（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以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楚相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爲武信君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范睢者魏人也遊說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睢以告魏將魏齊笞擊折脅摺齒睢佯死即盛以簀中范睢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

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祿爲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曹植輔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升及論曰噓枯則冬榮解嘲曰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搉惟庸蜀與鴟鵲同窠句吳與鼃黽同穴（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搉揚搉略也尚書曰及庸蜀人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鸜鵒株株鸜具瑜反株音誅世本曰吳孰姑徙句吳注孰姑壽夢也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句音溝說文曰鼃蝦蟆也胡蝸反鄭玄周禮注曰黽蝦蟇屬也黽莫耿切）一自以爲禽鳥一自以爲魚鼈（善曰漢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譬猶魚鼈何足貪也鍾會蒭蕘論曰吳之玩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山阜猥積而踦嶇泉流迸集而咉咽隰壤瀸漏而沮洳林藪石留（力又）而蕪穢（山阜猥積蜀也泉流迸集吳也戰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曰壤漱而石也或作溜

（字善曰廣雅曰踦嶇傾側也字書曰迸散走也呹咽流不通也呹烏朗反公羊傳曰瀸者何漬也作廉反周易曰甕敝漏然漏猶滲也滲所禁反毛詩曰彼汾沮洳毛萇曰沮洳其漸洳也漢書楊惲曰蕪穢不治）窮岫泄雲。日月恒翳。宅土熇暑。封疆障癘。（吳蜀皆暑濕其南皆有瘴氣善曰泄猶出也埤蒼曰熇熱貌許妖切）蔡莽螫（適）刺。（力訓）昆蟲毒噬。（蔡莽螫刺多毒草也昆蟲毒噬蝮蛇鴆鳥之屬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鄭玄禮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漢罪流禦。秦餘徙帑。（楊雄蜀都賦曰秦漢之徙充以山東貨殖傳曰秦破趙遷卓氏於蜀漢時日南比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徙者息夫躬孫寵之屬焉善曰左氏傳舜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廣雅曰帑餘也力制反）宵貌蕞（罪）陋。稟質遳脆。（蒋衛）巷無杼（直呂）首。里罕耆耋。（地理志曰江南卑濕丈夫多夭巴蜀輕易淫泆柔弱褊阸漢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曰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燕謂之杼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杼首也善曰左氏傳曰蕞爾小國杜預曰蕞爾小貌也廣雅曰質軀也遳亦脆也七戈反說文曰脆少耎易斷也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耋老杜預曰七十曰耋）或魋（直追）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或明發而嬥歌。或浮泳而卒歲。（揚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嬥謳歌巴土人歌也何晏曰巴子謳歌相引牽連手而跳歌也潛行為泳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善曰漢書淮南王曰越鑽髮文身之人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子踐反文身即鏤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嬥嬥契契愈遐急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佻或作嬥音萃茗一音徒了反毛詩曰何以卒歲）風俗以韰果為嫿。人物以戕害為藝。（善曰楊雄反騷曰何文肆而質韰應劭曰韰狹也下介切方言曰慓勇也果與慓古字通說文曰嫿靜好也音畫左氏傳曰自內害其君曰殺自外曰戕七良反）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禮記曰孔子憲章文武善曰毛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由重山之束阸。（烏介）因長川之裾勢。距遠關以闚闟。（俞）時高樑而陛制。（重山束阸謂蜀也長川裾勢謂吳也漢書曰形束壤制善曰束阸拘束其民由於湫厄也据勢依据川之形勢也闚闚望尊位也陛制亦以高樑之陛而能約制其民也漢書音義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据古據字九御切）薄戍緜冪。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蜋之衛。（善曰緜冪微貌呂氏春秋湯祝曰蛛蝥作罔罟今之人學之蛛音株蝥莫侯反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與先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勦絕。揆既往之前迹。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鄴則亦顛沛。（善曰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勦子小反左傳呂相絕秦曰傾覆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顧非累卵於疊棊。焉至觀形而懷怛。（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觀形也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社稷士滅君欲何望公即壞臺賈逵國語注曰怛懼也）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奄）藹。（善曰權猶苟且也楚辭曰聊假日以須臾說文曰木堇朝華暮落）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墟見麥秀之蔪蔪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作是詩）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矆焉相顧。䁐焉失所。有靦瞢容。神惢形茹。弛氣離坐。㥚墨而謝。（矆懼也左傳曰駟氏矆懼毛詩曰有靦面目瞢愧也左傳曰亦無瞢焉楊雄方言曰慙也荊揚之間曰㥚善曰張以㥚先瓏反今本並為矆矆大視呼縛反說文曰䁐失意視他狄反字書曰蘂垂也謂垂下也惢與蘂同而髓切說文曰惢心疑也亦而髓反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茹臭敗之義也如舉反廣雅曰弛釋也施紙反㥚敕典反杜預左氏傳注曰墨色下也說文曰謝辭也）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卜）習蓼蟲之忘辛。

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注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曰清狂也賈誼鵩鳥賦曰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善曰閩已見吳都賦孔安國尚書注曰濮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蓼蟲不知從乎葵藿王逸曰蓼蟲辛刺食苦惡不從葵藿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覺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班固漢書班嗣曰伏周孔氏之軌躅音義曰躅迹也）過以仭剽之單慧。歷執古之醇聽。（揚雄方言曰仭剽輕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過猶誤也王逸楚辭注曰歷逢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仭敷劒切剽匹妙反）兼重（一龍反）悂以貤繆。偭辰光而罔定。（善曰言既重其悂而又累其繆也廣倉曰悂用心并誤也方奚反說文曰貤重次第物也弋豉反漢書音義應劭曰偭背也音面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老子曰古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頌故曰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爲而無不爲易曰顯諸仁藏

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後能立易體無爲而無不爲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合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故下覆報言之也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茶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之）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善曰二客聞言朗然心悟猶春霆響驚蟄紛然而競飛龍彩幽泉煥然而照也呂氏春秋曰聞春始雷則蟄虫動矣詩推度客曰震起而驚蟄睹周易曰潛龍勿用也）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覩蔀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正。（尚書洪範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蔀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己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凶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蔀覆暖鄣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也。昏情爽曙。箴規顯之也。（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黍生今名黍谷善曰孔安國尚書注爽明也說文曰曙旦明也）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爲遠也。（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寸置於廡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亮曰。日不雙麗。世不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晦也荀卿子曰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愼義謂之姦說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

書文帝賜尉他書云兩帝並立新序單襄公曰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也）

文選卷第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鎭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郊祀

楊子雲甘泉賦

耕籍

潘安仁籍田賦

畋獵上

司馬長卿子虛賦

郊祀（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郊天正於南郊郭外曰郊）

甘泉賦一首（并序）

楊子雲（善曰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爲郎中給事黄門卒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然舊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佗皆類此）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善曰雄荅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善曰上謂成帝也漢書曰武帝幸甘泉令祠官具太乙祠壇太一所用如雍畤物又立后土於汾陰脽上孟康曰畤音止神靈之所止也脽音雖）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善曰諸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即見故曰待詔焉承明已見上文）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毛詩序曰下以風刺上音諷不敢正言謂之諷）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善曰惟有也是也十世成帝也上玄天也）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明號下同符三皇也善曰言將祭泰畤冀神擁祐之以美祥因尊己之明號也廣雅曰將欲也雍音擁）同符三皇。録功五帝。（文穎曰符合也善曰言同符契於三皇録功勳於五帝也）卹胥錫羨。拓迹開統。（應劭曰卹憂也胥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泰畤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李奇曰統緒也善曰羨弋戰反）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善曰爾雅曰命告也楚辭曰歷吉日吾將行郭璞上林賦注曰歷選也爾雅注曰辰時也）星陳而天行。（善曰星陳天行已見西京賦）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晏曰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太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神名也紫微宮外營陳星也善曰句陳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當主也主謂典領也）屬堪輿以壁壘兮。捎夔魖而抶獝狂。（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木石之怪曰夔如龍有角人面魖耗鬼也獝狂亦惡鬼也今皆捎而去之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屬託也淮南子曰堪輿行雄以知雌許慎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說文曰抶擊也丑乙切）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服虔曰自招搖遊神之屬也張晏曰甚輿至獝狂八神也善曰言上諸神各有職役夔魖之屬又捎去之故令八方之神奔走而警蹕殷轔之盛而以軍裝也轔栗忍切漢書武帝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奮也殷轔言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者也）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晏曰王戚以玉爲戚柲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謂猛士之輩善曰蚩尤已見西京賦干將已見東京賦禮記曰朱干玉戚鄭玄曰戚斧也又考工記注曰柲猶柄也音祕茸而恭反）齊總總以撙

摶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總總摶摶。束聚貌也。膠葛。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奮。迅也。摶。子本切。迅。音信。攘。人羊切。）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䪼。（善曰。駢。猶併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柴虒。不齊也。頡䪼。猶頡頏也。柴。初蟻切。虒。音豸。頡。胡結切。䪼。胡剛切。）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昭爛。粲以成章。（善曰。翕赫。盛貌。曶霍。疾貌。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霧。霧與蒙同。曶音忽。）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韋昭曰。鳳皇爲車飾也。翳。隱也。服虔曰。華芝。華蓋也。善曰。言以華蓋自翳也。四）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略蕤綏。灕虖幓纚。（善曰。高唐賦曰。乘玉輿兮駟蒼螭。上林賦曰。乘鏤象。六玉虯。說文曰。虯。龍無角者。春秋命歷序曰。皇伯駕六龍。蠖略蕤綏。龍行之貌也。灕虖幓纚。龍翰下垂之貌也。蠖。於鑊切。灕。音離。幓。音森。纚。所宜切。）帥爾陰閉。霅然陽開。（晉灼曰。帥。聚也。霅。散也。善曰。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霅。於甲切。）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張晏曰。軼。過雲與倒景也。服虔曰。旖旎。從風柔弱貌。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浮景。流景也。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所不知者曰何。周禮曰。鳥隼爲旟。龜蛇爲旐。郅偈。竿之貌也。郅。音質。偈。音桀。旖。於綺切。旎。女氏切。）流星旄以電爅兮。咸翠蓋而鸞旗。（善曰。言星旄之流。如電之光也。周書曰。樓煩星旄者。羽旄也。鄭玄曰。可以爲旌旗也。高唐賦曰。蜺爲旌。翠爲蓋。蔡邕獨斷曰。天子出。前驅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橦傍。）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善曰。敦與屯同。王逸楚辭注曰。屯。陳也。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玉車。以玉飾車也。）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善曰。廣雅曰。陸離。參差也。方言曰。馺。馳也。郭璞曰。馺。疾也。聖主得賢臣頌曰。追奔電。逐遺風。駍。普萌切。馺。先合切。）凌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孟康曰。衍。無崖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嵱。音踊。嵷。音竦。如淳曰。嵱嵷。上下衆多貌。）登

椽欒而羾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服虔曰。椽欒。甘泉南山也。凌兢。恐懼貌也。李奇曰。羾。音貢。蘇林曰。羾。至也。善曰。楚辭曰。令帝閽開閶闔而望予。王逸曰。閶闔。天門也。兢。鉅陵切。）是時未轃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善曰。轃與臻同。至也。通天。臺名。已見上文。薛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皃。）下陰潛以慘廪兮。上洪紛而相錯。（善曰。慘廪。寒貌也。廪。來感切。）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善曰。七發曰。條上造天。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爾雅曰。彌。終也。言高不可終竟而度量也。慶。音羌。度。大各切。彌。武爲彊。）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鄧展曰。唐。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善曰。子虛賦曰。案衍壇曼。新雉。辛夷也。本草。辛夷一名辛引。廣雅曰。草藂生曰薄。壇。徒旦切。曼。莫旦切。）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并櫚。椶也。茇葀。草名也。被麗。分散貌也。風賦曰。被麗披離。鄂。根鄂也。茇。步末切。葀。音括。被。皮義切。麗。音隸。）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爲谷。（蘇林曰。駊騀。音叵我。善曰。駊騀。高大貌也。嶔岩。深貌也。嶔。口銜切。）迋迋離宮般以相爥兮。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修理之也。善曰。說文曰。迋。古文往字也。往往。言非一也。般。布也。與班同。三輔黃圖曰。甘泉有石關觀。封巒觀。施靡。相連貌也。施。弋尔切。鄭玄喪服傳注曰。屬。連也。屬。之欲切。）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嗺而成觀。（孟康曰。言厦屋變巧。乃爲雲氣水波相譎詭也。摧嗺。林木崇積貌也。善曰。言大厦之高而成觀闕也。摧。子罪切。嗺。子水切。觀。工喚切。）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撟。舉也。撟與矯同。冥眴。昏亂之貌。冥。莫見切。眴。音縣。）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孟康曰。瀏。清也。服虔曰。惝。大貌也。惝。音敞。善曰。瀏濫。猶言清淨而汎濫也。漫漫。無厓際之貌也。瀏。音劉。）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善曰。言迷惑也。）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亡垠。（韋昭

（曰軨欄也軒檻板也善曰軨與櫺同周流流行周遍也軼軋廣大貌也服鳥賦曰軼軋無垠軨音零坱烏朗切扎烏黠切）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㻞。（善曰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璧馬犀言作馬及犀爲璧飾也埤蒼曰瞵㻞文貌也應劭曰瞵音隣晉灼曰㻞音豳）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仡仡壯勇之貌也嵌開張之貌也龍鱗似龍之鱗也仡魚乞切嵌火敢切）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晉灼曰景大也善曰廣雅曰炘熱也音欣）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曾城縣圃閬風崑崙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善曰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室太一之精）洪臺崛其獨出兮。𣟴北極之嶟嶟。（應劭曰崛特貌也𣟴至也晉灼曰嶟嶟概綴也善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崛其勿切𣟴竹指切嶟千旬切）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韋昭曰榮屋翼也服虔曰柍中央也桭屋梠也善曰施式支切柍於兩切桭音辰）雷鬱律於巖窔兮。電儵忽於牆藩。（善曰鬱律小聲也上林賦曰巖窔洞房釋名曰窔幽也儵忽疾貌也藩籬也窔一吊切）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善曰逮及也爾雅曰顛隕也）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蠛蠓而撇天。（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如淳郊祀志注曰在日月之上日月返從下照故其景倒又曰絕度也服虔曰浮高貌也晉灼曰飛梁浮道之橋也善曰孫炎爾雅曰蠛蠓蟲小於蚊張揖三蒼注曰撇拂也蠓莫孔反撇匹列反）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晉灼曰大人賦曰攬欃槍以爲旗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爾也熛闕赤色之闕也南方之帝曰赤熛怒應門正門在熛闕之內也善曰應劭曰大人賦注曰欃槍奔星也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熛必遥切）蔭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如淳曰言闕之高乃蔭西海也善曰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黑水出焉涌醴醴泉涌出也方言曰汩疾也于筆切）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善曰連蜷長曲貌也敦圉盛怒貌也春秋漢含孳曰天一之帝居左青龍右白虎服虔曰象崑崙山在甘

泉宮中也蜷音拳敦徒昆切）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服虔曰高光宮名也晉灼曰樛流猶繚繞善曰樛流高曲之貌也溶盛貌也方皇即彷徨觀名也漢書曰甘泉有高光旁皇旁音傍西清西廂清淨之處也上林賦曰象輿偃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晉灼曰以黃金爲璧帶含藍田璧玲瓏明見皃也善曰前殿正殿也諸宮皆有之漢書曰未央宮立前殿）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善曰炕舉也舉浮柱之飛榱言檐宇高峻若神清淨而扶其傾危也炕與抗古字同毛詩曰君婦莫莫毛萇曰莫莫清淨也）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善曰閌高也說文曰閬閬高大之貌也寥廓虛靜貌紫宮及崢嶸並已見上文閬音浪寥音僚）駢交錯而曼衍兮。峻嵲隗乎其相嬰。（善曰駢列也曼衍分布也埤蒼曰峻山長貌嵲隗高貌嬰繞也衍弋戰切峻他蹄切嵲音皐隗五賄切）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服虔曰蒙籠膠葛貌棍成言自然也善曰雲閣言高連雲也老子曰有物混成棍與混同）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善曰言宮觀之高故紅采翠氣流離宛延在其側而曳颺之）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服虔曰襲繼也桀作琁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爲戒若臨深淵也善曰晏子春秋曰夏之衰也其王桀作爲琁室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宮）回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而鬱栘楊。（服虔曰回猋回風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肆疾也碭過也廣雅曰駭起也翍與披同說文曰鬱木聚生也爾雅曰棠棣栘也楊楊樹也言回風碭駭披散桂椒又鬱衆栘楊也碭徒浪切栘音移）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善曰言香氣芬茀穹隆而盛乃拂擊薄櫨而及屋榮也說文曰薄櫨柱上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將辟也茀房物切薄房隔切櫨力都切）薌呹肹以棍批兮。聲駍隱而歷鍾。（善曰薌亦香字也禮記曰燔燎羶薌呹疾貌也說文曰肹蠁布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肹過也棍同也批擊也歷鍾經歷至鍾也呹余日切肹許一切棍下本切批薄結切駍普耕

（切）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李奇曰鋪門鋪首也善曰言風飄香氣既排玉戶而颺金鋪又發揚蕙蘭與芎藭也長門賦曰擠玉戶以撼金鋪司馬注子虛賦曰芎藭似槀本）帷弸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善曰弸彋風吹帷帳之聲也拂汨鼓動之貌暗暗深空之貌靚即靜字耳弸普萌切彋音宏汨于密切暗烏感切）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善曰莊子黃帝曰一清一濁陰陽調和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應劭曰剞曲刀也劂曲鑿也善曰尚書曰倕汝作共工般魯般也爾王爾也並已見西京賦般與班同倕音垂）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晉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宮觀之高峻雖使仙人行其上恐遽不識其形觀猶髣髴若夢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征僑姓征名僑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廝征伯僑漢書曰正伯僑並同也餘依晉說列仙傳曰偓佺槐里采藥父也食松實形體生毛數寸能飛行逮走馬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諟也楚辭曰時彷彿以遥見諟即諦字音帝）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善曰蒼頡篇曰駭驚也回謂回皇也）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張晏曰蜵蜎蠖濩刻鏤之形也善曰范子曰玉英出藍田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閒音閑蜵音淵蜎於緣切蠖烏郭切濩胡郭切）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文子曰澄心清意言儲蓄精神冀神垂恩也）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服虔曰釐福也韋昭曰逆迎也迎受福釐也善曰三神天地人也釐音熈）迺搜逑索偶皐伊之徒。冠倫魁能。（韋昭曰搜擇也逑匹也索求也偶對也應劭曰冠其群倫魁桀也善曰皐皐繇堯臣也伊伊尹湯臣也）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又曰東山周公東征也）相與齊乎陽靈之宮。（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洗心曰齊齊側皆反祭天之所故曰陽靈）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善曰靡謂偃靡之藉地而爲席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吸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善曰淮南子曰志厲青雲非夸矜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餐朝霞霞與瑕古字通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英英之含露者）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善曰禮神謂祭天也晉灼曰后土歌祭之處也善曰爲歌頌以祭地祇）建光燿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善曰埤蒼曰旓旌旗斿也旓所交切威猶葳蕤也）攀琁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善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琁璣玉衡楚辭曰忽反顧以游目尚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下馳。（如淳曰東阬東海也苦庚切晉灼曰軑車轄也韋昭曰軑徒計切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楚辭曰齊玉軑而並馳軑音大）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應劭曰龍淵在張掖服虔曰九垠九重也善曰言從東阬下馳遂浮龍淵而繞其九重乃窺地底而上歸也說文曰漂浮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廣雅曰垠厓也厓亦重之義也還音旋）風傱傱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善曰傱疾皃也音竦晉灼曰蕤綏也）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服虔曰崑崙之東有弱水渡之若濎濙耳善曰濎濙小水貌也字林曰濙絕小水也廣雅曰躡履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山不合名曰不周逶蛇欲平貌也濎吐定切濙音熒蛇音移）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善曰言既臻西極故想王母而上壽乃悟好色之敗德故屏除玉女而及宓妃亦以此微諫也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所居也神異經曰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壺宓妃已見東京賦）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服虔曰矑目童子也善曰毛詩曰螓首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資。（晉灼曰等天地之計量也善曰說文曰攬撮持也音覽精剛精微剛強也）於是欽

柴宗祈（善曰恭敬燔柴尊崇所祈也尚書曰至于岱宗柴）燎薫皇天（應劭曰牲玉之香也）皐搖泰壹（如淳曰皐挈皐也積柴於挈皐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泰一皆神名善曰搖與遥同）舉洪頤（服虔曰洪頤旌名也應劭曰旌旆布也）樹靈旗（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禱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名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見漢書郊祀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張晏曰配藜披離也善曰言燔燎之盛故樵蒸之光同上而披離四布也周禮曰共祭祀之薪蒸鄭玄曰麄曰薪細曰蒸說文曰昆同也昆或爲焜字書曰焜煌火貌）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厓（服虔曰丹水之厓也善曰尚書曰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幽都已見吴都賦熿與晃音義同方言曰煬炙也）玄瓚觩䚖秬鬯泔淡（服虔曰以玄玉飾之故曰玄瓚張晏曰瓚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大圭爲柄用灌鬯觩䚖其貌也應劭曰泔淡滿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草觩音求䚖力幽切泔胡敢切淡大敢切）肸蠁豐融懿懿芬芬（善曰言秬鬯分布芬芳盛美也肸蠁已見上文）炎感黄龍兮熛訛碩麟（韋昭曰碩大也善曰言焱熛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說文曰熛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熛必遥切）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服虔曰令巫祝叫呼天門也善曰山海經曰大荒中有靈山巫咸從此升降王逸楚辭注曰巫咸古神巫也楚辭曰吾令帝閽闢開兮鄭玄禮記注曰延導也）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張晏曰儐贊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接賓曰儐然謂贊禮者也暗藹衆盛貌也委積也暗烏感切）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棃（晉灼曰黄圖無三巒觀相如傳有封巒觀善曰三巒即封巒觀也漢書曰甘泉有封巒棠棃韋昭曰偈息也音憩）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閫門限也決亦開也言門決以出德澤故八荒万國俱協諧也）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如淳曰長平坂名在池陽南善曰字指曰磕大聲也口蓋切天聲如天之聲言其大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臣皆有聖德故華麗至于万世也毛詩曰于胥樂兮鄭玄曰于於也胥皆也麗光華也）亂曰（善曰王逸楚辭注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揔撮所要也）崇崇圜丘隆隱天兮（善曰崇崇高貌也廣雅曰圜丘大壇祭天也）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善曰登降上下也峛崺邪道也單大貌埢垣圜貌峛力爾切崺弋爾切單音蟬埢音拳）增宮嵾差駢嵯峨兮（善曰嵾與參同初林切駢步千切嵯材何切峨音俄）岭巆嶙峋洞無厓兮（善曰埤蒼曰岭巆嶙峋深無厓之貌岭音零巆音熒嶙音鄰峋音旬）上天之縡杳旭卉兮（善曰縡事也杳深遠也旭卉幽昧之貌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縡與載同）聖皇穆穆信厥對兮（李奇曰對配也能與天相對配也善曰詩曰帝作邦作對）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善曰言來郊禋而甚敬故爲神祇之所依也徠古來字）俳佪招搖靈迟迡兮（善曰招搖猶彷徨也迟迡即棲遟也毛萇詩傳曰棲遟遊息也招必遥切迟音棲迡大夷反）光煇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耕藉（臣瓚漢書注曰景帝詔曰朕親耕本以躬親爲義藉謂蹈藉之也）

藉田賦一首

（臧榮緒晉書曰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畝司空掾潘岳作藉田頌也）

潘安仁（臧榮緒晉書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揔角辯惠摛藻清豔鄉邑稱爲奇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爲衆所疾然藉田西征咸有舊注以其釋文膚淺引證疏略故並不取焉）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群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晉書曰丁亥藉田戊子大赦今爲丁未誤也千畝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於是乃使甸帥清

畿。野廬掃路。（周禮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鄭玄曰師猶長也然師而爲帥者避晉景帝諱也周禮曰野廬氏掌達國之道路也）封人壝宮。掌舍設枑。（周礼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曰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堳埒也周禮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讀爲梐枑梐枑行馬也壝以委切枑音互）青壇蔚其嶽兮。翠幕黕以雲布。（國語號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壇于藉楊脩許昌宮賦曰華殿炳而嶽立鄭玄周禮注曰帷覆上曰幕魏文帝愁霖賦曰玄雲黕其四塞黕黑貌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黕丁敢切）結崇基之靈趾兮。啓四塗之廣阼。（崇基謂壇也於壇四面而爲階也說文曰阯基也又曰阼主階也）沃野墳腴。膏壤平砥。（墳腴平砥已見上文史記曰京師膏壤沃野千里毛詩曰周道如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子虛賦曰激水推移）逷阡繩直。邇陌如矢。（史記曰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繩直已見上文詩曰其直如矢）繐犗服于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繐犗帝耕之牛也說文曰繐帛青色音葱犗牛已見吳都賦又曰縹帛青白色轅軛犂轅軛也鄭玄周禮注曰轅端壓牛領曰軛於革切說文曰紺染青而揚赤色也鄭玄禮記注曰耜耒之金）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駕牛儼然在於廛左以待天子躬親履之耕以儲畜故曰儲駕也說文曰儼好貌也晉灼漢書曰廛一百畝也然古耕以耒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沿於古也）百僚先置。位以職分。（百僚已見上文羽獵賦曰先置乎白楊之南漢書曰六卿各有徒屬職分也）自上下下。具惟命臣。（周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西京賦曰具惟帝臣鄭玄儀禮注曰命者加爵服之名）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也禮記曰孟春衣青衣春服已見魏都賦薛君韓詩章句曰萋萋盛也文穎漢書注曰天子出游車九乘毛詩曰有車轔轔）微風生於輕幰。纖埃起於朱輪。（幰車幰也釋名曰車幰所以御熱也朱輪見吳都賦）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森盛貌也）

（毛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階爵之次也爾雅曰震懼也）若湛露之晞朝陽。似衆星之拱北辰也。（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萇曰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以喻諸侯承命而施敬也論語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鄭玄曰前驅如今導引也魚麗已見東京賦屬車已見西京賦子虛賦曰珍怪鳥獸萬端鱗萃）閶闔洞啓。參塗方駟。（洛陽宮舍記曰洛陽有閶闔門西京賦曰旁開三門參塗夷庭羽獵賦曰方駕千駟）常伯陪乘。太僕秉轡。（尚書曰左右常伯應劭曰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制出即陪乘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漢舊儀曰漢乘輿大駕儀公卿奉引太僕御也）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于王鄭司農曰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漢書曰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孔安國論語注曰撰具也史記曰后稷播植百穀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蒼頡篇曰殖種也）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周禮有挈壺氏周禮曰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鄭玄曰正長也宮中之長也鄭司農曰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警蹕也）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臧榮緒晉書曰大駕鹵簿有大輦華蓋中道王輦大輦也華蓋已見西京賦）衝牙錚鎗。綃紈綷縩。（禮記曰凡帶必有佩佩玉有衝牙鄭玄曰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錚鎗玉聲也錚叉耕切鎗叉行切鄭玄禮記注曰綃綺屬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紈素也漢書班婕妤賦曰紛綷縩兮紈素聲綃思樵切紈音丸綷七悴切縩七大切）金根照耀以烱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司馬彪續漢書曰漢承秦制御爲乘輿金根安車五采文畫輈西京賦曰乃奮翅而騰驤龍驥沛艾已見上文）表朱玄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曅以發揮。方綵紛其繁會。（謂鹵簿之儀車騎旌旗各依方色表猶標也周易曰離南方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震者東方兌正西秋也周禮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毛萇詩傳曰縞白色）

（也。縞。古老切。周禮曰。地謂之黃。臧榮緒晉書鹵簿曰。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五輅鳴鑾。九旗揚旆。（周禮曰。王之五路。一曰王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又曰。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蛟龍為旂。通帛為旃。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瓊鈒入蘂。雲罕晻藹。（臧榮緒晉書曰。雲罕車。駕駟。戟車載。闟與鈒音義同也。蒼頡篇曰。蘂。聚也。楚辭曰。揚雲霓之晻藹。鈒音吸。晻音烏感切。）簫管嘲哳以啾嘈兮。鼓鞞硡隱以砰磕。（簫管已見上文。楚辭曰。鵾雞嘲哳而悲鳴。蒼頡篇曰。啾。衆聲也。嘈已見上文。周禮曰。鍾師掌鞞。鄭玄曰。擊鞞以和樂。字林曰。鞞。小鼓也。鞞與鼙同。步迷切。硡與訇音義同。火宏切。字書曰。砰。大聲也。字指曰。磕。大聲也。砰。披萌切。磕。苦蓋切。）筍簴嶷以軒翥兮。洪鍾越乎區外。（筍簴軒翥。已見西京賦。天子之行。擊左右鍾。已見西都賦。）震震填填。塵鶩連天。以幸乎藉田。（震震。盛也。郭璞爾雅注曰。闐闐

群行聲也。東觀漢記曰。王邑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鶩或為霧。非也。）蟬冕熲以灼灼兮。碧色肅其千千。（蟬冕已見魏都賦。千千。碧皃。）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降。謂臨幸也。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天子升壇。上空無祭。天子耕於壇。舉耒三推而已。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王逸楚辭注曰。撫。持也。）坻場染屨。洪縻在手。（方言曰。坻。場也。蚍蜉犂鼠之場謂之坻場。浮壤之名也。音傷。說文曰。縻。牛轡也。忙皮反。）三推而舍。庶人終畝。（三推已見上文。國語。虢文公曰。王耕一墢。班二之。庶人終于千畝。韋昭曰。一墢。一耜之墢也。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王一。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盡耕也。既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沿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實也。墢。扶發切。然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雜用之。）貴賤以班。或五或九。（禮記曰。帝藉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都。謂京邑也。杜預左傳注。鄙。邑也。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王肅家語注曰。裔。邊裔也。）長幼雜遝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雜遝。衆多貌也。頒斌。相雜之貌也。爾雅曰。戾。至也。）被褐振裾。垂髫總髮。（老子曰。被褐而懷玉。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褐者。粗衣也。爾雅曰。衱謂之裾。郭璞曰。衣後裾也。衱音劫。魏志。毛玠曰。臣垂髫執簡。埤蒼曰。髫。髦也。大聊切。毛詩曰。總角之宴。毛萇曰。總角。結髮也。）躡踵側肩。掎裳連襼。（說文曰。躡。追也。躡其踵。所以為追逐也。聲類曰。踵。足根也。史記。馮驩曰。夫朝趨市者。側肩爭門而入。賈逵國語注曰。從後牽曰掎。方言曰。複襦。江湖之間或謂之襼。郭璞方言注曰。襼即袂字也。說文曰。袂。袖也。）黃塵為之四合兮。陽光為之潛翳。（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雷震。黃塵蔽天。西都賦曰。紅塵四合。）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列子曰。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康衢已見上文。吾丘壽王驃騎論功曰。遊童牧豎。詠德謳吟。）情欣樂於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昏作已見西京賦。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甚

易。草萊甚辟。故其人盡力也。周禮曰。正月之吉。頒職事。二曰樹藝。鄭玄毛詩箋曰。藝。猶樹也。）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說文曰。誰。何也。謂責問之也。字書曰。督。察也。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躬先勞以說使兮。豈嚴刑而猛制之哉。（周易曰。說以使民。民志其勞。史記曰。秦繁法嚴刑。而天下不振。）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晏子春秋曰。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人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言治國之道。以商為末。而農為本。以貨為後。而食為先也。陸賈新語注曰。治末者調其本。李奇漢書注曰。本。農也。末。賈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禮記曰。善終者如始。尚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夫九土之宜弗任。

四人之務不壹。（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曰九土九州之土尚書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壹專一也）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食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又曰夫祿足以代其耕）無儲稸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言無儲稸以度荒災空自必望於歲也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五穀既登家有儲稸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韋昭曰虞度也左氏傳王曰余一人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三季之衰。皆此物也。（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昧旦丕顯已見東京賦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爾雅曰慄懼也）圖匱於豐。防儉於逸。（言常節約以戒不虞故圖乏者必於豐般樂儉者在於奢逸也廣雅曰儉少也）欽哉欽哉。惟穀之卹。（尚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國語虢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韋昭曰三時春夏秋也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此亦堯舜之用心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廟祧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宗祝在廟鄭玄曰宗宗人也祝接神者也毛詩箋曰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則諏謀其日應劭漢書注曰諏謀也）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周禮曰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儀禮曰孝孫某敢用嘉薦鄭玄曰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爲號云淖乃孝切）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左氏傳管仲曰尔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縮酒周禮曰鬯人釀秬以爲酒又曰甸師祭祀共蕭茅杜子春曰蕭香蒿也鄭玄曰既薦然後爇蕭合馨香茅以縮酒國語虢文公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左氏傳季良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所謂馨香無讒慝杜預曰粟謹敬也）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左氏傳季

梁奉粢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人和年豐也鄭玄周禮注曰登成也左氏傳曰致其禋祀於是乎人和而神降之福）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孝經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漢書曰人有生之最靈者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論語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逮我皇晉。實光斯道。（鄭玄毛詩箋曰光明也斯道謂孝道也）儀刑孚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毛詩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毛萇曰孚信也孝經子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五經要義曰天子籍田千畝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西京賦曰勸穡於原陸論語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尚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何晏論語注曰本基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一役謂籍田也二美謂能本而孝也）（左氏傳陰飴甥曰此一役也秦可以霸）不亦遠乎。不亦重乎。（論語文也）敢作頌曰。

思樂甸畿。薄采其茅。（茅即上甸師之所供者毛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毛萇曰薄辭也）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毛萇曰戾來也止至也）其農三推。萬方以祗。（禮記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爾雅曰祗敬也）耨我公田。實及我私。（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奴豆切毛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禮記曰天子藉田以事天地山川以爲齊盛毛萇詩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齊音資）我倉如陵。我庾如坻。（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高地也）念茲在茲。永言孝思。（言念此黍稷在此祭祀也尚書禹曰

（念茲在茲。毛詩曰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左氏傳季梁曰上思利人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人力之普存也）神祇攸歆。逸豫無期。（左氏傳楚子曰能歆神人杜預曰歆享也毛詩曰尔公尔侯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尚書王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畋獵（鄭玄禮記注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庖厨之用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馬融曰取獸曰畋）

子虛賦一首

（善曰漢書曰相如遊梁乃著子虛賦後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風諫焉）

司馬長卿（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少好讀書爲武騎常侍後拜文園令病卒）

郭璞注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司馬彪曰畋獵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在齊齊侯出畋本或云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非也）畋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張揖曰姹誇也丑亞切字當作詫）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善曰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然自卑之稱也夢莫諷切）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郭璞曰濱涯也）列卒滿澤。罘網彌山。（郭璞曰彌覆也善曰罘已見上文）掩兔轔鹿。射麋腳麟。（司馬彪曰轔轢也音吝韋昭曰腳謂持其脚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掩若覆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張揖曰海水之厓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擩也切生肉擩車輪鹽而食之也善曰擩揾也擩而緣切揾一頓切）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郭璞曰伐其功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郭璞曰下車謙也）臣楚國之鄙人也。（廣雅曰鄙小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善曰覽於有無謂或有所見或復無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

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郭璞曰特獨也）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郭璞曰隆崇竦起也善曰岪音佛）岑崟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山擁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善曰崟音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相摎結而峻絕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罷池陂陁。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穨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陁音馳文頴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章假借協陁之韻也）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雘也赭赤土也堊白土也蘇林曰白坿白石英也坿音附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碧青石也）衆色炫燿。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之鱗彩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琘昆吾。（張揖曰琳珠也琘者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也出美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郭

（璞曰琳玉名）瑊玏玄厲（張揖曰瑊玏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瑊音緘玏音勒）碝石碔砆（張揖曰碝石碔砆皆石之次玉者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碔砆赤地白采葱龍白黑不分郭璞曰碝而兖切善曰管子曰陰山碝珉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碔砆類玉）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蘼蕪芷白芷也若杜若也司馬彪曰芎藭似藁本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蘭香草也芷若下或有射干非也）江蘺蘼蕪諸柘巴苴（張揖曰江蘺香草也蘼蕪蘄芷也似蛇床而香諸柘甘柘也郭璞曰江蘺似水薺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蕉善曰苴子余切）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司馬彪曰陁靡邪靡也案衍窊下也壇曼平博也善曰陁弋爾切衍弋戰切壇徒旦切曼莫幹切）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張揖曰葴馬藍也菥似燕麥也苞藨也荔馬荔也蘇林曰菥斯歷切善曰葴之林切苞音包荔音隸藨皮表切）薛莎青薠（張揖曰薛賴蒿也莎蒿侯也青薠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善曰薠音煩）其埤濕則生藏莨蒹葭（郭璞曰藏莨草名中牛馬芻張揖曰蒹薕葭蘆也善曰埤音婢莨音郎）東蘠彫胡（張揖曰東蘠實可食彫胡菰米也）蓮藕觚盧（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觚盧扈魯也）菴閭軒于（張揖曰菴閭蒿也子可醫疾軒于蕕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善曰菴音淹蕕音猶）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圖畫也）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郭璞曰波抑揚也）外發芙蓉菱華内隱鉅石白沙（應劭曰芙蓉蓮花也）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也）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楩柟豫章（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善曰尸子曰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楩柟豫章木或林下有巨字樹下有則字非也）桂椒木蘭蘗離朱楊（郭璞曰木蘭皮辛可食張揖曰蘗皮可染者離山棃也郭璞曰朱楊赤莖柳也善曰蓋山之國東有樹赤皮幹名曰朱木楊柳也）

櫨棃梬栗橘柚芬芳（張揖曰櫨似棃而甘也梬梬棗也善曰說文曰梬棗似柿而小名曰梬而兖切蘇林曰梬音郢都之郢然諸說雖殊而木一也今依蘇音）其上則有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張揖曰孔孔雀也鸞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善曰射弋舍切）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郭璞曰蟃蜒大獸似貍長百尋貙似貍而大犴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蟃音萬善曰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又曰幽都之山其上有玄豹郭璞曰黑豹也）於是乎乃使剸諸之倫手格此獸（善曰剸諸已見吳都賦）楚王乃駕馴駮之駟（張揖曰馴擾也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擾而駕之以當騶馬也）乘彫玉之輿（郭璞曰刻玉以飾車也）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曰以魚須爲旃柄驅馳逐獸也橈靡也善曰橈女教切）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以明月珠綴飾旗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蛟珠旗宋均曰蛟魚之珠有光耀可以飾旗）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鮔者干將所造也善曰雄戟已見吳都賦鮔音巨）左烏號之雕弓（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郭璞曰雕畫也）右夏服之勁箭（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故曰夏服也）陽子驂乘孅阿爲御（張揖曰陽子伯樂字也秦繆公臣姓孫名陽郭璞曰孅阿古之善御者見楚辭孅音纖善曰楚辭曰孅阿不御焉）案節未舒即陵狡獸（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未舒馬足未舒也狡獸狡健之獸也善曰天文志曰案節徐行服虔曰謂行遲也）蹵蛩蛩轔距虛（張揖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贏而小善曰說苑孔子曰蛩蛩距虛見人將來必負蹷以走二獸者非性心愛蹷也爲得甘草而貴之故也）軼野馬轊陶駼（張揖曰軼過也野馬似馬而小海外經曰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陶駼郭璞曰轊車軸頭也善曰軼轊言車之疾能過野馬及陶駼也軼不言車轊不言過互文也轊音衛陶音逃駼音塗）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呂

（氏春秋曰遺風之乘爾雅曰嶲如馬一角不角者騏嶲音攜）倏眒倩浰（張揖曰皆疾皃善曰倏式六切眒式刃切倩千見切浰音練）雷動猋至星流霆擊（郭璞曰霆劈歷）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李奇曰射之巧妙決於目眦善曰說文曰眥目匡也眦眥俱同）洞胷達掖絕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胷通右髃中絕系也善曰說文曰髃肩前也五口切一音五俱切繫音系）獲若雨獸揜草蔽地（善曰言所在衆多若天之雨獸雨于具切毛萇詩傳曰揜覆也）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仗信節也翱翔容與言自得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弭案也）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埶受詘（郭璞曰埶疲極也埶音劇司馬彪曰徼遮其倦者善曰受屈取其力屈也詘與屈同丘勿切）殫覩衆物之變態（郭璞曰殫盡也變態姿貌也）於是鄭女曼姬（如淳曰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曼也）被阿緆揄紵縞（張揖曰阿細繒也緆細布也揄曳也司馬彪曰縞細繒也善曰列子曰鄭衛之處子衣阿錫戰國策魯連曰君後宮皆衣紵縞緆與錫古字通）雜纖羅垂霧縠（司馬彪曰纖細也張揖曰縠細如霧垂以爲裳也善曰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步）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張揖曰襞積簡齰也褰縮也縐裁也其縐中文理茀蹵有似於谿谷也善曰襞必亦切縐側救切齰諸白切）衯衯裶裶揚袘戌削（郭璞曰衯衯裶裶皆衣長貌也張揖曰揚舉也袘衣袖也戌削裁制貌也善曰裶音非袘弋爾切戌音卹）蜚襳垂髾（司馬彪曰襳袿飾也髾燕尾也善曰襳與燕尾皆婦人袿衣之飾也蜚古飛字也襳音纖髾所交切）扶輿猗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善曰猗於綺切）翕呷萃蔡（張揖曰翕呷衣起張也萃蔡衣聲也善曰呷火甲切萃音翠）下靡蘭蕙上拂羽蓋（善曰垂髾飛襳揚上下故或摩蘭蕙或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張揖曰錯其羽毛以爲首飾也）繆繞玉綏（張揖曰楚王車之綏以玉飾之也郭璞曰綏登車所執言手纏綏之）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郭璞

曰言其容飾奇豔非世所見也若神已見上文）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善曰說文曰獠獵也力笑切）媻姍勃窣上乎金隄（韋昭曰媻姍勃窣匍匐上也司馬彪曰金隄隄名也善曰媻音盤姍先安切窣先忽切）揜翡翠射鵕鸃（善曰方言曰揜取也鵕鸃已見上文）微矰出纖繳施（善曰矰繳已見上文）弋白鵠連駕鵝（善曰言既弋白鵠而因連駕鵝也）雙鶬下玄鶴加（善曰雙鶬見上注爾雅曰下落也戰國策更嬴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淮南子注曰加制也列子曰蒲且子連雙鶬於青雲之上戰國策莊辛曰黃鵠不知射者修矰繳將加己也）怠而後發游於清池（郭璞曰怠倦也）浮文鷁（張揖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也）揚旌栧（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爲旌建於船上也郭璞曰栧船般樹旌於上善曰栧依郭說栧音曳）張翠帷建羽蓋（郭璞曰施之船上也善曰翠帷羽蓋謂以翠羽飾帷蓋）罔瑇瑁鉤紫貝（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善曰瑇瑁紫貝已見西京賦）摐金鼓（韋昭曰摐擊也音窻郭璞曰金鼓鉦也）吹鳴籟（張揖曰籟簫也）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主唱聲而歌者也善曰榜方孟切）聲流喝（郭璞曰言悲嘶也善曰喝一介切嘶蘇奚切）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龜躍濤浪作）涌泉起奔揚會（郭璞曰暴溢激相鼓薄也善曰溢普頓切）礧石相擊硠硠礚礚（善曰礧力對切）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文穎曰靈鼓六面鼓）車按行騎就隊（應劭曰按次第也善曰服虔左氏傳注曰隊部也行胡郎切隊大內切）纚乎淫淫般乎裔裔（司馬彪曰皆行貌也善曰纚音屣般音盤）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怕乎無爲憺乎自持（郭璞曰養神氣也善曰老子曰我獨怕然而未兆說文曰怕無爲也廣雅曰憺怕靜也神女賦曰頩薄怒以自持憺與澹同徒濫切怕與泊同蒲各切）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服虔曰具美也或以芍藥調食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鵽香稻鮮魚以爲芍藥

（酸恬滋味百種千名之說是也善曰服氏一說以芍藥爲藥名或者因說今之煑馬肝猶加芍藥古之遺法晉氏之說以勺藥爲調和之意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爲得韋昭曰勺丁削切藥旅酌切）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曽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娛（韋昭曰焠謂割鮮焠輪也郭璞曰焠染也善曰脟音臠焠七內切）臣竊觀之齊殆不如（善曰毛萇詩傳曰殆近也）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郭璞曰言有惠賜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蘇秦曰令先生不遠千里而庭教高誘曰不以千里之道爲遠）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善曰家語曰越悉起境內之士三千人助吳）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晉灼曰謙不斥言故云左右言使者左右也善曰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并力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善曰風烈已見上文先生謂子虛也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郭璞曰以爲高談）奢言淫樂而顯侈靡（郭璞曰顯明也奢闊也）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善曰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彰君惡害私義非楚國之美彰君惡也害足下之信傷私義也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者非也）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文穎曰必見輕於齊輕易於齊也善曰使者失辭爲輕於齊使非其人爲累於楚也累力瑞切）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蘇林曰小洲曰陼司馬彪曰齊東臨大海爲渚也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渤海閒善曰呂氏春秋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丘渚海阻山也聲類曰陼或作渚）觀乎成山（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萊掖縣於其上築宮闕也）射

乎之罘（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腄縣獵其上也善曰腄直瑞切）浮渤澥（應劭曰渤澥海別枝也澥音蟹）游孟諸（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邪與肅愼爲鄰（郭璞曰肅愼國名在海外北接之）右以湯谷爲界（司馬彪曰湯谷日所出也以爲東界也善曰言爲東界則右當爲左字之誤也）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善曰山海經曰青丘其狐九尾）徬徨乎海外（善曰毛詩曰海外有截）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曽不蔕芥（善曰蔕芥已見西京賦）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郭璞曰俶儻猶非常也善曰廣雅曰瑰瑋琦玩也俶他歷切）珍怪鳥獸萬端鱗崪（善曰高唐賦曰珍怪奇偉不可稱論張揖曰崪與萃同集也）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張揖曰禹爲堯司空辯九州名山別草木卨爲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應劭曰契善計也善曰廣雅曰充牣滿也）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善曰言見先生是客也）是以王辭不復（司馬彪曰復荅也）何爲無以應哉

文選卷第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内率府録事叅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

楊子雲羽獵賦

上林賦一首　司馬長卿　郭璞注

亡是公听然而笑（善曰說文曰听笑貌也牛隱切）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述其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杜絶淫放耳善曰小雅曰淫過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甹君自損也（晉灼曰甹古貶字也善曰鄧析子曰因勢而發譽毛萇詩傳曰秖適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至于豳國爲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丹水更其南（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入汮水更公衡切）紫淵徑其北（文穎曰河南穀羅縣有紫澤在縣北於長安爲在北也）

終始灞滻出入涇渭（張揖曰灞滻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張揖曰酆水出鄠縣南山酆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善曰潦即澇水也說文曰澇水出鄠縣北入渭潏水出杜陵今名沇水自南山黄子陂西北流經至昆明池入渭郭璞曰經營其內周旋苑中也）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善曰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滻酆鄗潦潏凡八川）東西南北馳騖往來（郭璞曰言更相錯涉也來盧代切）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象雙闕者也善曰楚辭曰馳椒丘兮焉且止也且音昌呂切）行乎洲淤之浦（張揖曰淤漫也浦水崖也淤於庶切善曰方言曰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淤也）經乎桂林之中（張揖曰桂林林名也南海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也）過乎泱漭之壄（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如淳曰大貌也泱烏朗切）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蘇林曰楊雄方言曰汩遅疾也汩于筆切郭璞曰混并也阿大陵也）赴隘陿之口（郭璞曰夾岸間爲陿隘於懈切陿音狹）觸穹石激堆埼（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郭璞曰堆沙堆也丁回切埼巨依切）沸乎暴怒（郭璞曰沸水聲也音拂）洶涌彭湃（司馬彪曰洶涌跳起也彭湃波相戾也洶許勇切湃蒲拜切）滭弗宓汩（蘇林曰滭音畢宓音密司馬彪曰畢弗盛貌也宓汩去疾也汩于筆切）偪側泌瀄（郭璞曰泌瀄音筆櫛司馬彪曰偪側相迫也泌瀄相揳也偪字與逼同揳先結切）橫流逆折轉騰潎洌（司馬彪曰逆折旋回也孟康曰轉騰相過也潎洌相撇也潎匹列切洌音列）滂濞沆溉（司馬彪曰滂濞水聲也沆溉徐流也郭璞曰滂音匹耳切濞匹祕切溉胡慨切韋昭曰沆胡郎切）穹隆雲橈（郭璞曰龍起回究也善曰雲橈如雲屈橈也橈女教切）宛潬膠盭（司馬彪曰宛潬展轉也膠盭邪屈也宛音婉潬音善盭古戾字）踰波趨浥涖涖下瀨（司馬彪曰踰波後波凌前波也趨浥輸於淵也涖涖水聲也浥於俠切涖音利）批巖衝擁奔揚滯沛

（司馬彪曰擁曲隈也善曰說文曰批擊也滯沛奔揚之貌也滯直制切沛蒲蓋切）臨坻注壑瀺灂霣墜（鄧展曰坻水中山也坻音遲善曰字林曰瀺灂小水聲也霣即隕字也墜直類切）沈沈隱隱砰磅訇礚（善曰沈沈深貌也隱隱盛貌也司馬彪曰砰磅訇礚皆水聲也砰普冰切磅普萌切）潏潏淈淈湁潗鼎沸（善曰說文曰潏水湧出也淈水出貌周成雜字曰湁潗水沸貌也淈音骨湁敕立切潗子入切）馳波跳沫汩濦漂疾（司馬彪曰汩濦水聲也韋昭曰濦許及切善曰汩于筆切漂匹姚切）悠遠長懷（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寂漻無聲肆乎永歸（善曰說文曰漻清深也漻音聊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言水奔放而長歸於淵海也）然後灝溔潢漾（郭璞曰皆水无涯際貌也灝音皓溔弋少切潢胡廣切漾弋丈切）安翔徐回（郭璞曰言運轉也）翯乎滈滈（郭璞曰水白光貌也翯胡角切滈音鎬）東注太湖（郭璞曰太湖在吴縣尚書所謂震澤也）衍溢陂池（郭璞曰其形狀而出也陂池江旁小水）於是乎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爲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

䱭鰽漸離（李奇曰周洛曰鮪蜀曰䱭鰽出鞏山穴中司馬彪曰漸離魚名也張揖曰其形狀未聞䱭音亘鰽音漕）鰅鰫鰬魠（郭璞曰鰅魚有文彩鰫似鰱而黑鰬似鱓魠鱤一名黃日頰鰅音顒鰫甞容切鰬音乾魠音托鱓音善鱤音感）禺禺魼鰨（郭璞曰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魼比目魚狀似牛脾細鱗紫色兩相合得乃行鰨鯢魚也似鮎有四足聲如嬰兒禺音顒魼音榻鰨奴榻切）揵鰭掉尾振鱗奮翼（郭璞曰揵舉也鰭背上鬣也善曰高唐賦曰振鱗奮翼揵巨言切掉徒釣切）潛處乎深巖（郭璞曰隱岸坻也）魚鼈讙聲萬物衆夥（善曰小雅曰夥多也）明月珠子的皪江靡（應劭曰靡邊也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耀乃照於江邊也張揖曰靡厓也善曰說文曰玓瓅明珠光也玓瓅與的皪音義同）蜀石黃碝水玉磊砢（張揖曰蜀石石次玉者也郭璞曰碝石黃色水玉水精也磊砢魁礨貌也善曰山海經曰常庭之山其上多水玉碝如兖切砢洛可切）磷磷爛爛采色澔汗（郭璞曰皆玉石符采映耀也磷音吝澔音皓）藂

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鴐鵝屬玉（張揖曰鴻大鴈也郭璞曰鷫鷞也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者）交精旋目（郭璞曰交精似鳧而腳高有毛冠辟火災司馬彪曰旋目鳥名也）煩鶩庸渠（郭璞曰煩鶩鴨屬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腳一名章渠鶩音木）箴疵鵁盧（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鵁鶄頭鳥郭璞曰盧鸕鷀也箴音鍼疵音資鷀音慈也）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郭璞曰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也汎音馮泛敷劒切）與波摇蕩奄薄水渚（張揖曰奄覆也郭璞曰薄猶集也）唼喋菁藻咀嚼蔆藕（郭璞曰菁水草也善曰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啑與唼同所甲切喋丈甲切咀才汝切嚼才削切）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也巃力孔切嵸音揔）深林巨木嶄巖參差（郭璞曰皆峯嶺之貌也嶄仕銜切參楚林切差楚宜切）九嵕嶻嶭南山峩峩（郭璞曰嶻嶭高峻貌也善曰九嵕南山已見西都賦嶻音截嶭音蘖峩音娥）巖陁

甗錡摧崣崛崎（司馬彪曰陁靡也甗甑也錡歕也上大下小有似歕甑也張揖曰摧崣高貌也崛崎斗絶也摧作罪切崣卒鄐切郭璞曰崛音掘崎音錡）振溪通谷蹇産溝瀆（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蹇産詰曲也郭璞曰自溪及瀆皆水相通注也善曰言山石收斂溪水而不分泄）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司馬彪曰谽呀大貌豁閜空虛也郭璞曰隝水中山也谽呼含切呀呼加切閜呵下切隝音擣）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郭璞曰皆其形勢也崴於鬼切磈魚鬼切嵔惡罪切廆胡罪切虛音袪堀音窟礨音磊）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郭璞曰隱轔鬱壘堆壟不平貌轔洛盡切壘音壘施式氏切）陂池貏豸（郭璞曰陂池旁頹貌也陂音皮貏音被豸直爾切善曰貏豸漸平皃）沇溶淫鬻（張揖曰水流谿谷之間也沇以水切溶音容淫以舟切鬻音育）散渙夷陸（司馬彪曰布平地也）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服虔曰皋澤也隄上十里一亭郭璞曰皆築地令平也被皮義切）揜以綠蕙被以江蘺（張揖曰揜覆也綠王芻也蕙薰）

（草也郭璞山海經曰蕙香草蘭屬也）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留夷香草）布結縷（郭璞曰結縷蔓生如縷相結）攢戾莎（司馬彪曰戾莎莎名也）揭車衡蘭（應劭曰揭車一名芞輿香草也揭去竭切芞巨乞切）槀本射干（郭璞曰槀本槀茇也方末切司馬彪曰射干香草也射弋舍切）茈薑蘘荷（張揖曰茈薑子薑也茈音紫蘘人羊切）葴持若蓀（如淳曰葴音鍼韋昭曰持音懲張揖曰葴持闕若杜若郭璞曰蓀香草也）鮮支黃礫（司馬彪曰鮮支支子也張揖曰皆香草也）蔣苧青薠（張揖曰蔣菰也苧三稜也郭璞曰苧音杼）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善曰閎大也濩音護延弋戰切）離靡廣衍（善曰離靡離而邪靡不絕之貌也孟康甘泉賦注曰衍无厓岸也離力爾切）應風披靡吐芳揚烈（善曰烈酷烈香氣盛也披丕蟻切）郁郁菲菲眾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菲音妃）肸蠁布寫晻薆咇茀（司馬彪曰肸過也芬芳之過若蠁之布寫也郭璞曰

香氣盛馝馞也善曰說文曰肸蠁布也馝馞咇茀音義同說文曰馣馤香氣奄藹也馣與晻馤與薆音義同晻音奄咇步必切茀音勃）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孟康曰縝紛眾盛也軋芴緻密也縝丑人切芴音勿）芒芒怳忽（郭璞曰言眼亂也芒莫朗切）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善曰漢宮殿簿曰長安有西陂池東陂池）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張揖曰其苑南陽煖則盛冬十月草木生長也郭璞曰躍波言不凍也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隆冬而不彫）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郭璞曰㺎似牛領有肉堆也音容張揖曰旄旄牛也其狀如牛而四節毛貘白豹黑色出西南徼外沈牛水牛也能沈没水中麈似鹿而大善曰南越志曰潛牛形角似水牛一名沈牛也）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張揖曰題頟也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者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司馬彪曰揭舉衣也善曰尸子曰寒

凝冰裂地）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郭璞曰麒似麟而無角角端似猪角在鼻上中作弓韋昭曰背上有肉似橐故曰橐駝也）蛩蛩驒騱駃騠驢驘（郭璞曰驒騱駏驉類也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驒音顛騱音奚駃音決騠音提驘騾同）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司馬彪曰廊廡上級下級皆可坐故曰重坐曲閣閣道委曲也）華榱璧璫輦道纚屬（韋昭曰裁金爲璧以當榱頭也如淳曰輦道閣道也司馬彪曰纚屬連屬也張揖曰纚力尔切屬之欲切）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善曰步櫚步廊也周流周徧流行也楚辭曰曲屋步櫚郭璞曰中途樓閣間陛道司馬彪曰中宿乃至其上）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如淳曰嵕山也張揖曰平此山以作堂者也重累而成之故曰增成嵕子公切）巖窔洞房（郭璞曰言於巖窔底爲室潛通臺上也善曰窔一弔切）頫杳眇而無見仰𠬤橑而捫天（善曰聲類曰頫古文俯字說文曰頫低頭也楚辭曰遂倏忽而

捫天晉灼曰𠬤古攀字也捫摸也橑音老捫音門）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善曰奔流星也行疾故曰奔如淳曰宛虹屈曲之虹也應劭曰楯欄檻也司馬彪曰軒楯下版也更工衡切）青龍蚴蟉於東葙（郭璞曰蚴蟉龍行貌也善曰孫炎爾雅注曰葙夾室前堂也蚴一糺切蟉力糺切）象輿婉僤於西清（張揖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西清者葙中清淨處也善曰婉僤動貌也僤音善）靈圄燕於閒館（張揖曰靈圄眾仙之號也楚辭曰坐靈圄而來謁閒讀曰閑）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曰偓佺仙人也暴謂偃臥日中也榮屋南檐也）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郭璞曰醴泉瑞水也善曰言醴泉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爲川而過中庭）盤石振崖（李奇曰振整也以石整頓池水之涯也振之刃切）嶔巖倚傾（郭璞曰嶔巖欹貌也嶔口銜切倚於綺切）嵯峨嶕嶫刻削崢嶸（郭璞曰言自然若彫刻也司馬彪曰崢嶸深貌也善曰嶕音捷嶫音業）玫瑰碧琳珊瑚叢生（善曰並已見上文）

瑉玉旁唐。玢豳文鱗。（郭璞曰旁唐言磐礴也玢豳文理貌也音紛彬善曰宋玉笛賦曰其處磅礴千仞）赤瑕駁犖。雜臿其閒。（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雜廁崖石中駁犖采點也犖洛角切）晁采琬琰。和氏出焉。（司馬彪曰晁采玉名善曰晁古朝字尚書曰引璧琬琰在西序）於是乎盧橘夏熟。（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盧黑也）黃甘橙榛。（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榛亦橘之類也音湊張揖曰榛小橘也出武陵善曰說文曰橙橘屬也）枇杷橪柹。亭奈厚朴。（張揖曰枇杷似斛樹長葉子如杏亭山梨也厚朴藥名也郭璞曰橪橪支木也橪音煙朴步角切）樗棗楊梅。（張揖曰楊梅其實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酸出江南也）櫻桃蒲陶。（善曰櫻桃蒲陶見南都賦）隱夫薁棣。（張揖曰隱夫未詳薁山李也郭璞曰棣實似櫻桃也薁於六切棣徒計切）荅遝離支。（張揖曰荅遝似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遝音沓離力智切）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司馬彪曰貤延也羊氏切）揚翠葉。扤紫莖。（張揖曰扤搖也音兀）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郭璞曰言其光采之盛也煌音皇）沙棠櫟櫧。（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櫧似柃葉冬不落應劭曰櫟採木也櫧音諸柃音零採音采）華楓枰櫨。（張揖曰華皮可以爲索楓攝也脂可以爲香郭璞曰枰平仲木也櫨已見南都賦華胡化切）留落胥邪。仁頻并閭。（郭璞曰留未詳落檴也中作器胥邪似并閭皮可作索孟康曰仁頻椶也善曰仙藥錄曰檳榔一名椶然仁頻即檳榔也胥邪并閭已見南都賦檴音鑊）欃檀木蘭。（孟康曰欃檀檀別名也欃音讒）豫章女貞。（張揖曰女貞木葉冬不落）長千仞。大連抱。（司馬彪曰七尺曰仞）夸條直暢。實葉葰楙。（郭璞曰夸張布也司馬彪曰葰大也葰音峻）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司馬彪曰欐佹支重累也倚於綺切卷巨專切欐力爾切佹音詭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崔錯癹

骫。（郭璞曰崔錯交雜癹骫蟠戾也崔千賄切癹步葛切骫古委字）坑衡閜砢。（郭璞曰坑衡徑直貌閜砢相扶持也坑口庚切閜烏可切砢來可切）垂條扶疏。落英幡纚。（善曰說文曰扶疏四布也呂氏春秋曰樹肥無使扶疏英謂華也張揖曰幡纚飛揚貌也纚山爾切）紛溶箾蔘。猗狔從風。（郭璞曰紛溶箾蔘支竦擢也張揖曰猗狔猶阿那也溶音容箾音蕭蔘音森猗憶靡切狔女尔切）藰莅芔歙。（司馬彪曰衆聲貌也藰音劉莅音利芔古卉字歙音翕）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善曰金石管已見上文籥已見南都賦）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張揖曰偨池參差也茈虒不齊也如淳曰茈音此虒音豸郭璞曰還繞也偨音差）雜襲絫輯。（郭璞曰相重被也善曰絫古累字輯與集同）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蠝。（張揖曰蜼似獮猴卬鼻而長尾玃似獮猴而大飛蠝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曰蠝鼺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蜼音遺蠝音誄善曰玄猨言猨之雄者玄色也素雌猨之雌者素色也玃音钁）蛭蜩蠼蝚。（司馬彪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飛蛭四翼蜩蟬也玃蝚獮猴也郭璞曰蛭蜩未聞如淳曰蛭音質蝚奴刀切）獑胡豰蛫。（張揖曰獑胡似獮猴頭上有髦要以後黑郭璞曰豰似鼬而大要以後黃一名黃要食獮猴蛫未聞也獑音讒豰呼谷切蛫音詭）棲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郭璞曰互經互相經過也）夭蟜枝格。偃蹇杪顛。（郭璞曰皆獮猴在樹暴戲姿態也夭蟜頻申也善曰埤蒼曰格木長貌也說文曰杪木也廣雅曰顛末也蟜音矯）隃絕梁。騰殊榛。（郭璞曰梁石絕水也張揖曰殊榛異枿也善曰隃字與踰同榛仕人切枿五曷切）捷垂條。掉希閒。（張揖曰捷持懸垂之條掉往著稀疏無支之閒也郭璞曰掉懸擿也託釣切）牢落陸離。（郭璞曰羣奔走也善曰牢落猶遼落也廣雅曰陸離參差也）爛漫遠遷。（郭璞曰崩騰羣走貌也）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善曰說文曰娛戲也許其切郭璞曰皆離宮別館出入所幸也）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

官備具（郭璞曰言所在有也）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李奇曰以五校兵出獵也）乘鏤象六玉虯（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輅六玉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虯龍也無角曰虯也郭璞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蛟龍善曰此依古成文而假言之非謂似也今依郭說）拖蜺旌靡雲旗（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爲旌有似虹蜺之氣也畫熊虎於旒爲旗似雲氣也善曰此亦假言也高唐賦曰蜺爲旌雲旗已見東京賦）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賦以頌爲偶辭耳善曰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此爲前後相對爲偶辭耳非謂道游在乘輿之後）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李善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太僕御大將軍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曰扈大也張揖曰跋扈縱橫不案鹵簿也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中一校隨天子乘輿也）鼓嚴簿縱獵者（張揖曰鼓嚴鼓也簿鹵簿也善曰言擊嚴鼓簿鹵之中也）河江

爲阹泰山爲櫓（郭璞曰因山谷遮禽獸爲阹櫓望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郭璞曰殷猶震也善曰靁古雷字殷音隱）先後陸離離散別追（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曰廣雅曰陸離參差）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野也善曰韓子曰雲布風動周易曰雲行雨施也）生貔豹搏豺狼（韋昭曰生謂生取之也郭璞曰貔執夷虎屬音毗）手熊羆足壄羊（張揖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壄羊麢羊也似羊而青郭璞曰足謂踏也）蒙鶡蘇（孟康曰鶡鶡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鶡似雉鬭死不卻善曰蒙謂蒙覆而取之鶡以蘇爲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鶡音曷）絝白虎（郭璞曰絝謂絆絡之也善曰絝音袴）被班文（善曰班文虎豹之皮也司馬彪漢書曰虎賁騎皆虎文單衣）跨壄馬（善曰跨謂騎之也）凌三嵕之危（善曰漢書音義曰陵上也郭璞三倉注曰三嵕山在聞喜）下磧歷之坻（張揖曰磧歷不平也坻下阪道也坻音遲）徑峻赴險越壑厲水（郭璞曰厲以衣渡水）椎蜚廉弄

獬豸（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獬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今可得而弄也獬音蟹豸文介切）格蝦蛤鋋猛氏（孟康曰蝦蛤猛氏皆獸名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蝦音遐蛤音閤善曰說文曰鋋小矛也市延切）羂騕褭射封豕（張揖曰騕褭馬金喙赤色一日行万里者郭璞曰封豕大豬也善曰聲類曰羂係取也工犬切左氏傳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張揖曰脰項也善曰脰音豆史記陷苦念切）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郭璞曰言周旋也善曰楚辭曰廞弭節而高厲）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善曰部曲已見上文）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疾驅也善曰侵淫漸進之貌）儵夐遠去（郭璞曰儵忽長逝也善曰曹大家幽通賦注曰夐遠也）流離輕禽蹴履狡獸（張揖曰流離放散也輕禽飛鳥也晉灼曰輕小之禽善曰張說是也）轊白鹿捷狡兔（郭璞曰狡兔健跳故曰捷耳捷音接）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氣爲變怪游光之屬也）

追怪物出宇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彎蕃弱滿白羽（文穎曰彎牽也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引弓盡箭鏑爲滿以白羽爲箭故言白羽也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蕃與繁古字通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射游梟櫟蜚遽（張揖曰梟惡鳥也故射之櫟梢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羊也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梟羊山精也似遽類高說是也梟工聊切遽音鉅）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也善曰廣雅曰命名也）弦矢分藝殪仆（文穎曰所射準的爲藝壹發死爲殪善曰說文曰仆頓也殪音翳仆音赴）然后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騰游也善曰楚辭曰鳥託乘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張揖曰郭璞老子經注曰虛無寥廓與元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者也）躪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躪踐也亂者言亂其行）

（伍也）遒孔鸞促鵕鸃（郭璞曰遒促皆迫捕貌遒才由切）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捎鳳皇捷鵷鶵揜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善曰方言曰揜取也樂汁圖焦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司馬彪曰消搖逍遙也張揖曰淮南子云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徉也）率乎直指（郭璞曰率徑馳去也）晻乎反鄉（郭璞曰忽然疾歸貌）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郭璞曰蹷蹋也音厥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鳷音支）下棠梨息宜春（張揖曰棠梨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郭璞曰宜春宮名在渭南杜縣東）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明池西）濯鷁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善曰漢書曰鄧通以濯舡為黃頭郎音義曰善濯舡於池中也一說能持櫂行船也韋昭曰櫂今棹也並直孝切）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豐水西北近渭也）掩

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善曰方言曰掩者息也）觀士大夫之勤略（司馬彪曰略巡行也）均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徒車之所轔轢（郭璞曰徒步也轢輾也善曰輾女展切）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善曰廣倉曰若蹈足貌）與其窮極倦㲉驚憚讋伏（郭璞曰窮極倦㲉疲憊者也驚憚讋伏怖不動貌也㲉音劇憚丁号切讋之涉切）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籍籍（郭璞曰言交橫也他徒河切）填阬滿谷掩平彌澤（善曰廣雅曰大野曰平）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揖曰臺高上于顥天也）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撞千石之鍾（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立萬石之虡（張揖曰虡獸重百二十萬斤以俠鍾旁）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張揖曰以翠羽為葆也以鼉皮為鼓也郭璞曰華葆也）奏陶唐氏之舞（如淳曰舞咸池也善曰尚書曰惟彼陶唐）

（孔安國曰陶唐堯氏也）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韋昭曰葛天氏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氏春秋善曰呂氏春秋云葛天氏之樂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三曰遂草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闋為曲以民為氏以遂為育以建為徹皆誤）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郭璞曰波浪起也）巴渝宋蔡淮南于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渝水獠居其上皆剛勇好舞初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渝舞也張揖曰樂記曰宋音燕女溺志蔡人謳員三人淮南鼓員四人于遮曲名）文成顛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也顛與滇同也）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張揖曰族聚也郭璞曰遞迭也徒結切）鏗鎗闛鞈洞心駭耳（善曰鏗鎗鍾聲也闛鞈鼓音也毛詩曰擊鼓其鏜字書曰鞨鼓聲闛與鏜鞨與鞈古字通闛託郎切鞈音榻）荊吳鄭

衛之聲（郭璞曰皆淫哇也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韶濩武象之樂（文頴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為三象樂）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沔曲也衍弋戰切）鄢郢繽紛激楚結風（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郢楚都也繽紛舞也張揖曰楚歌曲也文穎曰衝激急風也結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其樂促迅哀切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善曰三蒼曰俳倡也優樂也禮記曰夫新樂及優侏儒郭璞曰狄鞮西戎樂名也鞮丁奚切）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恣所觀也）靡曼美色（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善曰言作樂於前者皆是靡曼美色也下或云於後非也）若夫青琴宓妃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如淳曰宓妃伏羲氏女溺死洛遂為洛水之神）絕殊離俗（郭璞曰離俗無雙也）妖冶嫺都（善曰字書曰妖巧也說文曰嫺雅也或作閑小雅曰都盛）

也。靚糚刻飾，便嬛綽約，（郭璞曰靚糚粉白黛黑也刻刻畫鬢鬋也便嬛輕利也綽約婉約也。善曰：莊子曰：綽約若處子。嬛音翾。靚音淨。）柔橈嫚嫚，嫵媚孅弱。（郭璞曰：柔橈嫚嫚，皆骨體耎弱長豔貌也。孅弱，弱顏也。善曰：埤蒼曰：嫵媚，悅也。孅弱，謂容體孅細柔弱也。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物小謂之孅。橈，女教切。嫚，於圓切。嫵音武。孅即纖字。）曳獨繭之褕絏，眇閻易以卹削。（張揖曰：褕，襜褕也。絏，袖也。郭璞曰：獨繭，一繭之絲也。閻易，衣長大貌也。卹削，言如刻畫作之也。善曰：褕音踰。絏音曳。易，弋示切。）便姍嫳屑，與俗殊服。（郭璞曰：衣服婆娑貌。善曰：便，步千切。姍音先。嫳，步結切。）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郭璞曰：香氣盛也。漚，一候切。又曰：鮮明貌也。善曰：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又曰：嫮目宜笑娥眉曼。皪音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郭璞曰：連娟，言曲細也。緜藐，遠視貌。善曰：娟，一全切。睇，大計切。藐音邈。）色授魂與，心愉於側。（張揖曰：彼色來授，我魂往與接也。愉音踰。）於是酒中樂酣，（郭璞曰：中，半也。中，仲切。）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司馬彪曰：亡，喪也。）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善曰：言聽政既有餘暇，無事而虛棄時日也。閒音閑。）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因秋氣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啓蟄不殺，則順天道也。）時休息於此。（郭璞曰：謂苑囿中也。）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善曰：爲，于偽切。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隸；（張揖曰：邑外謂之郊。郊，田也。詩曰：秩于農郊。韋昭曰：萌，民也。司馬彪曰：隸，小臣也。善曰：爾雅曰：命，告也。蒼頡篇曰：墾，耕也。小雅曰：贍，足也。）隤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郭璞曰：芻蕘者往也，雉兔者往也。）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司馬彪曰：飬魚鱉滿陂池而不禁民取也。郭璞曰：虛，言不聚人衆其中也。仞，滿也。）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

（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孟子：齊景公興發補不足。趙岐曰：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而補不足也。）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郭璞曰：號，號令也。）改制度，（郭璞曰：變宮室車服。）易服色，（郭璞曰：衣尚黑。）革正朔，（郭璞曰：更以十二月爲正，平旦爲朔。）與天下爲更始。（郭璞曰：新其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歷，筭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此齋戒。韓康伯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襲朝服，乘法駕，（司馬彪曰：襲，服也。法駕，六馬也。）建華旗，鳴玉鸞，（郭璞曰：鸞，鈴也。善曰：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論語曰：游於藝。塗，道也。善曰：藝，六經也。）覽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藪也。）射貍首，兼騶虞，（郭璞曰：貍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爲射節。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爲射節也。）弋玄鶴，舞干戚，（郭璞曰：干，楯也。戚，斧也。善曰：言古者舞玄鶴以爲瑞，令弋取之而舞于戚也。尚書大傳曰：舜樂歌曰：和伯之樂舞玄鶴。公羊傳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載雲罕，揜羣雅，（張揖曰：罕，罼也。前有九流雲罼之車。掩，捕也。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善曰：先用雲罕以獵獸，今載之於車而捕羣雅之士也。）悲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王也。）樂樂胥，（善曰：毛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言王者樂得材智之人使在位，故天與之福祿也。胥，先呂切。）脩容乎禮園，（郭璞曰：禮所以整威儀自脩飾也。）翺翔乎書圃，（郭璞曰：尚書所以疏通知遠者，故遊涉之。）述易道，（郭璞曰：脩絜靜精微之術。）放怪獸，（張揖曰：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登明堂，坐清廟，（郭璞曰：明堂者，所以朝諸侯處。清廟，太廟也。善曰：禮記月令曰：天子居太廟太室。鄭玄曰：太廟太室，中央室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善曰：得恩德也。）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郭璞曰：芔猶勃也。許貴切。）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羡於五帝。（善曰：包咸論語注曰：錯，置也。千故切。司馬

（彪曰羨溢也）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郭璞曰精銳也抗損也音亢）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善曰管子曰國雖盛滿無德厚以安之國非其國也）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善曰鄭玄毛詩曰顧念也）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則仁者不繇也（郭璞曰繇道也音由）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也（善曰蒼頡篇曰墾耕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辟除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郭璞曰愀然變色貌也村誚切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也）逡巡避廗（善曰公羊傳曰逡巡北面再拜廣雅曰逡巡却退也孝經曰曾子避廗廗與席古字通）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善曰廣雅曰鄙小也）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并序）

楊子雲

孝成帝時羽獵（服虔曰士卒負羽也善曰高唐賦曰傳言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應劭曰堯舜夏殷周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善曰財與纔同毛萇詩傳曰御進也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也）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善曰孟子曰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善曰禮記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孝經援神契曰甘露一名膏露應劭曰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也）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漢書注曰神雀大如鷄斑文）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善曰尚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曰益哉帝曰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上謂山下謂澤也）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網置四面湯拔其三面也）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善曰孟子齊宣王問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曰有之若是其大乎荅曰民猶以爲小也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爲大何也荅曰文王之囿與人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王之囿四十里殺其麋鹿如殺人之罪人以爲大不亦宜乎孫卿子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不知節用裕民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鼎湖宮黃圖以爲在藍田昆吾地名上有亭善曰宜春已見上文三秦記曰樊川一名御宿）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善曰漢書曰盩厔有長楊五柞宮旁步浪切）

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善曰漢書曰槐里有黃山之宮濱涯也言循渭水之涯而東也公羊傳濤塗曰濱海而東濱與賓同音也）周袤數百里（善曰說文曰南北曰袤）穿昆明池象滇河（瓚曰西南夷有昆明國又有滇池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孟康曰馺娑殿名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營治也建章宮名也神明臺名也）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善曰漢書曰建章其北治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仙山服虔曰海中三山名法効象之）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善曰三垂謂西方南方東方武帝侵三垂以置郡故謂之割漢書杜鄴上書曰三垂蠻夷又雄上書曰北狄中國之堅敵三垂比之縣矣爾雅曰邊垂也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故謂之齊人若今言平人矣晉灼曰中國被教齊整之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善曰說文曰儲

（偫待也應劭曰禦禁也謂禁止往來營謂造作也即賦云禦自汧渭經營酆鄗甲或爲田非也）尚泰奢麗誇詡（善曰毛萇詩傳曰詡大也許羽切）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善曰三驅已見西都賦）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爲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楊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脩而已當以泉臺爲折中也韋昭曰制或爲折也）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善曰七略曰羽獵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校獵已見上文）其辭曰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善曰假爲或人之意言古之樸素而合禮者咸稱羲農是則豈或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而不合禮哉故論者荅之於下）論者云否各以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善曰論者雄自謂也言帝王文質各並時而得宜何必同條而共貫乎言必不然也尚書大傳曰否不也漢書武帝制曰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也）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封禪各言異也善曰管子曰古之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張晏曰爽差也不差其優劣誰知其賢愚也善曰言創業垂統者各隨時立制皆不見其差爽故五帝三王誰知其是非乎但文質不同明無是非也廣雅曰爽差也）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善曰玄北方也禮記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黑也其堂尚玄莊子曰夫道顓頊得之以處玄宮又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狹三王之阸僻嶠高舉而大興（善曰史記曰齊公子小白立是爲桓公又曰楚穆王卒子莊王侶立春秋感精記曰黃池之會重吳子滕薛夾轂魯衛驂乘鄭氏曰阸僻陋小也王逸楚辭注曰嶠舉也嶠音矯）歷五

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善曰寥廓高遠也韋昭曰登高也閎大也）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善曰北方水色黑故曰玄冬隆烈陰氣盛）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大戴禮曰孟春百草權輿）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孟康曰西北爲不周風謂冬時也）以奉終始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者）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虞掌山澤之官又曰延及也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善曰閶闔已見上文）儲積共偫戎卒夾道（善曰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也偫具事也漢書曰廷中陳車騎戎卒衛官也）斬叢棘夷野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夷殺也）禦自汧渭經營酆鎬（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經營規度也）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善曰章皇猶彷徨也周流周匝流行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日月似在其中出入也張晏曰日出扶桑入湯谷應劭曰沓合也）爾迺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晉灼曰路音落落纍也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爲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善曰三嵕已見上文）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善曰爾雅曰極至也淮南子曰至于虞淵是謂黃昏）鴻濛沆茫揭以崇山（韋昭曰鴻濛沆茫水草廣大貌也善曰薛綜東京賦注曰揭猶表也鴻胡孔切濛莫孔切沆胡朗切茫音莽揭音竭也）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也服虔曰白楊觀名也善曰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靈沼神池）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善曰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育夏育也已見西京賦說文曰鏌邪大戟也鏌音莫邪弋奢切）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善曰言畢之大垂天之邊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善曰朱竿

（太常之竿也周禮日月爲太常王建太常穆天子傳曰日月之旗七星之文河圖曰彗星者天地之旗也楚辭曰攬彗星以爲旗）青雲爲紛紅蜺爲繯屬之乎崑崙之虛（韋昭曰紛旗旒也繯旗上繫也善曰鄭玄喪服傳注曰屬連也爾雅曰河出崑崙虛繯下犬切屬之欲切虛音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善曰天星之羅言光明也濤水之波言廣大也）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善曰淫淫與與皆行貌也）欃槍爲闉明月爲候（孟康曰闉戰鬬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善曰杜預左傳注曰候望敵者）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張晏曰熒惑法使司命不祥天弧虛上二星善曰樂緯稽耀嘉曰熒惑主命禮記曰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鮮扁陸離駢衍佖路（服虔曰鮮扁戰鬬軍陣貌也駢衍軍壘駢衍也晉灼曰佖滿也善曰扁音篇佖頻一切）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晉灼曰徽疾貌也音揮善曰廣雅曰武健也鴻絧相連貌也緁獵相次貌也鴻胡弄切絧徒弄切緁音捷）殷殷軫

軫被陵緣阪窮夐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善曰殷軫盛貌也夐或爲冥殷音隱）羽騎營營昈分殊事（韋昭曰騎負羽也蘇林曰昈明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營營往來貌昈分謂羽騎明白分別各殊其事也昈音戶）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孟康曰轠轤連屬貌也如淳曰轠音雷轤音盧）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善曰陽朝陽明之朝晁古字同也）撞鴻鍾建九旒（善曰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鍾禮記曰龍旗九旒也）六白虎載靈輿（善曰杜業奏事曰輬車駕白虎四白虎馬名服虔曰靈輿天子輿也）蚩尤並轂蒙公先驅（善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異方並轂蚩尤居前楚辭曰選眾以並轂漢書音義曰蒙公蒙恬也如淳曰蒙公髦頭也晉灼曰此多說天子事如說是並步浪切）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旃（韋昭曰歷干也捎拂也）霹靂列鈌吐火施鞭（應劭曰霹靂雷也烈鈌閃隙也火電照也善曰言威德之盛役使百神故霹靂烈鈌吐火施鞭而爲衛也閃失染切）萃從沇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隅爲八鎮如淳曰不言九者一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善曰埤蒼曰從走貌也沇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賦曰沇溶淫鬻從先勇切沇以水切溶音容戲音麾）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善曰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雲師已見吳都賦說文曰吸喘息也埤蒼曰嚊喘息聲也潚率吸嚊之貌鱗羅若鱗之羅也攢以龍翰若龍翰之聚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之長大者嚊普利切潚音肅）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啾啾眾聲也啾或爲秋蹌蹌行貌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張晏曰切近也神光宮名也）望平樂徑竹林（張揖曰平樂館名晉灼曰在上林中也）蹂蕙圃踐蘭唐（善曰蕙圃已見子虛賦服虔曰蘭唐蘭生唐中也）舉烽烈火轡者施技（善曰轡者執轡之人也）方馳千駟狡騎萬帥（晉灼曰狡健之騎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併也）虓

虎之陳從橫膠轕猋拉雷厲驞駍駖磕（服虔曰虓音哮鄧展曰拉音獵善曰毛詩曰闞如虓虎拉風聲也哮火交切轕音葛驞疋人切駍普萌切駖力莖切）洶洶旭旭天動地岋（善曰洶洶旭旭鼓動之聲也韋昭曰岋動貌也洶旭勇切岋五合切）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善曰羨弋戰切）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善曰鄉音向毛萇詩傳曰趣趨也）東西南北騁者奔欲（善曰言各隨其耆欲而奔騁也耆音嗜）拕蒼豨跋犀犛蹶浮麋（韋昭曰跋蹋也應劭曰蹶頓也善曰廣雅曰拕引也音他浮麋過麋也跋步末切蹶居月切）斮巨狿搏玄猨（韋昭曰斮斬也側略切服虔曰巨狿獸名也善曰廣雅曰搏擊也狿已見上林賦）騰空虛距連卷（張晏曰連卷木也善曰距古岠字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卷音拳）踔天蟜娭澗門（張晏曰踔天蟜之枝也善曰三蒼訓詁曰踔踰也丑孝切）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善曰莫莫紛紛

（風塵之貌也）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善曰蹶踏也掌以掌擊之也爾雅曰茨蒺藜）獵蒙龍轔輕飛（善曰蒙龍已見上文輕飛輕獸飛禽也）屨般首帶修蛇（如淳曰般音班班首虎之頭也善曰屨謂踐履之也淮南子曰吳爲封豕長蛇）鉤赤豹擥象犀（韋昭曰擥扼也善曰擥古牽字）跇巒阬超唐陂（如淳曰跇超踰也音義曰巒山小而銳阬大坂也）車騎雲會登降闇藹（善曰闇藹衆盛貌闇烏感切）泰華爲旒熊耳爲綴（張晏曰旒旛綴旌也善曰綴亦旒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絳幡之素蜺張揖曰以赤氣爲旛綴以白氣也）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如淳曰還音旋言山爲之回旋也善曰宋玉大言賦曰長劒耿介倚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服虔曰儲與相羊貌也浦水涯也善曰淮南子曰陰陽儲與聊浪放蕩也與音餘浦音普浪音琅）於是天清日晏（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晏無雲之處也）逢蒙列眥羿氏控弦（善曰吳越春秋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說文曰匈奴名引弓曰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服虔曰皇車君車也李奇曰純緣也善曰幽輵車聲也方言曰純文也輵一轄切純之允切）望舒彌轡（服虔曰望舒月御也如淳曰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善曰彌轡按行貌也彌與弭古字通彌莫爾切）翼乎徐至於上蘭（晉灼曰上蘭觀在上林中也）移圍徙陣浸淫蹵部（善曰部軍之部伍也毛萇詩傳曰蹵促也蹵古字通子育切）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善曰隊徒內切行胡郎切）壁壘天旋神抶電擊（善曰言威之盛也埤蒼曰抶笞擊也）逢之則碎近之則破（善曰六韜太公曰當之者破近之者亡）鳥不及飛獸不得過（善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善曰言殺獲皆盡野地似乎掃刮也宋衷春秋緯注曰驚動也廣雅曰駭起也刮古滑切掃先早切）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善曰罕畢罕也聿皇輕疾貌）蹈飛豹羂嘄陽（善曰嘄陽即狒狒也已見上文羂工犬切）追天

寶出一方（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灼曰天寶鷄頭而人身）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駍然有聲又有光精應劭曰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閒然後得其雌雄也善曰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爲讚弗述讚弗述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寶鷄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讚弗述逐二童子化爲雉雄止陳倉化爲石雌如楚止南陽也讚浮謂切）沇沇溶溶遙噱乎紘中（晉灼曰口之上下名爲噱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噱吐舌紘網之中也善曰噱其略切）於三軍芒然窮允闟與（孟康曰允行也闟止也言三軍之盛窮闟禽獸使不得逸漏也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漏如淳曰窮音穹允者懈怠也晉灼曰闟與容貌也如晉之意言三軍芒然懈倦容貌闟與而舒緩也今依如晉之說也芒莫郎切允音淫闟於庶切與音豫）亶觀夫剽禽之紲踰犀兕之抵觸（韋昭曰亶音但善曰古但字紲與跇同已見上文文子曰兕牛之動以抵觸也）熊羆之挐攫虎豹之凌遽（韋昭曰挐攫惶遽也善曰說文曰凌越也遽窘也）徒角搶題注蹶竦讋怖魂亡魄觸輻關脰（晉灼曰徒但也服虔曰獸以角觸地也善曰蹶與蹷同爾雅曰竦慴懼也讋與慴同觸輻關脰言觸車輻因關其頭也搶七羊切蹶子育切脰音豆）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善曰言矢雖妄發而期於必中進退之際必踐履而獲之也韓子曰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者也）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張晏曰淫過也夷平也言獸被創過大血流塗輪平也音義曰創血流平於車輪也善曰丘累陵聚言積獸之多也）於是禽殫中衰（善曰中竹仲切）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晉灼曰靖冥深閑之館也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流）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晉灼曰梁梁山善曰尚書曰治梁及岐孔安國曰治山通水故以山名）東瞰目盡西暢無崖（善曰目盡盡目而望也無崖廣遠也）隨珠和氏焯爍其陂（善曰焯古灼字爍式藥切）玉石嶜崟眩燿青熒（善曰玉石玉之

（與石也李形單行字曰崟高大貌青熒光明貌瞽）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善曰不可殫形不能盡其形也高唐賦曰曾不可殫形也）玄鸞孔雀翡翠垂榮（善曰榮光榮也）王雎關關鴻鴈嚶嚶羣娛乎其中噍噍昆鳴（善曰毛詩曰關關雎鳩毛萇曰雎鳩王雎也又曰鳥鳴嚶嚶噍與啾同子由切說文曰昆同也）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善曰言鳥飛上下翅翼之聲若雷霆也）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也）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善曰嚴言可畏也巖岸側嶔巖之處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嶔口銜切）蹈獱獺據黿鼉（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獱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服虔曰音賓善曰廣雅曰據引也）抾靈蠵（鄭玄曰抾音袪韋昭曰抾捧也服虔曰蠵觜蠵）入洞穴出蒼梧（晉灼曰洞穴禹穴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言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也）乘巨鱗騎京魚（善曰京魚大魚也字或爲鯨鯨亦大魚也）浮彭蠡目有虞（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善曰有虞謂舜也）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明月珠子珠爲蚌所懷故曰胎推直追切）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鄭玄曰彭咸也晉灼曰胥伍子胥也皆水没也善曰楚辭曰願依彭咸之遺制王逸曰殷賢大夫自投水而死宓妃已見上子胥已見吳都賦）於兹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韋昭曰俄卬也車有蕃曰軒冕大冠也善曰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章貴賤雜衣裳言衣裳殊色也）脩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燿蠁曶如神（善曰蠁曶疾也蠁與響同曶與忽同）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善曰南鄰南方之邑）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善曰周禮曰職方掌九貉鄭司農曰北方曰

貉犍爲舍人爾雅注曰獻珍物曰珍獻食物曰享毛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抗手舉手而拜者也貉莫白切）前入圍口後陳盧山（孟康曰單于南庭山）群公常伯陽朱墨翟之徒（善曰常伯侍中也已見籍田賦陽朱墨翟取古賢以爲喻列子曰陽朱南游沛逢老聃高誘呂氏春秋注以爲宋人）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兹（善曰周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樂錄圖曰成康之隆妖孽滅也）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善曰東嶽泰山也梁梁父也已見上文）上猶謙讓而未俞也（張晏曰俞然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服虔曰受福流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獵取也）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善曰言以雲夢孟諸爲奢侈而非之也雲夢楚藪澤名也左氏傳曰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雲夢孟諸宋藪澤也又曰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導以田孟諸也）非章華是靈臺（善曰言以楚章華爲非而以周之靈臺爲是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善曰罕徂言希往也）土事不飾木功不彫（善曰晏子曰土事不文木事不鏤）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善曰聲類曰丞亦拯字也說文曰拯上舉也）儕男女使莫違（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儕等也莫違謂以時爲婚無違於期也毛詩序曰男女多違儕士階切）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善曰虞與娛古字通）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士（善曰言馳弋神明之囿冀以齊其聖德觀其有無而加恩施）放雉兔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善曰毛萇詩傳曰芻蕘薪采者也）蓋所以臻兹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善曰鬯與暢同暢通也）加勞三皇勗勤五

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善曰祇敬也雍和也）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善曰麗光華也鄭玄禮記注曰靡奢侈也）

文選卷第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果泉手校　廣圻審定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叅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畋獵下

楊子雲長楊賦一首（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畋獵

長楊賦一首（并序）

楊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欲叙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宫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略誤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吕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誕也）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善曰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爾雅曰命告也漢書曰武帝以右内史更名右扶風扶風在涇州界南山終南山也）西自褎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善曰褎斜谷名已見上漢書有弘農郡武帝置又有漢中郡秦置）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豪彘也廣雅曰狖蜼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曰玃似獮猴豹形如虎而圓文鄭

（丂曰鳥罟曰羅犺弋又切玃九縛切）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亦因禁罪人之車也漢書音義曰或曰檻車有封檻也）輸長楊射熊館。（善曰三輔黃圖曰長楊宮有射熊館在盩厔）以網爲周阹。（李奇曰阹遮禽獸圍陣也阹音祛）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也善曰廣雅曰搏擊也）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韋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詩大雅曰有壬有林君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義也胡廣云博士爲儒雅之林是也說文曰毛長者曰翰詩序曰下以風剌上）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顏師古曰動不爲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引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言左高五千仞廣十里善曰太華已見西都賦）椓嶻嶭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服虔曰嶻嶭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師古曰嶻嶭即今謂嵳峩也善曰說文曰弋橜也又曰紆詘也椓音卓嶻音截嶭音櫱）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漢書音義曰踤聚也顏監曰踤足蹴也善曰錫戎獲胡言以禽獸錫戎令胡自獲之胡戎一也變文耳踤音萃方言曰踤蹴蹋也）搤熊羆。拖豪豬。（善曰搤拖已見西都賦）木擁槍纍以爲儲胥。（顏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爲外儲胥也韋昭曰儲胥番落之類也槍七羊切纍力委切）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善曰古今字詁曰廑今勤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爲皆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所圖言勞而無益也愼子

曰無法之勞不圖於功）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爲乾豆也）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善曰玄默謂幽玄恬默也玄默已見魏都賦澹泊與憺怕同已見子虛賦）今樂遠出以露威靈。（善曰露暴露也）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韓康伯曰蒙昧幼少之象也前年獵長楊故言數）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之茲耶。（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也）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善曰毛萇詩傳曰詳審也）請略擧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善曰廣雅曰都凡也顏監曰凡大指也張晏曰切近也覽其近於義也）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窫窳封豕鑿齒皆爲人害窫窳類貙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人也晉灼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窫烏黠切窳音庾）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善曰如麋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糜饘也毛詩曰羣黎百姓爾雅曰康安也）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善曰毛詩曰乃睠西顧孔安國尚書傳曰奉天成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令雒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注曰順斗機爲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又星經曰牽牛神一名天關）橫鉅海。漂昆侖。（善曰橫度大海也漂搖蕩之也匹昭切）提劒而叱之。所過麾城撕邑。下將降旗。（顏監曰撕擧手擬也蒼頡篇曰撕拍取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撕之言芟也字林曰撕山檻切）一日之戰。不可殫記。

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善曰。頭蓬。髮亂如蓬也。）鞮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善曰。說文曰。鞮鍪。首鎧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冑生蟣蝨。鄭玄禮記注曰。介。被甲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冑。兜鍪也。鞮鍪即兜鍪也。鞮。丁奚切。鍪音牟。蟣。居綺切。蝨。所乙切。）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家語曰。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爲人也。）迺展人之所詘。振人之所乏。（善曰。方言曰。展。申也。詘。古屈字也。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規億載。恢帝業。（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善曰。高祖五年誅羽。自六年至十二年崩。凡七載。爾雅曰。密。靜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善曰。隨風乘流。言順從高祖之風流也。）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善曰。言不穿不敝不更爲也。漢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綈之衣。履革舄。六韜曰。堯衣履不敝盡。不更爲。服虔曰。鞜。舄也。音沓。）大廈不居。木器無文。（善曰。晏子曰。土事不文。木事不鏤。）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善曰。廣雅曰。疏亦賤也。字書曰。疏。遠也。璣。小珠也。音祈。）却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善曰。爾雅曰。玉謂之琱。又曰。治玉曰琢也。）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善曰。廣雅曰。斥。推也。）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衍。邪聲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衍。弋戰切。幼。一笑切。眇音妙。）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韋昭曰。玉衡。北斗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元命苞曰。常一不易。玉衡正。太階平。出黃帝六符經。）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服虔曰。熏鬻。堯時匈奴也。東夷。東越也。一云。呂嘉殺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羌戎睚眥。閩越相亂。（晉灼曰。睚眥。瞋目貌也。又猜忌不和貌。善曰。漢書曰。立無諸爲閩越王。又曰。武帝建元四年。尉他孫胡爲南越王。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遐眠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韋昭曰。眠音萌。萌。人也。）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應劭曰。驃。驃騎。霍去病也。衛。衛青也。善曰。漢書曰。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爲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汾沄沸渭。雲合電發。（善曰。汾沄沸渭。衆盛貌也。汾音紛。沄音雲。）猋騰波流。機駭蠭軼。（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飈。機駭蠭軼。言其疾也。猋與飈古字通也。）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盧。（應劭曰。轒轀。匈奴車也。音義曰。穹盧。旃帳也。服虔曰。轒轀。百二十步兵車。或可寢處。善曰。轒。扶云切。轀。於云切。）腦沙幕。髓余吾。（服虔曰。破其頭。腦塗沙幕也。余吾。水名。北山經曰。北鮮之山。多馬。鮮水出焉。而北經余吾水。應劭曰。在朔方北。鄭氏曰。折其骨。使髓膏水也。通俗文曰。骨中脂曰髓。古髓字。）遂躐乎王庭。（孟康曰。匈奴王庭。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躐。踐也。）敺橐駝。燒熐蠡。（張晏曰。熐蠡。乾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張揖曰。熐蠡。山名。熐音覓。蠡。來戈切。）分剺單于。磔裂屬國。（韋昭曰。剺。割也。音如黎。顏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善曰。單于。匈奴王號。漢書曰。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廣雅曰。磔。張也。漢書曰。置屬國以處匈奴降者。韋昭曰。外國羌胡來屬漢者也。）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生草莽也。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拔莽削石以通道。）蹂屍輿廝。係累老弱。（服虔曰。蹂尸。踐尸也。顏師古曰。死則蹂踐其尸。破傷者輿而行。如淳曰。輿廝。輪踐其廝徒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係。繫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累。係也。）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如淳曰。吮。括也。孟康曰。瘢耆。馬脊者創瘢處。善曰。如氏之說。以爲箭括及鋋所中。皆爲創瘢於馬耆。孟氏以爲耆被金鏃過傷者甚衆也。服虔曰。耆。鬣傷者。或矛積内未出其瘡。如含然。或箭插其項。末拔。藂若鬣焉。孔安國尚書傳曰。淫。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吮。辭究切。）皆稽顙樹領。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領樹上向也。韋昭曰。領音蛤。善曰。說文曰。匍匐。手行也。扶服與匍匐音義同。蛾伏。如蟻之伏也。蛾。古蟻字。）二十餘年矣。尚不

敢惕息○（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惕疾也說文曰息喘也）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善曰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迴戈邪指南越相夷○（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天子爲興師往討閩越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廣雅曰夷滅也）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服虔曰僰夷名也善曰漢書音義曰節所杖信節也僰蒲比切）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善曰絕遠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善曰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楙厥德）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服虔曰蹻舉足也音橋）使海內澹然○（善曰廣雅曰澹安也徒濫切）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善曰史記士蔿曰邊城少寇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與）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德焉沈浮言多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荄八區八方之區也）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難蜀父老曰羣生霑濡矣）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玄周禮注曰殺滅也文子曰物盛則衰）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服虔曰肆弃也顏監云肆放也不放心於險也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善曰言時不常也穀梁傳曰有年五穀皆熟爲有年方言曰西秦之閒相勸曰聳竦與聳古字通）振師五柞習馬長楊○（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盩厔有五柞宮也柞音作）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健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西西域傳曰去長安萬二千二百

里其地暑熱莽平近日所入善曰廣雅曰瞰視也）西厭月蝟東震日域○（服虔曰蝟音窟月所生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厭服也爾雅曰震懼也日域日出之域也厭一涉切）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顏監曰禦止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章句曰四平曰陵爾雅曰禦禁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還○（韋昭曰不暇稅駕支車也張晏曰從者彷彿委釋而迴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軔支輪木日未靡旃言日未移旌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委釋其事連屬而迴還也張以釋爲委軔如振切彷佛或作髣髴骫古委字也屬之欲切）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善曰太尊高祖也爾雅曰烈業也）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善曰三王之田文王三驅是也已見上文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韋昭曰耰所以覆種音憂顏監曰摩田器也晉灼云以耒推塊曰耰善曰工女功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善曰毛詩序曰婚姻失時男女多違也）出凱弟行簡易○（善曰毛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矜劬勞休力役○（善曰毛萇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孫卿子曰罕興力役無奪農時）見百年○存孤弱○（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說文曰存恤問也春秋說題辭曰存恤幼孤）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孟康曰碣磍之虡刻猛獸爲之故其形碣磍而盛怒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鞀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碣一轄切磍音轄鞀徒刀切）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韋昭曰拮擽也鳴球玉磬也古文隔爲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也八列八佾也拮居黠切球音求掉徒釣切）酌允鑠肴樂胥○（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帥禮樂以爲肴善曰毛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又曰於鑠王師又

（曰君子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善曰毛詩曰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又曰受天之祜爾雅曰祜福也音怙）歌投頌吹合雅（服虔曰聲之相投也）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張揖曰詩云愷弟君子神所勞矣）方將俟元符（晉灼曰元符大瑞也）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善曰難蜀父老曰增太山之封加梁甫之事）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張晏曰往號三五也善曰李軌法言注曰五帝三王延光至今不絕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秔稻屬也聲類以爲秔不黏稻也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又有秔稻梨栗之饒芻馬草也禮記曰蹴路馬芻說文曰蕘草薪也毛萇詩傳曰詡大也）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趎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趎音樞）客徒愛胡人之獲我

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曾辭之舒也）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善曰躲猶法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矇與蒙古字通廓除貌）

射雉賦

潘安仁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徐爰注

（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翳者所隱以射者也晉邦過江斯藝乃廢歷代迄今寡能厥事甞覽茲賦昧而莫曉聊記所聞以備遺忘）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樂羽翮之類或羣或飛飲啄恣性也善曰七發曰游涉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鸐鵫賦曰羽族之可貴者）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聿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飭英麗莫過翬也翬雉也伊洛以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英者雄果之目名者聲聞之稱也一本聿作偉善曰翬見爾雅）厲耿介之專心兮奓雄豔之姱姿（厲嚴整也耿介專一也奓豐也姱好也美色曰豔言雉嚴整其不羣之性奮揚其雄豔之貌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奓赤氏切姱苦瓜切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巡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巡行也言周行丘陵因其墳衍以爲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墳雄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鴝也此以上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巡略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圻界圻與畿

同）於時青陽告謝朱明肇授（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楚辭曰青春受謝王逸曰謝去也）靡木不滋無草不茂（草木具榮）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槭以改舊（蔚然初生之莖曜其新暉槭然陳宿之柯變其舊色言新舊咸茂也槭彫柯貌也所臘切）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涓涓清新之色泱音英涓古玄切善曰毛詩曰英英白雲毛萇曰英英白雲貌泱與英古字通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爲江河溜水流貌也）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鴝（漸漸含秀之貌也微子曰麥秀漸漸鷕鷕雉聲也又云雉之朝鴝尚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鴝顏延年以潘爲誤用也案詩有鷕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鴝則云求雌今云鷕鷕朝鴝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此以上序節物氣候雉可射之時也鷕以少切）眄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揭驕志意肆也箱籠竹器盛媒者也凡竹器箱方而密籠圓而疎盛媒器籠形者養鳥宜圓也箱密者不欲令見明也言感辰景之韶淑樂山梁之榮茂悟翬雉之奮逸

（思騁藝之肆志顩視箱籠詳察驍媒恣睢揭驕意願得也楚辭揭驕字作拮矯揭居桀切晲音詣善曰楚辭曰意恣睢以拮矯王逸曰縱心肆志所意願高也）奮勁骹以角槎瞵悍目以旁睞（骹脛也角邪也槎斫也悍戾也睞視也奮其堅勁之脛以利距邪斫瞵其剛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骹苦交切槎千荷切瞵力新切睞力代切善曰曹植鬭雞詩曰悍目發朱光）鷕綺翼而䞓撾灼繡頸而衮背（鷕文章貌也詩云有鷕其羽翼如綺文䞓則赤也撾肶也灼盛貌也頸毛如繡背如衮章言五采備也䞓敕呈切撾都瓜切善曰肶音陛）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鬱暴怒也軒起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長鳴思見野敵效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能怒代切）爾乃搫場挂翳停僮葱翠（搫者開除之名也今傖人通有此語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爲場挂翳於草停僮翳貌也葱翠翳色也搫步何切挂株庚切善曰廣雅曰搫除也）綠柏參差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翳上加木枝衣之以葉上則蕭森下則繁茂而實綢繆輕利也婉轉綢繆之稱）衷料戾以徹鑒表厭躡以密緻（料戾小而徹也厭躡重而密也翳外觀密緻與草木無別內視洞徹多所覩見也此以上序翳之形飾厭於輒切）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游雉媒名江淮間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言既芟場挂翳又恐媒起不早野雉希至原禽雉也雉不處下濕故曰原禽也）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企想雉出專視草際心爲之疲目爲之倦也此以上言挂翳之後遲獲之意也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左氏傳楚子玉曰得臣與寓目焉杜預曰寓寄也）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調翰謂媒也媒性調良故謂調翰喬桀俊逸也言邈絕疇類殊異才氣也善曰何疑問之辭也）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扇布也形如手巾叫鳴也將欲媒雊振布令有聲媒便清叫野雉聞即應而出也）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蹡而徐來（褰開也罟網也古者當以細網掩翳窻上視外處其制未聞也今則以板矣言聞野雉應媒之聲知

其必出開翳戶長視已見踉蹡徐來也踉蹡乍行乍止不迸疾之貌也善曰踉蹡欲行也廣雅曰蹡走也踉音亮蹡七亮切）摛朱冠之赩赫敷藻翰之陪鰓（赩赫赤色貌陪鰓奮怒之貌也善曰廣雅曰摛舒也藻翰翰有華藻也摛勑知切赩許力）首葯綠素身拕䌷繪（方言曰葯纏也猶纏裹也言雉首綠色頸葯素也䌷繡也繪畫文也身采如繪也葯烏角切）青鞦莎靡丹臆蘭綷（鞦炙尾間也莎草名楚辭曰青莎雜樹則莎色青也言雉尾間青毛如莎草之靡也臆膺也膺色如秋蘭之色也綷同也宋衛之間謂混爲綷也鞦音秋善曰小雅曰雜采曰綷綷音最）或蹶或啄時行時止（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蹶行遽貌字林曰啄鳥食也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也蹶居衛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廣雅曰蹶踶跳）班尾揚翹雙角特起（雄壯之勢也此以上言野雉之狀貌也善曰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良遊呃喔引之規裏（良遊媒也言媒呃喔其聲誘引令入可射之規內也呃於隔切喔於角切）應叱愕立擢身竦峙（峙立也既入可射之內來迅不止因便叱之雉聞叱即驚竦身而立者也善曰杜子春周禮注曰愕驚也）捧黃間以密彀屬剛罫以潛擬（捧舉也黃間弩名也張衡云黃間機張一名黃肩善曰說文曰彀張弓弩也屬謂注矢於弦也剛罫弩矢鏃也以鐵爲之形如十字各長三寸方似罔罫故曰罫焉罫古買切挂同）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射應也禽被箭躍起而反落弩聲猶未歇言其矢來疾也）山鷩悍害猋迅已甚（鷩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性悍戾憨害飛走如風之猋也爾雅曰扶搖謂之猋謂暴風從下上也善曰字書曰憨愚也呼甘切）越壑凌岑飛鳴薄廪（鷩性悍憋聞媒聲便越澗凌岑且飛且鳴遲來翳前也廪翳中盛飲食處今俗呼翳名曰倉也善曰薄至也方言曰憋惡也裨列切）鯨牙低鏃心平望審（鯨當作擎舉也舉弩牙低矢鏑以射之善曰禮記曰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也）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雉當不止於飛中射之毛體披散如錦之分碎也）逸羣之儁擅場挾兩

（逸羣儁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而已又挾兩雌也善曰西京賦曰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說文曰擅專也）

櫟雌妒異倏來忽往（櫟擊搏也聞他雉鳴擊搏其雌倏忽往來無時蹔止也善曰楚辭曰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六韜曰倏然而往忽然而來）

忌上風之餐切畏映日之儻朗（餐切微動之聲儻朗不明之狀言其忌聲而畏光也餐音鐵）

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技懩（屏除其布不敢散氣意者恐微有所聞便驚而逝既無由使媒鳴欲射則紛紜不定空心煩而技懩有伎藝欲逞曰技懩也音養善曰難蜀父老曰心煩於慮應劭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易名庸保於宋子之家久作苦聞其家堂客擊筑伎養不能毋出言也）

伊義鳥之應敵啾擭地以厲響（義鳥媒也爲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紜雞中啾然擭地而鳴引令來鬪埤蒼曰擭地爪持也三蒼曰啾聲也）

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彼野雉聞媒聲便逕來鬪交距蹶地土壤相接善曰廣雅曰壤塵也）

彤盈窻以美發紛首頹而臆仰（彤赤也盈滿也言其光彩滿當於窻美取其意而發矢又曰既與媒戰彤當翳窻發弩極美正射其頸首頹向後臆仰却蹩也）

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墳大防今呼爲培也夷靡也頹弛也易脩也農不脩壠此言田塘荒廢也善曰毛詩曰禾易長畝）

稊菽蘱糅蘙薈菶茸（稊稗類也菽豆也謂勞豆之屬野生也田既荒廢雜草繁茂蘙薈菶茸深概貌菶蒲動切茸如隴切善曰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西京賦曰萃蓴菶茸）

鳴雄振羽依于其冢（冢山巔也爾雅曰山頂曰冢言野之雄雉振其羽翼鳴鴝高墳之上善曰毛詩曰莎雞振羽）

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鴝於高丘之頂捫然降下向敵不見其形而見草動也捫一本或作撋捫尸鹽切撋而專切善曰尚書是降丘宅土）

瞻挺穟之傾掉意淰躍以振踊（挺穟草莖也掉動也覩草莖傾動奧雉將出意淰躍踊逸也善曰淰失冉切躍失藥切）

瞰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瞰漸出貌也楚辭曰瞰將出兮東方向覩草動奧雉當至瞰然而出果其所願情神愈驚動）

望黶黨合而翳皛雉脥肩而旋踵（言雉出苗望諸處黶黨然闇合唯翳皛然獨顯仍斂翼旋反也人斂身謂之脥肩黶烏簟切善曰說文曰皛顯也漢書公孫玃曰脅肩低首呂氏春秋管仲曰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皛胡了切脥許結切）

儆余志之精銳擬青顱而點項（雉既反歸乃從後射正中項也顱頭也儆音欣）

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目不步體視與體違也邪眺旁剔視瞻不正常驚惕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說文曰惕驚也剔與惕古字通）

靡聞而驚無見自鷩（鷩音脉字亦從脉方言云脉俗謂黠爲鬼脉言雉性驚鬼黠）

周環回復繚繞磐辟（皆回從往復不正之貌也善曰漢書曰何武所舉者磐辟雅拜）

戾翳旋把縈隨所歷（戾轉也把翳內所執處也言轉翳回旋隨雉所趣取其便也善曰戾力結切）

彳亍中輟馥焉中鏑（彳亍止貌也輟止也鏑矢鏃也馥中鏃聲也彳丑亦切亍丑錄切馥被逼切善曰今本並云彳亍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宕往彳兮中輟

以文勢言之徐氏誤也）

前剌重膺傍截疊翮（正橫射也剌割也前割重膺傍斷兩翮也剌魯跌切）

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雉性怯而多疑膽劣而心戾者善曰說文曰狷急也古縣切）

內無固守出不交戰（內心也固堅也心無堅守外無鬪意也善曰管子曰民無恥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賈逵國語注曰交共也）

來若處子去如激電（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子來若處女之畏人去若激電之迅疾也善曰司馬兵法曰始如處女答賓戲曰風飈電激）

闚閃䕯葉幎歷乍見（䕯麥稍也謂在麥田中䕯葉閒闚閃於外乍見乍隱不敢出場也閃丑占切善曰䕯與稍並同古玄切幎音覓）

於是筭分銖商遠邇（分銖弩牙後刻畫定矢所至遠近之處也雉既不出將就草射之故討其分銖商其遠近也）

揆懸刀騁絕技（懸刀弩牙後刀也一名機揆度也籌量可發而發故言騁絕技也善曰釋名曰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其形然也西京賦曰妙材騁伎薛君韓詩章句曰騁施也）

如輊如軒不

高不埤。（言至平也。善曰：毛詩曰：如輊如軒。輊與轅同。鄭玄周禮注曰：埤，短也。埤與庳古字通。轅，竹二切。埤，貧美切。）當咮值胷，裂膆破觜。（射而也。膆，喉，受食處也。觜，喙也。裂喉破喙也。字書曰：咮，鳥口也。咮，竹秀切。膆，音素。）夷險殊地，駠麤異變。（地有平險之殊，雉有駠麤之異，隨變而應，不可爲一準也。）昃不暇食，夕不告勸。（言樂之者忘飢倦也。）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於一箭。（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始言。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醜夫爲之攺貌，憾妻爲之釋怨。（言妻所以愁恨者，怨其夫之醜也。今見獲雉而笑，則是斯藝能使醜夫變貌，恨妻釋忿者也。憾，胡闇切。）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鶩，疾也。田，獵也。言遊獵馳車騁馬，飛鷹走犬，陵山越澗，常乘危險也。）何斯藝之安逸，羌禽從其己豫。（善曰：言斯藝極安，從禽最逸豫。言禽來就己，故豫不勞。）清道而行，擇地而住。（人多則雉驚，故俳除人，從清道而行，擇善地而住爲場也。善曰：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後行。班固漢書贊曰：馮參鞠射履方，擇地而行。）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求御。豈唯皁隷，此焉君擧。（擧音據。善曰：說文曰：鑣，馬銜也。董巴輿服志曰：馬並以黃金爲乂髦，插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禮：王后六服有褕翟、闕翟。儀禮：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鶉鷃。左氏傳：臧僖伯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澤之實，皁隷之事，非君所及。又曹劌曰：君擧必書。）若乃耽槃流遁，放心不移。（槃，樂也。善曰：東京賦曰：若乃流遁，忘返於心，不覺也。）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恤，憂也。司，主也。善曰：左氏傳：虞人箴曰：忘其國恤，思其麀牡。）樂而無節，端操或虧。（善曰：東京賦曰：樂而無節。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此則老氏所誡，君子不爲。（老子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善曰：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誡。孫卿子曰：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爲也。）

紀行

北征賦（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班叔皮（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莊老。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囂時據隴擁衆，囂不禮彪，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融歸光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荅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茂才，爲徐令。卒亦爲望都長。）

余遭世之顚覆兮，罹填塞之阨災。（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顚覆。孔安國尚書傳曰：罹，被也。王道不通，故曰填塞。廣雅曰：填，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險阨，傾危也。）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爲丘墟。楚辭曰：欲少留此靈瑣。）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淮南子曰：奮袂執銳。莊子曰：絕迹易。廣雅曰：絕，滅也。楚辭曰：願輕擧而遠遊。）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晉灼漢書注曰：有宫觀，故稱都。楚辭曰：夕宿兮帝郊。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音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按瓠谷玄宫，皆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虒於玄宫。）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雲陽古縣，在池陽西北，屬右扶風。雲門即雲陽縣門也。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通天，臺名，已見上文。）乘陵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漢書：右扶風栒縣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治邑也。栒與郇同，豳與邠同。應劭曰：左傳云：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黯，是爲郇叔。又云文公城郇。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也。今河東有郇城，即古郇國也。廣雅曰：乘，陵也。爾雅曰：大阜曰陵。郇音荀。邠與豳同，方旻切。）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孔安國曰：公，爵。劉，名也。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

（踐復）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曰殃禍惡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故時會者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雅曰時會也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上天之命也）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地王莽改爲義溝酈善長水經注曰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而得其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赫怒已見上注）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舊都北地郡也說文曰驂傍馬也毛

詩曰行道遲遲楚辭曰喟憑心而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爲期（舒節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區漢書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在涇渭之間去長安三百五十里）涉長路之緜緜兮遠紆回以樛流（毛萇詩傳曰緜緜長不絕貌也劉歆遂初賦曰路脩遠而緜緜說文曰紆屈也樛流曲折貌也樛音虯）過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脩（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故泥陽有班氏之廟也泥奴雞切）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孝武帝傷李夫賦曰釋余馬於椒丘楚辭曰步余馬於蘭皐漢書安定郡有彭陽卽今彭原是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也）日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楚辭曰日晻晻下而頹說文曰晻不明也於感切毛詩云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寤曠怨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思君子爲怨曠嗟行役爲歎時毛詩序曰大夫久役男女怨曠）

（廣雅曰歎傷也）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又曰路曼曼其脩遠漫與曼古字通）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彊秦乎築怨（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爲秦將拜爲內史秦使蒙恬築長城劉歆遂初賦曰劇彊秦之暴虐兮）舍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顧厚固而繕藩（言不光耀道德以綏遠方反爲厚固繕藩而已廣雅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不觀兵杜預左氏傳注曰繕脩也）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𠎝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脉而生殘（史記曰趙高者諸䟽遠屬也爲中車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胡亥欲立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脉哉乃恬之罪也吞藥自殺）登鄣隧而遥望兮聊須臾以婆娑

（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說文曰隧塞上亭守烽火者也篆文從火古字通詞辭切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隧其義並同隧或爲墜說文曰墜古文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婆娑容與之貌也毛詩曰市也婆娑）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史記文紀曰匈奴謀入邊爲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尚書曰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定郡有朝那縣姚察曰卬姓段）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他（聖文文帝也尚書曰允恭克讓幣加加之幣帛也史記文紀曰南越王尉他自立爲武帝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去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他者真定人姓趙氏爲南海尉然爲尉故曰尉他又云他秦時爲龍川令使南越王值秦亂遂不歸自立爲越王）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濞之逆邪（史記曰吳王濞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祖立爲吳王孝文時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其謀亦益不解也）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

秦之所圖。（言文帝知加幣以懷邊豈如疆秦繕藩而禦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王道蕩蕩曩猶向時也）隮高平而周覽。望山谷之嵯峨。（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高唐賦曰周覽九土）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初賦曰迥百里而無家）風猋發以漂遙兮。谷水灌以揚波。（言水灌注且以揚波也管子曰山水之溝命曰谷水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楚辭曰眴兮杳杳王逸曰杳杳深冥貌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白之貌也牛哀切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涉凝露之隆霜）鴈邕邕以羣翔兮。鶤雞鳴以嚌嚌。（毛詩曰雍雍鳴鴈楚辭曰鶤雞啁哳而悲鳴嚌嚌衆聲也音噍）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悢以傷懷。（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廣雅曰愴愴悢悢悲也悢力上切毛詩曰嘯歌傷懷蒼頡篇曰懷抱也）撫長劍而慨息。泣漣落

而霑衣。（左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慨大息也周易曰泣血漣如古詩曰淚下霑衣裳）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眙又曰氣於邑而不可止又曰哀生人之長勤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夫何陰曀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陰曀翳昏亂也楚辭曰欲俟時而須臾日陰曀其將暮毛萇詩傳曰陰而風曰曀於計切）諒時運之所爲兮。永伊鬱其誰愬。（爾雅曰諒信也宋衷春秋緯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說文曰愬亦訴字）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遊於藝又曰樂以忘憂）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毛詩曰我從事獨賢莊子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光明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也）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周易曰履信思乎順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東征賦（大家集曰子穀爲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流別論曰發洛至陳留述所經歷也）

曹大家（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年十四娉世叔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兄固修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融受業於大家）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惟是也東觀漢記曰和帝年號永初）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記注曰撰猶擇也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毛萇詩傳曰辰時也）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左氏傳曰鬬伯比曰莫敖舉趾高杜預注曰趾足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

故事云帝嚳所都後爲西亳即古之亭周秦之世爲偃師盤庚所遷處也）易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悢而懷悲。（楚辭曰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廣雅曰弛絕也爾雅曰念思也）諒不登櫟而椓蠡兮。得不陳力而相追。（登櫟椓蠡謂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知火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古登櫟而椓蠡得不陳力就列而相追乎禮記曰昔者未有宮室夏則居橧巢韓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蟲蛇聖人作構木爲巢以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椓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食蠃蚌之肉陳思王遷都賦曰覽乾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椓蠡螯而食蹠撫皮毛以自蔽然陳思之言蓋出於此也尸子曰卵生曰琢胎生曰乳琢與椓與蠃古字通蠡力戈切螯力兮切蚌蒲講切論語子謂

（冉有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論語曰吾從衆就列已見上注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楚辭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王逸曰徑邪道也）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史記曰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陸偃師鞏緱氏漢書河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脩遠以多艱鞏居勇切）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皐之旋門（郭璞曰山海經注曰洛水東至河南鞏縣入河廣雅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有成皐縣旋門已見東京賦成皐縣今虎牢是也）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卷（漢書河南郡有滎陽縣應劭曰卷故號國今號亭是也卷丘圓切）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閒（漢書河南郡有原武縣陽武縣）涉封丘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曰即春秋所謂敗狄於長丘史記曰紂臨九侯西伯聞之竊歎也）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論語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安也）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家語曰孔子適齊驅而少前漢書陳留郡有平丘縣）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論語子畏於匡又曰愼終追遠史記曰孔子將適陳過匡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於匡人匡人遂止孔子）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神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漢書門卒謂韓延壽曰明府久駐未出蒼頡篇曰駐主也）到長垣之境界兮察農野之居民（漢書陳留郡有長垣縣也）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榛榛（丘墟已見上文漢書伍被曰臣見宮中生荊棘）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長門賦曰惕寤覺而無見）

（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注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史記曰子路爲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又曰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爲祠）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蘧氏蘧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鄉有蘧伯玉冢廣雅曰墳高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唯令德爲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毛詩曰顯顯令德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論語曰文王既沒）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老子曰莫不尊道而貴德尹文子曰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左氏傳曰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謂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史記衛世家曰成侯貶號曰侯平侯子嗣君更貶號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廢爲庶人衛絕祀孫卿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乎漢書劉向上書曰周室多禍遂陵夷不能復興王肅家語注曰陵遲猶陂陀也）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家語孔子曰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命已見上文禮記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又曰求福不回鄭玄曰不違先祖之道也文子曰精誠通於形動氣於天）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楊子法言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先君謂彪也有作謂北征賦也論語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語矣）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周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靖恭已見上注）（鶡冠子曰縱軀委命）敬慎無怠思嗛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毛詩曰敬慎威儀尚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嗛與謙音義同苦兼切封禪書曰上猶嗛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淨爲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成人子曰若公綽之不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文選卷第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臧榮緒晉書曰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爲長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許喬）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岳殤弱子序曰元康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歲星也玄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玄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玄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爲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御猶主也）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潘子岳自謂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酈山之阿憑軾已見魏都賦爾雅曰徂往也）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惚恍未分之貌也鵩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爲一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之氣者爲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已見魏都賦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漢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此三才者天地人道

唯生與位謂之大寶（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當休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納旌弓於鈞台讚庶績於帝室（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世安崩謚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落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遏絕密靜也）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干寶晉紀曰楊駿為太傅百官總己以聽於駿尚書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伊尹之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旦之輔成王有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爾雅曰殆危也）窺七貴於漢庭譸一姓之或在（七姓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敗聲類曰譸亦疇字也爾雅曰疇誰也）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祇為逼主以示己專也干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

降自天生自婦人）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患過辟之未遠（言孔蘧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辟匹亦切）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言己闕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陋拘攣之寔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為害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票駁蓬轉因遇際會）寮位儡其隆替名節漼以隳落危素卵之累殼甚玄鷰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說文曰儡壞敗之貌洛罪切漼亦壞貌七罪切累卵已見魏都賦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鷰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殼苦角切）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王隱晉書曰潘岳為楊駿府主簿駿被誅日岳取急對人朱振代夷三族）匪擇木以棲集尠林焚而鳥存（擇木已見魏都賦爾雅曰尠寡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得賢臣頌曰上下懽然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也張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勑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宋均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

須臾之閒，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戰國策曰：薛人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韓詩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忼慨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疚，病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爾雅曰：矧，況也。漢書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曰：王居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東都賦曰：闕庭神麗。）眷鞏洛而掩涕，思纏緜於墳塋。（鞏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三十五里。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緜恩好，庶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音營。）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皐門，稅駕西周。（平樂，館名也。酈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皐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衞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注曰：稅，舍也。失銳切。西周，見下注解。）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豳。祚隆昌發，舊邦惟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爲帝嚳元妃，生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爲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俈與嚳同，邠與豳同。）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兹，此也，謂此周也。北征賦曰：騑遲遲兮歷兹。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玄曰：競，強也。能持強道者，惟有武王爾。）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不寐。

周公旦曰：曷爲不寐？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也。）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言武王滅商，雖有泰山之固，尚以爲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亡王，謂桀也。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曰：奚異涉海之失柂，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乖舛也。諭巴蜀檄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乖舛，不齊也。爾雅曰：迥，遠也。今協韻爲呼瞋切。）考土中于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于郟鄏，遂鑽龜而啓繇。（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杜預左氏傳注曰：繇，卜兆辭也。）平失道而來遷，緊二國而是祐。（史記曰：平王東遷于雒邑。二國，晉鄭也。左氏傳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緊，語助也。）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德，所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懋。說文曰：懋，盛也。）望圉北之兩門，感虢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言鄭伯以子頹樂及徧舞爲樂禍而討之，既尤之矣，及乎享王闕西備樂，是乃効其戾也。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衞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

（伯曰鄭伯効尤其亦將有咎包咸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晉侯迎王王入于城取太叔於温殺之鄭玄毛詩箋曰弘廣也重晉文侯重耳）靈壅川以止鬬晉演義以獻說（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鬬欲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不隳山不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辟而禍夫二川之神賈逵曰鬬者兩會似於鬬小雅曰演廣遠也）咨景悼以迄丐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孔安國尚書傳曰咨嗟也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躒帥師納王子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丐音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左氏傳衛彪傒曰魏子干位以令大事）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爲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弟殺哀王自立爲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爲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弟立爲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爲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澡水經注作濟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酈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瘞于亭東廣雅曰夭折也書曰若保赤子字書曰瘞埋也猗例切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泉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甞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爲吾）眄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泬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泬薛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好還）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漢書弘農郡有澠池縣舞賦曰遠思長想）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雋（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叱之皆靡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曰盎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河外謂之澠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咆勃怒貌也史記曰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

（見廉頗引車避匿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玉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
（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處智勇之淵偉方鄙
吝之忿悁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智勇相如也忿悁廉頗也言）
（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勇士有）
（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睢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悁含怒）
（之日久也）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
垂翅於回谿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東觀漢記曰馮異字）
（公孫拜爲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爲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殽）
（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澠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曰樊崇欲）
（與王莽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識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秦穆公曰吾不以一眚掩）

（大德西京賦曰遊鷂高翬薛綜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
更維（佐命已見西都賦荅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鄭玄周禮注曰維猶連結也）登崤坂之威
夷仰崇嶺之嵯峨（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嵯峨已見上文）皐記墳於
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以授戈曾
隻輪之不反縶三帥以濟河（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
（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縗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
（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值庸主之
矜愎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己
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

霸其有以（言若值庸主矜而愎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雅曰）
（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愎諫違卜杜預曰愎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
（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
（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晉先且居伐秦取汪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斯三敗矣又曰秦伯伐晉取王官）
（及郊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恥古詩曰虛名復何）
（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僞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爲雜非也）降曲崤而憐虢
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
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
諸（劉澄之地理書曰肴有純石或謂石肴如淳漢書注曰相與友善爲與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
（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

（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
（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
（士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我徂安陽言陟陝郛
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槀水出）
（槀山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
（之漫口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
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
巢（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公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愍漢氏之剝亂朝
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

盛尊降遥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傕汜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爲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汜擅朝政傕質天子於營傕將楊奉叛傕傕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傕汜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剥亂天下毛詩曰民卒流亡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檝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華嶠後漢書曰李傕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衆擊傕大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絹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

船船上人刃擽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子虛賦曰洞胷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後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翼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榦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

（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吴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衿帶已見上文孫卿子曰勇怯勢也）或開關以延敵競遯逃以奔竄（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遯逃而不敢進也）有噤門而莫啟不窺兵於山外（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爲國謀不忠也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噤閉而不言然噤亦閉也

噤巨蔭切）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言崤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噤門莫啟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葉武帝也難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也）厭紫極之閑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王者爲宮以象之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心在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塏以閑敞蒼頡篇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爲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劒令主人嫗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

（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疇猶訓也）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橜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而後行猶將有銜橜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橜騑馬口中長銜也橜巨月切淮南子曰陗法刻刑詩傳曰陗峻也毛詩曰徒御不驚）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上之漸何可長乎）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戾以湖邑閿鄉爲戾園又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任也尚書曰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不前楚辭曰紛吾乘兮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騑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閿鄉縣東十里鳩澗西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發閿鄉而警策愬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覿高掌之遺蹤（漢書湖縣名今虢州閿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勑戒之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遡古字通獻帝春秋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坂謂之黃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閿音聞）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璧與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璧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慍韓馬之大憝阻關谷以稱亂（何晏論語注曰慍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憝孔安國曰憝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函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爲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之多者也漢書揚雄即趙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料敵制勝）砰揚桴以振塵繣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爲京觀（字書曰砰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椎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繣破聲也呼麥切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爲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砰普耕切）倦狹路之迫隘軌踦嶇以低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中之隘狹廣雅曰踦傾側也）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班固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雍州厥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簫賦曰標紛敷以扶踈廣雅曰暢長也）邪界褒斜右濱汧隴（褒斜汧隴並已見上文）

寶雞前鳴甘泉後涌（寶雞甘泉並已見上文）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爲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崗乎嶓冢）九嵕巀嶭太一巃嵸（並已見上文）吐清風之飂戾納歸雲之鬱蓊（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論曰虎嘯而風寥戾思玄賦曰馮歸雲而遐逝楚辭曰望谿谷兮滃鬱）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玄素水色也霸滻二水名也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溫湯也雍州圖曰溫湯在新豐縣界溫谷即溫泉也雍州圖曰溫泉在藍田縣界）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南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漢有蘭池宮）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鄭玄周礼注曰浸者可以爲陂灌溉者鄭白已見上文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控引淮湖與海通波也）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並已見上文）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皋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皋）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老子曰國家昏亂有貞臣）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爲（史記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爲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弊予又改爲兮）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淫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

小四　卅五　大三四　文十　十四　斯從

赫赫宗周威爲亡國（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愛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爲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彘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呼滅切）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罹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漢書劉向上疏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爲遊館生埋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埋報勤謂反以生埋之事以報其功勤也）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與（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爲喻焉）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率土且弗遺而況於鄰里乎況於卿士乎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

小四　七十六　大八　八十　文十　十五　蔡洪

（爲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張晏曰枌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籍含怒於鴻門沛跼蹐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攛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於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旦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曾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曾起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爲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舍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攛挺也力刃切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鄭玄注本爲噬噬齧也音誓）樊抗憤以巵酒咀彘肩以激揚（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也）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史記曰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爲龍不變其文家化爲國不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曾曾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嬰罥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袒（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傍軹塗已見東京賦左氏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爲臣僕也）疎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漢書曰疎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餞于禰毛萇曰祖而舍軷

飲酒於其側曰餞漢書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金墉鬱其萬雉峻嵃峭以繩直（西京賦曰橫西洫而絕金墉西都賦曰建金城而萬雉嵃謂棧嵃嶮貌也繩直已見東京賦）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閾（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家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都中雜遝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涖職勵疲鈍以臨朝昂自強而不息（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涖職謂蒞政也毛萇詩傳曰涖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昂勉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林賦曰聽覽餘閑舞賦曰餘日怡蕩）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管庫蕞芮於城隅者

百不處一（言今之寺署蕞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處一也漢書劉向上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蕞聚貌也音在外切說文曰芮小貌而銳切處一或爲一處非也）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馺娑而款駘盪轥枍詣而轢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已上並見西京賦）鷩雉雊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鷩雉已見射雉賦黍苗已見魏都賦尚書曰予思曰孜孜）洪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史遊急就章曰乘風縣鍾

（華祠樂）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於灞川（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毛萇曰鞠窮也潘岳關中記曰秦爲銅人十二董卓壞以爲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載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次道南銅人即金狄也）懷夫蕭曹魏邴之相（並已見西都賦）辛李衛霍之將（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爲左將軍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衛霍已見長楊賦）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漢書孫寶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爲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騫爲博望侯）教敷而彝倫敘兵舉而皇威暢（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彝倫攸敘）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

高節亮（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文投命蘇武也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人杜預左氏傳注曰投弃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曁乎秺侯之忠孝淳深（小雅曰曁及也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爲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内戶下何羅褏白刃從東廊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爲秺侯音妬）陸賈之優游宴喜（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爲太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以此游漢庭公卿閒名聲籍甚荅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以興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司馬長卿王子淵楊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爲太史令修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爲宗正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爲中

壘校尉爲七略）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大尹發姦擿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貢涿郡人也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閒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爲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爲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子季南陽人也爲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繇此天下稱之也）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爲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爲大司農每朝候上閒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

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鄭玄禮記注曰緌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杜詩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或被髮左袵奮迅泥滓（謂日磾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袵矣凡人沈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喜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爲瑕穢動增泥滓說文曰滓澱也）或從容傅會望表知裏（謂陸賈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閒附會將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或著顯績而嬰時戮（謂廣漢之屬也）或有大才而無貴仕（謂賈誼之屬也）皆揚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聞令望左氏傳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漢書曰王鳳與元后同母爲大司馬大將軍用

（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爲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引恭沛人坐法腐刑爲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石顯已見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四方范雎後漢書曰鄧騭寵靈顯赫光震都鄙）而死之曰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西京賦曰巨猾閒釁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揖不疑於北闕軾樗里於武庫（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爲京兆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也）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漢書贊曰武帝設酒池肉林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爲阜以酒爲池牖肉爲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漢書曰王根爲曲陽侯五侯大脩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度）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文成將軍李少翁五利將軍欒大皆方術士說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爲與造化逍遙）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

水爆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西京賦曰干雲霧以上達）致邛蒟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勤東岳以虛美（班固漢書西域贊曰孝武之時感蒟醬邛竹杖則開牂柯越巂漢書曰武帝作角抵戲又東方朔曰甲乙之帳臣瓚曰輿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贊曰孝武奢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曰武帝登封泰山封禪書曰勤功中岳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餘並已見上文）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方言曰賜盡也）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面朝後市子虛賦曰飛纖垂髾扶輿猗靡較音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鬭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慚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衛鬒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漢武故事曰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左傳叔向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廣雅曰鑑照也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上悅之事由體輕）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以奇見幸故曰聲流緣廢自裁故曰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揖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王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

（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劒從之六韜曰爲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華蓋已見上文壘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說文曰撎拜舉手下也因利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傳注曰倨傲也）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劒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惘猶罔罔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爲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言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殺昭王昭襄王也廟筭已見上文尚書曰率籲衆慼出矢言何休公羊注曰刎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道持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陛殿之餘基。裁岥岮以隱嶙。（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爲咸陽築冀闕緬盡貌也亡衍切岥岮頹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岥岮之長阪隱嶙絕起貌）想趙使之抱璧。瀏睨楹以抗憤。（史記曰秦王得趙璧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瀏睨目清貌也）燕圖窮而荊發。紛絕袖而自引。（史記曰荊軻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其匕首揕秦王不中揕丁鴆切）筑聲厲而

高奮。狙潛鈆以脫臏。（史記曰荊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以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鈆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臏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伺候也七豫切尚書刑德放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臏膝蓋矐音各一音格字）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尚書曰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狽音貝）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爲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爲太子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劒以自裁扶蘇爲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鄭玄周禮注曰矯稱詐以爲是）儒林填於坑穽。詩書煬而爲煙。（史記曰盧生爲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廣雅曰穽阬也才性切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猛爲煬余亮切）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轘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轘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轘之辟二人爲首故曰啓前）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也）假讒逆以天權。鉗衆口而寄坐。（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持天權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兵在頸而顧

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東征賦曰惕覺寤而顧問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其女婿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鬬傍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户侯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弗許閻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兵在頸已見東京賦）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爲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紓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子嬰降已見上文）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衆寡（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圖書藏之漢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也）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史記曰客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秦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獼猴也漢書曰羽屠咸陽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淮南子曰大道舍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子曰死懷恨入於九泉）感市閭之菆井歎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許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引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爲東郡太守爲天下最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百姓莫不流涕說文曰菆麻蒸也阻留切然菆井即渭城賣蒸之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訐以爲直者說文曰訐面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邑之地又魏犫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胷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冊畢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也）存威格乎天區土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抔步毀垣以延佇（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抔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楚辭曰欲寂漢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漢靜也）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劒於東郭（漢書曰爰盎字絲楚人也爲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爲嗣盎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盎烏浪切）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謔隕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翩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爲太子吳太子侍飲博弈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反

（書聞爰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爲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潁川人爲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計謂不誅盎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詩傳曰沮止也）訾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引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閹尹之呰藏我明德韋昭曰呰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呰毀也子爾切何休公羊傳注曰貶損也）襃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襃猶贊美也夫君元帝也漢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戾園又詔曰初陵勿置縣邑）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爲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

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爲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曰鞠毛萇詩傳注曰鞠告也）忲淫嬖之匈忍，勦皇統之孕育。（小雅曰狃忲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産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絶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絶其命是也）張舅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剌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漢書曰哀帝葬義陵△王莽奏曰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又曰封董賢爲高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絶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爓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熛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后不合葬故曰孤墳）鶩橫橋而旋軫，歷敝邑之南垂。（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門礠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爲。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汙而爲沼，豈斯宇之獨隳。（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蘭爲梁礠石爲門懷刃者止之史記曰始皇南山之巔以爲闕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爲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爲盛史記由余曰役鬼爲之則神怒矣使人爲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曰傭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廟爲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弒君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汙與洿古字通音烏方言曰隳壞也）由僞

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郎。（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爲郎也）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公車焚詩書已見上文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應劭曰宣帝廟曰樂游又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

聲樂以娛神。（漢書曰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太子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爲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爲王母）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爾雅曰率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汙隆。（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汙下也）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五柞之宮。（曹植閑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九峻甘泉固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五柞在盩厔）交渠引漕激湍生風。（漕渠已見上文）乃有昆明池乎其中。（漢書武帝發謫穿昆明池）其池則湯湯汗汗滉瀁彌漫浩如河漢。（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古詩曰皎皎河漢女）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湯谷夕類虞淵。（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西京賦曰日月於是乎出象扶桑與濛汜淮南子曰日出湯谷又曰日入虞淵之汜曙於濛谷之浦）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曰神池靈沼黑水玄沚豫章珍館揭焉中峙）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儀謂法象之也毛萇詩傳曰京大也大戴禮曰漢天漢宮閣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牽牛織女象也）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至王莽之敗凡一百十三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鄭玄周禮注曰八尺曰尋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說文曰趾基也）振鷺于飛鳧躍鴻漸。（毛詩曰振鷺于飛周易曰鴻漸于干）乘雲頡頏隨波澹淡。（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上林賦曰浮遊汎濫隨波澹淡）瀺灂驚波唼喋菱芡。（瀺灂出沒之皃高唐賦曰巨石溺以瀺灂西京賦曰散似驚波上林賦曰唼喋青藻）華蓮爛於淥沼青蕃蔚乎翠瀲。（說文曰蕃草茂也夫袁切瀲波際也力奄切）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釋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己後之福也福謂

大日九八　小スフ五十五

文十　二十八　李全

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脩昆明池貫遠國語注曰肄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鍾會檄曰窮武極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而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檝櫂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鯫夫有室愁民以樂。（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所致多少也）徒觀其鼓枻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义來往。（言欲迴輪必先鼓枻也郭璞方言曰今江東人呼枻爲軸舊說曰輪釣輪也謂爲車以收釣緡也輪或爲綸毛萇詩傳曰緡綸也灑亦投也挺拔也义取魚义也西京賦曰义蔟之所攙捔）纖經連白鳴根厲響貫鰓罕尾掣三牽兩。（纖經連白網也連白以白羽連綴網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舷爲聲言曳纖經於前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罟猶擊也音的字書曰掣牽也）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頳鯉於黏徽。（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鯉鯤二魚名孔安國論語注曰網者爲大網以繳繫鉤羅屬著網鉅鉤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徽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徽也）華魴躍鱗素鱮揚鬐。（鬐已見子虛賦）雍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刃落俎靃靃霏霏。（周禮曰內饔中士鄭玄曰饔者割亨煎和之稱也鸞刀已見東京賦）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傅毅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衡七辯曰鞏洛之鱒割以爲鮮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賂以

大フ久久小四七十

文十　二十九　仝

（女樂魏子將受閻沒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言將還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策杖也茵車中蓐也毛詩曰文茵暢轂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徘徊酆鎬如渴如飢心翹懃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酆鄗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也毛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廣雅曰希庶也）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酆及鄗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靈臺

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酆又曰宅是鎬京左氏傳季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爲二蔡邕胡黃公頌曰一參其二也）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子贏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息（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敗借父耰鉏慮有德色音義曰假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均之埏埴（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爲器河上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爲器也埏失然切埴市力切）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好利不昏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商賈爲利說文曰溷亂也溷或爲渾尚書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毛詩曰獫狁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言在於化也漢書賈誼曰黃帝云操刀必割左氏傳子産曰大官大邑所使學者制焉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人之升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雖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言己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劣字非）如其禮樂以俟來哲（論語冉求曰如其禮

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訊來哲以通情）

文選卷第十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遊覽

王仲宣登樓賦一首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一首（并序）

鮑明遠蕪城賦一首

宮殿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一首（并序）

何平叔景福殿賦一首

遊覽

登樓賦（盛弘之荊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仲宣（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後太祖辟爲右丞相掾魏國建爲侍中卒）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古雅）日以銷憂。（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采三秀之華英孫卿子曰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賈逵國語注曰暇閑也暇或爲假楚辭曰遷逡次而勿驅聊假日以消時邊讓章華臺賦曰冀彌日以銷憂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說文曰屋宇邊謂樓之宇也西京賦曰雖斯宇之既坦李尤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禁室靜幽蒼頡篇曰敞高顯也爾雅曰仇匹也）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挾猶帶也山海經曰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注于雎漢書地理志曰漢中房陵東山沮水所出至郢入江雎與沮同）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孟康漢書注曰沃灌漑也）北彌陶牧。西接昭丘。（爾雅曰彌終也謂終極也盛弘之荊州記曰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終於陶爾雅曰郊外曰牧荊州圖記曰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謂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楚辭曰雖信美而無禮北征賦曰曾不得乎少留說文曰曾謂辭之舒也）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紛濁喻代亂也楚辭曰吸精粹而吐紛濁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毛詩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豈不懷歸毛萇曰懷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言感北風遹增鄉思也小雅曰馮依也漢書曰天子自軒檻上隤銅丸韋昭曰軒檻殿上欄軒上板也風賦曰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楚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漢書臨沮縣荊山在東北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以上）而濟深。（逶迤長貌也爾雅曰迥遠也韓詩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毛詩曰濟有深涉爾雅曰濟渡也）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漢中山王勝曰不知涕泣之横集）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尼父無自律論語子在陳曰歸歟歸歟）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左氏傳曰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史記曰陳軫適楚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

（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弃逐之楚豈能無秦聲者哉）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窮謂鍾儀達謂莊舄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思也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尚書云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左氏傳鄭子駟曰周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爾雅曰極至也）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賈逵國語注曰覬望也冀與覬同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高衢謂大道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鄭玄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者冀往仕而得祿周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鄭玄曰謂已浚渫也猶臣脩正其身以事君也張璠曰可爲惻然傷道未行也然不食以被任用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杜預左氏傳注曰匿藏也）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通俗文曰暗色曰黲慘與黲古字通）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大戴禮夏小正曰鳴也者相命也）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原野闃無農人但有征夫而已周易曰闃其戶闃其無人埤蒼曰闃靜也毛詩曰駪駪征夫）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丁達）而憯（七感切）惻（廣雅曰感傷也毛詩曰勞心忉忉毛萇曰憂勞也又曰勞心怛怛毛萇曰怛怛猶忉怛也）循堦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胷臆（於力切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交戾也王逸楚辭注曰憤懣也說文曰臆胷也）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方言曰參分也韓子曰衛靈公泊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瑟者毛詩曰耿耿不寐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毛詩曰展轉反側）

遊天台山賦（并序　支遁天台山銘序曰余覽內經山記云剡縣東南有天台山）

孫興公（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爲章安令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卒于時才筆之士綽爲其冠）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廣雅曰秀異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方丈蓬萊皆海中名山也爾雅曰高平曰陸謝靈運山居賦注曰天台四明相接連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窻）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名山略記曰天台山即是定光寺諸佛所降葛仙公山也）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毛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東京賦曰備致嘉祥）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埤蒼曰瑰瑋珍琦也）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爾雅曰太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衡山爲南嶽常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常典五經之流也）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迴（冥奧者冥深奧也幽迴遐遠也）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重溟謂海也山臨水而影倒故曰倒景也）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杜預左氏傳注曰魑山神魅怪物莊子曰其道幽遠而無人）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楚辭曰舉世皆然將誰告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廣雅曰絕滅也篇即常典也廣雅曰標書也奇紀即內經山記）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列仙傳曰赤松子好食松實絕穀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音立列仙傳讚曰吞水湏茹芝莖斷食休糧以除穀氣廣雅曰茹食也譲慮切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言非寄情遐遠搜訪幽冥篤信善道通神感化者何肯存之也）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

（也哉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也王弼周易注曰若辭也矔音劬）方解纓絡永託茲嶺（方猶將也纓絡以喻世網也說文曰嬰繞也纓與嬰通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太虛謂天也自然謂道也無閡謂無名妙有謂一也言大道運彼自然之妙一而生萬物也管子曰虛而無形謂之道鵬鳥賦曰寥廓忽荒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王弼曰自然無義之言窮極之辭也又曰妙者極之微也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之極也謂之爲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言其物由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也斯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也阮籍通老子論曰道者自然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也）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阜（老子曰三生萬物鍾會曰散而爲萬物也融猶銷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爲山）嗟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廣雅曰挺出也魯靈光殿賦序曰豈非神明依憑支持者也）蔭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天台越境故云牛宿也漢書曰越地牽牛之分野）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結猶固也南都賦曰結根竦本華岱九疑皆山名也劉瓛周易義曰彌廣也）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配猶對也左氏傳周史謂陳侯曰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杜預曰姜姓之先爲堯四嶽故曰唐典也）邈彼絕域幽邃窈窕（王逸楚辭注曰邈遠也絕遠也魯靈光殿賦曰琁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王逸曰邃深也）近智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近智猶小智也爾雅曰之往也言近智守所見而不之假有之者以其路斷絕莫之能曉也方言曰曉知也）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翮而思矯（言淺近小智同乎夏蟲今既哂之故整翮思矯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莊子北海若謂河伯曰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司馬彪曰厚信其所見之時也方言曰矯飛也）理無隱而不彰啓二奇以示兆（劉向列女傳曰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二奇赤城瀑布也賈逵國語注曰兆形也）赤城霞

起而建標（甲遙）瀑布飛流以界道（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爲道徑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懸霤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天台山圖曰赤城山天台之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峯水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建標立物以爲之表識也戰國策曰舉標甚高界道謂爲道疆界也法華經曰黃金爲繩以界八道）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曰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薛君韓詩章句曰美願也淮南子曰掘崐崘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是也）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老子曰雖有榮觀宴處超然）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七啓曰余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金策錫杖也鈴鈴策聲）披荒榛之蒙蘢陟峭崿之崢嶸（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孫子曰草樹蒙蘢文字集略曰崿崖也字林曰崢嶸山高貌）濟楢（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顧愷之啓蒙記注曰之天台山次經油溪謝靈運山居賦曰凌石橋之莓苔越楢溪之縈紆注曰所居往來要經石橋過楢溪人迹不復過此楢字雖殊並酉留切落邪行也五界五縣之界孔靈符會稽記曰此山舊名五縣之餘地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服虔漢書注曰鄞音銀）跨穹隆之懸磴（丁鄧）臨萬丈之絕冥（穹隆長曲貌西京賦曰閣道穹隆懸磴石橋也顧愷之啓蒙記曰天台山石橋路逕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冥幽深也）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莓苔即石橋之苔也翠屏石橋之上石壁之名也異苑曰天台山石有莓苔之險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逕纔容數人仲長子昌言曰斧帳翠屏之不坐莓音梅）攬樛（居求）木之長蘿援葛藟（力鬼）之飛莖（顧愷之啓蒙記注曰濟石橋者搏巖壁援女蘿葛藟之莖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

（藟纍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爾雅曰女蘿兎絲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雖一冒於垂堂乃求存乎長生（漢爰盎諫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東方朔十洲記曰桂英流丹服之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嶮而逾平（幽昧謂道也鍾會老子注曰幽冥晦昧故稱爲玄）既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言其道嶮曲折有九也杜篤首陽山賦曰九折萎嵬而多艱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列子曰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曰恣目之所欲視恣意之所欲行寥朗謂心虛目明也說文曰寥虛空也毛萇詩傳曰朗明也列子曰子華之容緩步闊視尚書曰從容以和）藉（慈夜）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以草薦地而坐曰藉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卉木蒙蒙）覿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嗈嗈（裔裔飛貌也爾雅曰嗈嗈和也謂聲之和也）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胷（靈溪溪名也廣

雅曰濯洗也賈逵國語注曰疏除也）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因一濯而假言也六塵虛假而能不住故曰蕩雖遺而未能盡故曰遺中論曰六塵色聲香味觸法高誘淮南子注曰旋流深淵也身意皆淨而能不離故曰發五蓋非真而蔽己善行故曰遊大智度論曰五蓋貪欲瞋恚睡眠調戲疑悔禮記曰昭然發蒙五蓋或爲神表）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羲農伏羲神農也廣雅曰軌跡也又曰躡履也二老老子老萊子也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人名耳字聃姓李氏見周之衰乃遂去西至關關令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乃著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又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脩道而養壽也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陟降信宿迄于仙都（毛詩曰陟降廷止毛萇曰陟降上下左氏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爾雅曰迄至也十洲記曰滄浪海島中有石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數萬人）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顧愷之啓蒙記

注曰天台山列雙闕於青霄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物畢具十洲記曰承淵山金臺玉樓流精之闕瓊華之室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晉灼漢書注曰玲瓏明見貌）彤雲斐亹（亡匪）以翼櫺皦（公鳥）日炯晃於綺疏（斐亹文貌翼猶承也櫺窗間子也毛詩曰有如皦日炯晃光明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然刻爲綺文謂之綺疏也）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山海經曰桂林八樹在賁隅東郭璞曰八樹成林言其大也賁隅音番禺神農本草經曰桂葉冬夏常青不枯又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馮衍顯志賦曰食五芝之茂英）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宁猶積也佇與宁同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鄭玄周禮注曰陽林生於山南史記曰崐崘山上有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狀如醴陰渠山北之渠）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

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山海經曰神人之丘有建木百仞無枝又曰崐崘之墟北有珠樹文王樹玗琪樹璀璨珠垂貌玗羽俱切璀七罪切）王喬控鶴以沖天應真飛錫以躡虛（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人於山上見之告我家於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毛萇詩傳曰控引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不蜚蜚乃沖天百法論曰并及八輩應真僧然應真謂羅漢也大智度論曰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用錫杖經傳佛像）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言衆仙既登正道故能騁其神變出於衆有而入無爲也淮南子曰出於無有入於無爲）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王逸楚辭注曰閑靜也）害馬已去世事都捐（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黃帝曰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但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郭璞曰馬以過分爲害歸田賦曰與世事乎長辭）投刃皆虛目牛無全（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君屠牛文惠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

（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凝思幽巖。朗詠長川。（廣雅曰。凝。止也。朗。猶清澈也。）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午。日中。徐爰射雉賦注曰。褰。開也。）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法華經曰。擊大法鼓。又曰。燒衆名香。）肆覲天宗。爰集通仙。（天宗。謂老君也。通仙。謂衆仙也。其通猶通侯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孔安國曰。肆。遂也。）挹以玄玉之膏。嗽以華池之泉。（毛萇詩傳曰。挹。斟也。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玉膏之所出。郭璞曰。言玉膏中又出黑玉。史記曰。崐崘其上有華池。）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象外。謂道也。周易曰。象者。像也。荀粲列傳。粲答兄俁云。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乎象外者也。象外之意。故蘊而不出矣。無生。謂釋典也。維摩詰曰。是天女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俁。牛矩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為宗。今悟有為非而遣之。遣之而不盡。覺無為是而涉之。涉之而有間。言皆滯於有也。說文曰。悟。覺也。小雅曰。間。隙也。）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言有既滯有。故釋典泯色空以合其跡。道教忽於有而得於玄。郭象莊子注曰。跡。泯平泯也。又曰。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跡。維摩經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其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有。即謂有形也。王弼老子注曰。凡有皆始於無。又曰。有之所始。以無為本。然王以凡有皆以無為本。無以有為功。將欲窮無。必資於有。故曰。即有而得玄也。王弼又曰。玄。冥嘿無有也。）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釋。謂解說令散也。二名。即有名物始。無名物母也。言二名雖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王弼曰。兩者。謂始與母也。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則謂之始。終則謂之母也。訓。暢。令盡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言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於無也。郤敬與謝慶緒書論三幡義曰。近論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於理為長。然敬與之意。以色空及觀為三幡。識空及觀亦為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夫言從道生。道因言暢。道之因言。理歸空一。故終日語樂。等乎不言。莊子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也。又曰。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妙悟玄宗。則蕩然都遣。不知己之是己。不見物之為物。故渾齊萬像。以冥觀。兀然同體於自然。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冥。昧也。言不顯視也。兀。無知之貌也。自然。已見上文。）

蕪城賦（四言集云。登廣陵故城。漢書曰。廣陵國。高帝十一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武帝更名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焉。）

鮑明遠（沈約宋書。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照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為荊州。照為前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為亂兵所殺。）

瀰（弭）迆（以爾）平原。（瀰。相連漸平之貌也。廣雅曰。迆。斜也。平原。即廣陵也。）南馳蒼梧漲（張）海。北走（去聲）紫塞鴈門。（南馳北走。言所通者遠也。漢書有蒼梧郡。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渡漲海。如淳漢書注曰。走。音奏。趨也。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漢書有鴈門郡。）柂以漕渠。軸以崐崗。（廣雅曰。柂。引也。漕渠。邗溝也。左氏傳曰。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曰。通糧道。說文曰。漕。水轉轂也。又曰。軸。持輪也。崐崗。廣陵之鎮平也。類車軸之持輪。河圖括地象曰。崐崗之山。橫為地軸。柂或為陸。軸或為袖。）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重。濱帶江南曰複。蒼頡篇曰。隩。藏也。洛陽記曰。銅駝二枚在四會道頭。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衛）人駕肩。（全盛。謂漢時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說文曰。轊。車軸端。杜預左氏傳注曰。駕。陵也。謂相迫切也。）廛閈撲（卜）地。歌吹

沸天（鄭玄周禮注曰廛民居區域之稱說文曰閈閭也方言曰撲盡也郭璞曰今種物皆生云撲地出也）孳（茲）貨鹽田鏟利銅山（聲類曰孳蕃也孳滋古字通也海賦曰陸死鹽田蒼頡篇曰鏟削平也初產切史記曰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盜鑄錢煮海水爲鹽）才力雄富士馬精妍（班固傳贊曰材力有餘士馬強盛范曄後漢書曰王元說隗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故能奓秦法佚周令（聲類曰奓侈字也軼過也佚與軼通西都賦曰覽秦制跨周法）劃崇墉刳濬洫圖脩世以休命（字林曰佳刀曰劃刳謂除消其土也周易曰刳木爲舟薛綜西京賦注墉謂城洫池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其有國家令問長世尚書曰俟天休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寒）烽櫓之勤（郭璞曰三蒼解詁曰板築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沓也鄭玄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杜預左氏傳注曰堞女牆也殷盛也淮南子曰大構架興宮室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飭也郭璞上林賦注曰櫓望樓也）格高五嶽袤廣三墳（蒼頡篇曰格量度也五嶽已見天台賦南北曰袤三墳未詳或曰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墳爾雅曰墳莫大於河墳此蓋三墳）崪（慈聿）若斷岸矗（丑六）似長雲（崪高峻也矗齊平也）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爲門懷刃者止之廣雅曰衝突也字書曰糊黏也戶徒切毛萇詩傳曰赬赤也七啓曰燿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凡文士之言基扃汎論城闕猶車稱軫舟謂之艫耳非獨指扃也固護言牢固也）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王逸廣陵郡圖經曰郡城吳王濞所築然自漢迄于晉末故云出入三代五百餘載也漢書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功臣也）澤葵依井荒葛罥塗（王逸楚辭注曰風萍水葵生於池中罥猶綰也）壇羅虺（吁鬼）蜮（羽逼）階鬬麏（居筠）鼯（王逸楚辭注曰壇堂也毛詩曰爲鬼爲蜮毛萇曰蜮短狐也公羊傳曰有麇而角劉兆曰麇麞也麏與麇音義同鼯鼯鼠也）木魅（莫媿）山鬼野鼠城

狐（說文曰魅老物精也莫愧切楚辭九歌有祭山鬼漢書曰蘇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魏明帝長歌行曰久城育狐兔高墉多鳥聲）風嗥雨嘯昏見晨趨（左氏傳曰豺狼所嗥也胡高切）飢鷹厲吻寒鴟嚇雛（厲摩也鄭玄周禮注曰吻口邊也士粉切鄭玄毛詩箋曰口拒人曰嚇火嫁切郭璞爾雅注曰雛生而能自食者謂鳥子也）伏虣藏虎乳血飧膚（字書曰虣古文暴字蒲到切虣或爲虥爾雅曰虥白虎虥戶甘切）崩榛塞路崢嶸古馗（服虔漢書注曰榛木叢生也廣雅曰崢嶸深冥也韓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馗薛君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仇悲切）白楊早落塞草前衰（崔豹古今注曰白楊葉圓李陵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塞或爲寒）稜稜霜氣蔌蔌風威（稜稜霜氣嚴冬之貌蔌蔌風聲勁疾之貌蔌素鹿切）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無故而飛曰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廣雅曰灌叢也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頹（通池城濠也峻隅城隅也）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王逸楚辭注曰埃塵也）凝思寂聽心傷已摧（天台山賦曰凝思高巖）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藻扃施藻畫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芳香芬烈黼帳高張璇淵玉池也碧樹玉樹也）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楚辭曰吳歈蔡謳漢書藝文志有齊歌秦歌西京賦曰海鱗變而成龍又曰大雀踆踆又曰爵馬同轡）皆薰歇燼滅光沉響絕（杜預左氏傳注曰薰香草也又曰燼火之餘木）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陸機擬東城一何高曰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然京洛即東都也曹子建詩曰南國有佳人華容若桃李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好色賦曰腰如束素蘭蕙同類紈素兼名文士愛奇故變文耳宋玉笛賦曰頳顏臻玉貌起楊雄蜀都賦曰姚朱顏離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委猶積也）豈憶同輿之愉樂

離宮之苦辛哉（魏志曰明帝悼毛皇后有寵出入與帝同輿輦長門賦曰期城南之離宮）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韓詩外傳曰孔子抽琴按軫以授子貢廣雅曰命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夫遭遇異時窮則獨善其身故謂之操）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周禮曰九夫爲井又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莊子曰化窮數盡謂之死）

宮殿

魯靈光殿賦 并序

王文考（范曄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止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張載注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善曰漢書景帝十三王傳曰程姬生魯恭王餘）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善曰漢書曰恭王徙魯好治宮室毛詩曰命于下國韋昭國語注曰曲沃在絳下故曰下國然以天子爲上國故諸侯爲下國）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昔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新姜嫄之廟下治文公之宮故曰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善曰史記季友奉公子申立是爲釐公釐與僖同爾雅曰兆域也）遭漢中微盜賊奔突（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未央建章西京二殿之名杜預左氏傳注曰隳毀也）而靈光巋（丘軌）然獨存（巋然高大堅固貌也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善曰廣雅曰意疑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音秀）亦所以永安也（善曰上應星宿謂觜陬也賦曰規矩應天上憲觜陬）

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南鄙荊州也廣雅曰鄙國也藝六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睹斯而眙（丑吏切愕視曰眙本爲藝而來見此驚也）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見可嗟之物爲作詩作賦）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善曰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濬深也哲智也又有深知欽明詩云濬哲維商書云放勳欽明善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又曰濬哲文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善曰殷盛也五代周殷夏唐虞也言漢盛於五代純熙之道而紹帝堯火德之運毛詩曰時純熙矣爾雅曰純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爾雅曰紹

繼也詩含神務曰慶都生伊堯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唐侯升爲天子李尤德陽殿賦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又馮衍說鮑永曰社稷復存炎精更輝）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衢道也易曰荷天之衢道大行也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天所覆爲宇中所由爲宙也善曰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鄭玄周易注曰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大寧（皇極皇建其有極謂得中也協和神明之道而天下大寧皆謂初漢之盛時也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謂可繼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善曰尚書曰百姓昭明又曰敦叙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爾雅曰命告也毛詩曰孝孫有慶又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介大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瑞信也諸侯錫大圭以爲瑞信又以爲寶申伯之封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錫二十四等附庸方

（七百里以是開居也善曰毛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爲輔。（詩云秘宮有侐紫微至尊宮斥京師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秘神也西京賦曰思比象於紫微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善曰言承漢明堂而在少陽之位其光昭列顯於奎之分野也爾雅曰分次也漢書曰泰山郡奉高縣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陽東方也又曰魯地奎婁之分野也一曰春秋說題辭曰心爲天明堂以布政教言靈光承天之明堂在少陽之地）瞻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嵯峨嶵（罪）嵬。（隗）峞巍㠥㟪。（皆其形也善曰皆高峻之貌峞羌軌切巍五軌切㠥盧罪切㟪枯罪切）吁可畏乎。其駭人也。（駭驚也故覩斯而眙孔安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轇轕乎其無垠也。（又其形也博廣也敞高平也善曰迢嶢高貌也倜儻非常也上林賦曰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邈貌）邈希世而特

出。羌瓌譎而鴻紛。（羌辭也羌亦乃也善曰瑰異譎詭也甘泉賦曰上洪紛而相錯）屹（魚乙）山峙以紆鬱。隆崛（魚勿）岉（勿）乎青雲。（屹猶孽也高大貌詩云臨衝弗弗崇墉屹屹隆屈也西京賦曰終南太一隆屈崔崒崛岉乎青雲言此物上遠青雲善曰廣雅曰峙止也）鬱坱（鞅）圠（烏黠）以嶒（七耕）峵。（宏）崱（助力）繒綾（陵）而龍鱗。（崱崱嶷然皆其形也善曰坱圠無齊限之貌嶒峵深空貌繒綾不平貌甘泉賦曰嶔巖其龍鱗）汩（于筆）磑磑（五哀）以璀璨。赫燡燡（亦）而燭坤。（皆其形貌光輝也善曰汩淨貌磑磑高貌璀璨衆材飾貌燡光明貌燭坤光照下土）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威神言尊嚴也善曰積石山名西都賦曰激神岳之嶈嶈帝室天帝之室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太帝室也）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墉牆也善曰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高門擬于閶闔。方二軌而並入。（閶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爲門善曰二軌謂容兩車也鄭玄儀禮注曰）

（方併也周禮曰應門二轍鄭玄周禮注曰軌謂轍廣）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造其堂觀其狀而賦之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彤彩之飾。徒何爲乎。澔澔涆涆。流離爛漫。（善曰澔澔涆涆光明盛貌澔古老切涆古旦切流離爛漫分散遠貌）皓壁暠曜以月照。丹柱歙赩而電烻。霞駮雲蔚。若陰若陽。（其色狀也善曰暠白也古老切雈騶七依曰丹柱彤牆烻光盛起烻弋戰切）瀖濩燐亂。煒煒煌煌。（善曰采色衆多眇曜不定也霍音霍濩音獲）隱陰夏以中處。霐寥窲以崢嶸。（善曰陰夏向北之殿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陰夏則有望舒涼室亦與此同霐寥窲崢嶸皆幽深之貌霐烏宏切寥魚天切窲音巢）鴻爌炾以爣閬。飋蕭條而清冷。（鴻大也爌炾爣朗皆寬明也善曰飋蕭條清涼之貌爌苦晃切炾呼廣切爣土黨切閬音朗）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

驚。（善曰言簷垂滴瀝繞成小響室內應之其聲似雷之驚也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之也）耳嘈嘈以失聽。目矎矎而喪精。（言炫燿也矎矎目不正也善曰埤蒼曰嘈嘈聲衆也廣雅曰矎視也洞簫賦曰慭睼子之喪精矎火縣切）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琅玕珠也似玉尚書曰球琳琅玕善曰李軌法言注曰駢並也國語曰天子之室加密石焉韋昭曰密密理謂砥也然彼以密石磨琢此亦爲飾也西都賦曰裁金璧以飾璫璧英辟王之英也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王有英華之色）遂排金扉而北入。霄靄靄而晻曖。（言深邃也霄冥也）旋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善曰淮南子曰傾宮旋室在崐崘閶闔之中徐幹七喻曰連觀飛榭旋室迴房旋室曲屋也㛹娟迴曲貌楚辭曰姱容脩態亘洞房西京賦曰望叫窱以經廷）西廂踟躕以閑宴。（西廂西序也踟躕連閣傍小室也閑清閑也可以燕會踟或移字善曰踟躕相連貌毛萇傳曰宴安也言安靜也）東序重深而奧祕。（東序東廂也互言之文相避耳爾雅）

（曰東西廂謂之序善曰廣雅曰奧藏也字書曰祕窖也）屹鏗瞑以勿罔屑黶翳以懿濞（寂寞之形也善曰瞑莫耕切）魂悚悚其驚斯心猥猥而發悸（驚斯於此驚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葸葸懼貌猥與葸同說文曰悸心動也渠季切悸或爲欷）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欲安心定意審其事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構架也）規矩應天上憲觜陬（應天文星宿也憲法也善曰爾雅曰觜陬之星營室東壁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爲楚宮毛萇曰定營室也觜子移切陬子瑜切）倔佹雲起嶔崟離摟（善曰甘泉賦曰大夏雲譎波詭離摟衆木交加之貌長門賦曰羅丰茸之遊樹離摟梧而相撐倔渠物切佹君委切摟力朱切）三間四表八維九隅（室每三間則有四表四角四方爲八維并中爲九）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楹柱也善曰磊砢壯大之貌）浮柱岹嵽以星懸漂嶢峴而枝拄（枝柱言無根而倚立也善曰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榱漂輕貌嶢峴不安之貌峴五結切蒼頡篇曰柱枝也誅僂切）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善曰甘泉賦歷倒景而絕飛梁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崔駰七依曰夏屋蘧蘧高也音渠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層櫨磥垝以岌峩曲枅要紹而環句（善曰說文曰欂櫨柱上枅蒼頡篇曰枅柱上方木然枅櫨爲一此重言之蓋有曲直之殊爾要紹曲貌）芝栭欑羅以戢孴枝牚杈枒而斜據（芝栭山節方小木爲之牚眉梁之上也各長三尺牚或作棖字善曰說文曰栭枅上梁蒼頡篇曰欑聚也戢孴衆貌孴乃立切說文曰牚柱也耻孟切杈枒參差之貌杈楚加切枒音牙毛萇詩傳曰據依也）傍天蟜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善曰天蟜黝糾特出之貌蟜巨表切黝於糾切搏負負荷而攢搏也）下茀蔚以璀錯上崎嶬而重注（善曰茀蔚特起貌璀錯衆盛貌茀扶弗切崎嶬危嶮貌崎音綺嶬音蟻注猶屬也）捷獵鱗集支離分赴（善曰捷獵相接貌支離分散也）縱橫駱驛各有所趣（善曰縱橫四散也駱驛不絕）

爾乃懸棟結阿天窻綺踈（天窻高窻也綺文也踈刻鏤也善曰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屋四垂也綺踈巳見上文）圓淵方井反植荷蕖（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爾雅曰荷芙蕖種之於負淵方井之中以爲光輝善曰鄭玄周礼注曰植根生之屬）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菂窋咤垂珠（綠房芙蕖之房刻鏤爲之綠色紫菂菂中芍也爾雅曰其中菂珠珠之實窋咤也善曰爾雅曰荷其華菡萏菡胡感切萏徒感切菂與芍同音的說文曰窋物在穴中皃張滑切咤亦窋也竹亞切）雲楶藻梲龍桷雕鏤（雲節畫雲氣爲山節也梲梁上楹又畫水草之文龍桷畫椽爲龍善曰爾雅曰栭謂之節郭璞曰節櫨也楶與節同論語曰山節藻梲包咸曰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鄭玄礼記注曰栭謂之梁楚辭曰仰觀刻桷畫龍蛇）飛禽走獸因木生姿（爲之形也善曰高唐賦曰狀似走獸或象飛禽）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奮亹而軒鬐（善曰攫挐相搏持也羽獵賦曰熊羆之挐攫張揖漢書注曰梁倚相著也仡舉頭也郭璞曰鬐背上鬣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亹動也）蚪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躨跜（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頷搖頭也牛感切李尤辟廱賦曰万騎躨跜以攫挐躨跜動皃躨音逵跜音尼）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虵蟉蚪而遶榱（榱亦椽也有三名一曰椽二曰桷三曰榱善曰春秋漢含孳曰太一之常居前朱鳥衡四阿之長衡也淮南子曰析題不枅文字曰騰蟉蚪曲貌蟉力鳥切蚪巨繞切）白鹿孑蜺於欂櫨蟠螭宛轉而承楣（善曰古王子喬辞曰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孑蜺延首之貌孑甄熱切蜺詣結切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龍）狡兔跧伏於柎側猨狖攀椽而相追（善曰說文曰跧蹴也壯栾切柎音父）玄能䛘談以齗齗却負載而蹲跠（跠踞也善曰䛘談吐舌貌䛘吐玷切談吐暫切蒼頡篇曰齗齒根也牛斤切廣雅曰蹲跠踞也）齊首目以瞪眄徒脈脈而狋狋（齊首目以瞪眄駢頭而相觀視脈脈狋狋視貌善曰埤蒼曰瞪直證切爾雅曰脈相視也莫革切說文曰狋犬怒貌牛飢切）胡人遥

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仡欺猥以鵰𥈭䫜顤顟而睽睢狀若悲愁於危處憯嚬蹙而含悴（皆胡夷之畫形也人尊於鳥獸故著在上楹儼雅而相對言敬恭也善曰儼雅跽貌說文曰跽長跪也奇几切欺猥大首也鵰𥈭如鵰之視也聲類曰驕驚視也𥈭與驕同呼穴切䫜顤顟大首深目之皃䫜烏交切顤呼交切顟力交切睽睢張目皃孟子曰嚬蹙而言嚬蹙憂貌）神仙岳岳於棟間王女闚窻而下視（神女之人又弥高也善曰岳岳立貌李尤函谷關銘曰玉女流眄而下視）忽瞟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善曰瞟眇視不明之貌說文曰瞟瞭也廣雅曰眇莫也響像猶依俙非正形聲也說文曰彷佛相似視不諟也諟與諦同）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言委曲得情也善曰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繆形形不同也淮南子曰以鏡視形曲得其情）

上紀開闢遂古之初（更畫太古開闢之時帝王之君也善曰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曜滿舒光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五龍比翼人皇九頭（善曰春秋命厤序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周密與神通號曰五龍又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暘谷分九河宋均曰九頭九人也提羽蓋鳥之羽）伏羲鱗身女媧蛇軀（女媧亦三皇也善曰列子曰伏羲女媧蛇身而人面有大聖之德玄中記曰伏羲龍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睢盱（鴻大也朴質也略野略上古之世爲鴻荒之世也畫其形亦質而略睢盱質朴之形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璇璣鈐曰帝嚳以上朴略有象難傳西京賦曰睢盱跋扈字林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至於煥炳可觀唯黃帝堯舜以來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善曰尚書璇璣鈐曰帝堯煥炳隆興可觀）軒冕以庸衣裳有殊（車曰軒冠曰冕庸用也作此車服以賜有功章有德書曰車服以庸上曰衣下曰裳有功者賞無功者否故曰殊也）下及三后婬妃亂主（皆畫其形也三后夏殷周也善曰國語史蘇曰昔夏桀妹嬉有寵而亡夏殷辛妲己有寵而亡殷周幽褒姒有寵周於是乎亡）忠臣孝子烈士貞女（忠臣屈原子胥之等孝子申生伯奇之等烈士豫讓聶政之等貞女梁寡昭姜之等）賢愚成敗靡不載敘（善曰列子曰但伏羲以來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也）惡以誡世善以示後（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覩四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孔叢子子思曰古者則有國史書之以示後也善以爲示惡以爲誡也）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馳道馳馬之道旋宮而帀毛萇詩傳曰年不順成馳道不脩善曰馳道人君所行之道也君必乘車馬故以馳爲名也）陽榭外望高樓飛觀（大殿無內室謂之榭春秋傳曰宣榭災榭而高大謂之陽）長途升降軒檻曼延（長途升降閣道上下也軒檻所以開明也善曰上林賦曰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陛道）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善曰言重高九層也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也）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高徑所徑高九上至華蓋也善曰楚辭曰

登華蓋兮乘暘谷荅賓戲曰未仰天庭而覩白日）飛陛揭孽緣雲上征（善曰揭孽高貌）中坐垂景頫視流星（言臺之高自中坐而乘日景也楚辭曰流星墜兮成雨）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千門萬戶言衆多也相似如一言皆好也善曰漢書曰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善曰子虛賦曰巖突洞房）周行數里仰不見日（或二或三爲數非正之辭也論語孔子曰加我數年可以學易）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善曰小雅曰靡靡細也郭璞方言注曰靡靡細好也妙勤精妙功勤也）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克成乎此勳（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通神明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聞王褒有俊才爾雅曰勳功也）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殽（易曰地勢坤蒼昊皆天之稱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純大殽中也言魯承天之大中也）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熅（烟熅天地之蒸氣也善曰孫卿子曰陰陽大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春秋命厤序曰元氣正）

（則天地八卦孳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兮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醴泉出地故曰陰溝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天樞得則醴泉出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天則甘露降）朱桂黝儵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黝儵阿那皆茂盛之貌善曰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礼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芝常生鄭玄曰主調和也伏儼子虛賦注曰芍藥以蘭桂調食也然蘭既爲瑞桂亦宜同春秋運斗樞曰搖光得陵黑芝朱穆鬱金賦曰丹桂植其東）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風之散物如灑颯然及激漑草木出其芳滋故云翕習以灑颯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平則祥風至翕習盛貌颯素合切）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善曰甘泉賦曰神莫莫而扶傾尔雅曰弥益也）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善曰喪服傳曰天子至尊高唐賦曰延年益壽千萬歲毛詩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毛萇詩傳曰云言也爾雅曰珍美也）

亂曰彤彤靈宮巋嶵穹崇紛庬鴻兮（善曰皆高大之貌嶵助軌切庬莫董切鴻胡董切）崱屴嵫釐岑崟崰嶷駢巃嵸兮（善曰皆峻嶮之貌崱助力切屴音力嵫音茲釐音貍崰音菑嶷音疑）連拳偃蹇崘菌踡嵯傍欹傾兮（善曰皆特起之貌倫音倫菌巨貧切踡巨免切嵯音産）歇欻幽藹雲覆霮霴洞杳冥兮（善曰皆幽邃之貌歇許乞切欻許勿切霮杜咸切霴杜對切）葱翠紫蔚礧碨瓌瑋含光晷兮（善曰蔚文貌埤蒼曰礧碨礧也礧力罪切碨於賄切郭璞山海經注曰礧硌大石也音洛埤蒼曰瓌瑋珍琦也）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善曰周易曰上棟下宇以庇風雨）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景福殿賦（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景福殿七間）

何平叔（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金鄉公主有奇才頗有材能美容貌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爲散騎常侍遷尚書主選後曹爽反爲司馬宣王斬於東市）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武武帝文文帝並見魏都賦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伊尹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孔安國曰集王命於其身）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東都賦曰體元立制順時立政謂依月令而行也禮記曰凡舉事必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魏志曰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武皇異之文帝崩即皇帝位東都賦曰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也）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漢書晁錯對策曰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也）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稽古已見靈光殿賦尚書序曰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左氏傳曰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又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庶事既康天秩孔明（尚書咎繇曰庶事康哉又曰天秩有禮毛詩曰祀事孔明）故載祀二三而國富刑清歲三月東巡狩至于許昌（魏志明紀曰大和六年三月行幸東巡四月行幸許昌宮春秋說題辭曰國富民康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班固漢書述曰國富刑清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祠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禮記王制曰歲二月東巡狩望祠山川問百年者就見之考時月定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史記曰撫萬民度四方王齊曰隅定四方而安撫之司馬彪續漢書曰凡郡國掌治民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

廡大雨時行（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又越於也禮記曰季夏之月昏火中又曰律中林鍾是月也大雨時行尚書曰庶草蕃廡）三事九司宏儒碩生（三事三公也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九司九卿也春秋漢含孳曰九卿象河海劇秦美新曰耆儒碩老尔雅曰宏碩大也）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禮記曰季夏是月也土潤溽暑伊鬱煩熱貌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家語孔子對魯哀公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爲人也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寧（岷越吳蜀二境也尚書曰西土人亦不靜也）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于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尚書曰禹拜昌言蕭公何也荀卿子曰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別輕重也長笛賦序曰博覽典雅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莫不以爲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飭不美不足以訓後而永厥成（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賈逵連珠曰夫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以一民國語屈建曰不可以訓後嗣不可以私欲干國毛詩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史記司馬季曰助上養下多其功利封禪書曰飛英聲）且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讖之所旌（獻帝紀曰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上書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今魏基昌於許漢微絕於許春秋元命包曰許昌爲周當塗春秋說題辭曰大運在五緯書摘亡辭曰五德之運杜預左氏傳注曰戾定也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苟德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廣雅曰何問也尚書帝曰俞孔安國曰俞然也）玄輅既駕輕裘斯御（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乘玄輅又曰是月也天子始裘論語子曰衣輕裘蔡邕月令章句曰凡衣服加於身曰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禮記曰乃命有司漢

書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審量日力詳度貴務（漢書曰王延世功費約省用日力寡孫子曰必先筭其貴務）鳩經始之黎民輯農功之暇豫（左氏傳郯子曰以鳩其民尔雅曰鳩聚也毛詩曰經始靈臺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又輯集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芟夷我農功國語優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閒也豫樂也）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魏志明帝六年九月脩許昌宮十月田豫討大將周賀於成山殺賀東師獻捷蓋謂此也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漢書曰蟲豸之妖謂之孽以吳僻居海曲而稱亂故曰海孽魚列切爾雅曰賄財也）立景福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魏志明紀曰脩許昌宮起景福殿魯靈光殿賦曰立靈光之秘殿）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西京賦曰大厦耽耽史記曰楚國堂堂之大也）羅疏柱之汩（王筆）越肅坻（直夷）鄂（五各）之鏘鏘（羅列也疏柱畫柱也汩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垠鄂也西京賦曰坻鍔鱗眴）飛櫚翼以軒翥反宇巘（魚桀）以高驤（西京賦曰反宇業業飛櫚巘巘又曰鳳騫翥於甍標西都賦曰荷棟桴而高驤）流羽毛之威蕤垂環玭之琳琅（言宮室以羽毛爲飾又垂環玭及琳琅也西都賦曰翡翠火齊威蕤羽毛之貌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說文曰玭珠也蒲眠切）參旗九旒從風飄揚（周禮曰熊旗六斿以象伐毛萇詩傳曰參伐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周禮曰龍旗九旒今云參旗九旒蓋一指旗名言旒數可以相明也一）皓皓盰盰丹彩煌煌（盰盰煌煌皆盛貌）故其華表則鎬鎬（杲）鑠鑠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華表謂華飾屋外之表也鎬鎬鑠鑠赫奕章灼皆謂光顯昭明也周易曰日月麗乎天鎬古皓切鑠舒藥切）其奧秘則蘙蔽曖昧髣髴退概若幽星之纚連也（魯靈光殿賦曰西序重深而奧秘蘙蔽曖昧髣髴退概皆謂幽深不明也幽猶夜也曖音愛概古愛切纚相連之貌力氏切）旣櫛比（明逸）而攢集又宏璉以豐敞（毛詩曰其比如櫛璉未詳一曰

（宏連大連衆木也王逸楚辭注曰橫木關柱爲連璉與連古字通）兼苞博落不常一象（博落謂所繞者廣也郭璞山海經注曰絡繞也落與絡古字通）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廣雅曰摛舒也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王褒甘泉賦曰却而望之鬱乎似積雲就而察之羃乎若太山）羌瓌瑋以壯麗紛彧彧其難分此其大較（角）也（南都賦曰紛郁郁其難詳大較猶大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大較三品也）若乃高甍（萌）崔嵬飛宇承霓（薛綜西京賦注曰甍棟也）縣蠻黮（徒感）䨴（徒會）隨雲融泄（韓詩曰縣蠻黃鳥薛君曰縣蠻文貌黮䨴黑貌黮徒感切䨴徒對切融泄動貌也）鳥企山峙若翔若滯（言屋形高竦如鳥之企如山之竦若翔若滯山鳥之貌毛詩曰如鳥斯企說文曰企舉踵也去豉切魯靈光殿賦曰屹山峙以紆鬱）峨峨嶫（業）嶫罔識所屆（西京賦曰嵯峨捷業罔識所則）雖離朱之至精猶眇曜而不能昭晰也（趙岐孟子章句曰離朱即離婁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箴古針字王逸楚辭注曰眇曜惑亂貌說文曰昭晰明也晰之逝切）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虡之輪豳（凡正門皆謂之端門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豁達門通之貌輪豳其形也）華鍾杌其高懸悍獸仡以儷陳（言端門之內爲筍以懸華鍾又植悍獸爲虡以負之仡然相對而陳列之東都賦曰鏗華鍾獸負鍾已見西京賦何休公羊傳注曰仡然壯勇貌賈逵國語注曰儷偶也儷力計切）體洪剛之猛毅聲訇（普安）磤其若震（音真毛詩傳曰磤雷聲也於謹切）爰有遐狄鐐質輪菌（遐狄即長狄也以鐐爲質輪菌然也爾雅曰白金謂之銀美者謂之鐐郭璞曰音遼廣雅曰質軀也輪音倫菌其旻切）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言爲金狄坐於高門側堂之中以明聖主之有威神晏子曰景公坐於堂側）芸若充庭槐楓被宸（禮記曰仲冬之月芸始生鄭玄曰芸香草也若杜若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槐楓

二木名說文曰宸屋宇也音辰）綴以萬年綷以紫榛（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綷猶雜也毛詩曰山有紫榛毛萇曰榛木名）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萬年嘉名之屬紫榛美材之屬）結實商秋敷華青春（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青東方爲春位其色青）藹藹萋萋馥馥芬芬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奇（脩梁跨迴故曰褰衆彩殊制故曰奇徐爰射雉賦注曰褰開也說文曰奇異也）桁梧複疊勢合形離（桁梁上所施也桁與衡同梧柱也音悟）赩如宛虹（工）赫如奔螭（宛虹奔螭梁上之飾也如淳漢書注曰宛虹屈虹也）南距陽榮北極幽崖（宜）任重道遠厥庸孔多（言椽栱交結南自陽榮而北至幽崖故云任重道遠其功甚多多當爲趨廣雅曰趨多也紙移切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在南曰陽論語曰任重而道遠）於是列髹（休）彤之繡桷垂琬琰之文璫（言桷以髹漆飾之而爲藻繡以琬琰之玉而爲文璫漢書曰殿上髹周禮曰王之喪車髹飾鄭玄曰赤多黑少謂之髹韋昭曰刷漆爲髹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上林賦曰華榱璧璫）蝹（於云）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神龍繡桷也明月文璫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蝹龍貌也）爰有禁楄（補沔）勤分翼張（楄附陽馬之短桷也說文曰楄署也扁從戶冊者署門戶也楄署雖殊爲文之義則一也扁與楄同一音必緜切冊楚責切勤分翼張言如獸勤之分鳥翼之張釋名曰勤與肋古字通）承以陽馬接以貟方（陽馬四阿長桁也禁楄列布承以陽馬衆材相接或貟方也馬融梁將軍西第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斑間賦白踈密有章（廣雅曰斑分布也毛萇詩傳曰賦布也考工記曰畫繢之事赤與白謂之章）飛枊鳥踊雙轅是荷（飛枊之形類鳥之飛又有雙轅任承檐以荷衆材今人名屋四阿栱曰櫼枊也劉梁七舉曰雙轅覆井芰荷垂英枊吾郎切）赴險凌虛獵捷相加（其衆材相加或凌虛赴嶮獵捷相接之貌）皎皎白間離離列錢（白間

（青瑣之側以白塗之今猶謂之白間列錢金釭也西京賦曰金釭銜璧是爲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埏。（晨光日景也日光照於室中而流景外發而延起也西都賦曰激日景而納光埏起貌式延切）烈若鉤星在漢。煥若雲梁承天。（言宮殿烈然光明若鉤星之在河漢煥然高廣又似雲梁而承於天也廣雅曰辰星或謂之鉤星雲梁以雲爲梁也）騈從增錯。轉縣成郛。（騈或爲蝸言合衆板上爲井欄而形文錯若蝸之徙遞轉縣之各成郛郭）茄蔤倒植。吐被芙蕖。（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本蔤郭璞曰莖下日藕在泥中者蔤音密蒼頡篇曰植種也）繚（了）以藻井。編以綷（子會）疏。紅葩⿰華甲（胡甲）⿰華隶（直甲）。丹綺離婁。（力俱反廣雅曰繚繞纏也西京賦曰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綷疏謂繪五彩於刻鏤之中離婁刻鏤之貌劉向熏爐銘曰彫鏤萬獸離婁相加）菡萏赩翕。纖縟紛敷。（菡萏已見上文頷與菡同說文曰縟采飾也）繁飾累巧。不可勝書。（廣雅曰勝舉也言不可勝而書於）

文十一　二十七

是蘭栭積重。窶數矩設。（蘭木蘭也以木蘭爲栭言蘭栭重疊交互以相承有似窶數故借其名焉蘇林漢書注曰窶數四股鉤窶其矩切數所柱切）櫼（子兼）櫨各落以相承。（櫼即柳也櫼子廉切說文曰櫨柱上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欒柱上曲木）欒栱夭蟜而交結。（兩頭受櫨者栱欒類而曲也夭蟜欒栱長壯之貌蟜其天切）金楹齊列。玉舄承跋。（金楹金柱也而以玉礩承柱之跋也西京賦曰彫楹玉舄廣雅曰碣礩也禮記曰燭不見跋鄭玄曰跋本也方末切）青瑣銀鋪。是爲閨闥。（言以青鎖銀鋪是爲閨闥之飾漢書曰赤墀青瑣銀鋪以銀爲鋪首也長門賦曰擠玉戶而撼金鋪）雙枚既脩。重桴乃飾。（雙枚屋內重檐也重桴重棟也在內謂之雙枚在外謂之重桴言重檐既長因達于外而爲重棟以施采飾也枚莫回切）棍梠緣邊。周流四極。（言以棍梠緣屋邊隅周币流移至於四極說文曰棍梠秦名屋緜聯楚謂之梠也棍頻移切）侯衛之班。藩服之職。（言棍梠之居四極若五服之鎮外藩也周書有侯衛藩服小雅曰班）

（次也）温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温房涼室二殿名卞蘭許昌宮賦曰則有望舒涼室羲和温房然卞何同時今引之者轉以相明也他皆類此）開建陽則朱炎豔。啓金光則清風臻。（建陽門在東金光在西白虎通曰炎者太陽韋仲將景福殿賦曰昭剛義於金光崇柔惠於建陽爾雅曰臻至也）故冬不凄寒。夏無炎燀。（言寒暑猶門故無寒燀之患毛萇詩傳曰凄寒風也國語太子晉曰水無沉氣火無炎燀韋昭曰燀炎起貌昌延切）鈞調中適。可以永年。（呂氏春秋曰衷也者適也高誘曰適中也舞賦曰永年之術）墉垣碭基。其光昭昭。（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碭文石也徒浪切昭之紹切）周制白盛。今也惟縹。（墉之色也周禮曰掌蜃共白盛之蜃鄭玄注曰盛猶成也謂飾墉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又灰劉梁七舉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落帶金釭。此焉二等。（落帶壁帶也而交落之上施金釭而爲二等漢書曰昭陽舍其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漢書曰昭陽舍往往明珠翠羽飾之）

五子六晏　文十一　二十八　潘暉

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爲。（尚書曰重華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孔安國曰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充塞四表上下也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命共工使作繢。明五采之彰施。（尚書帝曰垂命汝作共工又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作會宗彝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玄曰繢讀曰繪凡畫者爲繪胡對切）圖象古昔。以當箴規。（韋昭國語注曰箴箴刺王闕鄭玄毛詩箋曰規正圓之器以思親正君曰規也）椒房之列。是準是儀。（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曰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與也）觀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佞臣。（列女傳曰齊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即位諸侯並侵之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讒之佞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見姜后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

（之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傳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致君王失禮而晏朝注云永巷堂塗是也）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之退身。（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爲人極醜自詣宣王願乞一見宣王召見之乃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西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春秋四十壯勇不立此一殆也漸臺五層萬民疲困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酒漿沉湎以夜繼日女樂俳優縱橫大笑此四殆也宣王喟然而歎曰寡人之殆幾不全拜無鹽君以爲王后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讜善言也列女傳曰楚莊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罷晏樊姬曰何罷之晏也楚王曰今旦與賢者語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王曰虞丘子也樊姬揜口而笑曰妾幸得充後宮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今夫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不忠也若不知賢是無知也豈可謂賢哉）嘉班妾之

六又矣七二　文十一　二十九　潘暉

辭輦。偉孟母之擇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好同輦婕好辭曰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列女傳曰孟軻母者即孟子母也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爲賈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之傍其子遊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曰此可以居子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故將廣智。必先多聞。（文子曰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國語曰晉公使趙衰爲卿辭曰胥臣多聞臣不若也）多聞多雜。多雜眘真。（楊子曰雜乎雜人病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賈逵國語注曰眘惑也）不眘焉在。在乎擇人。（左氏傳士文伯謂晉侯曰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杜預曰擇賢人也）故將立德。必先近仁。（言將欲立德必先近於仁賢也左氏傳穆叔曰太上立德禮記曰力行近乎仁也）欲此禮之不僭。（去乾）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大戴禮記曰禮義之不僭何恤人言禮記孔子曰行道之人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朝觀

夕覽。何與書紳。（言朝夕觀覽圖畫何如書紳之事乎論語曰子張書諸紳）若乃階除連延。蕭曼雲征。（蕭曼蕭條曼延言高遠也西京賦曰途閣雲曼魯靈光殿賦曰飛陛揭孼緣雲上征）櫺檻邳張。鉤錯矩成。（西京賦曰伏櫺檻而頫聽綜曰櫺檻臺上欄也邳或爲丕孔安國尚書傳曰丕大也鉤以正曲矩以正方也莊子曰曲者不以鉤方者不以矩錯猶治也）楯類騰蛇。槢（音習）似瓊英。（榮楯彫鏤形類騰蛇衆槢文采又似瓊英越絕書曰越王句踐欲伐吳大夫文種於是作榮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一曰應劭漢書注曰楯欄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槢械楔也瓊英玉英也此既施之於櫺檻然凡楔皆謂之槢辭立切楔先結切）如螭之蟠。如虯之停。（廣雅曰無角曰螭龍有角曰虯龍蟠已見上文）玄軒交登。光藻昭明。（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軒楯下板也上加漆故曰玄軒楯階除之欄故曰交登鄭玄周禮注曰登升也）騶虞承獻。素質仁形。（言爲騶虞以乘軒板狀軒軒然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毛詩序曰仁如騶

文十一　三十　夏

虞則王道成矣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廣雅曰質地也）彰天瑞之休顯。照遠戎之來庭。（司馬相如封禪書騶虞頌曰厥塗靡從天瑞之徵王襃四子講德論曰南郡獲白虎是以北狄賓也）陰堂承北。方軒九户。（在北故曰陰堂也方軒併窻也西京賦曰九户開闢）右个清宴。西東其宇。（杜預左氏傳注曰个東西廂也清宴殿名韋誕景福殿賦曰離殿別館粲如列星安昌延休清宴永寧）連以永寧。安昌臨圃。（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永寧殿七間安昌殿十間臨圃殿名）遂及百子。後宮攸處。（韋誕景福殿賦曰美百子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鄭玄毛詩箋曰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其殿之名蓋取於此）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思齊徽音。聿求多祜。（毛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靡有不克自求伊祜）其祜伊何。宜爾子孫。（宜爾子孫已見上文）克明克哲。克聰克敏。（蔡邕橋玄碑曰克明克哲實叡實聰毛詩曰農夫克敏）

永錫難老。兆民賴止。（錫之以難老令其壽考毛詩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尚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承光殿七間）納賢用能。詢道求中。（西京賦曰表賢簡能毛萇詩傳曰親戚之謀爲詢也）疆理宇宙。甄陶國風。（左氏傳齊賓媚人謂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楊子法言曰甄陶天下其在和乎李聃曰埏埴爲器曰甄陶王者亦甄陶其民也埏失然切）雲行雨施。品物咸融。（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融猶通也）其西則有左城右平。講肄之場。（七略曰蹵鞠者傳言黃帝所作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蹵鞠亦有治國之象左城而右平侯權景福殿賦曰乃造彼鞠室講肄謂習武也賈逵国語注曰肄習也）二六對陳。殿翼相當。（二六蓋鞠室之數而室有一人也李尤鞠室銘曰圓鞠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卞蘭許昌宮賦曰設御坐於鞠域觀奇材之曜暉二六對而講功体便捷其若飛）僻脫承便。蓋象戎兵。

（言相僻脫似承敵人之便以象戎兵習戰之術也七略曰蹋鞠兵勢也漢書音義曰捽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僻匹赤切）察解言歸。譬諸政刑。將以行令。豈唯娛情。（言察之既解而各言帰斯實譬之政刑非爲戲樂而已七略曰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今軍士羽林無事使得蹋鞠帰田賦曰聊以娛情）鎮以崇臺。寔曰永始。（永始臺名倉廩所居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時襄羊以劉覽步華輦於永始知稼穡之艱難壯農夫之克敏）複閣重闈。猖狂是俟。（莊子曰猖狂妄行也）京庾之儲。無物不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西京賦曰于何不有）不虞之戒。於是焉取。（言有不虞之戒取京庾以給之周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爾乃建淩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凌雲層盤名也爲之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虞淵靈沼淥水決決毛詩曰王在靈沼）清露瀼瀼。淥水浩浩。（清露層盤之露也毛詩曰零露瀼瀼而羊切尚書曰浩浩滔天）樹以

嘉木植。以芳草。（西京賦曰嘉木樹庭芳草如積）悠悠玄魚。皠皠白鳥。（孔叢子孔子歌曰黃河洋洋悠悠之魚毛詩曰白鳥翯翯毛萇曰翯翯肥澤也翯與皠音義同）沈浮翱翔。樂我皇道。（言魚鳥得所）若乃虯龍灌注。溝洫交流。（言爲虯龍之形吐水灌注以成溝洫交橫而流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篁棲鶤鷺。瀨戲鰋鮋。（音由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鶤鷺二鳥名鰋鮋二魚名）豐侔淮海。富賑山丘。（字林曰侔齊等也馮衍爵錄曰富如江海孫卿子曰節用裕民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爾雅曰賑富）叢集委積。焉可殫籌。（鄭玄周禮注曰少曰委多曰積儀禮注曰籌筭也）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讎。（春秋漢含孳曰咸池主五穀宋均曰咸池取池水灌注生物以爲名也元命包曰其星五者各有職以蓄積爲作恃五穀爾雅曰讎匹也視周切）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薛綜東京賦注

曰高昌建城二觀名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北看高昌邪睨建城碣揭同）岧嶤岑立。崔嵬巒居。（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又曰巒山嶞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飛閣干雲。浮堦乘虛。（西都賦曰脩塗飛閣西京賦曰干雲霧而上達浮堦飛陛也）遙目九野。遠覽長圖。（謂建城也淮南子曰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天八方中央九野亦如之周禮曰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頫眺三市。孰有誰無。（謂高昌也韋仲將景福殿賦曰踐高昌以北眺臨列隊之京市周禮曰大市日仄而市朝市朝時爲市夕市夕時爲市孟子曰古之爲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覩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毛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尚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又曰我聞在昔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謂三市也感猶思也周易曰日中爲市聚）

（天下之貨又曰君子安而不忘危）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不易也）觀器械之良窳○（以主）察俗化之誠僞○（文子曰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鄭玄禮記曰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史記曰舜陶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班固漢書贊曰孝宣之治至於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瞻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則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是以省刑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陂險也）亦所以省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省風觀器械也國語伶州鳩曰天子省風以作樂助教察政刑也班固漢書述曰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子虛賦曰奢言淫樂而顯侈靡也）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聲類曰坊別屋也方與坊古字通釋名曰坊別屋名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比相次也扶至切）辛壬癸甲○爲之名秩○（辛壬癸甲十干之名今取以題坊署以別先後也）房室齊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志術○（廣雅曰術道也）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楚辭曰亦多端而膠加又曰萬變之情豈其可盡）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列子曰穆王見偃師歎曰人之巧乃與造化同功造化已見東都賦注）雖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臬○（五結切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其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也槷古文臬假借字也於所平之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別趣○駢田胥附○（離背別趣各有所施也駢田胥附羅列相著也）縱橫踰延○各有攸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其所斲○（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荒廢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說文曰斲竹句切）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未殫○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采章之盛故文之以朱綠而飾之以碧丹也傅毅七激曰文以朱綠殫下或有駮字非也）點以銀黃○爍以琅玕○（黃謂黃金漢書曰楊僕懷銀黃也）光明熠（以入）爚○（藥）文彩璘班○（說文曰熠盛光也爚火光也埤蒼曰瑞文貌）（璘）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崐崘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崐崘之上觀黃帝之宮）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太玄經曰天道成規地道成矩文子曰舉措廢置不可不審順乎四時即順時立政也）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爲六合元亨已見上文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又曰庶績咸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尚書曰允恭克讓又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莫不優游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毛詩曰優哉游哉鄭玄曰優游自安止也東都主人曰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淮南子曰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說文曰泊無爲也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則知道）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直之反封禪書曰歷選列辟李尤平樂觀賦曰披典籍以論功蓋因及乎大漢莊子曰容成氏大庭氏若此時至治也）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士可翹足而待也廣雅曰翹舉也）然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與孜同）

（鄭玄毛詩箋曰式變也家語魯君曰微夫子寡人無由自悟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漢書谷永上書曰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周公昔戒謂無逸也咎繇典謨謂康哉之歌也）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史記曰吳起如楚損不急之官漢書蕭望之曰生事於外夷漸不可長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曰生猶造也賈逵國語注曰故謀也）絕流遁之繁禮反民情於太素（淮南子曰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或遁於木或遁於水或遁於土或遁於金或遁於火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也說文曰遁遷也尚書曰禮煩則亂太素樸素也東都賦曰昭節儉示太素）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國語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蒼龍覿於陂塘龜書出於河源（魏志文紀曰青龍見於摩陂魏略文紀曰神龜出於靈池東京賦曰龜書畀姒班固漢書贊曰漢使窮河源也）醴泉涌於池

文十一　三十五　刘用

圃靈芝生於丘園（魏志曰延康元年醴泉出芝草生於樂平郡）揔神靈之貺祐集華夏之至歡（王逸楚辭注曰揔合也春秋元命包曰通三靈之貺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爾雅曰貺賜也祐福也尚書曰華夏蠻貊）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燕丹子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

文選卷第十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江海

木玄虛海賦一首

郭景純江賦一首

海賦

木玄虛（今書七志曰木華字玄虛華集曰爲楊駿府主簿傅亮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爲海賦文甚儁麗足繼前良）

昔在帝嬀（古爲）巨唐之代（帝嬀謂舜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孔

四百九十　文十二　一　乙丑重刊　夏義

安國曰舜所居嬀水之汭也左氏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杜預曰爲堯臣也）天綱浡（蒲没）潏（以出）爲凋爲瘵（側界反言水之廣大爲天綱紀浡潏沸涌貌桓子新論曰夏禹之時鴻水浡潏說文曰潏水涌出也又說文曰凋半傷也爾雅曰瘵病也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洪濤瀾汗萬里無際（瀾汗長貌西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長波涾（徒荅）沲（杜我）迆（羊氏）涎（延）八裔（涾沲相重之貌迆涎邐迆相連也八裔猶八方也）於是乎禹也乃鏟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沷（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天下堯獨憂之舉舜舜使禹疏九河瀹濟漯蒼頡篇曰鏟削平也淮南子曰禹有洪水之患陂塘之事高誘曰陂畜也塘堤也說文曰潢積水池也沷灌也）啓龍門之岝嶺墾陵巒而嶄（士咸）鑿（尚書璇璣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鄭玄注曰龍門山名也岝嶺高貌岝助格切嶺五格切廣雅曰墾治也嶄與墾音義同廣雅曰鑴謂之鏨仕咸切鏨與嶄古字通）羣山既略百川潛渫（息列切孔

（安國尚書傳曰治山通水故以山名尚書曰嵎夷既略孔安國曰用功少曰略周書曰禹渫七十川大利天下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爾雅曰潛深也說文曰渫除去也）決（思朗）漭（莫廣）澹（徒敢）泞騰波赴勢。（決漭廣大也澹泞澄深也泞音紵）江河既導萬穴俱流（尚書曰岷山導江又曰導河積石淮南子曰瀆有萬穴）掎（居蟻）拔五嶽竭涸九州（掎拔竭涸言水既除掎拔而出竭涸而乾也掎引也廣雅曰拔出也五嶽泰華霍恒嵩高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尚書序曰禹別九州）瀝滴滲淫（七林）薈（烏外）蔚雲霧消流決（烏黨）瀼（乃朗）莫不來注（說文曰瀝滴水下滴瀝也滲淫小水津液也滲音侵薈蔚雲霧霑潤也毛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消流小流也決瀼溥於也漢書杜欽曰屯氏河羨溢有填淤反瀼之害說文曰注灌也）於廓靈海長爲委輸（毛萇詩傳曰於歎辭也爾雅曰廓大也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踰濟漯而注諸海禮記曰三王之祭川也或源或委鄭玄曰委流所聚淮南子曰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崐崘之輸也）其爲廣也其爲怪也宜其爲大也爾其爲狀也則乃浟（由）湙（亦）瀲（力冉）灩（以冉）浮天無岸（浟湙流行之貌瀲灩相連之貌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說文曰浮汎也）沖（沖）瀜沆（胡廣）瀁（余兩）渺（眇）瀰（弥）湠（炭）漫（沖瀜沆瀁深廣之貌渺瀰湠漫曠遠之貌）波如連山乍合乍散（莊子曰白波若山）噓噏（許急）百川洗滌淮漢（噓噏猶吐納也百川已見上文淮漢之流小而且穢故洗滌之）襄陵廣舄漻（交）潟（潟）浩汗（尚書曰懷山襄陵又曰海濱廣斥史記曰斥爲舄古今字也漻潟廣深之貌）若乃大明撫（彼苗）轡於金樞之穴（言月將夕也大明月也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撫猶攬也月有御故言轡金西方也河圖帝覽嬉曰月者金之精月有窟故言穴伏韜望清賦曰金樞理轡素月告望義出於此）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言日初出也翔陽日也淮南子曰日陽之主也日中有烏故言翔逸駭言出疾也廣雅曰駭起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彯（匹遙）

沙礐（苦角）石蕩颻（以出）島濱（言此二時風尤疾也易通卦驗曰巽風不至則大風發屋揚沙說文曰礐石聲也春秋命厤序曰大風飄石颻風疾貌說文曰島海中往往有山可居曰島）於是鼓怒溢浪揚浮（言風既疾而波鼓怒也上林賦曰沸乎暴怒）更相觸搏飛沫起濤（蒼頡篇曰濤大波也）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呂氏春秋曰天地如車輪終則復始高誘曰輪轉也上林賦曰宛潬膠盭）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廣雅曰挺出也）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相磓（丁迴反岑嶺五嶽言波濤之形遷相觸激故或反覆故或相磓也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五嶽已見上文磓猶激也）渭（謂）濆淪而滀（丑六）漯（他荅）鬱沏（切）迭而隆頹（渭亂貌濆淪相糾貌滀漯攢聚貌鬱盛貌沏迭疾貌隆頹不平貌）盤盓（乙于）激而成窟消（七笑）洅（土含）滐（桀）而爲魁（盤盓旋遶也消洅峻波也毛萇詩傳曰傑特立也滐與傑同賈逵國語注曰川阜曰魁）潤（失冉）泊（匹帛）栢而迆（以爾）颺（余諒）磊（洛罪）匒（荅）匌（苦合）而相豗（呼迴反潤疾貌泊栢小波也迆颺邪起也磊大貌匒匌重疊也相豗相擊也）驚浪雷奔駭水迸集（七發曰波湧而濤起橫奔似雷字書曰迸散也）開合解會瀼瀼（傷）濕濕（瀼瀼濕濕開合之貌）葩華踧（子六）沑（女六）湏（頂）濘（奴冷）潗（側立）㵫（女及反葩華分散也踧沑蹙聚也湏濘沸貌潗㵫沸聲）若乃霾（莫排）曀（一計）潛銷莫振莫竦（爾雅曰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曀霾音埋說文曰潛藏也廣雅曰振動也竦亦動也）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爾雅曰唐蒙女蘿）猶尚呀（呼加）呷餘波獨湧（言風雖靜而餘波猶壯呀呷波相呑吐之貌）澎（匹宏）濞灪（於勿）磈（烏埋）碨（烏罪）磊山壟（澎濞水聲洞簫賦曰澎濞慷慨灪磈高峻貌碨磊不平貌）爾其枝岐潭（以審）瀹（藥）渤蕩成汜（音似）（管仲對桓公曰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穆天子傳曰飲于枝洔之中郭璞曰水岐成洔洔小渚）

（也音止潭淪動搖之貌毛詩曰江有汜毛萇曰決復入爲汜也）乖蠻隔夷。迴互萬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列子曰殊方偏國張湛曰偏邊也毛詩曰肅肅王命）飛駿鼓楫。汎海淩山。（爾雅曰駿速也郭璞曰駿猶迅速亦疾也方言曰楫謂之橈東方朔對詔曰淩山越海窮天乃止）於是候勁風。揭（桀）百尺。（廣雅曰揭舉也百尺帆檣也）維長綃。（所交）挂帆席。（綃今之帆綱也以長木爲之所以挂帆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或以席爲之故曰帆席也）望濤遠決。冏（九永）然鳥逝。（蒼頡篇曰冏光也）鷸（聿）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充制反鷸疾貌蘇武荅李陵書曰雖乘雲附景不足以比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春秋命歷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上下說文曰掣引而縱也）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左氏傳曰子文訓兵於睽終朝而畢爾雅曰濟度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屆至也）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祈。（負穢言身有罪若負荷然尚書曰負罪引慝杜預左氏傳注曰愆失也鄭玄周禮注曰祈禱也）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吳歌曰仙人齎持何等前謁海童爾雅曰邀遮也陸綏海賦圖云馬銜其狀馬首一角而龍形杜預左氏傳注曰蹊徑也）天吳乍見而髣髴。蝄像暫曉而閃（式染）尸。（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爲天吳爲水伯說文曰髣髴見不諟也楚辭曰時彷彿以遙見國語仲尼曰丘聞之水之怪龍罔象木之怪夔魍魎韋昭曰罔象食人閃尸暫見之貌）羣妖遘迕。眇䁱（余沼）冶夷。（爾雅曰遘遇也小雅曰迕犯也眇䁱視貌冶夷妖媚之貌）決帆摧橦。（直江）戕風起惡。（去聲橦百尺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戕卒暴之名也起惡起爲暴惡也）廓如靈變。惚怳幽暮。（廓猶開也言廓然暫開如神之變惚怳之頃而又幽暮也鄭玄禮記注曰幽闇者不明也）氣似天霄。靉（愛）靆（費）雲布。（言海神吐氣類於天霄靉靆昏闇貌韓子曰雲布風動）霵（叔）昱絕電。百色妖露。（霵昱疾貌妖露爲妖而呈露也）呵欻（許勿）掩

鬱。矆（居縛）睒（失冉）無度。（呵欻掩鬱不明貌說文曰矆大視也又曰睒暫視也）飛澇（勞）相磢。（楚爽）激勢相沏。（楚櫛反言戕風迅疾而波浪相衝也澇大波也郭璞方言注曰澳錯也澳與磢同沏摩也楚乙切）崩雲屑雨。浤浤（火宏）汩汩。（屑雨飛灑之貌言波浪飛灑似雲之崩如雨之屑也李尤辟雍賦曰興雲動雷飛屑風雨浤浤汩汩波浪之聲也浤音宏）踸（勑甚）踔（丑角）湛（以甚）瀿（藥）。沸潰渝溢。（踸踔湛瀿波前却之貌潰亂流也渝亦溢也）瀖（霍）泋（井）濩（鑊）渭。蕩雲沃日。（瀖泋濩渭衆波之聲）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言風起而浪驚故漂浮而無定毛萇詩傳曰極至也）或屑沒於黿鼉之穴。或挂罥於岑嶅（敖）之峯。（言被漂溺死非一所也屑猶碎也禮記曰屑桂與薑聲類曰罥係也爾雅曰山多小石曰嶅）或掣（充制）掣洩（余制）洩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掣掣洩洩任風之貌汎汎悠悠隨流之貌淮南子曰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慎曰其民不衣也其人黑齒也）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歸風以自反。（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蒼頡篇曰駭驚也說文曰悟覺也）爾其爲大量也。則南澰（斂）朱崖。北灑天墟。（音虛廣雅曰澰漬也東都主人曰南燿朱垠垠亦崖也爾雅曰北陸虛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說文曰演長流也言流至析木之境爾雅曰析木謂之天津海在青徐之東故云西薄小雅曰薄迫也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經途瀴（烏冷）溟（莫冷）。萬萬有餘。（鄭玄周禮注曰經謂里數也瀴溟猶絕遠杳冥也）吐雲霓。含龍魚。（淮南子曰四海之雲湊）隱鯤鱗。潛靈居。（鯤鱗或爲昆山昆山方壺之屬也靈居衆仙所處也）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琴操曰紂徙文王於羑里擇日欲殺之於是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得水中大貝以獻紂立出西伯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將世之所收者常聞。所未

名者若無（言世之所收者常聞其名其或未名者若本無也）且希世之所聞。惡（烏）審其名。（言希世乃一聞之故不能審其名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故可仿像其色。靉（於愷）霼（虛氣）其形。（仿像靉霼不審之貌）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劉劭趙都賦曰其東則有天浪水府百川是理）則有崇島巨鼇。峌（庭結）峴（五結）孤亭。擘洪波。指太清。（崇島五嶽也巨鼇大鼇也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列子曰渤海之東名曰歸墟其中有五山帝命禺強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五山峙而不動說文曰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島峌峴高貌山居海中故云擘峻極際天故云指鄭衆周禮注曰擘破裂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冥海洪波百丈鶡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竭磐石。栖百靈。（鄭玄禮記注曰竭猶載也聲類曰磐大石也百靈衆仙）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言巨鼇多力迺風而行也呂氏春秋曰南方曰凱風北方曰廣莫風）其垠（銀）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

（天琛自然之寶也尚書曰天球在東序水怪奇石生乎水濱也尚書曰鈆松怪石曹子建七啓曰戲鮫人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鮫人水底居）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說文曰瑕玉之小赤色者也詭暉別色說文曰詭變也異質殊形也廣雅曰質軀也）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言沙汭之際文若雲錦螺蚌之節光若綾羅也毛萇詩傳曰汭崖也芮與汭通曹植齊瑟行曰蚌蛤被濱崖光采如錦紅）繁采揚華。萬色隱鮮。（說文曰隱蔽也）陽冰不冶。陰火潛然。（言其陽則有不冶之冰其陰則有潛然之火也晏子春秋曰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說文曰冶銷也）熺（許眉）炭重燔。（煩）吹烱（古永）九泉。（熺炭炭之有光也廣雅曰熺熾也重燔猶重然也吹猶然也漢書趙氏無吹火焉說文曰烱光也言火之光下照九泉地有九重故曰九泉）朱燉（焰）緑煙。腰（一眇）眇蟬蜎。（一緣反腰眇蟬蜎煙豔飛騰之貌燉與爓同）魚則橫海之鯨。突扤孤遊。（弔屈原曰橫江湖之鱣鱏郭璞山海經注曰橫

塞也突扤高貌）戛巖嶅。偃高濤。（戛猶槩也）茹鱗甲。吞龍舟。（廣雅曰茹食也莊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高誘淮南子注曰龍舟大舟）噏（虛及）波則洪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劉劭趙都賦曰巨鼇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蹜蹙聚貌踧子六切蹜所六切）或乃蹭（七鄧）蹬（鄧）窮波。陸死鹽田。（蹭蹬失勢之貌鹽田海邊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海水之崖多出鹽也）巨鱗插雲。鬐鬣刺天。（郭璞上林賦注曰鰭魚背上鬣也南都賦曰森蕁蕁而刺天）顱（盧）骨成嶽。流膏爲淵。（廣雅曰顱謂之顎顤魏武四時食制曰東海有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鯢時死岸上膏流九頃春秋元命包曰積骨成山流血成淵）若乃巖坻（直夷）之隈。沙石之嶔。（音欽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說文曰隈水曲也嶔沙石嶔岑也）毛翼產鷇（苦候）。剖卵成禽。（爾雅曰生哺鷇郭璞曰鳥子須母食也剖猶破也）鳧雛離褷（所宜）。鶴子淋滲。（所今反西京雜記曰太液池其間鳧雛鶴子布滿充積離褷淋滲毛

羽始生之貌）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洩（余世）洩淫淫。（軒舉也洩洩淫淫飛翔之貌）翻動成雷。擾翰爲林。（翻動貌漢書趙王曰聚蚊成雷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貌）更相叫嘯。詭色殊音。（詭異也）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不汎陽侯。乘蹻（去喬）絕往。（淮南子曰武王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曹植苦寒行曰乘蹻追術士遠在蓬萊山抱朴子曰乘蹻可以周流天下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氣蹻三曰鹿盧蹻）覿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謂始皇曰後千歲求我蓬萊山下史記曰武帝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也）羣仙縹（匹妙）眇。餐玉清涯。（音宜縹眇遠視之貌魯靈光殿賦曰忽瞟眇以響像列仙傳曰赤松子服水玉）履阜鄉之留舄。被羽翮之襂（所今）纚。（所宜反列仙傳曰安期先生琅

（邪阜鄉人自言千歲秦始皇與語賜金數千萬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舃一量爲報言仙人以羽翮爲衣漢書曰天道將軍衣羽衣襂纚羽垂之貌）翔天沼戲窮溟（莊子曰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甄（古然）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言衆仙雖表有形而無情欲故能久視長生也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淮南子曰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莊子曰同乎無欲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又曰長生久視之道）且其爲器也包乾之奧括坤之區（周易曰乾爲天坤爲地孔安國尚書傳曰奧內也又曰區域也）惟神是宅亦祇是廬（神祇衆靈之通稱非惟天地而已禮記曰有天下者祭百神也）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說文曰儲積也）芒芒積流含形內虛（班彪覽海賦曰余有事於淮浦觀滄海於茫茫孫卿子曰不積小流無以成河海含形內虛言水能含衆形內虛似乎謙也孫卿子曰水清則見物之形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周易曰坎爲水家語金人銘曰江海雖左長百川以其卑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管子曰夫人皆赴高水獨赴下卑也而水以爲都居也）引往納來以宗以都（自海而往引之而令大自外而來納之而不逆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山海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都郭璞曰九水所潛故曰九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言諸品物以類相生何所不有何者而無言其多也韓詩外傳曰夫水羣物以生品物以正李尤翰林論曰木氏海賦壯則壯矣然首尾負揭狀若文章亦將由未成而然也）

江賦

（釋名曰江者公也出物不私故曰公也風俗通曰江者貢也爲其出物可貢晉中興書曰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

郭景純（臧榮緒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人璞性放散不脩威儀爲著作後轉王敦記室參軍敦謀逆爲敦所害又云有人見其睡形變鼉云是鼉精也）

咨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左氏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杜預曰金木水火土也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無公無私水之德也）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惟發語之辭也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南都賦曰發源巖穴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王肅曰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聿經始於洛沫（昧）攏萬川乎巴梁（薛君韓詩章句曰聿辭也漢書廣漢郡雒縣有漳山雒水所出入湔雒與洛通湔音煎說文曰沫水出蜀西塞外東南入江沫武蓋切攏猶括東也巴郡名也梁州名也）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盛弘之荊州記曰信陵縣西二十里有巫峽方言曰躋登也酈元水經注曰馬頭崖北對大岸謂之江津漲水大之貌）極泓（烏宏）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鄭玄禮記注曰極窮也莊子曰大鵬海運則將徙南溟司馬彪曰運轉也尚書曰浩浩滔天）揔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禮）汲引沮（七余）漳（南都賦曰總括趨欱郭璞山海經注曰泗水出魯國卞縣至臨淮下相縣入淮孟子曰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景福殿賦曰兼苞博落郭璞山海經注曰湘水出酃陵營道縣陽朔山過秦論曰并吞八荒之心山海經曰沅水出象郡而東注江合洞庭中應劭漢書地理志曰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出入沅水經云入江說文曰汲引水也山海經曰景山雎水出焉南注于沔江又曰荊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雎沮與雎同）源二分於崌（居）崍（來）流九派乎潯陽（山海經曰岷山東北百四十里崍山江水出焉又東百五十里崌山江水出焉而東流注于大江郭璞曰崍山中江所出也崌山北江所出也水別流爲派尚書曰荊州九江孔殷應劭漢書注曰江自廬江潯陽分爲九也漢書廬江郡有潯陽縣）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洪濤已見海賦七發曰淩赤岸或曰赤岸在廣陵興縣廣雅曰淪沒也餘波濤之餘波也言濤之餘波至柴桑而盡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漢書豫章郡有柴桑縣）網絡羣流商搉（苦角）涓（古玄）澮（古外反廣雅曰商度也許愼淮南子注曰揚搉粗略也涓澮小流也爾雅曰注溝曰澮也）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

而東會。（委及宗並見上文漢書曰廣陵國有江都縣東會于海尚書曰東會于泗沂）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普萌）沛。（普會反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干越之民史記太史公曰余登姑蘇望五湖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又曰震澤吳南太湖名也）滈（胡道）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六州益梁荊江揚徐臧榮緒晉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部巴東郡益州梁州之南地部蜀郡江州本荊州之東界揚州之南境也海岱及淮惟徐州部廣陵郡上林賦曰經營于其內南方火故曰炎景）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言江波之濬既作限於華夷天地嶮介因之益壯也吳錄曰魏文帝臨江歎曰天所以隔南北也周易曰天嶮不可升地嶮山川丘陵郭璞爾雅注曰介閡也）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呼吸萬里言其疾也抱朴子曰麋氏云朝者據朝來也言夕者據夕至也）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嵋為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峨嵋玉壘二山名也泉陽即陽泉也顧野王輿地志云益州陽泉縣蜀分縣竹立揭標皆表也水經曰江水又東別為沲開明之所鑿尚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沲戰國策曰舉標甚高）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魚鬼）崛（危勿）而比嶠。（周禮曰荊州之鎮山曰衡山鄭玄曰在湘水南鎮山名安地德者也爾雅曰霍山為南岳郭璞曰今在廬江西漢書曰南郡巫縣巫山在西南釋慧遠廬山記曰山在江州潯陽之南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其廟切協韻音橋）協靈通氣。濆（忿）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莊子曰川谷通氣故飄風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韋昭國語注曰蒸升也）出信陽而長邁。淙（悰）大壑與沃焦。（信陽即信陵之陽也臧榮緒晉書曰建平郡有信陵縣吳都賦曰寂寥長邁說文曰淙水聲也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萬億里有大壑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歸墟玄中記曰天下之大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之而不已沃焦山名也在東海南方三萬里）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盛引之荊州記古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猨鳴三聲淚沾裳禹疏三江已見上文）絕岸萬丈。壁立赮駮。（赮駮如赮之駮也赮古霞字）虎牙嵥（桀）豎（樹）以屹（魚乙）崒。（慈聿）荊門闕竦而磐礴。（盛引之荊州記曰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荊門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虎牙石壁紅色間有白文如牙齒狀荊門上合下開闇達山南有門形故因以為名嵥特立貌屹崒高峻貌闕竦如闕之竦也西京賦曰圜闕竦以造天磐礴廣大貌）圓淵九回以懸騰。湓（普寸）流雷呴（呼后）而電激。（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許慎曰九旋之淵至深說文曰騰水涌也蒼頡篇曰湓水聲也聲類曰呴噑也荅賓戲曰遊說之徒風颮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灑散也飛薄飛騰蕩薄也）迅澓（扶福）增澆。涌湍疊躍。（澓澓流也音伏王逸楚辭注曰洄波為澆古堯切）砅（普冰）巖鼓作。漰（普萌）湱（呼陌）澩（胡角）灂。（仕角反砅水激巖之聲也漰湱澩灂皆大

波相激之聲也爾雅曰夏有水冬無水曰澩音學）淜（蒲冰）湃（蒲拜）渹（火宏）濊（呼拜）潰濩。（穫）泧（呼活）漷。（呼郭反皆水勢相激洶湧之貌）潏（胡決）湟（皇）淴（烏骨）泱（烏朗）潐（叔）潣（失冉）瀾（舒感）瀹。（始灼反皆水流漂疾之貌）漩（旋）澴（許玄）滎（於營）瀯。（營）渨（紆鬼）灅（誅）濆（忿）瀑。（步角反皆波浪回旋濆涌而起之貌也）溭（助側）淢（域）濜（助謹）溳。（于窘）龍鱗結絡。（溭淢濜溳參差相次也龍鱗結絡如龍之鱗連結交絡也潘岳金谷詩曰濫泉龍鱗瀾）碧沙瀢（杜罪）㴩（徒可）而往來。巨石硉（洛骨）矹（五骨）以前卻。（瀢㴩硉矹沙石隨水之貌）潛演（胥）之所汩淈。（胡骨）奔溜之所磢（楚爽）錯。（說文曰潛藏也又曰演水脈行地中弋刃切蒼頡篇曰淈水通貌磢已見海賦廣雅曰錯摩也）厓隒（魚檢）為之泐（勒）嵃。（魚免）碕嶺為之喦崿。（說文曰隒厓也周禮曰石有時以泐鄭司農曰泐謂石解散也嵃猶嶮也楚辭曰觸石碕而橫遊許慎淮南子注曰碕長邊也）幽澗積岨。礐（力）硞（苦）嶨（盧角）礭

（苦角反爾雅曰山夾水曰澗磵與澗同礐硞嶨確皆水激石嶮峻不平之貌）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鄭玄毛詩箋曰曾重也王逸楚辭注曰楚人名淵曰潭府）澄澹汪洸。（烏宏）瀇（烏廣）滉（胡廣）困汸。（音玄皆水深廣之貌說文曰汪廣也烏黃切）泓汯（宏）泂（烏猛）澋。（胡猛）涒（紆鈞）鄰圝（彎）潾。（力銀反皆水勢回旋之貌）混澣（音翰）灦（呼見）渙。流映揚焆。（音涓水勢清深而澄澈光映也蒼頡篇曰焆明也）溟（莫令）漭渺湎。（莫翦）汗汗沺（田）沺。（皆廣大無際之貌）察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滃（烏孔）渤（蒲沒）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滃渤霧出貌鬱律煙上貌成公綏天河賦曰氣蓬勃以霧蒸說文曰杳冥也）類胚（普杯）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言雲氣杳冥似胚胎渾混尚未疑結又象太極之氣欲構天也淮南子曰孕婦三月而胚胎春秋命麻序曰冥莖無形濛鴻萌兆渾渾混混宋均曰渾渾混混雖卵未分也周易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韓康伯曰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名也）長

波浹（子叶）渫。（牒）峻湍崔嵬。（埤蒼曰浹渫水滂濤也小雅曰峻高也）盤渦（烏和）谷轉。凌濤山頹。（渦水旋流也廣雅曰凌馳也王粲遊海賦曰洪濤奮蕩大浪踊躍山隆谷窳宛亶相搏）陽侯砐（五合）硪（我）以岸起。洪瀾涴（宛）演而雲迴。（陽侯已見海賦砐硪搖動貌涴演迴曲貌）峾（銀）淪溛（烏華）瀤。（烏懷）乍浥（烏甲）乍堆。（峾淪回旋之貌溛瀤不平之貌）豃（呼濫）如地裂。豁若天開。（豃豁開貌易緯曰天下愁地裂山崩漢書曰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觸曲崖以縈繞。（叶）駭崩浪而相礧。（相礧相擊也音雷）鼓䃂（苦合）窟以漰（普萌）渤。（蒲沒）乃湓（普寸）涌而駕隈。（䃂亦窟之類也漰渤水聲也小雅曰駕凌也）魚則江豚（徒昆）海狶。（喜）叔鮪（于軌）王鱣。（音邅南越志曰江豚似猪臨海水土記曰海狶豕頭身長九尺郭璞山海經注曰今海中有海狶體如魚頭似猪爾雅曰鮥鮛鮪郭璞曰鮪屬大者王鮪小者叔鮪王鱣之大者猶曰王鮪鮥音洛）䱻（骨）鰊（練）鰧（特登）鮋。（直流）鯪（陵）

鰩（遥）鯩鰱。（音連山海經曰䱻魚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郭璞曰音滑舊說曰鰱似繩山海經曰鰧其狀如鱖居逵切蒼文赤尾郭璞曰舊說曰鮋似鱓楚辭曰鯪魚何所出王逸曰鯪魚鯪鯉也山海經曰鰩魚狀如鯉又曰鯩魚黑文狀如鮒食之不腫郭璞曰音倫廣雅曰鰱鱮也）或鹿觡（格）象鼻。或虎狀龍顏。（臨海異物志曰鹿魚長二尺餘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郭璞山海經注曰麋鹿角曰觡又曰今海中有虎鹿魚體皆如魚而頭似虎鹿龍顏似龍也）鱗甲鏙（七罪）錯。煥爛錦斑。（鏙錯間雜之貌）揚鰭掉尾。噴（普問）浪飛唌。（似延反上林賦曰揵鬐掉尾說文曰噴吒也唌沫也）排流呼哈。（呼合）隨波游延。或爆（蒲角）采以晃。淵或嚇（呼厄）鰓乎巖間。（說文曰爆灼也今以爲曝曬也曝步木切廣雅曰晃暉也嚇猶開也）介鯨乘濤以出入。鯼（祖洪）鮆（薺）順時而往還。（尔雅曰介大也字林曰鯼魚出南海頭中有石一名石首郭璞山海經注曰鮆狹薄而長頭大者長尺餘一名刀魚常以三月八月出故曰順時）

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鵠魚牛。虎蛟鉤蛇。（怪錯奇怪雜錯也舊說曰潛鵠似鵠而大山海經曰魚牛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又曰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有翼其音如鴛鴦郭璞山海經注曰今永昌郡有鉤蛇長數丈尾岐在水中鉤取斷岸人及牛馬啖之）蜦（倫）蟤（團）鱟（候）蝞。（媚）鱝（扶粉）鼀（烏郎）鼂（迷）䵶。（音麻說文曰蜦蛇屬也黑色潛於神泉之中能興雲致雨山海經曰鱄魚其狀如鮒而彘尾郭璞曰音團如扇之團廣志曰鱟魚似便面雌常負雄而行失雄則不能獨活出交阯南海中臨海水土物志曰蝞似蝦中食益人顏色有愛媚又曰鱝魚如圓盤口在腹下尾端有毒又曰初寧縣多鼊龜形薄頭喙似鸚指爪又鼂䵶与龜辟相似形大如蘧生乳海邊曰沙中肉極好中啖）王珧（姚）海月。土肉石華。（郭璞山海經注曰珧亦蚌屬也臨海水土物志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常死海邊其柱如搔頭大中食又曰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無口目有三十足炙食又曰石華附石生肉中啖）三蝬（子工）虾（涞）江。鸎螺（力戈）蜁（旋）蝸

（古花反臨海水土物志曰三蝬似蛤舊說曰蚚江似蟹而小十二脚南州異物志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爲名也舊說曰蜁蝸小螺也）璅蛣（詰）腹蟹。水母目蝦。（遐南越志曰璅蛣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爲蛣取食又曰海岸閒頗有水母東海謂之蛇正白濛濛如沫生物有智識無耳目故不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蛇音蜡二字並除嫁切）紫蚢（胡岡）如渠。洪蚶（呼甘）專車。（爾雅曰大貝曰蚢漢書曰尉佗獻紫貝五百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玄曰渠罔也臨海水土物志曰蚶則徑四尺背似瓦壟有文國語孔子曰防風氏其骨節專車賈逵曰專滿也）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蚨（居葉）應節而揚葩。（異物志曰蚌似車螯潔白如玉晞曜向日也楊雄蜀都賦曰蚌含珠而擘裂南越志曰石蚨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草華廣雅曰葩花也蚨音劫）蜛（居）蝫（諸）森衰以垂翹。玄蠣（力滯）磈（苦罪）磥（力罪）而碨（烏懷）砈。（烏遐反南越志

曰蜛蝫一頭尾有數條長二三尺左右有脚狀如蚕可食森衰垂貌翹尾也臨海水土物志曰蠣長七尺南越志曰蠣形如馬蹄磈磥碨砈不平之貌）或泛瀲（斂鹽）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字書曰瀲泛也水波上及也混淪輪轉之貌廣雅曰混轉也混乎本切淪力本切）若乃龍鯉一角。奇鶬（倉）九頭。（山海經曰龍鯉陵居其狀如鯉或曰龍魚一角也劉騊駼玄根賦曰一足之夔九頭之鶬）有鼈三足。有龜六眸。（莫侯反山海經曰三足鼈岐尾爾雅曰鼈三足曰能郭璞曰今吳興郡陽羨縣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赬蟞胏（扶廢）躍而吐璣。文魮（毗）磬鳴以孕璆。（山海經曰珠蟞之魚其狀如胏而有目六足有珠郭璞曰蟞音鼈南越志曰珠鼈吐珠山海經曰文魮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翼魚尾音如磬之聲是生珠玉郭璞曰音毗）鯈（條）鱅（庸）拂翼而掣（充制）耀。神蜧（麗）蝹（於粉）蜦（力殞）以沉游。（山海經曰鯈鱅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郭璞曰音條容說文曰蜧蛇屬也許愼淮南子注曰黑蜧神蛇也潛於神泉蝹蜦行

貌）騁（蒲沒）馬騰波以噓蹀。（牒）水兕雷咆（薄交）乎陽侯。（山海經曰騁馬牛尾白身一角其音如虎郭璞曰音勃黃伯仁龍馬賦曰噓天慷慨南越志曰西鞏縣東暨于海其中多水兕形似牛說文曰咆嗥也）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館于懸流。（吳都賦曰淵客慷慨而泣珠鮫人已見海賦）雹布餘糧。星離沙鏡。（雹布星離言衆多也本草經曰禹餘糧生東海池澤傅玄擬楚篇曰光滅星離舊說曰沙鏡似雲母也）青綸競糾。縟組爭映。（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糾繚也縟繁采也）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鬖（所咸）髿（沙）乎研上。（紫菜色紫狀似鹿角菜而細生海中熒曄光明貌南越志曰海藻一名海苔生研石上風土記曰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通俗文曰髮亂曰鬖髿說文曰研滑石也研與硯同五見切菜或爲莧）石帆（平）蒙籠以蓋嶼。（序）萍實時出而漂泳。（音詠劉逵吳都賦注曰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又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家語曰楚昭王渡江中流有

物大如斗貟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爲能得焉王肅曰萍水草也說文曰漂浮也爾雅曰泳游也）其下則金礦丹礫。（歷說文曰礦銅鐵璞也古猛切丹礫丹砂也異物志曰雲母一曰雲精入地萬歲不朽）雲精爥銀。（穆天子傳曰乃披圖視典曰天子之寶璿珠爥銀郭璞曰銀有精光如爥也）玏（麗）珋（留）璿瑰。（古回）水碧潛琘。（美巾反說文曰玏蠡屬力計切又曰珋石之有光者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西王母之山爰有璿瑰郭璞曰璿瑰亦玉名也旋回兩音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亦水玉類也潛琘亦水玉也）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山海經曰共水多鳴石郭璞曰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尚書曰泗濱浮磬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或頩（古迥）彩輕漣。或焆（消）曜崖鄰。（焆已見上文說文曰鄰水崖閒鄰鄰然也力因切）林無不溽。岸無不津。（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廣雅曰溽濕也鄭玄周禮注曰津

（潤也）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鵁（於絞）鷔（敖）鷗鳺（山海經曰大鶚音如晨鵠郭璞曰晨鵠猶晨鳧也爾雅曰鶾天雞孫炎曰黑身一名莎雞山海經曰鵁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郭璞曰音窈窕之窈山海經曰鷔青黃其所集者其國亡郭璞曰音敖山海經曰鳺其狀如鳧郭璞曰音鉗鈇之鈇徒計切）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尚書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爾雅曰九月爲玄郭璞曰國語云至于玄月也）千類萬聲自相喧聒（說文曰聒讙語也）濯翮疏風鼓翅翻（許韋）䎗（許月反疏理也禮記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鄭玄曰獝狘飛走之貌翻與獝同）揮弄灑珠拊拂瀑沫（洞簫賦曰揚素波而揮連珠說文曰瀑賁也蒲到切）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毻（他）積羽往來勃碭（其列反字書曰毻落毛也毻與毻同音唾竹書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漢書曰燕地勃碭之間一都會也伏琛齊地記曰勃海郡東有碣石謂之勃碣也）橉（力刃）杞稹（之忍）薄於潯涘栛槤（連）森嶺而羅峯（橉杞二木名也字林曰稹稠概也薄叢生也淮南子曰南遊江潯許慎注曰潯水涯也音尋栛槤亦二木名也栛音隸）桃枝篔（筠）簹（當）實繁有叢（劉淵林蜀都賦注曰桃枝竹屬也可爲杖又吳都賦注曰篔簹竹生水邊長數丈）葭蒲雲蔓纓以蘭紅（雲蔓言多而無際也纓采色相映也蘭澤蘭也爾雅曰紅龍古）揚皜（杲）毦（二）擢紫茸（而容反皜白也毦與茸皆草花也）蔭潭隩（於六）被長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爲浦隩於到切）繁蔚（尉）芳蘺隱藹水松（蘺江蘺香草也似水薺水松藥草名也）涯灌芊（千見）萰（力見）潛薈（烏外）葱龍（郎公反涯灌則叢生也潛薈水中茂盛也芊萰葱蘢皆青盛貌也）鯪（陵）鯥（六）跻（巨眉）跼（具側）於垠（銀）隒（魚儉）猵（頻）獺睒（失冉）瞲（呼穴）乎㢡（去聲）空（鯪魚已見同篇山海經曰有魚狀如牛陵居蛇尾其名曰鯥埤蒼曰跻蹷跳也求悲切聲類曰偏舉一足曰跼蹄也渠俱切郭璞三蒼解詁曰猵似青狐居水中食魚山海經曰鰲塵山潚潚之水出焉有獸名曰獺其狀如鱬其毛如彘鬣郭璞曰音蒼頡之頡與獺同鱬如珠切睒暫視也聲類曰瞲驚視上也呼穴切㢡岸側空處也去巖切）迅蜼（聿季）臨虛以騁巧孤玃（居縛）登危而雍容（蜼犹也玃似獼猴也）夔𤛓（呼口）翹踛（六）於夕陽鴛雛弄翮乎山東（山海經曰岷山多夔牛郭璞曰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爲夔牛又爾雅注曰今青州呼犢爲𤛓𤛓夔牛之子也𤛓與物同火口切莊子曰齕草飲水翹尾而踛此馬之真性也司馬彪曰踛跳也廣雅曰翹舉也山海經曰南禺之山有鵷鶵郭璞曰鵷鶵鳳屬也爾雅曰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因岐成渚觸澗開渠（岐已見上文）漱（所遘）壑生浦區別作湖（周禮曰善爲溝者水漱之鄭玄曰漱齧也論語曰區以別矣）磴（土登）之以瀿（煩）瀷（翼）渫（息列）之以尾閭（磴猶益也土登切淮南子曰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爲潦扶園切淮南子曰瀷水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而無源者也許慎曰瀷湊漏之流也瀷昌即切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出也）標之以翠蘙之以遊菰（標猶表識也蘙草之蘙薈也菰菰蔣也浮於水上故曰遊也）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鄭玄毛詩箋曰藝猶樹也鄭司農周禮注曰芒種稻麥也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鄭玄曰嘉善也稻菰蔬之屬）鱗被菱荷攢布水蓏（力果反鱗被如鱗之被言多也蒼頡篇曰攢聚也應劭漢書注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翹莖瀵（方問）蘂濯穎散裹（說文曰瀵水浸也匹問切廣雅曰蘂華也穎穗也裹謂草實也高唐賦曰綠葉紫裹）隨風猗萎（於危）與波潭沲（潭音覃沲徒我切）流光潛映景炎（羊染）霞火（言草之華蘂流耀潛映波瀾景色外發炎於煆火煆與霞同）其傍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雲夢澤名也吳錄曰雷池在皖尚書曰彭蠡既豬孔安國曰澤名也吳錄曰巴陵縣有青草湖）具區洮（姚）滆

（鼲）朱滻丹漅（具區亦澤名也風土記曰陽羨縣西有洮湖水經注曰中江東南左合滆湖音）
（核又曰朱湖在溧陽又曰洿水又東得滻湖水周三四百里丹湖在丹陽漅湖在居巢漅祖了切）極望
數百沆（胡朗）瀁（余兩）皛（胡杳）溔（余少反七發曰極望成林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沆瀁廣大之貌皛）
（溔深白之貌）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逵傍通幽岫窈
窕（郭璞山海經注曰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吳縣南太湖中有苞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
（通號爲地脉逵水中穴道交通者）金精玉英瑱（他見）其裏瑤珠怪石琗其
表（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汋也汋音綽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也）
（孫卿子曰琁玉瑤珠不知佩山海經曰苟林之山多怪石郭璞曰怪石似玉也瑱琗謂文采相雜小雅曰雜采）
（曰綷琗與綷同瑱徒見切琗字憒切）驪蚪（渠幽）摎（居由）其址（止）梢雲冠其嶖（必眇）
（反驪蚪驪龍也在於九重之泉故云摎其址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宋衷太玄經注曰）

（摎猶糾也孫氏瑞應圖曰梢雲瑞雲人君德至則出若樹木梢梢然也嶖山巔也方眇切）海童之所
巡遊琴高之所靈矯（海童已見上文列仙傳曰琴高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乘）
（赤鯉魚來出泊一月復入水去方言曰矯飛也言飛而去來其中）冰夷倚浪以傲睨（五計）
江妃含嚬而矊（彌延）眇（山海經曰從極之川唯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郭璞曰冰夷）
（馮夷也莊子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傲睨自寬縱不正之貌列仙傳曰江斐二女出遊江濵）
（鄭交甫所挑者孟子注嚬蹙而言嚬蹙憂貌矊眇遠視貌法言曰眇緜作炳矊矊音緜）撫淩波而
鳧躍吸翠霞而夭矯（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廣雅曰淩馳也上林賦曰馳波）
（跳沫廣雅曰吸飲也陵陽子明經曰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出之赤氣夭矯自得之貌）若乃宇宙
澄寂八風不翔（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宇說文曰宙舟車所極覆淮南子曰天有八風條風明）
（庶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洞簫賦曰翔風蕭蕭而逕其末）舟子於是搦（女角）

棹涉人於是檥（魚綺）榜（補郎反毛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搦捉也應劭漢書注曰檥止也）
（王逸楚辭注曰榜船櫂也補孟切一曰榜併船也）漂飛雲運艅艎（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飛雲）
（吳樓船之有名者左氏傳曰楚敗吳師獲其乘舟艅艎杜預曰艅艎舟名也）舳艫相屬萬里
連檣（說文曰舳舟尾也艫船頭也埤蒼曰檣帆柱也才羊切）泝洄沿流或漁或商
（毛詩曰泝洄從之毛萇曰逆流而上曰遡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列子曰中國之人或農或商或）
（佃或漁）赴交益投幽浪（平交益二州名也周禮曰東北曰幽州漢書有樂浪郡也）竭
南極窮東荒（淮南子曰章亥自北極步至南極山海經有東荒經）爾乃䁥雰（紛）祲
（子蔭）於清旭（許玉）覘（勅詹）五兩之動靜（方言曰䁥視也音隸杜預左氏傳曰氛氣也說文）
（曰雰亦氣字也鄭玄禮記注曰祲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也毛萇詩傳曰旭日始出也鄭玄禮記注曰覘闚視）
（也勅廉切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許慎淮南子注曰綄候風也楚）
（音丸）

（人謂之五兩也綄音桓）長風颹（于鬼）以增扇廣莫颲（麗）而氣整（高唐）
（賦曰長風至而波起颹大風貌音葦廣莫風已見上文郭璞山海經注曰颲颲急風貌音戾）
䬐（烏回）疾而不猛（埤蒼曰䬐風遲也音隈）鼓帆（平）迅越趠（陌）漲（張）截
洞（音迥帆已見上文趠猶越也截直度也漲洞皆深廣之貌）淩波縱柂電往杳溟
（覓冷反揚雄方言曰船後曰舳郭璞曰今江東呼柂爲舳也王逸荔枝賦曰飛匡上下電往景還匡勤往切）
䨴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䨴征貌莊子曰大鵬朝霞也徒對切）
（翼若垂天之雲故曰雲翼言廣大也）倏忽數百千里俄頃（楚辭曰往來倏忽何休公羊傳）
（注曰俄者須臾之間曰頃久也王肅家語注曰俄有頃也）飛廉無以睎其蹤（司馬彪莊子注曰飛廉善走廣雅曰睎視也穆）
渠黃不能企其景（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曰渠黃毛詩）
（曰跂予望之鄭玄曰舉足則望見之企與跂同）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謂採蘆捕）

魚之子也擯落謂被斥擯而漂落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弃也衣則羽褐食惟蔬鱻（思延切鄭玄毛詩箋曰褐毛布也聲類曰鱻小魚也）栫（寂見）澱（廷見）爲涔夾漮（在公）羅筌（說文曰栫以柴木壅水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淀如淵而淺澱與淀古字通爾雅曰槮謂之涔郭璞曰今作槮叢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以薄捕取之也槮蘇感切涔字廉切說文曰漮小水入大水也筌捕魚之器以竹爲之蓋魚笱屬）筩灑連鋒罾（子僧）䍐（雷）比船（舊說曰筩灑皆釣名也罾䍐皆網名也灑所蟹切）或揮輪於懸碕（奇）或中瀨而橫旋（輪釣輪也埤蒼曰碕曲岸頭也）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淮南子曰夫歌採菱發陽阿楚辭曰漁父鼓栧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年（字書曰傲倨也嘔與謳同楚辭曰順風波以南北兮霧宵晦以紛紛西京賦曰窮年忘歸猶不能徧也）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沲（度河）汜（似）鼓之以朝夕（尚書曰沲潛既道孔安國曰沲江別名也汜已見上文漢書枚乘上書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也）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琴賦曰蒸靈液以播雲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珍怪之所化產傀奇之所窟宅（高唐賦曰珍怪奇偉子虛賦曰珍怪鳥獸說文曰傀偉也又曰奇異也）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馮衍爵銘曰富如江海壽配列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四瀆之精仁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公羊傳曰曷爲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唯太山雲爾海潤于千里何休曰雲氣觸石理而出爲雨無膚寸之地而不徧也河海與雲雨及千里）及其譎變儵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鄭

玄論語注曰方常也）經紀天地錯綜人術（言以綜爲喻也符祥上則經紀天地下則錯綜人術漢書五行志曰厥風絕經紀如淳曰壞絕匹帛之屬周易曰錯綜羣數王肅曰錯交也綜理事也仲長子昌言曰錯綜人情）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史記曰五星聚于東井陽后陽侯也高誘淮南子注曰陽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莊子曰其死登遐三年而形遯）奇相（去）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廣雅曰江神謂之奇相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墜湘水之中因爲湘夫人也）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民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曳尾而逃）壯荊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呂氏春秋曰荊有佽飛者得寶劍於干遂反涉江至于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舡佽飛拔寶劍曰此江中腐肉朽骨也赴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珪高誘曰于遂吳邑越絕書曰歐冶子作鐵劍二曰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廣雅曰悍勇也呂氏春秋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衞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捽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名要離不死歸吳矣）悲靈均之任石嘆漁父之櫂歌（楚辭曰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又曰望大河之洲渚悲申徒之抗直驟諫君而不聽重任石之何益又曰懷沙礫而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壅史記曰屈原作懷沙賦懷石自投汨羅懷沙即任石也義與王逸不同楚辭曰漁父鼓枻而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黿鼉以爲梁列子曰周穆王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驊騮綠耳赤驥白儀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張湛曰儀古義字）感交甫之喪珮愍神使之嬰羅（廣雅曰感傷也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皐

（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而窺阿門曰予自罕露之泉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元君乃刳龜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司馬彪曰鑽命卜以所卜事而灼之）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莊子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司馬彪曰大塊自然也周易曰品物流形混萬盡於一科言混萬物盡歸於一科也孟子曰水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趙岐曰科坎也）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春秋元命包曰水者五行始焉元氣之湊液也）考川瀆而妙觀實莫著於江河（班固漢書贊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也）

文選卷第十二

〔文十二　二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物色

宋玉風賦　潘安仁秋興賦

謝惠連雪賦　謝希逸月賦

鳥獸上

賈誼鵩鳥賦　禰正平鸚鵡賦

張茂先鷦鷯賦

物色（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爲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即有文章也）

〔文十三　一　陳

風賦（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爲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曾子書曰陰陽偏則風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史記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王逸楚辭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爲頃襄王又曰楚有謂頃襄王曰王繒繳蘭臺徐廣曰繒縈也七見切）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景差亦楚大夫）王迺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說文曰颯風聲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爲風風氣無根也管子

（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古侯切似橘屈曲也考工記曰橘踰淮爲枳莊子曰騰猿得枳棘枳句之間振動悼慄又曰空閱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者下或有因字非也）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爾雅曰萍其大者曰蘋郭璞曰水萍也）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怒而爲風侵淫漸進也土囊大穴也盛引之荊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爲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栢之下（阿曲也）飄忽淜滂激颺熛怒（淜滂風擊物聲淜疋冰切熛怒如熛之聲說文曰熛火飛也俾堯切滂普

郎切）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耾侯萌切埤蒼曰耾耾風聲廣雅曰耾聲也十洲記曰方洲在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北門也凡事不能定者迴穴此即風不定貌錯迕雜錯交迕也）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蹷動也伐擊也漢書音義應劭曰蹷頓也韋昭曰梢擊也）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被麗披離四散之貌也字林曰楗拒門也）眴煥粲爛離散轉移（眴呼縣切眴煥粲爛鮮明貌）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邸華葉而振氣（說文曰邸觸也邸與抵古字通）徘徊於桂椒之間翺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廣雅曰菁華也精與菁古字通）獵蕙草離秦衡（獵歷也秦香草也衡杜衡也又云秦木名也范子計然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芳香也）槩新夷被荑楊（楚詞曰露甲新夷飛林薄顏師古曰新夷一名留夷即上林賦雜以留夷也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也稊與荑同徒奚切）迴穴衝陵蕭條

衆芳然後倘（常）佯（羊）中庭北上玉堂（倘佯猶徘徊也）躋于羅帷經于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下羅帷來清風楚辭曰姱容修態亘洞房）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其中人也楚詞曰憯悽增欷鄭玄曰憯憂也說文曰憯痛也錯感切惏寒貌毛萇詩傳曰慄洌寒氣也慄理吉切欷欣既切）清清泠泠愈病析酲（清清泠泠清涼之貌也愈猶差也漢書曰泰尊柘漿析朝酲應劭曰酲酒病析解也）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閒堀（窟）堁（課）揚塵（塕然風起之貌也一孔切堀堁風動塵也廣雅曰堀突也淮南子曰揚堁而弭塵許慎曰堁塵塺也塺莫迴切）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勃鬱煩冤風迴旋之貌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動沙堁

吹死灰（堁或爲堀非也）駭溷濁揚腐餘（廣雅曰駭起也言風之來既起溷濁之處又舉揚腐臭之餘家語孔子曰惜其腐餘而務施仁人之偶也溷胡困切腐扶甫切）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禮記孔子曰儒有蓬戶甕牖）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濕（憞徒對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憞惡也言此風入於人身體令惡也憞溷煩濁之貌字林曰溷亂也王逸楚詞注曰鬱邑而憂也毆古驅字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曰中央生濕濕生土也言此風毆溫濕氣來令致濕病也）中心慘怛生病造熱（慘怛憂勞也慘錯感切方言曰怛痛也素問黃帝問歧伯曰人傷於寒而轉爲熱何也曰夫寒盛則生於熱也）中脣爲胗（軫）得目爲蔑（說文曰胗脣瘍也呂氏春秋曰氣鬱處目則爲蔑盲高誘曰蔑眵也蔑與䁾古字通亡結切眵充支切）啗齰嗽獲死生不卒（啗齰嗽獲中風人口動之貌風疾旣甚言死而未即死言生而又有疾也故云不卒說文曰啗食也齰齧也士白切嗽吮也山角切聲類曰嚄大喚也宏麥切獲與嚄古字通卒七忽切）

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秋興賦（并序）

潘安仁（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興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因名之、）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十四年、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左氏傳、宋襄公曰、不禽二毛、杜預曰、二毛、頭白有二色也、）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臧榮緒晉書云、賈充爲太尉、又曰、岳爲賈充掾、漢書曰、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寓、寄也、世說曰、桓玄既篡、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將省合在何處、有人荅云、無省、當時殊迕旨、問何以知無、荅曰、潘岳秋興賦叙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云、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訪之僚屬、咸莫能定、參軍劉荀之對、昔潘岳秋興賦叙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言之是也、玄從之、）高閣連雲。陽景罕曜。（言閣之高而且深、故日罕曜其中、）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游處。（珥、猶插也、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漢書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鸚鵡賦曰、感平生之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禮記曰、唯饗野人皆酒、呂氏春秋田替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聞也、范曄後漢書曰、王霸隱居止茅屋蓬戶、論衡曰、山種棗栗、名曰茂林、）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胡快切、毛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禮記曰、上農夫食九人、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攝官承乏。猥厠朝列。（左氏傳、韓厥謂齊侯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蒼頡篇曰、厠、次也、雜也、禮記曰、爵祿有列於朝、）夙興晏寢。匪遑底寧。（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不遑寧處、）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翰、筆毫也、說文曰、慨、太息也、字林曰、慨、壯士不得志也、許既切、）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記事於物、）其

辭曰。四時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兮代序、鵩鳥賦曰、萬物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字林曰、蒔、更別種、上吏切、周易曰、時育萬物、）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孔安國尚書傳曰、索、盡也、又曰、敷、布也、又曰、已布而生也、呂氏春秋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舞賦曰、慢末士之亂曲、文子曰、有榮悴者、必末愁悴、）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王逸注曰、寒氣聊戾、歲將暮也、）蕭瑟兮（陰氣促急、風暴疾也、）草木搖落（花葉隕落、肥潤去也、）而變衰。（形體易色、枝枯槁也、）憀（了）慄兮（息念卷戾、心自傷、）若在遠行。（遠出之他方、）登山臨水（升高遠望、視江河也、）送將歸。（族親別還故鄉、已上宋玉九辯之文、）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羇旅之憤。（言懷思慕、戀徒侶也、左氏傳、陳敬仲曰、羇旅之臣、杜預曰、羇、寄旅客、）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也、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右皆泣、晏子獨笑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曷有悲老而哀死、古無死、古之樂也、君何有焉、懷遠悼近、齊景之謂也、）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毛詩曰、既來既往、使我心疚、鄭玄曰、疚、病也、）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鷙擊之鳥、通呼曰隼、一曰鶡、春化爲布穀、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游氛朝興。槁葉夕殞。（杜預左氏傳注曰、氛、氣也、鄭玄毛詩箋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於是迺屏輕箑。（所甲）釋纖絺。（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箑、非愛箑也、清有餘也、高誘曰、箑、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纖、細也、絺、細葛也、）藉莞蒻。（若）御袷衣。（鄭玄毛詩箋曰、莞、小蒲席）

（也胡官切說文曰蒻蒲子以爲華蓆也又曰袷衣無絮也古洽切）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槭枝空之貌所隔切戾勁疾之貌）蟬嘒嘒而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毛詩曰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毛萇詩曰嘒嘒小聲也飄飄飛貌楚辭曰鴈雝雝而南遊）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言秋日天氣高朗晃朗明貌悠陽日入貌杜篤弔王子比干曰霞霏尾而四除言晃朗而高明楚辭曰天高而氣清禮記曰仲秋殺氣浸盛陽氣日衰）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尚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毛詩曰夏之日冬之夜毛萇曰言長也）月朣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埤蒼曰朣朧欲明也朣徒東切朧力東切）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毛詩曰熠燿宵行毛萇曰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毛萇曰蟋蟀蛬也崔豹古今注曰熠燿燐也一曰燿夜腐草爲之食蚊蚋又曰蟋蟀名蛬初秋生得寒則鳴噪濟南謂之嬾婦也）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大火也流下也）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王逸楚辭注曰耿介執節守度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又曰悠哉悠哉展轉反側）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楚辭曰歲忽忽而遒盡毛萇詩傳曰遒終也廣雅曰遒急也列子曰師曠俛首而聽之曾子曰君子旦就業夕而自省也）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服虔通俗文曰髮垂而髟方料切說文曰白黑髮雜而髟字林亦同周禮曰士弁服白虎通曰皮弁冠名）仰羣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游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高閣連雲升之以攀雲漢也言羣儁自致高遠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廣雅曰炯炯光也）苟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六韜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司馬遷書曰趣舍異路莊子王倪曰吾庸詎知吾所謂知非不知邪司馬彪曰庸猶何用也老子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聞

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郭象曰夫自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爲非指矣此以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殽亂明此區區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下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周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老子曰出生入死韓子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也）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言人之行投趾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若以足外爲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捷若猴猨亦不能履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郭璞爾雅注曰底止也）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聘莊子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矣）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衽襟也字林曰紱綬也楚辭曰颯弭節而高厲）耕東皐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水田曰皐東者取其春意漢書鄭明曰將歸延陵之皐修農圃之疇張晏曰隱耕皐澤之中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說文曰稅租也）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崖澨。（禮記曰仲秋菊）

（有黃華）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鯈之潎潎。（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金人銘曰涓涓不壅將成江河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潎潎遊貌也匹曳切）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莊子有逍遙游篇司馬彪曰言逍遙無爲者能游大道也又有人間世篇司馬彪曰言處人間之宜居亂世之理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爲能唯變所適而何足累）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王肅曰言優游以終歲也）

雪賦

（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娞也水下遇寒而凝娞娞然下也曾子曰陰氣凝而爲雪五經通訓曰春洩氣爲雨寒凝爲雪）

謝惠連（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知賞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爲司徒彭城王法曹爲雪賦以高麗見奇年二十七卒）

歲將暮。時既昬。（毛詩曰歲亦暮止劉向七言曰時將昬暮白日午昬冥也）寒風積。愁雲繁。（莊子曰風積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傅玄詩曰浮雲含愁色悲風坐自嘆班婕妤擣素賦曰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然疑此賦非婕妤之文行來已久故兼引之）梁王不悅。游於兔園。（此假主客以爲辭也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迺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漢書梁孝王待士鄒陽從孝王游又曰枚乘爲引農都尉去官游梁）相如末至。居客之右。（漢書曰相如客游梁又曰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莊子曰俄而死王肅家語注曰俄有項也）王迺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毛詩衛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滂又小雅信南山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授簡於司馬大夫。（言大夫尊之也國語越王句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爾雅曰簡謂之畢也郭璞曰今簡札也）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爲寡人賦之。（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莫侯切說文曰揣量也初委切爾雅曰稱好也老子曰王公自謂孤寡不穀）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面再拜也廣雅曰逡巡却退也）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劉熙曰雪宮離宮之名也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岐周所居昌文王名也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姬周姓也滿穆王名昭王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申重也穆天子傳曰天子游黃臺之丘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人夫我徂黃竹負閟寒乃宿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毛詩曹風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宋玉諷賦曰臣嘗行至主人獨有一女置臣蘭房之中臣援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賈逵曰儷偶也）盈尺則呈瑞

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左氏傳曰凡平地尺爲大雪毛萇詩傳曰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雨雪十餘日深丈餘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沴臨莅不和意也春秋潛潭巴曰大雪甚厚後必有女主天雪連月陰作威宋均曰雪爲陰臣道也）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迺玄律窮。嚴氣升。（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又曰孟冬之月天地始肅鄭玄曰肅嚴急之氣也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夏侯孝若寒雪賦曰嚴氣枯殺玄澤閉凝）焦溪涸。（護）湯谷凝。（酈元水經注曰焦泉發于天門之左南流成溪謂之焦泉盛引之荆州記曰南陽郡城北有紫山東有一水冬夏常溫因名湯谷也）火井滅。溫泉冰。（博物志曰臨邛火井諸葛亮往視後火轉盛以盆貯水煮之得鹽後人以火投井火即滅至今不燃又曰西河郡鴻門縣亦有火井祠火從地出張衡溫泉賦曰遂適驪山觀溫泉）沸潭無湧。炎風不興。（酈元水經注曰以生物投之須臾即熟又曰曲阿季子廟前井及潭常沸故名井曰沸井潭曰沸潭炎風在南海外常有火風夏日）

（則蒸殺其過鳥也呂氏春秋曰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高誘曰一曰融風）北戶墐扉。裸（胡卦）壤垂繒。（毛詩曰穹窒熏鼠塞向墐戶毛萇曰向北出牖也墐塗也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千餘里裸人國也字林曰繒帛揔名也）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淮南子曰四海之雲湊又曰入澤之雲以雨九州公羊傳曰河海潤千里何休曰河海興雲雨及千里說文曰北方流沙漢書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范曄後漢書袁安議曰今朔漠既定揚泉物理論曰風怒則飛沙揚礫）連氛累靄，揜日韜霞。（文字集略曰靄雲狀又曰霧亦靄也一大切毛萇詩傳曰揜覆也於儼切杜預左氏傳曰韜藏也吐刀切）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女又）而遂多。（韓詩曰先集維霰薛君曰霰霙也音英夏侯孝若寒雪賦曰集洪霰之淅瀝煥摧磊以纚索楚辭曰雪紛糅其增加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其爲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王逸楚辭注曰氛氳盛貌）藹藹浮浮，瀌瀌弈弈。（毛詩曰雨雪浮浮又曰雨雪瀌瀌方遥切廣雅曰藹藹弈弈盛貌）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杜預曰甍屋棟也毛詩曰下土是冒傳曰冒覆也字林云隙壁際孔從阜傍二小夾日也）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便娟縈盈雪迴委之貌楚辭曰嬋娟修竹王逸曰嬋娟好貌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曰大屋曰廡）既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廣雅曰縞練也穆天子傳曰爲盛姬築臺是曰重璧之臺劉公幹清盧賦曰蹈琳珉之塗然即逵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璐美玉也音路）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瑤階玉階也已見西京賦說文曰挺拔也達鼎切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復二千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白鷴鳥名也西都賦曰招白鷴）紈袖慙冶，玉顏掩姱。（說文曰紈素也冶妖也范子紈素出齊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楚辭曰美人皓齒嫮與姱同好貌）若迺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燿照崑山。（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曰日安不飛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詩含神務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崑山已見上文）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王逸楚辭注曰霤屋宇也）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莊子曰夫道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度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說文曰蚌蜃也司馬彪以爲明月珠蚌蛤也蜀志秦宓奏記曰剖蚌求珠）至夫繽紛繁鶩之貌，皓旰皦絜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迺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包氏論語注曰梲者梁上楹也說文曰楹柱也承上也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牕也）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吳錄曰相川酃陵縣水以作酒有名吳興烏程縣若下酒有名醇酎已見魏都賦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飢溫而知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人夏侯孝若寒雪賦曰既增覆而累鎮又加裘而兼衣）對庭鵾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西京雜記曰公孫乘月賦曰鵾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遥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杜篤眾瑞頌曰千里遥思展轉反側毛詩曰攜手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莊子曰子貢懣然慙又曰使人以心服而不敢忤說文曰懣煩也蒼頡曰悶也莫本切）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迺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縟。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漢武帝秋風辭曰攜佳人兮不能忘）

（劉向有薰鑪銘。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薰火煙上出也。字從黑。）文續而爲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王逸曰。酡。著也。面著赤色也。徒何切。）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紳。（昵。近也。褫。奪衣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歌卒。王迺尋繹吟翫。撫覽扼腕。（毛萇詩傳曰。繹。悅也。方言曰。繹。理也。說文曰。扼。把也。鄭玄曰。腕。掌後節也。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顧謂枚叔。起而爲亂。（亂者。理也。摠理一賦之終也。）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也歟。劉熙曰。孟子以爲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爲三白之性同。）未若茲雪。因時興滅。（言隨時行藏也。）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蔡雍述行賦曰。玄靈黷以凝結。零雨集之溱溱。正厤曰。日。太陽也。）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陞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任。猶因也。）素因遇立。汚隨染成。（汚猶相染汚也。）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歸田賦曰。苟縱心於域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濤安丘嚴平頌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

月賦

（周易曰。坎爲月。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說文曰。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言有時盈。有時闕也。）

謝希逸（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應瑒。劉。劉楨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緑苔生閣。芳塵凝榭。（言無復娛遊。故緑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也。庾闡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踈。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悄焉疚懷。不怡中夜。（毛詩曰。憂心悄悄。悄悄。憂貌。七小切。爾雅曰。疚。病也。怡。樂也。家語。孔子云。日出聽政。至于中夜。）迺清蘭路。肅桂苑。（蘭路。有蘭之路。桂苑。有桂之苑。楚辭曰。皐蘭被徑。王逸曰。徑。路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吳有桂林苑。）騰吹寒山。弭蓋秋阪。（王逸楚辭注曰。騰。馳也。禮記曰。季秋入學習吹。王逸楚辭注曰。弭。按也。）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大戴禮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直戶也。李陵詩曰。天漢東南馳。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預曰。陸。道也。漢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音義。韋昭曰。躔。處也。亦次也。方言曰。日運爲躔。躔。歷行也。）白露曖空。素月流天。（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楚辭曰。意欲兮沈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又陳風曰。月出皦兮。佼人僚兮。）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此假王仲宣也。毫。筆毫也。文賦曰。或含毫而藐然。說文曰。牘。書版也。）仲宣跪而稱曰。（聲類曰。跪。跽也。跪。渠委切。跽。奇几切。）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東鄙賤人。爾雅曰。樊。藩也。郭璞曰。藩。籬也。）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說文曰。懵。目不明也。莫瞢切。）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孔安國曰。沈潛謂地。高明謂天。左氏傳。子太叔曰。子產云。禮。天之經。地之義。）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爲日。易辯終備曰。日之既陽德消。鄭玄曰。日既蝕。明盡也。春秋感精符云。月者。陰之精。）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扶光。扶桑之光也。東沼。湯谷也。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也。月盛於東。故曰擅。始生於西。故曰嗣。山海經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

（居上枝又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日之所入處郭璞曰扶木扶桑也尚書曰宅西曰昧谷孔安國曰昧冥也淮南子曰日出於湯谷拂於扶桑又曰若木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曰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獸象兔形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兩說蟾蠩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張泉觀象賦曰漸臺可升自注曰漸臺天臺之名四星在織女東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注曰常娥羿妻也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犇月論語曰皇皇后帝張泉觀象賦曰寥寥帝庭自注云帝庭謂太微宮也春秋元命苞曰太微爲天庭）肭朓警闕。朏魄示沖。（說文曰肭朔而月見東方縮肭然朓晦而月見西方也朏月未成光魄月始生魄然也尚書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則王侯奢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王侯肅鄭玄曰朓條達行疾貌也警闕謂肭朓失度則警人君有所闕德示沖言朏魄得所則表示人君有謙沖不自盈大也禮記注曰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也肭女六切朓大鳥切朏芳尾切）順辰通燭。從星澤風。（辰十二辰言月順之以照天下也淮南子曰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許慎曰歷十二辰而行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以雨孔安國尚書傳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然澤則雨也）增華台室。揚采軒宮。（台室三公位軒宮軒轅之宮史記曰中宮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能古台字也齊色則君臣和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名）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吳錄曰長沙桓王名策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漢書元后母李親夢月入懷而生后遂爲天下母昌盛也融明也）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說文曰霽雨止也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霽才計切）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禮記曰仲秋鞠有黃華王逸楚辭注曰土高四墮曰椒漢書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山椒山頂也說文曰瀨水流沙上也）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楚辭曰白日出兮悠悠長門賦曰望中庭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楚辭曰若列宿之錯置說文曰縟繁采飾也毛詩曰倬彼雲漢毛萇曰雲漢天河也）柔祇雪凝。圓靈水鏡。（柔祇地也圓靈天也）連觀霜縞周除冰淨。（觀宮觀也徐幹七喻曰連觀飛榭說文曰除殿陛也）君王迺厭晨懽。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邊讓章華臺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長笛賦曰磬襄弛縣周禮曰大憂弛縣鄭玄曰弛釋也字林曰弛解也韋昭曰弛廢也）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迺涼夜自凄。風篁成韻。（篁竹叢生也風篁風吹篁也）親懿莫從。羇孤遞進。（親懿懿親也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杜預曰懿美也羇孤羇客孤子也言親懿不從遊而羇旅之孤更進也）聆皐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詩曰鶴鳴九皐皐禽鶴也抱朴子曰峻槩獨立而皐禽之響振也朔管羌笛也說文曰管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秋引商聲也）於是紡桐練響。音容選和。（紡桐琴也埤蒼曰練擇也練與揀音義同栢譚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爲琴練絲爲紡侯瑛箏賦曰察其風采揀其聲音鄭玄禮記注曰選可選擇也）徘徊房露。惆悵陽阿。（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房與防古字通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也）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此言風將息也聲林而籟管虛淪池而大波滅牽秀相風賦曰幽林絕響巨海息波莊子曰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是以無作作則萬竅怒號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薛君韓詩章句曰從流而風曰淪淪文貌說文曰波水涌也）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王逸曰紆曲軫痛也毛詩曰如彼愬風毛萇曰愬鄉之也）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乎洛湄淮南子曰道德之論譬如日月馳騖千里不能改其處也）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楚辭曰臨風怳兮浩歌）歌響未終。

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說文曰滿堂飲酒莊子子貢曰夫子見之變容失色范曄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反歸罔然若有失也）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微霜兮夜降魏文帝善哉行曰谿谷多悲風霜露霑人衣）陳王曰善迺命執事獻壽羞璧（左氏傳曰原叔曰敢私於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爲魯連壽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敬佩玉音復之無斁（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尚書曰我有周無斁爾雅曰斁猒也）

鳥獸（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禽即鳥也）

鵩鳥賦　并序

賈誼（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爲博士爲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是天子疏之以爲長沙王傅然賈生英特弱齡秀發縱橫海之巨鯨矯冲天之逸翰而不參謀棘署贊道槐庭虛離謗缺爰傅卑土不發憤嗟命不亦宜乎而班固謂之未爲不達斯言過矣）

文十三　十六

誼爲長沙王傅（漢書云誼爲長沙王太傅三年鵩入誼舍又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拜爲梁王傅然文帝之世王長沙者唯有吳芮之子孫耳經史不載其謚號故難得而詳也又景帝十三王傳曰長沙定王發母唐姬無寵故王卑濕國）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鵩不能遠飛行不出域鴞于妖切）誼既以謫居長沙（韋昭曰謫譴也）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自廣自寬也）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爾雅曰太歲在卯曰單閼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李奇曰日西斜時也）止于坐隅兮貌甚閑暇（閑暇不驚恐也）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萃集也）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說文曰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讖）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問于鵩兮予去何之（善曰讖于鵩鳥也）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淹遲也速疾也謂死生之遲疾也）鵩迺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請以臆中之事以對也）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鶡冠子曰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如淳曰斡轉也善曰鶡冠子曰斡流遷徙固無休息）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韋昭曰而如也蘇林曰轉續相傳與也嬗音蟬如蜩蟬之蛻化也或曰嬗相連也）汾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汾穆不可分別也顏師古曰汾穆微深也鶡冠子曰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汾亡筆切）禍兮福所

（大字六十　小字五五四）

文十三　十七

倚福兮禍所伏（鶡冠子曰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老子注曰倚因也聖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己脩善則禍去福來也中人得福而爲驕恣則福去而禍來也）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鶡冠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作最亦聚也董仲舒云弔者在門慶者在廬今言皆在門者好惡故言同域也）彼吳強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鶡冠子曰失反爲得成反爲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史記曰越王句踐其先允常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闔閭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士挑戰射傷吳王闔閭闔閭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王曰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吳王不聽卒

葉必先

（許越平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吳因留圍之三年越遂棲吳王於姑蘇山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面曰吾無以見子胥也高誘淮南子注云山處曰棲越滅吳稱霸）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應劭曰李斯西游於秦身登相位二世時爲趙高所讒身被五刑）傳說胥靡兮。迺相武丁。（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爰立作相孔安國曰傳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莊子曰夫道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字林曰糾兩合繩纆三合繩應劭曰禍福相與爲表裏如糾纆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纆索也鶡冠子曰禍與福如糾纆也）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鶡冠子曰終則有始孰知其極老子道德經曰孰知其極河上公注曰禍福更相生死孰知其窮極時也顏監曰極止也）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言矢飛水流各有常度爲物所激或旱或遠斯則萬物變化烏有常則乎鶡冠子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精神迴薄振蕩相轉悍與旱同並戶但切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激水旱）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黃帝素問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韋昭國語注曰蒸升也）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善曰坱烏黨切圠烏黠切）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鶡冠子曰天不可預謀道不可預慮）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鶡冠子曰遲速止息必中參伍焉識其時見下文也）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莊子子黎曰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莊子曰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爲生散爲死鶡冠子曰同合消散孰識其時）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司馬彪曰當復化而爲無）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控摶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控引也摶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摶音）

（團或作揣晉灼曰許慎云揣量也度高曰揣言何足度量己之年命長短而惜之乎按史記英布傳云果如薛公揣之陳平云生揣我何念皆訓爲量與晉灼說同音初毀切又丁果切但字者滋也不可膠柱在此賦訓摶爲量義似未是至於合韻全復參差且史記揣作摶字如淳孟康義爲是也善曰鶡冠子曰彼時之至安可復還安可控摶也）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師古曰患音還言人皆死變化我何足患之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璞曰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列子曰小智自私怨之府莊子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無貴無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鶡冠子曰小智立趣好惡自懼）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鶡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莊子曰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列子云胥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司馬彪曰殉營也瓚曰以身從物曰殉）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善曰鶡冠子曰夸者死權自貴矜容殉名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失理）怵迫之徒兮。或趨東西。（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東西趨利也趨音娶怵音戍）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莊子曰不肖繫俗窘囚拘之貌求殞切）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莊子曰不離於眞謂之至人又孔子謂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也鶡冠子曰聖人捐物又曰至人不遺動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鶡冠子曰衆人惑惑迫於嗜慾）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眞人也莊子曰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道德之至也）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莊子云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老子曰燕處超然莊子曰南伯子綦曰嗟乎我悲人之自喪）寥廓忽荒（怳）兮。與道翱翔。（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鶡冠子曰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

則止（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坻或爲坎又曰易明夷則仕險難則隱鶡冠子曰乗流以逝）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鶡冠子曰縱軀委命與時往來）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莊子老聃曰其居也淵而靜其唯人心乎鶡冠子曰泛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寳兮養空而浮（鄧展曰自寳自貴也鄭氏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莊子曰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德人無累知命不憂（莊子苑風曰願聞德人淳芒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聖人循天之理故無天災故無物累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鶡冠子曰細故袃蒯奚足以疑袃蒯與蔕芥古字通張揖子虛賦注曰蔕芥刺鯁也）

鸚鵡賦（并序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也注曰舌似小兒舌脚指前後各兩鵡一作鵡莫口切）

六卅三　文十三　二十　乙丑重刊　亮

禰正平（范曄後漢書曰禰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傲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而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後復侮慢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札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辭彩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時黃祖太子射（亦）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典引曰來儀集羽族於觀魏）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煇（西域謂隴坻出此鳥也老子曰以輔萬物之自然河上公曰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西方為金毛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為火觜有赤者故曰火德歸藏啓筮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鶉火之體也）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王弼周易注曰幾者事之微也）故其嬉游高峻棲跱幽深（說文曰嬉樂也跱立也）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說文曰紺深青而揚赤也）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韻略曰咬咬鳥鳴也音交毛詩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羡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伯益也掌山澤官也尚書曰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

文十三　二十一　馬澗

羅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以得鳥也）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鸚鳥賦曰貌甚閑暇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逼之不懼撫之不驚（鶡冠子曰迫之不懼定以知勇）寧順從以遠害不違迕以喪生（毛詩序曰君子全身遠害）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迺歸窮委命離羣喪侶（委命已見上文禮記曰離羣索居）閉以雕籠翦其翅羽（淮南子曰天下以為之籠又何失鳥之有乎然籠所以盛鳥說文曰翅翼也）流飄萬里崎嶇重阻（埤蒼曰崎嶇不平也崎去奇切嶇音驅）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岷障二山名續漢書曰岷山在蜀郡五道西障縣屬隴西蓋因山立名也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一日障亭障也）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有以託意也時為曹操所迫故寄意以申情家語曰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漢書郅都曰已背親而出）

（身固當奉職也）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羇旅（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女適人臣事君逢禍患尚棲遲羇旅也羇旅已見上文）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說文曰馴順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擾馴也）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楚辭曰情慨慨而長懷又曰結幽蘭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毛詩曰予忖度之七本切國語舅犯對晉侯曰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禮斗威儀曰天其祿命不得極其數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然蕪穢而險巇王逸曰險巇顛危也）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也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怨施氏曰己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匪餘年之足惜慜眾雛之無知（爾雅曰生噣雛謂鳥子初生能自啄食揔名曰雛也）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毛詩曰命于下國非天子之國故曰下也）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莊子許由曰名者實之賓）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西都長安也鸚鵡言長安樂自古有之未詳所見）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斯此也此長安也言類彼鳥馬而懷代越之思故亦每言而稱此古詩曰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若迺少昊司辰蓐收整轡（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嚴霜初降涼風蕭瑟（楚詞曰冬又申之以嚴霜）長吟遠慕哀鳴感類（毛詩曰哀鳴嗷嗷）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顦顇（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荅賓戲曰夕而顦顇也）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毛詩曰涕既隕之毛萇曰隕墜也）放臣為之屢歎棄妻為之歔欷（放臣棄妻屈原哀姜之徒王逸楚詞注曰歔欷啼聲）感平生之游處若壎篪之相須（論語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毛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毛萇曰土曰壎竹曰篪）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淮南子曰自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高誘曰胡越喻遠）順籠檻以俯仰闚戶牖以踟躕（說文曰牖房室之疏也楯欄檻也王逸楚詞注曰從曰檻橫曰楯說文曰牖穿壁以為牕也韓詩曰搔首踟躕薛君曰踟躕躑躅也踟腸知切躕腸誅切）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班固漢書贊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死棄其杖化為鄧林上林賦曰垂條扶疏）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韓詩外傳蓋桑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毛詩曰豈不懷歸廣雅曰毒痛也）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左氏傳子犯曰背惠食言楚詞曰不敢忘初之厚德）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楚詞曰蜂蛾微命力何固）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論語子曰守死善道毛詩曰欲報之德司馬遷書曰效其癡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渝變也感恩久不變也）

鷦鷯賦

（并序毛詩曰肇允彼桃蟲詩義疏曰桃蟲今鷦鷯微小黃雀也鷦音焦鷯音遼又方言曰桑飛郭璞注曰即鷦鷯也自關而東謂之工雀又云女工一云巧婦又云女匠）

張茂先

（臧榮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墳典為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雖棲處雲閣慨然有感作鷦鷯賦後詔加右光祿大夫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漢書音義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曰陰陽轉易以化成生也）色淺體陋不為人用

形微處卑。物莫之害。（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游。（列女傳姜后曰雎鳩之鳥猶未常見其乘居而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翩翩自得之貌毛詩曰翩翩者鵻）彼鷲鶚鶡鴻。孔雀翡翠。（說文曰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鶚鵰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鷲黑色多力鶡狀如鶴而文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曰翡雌曰翠異物志曰翡赤色大於翠顏監曰鳥各別異非雄雌異名也）或淩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絕垠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淩太清又曰踔絕垠于寒門）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乃沖天蜚與飛同字書曰沖中也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觜距爲刀鈹）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繳繫箭線也尚書曰厥貢齒革羽毛）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易曰天地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爲與造化逍遥楚辭曰多端膠加老子曰道生萬物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莊子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字林曰翩疾飛也說文曰翾小飛也呼緣切）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左氏傳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鷹鸇過猶俄翼。尚何懼於罿（衛）罻。（尉左氏傳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爾雅曰晨風鸇也廣雅曰俄邪也毛詩曰側弁之俄箋云俄傾貌罿罻皆網也鸇之然切）翳薈蒙籠。是焉游集。（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草樹蒙籠）飛不飄颺。翔不翕習。（翕習盛貌）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

棲無所滯。游無所盤。（爾雅曰盤樂也）匪陋荆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委命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守道順理）伊茲禽之無知。何處身之似智。（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也）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左氏傳曰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悔之曰周任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其害杜預曰賈賣也）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文子曰約其所守即察尚書曰汝惟不矜孔安國曰自賢曰矜淮南子曰因循而任下周易曰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自然已見上文文子曰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張湛曰遺其衒尚爲害眞性傳毅七激曰排挫禮學譏譴世僞）鵰鶚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穆天子傳曰青鵰執犬羊食豕鹿郭璞曰今鵰亦能食麕鹿山海經曰煇諸之山多鶡郭璞曰似雉而大青色有角鬪死乃止出上黨言因觜距而爲人用也）鶡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嘲曰矯翼厲翮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文子曰羽翼美者傷其骨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徒銜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備矰繳抱朴子曰智禽銜蘆以避網水牛結陣以却虎史記太史公曰英布不克於身爲世大戮）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惠而入籠。（李陵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燿似蒼鷹王逸楚詞注曰緤繫也鸚鵡賦曰性辯惠而能言又曰閉以雕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淮南子曰塊然獨處苦對切楚辭曰君之門兮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鍾岱二山鷹之所產漢書曰趙地鍾岱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漢有代郡故

（代國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鸚鵡賦曰命虞人於隴坻）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左氏傳曰羊斟云疇昔之羊子爲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尚書曰從容以和）海鳥鶢（爰）鶋（居）避風而至（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漢書曰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提挈萬里飄颻逼畏（漢書曰左提右挈）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文子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蒸氣出貌）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接）大鵬彌乎天隅（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爲驚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鷦螟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鵾化而爲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莊子曰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莊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則差數覩矣歸田賦曰安知榮辱之所如）

文十三　二十六

文選卷第十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鄱陽胡氏果泉手校
廣圻審定

鳥獸

顔延年赭白馬賦（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

鳥獸

赭白馬賦（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駁彤赤也即赭白也）

顔延年（沈約宋書曰顔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軍參軍後爲祕書監太常卒）

文十四　一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論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爲龍）豈不以國尚威容軍駥（音伏馬名）趫迅而已（傅玄乘輿馬賦曰用之軍國則文武之功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庾中丞昭君辭曰聯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澳朔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駿顔庾同時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驕毛萇曰驕壯貌趫與驕同並綺嬌切）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緑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黄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足蓋爲聖德而生疇昔也）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沈約宋書曰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五方率職四隩入貢（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

（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四隩四方之隱奧也漢書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祕寶盈於王府。文駟列乎華廄。（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尚書曰玉府則有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左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駟贖華元漢舊儀有承華廄）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皁。（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賦曰假皇天兮簡帝心用錫見下文司馬彪莊子注曰皁櫪也）服御順志。馳驟合度。（韓子曰造父御駟馬馳驟周旋而恣於馬者轡策制之）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爾雅曰歷數也毛詩曰其儀不忒）襲養兼年。恩隱周渥。（賈逵國語注曰襲受也周書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國語注曰隱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歲老氣殫。斃于內棧。（說文曰殫盡也棧櫪也呂氏春秋曰取之內皁而著之外皁莊子伯樂曰我善治馬編之以皁棧司馬彪曰棧若檽牀施之濕地也）少盡其力。有惻上仁。（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乃詔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崔瑗胡公碑曰唯我末臣頑蔽無聞）

惟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二子也烈業也自武至文故曰重葉毛萇詩傳曰葉世也）武義粵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羽獵賦曰武義動於南鄰尚書曰偃武脩文孔安國曰脩文教也）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可接。（泰階已見上國語曰興王賞諫臣）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兩都賦序曰國家之遺美西京賦曰學乎舊史氏方載四方之事漢書柱下方書音義曰四方之文書說文札牒也）昔帝軒陟位。飛黃服皁。（春秋命厤序曰帝軒受圖雒授厤尚書曰汝陟帝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皁高誘曰飛黃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也）后唐膺籙。赤文候日。（后唐謂堯也膺籙已見東京賦赤文候日即至于日稷也已見上注）漢道亨而天驥呈才。（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翫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歌）魏德楙而澤馬効質。（說文曰楙盛也魏志曰文帝黃初中於上黨得澤馬魏都賦曰澤馬于皁）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公孫弘贊曰異人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瑞典吐圖也作天馬歌歌之以郊祀合于司律也）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魯靈光殿賦曰又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則傳蹕止行人清道也）精曜協從。靈物咸秩。（協合也論語撰考讖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尚書曰龜筮協從又曰咸秩無文秩序也）

曁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爾雅曰曁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尚書曰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劉騊駼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貢。（肆險人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贄蒼頡篇曰貢財貨也說文曰贄會禮也）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含）夏之充牣。（阜盛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漢書郊祀歌曰數華就實既阜既昌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虔曰函諸夏也漢書音義蘇林曰充牣喻多也如淳曰牣滿也）揔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收賢取賢善之馬也周禮曰王畿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斯為六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胤。（崔駰七依曰服飛兔之中乘騁華騤之騄輪躡虛騰雲乘風度津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六先景之乘劉邵魏明帝誄曰先皇嘉其誕受洪胤）故能代驂象輿。歷配鉤陳。（鄭玄）

（毛詩箋曰在旁曰騑韓子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山之精瑞也上林賦曰象輿婉僤於西清鉤陳已見上文）齒筭延長○聲價隆振○（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風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祖高祖也皇文帝也蕃錫已見魏都賦）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相馬經曰良馬可以筋骨相也梢尾之垂者髮額上毛也尾欲梢而長梢所交切張敞集曰蒼蠅託驥之髮也傅玄乘輿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中央旋毛爲鏡權頰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璧因謂之雙璧其盈滿如月異相之表也黃伯仁龍馬頌曰雙璧似月）異體峯生○殊相逸發○（峯生若山而峯生也）超攄絕夫塵轍○驅騖迅於滅沒○（劉歆遂初賦曰馬龍騰以超攄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之馬也李尤馬鞍銘曰驅騖馳逐騰踊覆踐）簡偉塞門○獻狀絳闕○（塞紫塞也已見蕪城賦有闕故曰門塞或爲寒非也傅玄北都賦曰巍巍絳闕）旦刷幽燕○晝秣荆越○（說文曰刷刮也魏都賦曰刷馬江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幽燕荆越四地名也）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虢文公曰王其監農不易左氏傳曰訓人事君又曹劌諫曰君舉必書）惟帝惟祖○爰游爰豫○（孟子曰一游一豫爲諸侯度）飛輶軒以戒道○環轂騎而清路○（輶輕也吳都賦曰輶軒蓼擾轂騎煒煌杜篤迎鍾文曰必令河伯戒道道先也清路已見射雉賦）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鸞以節步○（漢書王尋勑諸營皆按部薛綜東京賦注曰馬步齊則鸞聲和應劭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衛毛詩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具服金組○兼飾丹雘○（倚瓠切金組二甲也蔡雍女琰詩曰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

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也丹雘二色也郭璞山海經曰雘黝屬）寶鉸星纏○鏤章霞布○（鉸裝飾也章采文也袁宏酎宴賦曰朱帷赫以霞布）進迫遮迾○却屬輦輅○（服虔通俗文曰天子出虎賁伺非常謂之遮迾漢書音義晉灼曰迾古列字）欻聳擢以鴻驚時濩略而龍翥○（薛綜西京賦注曰欻忽也說文曰欻有所吹起也傅玄乘輿馬賦曰形便飛燕勢越驚鴻甘泉賦曰廼濩略綏蕤張景陽七命曰蚪踊螭騰麟超龍翥）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東京賦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禮記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爾雅曰戾至也又曰登成也）王于興言○闡肆威稜○（毛詩曰王于興師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又曰興言出宿聲類曰闡大開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臨廣望○坐百層○（地理書洛陽故宮曰廣望觀臨金市劉梁七舉曰鴻臺百層于雲參差）料武藝○品驍騰○（字林曰料量也夏侯湛馳射賦曰參武藝以遊遨說文曰驍良馬也廣雅曰騰奔也）流藻周施○和鈴重設○（流藻周流藻畫也應瑒馳射賦曰藻飾齊明和鈴已見上）睍影高鳴○將超中折○（相馬經曰馬有眄影而視者）分馳迴場○角壯永埒○（南都賦曰群士放逐馳乎沙場曹毗馬射賦曰脩埒坦其平舒）別輩越群○絢（火縣）練夐絕○（絢練疾貌也夐絕迥絕也）捷趫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廣雅曰蹻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言射有常儀鼓有常節今以馬馳之疾故加捷促也應瑒馳射賦曰檜動鼓震讚聲雷潰魏略司馬景王與許允書曰震華鼓建朱節）經玄蹄而雹散○歷素支而冰裂○（玄蹄馬蹄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帖名也言馬既良射者亦中故玄蹄雹散素支冰裂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爲月支二枚馬蹄三枚也）膺門沫赭○汗溝走血○（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深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也如淳曰沫或作頮音悔）踠迹回唐○畜怒未洩○（方言曰洩歇也南都賦曰收驪命駕分背回唐東都主人曰馬踠餘足士怒未洩）乾心降而

微怡都人仰而朋悅（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爲天都人已見西都賦）妍變之態既畢淩遽之氣方屬（淩遽已見西京賦鄭玄喪服注曰屬連也）跼鑣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圈束（字林曰跼踡行不中也得通都馳騁猶爲圈束司馬遷書曰通邑大都說文曰圈養畜閑也）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蹀足（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天馬後更名西極馬鄒陽上書曰交龍驤首曹顏遠感舊賦曰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又圍棊賦曰良馬蹀足輕車結輪）將使紫燕騈衡綠虵衛轂（尸子曰我得而民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兎奚斯常驪紫燕衡車衡也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而綠地也）纖驪接趾秀騏齊亍（李斯上書曰乘纖離之馬尸子曰馬有秀騏逢騩毛萇詩傳曰騏綦文也音其騩京媚切）覲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史記曰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騄駬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爲御西巡狩見王母樂之忘歸列仙傳西王母在崑崙山山海經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郭璞曰帝臺神人名山海經有宣山）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在乎中州列子曰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其國乘空如履實山谷而不躓其步神行而已轍迹穆王也見下文軌躅已見魏都賦）然而般于遊畋作鏡前王（尚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孟子曰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岐曰以前代善惡爲明鏡）肆於人上取悔義方（肆敢也左氏曰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矣豈使一人肆於人上杜預曰肆恣也庾元規表曰爲國取悔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孔叢子曰孔子歌曰喟然回慮題彼泰山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王逸茘枝賦曰裝不及解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鑒武穆憲文光（左氏傳右尹子革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迹焉漢書武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又賈捐之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紀曰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駕鼓車）振民隱脩國章（小雅曰振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韋昭曰隱痛也）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跱衡（韓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跱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蹶於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衆陽有鳥鳴軛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帝曰烏鳴軛彎弓射軛洞胷腋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曰飛鳥跱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故祇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之倏忽王弼周易注曰敬慎防備可以不敗）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曰夫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盧植集曰詔給濯龍廄馬三百匹鄭玄尚書注曰奧內也廣雅曰委累也言累加之也鄭玄周禮注曰秩祿稟也紅粟已見吳都賦）服養知仁從老得卒（鸚鵡賦曰屈猛志以服養嵇康養生論曰從白得老從老得終）加弊帷收仆質（禮記孔子曰弊帷不弃爲埋馬也）天情周皇恩畢（魏都賦曰皇恩畢）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尚書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先致白狐白虎諸神物乃下）於時駔駿充階街兮（說文曰駔壯也言駿之馬充於階街也魏都賦曰冀馬填廄而駔駿王逸楚詞注曰駔駿馬也）稟靈月駟祖雲螭兮（春秋考異記云地生月精爲馬漢書曰漢中星爲天駟黃伯仁龍馬賦曰地資生月精之表像似靈蚓之矩則郭璞遊仙詩曰雲螭非我駕）雄志倜儻精權奇兮（漢書天馬歌曰志俶儻精權奇廣雅曰倜儻卓異也）既剛且淑服鞿羈兮（周禮曰師曠見太子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楚詞曰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王逸曰轡在口曰鞿絡在頭曰羈）效足中黃殉驅馳兮（曹植與陳）

琳書曰。驥騄不常步。應良御而効足。漢書舊儀曰。中黃門騎馬。又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曹植令曰。今皇帝損乘車之副。竭中黃之府。願終惠養蔭本枝兮。（漢書。踈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毛詩曰。本枝百世。）竟先朝露長委離兮。（朝露至危。而又先之。言甚速也。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試表曰。常恐先朝露。楚詞曰。遂萎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乎。家語爲委。萎與委古字通。）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以自授王子晉。崔文子者。學仙於子晉。得其文。藏於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雄雌相見。目精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盖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銳身短則喜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迴之明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蓬壺崑閬見上。）帀日域以迴騖。窮天步而高尋。（相鶴經曰。一舉千里。不崇朝而徧四方者也。長楊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粲粲光天步。然文雖出彼。而意並殊。不以文害意也。）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一舉千里。故云既遠。壽踰千歲。故云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相鶴經曰。露目赤精則視遠。）引貟吭之纖婉。頓脩趾之洪姱。（吭已見吳都賦。相鶴經曰。高脚踈節則多力。王氏楚詞注曰。姱。好也。）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閔鴻羽扇賦曰。同皦素於凝霜。江逌扇賦曰。瓊澤氷鱗。瓊亦玉也。）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十洲記曰。鍾山在北海之中。地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觴王母于瑤池之上。）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新序曰。晉文公出田。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徙之小澤。必有矰弋之憂。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岑寂。猶高靜也。人寰已見魏都賦。）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廣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盡。猶物之高。楚詞曰。惆悵而私自憐。）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神農本草經曰。秋冬爲陰。禮記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涼沙振野。箕風動天。（易卦通驗曰。巽氣至則大風揚沙。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易緯曰。箕風飄石折樹。）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山海賦曰。羣山既略。）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廣雅曰。廓。空也。）星翻漢迴。曉月將落。（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漢已見雪賦。）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傅休奕雜詩曰。一紀如流光。）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唳。鶴聲也。八王故事。陸機歎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力計切。丹墀已見魏都賦。相鶴經云。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學舞。又七年舞應節。）始連軒以鳳蹌。終宛轉而龍躍。（海賦曰。翔霧連軒。相鶴經曰。鳳翼則善飛。尚書曰。鳥獸蹌蹌。龍躍已見吳都賦。）躑躅徘徊。振迅騰摧。（或飛騰。或摧折。）驚身蓬集。矯翅雪飛。（如蓬之集。如雪之飛。相鶴經曰。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離綱別赴。合緒相依。（綱緒謂舞之行列也。言或離而別赴。或合而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颯沓。羣飛貌。矜顧。矜莊相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遷延引身。楚詞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晚也。）逸翮後塵。翱翥先路。（言飛之疾。塵起居鶴之後。鶴飛

（在路之先楚詞曰吾導夫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會四會之道岐岐路也四會已見蕪城賦爾雅曰二達謂之岐郭璞曰岐道傍出）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徒闘）節。角睞（力代）分形。（機節舞之機節奔獨赴也說文曰逗止也角猶競也廣雅曰睞視也）長揚緩騖。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相凌而交橫）衆變繁姿。參差洊（在見）密。（傅玄乘輿馬賦曰繁姿屢發字書曰洊仍也）煙交霧凝。若無毛質。（毛羽與煙霧同色故云若無）風去雨還。不可談悉。（風雨既除而色愈淨故難悉也）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韓詩曰聊樂我魂薛君注曰魂神也）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星離分散也雲罷俱止也韓子曰雲罷霧霽而龍與螾蟻同矣自持自整持也神女賦曰頩薄怒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赫而天居崇絕高而懸絕）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燕人歸燕姬巴童巴渝之童也毛萇詩傳曰沮猶壞也）巾拂兩停。丸劍雙止。（沈約宋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又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西京賦曰跳丸劍之揮霍）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漢書有邯鄲鼓員古樂府曰黃金爲君門白璧爲君堂上有雙樽酒使作邯鄲倡陽阿已見上）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小女王與夫人女會食蒸魚王嘗半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邦西閶門外鑿池積土爲山石爲槨金鼎玉盃銀樽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隨觀之遂使男女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養生要曰鶴壽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翩浸長風須臾萬里逝）

志上

幽通賦

（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覬幽人之髣髴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系高頊之玄胄兮。（曹大家曰系連也胄緒也高高陽氏也頊帝顓頊也言己與楚同祖俱帝顓頊之子孫也水北方黑行故稱玄也家語孔子曰顓頊昔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氏中葉之炳靈。（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乳虎故曰炳靈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弃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滅楚遷晉代之閒因氏焉毛詩曰昔在中葉）颻颻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曹大家曰颻飄颻也南風曰颻風朔北方也言己先人自楚徙北至朔方也如蟬蛻之剖後爲雄桀揚其聲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之末班懿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北邊）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晉灼曰皇漢皇也應劭曰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翼於京師也成帝之初班況女爲婕妤父子並在長安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應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亂猶行歌謠意欲救亂也詩云我歌且謠象恭滔天行謠言憂思也）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終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己又遺我法則也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曹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早終遺我善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言爲我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曹大家曰懿美也前烈先祖也言先祖窮遭王莽達則必富貴濟渡民人惠利之風有令名於後世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曹大家曰蒙童蒙也圮毀也言己孤生童微陋鄙薄將毀絕先祖之迹無階路以自成也）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項岱曰殉營也）

（曹大家曰違恨也懷思也違或作愇愇亦恨也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兹以降世業不替也）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曹大家曰言己安靜長思不欲毀絕先人之功跡日月不居忽復大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應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異行不玷先人之道也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拾巨業切）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曹大家曰言人之晝所思想夜爲之發夢乃與神靈接也）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項岱曰覿見也張晏曰幽人神人也曹大家曰登山遠望見深谷之中有人髣髴欲來也）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越）勿墜（曹大家曰言夢臨深谷欲墜見神持葛來授我也）昒（韋昭曰音昧又音忽）昕寤而仰思兮心朦朦猶未察（曹大家曰昒昕晨旦明也言己旦仰思此夢心中朦朦未知其吉凶）黄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以臆對（應劭曰黄黄帝也作占夢書邈遠也言黄神邈遠無

所質問依其遺讖文以胷臆爲對也淮南子曰黄神嘯吟遺讖謂夢書也）曰乘高而遌神兮道遐通而不迷（曹大家曰遌遇也言己縁高而遇神道術將通不迷惑之象也）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綏（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安樂之象也）葢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祇（曹大家曰祇敬也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皆敬愼之戒也）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炯戒（爾雅曰訊告也曹大家曰炯明也登高爲吉象深谷爲明戒也）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盍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倏過也言何不勉進而及羣時早得進用日月倏忽將復過去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竚立也盤桓不進也俟待也詩曰其虛其徐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曹大

家曰鮮少也晦亡幾也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閒上壽一百二十年少者亡幾耳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晦）紛屯亶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漢書音義曰世艱多智少故遇禍也）（曹大家曰屯蹇皆難也周易曰屯如亶如又曰往蹇來連）上聖迕而後拔兮鮮羣黎之所禦（曹大家曰迕觸也禦止也言上聖之人舜有焚廩填井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畏匡在陳絕粮皆觸艱難然後自拔張晏曰豈衆人之所能預自防止耶曹大家以寤爲迕也毛詩有曰羣黎百姓）昔衛叔之御（音訝迎也）昆兮昆爲寇而喪予（公羊傳曰叔武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讎謂桓公也左氏傳曰呂郤將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對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之）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曹大家曰詭反也事變如此誰能預知其始終吉凶也）雍造怨而

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功臣二十餘人上居南宮從複道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徧封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上曰爲之柰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我張良曰令急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齒爲什方侯什音十又丁公爲項羽將逐窘漢王漢王謂丁公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漢王漢王曰丁公爲臣不忠遂斬之）栗取弔于逌（所也音由）吉兮王膺慶於所感（應劭曰孝景栗姬也孝景立栗姬男爲太子栗姬妬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以憂死又曰孝宣王皇后初爲婕妤許后薨上憐太子蚤失母乃選後宮素謹愼而無子者立王婕妤爲皇后令母養太子）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曹大家曰叛亂也迴邪也穴僻也禍福相反韓詩曰謀猶迴穴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

（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爲禍乎家富馬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出丁壯者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足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變化不可測鶡冠子曰禍乎福所倚福乎禍所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脩襮（博）而內逼。（曹大家曰治裏謂導氣也襮表也莊子曰田開謂周成公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病攻其內）聿中龢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曹大家曰聿惟也顏顏淵也冉冉伯牛也二子居中履和庶幾聖賢然淵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又曰伯牛有疾）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曹大家曰溺桀溺也謂孔子爲避人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己隱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安慆慆而不葩（肥）兮。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曰慆慆亂貌葩避也言子路不避慆慆之亂終隕身於世之禍也）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曹大家曰子路遊學聖師之門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乎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固行行（胡朗）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應劭曰子路得免盜與亂聞道於仲尼也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又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形氣發於根柢（帝）兮。柯葉彙（胃）而零茂。（韋昭曰柢本也應劭曰彙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晏曰言人稟氣於父母吉凶夭壽非獨在人譬諸草木華葉盛與零落由本根也）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應劭曰諸子以顏冉季路逢災路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由魍魎問景乃未得有已也言罔兩責景之無操不知景之行止而有待或

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兩之責景羌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象爲罔兩司馬彪爲罔浪罔浪景外重陰也）黎淳耀于高辛兮。芈（亡氏）彊大於南汜。（重黎有大明之德於高辛之世而德流子孫故芈彊大於南汜也國語曰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燿明也章顯也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曰芈楚姓也汜涯也）嬴取威於伯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應劭曰嬴秦姓伯益之後伯益在唐虞爲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爲虞舜典天地人鬼之禮也）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又同法也仁謂求仁而得仁也馮衍顯志賦曰惟天路之同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殲盡也仁謂三仁也周易曰東鄰殺牛國語曰泠周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者也）戎女烈而喪孝兮。伯祖歸於龍虎。（曹大家曰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胙于公姬寘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譖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東方爲龍酉西方爲虎也國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成命以成天命也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晉公子及齊桓公妻之

（公子安之姜與子犯醉而遣之）震鱗漦（仕緇）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應劭曰震爲龍鱗蟲之長漦沫也曹大家曰三正謂夏殷周也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於是幣而冊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漦流于庭化爲玄龜童妾而遭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之奔褒褒人有罪入棄子以贖罪謂之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爲后廢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

巽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曹大家曰易巽卦爲雞雞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劭曰宣帝時未央宮路軨中雌雞化爲雄元后時始爲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成帝也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終五辟而成災也）

道脩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曹大家曰夐遠邈也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世促短當時冥默不能見徵應之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

胥仍物而鬼諏（子侯）兮○乃窮宙而達幽○（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諏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

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

嬀巢姜於孺筮兮○旦筭祀于契龜○（應劭曰嬀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旦周公名也孺小也音義曰筭數也祀年也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龜）

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謠○（曹大家曰宣周宣王也毛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宣王竟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爲政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己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裯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裯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衛靈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理之靈之爲靈

久矣夫）

妣聆呱而劾（何戈）石兮○許相理而鞫條○（應劭曰妣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之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爲劾項岱曰舉罪曰劾漢書曰周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爲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連亞夫亞夫詰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鞫告也）

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爲表裏合成一體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一槩故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原而分流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法自然也）

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爲徵兆於前也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

幹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贏

縮○（項岱曰幹轉也遷徙也贏過也縮不及也遭遇也罹憂也言人受先祖善惡之迹轉徙流行故有遭遇福禍相及也）

三變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應劭曰晉大夫欒書子黶黶子盈書賢而覆黶黶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之施沒矣而黶之惡實彰將於是乎在後晉果滅欒氏）

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曹大家曰衆庶也兆人也報應參差不齊紛亂錯繆故迷惑不信天道也楚辭曰衆兆之所咍）

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曹大家曰周莊周賈賈誼也貢潰也憒亂也盪盪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爲法潰亂於善惡遂爲放盪之辭莊周曰生爲徭役死爲休息賈誼曰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

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鵩○（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

（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于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鵩鳥已見上文）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曹大家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者順天之性也亦當以義斷之不可貪苟生而失名）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論語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曹大家曰孔甚也輶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則平心立而思慮輕矣輶德德輕而易行也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曹大家曰以乃爲內晉灼曰與萬物無害累也）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項岱曰三人所行各異俱至於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爲善伯夷以高逝爲賢言去留適等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荊。（木段干木也蕃魏已見魏都賦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荊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末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繭累胝也繭古典切胝竹遲切）紀焚躬以衞上兮。皓頤志而弗傾。（漢書曰項羽圍漢滎陽將軍紀信曰漢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紀信王得與數十騎出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四皓也頤養也漢書曰袁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曹大家曰侯候也項岱曰苟誠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左氏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之謂不朽毛詩曰匪先人是程毛萇曰程法也）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訓（曹大家曰棐輔也忱誠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

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間亦當相輔助教也尚書曰天威棐忱諶與忱古字通也訓或爲順）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常當謨先聖人之道亦當爲鄰人所助也孔子曰天所助順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素文信而厎麟兮。漢賓祚于異代。（應劭曰厎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禮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後爲紹嘉公係殷爲二代之客也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曹大家曰言人參於天地有生之最神靈也誠能致其精誠則通於神靈感物動氣而入微者矣）養流睇而猨號兮。李虎發而石開。（曹大家曰睇眄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傾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抱樹號矣流或爲由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曹大家曰非精誠所感誰能若斯）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項岱曰矧況耽樂也言由基李廣奮精誠於末技感獸而開石豈況乃能推至精耽身於大道之中乎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應劭曰昊太昊也孔孔子也羣龍羣聖也自伏羲下訖孔子經緯天道備矣孟康曰聖人作經賢者緯之）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己而遺形。（應劭曰貞正也諠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言朝聞大道而夕死可也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鵩鳥賦曰釋智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言人若欲胤彭祖之年偕老聃之壽當訊之來哲與之通情非己所慕也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老已見遊天台山賦）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曹大家曰亂理也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周易曰天造草昧）復心引

道惟聖賢兮（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引之達於天地之性也周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孔子曰人能引道非道引人）渾元運物流不處兮（曹大家曰渾大也元氣運轉也物萬物也言元氣周行終始無已如水之流不得獨處也）保身遺名民之表兮（曹大家曰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也莊子曰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家語孔子曰凡上者民之表）舍生取誼以道用兮（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應劭曰舍置也）憂傷夭物忝莫痛兮（曹大家曰忝辱也橫夭於物憂辱傷生恥辱不過於是）皓爾太素曷渝色兮（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人能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漸染於流俗是爲白爾天質何有渝變之色也）尚越其幾淪神域兮（曹大家曰大素不染神色不變則庶幾於神道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文選卷第十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鄱陽胡氏果泉手校
廣圻審定

志中

張平子思玄賦一首　歸田賦一首

思玄賦

（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也漢和帝時爲侍中順和二帝之時國政稍微專恣内豎平子欲言政事又爲奄豎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但思其玄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系曰回志朅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玄而已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舊注（善曰未詳注者姓名摯虞流別題云衡注詳其義訓甚多疎略而注又稱愚以爲疑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訓教也彌終也違避也善曰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里宅皆居也焉猶安也善曰論語曰里仁爲美）潛服膺以永靚兮緜日月而不衰（緜連也善曰禮記曰服膺拳拳方言曰靖思也靖與靚同字林曰靖審也）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脩善也貞誠也善曰楚詞曰苟中情其好脩又曰原生受命于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立也止禮也善曰楚詞曰遵繩墨而不頗廣雅曰跌差也）志摶摶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摶摶垂貌善曰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毛詩曰勞心團團憂勞也又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旌性行以製珮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明也製裁也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德見所能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珮）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纗系也幽深也善曰楚辭曰結深蘭之亭又曰扈江離與薜芷兮紉秋蘭以爲珮說文曰繫幃曰纗幃一名縭爾雅曰婦人之幃謂之縭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縭然則纗者即繫囊之繩也說文曰纗網中繩纗音攜）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襞積衣縫也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歇善曰子虛賦曰襞積褰縐上林賦曰酷烈淑郁楚

（辭曰芳菲菲兮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姱大也麗好也鮮寡也攸所也）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奮動也播散也）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遑而舍勤（怠懈也遑暇也勤勞也善曰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尚書帝曰明明揚仄陋毛詩曰不敢怠遑左氏傳曰人生在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傅說之生殷（二八八愷八元也遻遇也傅姓說名也武丁相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言此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善也長也八愷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庬降庭堅仲容叔達言此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尚庶幾也良善也恫痛也言我後時將無及也恫他公切善曰楚辭曰竊慕詩人之遺風）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煢煢獨也介特也善曰毛詩曰獨行煢煢楚辭曰既惸獨而不羣）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鸞鷖皆鳥名淑善也善曰鸞鷖喻君子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山海經曰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鷖鳥廣雅曰鷖鳳屬也）彼無合而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眞（無合猶不遇也冒覆也）旦獲讟于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乃流言於國曰公將弗利於孺子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乃信周公）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覽觀也蒸衆也僻邪也辟法也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善曰毛萇傳曰辟法也民之行多爲邪辟此言無遺爲法也尚書曰蒸民乃粒楚辭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增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爲言己（善曰楚辭曰獨便悁而煩毒焉發憤而舒情又曰中瞀亂兮迷惑）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湛深也懷思也繽紛亂貌善曰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竭盡也）執彫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趾（彫虎象獸名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獿而右搏彫虎唯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爲牛欲與象鬭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爲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獿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曰遇之亦足以試矣阽臨也焦石名也跟踵也尸子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於世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一時也善曰彫虎以喻貧試象以喻竭力焦原以喻義言己以執彫虎之貧窮願竭試象之力而守焦原之義上句爲此張本漢書曰賈誼曰安天下阽危若是而上不驚者臣瓚曰安臨危曰阽）庶斯奉以周旋兮惡既死而後已（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論語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員方（遷移也渝變也泯滅也規圓也矩方也善曰楚辭曰因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蕭艾草名也蕙芷香草也禮記曰簞笥問人者並盛食器員曰簞方曰笥案盛衣亦曰笥後漢作珍蓋珍字相似誤耳）斥西施而弗御兮縶騕褭以服箱（斥却也西施越之美女也御幸也縶羈也服服轅也箱大車也善曰楚辭曰西施斥於北宮兮漢書音義應劭曰騕褭古之駿馬也赤喙玄身日行五千里毛詩曰睆彼牽牛不可以服箱馽中立切今賦作縶字）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頗傾也離遭也殃咎也蕭該音本作陂布義切禮記曰商亂曰陂鄭玄曰陂傾也周易曰无平不陂廣雅曰陂邪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鄭玄曰惟思也善曰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舡也善曰賈逵曰抑止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楚辭曰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甞（干求也甞行也善曰楚辭曰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襲温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襲衣也黻黼也五色備曰繡善曰毛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辮貞亮以爲鞶兮雜伎藝以爲珩（辮交織也鞶所以帶珮也手伎曰伎體才曰藝珩珮也善曰說文曰辮交也又曰鞶覆衣大巾也從巾般聲或以爲首飾字林曰鞶帶也禮記曰男鞶革鄭玄曰鞶巾囊盛帨巾者說文曰珩所行也從玉行聲字林曰珩珮玉所以節行大戴禮曰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珩與衡音義同）昭綵藻與琱琭兮璜聲遠而彌長（綵文綵也藻華藻也字林曰半璧曰璜善曰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於繸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淹棲遲以恣欲兮燿靈

忽其西藏（耀靈日也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耀靈曄而西征廣雅曰朱明曜靈東君日也）恃己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鶗鴂鳥名也以秋分鳴善曰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華予又曰恐鶗鴂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臨海異物志曰鶗鴂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夏末乃止服虔曰鶗鴂一名鵙伯勞順陰陽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為春鳥繆也）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為霜（說文曰遒迫也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閒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爾雅曰茵芝郭璞曰芝一歲三華瑞草）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亹亹進貌疇誰也伉儷也）咨姤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咨嗟也嫮好也韓衆獲道輕舉故思依之以流亡也善曰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又曰恐天時之代序又曰羨韓衆之得一又曰寧溘死以流亡姤惡也）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漸進也善曰楚辭曰漸冉而不自知兮又曰蹇淹留而無成）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即就也岐山名也攄陳也善曰楚辭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攄力於切）文君為我端蓍兮利

飛遁以保名（文君文王也遁卦名也上九曰飛遁無不利謂去而遷也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此筮得遁之咸其遁卦艮下乾上上九爻辭云肥遁最在卦上居無位之地不為物所累矰繳所不及遁之最美故名肥遁處陰長之時而獨如此故曰利飛遁而保名史記曰蓍百莖一根劉向曰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從初至三為艮艮為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曰翼迅風善曰謂遁卦也楚辭曰歷衆山而日遠又曰聊浮遊於山陿又曰步周流於江畔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遁下體是艮說卦云為山假言衆爾下互體得巽巽為風故曰揚聲）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崇高也岳五岳也遁上九變為咸咸感也巽長女兌少女故曰二女從三至五為乾乾為冰故曰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為兌說卦云巽為長女兌為少女也俱在艮上艮即是山故云感二女於崇岳岳即山也說卦曰乾為冰而變為兌故曰冰折物也毀折不可經營故曰不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互體四至乾變為兌兌為澤兌為澤言天高尚為澤雖復險戲世路可知誰言其路不通者乎欲其行也善曰周易曰乾為天兌為澤）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勔勉也乾為玉故曰蹈玉階玉階天子階也言我雖欲去猶戀玉階不思去言尚欲進忠賢勔亡行切善曰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方言曰嶢崢高貌也）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長短謂卜筮也左氏傳曰筮短龜長周禮曰東龜長又曰東曰龜甲屬善曰爾雅曰龜左睨不類郭璞曰行頭左睨也今江東所謂左食以甲卜審鄭玄周禮注曰東龜青說文曰禎祥也）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介大也逞快也善曰言卜而遇大鳥之卦也素意不逞謂繇辭也毛詩曰鶴鳴于九皐字林曰逞盡也）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瞥裁見也善曰莊子曰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遠也瞥匹洩切）鵰鶚競於貪婪兮我脩絜以益榮（競逐也善曰鶚鶚惡鳥喻小人也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兮婪力含切）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善曰此假卜者之辭也玄鳥謂鷰也母氏喻道也言子有故於玄鳥唯歸於道而後獲寧也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而育之斃以玄鳥二七塗以彘血寘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皇靈降誅尚復其所問左史氏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闕親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冊而

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今尹冊而藏之於櫝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予甚曰爾夷隷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及王子於治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河上公曰道為天下物母也韓子解老曰母者道也）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俶始也裝束也周易曰同人于郊無悔）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晞乾也山東曰朝陽善曰楚辭曰朝濯髮於暘谷夕晞余身乎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善曰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瀝流也菌芝也說文曰漱蕩口也從水欶聲所右切字林曰液汁也石菌石芝也蒼頡篇曰咀嚼也）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廣雅曰翾飛也淮南子曰四海之外有八澤八澤之外曰八埏八埏之外曰八荒善曰走音奏）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于句芒（少皞金天氏居窮桑在魯北三丘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木正也左氏傳曰少皞氏有四子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修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也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杜預曰窮桑少皞氏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也史記云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

（海中去人不遠及到三山反在水下）何道眞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輕（不澆曰淳不雜曰粹穢德之累也善曰幽通賦曰剢躭躬於道眞楚辭曰昔三后之淳粹又曰除穢累而反眞）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抃手搏也善曰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於滄海之中）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瀛洲海中山也善曰玄中記曰東南之大者巨鼇焉以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列子曰勃海之東有大壑其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山高下周圍三萬里其頭平地九千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流上下帝命封禺使巨龜十五舉頭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龜於是岱輿員嶠沉於大海楚辭曰飲沆瀣）馮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馮依也遐遠也逝往也善曰傳毅七激曰仰歸雲翹遊風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海外東經曰黑齒國北暘谷上有扶桑十洲記曰扶桑葉似桑樹又如椹樹長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飡沆瀣以爲粻（青岑山名上高者曰岑沆瀣夕霞也粻粮也廣雅曰沆瀣常氣也善曰揚雄太玄經曰茹芝英以禦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楚辭曰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朝霞陵陽子經曰夏飡沆瀣北方夜半氣）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昔日夢至木禾今親往是發昔日之夢也穀生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之上有木禾焉其穗長五尋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郭璞曰木禾穀類也說文曰嘉穀也二月生八月熟得中和故曰禾木王而生木衰而死故曰木禾）朝吾行於湯谷兮從伯禹乎稽山（湯谷日所出）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食僞也善曰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之使來問之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後至禹乃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爲戮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尚書曰朕不食言）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重華舜也善曰尚書曰重華協于帝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川其中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界中說文曰存恤也）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濵（二妃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舜妻也善曰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歌湘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二妃留江湘之間濵水湄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帝之二女是常游江川澧沅之側交游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閒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郭璞曰今長沙巴陵縣西入洞庭而通江水離騷曰邅吾道兮洞庭洞庭風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天帝之女而處江爲神即列仙傳云江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閒之堯二女舜妻也而喪此傳云二妃死於江湘之閒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死於江湘遂號爲湘夫人也）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圮墳（眺視也衡山名也阿山下也黎高辛氏之火正謂祝融也圮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壞中有營丘九頭圖矣善曰馮衍顯志賦序曰遊情宇宙流目八紘左氏傳昭十九年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圮房鄙切）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魂（託寄也善曰杜預曰黎爲火正懷歸也）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卭州而遊遨（卭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圖曰交廣南有卭州其處極熱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卭五郎切）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鄭玄曰躋升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于暘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高誘曰昆吾南方爾雅憩息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南其外有炎火之山爾雅曰再成曰陶丘）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汯沄而涌濤（熛風熾也汯沄沸貌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沄沉也芒光芒也熛火飛也揚雄冀州箴曰冀土麋沸汯沄如湯）温風翕其增熱兮惄鬱悒其難聊（說文曰翕熾也善曰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户之外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萬二千里高誘曰北户孤竹國名也爾雅曰惄思也乃的切楚辭曰心鬱悒余侘傺賈逵曰聊賴也協韻爲勞）顝覊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顝獨也覊寄也旅客也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覊旅之臣楚辭曰廓落兮覊旅而無友顝苦骨切）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金天少昊位也善曰家語孔子曰生爲明主死配五行少皥配金說文曰嬉樂也）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尚書曰右秉白旄以麾案執旄以指撝也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旌名曰麾謂麾幢曲蓋者也善曰楚辭曰飛朱鳥使先驅又曰鳳皇翼其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摭若華而躊躇（躔息也摭拾也若華樹名也善曰方言曰日建爲躔躔行也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廣雅曰躊躇猶豫也方言曰摭取也躊直由切躇直於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閒

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善曰海外西山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不壽者八百歲龍魚陵居在北狀如貍在汪野北其爲魚也如貍汪氏國在西海外此國足龍魚也）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蓐收金正該也徂往也善曰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山海經曰濛山神西望日之所入其氣貞神光之所司郭璞曰蓐收金神也人面虎身右手執鉞）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欻輕舉貌善曰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又曰吸精粹而吐氛濁漢書音義韋昭曰蟬蛻出於皮殼也）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漢書音義韋昭曰蹶蹋也爾雅曰台我也善曰淮南子曰八極西南方曰偏駒之山曰白門高誘注曰金氣白故曰白門楚辭曰行中野而散之台音夷）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爾雅曰絕流曰亂郭璞注曰直橫渡也書曰亂于河逗止也華太華也山北曰陰善曰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郭璞曰其水不勝鴻毛字林曰潺湲流貌漢書京兆有華陰縣）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號呼也青令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脩裴氏新語謂爲馮夷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注曰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而水仙俾使也淮南子曰天子龍舟鷁首予合韻音夷渚切）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黃帝葬於西海橋山神未東歸也應劭曰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也悵徜徉思貌春秋命厤序曰帝軒受圖雒授厤楚辭曰且徜徉而汜觀延佇見上注）惆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惆息也偉異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善曰中山經曰北望河林其狀如蒨郭璞注曰說者云蒨木名也毛萇詩傳曰蓁蓁至盛也惆許吏切又虛祕切）黃靈詹而訪命兮樛天道其焉如（黃靈黃帝也詹至也訪謀也樛求也如之也）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六籍六經）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九交道曰逵覆審也疇誰也克能也謀察也諸之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牛哀魯人牛哀也昆兄也噬食也淮南子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爲虎其兄啓戶而入哀搏而殺之不自知爲虎也廣雅曰噬嚙也）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鼈令蜀王名也殪死也禪傳也引長也善曰蜀王本紀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積百餘歲荊地有一死人名

鼈令其尸亡隨江水上至郫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鼈令爲相以德薄不及鼈令乃委國授之而去）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晰昭晰也善曰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命鄭玄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史記扁鵲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晰之曳切東方朔曰司命之神總鬼錄者）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善曰漢書曰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竇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趙籍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籍伍中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後立爲皇后）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秉政以女配帝遣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于莽第及莽即眞后常稱疾不朝會莽誅自投火中死國語曰肆侈不違韋昭曰肆恣也毛詩曰出則銜恤）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尉官名也尨蒼也善曰漢武故事曰顏駟不知何許人漢文帝時爲郎至武帝嘗輦過郎署見駟尨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董弱冠而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善曰漢書曰董賢年二十二爲三公哀帝崩賢自殺家惶恐夜葬之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賢造冢墓不異王制賢既見發贏診其尸因埋獄中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預曰掘地通路曰隧王葬禮也）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仄而靡所（仍因也恒常也）穆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屆至也左氏傳曰穆叔孫穆子名豹魯大夫有罪走向齊及庚宗遇婦人通之有子在齊夢天壓已不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聽其徒無之後穆子還過庚宗婦人獻雉穆子問之曰女有子乎曰余子已能捧雉而從我矣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使爲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疾牛詐謂外人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介而退牛不進叔孫覆器空而還之示君已食穆子遂餓而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入勃鞮求見於是呂甥冀芮畏逼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郄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人袪袂也勃鞮字伯楚）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昬惑而能剖（剖分明也）嬴擿

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蒼頡篇讖書河洛書也說文曰讖驗也秦語曰秦三十二年燕人盧生奏籙圖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將兵三十萬北擊胡取河南地遂築長城以爲塞三十六年始皇南游還至平原津病始皇惡言死無復言死事病甚乃璽書賜蒲蘇使與喪會咸陽而葬以書付行符璽令趙高未授使者丙寅始皇崩於沙丘惟少子胡亥從丞相李斯恐天下有變不敢發喪棺載還咸陽趙高素與亥善留所賜蒲蘇書密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蒲蘇書蒲蘇即位爲皇帝太子無尺寸之地胡亥曰爲將奈何高曰非與丞相謀事不能成乃謂李斯曰蒲蘇即位必召蒙恬爲相於君不亦踈乎於是李斯然趙高言乃許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作書賜蒲蘇曰朕巡天下禱祀名山以延年壽而數上書非我所爲日夜怨望不得爲人子不孝其賜自裁將軍恬與蘇君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知亦賜死蒲蘇爲人仁得書泣即死胡亥即位爲二世葬始皇酈山善曰史記曰盧生使人奏籙圖曰亡秦者胡也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又曰始皇崩李斯與趙高謀詐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也）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車人名也孕懷子也昔有周犨者家甚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致貲巨萬及期忌司命之言夫婦輦其賄以逃

與行旅者同宿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便貧困鄭玄曰孕任子也善曰見鬼神志及搜神記）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慎者魯大夫梓慎竈者鄭大夫裨竈訊告也善曰左氏傳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剋剋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雩旱也叔孫之言驗也則梓慎之言不驗又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火若我用瓘斝玉瓚穰之猶必不火子產不予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今言梓慎裨竈是顯明天道之人占於水火亦有妄爲言事之難知也占謂自隱度而言也訊息對切）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剸刃。（善曰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爲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奇鬼固嘗聞之矣明日復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高誘曰誚讓也漢書蒯通曰不敢剸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韋昭曰北方人呼插物地中爲剸側吏切爾雅曰丁當也）

親所睼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睼視也矧況也）毋緜攣以倖己兮。思百憂以自疹。（毋勿也緜攣係貌倖引也疹疾也善曰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倖胡冷切）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監視也孔甚也棐輔也忱誠也祐助也善曰尚書曰天監厥德又曰周公若天威棐忱）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褫以拯民。（湯帝乙也蠲絜也拯濟也善曰淮南子曰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曰我本卜祭爲民豈乎自當之乃使人積薪翦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呂氏春秋曰湯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自以爲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爾雅曰厖大也褫福也祈或爲祐非）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景謚也慮謀也熒惑火星也次舍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星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之若祭可移於相公曰相寡人之股肱豈可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國無民何以爲國如何傷本而救吾身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蓄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一舍七度三七二十一當更壽二十一年）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善曰

左氏傳曰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傳宣公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輔氏即晉地使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魏顆所以敗秦師者專由魏犨妾之父也他年魏武子武子即犨也有嬖妾無子武子疾病命顆曰必嫁是妾及武子疾甚困則更命顆曰必殺以爲殉葬及武子卒顆嫁之不殺殉葬曰疾病則心情亂吾從其治時也及今年有輔氏之役顆領兵拒秦師之日忽見一人在前結草以亢禦杜回杜回遂躓而顛故獲杜回於是秦師遂敗獲杜回之夜夢曰余汝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也）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邁行也英六國也楚末乃滅善曰尚書禹曰咎繇邁種德史記曰帝禹封皐陶之後於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桑末木名也根生寄生也卉草木凡名也育生也凋落也善曰舊注之意以卉即桑末也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以喻皐繇之後封於英六衆國已滅而英六獨存言積德之後必有餘慶也）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復返也善曰邁德行仁必貽後慶如有言必酬有往必復也毛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禮記曰往而不來非禮也周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盍遠迹以飛

聲兮。孰謂時之可蓄。（善曰言何不遠逝以飛聲遊六合而訪道誰謂時之可蓄而不可行乎言時易逝也鄭玄論語注曰盍何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惝惘而無儔。（儔匹也善曰甘泉賦曰仰矯首以高視楚辭曰悵惝惘兮永思王逸曰惝惘悵失望志錯越也）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偏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悲世俗之迫隘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徨）行積冰之磑磑兮。清泉沍而不流。（沍凍也善曰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冰所積名積冰也方言曰磑磑堅也牛哀切方言磑堅也左氏傳曰固陰沍寒杜預曰沍閉也）寒風淒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淒寒貌說文曰拂擊也爾雅曰穹大也毛詩傳曰騷動也善曰騷騷風勁貌王逸曰騷愁也合韻所流切）玄武縮于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龜與蛇交曰玄武殼甲也春秋漢含孳曰太一常居後玄武蔡邕月令章句曰北方玄武介蟲之長爾雅曰騰蛇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文子曰騰無足而騰也淮南子曰奔蛇廣雅曰蜿曲也）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凌冰也善曰矜寒貌凌力證切）坐太陰之庰室兮。慨含唏而增愁。（善曰楚辭曰選鬼神於太陰兮漢書曰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也說文曰庰蔽也慨太息也庰與屏古字通又曰不泣曰唏何休曰欷悲也火既切）怨高陽之相寓兮。佃顓頊而宅幽。（高陽帝顓頊也相視也寓居也佃小貌也善曰家語孔子曰顓頊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高陽配水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佃去鳳切）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瘳愈也南至炎火鬱邑無聊北至積冰含歎增愁此與彼何以相愈乎庸勞也織曰緯善曰言涉路東西有似於織也）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乎不周。（善曰楚辭曰踔絕垠乎寒門又曰登閬風而緤馬王逸曰緤繫也楚辭曰路不周以左轉王逸曰不周山名也在崑崙西北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軼先驅於寒門注寒門天北門也左氏傳曰臣負羈緤緤馬絆也大荒經西北海之外大荒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曰昔共工與顓頊爭爲帝共工怒而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令此山缺壞不周）迅猋潚其媵我兮。騖翩飄而不禁。（潚疾貌媵送也翩飄疾貌潚音肅善曰爾雅曰風飄謂之猋字林曰潚深清也）越谽閜之洞穴兮。漂通

川之碄碄。經重唐乎寂漠兮。愍墳羊之深潛。（谽閜大貌漂浮也碄碄深貌重陰地下也寂寞靜貌唐古陰字墳羊土精怪也善曰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春秋外傳國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吾聞穿井得狗何也對曰以丘所聞墳羊也丘聞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唐固云墳羊雌雄未成者也淮南子曰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羵羊廣雅曰羊土神谽火含切閜火加切碄音林）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賦曰窺地底於上回楚辭曰覽方物之荒忽春秋說題辭曰元氣以爲天混沌無形）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蹊路也由自也善曰山海經曰密山是生玄玉黃帝取密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陰然下既有鍾山此石密疑是密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速御也善曰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長千里其眠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瞰瞻也瑤谿赤岸謂鍾山東瑤岸也祖江人名也劉殺也善曰山海經曰鍾山有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欽䲹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於鍾山之東曰瑤岸欽䲹化爲大鶚郭璞曰䲹音丕鶚音愕）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王母西王母也銀臺王母所居羞進也療愈也善曰史記曰三神山仙人在焉黃金白銀爲宮闕王母仙者故假言之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戴勝謂西王母也慭笑貌誚讓也善曰字林曰慭謹敬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王母又曰西王母其狀如人戴勝是司天之厲郭璞曰勝玉勝慭魚覲切）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浦涯也善曰列仙傳曰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體生毛所止巖中有鼓琴聲楚辭曰迎宓妃下伊浦）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說文曰姣好也廣雅曰嫮好也善曰楚辭曰嫮目宜笑眉曼）舒訬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訬婧細腰貌善曰方言曰袿謂之裾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青絳爲之緣袿古攜切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縭郭璞曰即今香纓也訬音眇說文曰婧妍婧也財性切一音精）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離開也的礫明貌善曰神女賦曰朱脣的

（其若丹上林賦曰宜笑的礫礫音歷）獻環琨與琛縭兮申厥好以玄黃（環珠也琨璧也琛寶也縭今之香纓玄黃玉石之色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惪見所能也故循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琨薛君韓詩章句曰縭帶也尚書曰厥篚玄黃琨音昆縭音離）雖色豔而賂美兮志皓蕩而不嘉（豔美色也善曰賂美謂環琨玄黃也楚辭曰怨靈脩之皓蕩）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善曰雙材謂玉女宓妃也劉歆列女傳頌曰材女脩身廣觀善惡）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烟熅和貌葩華也善曰周易曰天地烟熅萬物化醇廣雅曰絪緼元氣也毛萇詩傳曰卉草也郭璞曰草物名也說文曰蘤古花字本誤作蘤音爲詭切非此之用也）鳴鶴交頸鴡鳩相和（善曰周易曰鳴鶴在陰詩曰關關鴡鳩）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婥約若處子毛詩曰有女懷春）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淑善也淑明謂衡也玉女宓妃言志棄我實多善曰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爲卿毛詩曰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將荅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爰於是也亟疾也善曰毛詩曰爾之亟行皇脂爾車）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巍巍高貌縈紆也言河之曲也善曰史記大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毛詩曰河水洋洋毛萇曰洋洋盛大也）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坻所以止船也善曰楚辭曰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登閬風之層城兮搆不死而爲牀（閬風崑崙山名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虛有三山閬風桐版玄圃層城九重禹云崑崙有此城高一萬一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北角曰閬風之顛山海經曰崑崙開明北有不死樹食之長壽郭璞曰言常生也古今通論曰不死樹在層城西）屑瑤蘂以爲糇兮斢白水以爲漿（屑碎也糇糒也斢酌也善曰瑤蘂也說文曰糇乾食糧也楚辭曰精瓊靡以爲粻王逸曰靡屑也毛萇詩傳曰糇食也又曰斢挹也爾雅曰斢酌也楚辭曰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王逸淮南言白水在崑崙之源也蘂而髓切斢居于切）抨巫咸作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抨使也善曰言我昔夢木禾令巫咸占之楚辭曰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也抨甫耕切）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滋繁也不華而實謂之秀善曰

言已有令德類禾之有嘉秀也尚書曰惟爾令德孝恭）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穎穗也善曰言禾垂穎以顧本猶人之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首禾乎髙誘曰禾穗向根故君子不忘本也）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懿美也廬居也善曰韓詩曰靜貞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杜預曰姑且也）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訝（庶僚即下豐隆列缺等也訝迎也言戒誓令夙早而會皆供職而來迎我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僉皆也）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豐隆雷公也軒聲貌震霆霹靂也列缺電也曄光貌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羽獵賦曰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軒昔耕切）雲師䨺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雲師雨師也䨺陰貌凍雨暴雨也巴郡謂暴雨爲凍雨沛雨貌塗路也善曰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雲師此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爲雷也故留舊說以廣異聞爾雅曰暴雨謂之凍注曰今江東人呼夏月大暴雨爲凍雨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䨺徒感切）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路（善曰爾雅曰載轡謂之轙郭璞曰轙車軛上環轡所貫也琱輿琱玉之輿爾雅曰玉謂之琱葩蓋之金華也獨斷曰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擾馴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路車也）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森聚貌屯聚也善曰楚辭曰百神翳其備降）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劍揭以低昂（揭卬貌）冠咢咢其映蓋兮珮綝纚以煇煌（綝纚盛貌咢咢冠貌煇煌珮光貌善曰咢五咸切綝音林纚音離）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僕夫謂御車人也儼敬也八乘公上得從車八乘善曰楚辭曰僕夫懷余心悲又曰撰余轡而正策又曰駕八龍之蜿蜿又曰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颺（旄羽旄也善曰氛旄氛氣爲旄也楚辭曰連五宿兮建旄揚氛氳以爲旌字林曰溶水盛貌今取盛意宋玉笛賦曰天旋少陰白日西靡高唐賦曰蜺爲旌溶音勇）撫軨軹而還睨兮心勺藥其若湯（勺藥熱貌善曰說文曰無輻曰軨軹車輪小穿也又曰睨邪視也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又曰心涫沸其若湯軨音零軹之氏切勺市灼切涫音換）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羨欲也赫戲盛貌迷惑也何惑舊故而不忘新

（愚以爲當去已之迷故之心也善曰言已願上都之赫戲是何迷已之故而不能忘謂不忘上都也楚辭曰陟登皇之赫戲兮）左青琱之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琱青文龍也素威白虎威也善曰芝小蓋也禮記曰君行左青龍而右白虎也說文曰揵竪也鉦鐃也揵巨偃切）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玄冥。（長離朱鳥也委屬也水衡官名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後矞皇如淳曰長離朱鳥也禮記曰前行朱鳥而後玄武又曰鳴鳩拂其羽家語季康子曰吾聞玄冥爲水正此即五行之主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左玄冥而右黔雷）屬箕伯以函風兮。懲澳涊而爲清。（函含也懲騰也清靜也善曰風俗通曰風師者箕星也主簸物能致風氣也易曰巽爲長女長者伯之故曰風伯也楚辭曰切澳涊之流俗兮王逸曰澳涊垢濁也）拽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譻。（鸞鸞鑣也譻譻聲也善曰楚辭曰載雲旗之委蛇又曰鳴玉鸞之啾啾譻古嬰字）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蠛蠓而上征。（霄微雲也善曰楚辭曰涉青雲而氾濫兮甘泉賦曰騰清霄而軼浮景又曰浮蠛蠓而撇天淮南子曰蠛蠓磑而雨春而風言羣而上下至疾曰溢埃風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戾至也回回光明貌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言光之盛如火之華楚辭曰皇剡剡其揚靈王逸曰揚其光靈也）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叫呼也閽主門也闢開也扉宮門闔也覿見也天皇天帝也善曰楚辭曰吾令帝閽開關兮揚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閽）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聆聽也廣樂樂名也展信也洩洩彤彤皆樂貌善曰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彤彤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云融融和也洩洩舒散也融與彤古字通）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律十二律均所均聲也建立也善曰琴道曰琴七絲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五聲）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孔安國尚書傳注曰斁猒也善曰莊子曰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建始念終也素素女也太容黃帝樂師也高誘淮南子注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善曰史記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舊注本素下無女字今本有之尚書曰帝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靖靜也迨及也廣雅曰翱翔浮游也善曰字林曰靖立也毛詩曰迨我暇矣又曰將翱將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後句曲四星一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善曰紫宮太微二星名也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太宮也又曰太微其星十二字林曰閬高貌甘泉賦曰閬閬其寥廓閬音郎）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漢中四星天騎一曰天駟旁一星王良主天馬也漢書天文志曰王良車騎古善馭者漢書曰營室爲清廟又曰離宮閣道）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善曰罔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河圖曰桐栢山上爲掩畢三危山上爲天苑）彎威弧之拔刺兮。射嶓冢之封狼。（彎引也威弧星名也拔刺彎弓貌善曰揚雄河東賦曰彏天狼之威弧漢書曰狼下有四星曰弧淮南子曰琴或撥刺高誘曰撥刺不正也河圖曰嶓冢山名此山之精上爲星名封狼拔方割切刺力達切）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壁營壁也壘中壘也北落星名也伐擊也河鼓星名也磅硠聲也善曰漢書曰羽林天軍西爲壘或曰鉞旁一大星曰北落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今荆人呼牽牛星爲檐鼓檐者荷也）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天潢天津也汎汎流貌也雲漢天河也湯湯水流也善曰樂緯曰商爲五潢宋均曰五潢天津之別名也毛詩曰倬彼雲漢）倚招搖攝提以低佪剹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攝提星名形似車禮記曰以日星爲紀善曰漢書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爲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剹流繚繞也漢書曰攝提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越絕書范蠡曰天貴持盈不失日月星辰紀綱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宋均曰和栗氣和而嚴正綢繆連緜也遹皇往來貌也）偃蹇夭矯娩以連卷兮。（說文曰生子二人俱出爲娩纂要曰齊人謂生子曰娩善曰偃蹇驕傲之貌也夭矯自縱恣貌也娩跳也連卷長曲貌娩匹萬切）雜沓叢顡颯以方驤。（善曰衆多之貌顡音悴）槭汩飂淚沛以罔象兮。（善曰皆疾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自浮槭一六切飂力凋切淚音戾）爛漫麗靡。藐以迭逿。

（分布遠馳之貌善曰爛漫分散貌藐遠貌迭過也過突也過音唐）凌驚雷之砊磕兮弄狂電之淫裔（凌乘也淫裔電貌善曰楚辭曰凌驚雷軼駭電兮砊磕雷聲也上林賦曰淫淫裔裔砊音苦郎切）踰痝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痝鴻宕冥皆天之高氣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天度痝鴻孳萌宋均曰痝鴻未分之象也楚辭曰貫蒙鴻以東揭兮說文曰宕過也冥窈也凌陽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楚辭曰颯弭節而高厲痝莫孔切鴻胡孔切宕徒浪切）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宋玉大言賦曰長劒耿耿倚天外）據開陽而頫眡兮臨舊鄉之暗藹（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六開陽也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兮）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楚辭曰將以遺夫離居字林曰悄忿恨也善曰毛詩曰勞心悄悄烏玄切）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輈車轅也善曰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屢顧爾僕）雖遊娛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善曰楚辭曰聊假日而媮樂兮）出閶闔兮降天途乘焱

忽兮馳虛無（閶闔天門也降下也善曰楚辭曰倚閶闔而望予又曰乘迴風而遠遊服虔甘泉賦注曰焱風也上林賦曰凌驚風歷駭焱乘虛無與神俱焱必遙切）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楚辭曰雲菲菲而承宇眇眇遠貌周禮曰鳥隼爲旟爾雅曰錯鳥隼爲旟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所謂載鴻及鳴鳶也）繽連翩兮紛暗曖儵眩眃兮反常閭（蒼頡篇曰眩眃目視不明貌善曰眩音懸眃音云）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善曰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毛詩曰逸豫無期楚辭曰神要眇以淫放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善曰楚辭曰退將復脩吾初服又曰長余佩之陸離）文章奐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毛詩曰依彼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敺儒墨以爲禽（儒家者述聖道之書也以仁義爲本以禮樂爲用墨家者強本節用之書也以貴儉尚賢爲用善曰敺音驅墨墨家流也）

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善曰孫卿子曰四時代御陰陽交化周易曰四時變化毛詩曰大姒嗣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嶔崟（善曰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歔欷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不貳不差貳也服所服事也善曰毛詩曰夙夜在公楚辭曰事君而無貳）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勑整也善曰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無咎）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善曰楚辭曰苟余情之端直又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小雅曰小愧爲恧女六切）默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善曰老子曰上德無爲楚辭曰超無爲以志清上林賦曰馳騖乎仁義之塗）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善曰老子曰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河上公曰聖人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矣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系曰（系繫也言繫一賦之前意也）

天長地久歲不留（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俟河之清秖懷憂（秖適也善曰左氏傳子駟曰周諺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京房易傳曰河千年一清）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善曰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六區上下四方也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超踰騰躍絶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說文曰逞極也）天不可階仙夫稀（善曰周髀曰天不可階而升）栢舟悄悄吝不飛（栢舟詩篇名也慍慍怨也悄悄憂貌羣小衆小人在君側也吝恨也其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注不如鳥奮翼而飛去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松喬高跱孰能離（松赤松子喬王喬離附也）結精遠遊使心攜（攜離也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公羊傳曰攜其妻子何休曰攜猶提將也）迴志朅來從玄謀（朅去也善曰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疎）獲我所求夫何思（夫復也）

歸田賦

張平子（歸田賦者張衡仕不得志欲歸於田因作此賦凡在曰朝不曰歸田）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都謂京都永長也久滯也言久淹滯於京都而無知略以匡佐其時君也字林曰羨貪欲也淮南子曰臨河羨魚不如歸家織網高誘曰羨願也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清三日變爲赤赤變三日鄭玄曰聖王爲政治平之所致）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史記曰蔡澤燕人遊學干諸侯不遇從唐舉相舉熟視而笑曰先生偈鼻戴肩雕顏蹙頞顙顚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取吾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而謝去謂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一年足矣及入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拜爲客卿遂代范雎爲秦相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諒信也微昧幽隱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楚辭曰屈原既放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漁父悠爾而笑鼓枻而去王逸楚辭序曰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湖欣然而樂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渌可以濯吾

足嬉樂也）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世務紛濁以喻塵埃莊子曰遊乎塵埃之外）

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儀禮曰令月吉日鄭玄曰令善也）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鶬鶊哀鳴（雎鳩王鳩也郭璞曰雕類也爾雅曰倉庚黃鵹也鵹音利）交頸頡頏關關嚶嚶（頡頏上下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爾雅曰關關雝雝音聲和也釋訓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注嚶嚶兩鳥鳴也）於焉逍遙聊以娛情（毛詩曰於焉逍遙廣雅曰逍遙儴佯也）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言己從容吟嘯類乎龍虎春秋元命苞曰杓星高則羣龍吟淮南子曰龍吟而景雲至虎嘯而谷風臻）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觸矢射也吞鉤釣也楚辭曰知貪餌而近斃）落雲閒之逸禽懸淵沈之魦鰡（列子曰詹何以獨繭爲綸芒針爲鉤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楚王問其故詹何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連雙鶬於青雲之際臣因學釣五年始盡其道毛萇詩傳曰魦鮀也字指曰鰡魦屬）

于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廣雅曰曜靈日也王逸楚辭注曰望舒月御也俄斜也）極般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尚書曰般遊無度）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注曰精神安靜馳騁呼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巖石之下）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五絃琴也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注曰南風長養之風也毛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者象五行也周周公孔孔子也）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賈逵國語注曰軌法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莫奴切班固漢書述賈鄒枚路曰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乍榮乍辱如辭也）

文選卷第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叅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志下

潘安仁閑居賦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

向子期思舊賦

陸士衡歎逝賦

潘安仁懷舊賦

寡婦賦

江文通恨賦

別賦

志下

閑居賦并序（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閑靜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晉武帝時人也）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漢書汲黯傳曰黯姊子司馬安文深善巧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漢書司馬安黯姊子也與長孺同傳爲人諂佞善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

班固曰安文善巧故每讀其傳而歎息黯於減切字林曰慨任不得志許既切）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言誠有巧宦之理拙固有之西京賦曰小必有之大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廣雅曰軌迹也老子曰善行無轍跡又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曰玄天也言其節志精微與天通也）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延篤與張奐書曰列士殉名立功立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效致也）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誠所以居業也）僕少竊鄉曲之譽（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也）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閭封魯公爲司空轉太尉薨贈太宰謚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舉秀才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爾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逮事世祖武皇帝（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世崩上號世祖禮記曰逮事父母）爲河陽懷令（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爲河陽令轉懷令漢書河內郡有懷縣河陽縣也）尚書郎廷尉平（臧榮緒晉書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遷廷尉平爲公事免官漢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今天子諒闇之際（天子惠帝也諒闇今謂凶廬裏寒涼幽闇之處故曰諒闇）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爲民（臧榮緒晉書曰楊駿爲太傅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俄而復官除長安令（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八徙官謂舉秀才爲郎河陽令懷令尚書郎廷尉平領太傅主簿長安令遷博士也一除名謂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也一不拜職謂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也一進階謂從懷令爲尚書郎也再免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領太傅主簿及遷博士也）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楊雄曰以爲遇不遇命也廣

（雅曰劾驗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論衡曰博覽古今者爲通人臧
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子謂惠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尚書周公曰予多才多藝）稱多則吾豈敢言拙
信而有徵（論語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左氏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
工惟時（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尚書曰俊乂在官又曰百工惟時孔安國曰百工皆是言政無非）拙者可以
絶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漢書曰列侯太夫人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左氏傳荀瑩曰余羸老矣王隱晉書曰岳母寒以數戒焉）尚何能
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論語子夏問
孝子曰色難左氏傳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善禮叔齊曰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方言曰屑屑不静也論語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筭也鄭玄曰筲竹
器也容斗二升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久處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
志（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注知足之人絶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可止則止則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終身不危殆也論語孔子

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班固荅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
帝詔曰藝種樹可衣食物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閒而心意自得家語曰原憲衣弊衣冠衎然有自得之志）池沼
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說文曰稅租也禮記曰夫祿足以代其耕）灌園粥蔬以供
朝夕之膳（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爲人灌園字書曰粥賣也粥與鬻音義同說文曰膳具食也）牧羊酤酪以俟
伏臘之費（鄭玄周易注曰牧養也廣雅曰酤賣也古護切釋名曰酪乳汁所作也漢書秦德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厤忌釋曰
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
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獵也言獵取禽獸以祭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
始皇改臘曰嘉平）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論語或謂孔子曰子奚不
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
道即與爲政同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聲類曰遂從意也）

其辭曰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賈逵曰
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墳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上林賦曰翱翔乎書圃登樓賦曰
假高衢而騁力）雖吾顔之云厚猶内媿於甯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
不愚（尚書曰顔厚有忸怩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内媿於心論語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
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管子曰巧
者有餘而拙者不足）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楊佺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蔡邕被禊文曰自求多
福在洛之涘毛萇詩傳曰涘猶涯也）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逸民
者節行超逸也禮記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禮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陪京泝伊面
郊後市（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賦注曰泝向也楊佺期洛陽記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注曰面前

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浮梁黝以
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簿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方言曰造舟謂之浮梁郭璞曰即今浮橋爾雅
曰地謂之黝說文曰黝微青黑色於糾切楚辭曰不能凌波以徑度陸機洛陽記曰靈臺在洛陽南去城三里毛萇詩傳曰傑特立也思玄賦曰松
喬高峙孰能離徐爰射雉賦注曰峙立也）闚天文之祕奧究人事之終始（日月五星天之文也陸賈
新語曰楚王作乾谿之臺闚天文謝承後漢書曰姚俊尤明圖緯祕奧字書曰祕密也廣雅曰奥藏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
法陰陽之會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徼（其西宅之西也元戎兵車
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
徼旌旗之名也）谿子巨黍異絭同機（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黍者皆射六百步之外許愼曰南方谿子蠻
夷柘弩皆善材也孫卿子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異絭同機言弩絭雖異而同一機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絭共一臂然絭弩弓也李奇曰
絭弓也字林曰絭音卷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本或爲異卷同歸誤也）礮石雷駭激矢蟗飛（礮石今之

（抛石也皆匹孝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法言曰弄激矢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發行三百步東觀漢記光武作飛䖟箭以攻赤眉廣雅曰䖟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鐮謂之羊頭三鐮長六尺謂之飛䖟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鐮稜也）以先啓行耀我皇威（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西都賦曰耀皇威而講武事）其東則有明堂辟廱清穆敞閑（陸機洛陽記曰辟廱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徙三輔黃圖大司徒宮奏曰明堂辟廱其實一也毛詩曰於穆清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敞閑也）環林縈映圓海迴淵（三輔黃圖曰明堂辟廱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仲長昌言曰潢池自周竹木自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教化辟者象璧圓以法天雍者擁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班固東都賦曰昺若辟雍海流）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祖而追孝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予文考）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三老五更所以崇年也韓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於天白虎通曰禮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七發曰於是背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楚辭曰青春受謝王逸曰謝去也莊子曰隨四時之施漢書曰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施猶布也）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預曰有祭事也尒雅曰祭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生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嚳而郊稷鄭玄曰禘郊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蔡邕獨斷曰大法駕備千乘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左氏傳卜偃曰童謡云袀服振振音眞服虔曰袀服黑服也杜預曰振振威貌也說文曰袀玄服也音均風俗通曰竹曰管郭璞爾雅注曰管長尺圍寸併吹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風俗通曰漢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仲於冷道舜祠下得玉管後人易之以竹王逸楚辭注曰啾啾鳴聲也）煌煌乎隱隱乎（蒼頡篇曰煌煌光明也上林賦曰煌煌扈扈隱隱盛也又曰沈沈隱隱一作殷殷音義同）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春秋考異郵曰飾禮容成文法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書龔遂曰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君未覩夫巨麗）

兩學齊列雙宇如一（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在辟廱東北五里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魯靈光殿賦曰萬戶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太學招賢良太學在國學東尚書曰夔教胄子李尤明堂銘曰夏進賢良）祁祁生徒濟濟儒術（安韋孟詩曰祁祁我徒毛詩曰來假祁祁又曰濟濟多士班固公孫弘贊曰蕭望之以儒術進）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餘人）教無常師道在則是（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蔡邕勸學篇曰人無貴賤道在則尊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之有道在則是詒有道則可以爲師）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言棄紱藏璽咸來學也毛詩曰髦士攸宜爾雅曰髦俊也漢書曰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西京賦曰懷璽藏紱）訓若風行應如草靡（論語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里仁所以爲美（論語曰里仁爲美鄭玄曰里者人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孟母所以三徙也（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爲賈衒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乃設俎豆進退揖讓孟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爰定我居築室穿池（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曰魚相造于水者穿池而養給）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馮衍顯志賦曰揵六枳而爲籬）游鱗瀺灂菡萏敷披（瀺灂出沒貌高唐賦曰巨石溺之瀺灂毛萇詩傳曰菡萏荷華）竹木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柹（廣志曰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海內唯有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烏椑木廣志曰梁國侯家有烏椑甚美世罕得之椑方彌切）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弱枝棗廣志曰周文王時有弱枝之棗甚美禁之不令人取置樹苑中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荊州記房陵縣有好棗甚美仙人朱仲來竊大山肅亦稱學問讀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爲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厤爲碓磨之磨）靡不畢殖（蒼頡篇曰殖種也）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漢書音義曰櫻桃含桃也爾雅曰荊桃今櫻桃也冬桃子冬熟也褫桃山桃也實似桃而小不解核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石榴即若榴也蒲陶似燕薁磊落實貌蔓衍長也博物志曰張騫使大夏得石榴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梅杏郁棣之

屬繁榮麗藻之飾（郁今之郁李棣實似櫻桃也張揖上林賦注曰薁山李也郁與薁音義同郭璞上林賦注曰棣實似櫻桃）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荾芬芳（毛詩曰堇荼如飴毛萇曰堇菜也居隱切鄭玄儀禮注曰葰廉薑也韻略曰荾香菜也相准切與葰同）蘘荷依陰時藿向陽（崔豹古今注曰蘘荷菜似薑宜陰翳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藿豆葉也曹子建求親表曰葵藿之傾葉太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楚辭曰竊獨悲此凜秋字書曰凜寒也左氏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乃退老子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河上公注熙熙淫情欲也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志意淫故曰熙春廣雅曰熙熾也易曰暑往則寒來）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禮記曰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也言能以禮自扶版輿車名傅暢晉諸公贊曰傅祗以足疾版輿上殿版輿一名步輿周遷輿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素木爲之以皮爲襻捆之自天子至庶人通得乘之）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體以行和藥

以勞宣（爾雅釋言曰宣徧也郭璞注曰皆周徧也杜預左傳注曰宣散也）常膳載加舊痾有痊（說文曰痾病也莊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許屈軌不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結軌還轅張揖曰結猶屈也）陸摘紫房水挂頳鯉（馬融髙第頌曰黃果揚芳紫房潰漏張載安石榴賦曰紫房獨熟毛萇詩傳曰頳赤也）或宴于林或禊于汜（史記曰武帝禊灞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流水上自洗濯拂除宿疾垢也風俗通曰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祓除故事取於清絜也爾雅曰窮瀆曰汜郭璞注曰水無所通也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王隱晉書曰兄御史釋弟燕令豹禮記曰班白不提挈爾雅曰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爲壽如淳曰上酒爲稱壽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王觴論語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安國曰見其壽則喜見其衰老則懼）壽觴舉慈顏和（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說苑曰公承不仁舉大白浮君廣雅曰浮罰也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風俗通曰絲曰絃竹曰管西京賦曰逢萊而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揚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卬頓足起舞傅武仲儛賦曰抗音高歌爲樂之方）人生安樂孰知其佗（佗謂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侯妻之女甚善焉文公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佗）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論語孔子曰君子求諸已曾子曰旦就業夕而自省）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論語考比讖賜問曰格言成法亦可以次序也）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安仁不自保何更擬於昔之哲人而登官位于世也）仰衆妙而絕思終優遊以養拙（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鄭玄曰戾止也優游自安止言思不出其位）

哀傷

長門賦一首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祖嬰與項羽起後歸漢爲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爲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漢書曰卓氏女文君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卭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身自滌器於市）因于解悲愁之辭（鄭玄儀禮注曰于爲也）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說文曰悟覺也）陳皇后復得親幸（字林曰幸吉而免凶也）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不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子說文曰佳善也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也）

（郭璞曰謂測度也言忖所爲被退在長門宮之事）塊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精魂踰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蒼頡篇曰佚揚也楚辭曰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槁古老切）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我武帝也言帝昔許朝往暮來幸臨於己今以飲食恣樂而忘於爲人人后自謂也）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鄭玄周禮注曰慊絕也言帝心絕移不省故舊交在得意相親而已慊字或從火非爾雅曰省察也慊理兼切）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愨之懽心（蒼頡篇曰懷抱也說文曰愨謹也鄭玄禮記注曰愨愿也空角切）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願君問己因而自進也尚猶奉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言奉君虛言而望爲誠實離宮即長門宮也在城南）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薄具肴饌也史記曰臨親也）廓獨潛而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楚辭曰悲愁窮慼兮獨處廓禮記曰祥而廓然鄭玄曰憂悼在心之貌）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韓子曰神不淫放則身全廣雅曰淫游也蘭臺臺名）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毛萇詩傳曰鬱積也楚辭曰日窈冥兮羌晝晦說文曰窈深遠也）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言似君之車音也毛詩曰殷其雷殷音隱）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楚辭曰裳襜襜以含風王逸曰襜襜搖貌）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酷烈誾誾香氣盛也誾魚斤切）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說文曰存恤問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脅斂也萃集也）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憑噫氣滿貌字林曰噫飽出息也乙戒切管子曰邪氣襲內玉色乃衰攻中言攻其中心）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尚書曰從容以和）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方言注曰鬱壯大也穹崇高貌）閒徙

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閒頃也謂下蘭臺少頃也郭璞方言注曰靡靡細好也）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字林曰擠排也子計切說文曰撼搖也胡感切金鋪以金爲鋪首也噌吰聲也噌音曾吰音宏）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木蘭似桂木文杏亦木名）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丰茸衆飾貌游樹浮柱也離樓攢聚衆木貌漢書音義臣瓚曰邪柱爲梧字林曰撐柱也直庚切）施瓌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方言曰櫨拱也言以瓌奇之木以爲欂櫨委積參差以承虛梁說文曰欂櫨柱上枅也方言曰㝩康虛也㝩康與槺同音康）時仿佛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楚辭曰時仿佛而不見心淳熱其若湯說文曰髣髴見不審諟也尚書曰導河積石將七羊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埤蒼曰炫光貌廣雅曰曜照也賈逵國語注曰耀明也）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鄭玄禮記注曰緻密也錯石雜衆石也言累衆石令之密緻以爲瓴甓采色閒雜象瑇瑁之文章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甓爲甋甎）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尚書曰荊州厥篚玄纁璣組孔安國曰組綬類也周禮曰幕人掌帷綬之事鄭司農注曰組綬所以繫帷也）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黃圖曰未央東有曲臺殿央央廣貌）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廣雅曰噭鳴也）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說文曰悵望恨也）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楚辭曰姱容脩態亘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宋玉風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之言正也君子守正以自禁也賈逵國語注曰援引也）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幼音要）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之志其中操也中操之中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自卬激厲也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不自激卬如淳注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卬五郎切）左右悲

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自眼出曰涕流離涕垂貌）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息歎息也悒於悒也楚辭曰憯悽增欷蒼頡篇曰欷泣餘聲也臣瓚漢書注曰躡跟爲跕挂跕爲躧說文曰蹝履也一曰鞮鞻屬鞻革履也蒼頡篇曰躧徐行貌蹝與躧音義同）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說文曰揄引也爾雅曰諐過也殃咎也）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廣雅曰頹壞也言壞其思慮而就牀也）摶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芬若荃蘭皆香草也言以爲枕席冀君來而幸臨也廣雅曰摶著也段九切）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琴操聶政之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想思見之）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迋迋恐懼之貌狂往切楚辭曰魂迋迋而南行王逸曰迋迋惶遽貌莊子曰君惝然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楚辭曰目眇眇兮愁予）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昴畢今出東方謂五月六月也爾雅

曰噣謂之畢又曰大梁昴也）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藹藹月光微闇之貌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歲曼曼長也一作漫漫又曰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而增傷鄭玄周禮注曰鬱不舒散也越絕書計倪曰會稽之飢不可再更更歷也）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說文曰澹搖也李奇曰澹猶動也偃蹇佇立貌也楚辭曰思不眠而極曙王逸曰曙明也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自汝治天下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然荒欲明貌亭亭遠貌一云將至之意）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志。（管子婦對桓公曰妾人聞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不敢忘不敢忘君也）

思舊賦一首　并序

向子期（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羈之志與嵇康呂安友康既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未達堯心是以來見反自役作思舊賦後爲黃門郎卒）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爲竹林之遊預其流者向秀劉靈之徒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其人並有不羈之才。（鄒陽上梁孝王書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干寶晉書曰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巽友善康有潛遯之志不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巽庶弟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謗己巽於鍾會有寵太祖遂徙安邊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鍾會爲大將軍所暱聞而造之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禮會深恨之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友弟安親善會巽婬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殺安及康康臨刑自援琴而鼓既而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說文曰法刑也）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國語曰先人就世方言曰就終也文士傳

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兄曰已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康別傳臨終曰袁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就死命也曹嘉之晉紀曰康刑於東市顧日影援琴而彈）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言昔逝將西邁今返經其舊廬毛詩曰逝將去汝）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淒冷也）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論語曰將命者出鄭玄曰將命傳辭者鄭玄毛詩箋曰將奉也徂行也毛詩曰不能旋反爾雅曰適往也）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國語曰秦汎舟於河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西都賦曰原野蕭條列子曰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毛詩曰俟我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二子謂呂安嵇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

殷墟（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周見周墟盡爲禾黍故歌黍離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又方禾黍油油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蔪蔪此父母之國志動心悲作雅聲曰麥秀蔪兮黍禾蠅蠅彼狡僮兮不我好）惟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方言曰惟思也說文曰懷念也韓詩曰搔首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榱桷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如往也）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故斯將說秦矣乃拜斯爲客卿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爲丞相二世立用趙高之言以屬中郎令趙高按治斯斯居囹圄中仰天歎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心反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由俱執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夷三族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運遇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司馬彪曰領會言人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合或開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淨猒瘱長門賦曰聲幼妙而復揚）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言駕將邁遂停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也胡廣弔夷齊文曰援翰錄弔以舒懷兮毛詩曰我心寫兮）

歎逝賦一首　并序

陸士衡（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爲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楊駿辟爲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爲司馬參大將軍軍事遂爲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歎逝者謂嗟逝者往也）

（言日月流邁人世過往傷歎此事而作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何休曰僅方也賈逵國語注曰僅猶言纔能也）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昵交密友亦不半在（爾雅曰昵近也孫林曰親之近也長笛賦曰密友近賓）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索盡貌）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乃作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下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而百化興焉鄭玄曰齊讀曰躋躋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警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駿驅而去時節循虛驚動而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曰在經論中管子曰導血氣而求長年）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將及（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玄賦曰辰倏忽其不再楚辭曰白日晼晚其將入晼晚言日將暮也）懟瓊蕊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字林曰懟怨也西京賦曰屑瓊蘂以朝飡必性命之可度楚辭曰飡正陽而含朝霞毛萇詩傳曰挹𣂼也挹音揖𣂼音俱）望湯谷以企予惜此景之屢戢（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璞曰上於扶桑在上也一日至一日出言交會相代也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則可望見之企與跂同字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注曰憯痛也戢藏也）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注曰閱揔也毛詩曰滔滔江漢）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亦取其名故以一代之人通呼爲世暮）（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老冉冉而逾絕廣雅曰冉冉進也）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言皆滅亡而不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野每春其必華喻人何世而弗）

（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無一朝有餘以喻人之居世無一時而能故也王逸楚辭注曰遺餘也）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物咸亨鄭玄禮記注曰素故也）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寤（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於盡而不能寤爾雅曰椵木槿櫬木槿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華朝生夕隕可食或呼爲日及一曰王蒸潘岳朝菌賦曰朝菌者世謂之木槿或謂之日及）雖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廣雅曰惆痛也）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爲與造化逍遙）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靈根祖禰也具爾兄弟也南都賦曰固靈根於夏葉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箋曰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王俱揖而進之）悼堂構之隤瘁愍城闕之丘荒（尚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瘁猶毀也毛詩曰在城闕兮）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爾雅曰咨嗟也芒芒猶夢夢也毛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夢亂也爾雅曰殆危也）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尠歡（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悴古字通爾雅曰尠少也）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爲言（毛詩曰自古在昔）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宇何往而不殘殘毀也爾雅曰彌終也）或冥邈而既盡或寥廓而僅半（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窈也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栢悅蕙歎蓋以自喻）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譬水同波而無異瀾也）瞻前軌之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死路也晏子春秋曰前車覆後車戒）啓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毒娛情而寡方怨

感目之多顏（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謂亡者既多而非一狀也曰思往沒之人多在顏也）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爾雅曰怡樂也）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今形聲既亡故尋其響像魯靈光殿賦曰忽瞟眇以響像）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翹茂盛貌毛詩曰翹翹錯薪）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時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節同時異）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史記伍子胥曰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聲類曰迮迫也阻格切）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落落稀貌靡靡盡貌索協韻所格切）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亡多而存寡也久要已見上注）樂隤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忘失也宅居也言樂易失而哀易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隤猶遺也）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詠我將欲老死與汝爲客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孔子作春秋妙思自出胸中周易曰天造草昧）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世表在世之表也）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寤覺也大暮猶長夜也原夫生死之理雖則長短有殊終則同歸一揆言覺斯理則晚死者何足矜早夭者何傷也繆熙伯挽歌曰大暮安可晨寐猶死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指彼日之方除豈茲情之足攬（言既寤之則彼死日之方除豈能亂我情乎言不足亂也毛詩曰日月其除又曰秖攪予心毛萇曰攪亂也）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木衰之秋華悲豐草之零露是乃在殷憂而不去何云識道乎言未識也毛詩曰零露團兮又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萇曰違去也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

（其識道也殷深也）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言將養生而遺榮也爾雅曰頤養也遺棄也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末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末聊優游卒歲以娛老年莊子曰解心之繆去德之累容動色治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懷舊賦一首（并序懷舊賦者懷思也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潘安仁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臧榮緒晉書曰岳父芘琅邪內史潘岳楊肇碑曰肇字秀初滎陽人封東武伯薨諡曰戴芘音毗）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言岳有名譽爲肇所知漢書曰官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肇女適潘岳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勠力同心申之以婚姻爾雅曰壻之父母相謂爲昏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賈弼之山公表注曰肇生潭字道元（[illegible]五對）太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射聲司馬臣松之注魏志引劉暐傳曰楊暨字肇晉荊州刺史子譚字道源次韶字公嗣）不幸短命父子凋殞（論語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爲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私艱謂家難也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尋役謂之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陸機洛陽記曰嵩高在洛陽東南五十里）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洛陽記曰大興在開陽門外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之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楚辭曰不能復陵波以徑渡）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暠以掩路（埤蒼曰暠白也掩覆也）轍含冰以滅軌水漸軔以凝沍（顏延年纂要解曰車跡曰軌車輪謂之軔王逸楚辭注曰軔支輪木也廣雅曰漸漬也字林曰凝冰也杜預曰沍閉也）塗艱屯其難進日晼晩而將暮（周易曰屯難楚辭曰白日晼晩其將暮）仰睎歸雲俯鏡泉流（傳毅

七激曰仰歸雲迴遊風西都賦曰鏡清流）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山海經曰太室之山郭璞曰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漢書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高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揔名嵩高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耳河南郡圖經曰嵩丘在縣西南十五里）東武託焉建塋啓疇（如淳漢書注曰塋冢田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巖巖雙表列列行楸（崔豹古今注曰堯設誹謗之木今華表也以橫木交柱頭古人亦施之於墓爾雅曰槚大而散楸郭璞曰老乃皮皴散者爲楸）望彼楸矣感于予思（尚書曰予思日孜孜）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而接壟柏森森以攢植（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廣雅曰壘重也說文曰壟丘也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識其墳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森森一作榛榛壘平聲）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陳根）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毛詩曰總角丱兮孔安國尚書傳曰承奉也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史記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論語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今九載而一來空館闃其無人（周易曰闚其戶闃其無人埤蒼曰闃靜也）陳荄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爲薪（鄭玄禮記注曰宿草陳根也方言曰荄根也音皆說文曰除殿階也）步庭廡以徘徊涕汸流而霑巾（說文曰廡堂下周屋禮記曰孔子汸然流涕張平子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霑巾汸胡犬切）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達晨（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劉向或夜觀星宿不寐達旦）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楚辭曰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

寡婦賦一首（并序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序其寡孤之意故有賦焉少而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賈弼之山公表注曰任護字子咸奉車都尉）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歡焉（廣雅曰韜藏也言度之大包藏一世也）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不幸弱冠而終（不幸弱冠並已見上）良友既沒何痛如之（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孫卿子曰夫人必將擇良友而友之）其妻又吾姨也（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揚肇次子適任護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郭璞曰同出謂俱已嫁也毛詩曰邢侯之姨左氏傳曰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是吾姨也杜預注曰妻之姊妹曰姨）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人之道適謂往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婦人在室則父天出則夫天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於所天）孤女藐焉始孩（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喪而殞余聞而悲之遂爲其母辭左氏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稚與諸子縣藐廣雅曰

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閒始孩笑可提抱者禮記內則曰子生三月孩而名）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魏文帝寡婦賦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余遂擬之以叙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天難匪忱言天行禍難不由誠信也爾雅曰忱信也）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忉怛以摧心（伶俜單子貌偏孤謂喪父也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伶力丁切俜匹成切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勞心怛怛毛萇曰忉忉憂勞也又怛怛猶忉忉也）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亡也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音陸莪音俄）情長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長笛賦曰長慼慼不能閑居兮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族（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尚書曰嬪于虞孔安國曰奉行婦道於虞氏）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慶雲喻父母也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詩傳曰渥厚也）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葛藟二草名也言二草之託樛木喻婦人之託夫家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毛萇曰木下曲曰樛纍猶蔓也藟力水切樛居虬切纍力追切）懼身輕而施重兮若履冰而臨谷（曹植鶵鵡賦曰恐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中虧丁儀妻寡婦賦曰恐施厚而德薄若履冰而臨淵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戒（蔡邕表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奉蒸嘗以效順兮供洒掃以彌載（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掃灑毛

萇詩傳曰灑掃也又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萇詩傳曰洒灑同班婕妤自傷賦曰供灑掃於帷幄永終死以爲期爾雅曰彌終也）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痗（毛詩曰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毛萇傳曰痗病也音妹）何遭命之奇薄兮遘天禍之未悔（魏文帝善哉行曰自惜奇薄少離凶殃爾雅曰遘遇也言夫之早隕者遇天未悔禍之時言天降禍于己未有悛悔之心也左氏傳曰天其悔禍于我）榮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丁儀妻寡婦賦曰榮華曄其始茂所將奄其俱泯楚辭曰及榮華之未落王逸曰榮華喻顏色也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猒酒肉而後反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孔安國曰捐棄也）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煢獨而靡依（丁儀妻寡婦賦曰靜閑門以却掃塊孤惸以窮居）易錦茵以苫席兮代羅幬以素帷（丁儀妻寡婦賦曰刷朱闕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幬桓子新論曰吾謂揚子曰君數見乘輿錦繡茵席禮記曰父母之喪寢苫枕塊爾雅曰蓋謂之苫注茅苫也江東呼爲蓋楚辭曰蒻阿拂壁羅幬張爾雅曰幬謂之帳纂要曰在上曰帳在旁曰帳單帳曰幬幬丈尤切）命

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箑以舒悲。（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就列。就其房列之位也。箑。扇也。）口嗚咽以失聲兮。淚横迸而霑衣。（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家語曰。公父文伯卒。其妻妾行哭失聲。丁儀妻寡婦賦曰。涕流迸以淋浪。字書曰。迸。散走也。波諍切。）愁煩寃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誰告。言告誰也。丁儀妻寡婦賦曰。含慘悴其何訴。抱弱子以自慰。王粲寡婦賦曰。提孤孩兮出戶。與之步兮東箱。坐側。靈坐之側也。）時曖曖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頹。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亹亹以西墜。曹植贈白馬王詩曰。白日忽西匿。）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斂翼。（秦嘉贈婦詩曰。啾啾雞雀。羣飛赴楹。丁儀妻寡婦賦曰。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羣。爾雅曰。雞棲於弋為榤。鑿垣而棲為塒。棲。雞宿處。）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裯以歎息。（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毛詩曰。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毛萇詩傳曰。衾。被也。裯。單被也。）思纏緜以瞀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張昇與任彥堅書曰。纏緜恩好。廡蹈高蹤。楚辭曰。中瞀亂兮迷惑。又曰。心悶瞀之忳忳。王逸曰。瞀。亂也。瞀。莫遘切。）曜靈曄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移。（楚辭曰。耀靈曄而西征。廣雅曰。曜靈。日也。易乾鑿度孔子曰。天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王四時。顏延年曰。春夏秋冬曰四時。時名一節。故言四時。遄。速也。古歷九秋篇曰。寒暑推移。遄。速也。）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葉而隕枝。（毛萇詩傳曰。隕。墜也。）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曹植九詠曰。葛蔓滋兮冒神宇。廣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廓也。楚辭曰。靈衣兮披披。）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楚辭曰。日暮黃昏羌幽悲。王粲神女賦曰。登筵對兮倚牀垂。）耳傾想於疇昔兮。目仿佛乎平素。（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日也。楚辭曰。時髣髴以遥見。曹植任城王誄曰。目想宮城。心存平素。字林曰。仿。相似也。佛。不審也。素。昔也。言平生昔日之時也。）雖冥冥而罔覿兮。猶依依以憑附。（冥冥。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依依。思戀之貌。小雅曰。憑。依也。）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厝。（丁儀妻寡婦賦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大行。厝。置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龍

轜儼其星駕兮。飛旐翩以啓路。（丁儀妻寡婦賦曰。駕龍轜於門側。旐繽紛以飛揚。爾雅曰。縿廣充幅長尋曰旐。禮記有龍輴。鄭玄注曰。龍輴。畫轅為龍也。說文曰。轜。喪車也。音而。毛詩曰。星言夙駕。禮記曰。孔子之喪。公西為志焉。設旐夏也。然旐喪柩之旌也。爾雅曰。廣幅曰旐。凶幡即今之旐旐。楚辭曰。前飛廉以啓路。）輪按軌以徐進兮。馬悲鳴而跼顧。（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楚辭曰。僕夫悲余懷兮馬踡局而不行。局與跼古字並通。渠足切。）潛靈邈其不反兮。慇憂結而靡訴。（慇憂。見上文。毛詩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靡訴。言無所告訴也。）睎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家語曰。俯察机筵。其器存。而不覩其人。說文曰。睎。望也。廣雅曰。睎。視也。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丁儀妻寡婦賦曰。自銜恤而在疚。履春冬之四節。韓詩曰。惸惸余在疚。凡人喪曰疚。鄭玄毛詩箋曰。在憂病之中。周易曰。履霜堅冰至。）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丁儀妻寡婦賦曰。風蕭蕭而日勁。雪翩翩以交零。毛詩曰。雨雪霏霏。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王逸曰。瀏。風疾貌。）霤泠泠以夜下兮。水溓溓以微凝。（丁儀妻寡婦賦曰。霜悽悽而夜降。水溓溓而晨結。說文曰。霤。屋水流也。又曰。溓溓。薄冰也。力檢切。）意忽怳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老子曰。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遠。魂一夕而九逝。）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騖過。山陵浸遠。）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烱烱而不寢。（陳琳神女賦曰。儀營魄於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楚辭曰。夜烱烱而不寐。烱。公冷切。）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夜漫漫。已見上文。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毛詩曰。秋日淒淒。說文曰。凜凜。寒也。）氣憤薄而乘胷兮。涕交横而流枕。（丁儀妻寡婦賦曰。氣憤薄而交縈。撫素枕而歔欷。長笛賦曰。泣血泫然。交横而下。）亡魂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遒盡。（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爽緬其日永。歲功忽其已成。楚辭曰。歲忽忽而遒盡。毛萇詩傳曰。遒。終也。廣雅曰。遒。忽也。）容貌儡以頓顇兮。左右悽其相愍。（家語曰。儡乎若喪家之狗。禮記曰。喪容儡儡。鄭玄曰。儡。羸貌。鶡冠曰。容貌慘以顦顇。丁儀妻寡婦賦曰。顧顏貌之施施。對左右而掩涕。洞簫賦曰。桀

（跖躪慱偪頓頷說文曰偪敗也洛罪切頷普楹切）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毛詩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杜預曰以人從葬爲殉妻言願亦如三良死從於夫也自引自殺也漢書主簿謂王嘉曰君侯宜引決）鞠稚子於懷抱兮羌低徊而不忍（王粲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而復停史記曰楚懷王稚子蘭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毛萇曰鞠養也鄭玄曰腹懷抱也）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楚辭曰辭靈脩而隕志）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皇穹天也）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陵虛兮失翼（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丁儀妻寡婦賦曰鳥凌虛以徘徊）上瞻兮遺象下臨兮泉壤（象謂形像也以其已化故謂之遺也）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心存目想）奉虛坐兮肅清愬空宇兮曠朗

（愬亦訴字）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丁儀妻寡婦賦曰睠妾煢煢顧影爲儔）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國語聲子曰椒舉奔鄭緬然引領南望賈逵曰緬思貌也）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頹（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兮代序毛詩曰歲聿其暮古詩曰凜凜歲云暮說文曰頹墜也）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韓子曰衛靈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楚辭曰倚閶闔而望予王逸曰閶闔天門）怛驚寤兮無聞超惝怳兮慟懷（方言曰怛痛也寤覺也莊子曰君惝然若有怳已見上文）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爾雅曰大陵曰阿）墓門兮肅肅脩壟兮峨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謂之墓秦晉之閒或謂冢爲壟）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蔓兮振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廣雅曰振動也）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沲（楚辭曰鬱結紆軫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婕妤自傷賦曰雙淚下兮橫流毛詩曰涕泗滂沲）蹈恭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毛詩序曰柏舟恭姜自誓也衛世子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班婕妤自傷賦曰願歸骨於山足依松柏之餘休）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毛詩曰柏舟恭姜自誓也衛世子恭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不許注恭伯僖侯之世子也曹植文帝誄曰願投骨於山足報恩養於下庭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佗毛萇曰矢誓也之至也言至己之死信無佗心）

恨賦（意謂古人不稱其情皆飲恨而死也）

江文通

（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躭丹陽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泊於強仕漸得聲譽嘗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即探懷以筆付璞自此以後材思稍減前後二集並行於世卒贈醴泉侯謚憲子宋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爲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爲金紫光祿大夫卒）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爾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注兩手曰拱古蒿里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列女傳趙津吏女歌曰誅將加兮妾心驚）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說苑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茅焦上諫始皇按劍而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華山爲城紫淵爲池（過秦論曰踐華爲城因河爲池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伐紂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黿鼉以爲梁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史記王稽謂范雎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三也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風俗通曰天

（子夜寢早作故有萬機令忽崩隤則爲晏駕）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房陵思故鄉作山木之嘔聞者莫不隕涕高誘曰趙王張敖秦滅趙虜王遷從房陵房陵在漢中山木之嘔歌曲也）薄暮心動昧旦神興（楚辭曰薄暮雷電高唐賦曰使人心動左氏傳曰昧旦丕顯）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杜預左氏傳注曰美色曰豔史記曰爲之金輿鏓衡以繫其飾玉乘玉輅也）置酒欲飲悲來填膺（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千秋萬歲爲怨難勝（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漢書武帝天漢二年李陵爲騎都尉領步卒三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弓矢並盡陵遂降孫卿子曰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拔劒擊柱（漢書曰漢高巳併天下尊爲皇帝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弔影慙魂（曹子建表曰形影相弔晏子春秋曰君子獨寢不慙於魂）情往上郡心留鴈門（漢書有上郡鴈門郡並秦置）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漢書曰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蘇武等在某澤中李陵書曰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朝露溘至握手何言（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王逸曰溘奄也史記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潘岳邪夫人誄曰臨命相決交腕握手）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漢書元帝竟寧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廧爲閼氏應劭曰王廧王氏之女名廧字昭君文頴曰本南郡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嘆越席而起乃賜單于石崇曰王明君本爲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戰國策曰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紫臺稍遠關山無極（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相和歌有度關山曲）搖風忽起白日西匿（爾雅曰飆飄謂之飇飆音扶飆與搖同登樓賦曰白日忽其西匿潘岳寡婦賦曰日杳杳而西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漢書曰凡望雲氣勃碣海代之閒氣皆黑）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鬻子曰君王欲緣五常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矣李陵書曰生爲異域之人）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漢書曰高后怨趙堯乃抵堯罪馮衍說陰就書曰衍與先事自歸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時多上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問狀下者或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司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關却掃非德不交吳志曰張昭稱疾不朝孫權恨之土塞其門）左對孺人顧弄稚子（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大夫妻曰孺人稚子見寡婦賦）脫略公卿跌宕文史（杜預左氏傳注曰脫易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簡也揚雄自叙曰雄爲人跌宕）齎志沒地長懷無已（馮衍說陰就書曰懷抱不報齎恨入冥鸚鵡賦曰眷西路而長懷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臧榮緒晉書曰嵇康拜中散大夫東平呂安家事繫獄亹閱之始安嘗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漢書谷永上疏曰賛命之臣靡不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嵇康與山巨源書曰濁醪一盃彈琴一曲又贈秀才詩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青霞奇意志言高也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素籟流於森菅漢書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輿馬於山椒奄脩夜之不暘張衡司徒呂公誄曰玄室冥冥脩夜彌長孔安國尚書傳曰暘明也音陽）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登樓賦曰涕橫墜而弗禁字林曰孽子庶子也然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漢書曰匈奴乃徙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史記曰婁敬齊人也戍隴西）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霑衿（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毛詩曰鼠思泣血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衿）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廣雅曰茹食也又曰湮沒也銷猶散也）若迺騎疊跡車屯軌（此言榮貴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曰躍馬疊跡楚辭曰屯余車其千乘王逸曰屯陳也）黃塵帀地歌吹四起（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雷震黃塵蔽天李陵書曰邊聲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煙斷火絕喻人之死也王充論衡曰人之死也猶火之滅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慧）已矣哉（孔安國尚書傳曰已發端歎辭）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琴道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古有死生張奐與崔

（元始書曰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

別賦

江文通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黯失色將敗之貌言黯然魂將離形散者唯別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則形斃今別而散明恨深也說文曰黯深黑也楚辭曰魂魄離散家語孔子曰黯然而黑貫遠曰唯獨也）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深故舉以爲況也文子曰爲絕國殊俗立諸侯以教誨之）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言此二時別恨逾切）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鮑昭東門行曰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尚書大傳帝唱曰卿雲爛兮體漫漫兮）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迴水以凝滯廣雅曰凝止也毛詩曰周道逶遲毛萇曰逶遲歷遠貌）櫂容與而詎前馬

寒鳴而不息（楚辭曰欃齊揚以容與）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韋誕詩曰百酒盈金觴清顏發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論曰鼓琴者於絃設柱然琴有柱以玉爲之袁叔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楚辭曰涕潺湲兮霑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鮑昭東門行曰居人掩閨臥莊子曰君惝然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軒檻版也）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曾楹而空揜撫錦幕而虛涼（曾高也空息也掩掩涕也涼悲涼也典略曰衛夫人南子在錦帷中廣雅曰帷幙帳也纂要曰帳曰幕）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與蹢同馳戟切躅馳錄切曹植悲命賦曰哀魂靈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孔安國尚書傳曰族類也）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周禮曰馬八尺巳上爲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焴爚翠蓋空踟躕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鄭玄曰軒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魯連子門客謂陳無宇曰君車衣文繡）帳飲東都送客金谷（漢書曰高祖過沛帳飲三日又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子廣爲太子太傅公子爲少傅甚見器重朝庭爲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廣遂退稱疾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千兩辭決而去蘇林曰長安東都門也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時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澗中）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琴羽琴之羽聲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微揮角羽張晏甘泉賦注曰聲細不過羽漢武帝秋風辭曰簫鼓鳴兮發櫂歌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言樂之盛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瓠巴鼓琴而六馬仰秣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駟馬仰子野揮而玄鶴鳴）造分手而銜涕感寂漠而傷神（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闉呂氏春秋曰聖人不以感私傷神）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漢書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奇材劍客也又曰郭解以軀藉友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讎）韓國

趙廁吳宮燕市（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告聶政而言臣有仇聞足下高義故進百金以交足下之驩聶政拔劍至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故言趙廁又曰專諸者棠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酒既酣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前專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又曰荆軻者衛人也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旁若無人後荆軻爲燕太子丹獻燕地圖圖窮匕首見因以匕首揕秦王）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伏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曰訣史記曰令太子請辭訣矣鄭玄毛詩箋曰往矣決別之辭訣與決音義同廣雅曰抆拭也泣血已見恨賦抆武粉切）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史記曰荆軻遂發就車不顧）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言銜感恩遇故効命於一劍非買價於泉壤之中也尉僚子吳起曰一劍之任非將軍也）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燕丹太子曰荆軻與武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鼓鍾並發群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

皮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其誰韓取政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久之莫知政姊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韓市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軹深井里聶政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曰非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司馬相如檄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漢書曰有障徼曰邊郡服虔曰士負羽揚子雲羽獵賦曰蒙楯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遼水無極鴈山參雲（水經曰遼山在玄菟高句麗縣遼水所出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鳥所生在鴈山鴈出其間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謝承後漢書劉詡曰程夫人富貴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薰香氣也）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熅（楚辭曰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王逸曰朱畫承塵也或曰朱塵紅塵楚辭曰芳菲菲兮襲人易通卦驗曰震東方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震此正氣也司馬彪注曰襲入也）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言當盛春之時而分別不忍也左氏傳趙盾曰括君姬氏之愛子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公女也）

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臣爲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絕國絕遠之國）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王充論衡曰睹喬木知舊都孟子曰故國者非爲喬木有世臣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世臣之謂注非但見其木當有累世脩德之臣也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決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蘇武詩曰淚爲生別滋）可班荊兮贈恨唯罇酒兮敘悲（左氏傳曰楚聲子與伍舉俱楚人舉將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而坐相與食蘇武詩曰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毛詩曰居河之湄爾雅曰水草交曰湄）

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郡有河陽縣淄或爲塞）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蕣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香薰黼帳周垂）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結綬將仕也顏延年秋胡詩曰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長安語曰蕭

朱結綬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爲草寔曰靈芝山海經曰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爲䔄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郭璞曰瑤與䔄並音遙然䔄與瑤同）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環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毛詩曰閟宮有侐毛萇詩傳曰閟閉也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玉階苔劉休玄擬古詩曰羅帳延秋月）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張儼席賦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夏侯湛釭燈賦曰秋日既逝冬夜悠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織錦迴文詩序曰竇韜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便娶婦蘇氏織錦端中作此迴文詩以贈之苻國時人也）

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山（列仙傳脩羊者魏人也華陰山下石室中有龍石臥其上取黃精食之後去不知所之）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方言曰寂安靜也）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南越志曰長沙郡瀏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

不顧（不顧於世也鍊金鼎鍊金爲丹之鼎也抱朴子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內神鼎中史記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龍下迎黃帝也方堅其志方堅也）駕鶴上漢驂鸞騰天（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閒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三十餘年後上見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住山下望之不能得到舉手謝世人數日去祠於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鶴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鶴憩於此張僧鑒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蹔遊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士曰一舉而千里吾猶未之能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說文曰謝辭也）

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謌（詩溱洧章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云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注芍藥香草也箋曰伊因也士女往觀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與芍藥結恩情也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桑中衛女上宮陳娥（衛陳二國名也毛詩桑中章曰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於淇之上注桑中淇上上宮所期之地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此我期於桑中要我於上宮期我於淇水之上又竹竿章衛女思歸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女子之道當嫁耳不以荅違婦道也又燕燕章衛莊姜送歸妾也注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送於野作詩以見己志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楚辭曰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陸雲芙蓉詩曰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遯甲開山圖曰禹遊於東海得玉珪碧色圓如日月以自照目達幽冥）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千名言多也南都賦曰百種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胷憤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亦互文也左氏傳衛太子禱曰無折骨）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漢書曰王褒字子淵楊雄字子雲漢書曰嚴安臨淄人也徐樂燕無終人也上疏言時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爲郎中）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金閨金馬門也史記曰金門官者署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方朔曰公孫弘等待詔金馬門蘭臺臺名也傳毅班固等爲蘭臺令史是也論衡曰孝明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難施齊人爲語曰談天衍劉向別録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彫龍赫赫脩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故曰彫龍赫）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文選卷第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鄱陽胡氏果泉手校　廣圻審定　彭兆蓀讀

論文

陸士衡文賦一首

音樂上

王子淵洞簫賦一首　傅武仲舞賦一首

論文

文賦并序

陸士衡（臧榮緒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襲領父兵爲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譽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徵爲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相識以文華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絶新聲妙句係蹤張蔡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作謂作文也用心言士用心於文莊子堯曰此吾所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夫作文者放其言遣其理多變故非一體）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文之好惡可得而言論也范曄後漢書趙壹刺世疾邪曰孰知辯其妍蚩廣雅曰妍好也說文曰妍慧也釋名曰蚩癡也聲類曰蚩騃也然妍蚩亦好惡也）每自屬文尤見其情（論衡曰幽思屬文著記美言屬綴也杜預左氏傳曰尤甚也士衡自言每屬文甚見爲文之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爾雅曰逮及也）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尚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利害由好惡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佗日殆

可謂曲盡其妙（言既作此文賦佗日而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理也論語鯉曰它日又獨立趙岐孟子章句曰它日異日）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此喻見古人之法不遠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注則法也伐柯必用其柯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謂不遠也）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言作之難也文之隨手變改則不可以辭逮也莊子輪扁謂桓公曰斲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蓋所言文之躰者具此賦之言）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漢書音義張晏曰佇久待也中區區中也字書曰玄幽遠也老子曰滌除玄覽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之玄覽幽通賦曰皓頤志而不傾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遵循也循四時而歎其逝往之事攬視萬物盛衰而思慮紛紜也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秋暮衰落故悲春條敷暢故喜也淮南子曰木葉落長年悲）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懍懍危懼貌眇眇高遠貌懷霜臨雲言高絜也說文曰懍懍寒也孔融薦祢衡表曰志懷霜雪舞賦曰氣若浮雲志若秋霜）

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言歌詠世有俊德者之盛業先民謂先世之人有清美芬芳之德而誦勉毛詩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又曰在昔先民有作）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孔安國注曰彬彬文質見半之貌）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尚書中候曰玄龜負圖出洛周公援筆以寫也）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思傍訊靜思而求之也毛萇詩傳曰耽樂之久廣雅曰訊問也）精鶩八極心遊萬仞（精神爽也八極萬仞言高遠也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爾雅曰致至也埤蒼曰曈曨欲明也說文曰昭晣明也）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揚子法言曰或問羣言之長曰羣言之長德言也宋衷曰羣非一也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言思慮之至無處不至故上至天淵於安流之中下至下泉於潛浸之所劇秦美新曰盈塞天淵之間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毛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怫悅難出之貌）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聯翩將墜貌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謂縷繫矰矢而以弋射）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論語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華秀以喻文也已披言已用也）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高唐賦曰須臾之間司馬遷曰卒卒無須臾之間莊子老聃曰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呂氏春秋曰萬世猶一瞬說文曰開闔目數搖也尸閏切）

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小雅曰班次也）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言皆擊擊而用）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源水本也）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言或本之於隱而遂之顯或求之於易而便得難之或爲未非也）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周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言文之來若龍之見煙雲之上如鳥之在波瀾之中應劭曰擾馴也莊子曰君子尸居而龍見大波曰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

峿而不安（妥帖易施貌公羊傳曰帖服也廣雅曰帖靜也王逸楚辭序曰義多乖異事不妥帖岨峿不安貌楚辭曰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妥他果切帖吐協切岨助舉切峿魚呂切）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周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也說文曰挫折也韓詩外傳曰辟文士之筆端辟武士之鋒端辟辯士之舌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廣雅曰躑躅跢跦也鄭玄毛詩箋云志往謂跢蹰也蹢與躑同跢與跢跦同蒼頡篇曰吻脣兩邊也莫粉切字林曰吻口邊流離津液流貌劉公幹詩曰敘意於濡翰毛萇詩傳曰濡漬也濡如娛切漢書音義韋昭曰翰筆也協韻音寒）

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言文之體必須以理爲本垂條以樹喻也廣雅曰幹本也鄭玄禮記注曰繁盛也）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楚辭曰情與貌其不變）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史由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觚木簡也論語先進篇子路帥爾而對毫謂筆毫也王逸楚辭注曰鋭毛爲毫也毛詩曰聽我藐藐毛萇曰藐藐然不入）伊茲事

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茲事謂文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足以志文足以言不言誰知其志言而不文行之不遠）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春秋說題辭曰虛生有形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毛萇詩傳曰函含也古詩曰中有尺素書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按抑按也言思慮一發愈深恢大）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說文曰蕤草木華垂貌纂要曰草木華曰蕤字林曰森多木長貌以喻文采若芳蕤之香馥青條之森森盛也）粲風飛而猋豎鬱雲起乎翰林（爾雅曰飆謂之猋長楊賦曰翰林以爲主人）體有萬殊物無一量（文章之體有萬變之殊中衆物之形無一定之量也淮南子曰斟酌萬殊）紛紜揮霍形難爲狀（紛紜亂貌揮霍疾貌西京賦曰跳丸劍之揮霍）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衆辭俱湊若程才效伎取捨由意類司契爲匠老子曰有德司契論衡曰能雕琢文書謂之史匠也）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毛詩曰何有何無僶俛求之僶俛由勉強也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方圓謂規矩也言文章在有方圓規矩也）故夫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其事既殊爲文亦異故欲夸目者爲文尚奢欲快心者文貴當愜猶快也起頰切）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言其窮賤者立說無非湫隘其論通達者發言唯存放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以言志故曰緣情賦以陳事故曰體物綺靡精妙之言瀏亮清明之稱漢書甘泉賦曰瀏清也字林曰清瀏流也）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緜而悽愴（碑以敘德故文質相半誄以陳哀故纏緜悽慘）銘博約而温潤箴頓挫而清壯（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題勒示後故博約温潤箴以譏刺得失故頓挫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頌以襃述功美以辭爲主故優遊彬蔚論以評議臧否以當爲宗故精微朗暢彬蔚已見上文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奏以陳情敘事故平徹閑雅說以感動爲先故煒曄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論語

子曰辭達而已矣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如勇切言文章體要在辭達而理舉也）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萬物萬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則故曰屢遷琴賦曰既豐贍以多姿周易曰爲道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言音聲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爲繡也爾雅曰暨及也又曰迭更也論衡曰學士文章其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功杜預左氏傳注曰宣明也）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言雖逝止無常唯情所適以其體多變固崎錡難便也逝止由去留也崎錡不安貌楚辭曰嶔岑崎錡崎音綺錡音蟻）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言其易也）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言失次也）謬玄黃之袟敘故淟涊而不鮮（言音韻失宜類繡之玄黃謬敘故淟涊垢濁而不鮮明也禮記曰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楚辭曰切淟涊之流俗王逸曰淟涊垢濁也）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廣雅曰條科條也凡爲文之體先後皆須意別不能者則有此累）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周易曰比輔也說文曰妨害也）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漢書音義項岱曰殿負也最善也韋昭曰第一爲最極下曰殿又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爲錙漢書曰黃鍾之一籥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然百黍重一銖也應劭漢書注曰十黍爲一絫十絫爲一銖賓戲曰銳思毫芒之內音義曰芒稻芒毫兎毫）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言銓衡所裁苟有輕重雖應繩墨須必除之聲類蒼頡篇曰銓稱也曰銓所以稱物也七全切漢書曰衡平也平輕重也尚書曰惟木從繩則正莊子曰匠石治木直者應繩）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言其理既極而無兩致其言又盡而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之好最於衆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繞朝贈士會以馬策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也）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必待警策之言以效其功也家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男女效績愆則有辟）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言其功既多爲累蓋寡故以取足而不改易其文）或藻思綺合清麗千

眠（說文曰謂文藻思如綺會于眠光色盛貌）炳若縟繡悽若繁絃（說文曰縟繁彩色也又繡五色彩備也蔡邕琴賦曰繁絃既抑雅音復揚）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言所擬不異闇合昔之曩篇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雖杼軸於予懷怵佗人之我先（杼軸以織喻也雖出自己情懼佗人先已也毛詩曰杼軸其空）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言他人言我雖愛之必須去之也王逸楚辭注曰不受曰廉說文曰捐棄也）或苕發頴豎離衆絕致（苕草之苕也言作文利害理難俱美或有一句同乎苕發頴豎離於衆辭絕於致思也毛詩傳曰苕陵苕也孫卿子曰蒙鳩爲巢繫之葦苕小雅曰禾穗謂之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言方之於影而形不可逐譬之於聲而響難係也鶡冠子曰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文之綺麗若經緯相成一句既佳塊然立而特峙非常音所能緯也）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牢落猶遼落也言思心牢落而無偶揥之意徘徊而未能也蔡邕瞽師賦曰時牢落以失次咢縱蹇而陽絕說文曰揥取也他狄切協韻他帝切或爲禘禘猶去也）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雖無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藏珠玉山川爲之輝媚也尸子曰水中折者有玉圜折者有珠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高氏注玉陽中之陰故能潤澤草珠陰中之陽有明故岸不枯廣雅曰韞褁也）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辭亦美毛詩曰榛楛濟濟郭璞山海經注曰榛小栗楛木可以爲箭）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曲綴於白雪之高唱吾雖知美惡不倫然且以益夫所偉也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宋玉笛賦曰師曠爲白雪之曲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降白雪五十絃瑟樂曲名下里俗之謡歌說文曰偉猶奇也協韻禹貴切）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短韻小文也言文小而事寡故曰窮迹迹窮而無偶故曰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言事寡而無偶俯求之則寂寞而無友仰應之則寥廓而無所承）辟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言累句以成文猶衆絃之成曲今短韻孤起譬偏絃之獨張絃之獨張含清唱而無應韻之孤起蘊麗則而莫承也毛萇詩傳曰靡無也應於興切）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瘁音謂惡辭也靡美也言空美而不光華也班固漢書贊曰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妍謂言靡蚩謂瘁音既混妍蚩共爲一躰翻累良質而爲瑕也礼記曰玉瑕不掩瑜鄭玄曰瑕玉之病也胡加切）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言其音既瘁其言徒靡類乎下管其聲偏疾升歌與之間奏雖復相應而不和諧杜預左氏傳注曰象類也礼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王肅家語注曰下管堂下吹管象武舞也）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漂猶流也不歸謂不歸於實）猶絃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說文曰么小也於遙切淮南子曰鄒忌一徽琴而威王終夕悲許慎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悲雅俱有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則不成）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埤蒼曰嘈啐聲皃啐與囋及囋同才曷切）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言聲雖高而曲下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廣雅曰耦諧也耦與偶古字通）寤防露與桑閒又雖悲而不雅（防露未詳一曰謝靈運山居賦曰楚客放而防露作注曰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然靈運有七諫有防露之言遂以七諫爲防露也礼記曰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閒先亡國之音於此水上）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左氏傳君子曰臣除煩而去惑）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言作文之躰必須文質相半雅豔相資今文少而質多故既雅而不豔比之大羹而闕其餘味方之古樂而同清氾言質之甚也餘味謂樂羹皆古不能備其五聲五味故曰有餘也礼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踈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畫踈之使聲遲唱發歌句者三歎三人從而歎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也遺猶餘也然大羹之有餘味以爲古矣而又闕之甚甚之辞也）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廣雅曰約儉也）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楚辞曰結微情以陳辞說文曰微妙也）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礼記曰明王以相沿鄭玄曰沿猶因述也）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王粲七釋曰邪睨鼓下亢音赴節左氏傳

（曰投袂而起杜預曰投振也）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之言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讀者聖人之糟魄耳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矣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郭子玄云言物各有性劾學之無益也李頤曰齊桓公也扁言音篇又扶緬切斲丁角切謂斲輪之人扁其名也魄音普莫切李頤曰酒滓曰糟司馬彪曰爛食曰魄甘緩也苦急也李曰數術也王充論衡曰虛談竟於華葉之言無根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與徒能華說之劾也）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尚書帝曰律和聲孔安國曰律六律也禮記子曰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纏子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尤非也楚辭曰蹇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淑善也）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欰於拙目（言文之難不能無累雖復巧心濬發或於拙目受蚩欰笑也欰與蚩同）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瓊敷玉藻以喻文也毛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毛萇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得之）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河上公曰橐籥中空虛故能育聲氣也王弼曰橐排橐籥樂器按橐冶鑄者用以吹火使炎熾說文曰橐囊也音託籥音藥）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毛萇曰綠王芻兩手曰掬）患挈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挈缾喻小智之人以注在上何休曰提猶挈也左氏傳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論語曰回也屢空尚書帝曰禹亦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王逸楚辭注曰屬續也）故踸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廣雅曰踸踔無常也今人以不定爲踸踔不定亦無常也莊子曰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踸踔而行爾無如矣謂腳長短也踸勑甚切踔勑角切國語曰有短垣君不踰爾雅曰庸常也）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言才恒不足也荅賓戲曰孔終篇於西狩）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缶瓦器而不鳴更蒙之以塵故取笑乎玉之鳴聲也文子曰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也李斯上書曰擊甕叩缶）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紀綱紀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來不可遏去不

可止（莊子曰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毛詩傳曰遏止也孔安國曰遏絕）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枚乘上書曰景滅迹絕王命論曰趣時如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莊子蚿曰今予動吾天機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又大宗師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也劉瓛曰言天機者言萬物轉動各有天性任之自然不知所由然也）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論衡曰吾言潏溼而泉出）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葳蕤盛貌馺遝多貌封禪書曰紛綸萋蕤毫筆也纂文曰書縑曰素揚雄書曰齎紬素四尺）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延篤仁孝論曰煥乎爛兮其溢目也論語曰洋洋乎盈耳哉）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曰申申公也仲長子昌言曰喜怒哀樂好惡謂之六情國語曰夫人氣縱則底底則滯韋昭曰底著也滯廢也）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枯木心固可使如死灰郭象注莊子曰遺身而自得雖揆然而不持坐忘行忘而爲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向秀曰死灰枯木取其寂漠無情耳爾雅曰涸竭也國語泉涸而成梁涸水盡也）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自求於文也楚辭曰營魂而升遐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孟子曰使自求之）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方言曰翳奄也乙抽也乙難出之貌說文曰陰氣尚強其出乙乙然乙音軋新論曰桓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於小賦立感發病彌日瘳子雲說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臥夢五藏出外以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少氣士衡與弟書曰思苦生疾）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左氏傳趙武曰范會言於晉國竭情無私淮南子曰人輕小害至於多悔論語子曰言寡尤行寡悔包曰尤過也）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物事也勠并也言文之不來非予力之所并國語曰勠力一心賈逵曰勠力併力也）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開謂天機駿利塞謂六情底滯）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爲津（言文能廓萬里而無閡假令億載而今爲津法言曰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軌曰昏昏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小雅曰閡限也）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葉世）

（也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尚書曰予恐來世又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濟文武於將墜兮宣風聲於不泯（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尚書畢命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毛詩曰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爾雅曰泯盡也）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法言曰彌綸天地之事記久明遠者莫如書周易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王肅曰彌綸纏裹也）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論衡曰山大者雲多太山不崇朝辦雨天下然則賢聖有雲雨之智彼其吐文萬牒以上賈子曰神者變化而無所不爲也）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金鍾鼎也石碑碣也言文之善者可被之金石施之樂章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漢書曰聖王已没鍾鼓管絃之聲未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聲可託之於管絃毛詩曰漢廣德廣所及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音樂（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注曰方猶文章也又曰聲成文謂之音）

七又五十九　文十七　十　戊申重刊刘升

洞簫賦（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簫之無底者故曰洞簫釋名簫肅也言其聲肅肅然清也大者二十三管長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一名籟）

王子淵（漢書曰王襃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爲諫議大夫帝太子體不安苦忽忽不樂詔使襃等皆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書奇文及自所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嘉襃所爲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使襃祀焉於道病卒）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廣雅曰原本也江圖曰慈母山此山竹作簫笛有妙聲丹陽記曰江寧縣慈母山臨江生簫管竹王襃賦云于江南之丘墟即此處也其竹圓異衆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後見此奇故歷代常給樂府而呼鼓吹山幹小竹也王逸楚辭注曰幹體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踈（條暢條直通暢也罕稀也言竹節稀踈而相去標竹之末也宋玉笛賦曰奇篠異幹罕節簡支敷紛茂盛扶踈四布）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嶇嶔巋崎倚巇迆㠧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嶇嶔巋崎皆山險峻之貌迆㠧邪平之貌言竹生其旁故欹側不安㠧音靡）彌望儻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敞閑也（儻莽曠盪寬廣之貌儻佗朗切敞大貌言竹生敞閒之處又足樂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地也言竹託生於地經歷萬載不易其貞萃也）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周易曰精氣爲物滋熙潤悅貌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周易曰震爲蒼筤竹）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孫卿子曰陰陽大化周易曰四時變化）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溉其山（風賦曰翱翔乎激水之上荊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言風蕭蕭徑過其末回江謂江回曲也說文曰溉猶灌也言江之流注灌溉其山也）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礚礚而澍淵（呂忱曰波水涌也漢武帝秋風辭曰橫中流兮揚素波杜預左氏傳注曰揮湔也湔音薦字指曰礚大聲也說文曰注灌也澍與注古字通）朝露清泠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說文曰液津也夷石切）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翱翔乎其顛（說文曰嬉樂也）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猨悲嘯搜

五又五十二　文十七　十一　潘

索乎其閒（爾雅曰蜩蜋蜩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家語子夏曰蟬飲露而不食蜩徒凋切抱音附蒼頡篇曰朴木皮也上林賦曰玄猨素雌搜索往來貌搜所求切索所白切）處幽隱而奧庰兮密漠泊以獙猭（廣雅曰奧藏也說文曰屏蔽也庰與屏同嗼峭竹密貌獙猭相連延貌字書獙猭獸逃走也漠與嗼同浦百切泊與峭同士百切獙勑陳切猭勑負切）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諠（方言曰素本也言審視竹之本體清而不諠譁也）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謚號也實二切言得謚爲簫而恒施用之豈非蒙聖王之厚恩也）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論語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家語孔子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其自然之體）於是般匠施巧夔妃准法（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鄭玄曰般伎巧者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妃未詳也一云夔列子曰孔子就師襄學琴）帶以象牙掍其會合（帶猶飾也方言曰掍同也言以象牙飾其會合之際言巧密也掍胡本切）鎪鏤離灑絳脣錯雜（爾雅曰鏤鎪也離灑鎪鏤之貌絳脣謂簫孔以

（朱飾之灑所宜切）鄰菌繚糾羅鱗捷獵（言簫之形也鄰菌繚糾相著貌如羅魚鱗布列也捷獵參差也）膠緻理比挹抐擸擨（膠緻理比言細密也挹抐擸擨言中制也比扶至切挹於泣切抐女立切擸於頰切擨奴協切）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闇於白黑之貌形（性昧宕冥謂天性闇昧過於幽冥也說文曰宕過也生初生也淮南子曰夫盲者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矣）憤伊鬱而酷䛐愍眸子之喪精（鄭玄禮記注曰憤怒氣充實也伊鬱不通酷猶甚也蒼頡篇曰䛐憂貌奴谷切廣雅曰眼珠子謂之眸趙岐孟子注曰眸子目瞳子也）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言冥生之人而絕所見思慮無所故得專意發憤在於音聲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故吻吮值夫宮商兮龢紛離其匹溢（言口吻所吮皆遇宮商紛離匹溢聲四散也字林曰吻口邊也說文曰吮嗽也似兗切）形旖旎以順吹兮瞋㖤𠴨以紆鬱（言簫聲既發形旖旎以隨之漢書音義張揖曰旖旎猶阿那也司馬相如賦曰又猗狔以招搖說文曰頷顄也釋名曰胡咽下垂也言氣之盛而㖤𠴨類瞋也楚辭曰鬱結紆軫王逸曰紆曲也㖤與頷劉並音含𠴨音胡）氣旁迕

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邐律（旁迕言氣競旁出遞相逆迕也飛射氣出迅疾也散渙分布也邐律出遲貌邐張律切）趣從容其勿述兮騖合遝以詭譎（勿述無所逆誤之貌合遝盛多貌封禪書曰奇物譎詭詭譎猶奇怪也）或渾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聲或渾沌不分潺湲或復其聲橫無似枚之折也雜字曰潺湲水流貌獵聲也詩曰伐其條枚毛萇詩傳曰枚幹也廣雅曰獵折也）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漫衍流溢貌駱驛相連延貌沛多貌）惏慄密率掩以絕滅（惏慄寒貌恐懼也風賦曰憯悽惏慄密率安靜也掩止息貌）嚌霵曄踕跳然復出（嚌霵曄踕衆聲疾貌說文曰跳躍也嚌胡急切霵或爲雧同助急切跳徒彫切）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廉亦察也）啾咇喞而將吟兮行鍖銋以龢囉（啾衆聲也咇喞聲出貌行猶且也胡庚切鍖銋聲不進貌龢囉聲迭蕩相雜貌咇音筆喞音櫛鍖湯錦切銋奴錦切）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嬈嬈以婆娑（鴻洞相連貌嬈嬈柔弱也婆娑分散貌廣雅曰嬈奇也）翩緜連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爲他（說文曰漂浮也芳妙切他謂奇聲也言聲漂結

而去棄其舊調而更爲奇聲）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龢（謳謠已發簫聲於其蹊徑要復而遮之與之相和也龢古和字）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氾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韓詩曰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也含下闇切）其妙聲則清靜厭瘱順敘卑迭若孝子之事父也（妙聲聲之微妙也厭安靜貌曹大家列女傳注曰瘱深邃也音翳字林曰迭滑也迭佗戾切）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濞慷慨一何壯士（言聲之慷慨如壯士澎濞波浪相激之聲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優柔温潤又似君子（大戴禮曰優之柔之禮記曰温潤而澤）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㥜（輘輷大聲也埤蒼曰沸㥜不安貌輘力萌切輷呼萌切沸或爲濆扶沫切㥜音謂）其仁聲則若颽風紛披容與而施惠（呂氏春秋曰南方曰颽風颽風長物故曰施惠容與寬裕之貌）或雜遝以聚斂兮或拔撥以奮棄（雜遝衆多貌拔撥分散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側手擊曰撥拔扶割切撥蘇割切）悲愴怳以惻惐兮時恬淡以綏肆

（楚辭曰愴怳懭悢兮惻惐傷痛也廣雅曰恬靜也說文曰淡安也綏遲也王肅尚書注曰肆緩也）被淋灑其靡靡兮時橫潰以陽遂（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淋灑不絕貌靡靡聲之細好也橫潰旁決貌陽遂清通貌言其聲或盛壯而細密時復橫潰而清通也橫音于孟切鄭玄周禮注曰陽清也又禮記注曰遂達也）哀悁悁之可懷兮良醰醰而有味（毛詩曰中心悁悁說文曰憂煩悁邑憂貌字林曰悁含怒也於玄切又曰醰甜同長味也大含切）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懟（尚書曰叨懫日欽孔安國曰貪饕急懫禮記曰儒者有砥礪廉隅戰國策曰張儀去趙王狼戾無親爾雅曰懟怨也）剛毅彊虣反仁恩兮嘽唌逸豫戒其失（字書曰虣古文暴字也嘽唌逸豫舒緩自放縱之貌嘽吐誕切唌音誕）鍾期牙曠悵然而愕兮杞梁之妻不能爲其氣（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太山須臾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人爲鼓琴者按列女傳齊杞殖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無五屬之親既非所歸乃就其夫之屍於其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杞梁字殖名也鄭玄注禮魯襄公

（二十九年齊侯襲莒是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字書曰愕驚也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邑芑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水而死芑與杞同也）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家語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七略有莊春言琴宋玉笛賦曰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叔子浸淫猶漸冉相親附之意也毛萇詩傳曰昔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室夜暴風雨至屋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於乎旦蒸盡摍屋而繼之自爲避嫌不審矣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嚚頑朱均惕復惠兮桀跖鬻博儡以頓顇（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史記曰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復惠復黠慧也桀夏桀也跖盜跖也莊子曰施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鬻夏育也古字同博申博也未詳其始陸機夏育贊曰夏育之猛千載所希申博角勇臨頷奮椎儡羸疾貌顇即愁顇也）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求御而可貴（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王逸曰參差洞簫）時奏狡弄則彷徨翱翔（埤蒼曰彷徨猶彷徉也）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言逝止無常狡急也弄小曲也）惇恅瀾漫亡耦失疇（埤蒼曰嘷嘐寂靜也嘷嘐與惇恅音義同惇麤老切恅闇草切瀾漫分散也上林賦曰瀾漫遠遷）薄索合沓罔象相求（薄迫也索求也合沓重沓也罔象虛無罔象然也莊子曰黃帝遊赤水之北遺其玄珠罔象求之而得）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聞其悲聲則莫不愴然累欷撆涕抆淚（說文曰撆拭也匹結切廣雅曰歔欷悲也抆亦拭也亡粉切）其奏懽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者已（憚漫衍凱歡樂貌阿那腲腇舒遲貌埤蒼曰腲腇肥貌腲一罪切腇乃罪切）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言所感深爾雅曰蟋蟀蛬也郭璞曰促織也爾雅曰蠖蚇蠖也郭璞曰今蝍蝛也周書曰蚑行喘息說文曰蚑徐行凡生類之行皆曰蚑蚑音奇說文曰喘疾息也）螻蟻蝘蜒蠅蠅翊翊（方言曰南楚謂螻蛞爲括螻力侯切爾雅曰蚍蜉大螘螘與蟻同爾雅曰蜥蜴蝘蜓蝘於典切蜓徒典切蠅蠅翊翊遊行貌）遷延徙迤魚瞰雞睨（皆蟲之形也遷延徙迤卻退貌魚目不瞑雞好邪視故取喻焉瞰視也睨邪視也）垂喙蜿轉瞪瞢忘食（韓詩外傳曰槷賓有聲倮价之蟲無不延頸以聽說文曰喙口也許穢切或爲味鳥口也都遘切蜿轉動貌埤蒼曰瞪直視也直耕切瞢視不審諦也莫耕切）況感陰陽之龢而化風俗之倫哉（家語曰人也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

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狀聲之狀也捷武言捷巧曳亦踰也或爲跐鄭德曰跐度也弋制切漂疾也妨妙切）又似流波泡溲汎淒趨巇道兮（泡溲盛多貌汎淒微小貌又云波急之聲方言曰泡盛也薄交切溲所求切汎房法切埤蒼曰淒裁有水也所獵切巇道嶮巇之道）哮呷呟喚躋躓連絕淈殄沌兮（言其聲之大哮呷呟喚或躋或躓時連時絕淈然相亂殄沌不分也埤蒼曰哮嚇大怒也呼交切杜預左氏傳注曰躋升也將雞切漢書音義韋昭曰躓頓也竹利切淈胡忽切沌徒損切）攪搜澩捎逍遙踊躍若壞頹兮（攪搜澩捎水聲也壞頹言如物崩壞頹毀也攪胡卯切搜所卯切澩胡角切捎所學切）優游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兮（韓詩曰搔首躊躇稽詣言聲稽留如有所詣也蒼頡篇曰詣至也）頹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頹唐隕墜貌本或無此十二字）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中於道德雖樂不荒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爲之歌頌曰遷而不淫樂而不荒）條暢洞達中節操兮（言聲有條貫通暢洞達而中於節操）終詩卒曲尚餘音兮（言簫中次詩而曲將盡尚有餘音也）吟氣遺響聯綿漂撆生微風兮（漂撆餘響音少騰相擊之貌漂匹遙切撆匹曳切）連延駱驛變無窮兮

舞賦一首（并序按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呂氏春秋曰堯時陰氣滯伏陽氣閉塞使人舞蹈以達氣舞者音聲之容也）

傅武仲（范曄後漢書曰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少逸氣亦與班固爲竇憲府司馬早卒）

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王曰試爲寡人賦之）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雲夢藪名在南郡華容縣高唐觀名此並假設爲辭）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左氏傳曰欒盈觴曲沃人杜預曰飲酒於曲沃）玉曰臣

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尚書曰歌詠言孔安國曰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毛萇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說苑曰聲樂易良而合於歌情盡舞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謂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聽其聲不如察其形。（謂詠歌之不足故手舞足蹈也言不如視其舞形鄭玄注樂記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聲單曰音）激楚結風，陽阿之舞，（張晏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結風亦曲名上林賦曰鄢郢繽紛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激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爲節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兮淮南子曰夫足蹀陽阿之舞又曰歌采菱發陽阿鄭人聽之曰不若延露以和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高誘曰陽阿古之名倡也）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孔安國尚書傳曰噫恨辭也鄭玄注禮記曰噫弗寤之聲）王曰：如其鄭何？（樂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之何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王逸曰鄭國舞也）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韓詩曰舞則篹兮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弛張之度，聖哲所施。（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禮記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毛詩小雅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一本或云旌旄之舞）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禮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曰油油悅敬貌毛詩魯頌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五莖帝嚳樂曰六英宋均曰能爲天地四時六合之英華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餘日聽覽之餘日也怡蕩怡悅放蕩也爾雅曰怡樂也毛詩序曰風教也）玉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閑夜兮，明月爛以施光。（古詩曰明月何皦皦楚辭曰夜皎皎兮既明）朱火曄其延起兮，燿華屋而熺洞房。（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廣雅曰熺熾也虛疑切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黼帳祛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黼帳周垂袪猶舉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帳兮垂楚組之連綱漢書曰鋪首鳴說文曰鋪著門抪首）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毛詩曰文茵暢轂鄭玄注曰茵蓐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鄭玄曰君黃金罍玉觴玉爵也周禮曰朝覲有玉几玉爵）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儀禮曰騰觚于賓又曰小臣請媵爵鄭玄曰今文媵皆作騰禮記禮器篇注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毛詩曰既醉以酒楚辭曰君欣欣兮樂康毛萇詩傳曰康樂也）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爾雅曰懌樂也）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言皆欲騁其材能效其技也左氏傳曰致果爲毅）簡惰跳踃，般紛挐兮，淵塞沈蕩，改恒常兮。（言失度也簡惰疎簡怠惰也埤蒼曰踃跳也先聊切紛挐相著牽引也毛詩曰其心塞淵毛萇曰塞實也淵深也）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淮南子曰鼓舞或作鄭舞高誘注曰鄭褏也楚王之幸姬善歌舞名曰鄭舞楚辭曰二八迭奏女樂羅些）姣服極麗，姁媮致態。（姁媮和悅貌態謂姿態也姁況于切媮以朱切）貌嫽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毛萇詩傳曰嫽好貌理紹切妖蠱淑豔也揚華揚其光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連娟細貌繞謂曲也言眉細而益曲也上林賦曰長眉連娟橫波言目邪視如水之橫流也神女賦曰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珠翠的皪而炤燿兮，華袿飛髾而雜纖羅。（珠翠珠及翡翠也說文曰的皪珠光也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上林賦曰飛纖垂髾司馬彪曰髾燕尾也衣上假飾子虛賦曰雜纖羅垂霧縠司馬彪曰纖細也）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裝服也揮動也若杜也美人佩以爲芳香也七發曰掄流波雜杜若）動朱脣，紆清陽，（動朱脣將歌也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毛詩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毛萇曰清陽眉目之閒）亢音高歌，爲樂之方。（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歌曰：攄予意以引觀兮，繹精靈之所束。（攄散也引大也言精靈有所窘束今將舒繹之也方言曰繹理也）弛緊急之絃張兮，慢末事之骫曲。（言將觀舞故緊急之絃先已張者今廢弛之末事之骫曲者今輕慢之周禮曰弛懸也鄭玄曰弛釋下也說文曰緊纏絲急也蒼頡篇曰骫曲也於詭切言鄭衛之末事而委曲順君之好無益故廢而慢之）舒恢炱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縟。（恢炱廣大之貌苛縟煩數之貌言度之恢炱者更令舒緩體之煩數者使之踈）

（闓楚辭曰收恢台之孟夏兮炱與台古字通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賀多切鄭玄喪服注曰縟數也言舒廣大之度則細體之事不利於德皆踈而闊之）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毛詩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古詩曰蟋蟀傷局促小見之貌）啓泰眞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太眞太極眞氣也否隔不通也言所否閉隔絕使通之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時陰多滯伏陽道壅塞乃作舞宣導之莊子孔子謂老聃曰先生似遺物離人）揚激徵騁清角（激徵清角皆雅曲名琴操曰伯牙鼓琴作激徵之音韓子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贊舞操奏均曲（舞操而奏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樂汁圖徵曰聖人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絃）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雍容閑雅得其大體不相迫劫也協和也鄭玄禮記注曰劫脅也）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言舞人躡鼓以爲節此鼓既陳故志意舒廣）遊心無垠遠思長想（莊子曰乘物以遊心晉灼曰垠崖也）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象形象也謂停節之間形態頓乏如惆悵失志也變態不極不可盡述其形象也）其少進也若翺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兀然而動赴其節度手指目顧皆應聲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王孫子曰衛靈公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韓子曰長袖善舞）駱驛飛散颯擖合并（駱驛不絕貌颯擖屈折貌與曲度相合并也）鶣飄燕居拉揩鵠驚（鶣飄輕貌拉揩飛貌鶣音篇拉音臘）綽約閑靡機迅體輕（綽約美貌閑美閑緩而柔美赴曲機疾體自輕少上林賦曰便娟綽約莊子曰綽約若處子埤蒼曰媚雅也機迅體輕言舞之回折如弩機之發迅）姿絕倫之妙態懷慤素之絜清（神女賦曰懷貞亮之絜清說文曰慤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脩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脩治儀容志操以自顯心志杳冥謂遠而出冥也對問曰鶤翔乎杳冥之上）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乎若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湯湯然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言舞人與志遷化亦如此者容不虛生必有所象也湯音洋）明詩表指嘳息激昂（歌中有詩舞人表而明之指而合節表明也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嘳然太息說文曰

嘳太息也嘳與喟同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今在困戹不自激卬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卬我郎切）氣若浮雲志若秋霜（言既高且絜也）觀者增歎諸工莫當（工樂師也）於是合場遞進按次而俟（遞迭也俟待也言待次第而出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晉灼漢書注曰埒等言鬬巧妙也夸猶美也理謂裝飾也）軼態橫出瑰姿譎起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瑰美也譎異也般鼓之舞載籍無文以諸賦言之似舞人更遞蹈之而爲舞節古新成安樂宮辭曰般鼓鍾聲盡爲鏗鏘張衡七盤舞賦曰歷七盤而屣躡又曰般鼓煥以駢羅王粲七釋曰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俟揄皓袖以振策竦并足而軒跱邪睨鼓下伉音赴節安翹足以徐擊駁頓身而傾折卞蘭許昌宮賦曰振華足以却蹈若將絕而復連鼓震動而不亂足相續而不并婉轉鼓側蜲蛇丹庭與七盤其遞奏覩輕捷之翾翾義並同也說文曰哇諂聲也於佳切咬淫聲也烏交切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兮）摘齊行列經營切儗（指摘行列使之齊整經營往來之貌摘佗歷切相摩切也鄭玄禮記注曰儗猶比也魚里切扱引也言舞人舉引皆有所比擬也廣雅曰扱引也）彷彿神動迴翔竦峙（子虛賦曰若神仙之彷彿說文曰彷彿見不審也）擊不致筴蹈不頓趾（蹈鼓而足趾不頓言輕且疾也）翼爾悠往闇復輟已（言翼然而往闇而復止闇猶奄也古人呼闇殆與奄同方言曰奄遽也）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節（已輟止復迴身旋入舞場逼迫於曲之急節也）浮騰累跪跗蹋摩跌（言舞者之容也浮騰跳躍也累跪進跪貌跗蹋摩跌或反足跗以象蹈或以足摩地而揚跌也鄭玄禮記注曰跗足趾也方于切字書曰跌失蹠也徒結切）紆形赴遠漼似摧折（言要之曲折漼然以摧折紆曲其形以蹋其身也漼折貌七罪切）纖縠蛾飛紛猋若絕（纖縠細縠也蛾飛如蛾之飛也紛猋飛揚貌上林賦曰垂霧縠大戴禮曰食桑者有絲而蛾郭璞爾雅注曰蠶蛾也）超逾鳥集縱弛殟歿（殟歿舒緩貌言舞勢超踰如鳥疾速飛集也縱弛之際又且舒緩弛捨也字林曰鳥踰跳也殟烏骨切歿音沒）蜲蛇姌嫋雲轉飄曶（說文曰委蛇邪行去也姌嫋長貌蜲與逶同於危切蛇音移姌如剡切嫋音弱如雲轉之疾也飄忽如風之疾也毛萇詩傳曰迴風爲飄曶與忽同呼沒切）體如遊龍袖如素蜺（遊龍素蜺喻美麗也宋玉神女賦曰蜺若遊龍從風翺翔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絳幡之素蜺）黎收而拜曲度究畢（言舞將罷徐收斂容態而拜曲度於是究畢蒼頡篇曰邌徐也邌與黎同力奚切曹憲曰瞭眑而拜

（上音戾下居蚓反今檢玉篇目部無此二字）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舞畢退次行列也好色賦曰遷延引身）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言懽情已洽而宴迫於夜故命遣諸客也）擾攘就駕僕夫正策（埤蒼擾攘疾行貌史記曰天下擾攘僕夫執駕者策轡也大戴禮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車騎並狎龍蹤逼迫（狎謂多而相排也龍蹤聚貌龍力董切蹤音揔）良駿逸足蹌捍凌越（駿馬也逸疾也爾雅曰蹌動也蹌捍馬走疾之貌言馬駿逸奔突而走相凌越也）龍驤橫舉揚鑣飛沫（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鑣馬勒旁鐵也馬舉首而橫走動鑣則飛馬口之沫也）馬材不同各相傾奪（傾奪謂馳競也）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絕塵弭轍言馬踰越於塵埃之前以赴車轍如雷霆之聲忽驚忽滅也）蹠地遠羣闇跳獨絕（許慎淮南子注曰蹠蹈也遠出於羣言疾速之甚也鄭玄尚書五行傳曰闇跳行疾貌闇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言馬按足緩步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後往先至遂爲逐末（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爲馳逐者之末也逐者以發足爲本）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鄭玄毛詩注曰洋洋莊敬貌又詩箋云習習和調貌）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言遲速任意也毛詩曰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毛萇曰止馬曰控忌辭也音與家語孔子曰御者同是車馬其所爲進退緩急異也）車音若雷騖驟相及（長門賦曰雷隱隱而響起兮象君之車音言車聲隱隱如遠雷之音相連屬也）駱漠而歸雲散城邑（駱漠駱驛紛漠奔馳之貌中夜車皆歸城邑之中寂然而空有同雲散也）天王燕胥樂而不泆（毛詩曰籩豆有且侯氏燕胥胥皆也皆來相與燕也孝經曰滿而不溢）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文選卷第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音樂下

馬季長長笛賦一首　嵇叔夜琴賦一首

潘安仁笙賦一首　成公子安嘯賦一首

長笛賦并序

（周禮笙師掌教吹笛說文曰笛七孔長一尺四寸今人長笛是也風俗通曰笛滌也蕩滌邪志納之雅正）

馬季長（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容貌有俊才好吹笛爲校書郎順帝時遷南郡太守免與馬皇后親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鄭玄盧植皆其弟子後拜議郎卒）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仲長子昌言曰精核是非議之嘉也說文曰覈考實事也核與覈古字通漢書曰術數者皆羲和卜史之職韋昭曰歷數占術也）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而爲督郵無留事（韋昭辯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殿糾攝之也辯位曰言督郵書掾者郵過也此官不自造書主督上官所下所過之書也史記齊威王語即墨大夫曰自子之居即墨無留事）獨卧郿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漢書右扶風有郿縣平陽鄔聚邑之名也鄔烏古切毛詩曰王餞于郿毛萇曰地名說文曰鄔小障也一曰庳城在阜部服虔通俗文曰營居曰鄔左氏傳荀息曰今號爲不道保於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歌錄曰古相和歌十八曲氣出一精列二魏武帝集有氣出精列二古曲）融去京師（京師謂洛陽也）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王子淵作洞簫賦枚乘未詳所作以序言之當爲笙賦文章志曰劉玄字伯康明帝時官至中大夫作簧賦傅毅字武仲作琴賦）故聊復備數作長笛賦其辭曰

惟鐘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字林曰惟有也戴凱之竹譜曰鐘籠竹名毛詩曰終南何有毛萇曰周之山名尚書大傳曰觀乎南山之陰謂山北）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磎（山海經曰柏山四成郭璞曰成亦重也言九者數之多也爾雅曰山小高曰岑孔安國曰八尺曰仞包氏曰七尺曰仞爾雅曰山瀆無所通谿尸子曰焦原者臨萬仞之谿）特箭槀而莖立兮獨聆風於極危（箭槀二竹名也言似二竹或生而莖立或生於極危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會稽之竹箭焉郭璞方言注曰箭者竹名也鄭玄周禮注曰箭幹謂之槀尚書曰惟箘簵楛鄭玄曰箘簵蒼頡篇曰聆聽也音零）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說文曰潦雨水也鄭玄周禮注曰漱齧也爾雅曰趾足也鄭玄毛詩箋曰團聚貌揣與團古字通徒歡切漢書音義孟康曰揣持也）巔根跱之槷刖兮感迴飈而將頹（巔根根生於巔也作顛根將顛墜也槷刖危貌感觸也爾雅曰颰飄謂之猋猋與飈同頹落也槷吾結切刖五刮切）夫其面旁則重巘增石簡積頵砡（面前也爾雅曰重巘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巘巘曰甑山狀似之因以名也又曰簡大也說文曰頵頭落也五隕切字林曰砡齊頭也牛六切）兀嶁狋㠑傾昊倚伏（兀嶁狋㠑崟峻之貌嶁力于切狋助緇切㠑魚飢切）庨窌巧老港洞坑谷（庨窌巧老深空之貌港洞相通也庨苦交切窌郎交切巧老依字港胡貢切）嶰壑澮峵㟏窞巖寝（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嶰又兩山夾澗也澮峵嶰壑深平之貌鄭玄曰澮所以通水於川也峵音允㟏即坎也周易曰入於坎窞凶王弼曰最處陷底也說文曰窞坎中小坎也徒感切巖深巖也說文曰巖岸也巖寝不平也廣雅曰寝窒也字從穴從復扶福切）運裛穻洝岡連嶺屬（運裛迴旋相纏也穻洝甲曲不平也屬連也穻於孤切洝音按）林簫蔓荊森槮柞樸（說文曰篠小竹也簫與篠通本草經曰蔓荊實味苦森槮木長貌鄭玄毛詩箋曰柞櫟也子落切樸包木也補木切）於是山水猥至渟涔障潰（廣雅曰猥衆也埤蒼曰渟水止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涔漁池也音岑賈逵國語注曰障防也字林曰潰旁決也）頤淡滂流碓投瀺穴（頤淡水搖蕩貌頤胡感切淡徒敢切碓投似碓之所投也說文曰碓舂也都隊切瀺水注聲也字林曰流水行也瀺穴瀺注隙穴也士咸切）爭湍苹縈汩活澎濞（許慎淮南子注曰湍水疾也苹縈迴旋之貌汩活疾貌字林曰澎濞水瀑至聲也苹芳耕切汩古沒切活古活切）波瀾鱗淪窊隆詭戾（爾雅曰大波爲瀾郭璞曰言蘊淪也鱗淪相次貌說文曰窊邪下也窊隆高下貌詭戾乖違貌窊烏瓜切）瀉瀑噴沫犇遯碭突（瀉瀑沸湧貌噴沫跳沫也碭徒郎切）搖演其山動杌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說文曰搖動也賈逵國語注曰演引也張揖注漢書上林賦曰杌搖也字林曰至到也）是以間介無蹊人迹罕到（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趙岐曰介然人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杜預注左氏傳曰介猶間也間介一也蹊徑也言山間隔絕無有蹊徑也漢書曰舟車所不至人迹所不及）猨蜼晝吟鼯鼠夜叫（爾雅曰蜼卬鼻而長尾張揖上林賦注曰蜼似獼猴而大郭璞爾雅注曰鼯鼠一名夷由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寒熊振頷特麚昏髟（振動也方言曰頷頤也胡感切爾雅曰鹿牡麚牝麀也昏視髟髮髦也言或顧視或振髦昏呂夷切髟方妙切）山雞晨羣壄雉晁雊（毛詩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曰雄雞之鳴爲雊壄古野字晁古朝字）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噍噍讙譟（由衍行貌羽獵賦曰噍噍昆鳴噍子由切鄭玄周禮注曰譟讙也）經涉其左右哤聒其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左右謂林之左右國語管子曰四民雜處則其言哤聒雜聲也說文曰聒讙語也）夫固危殆險巇之所迫也（險巇猶傾側也）衆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清風也纖末奮蕱錚鐄謍嗃（方言曰捎動也蕱與捎同所交切謍嗃並謂其仿聲也錚鐄聲也錚士庚切說文曰錚金聲鐄與鍠同音宏字林曰謍小聲也呼盲切埤蒼曰嗃大呼也呼交切）若絙瑟促柱號鍾高調（淮南子曰張瑟者小紘絙大紘緩高氏注曰絙急也楚辭曰絙瑟兮交鼓又曰破伯牙之號鍾王逸曰絙急張紘也博物志曰鑑脅號鍾善琴名）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彭彭咸胥伍子胥也琴操曰尹吉甫周上卿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妾有美色然有邪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求伯奇射殺後妻左傳曰魯哀公夫人姜氏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帝王世紀曰高宗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尸子曰孝己事

（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家語曰曾子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知得免於非乎）攢乎下風，收精注耳。（收精不窺注耳專聽）靁歎頹息，掐膺擗摽。（歎聲若雷息聲若頹也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雷靁與雷古今字也爾雅曰焚輪謂之頹郭璞曰暴風從上下也埤蒼曰掐爪也說文曰膺胷也國語曰無掐膺韋昭曰掐叩也苦洽切魏書程昱傳曰昱於魏武前忿爭聲氣忿高邊人掐之乃止毛詩曰寤擗有摽毛萇曰擗摽拊心貌）泣血泫流，交橫而下。（毛詩曰鼠思泣血禮記曰高子皐之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楚辭曰橫垂涕兮泫流）通旦忘寐，不能自禦。（淮南子曰病疵瘕者通旦不寐鄭玄周禮注曰禦禁也）於是乃使魯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魯宋二國名也淮南子曰魯般古之巧人注公輸班也爲木鳶而飛論衡曰魯班刻木爲鳶飛三日不下爲母作木車木人爲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人謂班母亡翟墨子之名也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垂成大山四起所謂善攻具也必取宋於是墨子見公輸般而止之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凌虛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榱按墨子削竹以爲鵲鵲三日不行韓子云爲木鳶三年不飛一日而敗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後今案其人在七十弟子後也）蹉纖根，跋篾

文十八　四　乙丑重刊　王才

縷。（言以足蹉蹋纖根又跋蹋細縷也蹉七何切一作搓埤蒼曰搓擲也方言曰篾小也縷言細似縷也上林賦曰布結縷顏監注蔓生着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相結故名縷今俗呼鼓箏草而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因以名彼雖草名抑亦義兼似縷也）膺陗阤，腹陘阻。（言以膺服於陗阤而腹突於陘阻也淮南子曰岸陗者必阤許慎曰陗峻也七笑切阤落也直紙切字林曰阤小崩也爾雅曰山絕陘郭璞曰連山中斷也陘音刑）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彠矩。（聲類曰挑決也鄭玄毛詩箋曰挑支落之佗堯切說文曰摹規也莫奴切彠亦矱字王逸楚辭注曰矱度也矩法也彠於縛切）夔襄比律，子棊協呂。（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鄭玄周禮注曰比次也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六律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曠晉樂太師子野也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十二畢具，黃鍾爲主。（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爲律伶倫制十二筩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以比黃鍾之宮故黃鍾宮律之本也高誘曰六律六呂各有管也故曰十二筩漢書律歷志曰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者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陽取竹解谷生其薄厚均者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鍾之律本氣至則應六律六呂者述十二月之音氣也

黃鍾律呂之長故曰爲主）撟揉斤械，剸掞度擬。（蒼頡篇曰撟正也鄭玄周禮注曰揉謂以火撟也如酉切說文曰斤斫木又曰械治也字林曰剸裁也大丸切又曰剡銳也周易曰掞木爲矢掞與剡音義同度擬量度比擬也）鏓硐隤墜，程表朱裏。（說文曰鏓大鑿中木也然則以木通其中皆曰鏓也蘇董切廣雅曰硐磨也音動說文曰隤墜也徒雷切爾雅曰墜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定名曰笛，以觀賢士。（以其滌穢故可觀士）陳於東階，八音俱起。（儀禮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階東周禮曰播之以八音孔安國注曰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食舉雍徹，勸侑君子。（食舉謂進食於天子而設樂食竟奏詩之樂以徹食徹去也蔡雍禮樂志曰天子中樂殿中食舉樂也周禮曰及徹而歌徹鄭玄曰歌之者歌雍也周禮曰王以樂侑食鄭玄曰侑助也）然後退理乎黃門之高廊。（漢書音義如淳曰令樂家五日一習爲理樂桓譚新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重丘宋灌，名師郭張。（漢書曰平原郡有重丘縣名師有名師也宋灌郭張皆其姓也）工人巧士，肄業脩聲。（工樂人也巧伎巧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於是遊閒公子，暇豫王孫。（史記曰宛孔氏有遊閒公子之名國語優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韋

文十八　五　乙卯重刊　曹俗

昭曰閒暇也服虔曰諸公閒遊戲若依服解閒當工莧切韋昭曰優游閒暇也按史記貨殖傳有遊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此則韋說勝閒音閑豫樂也）心樂五聲之和，耳比八音之調。（左氏傳曰五聲六律杜預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乃相與集乎其庭，詳觀夫曲胤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胤亦曲也字或爲引蔡雍琴操有思歸引衛女之所作富謂聲之富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紛葩盛多貌）波散廣衍，實可異也。（毛萇詩傳曰衍溢也）掌距劫遌，又足怪也。（言聲之相逆遌也說文曰掌柱也鄭玄禮記注曰劫脅也郭璞穆天子傳注曰遌觸也五故切）啾咋嘈啐，似華羽兮絞灼，激以轉切。（蒼頡篇曰啾衆聲也鄭玄周禮注曰咋咋然聲大也仕白切埤蒼曰嘈啐聲貌嘈音曹啐才喝切鶡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絞灼激聲相繞激也切猶磨切也）震鬱怫以憑怒兮，耾碭駭以奮肆。（楚辭曰怫鬱兮弗陳王逸曰蘊積也怫扶弗切左氏傳蹶由曰今君震雷憑怒杜預曰憑大也埤蒼曰耾聲貌碭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氣噴勃以布覆兮，乍跱蹠以狼戾。（蒼頡篇曰噴吒也普寸切或作憤扮）

（粉切勃盛貌布覆周布四覆也跱𧿪言其聲跱立如有所𧿪蹋也狼戾乖背也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靁叩鍜之岌峇兮正瀏溧以風冽（言音如靁之叩鍜岌峇爲聲也蒼頡篇曰鍜椎也都亂切岌苦協切峇苦合切漢書音義孟康曰瀏清也毛萇詩傳曰溧寒也說文曰冽清也瀏溧清涼貌冽寒貌）薄湊會而凌節兮馳趣期而赴躓（凌乘也節曲節也趣向也期會也躓謂顛仆也）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水又象飛鴻（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河琴道曰伯夷操似鴻鴈之音）氾濫溥漠浩浩洋洋（氾濫任波搖蕩之貌說文曰氾濫也上林賦曰汎淫氾濫溥漠以翰撫水之貌謂飛鴻之狀也）長矕遠引旋復迴皇（孟康漢書注曰矕視也莫干切廣雅曰引伸也李尤七疑曰迴皇競集）充屈鬱律瞋菌碨抰（皆衆聲鬱積競出之貌屈音掘瞋尺鄰切菌去倫切碨於迴切抰烏郎切）酆琅磊落駢田磅唐（衆聲宏大四布之貌酆普耕切琅力耕切磅唐廣大盤礴也宋玉笛賦曰磅唐千仞）取予時適去就有方（莊子曰去就取予能知六者塞道者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毛萇詩傳曰方則也）洪殺衰序希數必當（鄭玄周禮注曰殺減也所屆切左氏傳魏獻子曰遲速衰序杜預曰衰差序次也衰楚危切）微風纖妙若存若亡（老子曰若存若亡）藎滯抗絕中息更裝（方言曰燼餘也藎與燼同在進切喪服子夏傳曰抗極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調更裝而奏之）奄忽滅沒瞱然復揚（方言曰奄遽也瞱盛貌）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聊慮固護精心專一之貌說文曰擅專也）漂凌絲簧覆冒鼓鍾（漂凌謂漂蕩凌駕也覆冒謂掩覆冠冒也風俗通曰簧笙中簧也大笙謂之簧）或乃植持縼纆佁儗寬容（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縼纆也說文曰縼以長繩繫牛也徐絹切漢書音義張晏曰二股謂之糾三股謂之纆佁儗寬容之貌佁敕吏切儗五吏切）簫管備舉金石並隆（毛詩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鍾鄭玄禮記注曰隆盛也）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呂氏春秋曰舜以夔爲樂正於是正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杜預左氏傳注曰八風八方之風金乾主磬其風不周石坎主鼓其風廣莫革艮主笙其風明庶匏震主簫其風條竹巽主柷敔其風清明木離主瑟琴其風景絲坤主鍾其風涼土兌主塤其風閶闔）律呂既和哀聲

五降（左氏傳醫和對晉平公曰先王之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杜預曰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也）曲終闋盡餘絃更興（鄭玄禮記注曰闋終也苦穴切）繁手累發密櫛疊重（左氏傳醫和曰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不聽也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記傳所謂鄭衛之聲謂此也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雜樂姦聲以濫溺而不止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言鄭衛之聲煩手雜也密櫛密如櫛也毛詩曰其比如櫛）蹈蹴攢仄蜂聚蟻同（蹈蹴迫蹙貌攢仄攢聚貌埤蒼曰蹈蹋地聲也字林曰蹴踖不進蹈音複蹴子六切）衆音猥積以送厥終然後少息暫怠雜弄間奏易聽駭耳有所搖演（言變易人之視聽也搖動也演引也言有所動引於心）安翔駘蕩從容闡緩（毛萇詩傳曰閒代也莊子曰惠施之材駘蕩而不得駘蕩安翔貌蒼頡篇曰闡開也漢書曰闡諧慢易之音作）惆悵怨懟窳圔窴赦（字林曰懟怨也窳圔聲下貌圔於洽切窴赦聲緩也窴恥葦切赦女善切）聿皇求索乍近乍遠（聿皇疾貌）臨危自放若頹復反蚡緼繙紆經冤蜿蟺（蚡緼繙紆聲相糾紛貌蚡扶云切緼於文切經冤蜿蟺盤屈搖動貌鄭玄曰蜿委也經音因蜿於阮切蟺音善）笢笏抑隱行入諸變（笢笏抑隱手循孔之貌毛萇詩傳曰行往也鄭玄周禮注曰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絞槩汩湟五音代轉（絞槩汩湟音相切摩貌言聲相絞槩如水之聲汩湟水流貌絞古巧切槩古愛切汩于筆切湟音黃）挼拏捘臧遞相乘邅（說文曰挼摧也奴迴切蒼頡篇曰拏捽也引也奴家切廣雅曰捘按之也子濆切臧猶抑也邅邅迴也張連切一云邅當爲蹍司馬彪莊子注曰蹍蹈也女展切）反商下徵每各異善（反商猶變商也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琴道曰下徵七絃揔會樞極沈約宋書曰下徵調法林鍾爲宮南呂爲商涯云第三孔也本正聲黃鍾之羽今爲下徵之商也）故聆曲引者觀法於節奏察變於句投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廣雅曰聆聽也引亦曲也蔡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琴引者秦時倡屠門高之所作也禮記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說文曰逗止也投與逗古字通音豆投句之所止也）聽簉弄者遙思於古昔虞志於怛惕以知長戚之不能閒居焉（簉弄蓋小曲也說文曰簉倅字如此毛萇傳曰怛怛惕惕憂勞也閒音閑）故

論記其義協比其象徬徨縱肆曠漾敞罔老莊之槩也（老子已見遊天台賦。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其言汪洋自恣，其適己也。曠，若廣切。敞罔，大貌。槩，猶節也。）溫直擾毅孔孟之方也（尚書曰：皐陶曰：擾而毅，直而溫。言正直而有溫和也。溫和正直，柔而能毅也。史記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姓孔氏，魯昌平鄉陬邑人。又曰：孟軻，鄒人也。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激切明朗，清而能厲。厲，列也。莊子曰：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之。卞隨曰：非吾事也。湯又因瞀光而謀之，瞀光曰：非吾事也。湯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曰：再來漫我以其辱行，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乃負石而自沈廬水。高士傳曰：湯伐桀，求道于卞隨，隨不應。及滅，讓於卞隨，隨曰：君以我爲食天下，遂投廬水而死。湯又讓務光，光亦投水而死。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牢剌拂戾諸賁之氣也（牢剌，牢落乖剌也。說文曰：剌，戾也。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鱄諸抽劍剌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節解句斷管商之制也（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任政於齊。又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秦封之於商，號商君。）條決繽紛申韓之察也（言科條能分決，繽紛能整

理也。史記曰：申不害者，京人也。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又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見韓稍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乃觀王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說林十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與之游，死不恨。）繁縟駱驛范蔡之說也（辭旨繁縟，又相連續也。說文曰：縟，彩飾也。范雎、蔡澤，並辯士也。范雎已見西京賦，蔡澤見歸田賦。）剺櫟銚𩞄哲龍之惠也（剺櫟銚𩞄，皆分別節制之貌。剺音棃，櫟音歷，銚他堯切，𩞄胡麥切。左氏傳曰：鄭駟歂殺鄧哲而用其竹刑。杜預曰：鄧哲，鄭大夫也。史記曰：公孫龍，趙人，爲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曰：汝南西平縣有淵水，可用淬刀劒，特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以爲堅，白以爲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也。）上擬法於韶箾南籥（左氏傳昭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魯人爲奏四代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哉。杜預曰：舜樂也。音簫。又曰：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杜預曰：象箾，舞者所執。南籥，舞也。文王樂也。南，言文王化自北而南，謂從岐周被江漢也。爾雅釋樂曰：大籥謂之産。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曰：七孔。箾音簫。）中取度於白雪渌水（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作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渌水之趣。高誘曰：渌水，古詩。）下采制於延露巴人（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是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毛萇詩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鄙，陋也。呂氏春秋曰：愚智勇懼，可得而知。）魚鼈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申鵄眡狼顧拊譟踴躍（鹽鐵論曰：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淮南子曰：鴟視而狼顧。熊經而鳥申，此養形之人也。莊子音義曰：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各得其齊人盈所欲（禮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齊，分限也。在細切。）皆反中和以美風俗（禮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漢書王尊曰：廣教化，美風俗。）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言各反其常性也。屈平，屈原也。必適樂國而求仕，不沈湘流以殞身也。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人，同姓，爲懷王左司徒，爲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譖平。及懷王卒，襄王立，又爲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襄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南，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因投汨羅以死也。今言屈平聞此笛聲，即還之楚國，不投汨羅而死。下他皆放此。毛詩曰：適彼樂國。左氏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皆隱。遂死。而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澹臺

載尸歸皐魚節其哭（博物志曰：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鼈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對曰：生爲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韓詩外傳曰：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則皐魚也。披褐擁劒，哭於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以後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仕無成，二失也。少擇交遊，寡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反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孔子謂弟子曰：識矣。於是門人辭歸養親者一十三人。）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左傳曰：莊十二年，長萬，南宮萬也。弑宋閔公於蒙澤。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南宮氏，長萬名也。左傳曰：桓十二年傳云：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辛卯，殺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注曰：公子達，魯大夫。復，重本爲昭公所惡，而復殺君，重也。昭公，鄭莊公子忽。姓高，渠彌名也。鄭家大將，欲爲卿。）蒯聵能退敵不占成節鄂（左傳曰：定十四年，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太子奔宋。至哀公二年，衛靈公卒，而立蒯聵之子輒爲衛侯。晉趙鞅乃納蒯聵于戚。至哀三年，衛石姑帥師圍之。父子爭國，爲讎敵也。韓詩外傳云：不占，陳不占也。齊人崔杼弑莊公，陳不占聞君有難，將往赴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其僕曰：敵在數百里外，而懼怖如是，雖往，其益乎？占曰：死君

（之難義也無勇私也乃驅車而奔之至公門之外聞鼓戰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謂不占無勇而能行義可謂志士矣愕直也從邑者乃地名也非此）
（所施也字林曰鄂直言也謂節操蹇鄂而不怯懦也）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楚辭曰露新夷死林
薄王逸曰草木交曰薄）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
處士脩其道）鱏魚喁於水裔仰駟馬而舞玄鶴（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淫魚出聽瓠
巴鼓琴而六馬仰沫淮南子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注曰瓠巴楚人也亦善於瑟淫魚出頭於水而聽之淮南子水濁則魚噞喁政苛則人亂注楚
人噞喁魚出頭也淮南子伯牙鼓琴而鳴馬仰秣即頭去謂馬笑韓子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尚書大
傳曰虞舜歌樂曰和伯之樂舞玄鶴）于時也縣駒吞聲伯牙毀絃（孟子淳于髡曰昔縣駒處高唐
而齊右善歌伯牙已見上）瓠巴聑柱磬襄弛懸（列子曰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孫卿子曰昔瓠巴鼓琴潛魚出
聽江遂文釋曰瓠巴齊人也說文曰聑安也丁篋切論語曰擊磬襄入于海周禮曰大憂令弛懸鄭玄曰弛釋下也懸鍾格也）留眂睞
眙累稱屢讚（字林曰睞直視貌蒼頡篇曰睞直下視貌丑庚切字林曰眙驚貌勑吏切）失容墜席摶

文十八　十　王大有

拊雷抃（廣雅曰摶擊也說文曰抃撫手也雷抃聲如雷也）僬眇睢維涕洟流漫（僬眇睢維
目開合之貌僬子小切方言曰眇小也亡小切聲類曰睢大視也字林曰睢仰目也許惟切字林曰維持也周易曰齎咨涕洟王弼曰齎咨嗟歎之
聲也說文曰洟鼻液也勑計切）是故可以通靈感物寫神喻意（喻曉也禮記曰樂和故萬物皆
化言可以通於神靈感致萬物舒寫精神曉喻志意也）致誠効志率作興事（致極也効驗也尚書咎繇
曰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孔安國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事當愼汝法度敬其職也）溉盥汙濊澡雪垢
滓矣（毛萇詩傳曰溉滌也古載切本或爲槩音義同禮記曰食於簋者盥亦滌也公緩切說文曰濊水多也澡洗手也莊子曰澡雪而精
神高誘淮南子注曰雪拭也說文曰滓澱也滓壯里切澱音殿）昔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庖羲即伏
羲也琴操曰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天眞也淮南子曰神農之初作瑟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也）女媧制簧暴
辛爲塤（禮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女媧作簧暴辛爲塤宋均曰女媧黃帝臣也暴辛周平王時諸侯作塤有三孔郭璞爾雅注
曰塤燒土爲之大如雞卵塤虛袁切）倕之和鍾叔之離磬（禮記曰垂之和鍾叔之離磬鄭玄曰垂堯之共工也）

（世本曰叔舜時人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或鑠金礱石華睆切錯（皆理器之名也樂汁圖徵曰鑠金爲
鍾四時九乳鑠金雖出樂緯此金謂黃金揔飾衆器非止鍾也賈逵注傳曰消鑠也說文曰金有五色黃爲長鑠與爍同國語張老曰天子之室斲
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韋昭曰礱磨也力東切禮記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鄭玄曰華畫也說者以睆爲刮節目也睆胡綰切爾雅曰骨謂之切犀
謂之剒毛萇詩傳曰治骨曰切尚書曰錫貢磬錯孔安國曰治玉曰錯）丸挻彫琢刻鏤鑽笮（韓詩曰松
栢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栢然則丸取也漢書音義如淳曰挻擊也舒連切一作埏老子曰埏埴以爲器河上公注曰埏和也埴土也和土爲食飲之器
也淮南子曰陶人克埏埴許重曰埏抒也埴土爲也爾雅玉謂之彫石謂之琢郭璞曰治玉石也爾雅曰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郭璞曰治器之名也
說文曰鑽所以穿也又曰鑿穿木也國語臧文仲曰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韋昭注爲笮而賈逵注爲鑿然笮與鑿音義同也鑽子丸切）窮
妙極巧曠以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解嘲曰曠以日月）唯笛
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天姿天然之姿也）蓋亦簡
易之義賢人之業也（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

七百八十六　文十八　十一　戊申重刊劉彥中

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此言簡易不煩劇也）若然六器者猶以二皇聖
哲黈益（六器琴瑟簧塤鍾磬淮南子曰二皇鳳至於庭高誘曰二皇伏羲神農也聖哲謂女媧暴辛垂叔之流黈猶演也佗斗切）
況笛生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
不讚悲夫（說文曰裨益也婢移切）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
其引妙（尚書曰庶邦庶士風俗通曰笛武帝時丘仲所作）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
人伐竹未及已（風俗通曰笛元羌出又有羌笛然羌笛與笛二器不同長於古笛有三孔大小異故謂之雙笛）龍
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見胡鍊切已謂龍也）剡其上孔通
洞之裁以當適便易持（麤麤者曰適細者曰枚言裁笛以當適故便而易持也適馬策也竹瓜切裁或爲材）
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
謂商聲五音畢（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漢武帝時人也修易尤好鍾律知五聲然京房修易故曰易京笛本四孔京加

（一孔於下爲商聲故謂五音畢沈約宋書曰笛京房備其五音言易京者猶如莊周蒙人謂蒙莊及磬襄宋翟之比）

琴賦并序

（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是舜歌也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惡歸於正道故謂之琴）

嵇叔夜

（臧榮緒晉書曰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幼有奇才博覽無所不見拜中散大夫以呂安事誅）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杜預左氏傳注曰翫習也）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文子曰夫物盛則衰）滋味有猒而此不勸（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左氏傳閻沒女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猒而已說文曰猒從甘田犬會意字也）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管子曰導血氣而求長年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孟子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毛詩序曰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申也尚書曰詩言志）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淮南子曰晚世風流俗敗禮義廢仲長子昌言乘此風頹此流而下走誰復能爲此限者哉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高誘戰國策注曰麗美麗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趣意也禮記曰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桓譚新論曰八音廣博琴德最優馬融琴賦曰曠三奏而神物下降何琴德之深哉）故綴叙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毛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萇曰椅梓屬也史記曰龍門有桐樹高百尺無枝堪爲琴）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披開也重壤謂地也泉壤稱九故曰重也毛萇詩傳曰誕大也載生也爾雅曰北極北辰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驤上也驤與襄同）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謂包含天地醇和之氣引日月光明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說文曰蕤草木花貌汝誰切）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納藏也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又曰入于虞淵是謂黃昏高誘曰視物黃也晞乾也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身乎九陽王逸曰九陽謂九天之崖也）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論語子曰我待價者也價者物之數也康安也）

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磪嵬岑嵓（盤曲紆屈隱幽深邃也崔嵬高峻之貌岑嵓危嶮之形字林曰嵓山巖也）亙嶺巉巖岞崿嶇崟（皆山石崖巘嶮峻之勢）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偃蹇高貌言高在上偃蹇然如雲覆下也）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巍巍高大貌廣雅曰秀出也）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蒸氣上貌言山能蒸出雲以沾潤萬物播布也孔子曰夫山者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閒說文曰津液也溜水流也）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觝至也隈水曲也彪休怒貌）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瀄汩澎湃蜑蟺相糾（瀄汩去疾貌澎湃相戾之形也蜑蟺展轉也糾繚也蜑於阮切蟺音善糾巳蚪切）放肆大川濟乎中州（肆猶縱也中州猶中國也）安回徐邁寂爾長浮（安回波靜遠去象上林賦曰安翔徐回又曰寂漻無聲）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說文曰澹水搖也）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廣雅曰奧藏也毛萇詩傳曰宇居也）珍怪琅玕瑤瑾翕赩（高唐賦曰珍怪奇偉尚書曰球琳琅玕皆美玉名說文瑾玉名翕赩盛貌詩傳曰赩赤色貌）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蒼頡篇曰奐散貌衍溢也）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楚辭曰春蘭兮秋菊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木焉其狀如棠而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御水人食之使不溺）涓子宅其陽玉

醴涌其前（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术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釣於澤得符鯉魚中隱於宕山能致風雨造伯陽九山法淮南王少得文不能解其音旨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揚雄泰玄賦曰茹芝英以禦飢飲玉醴以解渴宋玉笛賦曰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爾雅曰謐靜也微微幽靜也）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東都主人曰闕庭神麗）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周易曰遯世無悶列子曰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爲樂也曰天地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爲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年九十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復何憂乎孔子曰能自寬也班固漢書曰漢興有東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時避世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即四皓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四皓皆河內軹人一曰在汲）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飛梁橋也甘泉賦曰歷側景而絕飛梁）援瓊枝陟

峻崿以遊乎其下（莊子曰南方生樹名瓊枝）周旋永望邈若凌飛（言若鳥之凌飛左氏傳史克曰奉君以周旋）邪睨崑崙俯闞海湄（說文曰睨邪視也崑崙山名也闞視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漢書有蒼梧郡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溉其山韓詩曰周道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高士傳曰堯讓位於許由由辭曰鷦鷯巢在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隱乎沛澤堯讓不已於是遁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死因葬於箕山之巔十五里堯因就封其墓號曰箕公子仲武陽城槐里人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西京賦曰赫昈昈以弘敞爾雅曰愷慷樂也史記曰穆天子見西王母樂之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軒轅黃帝也遺音謂琴也）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山海經曰騩山神耆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音郭璞曰耆童老童也顓頊之子山海經曰顓頊生老童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騩山在三危西九十里）顧茲

梧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莊子曰不以身假物）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說文曰斲斫也張衡應問曰可剖其孫枝鄭玄周禮注曰孫竹枝根之末生者也蓋桐孫亦然）至人攄思制爲雅琴（莊子曰不離於眞謂之至人又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郭象曰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劉向有雅琴賦）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孟子曰離婁黃帝時人黃帝亡其玄珠使離婁索之能視百里之外見秋毫之末離子離朱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外桉愼子爲離珠周禮禁督逆祀者鄭玄曰督正也字書曰督察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夔襄薦法般倕騁神（夔及師襄班垂並已見上文）鎪會裛厠朗密調均（鎪會謂鎪其縫會也裛厠謂裛纏其塡厠之處也說文曰裛纏也廣雅曰厠間也）華繪彫琢布藻垂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繪會五彩也胡憒切）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犀象二獸名翠綠二色也）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列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神蛾止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時有好女夜至自稱我與君作妻道蠶狀客與俱蠶得百頭繭皆如甕繅繭六十日乃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如淮南子曰譬若鍾山之玉許愼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

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西京雜記曰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爲龍螭鸞鳳古賢列女之像）伯牙揮手鍾期聽聲（廣雅曰揮動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太山湏臾志在流水子期曰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賞音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聽伯牙鼓琴每奏鍾期輒窮其趣伯牙捨琴而嘆曰善哉子之聽夫志相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華容灼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說文曰灼明也又曰爚火光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篇以聽鳳凰之音以比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韓子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撅下而不成曲或曰成連古之善音者琴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先生曰吾能傳曲而不能移情吾師有方子春善於琴能作人之情今在東海上子能與我同事之乎伯牙曰夫子有命敢不敬從乃相與至海上見子春受業焉）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王逸楚辭注曰憀亮聲清徹貌亦與聊字義同）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

（諮驗也）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廣雅曰踸踔無常也磥硌壯大貌磥與磊同力罪切）固以和昶而足耽矣（廣雅曰昶通也耽兩切）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白雪五十弦瑟樂曲未詳韓子曰昔衛公之晉於濮水上宿夜有鼓新聲者召師涓撫琴寫之公遂之晉晉平公曰試聽之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舞再奏而列三奏延頸鳴舒而舞音中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師曠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之大風起天雨隨之此言感天地清角爲勝宋玉對問曰其爲陽春白雪韓子師曠曰清徵之聲不如清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廣雅曰奕奕盛貌王逸楚辭注曰岌岌高貌）沛騰遌而競趣翕韡曄而繁縟（韡曄盛貌繁縟聲之細也郭璞爾雅注曰遌相觸遌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已見上文）怫愲煩冤紆餘婆娑（怫愲煩冤聲蘊積不安貌怫扶味切愲音渭風賦曰勃鬱煩冤上林賦曰紆餘委蛇）陵縱播逸霍濩紛葩（言聲陵縱播布而起霍濩然似水聲紛葩開張貌霍濩盛貌魯靈光殿賦曰霍濩燐亂）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乎泰素（含顯媚之聲以送曲終也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軒長廊之有牕）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子虛賦曰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紛翠粲兮紈素聲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璀粲字雖不同其義一也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縭郭璞曰令之香纓也）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毛萇詩傳曰閑習也）觸批如志唯意所擬（說文曰批反手擊也與撓同蒲結切如志謂如其志意）初涉淥水中奏清徵（淥水已見上文韓子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鶴二八集廊門）雅昶唐堯終詠微子（七略雅暢第十七曰琴道曰堯暢逸又曰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昶與暢同又曰微子操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寬明弘潤優遊

七百六十六　文十八　十六　壬子重刊　刘昭

躇跱（躇跱躊躇踈跱）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楚辭曰翔江洲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吟也漢書曰李延年善歌爲新變之聲）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爾雅曰扶搖風也莊子曰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史記曰瀛洲海中神山也列子曰勃海之中有山曰瀛洲莊子列子御風泠然者風仙也劉向上列子表曰列子者鄭人與鄭繆公同時漢書曰列子名禦寇先莊子莊子稱之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鄭玄曰餐夕食也說文曰餐吞也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朝霞陵陽子明經曰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廣雅曰薄至也）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莊子有齊物篇楚辭曰漠靈靜以恬愉澹無爲而自得服鳥賦曰縱軀委命不私與己）激清響以赴會何之綢繆（會節也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毛詩傳曰綢繆猶纏縣也）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引亦曲也半在半罷謂之闌）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洛神賦曰攘皓腕於神滸）飛纖指以馳騖紛𠆧譶以流漫（𠆧譶聲多也𠆧不及也師立切說文曰譶疾言也徒合切）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廣雅曰盤桓不進貌從容舉動也毓與育同）闥爾奮逸風駭雲亂（闥疾貌七發曰波湧而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牢落猶遼落也洞簫賦曰翩綿連以牢落劉歆遂初賦曰過句注而凌厲上林賦曰布濩宏澤甘泉賦曰半散照爛粲以成章）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豐融盛貌風賦曰被麗披離斐韡明貌斐數尾切韡于鬼切風賦曰眴奐粲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廣雅曰英美也）或閒聲錯糅狀若詭赴（言其狀若詭詐而相赴也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雙美並進駢馳翼驅（駢併也翼疾貌蒼頡篇曰隨後曰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左傳吳公子季札聞歌頌曰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杜預曰倨傲也居預切）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左氏傳曰武城人斷其後之木而不殊漢書音義曰殊猶絕也）時劫掎以慷慨或怨媠而躊躇（說文曰掎偏引也媠嬌也子庶切或作姐古字通假借也姐子也切韓詩曰愛而不

文十八　十七　乙卯重刊　曹侖

（見搔首躊躇躊躇猶躑躅也）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言扶疏四布也）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參譚相隨貌參七感切譚徒感切一音並依字攢仄聚聲長笛賦曰踾踧攢仄）從橫駱驛，奔遯相逼（魯靈光殿賦曰從橫駱驛）拊嗟累讚，閒不容息（淮南子曰時之反側間不容息高誘曰不容氣息促之甚也）瓌豔奇偉，殫不可識（高唐賦曰譎詭奇偉不可究陳）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說文曰閑雅也毛萇詩傳曰都閑也）清和條昶，案衍陸離（案衍不平貌上林賦曰陰淫案衍之音衍弋戰切廣雅曰陸離參差也）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毛萇傳曰婉然美貌委蛇聲長貌鄭玄毛詩箋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會節會也邀要也）譻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蒼頡篇曰譻譻鳥聲也琴道曰操似鴻鴈詠之聲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詠若離鵾鳴姑耶）紛文斐尾，慊縿離纚（紛文斐尾文彩貌慊縿離纚羽毛貌）微風餘音，靡靡猗猗（靡靡順風貌猗猗眾盛貌）或摟挽櫟捋，縹繚潎冽（摟挽櫟捋皆手撫絃之貌爾雅曰摟牽也劉熙孟子注曰摟牽也力頭切說文曰挽反手擊也廣雅曰櫟擊也毛詩曰薄言捋之傳曰捋取也縹繚潎冽聲相糾激之貌說文曰繚纏也上林賦曰轉騰潎冽潎冽水波浪貌言聲似也）輕行浮彈，明嫿䁥慧（說文曰嫿靜好也䁥察也七祭切）疾而不速，留而不滯（左氏傳吳公子札觀頌曰處而不底行而不流淮南子曰流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眾葩敷榮曜春風（古本葩字爲此蘤郭璞三蒼爲古花字今讀音于彼切字林音于彼切張衡思玄賦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蘤鳴鶴交頸雎鳩相和以韻推之所以不惑）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字書曰贍足也封禪書曰豈不善始善終哉毛詩曰高朗令終令善也）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西京賦曰盡變態乎其中）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纂要曰一時三月謂之三春九十日謂之九春西京賦曰麗服揚菁）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毛詩曰雖有兄

弟不如友生又曰以遨以遊說文曰嬉樂也）涉蘭圃，登重基（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之基）背長林，翳華芝（甘泉賦曰登夫鳳皇而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楚辭曰竊賦詩之所明王逸曰賦鋪也）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樂動聲儀孔子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歸田賦曰百卉滋榮）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重華謂舜也琴道曰舜操者昔虞舜聖德玄遠遂升天子喟然念親巍巍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邊讓章華臺賦曰蘭肴山竦椒酒淵流毛詩曰旨酒思柔醇厚也）進南荊，發西秦（南荊即荊豔楚舞也古妾薄命行歌曰齊謳楚舞紛紛漢書有秦倡員）紹陵陽，度巴人（宋玉對問曰既而曰陵陽白雪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然集所載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又對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始曰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眾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廣陵等曲今並猶存未詳所起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傅玄琴賦曰馬融譚思於止息魏武帝樂府有東武吟曹植有太山梁甫吟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謠歌謳吟之曲名也然引應及傅者明古有此曲轉以相證耳非嵇康之言出於此也佗皆類此）飛龍鹿鳴，鵾雞游絃（漢書曰房中樂有飛龍章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也蔡邕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古相和歌者有鵾雞曲遊絃未詳）更唱迭奏，聲若自然（高唐賦曰更唱迭和）流楚窈窕，懲躁雪煩（言流行清楚窈窕之聲足以懲止躁競雪蕩煩懣也懲直陵切）下逮謠俗，蔡氏五曲（歌錄曰空侯謠俗行蓋亦古曲未詳本末俗傳蔡氏五曲遊春淥水坐愁秋思幽居也）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閒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琴操曰王襄女漢元帝時獻入後宮以妻單于昭君心念鄉土乃作怨曠之歌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歌辭曰楚妃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令歎詠聲永世不絕疑必爾也相鶴經曰鶴一舉千里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歎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鶴一舉千里故名千里別鶴也崔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將爲之改娶

（聞之中夜起聞鶴聲倚戶而悲牧子聞之愴然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後人因以爲樂章也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遣已見上文）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莊子老聃曰其居也淵而靜）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說文曰吝亦貪惜也）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周易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莊子曰判天下之美析萬物之理）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琴之聲應侯曰今琴一何怨也賈子曰張急調下使之怨也夫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良材而卑官之能無怨乎蔡邕月令章句曰凡絃之緩急爲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縵則濁）間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間遼謂絃間遼遠也絃長謂徽闊而絃長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琴瑟之體間遼而音埤義與此同鄭玄周禮注曰庳短也音婢傅毅雅琴賦曰時促均而增徽接角徵而控商）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禮記曰絜靜精微易教也孝經曰昔者先王有至德要道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

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說文曰泄除去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字林曰慘毒也漢書音義郭璞曰愀變色貌說文曰愴傷也憯七感切慘七敢切愀七小切）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字林曰懊咿內悲也列子曰喜懼抃舞不能自禁懊於六切咿音伊）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懽釋抃舞踊溢（說文曰欨笑貌也況于切）留連瀾漫嗢噱終日（服虔通俗篇曰樂不勝謂之嗢噱嗢烏沒切噱巨略切）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悆淑穆玄真（廣雅曰悆養樂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莊子曰虛靜恬惔者道德之至也又曰棄事則形不勞）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又曰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列子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仁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論語曰比干諫而死莊子盜跖曰尾生與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高誘注淮南子曰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不至而水溺死）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高誘曰惠施宋人仕魏爲惠王相漢書曰萬石君奮恭謹舉朝無比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建郎中令奏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譴死矣其爲謹雖佗皆如是服虔曰作馬字下四而爲五建上書奏誤作四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策數馬舉手曰四馬孔安國曰訥遲鈍也）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又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揔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禮記曰樂其感人深）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孔安國曰屏除也）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說文曰謳齊歌也淮南子曰淄澠之水合狄牙嘗而知之）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山海經曰朝陽之谷有神名曰天吳是爲水伯其形首足尾並人面而色青楚辭曰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舞

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說文曰鸑鷟鳳屬神鳥也國語曰周文王時鸑鷟鳴於岐山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列女傳曰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於漢皐見之聘之橘柚張衡南都賦曰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衆類（禮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應地此則樂者天之和也洞簫賦曰蟋蟀蚸蠖蚑行喘息垂喙蛩轉瞪瞢忘食說文曰蚑行也凡生之類行皆曰蚑）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懿美也傅毅雅琴賦曰明仁義以厲己故永御而密親）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劉向雅琴賦曰游予心以廣觀且德樂之愔愔韓詩曰愔愔和悅貌聲類曰和靜貌）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能盡雅琴唯至人兮（賈逵曰唯獨也）

笙賦（周禮笙師掌教笙。鄭衆曰：笙十三簧。爾雅曰：大笙謂之簧。郭璞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白虎通曰：笙者，太蔟之氣，衆物之生也。）

潘安仁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河汾二水名也。漢書曰：汾水出汾陽北山。又曰：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崔豹古今注曰：匏，瓠也。有柄曰懸匏，可爲笙。曲沃者尤善。）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漢書魯國有鄒縣，有汶陽縣。杜預曰：汶水太山出萊蕪縣。說文曰：篠，小竹。戴凱之竹譜曰：篠出魯郡，堪爲笙也。）若乃縣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鄭玄毛詩箋曰：隅，角也。說文曰：隈，曲也。）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猶簡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周禮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鄭司農曰：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剫生簳，裁熟簧。（剫割也。）

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謚，厭焉乃揚。（鄭玄毛詩箋曰：泄，出也。厭，猶揜也。於頰切。亦作擪，謂指擪也。）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長門賦曰：聲幼要而復揚。）各守一以司應，統大匏以爲笙。（言其管各守一聲，以主相應。統，攝也。鄭玄禮記注曰：魁，猶首也。大魁，謂匏首插定所也。苦回切，今古怪切。）基黃鍾以舉韻，望鳳儀以擢形。（毛萇詩傳曰：基，本也。漢書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黃鍾，律呂之長，故言基也。說文曰：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尚書曰：鳳皇來儀。）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列管以象鳳翼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鸞鳳類，故通言之。）如鳥斯企，翾翾岐岐。（司馬彪曰：企，望也。景福殿賦曰：鳥企山峙。翾翾，字林：翾翾，初起也。岐岐，飛行貌。漢書音義曰：岐岐，將行貌。）明珠在咮，若銜若垂。（郭璞爾雅注曰：咮，鳥口也。音晝。）脩檛內辟，餘簫外逶。（脩檛，長管也。辟，開也。餘簫，衆管也。逶，逶迤漸邪之貌。）騈田獦攦，魻穌參差。（騈田，聚也。獦攦，不齊也。攦音歷。魻穌，裝飾重疊貌。魻音押。穌，助甲切。）於是

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杜預左氏傳注曰：泰，奢也。約，儉也。家語孔子曰：激憤厲之志。始桓子新論琴道曰：雍門周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於是雍門揮琴，而孟嘗君流涕。）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以掩淚。（說苑曰：古人於天下，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韓詩外傳曰：衆或滿堂而飲酒，有人向而悲泣，則一堂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也，有一物不得其所，則爲之悽愴心傷，盡祭不舉樂焉。）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言將欲吹笙，咽中先噦而理氣也。說文曰：嗢，咽也。又曰：噦，氣啎也。嗢，於忽切。噦，紆月切。嗢噦或爲溫穢，謂先溫煖去其垢穢，調理其氣也。）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悁，（埤蒼曰：佛鬱，不安貌。）終嵬峩以蹇愕。（蹇愕，正直之貌。）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罔及浪孟，皆失志之貌。又云：孟浪，虛誕之聲也。肆，放也。言聲將絕而復放。）懰檄羅以奔邀，似將放而

中匱。（檄羅，疾貌。埤蒼曰：懰，宿留也。檄音激。）愀愴惻淢，虺韡煜熠。（愀愴惻淢，悲傷貌。虺韡熠，盛多貌。淢與㦿同，況逼切。廣雅曰：煜，熾也。音育。說文曰：熠，盛光也。熠，以入切。）汎淫氾豔，霅曄岌岌。（汎淫氾豔，自放縱貌。霅曄，急疾貌。霅，素合切。曄，于怯切。）或桉衍夷靡，或竦踴剽急。（夷靡，平而漸靡也。）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襲。（葺襲，重貌。）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弗及。（言以笙聲爲主，故舞者足蹈中止而待之。歌者將撫節而恐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列子：秦青曰：昔韓娥爲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不能自禁。）攝纖翮以震幽簧，越上筩而通下管。（攝，指捻也。奴協切。翮，管也。其形類羽，故曰翮也。周易曰：震，動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筩。說文曰：筩，斷竹也。徒東切。）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噏，虛及切。虛滿，謂隨氣虛滿也。）勃慷慨以憀亮，顧躊躇以舒緩。（憀亮，聲清也。聲類曰：憀，且也。音留。）

（廣雅曰躊躇猶豫也）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閔洪琴賦曰汝南鹿鳴張女羣彈然蓋古曲未詳所起）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魏文帝園桃行曰夭夭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輪不行古咄唶歌曰棗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攢聚貌纂與攢古字通）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毛詩曰其實離離毛萇曰離離垂也）宛其落矣化爲枯枝（毛詩曰宛其死矣毛萇曰宛死貌）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爲（楊惲與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爾乃引飛龍鳴鶤雞雙鴻翔白鶴飛（飛龍鶤雞已見上文古樂府有飛來雙白鶴篇）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荆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歌録曰吟歎四曲王昭君楚妃歎楚王吟王子喬皆古辭荆王子喬其辭猶存）夫其悽戾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爾雅曰關關嚶嚶音和也）含啁嘽諧雍雍喈喈若羣鶵之從

母也（洞簫賦曰瞋㖐啁以紆鬱禮記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爾雅曰雍雍和也毛萇詩傳曰喈喈和聲遠聞也歌録步出夏門行古辭歌曰鳳凰鳴啾啾一母從九鶵）郁捋劫悟泬宏融裔（郁捋口循孔貌劫悟氣相衝激泬宏聲大貌融裔聲長貌說文曰泬下深也）哇咬嘲哳一何察惠（舞賦曰吐哇咬則發皓齒說文曰哇諂聲也咬淫聲也楚辭曰鶤雞嘲哳而悲鳴哇咬嘲哳聲繁細貌）訣厲悄切又何磬折（訣厲謂決斷清冽也悄切憂貌磬折言其聲若磬形之曲折也）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莊子曰暖然似春楚辭曰登山臨水送將歸）酒酣徒擾樂闋日移（漢書音義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擾謂擾攘裝飾也鄭玄曰闋終也）疎客始闌主人微疲（韓子曰穰歲之秋踈客畢食文穎漢書注曰闌言希也謂飲酒半罷半在謂之闌）弛絃韜籥徹塤屏篪（杜預左氏傳注曰弛解也韜藏也絃謂琴瑟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徹去也屏除也廣雅曰長琴三尺六寸六分五絃瑟二十七弦也爾雅曰大籥謂之産郭璞注曰籥如笛三孔而狹小廣雅曰七孔大塤謂之嘂郭璞注曰

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大篪謂之沂郭璞曰篪竹爲也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三寸分右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曰六七孔也）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幽情形而外揚）披黃包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酃（尚書曰厥包橘柚說文曰縹青白色字林瓷白瓶長頸大禺切鄒陽酒賦曰醪醴既成綠瓷既啓又曰其品類則沙洛淥酃鄔鄉若下齊公之情吳録地理志曰湘東酃以爲酒有名）光歧儼其偕列雙鳳嘈以和鳴（光華飾也歧衆管也以其分別故謂之歧或作伎謂光華之伎也西京雜記曰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之曲）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子野師曠字晉人故曰晉野杜預左氏傳注曰悚懼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歌録有美人篇齊瑟行風俗通曰箏蒙恬所造楚辭曰扶秦箏而彈徽）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律爛熠爚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熠爚光明貌蓬勃泰出貌）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乎

朝日（魏文帝燕歌行曰秋風蕭瑟天氣涼傅玄長簫歌有天光篇魏文帝善哉行有朝日篇言既奏天光又奏朝日故曰重也重逐龍切）大不踰宮細不過羽（鄭玄月令注曰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國語泠州鳩對景王曰臣聞琴尚宮鍾尚羽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樂動聲儀曰堯樂曰大章禮記曰大章章之也鄭玄曰言堯德章明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大韶禹曰大夏武曰大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樂動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楚聲高齊聲下所謂事俗者若齊俗奢陳俗利巫也又曰先魯後鄭新周故宋然宋商俗也張衡舞賦曰移風易俗限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敘（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魯人爲奏四代樂爲之歌頌季札歎曰至矣哉邇而不偪遠而不攜節有度守有叙凡人邇近者好在逼迫此樂中乃有不逼之聲凡人相遠者好在攜離此頌中乃有遠不攜離之音毛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呂氏春秋曰其治厚者其樂厚其治薄者其樂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絲

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又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鄭玄注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揔衆清之林（言衆若林能揔之禮記曰唱和清濁遞相爲經鄭玄曰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仲呂）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禮記曰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德音之謂樂周易曰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嘯賦（鄭玄毛詩箋曰嘯蹙口而出聲也籀文爲歗在欠部毛詩曰其嘯也歌）

成公子安（臧榮緒晉書曰成公綏字子安東郡人也少有俊才辭賦壯麗徵爲博士歷中書郎）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絶棄人事（文子曰傲世賤物不汙於俗漢書曰張良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睎高慕古長想遠思（謝承後漢書曰陳謙睎高視遠清舉

矯俗馮衍顯志賦曰獨耿介而慕古舞賦曰遠思長想）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箕山已見上文論語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歟）於是延友生集同好（尚書序曰與我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應德璉馳射賦曰窮百氏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禮記曰不從流俗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孟子伊尹曰天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史記曰不從流俗王之阨僻羽獵賦曰狹三王之阨僻孔融薦禰衡表曰龍躍天衢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皋使我高蹈）邈姱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琴賦曰弃事遺身遺身謂其身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廣雅曰耀靈日也俄邪也歸田賦曰於時曜靈俄景楚辭曰出自湯谷次于濛汜淮南子濛汜日所入處）逍遥攜手踟跦步趾（廣雅曰蹢躅跢跦也跢跦與踟蹰古字通左氏傳蔿啓强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言聲在喉中而轉故曰潛也熛起言疾字林曰熛飛火也）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黃宮謂黃鍾宮聲清角已見上文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言所感幽深有同龍虎聖主得賢臣頌曰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泰清天也鶡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泰寧）曲既終而響絶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周易曰近取諸身）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夸細而不沈（夸漫也琴道曰大聲不震譁而流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

門禮記曰夫禮樂通乎鬼神窮高遠而測深厚精微已見上文）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言有洪水之災濟之以炎旱有亢陽之災反之於重陰說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靈寶經曰禪黎世界墜王有女字姓音生仍不言年至四歲王怪之乃棄女於南浮桑之阿空山之中女無粮常日咽氣引月服精自然充飽忽與神人會於丹陵之舍柏林之下姓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姓音汝雖不能言可憶此文也遣朱宮靈童下教姓音治弟之術授其采書入字之音於是能言於山出還在國中國中大枯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燎死者過半穿地取水百丈無泉王悕懼女顯其真爲王仰嘯天降洪水至十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唱引萬變曲用無方（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摧藏自抑挫之貌言悲傷能挫於人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絶曠身體摧藏）時幽散而將絶中矯厲而慨慷（矯舉也）徐婉約而優遊紛繁騖而激揚

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毛詩序曰關雎哀而不傷）揔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毛詩曰好樂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窻楚辭曰白蘋兮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憀亮（憀亮已見上文）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孔安國尚書傳曰肆緩也）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濞而奔壯（說文曰冉弱長貌上林賦曰柔撓嫚嫚）横鬱鳴而滔涸，洌飄眇而清昶（滔涸如水之滔漫或竭涸也飄眇聲清長貌眇他鳥切爾雅曰涸竭也字林曰洌寒貌）逸氣奮湧，繽紛交錯，列列飈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北朔（古詩曰胡馬思北風）又似鴻鴈之將鶵，羣鳴號乎沙漠（似鴈之音已見琴賦字林曰鳴聲也大曰鴻小曰鴈武帝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匈奴之南界傳贊沙土曰幕今案決幕漫也西域傳曰難兜國以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

如淳曰幕音漫韋昭曰幕錢背也然則漫幕同義古詩曰此匈奴中沙漫地也崔浩謂之河底故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是也猶今人呼帳幔亦曰幕可依字讀義無爽今書或作漠音訓同說文曰漠北方流沙）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屬（怫扶勿切淮南子曰通古之風氣以貫譚萬物之理譚猶着也參譚不絕又曰龍舉而景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乎喬木（毛詩曰維南有箕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于箕者風爾雅曰穹蒼蒼天也毛詩曰南有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溷濁（國語泠州鳩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鄭玄儀禮注曰播散也風賦曰駭溷濁揚腐餘說文曰溷亂也）變陰陽之至和，移滛風之穢俗（禮記曰夫禮樂行乎陰陽又曰移風易俗鄭玄曰樂用之則正人和陰陽）若乃遊崇崗，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景山大山也聲類曰盤大石也說文曰漱蕩口也）藉皐蘭之猗靡，蔭脩竹之蟬蜎（楚辭曰皐蘭被徑斯路漸猗靡隨風之貌楚辭曰嬋娟之脩竹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檀欒）乃吟詠而發散，聲駱驛而響連（駱驛不絕貌）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緜（論語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字書曰悱心誦也芳匪切纏緜已見上注）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莊子曰聖人無天災無物累淮南子曰單豹背世離俗）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孔安國尚書傳曰象法也禮記曰器用陶匏尚禮然也）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磞硠震隱，訇礚嚠嘈（字林曰礚大聲也磞芳宏切硠音郎嚠音勞嘈音曹）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列子曰鄭師文學琴於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揔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

夾鍾温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師襄曰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張湛曰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鄭玄禮記注曰熹蒸也聲類曰熹熙字）音均不恒，曲無定制（均古韻字也鶡冠子曰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晉灼子虛賦注曰文章假借可以協韻均與韻同）行而不流，止而不滯（已見上文）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嚁而清厲（激嚁清疾貌嚁音翟）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杜預左氏傳注曰尤異也）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韶夏鄭衛已見上文）于時緜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孟子曰王豹處淇而善謳緜駒處唐而齊右善歌言二人以歌謳化齊衛之國鄧析子曰左右結舌西京賦曰喪精亡魄漢書鄧公曰內杜忠臣之口莊子曰見夫子之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檢手而歎息（晏子春秋虞公善歌以新聲惑景公晏子退朝而拘

（之漢興又有虞公即劉向別録曰有人歌賦楚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其世學者莫能及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於齊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閉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曲甯戚衛人商金聲清故以爲曲歌曰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兮青且蘭麄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尔側吾當與尔適楚國應劭曰齊桓夜迎客甯戚疾擊其角商歌曰南山崖戔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瞑瞑何時旦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呂氏春秋曰甯戚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至開門甯戚飯牛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史記春申君曰秦楚臨韓韓必歛手）鍾期棄琴而改聽孔父忘味而不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孔安國曰不圖於韶樂之至於斯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故忽忘肉味王肅曰不圖作韶樂之至於此此齊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尚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孔安國曰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也備樂九奏而致鳳皇也）乃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皃瓌傑志氣宏放尤好莊老嗜酒能嘯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於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文選卷第十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賦癸

情

宋玉高唐賦一首　神女賦一首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甲

補亡

束廣微補亡詩六首（四言）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二首（五言）

勸勵

韋孟諷諫一首（四言）　張茂先勵志一首（四言）

賦癸

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色之別名事於最末故居於癸）

高唐賦一首并序（漢書注曰雲夢中高唐之臺此賦蓋假設其事風諫婬惑也）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爲頃襄王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

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爾雅曰崪者厓巖注謂山峯頭巉嵒然言雲氣形似於山）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鄭玄曰寢臥息也）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曰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遊於高唐晝寢夢見與神遇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爲置觀於巫山之南號爲朝雲後至襄王時復遊高唐）爲高唐之客（自言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薦進也欲親進於枕席求親昵之意也）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山南曰陽土高曰丘漢書注曰巫山在南郡巫縣阻險也）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雲行雨神女之美也）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㬳兮若松榯（㬳茂貌如曋𣋍也徒對切榯直竪貌音時）其少進

也晣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晣昭晣謂有光明美色揚袂舉袖也如美人之舉袖望所思也）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韓詩曰偈桀侹也疾驅貌周禮曰析羽爲旌謂破五色鳥羽爲之也言氣變改或如駕馬建旗也建立也偈居竭切）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湫兮涼貌詩曰風雨淒淒爾雅曰濟謂之霽郭璞注曰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霽音薺）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廣闊也普徧也祖始也言萬物皆祖宗生此土爲萬物神靈之祖最有異也）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禮記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鄭玄曰應唯恭於諾也皇侃曰唯謂今之爾是也）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言殊異於常無物可儀比比類也赫然盛貌道路交互曲折曾重也謂橫斜而上）登巉巖而下望兮（巉巖

石勢不生草木）臨大阺之稸水（說文曰秦謂陵阪曰阺丁兮切周禮曰以豬畜水字林曰稸積也與畜同抽六切）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百谷者衆谷雜水集至山之下字林曰濞水暴至聲也說文曰洶涌也謂水波騰貌洶詡鞏切潰水相交過也淡以冉切安流平滿貌）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畒（蓊然聚貌湛湛深貌弗止謂不常靜或行郭象莊子注曰麗著也爾雅曰如畒畒丘郭璞曰丘有壟界如田畒素問歧伯對黃帝曰卒風暴雨風吹水勢波落而隴起言風吹水勢浪文如孤壟之附山）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廣雅曰隘陿也言水之勢既薄岸而相激至迫隘之處其流交引而卻相會謂水口急陿不得前進則却退復會於上流之中止）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崪聚也謂兩浪相合聚而中高也言水怒浪如海邊之望碣石孔安國注尚書曰碣石海畔山也）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礚礚（相摩言水急石流自相摩礪聲動徹天說文曰礫小石也磥磥衆石貌巆聲也火宏切字林曰礚大聲也）

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厲（巨石大石也溺溺沒也瀺灂石在水中出沒之貌沫水高低貌潼潼高貌厲起也埤蒼曰瀺灂水流聲貌）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潏（說文曰澹澹水搖也紆回也淫淫去遠貌溶潏猶蕩動也音容裔）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言水之奔揚踊起而相擊其狀若雲又興聲霈霈然上林賦曰穹隆雲橈義出於此纂文曰雲若大波霈浦大切）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雕鶚鷹鷂飛揚伏竄（妄謂不覺東西漫走竄走也說文曰鷂鷙鳥也與照切字林曰竄逃也七外切非關協韻一音七玩切）股戰脅息安敢妄摯（股戰猶股慄也脅息猶翕息也）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水蟲魚鼈之屬驚而陸處方言曰曬暴也蒲卜切巫山所臨之渚陽水北也暖故魚鼈游焉）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謂張其鱗甲翼魚腮邊兩鬣也蜲蜲蜿蜿龍蛇之貌上言水中蟲盡暴揔色說之中阪之中猶未至山頂蜲於危切蜿於袁切）玄木冬榮

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煌煌熒熒草木花光也榛林栗林也葩花栗花長與葉間生自相覆蓋也雙椅椅桐屬也垂房花作房生也房椅實也還會交相也糾枝枝曲下垂也毛詩曰其桐其椅注椅梧屬爾雅曰下句曰糾）徙靡澹淡隨波闇藹（徙靡言枝往來靡靡然澹淡水波小文也闇藹者言木蔭水波闇藹然也）東西施翼猗狔豐沛（東西施翼者謂樹枝四向施布如鳥翼然言東西則南北可知其林木多也猗狔柔弱下垂貌漢書大人賦猗狔以招搖猗於宜切狔於危切）綠葉紫裹丹莖白蔕（裹猶房也古卧切）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左氏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小大以相濟也吹小枝則聲清吹大枝則聲濁五變五音皆變也禮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四會四懸俱會也又云與四夷之樂聲相會也）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言上諸聲能迴轉人腸傷斷人氣禮記王制曰小而無父謂之孤寒心謂戰慄也酸鼻鼻辛酸淚欲出也）

長吏隳官賢士失志（尚書曰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孔安國曰隳廢也許規切失其本志不知所爲）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登高心瘁此下謂至山上高處未至觀也瘁病也）盤岸巑岏裖陳磑磑（王逸楚辭注曰巑岏山銳貌裖已見上林賦音振李奇曰裖整也陳列也磑磑高貌方言曰磑堅也）磐石險峻傾崎崖隤（埤蒼曰崎嶇不安也廣雅曰隤壞也說文曰墜下也）巖嶇參差從橫相追（勢如相追）陬互橫啎背穴偃蹠（廣雅曰陬角也側溝切啎五故切偃蹠言山石之形背穴偃蹇如有所蹈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蹠蹈也啎逆也路有橫石逆當其前背卻也穴孔也卻又當山之孔穴）交加累積重疊增益（交加者言石相交加累其上別有交加石之勢在巑岏崖上重益其高）狀若砥柱在巫山下（砥柱山名在水中如柱然此崖岸在巫山下者似砥柱山然）仰視山顛肅何千千炫燿虹蜺（說文曰俗望山谷芊芊青也千芊古字通言山高如虹蜺炫燿其上）俯視崝嶸窐寥窈冥（廣雅曰崝嶸深直貌窐寥空深貌崝士耕切嶸音宏窐苦交切寥音勞）不

見其底虛聞松聲（言山下杳遠不見但空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言岸既將傾水流又迅故立者恐懼而似熊經傾岸之勢其水洋洋避立之處如熊之在樹）久而不去足盡汗出（謂傾岸之勢阻險之處人所懼見心自戰懼足下流汗而出也）悠悠忽忽怊悵自失（悠悠遠貌忽忽迷貌言人神悠悠然遠迷惑不知所斷楚辭曰怊悵而自悲王逸曰悵恨貌怊恥驕切）使人心動無故自恐（動驚也言無有故對此而驚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孟賁夏育決斷之士今見此嶮阻亦不能爲勇也斷丁亂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卒七忽切爾雅曰遻見也午故切愕與遻同言卒然復有驚愕之異物從旁而出不知所從來）縰縰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縰縰莘莘衆多之貌說文曰縰冠織也縰與纚同所綺切詩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毛萇曰莘衆多也莘所巾切字或作兟往來貌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自此已前並述山勢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底平也箕踵前闊後狹似箕衍平貌言山勢如簸箕之踵也）秋蘭茝蕙江

離載菁（廣雅曰菁華也載則也）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見本草夜干一名烏扇今江東爲烏蓮史記爲射干漢書音義曰揭車香草也苞并叢生也）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靡靡相依倚貌夭夭少長也越香言氣發越掩掩同時發也掩同也）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雀鳥之通稱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王鴡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爾雅曰王鴡郭璞曰鵰類今江東通呼爲鶚詩云鳥摯而有別者一名王鴡鸝黃郭璞曰其色黧黑而黃因名之一曰鶬鶊方言曰或謂翟黃爲楚雀廣雅曰楚鳩一名嗶鳭爾雅曰巂周郭璞曰子巂鳥出蜀中或曰即子規一名姊歸巂胡圭切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曰夷通鄉北過仁里有觀山故老相傳云昔有婦登北山絕望愁思而死因以爲名垂雞未詳高巢巢高也）當年遨遊（一本云子當千年萬世遨遊未詳）更唱迭和赴曲隨流（赴曲者鳥之哀鳴有同歌曲故言赴曲隨流者鳥類而成曲也）有方之士羨門高谿（史記曰方士皆掩口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術也史記曰秦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谿疑是誓字漢書郊祀志曰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令道）

（形辭銷化王充尚羨門高二人）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蓋亦方士也未詳所見又鬱然仙人盛多如林木公共也人在山上作巢穀食也聚食於山阿）進純犧禱琁室（進謂祭也禱祭也尚書曰神祇之犧牷牲用孔安國曰色純曰犧淮南子曰崑崙之山有傾宮琁室高誘曰以玉飾宮也）醮諸神禮太一（醮祭也子肖切史記曰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倉螭垂旒旌旆合諧紬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傳祝已具神之語已具言辭即祝所傳辭也畢竟也旒旌謂建太常十二旒雅聲正不淫邪字林曰冽寒風也紬引也音抽）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並悲傷貌脅息縮氣也增益也欷力甚切悷力計切）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相傳言語徧告衆士漢書音義李奇曰羽林騎士張晏曰以應獵負羽周禮銜枚氏軍旅田役令鄭玄以爲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漭漭馳苹苹（漭漭水廣遠貌爾雅曰苹蘋蕭郭璞曰今蘋蒿也邪生亦可食說文

曰苹苹草貌音平）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何節奄忽蹄足灑血（何問辭也言何節奄忽之間而獸之蹄足已皆灑血節所執之節也）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毛萇詩傳曰差擇也）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冬王水水色黑故衣黑服簡略也省也翠翡翠也以羽飾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會與神女相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開導賢聖令其進仕用其謀策輔己不逮此又陳諫於王也）九竅通鬱精神察滯（文子曰九竅者精神之戶牖氣者五藏之使候呂氏春秋曰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鬱高誘曰鬱滯不通也）延年益壽千萬歲

神女賦一首（并序）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晡日昳時也怳忽不自覺知之意所喜忽然喜悅紛擾喜也）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如有可記識也髣髴見不審也罔憂也撫覽也見神女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贊（勝盡也贊明也）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薛君曰詩人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毛詩曰月出皎兮毛萇曰喻婦人有美白皙也）須臾之閒

美貌橫生曄兮如華溫乎如瑩（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蕣華又曰尚之以瓊瑩乎而注瓊瑩石似玉也音縈逸論語曰如玉之瑩說文曰瑩玉色也爲明切曄盛貌）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馳施也綺五色也蒼頡篇曰繢似纂色赤胡憒切）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穠不短纖不長（說文曰穠衣厚貌如恭切）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嫷被服侻薄裝（裔裔行貌毛萇詩傳曰婉美貌方言曰嫷美也他卧切說文曰侻好也與婉同他外切又侻可也言薄裝正相堪可）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沐洗也以蘭浸油澤以塗頭旁宜侍王旁卑柔弱也）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言神女得陰陽厚美之飾）被華藻

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愼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者皆走易之以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嬙音牆）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近看既美後宜遠望孰誰也克能也誰者能尚言無有也）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踈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暢申也未可申暢已志也豐盈肥滿也莊嚴也方言曰姝好也毛萇詩傳曰姝美色也禮記曰玉溫潤而澤仁也）眸子烱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字林曰瞭明也鄭玄周禮注曰瞭明目也力小切）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聯娟微曲貌）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言志操解散者泰多閑不急躁也謂在人中最好無比也婆娑猶盤姍也說文曰姽嫿好貌五累切廣雅曰嫿好也音畫說文靜審也韓詩靜貞也）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珊珊聲也翼放縱貌如鳥之翼隨意放縱縠今之輕紗薄如霧也）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流波目視貌言舉目延視精若水波將成瀾也）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說文曰衽衣衿也自矜嚴也）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澹靜貌愔和也嫕淑善也言志度靜而和淑也不煩不躁也聲類曰愔見魏都賦嫕已見洞簫賦和靜貌韓詩曰嫕悅也說文曰嫕靜也蒼頡篇曰嫕密也）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原本也其意欲似近而心靜不測是復爲遠也將來可親之意更遠也謂復更遠也字林曰旋回也）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鄭玄毛詩箋曰幬牀帳也）懷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兮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精神也結猶未相著煢煢然無有端次不知何計分當也言神女之意雖含諾猶不當其心廣雅曰頩色也匹零切方言曰頩怒色青貌切韻匹迥切歛容也蒼頡篇曰薄微也捉顏色而自矜持也）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歛容顏顧女師命太傅（古者皆有女師教以婦德今神女亦有教也毛詩序曰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爲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遷延却行去也廣雅曰首向也舒救切）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目略輕看精神光采相授與也猶未即絕怖覆謂恐怖而反覆也左氏傳豎頭須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遽急也言去不住也）徊腸傷氣顛倒失據（毛萇詩傳曰據依也）闇然而暝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幷序（此賦假以爲辭諷於婬也）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戰國策曰孟嘗君至楚楚獻象牀登徒送之高誘淮南子注曰短說其罪闕也）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閑靜也麗美也微妙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論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

子不好色亦有說乎（遣自解說也）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要如束素齒如含貝（莊子孔子謂盜跖曰將軍齒如齊貝貝海螺其色白）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王逸楚辭注曰嫣笑貌廣雅曰嗎嗎歆歆喜也陽城下蔡二縣名蓋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故取以喻焉）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字林曰窺傾頭門內視也又小視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莊子曰蓬頭突鬢爾雅曰攣病也力專切說文曰齞張口見齒也牛善切歷猶踈也）旁行踽僂又疥且痔（踽僂傴僂也廣雅曰傴僂曲貌傴央矩切僂力主切說文曰疥瘙也痔後病也）登徒子悅

五百七十九　文十九　十　壬子重刊　夏應

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章華楚地名大夫楚人入仕於秦時使襄王一云食色章華因以爲號愚鈍也亂昏也邪僻也言昏鈍邪僻之臣章華大夫自謙不如彼之登徒所說也言宋玉之所說鄰女美色愚臣守德猶不如登徒之說況宋玉乎臣章華大夫自謂）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九土九州之土五都五方之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熙戲也廣雅曰從容舉動也毛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毛萇曰溱洧鄭兩水名洧于軌切）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毛詩曰倉庚喈喈又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此郊即鄭衛之郊毛詩曰靜女其姝又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大路詩篇名也遵循也路道也謂道路逢子之美願攬子之袂與俱歸也稱此詩者此本鄭詩故稱以感動）贈以芳華辭甚妙（折芳草之華以贈之爲辭甚妙）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謂折芳草之花以贈之欲贈芳華恐不受故先與妙辭以進之處女未嫁者怳失意貌體疏相離殊遠謂異於未贈花前所視）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司馬彪注漢書子虛賦曰復荅也顏師古注復音伏寤覺也鮮榮華也喻少年之盛齋莊也言自絜貌矜莊而待惠音聲如此謂贈以芳藥欲結恩情而女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玄曰則己之生不如不生無生恨之辭也）因

六ヌ卅の　文十九　十一

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微辭謂向所陳辭甚妙者若即折登徒言多微詞宋玉雖不逮大夫之顧義而不同登徒之好色故不退）

洛神賦一首（并序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

曹子建（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爲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懽情交集豈常辭能具爲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爾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

（人獻珠於王王荅以玉珮悲喜不能自勝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黃初文帝丕年號京師洛陽也洛川洛水之川也洛水出洛山濟度也）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魏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爲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洛陽宮然京域謂洛陽東藩即鄄城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蓋魏志略也）背伊闕越轘轅（伊闕轘轅已見東都賦）經通谷陵景山（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河南郡圖經曰景山緱氏縣南七里）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蘅杜蘅也皋澤也嵩高山記曰山上神芝十洲記曰鍾山仙家耕田種芝草）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陽林一作楊林地名生多楊因名之移變也情思消散如有所悅未察猶未的審所覩殊異毛詩曰彼何人斯）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曜春華神女賦曰婉若遊龍乘雲翔翩翩然若鴻鴈之驚婉婉然如遊龍之升）榮曜秋菊華茂春松（朱穆鬱金賦曰比光榮於秋菊齊英茂於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正歷曰太陽日也）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襛纖得衷脩短合度（神女賦曰襛不短纖不長）肩若削成腰如約

素（削成已見魏都賦登徒子好色賦曰腰如束素束素約素謂圓也）延頸秀項皓質呈露（楚辭曰小腰秀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皓質呈露呈見也延秀皆長也）芳澤無加鉛華弗御（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鉛華粉也博物志曰燒鉛成胡粉張平子定情賦曰思在面爲鉛華兮患離塵而無光）雲髻峩峩脩眉聯娟（毛詩曰鬒髮如雲神女賦曰眉聯娟以蛾揚峩峩高如雲也脩長曲而細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神女賦曰眸子炯其精朗離騷曰靨輔奇牙宜笑嗎王逸曰美人頰有靨輔也權兩頰睞旁視也）瓌姿豔逸儀靜體閑（神女賦曰瓌姿瑋態又曰志解泰而體閑儀靜安靜也體閑謂膚體閑暇也）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柔弱也綽寬也神女賦曰骨法多奇應君之相應圖應畫圖也）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璀粲衣聲山海經曰沃人之國爰有瓊瑰瑤碧郭璞曰名玉也又曰和山其上多瑤碧毛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毛萇曰琚佩玉名）

（音居）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司馬彪續漢書曰太皇后花勝上爲金鳳以翡翠爲毛羽步搖貫白珠八劉騊駼玄根賦曰戴金翠珥珠璣劉熙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繁欽定情詩曰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有此言未詳其本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步綃輕縠也）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芳藹芳香晻藹也楚辭曰建雄虹之采旄又曰辛夷車兮結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爾雅曰岸上曰滸郭璞曰厓上地也毛詩曰在河之滸毛萇曰滸水厓也漢書音義應劭曰瀨水流沙上也傅瓚曰瀨湍也本草曰黑芝一名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懽兮託微波而通辭（毛詩曰子無良媒）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

淵而爲期（要屈也佳人信脩整習禮謂立德明詩謂善言辭古人指水爲信如有如白水之類也琄玉也徒帝切潛淵謂所居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弃言兮悵猶豫而狐疑（神仙傳曰切仙一出遊於江濱逢鄭交甫交甫不知何人也目而挑之女遂解佩與之交甫行數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則恐人來害之每預上樹久久無度復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隨人行每預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言猶豫也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行且聽且渡故疑者稱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說文曰靜審也韓詩曰靜貞也）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傍徨（申展也子建自防持也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河靈河伯也東阿所謂洛靈）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陰去陽來也邊讓章華臺賦曰縱輕軀以迅赴若離鵠之失羣言如鶴鳥之立望）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椒塗蘅薄言芳

香也郁烈香氣之甚）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厲急也雜遝衆貌二妃已見上文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注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爲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不與織女值者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阮瑀止慾賦曰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但有此言然無匹之義未詳其始）揚輕袿之猗靡兮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韈生塵（陵波而韈生塵言神人異也洛靈即神而言若者夫神萬靈之揔稱言若所以類彼非謂此爲非神也淮南子曰聖足行於水無跡也衆生行於霜有跡也說文曰韈足衣也）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

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神女賦曰苞温潤之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飡（張衡七辯曰蝤蠐之領阿那宜顧杜篤禊祝曰懷季女使不飡婀烏可切娜奴可切）於是屛翳收風川后靜波（王逸楚辭注曰屛翳雨師名虞喜志林曰韋昭云屛翳雷師喜云雨師然說屛翳者雖多並無明據曹植詰洛文曰河伯典澤屛翳司風植既皆爲風師不可引他說以非之川后河伯也已見上文）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女媧並已見上文）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騰升也文魚有翅能飛故使警乘警戒也楚辭曰文魚兮上瀨又曰將騰駕兮皆逝玉鸞已見上文）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右耳蒼色大肩駕六龍出輔號曰神農儼矜莊貌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乘雲車出谷口博物志曰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來）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北海魚非洛川所有然神仙之川亦有爾

雅曰水中渚曰沚孔安國尚書注曰山脊曰岡毛詩曰領如蝤蠐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得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楚辭曰擥茹蕙以掩涕兮沾予襟之浪浪淚下貌）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良會夫婦之道鄉猶方也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效愛服虔通俗文曰耳珠曰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太陰衆神之所居）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漢書音義孟康曰宵化也）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傅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遡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

曙（遡逆流向上也緜緜密意也毛詩曰耿耿不寐又曰正月繁霜）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

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說文曰騑驂駕也毛萇詩傳曰騑騑行不止之貌廣雅曰盤桓不進也）

詩甲

補亡詩六首（四言并序補亡詩序曰皙與司業疇人肄脩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遙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束廣微（王隱晉書曰束皙字廣微平陽陽干人也父惠馮翊太守兄璆與皙齊名嘗覽古詩惜其不補故作詩以補之賈謐請爲著作郎）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子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聲類曰陔隴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采蘭以自芬香也循陔以采香草者將以供養其父母喻人求珍異以歸）

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庭闈親之所居眷戀思慕也言我思歸供養心不暇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居謂未仕者言在家之子無有縱樂須供養此相戒之辭也尚書曰乃盤游無度）馨爾夕膳絜爾晨飡（馨芬香也絜鮮靜也教其朝晚供養之方）循彼南陔厥草油油（草油油而從風喻己亦當柔色以承親史記微子之歌曰麥秀之漸漸禾黍之油油鄭玄禮記注曰油然物始生好貌）彼居之子色思其柔（言承望父母顏色須其柔順也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也）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羞有滋味者）有獺有獺在河之涘（禮記曰孟春之月魚上冰獺祭魚獺將食之先以祭又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此喻孝子循陔如求珍異歸養其親也）淩波赴汨噬魴捕鯉（字林曰汨深水也于筆切廣雅曰噬齧也爾雅曰魴魾也郭璞曰今呼魴魚爲鯿）嗷嗷林烏受哺于子（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烏也毛詩曰相彼反哺尚在翔禽）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劉熙曰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言烏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供養而無禮敬禽獸何異乎）勗增爾虔以介丕祉（鄭玄毛詩箋云介助也毛萇詩傳曰祉福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言孝子養父母常自絜如白華之無點汙也子夏序曰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毛詩曰鄂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鄂也纂要曰草叢生曰薄此喻兄弟比於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衆雜方於華萼自然鮮絜）粲粲門子如磨如錯（毛詩曰粲粲衣服周禮曰正室謂之門子鄭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毛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石曰磨爾雅曰謂之厝）終晨三省匪惰其恪（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陳思王魏德論曰位冠萬國不惰厥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鄭玄毛詩箋曰跗鄂足也跗與趺同陬山足也）蒨蒨士子涅而不渝（蒨蒨鮮明貌論語子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渝變也）竭誠盡

敬亹亹忘劬（毛萇詩傳曰亹亹勉勉也亡匪切）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處子處士也已見鸚鵡賦梁鴻安丘嚴平頌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王逸楚辭注曰點汙也點與玷古字通）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子夏序曰華黍廢則畜積缺矣）

黮黮重雲輯輯和風（黮黮雲色不明貌徒感切輯輯風聲和也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之貌輯與習同）黍華陵巔麥秀丘中（毛詩曰黍稷方華微子有麥秀之歌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尚書曰播厥百穀周禮曰三農生九穀鄭玄曰九穀稷黍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奕奕玄霄濛濛甘霤（鄭玄毛詩箋曰奕奕光也玄黑也霄雲也毛萇詩傳曰濛濛雨貌凡水下流曰霤）黍發稠華亦挺其秀（蒼頡篇曰稠衆

（也廣雅曰稠概也直留切概居致切毛詩曰實發實秀）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穡（芒芒多貌參參長貌種曰稼斂曰穡參所今切）稸我王委充我民食（公羊傳曰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尚書八政一曰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郭璞曰道光照也廣雅曰翼翼明貌猷道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道理而生也子夏序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尚書曰王道蕩蕩毛萇詩傳曰夷常也萬物由之以生也喻王者之德羣生仰之以安也）蠢蠢庶類王亦柔之（毛萇詩傳曰蠢動也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孔安國尚書傳曰柔安也）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言萬物既由於道羣黎又安於化故草木遂性而零茂隨四時也）獸在于草魚躍順流（言皆得其時也）四時遞謝八風代翔（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八風已見上）纖阿案晷星變其躔

（淮南子曰纖阿月御也顏延年纂要曰景曰晷呂氏春秋曰月躔二十八宿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音義曰躔舍也）五是不逆六氣無易（尚書云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時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左氏傳秦醫和謂晉侯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易改也謂不改其常行也）愔愔我王紹文之跡（左氏傳右尹華曰祈昭之愔愔杜預曰愔愔安和貌我王成王也此詩成王時也文周文王也言能繼文王之跡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崇丘高丘也言萬物生長於高丘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子夏序曰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藹藹茂盛貌周禮曰山林植物鄭玄曰物根生之屬）周風既洽王猷允泰（周周室也毛詩曰王猷允塞猶猷古字通）漫漫方輿回回洪覆（淮南子曰以天爲蓋以地爲輿曾子曰天道曰員地道曰方）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易乾鑿度曰統者在上方物常在五位應時羣物遂性漢書公孫弘對策曰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恢恢大圓芒芒九壤（老子曰天網恢恢九壤九州也左氏傳曰芒芒九土）資生仰化于何不養（資取也言取生者皆仰德而化也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言物盡其性咸生長也）人無道夭物極則長（老子曰終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也年未三十而死曰夭言無夭折之道也易曰小人道消君子道長言物極則歸長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言萬物之生各由其道得其所儀也毛萇詩傳曰儀宜也蒼頡篇曰宜得所也子夏序曰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爾雅曰肅肅敬也郭璞曰容儀謹敬也禮記曰率性之謂道）明明后辟仁以爲政（爾雅曰明明察也郭璞曰聰明鑒察也爾雅曰后辟君也）魚游清沼鳥萃平林（毛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鷮）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賓謂羣臣也）時之和矣何思何脩（時既和平矣何所思慮何所脩治易曰天下何思何慮王弼曰一以貫之不慮而盡也莊子老聃曰至人之於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夫何脩之爲）文化內輯

武功外悠（輯和也言以文化輯和於內用武德加於外遠也悠遠也）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

（五言陳郡謝錄曰玄字幼度領徐州牧苻堅傾國大出玄爲前鋒射傷苻堅臨陣殺苻融封康樂公靈運述祖德詩序曰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人逮賢相徂謝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謝靈運（沈約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也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初辟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後爲臨川郡守爲有司所糾徙付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要不及有司奏依法收罰詔於廣州行棄市刑）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己高誘曰輕天下而重己也天雲言高也）

（曹植七啓曰獨馳思乎天雲之際）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纓繞也垢滓也氛氣也謂世事呰惡不相纓繞不雜塵霧嵇康書曰子文三登令尹是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段生干木也已見上展季柳下惠也劉向列女傳曰柳下惠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遂諡曰惠）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未入境喜從之公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則恐君子則否齊侯曰野無青草室如懸磬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不相侵害齊侯乃還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呂氏春秋曰秦將與師伐鄭賈人弦高遇之曰此必襲鄭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於邊候晤之道也迷惑陷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晤國名也音晉今爲晉字之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猶食勞苦謂之勞也廣雅曰犒勞也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爲帝仲連責而歸之新垣衍起再拜請出秦將聞之爲卻十五里）臨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史記曰平原君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左太冲詠史詩曰臨組不肯緤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緤繫也據仲連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封爵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之珪辭執以爲瑞信令仲連不受齊趙之封爵明其不肯分珪也）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恩惠及物而不受賞賜言勉其志不與衆同故言絕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苕苕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明哲謂祖玄也清塵已見懷舊賦經綸見南都賦）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漢書曰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左氏傳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朝戎異服周易曰屯難也）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魏志詔曰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中原謂洛陽也晉懷愍帝時有石勒劉聰等賊破洛陽懷帝沒於平陽）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王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號永嘉孝武即位年號太元）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蹙圮（河外西晉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江介東晉也左氏傳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杜預曰介閒也毛詩曰今也蹙國百里爾雅曰圮敗覆也）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

（懾懼也謝靈運山居賦自注曰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左右得免橫流之禍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拯濟也溺沒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莊子曰夫道有情有信孔安國尚書傳曰龕勝也曹植武帝誄曰人事既關聰鏡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尚書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文軌已見恨賦）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賢相即太傅也山居賦注曰太傅既薨遠圖已輟左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謂兄曰上損國家累世劬勞遠圖之功）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山居賦注曰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時晉有七故云七州也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周行五百餘里）隨山疏濬潭傍巖蓺枌梓（山居賦注曰選神麗之所申高栖之意疏開也濬深也楚人謂深水爲潭蓺樹也）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貞正也觀視也言正見丘壑之美）

勸勵（勸者進善之名勵者勗己之稱）

諷諫一首（四言并序）

韋孟（善曰漢書曰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

孟爲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詩諷諫曰（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高祖即位立交爲楚王薨子郢客嗣是爲夷王薨子戊嗣）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爲豕韋氏杜預曰國名東郡白馬縣南有韋城）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善曰應劭曰黼衣衣上畫爲斧形而白與黑爲采龍旂旗上畫龍爲之朱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以皮爲之古者上公服之毛詩曰朱紱斯皇又曰四牡翼翼又曰龍旂承祀）彤弓斯征撫寧遐荒（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善曰毛詩曰彤弓弨兮荒荒服也）揔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爲商伯迭互也言豕韋與大彭互爲伯於商也）至于有周歷世會同（顏師古曰繼爲諸侯預盟會之事也善曰會同已見東京賦）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應劭曰王赧周末王聽讒受譖潤絕豕韋氏劉兆曰旁言曰譖善曰赧王已見西征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

（曰自絶豖韋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臣瓚曰逸放也管子曰令不行謂之放顔師古曰瓚說是也）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善曰尚書曰以蕃王室縣與由古字通）庶尹羣后靡扶靡衛（顔師古曰庶尹庶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又曰肆覲羣后尹正也羣后天下諸侯也）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墜失也真魏切善曰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宗周已見西征賦）我祖斯微遷于彭城（顔師古曰言我先祖遂微善曰漢書曰楚國有彭城縣）在予小子勤唉厥生（應劭曰小兒啼聲唉唉顔師古曰唉歎聲善曰方言曰唉歎辭也許其切）阨此嫚秦耒耜斯耕（顔師古曰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于野）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顔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爲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顔師古曰於讀爲烏烏歎辭也赫明貌此詩中諸歎稱於者其音皆同）靡適不懷萬國攸平（顔師古曰懷思也來也言漢兵所往無不歸懷故萬國所以皆平）乃命厥弟（弟謂元王也元王封於楚國）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矜戒愼恭敬靜守一道也）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于後（應劭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漸世沒世也善曰漸沒也）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夷王名郢客元王子）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善曰夷王立四年薨戊乃嗣故言不永統祀纂統宗祀也）左右陪臣斯惟皇士（顔師古大雅曰皇正也善曰毛詩曰思皇多士皇士美士也）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顔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愼如履薄冰之義用繼祖考之業也善曰守其富貴保其社稷履冰已見寡婦賦）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顔師古曰繇與悠同行貌放放犬驅驅馬也）務此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善曰馳騁犬馬悠悠然遠也媮與愉同樂也人失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爲樂也）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顔師古曰恢大也諛諂言也）睮睮諂夫諤諤黃髮（如淳曰睮睮目媚貌史記曰不如周舍之咢咢咢咢與諤同睮以朱切

諤諤正直貌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者）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縱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縱逸遊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善曰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嫚彼顯祖輕此削黜（善曰尚書曰昭乃顯祖）

嗟嗟我王漢之睦親（顔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善曰我王戊也尚書曰九族既睦）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善曰尚書曰舊有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善曰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顔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讀如古協韻）正遐由近殆其茲怙（善曰茲此謂此親也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漢戚不自勗愼以致危殆）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善曰言王不思監鏡之義是令後嗣無所法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滋甚岌欲毀壞之意顔師古曰岌岌危動貌五荅切又鄧展曰岌孟子曰天下殆哉岌岌乎司馬彪以爲嶮岋危也）致冰匪霜致墜匪嫚（應劭曰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非一日之寒也晉灼曰致冰無不先由微霜致墜無不先由驕慢）瞻惟我王時靡不練（善曰時是也練委也言王於上所言之事無不委練也）興國救顚孰違悔過（善曰言欲興其邦國救其顚墜誰能違於悔過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顔師古曰秦繆公伐鄭爲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善曰尚書秦穆公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歲月其徂年其逮耇（顔師古曰逮及也耇者老人面色如耇善曰徂往也言日月徂逝年將及老悔過自新理宜在速爾雅曰耇老壽也）於赫君子庶顯于後（顔師古曰於歎辭也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代也）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顔師古覽視也叶韻音濫）黃髮不近胡不時鑒（顔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耇老之人近音其靳切善曰歎美昔之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于後）

勵志一首（四言廣雅曰勵勸也此詩茂先自勸勤學）

張茂先

大儀斡運天迴地游（大儀太極也以生天地謂之大成形之始謂之儀鄭玄曰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斡轉也春秋元命包曰天左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

（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閑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四氣鱗次寒暑環周（禮記曰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差池雜遝范子曰度如環無有端周迴如循環未始有極）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星火火星也已見上爾雅曰秋爲白藏故云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其一涼風已見上毛詩傳曰熠燿燐也）吉士思秋寔感物化（思悲也謂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之類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而知物化矣）日與月與荏苒代謝（毛詩曰日居月諸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而踳馳顏延年曰一寒一暑一往一復爲代去者爲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其二言逝川之流不舍日夜亦當感之以勵志何得晏然自舍哉）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眾鮮克舉（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毛詩曰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大猷玄漠將抽厥緒（毛詩曰秩秩大猷說文曰玄幽遠也又曰漠寂也廣雅曰漠泊也說文曰漠無爲也言大道玄遠幽漠知之猶從小引其端緒而至於可知）先民有作貽我高矩（其三毛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又匪先民是經先民周公孔子也）雖有淑

姿放心縱逸出般于游居多暇日（孫卿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終負素質（其四尚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養由矯矢獸號于林（淮南子曰楚恭王遊于林中有白猨緣木而矯王使左右射之騰躍避矢不能中於是使由基撫弓而眄猨乃抱木而長號何者誠在於心而精通於物）蒲盧縈繳神感飛禽（蒲盧舊說云即蒲且也已見西京賦汲冢書曰蒲且子見雙鳥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故言感也）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躭道安有幽深（其五物獸與禽也尚書序曰研精覃思荅賓戲曰浮英華躭道德）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莊子曰恬淡寂漠道德之篤也淮南子曰使神恬蕩而不失其充荅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說文曰彪虎文貌）如彼南畝力耒既勤藨蓘致功必有豐殷（其六以農喻也左氏傳趙文子謂祁午曰譬如農夫是藨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杜預曰藨耘也壅苗爲蓘）水積成淵載瀾載清土積成山歊蒸鬱冥（荀卿子曰土積成山風雨興焉水積成川蛟龍生焉積善德而

神明自得聖心循焉尸子曰土積成岳則楩柟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傅毅顯宗頌曰蕩蕩川瀆既瀾且清張揖字詁曰歊氣上出貌）山不讓塵川不辭盈（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勉爾含弘以隆德聲（其七周易曰含弘光大蔡邕袁喬碑曰于茲德聲發聞遐邇）高以下基洪由纖起（老子曰高必以下爲基又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禮記曰王者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鄭玄曰始於一勺卒成不測論衡曰自源發流安得不廣國語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敬之哉）累微以著乃物之理（孫卿子曰盡小者大積微者著）纆牽之長實累千里（其八凡言物之大必資於小故此言若輕於小亦累於大戰國策段于越謂韓相新城君曰昔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懌者是纆牽長也千里之馬繫累以長索則爲累矣人雖有容貌不脩德如千里馬也）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安國曰復

及也身能及禮則爲仁也馬融曰一日猶見歸況於終身）若金受礪若泥在鈞（大戴禮曰君子學不可以已矣是故金就礪則利在鈞已見西征賦謂陶家泥輪以能成器也老子曰埏埴以爲器）進德脩業暉光日新（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又曰君子之光暉吉又曰日新之謂盛德）隰朋仰慕予亦何人（其九莊子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仲父之病病矣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對曰隰朋可其爲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朋慕管之德華言隰朋猶慕德我是何人而不慕乎）

文選卷第十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詩一首（四言并表）
應詔詩一首（四言）
潘安仁關中詩一首（四言）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首（五言）
王仲宣公讌詩一首（五言）
劉公幹公讌詩一首（五言）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五言）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四言）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四言）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四言）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五言）
范蔚宗樂遊應詔詩一首（五言）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五言）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詩一首（四言）
皇太子釋奠會詩一首（四言）
丘希範侍讌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五言）
沈休文應詔樂遊餞呂僧珍詩一首（五言）

祖餞

曹子建送應氏詩二首（五言）
孫子荊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五言）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一首（五言）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一首（五言）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五言）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五言）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一首（五言）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魏志曰、黃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幷獻詩二首、）曹子建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師、後歸本國、而魏志不載、蓋魏志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謂罪萌兆也、）刻肌刻骨。（孝經鉤命決曰、削肌刻骨、挈挈勤思、）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爾雅曰、戾、罪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聞有鼓琴者、）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老子曰、天網恢恢、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市專）死之義。（感、猶思也、毛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爾雅曰、遄、速也、）形影相弔。五情愧赧。（奴簡切）（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說文曰、赧、面慙也、）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曾子曰、君子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忍垢苟全。則犯詩人

胡頫之譏（即上胡不遄死之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胡何也毛詩謂何頫而不速死也摯仲文表曰亦胡頫之厚義出於此）伏惟陛下（應劭曰陛升堂之階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稱殿下閤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漢書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蘇順陳公誄曰化侔春風澤配甘雨風賦曰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不私一物）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毛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鳲鳩之養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其均平如一）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論衡曰父母之於子恩等豈爲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

（左氏傳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永無執珪之望（分謂甘愜也毛詩序曰尊事黃耇珪者古之諸侯所執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圭諸侯之禮執信圭史記陳軫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不圖聖詔猥垂齒召（猥猶曲也尚書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安國曰三年之後乃齒錄之）至止之日馳心輦轂（毛詩曰至止肅肅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僻處西館未奉闕庭（東京賦曰闕庭神麗）踊躍之懷瞻望反側（毛詩曰踊躍用兵又曰瞻望不及又曰展轉反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之心）謹拜表幷獻詩二篇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也）

責躬詩一首（四言）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毛詩曰於穆清廟禮記曰王立七廟曰顯考廟毛詩曰時惟鷹揚武皇謂曹操也）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傳毅明帝頌表曰體天統物寧濟烝民）朱旗所拂九土披攘（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漢火德操爲漢臣故建朱旗也時獻帝在故）玄化滂流荒服來王（廣雅曰玄道也謂道德之化也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尚書曰四夷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商周用師故云超越唐虞禪讓故云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我皇文帝也毛詩曰篤生武王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武則肅烈文則時雍（毛詩曰相土烈烈毛萇曰相土契孫也鄭玄曰威武之盛烈烈然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孔安國曰雍和也）受禪于漢君臨萬邦（魏受漢禪已見魏都賦尚書曰君臨周邦又曰協和萬邦）萬邦既

化率由舊則（毛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玄曰率循也）廣命懿親以藩王國（爾雅曰命告也尊君令謂之命左氏傳富辰諫王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不廢懿親毛詩曰生此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魏志曰建安十九年植封臨淄侯臨淄屬齊郡舊青州之境尚書帝曰爾諧漢書封齊王曰受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毛詩曰奄有龜蒙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青州海濱廣斥孔安國曰濱涯也論語注曰方比方也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尚書曰車服以庸國語曰爲車服旗章以旌之毛詩曰庭燎有煇禮記曰以爲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檝也應劭漢官典職楊喬曰威儀有序）濟濟雋乂我弼我輔（毛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雋乂在官尚書大傳曰天子有四鄰左輔右弼）伊余小子恃寵驕盈（毛詩曰閔予小子班固漢書景十三王述曰膠東不亮常山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作蕃作屛先軌是隳（孔安國尚書傳

（曰隳廢也）傲我皇使犯我朝儀（魏志曰黃初二年植就國使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勃逆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國有典刑我削我黜（植集曰博士等議可削爵土免爲庶人尚書曰象以典刑韋孟諷諫詩曰輕此削黜）將寘于理元兇是率（魏志曰有司請罰植罪廣雅曰將欲也周易曰寘于叢棘毛萇詩傳曰寘致也司馬遷書曰遂下于理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之官禮曰率導也）儀明明天子時惟篤類（魏志詔云植朕之同母弟骨肉之親舍而不殊其改封植毛詩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鄭玄曰長以與汝之族類也）不忍我刑暴之朝肆（殺人陳其尸曰肆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市列也）違彼執憲哀予小臣（韋孟諷諫詩曰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揚雄交州箴曰牧臣司交敢告執憲儀禮曰小臣正辭）改封兖邑于河之濱（魏志曰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又曰黃初二年改封鄄城屬東郡舊兖州之境尚書曰濟河惟兖州植表曰行至延津受安鄉印綬）股肱弗置有君無臣（尚書大傳曰股肱惟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韋孟諷諫詩序曰王戊荒淫不遵道作諷諫詩）煢煢僕夫于彼冀方（植集曰詔云知到延津遂復來求出獵表曰臣自招罪舋徙居京師待罪南宮然植雖封安鄉侯猶住冀州也時魏都鄴鄴冀州之境也一云時魏以雒爲京師比堯之冀方也大戴禮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毛萇詩傳曰于往也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嗟余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謂至京師蒙恩得還也植求習業表曰雖免大誅得歸本國毛詩曰赫赫在上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冠我玄冕要我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毛詩曰朱芾斯皇芾與紱同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魏志曰朱紱光大）光光大使我榮我華（楊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儵儵貂璫文子曰有榮華必有愁悴）剖符受土王爵是加（魏志曰黃初三年立爲鄄城王四年封雍丘王喻巴蜀檄曰剖符而封析珪而爵）仰齒金璽俯執聖策（左氏傳羽父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曰齒列也漢書曰諸侯王皆金璽史記曰高祖封三王皆以策書）皇恩過隆祗承怵惕（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祗承于帝又曰怵惕惟厲）咨我小子頑凶是嬰（說文曰嬰繞也）逝慙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班固漢書述曰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四子講德論曰聖德隆盛威靈外覆論語子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曰齒年也）昊天罔極生命不圖（言生之天壽不可預謀也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家語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毛詩傳曰不慮不圖）嘗懼顛沛抱罪黃壚（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淮南子曰上際九天下契黃壚高誘曰泉下有壚山）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左氏傳曰荀偃親受矢石東嶽鎮吳之境子建詩曰我心常怫鬱思欲赴太山與此義同）庶立毫氂微功自贖（漢書音義曰十毫爲氂班超上疏曰冀立微功以自陳効）危軀授命知足免戾（論語子曰見危授命亦可以爲成人矣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啟其衷得會京畿（左氏傳呂相曰天誘其衷杜預曰衷中也）遲奉聖顏如渴如飢（遲猶思也張奐與許季師書曰不面之闊悠悠曠久飢渴之念豈當有忘毛詩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史記子韋謂宋景公曰天高聽卑爾雅曰皇君也又曰肯可也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願隆照微之明信日昊之聽）

應詔詩一首（四言）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爾雅曰肅敬也東都賦曰下明詔又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會朝會也）星陳夙駕秣馬脂車（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言秣其馬又曰既脂爾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朝發鸞臺夕宿蘭渚（鸞臺蘭渚以美言之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鴛鸞殿公孫乘月賦曰鶤雞舞於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毛詩曰宅芴土芒芒又曰采蘩祁祁）經彼公田樂我稷黍（毛詩

（曰雨我公田又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爰有樛木重陰匪息（毛詩曰爰有寒泉又曰南有樛木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雖有糇糧飢不遑食（毛詩曰乃裹糇糧毛萇曰糇糧食也音侯吴越記采葛婦人詩曰飢不遑食四體疲）望城不過面邑不遊（鄭玄周禮注曰面猶向也）僕夫誓策平路是由（舞賦曰僕夫正策鄭玄周禮注曰誓勑戒之）玄駟藹藹揚鑣漂沫（廣雅曰藹藹盛也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鑣飛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甘泉賦曰風傱傱而扶轄楚辭曰雲霏霏而承宇）涉澗之濱緣山之隈（孔安國尚書傳曰濵涯也說文曰隈曲也）遵彼河滸黄坂是階（毛詩曰在河之滸毛萇曰水崖曰滸爾雅曰階因也）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南伊闕谷卯大谷也）騑驂倦路再寢再興（韓詩曰兩驂鴈行薛君曰兩驂左右騑驂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也蔡琰詩曰遄征日遐邁毛萇詩傳曰遄疾也）

前驅舉燧後乘抗旌（毛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西京賦曰升觴舉燧薛綜曰燧火也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邪右袵周禮曰析羽爲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毛詩曰鑾聲鏘鏘鄭玄周禮注曰鑾在衡以金爲鈴）爰暨帝室稅此西墉（毛詩曰召伯所稅毛萇曰稅猶舍也又曰墉城也）嘉詔未賜朝覲莫從（毛萇詩傳曰覲見也）仰瞻城閾俯惟闕庭（說文曰閾門梱也）長懷永慕憂心如酲（楚辭曰情慨而長懷毛詩曰憂心如酲誰秉國成）

關中詩一首

（四言岳上詩表曰詔曰作關中詩輙奉詔竭愚作詩一篇案漢記孝明時護羌校尉竇林上降羌顛岸以爲羌豪岸兄顛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坐誣調下獄死齊萬年編戶隷屬爲日久矣而死生異辭必有詭謬故引證喻以懲不恪）

潘安仁

於皇時晉受命既固（毛詩曰於皇時周又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鄭玄曰受命受天命以王天下也）三祖在天聖皇紹祚（臧榮緒晉書曰宣帝追號曰高祖文帝號曰太祖武帝號曰世祖聖皇惠帝也毛詩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爾雅曰紹繼也）德博化光刑簡枉錯（周易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尚書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潛夫論曰簡刑薄威此德之上論語曰舉直錯諸枉）微火不戒延我寶庫（其一王隱晉書曰惠帝元康五年十月武庫災焚累代之寶）蠢爾戎狄狡焉思肆（毛詩曰蠢爾蠻荆傅暢諸公讚曰北地盧水胡馬蘭羌因此爲亂推齊萬年爲主左氏傳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謂思恣凶逆也）虞我國眚窺我利器（左氏傳莒子曰孰以我爲虞杜預曰虞度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眚過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國語曰利其器用韋昭曰器兵甲）岳牧慮殊威懷理二（尚書曰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左氏傳魏絳曰戎狄事晉諸侯威懷又曰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

將無專策兵不素肆（以賓切其二賈逵國語注曰素預也又曰肆習也）翹翹趙王請徒三萬朝議惟疑未逞斯願（傅暢晉諸公讚曰司馬倫字子彝咸熙中封趙王進征西假節都督雍梁晉諸軍事倫誅羌大酋數十人胡遂反朝議召倫還朱鳳晉書曰宣帝柏夫人生趙王倫位至相國倫請三萬人往平齊萬年朝議不許司馬相如美人賦曰恒翹翹而西顧賈逵國語注曰逞快也）桓桓梁征高牙乃建（干寶晉紀曰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西討氐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牙牙旗也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旗蓋相望偏師作援（其三漢書曰冠蓋相望左氏傳韓獻子曰以偏師陷罪孰大焉又曰要結大援援助也）虎視眈眈威彼好時（干寶晉紀曰肜爲大都督督關中諸軍屯好畤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素甲日曜玄幕雲起（楚漢春秋趙中大夫曰臣聞越王句踐素甲三千曹植辨問曰赫然而日曜之漢書五行志曰雲起於山中）誰其

繼之夏侯卿士（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左氏傳曰子產爲政輿人誦之子產若死誰其嗣之又曰楚伐吳子魚先死楚師繼之毛詩曰皇甫卿士）惟系惟虓列營棊跱（其四王隱晉書曰解系字少連濟南人爲雍州刺史又曰周處字子隱吳興人朝廷以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建威將軍謝承後漢書曰西夷蠢動姦雄棊跱）夫豈無謀戎士承平（漢書師丹曰今累世承平）守有完郛戰無全兵（孫子兵法曰凡用師以全兵爲上）鋒交卒奔孰免孟明（杜篤衆瑞頌曰猛將與虜交鋒左氏傳曰楚師車馳卒奔又曰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飛檄秦郊告敗上京（其五王隱晉書曰周處解系與賊戰於六陌軍敗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應劭曰以雞毛系檄魏武奏事云邊有警輒露插羽以檄急之意也左氏傳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又曰王人來告敗邊讓章華臺賦曰聲肅恭乎上京）周殉師令身膏氏斧（周處別傳曰氏賊齊萬年爲亂處仰天歎曰古者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臧榮緒晉書曰氏西戎別名）人之云亡貞節克舉（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盧播違命投畀朔土（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隱晉書曰盧播詭論功免爲庶人徒北平廣雅曰違背也毛詩曰投畀有北爾雅曰朔北方也）爲法受惡誰謂荼苦（其六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爲法受惡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哀此黎元無罪無辜（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受圖于黎元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毛詩曰無罪無辜讒口嗸嗸）肝腦塗地白骨交衢（檄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古出夏北門行曰白骨不覆疫癘淫行魏許昌門碑表曰白骨既交橫於曠野）夫行妻寡父出子孤（鄭玄孝經注曰五十無夫曰寡禮記曰少而無父謂之孤）俾我晉民化爲狄俘（芳于切其七詩曰覆俾我悖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亂離斯瘼日月其稔（言亂離之道於此將散論其日月爲惡又熟言必亡也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毛詩曰亂離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此既引韓詩宜爲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天子是矜旰（古旦）食晏寢（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杜預曰旰晏也）主憂臣勞孰不祗懔（史記范雎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周書曰君憂臣勞主辱臣死孔安國尚書傳曰懔危也）愧無獻納尸素以甚（其八兩都賦序曰朝夕獻納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飡素飡者質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飡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皇赫斯怒爰整精銳（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戰國策季良謂魏王曰恃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也）命彼上谷指日遄逝（王隱晉書曰孟觀字叔時稍遷至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及關中氏反諸將敗退乃遣觀也曹植應詔詩曰指日遄征）親奉成規稜威遐厲（孫資別傳曰成規之畫資皆管之漢書武帝與李廣書曰威稜憺乎鄰國王逸楚辭注曰厲烈也廣雅曰厲惡也）首陷中亭揚聲萬計（其九孫盛晉陽秋曰孟觀爲建威將軍擊氏羌於中亭大破之陷猶敗也萬計謂所誅之數羽獵賦曰伏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兵固詭道先聲後實（言觀揚聲合於詭道也司馬兵法曰兵者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兵固有先聲後實）聞之有司以萬爲一（言有司疑觀之詐故觀言誅萬有司以之爲一）紂之不善我未之必（以紂喻觀也言觀雖妄聲而同紂之不善我未以爲必然疑有司抑之太甚也論語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虛皛（胡皎）湔（奴感）德謬彰甲吉（其十說文曰皛顯也蒼頡篇曰皛明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彰明也湔甲二羌號也德吉其名也言觀虛明誅二羌之功此觀之過也虛皛繆彰其義一耳但交相避東觀漢記曰金城隴西甲湔勒姐種羌反出塞外說文曰湔水出西河美稷縣故羌人因水爲姓漢沖帝時羌湔孤奴歸化是其先也左氏傳曰晉人滅赤狄甲氏杜預注曰甲氏赤狄別種）雍門不啓陳汧危逼（漢書

（右扶風有雍縣陳倉縣汧縣左氏傳曰申息之北門不啓）觀遂虎奮感恩輸力。（王隱晉書曰孟觀身當大敵功蓋一時左氏傳欒盈曰昔陪臣輸力於王室）重圍克解危城載色。（晉中興書曰觀從中亭北出何惲領二萬人以繼之雍圍解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賦曰日兮月兮阨重圍毛詩曰載色載笑毛萇曰色溫潤也）豈曰無過功亦不測。（其十一過謂虛晶滿德功謂重圍克解毛詩曰豈曰無衣黃石公記序曰慮若源泉深不可測）情固萬端于何不有。（范曄後漢書鄧禹白變故萬端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紛紜齊萬亦孔之醜。（謂爭萬年也王隱晉書曰初夏侯駿上言斬氏帥齊萬年及孟觀至大戰數十生送萬年紛紜亂貌長楊賦曰紛紜沸渭毛詩曰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曰納其降曰梟其首。（二曰皆語辭也觀曰納降駿曰梟首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疇真可掩孰偽可久。（其十二言誰爲真事而可蔽掩誰行偽事而可久施乎言真偽之理立即可明觀言爲真駿言爲偽爾雅曰疇誰也楚辭曰孰虛偽之可長）既徵爾辭既蔽爾訟。（謂有司考驗之也左氏傳子犯曰盟徵其辭周禮曰司寇斷獄蔽訟則以五刑之法鄭司農曰蔽斷其獄訟）當乃明實否則證空。（其言當者明示以事實其理否者顯告之狀空鄭玄毛詩箋曰否不通也說文曰證告也）好爵既靡顯戮亦從。（言賞罰之法在乎功過當者既靡之以好爵否者亦從之以顯戮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尚書王曰不迪有顯戮）不見竇林伏尸漢邦。（其十三此俞駿也東觀漢記曰護羌竇林奉使羌顛岸降詣林林欲以爲功劾奏言大豪後顛岸兄顛吾復詣林林言其第一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調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贓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周人之詩寔曰采薇。北難獫狁西患昆夷。（毛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獫狁今匈奴也晉灼曰堯曰薰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舊說䟽曰黃帝曰薰粥唐舜曰蠻夏殷曰鬼方周曰匈奴秦曰胡）以古況今。何足曜威。（言古弱而患今彊而勝之抑亦常理何足以曜威乎西都賦曰曜威而講武事）徒慇斯民。我心傷悲。（其十四不足曜威而爲詩者爲愍斯民故言之也毛詩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斯民如何。荼毒于秦。（毛詩曰生民如何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師旅既加。饑饉是因。（論語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疫癘淫行。荊棘成榛。（元康七年正月周處死七月雍州疫大旱關中飢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贖者不禁鄭玄周禮注曰癘疫氣不和之疾也古出夏北門行曰疫癘淫行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絳陽之粟。浮于渭濱。（其十五謂運絳陽之粟以賑關中也漢書河東郡有絳縣酈善長水經注曰絳則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左氏傳重耳曰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明明天子。視民如傷。（明明已見上文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申命羣司。保爾封疆。（尚書曰申命羲叔韋孟諷諫詩曰明明羣司左氏傳知瑩曰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靡暴于眾。無陵于強。（誡羣司也言無以眾而暴寡無以強而陵弱韓子曰其理國也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蒼頡篇曰陵侵也）惴惴寡弱。如熙春陽。（其十六謂關中民也羣司既整寡弱免於陵暴心皆慕義如悅春陽毛詩曰惴惴其慄毛萇曰惴惴懼也寡弱已見上文爾雅曰熙興也說文曰興悅也神農本草曰春爲陽陽溫生萬物惴惴或呴噓）

公讌

公讌詩一首（五言）

曹子建（贈答雜詩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疑誤）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公子謂文帝時武帝在謂五官中郎也）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字書曰澄湛也說文曰景光也楚辭曰宣遊兮列宿）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緑池。（朱華芙蓉也毛萇詩傳曰冒猶覆也）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飆接丹轂。（解嘲曰客徒欲朱丹吾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古詩曰蕩滌放情志戰國策曰犀首爲張儀千秋之祝）

公讌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爾雅曰夏爲昊天毛詩曰百卉具腓字林曰卉草揔名也楚辭曰上葳蕤以防露王逸注曰葳蕤草木初生貌）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暉（孔安國論語注曰撤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爲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日爲炎暉也）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漢書曰漢王置酒高會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上林賦曰華榱璧璫）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毛詩曰嘉肴脾臄南都賦曰珍羞琅玕充溢圓方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我姑酌彼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孔安國尚書傳曰徽美也）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愬與訴同）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毛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日不極懽含情欲待誰（漢書曰田蚡卒飲極懽而去含情謂含其歡情而不暢也古樂府歌曰今日尚不樂當復待何時）

見眷良不翅（升豉）守分豈能違（言上見恩遇不翅過於本望己守常分豈敢違越乎言不敢也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猶過多也論語摘襄聖承進讖曰徐衍守分身云）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正常曰夫子有遺言夫子謂魯季相子毛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主人謂太祖也論語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史記曰周公旦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奕世已見上文此詩侍曹操讌）

公讌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魏志曰東平劉楨字公幹少有學太祖辟丞相掾屬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甄氏出拜坐中皆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收楨減死輸作著文賦數十篇卒）

永日行遊戲懽樂猶未央（永日長日也尚書曰日永星火毛詩曰且以永日毛萇曰永引也古詩曰遊戲宛與洛蘇武詩曰懽樂殊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翺翔（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毛詩曰河上乎翺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古詩曰日出東南行觀者滿道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新語曰楩梓豫章立則爲衆木之珍風俗通曰太山松鬱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堰瀦畜流水之陂防瀦旁隄也）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毛萇詩傳曰菡萏荷華也金塘猶金堤也）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楚辭曰蛟何爲兮水裔思玄賦曰亘螭龍之飛梁假美名以言之）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毛萇詩傳曰詳審也）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翰筆毫也）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五言（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

應德璉（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太祖辟爲丞相掾屬後爲五官將文學卒）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以鴈自喻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嗸嗸）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戢斂也）言我寒門來將就衡陽棲（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曰積寒所在故曰寒門西京賦曰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管子曰夫鴻鵠春北而秋南不失時者也）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東觀漢記曰世祖蒙犯霜雪古臨高臺辭曰我欲負之毛衣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簡珠喻賢人也沙石喻羣小也淮南子曰周之簡珪產於垢土爾雅曰簡大也又曰諧和也）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樂動聲儀

（曰風雨感魚龍仁義動君子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披雲雨之渥澤高梯喻尊位也賈逵國語注曰梯猶階也）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漢書曰左馮翊薛宣爲書曉高陵令楊湛曰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鄭玄禮記注曰暢充也鬼谷子曰以識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孔叢子衛君謂子思曰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鄭玄周禮注曰存省也毛萇詩傳曰慰猶安存之也）爲且極歡情。不醉其無歸。（不醉無歸已見上文）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毛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儀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四言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楊佺期洛陽記曰東宮之北曰玄圃園）

陸士衡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三正夏殷周也周建子爲正月殷建丑爲正月夏建寅爲正月尚書大傳曰正色三而復者也春秋合誠圖曰赤受天運宋均曰運錄運也）自昔哲王。先天而順。（尚書曰在昔殷先哲王周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羣辟崇替。降及近古。（國語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崇替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班固漢書項羽讚曰近古以來未嘗有也）黃暉既渝。素靈承祜。（魏爲土德曰黃晉爲金行曰素干寶搜神記曰魏推五德之運以土承漢又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建安五年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野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閒其鋒不可當至此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受魏陳留王禪以金德王都洛陽金於西方爲白故曰素靈爾雅曰渝變也祜福也）乃眷斯顧。祚之宅土。

（毛詩曰乃眷西顧惟此與宅左氏傳衆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尚書曰降丘宅土）三后始基。世武丕承。（三后謂宣景文也世武世祖武皇帝也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始基靜民尚書伊尹曰肆嗣王丕承基緒）協風傍駭。天晷仰澄。（國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生物者也韋昭曰協和也廣雅曰駭起也說文曰晷日景也言日澄清也謂不薄蝕）淳曜六合。皇慶攸興。（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曜敦大光照四海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晉在河汾之陽毛詩曰自彼氐羌尚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也）時文惟晉。世篤其聖。（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尚書曰世篤忠貞毛萇詩傳曰篤厚也）欽翼昊天。對揚成命。（尚書曰欽若昊天毛萇詩傳曰翼敬也毛詩曰對揚王休又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九區克咸。讌歌以詠。（劉騊駼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尚書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皇上纂隆。經教弘道。（皇上惠帝也爾雅曰纂繼也經猶理也論語曰人能弘道）于化既豐。在工載考。（毛詩曰在宗載考鄭玄曰考成也）俯釐庶績。仰荒大造。（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孔安國曰釐理也毛萇詩傳曰荒大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曰造成也）儀刑祖宗。妥綏天保。（毛詩曰儀刑文王又曰天保定爾）篤生我后。克明克秀。（我后謂太子也機爲洗馬故稱我后毛詩曰篤生武王又曰克明克類）體輝重光。承規景數。（尚書曰昔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爾雅曰景大也尚書周公曰王嗣無疆大歷服又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茂德淵沖。天姿玉裕。（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家語齊大夫子輿見孔子曰今知海淵之爲大字書曰沖虛也桓子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應劭漢官儀曰太子有玉質廣雅曰裕容也）蕞爾小臣。邈彼荒遐。（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蕞爾小國儀禮曰小臣正辭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弼厥

貳檐。振纓承華。（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爲太子洗馬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弛於貳檐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匪願伊始。惟命之嘉。（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爾雅曰嘉善也）

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四言　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字章度趙王倫篡位穎與齊王冏誅之進位大將軍）

陸士龍（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爲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有惠政機被收并收雲）

皇皇帝祜。誕隆駿命。（毛詩曰皇皇后帝又曰既受帝祉又曰受天之祜薛君韓詩章句曰誕信也毛詩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毛萇曰駿大也）四祖正家。天祿保定。（四祖宣景文武也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尚書曰天祿永終保定即天保定爾已見上文）睿哲惟晉。世有明聖。（尚書曰明作哲睿作聖毛詩曰世有哲王）如彼日月。萬景攸正。（其一　尚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傅玄歌詩曰日中萬影正夕中萬景傾義與此同）

巍巍明聖。道隆自天。（巍巍已見上文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則明分爽。觀象洞玄。（孝經曰則天之明孔安國尚書傳曰爽明也周易曰仰則觀象於天又曰天玄而地黃）陵風協紀。絕輝照淵。（言風教上升協於辰極光炎絕遠下照深淵廣雅曰陵乘也然乘亦升也孝經鉤命決曰皇德協極注曰極北辰也封禪書曰末光絕炎劇秦美新曰炎光飛響盈塞天淵）肅雍往播。福祿來臻。（其二　毛詩曰肅雍顯相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毛詩曰福祿攸降爾雅曰臻至也）

在昔姦臣。稱亂紫微。（姦臣謂趙王倫也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尚書曰敢行稱亂紫微帝位也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又曰紫宮大帝室也）神風潛駭。有赫茲威。（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靈旗樹旆。如電斯揮。（甘泉賦曰樹靈旗楚辭曰靈旗兮電鶩韓康伯周易注曰揮者散也）

致天之屆。于河之沂。（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遣趙驤爲前鋒倫遣孫會等前驅未及溫十餘里大戰孫會先退諸軍相次奔潰穎尋過河入于京師毛詩曰致天之屆毛萇曰屆極也文穎漢書注曰沂水上橋也）有命再集。皇輿凱歸。（其三　趙王倫廢帝於金墉城既敗倫於溫帝復還故曰再集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績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顧綱既振。品物咸秩。（說文曰振舉也周易曰品物咸亨）神道見素。遺華反質。（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素樸素也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鄭玄禮記注曰凡物無飾曰素華謂采章質謂淳樸也遺棄也）辰晷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漢書倪寬云宣重光張晏曰重光謂日月也協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至也）函夏無塵。海外有謐。（其四　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東觀漢記曰祭肜爲遼東太守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毛詩曰海外有截爾雅曰謐靜也）

芒芒宇宙。天地交泰。（左氏傳曰芒芒禹跡淮南子曰虛廓生宇宙宇宙生天地周易曰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毛詩曰王在靈囿又曰嘉賓式宴以敖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玄暉峻朗。翠雲崇靄。（玄天色也）冕弁振纓。服藻垂帶。（其五　尚書曰藻火粉米鄭玄孝經注曰大夫服藻火毛詩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祁祁已見上文毛詩曰有來雍雍）薄言載考。承顏下風。（毛詩曰薄言采之載考已見上文漢書雋不疑曰乃今承顏接辭孔叢子曰伋願在下風）俯覿嘉客。仰瞻玉容。（毛詩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懌曹植罷朝表曰覲王容而慶薦奉懽宴而慈潤）施己唯約。于禮斯豐。（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己弘乎接物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効愛）天錫難老。如嶽之崇。（其六　言賜之難老合壽考也毛詩曰永錫難老又曰如南山之壽）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

（四言洛陽圖經曰華林園在城內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爲華林干寶晉紀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孫盛晉陽秋曰散騎常侍應貞詩最美）

應吉甫

（文章志曰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晉武帝爲撫軍將軍以貞參軍晉室踐祚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卒）

悠悠太上民之厥初（毛萇詩傳曰悠悠遠貌太上太古也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淮南子曰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毛詩曰厥初生民）皇極肇建彝倫攸敷（尚書曰建用皇極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五德更運膺籙受符（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春秋命厤序曰五德之運同徵合符膺籙次相代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陶唐既謝天歷在虞（其一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故號陶唐氏天歷天之歷數也已見上文虞謂舜也）

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孔安國尚書傳曰時是也毛詩曰皇矣上帝又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光我晉祚應期納禪（魏禪晉已見魏都賦范曄後漢書伏隆檄張步曰皇天祐漢聖哲應期尚書刑德放曰河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位以龍飛文以虎變（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又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玄澤滂流仁風潛扇（玄澤聖恩也曹子建責躬詩曰玄化滂流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區內宅心方隅回面（其二尚書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常以居心也劇秦美新曰回面內嚮喁喁然）

天垂其象地曜其文（周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韓詩外傳曰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春秋元命苞曰天質地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曰山東曰朝陽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孫柔之曰一名慶雲文子曰景雲光潤）嘉禾重穎蓂莢載芬（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地則嘉禾生東觀漢記曰濟陽縣嘉禾生一莖九穗田俅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于庭爲帝成歷）率土咸序人胥悅欣（其三胥相也毛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禮記曰天子穆穆）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尚書曰言曰從貌曰恭視曰明聽曰聰注曰是則可從恭嚴恪也明必精審聽必微諦論語曰君子視思明聽思聰貌思恭言思忠）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四尚書帝曰若時登庸又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其恭惟何昧旦丕顯（左氏傳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無理不經無義不踐行捨其華言去其辯（禮記曰理發乎外而衆莫不順鄭玄曰理謂言行也陸賈新語曰義者德之經履之者聖也老子曰處其實不處其華尚書曰君無以辯言亂舊政辯捷也口捷給則數爲人所憎故云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嵇康書曰游心于寂寞老子曰致虛極王弼曰言至虛之極也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其五尚書曰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毛詩曰奄有九州）

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孔安國曰漸入也）幽人肆險遠國忘遐（毛萇詩傳曰幽遠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服虔曰肆棄也）越裳重譯充我皇家（其六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鄭玄曰欲其轉相曉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薾也典引曰盛哉皇家）

峩峩列辟赫赫虎臣（毛詩曰奉璋峩峩典引曰德臣列辟毛詩曰進厥虎臣）內和五品外威四賓（尚書帝曰五品不遜孔安國曰五品謂五常也又曰四夷咸賓）脩時貢職入覲天人（周禮曰施貢分職以任邦國毛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莊子曰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備言錫命羽蓋

朱輪（其七。毛詩曰。備言燕私。又序曰。不能錫命以禮。尚書大傳曰。古諸侯之於天子有功者。天子賜其車服。號曰命諸侯。鄭玄儀禮注曰。命。加爵服之名。子虛賦曰。建羽蓋。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貽宴好會。不常厥數。（史記曰。秦王告趙王。欲爲好會。數猶禮也。左氏傳。張趯曰。吾得聞此數。）神心所受。不言而喻。（范曄後漢書。鄧騭上䟽曰。聖策定於神心。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於時肄射。弓矢斯御。（呂氏春秋曰。天子講武肄射。毛詩曰。弓矢斯張。毛萇曰。御。進也。）發彼五的。有酒斯飫。（其八。毛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毛萇曰。的。射質也。鄭玄曰。發。發矢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飫。杜預左氏傳注曰。飫。厭也。）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也。）在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爲失。（周易曰。弓矢者。器也。用之過亦爲失也。）凡厥羣后。無懈于位。（其九。毛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宋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準。沈約宋書曰。孔靖。字季恭。宋臺初建。以爲尚書令。讓不受。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寮咸賦詩。以述其美。）

謝宣遠（宋書七志曰。謝瞻。字宣遠。東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以弟晦權貴求爲豫章太守。卒。高祖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于時。）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仲秋之月。盲風至。命有司衣服有量。必循其故。鄭玄曰。盲風。疾風也。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巢幕無留鷰。遵渚有來鴻。（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上國。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鍾。曰。夫子之在此。猶鷰之巢幕上。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鴻飛遵渚。禮記曰。九月之節。鴻鴈來賓。）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迅商。商風之迅疾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疾。又曰。薄。附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孫卿子曰。積善德而聖心備焉。左氏傳曰。錫鑾和鈴。爾雅曰。戾。至也。東觀漢記曰。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儀禮曰。旨酒令芳。西京賦曰。促中堂之密坐。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忌曰。夫理國家而彌人倫。皆在其中。王曰。夫理國家。又何爲乎絲桐之閒。）扶光迫西汜。歡餘讌有窮。（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出自暘谷。次于濛汜。）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歸客。謂靖也。嵇康幽憤詩曰。養素全真。王隱晉書。周馥教曰。參軍杜夷。優遊養素。周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班固漢書述曰。䟽克有終。散金娛老。）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言己牽於時役。未果言歸。臨流念鄉。己結莫從之怨。而以侍宴暫歡之志。重歎飛蓬之遠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王逸曰。念舊鄉也。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列子。宋元君曰。適值寡人有懽心。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

樂遊應詔詩一首

（五言。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宮城北三里。晉時藥園也。）

范蔚宗（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爲高祖相國掾。稍遷至太子詹事。坐謀反誅。）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方言曰。寂。安靜也。）山梁協孔性。黃屋非堯心。（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何晏曰。言山梁雌雉得時。鄭玄毛詩箋曰。梁。石絕水之梁也。漢書曰。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爲裏。堯以位禪務光許由。故非堯心所悅。郭象注莊子曰。徒見聖人載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

（言未戒軒駕而訪道且降文圃而愛物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方明爲御昌寓參乘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毛詩曰王在靈圃鄭玄曰文王親至靈圃言愛物也毛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鑾音○原薄信平蔚○臺澗備曾深○（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處）蘭池清夏氣○脩帳含秋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漢書成紀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張晏曰帳帷帳也）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嶇嶔○（遵渚已見上文尚書曰隨山濬川洞簫賦曰嶇嶔巋崎）睇目有極覽○遊情無近尋○（廣雅曰睇視也王弼老子注曰滌除邪飾至于極覽鄭玄禮記注曰極者盡也）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頹侵○（莊子南郭子綦問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偊音禹陸機應嘉賦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頹年之方促）採己謝丹巘○感事懷長林○（毛詩曰赤芾在股毛萇曰諸侯赤芾鄭玄曰芾太古蔽膝之象黻與芾古字通江賦曰感事而出）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溫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凄凄陽卉腓○皎皎寒潭絜○（韓詩曰秋日凄凄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腓音肥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字非）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爾雅曰感動也楚辭曰載雲旗兮逶迤）鳴葭戾朱宮○蘭巵獻時哲○（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傅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晉灼曰芬芳布列若蘭之生應劭曰巵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鄭玄毛詩箋曰主人酌賓爲獻）餞宴光有孚○和樂隆所鈌○（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周易曰有孚飲酒無咎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鈌矣）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司馬彪曰在察也宥寬也郭象曰宥使自在則治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歸客遂海嵎○脫冠謝朝列○（廣雅曰遂往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凡仕則冕弁謝職故曰脫冠閑居賦序曰猥廁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楚辭曰朝發枉渚王逸曰枉曲也指景指日也已見上文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言彼去河有急瀾而不止已旋驂無緩轍而不留言相背之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孔以養素爲榮而已以戀位爲辱故云愧也周禮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間必有塗焉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睿平其宿心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毛詩曰彼美孟姜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閑居賦曰信用薄而才劣）

應詔讌曲水作詩一首 四言

（水經注曰舊樂遊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爲曲水武帝引流轉酌賦詩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賦詩）

顏延年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道隱無名王弼曰有形則亦有分有分者不溫則涼故象者非大象也又曰夫道物以之成而不見形故隱而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替隱使人無能名也太玄經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賈逵國語注曰彰著也）帝迹懸衡○皇流共貫○（春秋合誠圖曰黃帝有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中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長揚賦曰逮至孝文隨風乘流孔安國尚書傳曰萬國共貫）惟王創物○永錫洪筭○（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永錫難老鄭玄儀禮注曰筭數也謂年數）仁固開周○義高登漢○（其一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漢書曰五星聚于東井此高祖受命之符當以義取天下）祚融

世哲。業光列聖。（爾雅曰融長也毛詩曰世有哲王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太上謂文帝也漢書薄昭書曰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周易曰女正位于內男正位于外潘岳魯公詩曰如地之載如天之臨孫綽望海賦曰因湛亮以靜鏡俯遊目於淵庭）制以化裁。樹之形性。（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莊子曰流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惠浸萌生。信及翔泳。（其二 史記文帝詔曰萬物之萌生翔泳謂魚鳥也周易曰豚魚吉信及豚魚薛君韓詩章句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鱉）崇虛非徵。積實莫尚。（言崇尚虛假諒非有徵積累成實則莫能尚也演連珠曰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亦上也）豈伊人和。寔靈所貺。（言化之所感豈止人和乎實亦受天貺左氏傳季良曰於是人和而神降之福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也）日宣其朔。月不掩望。（漢書曰天下太平日不蝕朔月不掩望）航琛越水。輦賮踰障。（其三 言遠夷納貢也毛萇詩傳曰琛寶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賮爾雅曰上正嶂也郭璞曰山上平）帝體麗明。儀辰作貳。（言太子附帝故有明德也帝體謂太子也沈約宋書曰文帝立皇子劭爲太子喪服傳曰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黃離元吉鄭玄曰離南方之卦離爲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文王之子發旦是也毛萇詩傳曰儀匹也辰北辰也典引曰辰居其位齊王攸太子箴曰尊以引道固以貳己）君彼東朝。金昭玉粹。（東朝東宮也潘岳贈陸機詩曰纔纔東朝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妹又曰金玉其相廣雅曰粹純也）德有潤身。禮不愆器。（禮記曾子曰富潤屋德潤身又曰禮器鄭玄曰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柔中淵映。芳猷蘭祕。（其四 周易曰其用柔中陸機宣猷堂詩曰茂德淵沖字書曰祕者謂蘭芳之幽密）昔在文昭。今惟武穆。（言昔者在高祖之子爲王同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爲王又同武王之穆言其成也左氏傳富辰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杜預曰皆文王子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曰皆武王子也漢書韋玄成議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昭穆父子之迭號于祀而一也晉文王諱昭改爲韶）於赫王宰。方旦居叔。（王宰謂王爲宰輔比之周旦而亦居叔也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爲司徒毛詩曰於赫湯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吾成王叔父也）有睟睿蕃。爰履奠牧。（謂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於面二蕃謂江夏衡陽二王也爰履奠牧謂於所履之地能鎮定其郊牧也爾雅曰爰於也左氏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杜預曰履所履之界也諸侯得祀名山大川故曰奠牧尚書曰奠高山大川爾雅曰郊外謂之牧）寧極和鈞。屛京維服。（其五 和鈞謂王宰也屛京謂蕃封也尚書曰關石和鈞周禮曰三曰禮典以和邦國四曰政典以均萬民又曰凡邦國大小相維）朏魄雙交。月氣參變。（朏魄雙交謂三日也凡朏魄之交皆在月三日之夕今月未夕故以前之文唯止有二故曰雙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說文曰魄月始生魄然也月氣參變謂三月也月氣每月一變故曰參也周書曰凡四時成歲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有中氣以著時應）開榮灑澤。舒虹爍電。（言時候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桐始華又曰時雨將降又曰虹始見又曰仲春之月始電）化際無間。皇情爰眷。（言既太平故眷斯嘉節解嘲曰纖者入無間杜預左氏傳注曰間隙也）伊思鎬飲。每惟洛宴。（其六 楚辭曰伊思兮往古毛詩曰王在在鎬飲酒樂豈東陽無疑齊諧記東晳對武帝曰昔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郊餞有壇。君舉有禮。（餞已見上文左氏傳曹劌曰君舉必書）幙帷蘭甸。畫流高陛。（廣雅曰幙帳也蘭甸蘭生于甸猶蘭皐也畫流分流也）分庭薦樂。析（錫）波浮醴。（莊子曰分庭抗禮）豫同夏諺。事兼出濟。（其七 孟子夏諺曰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毛詩曰出宿于濟）仰閱豐施。降惟微物。（閱猶數也微物自謂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三妨儲隸。五塵朝黻。（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轉正員外郎徙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

（守衞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途泰命屯恩充報屈（泰屯二卦名周易曰泰者通也又曰屯如邅如）有悔可悛滯瑕難拂（其八周易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悛改也廣雅曰瑕穢也毛萇詩傳曰拂去也拂亦作弗古字通）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一首（四言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二十年三月皇太子劭釋奠于國學禮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

顏延年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漢書元帝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鄭玄禮記注曰尊師授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漢書儒林傳曰嚴彭祖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稟道毓德講藝立言（王粲贈文叔良詩曰温温恭人稟道之極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西都賦曰講論乎六藝左氏傳范宣子曰其次立言）浚明爽曙達義茲昏（以日喻道也大明之道既以爽曙道達之義於此彌昏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馬融曰浚大也魏都賦曰昏情爽曙箴規顯之毛萇詩傳曰爽差也然義與魏都賦微異不以文害意也禮記曰先王修道以達義桓子新論曰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滋昏也）永瞻先覺顧惟後昆（其一言大義漸乖永瞻先覺之意顧思後昆以正之孟子伊尹曰天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天人之先覺者也尚書曰垂裕後昆）大人長物繼天接聖（周易曰利見大人君德也尸子曰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聖人之道亦然漢書曰庖羲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周易曰屯元亨利貞王弼曰剛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則否故屯乃大亨也運錄運也周易曰蒙亨利貞王弼曰蒙之所利乃利正也）偃閉武術闡揚文令（尚書曰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闡修文教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庶士傾風萬流仰鏡

（其二尚書曰庶邦庶事嵇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居何在曰萬流屋是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緯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虞庠飾館睿圖炳睟（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睿圖孔聖之圖畫也炳丹青色也睟已見上文）懷仁憬（九永）集抱智麕（巨殞）至（懷抱謂包韞也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又曰儒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毛詩曰憬彼淮夷毛萇曰憬遠行貌左氏傳蔿啓疆謂楚子曰求諸侯而麕至杜預曰麕群也）踵門陳書躡蹻獻器（莊子曰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扁子司馬彪曰踵至也陳書謂陳列其書而進之也史記曰虞卿躡蹻檐簦器謂樂也漢書曰河間獻王修學好古或有先祖舊書多奉與獻王來朝獻樂器也）澡身玄淵宅心道祕（其三禮記曰儒有澡身而浴德王逸妍敖蚩曰窮聖人之祕奧測六義之淵玄宅心已見上文）伊昔周儲聿光往記（禮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聿述也）思皇世哲體元作嗣（毛詩曰思皇多士東都賦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鄭玄禮記注曰上嗣君之適長子）資此夙知降從經志（資猶藉也毛詩曰誰夙知而暮成禮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逿彼前文規周矩值（其四爾雅曰逿遠也尚書大傳曰聖人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值當也）正殿虛筵司分簡日（正殿前殿也長門賦曰正殿塊以造天虛筵以待賢也左氏傳郯子曰玄鳥氏司分者也爾雅曰簡擇也）尚席函杖丞疑奉帙（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有五尚有尚席禮記曰席間函丈鄭玄曰函容也丞疑疑丞也禮記曰虞夏商有師保有疑丞）侍言稱辭惇史秉筆（馮衍德誥曰仲尼言語不習則子貢侍禮記曰有善記之爲惇史國語士茁謂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妙識幾音王載有述（其五周易曰知幾其神乎尚書曰熙帝之載王肅曰載事也孔叢子曰使談者有述焉爲之柰何）肆議芳訊大教克明（演連珠曰

（肆議芳訊非庸聽所善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鄭玄毛詩箋曰訊言也）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又曰凡人之始立學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禮屬觀盥樂薦歌笙（周易曰觀盥而不薦王弼曰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觀盥也儀禮曰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也）昭事是肅俎實非馨（其六左氏傳曰以昭事神尚書成王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獻終襲吉即宮廣讌（獻終祭畢也尚書曰乃卜三龜一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劉楨瓜賦曰更鋪象牙之席吳都賦曰桃笙象簟周禮曰宿懸於阼階其南鍾然鍾則金也）台保兼徽皇戚比彥（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能與台同保太保也皇戚皇家之戚也爾雅曰美士爲彥）肴乾酒澄端服整弁（其七禮記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杜預左氏傳曰肴乾而不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六官眡命九賓相儀（六官六卿也周禮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其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漢書曰羣臣朝十月儀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東京賦曰伯夷起而相儀）纓笏帀序巾卷充街（纓笏垂纓秉笏也皆朝臣之服故舉服以明人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巾巾箱也所以盛書）都莊雲動野馗風馳（爾雅曰六達謂之莊劇秦美新曰雲動風偃韓詩曰施于中馗薛君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至）倫周伍漢超哉邈猗（其八鄭玄禮記注曰倫比也說文曰伍相參伍也蔡邕胡黃二公頌曰超哉邈猗莫參其二）清暉在天容光必照（清暉喻日喻帝也孟子云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趙歧曰容光小隙）物性其情理宣其奧（周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爲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貞者必性情也此意性情者正也言人君在上以道被物各存其性僞情矯志不入於心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廣雅曰奧藏也）妄先國胄側聞邦教（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延之遷國

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賈誼弔屈原曰側聞先生尚書曰司徒掌邦教）徒愧微冥終謝智効（其九微冥微賤而闇冥也家語哀公曰寡人愚冥莊子曰智効一官）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五言劉璠梁典曰張謖字公喬齊明帝時爲北徐州刺史謖霜六切）

丘希範（梁史曰丘遲字希範吳興人八歲能屬文及長辟徐州從事高祖踐祚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卒集題曰兼中書侍郎丘遲上）

詰（去質）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西京賦曰表嶢闕於閶闔薛綜曰紫微宮門曰閶闔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道天子道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筩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蔡邕月令章句曰吹者所以通氣也管簫竽笙塤篪皆以鳴吹者也）輕荑承玉輦細草藉龍騎（毛詩曰自牧歸荑毛萇曰荑茅始生也藉田賦

曰天子御玉輦服虔漢書注曰藉薦也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爲龍）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集本作漬）巢空初鳥飛荇（杏）亂新魚戲（毛詩曰參差荇菜）寔惟北門重匪親孰爲寄（史記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也史記田肯謂上曰非親子弟莫使王齊）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荀悅漢紀曰大會羣臣於長樂宮成禮而罷莫不肅穆）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左氏傳羊舌職曰諺曰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西征賦曰豈生命之易投）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一首（五言梁書曰呂僧珍字元瑜爲左衛將軍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

沈休文（劉璠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爲蔡興宗所知引爲安西記室梁興稍遷至侍中丹陽尹建昌侯薨謚曰隱）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六韜曰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高誘呂氏春秋注曰丹水在

（南陽浦崖也莊子曰兵革之士樂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人若履冰而負重孟子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左氏傳子）
（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我皇秉至德忘己用堯心（穀梁傳曰我君接上下論語曰）
（周之德可謂至德矣莊子堯謂舜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此吾用心也）愍茲區宇內魚鳥
失飛沈（言失常也東京賦曰區宇乂寧大戴禮曰魚游于水鳥飛于雲）推轂二崤岨揚
旆九河陰（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閫魚列）
（切西都賦曰左據函谷二崤之阻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尚書曰九河既道穀梁傳曰水南曰陰）超乘盡三
屬選皆百金（左氏傳曰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韋昭國語注曰超乘者跳躍上車也）
（漢書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顧野王曰屬猶接也史記曰李牧趙）
（之良將也匈奴入牧選百金之士五萬擊之漢書音義服虔曰良士直百金言重故也）戎車出細
柳餞席樽上林（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大入邊遣內史周亞夫軍細柳餞已見）

（上文）命師誅後服授律綏前禽（公羊傳曰何喜于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
（先強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函轘方解帶嶤武稍披襟（函函谷也轘轘轅也）
（解帶披襟言將降附也漢書音義應劭曰嶤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洛西李尤函谷關銘曰函）
（谷險要襟帶咽喉）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尚書曰奉辭伐罪郭緣生述征記曰）
（北芒洛陽北芒嶺靡迤長阜自滎陽山連嶺脩亘暨于東垣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伊水名也許慎淮）
（南子注曰潯涯也）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尚書曰柴望大告武成也謂武王誅）
（紂而還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大告以武功成也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縱一壑通俗文曰幘道曰簪）

祖餞（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爲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送應氏詩二首（五言）

曹子建

步登北芒坂遙望洛陽山（北芒已見上文）洛陽何寂寞宮室
盡燒焚（說文曰寂無人聲也獻帝紀曰車駕至洛陽宮室盡燒）垣墻皆頓擗荊棘
上參天（漢書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荊棘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不見舊耆老但
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東觀漢記馬援曰隗囂側足無）
（所立國語曰田疇荒蕪賈逵曰一井爲疇）游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
蕭條千里無人煙（漢書高祖曰游子悲故鄉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劉歆遂初賦曰野蕭）
（條而寥廓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火）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古詩曰悲）
（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李陵與蘇武書曰策名清時又詩曰嘉會難再逢）
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
（生如朝露）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毛詩曰嬿婉之求又曰我友敬矣又曰城彼朔）

（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爾雅曰昵近也漢書曰上過沛置酒沛宮）中饋
豈獨薄賓飲不盡觴（周易曰在中饋王弼曰婦人職中饋儀禮有饋食之禮鄭玄周禮注）
（曰進物於尊者曰饋）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言恩愛至情之極所望悲苦愈深也）
（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愛至者其求詳鄭玄注禮記曰病愧謂罪苦也）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
長（毛詩曰山川悠遠又曰道阻且長）願爲比翼鳥施翮起高翔（古詩曰願爲雙鳴鳥）
（奮翼起高飛）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五言）

孫子荊（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荊太原人也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梁令衛軍司馬爲馮翊太守卒）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李陵與蘇武詩曰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毛詩曰）

（零雨其濛）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傾猶盡也）三命皆有極。咄
（丁忽）嗟安可保。（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鄭玄禮記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蒼頡
篇曰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倉憒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爲
夭。（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
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未爲不足苟各安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
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
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大無小無壽無夭
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
百史記曰老子字聃列仙傳曰李耳生於殷時爲周守藏吏積八十餘年後之流沙莫知所終蓋百六十餘歲
或言二百餘歲）吉凶如糾纆。憂喜相紛繞。（漢書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爲表裏如
糾纆索相附會也按糾纆索也糾兩股索纆三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此鵩鳥賦曰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又曰
憂喜聚門吉凶同域神女賦曰紛紛擾擾未知何意）天地爲我爐。萬物一何小。（言天
地爲爐陶冶萬物居其間一何微小言不足自愛也鵩鳥賦曰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達人垂大
觀。誡此苦不早。（此謂愛生也達人大觀死生若一故戒此愛生苦于不早言能早戒之不
以經慮也鶡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理古詩曰立身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
懷抱。（楚辭曰惆悵兮私自憐王孫子曰仲叔諫衛靈公曰百姓乖離）孰能察其心。鑒之
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說文曰契大約也毛詩曰君子偕老）

金谷集作詩一首（五言酈元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經石崇故居）

潘安仁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
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澗中賦
詩以敘中懷應劭漢官儀曰太尉司空司徒長史號爲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徐州淮
沂其乂蔡邕陳琳碑曰遂鎮南裔）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毛詩曰還車言邁又
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何以敘離思。攜手游郊畿。（曹子建雜詩曰離思故難任）
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晉京洛陽也爾雅曰水草交爲湄）迴谿縈曲
阻。峻阪路威夷。（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緑池汎
淡淡。青柳何依依。（東京賦曰渌水澹澹澹與淡同韓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薛君曰依依
盛貌）濫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酈元水經注曰允街
谷水文成蛟龍允音沿街音牙洞簫賦曰揚素波而揮連珠）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
椑。（上林賦曰沙棠櫟儲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烏椑沙棠樹）靈囿繁若榴。茂林列芳
梨。（毛詩曰王在靈囿廣雅曰石榴若榴也西京雜記曰上林有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
登隆坻。（毛詩曰舍其坐遷鄭玄詩箋曰坻水中之高地）玄醴染朱顏。但愬杯行
遲。（邊讓章華臺賦曰激玄醴於清池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王仲宣公讌詩曰但愬杯行遲）揚桴
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楚辭曰揚桴兮撫鼓毛詩曰簫管備舉王仲宣公讌詩曰管絃發徽
音度曲清且悲）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春榮喻少歲寒喻老也周易陰符太公曰
春道生萬物榮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阮瑀
爲魏武與劉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託意分猶志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漢書曰石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易曰殊途而同歸世說曰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緑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
爲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石崇同日

（取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讖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爲琅邪太守孫秀時爲小吏給岳岳於秀不以仁遇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王弘爲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之爲西陽太守入爲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湓口南樓作）謝宣遠（瞻時爲豫章太守）

祗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言庾被召而旋帝京己守官而莅南服也左氏傳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南服南方五服也）方舟新舊知。對筵曠明牧。（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注曰方舟並兩船也楊仲武誄曰惟我與爾對筵接几蒼頡篇曰踈曠也舊知庾也明牧王撫軍也）舉觴矜飲餞。指途念出宿。（劉琨荅盧諶詩序曰舉觴對膝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陸士衡贈弟詩曰拊塗悲有餘）

二十卷　三十五　辛巳　辰

來晨無定端。別晷有成速。頹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楚辭曰日晻晻而下頹）榜人理行艫。輶軒命歸僕。（張揖子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舡長也說文曰艫船頭也吳都賦曰輶軒蓼擾毛詩曰輶車鑾鑣楊雄荅劉歆書曰甞聞先代輶軒之使）分手東城闉。（因）發櫂西江隩。（說文曰闉城曲重門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人呼浦爲隩）離會雖相親。逝川豈往復。（言離而復會雖有相親之理但逝川之流豈有往復之義嗟年命之速而會難也呂氏春秋曰離則復合合則復離親或爲雜非也）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杜篤弔比干文曰敬申弔于比干寄長懷於尺牘說文曰牘書版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靈運爲永嘉郡守丹陽郡圖經曰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下有湖水舊揚州有四津方山爲東石頭爲西）謝靈運

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甌越。（役所莅之職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曹子建詩曰清晨發皇邑毛萇詩傳曰憩息也史記曰東越王搖都東甌時俗號東甌王徐廣曰今之永寧也）解纜（力覽）及流潮。懷舊不能發。（吳志曰更增舸纜然纜維船索也西都賦曰攄懷舊之蓄念）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爲盈。遇物難可歇。（王仲宣公讌詩曰含情欲待誰古詩曰所遇無故物）積痾謝生慮。寡欲罕所闕。（說文曰痾病也老子曰少思寡欲）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郭璞山海經曰山居爲棲）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周易曰日新其德陸機思歸賦曰絶音塵於江介荀組七哀詩曰轍兮轍兮何其寂蔑蔑一作滅）

文、冊三　文二十　三十六　乙丑重刊　熊才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五言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興里吳舊亭也梁書曰范雲齊世爲零陵郡內史）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至尚書吏部郎兼知衛尉事江祐等謀立始安王遙光朓不肯祐白遙光遙光收朓下獄死）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於江淵澧沅風交瀟湘之川郭璞曰言二女游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五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響也楚辭湘君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謂堯也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死於湘水因爲湘夫人）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歸藏啓筮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鄭玄毛詩注曰驂兩騑也蔡邕初平詩曰暮宿河南悵望天陰雨雪滂滂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言范同廣平而聲聽方向籍己當居茂陵）

（之下將於彼而見求王隱晉書曰鄭袤字林叔爲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平陽魏郡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邕繼踵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以德化善爲條教百姓愛之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楚辭曰思公子兮徒離憂）

別范安成詩一首（五言梁書曰范岫字懋賓齊代爲安成內史）

沈休文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言春秋既富前期非遠分手之際輕而易之言不難也漢書灌夫傳曰生平慕之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充上與李夫人書曰每至當別未嘗以爲易）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言年壽衰暮死日將近交臂相失故曰非時也蜀志曰宋預聘吳孫權捉預手曰今君年長孤亦老恐不復相見也）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將以贈遠人）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繆襲嘉夢賦曰心灼爍其如陽不識道之焉如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文選卷第二十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沖詠史詩八首　張景陽詠史詩一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遊仙

何敬祖遊仙詩一首　郭景純遊仙詩七首

詠史

詠史詩一首（五言）

王仲宣

自古無殉死達人共所知（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爲殉鶡冠子曰達人大觀）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爲（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結髮事明君受恩良

不訾（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用不訾之軀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臨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古杏）縻（美悲切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塚壙也說文曰綆汲井綆也縻牛轡也）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說文曰劇甚也包咸論語注曰施行也）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毛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王逸楚辭注曰虧歇也）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言功立不由於己故不可爲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爲盡忠謚法曰能制命曰義我謂三良也）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列女傳柳下惠妻誄曰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爲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說文曰捐棄也）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竚臨穴已見上文說文曰歎太息也）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閶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禮記曰親始死惻怛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詠史八首　五言

左太沖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椀賦曰援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躒躒與犖同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楊雄博極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賈誼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賦）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騎射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尚書曰善敹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辭注曰激感也東吳謂孫氏也）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冀俲鉛刀一割之用韓君章句曰騁施也）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廣雅曰眄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語注曰盼動目貌也）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漢書曰鄺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萇詩傳曰離離垂貌）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韓詩內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冑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雅曰僚官也）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周書湯曰吾欲因地勢所有而獻之列子俞氏曰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珥插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爲飾）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漢書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說文曰偉

（詩也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廣雅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都賦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藩魏）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倜儻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爲帝魯連適遊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之爲却五十里）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宣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卓爾）臨組不肯緤○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緤繫也禮稽命徵

六百十八

文二十一

四

丁未重刊王勇

曰諸侯執珪解嘲曰析人之珪）連璽燿前庭○比之猶浮雲○（將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後仲連爲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毛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赫顯盛貌）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夾巷）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金張已見上文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爲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爲樂陵侯）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鐘焉呂氏春秋曰帝嚳令人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吹笙竽磬或爲鼓）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說文曰寂寂無

人聲也漢書楊雄自叙曰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書曰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無形謂之道）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法應之譔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爲式）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嘲曰天下之士咸營於八區）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廣雅曰皓明也傳玄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天地理書曰崐崘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峩峩高門內○藹藹皆王侯○（廣雅曰峩峩容也峩與娥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廣雅曰

六百卅六

文二十一

五

壬子重刊

夏應

藹藹盛也）自非攀龍客○何爲欻來遊○（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薛綜西京賦注曰欻者言忽也）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閶闔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也隨沖虛學于齧缺許由爲堯所讓由是退隱遯耕於中嶽下）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王粲七釋曰濯身乎滄浪振衣乎高嶽）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萇詩傳曰震猶威也）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史記曰荊軻之燕與屠狗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臣瓚漢書注曰邈縣邈也張衡四愁詩序曰豪右兼并之家）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

鈞。（埃塵言輕于鈞喻重也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太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宦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薄淮陽邪）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能何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己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敵也）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方言曰翳薆也郭璞曰謂蔽薆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貧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曰吳起商鞅垂著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塡溝壑。（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英雄有屯邅。由來自古昔。（周易曰屯如邅如國語曰古曰在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鶡冠子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落落踈寂貌言士之居窮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賦曰廓抱影而獨倚）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子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無緣）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收王逸楚辭注曰塊獨處貌）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說文曰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鄭玄毛詩箋曰蔑輕也莊子曰親友益踈）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遂說六國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爲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王以斯爲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爲丞相二世下斯吏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咤也說文曰咤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嗟憂歎之辭咄丁忽切咤倉憤切）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一首（五言）

張景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爲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終於家）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漢書劉向上疏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踈。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軷之祭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文）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鍾會有遺榮賦）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倉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漢書楊宣上書曰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毛詩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顧謂四坐賓。多財爲

累愚。（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歎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爲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爲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愚爲愚者之累也）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俱弊）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說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加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一首（五言）

盧子諒

（徐廣晉紀曰盧諶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顯宗徵爲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遺之末波死諶依石季龍冄閔誅石氏諶隨閔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珦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珦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己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史記曰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召見問藺相如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曰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逕入關。（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玄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歎曰由之難化也）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史記曰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說文曰揮奮也史記曰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償趙城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請以十五都與趙燕丹子曰荊軻拔匕首擿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金柱）連城既僞往。荊王亦眞

還。（史記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僞爲與趙城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褐裹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乃不得以城與趙亦終不與璧）爰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歡。（爾雅曰爰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爲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澠池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懽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政負力怙威鄭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方言曰端緒也）眥血下霑衿。怒髮上衝冠。（說文曰眥目眶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髮上衝冠已見上注）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西缶東瑟已見西征賦）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幽通賦曰捨生取誼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也）稜威章臺顛。彊禦亦不干。（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于鄰國毛詩曰不畏彊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史記曰趙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

（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廉公何爲者○負荆謝厥愆○（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令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鬭其勢必不俱生吾所以爲此也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如將軍寬之至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尚書曰思免厥愆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智勇蓋當代○弛張使我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歎吟也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

張子房詩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姚泓新立關中亂義熙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師進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毛詩序曰開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卜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爲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爲政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苛猶虐也）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南都賦曰輝朱光於白水）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伊人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昌○（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易巛靈圖曰攝天之業使之理鄭玄曰天業得其理）鴻門消薄蝕○垓下殞攙搶○（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曰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項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不會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薄蝕攙搶皆喻羽也京房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雅曰彗星爲攙搶）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爵仇謂封雍齒也已見幽通賦漢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爲相國勸高祖立之漢書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上問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留侯善畫計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請以爲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又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

肇允契幽叟○飜飛指帝鄉○（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可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又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廼學道欲輕舉莊子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鄭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周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尤武功歌曰清埃飛連日月毛詩曰惠我無疆）神武睦三正○裁

成被八荒。（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尚書傳曰睦和也漢）
（書曰三正子爲天正丑爲地正寅爲人正周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幽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陽）
（堯舜二帝所居也言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輕薄也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
（四方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孟子曰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然河）
（南則河陰也慶霄即慶雲也王逸楚辭注曰海內之政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也）鑾
旍歷頹寢。飾像薦嘉嘗。（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鑾旍鑾旗也公羊傳秋祭曰嘗）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陸機高祖頌曰念功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逝謂）
（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
（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濟濟屬車士。粲粲
翰墨場。（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
（圖講經藝之所）暫夫達盛觀。竦踊企一方。（暫夫宣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達離也莊）
（子叔連曰暫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詩曰相怨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
愧無良。（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縶之）
（足不良能行毛萇詩傳曰良善也）飡和志微遠。延首詠太康。（莊子曰聖人其於人）
（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
（魏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秋胡詩一首

（五言列女傳曰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
（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

（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奉二親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
（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脩身辭親往仕）
（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
（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顏延年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
（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鷟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
（五穀鄒子吹律而温至生黍也）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言椅梧佇鳳鳥之來儀寒）
（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鶡冠子曰影則）
（隨形響則應聲也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毛萇詩傳曰婉然美）
（貌又曰窈窕幽閑也爾雅曰嬪婦也）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貫猶連也傅玄）
（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
（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其一陸機從梁陳詩）
（曰在昔蒙嘉運）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毛詩曰或燕燕居息又曰妻子好合孟子）
（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脫巾
千里外。結綬登王畿。（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佩今欲宦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
（曰江革養母幅巾屐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爲友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緯）
（曰陳王者所起也）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
（傳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毛詩）
（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毛萇曰倭遲歷遠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存爲久離別。
沒爲長不歸。（其二蘇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嗟余怨行役。三陟窮

晨暮。（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砠矣我馬瘏矣）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鄭玄禮記注曰越躐也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傳太叔曰跋涉山川蒙犯霜露）原隰多悲涼。迴飆卷高樹。（宋均春秋緯注曰涼愁也）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阮籍詠懷詩曰離獸東南下）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其三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士之諸侯遊宦事人毛詩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楚辭曰超逍遙兮今焉薄又曰愁脩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予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哉）良時爲此別。日月方向除。（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毛萇曰除陳生新曰除鄭玄曰四月爲除廣雅曰方始也）孰知寒暑積。僶俛見榮枯。（僶俛猶俯俛也程曉女典曰春榮冬枯自然之理）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陸機青青河畔草詩曰空房來悲風鵩鳥賦曰止于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其四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宋玉諷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暮兮日已寒爾雅曰蕪草也）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醉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毛詩曰蠶月條桑又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佳人從此務。窈窕援高柯。（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說文曰援引也）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其五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年往誠思勞。事遠闊音形。（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荅揚德祖書曰思子爲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聲音日夜闊何以慰吾心）雖爲五載別。相與昧平生。（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無容不識直爲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

少時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從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鳧藻以進樂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王逸曰獨與我睨而相親成爲親也）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也）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其六潘岳從姊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高節難久淹。朅來空復辭。（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女之心高其節劉向七言曰朅來歸耕永自疎王逸楚辭注曰朅去也）遲遲前塗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室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余兮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觀漢記光武曰日出之東隅收之桑榆）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鄭玄箋曰已止也）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史記曰魏王豹至國即絕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爾雅曰豫樂也）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長歎）慘悽歲方晏。日落遊子顏。（其八言情之慘悽在乎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顏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華予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高張生於絕弦以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興於恨深楊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徽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弦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音聲之和）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繁欽與魏文帝牋曰異事遠訖旋侍光塵公羊傳曰結言而退楚辭曰解佩纕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如何久

爲別百行諐諸己（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飭百行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諐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家語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其九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義比之爲劣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爲汜）

五君詠五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延年

六百四十六　文二十一　十六　刘用

阮步兵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廚中有數斛酒乃求爲校尉大將軍甚奇愛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動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識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爲務沈醉日多善屬文論初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詠懷八十餘篇爲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麗託諷終始）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嵇康司馬長卿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賈逵國語注曰越踰也）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不評論臧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俗呂氏春秋曰沈君筮謂孫叔敖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貧霞謂仙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兮飡朝霞）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顧凱之嵇康讚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桓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嵇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凝也廣雅曰凝定也）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竹林七賢論曰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迕世爾雅曰迕逆也五故切非有先生論曰欲聞流議神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共入

六百七十　文二十一　十七　刘升

山遊戲採藥桓子新論曰天神人五二曰隱淪）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鳥鎩羽許慎曰鎩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鎩所例切）

劉參軍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靈爲建威參軍）

劉靈善閉關懷情滅聞見（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閉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臧榮緒晉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解說文曰懷藏也莊子廣成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遊守形形乃長生）鼓鍾不足歡榮色豈能眩（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令聞見既滅聲色俱喪故鼓鍾不足以爲歡豈榮色之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戶徧切）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廣雅曰韜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羲和沈湎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冥也）

（毛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廢亂也）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頌酒即酒德頌也衷謂中心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爲竹林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青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廣雅曰秀美也）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傳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爲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而奏樂）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覯（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過絶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

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絶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覯見也）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爲勗所指麾也傳暢諸公讚曰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豪素之所擬）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祕奥測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恥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軒軒軒飛貌張衡髑髏賦曰星迴日運鳳舉龍驤）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漢書班伯曰式号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

詠史一首（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仕子彯華纓遊客竦輕轡（七啓曰華組之纓楚辭曰竦余駕乎入冥廣雅曰竦上也）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毛詩曰明星有

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疏也希與稀通說苑曰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尚書中候曰青雲浮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孔安國尚書傳曰御侍也吳質荅東阿王書曰情踊躍於鞌馬）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應璩與曹長思書曰春生者繁華也）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莊子曰夫欲勉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詠霍將軍北伐一首（五言）

虞子陽（虞羲集序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爲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班固涿邪山祝文曰仗節擁旄鉦人伐鼓漢書公孫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長城地勢嶮萬里與雲平涼秋

八九月虜騎入幽并。（宋子侯詩曰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陰生。（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瀚海如淳曰瀚海海名說文曰陰雲覆日）

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今在滎陽庫中刁音貂鐎音遙）

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旍。（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子歐冶子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爲之破敗史記曰陸賈寶劍直百金楚辭曰旌蔽日兮敵若雲）

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晉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衆聚集有智力者爲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爲魚麗之陳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

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李陵書曰胡笳互動沈約宋書有胡漢舊箏笛錄有曲不記所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骨都先自讋。日逐次亡精。（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讋焉文穎曰恐懼也讋之涉切漢書匈奴有日逐王西京賦曰喪精亡魂）

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又曰李廣遠斥候未嘗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爲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

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庾包咸曰十六斗爲庾百行已見上文）

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爾雅曰虧毀也）

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樂衆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桓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平又已）

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敘其姓名）

百一

百一詩一首

（五言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

應璩（文章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典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誨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惟其始）

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韓子曰歆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竇嬰通列侯宗室爲名高三略曰侵誣下民國內讙譁）

前者隳官去。有人適我閭。（高唐賦曰長吏隳官賢士失志）

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苦蔡邕與袁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

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璩初爲侍郎又爲常侍又爲侍中故云三入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

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也爾雅曰隱占也郭璞曰隱度之也占之鹽切論語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典論論文曰文章經國之大業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橐簡書說文曰筐篋笥也口頰切漢書曰廣武君曰奉咫尺之書以使）

（燕）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數譽（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而見譽問者之辭也）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孝經曰曾子避席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稱賤子）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言己妄竊崇班心常懷恥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華匱十重巾十襲客見免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

遊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宗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宗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爲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古詩曰青青陵上柏劉公幹贈從弟詩曰亭亭山上松亭亭高貌）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在冬夏青青爾雅曰柢本也焦貢易林曰温山松柏常茂不凋落）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尚書曰庶常吉士七啓曰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列仙傳曰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立祠緱氏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爲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道以修德思玄賦曰繽連翩兮紛暗曖說文曰御使馬也）抗跡遺萬里豈戀生民樂（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悲申屠之抗跡）長懷慕仙類眇然心緜邈（王逸楚辭注曰緜緜細微之思也又曰邈遠也）

遊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餐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爲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韜隱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臨源挹清波陵崗掇丹荑（毛萇詩傳曰挹斟也又曰掇拾也都活切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延年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荑故曰丹荑）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靈谿谿名也庾仲雍荊州記曰大城西九里有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必取宋張湛列子注曰班輸爲梯可以陵虛）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污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之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而隱）進則保龍見退爲觸藩羝（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左氏傳曰魯人之皋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溪之美）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戶裏借

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史記曰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翹迹企潁陽臨河思洗耳（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閶闔風已見西京賦高誘曰兌爲閶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靈妃宓妃也毛詩曰顧我則笑鄭玄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說君者吾未嘗啓齒司馬彪曰啓齒笑也）蹇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王逸曰古賢蹇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悅之甚也蘭苕蘭秀也）

緑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冥玄默也）放情陵霄外嚼蘂挹飛泉（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大丈夫乘雲陵霄與造化逍遙魏文帝典論曰飢食瓊蘂渴飲飛泉）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崐崘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椿馳騁九野嵇康荅難曰偓佺以栢寶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茲亦耿介矯驂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子喬以上嵩高山說文曰拍拊也普白切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要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噎此其所以爲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敘也）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爾雅曰感動也）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成之必敗然而惑者望乘風雲冀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遊列缺翱翔倒景然死者相襲丘壟相望逝者莫反潛者莫形足以覺也）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遘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許慎曰二十八宿一宿爲一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國曰如日月之並過儀禮曰婦人拊心不哭吒歎聲也楚辭曰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逸迅思拂霄及遠遊以喻仙者願輕舉而高蹈）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容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谿谷嶄巖水增波韓詩外傳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特達之美而明月皆喻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案劍相眄者）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言世俗不娛求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臻陵苕哀素秋之早至也潛穎在幽潛而結穎也鄒潤甫遊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緣高松義與此同爾雅曰春爲青陽又曰苕陵苕也素秋已見上文）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悲俗遷謝故惻心流涕周易曰謂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教曰詳思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寓魯門。風煖將爲災。（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爲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呑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呑舟之魚、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銍鄉人也。好釣魚於涎溪、釣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案玉杯自來人前。）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許慎曰、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頷其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頷、動也。五感切。）升降隨長煙。飄颻戲九垓。（列仙傳曰、寗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今卒覩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爲交乎。士笑曰、今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視之、弗見、乃止。）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已見上文。漢武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見魄。（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月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而魄生也。）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日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分同道也。）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柏。（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陵苕已見上文。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蔦、寄生也。女蘿、松蘿也。）蕣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爲蕣華、莊生以爲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桂參天。）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周禮曰、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慈石也。）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文選卷第二十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果泉手校 廣圻審定 彭兆蓀讀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招隱

左太沖招隱詩二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遊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謝叔源遊西池詩一首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詩一首
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詩一首
曉出西射堂詩一首
登池上樓詩一首
遊南亭詩一首
遊赤石進帆海詩一首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登石門最高頂詩一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一首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一首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詩一首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詩一首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詩一首
謝玄暉遊東田詩一首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詩一首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宿東園詩一首
遊沈道士館詩一首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一首

招隱

招隱詩二首（五言 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沖（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也）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鄭玄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結構謂交結構架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石泉漱瓊瑤。纖

鱗亦浮沈。（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毛詩曰其肅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傳曰灌叢也南都賦曰寡婦悲吟）秋菊兼糇糧。幽蘭間重襟。（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曰乃裹糇糧毛萇曰糇食也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然蘭可為佩故以間襟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言世務勞促故足力煩殆也韓詩曰搔首躊躇阮嗣宗奏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彊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毛詩曰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周易曰井洌寒泉廣雅曰瑩磨也）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峭蒨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蒨粲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柏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言爵服之榮理無常玩時有好惡隨之屈伸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東征賦曰行止屈伸與時息兮）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綬以生纏牽之憂或彈冠而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物之紛可謂養生矣）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招隱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蛩蛩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躊躅住足也躊與躑同）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曰眷浚谷而勿墜）朝採南澗藻。夕息西山足。（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毛萇詩傳曰麓山足也）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又齊都賦曰翠幄浮遊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楚辭曰遊蘭皋與蕙林王逸楚辭注曰薄附也廣雅曰秀美也）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枚乘上書曰泰山之霤穿石楚辭曰吸飛泉之微液鳴玉亦瓊瑤也見上注）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樸。（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之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為天下澆淳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澆與澆同）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論語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喻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方言曰舍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

反招隱詩一首　五言

王康琚（古今詩英華題云晉王康琚然爵里未詳也）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

（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也班固漢書序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放神青雲外。絶迹窮山裏。（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爲九州伍長乎莊子曰絶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重奏曰陳原絶迹窮山韞櫝道藝）鵾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崔琦七蠲曰再奏致哀風）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楚辭曰漱凝霜之雰雰又曰容則秀雅朱顏毛詩曰爰有寒泉左氏傳楚太宰薳啓彊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己。（以出仕爲周才隱居爲偏智傳子曰君子周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己）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太平大宗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夭死季由葅於衛皆迫性命之情而不得天和者也列子公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

（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不至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遊乎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遊覽

芙蓉池作一首（五言）

魏文帝（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爲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爲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曰乘升也）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子虛賦曰上拂羽蓋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張衡羽獵賦曰風翊翊其扶輪）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法言

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五言）

（水經注曰淮南郡之于湖縣南所謂姑孰即南州矣庚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姑孰大築府第）

殷仲文（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陳郡人也爲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用爲長史帝反正出爲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禍及）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攢

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潘安仁有秋興賦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緊猶實也言欲成也）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言風之疾也激爽籟而起其幽律衝哀壑而叩其虛牝也爾雅曰爽差也簫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人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警起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爲牡谿谷爲牝）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殞。（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松貞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匠謂桓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之閒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郭象曰所謂塵

（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車也）廣筵散汎愛逸爵紆勝引（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紆屈也勝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己故通呼曰勝引）伊余樂好仁惑袪吝亦泯（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杜預曰蘇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黃叔度傳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曰吝袪去也爾雅曰泯盡也）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哂（阿衡諭玄也言己以凡猥妄首朝端匈奴聞之理將見哂許慎淮南子注凡猥猶凡也尚書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衡平也漢書曰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雅曰貽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游西池一首（五言）

謝叔源（臧榮緒晉書曰謝混少有美譽善屬文爲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沈約宋書曰混字叔源西池丹陽西池混思與友朋相與爲樂也）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聲類曰悟心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予時無筭而非我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暉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逍遥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說文曰越度也鄭玄禮記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毛詩曰願言思子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回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廣雅曰被加也言加大阜而通城闕也）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蒼頡篇曰湛水不流也）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毛詩曰褰裳涉溱鄭玄曰揭衣度溱水也潘岳河陽詩曰歸鴈映蘭詩沚與持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無爲牽所思南榮誠其多（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趎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趎處朱切）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五言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楚辭曰倚沼畦瀛兮遙望博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羽獵賦曰漾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橈兮蘭旌王逸曰橈小楫也）憩榭面曲汜臨流對迴潮（毛萇詩傳曰憩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爲汜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輟策共騁筵並坐相招要（李引執法言注曰騁並也）哀鴻鳴沙渚悲猨響山椒（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椒丘）亭亭映江月溜溜出谷飈（亭亭迥貌王逸楚辭注曰溜風疾貌寡婦賦曰風溜溜而夙興）斐斐氣幕岫泫泫露盈條（斐斐輕貌泫泫垂貌）近矚袪幽蘊遠視盪諠囂（李奇漢書注曰袪開散也王逸楚辭注曰蘊積也鄭玄禮記注曰闐諠囂則人意動作）悟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悟與晤同）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五言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鄉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言聖人佩玉璽所以儆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鄧析子曰爲之符璽以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王也漢書曰紀信乘車黃屋左纛）王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言上二事乃爲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束物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誄曰聰竟神理方言曰超遠也）昔聞汾水游今見塵

外鑣（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外已見上文說文曰鑣馬銜也言鑣以明馬猶軫以表車）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稅鑾猶稅駕也山椒已見上文）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吳都賦曰張組帷構流蘇遊天台山賦曰或倒景於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陰倒景崐崘罩曾城並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皐（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朝騁騖兮蘭薄戶樹瓊木蘺此然此意微與王逸注異不可以王義非之楚辭曰朝騁騖兮江皐王逸曰澤曲曰皐）原隰荑綠柳墟囿散紅桃（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者發孚也桃則華荑與稊音義同廣雅曰墟居也）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照（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鑒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物咸載）顧已枉維縶撫志慙場苗（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呂氏春秋曰至治之世賢不肖各反其質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見上文）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謠（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謂隱居之志也歎逝賦曰覽前物而懷之劉琨荅盧諶詩曰引領長謠）

晚出西射堂一首（五言永嘉郡射堂）　謝靈運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連鄣疊巘崿青翠杳深沈（爾雅曰山正鄣巘崿崖之別名爾雅曰重巘隒文字集略曰崿崖也王逸楚辭注曰杳深冥也）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楚辭曰與曛黃而爲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兮嵐氣清埤蒼曰嵐山風也嵐祿含切）節往慼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言鳥含情尚知勞愛況乎人而離於賞心也）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孫綽子曰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蘂兮鬢吐素華古詩曰衣帶日已緩）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言安排之事空有斯言幽獨不悶唯賴鳴琴而已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惟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登池上樓一首（五言永嘉郡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虯以深潛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虯鴻也說文曰虯龍有角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語注曰怍慙也）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周易子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尸子曰爲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趙岐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謂永嘉郡也說文曰痾病也）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廣雅曰聆聽也李陵書曰舉目言笑洞簫賦曰嶇嶔巋崎）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楚辭曰款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毛詩豳風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行永久穀梁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莊子罔兩責影曰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周易曰遯世無悶）

遊南亭一首（五言永嘉郡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時雨也說

（文曰霽雨止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箑清有餘也張載歲夕詩曰白日隨天迴皦皦貟如規）久痗昏墊苦。旅館眺郊歧。（毛萇詩傳曰痗病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昬墊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昬瞀墊溺皆困水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會也）澤蘭漸被逕。芙蓉始發池。（楚辭曰皐蘭被逕兮斯路漸廣雅曰漸稍也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王逸曰芙蓉蓮華也）未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楚辭曰青春受謝白日昭爾雅曰夏爲朱明）慼慼感物歎。星星白髮垂。（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居慼慼而不解古長歌行曰感物懷所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餌藥既止故有衰病蒼頡篇曰餌食也）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罔兩問影曰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屯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夜代謂使得休息也）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毛萇詩傳曰亮信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

遊赤石進帆海一首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歇而不比杜預左氏傳注曰歇盡也）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河圖曰崐崘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陰而赫然）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壖棄地韋昭曰謂緣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陵躐也顏啓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爲標的）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黃青）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賦維長綃挂帆席）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鯤海運則圖於南溟李弘範曰廣大窕冥故以溟爲名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度漲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言仲連輕齊組而之海上明海上可悅既悅海上恐有輕朝廷之譏故云子牟眷魏闕史記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居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柰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韓子白圭曰宋君少主也而務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矜名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五言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楚辭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尚早正服曰日太陽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鄭玄毛詩箋曰微不明也）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霏雲飛貌）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薄懈切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爾雅曰悅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猶足也孫卿子曰內省則外物輕矣廣雅曰愜可也）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楚辭曰願寄言於三鳥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劉淵林吳都賦注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爲命說文曰推排也爲推排以求也）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遡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駁郭璞遊仙詩曰山林隱遯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賁雅曰抗舉也）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景福殿賦曰欲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活活夕流駃，噭噭夜猨啼。（毛詩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楚辭曰聲噭噭以寂寥廣雅曰噭鳴也）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沈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心契九秋榦，目翫三春荑。（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九秋已見南都賦）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新序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安排已見上文）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遊仙詩曰安事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陵虛）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五言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求歸其路迺界北山注曰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于南山之陽）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曹攄贈石荊州詩曰轗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甘泉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灇。（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綜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鳧鷖在灇毛萇曰灇水會也灇與淙同）

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爾雅曰感動也周易曰地中有木升丰容悅茂貌郭璞曰丰容也音蜂）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籜竹皮也蒼頡篇曰茸草貌然此茸謂蒲華也江賦曰擢紫茸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漲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曰鶾天雞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貌）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郭象莊子注曰聖人遊於變化之塗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覽物已見上文眷猶戀也）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言獨在山中無人共遊人謂古人也）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言己孤遊非情所歎而賞心若廢茲理誰爲通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謝靈運

猨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元康地記云猨與獮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說文曰曙旦明也）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廣雅曰方始也）逶迤傍隈隩苕遞陟陘峴（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爲浦隩於到切又於六切爾雅曰山絕曰陘郭璞曰連山中斷曰陘胡庭切聲類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賢典切）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爲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廣雅曰陵乘也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楚辭曰川谷逕復流潺湲鵬鳥賦曰乘流則逝）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毛萇詩傳曰蘋大萍也又曰冒覆也）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萇詩傳曰挹𣂏也猶今言酌也飛泉已見上文）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靈運南樓中望所知遲客詩曰瑶華未堪折蘭苕巳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然握蘭摘苕咸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橐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疎麻兮瑶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疎麻神麻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展申也又漢家侍中握蘭）情用賞爲美事昧竟誰辨（言事無高翫而情之所賞即以爲美此理幽昧誰能分別乎）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遺（淮南子曰吾獨懷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也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遺是非又遺其所遺遺之以至於無遺然後無所不遺而是非去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五言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晉時藥園元嘉中築隄壅水名爲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爲元嘉）

顏延年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乘四載隨山栞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樏力追切）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蓄軫不行豈是欽明懋德之后善遊天下皆是睿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范曄後漢書劉安奏曰安皇帝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周穆）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廛（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民服漢儀注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揚雄有田一廛晉灼曰廛一百畝也）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孔安國尚書傳曰穎穗也金駕金輅也言上樓看穗也映猶蔽也）飛奔互流綴緹彀代迴環（飛奔車也陸景典語曰飛車策馬橫騰一超進越絕書曰車奔馬騰緹彀騎也續漢書曰緹騎一百人屬執金吾吳都賦曰彀騎煒煌）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列子黃帝夢遊華胥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西沈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

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羽獵賦曰玄冬季月萬物徂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曰眷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吳越春秋越王曰崐崘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處其陽陸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陰）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葱仟（廣雅曰攢聚也）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禮記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年之畜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玄曰無歲無贏儲也急要也通百姓之急者預戒於無年之時）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說文曰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皁臣輿輿臣隸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逮也）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疲弱謝淩遽。取累非纏牽。（言己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纏牽西京賦曰百禽淩遽戰國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子弟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曰駕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五言劉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潤州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莊子曰闕弈之隸與翳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山名也漢書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孫綽荅許詢詩曰倒景淪東溟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於是度河據陽山王逸楚辭注曰陘山側峽與陘通過秦論曰踐華爲城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巖險去漢宇。衿衛徙吳京。（言巖險之固去彼漢宇衿帶周衛徙此吳京宋都吳地故曰吳京也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衛）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類曰化魯靈光殿賦曰神之營之）園縣極方望。邑社揔地靈。（園縣廟園之縣也邑社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徙人以奉園陵今所爲陵者勿置縣邑然陵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揔皆也大戴禮天地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宅道炳星緯。誕曜應神明。（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奄有衡霍吳都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浮曜也禮斗威儀曰君秉水而王辰星揚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爲水德故云應也）睿思纏故里。巡駕帀舊坰。（爾雅曰林外謂之坰）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甍。（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西都賦曰輦路經營喪服傳曰抗極也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杜預左氏傳注曰甍屋棟也）春江壯風濤。蘭野茂稊英。宣遊引下濟。窮遠凝聖情。（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徨周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躬儉以引下濟之惠）嶽濱有和會。祥習在卜征。（國語曰齊桓公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人大和會左氏傳鄭太宰石㚟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昔老謂司馬談也遺氓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己巖耕以謝職不獲預觀盛禮所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封泰山而子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周南洛陽也）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空食猶素餐也王逸楚辭注曰不空食祿而曠官也廊巖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曰巖廊殿下小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楊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乎京師）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一首（五言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爲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之於策也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春方動辰駕。望幸傾五州。（禮記曰東方曰春論語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爲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太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七故謂北境云五州）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山祇山神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瑤軫玉轄也藻舟畫舟也王符

（羽獵賦曰天子乘碧瑶之彫軫建曜天之華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咫尺天顏）萬軸侜行衛千翼汎飛浮（萬軸謂車也千翼謂舟也越絶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内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彫雲麗璇蓋祥飇被綵斿（天台山賦曰彫雲斐亹以翼櫺桓子新論曰乘車玉爪蓋禮緯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斿旌旗之旒也）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吳都賦曰荆豔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而請簡子蓮之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交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爲夫人）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金練金甲組練也蔡琰詩曰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被練三千西京賦曰嚻聲震海浦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藐盼覯青崖衍漾覯綠疇（藐盼窈藐顧盼也衍漾遊衍漂漾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並畔爲疇）人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騫聳皆驚懼之意也都野民靈所居淵丘鱗翰所處也曾子曰陰之精氣爲靈）德禮既普洽川嶽徧懷柔（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浸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毛萇曰懷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五言）

鮑明遠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史記曰關法雞鳴出客）嚴車臨迥陌延瞰歷城闉（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神女賦曰望余帷而延視廣雅曰瞰視也毛萇詩傳曰闉城曲也）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隅城隅也）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楚辭曰軼迅風於清涼又曰爲余先乎平路）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宦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爲井井有市）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大程鄭王孫羅裒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王者爲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劒從之列女傳秋胡子妻謂秋胡曰子辭親往仕）爭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王羲之荅許詢詩曰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百年已見上文）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驚春（以草喻人也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陸機桑賦曰豐稚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曹毗治城賦曰含彩可以寶珍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尊賢永昭灼孤賤長隱淪（說苑曰子賤至單父請耆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上疏曰江淮孤賤愚矇小生隱淪謂幽隱沈淪也）容華坐消歇端爲誰苦辛（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轗軻長苦辛）

游東田一首（五言）

謝玄暉（朓有莊在鍾山東游還作）

慼慼苦無悰攜手共行樂（慼慼已見上文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悰爲樂亟韋昭曰悰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居苦無悰駕遊博望山悰裁宗切揚惲報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累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蕙樓）遠樹曖仟仟生煙紛漠漠（廣雅曰芊芊盛也仟與芊同）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望彼青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機悲行曰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爲此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一首（五言）

（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爲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璠梁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

（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即樊蘊若煙氣）

江文通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也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張僧鑒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鸞崗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崗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崐崘山正東曰天墉城其北戶出承淵山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瑤草正翕赩玉樹信葱青（瑤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賦曰瑤瑾翕赩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楚辭曰杳杳冥冥而薄天）中坐瞰蜿虹俛伏視流星（西京賦曰瞰蜿虹之長鬐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頫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言未盡尋遐怪則知其至此耳目必驚也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曾重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多意多佳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隱顯交慮所以未申嘯賦曰藉皐蘭之猗靡楚辭曰臨風怳兮浩歌王仲宣公讌詩曰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臨風已見月賦）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方猶將也言將隱而棄榮利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市井已見上文）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旍（光誦猶華篇也後旍猶後乘也）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五言徐爰釋問略曰建康北十里有鍾山）

（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子尚爲西陽王）沈休文

靈山紀地德地險資嶽靈（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王隱晉書苟晞曰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枕靈嶽）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巔以爲闕南山則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延之西征賦曰嵩中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坰（鳳翔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引翠鳳之文不取旗義也衿帶神坰並見上文）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其一北阜鍾山也西都賦曰瞰北阜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又赴洛詩曰林薄杳阡眠）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子虛賦曰其山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巒巃有合沓楊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賦曰岑崟參差尚書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注曰三山名言相望也）鬱律構丹巘崚嶒起青嶂（西京賦曰隱轔鬱律巘已見上文魯靈光殿賦曰崱繒綾而龍鱗）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其二楚辭曰道幽谷於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崐崘其氣魂魂漢書曰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僊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海中）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此皆假言之）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壟首秋風生桂枝（其三）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山足已見上文）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維摩經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大品經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山海經曰和山五曲郭璞曰曲迴也）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老子曰窈兮冥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深遠貌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其中有精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其四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莊子曰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

（地虛矣）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說文曰挺拔也旆旗之垂者於旗以羽爲飾故云羽旆陸機樂府詩曰羽旗棲瓊鸞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王趾已見上文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日出東南隅行曰顧步咸可懽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爲期（其五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宿東園一首 五言

沈休文

陳王鬭雞道安仁采樵路（陳思王名都篇曰鬭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潘岳詩曰東郊歎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心搖搖遵彼萊田言采其樵）東郊豈異昔聊可閑余步（七啓曰雍容閑步）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岪鬱）槿籬疎復密荆扉新且故（謝靈運詩曰插槿當列墉鄭玄禮記注曰蓽門荆竹織門也殷仲堪誄曰荆門晝掩）樹頂鳴風飆草根積霜露驚麏去不息征鳥時相顧（毛詩曰野有死麏今以江東人呼鹿曰麏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兎（任預雪詩曰寒鳶嚮雲嘯悲鴻竟夜嗷）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飛光忽我遒寧止歲云暮（古董桃行曰年命冉冉我遒毛詩曰歲聿云暮）若蒙西山藥頹齡儻能度（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胷臆生羽翼陸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悵頹年之方侵）

遊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銳意已見上注西征賦曰切託慕於闕庭潘岳書曰長自絕於埃塵超遊身乎九霄）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漢武內傳曰帝好長生之道）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豐多也）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淹留已見上文）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曹子建閑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衿）所累非外物爲念在玄空（愼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廣雅曰玄道也然道體無形故曰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袁彥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爲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都令人逕絕唯使雲路通（吳都賦曰逕路絕風雲通張昶華山堂闕銘曰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起）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漢書谷永曰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廣雅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闕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歲暮已見上文）

古意詶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一首（五言何之元梁典曰到溉字茂灌爲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南琅邪郡琅邪國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楊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縣境立郡鎮輿地圖曰梁武改南琅邪爲琅邪郡在潤州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第三息悱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郡府）

甘泉警烽候。上谷拒樓蘭。（漢書揚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扜音烏）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岪鬱）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巖巒。（左氏傳咎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衿帶已見上文說文曰巒小山而高）俯窺壯下屬。危樓峻上干。（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上干已見上注）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登陴杜預曰陴城上睥睨也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金溝朝灞滻。甬道入鴛鸞。（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閶闔門入灞滻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大水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閣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鴛鸞殿）鮮車騖華轂。汗馬躍銀鞍。（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臣愚駑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漢書音義曰負侍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史記曰藺相如怒髮上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范曄後漢書曰竇憲爲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說囂曰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漢書曰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帝勞軍直馳入帝曰鄉者霸上軍如兒戲古樂府日出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爲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數所具切奇居宜切）

文選卷第二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雀臺一首
任彦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贈荅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阮嗣宗（臧榮緒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蔣濟辟爲掾後謝病去爲尚書郎遷步兵校尉卒）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廣雅曰鑑照也）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廣雅曰號鳴也）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二妃遊江濵逍遥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濵交甫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已見南都賦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褱毛萇詩傳曰婉孌少好皃子虛賦曰扶輿猗靡）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感激生憂思諼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鄭玄曰人言其雨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如

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沈約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然今爲漢王所禽矣）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善曰說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愁悴班固荅賓戲曰朝爲榮華夕爲憔悴山海經曰雫夕之山下爲荊杞郭璞曰杞枸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西山夷齊所居言欲從之以避世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沈約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況復妻子者乎）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毛詩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弃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爲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兇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東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

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神女賦曰陳嘉辭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廣雅曰宿夜也）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翺翔。（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以財助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是以變女不弊席變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止恥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變之懽丹青不渝故以方誓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沈約云由西北來東道也）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貴之與貧賤易至乎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託止也）清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迅疾也楚辭曰皐蘭被徑兮斯路漸凝霜已見上文古詩曰白露沾野草）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王子晉已見上文）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雅曰毒痛也）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爲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相印也云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賂禍故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栢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爲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

（山阿而發此句明徂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逆天然毒求生蘇子）
（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沖詠史詩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
（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開秋秋初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兮四子講德論曰蟋蟀）
（俟秋吟毛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古詩曰感物懷所思）
（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毛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善曰論衡曰甘議繁辭終不見信）微風吹羅袂。明月耀
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樂録曰雞鳴高樹顛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
（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六頁六二　文二十三　五　戊申重刊 王明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范曄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
（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嘉字）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
（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善曰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娛樂未終
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溢盡。資
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歸）
（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
（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
（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
（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
（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拘帶。五

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軫當為畛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
（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毛詩曰我有嘉賓）膏火自煎
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
（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軫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贍己乃亦坐）
（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
（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疏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碏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
（能治官敢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
（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沈約曰夷）

六丂六十二　文二十三　六　刘升

（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
（食之顏延之曰龜策傳曰無蟲曰嘉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
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
（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歎息善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鳴
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臭腐耳善曰楚辭）
（曰鴈邕邕而南遊又曰恐鶗鴂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
心。（沈約曰致此彫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
（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杜預左氏傳注曰尚上之）
（耳）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

（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也顔回已見幽通賦史記曰閔損字子騫）開軒臨四野。
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方言曰冢大者爲丘王逸楚辭
注曰小曰丘）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悞羨門子。噭噭今
自蚩。（沈約曰自我以前徂謝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爲今日之一丘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
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升高永望志事不同徂沒理一追悟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
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
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蚩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
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毛詩曰率彼曠野楚
辭曰莽茫茫之無涯毛萇曰茫茫廣大貌）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

火中。日月正相望。（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
乎鶉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惟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朔風
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爲
霜）羇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羇旅之臣也）小人計
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沈約曰豈惜終憔悴
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
以羇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南方爲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爲炎暑也薛君韓
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毛詩箋曰炎熱氣也）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淮南子曰
志厲清雲楚辭曰載雲旗之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孫卿子曰日月遞照

四時代御）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毛詩曰勞心忉忉又曰勞心怛怛楚辭曰國無
人兮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壽將盡而人莫
己知恐被讒邪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不見離別）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頹）迴風吹四壁。寒
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
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
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郭璞曰蟨音厥）如何當路子。
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
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蛩蛩負蟨以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趍不念暮歸所安爲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
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綦毋邃曰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呂氏春

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
名令聞也）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
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己之短翮不隨燕雀爲侶而欲與黃鵠比遊黃鵠一舉冲天翱翔四海短翮追而
不逮將安歸乎爲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鬱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
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
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
音亡國之音也）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僶俛趣
荒淫。（輕薄之輩隨俗浮沈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

（沈與時俛仰）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楚辭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爲鄧林楚辭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樹）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皐蘭已見上文楚辭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毛詩曰駕彼駟牡載驟駸駸毛萇曰駸駸驟貌駸七林切）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爲朝雲）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戰國策曰莊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

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爲的晝遊茂樹夕調酸醎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遊高陂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塡澠池之塞內投己澠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爲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谿谿流所沃者美好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禁止也）

秋懷一首　五言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平生已見上文說文曰嬰繞也）如何乘苦心矧復値秋晏（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淮南子曰秋士哀也）皎皎天月明弈弈河宿爛（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弈弈盛貌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楚辭曰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寒商動清閨孤燈曖幽幔（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辭注曰曖曖闇昧貌）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夷險難豫謀倚伏昧前筭（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夷險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患蔑比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頹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偃謂偃仰不仕也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爲白衣尚書）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

命觴朋來當染翰（秋興賦序曰染翰操紙慨然而賦）高臺驟登踐清淺時陵亂（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頹魄不再圓傾義無兩旦（魄月魄也義羲和謂日也）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阮籍詠懷詩曰玄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嵇康有白首賦）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爾雅曰串習也古患切）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渤海人也爲馮翊太守趙王倫之爲征西撓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乎倫簒立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蠻（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

（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子欲適西戎論語曰子欲居九夷）苟懷四方志所在可遊盤（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平聲 周易曰屯如邅如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歌曰遂邁不復自嬰屯蹇論語子曰顛沛必於是）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周易曰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氏傳蘧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也）咨余沖且暗抱責守微官（孔安國尚書傳曰沖童也賈逵國語注曰暗不明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枚叔上吳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傅子曰福生有兆禍來無端方言曰端緒也）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紘綱投足不獲安（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松柏隆冬悴然後知歲寒（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淮南子曰何爲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眞僞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平聲 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說文曰負受貸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子折葼以笞之）下顧所憐女惻惻中心酸（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二子棄若遺念皆遺凶殘（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余如遺）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也）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汍瀾（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瓚曰萑蘭涕泣闌干萑與汍同）

哀傷

幽憤詩一首（四言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爲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嵇叔夜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蔡邕書曰邕薄祜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哀煢靡識越在繈緥（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越在他境淮南子曰成王幼在繈緥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繈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緥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緥小兒大藉也）母兄鞠育有慈無威（嵇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恃愛肆姐不訓不師（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嬌也嬌與姐同耳姐子豫切）爰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嵇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志）志在守樸養素全真（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眞者精誠之志也）曰余不敏好善闇人（謂與呂安交也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也）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子玉楚大夫也左氏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大人含弘藏垢懷恥（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鄭玄曰民行多邪）

（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得法度論語曰爲仁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褊心康自謂也）
（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論辭也毛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又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感悟思𧗿○怛
若創痏○（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痏蒼頡篇曰痏歐傷也方言曰怛痛也說文曰痏瘢也漢書音義曰以杖）
（歐擊人剝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疻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
（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
（川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者物亦不能傷也）
昔慙栁惠○今愧孫登○（栁下惠已見西征賦魏氏春秋曰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
（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內負
宿心○外恧良朋○（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其宿心爾雅曰恧）
（慙也毛詩曰每有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

（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日）
（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書曰司馬相如）
（稱疾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准南子曰古人神氣不）
（蕩於外漢書曰揚雄室士儋石之儲猶晏如也）咨予不淑○嬰累多虞○（毛萇詩傳曰咨嗟也）
（毛詩曰之子不淑云如之何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踈○（毛詩曰下）
（民爲孽匪降自天噂沓背增職競由人）理弊患結○卒致囹圄○（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
（禮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所以守禁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對荅鄙訊○縶此幽阻○（言己）
（對荅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書曰訊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縶拘執也鄙俚也）
（訊問也）實恥訟免○時不我與○（論語曰陽貨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文雖出此而意微殊）
（亦不以文害意也免或爲究非也）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

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劉歆荅父書曰誠思拾遺冀以云補）嗈嗈鳴鴈○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毛詩曰雝雝鳴鴈管子相公曰夫鴻鵠有）
（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鵠秋南而不失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毛詩曰嗟我懷人說）
（文曰曾辭之舒也儔等也）事與願違○遘茲淹留○（淹留謂因繫而留也爾雅曰淹留久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毛詩曰謂我何求）古人有
言○善莫近名○（莊子曰爲善莫近名爲惡莫近刑司馬彪曰勿脩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身以無陋）
（於形也郭象曰志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也）奉時恭默○咎悔不生○（尚書曰恭默思）
（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曰懼欣忠信咎故不生可爲孝矣）萬石周慎○安親保
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爲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爲郎中令奏事事下）

（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令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讖曰曾子）
（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世務紛紜○祇攪予情○（漢書曰嚴安徐）
（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攪我心攪亂也祇適也）安樂必誡○乃終利貞○（家語金人銘曰）
（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
秀○（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予獨何爲○有志
不就○（楚辭曰云有志而無謗爾雅曰就成也）懲難思復○心焉內疚○（潘元茂九錫文）
（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疚疚病也）庶勖將來○無馨無臭○（爾雅曰勖勉也）
（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優）
（遊所以安己不懼也范曄後漢書曰袁閎散髮絕世）永嘯長吟○頤性養壽○（杜篤連珠曰能）
（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頤）

（鄭玄曰。頤。猶養也。）

七哀詩一首（五言。）

曹子建

（贈荅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夫皎月流輝。輪無轂照。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爲文外傍情。斯言當矣。）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古詩曰。慷慨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爾雅曰。諧。和也。）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嘆。）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

七哀詩二首（五言。）

王仲宣

五百十六　文二十三　十五　刘升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荊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蠢爾蠻荊。毛萇曰。蠻荊。荊州之蠻也。）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閒。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揮涕以手揮之也。）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完。全也。）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荊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舡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山岡有餘暎。巖阿增重陰。（通俗文曰。日陰曰暎。）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皆言不志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辭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首丘。）流波激清響。猴猨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衿。（楚辭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酈食其也。韓子曰。師消靜坐撫琴。）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爲絲桐之間也。）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羈旅已見上文。）

七哀詩二首（五言。）

文二十三　十六　乙卯重刊　刘端

張孟陽（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佐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冢相次之皃。）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范曄後漢書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毛萇曰。膴膴。肥美也。）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豺虎已見上文。）毀壞過一抔。便房啓幽戶。（一抔。喩少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何如。漢書注曰。便房。家壙中室也。）珠柙離玉體。珎寶見剽虜。（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枚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刼人也。又

（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園寢化爲墟○周墉無遺堵○（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曰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而爲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丈爲板五板爲堵）冢籠荊棘生○蹊逕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曰掃除也餘見下注掃蘇老切）頹隴並墾發○萌隸營農圃○（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俊發爾私鄭玄曰俊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隸）昔爲萬乘君○今爲丘山土○（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方言曰冢大者爲丘淮南子曰吾死也有一棺之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甞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甞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甞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疾鶡鴠賦曰涼風蕭瑟）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楚辭曰蟬寂寞而無聲）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呂氏春秋曰秋氣至則草木落）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朱光日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續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顧望無所見○惟覿松柏陰○（松柏丘墓已見上文）肅肅高桐枝○翩翩棲孤禽○（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曰肅謂枝葉縮栗也）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虫名俗謂之蜻蛚蟋蟀吟已見上文注蜻音精蛚音列）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秦嘉婦詩曰哀人易感傷）丘隴日已遠○纏綿彌思深○（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登樓賦曰誰憂思之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衿○（楚辭曰遡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歔欷而沾襟）

悼亡詩三首（五言風俗通曰慎終悼亡鄭玄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荏苒猶漸也冉冉歲月流貌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列子曰寒暑易節）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之子謂妻也毛詩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琴賦曰披重壤以誕載）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者可語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辭曰倚躊躇以淹留）僶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毛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家語孔子曰思其人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帷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廣雅曰帷帳也聲類作幃說文曰彷彿相似見不諦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流芳廣雅曰挂懸也）悵怳如或存○周遑忡驚惕○（王逸楚辭注曰怳失意也）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飛戾天王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禽即雙棲禽也）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析○（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春風緣隟來○晨霤承檐滴○（說文曰霤屋承水也）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儌幸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室南端室之南正門）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秋風爲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文穎漢書注曰闌希也說文曰溽濕暑也）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古詩曰涼歲云暮毛萇詩傳曰衾被也）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孔安國尚書傳曰纊細綿也）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毛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埤蒼曰朧朧欲明也）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展轉已見上文）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古詩曰白楊多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桓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令帝居他帳遙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也）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胷。（漢書公孫玃曰累撫衿魏武帝苦寒行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淚下霑衣裳）霑胷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來）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楊脩傷天賦曰悲體貌之潛翳兮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不憂莊子蒙人故云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尚書曰詩言志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魚豢典略趙岐卒歌曰有志無時命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閑居）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厲。（毛詩曰秋日淒淒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左氏傳施氏之婦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念此如昨日。誰知已

卒歲。（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幬張故房。朔望臨爾祭。（鄭玄禮記注曰茵褥也毛詩箋曰幬床帳也）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爾雅曰引陳也）亹亹朞月周。戚戚彌相愍。（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解）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感物已見上文毛詩曰涕既隕之）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禮記周豐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毛詩曰彷徨不忍去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落葉委埏側。枯荄帶墳隅。（聲類曰埏墓隧也方言曰荄根也）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孤魂翔故城楚辭曰魂煢煢兮不遑寐）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揮涕已見上文）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曰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五言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盧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屬少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爲庶人徙新安郡羨之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越絕書曰曲阿爲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崗。（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辭曰還顧高丘泣如灑青烏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崗）眷言

懷君子。沈痛結中腸。（毛詩曰眷言顧之阮籍詠懷詩曰容好結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爲邪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神期恒若在。德音初不忘。（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尚書曰帝乃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高墳纍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解劍已見上注潘岳虞茂春誄曰嫉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侔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言己往日疑彼三人迫乎今辰己亦復耳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玄必勝我識減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粲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以能役子等爲貴未能齊子所爲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趙岐孟子章句曰良甚）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作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爲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巳來每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顏延年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周書曰各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塋。（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如淳漢書注曰塋墓田也）逮事休命始。投迹階王庭。（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周易曰夬揚于王庭）陪厠迴天顏。朝讌流聖情。（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顏）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爲重也達官達也晚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爲輕也王逸晉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悋形見班固西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悋者憂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悋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勑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孝經鉤命決曰勑躬未濟汲汲孶孶者四子講德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權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恩合非漸漬。榮會在逢迎。（論語糾滑讖曰漸漬以道廢消乃行戰國策曰田光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束紳入西寢。伏軫出東坰。（紳大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宣尼伏軫而歎東坰陵所在也）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君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吊魏武文曰悼繐帳之冥）

（漢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蔥）松風遵路急山烟冒壠生（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冢謂之壠）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歌聲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被歌應劭曰持新曲以爲歌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萬紀載紡吹千載託旒旌（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未殊帝世遠已同淪化萌（言帝澤被天下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已質雖存其神已謝故同乎淪化之萌也）幼牡困孤介末暮謝幽貞（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周易曰幽人貞吉）發軌喪夷易歸軌慎崎傾（以車之行喻己之仕也發軌弱冠也王武子荅何劭詩曰討終收遐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易遵也歸軌暮年也楚辭曰覩軌丘兮崎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集曰謝諮議璟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玄暉

繐幃飄井幹罇酒若平生（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淮南子曰大構架興宮室有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飾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芳襟染淚迹嬋媛空復情（楚辭云心嬋媛而傷懷兮王逸曰嬋媛牽引也）玉座猶寂漠況迺妾身輕（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坐玉床鄭玄曰坐玉床處天之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爲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彥昇（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毛萇詩傳曰楨幹也）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雎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意）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哀子正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也）結懽三十載生死一交情（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懽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邽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攜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遊于秦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抱朴子曰攜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濬沖得茂彥夫子值狂生（傅暢讚曰王戎字濬沖戎爲選官時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毅字茂彥重以清尚毅淹而通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昉自謂也梁典曰范雲爲吏部尚書又曰昉爲吏部侍郎淮南子曰臺無所鑒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所鑒者玄德故爲狂生臺古握字也漢書曰酈食其人皆謂之狂生）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伊人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曹子建贈丁儀詩曰涇渭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言將乖之初不

（忍便訣欲留少選之頃以遣離曠之情也）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言昔日將乖不忍一辰之意況今千齡末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新序孫叔敖曰筐篋之槖簡書說文曰篋笥也）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蒼頡篇曰嘲調也字書曰嘲亦啁也毛詩曰善戲謔兮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以子丑配甲乙也經猶歷也）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又曰容則秀雅稚朱顏）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娛兮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今自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瑟琴）已矣余何歎。輟舂哀國均。（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舂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一首（四言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爲尚書）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翼翼飛貌也鸞喻子篤也楚辭曰高翱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我友云徂。言戾舊邦。（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舫舟翩翩。以泝大江。（楚辭曰將舫舟而下流舫與方同）蔚矣荒塗。時行靡通。（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慨我懷慕。君子所同。（毛詩曰慨我寤歎封禪書曰懷而慕思也）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亂離瘼矣）濟岱江行。邈焉異處。（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行近荊州仲宣所居也）風流雲散。一別如雨。（鸚鵡賦曰何今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人生實難。願其弗與。（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生實難所務非此）瞻望遐路。允企伊佇。（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可以望見之跂與企同）烈烈冬日。肅肅淒風。（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潛鱗在淵。歸鴈載軒。（魚鴈諭時候也毛詩曰魚潛在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貌）苟非鴻鵰。孰能飛翻。（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毛萇注曰鶉鵰也）雖則追慕。予思罔宣。（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尚書曰予思日孜孜）瞻望東路。慘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毛詩曰率彼淮浦）君子信誓。不遷于時。（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及子同寮。生死固之。（左氏傳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何以贈行。言授斯詩。（晏子春秋曰曾子將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麋醢貨以匹馬願子剋求所湛）中心孔悼。涕淚漣洏。（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也）嗟爾君子。如何勿思。（毛詩曰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一首（四言三輔決錄趙岐注曰士孫孺子名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屬至荊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爲李傕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爲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粲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也）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廣雅曰夷滅也）我暨我友。自彼京師。（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氐羌）宗守盪失。越用遁違。（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傳注曰違避也）遷于荊

楚在漳之湄（山海經曰荊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湄）在漳之湄亦尅宴處（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詩書）和通箎塤比德車輔（毛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箎毛萇云土曰塤竹曰箎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塤箎左氏傳曰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既度禮義卒獲笑語（毛詩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庶茲永日無愆厥緒（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尚書曰荒墜厥緒）雖曰無愆時不我已（鄭玄毛詩箋曰已與也）同心離事乃有逝止（張衡怨詩曰同心離居絕我中腸）橫此大江淹彼南汜（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己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已）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毛詩曰瞻望弗及張衡怨詩曰我聞其聲載坐載起）惟彼南汜君子居之（論語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悠悠我心薄言慕之（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苡薄言采之）人亦有言靡日不思（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喆不愚又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又）矧伊嬿婉胡不悽而（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無兄弟胡不比焉）晨風夕逝託與之期（毛萇詩傳注曰晨風鸇也楚辭曰因歸鳥而致詞羌迅高而難當）瞻仰王室慨其永歎（毛詩曰瞻仰昊天尚書曰以蕃王室毛詩曰慨其歎矣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良人在外誰佐天官（毛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不以天官私非其材）四國方阻俾爾歸蕃爾之歸蕃作式下國（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下國）無曰蠻裔不虔汝德（賈逵國語注曰虔敬也）慎爾所主率由嘉則（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也）悠悠澹澧鬱彼唐林（荊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水爲

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作唐縣盛弘之荊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雖則同域邈其迥深（爾雅曰迥遠也）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

（四言干寶搜神記曰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爲荊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粲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荊州劉表表然叔良之爲從事蓋事劉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毛詩曰翩翩者鵻說文曰翩翩飛疾貌）君子于征爰聘西隣（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隣謂蜀也）臨此洪渚伊思梁岷（楚辭曰伊思兮往古）爾往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而至主於在朝臣之賢者也）謀言必賢錯說申輔（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當申相輔也申或爲車非也）延陵有作僑肸是與（公孫僑子產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也）先民遺跡來世之矩（毛詩曰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尚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華喻貌越絕書子胥曰聖人見微知著覩始知已）視明聽聰靡事不惟（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字林曰惟思也）董褐荷名胡寧不師（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駭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令周室既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之視聽命於大藩離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

（憂小則變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及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予）衆不可蓋○無尚我言○（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廣雅曰尚高也我叔良也）梧宮致辯○齊楚構患○（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園使者何怪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齊焚雍門飲馬于淄澠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曰使者爲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爲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讎楚王奔隨吳王入郢子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舉兵相伐也）成功有要在衆思歡○（尚書帝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又曰有倫有要）人之多忌掩之實難○（左氏傳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瞻彼黑水○滔滔其流○（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江漢有卷○允來厥休○（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言江漢之君有席卷之志信服而來自是美非汝之功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二邦若否○職汝之由○（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毛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也）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尚哉君子○于異他仇○（左氏傳楚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杜預曰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人誰不勤○無厚我憂○（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粲自謂也）惟詩作贈○敢詠在舟○（言爲詩以贈者

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五言）

劉公幹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荊楚居國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翺翔○（豐沛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翺將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四節已見潘安仁悼亡詩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衆賓會廣坐○明鐙熺炎光○（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嬴羣衆廣坐之中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鐙錯鐙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熺熾也熺大明貌火其切）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干舞也）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大康○（毛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四牡向路馳○歎悅誠未央○（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篇名也）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揚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疏曠也）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爲四岳宗也）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左氏傳蔿啓強曰今君親步玉趾）清談同日夕○情盼敘憂勤○（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便復爲別辭○遊車歸西隣○（西隣鄴都）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楚辭

（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蔡邕瞽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左氏傳曰：忠爲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之義也。）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終夜不遑寐。叙意於濡翰。（毛詩曰：不遑假寐。楚辭曰：魂煢煢兮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明鐙曜閨中。清風凄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禮記曰：歲既殫矣。）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爲五官中郎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閒唯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涕泣，幹自謂也。）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霜雪貌。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牛哀切。）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緹，丹色也。華燈，已見上文。）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漢儀注曰：列侯爲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小臣信頑鹵。僶俛安能追。（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干歎詠之美。僶俛，已見上文。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贈徐幹一首　五言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洛陽故宮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

侍御不得入。楚辭曰：抒中情而爲詩。）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古詩曰：氣結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思玄賦曰：旦余沐於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翻翻。（楚辭曰：漂翻翻其上下。）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毛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毛萇曰：皦，白也。楚辭曰：晞白日兮皎皎。）兼燭八紘內。物類無頗偏。（韓子曰：朱儒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揚雄解嘲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維也。尚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誼。）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贈從弟三首　五言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毛萇傳曰：清徹也。）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擾弱。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古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楚辭曰：霜露憯悽而交下。）豈不羅凝寒。松柏有本性。（凝，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

黃雀羣（黃雀喻俗士也）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尚書曰鳳凰來儀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

文選卷第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果泉手校　廣圻審定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錄事叅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贈荅二

曹子建贈徐幹一首　贈丁儀一首
贈王粲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贈白馬王彪一首　贈丁翼一首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贈山濤一首　張茂先荅何劭二首
何敬祖贈張華一首
陸士衡贈馮文羆遷斥丘令一首
荅賈謐一首（并序）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交阯太守顧公真一首
贈從兄車騎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羆一首
又贈弟士龍一首
潘安仁爲賈謐贈陸機一首
潘正叔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一首
贈河陽一首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贈徐幹一首　五言　曹子建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倏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論語曰衆星共之廣雅曰粲明也）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劉淵林魏都賦注曰文昌正殿名也廣雅曰鬱出也爾雅曰興起也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爾雅曰扶搖謂之飆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猋與飆同古字通說文曰櫺楯閒子也徐幹齊都賦曰窻櫺參差景納陽軒長廊之有窻也）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旋也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

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墨子曰古之人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曰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忼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說文曰忼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興發也）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寶以喻幹和氏喻知己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跀和氏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跀其右足成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跀音刖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言欲彈冠以俟知己知己誰不同於棄寶而能相萬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良田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曰翟義請陂下良田國語子餘曰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年穰穰）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宣。（爾雅曰亮信也蒼頡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君所佩也璵音餘璠音煩）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贈丁儀一首　五言（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誤也魏略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爲掾）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漢書孝武傷李夫人賦曰桂枝落而銷亡）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玉除階也說文曰除殿階也西都賦曰玉除彤庭又曰脩塗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廣雅曰八月浮雲不歸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已往爲霖）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毛詩曰帥時農夫）在貴多忘賤。爲恩誰能博。（言俗之常情也）

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言服狐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楚辭曰無衣裘以禦冬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言延陵不欺於死而況其生者乎故己思慕之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廣雅曰惜愛也）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贈王粲一首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鴛鴦喻粲也毛萇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辭曰覽可與兮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喻己之思粲）

（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欲歸志故道顧望但懷愁（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楚詞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墨子曰時不可及日不可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重陰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五言集云荅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誤也）

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威邁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西京賦曰圜闕竦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賦曰抗仙掌與承露廣雅曰抗摩也槩與抗同古字通鶡冠子曰上泰清下及太寧）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皇佐太祖也邊讓章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權家兵家也史記曰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産曰令名德之輿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德聲謂太祖令德之聲也）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言歡怨雖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樂職誠可謂經也漢書王襃使王襃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鄭玄周禮注曰經法也）

贈白馬王彪一首（五言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曰於圈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日不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逝將去汝舊疆鄴城也時植雖封雍丘仍居鄴城）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陽東北去洛二十里）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楚詞曰道壅塞而不達江河廣而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國語曰秦汎舟于河西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其一毛詩曰顧瞻周道又曰在城闕兮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楚詞曰永懷兮內傷）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薛綜東京賦注曰太谷在洛陽西南風俗通曰泰山松樹鬱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毛萇詩傳曰行潦流潦也）中逵絶無軌改轍登高岡（毛詩曰肅肅兎罝施於中逵廣雅曰軌迹也）脩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其二毛詩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毛萇曰玄馬病則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楚詞曰願假簧以舒憂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鬱愁也）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楚詞曰將以遺兮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毛萇詩傳曰偕俱也）鴟梟鳴衡扼豺狼當路衢（鴟梟豺狼以喻小人也毛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放乎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內衢也）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踈（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廣雅曰間毀也）

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其三。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毛詩曰：搔首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漢書息夫躬絕命詞曰：嗟若是，欲何留也。）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也。）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又曰：日杳杳而西頹。）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毛詩曰：翩翩者鵻。厲，疾貌。）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尚書曰：不遑暇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其四。廣雅曰：感，傷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鄭玄周易注曰：命，所受天命也。楚辭曰：屬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曰：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袍與我違。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謂不耦也。）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孤魂翔故城，（魏志城作域。）靈柩寄京師。（漢書貢禹上書曰：骸骨棄捐，孤魂不歸。）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仲長子昌言曰：捷疾馳影響人間也。）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其五。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叱也。丁兀切。聲類曰：唶，大呼也。子夜切。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夭喪也。）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鄧析子曰：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分，猶志也。）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毛詩曰：抱衾與裯。毛萇曰：衾，被也。鄭玄曰：裯，床帳也。幬與裯古字同。）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毛詩曰：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史記曰：呂公謂呂

媼曰：非兒女之所知。又韓信謂漢祖曰：項王所謂婦人之仁也。）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其六。李陵書曰：前書倉卒，骨肉謂兄弟也。蘇子卿詩云：骨肉緣枝葉。古詩又曰：轗軻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班固楚辭序曰：帝閽宓妃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武帝善哉行曰：痛哉世人，見欺神仙。）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皆有變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也。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古詩曰：生年不滿百。呂氏春秋曰：人之壽，久不過百。）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桓榮書曰：君慎疾加飡，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其七。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㝉七八

贈丁翼一首（五言。文士傳曰：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曰：我有嘉賓。城闕已見上文。）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毛詩曰：俟我於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歌錄有美女篇、齊瑟行。史記蘇秦說秦王曰：臨菑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說文曰：謳，齊歌也。）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習也。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禮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君子義休偫，小人德無儲。（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之德，寡而無儲也。說文曰：偫，待也。一曰具也。儲，謂蓄積之以待無也。）積善有餘慶，榮枯立

可湏。（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安國尚書傳曰湏待也）滔蕩固大節。世俗多所拘。（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論衡曰說經者爲世儒）

贈秀才入軍五首（四言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熹字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雅曰麗好也楊雄反騷曰素初貯厥麗服兮）左攬繁弱。右接忘歸。（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襲並至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騖）凌厲中原。顧盼生姿。（劉歆遂初賦曰登句注以凌厲廣雅曰凌馳也厲上也風俗通曰顏色厚所顧盼若以親密也）攜我好仇。載我輕車。（毛詩曰君子好仇）南凌長阜。北厲清渠。（廣雅曰凌乘也王逸楚辭注曰厲度也）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遊田。其樂只且。（西京賦曰盤于游畋其樂只且）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毛詩曰習習谷風秦嘉婦徐氏書曰芳香既珎素琴又好）咬咬黃鳥。顧疇弄音。（毛詩曰交交黃鳥古歌曰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古詩曰馳情整中帶）心之憂矣。永嘯長吟。（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毛萇詩傳曰畿疆也）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瀺灂。山鳥羣飛。（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上林賦曰瀺灂霣墜劉向七言曰山鳥羣鳴我心懷）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毛詩曰駕言出遊楚辭曰日將暮兮悵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飢。（毛詩曰每有良朋曹植責躬詩曰遲奉聖顏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張衡詩曰願言不獲終然永思曹植責躬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蘭圃蕙圃也毛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萇詩傳曰秣養也華山山有光華也）流磻平皐。垂綸長川。（說文曰磻以石著弋繳也鄭玄毛詩箋曰釣者以緡爲之綸）目送歸鴻。手揮五絃。（漢書曰周亞夫趨出上以目送之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指）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泰玄謂道也淮南子曰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嘉彼釣叟。得魚忘筌。（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郢人逝矣。誰與盡言。（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聲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當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舞賦曰夫何皦皦之閑夜明月列以施光軒已見曹子建贈徐幹詩注）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方言曰袿謂之裾音圭袿或爲幃周禮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司農曰帟平帷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王逸楚詞注曰以幕組結束王璜爲帷帳也）旨酒盈樽。莫與交歡。（毛詩曰旨酒欣欣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爭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仰慕同趣。其馨若蘭。（六韜曰同好相趣薛綜西京賦注曰趣猶意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佳人不在。能不永歎。（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毛詩曰假寐永歎）

贈山濤一首（五言）

五百廿六　文二十四　八　季重刊　劉彥中

六百四十二　文二十四　九　戊申重刊　王才

司馬紹統（臧榮緒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初拜騎都尉太始中爲秘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終於家）

苕苕椅桐樹。寄生於南岳。（椅桐彪自喻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馬融琴賦曰惟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之峻陂）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秋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毛詩序曰孤危將亡漢書賈山上書曰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鷟。（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鷟鳳屬神鳥也）今者絶世用。倥傯見迫束。（新語曰楩梓仆則爲世用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傯於山陸王逸曰倥傯困苦也）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録。（班匠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鄭玄禮記注曰般伎巧者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杜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桓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冉冉三光馳。逝者一何速。（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曰夫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逝者見下注）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蹢躅住足也躑躅與蹢躅同）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春秋說題辭曰天嘗有血書魯端門作法孔聖沒周室亡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卞和已見上文）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神龍喻濤也山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答何劭二首　五言

張茂先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道迫促鵬鳥賦曰愚士繫俗窘若囚拘）纓緌爲徽纆。文憲焉可踰。（纓緌制人同於徽纆國之文憲豈可踰乎禮記曰冠緌纓鄭玄曰緌纓飾也周易曰繫用徽纆孔安國尚書傳曰憲法也）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廣雅曰恬靜也蒼頡篇曰曠疏曠也）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良朋已見上文徐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貽爾新詩又思玄賦曰雖遊娛以媮樂）穆如灑清風。奐若春華敷。（毛詩曰吉父作誦穆如清風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自昔同寮寀。於今比園廬。（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劭爲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爲太子少傅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傳曰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爾雅曰采僚官也南都賦曰園廬舊宅也）衰夕近辱殆。庶幾並懸輿。（王逸楚辭注曰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己已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子孫也）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屬耳聽鸎鳴。流目翫儵魚。（毛詩曰耳屬于垣鄭玄曰屬耳於壁聽之又儀禮注曰屬注也毛詩曰鸎其鳴矣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阿翫猶悦也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漢書踈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桑榆已見上文）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羣化稟受其形也鵩鳥賦曰大鈞播物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羣生和而萬物殖）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鎭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爲輕根靜必爲躁君）自予及有識。志不

在功名（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呂氏春秋曰功名大立天也）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白日西傾以喻年老也洛神賦曰日既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呂氏春秋曰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每舉必危范曄後漢書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曹植上表曰爵重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論語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負乘爲我戒夕惕坐自驚（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又曰夕惕若厲孔安國尚書傳曰惕懼也）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感猶荷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西都賦曰啓發篇章漢書曰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廣雅曰違背也）

贈張華一首（五言）

何敬祖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贏縮卷舒淪於不測）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傳曰習習和舒之貌揚泉物理論曰春氣臑其風溫和）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西都賦曰嘉木樹庭）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臧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侯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毛萇詩傳曰有謂富無謂貧）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摹（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同班司已見張華答詩）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黃髮已見上文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韓詩曰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得魚忘筌已見上文）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一首（四言晉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羆集云文羆爲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闞駰十三州記曰斥丘縣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毛詩曰於皇時周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人立法也）受命自天奄有黎獻（謂武帝也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又曰奄有四方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孔安國曰黎衆也獻賢也）閶闔既闢承華再建（謂惠帝也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閶闔門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再建謂立愍懷太子國儲以對閶闔故謂之再也）明明在上有集惟彥（其一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奕奕馮生哲問允迪（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奕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安國曰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天保定子靡德不鑠（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鑠德懿和之風爾雅曰鑠美也）邁心玄曠矯志崇邈（爾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爾雅曰崇高也）遵彼承華其容灼灼（其二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彼何人斯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楚辭曰遊於江潭）有命集止翩飛自南（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有命既集又曰翩飛惟鳥又曰凱風自南）出自幽谷及爾同林（謂俱爲洗馬也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衛機爲太子洗馬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雙情交映遺物識心（其三映猶照也）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隙故世以交爲難也）有頍者弁千載一彈（毛詩曰有頍者弁實維伊何毛萇曰頍弁貌也弁皮弁也彈冠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之頍丘蘂切與跬同音）今我與子曠世齊歡（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而實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利斷金石氣惠秋蘭（其四）（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羣黎未綏帝用勤止（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楊賦曰羣黎爲之不康毛詩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我求明德肆于百里（毛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曰肆陳也陳其功烈也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其人稠則盛稀則曠也）僉曰爾諧俾民是紀（尚書僉曰垂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以網罟喻爲政理之爲紀也）乃眷北徂對揚帝祉（其五）（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疇昔之遊好合纏綿（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毛詩曰妻子好合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借曰未洽亦既三年（毛詩曰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居陪華幄出從朱輪（應璩與趙叔潛書曰入侍華幄出典禁闈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方驥齊鑣比迹同塵（其六）（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騄驥齊鑣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遵塗遠蹈騰軌高騁（四子講德論曰未若遵塗之疾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謂轍也）慶雲扶質清風承景（廣雅曰質軀也）嗟我懷人其邁惟永（其七）（毛詩曰嗟我懷人毛萇曰懷思也）

否泰苟殊窮達有違（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門子謂北宮子曰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賈逵國語注曰違異也）及子春華後爾秋暉（言否泰殊流窮達異轍今雖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

逝將去我陟彼朔垂（逝將去汝已見上文毛詩曰陟彼高岡朔垂斥丘也爾雅曰朔北方也說文曰垂遠邊也）非子之念心孰爲悲（其八）

荅賈長淵一首（四言并序王隱晉書曰魯公賈謐字長淵）

陸士衡

余昔爲太子洗馬（漢書曰太子屬官有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賈長淵以散騎常侍東宮積年（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妹）余出補吳王郎中令（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爲尚書郎（臧榮緒晉書曰機爲尚書中兵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荅之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曰發語辭也毛詩曰有皇上帝毛萇曰皇君也封禪書曰覺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

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毛詩曰戎翟是膺毛萇曰膺當也）降及羣后迭毀迭興（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小雅曰遞迭更也）邈矣終古崇替有徵（其一）（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國語藍尹亹謂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左氏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在漢之季皇綱幅裂（韋昭曰國語注曰季末也皇綱以綱爲喻也荅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毛萇詩傳曰張之曰綱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大辰匿耀金虎習質（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昴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也）雄臣馳騖義夫赴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釋位揮戈言謀王室（其二）（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居王于晁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說文曰揮奮也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王室之亂靡邦不泯（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如彼墜景

曾不可振（丁德禮寡婦賦曰日亹亹以西墜說文曰振舉也）乃眷三哲俾乂斯
民（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尚書帝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乂治也）啓土雖難改物
承天（其三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明堂陰陽錄曰王者）
（承天統物也）爰茲有魏即宮天邑（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尚書曰周公曰肆予）
（敢求爾于天邑商）吳寶龍飛劉亦岳立（東京賦曰乃龍飛白水）干戈載揚
俎豆載戢（毛詩曰載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民勞師
興國玩凱入（其四毛詩曰民亦勞止玩與翫同古字通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天厭霸
德黃祚告釁（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干寶搜神記曰魏惟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保）
（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言禍有兆）獄訟違魏謳歌適
晉（孟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

（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
（焉）陳留歸蕃我皇登禪（魏志曰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奉皇帝璽綬）
（策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庸岷稽顙三江改獻（其五庸岷蜀境也庸）
（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三江吳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赫矣隆晉奄宅
率土（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宅殷土芒芒又曰率土之濱）對揚天人有秩
斯祜（對揚已見上文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際已交毛詩曰嗟爾烈祖有秩斯祜爾雅曰祜福也）
惟公太宰光翼二祖（臧榮緒晉書曰晉太祖爲大將軍以賈充爲司馬右長史及世祖受）
（禪轉太宰左氏傳康王論晉范會曰宜夫子之光輔五君）誕育洪冑纂戎于魯（其六臧榮）
（緒晉書曰謚父韓壽河南尹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子襲封槐）
（自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謚爲魯公毛詩曰誕彌厥月毛萇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於人）

（道十月而生毛詩曰纘戎祖考鄭玄曰戎汝也毛詩曰俾侯于魯）東朝既建淑問峩峩
（謂愍懷太子也毛詩曰淑問如皐陶）我求明德濟同以和（我求懿德已見上文左氏傳齊）
（侯曰唯據與我和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如羹焉宰夫和之齊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杜預曰梁丘據也）魯公戾止袞服委蛇（毛詩曰魯侯戾止爾雅曰戾至也周）
（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毛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其七王隱晉書）
（曰謚以賈后之妹子數入宮與愍懷處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媚于天子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嗣君承華已）
（見上文）昔我逮茲時惟下僚（下僚謂洗馬也）及子棲遲同林異條
（俱在東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殊隔故曰異條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年殊志比服舛義稠
（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故曰舛也說文曰稠多也）遊跨三春情固二秋（其八）祗承皇
命出納無違（尚書曰祗承于帝論語曰樊遲問孝子曰無違）往踐蕃朝來步

紫微（蕃朝吳也紫微至尊所居謂爲尚書郎）升降祕閣我服載暉（謝承後漢書曰）
（謝承父嬰爲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復道取急）
（因得開覽序云入爲尚書郎作此詩然祕閣即尚書省也）孰云匪懼仰肅明威（其九尚書）
（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分索則易携手實難（鄭玄禮記注曰索散也）念昔良
遊茲焉永歎（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暉毛詩曰茲之永歎）公之云感貽
此音翰（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韋昭曰翰筆也）蔚彼高藻如玉之闌（其十蔚文）
（貌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楚辭曰文彩燿於玉石王逸曰言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闌）
（力旦切協韻力丹切）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木謂）
（橙也賈謚贈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故荅以此言木度北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銷故萬邦作）
（詠賈戒之以木而陸自勗以金也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賂南金）民之胥好狂

狷厲聖。（爾雅曰：胥，相也。謂相戒勖以所好尚也。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尚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說文曰：厲，石也。言人之自勖，若金之受厲。）儀形在昔。予聞子命。（其十一。毛詩曰：儀形文王，萬邦作孚。左氏傳，晉克曰：臣聞命矣。）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五言。集云：與士龍於承明亭作。）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鄒陽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世。曹子建責躬詩曰：舉挂時網。毛詩曰：駕言徂東。）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毛詩曰：飲餞于禰。又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婉孌居人思，紆鬱遊子情。（方言曰：俛，歡也。俛與婉同，古字通。說文曰：孌，慕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紆鬱已見上文。）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子曰：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涕流霑纓。）分塗長林側，

揮袂萬始亭。佇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家語孔子曰：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杜預左氏傳注曰：翫，貪也。）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毛萇詩傳曰：憩，息也。頓，止舍也。）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毛詩曰：棄予如遺。）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范曄後漢書劉瑜上書曰：竊爲辛楚，泣血連如。楚，猶痛也。）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言和悅綣往，歡已絕端；哀悼暫來，憂便成緒。毛萇詩傳曰：懷，和也。楚辭曰：欲寂漠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舒翮謂鵠，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於舒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酈炎詩曰：舒吾凌霄羽。毛詩曰：鴻飛遵渚。）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五言。王隱晉書曰：顧榮，字彥先，吳人也。爲尚書郎。）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貞，正也。朱光，朱明也。爾雅曰：夏爲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爾雅曰：熙，興也。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望舒離金虎，屏翳吐重陰。（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耀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觿爲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昴，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沲矣。楚辭曰：屏翳起雨。王逸曰：屏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詩曰：重陰潤万物。）淒風迕時序，苦雨遂成霖。（左氏傳，申豐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爲人所患苦也。小雅曰：迕，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朝遊志輕羽，夕息憶重衾。（輕羽謂扇也。傅毅有羽扇賦。衾已見上文。）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百憂、纏綿並已見上文。）與子隔蕭牆，蕭牆隔且深。（論語子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也。）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慰

吾心。（毛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朝遊遊層城，夕息旋直廬。（張晏漢書注曰：直宿曰廬也。）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辭曰：凌驚雷，軼駭電兮。）玄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說文曰：拖，曳也。徒可切。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是謂東觀，書籍林淵。）豐注溢脩霤，黃潦浸階除。（王逸楚辭注曰：霤，屋宇也。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爲渠。沈稼湮梁潁，流民泝荊徐。（廣雅曰：湮，沒也。梁、潁，二地名也。毛萇詩傳曰：泝，向也。荊、徐，二州名也。）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毛詩曰：眷言顧之。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贈顧交阯公真一首（五言。晉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顧祕，字公真。）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玄曰。體。生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藩后。吳王也。顧氏譜曰。祕爲吳王郎中令。南裔。謂交阯也。解朝曰。驃騎發迹於祈連。蔡邕陳球碑曰。遠鎮南裔。近撫侯服。鄭玄周禮注曰。撫。安也。）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懸旌万里之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焉。又穆叔曰。大上有立德。其次立功。）高山安足淩。巨海猶縈帶。（古辯異傳遊曰。衆星累累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贈從兄車騎一首（五言。集云。陸士光。）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周禮曰。藪牧養蕃鳥獸。鄭玄曰。澤無水曰藪。）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爲心。（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游宦事人。）髣髴谷水陽。婉孌崐山陰。（楚辭曰。時髣髴以遥見。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此。谷東二十里有崐山。父祖葬焉。穀梁傳曰。水北曰陽。婉孌。已見上文。）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爲營。形氣爲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論語。子曰。小人懷土。左氏傳。樂祈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念。毛詩曰。願言思子。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何謂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塗順也。）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衿。（韓詩曰。焉得諠草。言樹之背。然衿。猶前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荅張士然一首（五言。孫盛晉陽秋曰。張悛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悛七全切。）

陸士衡

絜身躋祕閣。祕閣峻且玄。（四子講德論曰。絜身脩思。魏武曰。機出補著作。遊乎祕閣。然祕書省亦爲祕閣。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祕閣之幽遠也。）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瞑。（毛詩曰。不遑假寐。瞑。古眠字。）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駕言。已見上文。毛詩曰。敬祭明祀。禮記曰。拜至所以致敬也。毛詩曰。祈年孔夙。鄭玄曰。我祈豐年甚早也。）逍遥春王圃。躑躅千畝田。（晉宮閣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園。躑躅與蹢躅同。禮記曰。天子爲籍田千畝。）繞曲陌。通波扶直阡。（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顛。末也。）余固水鄉士。揔轡臨清淵。（水鄉謂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墊爲池。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揔轡。）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五言。集云爲全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荅。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鶤雞賦曰。女辭家而適人。蔡邕詩曰。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來會。）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毛萇詩傳曰。緇。黑色。）脩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列子曰。卑辱則憂苦。）隆思亂心曲。沈歡滯不起。（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己思益隆。毛詩曰。亂我心曲。）歡沈難尅興。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翮而輕飛。毛詩曰。江有汜。）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西京賦曰重闈幽闥）借問歎何爲佳人眇天末（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遊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遊宦已見上文）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爲晉星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括（呂氏春秋曰夫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合則復離劉熙釋名曰矢末曰括括會也與弦會也）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金石已見上文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贈馮文羆一首（五言）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遊息承華南（二三子及承華已見上文）拊翼同枝條翩飛各異尋（班固漢書曰撫翼俱起）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巔巢折凌風而起）慷慨誰爲感願言懷所欽（所欽已見上文）發軔清洛汭驅馬大河陰（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穀梁傳曰水南曰陰）佇立望朔塗悠悠迴且深（馮在斥丘故云朔塗毛詩曰佇立以泣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雖則同域邈其迴深）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愧無雜珮贈良訊代兼金（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其價兼倍於惡金也）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尚書曰遠尒猷秦嘉贈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好色賦曰絜齋俟兮惠音聲）

贈弟士龍一首（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別促（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方言曰惄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惄並奴的切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爲東峙岳（言己逝如西流之不息雲止類東岳之不移也）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逝機自謂也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戀居者之志彌生）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騑服（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攜手同行毛萇曰契闊勤苦也說文曰騑驂傍馬也鄭玄毛詩箋曰兩服中央夾轅也）

爲賈謐作贈陸機一首（四言）

潘安仁

肇自初創二儀絪縕（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粤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劇秦美新曰爰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即伏犧也聲類曰闡大開也）芒芒九有區域以分（其一）（左氏傳魏絳曰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杜預云芒芒遠貌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神農更王軒轅承紀（史紀曰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順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也）畫野離疆爰封衆子（漢書曰昔在黃帝畫壄分州得百姓之國萬區史紀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一十四人）夏殷既襲宗周繼祀（楚辭曰思堯舜兮襲興毛詩曰赫赫宗周）綿綿瓜瓞六國互峙（其二）（毛詩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六國謂韓燕趙魏齊楚也）強秦兼并吞滅四隅（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班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吞滅海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誘曰隅猶方也）子嬰面櫬漢祖膺圖（子嬰漢祖並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

（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東京賦曰高祖膺籙受圖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符）靈獻微弱在涅則渝（范曄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桓帝崩無子即皇帝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即皇帝位曾子曰沙在泥與之皆黑趙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渝變也）三雄鼎足孫啟南吳（其三三雄即三國之主班固漢書述曰三雄是敗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春秋命厤序曰吳楚駒勝僭號稱王駒景駒也勝陳勝也字書曰僭假也）大晉統天仁風遐揚（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偽孫銜璧奉土歸壃（偽孫謂皓也吳志曰孫皓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皓立晉命王濬伐皓皓致書於濬濬受皓之降銜璧已見上句）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長離喻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麗前掞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離與麗古字通）長離云誰咨爾陸生（毛詩曰云誰之思又曰咨爾殷商）鶴鳴九皋猶載厥聲（毛詩曰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又曰厥聲載路）況乃海隅播名上京（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范曄後漢書沮授謂袁紹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爰應旌招撫翼宰庭（其五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撫翼已見上文宰謂駿也宰或為紫非也）儲皇之選實簡惟良（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之天下英俊爾雅曰簡擇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英英朱鸞來自南岡（鸞亦喻機也毛萇詩傳曰英英鮮明也王逸楚辭序曰虯龍鸞鳳以託君子毛詩曰我來自東）曜藻崇正玄冕丹裳（謂為洗馬也崇正太子之宮也臧榮緒晉書曰世祖以皇太子富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韠環濟要略曰韠以象裳色）如彼蘭蕙載採其芳（其六）藩岳作鎮輔我京室（謂吳王也班固盧綰述曰綰自同閈鎮我北壃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旋反桑梓帝

弟作弼（桑梓已見上文作弼謂為吳王郎中令也）或云國宦清塗攸失（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應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吾子洗然恬淡自逸（其七莊子曰庚桑子之始來也吾洒然異之鄭玄禮記注曰洒如肅敬也文子曰靜漠恬淡說文曰淡安也徒敢切毛詩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陳太丘碑曰澹然自逸）廊廟惟清俊乂是延（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犍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然廊廟君之居臣朝覲之所故曰俊乂是延也尚書曰俊乂在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擢應嘉舉自國而遷（方言曰擢拔也）齊轡羣龍光讚納言（謂為尚書郎也楊雄河東賦曰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韋昭曰比羣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機為郎故曰光讚也鄭玄周禮注曰贊佐也）優遊省闥珥筆華軒（其八毛詩曰優遊爾休矣崔駰奏記竇憲曰珥筆持牘拜謁曹下韋昭漢書注曰檻殿上欄軒上板）昔余與子繾綣東朝（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也）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舞韶（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曰鞞小鼓也尚書曰簫韶九成孔安國曰韶舜樂名）脩日朗月攜手逍遙（其九）自我離羣二周于今（禮記曰子夏曰吾離羣索居毛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袁紹與公孫瓚書曰分著丹青）子其超矣實慰我心（毛詩曰實獲我心）發言為詩俟望好音（其十毛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欲崇其高必重其層（郭璞山海經注曰層重也慈登切）立德之柄莫匪安恒（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恒德之固也）在南稱甘度北則橙（言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徙居而變節故引以誡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柚類甚多甘橙枳皆是）崇子鋒穎不頹不崩（其十一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摯伯陵荅司馬遷書曰有能者見鋒穎之秋毫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

（騫不崩）

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一首（四言）　潘正叔

（文章志曰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父終乃出仕位終大常）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也）顯允陸生。於今尠儔。（毛詩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振鱗南海。濯翼清流。（高唐賦曰振鱗奮翼應德璉建章臺集詩曰濯翼陵高梯）婆娑翰林。容與墳丘。（其一荅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長楊賦曰借翰林以爲主人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趍過王曰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玉以瑜潤。隨以光融。（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瑜不揜瑕忠也鄭玄曰瑜其中閒美者隨隨珠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乃漸上京。乃儀儲宮。（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爲儀吉）

玩爾清藻。味爾芳風。（玩猶愛也禰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沖。（其二毛詩曰漢之廣矣泳之游之毛萇曰潛行爲泳又曰挹㪺也老子曰大滿若沖字書曰沖猶虛也）崐山何有。有瑤有珉。（新序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舩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崐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瑤玉美者又曰珉石之美者）及爾同僚。具惟近臣。（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機仕東宮已見上文毛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東京賦曰具惟帝臣國語曰近臣盡規）予涉素秋。子登青春。（素秋喻老青春喻少也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楚辭曰青春爰謝）愧無老成。廁彼日新。（其三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周易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祁祁大邦。惟桑惟梓。（毛詩曰采繁祁祁毛萇曰祁祁衆多也）穆穆伊人。南國之紀。（毛詩曰穆穆魯侯又曰所謂伊人又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帝曰爾諧。惟王卿士。（尚書帝曰爾諧）俯僂從命。爰恤奚喜。（其四左氏傳孟僖子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恭敬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莫余敢侮）我車既巾。我馬既秣。（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鄭玄曰巾猶衣也秣馬已見上文）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尚書大傳八伯歌曰爛然星陳毛詩曰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又曰載脂載轄還車言邁）婉孌二宮。徘徊殿闈。醪澄莫饗。孰慰飢渴。（其五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也）昔子忝私。貽我蕙蘭。（陸集有贈正叔詩）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徂東謂適吳也毛詩曰駕言徂東又曰何以贈之）寸晷惟寶。豈無璵璠。（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璵璠美玉也）彼美陸生。可與晤言。（其六毛詩曰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鄭玄曰晤猶對也）

贈河陽一首（五言）　潘正叔

密生化單父。子奇莅東阿。（呂氏春秋曰密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以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以問於密子密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爲耕器魏聞童子爲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桐鄉建遺烈。武城播弦歌。（漢書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後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爲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絶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爲武城宰）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驥龍喻岳也）弱冠步鼎鉉。既立宰三河。（岳早辟賈充府出爲河陽令禮

（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居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曰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曰漢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以西）流聲馥秋蘭。摛藻豔春華。（家語孔子曰流聲後裔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詞曰秋蘭兮青青說文曰摛舒也摛藻春華已見上文）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風俗通曰太尉掾范滂天姿聰叡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天爵終亦亡矣）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五言　潘正叔

崐山積瓊玉。廣厦構衆材。（崐山出玉已見上文愼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遊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遊鱗龍也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楚辭曰攀天階而下視）膏蘭孰爲銷。濟治由賢能。（漢書曰龔遂卒有父老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漢書上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張孟陽魏都賦注曰聽政殿左崇礼門漢官儀曰御史爲憲臺也）蠖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泰小往大來吉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爲步屈也於縛切）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尚書曰三后協心毛詩曰天子是毗鄭玄曰毗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尚書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文選卷第二十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鎭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贈荅三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一首
郭泰機荅傅咸一首
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荅兄機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劉越石荅盧諶一首　并書
重贈盧諶一首　盧子諒贈劉琨一首

贈崔溫一首　荅魏子悌一首
謝宣遠荅靈運一首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一首
酬從弟惠連一首

贈何劭王濟一首　五言　并序　傅長虞

（王隱晉書曰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爲司隸校尉薨）

郎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郎陵郡公）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王隱晉書曰王濟爲國子祭酒）並以明德。

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光以張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孫卿子曰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爲散騎常侍遷侍中傅暢晉諸公讚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爲侍中）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漢書曰灌夫竇嬰兩人相得歡甚無猒）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內外毛詩傳曰遡洄從之）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尚書曰歷試諸難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詩章句曰云詞也）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鶡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陳公誄曰穆穆皇闈公寔省之）

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吳質荅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加以公室枝庶骨肉舊恩其龍飛鳳翔實其分也）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楚詞序曰虬龍鸞鳳以託君子漢書曰長麗前掞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也）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賓曰玉階彤庭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曹植娛賓賦曰丹帷暐以四張）金瑲綴惠文。煌煌發令姿。（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瑲附蟬爲文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冠音義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瑲）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賈逵國語注曰庶冀也廣雅曰希庶也）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司馬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邕袁陽碑曰邈矣高蹤孰能尅茲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臨川靡芳餌。何爲空守坻。（芳餌以喻令德也歸田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餌魚食也莊子曰任公爲大鈎犗牛以爲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也漁者不爭坻）

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槁葉自喻也毛詩曰擇兮擇兮風其吹女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將去汝毛萇詩傳曰違離也）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人但有質朴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毛詩曰言旋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飢。（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蓽門圭竇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萇曰言可以樂道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廣雅曰云有也論語曰退而省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東觀漢記陳元上疏曰抉瑕擿舋掩其弘美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荅傅咸一首（五言）

郭泰機（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況沈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

之而末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荅其詩云）

皦皦白素絲。織爲寒女衣。（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傅咸贈詩曰素絲豈不絜寒女難爲容崔駰七言曰皦皦練絲退濁汙曹植閑居賦曰願同衾於寒女）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言不見用也傅咸贈詩曰貧寒猶手拙操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衣工喻傅咸也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毛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言凡人皆不能恕己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間之士安可冀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言已朝餐而忘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五言集亦云爲顧彥先然此二篇並是婦荅而云贈）

（婦誤也）

陸士龍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又曰獨行煢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也）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雅閑雅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也麗美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己賦曰蒙君子之博愛垂過望之渥恩）浮海難爲水。游林難爲觀。（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爲容色也孟子曰觀

海者難爲水）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女三爲粲賈逵曰粲亦美貌）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彈。（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孫盛晉陽秋傳隆議曰其總章技即古之女樂）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毛詩曰吹笙鼓簧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攘皓腕）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雪徘徊相佯瞥若電伐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響入雲漢。（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二人薛秦之善歌者）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希與稀通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也）弃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言弃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色譏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彦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妃然此唯取衆媚即指西城總章宮人不論后也龍色多玄故取以喻於）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弃背）

荅兄機一首　五言

陸士龍（士衡前爲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荅之）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別促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銜恩戀行邁。興言在臨觴。（機詩曰指塗悲有餘臨觴歎不足毛詩曰念彼恭人興言出宿）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言己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注曰直渡爲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我若西流水子爲東跱

岳故云南北以報之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言己形雖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參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爲晉星法言曰吾不見參商之相比也）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機詩曰安得同攜手契闊成騑服故荅云衡軌若殊其迹則類牽牛不以服箱也毛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荅張士然一首　五言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出行曰蒙霧犯風塵鄭玄考工記注曰冒蒙也）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脩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周禮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廣雅曰循從也）百城各異俗。千室非

良鄰。（謝承後漢書曰黄琬拜豫州刺史威薦百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曰願有良鄰則見君子也）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虚親。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髣髴以遥見）（魏文帝詩曰迴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毛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貌也韓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轗軻長辛苦）

荅盧諶詩一首并書（四言）

劉越石

（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靖王之後也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未就尋爲博士未之職永嘉中爲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諶琨先辟之後爲從事中郎段匹磾領幽州牧諶求爲匹磾別駕諶牋詩與琨故有此荅後琨竟爲匹磾所害也）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漢董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執玩反覆。不能釋手。（玩猶愛弄也）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莊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蒼頡篇曰曠疎曠也）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眞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之謂也）自頃輈張。困於逆亂。（輈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輈與侏古字通張由切）國破家亡。親友彫殘。（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又曰遣子粲攻長安陷之家亡見下文）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禮記曰公叔禺人遇負杖者楚辭曰屈原行吟澤畔毛詩曰逢此百憂）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譬由疢疾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毛萇詩傳曰彌終也）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爲世生器爲時出）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爲天下之寶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聃周之爲虚誕。嗣宗之爲妄作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昔騄驥倚輈於吳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爲君長鳴乎思玄賦曰馬倚輈而徘徊鄭玄考工記注曰輈轅也古今地名曰寘零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王良無遇驥之事因伯樂而連言之孔融薦禰衡表曰飛兔騕褭良樂之所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漢書揚雄曰以爲遇不遇命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孔安國尚書傳曰勗勉也）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鄭玄儀禮注曰屬綴也）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稱旨稱其意旨也稱赤證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毛萇詩傳曰適祇適也）琨頓首頓首。（久罹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言也）厄運初遘。陽爻在六。（言晉之遇災也毛萇詩傳曰遘成也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周易曰

（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乾象棟傾坤儀舟覆（乾坤謂天地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戰國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橫厲糾紛羣妖競逐（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糾紛亂貌也楚辭曰櫂舟航以橫厲范曄後漢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天下）彼黍離離彼稷育育（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毛萇詩傳曰育長也）哀我皇晉痛心在目（其一左氏傳呂相曰是用痛心疾首也）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即不仁也同塗謂皆爲芻狗也已見下句）禍淫莫驗福善則虛（尚書曰天道福善禍淫）逆有全邑義無完都（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蕊夏落毒卉冬敷（英蕊以喻晉朝毒卉以比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馬香草以配忠貞惡禽醜物以比讒佞也）如彼龜玉韞櫝毀諸（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馬融曰韞藏也）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其二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結芻爲狗也言天地不愛萬物類祭祀之弃芻狗也然此與談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咨余軟弱弗克負荷（漢書曰王尊之子伯爲京兆尹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軟奴亂切）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威之不建謂爲聰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琨自謂也言遭凶禍而遷播協韻補何切聲類曰播散也）忠隕于國孝愆于家（范曄後漢書世祖誡馮勤曰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曰愆失也）斯罪之積如彼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曰如山如河）斯釁之深終莫能磨（其三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郁穆舊姻嬿婉新婚

（臧榮緒晉書曰琨妻即諶之從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思舊姻又曰嬿婉之求又曰覯爾新婚）裹粮攜弱匍匐星奔（左氏傳晉趙穿曰裹粮坐甲固敵是求毛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奔言疾也）未輟爾駕已隳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王隱晉書曰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爲鄉導琨求救猗盧未至太原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琨琨父母年老不堪奔馬步擔不免爲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諶父母三孽謂琨之兄子也張晏漢書曰孺子爲孽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也班固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木斬而復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孽猶樹之孽生者也）長慙舊孤永負冤魂（其四結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冤魂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演領兗州石勒圍演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廩丘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爲所虜也）亭亭孤幹獨生無伴（孤幹孤生之竹以喻諶宋玉笛賦曰倚篠異幹王逸楚辭注曰伴侶也）綠葉繁縟柔條脩罕（說文曰縟繁采飾也宋玉笛賦曰罕節簡枝）朝採爾實夕捋爾竿（字林曰竿木挺也協韻公旦切）竿翠豐尋逸珠盈椀（豐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也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珠即以喻德也逸謂過於衆類盈椀言多也）寔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乎庭虛情滿（其五去謂之匹磾之所也逝將△已見上文白虎通曰哀痛憤滿）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春林以喻匹磾秋棘琨自喻也）有鳥翻飛不遑休息（鳥謂鳳以喻諶也毛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惟鳥）匪桐不棲匪竹不食（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括地圖曰鳳皇食竹實）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戢斂也翰高飛也）我之敬之廢歡輟職（其六毛詩曰我之懷矣又曰敬之敬之）音以賞奏味以殊珍（呂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爲世無復賞音者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也）文以明言言以暢神（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說者情之導也王

（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毛詩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澄醪覆觴。絲竹生塵。（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素卷莫啓。幄無談賓。（謂文言也）既孤我德。又闕我鄰。（其七）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臧榮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楊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揚倫出幽升喬寵以蕃傳）資忠履信。武烈文昭。（閒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贈故朱崖太守董廣詔曰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於弓騂騂。輿馬翹翹。（孟子曰夫招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毛詩曰騂騂角弓毛萇曰騂騂調利也）乃奮長縻。是纆是鑣。（廣雅曰縻索也說文曰鑣馬勒傍鐵也）何以贈子。竭心公朝。（毛詩曰何以贈之鸚鵡賦曰苟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也）何以敘懷。引領長謠。（其八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重贈盧諶一首（五言臧榮緒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琨）

劉越石

握中有懸璧。本自荊山璆。（懸璧懸黎以爲璧以喻諶也琴操卞和歌曰攸攸沂水經荊山兮穴山采玉玉難爲功兮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玉也）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爲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非龍非彲非熊非羆非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答賓戲曰周望兆動於渭濱）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祖爲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驩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周易曰同氣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食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爲曲逆侯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淳曰平城旁高之地若丘陵者也留侯已見謝惠連張子房詩）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犨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二伯晉文齊桓公也黨謂五賢讎謂射鉤也）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數子謂太公已下也言數子皆能陳謀以靜亂故己想之而共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論語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孔子曰孰謂來哉孰謂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袍）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家語曰孔子云脩事而能建業注曰建功業夕陽西流喻將老之人也）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雲浮言疾也）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說文曰輈轅也）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應劭漢書注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

贈劉琨一首并書（四言）

盧子諒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傅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鄭玄周禮注曰任用也）因其自然。用安

靜退（鬼谷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也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鴈之善鳴之分（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分謂己所當得也）卷異蘧子愚殊甯生（論語子曰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匠者時眄不免䐪寘（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眄在鴈之善鳴故不免䐪寘也莊子惠子謂弟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顧廣雅曰䐪進食也饌與䐪同仕眷切）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宋衷保乾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自奉清塵于今五稔（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謨明之効不著候人之譏以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大雅含弘量苞山藪（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閒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去）運籌之謀廁讌私之歡（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綢繆之旨有同骨肉（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緜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其爲知己古人罔喻（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荊軻慕燕丹之義（聶政已見別賦荊軻已見西征賦）意氣之間靡軀不悔（謝承後漢書揚喬曰侯生爲意氣刎頸楚辭曰子胥諫而靡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糜爛也靡與糜古字通）

雖微達節謂之可庶（達節已見上文）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注曰已猶決竟也）事與願違當忝外役（役謂別駕也對琨故謂之外嵇康幽憤詩曰事與願違遘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塗或迫乎茲（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欷哉（楚辭曰泣歔欷而沾衿王逸曰歔欷啼貌也）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先謂諶父也今謂琨也）感存念亡觸物眷戀（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繫辭）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濫謹貢詩一篇（廣雅曰猥衆也王逸楚辭注曰懣憤也）抑不足以揄揚引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班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引美已見上文抱或爲挹）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也）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諶之

願也。非所敢望也。（左氏傳鄭伯曰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濬哲惟皇。紹熙有晉。（皇謂懷帝也毛詩曰濬哲維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振厥弛維。光闡遠韻。（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蒼頡篇曰闡開也韻謂德音之和也）有來斯雍。至止伊順。（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三台摛朗。四岳增峻。（其一）（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齊爲和不齊爲乖說文曰摛舒也尚書帝曰咨四岳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也）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尚書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也）引濟艱難。對揚王休。（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言琨之德苟不異於昔賢雖復與之曠世若同一流也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加其忠貞。宣其徽猷。（其二）（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詩曰君子有徽猷）伊諶陋宗。昔遘嘉惠。（爾雅曰遘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申以婚姻。著以累世。（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其三）（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曰契大約也）王室喪師。私門播遷。（喪師謂爲劉聰所敗也左氏傳會于洮謀王室也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列子曰岱輿員嶠二山沈於大海仙聖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望公歸之。視險忽艱。（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茲願不遂。中路阻顛。（阻顛謂諶父爲劉粲所害也）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其四）大鈞載運。良辰遂往。（鵩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良辰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瞻彼日月。迅

過。俯仰。（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俯也）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爲疇曩。（其五）（毛詩曰借曰未知蒼頡篇曰昨隔日也爾雅曰曩久也）疇曩伊何。逝者彌疎。（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疎）溫溫恭人。慎終如初。（恭人謂琨也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其六）（遺音謂諶父之言也窮孤諶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浮費賑恤窮孤樛木喩琨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妙哉蔓葛。得託樛木。（妙猶微也）葉不雲布。華不星燭。（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承侔卞和。質非荆璞。（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韓子曰楚子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也）眷同尤良。用乏驥騄。（其七）（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簡子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同古字通）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駑猥。方駕駿珍。（方言曰凡相被飾亦曰獎禮記曰凶年乘駑馬廣雅曰駑駘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猥揔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饔鄭玄儀礼注曰方併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逵國語注曰珍寶也）弼諧靡成。良謀莫陳。（尚書曰謨明弼諧）無覬狐趙。有與五臣。（其八）（五臣之從晉文猶諶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覬望也羈致切五臣已見上文）五臣奚與。契闊百罹。（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百罹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百離毛萇曰離憂也離一作罹）身經險阻。足蹈幽遐。（言己與五臣同也左氏傳楚子曰晉侯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義由恩深。分隨昵加。（分猶節也）綢繆委心。自同匪他。（其九）（綢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計願子勿辭毛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也）尤

彼意氣。使是節士。（言己昔以意氣而殞命、皆非正道、故亢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亢、非也。意氣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節士魁昂、有鴻漸浮雲之志。愼子曰、世高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起。（言今乃知意氣節士之流、思情以體信、而氣乃生感。）趣舍罔要。窮達斯已。（其十。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故云趣舍無所要求、窮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喜怒不等。趣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脩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忘也。道德於此、則窮達一也。）由余片言。秦人是憚。（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柰何也。）日磾效忠。飛聲有漢。（金日磾已見西征賦。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其十一。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匹磾。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漢書曰、陳遵張竦為後進冠。小雅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虐、民墜塗炭。）塗炭既濟。寇挫民阜。（周禮曰、以阜人民。鄭玄曰、阜、盛也。）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朝右、謂別駕也。張璠漢記曰、王堂為汝南太守、教掾史曰、其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上懼任大。下欣施厚。（漢書、武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實祗高明。敢忘所守。（其十二。毛詩曰、高朗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也。）相彼反哺。尚在翔禽。（毛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也。）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斯心、謂諶父母見害之心也。國語、國人誦共世子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每憑山海。庶覿高深。（山海以喻琨也。李斯上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沉。（其十三。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長徽已纓。逝將徙舉。（長徽已纓、謂被匹磾所辟、類乎徽纆之繫於己也。周易曰、繫用徽纆。說文曰、嬰、繞也。）收迹西踐。銜哀東顧。（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曷云塗遼。曾

不咫步。（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其十四。毛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然貞女以露多而不往、喻己懼威而不行。）緜緜女蘿。施于松標。（女蘿自喻。松標謂琨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廣雅曰、標、末也。必遙切。）稟澤洪幹。晞陽豐條。（說文曰、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身乎九陽。毛萇詩傳曰、晞、乾也。）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飈。（其十五。飈喻亂也。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纖質寔微。衝飈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不見得魚。亦忘厥餌。（餌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其十六。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淵然深識。）先民頤意。潛山隱机。（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頤、養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嗒焉似喪其偶也。）仰熙丹崖。俯澡綠水。（說文曰、熙、燥也。謂暴燥也。）無求於和。自附衆美。（莊子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慷慨遐蹤。有愧高旨。（其十七。言心慷慨、慕古賢之遠蹤、而事與願違、故有愧高旨。）爰造異論。肝膽楚越。（謂琨被謗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琨詩懷帝王大志。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注曰、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惟同大觀。萬殊一轍。（同大觀、謂琨也。鶡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文子曰、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爲一同也。淮南子曰、萬殊爲一也。）死生既齊。榮辱奚別。（列子、揚朱曰、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齊。王仲宣七釋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處其玄根。廓焉靡結。（其十八。廣雅曰、玄、道也。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爲先。廣雅曰、廓、空也。靡結、謂體道虛通、心無怨結也。）福爲禍

始禍作福階。（言無常也韓詩曰利爲用本福爲禍先越記曰禍爲福先福爲禍堂）天地盈虛。寒暑周迴。（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夫差不祀。釁在勝齊。（以喻聰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艾陵越王勾踐敗吳吳王遂自剄死越王滅吳也）勾踐作伯。祚自會稽。（其十九以喻琨也史記曰勾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九命爲伯又曰夫差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也）邈矣達度。唯道是杖。（達度亦謂琨也）形有未泰。神無不暢。（何晏論語注曰泰自縱泰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如川之流。如淵之量。（毛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家語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海淵之爲大也）上引棟隆。下塞民望。（其二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鄭玄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贈崔溫一首（五言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曰崔悅字道儒）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毛詩曰俟我於城隅暇日已見上文曹植蟬賦曰始遊豫乎芳林）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飆。山阿起雲霧。（厲疾貌也）遊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爲懽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楚辭曰伊思兮往古）朔鄙多俠氣。豈惟地所固。（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勢也）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代居鴈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文曰懷念思也）趙奢正疆場。秦人折北虜。（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大敗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左氏傳曰疆場之患一彼一此）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左氏傳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又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恨以駑蹇姿。徒煩飛子御。（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史記曰大雒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亦既弛負檐。忝位宰黜廢。苟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檐又曰晉悼公即位公官之長皆民譽也）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漢書曰何武爲大司空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二子謂崔溫也）

荅魏子悌一首（五言）

盧子諒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埤蒼曰腋在肘後）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縉紳之徒騁其智辯並成大業）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蹤。（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顧此腹背羽。愧彼排虛翮。（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

（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寄身蔭四嶽。託好憑三益。（四嶽謂劉琨也四嶽已見上文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訓兵終朝而畢李固與賓卿書曰開廓大分綢繆恩信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易夷易也協韻以赤切）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闊遠分立晉昌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匹磾爲此職諶在磾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代飛狐口奔安次也）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契闊已見上文左氏傳晉公子重耳謂楚子曰晉楚治兵以與君周旋）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燕丹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磾辟諶爲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已見上文）悲欣使情惕。（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非精神之不通形骸已見上文）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賾。（小雅曰賾深也）恨無隨侯珠。以酬荊文璧。（隨侯珠已見上文荊楚也韓子曰楚人卞和得璞王於荊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焉乃命曰和氏之璧也傳玄豫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壁世所無）

荅靈運一首（五言）

謝宣遠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何劭祖雜詩曰閑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翣清有餘也）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軒牕也蜀都賦曰高軒以臨山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爲物役也）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成。（靈運愁霖詩序云示從兄宣遠）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毛詩曰眷言顧之）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爲輕。（長門賦曰伊余志之懷慢愚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牽率詶嘉藻。長揖愧吾生。（左氏傳智伯曰牽率老夫以至于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僉曰吾生明德惟允）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五言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荅）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愈濬。（阮德猷荅棗道彥詩曰體直響正源深流清）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胤。（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嗣也）綢繆結風徽。烟熅吐芳訊。（綢繆已見上文周易曰天地烟熅萬物化醇演連珠曰肆義芳訊鄭玄禮記注曰訊問也）鴻漸隨事變。雲臺與年峻。（其一鴻漸以喻仕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爲儀李顒阮彥倫誄曰累土積功以爲雲臺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高誘曰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華萼相光飾。嚶嚶悅同響。（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興者諭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曰其鳴之志似於求友也）親親子敦予。賢賢吾爾賞。（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論語曰賢賢易色）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言比景後爾鮮煇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孔安國論語曰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其二萎葉涸流自喻也王逸楚辭注曰枝葉早萎痛絕落潘安仁河陽詩曰峻巖敷榮條文賦曰豁若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殉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司馬彪莊子注曰殉營也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者）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

（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爲竹使符也）履運傷荏苒。遵塗歎緬邈。（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茂先勵志詩云日與月與荏苒代謝陸機贈馮文熊詩曰導塗遠蹈又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沈）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其三）（嵇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荅劉楨詩曰我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槩。（毛詩曰肇允彼桃蟲飜飛惟鳥異槩謂異量也凡槩以平量故言槩而顯量焉楚辭曰一槩而相量也）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宣遠爲安城守故云封畿外靈運爲秘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詩曰京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尋塗塗既睽。即理理已對。（外內殊職是塗睽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絲路有恒悲。矧迺在吾愛。（其四絲路已見上文又絲或爲蹊也）跬行安步武。鎩翮周數仞。（漢書公孫玃曰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如淳曰跬以一足行爲跬空蘂切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鳥鎩羽許慎曰鎩殘羽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爲鵬摶扶搖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斥鴳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豈不識高遠。違方往有吝。（阮籍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峻。（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曰或謂秦王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量己畏友朋。勇退不敢進。（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己知弊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晏子春秋曰上士難進而易退也）行矣勵令猷。寫誠訓來訊。（其五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士詩曰寘寫爾誠曹植與吳重書曰得所來訊文采委曲）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注曰獻猶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趣向也）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已見上文蜀都賦曰漾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搴玉英兮自脩爾雅曰陶喜也）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闕。（其一韋昭漢書注曰悰樂也）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坰林。（兄謂靈運也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毛詩曰有女仳離慨其嘆矣毛萇曰仳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毛詩曰飲餞于禰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韓詩曰眷眷懷顧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迴塘隱艫枻。遠望絕形音。（其二南都賦曰分背迴塘說文曰艫船頭也韋昭漢書注曰枻檝也）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誰。（楚辭曰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詩外傳曰孔子之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其三酈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經上虞縣孔安國尚書傳曰水北曰汭晉灼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錢塘有浙江音折）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毛詩曰零雨其濛）浮氛晦崖巘。（爾雅曰重巘隒也）積素惑原疇。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其四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泊與薄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也行旅已見上文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魏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臨津不得濟。佇檝阻風波。（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轅息鄹爾雅曰佇久也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興遊歎。東睇起悽

歌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其五韓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薛君曰諠草志憂也萱與諠通痗音悔）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羡之等誅徵顏延之爲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爲帝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閒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邴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脩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志每形之於言）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文帝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何意衝飆激烈火縱炎烟焚王發崐峯餘燎遂見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衝飆已見上文尚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第但也）長與懽愛別永絕平生緣（緣四緣也）浮舟千仞壑揔轡萬尋巔（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春秋繁露曰水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揔轡琴賦曰青壁萬尋）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爲艱（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堂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石林）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越祀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韋昭曰東越之別名也閩音旻）事躓兩如直心愜三避賢（言史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而已有道則見召無道則左遷故云事躓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悔吝心愜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躓頓也謂顛仆也說文曰躓跌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罪也三避三黜也躓音致）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側嵇康絕交書曰許由之巖棲）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邅（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蕩氛昏之徒又以正美之道以康屯邅之俗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屯如邅如）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羡之等徵靈運爲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微物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感深操不固質弱易版纏（謂應徵也感深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脩之浩蕩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與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檢於人質弱者則陋於衆版纏猶牽引也）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毛詩曰曾是在位廣雅曰款愛也）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仲長子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造于水者穿池而養給也）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劉歆甘泉賦曰桂木雜而成行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毛詩曰且以永日鄭玄曰永引也）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莊子南榮趎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乎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乎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務也已見遊南亭詩）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曰探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

和之一首（五言。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嵊尖彊中。沈約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文章常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楚辭曰。靚杪秋之遙夜。）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軫。（軫當爲畛。說文曰。畛。井田閒陌。）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毛萇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顧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隱。（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悁。說文曰。痟。疲也。痟與悁通。文字集略曰。汀。水際平也。）隱汀絕望舟。騖棹逐驚流。（海賦曰。驚浪雷奔。）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言遠別已爲抑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纜。維舟索也。吳志曰。更增舸纜。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潘岳哀永逝曰。憶舊歡兮增新悲。）茲情已分慮。況迺協悲端。（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也。）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爾雅曰。巒。山墮。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蒼頡篇曰。攢。聚之也。）攢念攻別心。旦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楚辭曰。夕投宿於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里志曰。剡縣有天姥岑。剡。植琰切。姥。莫古切。）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酬從弟惠連一首（五言）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爾雅曰。瘵。病也。太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胷。（其一。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應亨古詩曰。濟濟令弟。史記蔡澤曰。披腹心。）心胷既云披。意得咸在斯。（莊子善卷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說文曰。帙。書衣也。）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王逸楚辭注曰。曛。黃昏時也。）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其二。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有分離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爾雅曰。延。長也。）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遲。猶思也。果。猶遂也。）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其三。風波。已見上文。秦嘉贈婦詩曰。思面叙款曲。）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廣雅曰。務。遠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其四。陶。喜也。已見上文。）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未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也。）山桃發紅蕚。野蕨漸紫苞。（爾雅曰。榹。山桃也。毛詩曰。言采其蕨。毛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紫色。尚書曰。草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長。苞。叢生也。）鳴嚶已悅豫。幽居猶鬱陶。（鳴嚶。已見上文。禮記曰。幽居而不淫。論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澹自守。尚書曰。鬱陶乎子心。顏厚有忸怩。孔安國曰。鬱陶。哀思也。）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其五。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數日之間。不見黃生。則鄙悋之

萌復存乎心毛詩曰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文選卷第二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贈答四

顏延年贈王太常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和謝監一首　王僧達荅顏延年一首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一首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詶王晉安一首
陸韓卿奉荅內兄希叔一首
范彥龍贈張徐州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任彥昇贈郭桐廬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一首
在懷縣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陸士衡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叅軍經曲阿作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一首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一首　七里瀨一首
登江中孤嶼一首　初去郡一首
初發石首城一首　道路憶山中一首
入彭蠡湖口一首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贈荅

贈王太常一首（五言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琁源載圓折。（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蓄寶每希聲。雖秘猶彰徹。（老子曰大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也）聆龍睽九泉。聞鳳窺丹穴。（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說文曰睽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歷聽豈多工唯然覯世哲。（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爲國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廁朝列爾雅曰列業也）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禰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閑。（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殷仲堪誄曰荊門晝掩閑庭晏然）林間時晏開。亟迴長者轍。（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閉晏開又曰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

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浹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闋。（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闋終也）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屬猶綴也謝猶慙也說文曰懷念思也又曰札牒也阻黠切）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五言集曰從兄散騎字茍宗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闋塵紛。（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闋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法言曰風薄于山之意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爲茅）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鵩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歎抱情不得敘栢兮鸚鵡賦曰眷儔侶而情殷殷憂也）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遠兮䰟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官尚書。）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荅詩謝舍人之日。）

皇居體宸極。設險祗天工。（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泮赫羲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兩闈阻通軌。對禁限清風。（兩闈。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尚書爲中臺。在南。故曰南墉。）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流雲靄青闕。皓月鑒丹宮。（廣雅曰。鑒。照也。）踟蹰清防密。徒倚恒漏窮。（毛詩曰。搔首踟蹰。夏侯沖荅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漏窮。言曉也。）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演連珠曰。肆義芳訊。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陸機演連珠曰。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高松猶守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知汝之言有誠實。舊貫。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言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爾雅曰。貺。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

和謝監靈運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爲祕書監也。）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年爲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爲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士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窘。求隕切。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棲。）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闈。（陸機荅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士茁謂智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兩闈。謂上臺及東宮也。事二宮已見曲水詩。）雖慚丹雘施。未謂玄素睽。（丹雘。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盧諶荅劉琨書曰。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周易曰。睽者。乖也。苦圭切。尚書曰。惟其塗丹雘。）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昬霾。（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恨良時泰。蒼頡篇曰。詖。諂佞也。彼寄切。方言曰。奄。遽也。昬霾。喻世亂也。爾雅曰。風雨土爲霾。）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人神幽明絕。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曾子曰。天曰明。地曰幽。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謂之始安郡也。賈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搴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際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荑。（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欸秋冬之緒風。又曰。畦留荑與揭車。王逸曰。留荑。香草也。）跂予閒衡嶠。曷月瞻秦稽。（跂予已見上文。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余還歸哉。孔莊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沈泥。）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國語曰。趙簡子歎曰。

（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喻切）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閭楚辭曰處玄舍之幽門陸雲荅兄書曰翛庭樹蓬）采茨葺昔宇翦棘開舊畦（鄭玄周禮注曰茨闔苫也廣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貍翦其荊棘孟子曰病于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偕俱也俱亦齊同之意也）親仁敷情昵興賦究辭棲（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吳都賦曰芬馥肸蠁說文曰歇息也一曰氣越泄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揚也）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荅顏延年一首（五言）

王僧達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邪人少好學善屬文爲始興王行軍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水南曰陰）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爲林（楚辭曰竦余駕兮入冥何邵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也）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思玄賦曰盡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結遊略年義篤顧棄浮沈（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沈猶盛衰也）寒榮共偃曝春醞時厲斟（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毛詩曰聿來胥宇鄭玄曰聿自也）麥壟多秀色楊園流好音（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棲鳳難爲條淑貺非所臨（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爲也）誦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六百三十

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一首（五言郡是宣城郡）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遰曠望極高深（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遰）牕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曹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忉忉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玉山）

（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閶闔步玉岑）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五言集曰沈尚書約也）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漢書曰季布爲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謝靈運南山詩曰凝此末幽棲）連陰盛農節籉笠聚東菑（胡安道愁霖賦曰巽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毛萇曰籉所以御雨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晝掩已見上文）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颸（楚辭曰溢颸風而上征）嘉魴聊可薦淥蟻方獨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略也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洸洸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沈朱李於寒水）

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佳謂沈也言會面良辰竟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期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之須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兮夕張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朞（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岑晊時人爲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瑨音津晊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絃歌終莫取撫机令自嗤（論語曰子游爲武城宰聞絃歌之聲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寐阮籍詠懷詩曰嗷嗷令自嗤）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五言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爲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眺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眺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勑眺可還都眺道中爲詩以寄西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介而阻險顏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秋河天漢也耿耿光也毛詩曰蒹葭蒼蒼）引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都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漢書歌云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鳷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星漢書曰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古詩曰驅車策駑馬帝王世紀曰春秋成王定鼎于郟鄏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爲丘丘南曰陽荊州圖記曰當陽東有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西接昭丘也）馳暉不可接何況隔

兩鄉（馳暉日也眺至尋陽詩曰過客無留軫馳暉有奔箭毛萇詩傳曰鄉所也）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南中八志曰交阯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四百里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潘岳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中之以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俞蜀父老曰猶鷦鵬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

詶王晉安一首（五言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謝玄暉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爾雅曰梢梢擢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毛萇詩傳曰晞乾也）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櫾碧樹而冬生櫾則柚字也鴻鴈南棲衡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

（知也）拂霧朝青閤日旰坐彤闈（左氏傳趙鞅曰日旰矣說文曰旰日晚也）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曰一致而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爲至安在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言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今春草秋而更綠公子尚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奉荅內兄希叔一首（五言顧氏家譜曰肸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選太子太傅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躧履奉王孫（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爲王長門賦曰躧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爲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爲太傅功曹掾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孟嘗喻太傅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弘爲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其一左太冲詠史詩曰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涼溫喻貴賤也）徂落固云是寂蔑終始斯（徂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萬物徂落於外荀組七哀詩曰何其寂蔑）杜門清三逕坐檻臨曲池（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鳧鵠嘯儔侶荷芰始

參差（蜀都賦曰鴻儔鵠侶）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其二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爲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而楨禮遇殊特顒反踈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尚書曰畯民用康畯與俊同）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卞壼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爲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荅曹子建書曰墳籍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爲五官郎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其三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雒之

間）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之）相如恧溫麗子雲慙筆札（西京雜記曰枚皐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恧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棗臺彥荅杜育詩曰矯矯駿足繁纓朱就韓詩外傳齊子曰臣賴君之賜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其四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山陽縣與向秀遊於竹林號曰七賢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干寶晉紀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渤海方淫滯宜城誰獻酬（言己之事竟陵猶徐吳之在渤海漢書渤

（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之所也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廣雅曰方始也）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其五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鴛鴦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稷一首（五言）　范彦龍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景陽雜詩曰投來脩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之文也）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柴扉即荊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蓽門荊竹織門也）賓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

（吳都賦曰賓從奕奕廣雅曰賓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玳瑁簪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說苑翟璜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應劭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也）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阮瑀止欲賦曰意謂是而復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卿也）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莊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痛也衡闈衡門也或以衡闈爲紡韋非也）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爲友春別京師以秋爲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

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寄書雲間鴈爲我西北飛（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揚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荊州爲北徐州也）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五言集曰覽古贈王中書融）　范彦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王融荅詩題云雜躰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爲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耶）誰云相去遠脉脉阻光儀（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漢書有琅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皐虞後徙于臨沂）逸翮凌北海摶飛出

南皮（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摶扶摇而上司馬彪曰摶圜也圜飛而上若扶摇也）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孔安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爲（古詩曰賤妾擬何爲）豈如鷦鷯者一粒有餘貲（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五言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峙）　任彦昇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涿令行春反。冠蓋溢川坻。（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爲渭。）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猨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辭。（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款。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哀傷、贈答，皆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爲輕也。）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言己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煢煢在疚。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爲令尹，處士不升，妨群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猥荷公叔舉。連陪廁王寮。（言以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太尉舉爲郎，已見閑居賦。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昇諸公。子曰：可以爲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木也。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二者升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禰衡書曰：衡以良時

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譬如野田蓬。斡流隨風飄。（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鶡冠子曰：斡流遷徙。如淳漢書注曰：斡，轉也。）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傜。（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久。尚書曰：王次于河朔。）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呂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玄曰：綃，縑也。音消。）洪流何浩蕩。脩芒鬱苕嶢。（浩蕩或爲濟蕩，音西。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城北芒嶺也。）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毛詩曰：誰謂宋遠。又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小雅曰：劭，美也。）人生天地間。百歲孰能要。（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又曰：人生年不滿百。）熲如槁石火。瞥若截道飆。（爾雅曰：熲，光也。毛詩曰：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古樂府詩）齊（曰：鑿石見火能幾時。說文曰：瞥，見也。張衡舞賦曰：瞥若電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瞥，孚說切。）

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漢書曰：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邑人爲之起冢立祠也。）福謙在純約。害盈猶矜驕。（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成鱄曰：在約思純。孔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恌。（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毛萇詩曰：恌，偷也。）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潘元茂九錫文曰：濟師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畤。游魚動圓波。（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韓詩曰：畤，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之以切。）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大夏緬無覿。崇

芒鬱嵯峨。（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揔揔都邑人。擾擾俗化訛。（楚辭曰：紛揔揔兮九州。王逸曰：揔，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僞也。五戈切。）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曹植雜詩曰：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勑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節皆如楚趙。袑音紹。袑，袴也。）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漢書，婁護曰：呂公託身於我。）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史記曰：秦更名人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爲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柳樹賦曰：鬱炎夏之白日，拔隆暑之赫羲。思玄賦注曰：赫羲，盛也。）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遲，猶思也。）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逵國語注曰：揮，灑也。楚辭曰：爨土鞼于中宇。）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靈圃，猶靈囿也。東征賦曰：遵通衢之大道。椅，梓屬。）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韓詩曰：緜緜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爲大畦也。）稻栽肅仟仟。黍苗何離離。（禮記曰：故栽者培之。凡蒔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韓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詩曰：迄，至也。）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古詩曰：越鳥巢南枝。）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曰：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爲思。（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登城望郊甸。遊目歷朝寺。（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也。）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也。）信美非吾土。秖攪懷歸志。（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秖攪我心。孟子曰：浩然有歸志。）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比近鞏洛。墳塋已見西征賦。楚辭曰：終免獨離異。）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萇曰：簡書，戒命也。）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論語，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五言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蘩被廣隰（爾雅曰蘩皤蒿也）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短歌行日暮無所宿栖）歸雲乘幰浮淒風尋帷入（傅毅七激曰仰歸雲翺遊風說文曰乘覆也帷車飾也子虛賦曰張翠帷建羽蓋然此雖無翠羽而蓋即同也）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嶮澀（假爲深識之言也國語栢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武曰秦東有崤函之固）狐貍夾兩轅豺狼當路立（漢書侯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貍）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縶（翔鳳騏驥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驥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下鸚鵡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縶之維之）

俎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注曰素猶故也）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既假爲彼人之辭故自謂爲君也毛詩曰載戢干戈）

赴洛二首（五言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爲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渡也楚辭曰游於江潭）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寤寐永歎曹子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無迹有所匿寂漠聲必沈（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爲積非也）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高誘淮南子注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緬已見上文）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亹亹孤獸騁嚶嚶思鳥吟（亹亹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羣毛詩曰鳥鳴嚶嚶）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感物已見上文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佇立愾我歎寤寐涕盈衿（毛詩曰佇立以泣又曰愾我寤歎）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歸志已見上文）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謂爲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陛下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祇肅（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匡衡曰祇肅舊禮銅或爲彫）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慷慨遺安愈永歎廢餐食（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永歎已見上文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寢食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國語楚藍尹亹曰飲食思禮同宴思樂毛詩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憂苦欲何爲纏緜胷與臆（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張叔與任彥堅書曰纏緜思好庶蹈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胷臆）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高誘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陸士衡

揔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揔轡。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歎辭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江偉荅軍司馬詩曰：羈縶繫世網，維進退準繩。說文曰：嬰，繞也。）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永歎已見上文。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上林賦曰：紆餘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顛。（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樂錄曰：雞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緜。（纏緜已見上文。）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佇，立。已見上文。丁儀寡婦賦曰：賤妾煢煢，顧影爲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

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荅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振策陟崇丘。案轡遵平莽。（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几不能寐。振衣獨長想。（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五言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闈。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薛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應璩與劉公幹書曰：鵾鷄棲翔鳳之條，黿鼉遊升龍之川。識真者所爲憤結也。）玄冕無醜士。治服使我妍。（周禮曰：大夫玄冕。）輕劒拂鞶厲。長纓麗且鮮。（禮記曰：男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爲飾。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爲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稱失藩臣禮。）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遠遊已見上文。）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五言（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少有高趣，爲鎮軍建威參軍，後爲彭澤令，解印綬去職，卒於家。）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衎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揚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儋石之儲，晏如也。）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盧子諒荅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萇詩傳曰：憩，息也。通衢已見上文。）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疏。（七命曰：夸父爲之投策。）眇眇孤舟遊。緜緜歸思紆。（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又曰：縹緜緜之不可紆。王逸曰：緜緜，細微之思，難斷絕也。）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己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真想初在衿。誰謂形迹

拘（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虧其身老子曰脩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默也）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里上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左氏傳趙衰曰郄穀悅禮樂而敦詩書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西荊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荊州爲西也）叩栧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楚辭曰漁父鼓栧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淮南子曰甘瞑于大霄之宅覺視于昭昭之宇李顒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清說文曰通白日皛皛明也）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毛詩曰不遑假寐）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甯戚衛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子卞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爲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傳邵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爲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秋爲旻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辛苦誰爲情遊子值頹暮（陸機赴洛詩曰辛苦誰爲心楚辭曰歲曶曶其若頹）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戀愛其似者若莊生之念疇昔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也楚辭曰遠度世以志歸思玄賦曰願得遠度以自娛）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躧步（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捍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跛邯鄲躧步）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言雖有疾皆不見弃遺也良時已見上文左氏傳曰鬷蔑惡杜預曰惡貌醜也）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

（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況惟予有慕會音括撮租括切髀步米切）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英達謂廬陵王也）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言見珍同乎趙璧爲用而乖魏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也趙氏璧已見盧諶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自舉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能攄以爲大罇而浮之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枵然大貌掊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一瓠落大貌徐仙民戶郭切枵許喬切掊方部切）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欲之郡必塗經始寧故曰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悟（言今遠遊將窮山海之迹賞心之對

於此長乖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韓詩外傳曰夫人爲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廣雅曰違背也楊雄解嘲曰歷覽者茲年矣）淄磷謝清曠疲薾慙貞堅（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蒼頡篇曰曠疏曠也莊子曰薾然疲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薾極貌也薾奴結切）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拙謂拙宦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韓康伯周易注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智者動仁者靜）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漢書曰初與郡守爲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泝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穊也三輔故事曰連緜四百餘里）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漣已見上文）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溉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爲限）且爲樹枌檟無令孤願言（左氏傳曰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檟欲自爲櫬也）

富春渚一首（五言）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唐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江

中濤迅邁以避山難辰發錢唐巳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遡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遡流已見上文埤蒼曰碕曲岸頭也碕與圻同參錯謂碕岸之險參差交錯也）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列子曰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不能游也）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不以坎爲隔絕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

（則盡諾以報之）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莊子苑風謂諄芒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七里瀨一首（五言甘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適意）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阤許慎曰阤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流貌也毛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殊音）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躰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兮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王逸楚辭注曰屑顧也先結切劉向雅琴賦曰末世鎖才兮智孔寡）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光武除爲諫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莊子曰任公子爲大鉤巨綸五十犗以爲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朞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鶩揚而奮鬐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饜若魚也）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稽耀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奇十三　文二十六　二十六　壬子重刊　揚玠

登江中孤嶼一首（五言永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周旋已見上文）懷雜道轉迴尋異景不延（爾雅曰迴遠也又曰延長也）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陝）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人也爲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會有遺榮賦）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曰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伊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禮記孔子曰恥名之浮於行也）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巖棲列女傳黔婁先生妻曰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夫祿足以代其耕）顧己雖自許心迹猶未并（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爲子嫁娶畢勑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勑斷家事尚向不同未

奇卆八　文二十六　二十七　壬子重刊　昌彥

（詳孰是班固漢書曰邴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恭承古意促裝反柴荊（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玄賦曰簡元辰而促裝柴荊已見上文）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興靈運初爲琅耶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紱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爲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爾雅曰將送也）理棹遄還期遵渚騖脩坰（潘岳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遄速也陸機越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坰）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王逸楚辭注曰搴采取也）戰勝臞者肥止監流歸停（戰明貴不如義止鑒明語不如嘿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

貴又榮之二者戰于胷臆故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臞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即是羲唐化獲我擊壤聲（羲庖羲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

初發石首城一首（五言　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太守孟顗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伏韜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爲緇（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萋

兮菲兮成是貝錦鄭玄曰譏人集作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功之集彩色以成錦文也）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蛾微命東觀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日月喻太祖也葛龔薦黃鳳文曰君垂日月之光流萬里之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善成說文曰貸施也）出宿薄京畿晨裝摶曾颸（毛詩曰出宿于濟又曰莊子曰摶扶搖而上征颸已見上文）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再謂前之永嘉今適臨川）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苕苕萬里帆茫茫終何之（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芒乎何之忽乎何適）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傅于羅山故稱傅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已見江賦）越海淩三山遊湘歷九嶷（東方朔集

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止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嶷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皎皎明發心不爲歲寒欺（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道路憶山中一首（五言）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辭曰涉江采菱發揚荷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斷絕雖殊念俱爲歸慮款（廣雅曰款扣也）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王逸楚辭注曰言己情憤懣也）追尋棲息時偃臥任縱誕（崔寔荅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苑

（曄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臥縱恣而歎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爲誰纂（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爲誰之所繼哉言不爲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爲古旦切）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暎（言春暎當喜爲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叵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危柱謂琴也孫氏箜篌賦曰陵危柱以頡頏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閒促而聲高也）

入彭蠡湖口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狖之響濕露而行爲馥芳叢之馥狖蜼也說文曰浥濕也）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偏於兩岸）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賦曰流九派乎潯陽）露物吝珍怪異人祕精魂（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祕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溫言水玉溫潤也）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言奏曲冀以消憂絃絕而念逾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五言

（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爲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銅陵映碧潤石磴瀉紅泉（銅陵銅山也楊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靈運自注云即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柏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遯無不利）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爾雅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遂登羣峯首邈若升雲烟（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述仙詩曰遊將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圖牒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莫辯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恒充俄頃用豈爲古今然（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己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爲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文選卷第二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亭山詩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荆山一首

丘希範旦發魚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三首

班婕妤怨詩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行旅下

北使洛一首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之爲豫章世子中軍行軍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

（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爲謝晦傅亮所賞集曰時年三）

二十

改服飭徒旅首路跼險難（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俶戎車首路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毛萇詩傳曰跼曲也鄭玄曰跼可畏懼之言也）振檝發吳州秣馬陵楚山（阮籍詠懷詩曰朱鸖躍飛泉夜飛過吳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韓子曰楚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閒（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由碭也）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在昔輟期運經始闕聖賢（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而光赫蔡邕陳寔命碑曰應期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闊五百歲）伊穀絕津濟臺館無尺椽（伊穀二水名也曹植毀故

（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處也）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摯虞尚書令箴曰補我袞闕闡我王猷毛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聿云暮）陰風振涼野飛雪瞀窮天（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晦冥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引猶進也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楚辭曰隱閔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威遲洛神賦曰車殆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諐（言當歸來而更數有所往而諐本期）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言己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亦然之）

還至梁城作一首（五言）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楚辭曰登石巒兮遠望路眇眇兮默默又曰顏色憔悴左氏傳曰勤戍五年）昔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陸機赴洛詩曰振策陟崇丘楚辭曰肩傾側而不容）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機從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丘壟塡郭郛銘志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說文曰扃門之閞也）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桓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女兮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曷爲久遊客憂念坐自殷

（毛詩曰憂心殷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五言）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延之爲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徵爲中書侍郎集曰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曰奠定也）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牧（盛弘之荊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覩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郊外曰牧）經塗延舊軌登闉訪川陸（周禮曰國中經塗九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闉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水國周地嶮河山信重復（陸機荅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呂氏春秋注曰鄉國也地嶮已見上文左傳子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尚書曰荊州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舍櫺檻而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於荊臺司馬子期諫曰荊臺左洞庭右彭蠡荊或爲京囿于有切）清氛霽岳陽曾暉薄瀾澳（說文曰氛亦氛字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氛氣也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尔雅澳隈也）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飇自遠集楚辭曰湛湛江水兮河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起伏即倚伏也）存沒竟何人烱介在明淑（著頭篇曰烱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彼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耿與烱同古迥切）請從上世人歸來藝桑竹（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注曰蓺樹也）

還都道中作一首（五言集曰上潯陽還都道中作都謂揚州也）

鮑明遠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庾仲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江賦曰駭瀾浪而相礧言客行既惜日月兼崩波之上不可少留）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遒。（廣雅曰遒急也）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鷗水鳥也）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荊流。（漢書音義李斐曰艫船前頭刺擢處也楚辭曰長太息而掩涕）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絕猶盡也）倐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兼猶三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遊。（周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古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左氏傳宋人曰懷璧不可以越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五言酈善長水經注曰江水經三山又幽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幽雨江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上林賦曰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楊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應劭風俗通曰太山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湖中詩曰孤遊非情數）既懽懷祿情。復協滄州趣。（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楊雄覈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遊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湫隘囂塵）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爲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朞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敬亭山詩一首（五言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方言曰亘竟也賈誼旱雲賦曰遂積聚而合沓相紛薄而慷慨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俱然棲。（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海賦曰棲百靈）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子虛賦曰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毛萇詩傳曰木曲曰樛）獨鶴方朝唳。飢鼯此夜啼。（八王故事曰陸機歌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得也鼯鼠已見上文）渫雲已漫漫。多雨亦凄凄。（魏都賦曰窮岫渫雲日月常翳楚辭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冥以多雨）我行雖紆組。兼得

尋幽蹊。（揚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說文曰紆屈也一曰縈也又曰組綬也幽蹊山徑也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緣源殊未極。歸徑窅如迷。（聲類曰窅遠望也於鳥切）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丹梯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曰暮春春服美遊駕陵丹梯升嶠既小魯登巒且悵齊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西京賦曰皇恩溥周易曰睽乖也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五言休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五日得下一沐）

謝玄暉

薄遊第從告。思閑願罷歸。（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遊於朝乎漢書曰蘇林曰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韋賢乞骸骨罷歸）還邛歌賦似。休汝車騎非。（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邛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邛都亭）

（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爲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霸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枚乘集有臨霸池遠訣賦。伊川已見上文。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寫水也。）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毛詩曰。葭菼揭揭。毛萇曰。葭。蘆也。菼。薍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鴇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表。猶外也。）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古詩曰。淚下沾衣裳。）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嵇康秀才詩曰。旨酒盈罇。陸機曰日出東南隅。清川含藻景。）問我勞何事。沾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闈。（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楚辭曰。進不入以離

尤兮。退將復修吾初。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晝閉。）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五言。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爲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謝玄暉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洪池銘曰。漸臺中起。列館參差。）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邯鄲湛贈伍處玄詩曰。行矣去言別。易會難。王粲七哀詩曰。何爲久淫滯。毛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余旋歸哉。）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有情知望鄉。誰能縝不變。（盧諶與劉琨書曰。苟曰有情。孰能不懷。廣雅曰。縝。黑也。古詩曰。還顧望舊鄉。張

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白。毛萇詩傳曰。鬒。黑髮也。縝與鬒同。）

京路夜發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尚書曰。戒車三百兩。廣雅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漭。（寥落。星稀之貌也。字書曰。泱漭。不明之貌。）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故鄉邈已夐。山川脩且廣。（班固燕山銘曰。夐其邈兮亘地界。陸機赴洛詩曰。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勑躬每跼蹐。瞻恩唯震蕩。（曹子建聖皇篇曰。侍臣首文奏。陛下躬仁慈。毛詩曰。嗟我懷人。鮑照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鉤命決曰。勑躬未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楚辭曰。心怵惕而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陸機贈弟詩曰。行矣怨路長。說

文曰。鞅。頸靼也。又曰。靼。柔革也。鞅。於兩切。靼。都達切。）

望荊山一首

（五言。）

江文通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爲右將軍荊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漢。荊楚之境也。盛弘之荊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南關繞桐柏。西嶽出魯陽。（尚書曰。導淮自桐柏。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橈重林。雲霞肅川漲。（周易曰。橈萬物者莫疾于風。說文曰。橈。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漲。漲。水大之貌也。）歲晏君如何。零淚沾衣裳。（古詩曰。淚下沾衣裳。楚辭曰。歲既晏兮。）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袁淑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一聞苦寒奏。更使豔歌傷。（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又

（曰羅敷豔歌行古辭也）

旦發魚浦潭一首　五言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漁潭赤亭已見謝靈運富春渚詩）櫂歌發中流鳴鞞響沓障（馬融廣成頌曰發櫂歌縱水謳字林曰鞞小鼓也爾雅曰山正曰障）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像嶄絕峯殊狀（張衡七辯曰蹊路詭怪）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者沙始起將成嶼也）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說文曰島海中有山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說文曰傍附也）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謝靈運方山詩曰資此永幽棲又田南詩曰清曠招遠風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坐嘯昔有委卧治今可尚（坐嘯卧治並見謝玄暉在郡卧病詩）

（大百七十小二百三十）

早發定山一首　五言（梁書曰約爲東陽大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夙齡愛遠壑晚莅見奇山（毛萇詩傳曰莅臨也）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楚辭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貟（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剥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山頂曰冢）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淺淺（歸海已見上文楚辭曰石瀨兮淺淺王逸曰淺淺流疾貌也音俴）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楚辭曰遊子憺兮忘歸懷祿已見上文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朮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　五言（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廣雅曰珍重也）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遊鱗（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涸濟瀝淮於澤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字書曰津液也涸胡落切）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鵩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囂滓謂去京師囂塵之地以往東陽自然隔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雜子曰潺湲水流皃也楚詞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軍戎

從軍詩五首（五言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從軍有苦樂但聞所從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程不識擊刀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佚樂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左氏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曹操爲丞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論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漢書曰獯鬻虐老獸心服虔曰獯鬻堯時匈奴號也）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陳賞

越丘山○酒肉踰川坻○（六韜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晉侯投壺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軍人多飫饒○人馬皆溢肥○（杜預左氏傳注曰飫猒也說文曰饒飽也）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虞丘壽王驃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萇曰疾如飛也）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盡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毛詩曰薄言旋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爲犧○良苗實已揮○（左氏傳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爲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異於是矣良苗穀也國語曰秦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爲祭主也揮當爲輝崔駰七依曰霈若膏雨之潤良苗）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迴輿而趣爲操曰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異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爲非也）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粲從征吳作此四篇）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穀梁傳曰葬我君還公順時應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桓桓于征逖彼東南）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外曰坰）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襟倚舟檣○眷眷思鄴城○（漢書公孫瓚曰累足撫襟埤蒼曰檣帆柱曰檣韓詩曰眷眷懷歸）哀彼東山人○喟

然感鸛鳴○（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曰垤蟻冢也鄭玄曰鸛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垤徒頡切）日月不安處○人誰獲常寧○（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毛萇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棄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左氏傳樂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夙夜自恲性○思逝若抽縈○（廣雅曰恲忼慨也普耕切）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東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秉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餘暉言將夕也）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毛詩曰七月在野鄭玄曰謂蟋蟀也）征夫心多懷○惻愴令吾悲○（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說文曰防隄也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迴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楚辭曰居愁期誰告古詩曰愁思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孔安國尚書傳曰戈戟干盾也所私情所親也）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逍遙河堤上○左右望我軍○（毛詩曰河上乎逍遙）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

（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爲右將以四十七艘舫踰於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也說文舫併舟也又曰艘船摠名也）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許歷爲完士一言獨敗秦（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謹受令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爲完具之人能納韋絃之教也）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漢書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東觀漢記班超曰冀立鉛刀一割之力班孟堅荅賓戲曰搦朽摩鈍鉛刀）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火煙）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高誘淮南子注曰聚木曰榛）雚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古烏生八九子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魏志曰武皇帝譙人也）雞鳴達四境黍

稷盈原疇（孟子曰齊有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館宅充廛里女士滿莊馗（韓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馗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馗九交之道也）自非聖賢國誰能享斯休（孔安國尚書傳曰享當也）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毛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四言）

顏延年

夤威寶命嚴恭帝祖（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又曰王無墜天之降寶命帝上帝祖先祖也）炳海表岱系唐胄楚（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爲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徐州之境）靈鑒叡文民屬叡武（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奄受敷錫宅中拓宇（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斂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范曄後漢書虞詡曰先帝開拓土宇）亘地稱皇罄天作主（燕然山銘曰夐其邈于亘地界曹植玄暢賦曰罄天壤而作皇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請立太子師傅表曰陛下膺期順乾作主）月竁來賓日際奉土（甘泉賦曰西壓月䶂東震日域服虔曰音窟兔窟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王盛德四夷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爲竁充芮切曹植玄暢賦曰絙日際而來王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曰奉土歸疆）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六典聯事九官列序（周禮曰以官府之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皋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也）有牷在滌有絜在俎（周禮曰充人掌繫祭祀之

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牢中所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薦饗王衷以苔神祐（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衷中心也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禮記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漢書郊祀歌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于郊杜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種稑之種）禮行宗祀敬達郊禋（禮記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漢書曰金枝秀華應劭曰金枝銅鐙百二十枝史記曰趙簡子病寤寐曰我與百神聽於鈞天廣樂矣）陟配在京降德在民（毛詩曰三后在天陟配在京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兆民）奔精昭夜高燎煬晨（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甘泉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煙於太一）陰明浮爍沈禜深淪（言宋爲水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爍而揚光沈禜所祭沈淪而沈靜也尚書考靈耀曰氣在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尚書大傳曰沈四海鄭玄曰祭水曰沈鄭司農周禮注曰禜祭名也）告成大報受釐元神（禮記曰升中于天鄭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宣室臣瓚曰釐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音僖呂安髑髏賦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虔甘泉宮賦注曰釐福也）月御案節星驅扶輪（月御案節並見上文言天神降月御爲之案節星驅爲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德頌曰齊蒙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脊栢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獵賦曰風詡詡其扶輪）遥興遠駕曜曜振振（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震電曜曜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振盛貌遠駕乘駕也）

樂府上（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三首

古辭（五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他皆類此）

飲馬長城窟行（酈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爲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邊草緜緜思遠道（言良人行役以春爲期期至不來所以增思王逸楚辭注曰緜緜細微之思也）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廣雅曰昔夜也）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佗鄉佗鄉各異縣輾轉不可見（字書曰輾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但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爲言乎皆不能爲言也）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長跪讀素書書上竟何如（說文曰跪拜也）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傷歌行

昭昭素月明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颻（毛萇詩傳曰闥內門也）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長門賦曰屣履起而彷徨）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飜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爾雅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長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

（下一首，直敘怨情。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傅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青青園中葵，朝露行日晞。（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萇曰：晞，乾也。）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楚辭曰：恐死不見乎陽春。淮南子曰：光暉萬物。）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焜黃，色衰貌也。胡本切。）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

怨歌行一首

（五言。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充園陵，薨。）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爲冬服。范子曰：紈

素出齊。荀悅曰：齊國獻紈素絹，天子爲三官服也。）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古詩曰：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蒼頡篇曰：懷，抱也。此謂蒙恩幸之時也。）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古長歌行曰：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炎熱，氣也。）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樂府二首

魏武帝（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爲郎，遷南頓令，封魏王。文帝追謚曰武皇帝。）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皇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古詩曰：馳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毛詩小雅文也。苹，萍也。鹿得萍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嘉樂賓客，相招以盛禮也。鄭玄云：苹，藾蕭也。）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不可絕也。說文曰：掇，拾取也。豬劣切。）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爲客主。長門賦曰：孔雀集而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毛詩曰：死生契闊。漢書曰：張賀思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月明已見，上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

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苦寒行

（五言。歌錄曰：苦寒行，古辭。）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呂氏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毛詩曰：雨雪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也。）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楚辭曰：佛鬱兮不陳。東歸，言望舊鄉也。）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

宿栖（楊雄琴情英曰當道獨居暮無所宿）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莊子曰擔囊而趨）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樂府二首

燕歌行（七言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佗皆類此）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鴈來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又曰鴈雍雍而南遊）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佗方（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之貌也口簟切）賤妾煢煢守空房（煢單也）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古詩曰淚下霑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史記曰牽牛爲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善哉行（四言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野雉羣雊猴猿相追（毛詩曰雉之朝雊）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廣雅曰壘重也）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枝思智同知之今憂來仍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迴轉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毛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楚辭曰聊媮娛以忘憂又毛詩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樂府四首（五言）

箜篌引（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箜篌）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也）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時美物曰珍聲類曰宰治也）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不鼓瑟也）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爲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

折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舞賦曰。耀華屋而熺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遒零落下歸山丘。毛萇詩傳曰。遒。終也。）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左氏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美女篇（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說文曰。閑。雅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攘袖卷袂也。環。釧也。）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爵。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羅衣何飄飄。輕裾隨

風還。顧眄遺光采。長嘯氣若蘭。（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慎子曰。毛嬙西施。衣以玄錫。則行者止。杜篤禊祝曰。懷秀女使不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猶焉也。南端。城之正南門也。）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漢書。枚叔上書曰。游曲臺臨大路。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高樓臨大路。）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神女賦曰。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衆人何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蘇武荅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蔡雍霖雨賦曰。中宵夜而嘆息。）

白馬篇（歌錄曰。白馬篇。齊瑟行也。）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說文曰。羈。絡頭也。）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家語。孔子曰。肅慎氏貢楛矢。）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毛詩曰。發彼有的。的。射質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爲月支三枚。馬蹄二枚。）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凡物飛迎前射之曰接。猱。猨屬也。）狡捷過猴猨。勇剽若豹螭。（螭。猛獸也。已見西都賦。方言曰。剽。輕也。）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長揚賦曰。永無邊城之災。）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漢書

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戎。或云鮮卑。蒼頡篇曰。凌。侵也。）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臣不若王子城也。）

名都篇（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寶劒直千金。被服光且鮮。（史記曰。陸賈寶劒直千金。論衡曰。世稱利劒有千金之價。）鬭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漢書。眭弘少時好鬭雞走馬。）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儀禮曰。司射搢三挾一。鄭玄曰。搢。揷也。楚甲切。漢書曰。匈奴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

（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也毛萇詩傳曰發矢曰縱兩禽雙兎也）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毛詩曰鳶飛戾天鄭玄曰鴟之屬也）觀者咸稱善衆士歸我妍（舞賦曰觀者稱麗）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平樂觀名）膾鯉臇胎鰕寒鼈炙熊蹯（毛詩曰炮鼈膾鯉蒼頡解詁曰臇少汁臛也子兖切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爲然寒與韓古字通也左氏傳曰宰夫臑熊蹯不孰）鳴儔嘯匹旅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漢書曰霍去病在塞外尚穿域蹴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丸可蹋戲鞠巨六切史記曰魏公子賓客辨士說王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舞賦曰駱驛而歸雲散城邑）

王明君詞一首（并序 五言）

石季倫（臧榮緒晉書曰石崇字季倫渤海人也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勸倫殺崇遂被害）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家女也）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爲公主以妻烏孫焉）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漢書曰匈奴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燧後乘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濕朱纓（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沾纓已見郭璞遊仙詩）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魏文帝苦哉行曰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音義曰旃帳也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殊類異類也李陵荅蘇武書曰但見異類）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皐立爲復系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賈誼弔屈原曰吁嗟默默墨子曰哀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子曰曩與汝爲苟生今與汝爲苟義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楚辭曰蓄怨乎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慮憤鬱蔡琰詩曰心吐思兮胷憤盈）

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翮而輕飛高誘呂氏春秋曰征飛也）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毛詩曰佇立以泣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也）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漢書張禹曰有愛女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

文選卷第二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荆軻歌一首　漢高帝歌一首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樂府下

樂府十七首

猛虎行（雜言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耻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見之論語曰志士仁人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思玄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檛也廣雅曰將欲也）飢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日而逸切言日以憂歸而功未立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曰秋冬爲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爾雅曰崇高也廣雅曰駭起也桓子新論雍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侯璞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國語注曰懦下也爾雅曰亮信也謂有貞信之節言必慷慨故曰難也）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言人生既多難苦誠爲未易何爲開此行役之衿乎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夫蘊耿介之懷者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愧不隨慕先聖之遺教蒼頡篇曰懷抱也）

君子行（五言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略也）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尚書曰休徵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躡履也）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言當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纔微何則氣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毛詩曰如履薄冰）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愛母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

（其甑中而飯之少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炱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笑曰所信者目矣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矣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夫孔子所以知人難也高誘曰炱煤煙塵也炱讀作臺入猶墮也）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歎（傳毅七激曰閭君逐臣頑父放子王逸楚辭序曰屈原放逐在沅湘之間毛詩谷風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言禍福之至而皆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銘曰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懼（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非己所招故安之而未辭人益之來非己所求故受之可爲懼也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郭象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猒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安之甚易此以吉凶異轍故辭之實難）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荀悅申鑒曰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矣抱朴子曰明鏡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遞相祖述故引之）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然而蒙福列子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鄧析子曰慮能防於未然）

從軍行（五言）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漢書曰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曰始皇以謫遺戍謫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深谷邈無底崇山鬱嵯峨（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史記曰武臣曰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毛詩曰南有喬木尚書曰導弱水入于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說文曰慘毒也宋均春秋緯注曰苛者切也）夏條集鮮藻寒冰結衝波（文子曰夏條可結毛詩曰誕寘之寒冰）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鄒陽書曰胡馬遂進闕於邯鄲杜篤論都賦曰斬白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也國語越王曰吴爲不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也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義曰如今鳴箭也）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李陵荅蘇武書曰負戟而長歎孔安國論語注曰戈戟也）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

豫章行（五言　古豫章行曰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曰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廣雅曰軌道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古上留田行曰出是上獨西門三荆同一根生一荆斷絕不長兄弟有兩三人小弟塊摧獨貧家語曰孔子在衞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哭何者曰回以此哭之聲非但爲死者而已矣又爲生離別者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完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爲其往而不返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問哭者果曰夫死家貧賣子葬之與之長決子曰回善於識音矣）樂會良自古悼別豈獨今（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又曰別日何易會日何難）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人壽幾何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已多而罕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促促薄暮景

亹鮮克禁。（景之薄暮。喻人之將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止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曷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言何爲復以此暮景不留之志。而曾是重懷悲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苦心見上文。）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說文曰。嬰。繞也。）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惠音。）

苦寒行（五言。或曰北上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嶮難。（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萇詩傳曰。北方寒涼也。）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韓詩曰。在彼穹谷。王弼周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爾雅曰。巒。山墮也。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嘆。（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雅曰。憑。依也。上林賦曰。玄猿素雌。）夕

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零露團兮。）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深。毛詩曰。獨寐寤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說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足之貌也。）

飲馬長城窟行（五言。）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往問陰山侯。勁虜在燕然。（解嘲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曰。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綿。（邈。遠也。）玁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玁狁。匈奴也。毛詩曰。赫赫南仲。玁狁于夷。毛萇曰。夷。平也。）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左氏傳。州綽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李陵書曰。薄賞子以守節。）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人也。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爲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杖節。收功大夏。旃。旌旗也。）振旅勞歸士。受爵槀街傳。（穀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南都賦曰。受爵傳觴。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槀街蠻夷邸閒。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謂傳舍也。）

門有車馬客行（五言。）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毛詩曰。駕言出遊。）念君久不歸。濡

迹涉江湘。（毛萇詩傳曰。濡。漬也。）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毛萇詩傳曰。上曰衣。下曰裳。）拊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尚書曰。以殷仲春。鄭玄曰。春秋言溫涼也。）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毛詩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曹子建箜篌引曰。親友從我遊。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黃石公記曰。王聘舊齒。萬事乃理。）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千歲墓平。毛詩曰。在城闕兮。）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芒芒。（仲長子昌言曰。古之塟。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賈逵曰。崇。終也。）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莊子曰。俛仰之閒。）

君子有所思行（五言）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鄭德漢書注曰廛謂城邑之居也）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曰姱容脩態絙洞房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邃宇列綺窻蘭室接羅幕（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古詩曰交疏結綺窻又曰盧家蘭為室桂為梁楚辭曰蒻阿拂壁羅幬張）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言淑貌以色斯而見升哀音亦承顏衰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矣）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楚辭曰生天地之若過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善哉膏粱士營生奧且博（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止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止也韋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宴安消靈根酖毒不可恪（左氏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預曰以宴安比之酖毒也老子黃庭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然靈根謂身也左氏傳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也）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齊謳行（五言漢書禮樂志曰齊謳員六人）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曰齊曰營丘鼂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眾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漢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毛萇詩傳曰控引也戰國策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傅毅洛都賦曰弋高冥之獨鵠連軒翥之雙鶤崇或為嵩非也）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杜預曰姑尤齊東界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物惟錯河圖曰地有九州以苞萬類禮記曰恒豆之菹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子虛賦曰齊浮渤澥游孟諸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芥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此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二謂百萬中之二也字林曰侔齊等也）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毛詩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左氏傳曰季札請觀於周樂為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魯僖公也齊侯桓公也鹽鐵論曰定傾扶危）

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王符潛夫論曰廉頗翟公再盈再虛）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論語荀蕢曰鄙哉硜硜乎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為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也）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左氏傳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而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萴助革切）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羽獵賦序曰禁御所營）

長安有狹邪行（五言）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爾雅曰二達謂之歧旁郭璞曰歧道旁出也楊惲書曰乘

（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相行曰輜軿飛轂交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華景日也漢書云日華曜也）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國語曰趙簡子鳴玉以相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漢書儒林傳武帝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左氏傳楚子玉曰請與君馮軾而觀之尚書曰俊民用康）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厲嚴貌也西京賦曰麗服颺菁）余本倦遊客。豪彥多舊親。（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遊）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家語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雞及晨而鳴以喻人及時而仕也春秋考異記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也）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漢書嚴安上書曰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爲天下法式）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楊雄覈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蘇子曰行務應規步慮投矩廣雅曰曠遠也）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言規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異節不必相循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周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

長歌行（五言）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范曄後漢書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曰日月經天河海帶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年命流行曾無止息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絃。（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急絃已見上文）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期之遠者莫如年左氏傳卜偃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無故自捐曰坐也）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爾雅曰延長也）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俛仰已見上文毛詩曰逝將去汝毛萇曰逝往也楚辭曰往來倏忽）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迨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毛萇詩傳曰迨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乘閑而自察）

悲哉行（五言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毛詩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庚吟。（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毛詩曰倉庚喈喈）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幽蘭生乎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漢書伍被曰通谷數行漢武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言女蘿蔓葛各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鄭玄曰葛藟纍而蔓之尋猶緣也）傷哉遊客士。憂思一何深。（言己客遊不如蘿蔓故憂思逾深也）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飛沈言殊隔也）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李陵荅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吳趨行（五言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謌其地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曰歌辭楚妃）

（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勳垂名於後唯樊姬焉故令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昔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謌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說文曰謳齊歌也）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昌門起。（吳越春秋曰大城立昌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亦名破楚門也）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吳地記曰昌門者吳王闔閭所作也名爲閶闔門高樓閣道西都賦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西京賦曰跱游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軒長牕也言長牕開於屋之曲阿也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風賦曰清清泠泠）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左氏傳曰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史記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

荊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風翔於海表楚辭曰汨其泥而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毛萇詩傳曰穆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冑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王迹隤陽九。帝功興四遐。（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富春人也薨謚曰大皇帝說文曰矯舉手也頓整也世羅猶皇綱也言大皇生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毛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爲多。（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城也）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竇公孫司馬徐傅也四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敬曰徙齊諸田豪桀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爾雅曰熙興也謂盛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沲。（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論語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沲矣）淑美難窮紀。商榷爲此歌。（公羊傳宋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商榷粗略也言商度其粗略也）

短歌行（四言）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王逸楚辭曰悲歌言愁思也）人壽幾何。逝如朝霜。（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曹植送應氏詩曰人壽若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陽。（論語摘輔像讖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蘋以春暉。蘭以秋

芳。（禮記曰季春萍始生鄭玄曰萍蓱其大者曰蘋楚辭曰秋蘭兮青青）來日苦短。去日苦長。（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餘魏武帝短歌行曰去日苦多）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爲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毛詩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短歌有詠。長夜無荒。（史記曰紂爲長夜之飲毛詩曰好樂無荒）

日出東南隅行（五言）

或曰羅敷豔歌

（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爲邑人千乘王仁爲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之歌以自明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新語

（曰高臺百仞臺端猶室端也）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呂氏春秋曰列精子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姣且麗王逸楚辭注曰姣好也琴道雍門周曰廣廈邃房）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矣周易曰有孚惠心廣雅曰閑正也）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毛詩曰美目盼兮楚辭曰娥眉曼睩目騰光王逸曰曼澤也睩視貌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貌曼好目曼澤睩音錄登徒子好色賦曰眉如翠羽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張衡七辯曰淑性窈窕秀色美豔）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毛詩曰窈窕淑女又曰巧笑倩兮）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粲粲衣服）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璠（釋名曰爵釵頭及上施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珮玉瓊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璵璠美玉也）方駕揚清塵濯足

洛水瀾（西京賦曰方駕授綏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犯屬車之清塵楊雄太玄賦曰躡弱水而濯足）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風雲言多也過秦論曰天下雲會響應）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軒（蒼頡篇曰軿衣車也）清川含藻景高崖被華丹（藻景華景也）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蘇武詩曰馥馥我蘭芳又曰誰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悲歌已見上文韓詩曰舞則莫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洛神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荊之折盤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屣躡）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卞蘭七牧曰翻放袂而赴節若遊鴻之翔天邊讓章華臺賦曰忽飄然以輕逝似鸞鷲飛於天漢淮南子曰龍興鸞集）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乏源（乏或爲定）俯仰紛阿那顧步

咸可懽（張衡七辯曰蝤蠐之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顧視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遺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爾雅曰扶搖謂之飈說文曰湍水疾也）冶容不足詠春遊良可歎（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前緩聲歌（五言）

遊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慶雲已見上文）宓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仙傳曰衛叔卿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曰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韓衆不荅曰實聞有之神曰即我是也尚書曰至于太華）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爾雅

曰徵召也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西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墮湘水之中爲湘夫人也）肅肅宵駕動翩翩翠蓋羅（毛詩曰肅肅宵征曹植飛龍篇曰芝蓋翩翩甘泉賦曰咸翠蓋而鸞旗）羽旗棲瓊鸞玉衡吐鳴和（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鸞以瓊爲鸞以施於旗上鸞鳥故曰棲也鸞旗已見上注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杜玉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玄周禮注曰鑾和皆以金爲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鑾在軾和在衡）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注曰太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動也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毛詩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曰遥興輕舉登霞倒景）揔轡扶桑枝濯足湯谷波（楚辭曰飲余馬乎咸池揔余轡乎扶桑又曰朝濯髮於湯谷）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淮南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閶闔淪天門高誘曰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

（居萬方徂而星集。）

塘上行（五言。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張揖漢書注曰江離香草也郭璞曰似水薺也）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周易曰潤之以風雨楚辭曰黿鼉遊乎華池）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沾潤既已渥。結根奧且堅。（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奧猶深也）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乞）男懽智傾愚。女愛衰避妍。（莊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長子昌言曰彊者勝弱智者欺愚也）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丘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封禪書曰使獲日月之末光暮年喻老也）

樂府一首

會吟行（五言）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沈約宋書曰控揔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紡笛存聲不足故闕二曲又曰第一平調第二清調第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清平側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稽久也）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吟。（廣雅曰聆聽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尚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敷績壺冀始。刊木至江汜。（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又曰岷山導江毛詩曰江有汜）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前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天晏列宿炳負海巳見上文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地理謂五土也）連峯競千仞。背流各百里。（上林賦曰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滮池溉粳稻。輕雲曖松杞。（毛詩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滮流貌也王逸楚辭曰曖闇昧貌也）兩京愧佳麗。三都豈能似。（兩京東西二京也曹子建贈丁儀詩曰佳麗殊百城三都蜀吳魏也）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王肅家語注曰高一大曰堵三堵曰雉也）飛燕躍廣途。鷁首戲清沚。（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飛燕騮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毛萇詩傳曰沚渚也）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周禮曰立市爲其肆鄭玄曰陳物處也毛詩曰窈窕淑女枚乘兔園賦曰若採桑之女連袖方路磨陁長髻便娟數顧阮籍詠懷詩曰路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傾王逸楚辭注曰便娟好貌也）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爾雅曰彌終也）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史記曰吳伐越越王栖於會稽後句踐平吳周元王賜句踐胙命越叟蓋越公也越絕書曰子胥戰於檇李闔閭傷馬軍敗而還欲復其讎師事越公錄其術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范蠡出江湖。梅福入城市。（史記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漢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列仙傳曰東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爲郎至宣帝初弃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爲客而放逸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伯通異之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牽綴書士風辭殫意未已（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不忘本也）

樂府八首

東武吟（五言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太山皆齊之土風絃歌謳吟之曲名也）　鮑明遠

主人且勿諠賤子歌一言（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自稱賤子）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漢書曰張騫漢中人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自隱度而應募爲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祇乞於鄱陽占募班固漢書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漢書曰李廣從弟蔡爲郎事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卒封樂安侯范曄後漢書曰耿夔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曰秦築長安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竟也國語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左氏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孟子曰既竭心思焉涼溫已見上文）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荅客難曰時異事異）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婁護曰呂公窮老託身於我）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㹠（說文曰鎌鍥也鍥古頡切）昔如鞲上鷹今似檻中猨（東觀漢記桓虞謂趙勤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鞲即中淮南子曰置猨檻中則與㹠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言怨在己若何負之）弃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言己窮老而還同夫弃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而不見遺則兼愛之道斯同故亦無愧於田子

也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文謝故謂之魂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犂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反國邪咎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也而君弃之手足胼胝面目犂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出自薊北門行（五言漢書曰薊故燕國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曰有寇至則舉烽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臣瓚漢書注曰律說勒兵而住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酈食其曰楚人聞則分兵救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漢書曰匈奴秋馬肥大會蹛林周禮曰弓人爲弓筋也者所以爲深也竿箭幹也並公旱切）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說苑曰秦帝按劍而坐漢書曰遣使冠蓋相望於道）鴈行緣石逕魚貫度飛梁（漢書曰公孫戎奴以校尉擊匈奴至右賢王庭爲鴈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易通卦驗曰大風揚沙春秋命厤序曰大風飄石）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跧縮如蝟韋曜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霑衣裳角弓持急絃鳩鳥化爲鷹）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國殤爲國戰亡也楚辭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結客少年場行（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嘗爲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禮記曰居士錦帶吳都賦曰吳鉤越棘也）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桓範丗要論曰觴酌遲速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饗爭盈爵之閒乃反爲鬬而相傷三族結怨）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追兵謂捕已也遠行以避之也范曄後漢書曰丗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王姬人鼓琴琴聲曰鹿盧之劍可負而拔）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廣雅曰丘居也）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関東爲城皐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表裏猶內外也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周禮曰匠人營國傍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鄭玄曰經緯塗也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爲宮闕望之如雲崔駰達旨曰冠蓋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王侯迎者夾道陳也）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周易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張協禊飲賦曰車馬膠葛川流波亂）擊鍾陳鼎食方駕自相求（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積粟萬鍾列鼎而食方駕已見上文古詩曰冠帶自相索）今我獨何爲埳壈懷百憂（嵇康幽憤詩曰予獨何爲楚辭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惟鬱鬱之憂獨兮志坎壈而不違王逸曰坎壈不遇貌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東門行（歌錄曰日出東門行古辭也）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臣少之時好射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異日更嬴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嬴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

更嬴曰可有鴻鴈從東方來更嬴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嬴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常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訣與決同）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說文曰息喘也）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左氏傳童謠曰鸜鵒之巢遠哉遙遙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頹）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爲百人酸毛詩曰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毛萇曰凄寒風也）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鄭玄禮記注曰彌益也）

苦熱行（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交阯鄉苦熱但曝霜越夷水中藏）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雖暴風雨火不滅）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東觀漢記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雕題黑齒得人以祀其骨爲醢）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坼（王歆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湯有細赤魚出遊莫有獲之者焦烟蓋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歊蒸之熱恒數四丈楚辭曰觸石碕而衡遊埤蒼曰碕曲岸碕與圻同）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嘗晞（魏都賦曰窮岫泄雲日月恒翳曹植感時賦曰惟淫雨之永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未晞毛萇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下潦上霧）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外國圖曰楊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萬里楚辭

（曰赤蟻若象玄蜂若壺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一名射影吹蠱即飛蠱也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

鄣氣晝熏體菵露夜沾衣（吳志華覈表曰蒼梧南海歲有癘風鄣氣宋永初山川記曰寧州鄣氣菵露四時不絕菵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菵音罔）

飢猨莫下食晨禽不敢飛（南越志曰䈽石縣有銅潤泉源沸涌謂之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䏙音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鄣氣晨鳥不得飛）

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言秦人毒涇尚或多死況今毒癘乎諸葛渡瀘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毛詩曰秋日凄凄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

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地而康樂於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曹大家曰軍事險危故爲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栝之發班固漢書述曰禍如發機）

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漢書曰歸義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范曄後漢書曰交阯女子徵側反拜馬援爲伏波將軍擊交阯斬徵側振軍旅還京師朝　見位次九卿）

財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韓詩外傳曰宋燕相齊還遂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不對宋燕曰何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紈素錦繡從風而獘士曾不得緣衣夫財者君所輕死者士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

白頭吟（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娉茂陵一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沈約宋書古辭白頭吟曰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朱絲朱紘也禮記清廟之瑟朱紘而疏越栢子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秦子曰玉壺必求其以盛干將必求其以斷）

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馮衍荅任武達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東觀漢記段熲曰張奐事勢相反遂懷猜恨方言曰猜疑也爾雅曰仍因也猜千才切）

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毛詩序曰朋友道絕鄭玄曰道絕者弃恩舊也）

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李尤戟銘曰山陵之禍起于毫芒仲長子昌言曰事求絲髮之舋孫盛曰劉琨王浚睚眦起於絲髮舋敗成於丘海文子曰禍福之至雖丘山無由識之矣）

食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毛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蒼蠅之爲蟲汙白使黑已見上文）

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鷄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鬭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鷄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稻粱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蒼頡

篇曰陵侵也史記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昇（毛詩序曰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

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孔安國尚書傳曰淪沒也班婕妤失寵已見班婕妤怨詩）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呂氏春秋曰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尚書曰貌曰恭）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欲學其道聞言者已死乃撫膺而歎）

放歌行（歌錄曰孤子生行古辭曰放歌行）

蓼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藿王逸曰言蓼蟲處辛辣食苦惡不徙葵藿食甘美者也）

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漢書酈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苛禮也）

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東觀漢記杜詩曰伏湛出入禁門補拾遺闕）

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

素帶曳長飈華纓結

遠埃。（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爲此猋颷與猋同古字通也七啓曰華組之纓）日中安能止。鍾鳴猶未歸。（日中爲市已見上文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郭象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禮明慮引深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猜疑也）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漢書張竦奏曰一言之勞皆蒙丘山之賞解嘲曰析人之珪擔人之爵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王隱晉書曰段匹磾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二說旣異故具引之）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升天行

宿四七　文二十八　三十三　乙丑重刊　曹倫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關關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十帝兩都俱謂漢也論衡曰漢家三百歲十帝燿德）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周易曰屯難也）翩翻類迴掌。恍惚似朝榮。（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掌也潘岳朝菌賦曰奈何兮繁華朝榮兮夕斃）窮途悔短計。晚志重長生。（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莊子曰從師不囿郭象曰任其自聚非囿之也楚辭曰與赤松結友兮比王喬而爲偶）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尚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丹金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尚書曰啓籥見書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以藏經而丹有九轉故曰九籥也）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行。（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郭璞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曰似長城曲蜿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蹔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于安息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繆公時人也善吹簫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簫聲阮籍詠懷詩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如淳漢書注曰曹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

鼓吹曲一首（五言集云奉隋王教作古入朝曲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鐃歌黃帝岐伯所作也）

謝玄暉

宿七十四　文二十八　二十四　壬子重刊　劉用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爾雅曰江南曰揚州佳麗已見上文吳錄曰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岡改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曰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逶迤帶淥水。迢遞起朱樓。（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吳都賦曰亘以淥水劉逵注曰迢遞遠望懸絕也馮衍顯志賦曰伏朱樓而四望採三秀之華英）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注曰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於其上）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徐引聲謂之凝小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駟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西京賦曰龍輈華轙）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范曄後漢書曰肅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解嘲曰藺先生收功於章臺）

挽歌（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音焉）

挽歌詩一首 五言

繆熙伯

（文章志曰繆襲字熙伯魏志曰襲東海人有才學多所叙述官至尚書光祿勳）

生時遊國都。死沒弃中野。（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黄泉下。（論衡曰親之生也生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黄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黄泉在地中故言黄泉也）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淮南子曰日出湯谷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爲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黄昏）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遥高誘曰造化天地生也存已見上文）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儀禮曰筮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卜若不從卜擇如初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衆周禮注曰大貞大卦也廣雅曰命名也）夙駕驚徒御。結轡頓重基。（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御不驚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龍輴被廣柳。前驅矯輕旗。（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柩然龍荒畫龍於荒也被猶衣也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晋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曰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賀循葬禮曰杠今之旐也古以緇布爲之絳縿題姓名而已不爲畫飾輴與荒同古字通）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遂適殯宮）中闈且勿諠。聽我薤露詩。（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爲挽歌也）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范曄後漢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乖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爲行始也其序載而後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始載於庭轜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説不同故俱引之）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轜。（儀禮曰遷于祖用轜正柩於兩楹間奠設如初又曰請啓期鄭玄曰請啓殯之期也説文曰轜喪車也禮記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曰是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爲凶也）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毛詩曰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帷衽曠遺影。棟宇與子辭。（鄭玄禮記注曰衽卧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曠空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尚書王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曰周至也王逸楚辭注曰湊衆也論語子曰友朋自遠方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毛詩曰乘其四駱載驟駸駸又曰有騂有騏毛萇曰蒼白曰騏也）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漢書曰天子按轡徐行阮瑀七哀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側。念我疇昔時。（杜預左氏傳曰櫬棺也楚鎮切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殉沒身易亡。救子非所能。（臣瓚漢書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殉或爲殉）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離。（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哽咽若存若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從橫）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曹植曹喈誄曰痛玄廬之虛廓）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天裹地）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古之

（葬者於壙中爲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天象也魯靈光殿賦曰玄醴騰涌於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酈山以水銀爲江河上具天文天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廣霄何寥廓大暮安可晨（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即世也）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海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度索上有大桃樹東北瘣枝名曰鬼門萬鬼所聚）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淮南子曰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韓子曰死者始而灰已而土李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錫佩珠玉鄭玄喪服注曰素故也鴻毛踰輕也燕丹子曰死有輕於鴻毛）豐肌饗螻蟻妍姿永夷泯（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莊子曰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弟子曰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

（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曰夷滅也爾雅曰泯盡也）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楚辭曰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左氏傳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杜預曰魑山神獸形魅怪物也周禮曰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螻蟻爾何怨螭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爲陳（拊心已見上文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又曰假寐永歎）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流離已見上文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素驂佇轜軒玄駟騖飛蓋哀鳴輿殯宮迴遲悲野外（殯宮已見上文）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周遷輿服志曰禮葬有魂車儀禮曰薦車直東榮鄭玄曰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也）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爲旆（禮記曰孔子爲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周禮曰大喪供銘旌）悲風徽行軌傾雲結流藹（爾雅曰徽止也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集略曰靄雲雨狀也藹與靄古字同）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秦嘉詩曰振策陟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毛詩曰駕言出遊）

挽歌詩一首（五言）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爾雅曰邑外曰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字林曰嶕嶢高貌也）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蔡琰詩曰馬爲立踟躕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雜歌

歌一首（并序　七言）　荊軻

（史記曰荊軻衛人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上（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祀以求道路之福）高漸離擊筑（鄧展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也）荊軻歌宋如意和之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歌一首（并序　七言）　漢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漢書注曰酣洽也）上擊筑自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

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威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扶風歌一首　五言、　劉越石

（集云、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爲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朝發廣莫門。莫宿丹水山。（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曰、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莞音管、）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左氏傳、衞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戰國策、蘇秦說韓曰、韓之劒戟、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哽咽、已見上文、）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浮雲爲我陰、）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古詩曰、相去日已遠、韋弘嗣秋風篇曰、辭親向長路、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摧藏、）麋鹿遊我前。猨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李陵書曰、吟嘯成羣、）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周易曰、君子道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李陵降匈奴、已見恨賦、周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王肅曰、愆、過也、騫與愆通也、）我欲競此曲。此曲悲且長。（宋子侯歌曰、吾欲競此曲、此曲愁人腸、）弃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魏文帝雜詩曰、弃置勿復陳、）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五言、　陸韓卿

（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子、宮人也、）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毋忌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魏王臥內、而如姬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好同輦載、）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西都賓曰、覜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然秦餘漢帝所幸、洪波非魏王所遊、疑陸誤也、）歲暮寒飆及。秋水落芙蕖。（爾雅曰、荷、芙蕖也、郭璞曰、別名芙蓉也、）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韓子曰、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衞君、衞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跀、彌子母病、人聞、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於門君聞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跀罪、跀、古刖字也、說文曰、矯、擅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弃之、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爲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趍王、臣亦同曩者所得魚也、亦將弃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非安陵、疑陸誤也、）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楚辭曰、已矣哉、王逸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思玄賦曰、摎天道其焉如、）

文選卷第二十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二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雜詩上

古詩十九首　李少卿詩三首

蘇子卿詩四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王仲宣雜詩一首　劉公幹雜詩一首

魏文帝雜詩二首　曹子建朔風詩一首

雜詩六首　情詩一首

嵇叔夜雜詩一首　傅休奕雜詩一首

張茂先雜詩一首　情詩二首

陸士衡園葵詩一首　曹顏遠思友人詩一首

感舊詩一首　何敬祖雜詩一首

王正長雜詩一首　棗道彦雜詩一首

左太沖雜詩一首　張季鷹雜詩一首

張景陽雜詩十首

古詩一十九首

（五言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廣雅曰涯方也）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毛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韓詩外傳曰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古樂府歌曰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反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古楊柳行曰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義與此同也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弃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鬱鬱茂盛也）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草生河畔柳茂園中以喻美人當牕牖也廣雅曰嬴容也盈與嬴同古字通）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毛萇曰摻摻猶纖也）

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史記曰趙王遷母倡也說文曰倡樂也謂作妓者也）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列子曰有人去鄉土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爲狂蕩之人也）

青青陵上栢磊磊礀中石（言長存也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常青青楚詞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衆石也）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言異松石也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列子曰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韓詩外傳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鄭玄毛詩箋曰聊粗略之辭也）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遟鈍者也漢書南陽郡有宛縣洛東都也）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春秋說題辭曰齊俗冠帶以禮相提賈逵國語注曰索求也）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門面大

（道者名曰第）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楚辭曰居戚戚而不可解）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毛萇詩傳曰良善也陳猶說也）彈筝奮逸響新聲妙入神（劉向雅琴賦曰窮音之至入於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左氏傳宋昭公曰光昭先君之令德莊子曰是以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口廣雅曰高上也謂辭之美者真猶正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所願謂富貴也）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人生若寄已見上注方言曰奄遽也爾雅曰飄飆謂之猋爾雅或爲此飆）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高上也亦謂逸足也）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楚辭曰年既過太半然輡軻不遇也轗與輡同苦闇切軻苦賀切）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人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

居也）交疏結綺窻阿閣三重階（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之也說文曰綺文繒也此刻鏤以象之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殿前三階也）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論語曰子游爲武城宰聞絃歌之聲說苑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琴操曰杞梁妻歎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宋玉長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說文曰歎太息也又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楚辭曰將奮翼兮高飛廣雅曰高遠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楚辭曰折芳馨兮遺所思）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周易曰二人同心楚辭曰將以遺兮離居毛詩曰假寐永歎維憂用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宋均曰趣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禮記曰季夏蟋蟀在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列子曰寒暑易節）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又曰仲秋之月玄鳥歸鄭玄曰玄鳥鷰也謂去蟄也呂氏春秋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高誘曰適之也復云秋蟬玄鳥者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鄭玄曰同門曰朋韓詩外傳蓋桑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國語楚闘且語其弟曰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言有名而無實也毛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良信也聲類曰盤大石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竹結根於山阿喻婦人託身於君子也風賦曰緣太山之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毛萇詩傳曰女蘿松蘿也毛詩草木疏曰今松蘿蔓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草蔓聯草上黃赤如金與松蘿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附也）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蒼頡篇曰宜得其所也）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說文曰陂阪也）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

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楚辭曰秋草榮其將實微霜下而夜殞）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爾雅曰亮信也）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蔡質漢官典職曰宮中種嘉木奇樹）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遺所思已見上文）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說文曰致送詣也）此物何足貢但感別經時（賈逵國語注曰貢獻也物或爲榮貢或作貴）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牽牛已見上文毛詩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毛萇曰河漢天河也）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纖纖已見上文）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不成章已見上句注毛詩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爾雅曰脉相視也郭璞曰脉脉謂相視貌也）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悠悠南行順彼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莊子曰方將四顧王逸楚辭注曰茫茫草木彌遠容貌盛也）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韓子曰雖與金石相獘蕪天下未有日也）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化謂變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物而化也莊子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城高且長故登之以望也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也）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周易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毛詩曰歲聿云暮尸子曰人生也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蒼頡篇曰懷抱也毛詩序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漢書景帝曰局促效轅下駒）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燕趙二國名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也）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中帶中衣帶整帶將欲從之毛萇詩傳曰丹朱中衣說文躑躅住足也躑躅與蹢躅同）思爲雙飛鷰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上東門已見阮籍詠懷詩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也）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白虎通曰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楚辭曰風颯颯兮木蕭蕭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也）下有陳死人杳杳即

長暮（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也郭象曰陳久也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如寄已見上文）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范子曰白紈素出齊）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疎）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白虎通曰葬於城郭外何死生異別終始異居）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秋風兮蕭蕭）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呂氏春秋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說文曰、嗤、笑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說文曰、凜、寒也。歲暮已見上注。方言曰、南楚或謂螻蛄爲螻、廣雅曰、螻、螻蛄也。螻、力侯切。蛄、鼓胡切。）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良人念昔之懽愛、故枉駕而迎己、惠以前綏、欲令升車也。故下云、攜手同車。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禮記曰、壻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毛詩曰、巧笑倩兮。攜手同歸、見上注。）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爾雅曰、晨風、鸇也。莊子曰、鵠凌風而起。）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毛詩曰、二之日栗洌。毛萇曰、栗洌、寒氣也。）愁多知夜長。仰觀眾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詹兔缺。（禮記曰、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兩說以詹諸與兔然、詹與占同、古字通。）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說文曰、札、牒也。）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自爲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李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爾。廣雅曰、區區、愛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綺已見上文。）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之終耳。）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懽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絮也。著、張慮切。鄭玄禮記注曰、緣、飾邊也。緣、以絹反。）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韓詩外傳、子夏曰、實之與實、如膠與漆、君子不可不留意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毛詩曰、月出皎兮。）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毛詩曰、耿耿不寐。）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毛詩曰、言旋言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引領已見上文。）

與蘇武三首（五言）　李少卿（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少時爲侍中建章監、善射、愛人、降匈奴、爲右校王、病死。）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論語摘輔像讖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須臾已見上文。）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毛詩曰、執子之手。又曰、搔首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言浮雲之馳、奄忽相踰、飄飄不定、逮乎因風波蕩、各在天之一隅、以喻人之客遊飛薄亦爾。）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晨風、早風。言欲因風發而己乘之、以送子也。楚辭曰、乘回風兮遠遊。）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琴操曰：鄒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夫冠纓，仕子之所服。濯之以遠遊，今因遠遊而感逝川，故增別念也。）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毛萇詩傳曰：懷，思也。）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纏綿之貌也。）

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予兮何之也。）徘徊蹊路側，悢悢不得辭。（廣雅曰：悢悢，恨也。）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周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詩傳曰：崇，終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聲類曰：顥，白首貌也。皓與顥古字通。）

詩四首（五言）

蘇子卿（漢書曰：蘇武，字子卿，爲栘中監，使匈奴，十九年歸，拜爲典屬國，病卒。）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骨肉謂兄弟也。漢書，帝謂燕王旦曰：今王骨肉至親。古詩曰：結交莫羞貧。）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論語，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爲兄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也。）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毛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鄭玄曰：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淮南子曰：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居南方。然胡秦之義，猶胡越也。）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胡馬已見上文。依依，思戀之貌也。）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雙龍，喻己及朋友也。）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游子吟，泠泠一何悲。（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三年，思歸故鄉，望楚而長歎，故曰楚引。蒼頡篇曰：吟，歎也。）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王逸楚辭注曰：厲，烈也。謂清烈也。古詩曰：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清商已見上文。）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爾雅曰：揮，竭也。郭璞曰：揮，振去水亦爲竭。莊子曰：俛仰之間。家語曰：公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子無揮涕也。）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爲義也。漢書，李廣曰：結髮而與匈奴戰也。）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時。（孟子曰：霸者之人，歡娛如也。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嬿婉之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毛詩曰：駪駪征夫。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毛萇曰：其，辭也。）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參辰已沒，言將曉也。）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毛詩曰：嗟余子行役。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史記，繆賢曰：燕王私握臣手。生別已見上文。）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春華，喻少時也。）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蒼頡篇曰：燭，照也。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

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秋月既明秋蘭又發遊子感時彌增戀本也）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漢書武帝太初元年改從夏正此或改正之後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依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托楚辭曰仰浮雲而永歎）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楚辭曰蹇誰留兮中州）嘉會難兩遇。懽樂殊未央。（嘉會已見上文）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令德已見上文景光即光景也楚辭曰借光景以往來）

四愁詩四首　并序　張平子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范曄後漢書順帝紀曰改元嘉七年爲陽嘉元年改陽嘉五年爲永和元年又曰順帝初衡復爲太史令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永和初出爲河間相而此云陽嘉中誤也范曄後漢書曰和帝申貴人生河間孝王開立四十二年順帝永建六年薨子惠王政嗣傲很不奉法憲然考其年月此是惠王也）又多豪右并兼之家。（漢書曰魏郡豪右李竟文穎曰有權勢豪右大家也漢書曰禁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也）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漢書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姦滑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楚辭曰心鬱鬱之憂思獨永歎而增傷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也）爲四愁詩。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言王者有德功成則東封泰山故思之太山以喻時君梁父以喻小人也漢書曰有太山郡又武帝登封太山之梁父音義曰梁父太山下小山也）側身東望涕霑翰。（楚辭曰願側身而無所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漢書曰王莽鑄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文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鐶謝承後漢書曰詔賜應奉金錯把刀毛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曰尚之以瓊英乎而）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古詩曰路遠莫致之）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側身南望涕霑襟。（楚辭曰泣歔欷而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尚書禹貢曰厥貢惟球琳琅玕古詩曰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漢書曰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阪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側身西望涕霑裳。（古長歌行曰泣涕忽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蔡雍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蟬說文曰直裾謂之襜褕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明月珠也）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楚辭曰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漢書有鴈門郡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側身北望涕霑巾。（說文曰佩巾也）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錦繡有五采成文章玉案君所憑倚喻大臣亦爲天子所恃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

懷憂心煩惋。（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雷）

雜詩一首（五言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雜也）　王仲宣

日暮遊西園。冀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毛詩曰有女懷春）褰衽欲從之。路嶮不得征。（說文曰衽衣衿也衿音今）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風飇揚塵起。白日忽已冥。（鄭玄毛詩箋曰冥夜也）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幽通賦曰精誠發於宵寐）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尚書王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雜詩一首（五言）　劉公幹

職事相塡委。文墨紛消散。（漢書功臣皆曰蕭何徒侍文墨顧居臣上）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翰墨已見上尚書曰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簿領謂文簿而記錄之史記曰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司馬彪莊子注曰領錄也楚辭曰腸回回兮盤紆）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楚辭曰乘白水而高鶩毛詩曰弋鳧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毛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雜詩二首（五言集云枹中作下篇云於黎陽作）　魏文帝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毛詩曰冬日烈烈又曰北風其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毛詩曰展轉不寐彷徨已見上文）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白露已見上文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爲天漢毛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萇曰三心五噣四時更見也）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毛萇曰草蟲常羊也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鬱鬱多悲思。緜緜思故鄉。（古詩曰緜緜思遠道）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葛龔與梁相張府君牋曰悠悠憂想願飛無翼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亭亭迴遠無依之貌也易通卦驗曰太陽雲出張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今言至者據已入其地也）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楚辭曰然轗軻而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朔風詩一首（四言）　曹子建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代馬已見上文）凱風永至。思彼蠻方。（毛萇詩傳曰南風謂之凱風禮記曰南方曰蠻毛詩曰用遏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古詩曰越鳥巢南枝）四氣代謝。懸景運周。（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曰懸象著明）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雲飛。（毛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希與稀同古字通也）俯降千仞。仰登天阻。（莊子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天阻山也范曄後漢書郭林宗論蘇不韋曰城闕天阻宮府幽絕）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毛詩曰載離寒暑）千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同袍已見上文）子好芳草。豈忘爾貽。（古詩曰蘭澤多芳草）繁華將茂。秋霜悴之。（方言曰悴傷也）君

不垂眷豈云其誠（言君雖不垂眷己則豈得不言其誠蒼頡篇曰豈冀也）秋蘭可喻桂樹冬榮（蘭以秋馥可以喻言桂以冬榮可以喻性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又曰麗桂樹之冬榮）絃歌蕩思誰與消憂（言絃歌可以蕩滌悲思誰與共奏以消憂也）臨川暮思何爲汎舟（言臨川日暮而又相思何爲汎舟而不濟以相從乎國語曰秦汎舟乎河）豈無和樂遊非我鄰（言豈無和樂以蕩思乎爲遊非我鄰故不奏也）誰忘汎舟愧無榜人（言豈忘汎舟以相從乎愧無榜人所以不濟也榜人喻良朋也張揖漢書注云榜人船長也）

雜詩六首（五言）

曹子建（此六篇並託喻傷政急朋友道絕賢人爲人竊勢別京已後在鄄城思鄉而作）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風言教令朝日喻君之明照北林言狹比喻小人新序曰高堂百仞）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江湖喻小人隔蔽毛詩曰之子于征爾雅曰迴遠也）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毛萇詩傳曰極至也）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鴈南遊已見上文）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翹猶懸也）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說苑曰魯哀公曰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根本拔矣）何意迴飇舉吹我入雲中（爾雅曰扶搖謂之猋飇與猋同）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呂氏春秋曰風乎其高無極也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其所登昇天路也）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淮南子曰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言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也列女傳曾子謂黔婁妻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文子曰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古詩曰思君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小雅曰繒之精者曰縞古老切）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言憂甚而志亂）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良人謂夫也）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一歲三春故以三年爲九春言已過期也纂要曰九十日故九春）飛鳥繞樹翔嗷嗷鳴索羣（楚辭曰聲嗷嗷以寂寥）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楚辭曰受命不遷生南國謂江南也佳人已見上文毛詩曰何彼襛矣華如桃李）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毛萇詩傳曰沚渚也）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楚辭曰容則秀雅穉朱顏又曰美人皓齒嫮以姱）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歲暮已見上文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耀春華）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楚辭曰僕夫懷兮心悲又曰嚴車駕兮出戲遊又曰願輕舉兮遠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說苑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能爲吾報之乎）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廣雅曰由行也）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泗水名也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之江也）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范曄後漢書梁竦歎曰閑居可以養志毛詩曰甘心首疾）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欞軒（古詩曰雙闕百尺爾雅曰觀謂之闕御猶憑也說文曰欞楯欄也韋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風俗通曰烈士者有不易之分）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塞謂杜絕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撫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太山東岳接吳之境西喻蜀責躬詩曰願蒙矢石建旗東岳意與此同也）絃急

悲聲發聆我慷慨言（古詩曰音響何太悲紡急知柱促）

情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春秋説題辭曰陽精爲日楚辭曰陽杲杲兮朱光）遊魚潛淥水翔鳥薄天飛（言得所也大戴禮曰魚遊于水鳥飛于雲）眇眇客行士遥役不得歸（言不如魚鳥也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嚴霜已見上文毛詩曰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又曰式微式微胡不歸）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毛詩曰我有嘉賓又曰我心傷悲）

雜詩一首　四言

嵇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漢書張竦爲陳崇作奏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皎皎亮月

文一千九　十七　潘暉

麗于高隅（古詩曰明月何皎皎亮明也周禮曰城隅之制九雉）興命公子攜手同車（攜手同車已見上文）龍驤翼翼揚鑣踟蹰（毛詩曰四牡翼翼舞賦曰揚鑣飛沫）肅肅宵征造我友廬（毛詩曰肅肅宵征）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毛詩曰且以酌醴又曰誰能烹魚）絃超子野歎過綿駒（杜預左氏傳注曰子野師曠字也孟子淳于髡曰昔緜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列子曰太初形之始太素質之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史記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應用變化無方）孰克英賢與爾剖符（言詠讚妙道遊心恬漠誰能以英賢之德與爾分符而仕乎班固漢書述曰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

雜詩一首　五言

傅休弈

（臧榮緒晉書曰傅玄字休弈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隷校尉卒）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古詩曰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漢書沛公攝衣迎酈食其）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禮記曰月生於西）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箱（古詩曰秋蟬鳴樹間王逸楚辭注曰牆序之東爲東箱也）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曹植魏德論曰纖雲不形陽光赫戲劉楨詩曰皦月垂素光玄雲爲髣髴露沾裳已見上文）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絶如流光

雜詩一首　五言

張茂先

文一千九　十八　金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説文曰晷景也孫卿子曰四時代御）東壁正昏中固陰寒節升（禮記仲冬之月昏東壁中左氏傳申豐曰深山窮谷固陰冱寒）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毛詩曰正月繁霜）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注曰以蘭香煉膏也無故自凝曰坐）重衾無暖氣挾纊如懷冰（左氏傳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孔安國尚書傳曰纊細綿也）伏枕終遥昔寤言莫予應（韓詩曰寤寐無爲展轉伏枕廣雅曰昔夜也毛詩曰獨寐寤言）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楚辭曰永思兮內傷國語藍尹亹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列子曰撫膺而恨）

情詩二首　五言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古詩）

（曰盧家蘭室桂爲梁曹植離別詩曰人遠精魂近寤寐夢容光）襟懷擁靈景輕衾覆空牀（擁猶抱也）居歡愒夜促在慼怨宵長（一云居歡惜夜促爾雅曰愒貪也苦蓋切）拊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遊目四野外逍遥獨延佇（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又曰結幽蘭而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兹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春秋漢含孳曰穴藏先知雨陰曀未集魚已噞喁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搖鳥已翔韓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園葵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晉書趙王倫簒位遷帝於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譖機爲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之免故作此詩以葵爲喻謝穎）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曰鄉仰也誠實也）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毛詩曰零露瀼瀼）時逝柔風戢歲暮商猋飛（管子曰東方曰春柔風甘雨乃至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曾雲無温液嚴霜有凝威（鄭玄毛詩箋曰曽重也漢書曰孫寶曰當從天氣以成嚴霜之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爾雅曰牆謂之墉說文曰蕤草木華盛皃也）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思友人詩一首　五言　曹顏遠

（臧榮緒晉書曰曹攄字顏遠譙國人篤志好學叅南國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逌等寇掠城邑攄與戰軍敗而死）

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周易曰密雲不雨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踈（古詩曰凜凜歲云暮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毛萇詩傳曰卉草也）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又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毛萇曰賢者有乘白駒而去鄭玄曰絆之繫之欲留也）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飆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顏遠贈歐陽堅石詩曰嗟我良友惟彥之選然此歐陽即堅石也）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廣雅曰奧藏也機樞機也）自我别旬朔微言絶于耳（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劉子駿書曰夫子没而微言絶禮記曰聲不絶于耳）褰裳不足

難清陽未可俟（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毛萇曰清陽眉目之間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阮瑀止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兮意謂是而復非莊子徐無鬼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甞見於國中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兹久者思人兹深乎）

感舊詩一首　五言　曹顏遠

（此篇感故舊相輕人情逐勢）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鶡冠子曰家富踈族聚居貧兄弟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史記曰藺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匿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漢書曰竇太后怒免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嬰蚡以侯居家蚡雖不任職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也）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毛詩）

（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國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皆集於苑己獨集于枯黃石公兵書曰樹杌者鳥不棲也）今我唯困蒙郡士所背馳（周易曰困蒙吝）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毛詩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又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鄉人情重皆頌詠此詩）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歧（禮記曰執紼不笑臨樂不歎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

雜詩一首（五言）

何敬祖（贈荅何在陸前而此居後誤也）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賈逵國語注曰乘陵也陵亦侵也）閑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暉素月光也古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靜寂愴然歎惆悵出遊顧（惆悵已見上文）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垣草易彫階露易隕言可傷也）心虛體自輕飄颻若仙步（言既悟二物故當全形養生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張湛曰心虛則形全劉梁七舉曰霍爾躰輕）瞻彼陵上栢想與神人遇（古詩曰青青陵上栢文子曰天地之間有神人真人）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魏武帝秋胡行曰道深未可得名山歷觀行禮記曰德產之緻也精微鄭玄曰緻密也）勤思終遥夕永言寫情慮（尚書曰歌永言）

雜詩一首（五言）

王正長（臧榮緒晉書曰王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蔡琰詩曰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毛詩曰胡寧忍予又曰行邁靡靡）王事離我志殊

隔過商參（毛詩曰王事靡盬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星參辰更見已見上文）昔往鶬鶊鳴今來蟋蟀吟（毛詩曰春日遲遲倉庚喈喈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文子曰鳥飛反鄉依其所生）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韓子曰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而說之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

雜詩一首（五言）

棗道彥（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彥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太尉賈充為伐吳都督請為從事中郎遷中庶子卒）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上宰賈充也毛詩曰价人為藩毛萇曰价善也藩屏也左氏傳晉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漢陽漢水之陽也）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禮記曰天子入十一元士王逸楚辭注曰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呂氏春秋曰聘名士高誘曰聘問之也將與興化致治也）予非荊山璞謬登和氏場（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羊質復虎文燕翼假鳳翔（楊子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也）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東路長）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楚辭曰關梁閉而不通）僕夫罷遠涉車馬困山岡（僕夫已見上文）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

（惟無底之谷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爾雅曰穹蒼天也）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裳（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露沾衣裳已見上文）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高唐賦曰玄木冬榮）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廣雅曰感傷也）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禮記曰國君太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又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韓詩內傳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安得恬逍遙端坐守閨房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雜詩一首　五言

左太沖（沖于時賈充徵爲記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詩）

秋風何洌洌白露爲朝霜（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柔條旦夕勁緑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劉楨詩曰皦月垂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軒長廊之牕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尸子曰八極爲局淮南子曰塊然獨處）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慷（廣雅曰歲年也）

雜詩一首　五言

張季鷹（今書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文藻新麗齊王冏辟爲東曹掾覩天下亂東歸卒於家）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躭（西京賦曰嘉卉灌叢爾雅曰躭樂也毛萇詩傳曰躭樂之久者也）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頓猶止也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雜詩十首　五言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火也）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佳人已見上文）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離居已見上文論語曰鑽燧改火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緑（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古詩曰秋草萋以緑）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淮南子曰窮谷之涔生以蒼苔說文曰鼅鼄鼄蝥也魏文帝詩曰蜘蛛繞戶牖野草當階生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虫人之用計安能過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沈憂已見上文毛詩曰亂我心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大火也淮南子曰坤維在西南又曰斗指西南維爲立秋續漢書曰日行西陸謂之秋杜預左傳注曰陸道也）浮陽映翠林迴飇扇緑竹（陽日也）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周易曰龍蛇之蟄以求伸也禮記曰仲秋之月蟄虫坏戶廣雅曰凝止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天高而氣清毛詩曰九月肅霜毛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尸子曰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草木肅敬禮之至也）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條可結時難得而易失）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中州也中國外如赤縣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瀛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

（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其外天地之外也）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楚辭曰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蔡琰詩曰竭心自勗厲）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西方爲秋而主金故秋風曰金風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陰而赫然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緑滋閑居玩萬物離羣戀所思（閑居已見上文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綦（漢書曰蕭育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時人爲之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往者有王陽貢公說文曰牘書版也班婕好賦曰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晉灼曰綦履跡也）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莊子曰無爲無治謂之道基）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南伯子綦曰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嬰）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丹氣謂赤水之氣也淮南子曰日出湯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毛詩曰曀曀其陰毛萇曰如常陰曀然翳與曀古字通論衡曰初出爲雲繁雲爲翳蔡雍霖賦曰瞻兮雲之晻晻懸長雨之森森）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密葉日夜疎叢林森如束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史記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遊於市中謁司馬季主請卜）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章甫以喻明德諸越以喻流俗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敹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敹斷也資取也章甫冠名也諸於也爾雅曰適往也）行行

入幽荒甌駱從祝髮（史記曰東海王搖者其先越王勾踐之後也姓騶氏搖率越人佐漢漢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爲東甌王徐廣曰騶一作駱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曰祝斷也鄭玄毛詩曰從隨也）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冠無所設以喻德無所效也西京賦曰窮年志歸）瓴甋夸璵璠魚目笑明月（言流俗之失也爾雅曰瓴甋謂之甓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明月珠已見上文）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尹文子曰形之與名居然別矣楚辭曰攬騑轡而下節）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庾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四關魯陽伊闕之屬也）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酈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出魯陽關分頭山說苑曰齊王曰大國之樹必巨圍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說文曰咆嗥也杜預左傳注曰聒讙也）淒風爲我嘯百籟坐自吟（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爲我吟莊子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無故自吟曰坐也）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揭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劉向七言曰揭來歸耕永自昳周易曰君子以治戎器戒不虞）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崟（漢書曰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及王遵爲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遵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遵爲忠臣然此言王陽九折蓋驅馬而去之也公羊傳曰百里奚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殽之廞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何休曰其處阻險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也）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漢書杜業上書曰深思往事以戒來今）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羈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終無所泊）出覩軍馬陣入聞鞞鼓聲（禮記曰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陣或爲塵周禮注曰鞞小鼓也）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班固漢書高紀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楚辭曰帶長鋏之陸離王逸曰長鋏劒名也曹植結客篇曰利劒鳴手中一擊兩尸僵說文曰烽燧候表邊有警則舉也）舍我衡門依更被縵胡纓（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莊子趙太子悝曰吾王所好劒士皆蓬頭突鬢垂縵胡之纓）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帷謂謀於帷帳也兵書曰將軍於營張幕也）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呂氏春秋曰士尹陁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面之牆犨於其前而不直西家潦注於庭下而不止問其故子罕曰南家鞔工也吾徙之其父曰吾恃鞔而食三葉矣今徙求鞔者不知吾處

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今故不禁也荊適興兵攻宋尹陁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誘曰犨出也鞔屨也孫武兵法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也）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不悅而起儛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之曰善哉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也敵之軍能陷破也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李奇漢書注曰制折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所接雖在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兩楹賓主之位也）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不睹工久陸賈新語曰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垂名於萬世也）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長楊賦曰永無邊城之患）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下車已見上文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莊子曰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司馬彪曰蝶蛺蝶也）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漢書曰漢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悽愴傷於心度燕即依北風也）土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左氏傳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東京賦曰凡人心是所學躰安所習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周禮注曰藪大澤也）荒庭寂以閑幽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毛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毛萇曰渰雲興貌渰與弇同音奄說文曰山有穴曰岫）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

霖（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唯太山雲也何休曰膚寸四指爲膚）澤雉登壟雊寒猿擁條吟（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谿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長笛賦曰人迹罕到說文曰森林叢木也）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左氏傳曰楚公子弃疾過鄭禁芻牧樵采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杜預曰蓺種也）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顧子曰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沈（曹植辨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王逸楚辭注曰守真玄默也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人孰得無爲哉韓子解老子曰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慎子曰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又曰道勝則名不彰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郭象曰人中隱者譬

（如無水而沈也）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風俗通曰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刋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長楊賦曰籍翰林以爲主人）黑蜧躍重淵。商羊舞野庭。（淮南子曰犠牛騂毛宜於廟牲其於致雨不若黑蜧高誘曰黑蜧黑蛇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飛集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訪諸孔子孔子曰此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臂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儛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告趣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須臾大霖水溢汎諸國傷害民人唯齊備不敗也）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屛。（楚辭曰後飛廉兮使奔屬飛廉風伯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屛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屛屛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呼則雲起而雨下也）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八極之雲是雨天下高誘曰八極八方之極也四溟四海也）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言今淫雨霖瀝已過二旬水流散漫亞乎九齡也鄭玄詩譜曰堯之末洪水九年萬國不粒）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高誘淮南子注曰蒼苔水衣也）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水方爲害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昬墊孔安國曰昬瞀墊溺皆病水災）沈液漱陳根。綠葉腐秋莖。（漱蕩也鄭玄毛詩箋曰陳根可拔）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漢書徐福上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環堵自頹毀。垣閭不隱形。（禮記曰儒有環堵之室廣雅曰墉垣墻也釋名曰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說文曰燼薪也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月乃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漢書曰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也）

君子守固窮。在約不爽貞。（論語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左氏傳晉成鱄曰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爾雅曰爽差也周易曰貞正也）雖榮田方贈。慙爲溝壑名。（說苑曰子思居衛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曰伋聞志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身爲溝壑故不敢當卒不肯受）取志於陵子。比足黔婁生。（孟子章句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螬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仲子織屨妻辟纑以易之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螬蟲也李實有虫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仲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絲曰纑也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子吊之曰先生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妻曰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而辭不爲是其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謚爲康不宜何也皇甫謚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清節不求進）

文選卷第二十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刋

文選卷第三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鄱陽胡氏
廣圻審定

雜詩下

盧子諒時興詩一首　陶淵明雜詩二首
詠貧士詩一首　讀山海經詩一首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一首
擣衣詩一首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詩一首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一首
齋中讀書詩一首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詩一首　王景玄雜詩一首
鮑明遠數詩一首
翫月城西門解中詩一首
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一首
直中書省詩一首　觀朝雨詩一首
郡內登望詩一首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一首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
和徐都曹詩一首　和王主簿怨情詩一首
沈休文和謝宣城詩一首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詩一首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五韻詩一首
直學省愁臥詩一首
詠湖中鴈詩一首
三月三日率爾成詩一首

雜擬上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張孟陽擬四愁詩一首
陶淵明擬古詩一首
謝靈運擬鄴中詩八首

雜詩下

時興一首（五言）　盧子諒（諶）

亹亹圓象運。悠悠方儀廓。（楚辭曰歲亹亹而過中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在天成象故曰圓象天地曰兩儀故曰方儀也賈逵國語注曰悠悠長也爾雅曰廓大也）忽忽歲云暮。游原采蕭藿。（楚辭曰歲忽忽而遒盡毛詩曰歲聿云暮采蕭穫菽毛萇曰云言也又曰蕭蒿也菽藿也）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洛。（芒山名也河及伊洛皆水名）凝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楚辭曰激凝霜之紛紛又曰哀江介之悲風）摵摵芳葉零。橤橤芬華落。（摵已見射雉賦字書曰橤垂也如捶切）下泉激洌清。

曠野增遼索。（毛詩曰冽彼下泉毛萇曰冽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流急曰激毛詩曰率彼曠野毛萇曰曠空也）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嵎。（文字集略曰嵎崖也）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莊子曰形變而有生又曰一龍一蛇與時俱化爾雅曰感動也莊子曰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王弼曰作生長也子曰以虛靜觀其反覆者也）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言已澹乎同彼至人意存玄漠而已莊子曰澹而靜乎莫而清乎王逸楚辭注曰憺安也憺與澹同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淮南子曰恬然則縱之廣雅曰恬靜也張華勵志詩曰大猷玄漠廣雅曰玄道也又曰漠泊也說文曰泊無也）

雜詩二首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結猶構也）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鄭玄禮記注曰爾助語也琴賦曰體清心遠邈難極）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管子曰夫鳥之飛必還山集谷也）此還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楚辭曰狐死必首丘夫人孰能反其真情王逸注曰真本心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文字集略曰裛坌衣香也然露坌花亦謂之裛也毛萇詩傳曰掇拾也）汎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毛萇曰非我無酒可以忘憂也潘岳秋菊賦曰汎流英於清醴似浮萍之隨波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尸子曰晝動而夜息天之道也杜育詩曰臨下覽羣動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歸鳥赴喬林）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郭璞遊仙詩曰嘯傲遺俗羅得此生劉瓛易注曰自無出有曰生生得性之始也）

詠貧士詩一首（五言）　陶淵明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孤雲喻貧士也陸機豔賦曰揔美惡而兼融播萬族乎一區楚辭曰憐浮雲之相佯王逸注曰相佯無依據之貌也）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輝。（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昏昧貌陸機擬古詩曰照之有餘輝）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喻衆人也）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亦喻貧士）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左氏傳晉荀吳曰量力而行又向戌曰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也）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楚辭曰已矣國無人兮莫我知）

讀山海經詩一首（五言）　陶淵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上林賦曰垂條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

迴故人車。（漢書曰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楚狂接輿妻曰門外車轍何其深）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張協歸舊賦曰苦辭既接歡言乃周毛詩曰爲此春酒）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閑居賦曰微雨新晴）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周王傳穆天子傳也山海圖山海經也）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莊子老聃曰其疾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又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毛詩曰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五言齊諧記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以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

謝惠連

落日隱櫚楹。升月照簾櫳。（毛詩曰如月之升說文曰櫳房室之䟽也）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蹀足循廣除。瞬目矖曾穹。（呂氏春秋曰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聲類曰蹀躡也徒頰切）（登樓賦曰循階除而下降說文曰除殿階也又曰瞬開闔目也蒼頡篇曰矖索視之貌也穹天也）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毛詩曰倬彼雲漢曹植九詠注曰牛女爲夫婦七月七日得一會同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遐川阻昵愛。脩渚曠清容。（曹植九詠注曰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之旁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蒼頡篇曰曠踈曠也）弄杼不成藻。聳轡騖前蹤。（古詩曰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王逸楚辭注曰蹤軌也）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昔離迄今會而秋巳兩今聚便別故夕無雙也）傾河易迴斡。款顏難久悰。（傾河天漢也陸機擬古詩曰天漢東南傾邊讓章華臺賦曰天河既迴歡樂未終如淳漢書注曰斡轉也字林曰款誠也意有所欲廣雅曰悰樂也）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毛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陸機雲賦曰藻帟高舒長帷虹繞）留情顧華寢。遙心逐奔龍。（龍仙者所駕故遙心以逐之莊子曰神人承雲氣御飛龍也）沈吟爲爾感。情深意彌重。（古詩曰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鄭玄毛詩箋曰爾汝也廣雅曰感傷也鄭玄儀禮注曰彌盡也）

擣衣一首 五言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漢書曰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晉灼曰衡斗之中央也爾雅曰星紀斗牽牛也漢書音義曰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也說文曰晷日景也周易曰日月運行）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啼。（毛詩曰六月莎雞振羽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論衡曰夏末寒蜻蛚鳴將感陰氣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寒螿蟬屬也子羊切）夕陰結空幙。霄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楚辭曰美人皓齒嫮以姱左氏傳曰招攜以禮何休公羊傳注曰攜提挈也）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魏臺訪議曰以玉爲笄也古曰笄今曰簪繁欽定情詩曰何以致拳拳綰臂雙金環）櫚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郭璞曰砧木質也然此砧爲擣帛之質也文字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猪金切爾雅曰砧謂之㢈）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說文曰題額也）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見君子）裁用笥中刀。縫爲萬里衣。（古詩曰相去萬餘里）盈篋自余手。幽緘候君開。（說文曰篋笥也又曰緘束篋也古咸切）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

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 五言

（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始寧又北轉一汀七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自南樓百許步對橫山）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頹。漫漫長路迫。（楚辭云日杳杳以西頹路長遠而窘迫王逸注曰言道路長遠不得復還憂心迫窘無所舒志也）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遲猶思也）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陸機贈馮文羆詩曰問子別所期耀靈緣扶木三五謂十五日也禮記曰月者三五而盈也）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曹子建贈徐幹詩曰圓景光未滿衆星粲已繁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杜預左氏傳注曰適歸也）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即事即此離別之意也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夜則昏憊而熱寐周易曰睽乖也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楚辭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兮若歲）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楚辭曰折踈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又曰被石蘭兮帶

（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楚辭曰、媒絕路阻。言不可結而贈也。毛萇詩傳曰、問、遺也。又曰、慰、安也。杜育金谷詩曰、既而慨爾、感此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異良覿。（毛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爾雅曰、覿、見也。良覿、謂見良人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五言）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臧榮緒晉書曰、何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豈不信乎。）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高彪與馬融書曰、公今養痾傲士。說文曰、痾、病也。）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范曄後漢書、仲長統曰、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廣雅曰、曠、遠也。）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群木既羅戶。衆山亦對牕。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峯。（西京賦曰、澶漫靡迤。）寡欲不期勞。

即事罕人功。（老子曰、少私寡欲。即事、即此營室之事也。已見上文。）唯開蔣生逕。永懷求羊蹤。（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逕、惟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莊子曰、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也、八年而不知死生、九年大妙。郭象曰、妙善同、故無往而不冥也。）

齋中讀書一首（五言。永嘉郡齋也。）

謝靈運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漢書、班嗣書曰、夫嚴子者、漁釣於一壑、萬物不干其志、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也。）矧迺歸山川。心跡雙寂漠。（爾雅曰、矧、況也。楚辭曰、野寂漠兮無人。）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張衡四愁詩序曰、諍訟息。鬻子曰、禹治天下、朝廷之間可以羅雀也。）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國語、優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閑也。豫、樂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兩都賦序曰、時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文賦曰、觀古今於須臾。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漢書曰、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源、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揚雄校書天祿閣上、理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爲之語曰、惟寂惟漠、自投于閣。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執戟疲揚。）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司馬彪曰、傀、大也。情在無、故曰大。傀音瑰。）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詩一首（五言）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方言曰、躋、登也。論衡曰、幽居靜處、恬澹自守。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遊天台山賦曰、

踐莓苔之滑石。又曰、援葛藟之飛莖。毛萇詩傳曰、捫、持也。）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楚辭曰、嫋嫋兮秋風。王逸注曰、嫋嫋、風搖木貌也。楚辭曰、春草生兮萋萋。）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又曰、與佳期兮夕張。方言曰、敦、信也。）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樽。（庾闡揚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疎。楚辭曰、瑤席兮玉瑱。毛詩曰、飲此醑矣。埤蒼曰、醑、美貌也。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又曰、攀桂枝兮聊淹留。）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言所思念、邈若霄漢、孤影獨處、莫與忘憂。蔡琰詩曰、煢煢對孤影、怛咤糜肝肺。毛萇詩傳曰、諼、忘也。張翰詩曰、單形依孤影。）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楚辭曰、暾將出兮東方。王逸注曰、始出其形、暾暾而盛大也。）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言悲感已往、而夭壽紛錯、故慮有迴復、妙理若來、而

（物我俱喪故情無所存往謂適彼可悲之境也）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車或爲居楚辭曰載營魂而升霞鍾會老子注曰經護爲營也）匪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司馬遷書曰可爲智者說難爲俗人言）

雜詩一首　五言

王景玄

（沈約宋書曰王微字景玄少好學無不通覽年十六舉秀才除南平王鑠右軍咨議微素無官情並陳疾不就江湛舉爲吏部郎中）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曰東南有思婦舞賦曰遠思長想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曰珥筆華軒韋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弄紵不成曲，哀歌送苦言。（左太沖詠史詩曰哀歌和漸離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也）

文三十　九　乙丑重刊

箕帚留江介，良人處鴈門。（箕帚婦人所執也國語曰吳王夫差伐越越王勾踐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勾踐請盟一介適女執箕帚以備姓於王宮說文曰箕簸也帚糞也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劉淵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漢書有鴈門郡）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温。（曹植贈丁儀詩曰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日闇牛羊下，野雀滿空園。（毛詩曰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古猛虎行曰日暮不從野雀棲）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禮記曰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朱火獨照人，抱景自愁怨。（古詩曰朱火然其中楚辭曰廓抱景而獨倚）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毛詩曰亂我心曲古詩曰所思在遠道）

數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家語孔子曰恭敬忠信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漢書王衛尉曰蕭何守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所有又曰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也）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漢書曰元延二年行幸甘泉賦曰正月從上甘泉蔡邕獨斷曰不敢指斥天子故但言車駕漢書曰武帝作甘泉宮中爲臺置祭具以致天神也）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漢書谷永上書曰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國有福事即慶賀之漢書曰張安世休沐未嘗出王粲贈蔡子篤詩曰戾舊邦也）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毛詩曰駕彼四牡石崇還京詩曰迅風翼華蓋飄飄若鴻飛）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曰漢王置酒高會三輔舊事曰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商人立爲新豐也）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周禮曰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鄭玄曰此固所以存六代之樂史記侯嬴曰公子自迎嬴羣衆廣坐之中嵇康贈秀才詩曰組帳高褰）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鍾。（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屣躡七盤已見陸機羅敷歌韓子曰長

文三十　十　六了五十三

袖善舞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鍾已見魏都賦）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周禮食醫掌和王之八珍之齊莊子曰祝宗人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應璩與公琰書曰繁俎綺錯羽爵飛騰）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尚書曰敦叙九族孔安國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張載送鍾參軍詩曰善見理不孩闡道播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漢書曰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又曰司馬安巧善宦四至九卿）

翫月城西門解中一首　五言

鮑明遠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西京雜記公孫乘月賦曰值圓巖而似鉤蔽脩堞如分鏡王逸楚辭注曰曲瓊玉鉤也）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上林賦曰長眉連娟毛詩曰螓首蛾眉）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窗。（珠櫳以珠飾疏也瑣窗窗爲瑣文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第舍窗牖皆有綺疏青瑣也）三五二八時，千

里與君同。（二八十六日也。釋名曰：望，滿之名。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淮南子曰：道德之論，譬如日月馳騖，千里不能改其處。）夜移衡漢落。徘徊帷戶中。（衡，斗中央也。漢，天漢也。已見上文。曹植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言歸華先委，爲露所墮。別葉早辭，爲風所隕。華落向本，故曰歸。本葉下離枝，故云別葉。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客游厭苦辛。仕子倦飄塵。（陸機荅張士然詩曰：飄飄冒風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禮記曰：晏子澣衣以朝。字林曰：軀，私宴飲也。方言曰：慰，居也。）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相如工琴而處蜀，故曰蜀琴。客歌郢中，故稱郢曲也。宋玉笛賦曰：師曠將爲白雪之曲也。又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肴乾酒未缺。金壺啓夕淪。（肴雖乾而酒未止，金壺之漏已啓夕波。杜預左氏傳注曰：肴乾而不食。爾雅曰：小波爲淪。陸機漏賦曰：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揖。）迴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六百五十　文三十　十一

始出尚書省一首　五言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眺兼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眺爲諮議，領記室。高宗，明帝也。）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休明，謂齊武皇帝也。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蕭子顯齊書曰：眺解褐豫章王行叅軍，然王故朝也。左思七牧曰：開甲第之廣袤，建雲陛之嵯峨。）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金閨，即金門也。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應劭漢書注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宫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袁宏夜酣賦曰：開金泉，坐瓊筵。漢書：楚元王敬禮穆生等，穆生不嗜酒，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也。）宸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宸，比辰，以喻帝位也。厭照臨，謂武帝崩也。繼體，謂鬱林王昭業也。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王即位。毛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尚書曰：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廣雅曰：昏，亂也。又曰：淪，沒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躰，守文王之法度。）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漢書息夫躬絶命辭曰：虹霓燿兮日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也，而有照耀，以蔽日月，方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清濟濁河，足以爲阻。孔安國尚書注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清濁異色，混爲一流。亦喻讒邪之穢忠正也。）防口猶寬政。餐荼更如薺。（言防衆口，實由寬政，雖遇餐荼之苦，更同如薺之甘。時明帝輔政，故曰寬也。國語：召公諫厲王曰：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左氏傳：陳公子完謂齊侯曰：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仲長子昌言曰：有軍興之大役焉，有凶荒之殺用焉，如此則清脩絜皎之士，固當食荼蘯膽，枕籍菁棘。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英衮暢人謀。文明固天啓。（英衮，謂明帝也。初爲尚書令，故曰英衮。蕭子顯齊書曰：明帝以太后令廢鬱林王及海陵王，而即帝位。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左氏傳曰：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青精翼紫軑。黃旗映朱邸。（春秋元命苞曰：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七百五十七　文三十　十二　乙五重刊

然青即蒼也。齊木德，故蒼精翼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方言曰：韓楚之間，輪謂之軑，徒計切。天子之車，以紫爲蓋，故曰紫軑。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蓋，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宅舍曰邸。漢書曰：代王入代邸。諸王朱戶，故曰朱邸。）還覲司隷章。復見東都禮。（東觀漢記曰：更始欲北之雒陽，以上爲司隷校尉。三輔官府吏東迎雒陽，見更始諸將過者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之衣，大爲長安所笑。見司隷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歎然，復見官府儀體。賢者蟻附也。）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文賦曰：佇中區以玄覽。說文曰：洒，滌也。桑禮切。）趨事辭宫闕。載筆陪旌棨。（謂出殿中而爲記室也。漢書曰：朱博夜寢早起，妻希見面，趨事如是。慎子曰：趨事之有司，賤也。禮記曰：史載筆，士載言。司馬彪續漢書曰：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皆帶劒，棨戟爲前行。韋昭漢書注曰：棨，戟也。音啓。）邑里向疎蕪。寒流自清泚。（鶡冠子曰：士之居邑里。賈逵國語注曰：蕪，薉也。說文曰：泚，清也。且禮切。）衰柳尚沈沈。凝露芳

泥泥○（沈沈茂盛之貌也毛詩曰蓼彼蕭斯零露泥泥廣雅曰方正也毛萇曰泥泥沾濡也）零落悲友朋○歡虞讌兄弟○（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盡虞與娛通毛詩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丹石言不移也呂氏春秋曰石可破而不可奪其堅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赤韓子曰上下相德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素絲隨染涕墨子所悲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曹顏遠感時詩曰素絲與路岐）乘此終蕭散○垂竿深澗底○（孫惠龜賦曰汎舟於清泠之淵垂竿於巖澗之下如淳漢書注曰乘因也）

直中書省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眺轉中書郎）

謝玄暉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紫殿紫宮也漢書成紀曰神光降集紫殿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西都賓曰玉階彤庭西京賦曰赫昈昈以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晉宮闕名曰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漢書曰日華曜宣明又曰武帝作栢梁銅柱承露盤僊人掌也）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晉灼甘泉賦注曰玲瓏明見貌也東宮舊事曰窗有四面綾綺連錢楚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王逸注曰綺文縷也綴緣也網與罔同而義異也）紅藥當階飜○蒼苔依砌上○（淮南子曰窮谷之汙生以蒼苔）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晉中興書曰荀勗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邪禮記曰君子行則鳴佩玉）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莊子曰惠施之材駘蕩而不得逐物不反司馬彪曰駘蕩猶施散也）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莊子曰鵠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翰也）

觀朝雨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西京賦曰通天訬以竦峙逕百常而莖擢薛綜曰臺名也爾雅曰觀謂之闕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臺飲食必以鼓）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周易曰重門擊柝）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東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毛詩曰悠哉悠哉毛萇曰悠思也）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鰓○（成公綏慰情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以匿影鄒陽上書曰鮫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鵬鳥賦曰乘流則逝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水陸不通龜魚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上則爲龍不得上曝鰓水次也）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動息猶出處言出處之情有疑譬臨歧路而多惑也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謂其可以南可以北）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言愿勝仕也方猶將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胷臆故臞也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毛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毛萇曰萊草也）

郡內登望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眺出爲宣城太守）

謝玄暉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張景陽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毛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說文曰楚叢木也鄭玄毛詩箋曰蒹葭在衆草之中蒼蒼然也）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江賦曰幽澗積阻沈約宋書曰宣城郡太康中分丹陽立陵陽子明得仙於廣陽縣山戰國策曰飲茹溪之流漢書曰丹陽郡有春穀縣水經注曰江連春穀縣北又合春穀水）威紆距遥甸○巉嵒帶遠天○（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廣雅曰巉嵒高也）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悵望心已極○惝怳魂屢遷○（悵望已見上文楚辭曰招惝怳而永懷招勑驕切惝況壤切怳況往切）結髮倦爲旅○平生早事邊○（漢書霍光結髮內侍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晏子春秋曰景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南陽宗資任用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于遼東皇甫謐高士傳曰人或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涼處自飲食也）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五言徐勉伏曼容墓誌序曰曼容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

謝玄暉

炎靈遺劒璽。當塗駭龍戰。（炎靈謂漢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漢儀禮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黃門以斬蛇寶劒授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漢高斬白蛇劒吳書曰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尚璽投井中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徵當塗在丗名行四方獻帝紀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代漢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縣。（論衡曰孟子云五百年有王者興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脩治威令流行者也蒼頡篇曰宇邊也說文曰寓籀文宇字也）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莊子曰鵲上城之垝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時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司馬彪曰垝最高危限之處也起飛也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孫氏初基武昌後都建鄴故云吳山楚甸也垝居毀切）衿帶窮巖險。帷帟盡謀選。（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帳之中左氏傳蔿啓疆曰趙成中行吳皆諸侯之選也鄭玄毛詩箋曰選者謂於倫等之中最上也）北拒溺驂鑣。西龕収組練。（北拒謂禦曹操西龕謂敗劉備也春秋感精符曰強傑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溺驂宋均曰龍門魯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驂馬尚書序曰西伯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龕與戡音義同左氏傳曰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爲甲被練爲甲裏也）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

盼。（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平則江海不揚波好色賦曰竊視盼）裘冕類禋郊。卜揆崇離殿。（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孔安國尚書傳曰類事類也又曰精意以享曰禋毛詩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毛萇曰凡建國必卜之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爲楚室毛萇曰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西東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毛萇詩傳曰崇立也西都賦曰外則離殿別寢）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讌。（吳志曰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歡國語號文公曰一時講武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水經曰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顏延年釋奠詩曰即宮廣讌）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左氏傳臧哀伯曰夫德儉而有度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三國名臣頌曰三光參分宇宙暫隔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參差世祀忽。寂漠市朝變。（魏都賦曰非有期乎世祀忽謂忽忽然而去也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人千載墓平）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蕪城賦曰歌堂舞閣之基西征賦曰覓陛殿之餘基歌有繞梁故曰歌梁淮南子曰秦楚燕趙之歌也異轉而皆樂高誘曰轉音聲也）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茂宰謂伏武昌也言孫氏雄圖悵然如此伏氏感之而深遠睠）幽客滯江皐。從賞乖纓弁。（幽客眺自謂也言從賞而乖纓弁也楚辭曰朝馳騁兮江皐王逸注曰澤曲曰皐）清巵阻獻酬。良書限聞見。（良書謂伏詩也鄭玄禮記注曰巵酒器也毛詩曰獻酬交錯墨子曰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幸籍芳音多。承風采餘絢。（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願承風之遺則馬融論語注曰絢文貌也）于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楚辭曰乘鄂渚而反顧兮王逸注曰鄂渚地名也毛詩曰昊天曰旦及爾遊衍毛萇曰遊行也衍溢也鄭玄曰常與汝入往遊溢相從也）

和王著作八公山一首（五言淮南子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中有高）

（才八人蘇非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爲八公神仙傳曰雷被誣告安謀反人告公曰安可以去矣乃與登山即日升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之馬跡存焉）

謝玄暉

二別阻漢坻雙崤望河澳（左氏傳曰吳子伐楚子常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殽有二陵已見西征賦爾雅曰小沚曰坻又曰澳隈也）茲嶺復巑岏分區奠淮服（字林曰巑岏銳山也潘岳贈陸機詩曰區域以分孔安國尚書傳曰奠定也）東限琅邪臺西距孟諸陸（山海經曰琅邪臺在渤海間琅邪之東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周禮曰正東曰青州其藪曰孟諸爾雅曰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然孟諸澤在入公山東而云西距者謂澤西距山以避上文耳謂山在澤東是也）仟眠起雜樹檀欒蔭脩竹（楚辭曰遠望兮仟眠枚乘兎園賦曰脩竹檀欒夾池水）日隱澗凝空雲聚岫如複出沒眺樓雉

六寸六十六

文三十

七

遠近送春目（王肅家語注曰高丈長曰堵三堵曰雉呂氏春秋曰客出田駢送之以目）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亂華謂苻堅也左氏傳曰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又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素景謂晉也干寶搜神記曰金者晉之行也漢書曰穀水出穀陽谷東北入洛也伊水已見上文）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宗衮謝安也明牧謝玄也晉中興書曰時盜賊強盛浸寇無已朝議求文武良將可以鎮北方者衛將軍謝安曰唯兄子玄可堪此任於是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漢書賈誼上書曰安有天下阽危者若是臣瓚曰臨危曰阽或曰阽屋檐也論語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長虵固能翦奔鯨自此曝（八公山謝玄敗苻堅之處也長虵喻融奔鯨喻堅也羣謝錄曰玄領徐州苻堅傾國大出玄爲前鋒射傷苻堅陣殺苻融左氏傳申苞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虵以荐食上國又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爲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道峻芳塵流業遙年運儵（陸機大暮賦曰播芳塵之馥馥莊子老聃曰予年運而往矣將何以戒我乎）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平生朓自謂也左氏傳汝叔齊曰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贊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吁嗟歎辭也毛詩曰子之不淑揚泉五湖賦曰氐功定績蓋寓令圖不淑已見嵇康幽憤詩）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楚辭曰志浩蕩而傷懷思玄賦曰繽連翩兮紛暗曖）再遠館娃宮兩去河陽谷（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石崇思歸引序曰肥遯於河陽別業）風煙四時犯霜雨朝夜沐（曹植丞出行曰蒙霧犯風塵淮南子曰禹沐淫雨櫛疾風高誘曰以雨爲沐浴也以疾風爲梳篦也魏書公令曰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春秀良已凋秋場庶能築（孫子曰秋霜被不凋其秀毛詩曰九月築場圃）

和徐都曹一首（五言集云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

謝玄暉

宛洛佳遨游春色藹皇州（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鮑昭結客少年場曰表裏望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楚辭曰結余軫於西山周禮曰東方謂之青蜀都賦曰列綺踈以瞰江）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日華已見上文楚辭曰光風轉蕙汎崇蘭王逸注曰光風謂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也）桃李成蹊逕桑榆陰道周（班固漢書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楚辭曰鳴鳩棲於桑榆毛詩曰有杕之杜生于道周毛萇曰周曲也）東都已俶載言歸望綠疇（毛詩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毛萇曰覃利也王肅曰俶始也載事也言用我之利始事於南畝也毛詩曰言旋言歸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

文三十

十八

乙丑重刊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五言集云王主簿名季哲）

謝玄暉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漢書元紀曰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廧爲閼氏應劭曰名廧小字昭君娶女曰聘據單于而言也琴道雍門周曰一赴絕國掖庭王昭君所居也長門陳皇后所居也南都賦曰）

（接歡宴於日夜）相逢詠蘪蕪。辭寵悲班扇。（古樂府詩曰上山採蘪蕪下山逢故夫班婕妤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絜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賖。坐惜紅粧變。（賖緩也）生平一顧重。宿昔千金賤。（鄭玄毛詩箋曰顧迴首也列女傳曰楚成鄭子瞀者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子瞀不顧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子瞀遂行不顧曹植詩曰一顧千金重何必珠玉錢阮籍詠懷詩曰宿昔同衾裳）故人心尚爾。故人心不見。（古樂府曰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書曰爾詞也）

和謝宣城一首（五言集云謝宣城眺卧疾）

沈休文

王喬飛鳧舃。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避喧。（范曄後漢書曰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時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東南飛來於是伺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舃焉乃詔尚方詠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史記曰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揆余發皇鑒。短翮屢飛翻。（楚辭曰皇鑒揆予于初度丁儀周成王論曰振短翮與鸞鳳並翔）晨趨朝建禮。晚沐卧郊園。（漢書典職曰尚書郎晝夜更直於建禮門內沐休沐也）賔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謝承後漢書曰徐稺字孺子豫章人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稺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賔唯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應休璉與曹長思書曰紅塵蔽於机榻傅玄雜詩曰机榻委塵埃漢書東方朔曰臣聞銷憂者莫若酒也）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字林曰侔齊等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今守即眺也潘正叔贈河陽詩曰流聲馥秋蘭王逸楚辭注曰蓀香草名也）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列子曰夢有六候此六者皆魂神所交也莊子曰綦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說文曰交會也毛詩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牽拙謬東汜。浮惰及西崐。（梁書曰隆昌中約出爲東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爲五兵尚書以日之早晏喻年之少老也牽拙牽率庸拙也東汜謂湯谷日之所出也浮惰浮名惰懈也西崐謂崦嵫日之所入也）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廣雅曰儷偶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王也）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清源。（解嘲曰若江湖之雀渤澥之鳥吳都賦曰刷蕩漪瀾說文曰刷刮也劉公幹詩曰方塘含清源）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一首（五言蕭子顯齊書曰王思遠爲御史中丞）

沈休文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魏明帝詩曰靜夜不能寐楚辭曰辟氛埃而清涼）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淮南子曰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說文曰隙壁際也）

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楚辭曰網戶朱綴刻方連下云綠苔此當爲朱綴今並爲珠疑傳寫之誤漢書曰班婕妤自傷賦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陛苔中庭萋兮綠草生）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楚辭曰姱容脩態亘洞房毛萇詩傳曰悠遠貌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一首（五言蕭子顯齊書曰豫章王嶷太祖第三子也薨贈丞相揚州牧長子廉字景蘜爲世子蔡邕獨斷曰諸侯適子稱世子）

沈休文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史記曰廉頗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爲將又復至王符潛夫論曰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利移於冠軍廉頗翟公再盈再虛）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漢書曰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以平）

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說文曰高車其蓋高立載之車也史記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

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家語曰公自阼階孔子由賓階升堂立侍又曰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也崔豹古今注曰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又曰殯於客位祖於庭）

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禮記趙文子曰以從先大夫於九原鄭玄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西京雜記曰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跼不肯前皆以前脚跼地久之滕公懼使卒掘馬所跼地入

六〇四一　文三十　二十一　壬子重刊　刘升

三尺所得石槨有銘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其即安此乎遂葬焉漢書曰夏侯嬰號滕公也）

學省愁卧一首（五言學省國學也梁書曰齊明帝即位約遷國子祭酒）

沈休文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闈（廣雅曰陌道也）愁人掩軒卧高牕時動扉（楚辭曰愁人兮奈何掩猶閉也軒長廊也）

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謝靈運齋中詩曰虛館絕諍訟曹植九詠曰蔓葛滋兮冒神宇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暗昧貌南都賦曰清廟肅以微微）

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櫚飛（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戶屋魏文帝詩曰蜘蛛繞戶牖）

纓珮空爲忝江海事多違（爾雅曰忝辱也莊子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廣雅曰違異也謂乖異也）

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山中有桂樹即攀桂枝而聊淹留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薛君曰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詠湖中鴈一首（五言）

沈休文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劉公幹雜詠詩曰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謝靈運戲馬臺集詩曰旅鴈違霜雪楚辭曰孔雀兮迴翔穀梁傳曰掩禽旅范甯曰衆禽也）

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楚辭曰鳧鴈皆唼夫梁藻應瑒建章臺集詩曰遠行蒙霜雪）

羣浮動輕浪單汎逐孤光（上林賦曰鴻鷫鵠鴇浮乎其上）

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呂氏春秋曰羣鳥翔而不下白虎通曰鴈飛則乃成行）

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搖漾飛貌也韓詩外傳田饒曰黃鵠一舉千里烏孫公主歌曰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一首（五言）

沈休文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

開花已匝樹

文三十　二十二

流嚶復滿枝

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阮籍詠懷詩曰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于鄧禹曰孝孫素謹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嘉字孝孫嚶於耕切）

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陂（楊佺期洛陽記曰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穀水塢朱超石與兄書曰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脩謂之千金塢廣雅曰堰潛堰也謂潛築土以壅水也一作堨音堨烏古切堰一建切然三字義同而音則異也漢宮殿疏曰長安有鴈鶩陂承昆明下流也）

游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

綠幘文照耀紫燕光陸離（漢書曰董偃與母以賣珠爲事隨母入館陶公主家因留第中偃謁上綠幘傅鞲毛萇詩傳曰日出照耀紫燕已見赭白馬賦楚辭曰王珮兮陸離）

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池（曹子建名都篇曰清晨復來還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廣雅曰薄至也漢書曰渭城有蘭池宮）

象筵鳴寶瑟金瓶汎羽巵（吳都賦曰桃笙象簟韜於筒中漢書曰莽何羅行觸寶瑟瓶酒器也古樂

（府詞曰金瓶素綆汲寒漿羽卮即羽觴也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枚乘兎園賦曰桑萎蠶飢中人望奈何）長袂屢以拂彫胡方自炊（楚辭曰長袂拂面善留客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爲臣炊彫胡之飯露葵之羹來勸臣食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毛詩曰愛而不見）且當忘情去歎息獨何爲（公孫尼子曰衆人役物而忘情郭象論曰忘情於無有之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太息將何爲）

雜擬上

擬古詩十二首　陸士衡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王鮪已見東京賦晨風已見上文）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楚辭曰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擬今日良宴會

閑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迎風已見西京賦）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南都賦曰齊僮唱兮列趙女蔡邕琴頌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應瑒神女賦曰夏妲曾不足以供妾御況秦娥與吳娃方言曰秦俗美皃謂之娥張女彈已見笙賦）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列子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又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

行雲張湛曰三人薛秦韓之善歌者也）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筭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霞或爲華）人生無幾何爲樂常苦晏（秦嘉荅婦詩曰憂艱常早至爲樂常苦晚）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尸子曰使雞伺晨春秋考異郵曰鶴知夜半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曷爲恒憂苦守此貧與賤（列子曰早辱則憂苦）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晏子春秋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毛萇詩傳曰粲粲鮮盛也步行也言行止之盛儆步而光耀於天）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而向）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冶或爲綺非也）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跂彼已見上毛詩曰睆彼牽牛）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蘂穹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離草熠燿生河側（江離已見子虛賦）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游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淮南子曰。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惚怳。不能攬其光也。高誘曰。天道廣大。手雖能微。其惚怳無形者。不能攬得日月之光也。）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游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飈。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擬青青陵上柏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山海經曰。崐崘之丘。有草名曰蕡。如葵。字書曰。蕡亦蘋字也。）人生當幾何。譬彼濁水瀾。（言濁水之波易竭也。）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史記曰。公仲謂韓王曰。不如和秦。賂以一名都。）飛閣纓虹帶。曾臺冒雲冠。（虹帶已見吳都賦。虹或爲垂。非也。）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椒蘭蓋取其嘉名。且芬香也。）俠客控絶景。都人驂玉軒。（列子曰。晉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使其俠客以鄙相攻。魏書曰。張繡降而復反。上所乘馬名絶景。爲流矢所中。都人已見上。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能金玉其車。）遨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

四百十一　文三十　二十五　丁未重刊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頹。三閭結飛轡。大耋嗟落暉。（離騷引曰。屈原者。爲三閭大夫。離騷曰。飲余馬乎咸池。揔余轡於扶桑。周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思爲河曲鳥。雙游豐水湄。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苕苕峻而安。綺窻出塵冥。飛陛躡雲端。（綺窻飛陛。已見上文。）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玉容傾城。並已見上。）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四百十　文三十　二十六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苕苕匿音徽。虞淵引絶景。四節逝若飛。（虞淵已見上文。）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招搖指戌。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漢案戶者。直戶也。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翩翩歸鴈集。嘒嘒

寒蟬鳴。（歸鴈、已見鶗鴂賦、嘒嘒、已見秋興賦、寒蟬、已見上文、）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毛詩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高冥、已見齊謳行、）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言有名無實也、織女已見上、爾雅曰、大梁、昴也、）

擬四愁詩一首（七言）

張孟陽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脩。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傅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燋尾、皆名琴也、）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擬古詩一首（五言）

陶淵明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尚書曰、酣歌于室、）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五言并序）

謝靈運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司馬相如見而悅之、客遊梁、）漢武帝徐樂諸才。（徐樂已見別賦、）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晤言、已見上文、）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撰其遺文、都爲一集、）其辭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眾星環北辰。（百川北辰、已見上文、）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天地中橫潰。家王拯生民。（橫潰、以水喻亂也、家王、謂魏太祖也、陳思行女哀辭曰、家王征蜀漢、司馬相如難蜀文曰、拯生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爲拯、）區宇既滌蕩。羣英必來臻。（東京賦曰、區寓乂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爲羣英之表、）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況值眾君子。傾心隆日新。論物靡浮說。析理實敷陳。（莊子曰、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王延壽王孫賦曰、羌難得而羅縷、羅或爲覶、天人、已見應吉甫華林園詩、）澄觴滿金罍。連榻設華茵。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詞改曲、抱朴子曰、瓠巴操琴、翔禽爲之下聽、梁塵、已見陸機擬東城一何高詩、）何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幽厲、周二王也、桓靈、後漢二帝也、已見上、毛詩曰、上帝板版、鄭玄曰、版、反也、反先王之道也、毛詩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伊洛既燎煙。函崤沒無像。（曹子建送應氏詩曰、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像、）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王粲七哀詩曰、復弃中國去、遠身適荊蠻、魏明帝自惜薄祜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洛、）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奬。（沮漳、已見登樓賦、小雅曰、奬、勸也、）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式微、已見曹子建情詩、）上宰奉皇靈。

侯伯咸宗長（上宰魏太祖也東道彥雜詩曰天子命上宰）雲騎亂漢南紀郢皆掃盪（王肅格虎賦曰羽騎雲布蘭車星陳漢書曰郢楚別邑紀見下文）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盛明清朗喻太祖也王隱晉書曰樂廣爲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每見此人瑩然若開雲霧之觀青天阮瑀謝太祖牋曰一得披雲望白日唯力是視敢有二心）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公子謂曹植也）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息肩已見東京賦明兩謂文帝也明兩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並載遊鄴京方舟汎河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同乘並載以遊後園）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陸機集有皇太子清宴詩梁棟響則歌聲繞也已見陸機擬今日良宴會詩）既作長夜飲豈顧秉日養（史記曰紂爲長夜之飲秉日已見上廣雅曰養樂也）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皇漢逢屯邅天下遭氛慝（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屯如邅如已見上）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董卓袁紹並已見上文）單民易周章窘身就羈勒豈意事乖己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蝥賊（相公魏太祖也王仲宣從軍戎詩曰相公征關右勤王已見西征賦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杜預曰蝥賊喻災害也食根曰蝥食節曰賊）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已見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餘生幸已多矧迺值明德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曹子建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讌不知疲刻漏刻也）夜聽極星闌朝遊窮曛黑（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曛已見上）哀哇動梁埃急觴盪幽默（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梁塵已見上張敏神女賦曰既澹泊於幽默楊覺寐而中驚）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范曄後漢書曰楊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瑟（臨淄已見魏都賦）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漢書膠東國故齊高帝別爲國又曰高密國故齊宣帝更爲高密國）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比干僇焉）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箕山許由所隱也濮濮水莊周所釣也莊子季徹曰搖蕩人心又曰憂慄乎廟堂之上）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游椒蘭室（禮記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陸機詩曰甲第椒與蘭）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曹植四言詩曰高談虛論問彼道原話已見秋興賦）行觴奏悲歌永夜繫白日（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白日既匿繼以朗月）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華屋已見陸韓卿贈顧希叔詩髦士已見上文）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說苑曰晉靈公欲殺趙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淮南子曰悵然有喪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潘勗玄達賦曰匪偏人之自肆訴諸衷於來哲）

貧居晏里閈少小長東平（漢書泰山郡有東平縣音義曰泰山郡屬兗州）河兗

當衝要。淪飄薄許京。（謝承後漢書，李燮曰：涼州天下要衝。）廣川無逆流。招納厠群英。（管子曰：善爲君者，宜法江海。江海不逆細流，故爲百谷長。羣英，已見擬太子詩。）北渡黎陽津。南登紀郢城。（漢書音義，臣瓚曰：黎陽在魏郡。伏滔北征記曰：黎陽，津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數奏究平生。（解達，言相談說而進達也。方言曰：解，說也。）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王逸晉書孔坦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萇曰：雞棲於杙爲桀。括，至也。桀與揭音義同。）終歲非一日。傳卮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并。唯羨肅肅翰。繽紛戾高冥。

應瑒

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淮南子曰：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高誘曰：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求凉弱水湄。違寒長沙渚。（成公綏鴈賦曰：濱弱水之陰岸。弱水，已見上。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温。漢書曰：長沙國屬荊州。然則彭蠡之所在。）顧我梁川時。緩步集潁許。（漢書曰：汝南、潁川，許昔魏分也。魏徙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官度厠一卒。烏林預艱阻。（魏志曰：公還軍官渡，袁紹進臨官渡。公斬淳于瓊等，紹衆大潰。漢書音義，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爲鴻溝，即今官渡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薄沂縣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此乘大艦上破魏武兵於烏林。烏林、赤壁，其東西一百六十里。）晚節值衆賢。會同庇天宇。列坐廕華榱。金樽盈清醑。（馬融樗蒲賦曰：坐華榱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金樽、清醑，並已見上。）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延露，已見上。）調笑輒酬荅。嘲謔無慚沮。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叙。

阮瑀

管書記之任。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繁欽述行賦曰：芒芒河濱，實多沙塵。古詩曰：白楊多悲風。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說文曰：羈，馬絡頭也。）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慶雲，喻太祖也。王逸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也。）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沚。（漢書渤海郡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今復河曲游。鳴葭泛蘭汜。（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躧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躧步、並坐，並已見上。丹梯，丹墀也。）

妍談既愉心。哀弄信睦耳。（魏文帝與吳質書曰：高談娛心，哀箏順耳。）傾酤係芳醑。酌言豈終始。（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自從食苹來。唯見今日美。（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萇曰：苹，萍也。）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游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徙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楚辭曰：白蘋兮騁望。又曰：目極千里。）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道。（太行，已見上。漢書曰：文帝指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平衢脩且直。白楊信褭褭。（褭褭，風搖木貌。）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副君，謂文帝也。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良游匪晝夜。豈云晚與早。衆賓

悉精妙清辭灑蘭藻哀音下迴鵠餘哇徹清昊（下迴鵠謂師曠也徹清昊謂秦青也並已見上文）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中山有美酒已見魏都賦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左氏傳隱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

文選卷第三十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廣圻審定

雜擬下

袁陽源效白馬篇一首

效古一首　劉休玄擬古二首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鮑明遠擬古三首　學劉公幹體一首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范彥龍效古一首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　五言　袁陽源

（孫嚴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爲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凶劭當行篡逆淑諫見害）

劒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閒（史記曰游閑公子飾冠劒連車騎西京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今韓魏天下之樞也高誘曰樞要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賈逵國語注曰湊聚也）荊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呂氏春秋客有語周昭文君曰魏氏人張儀壯士也王逸荔支賦曰宛洛少年邯鄲遊士）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侯生爲意氣刎頸漢書曰郭解姊子負解之勢應劭曰負恃也班固漢書游俠傳贊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郭解曰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也）籍籍關外來車徒傾國鄽（籍籍關外來謂被徙關中也車徒傾國鄽從者之多）

（也。漢書武帝曰。事籍籍如此。鄭玄礼記注曰。鄽市物邸舍也。今云鄽。以明市也。）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爲言。（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爲京兆史。王氏五侯兄弟爭名。護盡入其門。咸得懽心。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必書之於刺。故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毅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內軹人。自喜爲俠。及從豪茂陵。衛將軍爲言解家貧。不中從。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從。諸公送出者千餘。）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義分。則分義也。孫卿子曰。礼樂則脩。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絜若清冰。嚴若秋霜。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漢書曰。郭解入關中。賢豪爭交歡。又曰。左馮翊有池陽縣。河東郡有汾陰縣。漢書曰。酤留飲食也。西音先。協韻也。）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諾。相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廣雅曰。諾。應也。）彯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公羊傳曰。曹子摽劒而去之。劉兆曰。摽。辟也。彯與摽字同。孚堯切。）嘵此務遠圖。心爲四海懸。（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曰。心若懸於天地之閒。郭象曰。所希企者高而闊也。）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列子。楊朱曰。惟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當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聲類曰。遂。從意也。嵇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耳目之前也。）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漢書曰。楚田仲以俠聞。傳暢晉諸公贊曰。劉希彭俠烈有才用也。）

效古一首（五言）

袁陽源

訊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訊。猶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遊。又曰。有遼東郡也。）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也。）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外。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結。交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闕。臣瓚注曰。山名也。七發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中郡。秦置也。）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陸機從軍行曰。涼風嚴且苛。）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毛詩傳曰。燠。煖也。）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穀梁傳曰。水南曰陰。）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爲空。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捐軀遠從戎。）

擬古二首（五言）

劉休玄（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兇弒立。以爲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楚詞曰。路眇眇以默默。廣雅曰。眇眇。遠也。左氏傳童謠曰。遠哉遙遙。）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曹植曹仲雍誄曰。流塵飄蕩。魂安歸。）寒螿翔水曲。秋兎依山基。（淮南子曰。兎走歸窟。寒螿翔水。各哀其所生。高誘曰。寒螿。水鳥。哀猶愛也。）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魏文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李陵贈蘇武詩曰。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曹植七哀詩曰。膏沐誰爲容。明鏡闇不治。）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陸機塘上行曰。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曾闕。（鄭玄詩箋曰。曾。重也。）玉宇來清風。羅帳

延秋月（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玉宇進文帝庭羅帷羅帳也栢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今君下羅帳來清風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毛詩曰所謂伊人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沈憂結毛詩曰明發不寐）誰爲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潘岳悼亡詩曰流芳未及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秦嘉妻徐氏荅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

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五言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訊與信通易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祥）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漢書楊雄河東賦曰眽隆周之大寧難蜀父老曰羅者猶視乎藪澤西都賓曰皇漢之初經營也莊子曰彭陽曰公閱休夏則休乎山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甘泉賦曰往往離宮般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景帝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徙民以奉園陵）

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郭象注莊子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廣雅曰軌道也陸機泰山吟曰幽塗延萬鬼神房集百靈）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栢範世要論曰聖哲之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擬古三首　五言　鮑明遠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七發曰馳騁角逐）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彫服（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氈爲貊頭及帶身袴口魏志曰董卓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所以盛弓謂之鞬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曰弭弓之末彆者以象骨爲之服矢服也鞬居言切）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魏文帝典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埤蒼曰鞚馬勒鞚孫子曰平陸平處鞚口送切）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漢書曰鴈門郡有樓煩縣）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闞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梁帝王世紀曰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白羽矢名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竹使符五也）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魯客假言楊子法言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李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也毛詩曰素衣朱襮毛萇曰丹朱中衣也）既荷主人恩

又蒙令尹顧（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讌詩曰顧我賢主人臣瓚漢書注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稱相也）日晏罷朝歸轂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賔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懼（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儒生自謂也漢書叔孫通曰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莊子曰小惑易方郭象曰東西易方於禮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誤謬也沈淪謬誤也）伐木青江湄設罝守毚兔（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之清且漣漪兮又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又曰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華覈與薛瑩詩曰存者今惟三飛步有四特）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魏志太祖謂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兩說窮舌端五

車摧筆鋒○（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史記曰秦東圍邯鄲魏王使新垣衍入邯鄲說平原君尊秦昭王爲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衍新垣衍請出不敢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五十里又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燕將得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道踳駁也）羞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爲相莊子不許史記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鄒陽上書曰王其晚節末路漢書曰嚴安上書言世務又曰帝使博士狄山乘鄣李奇曰乘守也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解佩襲犀渠○卷袠奉盧弓○（國語曰奉文犀之渠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盧弓十）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莊子曰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司馬彪曰誰知禍之所終者也）

學劉公幹體一首（五言）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曰增冰峨峨飛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逴龍艴然王逸曰逴龍山名）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鄭玄禮記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茲辰自爲美○當避豔陽年○（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呂氏春秋曰仲春之月桃李華）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五言）

鮑明遠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名銅雀臺劉歆甘泉賦曰雲闕蔚之巖巖象星接之嶝嶝）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蔡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西京賦曰雕楹玉舄繡栭雲楣甘泉賦曰珍臺閒館璇題玉英）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蓬壺二山名溟渤二海名）選色遍齊代○徵聲市卭越○（齊代卭越四地名）陳鍾陪夕讌○笙歌待明發○（楚辭曰陳鍾按鼓造新歌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儀禮曰歌魚麗笙由庚明發已見上文）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列子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年貌言行與子並身意已見上文）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傅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聞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淚之微者金骨之堅踰親之篤者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淚而金骨爲之傷毀也張叔及論曰煩寃俯仰淚如絲兮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消骨）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智哉衆多士○服理辯昭昧○（莊子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耶郭象曰思求更致不了）

効古一首（五言）

范彥龍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雪千里已見上文）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朝馳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陳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漢書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

（受詔子壯士爲嫖姚校尉）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漢書曰李廣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無罪乃我者自失道引刀自剄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田順出五原虜去塞入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逗留不進下吏自殺音義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遲或作逗音豆）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述事皆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漢道左氏傳王孫蒲曰德之休明也）

雜體詩三十首（五言雜躰詩序曰關西鄴下既巳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今作三十首詩斆其文躰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推）

江文通

古離別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鴈門郡已見上以其邊塞故曰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黃雲已見謝靈運擬鄴中詩古詩曰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江之此製非直學其躰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文而爲之證其無文者乃他說）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古詩曰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離（古詩曰各在天一涯又曰與君生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爾雅曰女蘿兔絲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曹植雜詩曰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

李都尉（從軍）陵

樽酒送征人踟蹰在親宴（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日暮浮雲滋渥手淚如霰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言魚處水而得所我萬里而離鄉歎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薦藉也）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古詩曰相去萬餘里蘇武詩曰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桓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陳琳止欲賦曰欲語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池古詩曰願爲雙飛鷰雙或爲南淮南子曰燕鴈代飛許慎曰鷰春南而鴈北虞羲送別詩曰唯有一字書寄之南飛燕文與此同）

班婕妤（詠扇）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班婕妤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繆公時人善吹簫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楚辭曰駕鸞鳳而上遊）采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班婕妤怨詩曰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又自傷賦曰華殿塵兮玉階苔）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班婕妤怨詩曰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魏文帝（遊宴）曹丕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西都賦曰脩途飛閣魏文帝東門行曰朝游高臺側夕宴華池陰）神飇自遠至左右芙蓉披（曹子建公讌詩曰神飇接丹轂魏文帝詩曰蘭芷生兮芙蓉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涯（枚乘兔園賦曰脩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讌詩曰秋蘭被長坂朱華冒淥池）月出照園中冠珮相追隨（曹植公讌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客從南楚來爲我吹參差（古詩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淵魚鱗魚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陸機

（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孫卿子曰小儒者謂大夫士）蕭蕭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莊子曰至陰肅肅）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曹子建名都篇曰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李陵詩曰何以慰我心）

陳思王（贈友）　曹植

君王禮英賢不悋千金璧（孔安國尚書傳曰悋惜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馳道已見上文傅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古詩曰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鄴中記曰銅雀臺北則冰井臺陸機君子有所思曰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論衡曰物至秋而死先榮後落）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曹子建美女篇曰青樓臨大路）

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毛詩曰褰裳涉溱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謝靈運鄴中集曰攀條摘蕙草楚辭曰連蕙若以爲佩）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雘（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與二三子揚雄解嘲曰昔人之辭乃玉乃金王仲宣誄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說文曰雘善丹也）延陵輕寶劒季布重然諾（延陵已見上漢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曰貫高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何劭祖贈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莊子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劉文學（感遇）　楨

蒼蒼中山桂團圓霜露色（言桂霑霜露而色不渝身經夷險而操不易也劉楨贈徐幹詩曰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劉楨贈徐幹詩曰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廣雅曰緊急也）橘柚在南國因君爲羽翼（橘柚在南雖珍須君羽翼乃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樹橘來服受命不遷生南國古詩曰人儻欲我知因君爲羽翼）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注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楨雜詩曰職事相塡委文墨紛消散）丹采既已過敢不自彫飾（古詩曰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華月照芳池列坐金殿側（古歌辭曰上金殿酌玉樽）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曹植天地篇曰復爲時所拘羇紲作微臣東京賦曰洪恩素畜人心罔結）

王侍中（懷德）　粲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又曰遠身適荊蠻）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

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崤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崤函崤谷及函谷也呂氏春秋燭過曰吳爲丘墟西征賦曰冀闕緬其堙盡）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方言曰楫謂之櫂棹與櫂同）蟋蟀依桑野嚴風吹若莖（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蜎蜎者蜀蒸在桑野賈逵國語注曰若木晚矣）鸛鵠在幽草客子淚已零（鸛鵠在幽草謂鸛鳴于垤鵠亦水鳥故連言之王仲宣從軍詩曰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毛詩曰有芃者狐率彼幽草）去鄉三十載幸遭天下平（楚辭曰去鄉離家來遠客鮑昭結客少年場曰去鄉三十載禮記曰國治而天下平）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纓（賢主魏太祖也時粲爲侍中故云金貂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尉繚子曰天子玄冠玄纓也）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遊北遵河曲曹子建公讌詩曰飛蓋相追隨）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漢書李陵謂蘇武曰

（人生如朝露楚辭曰竊哀兮浮萍汎濫兮無根王逸注曰自比蘋隨水浮汎乍東乍西）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新語曰君子篤義於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雖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王粲公宴詩曰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

嵇中散　言志　康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嵇康幽憤詩曰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楚辭屈原曰蒙世俗之塵埃）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左太沖詠史詩曰高步追許由）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濵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莊子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天爲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阮籍詩曰朝食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青崗有天津玉池傅玄擬楚篇曰登崑崙漱玉池）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莊子曰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又曰欲勉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堯觀乎華華封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養德也故辭周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寓說文曰宙舟輿所極覆也鸚鵡賦曰冠雲霓而張羅）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左氏傳曰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莊生悟無爲老氏守其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老子曰見素抱樸河上公曰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文飾也）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莊子曰堯讓許由以天下許由曰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

於廟奏九部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司馬彪曰海鳥爰居也）栁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栁下惠已見西征賦孫登已見嵇康幽憤詩）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阮步兵　詠懷　籍

青鳥海上遊鷽斯蒿下飛（阮籍詠懷詩曰雖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旦至海上羣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爲鳥其名曰鵬齊諧曰鵬之徙南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蜩與鷽鳩笑之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北溟有鳥焉其名爲鵬摶扶搖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尺鷃笑之曰彼且奚適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司馬彪曰蜩蟬也鷽鳩小鳥毛萇詩傳曰鷽斯鵯居鵯居雅烏也音豫）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曹子建七哀詩曰沈浮各異世阮籍詠懷詩曰鷽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飄颻可終年沈瀁安是非（阮籍詠懷詩曰逍遥可終生又曰蕩漾焉可能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莊子曰彼一是非也此一是非也飄颻蒿下沈瀁海上逍遥一也）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阮籍詠懷詩曰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高唐賦曰須臾之間變化無窮陸雲詩曰知音世所希）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阮籍清思賦曰女娃榮於東海之濵而翩飄於西山之傍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不反化爲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也）

張司空　離情　華

秋月照簾櫳懸光入丹墀（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燭幽房班婕妤自傷賦曰俯視兮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陸機擬古詩曰佳人撫鳴瑟又曰閑

（夜撫鳴琴。曹子建雜詩曰。妾身守空閨。）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楚詞曰。皐蘭被徑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玉臺。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經絲以網飛虫。）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張景陽雜詩曰。寒花發黃彩。秋草含綠滋。）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楚詞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尒。又曰。欲以遺所思。）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潘黃門（悼亡）　岳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楚詩曰。青春爰謝。潘岳悼亡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潘岳悼亡詩曰。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殯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陸機挽歌曰。殯宮何嘈嘈。寡婦賦曰。虛坐兮肅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楚詞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楚詞曰。聊抑志而自弭。賈逵國語注曰。弭。忘也。魏文帝詩曰。所憂非但一。）撫襟悼寂寞。怳然若有失。（潘岳悼亡詩曰。撫襟長歎息。王逸楚詞注曰。怳。失意也。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也。）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古詩曰。交疏結綺窗。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蕙蘭類。故變之耳。）消憂非萱草。永懷寧夢寐。（毛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諼草。令人忘憂。毛詩曰。終其永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夢寐復冥冥。何由覿爾形。（潘岳哀永逝賦曰。既目遇兮無兆。曾寤寐兮不夢。冥冥。幽昧也。文子曰。慮患於冥冥之外。）我輒北海術。爾無帝女靈。（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悵恨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爲戶所閉。掣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下有衣裾。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之。果如其言。爲之立館。名曰朝雲。）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毛詩曰。駕言出遊。）雨絕無還雲。華落豈留英。（鸚鵡賦曰。何今日之雨絕。）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遷逝。又曰。寢興自存形。）

陸平原（羇宦）　機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琴操。史魚曰。思竭愚志以報塞恩紀。潘岳河陽詩曰。微身輕蟬翼。）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陸機贈顧彥先曰。眷言懷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詩曰。嗚咽辭密親。永歎。見下注。）流念辭南澨。銜怨別西津。（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杜預左氏傳曰。澨。水涯也。）馳馬遵淮泗。旦夕見梁陳。（毛詩曰。驅馬悠悠。陸機從梁陳詩曰。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服義追上列。矯迹廁宮臣。（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朱黻咸髦士。長纓皆俊人。（毛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玄曰。芾者。諸侯黃朱。又曰。芾。太古蔽膝之象。黻與芾古字通。毛詩曰。蒸我髦士。又曰。髦士攸宜。陸機從梁陳詩曰。長纓麗且鮮。尚書曰。俊民用章。）契闊承華內。綢繆踰歲年。（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三年。又赴洛詩曰。託身承華側。李陵詩曰。與子結綢繆。）日暮聊揔駕。逍遙觀洛川。（陸機荅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揔轡臨清川。）徂沒多拱木。宿草凌寒煙。（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尒之年。冢上之木拱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遊子易感愾。躑躅還自憐。（劉公幹詩）

（曰乖人易感慟陸機道中詩曰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楚詞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左記室（詠史）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人也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梅生梅福也漢書曰梅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張華勵志詩曰荏苒代謝漢書曰廣陵王胥歌曰人生要死何爲苦心）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衛衛青霍霍去病陸賈新語曰以義建功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河海源也）珪組賢君眄。青紫明主恩。（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

尊。（漢書曰終軍至長安上書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爲博士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也）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左思詠史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又曰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劉向曰王氏乘朱輪華轂）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曹子建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學好爲詩賦所居蓬蒿沒人也）

張黃門（苦雨）協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張景陽雜詩曰丹霞啓陰期又詩曰喈下伏泉涌）水鸛巢層甍。山雲潤柱礎。（鄭玄毛詩箋曰鸛水鳥將陰雨而鳴巢層甍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礩也音楚）有弇興春節。愁霖貫秋序。（張景陽雜詩曰有弇興南岑王仲宣有愁霖賦）燮燮涼葉奪。戾戾颸風舉。（楚辭曰溢颸風余上征）高談玩四時。索居慕疇侶。（曹子建求通親表曰高談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張華雜詩曰安知慕疇侶）青苔日夜黃。芳蕤成宿楚。（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牆又詩曰密葉日夜疎又詩曰芳蕤豈再馥又詩曰荒楚鬱蕭森說文曰芳蕤草木華盛貌）歲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爲至安在我延佇）

劉太尉（傷亂）琨

（臧榮緒晉書曰琨卒後贈太尉）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劉琨荅盧諶詩曰厄運初遘陽爻在六哀我皇晉痛心在目班固漢書曰陽九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日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楚詞曰望時風之清激愈氛霧其如塵）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薄蝕虎據喻羣盜也

京房易飛候占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戰國策曰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興師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伊余荷寵靈。感激殉馳騖。（劉琨勸進表曰荷寵三世左氏傳曰蘧啓彊曰寵靈楚國劉琨詩曰鄧生何感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張張良韓韓信也）甯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淮南子曰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大田高誘曰大田官也）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論語陽虎曰日月逝矣盧諶贈崔溫詩曰古人非所希）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古有飲馬長城窟行盧諶贈崔溫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撫枕懷百慮（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白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憤懣劉琨重贈盧諶詩曰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百慮已見上文）

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劉琨重贈盧諶詩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紅藻玄髮吐素華）

時或苟有會治亂惟冥數（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冥會冥幽冥也數厤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漢書烏丸論曰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盧中郎 感交 諶

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潘岳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姿爾雅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也）

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位（左氏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引績）

眷顧成綢繆廼與時髦匹（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諶荅魏子悌詩曰愚蒙時來會敢齊朝彥跡）

姻媾久不虛契闊豈但一（盧諶贈劉琨詩曰申以婚姻又荅魏子悌詩曰恩由契闊生但一已見上文）

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盧諶荅魏子悌詩曰共更飛狐厄又曰在厄每同險）

常慕先達槩觀古論得失（槩志節也馮衍顯志序曰追觀往古得失之迹）

馬服爲趙將疆場得清謚（史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左氏傳魯公曰疆場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爾雅曰謚靜也）

信陵佩魏印秦兵不敢出（史記曰魏公子毋忌爲信陵君秦昭王進兵圍邯鄲公子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破秦軍於河外乘勝逐秦至函谷關抑秦兵不敢出）

慨無幄中策徒慙素絲質（范曄後漢書詔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

羇旅去舊鄉感遇喻（前）琴瑟（盧諶贈崔溫詩曰羇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杞梓已見陸韓卿贈內兄希叔詩無逸已見景福殿賦）

更以畏友朋濫吹乖名實（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聽之乃知濫也名實已見上）

郭弘農 遊仙 （臧榮緒晉書曰璞卒後贈弘農太守） 璞

崦山多靈草海濵饒奇石（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楚詞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曰崦嵫山也海濵即海中三山也）

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眞挺異人之精魄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

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道人方術之士已見擬潘黃門述哀詩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漢書曰燕齊之方士傳方求仙篇曰玉液涌出華泉楚詞曰吮玉液兮止渴）

朱霞入窻牖曜靈照空隙（十洲記曰朱霞九光廣雅曰曜靈日也說文曰隙壁縫也）

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江賦曰冰夷倚浪以傲睨夲草經曰紫芝一名木芝洛神賦曰凌波微步江賦曰水碧潛琘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

眇然萬里遊矯掌望烟客（神仙傳曰若士謂盧敖曰吾一舉千里說文曰矯舉也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烟）

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自言千歲楚辭曰出於暘谷次于濛汜）

張廷尉 雜述 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而使自已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也）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夭（言大道之要動寂無源今誠以有源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爲夭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貴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司馬彪曰世皆異端喪道道不好世故曰喪耳）思秉扶搖翰卓然凌風矯（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摶圜也扶搖上行風也圜飛而上者若扶搖也毛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廣雅曰矯飛也）靜觀尺棰義理足未常少（莊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不可折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囧囧秋月明憑軒詠堯老（蒼頡篇曰囧大明也俱永切

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遥望堯老堯及老子玄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浪迹無蚩妍然後君子道（浪猶放也妍蚩猶美惡也戴逵栖林賦曰浪迹潁湄棲景箕岑文賦序曰妍蚩好惡也）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王文度贈許詢詩曰吾生挺奇幹領略揔玄標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廣雅曰略要也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漢書曰園公綺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曜）交臂久變化傳火迺薪草（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郭象曰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則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爲哀奚獨哀死邪莊子秦失曰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郭象曰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盡生也）亹亹玄思清胷中去機巧（許詢農里詩曰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力用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名曰桔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子貢俯而不對也）物我俱志懷可以狎鷗鳥（莊子曰吾喪我郭象曰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哉又曰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許徵君 自序

（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

詢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像（張毅單豹並已見幽通賦）一時排冥筌泠然空中賞（筌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冷然涉空得中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冷然而善旬有五日而反司馬彪曰冷然涼貌也郭象莊子注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遣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惑耶非夫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郭象曰少失其故居爲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採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也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丹葩耀芳蕤綠竹蔭閑敞（廣雅曰葩華也洞簫賦曰又足樂乎其閑敞西征賦曰厭紫極之閑敞）苕苕寄意勝不覺陵虛上曲激鮮飆石室有幽響（櫺窻間孔也陸機吳趨行曰冷冷鮮風過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也）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陸機招隱詩曰稅駕從所欲李蕭遠運命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鄴中詩曰客心非外獎小雅曰獎勸也）至哉操斤客重明固

已飢。（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喜怒不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散。此五難。）

殷東陽　興矚　仲文

晨游任所萃。悠悠蘊真趣。（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曰。蘊。積也。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蘊真誰爲傳。）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志。）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廣雅曰。秀。美也。鄭玄詩箋曰。承花者曰鄂。鄂與萼同。）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韋昭國語注曰。緬。邈也。）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澱也。謂鄙穢。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漢書。灌嬰曰。侯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憶山中詩曰。得性非外求。）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淮南子曰。成化象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嶺溪行詩曰。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謝僕射　遊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襟未能整。（左氏傳。商臣曰。信矣。莊子曰。天不產而萬物化。又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也。）薄言遵郊衢。揔轡出臺省。（毛詩曰。薄言旋歸。家語。子曰。善御者正身揔轡也。）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毛詩曰。秋日淒淒。楚詞曰。天高而氣清。莊子曰。寥已吾志。郭象曰。寥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時菊耀巖阿。雲霞冠秋嶺。（潘安仁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淮南子曰。至道無爲。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雖並動作。卒復歸於虛靜。各反其始。歸根則靜也。）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毛詩曰。曾是在位。桑榆。日所沒。以喻人年老。已見上文。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年歲已晚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曰。君子秉心。鄭玄曰。秉。執也。）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也。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郢人已見上文。）

陶徵君　田居　潛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歸去來曰。登東皐以舒嘯。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又曰。雖欲揮手歸。濁酒聊自持。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非埳井之蛙與。又郭象注曰。自適其志者也。）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去來曰。或巾柴車。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歸人望煙火。稚子候檐隙。（歸去來曰。稚子候門。）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潛夜行塗口詩曰。懷役不遑寐。）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毛詩曰。蠶月條桑。家語曰。公父文伯之母。紡績不解。）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方言曰。素。本也。謝靈運田南詩曰。唯開蔣生逕。求懷求羊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謝臨川　遊山　靈運

江海經邅迴。山嶠備盈缺。（楚辭曰。入溆浦兮途邅迴。尒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謝靈運

（登廬山詩曰山行非前期彌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盈缺春秋元命包曰月盈而缺者詘鄉尊宋均曰詘還也尊君也）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賞心已見上文）平明登雲峯。杳與廬霍絶。（楚詞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詶惠連詩曰滅迹入雲峯又初發石首城詩曰息必廬霍期）碧鄣長周流。金潭恒澄澈。（碧鄣出碧之鄣即王山也已見上文思玄賦曰歷衆山以周流上林賦曰步櫩周流臨海記曰白石山下有金潭金光煥然也）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說文曰昭晰明也之逝切今協韻以爲之舌切）乳竇旣滴瀝。丹井復寥沈。（謝靈運山居賦曰訪銅乳於洞穴訊丹砂於經泉鮑昭過銅山詩曰乳竇夜消滴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也抱朴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逸楚詞注曰沈寥曠蕩空虛靜也）嵒崿轉奇秀。岑崟還相蔽。（說文曰嵒山巖也五咸切文字集略曰崿崖也郭璞方言注曰岑崟峻貌）赤玉隱瑤溪。雲錦被沙汭。（子虛賦曰石則赤玉玫瑰思玄賦曰瞰瑤溪之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蜀都賦曰猩猩夜啼郭璞爾雅注曰鼯鼠狀如小狐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南中氣候暖。朱華凌白雪。（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王逸楚詞注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朴少私寡欲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也）身名竟誰辯。圖史終磨滅。（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辯百世後又曰圖諜復磨滅）且汎桂水潮。映月遊海澨。（楚詞曰桂水兮潺湲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乘月弄潺湲）攝生貴處順。將爲智者說。（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寄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處順故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爲衆人說莫與智者論）

顏特進侍宴　延之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淮南子曰太微者天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凝成也魏都賦曰耽耽帝宇周禮曰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斗也廣雅曰北斗第七星爲瑤光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敘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也）揆日粲書史。相都麗聞見。（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爲楚室尚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孔安國曰欲以爲都也）列漢構仙宮。開天制寶殿。（毛萇詩傳曰漢天河）桂棟留夏飈。蘭橑停冬霰。（楚詞曰桂棟兮蘭橑）青林結冥濛。丹巘被葱蒨。（吳都賦曰迥眺冥濛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山雲備卿藹。池卉具靈變。（尚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爲慶魏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濯靈芝之朱柯陳思王靈芝篇曰靈芝生玉池）重陽集清氣。下輦降玄宴。（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西京賦曰恣意所幸下輦成宴尚書曰玄德升聞玄猶聖也）鶩望分寰隧。矖目盡都甸。（寰猶畿也穀梁傳曰寰內諸侯周禮有六鄉六隧倉頡篇曰矖曠視之貌也）氣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櫩遝瓊弁。（魯靈光殿賦曰中坐乘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玉而朱組綬上林賦曰步櫩周流長途中宿說文曰遝雜字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玉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禮登竚睿情。樂闋延皇眄。（爾雅曰登成也又曰竚久也謂久留也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延引也）測恩躋踰逸。沿牒懵浮賤。（爾雅曰測深也愉逸耽樂縱逸也漢書長安令楊興說將軍史高曰臣衛無階朝廷隨牒在遠方說文曰懵不明也浮賤浮名微賤也禮記曰恥名浮於行也）榮重餽兼金。巡華過盈瑱。（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說文曰田父得寶玉至尺一魏都賦曰尺璧有盈淮南子曰崑山之玉瑱天見切）敢飾輿人詠。方慚綠水薦。（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

（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淮南子曰手會淥水已見上文）

謝法曹（贈別）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謝靈運富春渚詩曰赤亭無淹薄獻康樂詩曰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雲峯已見上文）芳塵未歇席涔淚猶在袂（庾闡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席楚詞曰泣沾襟而濡袂）停艫望極浦弭棹阻風雪（說文曰艫船頭也楚詞曰望涔陽兮極浦謝惠連獻康樂詩曰停楫阻風波毛萇詩傳曰弭止也）風雪既經時夜永起懷思汎濫北湖遊岧亭南樓期（謝靈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又序曰南樓中望所遲客）點翰詠新賞開袠瑩所疑（謝靈運荅惠連詩曰陵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摘芳愛氣馥拾蘂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楚辭曰質銷鑠以汋約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子襟怨勿往谷風誚輕薄（毛詩曰青青子襟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詩序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延州信謂挂劍也已見謝靈運廬陵墓下詩論語子曰子路無宿諾）靈芝望三秀孤筠情所託（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閒王逸云秀謂芝草也竹箭之有筠已見上注韋昭漢書注曰竹皮筠也于貧切）所託已愨懃祗足攪懷人（謝靈運詩曰猶復惠來章祗足攪余思毛詩曰嗟我懷人）今行嶀嵊外衘思至海濱（孔曄會稽記曰始寧縣西南有嶀山剡縣有嵊山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朝徂衘思往尚書曰海濱廣斥嶀他乎切嵊食證切）覿子杳未僝款睇在何辰（孔安國尚書曰僝見也士簡切字林曰款誠也意有所欲也廣雅曰睇見也）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疏華瑤華也）（已見謝靈運越嶺溪行及南樓望所遲客詩）無陳心悄勞旅人豈遊遨（毛詩曰中心悄悄）

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臯（說文曰霽雨止也楚詞曰青春受謝又曰馳騖乎江臯）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謝靈運相送方山詩曰解纜及流潮又詶謝惠連詩曰幽居復鬱陶）煙景若離遠末響寄瓊瑤（瓊瑤謂玉音也）

王徵君（養疾）

微

窈藹瀟湘空翠磵澹無滋（窈藹深遠之貌杜育荈賦曰懷豐穰之滋潤）寂歷百草晦欻吸鵾鷄悲（寂歷彫踈貌說文曰晦盡也謂彫盡也一曰毛萇詩傳曰晦昧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之晦欻吸疾貌楚詞曰鵾雞嘲哳而悲鳴）清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前墀已見上文）鍊藥矚虛幌汎瑟卧遙帷（說文曰鍊化金也鍊與練古字通又集略曰幌以帛萌窻也文賦曰同朱絃之清汎朱絃瑟絃也）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水碧已見上文蒼頡篇曰黷垢黷也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北渚有帝子蕩瀁不可期（楚詞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阮籍詠懷詩曰蕩瀁焉可能）悵然山中暮懷痾屬此詩（淮南子曰悵然若有所亡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又曰抒中情而屬詩）

袁太尉（從駕）

淑

宮廟禮哀敬枌邑道嚴玄（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隆祖廟枌枌榆社也漢書曰高祖禱豐枌榆社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恭絜由明祀肅駕在祈年（毛詩曰敬恭明祀又曰祈年孔夙）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孔安國尚書傳曰登升也羽獵賦曰玄冬季月鳳皇車名甘泉賦曰乃登鳳皇兮翳華芝行川所行之川也行猶道也）雲旆象漢徙宸網擬星懸（高唐賦曰建雲旆宸網天畢也西京賦曰天畢前驅薛綜曰畢網也象畢星魯靈光殿賦曰浮柱岹嵽以星懸）朱櫂麗寒渚金鍐映秋山（朱櫂以朱漆飾櫂也）

（蔡邕獨斷曰金鈸者馬冠也高廣各五寸）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沈淵。（羽衛負羽侍衛也綵發吹也淮南子曰浮吹以虞沈川鱗介也）辯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壥。（禮記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孫卿子曰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甿謠響玉律。邑頌被丹絃。（沈約宋書曰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鍾磬者先律調之然後施之於箱懸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顏延年曲水詩序曰途歌邑頌尚書大傳曰大琴朱紘蔡邕琴賦曰丹紘既張八音既平）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天。（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孔安國曰薄迫也言至海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尚書曰朔南暨聲教蒼頡篇曰燭照也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爲名積冰也）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禮記曰笏諸侯以象顏延年觀北湖田收詩曰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東觀乎雒黃魚雙躍出躋于壇化爲黑玉孝經鉤命決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授文）服義方無沫。展歌殊未宣。（服義已見上文沫亡貝切廣雅曰沫已也楚詞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言舒展詩曲作爲雅樂者也）

謝光祿（郊遊）　莊

肅舲出郊際。徙樂逗江陰。（楚詞曰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曰舲船窻牖也徙樂行樂也說文曰逗止也）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沈沈。（廣雅曰藹藹盛貌上林賦曰沈沈隱隱）涼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潯。（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潯傍深也）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松枝可以爲架故因謂之架焉）靜默鏡緜野。四睇亂曾岑。（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穀梁傳曰緜地千里）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猿音。雲裝信解黻。煙駕可辭金。（雲裝雲衣也蒼頡篇曰紱綬也黻與紱通煙駕煙車也金金印也）始整丹泉術。終覿紫芳心。（抱朴子曰黃帝南到貟隴采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泉外國圖曰貟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鄒潤甫遊仙詩曰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楚辭曰雲旗兮電鶩儵忽兮容裔）

鮑參軍（戎行）　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以璧禮賢已見上文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春秋孔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爲龍爲光言天子恩澤光曜被及者也）殉義非爲利。執羈輕去鄉。（莊子曰彼所殉仁義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曰執羈靮而從靮音的去鄉已見上文）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楚詞曰冬又申之以嚴霜）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爲漿。（陸機苦寒行曰渴飲堅冰漿）晨上成皋坂。磧礫皆羊腸。（薛綜東京賦注曰旋門坂在成皋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坻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寒陰籠白日。太谷晦蒼蒼。（夏侯湛歎秋賦曰陰籠景而下翳曹植贈白馬王詩曰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蒼蒼昏冥也）息徒稅征駕。倚劍臨八荒。（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爲輿貟天爲蓋長劍耿介倚天之外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鷦鵬不能飛。玄武伏川梁。（樂緯曰鷦鵬狀似鳳皇身禮戴信嬰仁膺智負義宋均曰身禮質赤色思玄賦曰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鎩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淮南子曰飛鳥鎩羽許愼曰鎩殘羽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漢書高祖曰豎儒幾敗乃公事韋昭曰豎猶小也論衡曰能說一經爲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休上人別怨（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楊州從事也）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露采方汎豔月華始徘徊寶書爲君掩瑶琴詎能開（道學傳曰夏禹撰眞靈之方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繒封以金英之函檢以方都之印瑶琴已見上文）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子虛賦曰楚王乃登雲陽之臺）膏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鑪薰鑪也取其芬香故加之膏煙而無燄故謂之沈西京雜記鄒陽酒賦曰綃綺爲席犀瑧爲鎮）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言因桂水以通情也桂水已見上文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洛神賦曰託微波而通辭鍾會懷士賦曰記遠念於輿波）

文選卷第三十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離騷經一首　屈平　王逸注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投而死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苗胄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滕隍氏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爲客卿因胄末之子孫恩深而義厚也）朕皇考曰伯庸（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攝提貞于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爲陬）惟庚寅吾以降（惟辭也庚寅日降下也寅爲陽正庚爲陰正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躰）皇覽揆余于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觀也揆度也）肇錫余以嘉名（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己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錫我以美善之名）名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則法也）字余曰靈均（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爲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紛盛貌）又重之以脩能（脩遠

（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扈江離與辟芷兮○（扈披也楚人名披爲扈江離芷皆香草也辟爲幽也芷幽而香）紉秋蘭以爲佩○（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己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爲衣被紉索秋蘭以爲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汨余若將不及兮○（汨去貌疾若水流也）恐年歲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朝搴阰（音毗）之木蘭兮○（搴取也阰山名）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己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勑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日月忽其不淹兮○（淹久也）春與秋其代序○（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年易老）惟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恐美人之遲暮○（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士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不撫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佞百草爲稼穡之穢讒佞亦爲忠直之害也）何不改此度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脩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乘騏驥以馳騁兮○（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賢智即可至於治也）來吾導夫先路○（言己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遂爲君導入聖王之道）昔三后之純粹兮○（昔往也后君也謂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齊同曰粹）固衆芳之所在○（衆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雜申椒與菌桂兮○（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也）豈維紉夫蕙茝○（紉索也蕙茝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彼堯舜之耿

介兮○（耿光也介大也）既遵道而得路○（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稱者以脩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何桀紂之昌披兮○（昌披衣不帶貌）夫唯捷徑以窘步○（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爲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惟黨人之偷樂兮○（黨朋也論語曰羣而不黨偷苟也）路幽昧以險隘○（幽昧不明也險隘諭傾危也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妒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豈余身之憚殃兮○（憚難也殃咎也）恐皇輿之敗績○（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也以諭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踵繼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己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荃不察余之忠情兮○（荃香草也以諭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爲諭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反信讒而齌怒○（齌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謇謇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言己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爲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指九天以爲正兮○（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夫唯靈脩之故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諭君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他志）余既不難離別兮○（近曰離遠曰別）傷靈脩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滋蒔也十二畝爲畹）又樹蕙之百畝○（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爲畝言己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脩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畦留夷與

揭車兮（留夷香草也揭車亦香草一名芞輿五十畝爲畦）雜杜衡與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絜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冀枝葉之峻茂兮（冀幸也峻長也）願竢時乎吾將刈（刈穫也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雖萎絕其亦何傷兮（萎病也絕落也）哀衆芳之蕪穢（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衆皆競進以貪婪兮（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不猒乎求索（憑滿也楚人名滿爲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絜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猒飽）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心爲恕量度也）各興心而嫉妬（害賢爲嫉害色爲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已不同則各

生嫉妬之心推棄清絜使不得用也）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以馳騖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老冉冉其將至兮（冉冉行貌）恐脩名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墜墮也）夕餐秋菊之落英（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吞陰陽之精蘂動以香淨自潤澤）苟余情其信姱（苦瓜）以練要兮（苟誠也練簡也）長顑（呼感）頷亦何傷（顑頷不飽貌也言已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顑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擥木根以結茝兮（擥持也）貫薜荔之落蘂（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落墮也蘂實貌言已施行常擥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爲華飾之行也）矯菌桂以紉蕙兮（矯直也）索胡繩之纚纚（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已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

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謇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代遠賢固非今時俗之人所可服行也）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放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隕其身也）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鞿華絡頭曰羈言爲人所係累也）謇朝誶而夕替（誶諫也詩云誶予不顧替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爲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弃也）既替余以蕙纕兮（纕佩帶也）又申之以攬茝（又復也言君所以廢弃已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

未悔（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也）怨靈脩之浩蕩兮（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終不察夫人心（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見省察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衆女謂臣衆也蛾眉好貌）謠諑謂余以善淫（謠謂毀也諑音啄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妬嫉中正言己淫邪不可任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偭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彊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背繩墨以追曲兮（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者）競周容以爲度（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弃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爲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忳

鬱邑余侘傺兮（忳徒昆切憂貌也侘傺失志貌也侘丑加切猶堂堂立貌也傺丑世切住也楚人名住曰傺）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忳忳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屈求容媚故獨爲時人所窮困也）寧溘死以流亡兮（溘猶奄也）余不忍爲此態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爲邪淫之態也）鷙鳥之不羣兮（鷙執也謂能執服眾鳥鷹鸇之類也以諭忠正）自前代而固然（言鷙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代固然非獨於今）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何所有圓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爲謀也）屈心而抑志兮（抑案也）忍尤而攘詬（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己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如孔子誅少正卯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悔相道之不察兮（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延佇乎吾將反（延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己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迴朕車以復路兮（迴旋也）及行迷之未遠（迷誤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步余馬於蘭皐兮（步徐行也澤曲曰皐）馳椒丘且焉止息（土高曰丘四墮曰椒丘言己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退去也言己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絜之服）製芰荷以爲衣兮（製裁也芰蔆也荷扶蕖也）集芙蓉以爲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己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爲衣裳被服愈絜脩善益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高貌）長余佩之陸離（陸離參差眾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眾也）芳與澤其雜糅兮（芳德之臭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澤糅雜也）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己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己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遊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佩繽紛其繁飾兮（繽紛盛貌）芳菲菲其彌章（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己雖欲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眾盛忠信勃勃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言萬人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爲常行）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懲艾也言己好脩忠信以爲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女嬃之嬋媛兮（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申其詈予（申重也言女嬃見己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曰鮌婞直以亡身兮（曰女嬃詞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葉而生鮌婞音脛很也）終然夭乎羽之野（蚤死曰夭言堯使鮌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鮌不承君意亦將遇害）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爲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姱異之節不與眾同而見憎惡於世）薋菉葹以盈室兮（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詩曰楚楚者薋又曰終朝采菉三者皆惡草也以喻讒佞盈滿也）判獨離而不服（判別貌也女嬃言眾人皆佩薋菉枲耳爲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眾同故斥弃也）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屈原外困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識言己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

字六十八　文三十二　六　丙子重刊　湯中

文三十二　七　刘升

聽。（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僞，相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依前聖之節中兮，（節度也。）喟憑心而歷茲。（歷數也。言己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濟沅湘以南征兮，（沅湘水名也。）就重華而陳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己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祕要，以自開悟。）啓九辯與九歌兮，（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志，續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敘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娛以自縱。（夏康，啓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葉，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羿淫遊以佚田兮，（羿諸侯也。田獵也。）又好射夫封狐。（封狐大狐也。言羿爲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固亂流其鮮終兮，（鮮少也。）浞又貪夫厥家。（浞寒浞，羿相也。厥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爲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澆身被服強圉兮，（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縱欲而不忍。（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日康娛而自忘兮，（康安也。）厥首用夫顛隕。（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墮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墮墜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自此以上羿澆寒浞事，皆見於左傳。）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殃咎也。言夏桀

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爲殷湯所誅滅。）后辛之菹醢兮，（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殷宗用而不長。（言紂爲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把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久長也。）湯禹嚴而祗敬兮，（嚴畏也。祗敬也。）周論道而莫差。（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舉賢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頗。（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陂。）皇天無私阿兮，（竊愛爲私，所祐爲阿。）覽人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爲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桀爲無道，傳與湯；紂爲淫虐，傳與文王。）夫維聖哲以茂行兮，（哲智也。茂盛也。）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知，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爲萬人之主。）瞻前而顧後兮，（顧視也。）相觀人之計極。（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僞。）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阽余身而危死兮，（阽猶危也。）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己正言危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代伏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不量鑿而正枘兮，（量度也。正方也。）固前脩以菹醢。（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曾歔欷余鬱邑兮，（曾累也。歔欷懼貌也。）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値菹醢之日。）攬茹蕙以掩涕兮，（茹柔耎也。）霑余襟之浪浪。（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耎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跪敷衽以陳詞兮，（敷布也。）耿

吾既得此中正。（耿明也言己覩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情合真人神與化游故得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憂思也）駟玉虬以乘鷖兮。（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皇別名也山海經曰鷖身有五采）溘埃風余上征。（溘猶奄也埃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時俗遠羣小也）朝發軔於蒼梧兮。（軔支輪木也蒼梧舜所居）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淮南子曰縣圃在崑崙閶闔之中乃維上天言己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閤也）日忽忽其將暮。（言己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己衰老也）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之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曩及盛時遇賢君也）路曼曼其脩遠兮。（脩長也）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徧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者也）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日所浴也）總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言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己身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崐崘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須臾以相羊。（聊且也須臾相羊皆游也言己總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過）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風爲號令以諭君命言己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鸞皇爲余先戒兮。（鸞俊鳥也皇雌鳳以喻明知之士也）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爲諸侯以興君言己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惰告我嚴裝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文繼之以日夜。（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以日夜冀逢遇之）飄風屯其相離兮。（回風曰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帥雲霓而來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己使鳳皇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己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紛總總其離合兮。（總總猶僔僔聚貌也）班陸離其上下。（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己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爲讒佞僔僔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之也）吾令帝閽開關兮。（帝謂天帝也閽主門者）倚閶闔而望予。（閶闔天門也言己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愬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時曖曖其將罷兮。（曖曖昏貌罷極也）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世溷濁而不分兮。（溷亂也濁貪也）好蔽美而嫉妬。（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朝吾將濟於白水兮。（濟度也淮南子曰白水出崐崘之源飲之不死）登閬風而緤馬。（閬風山名在崑崘上緤繫也言我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止白水絜淨閬風清明言己脩絜白之行不懈怠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己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爲之悲而流涕）溘吾遊此春宮兮。（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折瓊枝以繼佩。（繼續也言我遊奄然至于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出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彌固也）及榮華之未落兮。（榮華喻顏色也落墮也）相下女之可貽。（相視也貽遺也言己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之與俱事君也）吾令豐隆乘雲兮。（豐隆雲師）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絜若宓妃者欲與并力也）解佩纕以結言

兮。（纕佩帶也）吾令蹇脩以爲理。（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言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爲媒理也伏羲時淳朴故使其臣）紛緫緫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緯繣乖戾也呼麥切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夕歸次於窮石兮。（次舍也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淮南曰弱水出于窮石入于流沙）朝濯髮乎洧盤。（洧盤水名也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絜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槃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保厥美以驕傲兮。（倨簡曰驕侮慢曰傲）日康娛以淫遊。（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事君之意也）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弃而改求。（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去相弃而更求賢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

望瑤臺之偃蹇兮。（偃蹇高意）見有娀之佚女。（有娀國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爲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己望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吾令鴆爲媒兮。（鴆惡鳥也明有毒殺人以喻讒賊）鴆告余以不好。（言我使鴆鳥爲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雄鳩之鳴逝兮。（逝往也）余猶惡其佻巧。（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己令鴆爲媒其心讒賊以善爲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也）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嚳有天下號也帝嚳曰高辛氏爲帝嚳次妃有娀氏女生契言己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嚳以先我得簡狄也）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言己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

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理弱而媒拙兮。（拙鈍）恐導言之不固。（言己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再言時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閨中既邃遠兮。（小門謂之閨邃深也）哲王又不寤。（哲知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闇蔽固其宜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居乎意欲復去也）索瓊茅

以筳篿兮。（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筳小破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篿筳音廷篿音專）命靈氛爲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知靈氛占其吉凶）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脩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己宜以時去之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可止乎）曰勉遠逝而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指靈氛之詞）時幽昧以眩曜兮。（眩曜惑亂貌）孰云察余之美惡。（屈原荅靈氛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惡其性不同

（此楚國尤獨異也）戶服艾以盈要兮。（艾白蒿也盈滿也）謂幽蘭其不可佩。（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爲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爲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覽察草木其獨未得兮。（察視也）豈珵美之能當。（珵美玉也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曜自照言時人無能識臧否觀視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爲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蘇糞壤以充幃兮。（蘇取也充滿也壤土也幃謂之幐幐香囊也）謂申椒其不芳。（言取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而遠君子也）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巫咸將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美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願懷椒糈要之使筮吉凶）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翳蔽也繽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己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近我知己之意）皇剡剡其揚靈兮。（皇皇天也剡剡光貌）告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尤吉善也）曰勉升降以上下兮。（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也）求矩矱之所同。（矩法也矱於縛切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爲化也）湯禹儼而求合兮。（儼敬也合匹也）摯咎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臣也咎繇禹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行媒諭左右之臣也言臣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之）說操築於傅巖兮。（說傅說也傅巖地名）武丁用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爲公道用大興爲殷高宗）呂望之鼓刀兮。（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

遭周文而得舉。（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盡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爲師）甯戚之謳歌兮。（甯戚衛人）齊桓聞以該輔。（該備也甯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飲牛叩角而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爲卿備輔佐也）及年歲之未晏兮。（晏晚也）時亦猶其未央。（央盡也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也）恐鶗鴂之先鳴兮。（鶗鴂一名買鵤常以春分鳴也鶗弟鴂桂）使百草爲之不芳。（言我恐鶗鴂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先使忠直之士被罪過也）何瓊佩之偃蹇兮。（偃蹇衆盛貌）衆薆然而蔽之。（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惟此黨人之不亮兮。（亮信也）恐嫉妬而折之。（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妬我正直欲必折挫而敗也）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言時俗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荃蕙皆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爲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爲小人忠信更爲佞僞）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爲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言士人所以變直爲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余以蘭爲可恃兮。（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羌無實而容長。（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委厥美以從俗兮。（委棄也）苟得引乎衆芳。（言子蘭弃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引於衆賢之位而無進賢之心也）椒專佞以慢謟兮。（椒楚大夫子椒也謟淫也）樧又欲充其佩幃。（樧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也以喻親近言子椒爲楚大夫處蘭芷

（之閒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皆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既干進而務入兮。（干求也）又何芳之能祗。（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言覽子椒子蘭變節若此豈況朝廷衆臣而不爲佞媚以容其身邪）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歷逢也茲此也言己內行忠正外佩衆芳此誠可貴茲不遭明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芳菲菲而難虧兮。（虧歇也）芬至今猶未沬。（沬已也言己所行芬芳誠難虧歇至今猶未已也）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以求同志）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願

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羞脯也）精瓊爢（音糜）以爲粻。（粻音張精鑿也爢屑也粻粮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枝以爲脯腊精鑿玉屑以爲儲粻飲食香絜冀以延年也）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世俗莫識也）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流遁也）邅吾道夫崑崙兮。（邅轉也楚人名轉爲邅）路脩遠以周流。（言己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揚雲霓之晻藹兮。（揚披也晻藹蓊鬱廕貌）鳴玉鸞之啾啾。（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崑崙將遂升天披雲霓之蓊鬱排群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朝發軔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斗之閒漢津也）夕余至乎西極。（言己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鳳皇翼其承旂兮。（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蛇爲旂）高翱翔之翼翼。（翼翼和貌也言己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忽吾行此流沙兮。（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遵赤水而容與。（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容與遊戲貌也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清絜自洒飾也）麾蛟龍使梁津兮。（舉手曰麾小曰蛟大曰龍）詔西皇使涉予。（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王相接言能渡萬人之厄）路脩遠以多艱兮。（艱難也）騰衆車使徑待。（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車遠莫能及）路不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行也）指西海以爲期。（指語也期會也）

（言己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同志也）屯余車其千乘兮。（屯陳也）齊玉軑（音大）而並馳。（軑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爲車轄並馳左右從己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駕八龍之婉婉兮。（婉婉龍貌）載雲旗之委移。（言己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己德如雲雨能潤施）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邈邈遠貌也言己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尚書曰簫韶九成是也）聊假日以媮樂。（言己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陟升皇之赫戲（平聲）兮。（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忽臨睨（五計）夫舊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己雖陟崑崙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楚國愁

（且思也）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懷思也）蜷（奇員）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也屈原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志舊鄉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辭自見以義自明也）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揔撮行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己已復何爲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九歌四首

屈平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爲作九歌之曲託之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己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齊戒恭敬以宴樂天神）撫長劒兮玉珥。（撫持也珥謂劒鐔也劒者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鏘鳴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己供神有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劒以辟邪惡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五音而和且有節度）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己脩飾清絜以瑤玉爲席美玉爲瑱靈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爲香）蕙肴蒸兮蘭藉。（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奠桂酒兮椒漿。（桂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己供待彌敬及以蕙蒸肴芳蘭爲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揚枹兮拊鼓。（拊擊也）疏緩節兮安歌。（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陳竽瑟兮浩倡。（浩大也言己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也姣好也服飾也）芳菲菲兮滿堂。（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衆也）君欣欣兮樂康。（欣欣喜貌康樂也言己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猒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爲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己將脩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絜飾）靈連蜷（巨員反）兮既留。（靈巫也楚人名巫爲靈子連蜷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昭昭兮未央。（爛光貌也昭昭明貌也未央未巳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安留見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蹇將憺兮壽宮。（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爲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與日月兮齊光。（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暗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龍駕兮帝服。（龍駕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翺游兮周章。（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翺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翺也）靈皇皇兮既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猋遠舉兮雲中。（猋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覽冀州兮有餘。（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

（冀州尚復見他方也）橫四海兮焉窮。（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神）極勞心兮𢥞𢥞。（𢥞𢥞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𢥞𢥞）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土地肥饒又有嶮岨故其神常安不肯在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蹇誰留兮中洲。（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爲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爲堯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爲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美要眇兮宜脩。（要眇好貌也脩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脩飾也）沛（普賴）吾乘兮桂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己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令沅湘兮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

（言己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順徑徐流則得安也）望夫君兮歸來。（君謂湘君）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言己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駕飛龍兮北征。（屈原思神略畢意念楚國駕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邅吾道兮洞庭。（邅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己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薜荔拍兮蕙綢。（薜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承荃橈兮蘭旌。（荃香草也橈小楫也屈原言己居家則以薜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荃爲楫櫂蘭爲旌旗動以香絜自脩飾）望涔陽兮極浦。（涔陽者江碕名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涯水也）橫大江兮揚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附郢之隄以泄憂念橫度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寤懷王使還己也）揚靈兮未極。（極已也）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女謂女須也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己遠揚精神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須牽引責之數爲己太息悲毒欲使）

（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橫流涕兮潺湲。（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須之言亦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橫流）隱思君兮陫（符沸）側。（君謂懷王也陫陋也言己雖見放弃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桂櫂兮蘭枻。（櫂楫也枻船傍板）斲冰兮積雪。（斲斫也言己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楫斲斫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己勤苦）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搴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不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恩不甚兮輕絕。（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也言己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石瀨兮淺淺。（音戔瀨湍也淺淺流疾貌）飛龍兮翩翩。（屈原憂愁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弃在草野終無所登至也）交不忠兮怨長。（交友也忠厚也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己）

（執履忠貞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閒暇也言君常與己期欲共爲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朝騁騖兮江皐。（朝以喻己盛也澤曲曰皐言己願及朝明己年盛時任重馳騁以行道德）夕弭節兮北渚。（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久將暮己已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野）鳥次兮屋上。（次舍也過信爲次）水周兮堂下。（周旋也言己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己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爲伍）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余佩兮澧浦。（遺離也佩瓊琚之屬也言己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采芳洲兮杜若。（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將以遺兮下女。（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己之儔匹也言己願於芳芬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更變）時不可兮再得。（言日不再中年）

（不再盛也）聊逍遥兮容與（逍遥游戲也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己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遥而游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目眇眇兮愁予（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没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嫋嫋兮秋風（嫋嫋秋風摇木貌）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風疾則草木摇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人愁而賢者傷矣）登白薠兮騁望（薠草秋生騁平也）與佳期兮夕張（佳期謂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己願以始秋薠草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洒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也）鳥萃兮蘋中（萃集也）罾何爲兮木上（罾魚網也夫鳥

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沅有芷兮澧有蘭（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思公子兮未敢言（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慌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言神鬼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麋何爲兮庭中（麋獸名）蛟何爲兮水裔（蛟龍類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爲僕隸）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濟渡也澨水涯自傷驅馳不出湖澤之域）聞佳人兮召予（予屈原自謂也）將騰駕兮偕逝（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己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荃壁兮紫壇（以荃草飾室壁累紫貝爲壇）播芳椒兮成堂（布香椒於堂上）桂棟兮（以桂木爲屋棟）蘭橑（以木蘭爲橑）辛夷楣兮（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葯房（葯白芷也房室也）罔薜荔兮爲帷（罔結也結薜荔爲帷帳）擗蕙櫋兮既張（擗折也以折蕙覆櫋屋）白玉兮爲鎮（以玉鎮坐席）疏石蘭以爲芳（石蘭香草疏布陳也）芷葺兮荷屋（葺蓋屋也）繚之兮杜衡（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也）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建芳馨兮廡門（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爲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衆芳以爲殿堂脩飾彌盛行善彌高也）九嶷繽兮並迎（九嶷山名舜所葬也）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嶷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捐余袂兮江中（袂衣袖也）遺余褋兮澧浦（褋襜襦也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

也）搴汀洲兮杜若（汀平也）將以遺兮遠者（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修道德也）時不可兮驟得（驟數也）聊逍遥兮容與（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游戲以盡年壽也）

文選卷第三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果泉手校
廣圻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騷下

屈平九歌二首　九章一首
卜居一首　漁父一首
宋玉九辯五首　招魂一首
劉安招隱士一首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注

少司命

秋蘭兮蘪蕪。羅生兮堂下。（言己供神之室，閑而清靜，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夫人自有兮美子。（夫人謂萬民也。）蓀何以兮愁苦。（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爲主握其年命，而用思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己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香益暢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盛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爲親親也。）入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訣辭，其志難知也。）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己當之也。）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己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離之憂。）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夕宿兮帝郊。（帝謂天帝。）君誰須兮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己。）與汝遊兮九河。衝飆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咸池，星名也，蓋天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晞，乾也。詩云：匪陽不晞。阿，曲阿，日所行也。言己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絜己，冀蒙天祐也。）望美人兮未來。（美人謂司命也。）臨風怳兮浩歌。（怳，失意貌也。言己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孔蓋兮翠旍。（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爲車蓋，翡翠之羽爲旍旗，言殊飾也。）登九天兮撫彗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升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竦長劒兮擁幼艾。（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持長劒以誅絕惡，擁護萬人長少，使各得其命。）荃獨宜兮爲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宜爲萬民之正。）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被薜荔兮帶女蘿。（女蘿，菟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絲爲帶也。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奄忽無形，故衣之以爲飾也。）既含睇兮又宜笑。（睇，微眄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眄然，又好口齒而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子謂山鬼也。窈窕，好皃。詩云：窈窕淑女。言山鬼之皃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是故來見其容也。）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神貍，結桂與辛夷以爲車旗，言有香絜也。）被石蘭兮帶杜衡。（石蘭杜衡皆香草也。）折芳馨兮遺所思。（所思謂清絜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脩飾衆香，以崇其神，屈原履行清絜，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林。）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表獨立兮山之

上。（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言山鬼所在至高雲出其下雖白晝猶冥晦）東風飄兮神靈雨。（飄風兒也詩云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留靈脩兮憺忘歸。（靈脩謂懷王也）歲既晏兮孰華予。（晏晚也孰誰也言己宿留懷王冀其還己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疲老誰當復使我榮華也）采三秀兮於山間。（三秀謂芝草也）石磊磊兮葛蔓蔓。（言己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怨公子兮悵忘歸。（公子謂公子椒也言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君思我兮不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己謀議）山中人兮芳杜若。（山中人屈原自謂也）飲石泉兮蔭松柏。（言己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爲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絜自脩飾）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者也）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號狖呴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爲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猨狖善鳴以興讒言風以喻政木以喻人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猨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思公子兮徒離憂。（言己怨子椒不見達故遂憂愁）

九章一首

（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故復作九章章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明著也）

屈平　王逸注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年既老而不衰。（衰懈也己少好奇偉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帶長鋏之陸離兮。（長鋏劒名也其所握長劒楚人名曰長鋏也）冠切雲之崔嵬。（崔嵬高貌也言己內修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劒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雲也）被明月兮佩寶璐。（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己背被明月之珠胷佩美玉德寶兼備行度清白）世溷濁而莫余知兮。（溷亂也濁貪也）吾方高馳而不顧。（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我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回曲也）駕青虬兮驂白螭。（言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宜可信任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重華舜名也瑤石次玉也圃園也言己想侍虞舜遊玉圃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登崑崙兮食玉英。（猶言坐明堂受爵位）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言己年與天地相敝名與日月同曜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屈原怨毒楚俗嫉害忠貞乃曰可哀哉南夷之人無知我賢者也）旦余濟兮江湘。（旦明也濟度也言己遭放棄以明日時始去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旦之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也）乘鄂渚而反顧兮。（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欸秋冬之緒風。（欸歎也緒餘也言己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嚮秋冬北風愁而長歎之中憂思也）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邸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壯強行山皋無所驅馳我車堅牢捨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己才德方壯誠可任用棄在山野亦無所施也）乘舲船余上沅兮。（舲船船有窻牖者也）齊吳榜以擊汰。（吳榜船櫂也汰水波言己始去乘窻船西上沅湘之水士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也或曰齊悲歌言愁思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疑惑也滯留也言士眾雖同力引櫂船猶不進隨水流使己疑惑有意還之者也）朝發枉渚兮。（枉渚地名）夕宿辰陽。（辰陽亦地名言己乃從枉渚宿辰陽自傷去日遠也或曰枉曲也渚沚也辰時也陽明也言己將去枉曲之俗而處時明之鄉）苟余心其端直兮。（苟誠也）雖僻遠之何傷。（僻左也言我惟行正直之心雖在遠僻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疾也故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入漵浦余儃佪兮。（漵水名也）迷不知吾之所

如。（迷惑也。如，之也。言己思念楚國，雖循水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深林杳以冥冥兮。（草木茂盛。）乃猿狖之所居。（非賢士之道徑。）山峻高以蔽日兮。（言嶮岨危傾也。）下幽晦以多雨。（言暑濕泥濘也。）霰雪紛其無垠兮。（涉冰凍之盛寒。）雲霏霏而承宇。（室屋沈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臣，霰雪以喻殘賊，雲以象佞人。山峻高以蔽日者，謂臣掩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惠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滿朝廷也。）哀吾生之無樂兮。（遭遇讒佞，失官祿也。）幽獨處乎山中。（遠離親戚，而斥逐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終不易志，隨枉曲也。）固將愁苦而終窮。（愁思無聊，身困極也。）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去衣臝袒，效夷也。言屈原不容於世，引比隱者以自慰。）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以，亦用也。）伍子逢殃兮。（伍子，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逢殃也。）比干葅醢。（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淫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斮朝涉，剖孕婦。比干正諫，紂怒，妲己曰：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葅醢也。）與前世而皆然兮。（謂行忠直而遇患害，若比干、子胥也。）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忘身，當何為復怨今之君乎。）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己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志不猶豫而有狐疑也。）固將重昏而終身。（昏，亂也。言己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

卜居一首（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己居俗何所宜行。）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三年。（違去郢都，處山林也。）不得復見。（道路僻遠，所在深也。）竭智盡忠。（建造策謀，披胷心也。）蔽鄣於讒。（遇諂佞也。）心煩意亂。（意憒悶也。）不知所從。（迷瞀眩也。）乃往見太卜鄭詹尹。（稽神明也。鄭詹尹，工師姓名也。）曰：余有所疑。（意惑遑也。）願因先生決之。（斷吉凶也。）詹尹乃端策拂龜。（整儀容也。）曰：君將何以教之。（願聞其要。）屈原曰。（吐詞情也。）吾寧悃悃款款。（志純一也。）朴以忠乎。（竭誠信也。）將送往勞來。（追俗人也。）斯無窮乎。（不困貧也。）寧誅鋤草茅。（刈蒿菅也。）以力耕乎。（耕稼穡也。）將遊大人。（事貴戚也。）以成名乎。（榮譽立也。）寧正言不諱。（諫君惡也。）以危身乎。（被刑戮也。）將從俗富貴。（食重祿也。）以媮生乎。（身安樂也。）寧超然高舉。（讓官爵也。）以保真乎。（守玄默也。）將哫訾慄斯。（承顏色也。）喔咿嚅唲。（強笑噱也。）以事婦人乎。（詘蜷局也。）寧廉絜正直。（志如玉也。）以自清乎。（脩絜白也。）將突梯滑稽。（轉隨俗也。）如脂如韋。（柔弱曲也。）以潔楹乎。（順滑澤也。）寧昂昂（志行高也。）若千里之駒乎。（才絕殊也。）將氾氾（普愛眾也。）若水中之鳧乎。（羣戲遊也。）與波上下。（隨眾高卑。）偷以全吾軀乎。（身無憂患。）寧與騏驥抗軛乎。（沖天驅也。）將隨駑馬之迹乎。（安步徐也。）寧與黃鵠比翼乎。（飛雲隅也。）將與雞鶩爭食乎。（承糠糟也。）此孰吉孰凶。（誰喜憂也。）何去何從。（安所由也。）世溷濁而不清。（貨賂行也。）蟬翼為重。（近讒佞也。）千鈞為輕。（遠忠良也。）黃鍾毀棄。（賢隱藏也。）瓦釜雷鳴。（愚讙訟也。）讒人高張。（居朝堂也。）賢士無名。（身窮困也。）吁嗟嘿嘿兮。（世莫論也。）誰知吾之廉貞。（不別賢也。）詹尹乃釋策而謝。（愚不能明。）曰：夫尺有所短。（騏驥不驟中庭。）寸有所長。（雞鶴知時而鳴。）物有所不足。（地虧。）

（東南角也）智有所不明。（孔子厄陳蔡也）數有所不逮。（天不可計量也）神有所不通。（日不能夜照也）用君之心。（所念慮也）行君之意。（遂本操也）龜策誠不能知此事。（不能決君之志）

漁父一首

（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荅）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身斥逐也）游於江潭。（戲水側也）行吟澤畔。（履荆棘也）顏色憔悴。（皯黴黑也皯古旱切黴力遲切）形容枯槁。（癯瘦瘠也）漁父見而問之（怪屈原也）曰。子非三閭大夫歟。（謂其故官）何故至於斯。（曷爲遭此患也）屈原曰。世人皆濁（衆貪鄙也）我獨清。（忠絜己也）衆人皆醉（惑財賄也）我獨醒。（自廉守也）是以見放。（棄草野也）漁父曰。（隱士言也）聖人不凝滯於物。（不困辱其身也）而能與世推移。（隨俗方圓）世皆濁。（人貪婪也）何不淈其泥（同其風也）而揚其波。（與沈浮也）衆人皆醉。（巧佞曲也）何不餔其糟（從其俗也）而歠其釃。（食其祿也）何故深思高舉。（獨行忠直）自令放爲。（遠在他域）屈原曰。吾聞之。（受聖制也）新沐者必彈冠。（拂土芬也）新浴者必振衣。（去塵穢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已清絜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塵也）寧赴湘流。（自沈淵也）葬於江魚腹中。（身消爛也）安能以皓皓之白（皓皓猶皎也）蒙世俗之塵埃乎。（被汙點也）漁父莞尒而笑。（笑離齗也）鼓枻而去。（叩船舷也）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喻世昭明）可以濯我纓。（沐浴陞朝）滄浪之水濁兮。（喻世昏闇）可以濯我足。（宜隱遁也）遂去。不復與言。（合道真也）

九辯五首

（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九者陽之數也道之綱紀也謂陳說道德以變說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宋玉　王逸注

悲哉秋之爲氣也。（寒氣聊戾歲將暮也）蕭瑟兮（陰令促急風疾暴也）草木搖落（華葉隕零肥潤去也）而變衰。（形體易色枝枯槁也自傷不遇將與草木俱衰老也）憭慄兮（思念暴戾心自傷也憭音了）若在遠行。（遠客出去之他方也）登山臨水兮（升高遠望視江河也）送將歸。（族親別逝還故鄉）泬寥兮（泬寥曠蕩而虛靜也或曰泬寥猶蕭條無雲貌也泬音血）天高而氣清。（秋天高朗體清明也言天高朗照見無形傷君昏亂不聰明也）寂漻兮（源瀆順流漠無聲也）收潦而水清。（溝無溢潦百川靜也言川水夏濁而秋清傷君無有清明之時也）憯悽增欷兮（憯痛感動歎息也）薄寒之中人。（傷我肌膚變顏色也）愴怳懭悢兮（中情愴惘意不得也）去故而就新。（初會鉏鋙志未合也）坎廩兮（數遭患禍身困窮也）貧士失職（士失財物逢寇賊也）而志不平。（心常憤懣意未明也）廓落兮（喪志失耦塊獨立也）羈旅而無友生。（遠客寄居孤單特也）惆悵兮（後黨失輩惆愁毒也）而私自憐。（竊內念己自閔傷也）燕翩翩其辭歸兮。（將入大海飛徊翔也）蟬寂寞而無聲。（螗蜩斂翅而伏藏也）鴈嗈嗈而南游兮。（雄雌和樂群戲行也）鵾雞啁哳而悲鳴。（奮翼呼而低昂也夫燕蟬遇秋寒將穴處而懷懼候鴈鵾雞喜樂而逸豫言無有候鴈鵾雞之喜而有蟬燕之憂也）獨申旦而不寐兮。（夜坐視瞻而終明也）哀蟋蟀之宵征。（見蜻蛚之夜行自傷放棄與昆蟲爲雙也或曰宵征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征行也）時亹亹而過中兮。（年已過半日進往也亹亹進貌詩曰亹亹文王）蹇淹留而無成。（雖久壽考無成功也）

悲憂窮蹙兮（脩德見過愁懼惶也）獨處廓（孤立特止居一方也）有美一人兮（位尊服好謂懷王也）心不繹（常念弗解內結藏也）去鄉離家兮（背違邑里之他鄉也）來遠客（去郢南征濟沅湘也）超逍遙兮（遠出游逝離州域也）今焉薄（欲止無賢皆讒賊也）專思君兮（執心壹意在胷臆也）不可化（同姓親聯恩義篤也）君不知兮（聰明淺短志迷惑也）可柰何（頑嚚難啓長歎息也）蓄怨兮積思（結恨在心慮憤鬱也）心煩憺兮忘食事（思君念主忽不食也）願一見兮道余意（舒寫忠誠自陳列也）君之心兮與余異（方圓殊性猶白黑也）車駕兮朅而歸（迴逝言還欲反國也）不得見兮心悲（自傷流離路隔塞也）倚結軨兮太息（伏車重軨而涕泣也）涕潺湲兮霑軾（泣下交流濡茵席也）慷慨絕兮不得（中心恚恨心剝切也）中瞀亂兮迷惑（思念煩惑志南北也）私自憐兮何極（哀祿命薄常含戚也）心怦怦兮諒直（志行忠正無所告也）皇天平分四時兮（何直春生而秋殺也爾雅曰四時和爲通正）竊獨悲此凜秋（微霜淒愴寒慄烈也）白露既下降百草兮（萬物羣生將被害也）奄離披此梧楸（痛傷茂木又芟刈也）去白日之昭昭兮（違離天明而湮沒也）襲長夜之悠悠（永處冥冥而覆蔽也）離芳藹之方壯兮（去己盛美之光容也）余委約而悲愁（身體疲病而憂窮也）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君不引德而嚴令也）冬又申之以嚴霜（刑罰刻峻而重深也）收恢炱之孟夏兮（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闇下偽用法殘虐則貞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懷德君子忠而被害也）然坎傺而沈藏（民無住足竄巖藪也楚人謂住曰傺）葉菸邑而無色兮（顏容變易而蒼黑也）枝煩挐而交橫（柯條糺錯而崱嶷也）顏淫溢而將罷兮（形貌羸瘦無潤澤也）柯彷彿而委黃（腹內空虛皮乾腊也）萷櫹槮之可哀兮（華葉已落莖獨立也）形銷鑠而瘀傷（身體燋枯被病久也）惟其紛糅而將落兮（蓬茸值仆根蠹朽也）恨其失時而無當（不值聖主而年老也）覽騑轡而下節兮（安步徐馬而勿驅也）聊逍遙以相羊（且徐低佪以遊戲也）歲忽忽而遒盡兮（年歲逝往之若流也）恐余壽之弗將（懼我性命之不長也）悼余生之不時兮（傷己幼少後三王也）逢此世之俇攘（卒遇譖讒而遽惶也）澹容與而獨倚兮（煢煢獨立無朋黨也）蟋蟀鳴此西堂（自閔傷己與蟲並也）心怵惕而震盪兮（思慮惕動沸若湯也）何所憂之多方（內念君父及兄弟也）仰明月而太息兮（上告昊天愬神靈也）步列星而極明（周覽九天仰觀星宿不能臥寐乃至明也）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蕙草芬芳以興在位之賢臣也）紛旖旎乎都房（被服盛飾於宮殿也旖旎盛皃也詩云旖旎其華）何曾華之無實兮（外貌若忠而心佞也）從風雨而飛颺（隨君嗜欲而回傾也夫風爲號令雨爲德惠故風動而草木搖雨降而萬物植故以風雨諭君政言德惠所由出之也）以爲君獨服此蕙兮（體受正氣而高明也）羌無以異於衆芳（乃與佞臣之同情也）閔奇思之不通兮（傷己忠策無由入也）將去君而高翔（適彼樂土之他域也）心閔憐之慘悽兮（內自哀念心惻隱也）願一見而有明（分別忠心與僞惑也）重無怨而生離兮（身無罪過而逐放也）中結軫而增傷（肝膽破裂心剖腷也普逼切）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憤念蓄積盈胷臆也）君之門以九重（門闇扃閉道路塞也）猛犬狺狺而迎吠兮（讒佞讙呼而在側也）關梁閉而不通（闇人承指呵問急也）皇天淫溢而秋霖

兮。（久雨連日，浮深厚也。）后土何時而得乾。（山阜濡澤，草木茂也。）塊獨守此無澤兮。（不蒙恩施，獨枯槁也。）仰浮雲而永歎。（愬天語神，我何咎也。）何時俗之工巧兮。（世人辯慧，造詐偽也。）背繩墨而改錯。（違廢聖典，背仁義也。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截，仁義進則讒佞滅。二者殊義，不可不察也。）卻騏驥而不乘兮。（斥逐子胥，與比干也。）策駑駘而取路。（言任豎刁，與椒蘭也。）當世豈無騏驥兮。（家有稷契，與管晏也。）誠莫之能善御。（世無堯舜，及桓文也。）見執轡者非其人兮。（遭值桀紂之亂昏也。）故駶跳而遠去。（被髮為奴，走橫奔也。）鳧鴈皆唼夫粱藻兮。（羣小在位，食重祿也。）鳳愈飄翔而高舉。（賢者伏匿，竄山谷也。）圜鑿而方枘兮。（正直邪枉，行殊則也。）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所務不同，若粉墨也。）衆鳥皆有所登棲兮。（羣佞並進，處官爵也。）鳳獨遑遑而無所集。（孔子棲棲，

而困戹也。）願銜枚而無言兮。（意欲括囊，而靜默也。）常被君之渥洽。（前蒙寵遇，錫祉福也。）太公九十乃顯榮兮。（呂尚耆老，然後貴也。）誠未遇其匹合。（遭值文王，冠世也。）謂騏驥兮安歸。（躊躇吳坂，遇伯樂也。）謂鳳皇兮安棲。（集棲梧桐，食竹實也。）變古易俗兮世衰。（以賢為愚，時闇惑也。）今之相者兮舉肥。（不量才能，視顏色也。）騏驥伏匿而不見兮。（仁賢幽處，而隱藏也。）鳳皇高飛而不下。（智者遠逝，之四方也。）鳥獸猶知懷德兮。（慕歸堯舜之明德也。）何云賢士之不處。（二老太公，歸文王也。）驥不驟進而求服兮。（干木闔門，而辭相也。）鳳亦不貪餧而妄食。（顏闔鑿培，而逃士也。）君棄遠而不察兮。（介推割股，而自放也。）雖願忠其焉得。（申生至孝，而被謗也。）欲寂寞而絕端兮。（甯武佯愚，而不言也。）竊不敢忘初之厚德。（常受祿惠，識舊恩也。）獨悲愁其傷人兮。（思念纏結，摧肺肝也。）馮鬱鬱其何極。（憤懣盈胷，終年歲也。）

招魂一首

（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

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潔兮。（朕，我也。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汙曰潔。）身服義而未沬。（沬，已也。言我少小脩清潔之行，身服仁義，未曾有懈已之時也。沬音昧。）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己施行常以道德為主，以忠事君，以信結交，為俗人所推引，德能蕪穢，無所用也。）上無所考此盛德兮。（考，校也。）長離殃而愁苦。（殃，禍也。言己履行忠信，而遇闇主，上則無所考校己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帝告巫陽。（帝，謂天也。女曰巫，陽其名也。）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人，謂賢人也，則屈原也。宋玉上設天意，祐助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黎民也。）魂魄離散，汝筮

予之。（魂者，身之精；魄者，性之決也。所以經緯五藏，保守形體也。蓍曰筮。尚書曰：決之蓍龜。言天帝哀閔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使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巫陽對曰：掌夢。（巫陽對天帝言，招魂者本掌夢之官所主職也。）上帝其命難從。（言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招之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但招之可也。）乃下招曰。（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也。）魂兮來歸。（還歸屈原之身。）去君之恒幹。（恒，常也。幹，體也。易曰：貞者，事之幹也。）何為兮四方些。（言魂靈當扶人養命，何為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魂待人而榮，二者別離，命則霣零也。或曰：去君之恒閈。閈，里也。楚人名里曰閈也。）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為舍君楚國饒樂之處，陸離走不善之鄉，以觸衆惡也。）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言東方之俗，

（其人無義不可以託寄身也）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七尺曰仞索求也言東方有長人國其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十日代出。（代更也）流金鑠石些。（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以次更行其勢酷烈金石堅剛皆爲銷釋）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釋解也言彼十日之處自習其熱魂行到身必解爛也）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言魂宜急來歸此誠不可託附而居）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言南方之俗其人無信不可久留也）雕題黑齒。（雕畫也題額也）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爲醢些。（醢醬也言南極之人雕畫其額齒牙盡黑常食蠃蚌得人之肉用祭先祖復以其骨爲醢醬）蝮蛇蓁蓁。（蝮大蛇蓁蓁積聚之皃）封狐千里些。（封狐大狐也言炎土之氣多蝮虺積聚蓁蓁爭欲齧人又有大狐徤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倏忽疾急皃也言復有雄虺一身九頭往來奄忽常喜吞人魂魄以益其賊害之心也）

文三十三　十三　乙卯重刊　曹佾

歸來歸來。不可久淫些。（淫遊也言其惡如此不可久遊必被害也）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流沙沙流而行也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從橫千里又無舟航者也）旋入雷淵。（旋轉也淵室也）爢散而不可止些。（爢碎也言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運轉而行身雖爢碎尚不可得休止也）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曠大也宇野也言從雷淵雖得免脫其外復有曠遠之野無人之土也）赤蟻若象。（蟻蚍蜉也）玄蠭若壺些。（壺乾瓠也言曠野之中有赤蟻其大如象又有大飛蜂腹大如壺皆有蠆毒能殺人）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柴棘爲叢菅茅也言西極之地不生五穀其人但食柴草若羣牛也）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言西方之土溫暑而熱燋爛人身肉渴欲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倚依也言欲彷徉東西無人可依其野廣大行不可極也彷蒲壯切）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賊害也魂魄欲往者自予賊害）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峩峩如山涼風急疾雪隨之飛行千里乃至地也）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言其寒殺人不可久留也）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天不可得上也）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啄齧也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關閉言啄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言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枚也）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侁侁行聲也詩曰侁侁征夫有豺狼之獸其目皆從奔走往來其聲侁侁爭欲啗人）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投擿也言豺狼得人不即啗食先懸其頭用之嬉戲疲倦已後乃擿於深淵之底而棄之）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瞑臥也言投人已訖上致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眠臥也）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往則逢害身危殆也）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曰幽都）土伯

六百五十五　文三十三　十四　季重刊　刘升

九約。其角觺觺些。（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觺觺角利皃言地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有角觺觺觸害人也）敦脄血拇。（敦厚也脄背也拇手拇指也）逐人駓駓些。（駓駓走皃也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駓駓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湯汙人）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言土伯之頭其皃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矣）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甘美也災害也此物食人以爲甘美往必自害不旋踵）魂兮歸來。入脩門些。（脩門郢城門也宋玉設呼屈原之魂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懷王使還之也）工祝招君。背行先些。（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言選擇名工巧辯之巫使招呼君倍道先行在前宜隨也）秦篝齊縷。（篝落也縷綫也）鄭緜絡些。（緜纏也絡縛也言爲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織其篝落齊人作綵縷鄭國之工纏而縛之堅而且好也）招具該備。永嘯呼些。（該亦備也言撰設甘美招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夫嘯者陰也呼者陽也陰主魂陽主魄故必嘯呼以）

（感之也）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反還也故古也言宜急來歸還古昔之處）天地四方多賊姦些○（賊害姦惡也言天有虎豹地有土伯東有長人西有赤蟻南有雄虺北有增冰皆為姦惡以賊害也）像設君室○（像法也）靜閒安些○（無聲曰靜空寬曰閒言乃為君造設第室法像舊廬所在之處清靜寬閒可安樂之）高堂邃宇○（邃深也宇屋也）檻層軒些○（檻楯也從曰檻橫曰楯軒樓板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宇深邃下有檻楯上有樓板形容異制且鮮明也）層臺累榭○（層累皆重也有木謂之臺無木謂之榭）臨高山些○（言復作層重之臺累石之榭其顛眇眇上乃臨於高山也或曰臨高山而作臺榭也）網戶朱綴○（網戶綺文鏤也朱丹也綴緣也）刻方連些○（刻鏤也橫木關柱為連言門戶之楣皆刻鏤綺文朱丹其椽雕鏤綺木使方好也）冬有突夏○（突複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也突烏弔切）夏室寒些○（言隆冬凍寒則有大屋複突温室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也）川谷徑復○（流源為川注谿為谷徑過也復反也）流潺湲些○（言所居之舍激導川水經過園庭回通反覆其流急疾又絜淨也）光風轉蕙○（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轉搖也）汜崇蘭些○（汜猶汎汎搖動皃也崇充也言天霽日明微風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實蘭蕙使之芬芳而益暢）經堂入奧○（西南隅謂之奧）朱塵筵些○（朱丹也塵承塵也筵席也詩云肆筵設机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奧處上則有朱畫承塵下則有筵簟好席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塵筵謂承塵薄壁曼延相連接也）砥室翠翹○（砥石名也翠鳥名也翹羽也）絓曲瓊些○（絓懸也曲瓊玉鉤也言內卧之室以砥石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飾玉鉤以懸衣物也）翡翠珠被○（雄曰翡雌曰翠被衾也）爛齊光些○（齊同也言牀上之被則飾以翡翠之羽及與珠璣刻畫眾華其文爛然而同光明）蒻阿拂壁○（蒻蒻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羅幬張些○（羅綺屬也張施也言房內則以蒻席薄牀四壁及與曲隅施羅幬輕且涼也）纂組綺縞○（纂組綬類也）結琦璜些○（璜玉名也言幃帳之細皆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玉璜為幃帳之飾）室中之觀多珎恠些○（金玉為珎詭異為恠言從觀房室之中四方珎琦玩好恠物無不畢具）蘭膏明燭○（以蘭香練膏也）華容備些○（容貌也言日暮游宴然香蘭之膏張施明燭以觀其鐙錠雕鏤百獸華奇好備也錠都定切）二八侍宿○（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左傳曰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遞代些○（射猒也詩云服之無射遞更也言使好女十六侍君宴宿意有猒倦則使更相代也或曰遞代夕暮也）九侯淑女○（淑善也）多迅眾些○（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善之女多才長意用心齊疾勝於眾人也）盛鬋不同制○（鬋鬢也制法也）實滿宮些○（宮猶室也爾雅曰宮謂之室言九侯之女工巧妍雅裝飾兩結垂鬢下髮形皃詭異不與眾同皆來實滿充後宮也）容態好比○（態姿也比親也）順彌代些○（彌久也言美女眾多其貌齊同姿態好美自相親比承順上意久則相代）弱顏固植○（固堅植志也）謇其有意些○（謇正言貌也言美女內多廉恥弱顏易愧心志堅固不可侵犯則謇然發言中禮意者也）姱容脩態○（姱好皃也脩長也）絙（亘）洞房些○（絙竟也房室也言復有美好之女其皃姱好多意長智羣聚羅列竟於洞達滿房室也）蛾眉曼睩○（曼澤也睩視貌也）目騰光些○（騰馳也言美女之貌娥眉玉貌好目曼澤時睩睩然視精光騰馳驚感人心也）靡顏膩理○（靡緻也膩滑也）遺視矊些○（遺竊視矊脉也言美女頩容脂緻身體夷滑中心矊脉時竊視安詳諦志不可動也）離榭脩幕○（離別也脩長也幕大帳也）侍君之閒（閑）些○（閒靜也言願令美女於離宮別觀帳幕之中侍君閒靜而宴游以樂君也）翡帷翠幬○飾高堂些○（言復以翡翠之羽雕飾幬帳之高堂）紅壁沙版○（紅赤貌也沙丹沙也）玄玉之梁些○（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堊色令之紅白又以丹沙盡飾軒版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列也）仰觀刻桷○畫龍蛇些○（言仰視屋之榱橑皆刻畫龍蛇而有文章也）坐堂伏檻○（檻楯也）臨曲池些○（言坐於堂上前伏楯下臨曲水清池可漁釣也）芙蓉始發○（芙蓉蓮華也）雜芰荷些○（芰蔆也秦人謂之薢茩言

七百廿五　文三十三　十五　壬子重刊　曹佾

六百卆五　文三十三　十六　壬子重刊　曹佾

（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芰蔆雜錯羅列而生俱盛茂也或曰倚荷立生特倚也薢古買切茩古后切）紫莖
屏風（屏風水葵也）文緣波些（言復有水葵生於池中其莖紫色風起水動波緣其葉而生文）
（也或曰紫莖言荷葉紫色也屏風謂葉鄣風也）文異豹飾（豹猶虎豹也）侍陂陁些（陂陁）
（長陛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堂隅衛階陛也或曰侍陂池侍從於君遊陂池之中也）軒
輬既低（軒輬皆輕車名也低屯也）步騎羅些（徒行爲步乘馬爲騎羅列也言官屬之車既巳）
（屯止步騎士衆羅列之陳族須君命）蘭薄戶樹（薄附也樹種也）瓊木籬些（柴落爲籬言所）
（造舍種樹蘭蕙附於門戶外以玉木爲其籬落守禦堅重又芬香也）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遠爲四方而不歸也）室家遂宗（宗衆也）食多方些（方道也言君九族室家以衆盛人人）
（曉味故飲食之和多方道也）稻粢穱麥（稻稌也粢稷也穱擇也擇麥中先熟者粢子夷切穱側角）
（切）拏黃粱些（拏糅也言飯則以稻糅穱擇新麥糅以黃粱和而柔濡且香滑）大苦醎酸

（大苦豉也）辛甘行些（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言取豉汁調和以椒薑醎酢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
（皆發而行也）肥牛之腱（腱筋頭也）臑若芳些（臑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腱爛熟之則膩美）
（也腝蘇本切臑仁珠切）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言吳人工作羹和調甘酸其味若苦而後）
（甘者也）濡鱉炮羔（羔羊子也）有柘漿些（柘諸蔗也言復以飴蜜濡鱉炮羔令之爛熟取）
（諸蔗之汁以爲漿飲也）鵠酸臇鳧（臇小臛也臇子兗切）煎鴻鶬些（鴻鴻鴈也鶬鶬鶴也）
（言復以酢醬烹鵠爲羹小臇臛鳧煎熬鴻鶬令之肥美也）露雞臛蠵（露雞露栖雞也有菜）
（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也蠵以規切）厲而不爽些（厲烈也爽敗也楚人名羹曰爽言乃復烹露棲）
（之肥雞臛蠵龜之肉其味清烈不敗也）粔籹蜜餌有餦餭些（餦餭餳也以蜜和米麪熬）
（煎作粔籹擣黍作餌又有美餳衆味甘具也）瑤漿蜜勺（瑤玉也勺沾也）實羽觴些（實滿）
（也羽翠羽也觴觚也言食已復有玉漿以蜜沾之滿羽觴以漱口）挫糟凍飲（挫捉也凍冰也）酎

清涼些（酎醇酒也言盛夏則爲覆蹙乾釀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清涼又長味）
（好飲）華酌既陳（酌酒升也）有瓊漿些（言酒尊在前華酌陳列復有玉漿恣意所用者也）
歸來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妨害也言若魂急來歸還反所居故室子孫承）
（事恭敬長無禍害也）肴羞未通（魚肉爲肴羞進也）女樂羅些（言肴膳巳具進舉在前賓）
（主之禮慇勤未通則女樂列堂下）陳鍾桉鼓（桉徐也）造新歌些（言乃奏樂作音而撞）
（鍾徐鼓造爲新曲之歌與衆絕異）涉江采菱發揚荷些（楚人歌曲也言己涉彼大江南）
（入湖池采取菱芰發揚荷葉喻屈原背去朝堂隱伏草澤失其所也）美人既醉朱顏酡些
（朱赤也酡著也言美女飲啗醉飽則面著赤色而鮮好也）娭光眇視（娭戲也眇眺也）目曾波
些（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顧望娭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眄目采眇然白黑分明精若水波而重華也）被文
服纖（文謂綺繡也纖謂羅穀也）麗而不奇些（麗美貌也不奇奇也猶詩云不顯顯也言美女）

（被服綺繡曳羅穀其容美麗誠足怪奇也）長髮曼鬋（曼澤也）豔陸離些（豔好貌也）
（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言美人長髮工結鬢鬋滑澤其狀豔美儀皃陸離而難）
（形也）二八齊容（齊同也）起鄭舞些（鄭舞鄭國舞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被服同飾）
（奮袂俱起而舞也或曰鄭重折屈而舞也）衽若交竿撫案下些（撫抵也言舞者便旋衣衽）
（掉搖回轉相拘狀如交竹竿以抵案而徐行者也）竽瑟狂會（狂猶並也）搷（田）鳴鼓些
（搷擊也言衆樂並會吹竽彈瑟又搷擊鼓以進八音爲之節也）宮庭震驚發激楚些
（激清聲也言衆樂並會宮庭之內莫不震動驚駭復作激楚之聲以發其音也）吳歈（俞）蔡謳（吳蔡）
（國名也歈謳皆歌也）奏大呂些（大呂律名也周官曰舞雲門奏大呂言乃復使吳人歌謠蔡人謳吟）
（進雅樂奏大呂五音六律聲和調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言醉飽酣樂合尊促席男）
（女雜坐比肩齊膝恣意調戲亂而不分別也）放陳組纓（組綬也）班其相紛些（紛亂）

（也言男女共坐除其威嚴放其冠纓舒陳印綬班然相亂不可整理也）鄭衛妖玩來雜陳些（鄭衛國名也妖玩好女也雜厠也陳列也言鄭衛二國復遣妖玩好女來雜厠俱坐而陳列之）激楚之結（激感也結頭髻也結吉詰切）獨秀先些（秀異也言鄭衛妖女工於服飾其結殊形能感楚人故秀異獨前而先進也）崑（昆）蔽象棊（崑玉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或言崑蕗今之箭囊也）有六簙些（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簙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簙崑蕗作箸象牙爲棊妙且好也）分曹並進（曹偶也）遒相迫些（遒亦迫也言分曹列耦並進佼巧投箸行棊轉相遒迫使不得擇行也或曰分曹並進者謂並用射禮進之）成梟而牟（倍勝爲牟）呼五白些（五白簙齒也言己棊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棊下逃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者也）晉制犀比（晉國名也制作也比集者也）費白日些（費光皃也言晉國工作簙棊箸比集犀角以爲雕飾投之皜然如日光）鏗鐘搖簴（鏗撞也搖動也）揳梓瑟些（揳鼓也言衆賓既集簙以相樂堂下復鳴大鐘左右歌吟鼓琴瑟揳古八切）娛酒不廢（娛樂也）沈日夜些（言雖以酒相娛樂不廢政事晝夜沈湎以志憂也或曰娛酒不發發日也詩曰明發不寐言歡娛日夜湛樂也又曰和樂且耽言晝夜以酒相樂也）蘭膏明燭華鐙錯些（言鐙錠盡雕琢錯鏤飾設以禽獸有英華）結撰至思（撰猶博也）蘭芳假些（假至也書曰假于上下言蘭芳以喻賢人君能結撰博思至心以思賢人賢人即至也）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賦誦也言衆座之人各欲盡情與己同心者獨誦忠與道德）酎飲既盡歡樂先故些（故舊也言飲酒作樂盡已歡欣者誠欲樂我先祖及與故舊人）魂兮歸來反故居些（言魂神宜急來歸還楚國居舊故之處安樂無憂）亂曰獻歲發春兮（獻進也）汨吾南征些（征行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菉蘋齊葉兮（爾雅曰菉王芻也）白芷生些（言屈原放時菉蘋之草其葉適齊白芷萌牙方始欲生懷所見自傷哀也猶詩云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也）路貫廬江

兮左長薄（貫出也廬江長薄地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廬江過歷長薄在江北時東行故言左者也）倚沼畦瀛兮（沼池也畦猶區也瀛池中也楚人名澤中曰瀛）遙望博（遙遠也博平也言循江而行遂入池澤其中區瀛遠望平博無人也）青驪結駟兮（純黑爲驪結連也四馬爲駟也）齊千乘（齊同也言屈原嘗與君俱獵於此官屬駕駟馬或青或黑連車千乘皆同服也）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懸火懸鐙也玄天也言己時從君夜獵懸鐙林木之中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煙上烝于天使黑色也）步及驟處兮（驟走也處止也）誘騁先（誘導也騁馳也言獵時有步行者有乘馬走驟者有處止者分以圍獸己獨馳騁爲君先導也）抑騖若通兮（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引車右還（還轉也言抑止馳騖者順通共護引車右轉以遮獸也）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夢澤中也楚名澤中爲夢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鬭伯比與郎公之女淫而生子弃諸夢中言己與懷王俱獵趨於夢澤之中課第羣臣先至後至也）君王親發兮（發射也）憚青兕（憚驚也言懷王是時親自射獸驚青兕牛而不能制也言嘗侍從君田獵今乃放逐歎而自傷閔也）朱明承夜兮（朱明謂日也承續也）時不見淹（淹淹久也言歲月逝往晝夜相續年命將老不可久處當急來歸也）皐蘭被徑兮（皐澤也被覆也徑路也）斯路漸（漸沒也言澤中香草茂盛覆被徑路人無采取者水卒增溢漸沒其道將棄捐也以言賢人久處山野君不事用亦將隕顛也）湛湛江水兮（湛湛水貌）上有楓（楓木名也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傷己不蒙君惠而身放棄曾不如樹木得其所也或曰水旁林木中鳥獸所聚不可居也）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言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而傷心也或曰蕩春心蕩滌也言春時平望遠可以滌蕩愁思之心）魂兮歸來哀江南（言魂魄當急來以歸江南土地僻遠山林嶮岨誠可哀傷不足處也）

招隱士一首

（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身雖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也）

劉安（漢書）

（曰淮南王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謀反上使宗正以符節劾王未至自刑殺也）

王逸注

桂樹叢生兮（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忠良也）山之幽（遠去朝廷而隱藏也）偃蹇連卷兮（容皃美好德茂盛也）枝相繚（信義枝結條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宜輔賢君楨幹也）山氣巃嵸兮（本崟嵾嵯雲蓊鬱也嵡烏孔切）石嵯峨（嵯峨巀嶭峻蔽日也）谿谷嶄巖兮（崎嶇閜窩險阻傴也閜呼雅切窩于軌切傴苦滑切）水曾波（涌躍灃沛流迅疾也）蝯狖羣嘯兮（禽獸所居志樂佚也狖余救切）虎豹嗥（猛獸爭食欲相齧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猿狖虎豹非賢者之偶也齧下没切）攀援桂枝兮（登引山木遠望愁也）聊淹留（便旋中野立踟躕也）王孫遊兮（隱士避世在山隅也）不歸（違背舊土棄室家也）春草生兮（万物蠢動抽萌芽也）萋萋（垂條吐葉紛榮華也）歲暮兮（年齒已老壽命衰也）不自聊

（中心煩亂常含憂也）蟪蛄鳴兮（蜩蟬得夏喜呼號也）啾啾（秋節將至悲嘹噍也以言物盛則衰樂極則憂不宜久隱失盛時也）坱兮軋（霧氣昧也）山曲岪（盤詰屈也）心淹留兮（志望絕也）洞荒忽（士妃匹也）罔兮沕（精氣失也）憭兮慄（心剥切也）虎豹岤（嵺穿岤也嵺音料岤音血）叢薄深林兮（攢刺棘也）人上慄（恐變色也）嶔崟碕礒兮（山皐㟧嵎也）硱磈磳硊（崔巍嵯嵯）樹輪相糺兮（交錯扶疏）林木茇骫（枝禁盤紆茇音跋）青莎雜樹兮（草木列居）薠草靃靡（隨風披敷）白鹿麕麚兮（衆禽並遊）或騰或倚（走往殊異）狀貌崯崯兮峨峨（頭角甚殊）淒淒兮漇漇（淒淒漇漇毛衣若濡）獼猴兮熊羆（百獸俱也）慕類兮以悲（哀已不遇也從此已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虎兕所聚不宜育道德養情性欲屈原還歸郢也）攀援桂枝兮（配託香木誓同志也）聊淹留（踟躕徘徊待明時也）虎豹鬬兮（殘賊之獸忽急怒也）

熊羆咆（貪殺之獸跳梁吼也）禽獸駭兮（雉兔之羣驚駭奔走也）亡其曹（違離鄉黨失羣偶也）王孫兮歸來（旋反舊邑入故宇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誠多患害難隱處也）

文選卷第三十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七發八首（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

枚叔（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善屬辭武帝以安車徵乘道死也）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言玉美之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生之玉貌論語曰子疾病閒孔安國曰少差曰閒也）

太子曰。憊。謹謝客。（說文曰謝辭也）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歲尚多故曰富也）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言邪氣入內而爲逆其堅若結也管子曰邪氣襲內玉色乃衰素問岐伯曰邪氣內著絕人長命說文曰轖車籍交革也轖音色也）紛屯澹淡。噓唏煩酲。（紛屯澹淡憒耄煩悶之貌也王逸楚辭注曰歔欷啼皃方言曰哀而不泣曰唏噓與歔古字通唏許冀切列子曰季梁病矯氏曰病由精慮煩散也毛萇詩傳曰病酒曰酲）惕惕怵怵。臥不得瞑。（尚書曰怵惕惟厲中夜以興素問岐伯曰不得臥者是陽明之逆）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素問曰何謂虛荅曰精氣奪則虛黃帝八十一問曰陰病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呂氏春秋曰精神勞則越高誘曰越散也鄭玄毛詩箋曰渫發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王逸楚辭注曰眩曜惑亂皃也）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毛萇詩傳曰廢猶去也毛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故久耽安樂時有此疾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傳父。欲交無所。（禮記曰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傳父內有慈母又曰其次爲保母鄭玄曰保母安其居處者也）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溫淳謂凡味之厚也韓子曰夫香美膬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曼理皓齒而損精說文曰膬腝易破也膬昌芮切脭肥肉也池貞切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切）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曼輕細也說文曰燂火熱也詳廉切爍亦熱也舒灼切）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況其在筋骨之閒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

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佁蹷之機高誘曰佁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於宮中游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佚也枚乘引佁蹷而爲蹷痿未詳乘之診爲好奇而改之聲類曰佁嗣理切蹷渠月切）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高誘曰蹷逆寒疾也痿蹷不能行也）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曰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高誘曰靡曼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如瓠犀也鄭國淫僻以其淫僻滅士故曰伐性之斧也）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相強命曰爛腸之食高誘注老子云五味實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也清歲切膿厚之味也）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王逸楚辭注曰靡細也曼澤也隨不能屈伸也）血脈滛濯。手足墮窳。（滛濯謂過度而且大也爾雅曰滛過也又曰濯大也郭璞

（方言注曰墮懈墮也應劭漢書注曰窳弱也餘乳切）越女侍前齊姬奉後（越絕書曰越王飾美女西施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越王勾踐竊有天人之遺西施鄭巴越不敢當使獻之大王吳王大悅齊姬齊女也毛詩曰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如淳漢書注曰姬衆妾之揔稱也）往來游醼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王逸楚詞注曰淹久也）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史記曰扁鵲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視病盡見五藏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不信後病遺召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又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賈逵國語注曰尚且也）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禮記曰博聞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也）承間語事變度易意（楚詞曰願承間而自察也）常無離側以爲羽翼（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羽翼佐也）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唐猶蕩也）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唯可用要言也莊子瞿鵲子問長梧子曰夫子以爲孟浪之言也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傳曰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魯連子曰東方有松樅高千仞而無枝也）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鬱結隆高之皃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也張晏漢書注曰輪菌委曲也）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湍流遡波又澹淡之（遡波逆流之波也澹淡搖蕩之貌也）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也莊子曰異鵲感周之顙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爾雅曰鶬鶊黎黃高唐賦曰王雎鸝黃禮記曰仲冬曷旦不鳴鄭玄曰曷旦求旦鳥也郭璞方言注曰鳥似雞冬無毛晝夜鳴鳱與曷並音渴鳴音旦也）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楚辭曰鵾雞啁哳而悲鳴）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摯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野繭野蠶之繭也東觀漢記曰光武二年野蠶成繭被山民收爲絮）孤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古樂府有孤子生行賈逵國語注曰鉤帶鉤也桓子新論曰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蒼頡篇曰珥珠在耳也珥人志切字書曰約亦的字也都狄切的琴徽也）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而不進師堂子京曰夫子可以進孔子曰丘已得其曲未得其數也琴道曰堯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宋玉笛賦曰麥秀蔪兮鳥華翼埤蒼曰蔪麥芒也慈歛切）向虛壑兮背槁槐（說文曰槀與槁古字通）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周書曰蚑行喙息說文曰蚑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蚑又曰蟜蟲也居兆切方言曰南楚或謂蛞爲螻爾雅曰蟻蚍蜉也拄陟羽切）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說文曰犓以芻莖養國牛也國語曰犓豢幾何犓或爲犠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毛詩曰其蔌維何維笋及蒲也）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

之食。安胡之飰。（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和謂和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芼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冒與芼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爲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鋌高誘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詳一曰安胡彫胡也宋玉諷賦曰爲臣炊彫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無摶飯徒丸切說文曰啜嘗也穿劣切）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以至味又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熊蹯之臑，勺藥之醬。（左氏傳曰宰夫臑熊蹯不熟方言曰臑熟也音而葦昭上林賦注曰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薄耆之炙，鮮鯉之鱠。（薄耆未詳一曰薄切獸耆之肉而以爲炙也耆今人謂之耆頭毛詩曰炰鼈鱠鯉）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茹菜之惣名也）蘭英之酒，酌以滌口。（漢書曰百味旨酒布蘭生晉灼曰布列芬芳若蘭之生）山梁之餐，豢豹之胎。（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杜預左氏傳注曰豢養也音宦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小飰大歠，如湯沃雪。（說文曰歠飲也昌悅切沃雪言易也家語孔子曰人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石山險之限在上黨曲陽呂氏春秋曰代故馬郡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羊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君馬齒至也言以齒至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也）前似飛鳥，後類距虛。（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言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呂氏春秋曰距虛鼠後而兎前）穱麥服處，躁中煩外。（以穱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王逸楚詞注曰稻粢穱麥挐黃粱左氏傳慶鄭謂晉侯曰今乘異產將與人易張脉僨興外強中乾）羈堅轡附，

易路。（易平易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文子曰伯樂相之王良御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爲御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曰夫獵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捨車輿則雖樓季之走無時及獸矣許慎淮南子注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兩人秦缺樓季也家語顏回曰東野之御善則善矣其馬將必佚也）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史記曰田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韓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取道爭千里之發也）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景夷臺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荊山在荊州郭璞山海經注曰汝水出魯陽山東北入淮海汝稱海大言之也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左江右湖其樂之忘死無有天下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趙岐孟子注曰命名也）比物屬事，離辭連類。（禮記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韓子曰多言繁稱連類比物也）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虞懷宮名也）連廊四注。（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黃當爲湟湟城池也）溷章白鷺，孔鳥鶤鵠，（溷章鳥名未詳）鵷鶵鵁鶄，翠鬣紫纓。（鬣首毛也纓頸毛也）螭龍德牧，邕邕羣鳴。（螭龍德牧並鳥形未詳爾雅曰邕邕鳴聲和也）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曾子曰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

（遊於水鳥飛於雲）漃漻薵蓼。蔓草芳苓。（言水清淨之處生薵蓼二草也上林賦曰悠遠長懷寂漻無聲漃與寂音義同也字書曰薵藸草也丈尤切藸音猪毛萇詩傳曰蓼水草也力鳥切苓古蓮字也）女桑河柳。素葉紫莖。（毛詩曰猗彼女桑毛萇曰女桑荑桑也爾雅曰檉河柳郭璞曰今河旁赤莖小楊也）苗松豫章。條上造天。（苗松未詳一曰苗山之松豫章木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梧桐并閭。極望成林。（張揖上林賦注曰并閭椶也）衆芳芬鬱。亂於五風。（遁甲開山圖曰女媧沒大庭氏之王有天下五風異色也）從容猗靡。消息陽陰。（消滅也息生也林木茂盛隨風披靡故或陽或陰也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消息或爲須臾也）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孟子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劉熙曰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佐酒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杜連未詳也）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王逸楚詞注曰該備也）練色娛目。流聲悅耳。（埤蒼曰練擇也爾雅曰流擇也）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文穎上林賦注曰激衛激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爲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泆流湎也許慎曰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下或有齒字誤）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即西施也戰國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粱肉豈毛廧先施哉徵舒段干傅予皆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史記曰夏姬徵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已見上文孫卿子曰閭娵子奢莫之媒韋昭漢書注曰閭娵梁王魏嬰之美人）雜裾垂髾。目窕心與。（司馬彪子虛賦注曰髾燕尾也窕當爲挑史記曰目挑心招張晏漢書注曰挑嬈也髾所交切）揄流波。雜杜若。（言引流波以自潔雜杜若以爲芳杜若見下注說文曰

揄引也）蒙清塵。被蘭澤。（列子曰穆王爲中天之臺鄭衛之處子施芳澤雜芷若以滿之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若芳）嬿服而御。（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房中釋朝服襲嬿服入御于君也）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廣雅曰馴擾也說文曰騏馬驪文如綦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窻車也力廷切）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夏服已見子虛賦服郎今步叉也烏號已見子虛賦又古考史曰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起彈烏烏乃號呼此枝爲弓快而有力因名也）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雲林雲夢之林楚詞曰羲和弭節兮字林曰潯水涯也）掩青蘋。游清風。（方言曰奄息也呂氏春秋曰崑崙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蘋似莎而大）陶陽氣。蕩春心。（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爲陽楚詞曰目極千里傷春心王逸曰蕩春心蕩滌也）逐狡獸。集輕禽。（言射而矢集於輕禽也左氏傳曰楚君親集矢於其目闕子曰矢集于彭城之東並以所止爲集也）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文子曰無相御之勞而致千里也）恐虎豹。慴鷙鳥。（爾雅曰慴恐也）逐馬鳴鑣。魚跨麋角。（逐馬馳逐之馬鳴鑣鳴於鑣也魚跨跨度魚也麋角執麋之角也）履游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陵猶促也說文曰窘迫也）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李奇漢書注曰以五校兵出獵）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大宅未詳）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也王逸楚詞注曰運轉也音旋）旍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墨燒田也言逐獸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圻堮也墨或爲壥也說文曰圻地圻堮也魚斤切）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尚書父師曰乃攘竊神祇之犧全牲孔安國曰色純曰牲體完曰全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毛詩曰獻豜于公）太子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孔安國曰尚書傳曰既盡也）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莫闇貌也說文曰莫日且冥也）毅武孔猛袒裼身薄（左氏傳曰致果爲毅毛萇詩傳曰孔甚也毛詩曰襢裼暴虎毛萇曰袒裼肉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白刃磑磑矛戟交錯（莊子孔子曰白刃交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六韜書刀銘曰刀刺磑磑牛哀切）收獲掌功賞賜金帛（鄭玄周禮注曰掌主也）掩蘋肆若爲牧人席（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毛萇詩傳曰肆陳也）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臄又曰炰鱉鮮魚鄭玄曰炰火熟之漢書東方朔曰生肉爲膾毛詩曰以御賓客也）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言游獵歡宴忠誠爲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絕但以一諾不俟再三）貞信之色形于金石（毛詩序曰貞信之教興家語孔子曰夫鍾鼓之音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況人乎哉）高歌陳唱萬歲無斁（孔安國尚書傳曰斁厭也）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與諸侯遠方交

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漢書廣陵國屬吳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卹然驚恐貌）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温汾者所滌汔者（小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汩亂也古沒切温汾轉之貌也爾雅曰譏汔也郭璞曰謂摩近汔許乞切）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略智也辭縷也縷）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老子曰怳兮忽兮其中有物聊慄恐懼之貌）忽兮慌兮俶兮儻兮（廣雅曰俶儻卓異也）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爾雅曰秉執也）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虹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厓涘毛萇詩傳曰涘涯也虹胡洞切）流攬無窮歸神日母（言周流觀覽而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方言曰汩疾貌也爲畢切）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言衆浪紛紜其流曲折或錯繆俱往而不迴流）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朱汜蓋地名未詳）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發久至曙也說文曰曙旦明也）於是澡槩胷中灑練五藏（毛萇詩傳曰漑滌也槩與漑同練猶汰也莊子曰愁其五藏也）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澉澹猶洗滌也澉湖敢切說文頮洗面也頮呼潰切）揄棄恬怠輸寫淟濁（方言曰輸脫也王逸楚詞注曰淟垢濁也勑顯切）分決狐疑發皇耳目（楚詞曰心猶豫以狐疑諡法曰明者曰皇也風賦曰發明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廣雅曰傴曲也郁禹切淮南子曰遺躄者履然躄跛不能行也必亦切）況直眇小煩

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言聲似疾雷而聞百里一也）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言能令二水逆流上潮二也）山出內雲日夜不止（山內雲而日夜不止三也）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小雅曰衍散也說文曰漂浮也）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說文曰淋山下水也淋或爲沭聲類曰沭漂也口怜切）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浩浩深廣之貌也溰溰高白之貌也帷或爲幃音韋幃帳也）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擊雲興聲之霈霈雲亂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游微霧鶩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純馳浩蜺前後駱驛（賈逵國語注曰純專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濤之勢若素蜺而馳言其長也）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顒顒卬卬波高貌也椐椐彊彊相隨之貌椐據於切彊渠章切莘莘多貌也將將高貌也莘所巾切莘或爲華）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太公陰符曰并我勇力重堅壁壘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行戶剛切協韻也）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軋坱無垠貌也盤謂盤礴廣大貌涌裔行貌也）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律當爲硉硉虜骨切）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說文曰隈水曲也上林賦曰觸穹石激堆碕郭璞曰沙堆也都迴切追亦堆字今爲追古字假借之也）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

分（或圍蓋地名也言涯如轉而谷似裂也一曰涯如草轉也方言曰荄根也謂草之根也一本無荄字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迴翔青篾銜枚檀桓（青篾檀桓蓋並地名也迴翔水復流也銜枚水無聲也周禮曰銜枚氏鄭玄曰止言語讙譁也枚大如箸橫銜之也）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弭節已見上文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於江上因名胥母山王逸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閭旦食鮰山晝游於胥母疑胥母字之誤也）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赤岸蓋地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春秋分朔輙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篲掃竹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之地）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毛萇曰震猶威也）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沌沌渾渾波相隨之貌也孫子兵法曰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越絕書曰王捎子胥於大江口勇士之執乃有遺鄙發憤馳騰氣若奔馬沌徒本切渾胡本切）混混庉庉聲如雷鼓（混混沌沌波浪之聲也越絕書越王勾踐曰浩浩之水聲音若雷霆庉徒本切）發怒庢沓清升踰跇（言初發怒礙止而涌沸少選之頃清者上升遞相踰跇也說文曰庢礙止也庢竹栗切庢或爲底古字也杜預左氏傳曰底平也埤蒼曰沓金沸出也徒荅切如淳漢書注曰跇超踰也）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楚辭曰陵陽侯之氾濫兮王逸曰陽侯大波也藉藉蓋地名也）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紛紛翼翼波涌雲亂（廣雅曰紛紛衆也毛萇詩傳曰翼翼壯健貌也）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丘陵爲之顛覆然後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合戰決勝而後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瀄泌瀄波相揳也汩蜜汩水流疾也字書曰潺湲流貌也）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沋沋

沋沋湲湲（沋沋湲湲魚鱉顛倒之貌也蒲伏即匍匐也連延相續貌沋禹牛切）蒲伏連延神物恠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郭璞爾雅曰踣覆也薄北切洄與回同也）此天下恠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鉤鍼芳餌加以詹何蜎蠉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蜎蠉白公時人宋玉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曰蜎子名淵楚人也然三文雖殊其一人也）使之論天下之釋微理萬物之是非（家語曰卜商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也孫卿子曰是是非非謂之智也）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漢書張良曰臣借前箸以籌之音義曰以籌度之也直流切史記蒯通曰以此叅之萬不失一老或爲左也）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涊汗貌也莊子曰泚然汗出涊乃顯切霍疾貌也）

七啓八首并序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飛遯離俗澄神定靈（九師道訓曰遯而能飛吉孰大焉淮南子曰單豹背世離俗巖居谷飲也）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莊子曰夫輕爵祿人者之所託杕司馬彪曰杕身也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也）耽虛好靜羨此末生（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舞賦曰獨馳思乎杳冥左氏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鏡機鏡照機微也）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超野追風言疾也）經迴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子虛賦曰過乎泱漭之野）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子虛賦曰其西則激水推移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也）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儀禮曰皮弁服素積鄭玄曰皮弁者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文裘文狐之裘也）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爾雅曰山有穴爲岫）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也）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順風而稱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黃帝順風膝行而進）子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周易曰遯世無悶幽通賦曰保身遺名民之表玄鄭玄毛詩箋曰遺忘也又礼記注曰名令聞也背世已見上注）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韓子曰精神日耗蒼頡篇曰耗消也史記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耗呼到切）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言像因形生響隨聲發今欲無聲而造響圖像而無形豈有得哉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楊雄解難曰譬若畫者放於無形紡者放於無聲也）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論語子曰未之思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譆有是

言乎。（鄭玄禮記注曰譆悲恨之聲也譆與嘻古字通也譆欣碁切）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漢書曰太極元氣分三爲一言元氣初爲一後爲天地人也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爲天渾沌無形體宋均曰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渾沌未分也言氣在易爲元在老爲道義不殊也）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列子曰形必終也）芒芒元氣。誰知其終。（春秋命厤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也）名穢我身。位累我躬。（莊子曰行名失己非士也又魏文侯曰夫魏真爲我累耳）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毛詩序曰有堯之遺風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莊子曰楚王使大夫往聘莊子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也）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羽獵賦曰遊觀侈靡小雅曰演廣也尚書仲虺曰惟王不迩聲色列子隰朋曰妖靡盈庭忠良蒲朝也）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倦世倦於人間之世也）探隱拯沈。（小雅曰探取也難蜀父老曰拯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爲拯）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玉音金聲）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張揖上林賦注曰彫菰米也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爲臣炊彫胡之飯說文曰稗禾別也稗與粺古字通薄懈切毛詩曰我行其野言采其遂鄭玄曰遂牛頹遂與蓄音義通也宋玉諷賦曰爲臣煑露葵之羹）玄熊素膚。肥豢膿肌。（鄭玄周禮注曰犬豕曰豢膿肥皃也女龍切）蟬翼之割。剖纖析微。（蟬翼言薄也楚詞曰蟬翼爲重也）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鷃已見南都賦莊子曰鵬摶扶搖而上斥鷃笑之曰彼奚適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鷃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斥與尺古字通珠翠珠柱也南方異物記曰採珠人以珠肉作鮓也）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寒今胵肉也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雞本出韓國所爲寒與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苓與蓮同西海飛鱗即文鰩也山海經曰泰器之山濩水出焉是多鰩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夜飛而行）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說文曰臛肉羹也蒼頡解詁曰臇少汁臛也子兗切）糅以芳酸。甘和既醇。（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醇已見上注）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禮記曰北方其神玄冥北方水也尚書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禮記曰西方其神蓐收西方金也尚書曰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紫蘭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常生鄭玄曰主給調和也張衡七辯曰芳以薑椒拂以木蘭）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上林賦曰衆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毛詩曰爲此春酒鄭玄禮記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縹綠色而微白也博物志曰杜康作酒戰國策曰梁王請魯君舉觴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旨酒）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淮南子曰物類之相應故東風至而酒汎溢高誘曰東風木風也木味酸入酒故酢而汎者沸蓋非類相感也春秋說題辭曰黍爲酒陽援陰乃能動故以麥黍爲酒宋衷曰麥陰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援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禮記曰季夏之月其音徵其味苦又曰中央土其音宮其味甘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漢書曰田延年謂霍光曰今羣臣鼎沸上林賦曰酷烈淑郁也）可以和

神可以娛腸（神人之精爽也）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韓子曰糲粮之飯藜藿之羹也）鏡機子曰步光之劒華藻繁縟（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往奏勾踐乃身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劒藻文采也說文曰縟繁采飾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國語曰奉文犀之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也）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聖主得賢臣頌曰巧冶鑄干將之璞陸剸犀革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劒陸斷牛馬水擊鴻鴈廣雅曰漸漬也）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劉梁七舉曰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諸侯繅九就鄭玄曰就成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應劭漢官儀曰冕公侯九旒者也）華組之纓從風紛紜（禮記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說文曰組綬屬也小者以為冠纓又曰纓冠系也）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也）符采照爛流景揚煇（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符采玉之橫文也說文曰景光也）黼黻之服紗縠之裳（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漢書曰江充衣紗縠單衣也）金華之舄動趾遺光（言以金華飾舄故動足而有餘光也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說文曰緄織成帶也古本切）薰以幽若流芳肆布（說文曰薰火煙上出也若杜若也若稱幽若猶蘭曰幽蘭也擬古詩曰屢見流芳歇毛萇詩傳曰肆陳也）雍容閑步周旋馳燿（聖主得賢臣頌曰雍容垂拱左氏傳晉公子謂楚子曰晉楚治兵若不獲命則與君周旋也）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西施已見上文毛詩曰巧

笑倩兮）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鄭玄毛詩箋曰褐毛布也）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子虛賦曰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又曰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歸田賦曰聊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路之繁纓（馬有龍稱而雲從龍故曰雲龍也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又曰玉路錫樊纓鄭玄曰樊讀如鞶謂今之馬大帶也纓今馬鞅繁與鞶古字通）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旍（楚詞曰建雄虹之綵旄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鄭玄曰綏當為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玄曰繕讀為勁畫招搖星於其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也）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儀禮曰司射搢三挾一箇鄭玄曰搢插也楚甲切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於夢也）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景日景也躡之言疾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曰皆馬名也疾若比遺風）於是磎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鄭玄周禮注曰彌遍也）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廣雅曰屯聚也）獠徒雲布武騎霧散（說文曰獠獵也韓子曰雲布風動羽獵賦曰武騎聿皇封禪書曰雲布霧散）丹旗燿野戈殳晧旰（南都賦曰曜野暎雲）曳文狐揜狡兔（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南海輸以文狐史記李斯曰牽黃犬逐狡兔方言曰掩覆也）捎鷫鷞拂振鷺（鷫鷞振鷺皆鳥之名）當軌見藉值足遇踐（西京賦曰當足見蹍值輪被轢也）飛軒電逝獸隨輪轉（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力）翼不暇張足不及騰（西京賦曰鳥不暇舉獸不得發）動觸飛鋒舉挂輕罾（西都賓曰鳥驚觸絲獸駭值鋒罾亦罔也班固漢書序曰鷹隼未擊罾弋不施於蹊隧也）搜林索險探薄窮阻（廣雅

（曰草藂生曰薄）騰山赴壑風厲焱舉（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楚辭曰焱遠舉兮雲中王逸注云焱去疾貌說文曰焱火華也）機不虛發中必飲羽（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子虛賦曰弓不虛發中必決眥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羽飲矢至羽也）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毛萇曰虓闞虎怒也哮與虓同也）志在觸突猛氣不慴（慴已見上文）乃使北宮東郭之疇（孟子曰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於市朝趙岐曰北宮姓黝名也呂氏春秋曰齊有好勇者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因抽刀而相啖也）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尓雅曰貙似狸）形不抗手骨不隱拳（小雅曰抗衛也服虔漢書注曰隱築也於墐切）批熊碎掌拉虎摧斑（掌熊踏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也斑虎文也上林賦曰被斑文）野無毛

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翮成雲（羽獵賦曰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駭鍾鳴鼓收旌弛旆（周禮曰鼓皆駴鄭玄曰雷擊鼓曰駭駴古駭字杜預左氏傳注曰弛解也）頓綱縱網罷獠回邁（頓猶捨也說文曰縱緩也）駿騄齊驤揚鑾飛沫（南都賦曰驥騄齊鑣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鑣飛沫也）俯倚金較仰撫翠蓋（東京賦曰戴翠冒倚金較說文曰較車上曲鉤高唐賦曰蜺爲旌翠爲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國語優施曰我教汝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閑也豫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高唐賦曰傳言羽獵）玄微子曰予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李充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雲屋言高若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仰視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

（基若景山言極高也毛萇詩傳曰崇立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也）彤軒紫柱文榱華梁（劉梁七舉曰丹墀縹壁紫柱紅梁也）綺井含葩金墀玉箱（金墀猶金戺也西京賦曰金戺玉階玉箱猶玉房也）温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劉騊駼玄根頌曰前殿冬絺李尤函谷關賦曰盛夏臨漂而含霜也）華閣緣雲飛陛陵虛（魯靈光殿賦曰飛陛揭孽緣雲上征）頫眺流星仰觀八隅（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頫視流星頫音俯）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崔駰七依曰升龍於天者雲也西京賦曰翔鶤仰而不逮周易曰豐其屋天際翔也）繁巧神恠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睛（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者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熙光也）素水盈沼叢木成林（楚辭曰含素水而蒙深）飛

翮凌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楚辭曰觀者憺兮忘歸也）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莊子曰任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而釣朞年不得魚已而魚大食之牽巨鈎陷没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吳越春秋曰越王欲伐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其射所起焉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傳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麇侯翼侯魏侯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賈誼弔屈原曰襲九淵之神龍）然後采菱華擢水蘋（子虛賦曰外發芙蓉菱華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萇詩傳曰蘋大萍）弄珠蜯戲鮫人（楊雄蜀都賦曰蜯含珠而擘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鮫人水底居也）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毛詩曰宛在水中沚）

（子虛賦曰雜纖羅也）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廣雅曰抗舉也）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楚辭曰君誰須兮雲之際毛詩曰君子好仇枚乘樂府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佩蘭蕙兮爲誰脩。宴婉絕兮我心愁。（楚辭曰紉秋蘭爲佩王逸注曰脩飾也毛詩曰燕婉之求毛萇曰燕安也婉順也鄭玄曰本求燕婉之人也）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曰主聘巖穴事乃得實也）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漢書曰傅昭儀少爲才人韋昭曰才伎人也廣雅曰遺離也）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之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鄭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尒乃御文軒臨洞

庭。（文畫飾也軒殿檻也洞庭廣庭也尸子曰文軒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也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窗也）琴瑟交揮。左篪右笙。（廣雅曰揮動也毛萇詩傳曰竹曰篪）鍾鼓俱振。簫管齊鳴。（廣雅曰振動也毛詩曰簫管備舉）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颻。（毛詩曰佼人僚兮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宋王諷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搖來排臣戶西京雜記曰趙飛鷰爲皇后其弟上遺黃金步搖毛萇詩傳曰熠燿鮮明也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后入廟先爲花勝上爲鳳凰以翡翠爲毛羽王逸楚辭注曰翹羽名也）揮流芳耀飛文。（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歷盤鼓。煥繽紛。（張衡舞賦曰般鼓煥以駢羅）長裾隨風。悲歌入雲。（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撫節悲歌響遏行雲也）蹻捷若飛。蹈虛遠蹠。（廣雅曰蹻趫行也今爲蹻古字無定也廣雅曰蹠履也）凌躍超驤。蜿蟬揮霍。（楚辭曰超驤推阿西京賦曰跳丸劒之揮霍也）翔尒鴻翥。濈然鳧沒。（爾雅曰翥舉也濈疾貌也濈側立切）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西京賦曰紛縱體而迅赴不逮言疾也韓子曰形影相應而生）飛聲激塵。依違厲響。（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依違猶徘徊也楚辭曰余思舊鄉心依違）才捷若神。形難爲象。（舞賦曰彷彿神動又曰不可爲象也）於是爲歡未渫。白日西頹。（東都賦曰士怒未渫方言曰渫歇也楚辭曰日杳杳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鉛華已見洛神賦蘭澤已見上文也）形婧服兮揚幽若。（說文曰婧南楚之外謂好也婧湯火切）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楚辭曰既含睇兮又宜笑王逸曰睇微眄貌）時與吾子。攜手同行。（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也）踐飛除。即閑房。（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陛也）華燭爛。幄幙張。（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左氏

傳曰子產以幄幙行）動朱脣。發清商。（舞賦曰動朱脣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也）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九秋之夕言其長也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蘇武詩曰懽樂殊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游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張衡應問曰貫高以端辭顯義論語子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西京賦曰輕死重氣結黨連群分分義也鄭玄禮記注曰遺士也）故田光伏劒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史記燕太子丹謂田光曰丹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曰諾退見荆軻曰吾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己今太子疑光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遂自剄公叔未詳）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左氏傳曰殺敵

（爲果致果爲毅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類相動也）威慴萬乘華夏稱雄（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尚書曰華夏蠻貊也）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田文孟嘗也無忌信陵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又曰應物無方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楚辭曰放志游乎雲中也）凌轢諸侯。驅馳當世。（呂氏春秋曰凌轢諸侯說文曰轢車所踐也）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說文曰揮奮也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劉邵趙郡賦曰呴氣成虹蜺揮袖起風塵文與此同未詳其本也）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子亮願焉。

（尔雅曰亮信也）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謂魏太祖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同量乾坤。等曜日月。（乾坤天地也張超尼父頌曰合量乾坤參曜日月也）玄化參神。與靈合契。（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今陛下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劇秦美新曰與天剖靈符地合神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國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韋昭曰九黎黎民九人尚書帝曰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孔安國曰三苗之民數干王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葦惠及乎黎苗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覆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東都賦曰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東京賦曰踵二皇之遐武薛綜曰踵繼也）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也）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毛詩曰嶞山喬岳也巢居巢父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常山居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時人號曰巢父也）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尚書曰俊乂在官國語曰秦后來仕韋昭曰仕於晉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舉不遺才。進各異方。（左氏傳曰楚子囊曰晉君舉不失選又曰不遺德刑杜預曰遺失也）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毛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流俗已見上華說已見文賦舊章已見東都主人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左氏傳曰舊章不可忘也）散樂移風。國富民康。（解嘲曰散以禮樂風以詩書記曰樂行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春秋說題辭曰盡精竭思國富民康也）神應休臻。屢獲嘉祥。（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總集瑞命備致嘉祥也）故甘靈紛而晨降。景星宵而

舒光。（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甘靈降鶡冠子曰聖人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寧景星光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爲景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也）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黿龍被文而見神女賦曰婉若游龍周易曰潛龍勿用又曰或躍在淵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廣雅曰聆聽也毛詩曰鳳皇鳴矣）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漢書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漢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廣雅曰厲高也）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邊讓章華臺賦曰舉英奇於側陋尚書曰明明揚側陋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巖穴已見上文）此寗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淮南子曰寗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

（此是劾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崖下趨拜尚立變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鄭玄曰以繩爲之綸）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陶唐帝堯氏也）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韡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杜預左氏傳注曰勸勵也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史記曰漢興已來受命於穆清蔡邕釋誨曰生穆清之世稟淳和之靈毛萇詩傳曰莅臨也）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薛君韓詩章句曰素質也言人但有質朴無治人之材也）今子廓尔身輕若飛（劉梁七舉曰先生昭然神悟霍尔體輕）願反初服從子而歸（楚詞曰進不入以離尤退將復修吾初服公羊傳楚莊王謂司馬子反曰吾亦從子而歸）

文選卷第三十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公九錫文一首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沖漠沖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耀世嘉其高也）嘉遯龍盤翫世高蹈（周易曰嘉遯貞吉尚書大傳曰盤龍賁信越其藏鄭玄曰蟠屈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皋使我高蹈也）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毛詩曰幽幽南山奧隱處也）於是殉華大夫聞而造焉（殉營也華浮華）乃勑雲軿驂飛黃（東京賦曰結飛雲之祫輅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於是飛黃服皁）越奔沙輾流霜（劉劭七華曰超重淵越流沙）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莊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司馬彪曰扶搖上行風也列子曰堅冰立散）旌拂霄堮。軌出蒼垠。（許慎淮南子注曰垠堮端崖也）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仲長子昌言曰聞上古之隱士或伏重岫之內窟窮皋之底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遂適沖漠之所居。（爾雅曰適之也）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廣雅曰崢嶸深冥也說文曰玄幽遠也）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嘲嘈張其前。（十洲記曰東王所居處山外有負海負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說文曰渾流聲也後衮切又曰濩雷下貌也胡郭切漢書曰取竹之嶰谷音義曰嶰谷崐崘北谷名嘲嘈深空之貌也嶰音解嘲音牢嘈音曹）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群鳴。聾其山。（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岳山尋竹生焉郭璞曰尋竹大竹也莊子曰地籟則衆竅是也聾其山謂衆聲既喧山爲之聾也蒼頡篇曰聾耳不聞也）衝飈發而迴日。飛礫起而灑天。（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東京賦曰飛礫雨散）於是登絕巘。遡長風。（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大山者也薛綜西京賦注曰遡向風也）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應瑒釋賓曰聖人不違時而遯迹賢者不背俗而遺功七啓曰感分遺身楚辭曰聊竄端匿迹也）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祕說文曰牒札也陳琳韋端碑曰撰勒洪伐式昭德音金冊已見西京賦）今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竄。（陸沉已見張景陽雜詩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論語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漢書曰夫人有生之最靈者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愁洽百年。苦溢千歲。（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何異促鱗之游汀濘。短羽之棲翳薈。（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將老弱處于窮澤漸漬汀濘當何聊賴汀吐

冷切說文曰濘絕小水也奴冷切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也）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列子楊朱曰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七啓曰說游觀之至娛）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列子曰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乃止）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說文曰歡喜樂也又曰腴腹下肥者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鑽屈轂之瓠。解踈屬之拘。子欲之乎。（言屈轂之瓠難鑽踈屬之拘難解今欲以辯而鑽解之也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轂往見之謂仲曰轂有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願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斟厚而無竅不可以受水漿吾無用此瓠爲也屈轂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山海經曰二負殺窫窳帝乃梏之踈屬之山桎其右足及縛兩手）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毛萇詩傳曰萃集也）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孝經曰參不敏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楚辭曰北有寒山卓龍赩然北方極陰故曰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禮記曰季夏之月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尚書曰嶧陽孤桐孔安國曰孤特生桐中琴也）既乃瓊巘嶒崚。金岸岬峭。（瓊巘玉山也魯靈光殿賦曰嵮崚嶒而龍鱗岬峭漸平貌也岬步迷切峭徒奚切）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淩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淮南子曰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高誘曰實地也廣雅曰蹠履也跖與蹠同）搖刖峻挺。茗邈苕嶢。（搖刖危貌也茗邈高貌也茗莫冷切）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朔與遡同已見上文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毛萇詩傳曰霏雪貌也霜亦雪類故通言之）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傅毅七激曰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於是構雲梯。

陟崢嶸。（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必取宋長笛賦曰搆雲梯抗浮柱郭璞方言注曰崢嶸高峻也）剪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又曰季冬之月律中大呂蒼頡篇曰剖析也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玄曰陽木生於山南陰木生於山北也）營匠斵其樸。伶倫均其聲。（營匠未詳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杜樹觀者如市匠伯不顧司馬彪曰石字伯說文曰斵斫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籥以聽鳳皇之音以比黃鍾之宮）器舉樂奏。促調高張。（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楊雄解嘲曰紛者高張急徵）音朗號鍾。韻清繞梁。（楚辭曰操伯牙之號鍾兮挾秦箏而彈徵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風俗通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淮南子曰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啓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中黃土色禮斗威儀曰少宮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爲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宮之際天援中徵以及泉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心爲火故曰龍火也左氏傳曰仲尼曰火猶西流禮記曰仲秋陽氣日衰）飛霜迎節。高風送秋。（栢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末猋風激其崖李尤七歎曰季秋末際高風猋厲）羇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左氏傳陳敬仲曰羇旅之臣論語曰小人懷土謝忱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舞賦曰若絙瑟促柱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廣雅曰揮動也鄭玄論語注曰危高也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陸機前緩歌行曰大客揮高絃意與此同也）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詠蒼頡曰哇謳也嚴節急節也漢書曰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奏緑水。吐白雪。（淮南子曰手會緑水之趍高誘曰淥水古詩也）

（宋玉風賦曰爲幽蘭白雪之曲）激楚迴。流風結。（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爲節也）悲蓂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鈌。（田俅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厤鄭玄詩箋曰悼傷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古詩曰四五占兎鈌）煢嫠爲之擗摽。孀老爲之嗚咽。（左氏傳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杜預曰寡婦爲嫠毛詩曰寤擗有摽毛萇曰擗拊心貌淮南子曰童子不孤婦人不孀高誘曰寡婦曰孀）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吹笙則鳳鳴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孫卿子曰昔者瓠巴鼓瑟而鱏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黃伯仁龍馬賦曰或有噓天慷慨骨騰肉飛說文曰噓吹噓音虛秣或爲蹀也）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舞賦曰天下之至妙）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楚辭曰彷徨兮蘭宮魯靈光殿賦曰乃立靈光之祕殿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雲屛爛汗。瓊壁青葱。（禮記曰疏屛天子廟飾也鄭玄曰屛謂之樹刻之爲雲氣王褒甘泉賦云耀照形之玉壁）應門八襲。琁臺九重。（毛詩曰乃立應門郭璞爾雅注曰襲猶重也汲古文曰桀作傾宮飾瑤臺韓子曰紂必爲九重高臺也）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徑百常而莖擢西都賦曰建金城之萬雉毛萇詩傳曰墉城也）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方言曰嶢高也郭璞爾雅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曹子建七啓曰迎清風而立觀國語曰秀出於衆秀出貌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凌山。（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魯靈光殿賦曰飛陛揭孽緣雲上征）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爲玉繩說文曰極棟也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

（軒長廊之牕也）頳素炳煥。紛栱嵯峨。（毛萇詩傳曰頳赤也說文曰棼複屋棟也棼與
紛古字通）陰虯負檐。陽馬承阿。（虯龍也楚辭曰仰觀刻桷畫龍虯馬融梁將軍西第
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廣雅曰錯厠也）
（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彩也）方疏含秀。圓井吐
葩。（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天牕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蕖張載曰疏刻鏤也秀謂華也）重殿疊
起。交綺對幌。（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牕也）幽堂晝密。明
室夜朗。焦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天
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覺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若乃
目厭常玩。體倦帷幄。（列子曰聲色不可常玩聞）攜公子而雙游。時娛
觀於林麓。（曹大家列女傳注曰竹木曰林山足曰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

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
恣歡。仰折神䕭。俯采朝蘭。（本草經曰白芷一名䕭許妖切）遡蕙風於衡
薄。眷椒塗於瑤壇。（邊讓章華臺賦曰蕙風春施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漢
書曰偏觀此眺瑤堂王逸楚辭注曰壇猶堂也）爾乃浮三翼。戲中沚。（越絕書伍子胥水戰
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毛詩曰宛在水中沚）潛鰓
駭。驚翰起。（蘇林漢書注曰鰓音魚鰓今呼魚謂之鰓猶呼車以爲軫也鄭玄詩箋曰翰鳥中豪俊者
也）沈絲結。飛矰理。（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毛萇曰緡綸也鄭玄曰以絲爲之綸周禮曰
矰矢用諸弋射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也）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
紫淵之裏。（歸翮鴻鴈之屬也淮南子曰夫鴻鵠背負蒼天膺摩赤霄上林賦曰紫淵徑其北）然
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杜預左氏傳曰縱放也毛萇詩傳曰弭止也）吹孤竹。

拊雲和。（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鄭玄曰孤竹竹特生者雲和山名）淵客唱淮南
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淵客習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漢書曰淮南鼓員四
人子虛賦曰榜人歌張揖曰船長也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也）歌曰。乘鳧舟兮爲水
嬉。（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璞曰舟爲鳧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象也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舫龍
舟）臨芳洲兮拔靈芝。（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樂以忘
戚。游以卒時。（論語子曰樂以忘憂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窮夜爲日。畢
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毛詩曰或
燕燕居息浩猶大也）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周禮曰西方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
劉植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毛詩曰九月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凝猶結也）

（禮記曰仲冬之月塗城闕築囹圄助天地之閉藏也）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
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劉向尚書五行說曰金西
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出軍行師西方爲金故曰金郊也國語虢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爾
乃列輕武。整戎剛。（輕武戎剛四車名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也不巾不蓋韓子
曰管仲之始治也桓公武車元戎已見上文輕武卒名也戎剛車名也東京賦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囋漢書曰衛
青令武剛車環爲營張晏曰兵車也）建雲髦。啟雄芒。（雲髦雲旆竿上施旄也上林賦曰連雲旆髦與
旄古字通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芒鋒刃也漢書賈誼曰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駕紅陽之飛燕。
驂唐公之驌驦。（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駿馬圖有含陽侯驃疑含即紅聲之誤也左氏傳曰唐成公有兩驌
驦馬馬融曰驌驦鴈也馬似之）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羽隊士負羽而
爲隊也羽獵賦曰蒙盾負羽而羅者以萬計翼左右甄也越絕書曰子胥兵分爲兩翼夜火相望）爾乃布飛羉。（或云）

（飛羅盧端切）張脩罠（爾雅曰𦊸罟謂之罛或作罠音旻夫然罛罠一以爲對恐互體廣雅曰罠兎罟也劉逵吳都賦注曰罠麋網也然張氏之意蓋同劉說罛或爲羅）陵黃岑挂青巒（爾雅曰巒隋山也郭璞曰山隋山長者荆州謂之巒）畫長谿以爲限帶流谿以爲關既乃內無跳蹊外無漏迹（廣雅曰跳通也七啟曰下無漏迹上無逸飛）叩鉦數校舉麾旌獲（周禮曰鼓鉦鳴鐲車皆行鄭玄曰鐲鉦也散爲陣列而行也漢書曰大校獵如淳曰合軍聚衆有幡校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鄭玄曰不在九旗之中周禮曰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鄭玄曰待獲射者舉旌以獲也）彀金機馳鳴鏑（說文曰彀張弓弩機弩牙也以金爲之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是也）剪剛豪落勁翮車騎競騖駢武齊轍（說文曰騖亂馳也駢並也毛萇詩傳曰武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轍車迹也）翕忽揮霍雲迴風烈（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舉戈林竦揮鋒電滅（東京賦曰戈矛若林廣雅曰竦立也）仰傾雲巢俯殫地穴（周禮有穴氏鄭玄曰穴搏蟄獸所藏者也）乃有圓文之豜班題之豵（毛萇詩傳曰豕一歲曰豜又鄭玄曰豕生三子曰豵然此豜豵指諸獸不專論豕也）鼓鬣風生怒目電瞛（瞛光也七從切）口齘霜刃足撥飛鋒（說文曰齘齧骨也胡狄切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鼿林蹶石扣跋幽叢（鼿以鼻搖動也五忽切郭璞爾雅注曰蹶動搖之貌也居月切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毛萇詩傳曰跋躐也扣跋或謂却伏也）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技（史記曰蜚廉以材力事殷紂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吳越春秋曰夫差使王孫聖占夢聖曰占之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椎椎殺聖張華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背負千二百斗）（沙）蹙封狶僨馮豕（淮南子曰伍胥曰吳爲封狶脩蛇小雅曰封大也方言曰南楚人謂豬爲狶爾雅曰僨僵也甫運切僨或爲擯非也王逸楚辭注曰馮大也）拉甝虪挫獬廌（爾雅曰甝

白虎虪黑虎張揖漢書注曰獬廌似鹿而一角也）勾爪摧鋸牙捭（淮南子曰勾爪鋸牙於是摯矣說文曰捭兩手擊也補買切）瀾漫狼藉傾榛倒壑（說文曰草編狼藉也）殞胔挂山僵踣掩澤（鄭玄周禮注曰四足死者曰胔爾雅曰僵仆也郭璞爾雅注曰踣前覆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掩覆也）藪爲毛林隰爲丹薄（鄭玄周禮注曰澤無水曰藪也廣雅曰草叢生曰薄）於是撤圍頓罔卷旆收鳶（鄭玄禮儀注曰撤除也頓猶捨也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周禮有虞人又有林衡孔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曰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張晏漢書注最功第一也西京賦曰犒勤賞功杜預左氏傳注曰犒勞也又曰韜藏也）肴駟連鑣酒駕方軒（說文曰鑣馬銜也西京賦曰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千鍾電釂萬燧星繁（孔叢子曰堯飲千鍾西京賦曰升觴舉燧既釂鳴鍾說文曰釂飲酒盡也）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而旋（鄭玄周禮注曰節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也）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爲之乎（封禪文曰天下之壯觀）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齎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爲鐵劒可乎於是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干將使之作鐵劒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陽劒見下文）邪谿之鋌赤山之精（越絕書曰越王勾踐有寶劒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劒者名曰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當造此劒之時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許慎淮南子注曰鋌銅鐵璞也徒鼎切精謂其中尤善者）銷踰羊頭鍱越鍛成（淮南子曰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許慎曰鋌銷生鐵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也鍱或謂爲鍱廣雅曰鍱鋌也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書劒手自署姓名尚書陳寵濟南鍛成蒼頡書曰鍛椎也）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說文曰煉冶金也賈逵國語注

（曰鑠銷也說文曰銷鑠金也辟謂疊之灌謂鑄之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劒長四尺王粲刀銘曰灌辟以數質象以呈）豐隆奮椎飛廉扇炭（越絶書薛燭曰當造此劒之時雨師灑掃雷公擊槖蛟龍捧鑪天帝裝炭思玄賦注曰豐隆雷公也王逸楚辭注曰飛廉風伯也）神器化成陽文陰縵（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者干將之妻名也干將曰吾師之作冶也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鑪之中莫耶曰先師親爍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揃爪投之鑪中使童女三百鼓槖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劒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闔閭甚重之）流綺星連浮綵豔發（綺光色也越絶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典論曰太子丕劒銘曰流采色似采虹釽齒掾切）光如散電質如耀雪（莊子曰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魏文帝大牆上蒿行曰我帶長寶劒光白如積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典論曰魏太子丕造素質堅而似霜造匕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鍔刃刃也字書

曰凝冰之絜也越絶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文煥煥如冰之將釋）形冠豪曹名珍巨闕（越絶書曰越王取豪曹薛燭曰豪曹非寶劒也夫寶劒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曹已擅名矣非寶劒也王取巨闕曰非寶劒也夫寶劒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劒也）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越絶書曰楚王作鐵劒三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引太阿之劒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軍頭畢白也）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韓非子曰負長劒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戰國策曰蘇秦曰韓卒之劒水擊鴻鴈越絶書曰勾踐示薛燭巨闕曰吾坐露壇之宮有駟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騰吾引劒而指之駟駕上飛揚不知其絶也）斷浮翮以爲工絶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浮翮鴻鴈也已見上注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韓卒之劒當敵則斬堅甲）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鄭玄毛詩箋曰模

法也）形震薛燭光駭風胡（越絶書爲燭吳越春秋爲蜀蓋一人也）價兼三鄉聲貴二都（越絶書勾踐示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户之都二可乎薛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一物況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户之都二何足言哉然實二鄉而云三者避下文也）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越絶書曰闔廬無道湛盧之劒去之入水行湊楚楚王卧而設湛盧之劒也秦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劒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后詔曰奮無前之威）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過秦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逃而不敢進史記趙良曰五羖大夫相秦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毛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崔琰大將軍夫人冠氏誄曰英雄景附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家語孔子曰舜之爲君四海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

而服之乎（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天驥天馬也驥或爲機傳玄乘輿馬賦曰九方不能測其天機列子伯樂曰九方臯之所觀天機也）稟氣靈淵受精皎月（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遯甲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春秋考異郵曰地生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眸瞯黑照玄采紺發（趙岐孟子注曰眸目瞳子也說文曰瞯戴目也音閑說文曰紺深青而赤色）沫如揮紅汗如振血（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也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猶奮也）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管青相脣吻秦牙相前皆天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有三十六尺四寸列子伯樂曰天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絶塵弭轍）爾乃巾雲軒踐朝霧（鄭玄周禮注曰

（巾猶衣也雲軒已見上）赴春衢整秋御（秋御秋駕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秋駕法駕也）蚪踊螭騰麟超龍翥（甘泉賦曰駟蒼螭兮六素蚪劉梁七舉曰天馬之號出自西域纖阿爲右御以術儀攬轡舒節凌雲先螭尸子曰馬有騏驎徑駿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駿）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李尤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鶩則莫若益野驌駒也）志凌九州勢越四海景不及形塵不暇起（劉廣世七興曰駿騏之馬影不及形塵不暇興也）浮箭未移再踐千里（浮箭謂漏刻也）爾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淮南子若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陽烏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

飲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爲鄧林）斯盖天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之山木禾山海經曰崑崙之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唐稷播其根農帝甞其華（尚書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賈誼曰神農甞百草之實教人食穀者也）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周禮曰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注曰鴈鶉鷃雉鳩鴿禮記曰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菽與鷄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彘）窮海之錯極陸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禮記曰加豆陸產也穀梁傳曰凡地之所生謂之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伊公伊尹也韋昭漢書注曰爨灼也庖子庖丁也）味重九沸和兼勺藥（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和九沸九變爲火之紀高誘曰紀節也味待火然後成故曰火爲之節也文頴上林賦注曰勺藥五味之和）晨鳧

露鵠霜鵽黃雀（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霜露降鵠鵽美南都賦曰歸鴈鳴鵽楚辭曰煎鰿臛雀王逸曰臛黃雀也）圜案星亂方丈華錯（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偏視口未能徧味也列女傳曰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也）封熊之蹯翰音之跖（左氏傳曰晉靈公宰夫胹熊蹯不熟禮記曰雞曰翰音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食其跖數千而後足也）鷰髀猩脣髦殘象白（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者巂鷰之髀孫炎爾雅注曰巂胡圭切說文曰髀股外也裨尒切呂氏春秋伊尹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髦象之約高誘曰髦髦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之美也髦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殘白盖煑肉之異名也崔駰博徒論曰鷰臛羊殘炙鴈煑鳧）靈淵之龜萊黃之鮐（七啓曰寒方苓之巢龜鹽鐵論曰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也漢書東萊郡有黃縣說文曰鮐海魚也待來切）丹穴之鷚玄豹之胎（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說文曰鷚鳥大鴝鶵列女傳陶荅子妻曰

南山有玄豹六韜曰殷君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也）燀以秋橙酤以春梅（左氏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杜預曰燀炊之也博物志曰橙似橘而非若柚而有芬香劉梁七舉曰酤以臨酯以客飽廣雅曰沾溢也酤與沾同也他兼切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商王帝辛皆謂紂也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六韜曰殷君陳玉杯象箸韓子曰紂爲象箸箕子曰象箸玉杯不盛菽藿者也）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爲生之法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者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即求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中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也）赬尾丹鰓紫翼青鬐（毛詩曰魴魚赬尾丹鰓已見上文上林賦曰揵鬐掉尾振鱗奮翼）爾乃命支離飛霜鍔（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司馬彪曰朱姓也泙漫名也益人名也泙普彭切霜鍔已

（見上文）紅肌綺散素膚雪落（七啓曰玄熊素膚又曰離若散雪）婁子之豪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楚辭曰蟬翼爲重）繁肴既闋亦有寒羞（蒼頡篇曰闋訖也周禮曰朝事之籩鄭司農曰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也）商山之果漢皐之榛（漢書曰四人者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已見西都賦漢皐已見南都賦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郭璞上林賦注曰榛亦橘之類也音湊或曰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龍眼如荔枝而小味甘又曰椰樹似檳榔實大如瓠裏有汁美如蜜核可作飲器殼即核也凡物內盛者皆謂之殼苦角切協韻苦豆切）芳旨萬選承意代奏（鄭玄周禮注曰選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奏進也）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盛引之荊州記曰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酒極甘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酃淥酒吳地理志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張華輕薄篇曰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醖酒）浮蟻星沸飛華蓱接（南都賦曰醪敷徑寸浮蟻如蓱）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博物志曰玄石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戰國策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也）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薛君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湎漢書谷永曰流湎媟嫚千日已見上文）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毛詩曰帝謂文王無然歆羨說文曰歆神食氣也方言曰煒盛也郭璞曰暐曄盛貌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之饌甘腊毒之味（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曰爽傷也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賈逵曰顛隕也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服腐腸之藥御

亡國之器（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務相彊命曰爛腸之食亡國之器象箸玉杯已見上文）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晉爲金德故曰金華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姬公文王也國語曰太上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孟子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王處岐已見思玄賦）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孔安國曰言湯有寬仁之德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離於畢者雨）皇道煥炳帝載緝熙（景福殿賦曰樂我皇道尚書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導氣以樂宣德以詩（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化陰多滯伏陽道壅塞人氣鬱閼筋骨攣縮作舞宣導之國語曰王將鑄無射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左氏傳曰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郯子曰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爲鳥師而鳥名也）王猷四塞函夏謐寧（毛詩曰王猶允塞猶與猷同已見上文爾雅曰謐寧也）丹冥投烽青徼釋警（丹南方朱冥也楚辭曰歷祝融於朱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徼東方也呂氏春秋曰禹東至青羌之野南至交阯丹粟范曄後漢書遼東徼外貊人冠右北平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中爲夷狄之界也）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王弼曰天下有道脩於內而已故却走馬以糞田東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採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而封齊）

（其功銘於昆吾之治也）群萌反素時文載郁（素樸素也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樸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文子曰黃帝之化天下田者讓畔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漁者不爭坻）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長揚賦曰士有不談王道者即樵夫笑之韓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皁臣僕僕臣臺莊子魏太子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唯劍士短後之服王乃說之也）六合時邕巍巍蕩蕩（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玄齠巷歌黃髮擊壤（埤蒼曰髫髮也髫與齠古字通也大聊切列子曰堯理天下乃微服游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毛詩曰黃髮台背爾雅曰黃髮壽也論衡曰堯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也）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音蒙也）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尚書曰五百里荒服又曰二百里流孔安國曰要服之外五百里也周書曰四夷九貊孔晁曰貊夷之別也）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秘府春秋說題辭曰蠻服流遠正朔不及盛德則感越裳重譯至也）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毛詩曰駿奔走在廟喻巴蜀曰稽顙來享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重譯見上文）于時昆蚑感惠無思不擾（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虫焉說文云蚑行也凡生之類行皆蚑也毛詩曰無思不服應劭漢書注曰擾馴也）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烏（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白虎通曰禽者何鳥獸之摠名明爲人所禽制也典引曰三足軒翥於茂林蔡邕曰烏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禮瑞命記曰黃帝服黃服戴黃冠齋于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漢書曰楚人謂多爲夥）有

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左氏傳蔡墨曰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也杜預曰孔甲少康之後九世之君也）萬物烟熅天地交泰（周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又曰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莊子徧謂周曰吾知道近乎無內遠乎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老子曰聖人被褐懷玉漢書賈山上疏曰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乃審象旁求於天下孔安國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也史記曰呂尚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將畋卜之曰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論語子曰臧文仲居蔡鄭玄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毛萇詩傳曰濟濟多威儀也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廣雅曰藹藹盛也）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爲與造化逍遙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嚴君平老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德與天地齊光）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莊子曰黃帝問廣成子廣成子蹶然而起司馬彪曰蹶疾起貌）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鄙夫已見西征賦司馬遷書曰請略陳固陋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莊子曰庚市子肩之毀玉也淮南子莊子后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鬭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閒而鬭者止）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呂氏春秋曰齊閔王病痏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屨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司馬彪莊子注曰痊除也）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家之屋（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覆曖障光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

應子（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至聞皇風載韙時聖道醇（杜預左氏傳注曰韙是也于匪切尚書曰政事惟醇孔安國曰醇粹也）舉實爲秋摛藻爲春（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曰吾不復樹德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今子樹其非人也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民或爲屋）余雖不敏請尋後塵（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應瑗與柏元則書曰敢不策駑敬尋後塵）

詔

詔一首　漢武帝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善曰言馬不良或奔或踶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塗聲類曰踶躡也杜計切）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被世譏論也善曰越絕書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也）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氣力乃能敗駕泛方奉切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跅音拓或曰音尺）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善曰察觀也察審知然後薦之也）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善曰桓子新論雍門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

賢良詔一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日月所燭罔不率俾（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孔安國尚書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也）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焉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教通四海海外肅愼（晉灼曰東夷傳肅愼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云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愼挹於甲切）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晉灼曰北發似國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河關之西善曰北發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氐羌來服鄭玄詩箋曰氐羌夷狄國別在西方也）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善曰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蝕星辰不孛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絕矣）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鳳凰麒麟皆在郊藪周易曰河洛出圖書聖人則之）鳴呼何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善曰尚書曰予唯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如淳曰猗詩曰猗歟那歟歟也猗美也偉大也歟辭也言美而且大）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善曰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故曰子大夫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冊（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禮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冊魏公九錫文一首（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獻帝時爲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魏）
（錫勗所作）
制詔（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爲法制也詔猶誥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使持節丞
相領冀州牧武平侯（魏志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封武平侯建安九年領冀州牧）
（也）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朕謂獻帝也左氏傳）
（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叔弔于衛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
（佗境尚書曰逷矣西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還都長安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傕追戰王）
（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幸聞喜七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郡有安邑縣聞喜縣然自聞喜入洛）
（必塗經河內河內本衛國河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也）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曰）
（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旗旒也贅猶綴也以譬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耳）宗廟乏祀社稷無

六百四十八　文三十五　二十　季重刊　刘彦事

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
（位也說文曰覬幸也覦欲也）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
（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
寐震悼于厥心（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假寐永歎楚辭曰心）
（震悼而不敢）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尚書曰臣作朕股肱）
（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又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鄭玄曰先正先臣爲公卿大夫也）乃
誘天衷誕育丞相（左氏傳甯武與衛人盟曰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誘天衷毛萇詩傳曰誕）
（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生也）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
（尚書周公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又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左氏傳然明曰鄭國其實賴之）今將
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

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
朝也（魏志曰董卓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等同時俱起卓兵彊莫敢先進太祖遂引兵西左）
（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閒王政又曰會于洮謀王室也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後及
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
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青州黃巾衆有百餘萬入兗州遂轉）
（入東平太祖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顓頊氏有不材子以亂天常）
（尚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勳克
黜其難（魏志曰韓暹楊奉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暹走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
（梁屯拔之）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
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

文三十五　二十一　季重刊　陳亮

（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曰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兆爲壇之營域也左氏傳五員曰少康）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
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魏志曰袁術字公路欲稱帝於淮南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
（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斬之左氏傳曰肆於民上杜預曰肆施也蘄縣屬沛在陳之東也）稜
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術爲太祖所敗欲至青州從袁譚）
（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鄭玄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傳曰民逃其上曰潰）迴戈
東指呂布就戮（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爲兗州牧建安三年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
（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長揚賦曰迴戈邪指南越相夷）乘軒將反張揚沮斃
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董卓以）
（爲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還昌邑張揚將楊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

中六

（邀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衆屯宛。太祖南征。軍育水。繡等舉降。左氏傳曰。楚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毛萇詩傳曰。沮壞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天子以紹爲太尉。會太祖迎天子都許。紹擇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也。）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寒心已見上文。周易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君執大節。精貫白日。（論語。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戰國策。唐雎謂秦王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魏志。建安五年。公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公擊瓊。斬之。紹衆大潰。紹棄軍走。毛詩曰。致天之罰。屆于牧之野。鄭玄曰。致天所以罰殛紂也。爾雅曰。殲盡也。醜衆也。）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說文曰。出溺爲拯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青冀幽并也。）袁譚高幹。咸梟其首。（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青州。又曰。建安十年。公攻袁譚。破之。斬譚。又曰。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曰梟。）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入海隝。又曰。黑山賊張燕率其衆降。封爲列侯。）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魏志曰。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遼西單于蹋頓尤強。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尚書周公曰。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孔安國云。崇重也。）束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君北征三郡烏丸。袁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巨祗等數萬騎逆軍。公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尚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即斬尚熙等。傳其首。管子曰。桓公征孤竹之君。懸車束馬。踰太行。至卑耳之山。）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

琮降。左氏傳。楚伯州犁謂鄭行人揮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廣雅曰。首向也。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齊楚。檄蜀文曰。匈奴屈膝請和。）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濵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超等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思賢賦曰。飄飄神舉。求逞所欲。小雅曰。殄盡也。毛詩曰。在泮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左耳也。羽獵賦曰。杖鏌鋣而羅者以萬計。長楊賦曰。來無邊城之災。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鮮卑丁令。重譯而至。箄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已見上文。張茂先博物志曰。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客吉。四曰箄于。五曰白屋。然白屋今之秼羯也。箄于今契丹也。本並以箄于爲單于。疑字誤也。箄音必計切。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漢書曰。卭筰請吏。比西南夷也。又曰。滇王降。請吏。然請吏請漢爲之置吏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左氏傳。史趙曰。舜重以明德。宣德於遠也。）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尚書曰。旁作穆穆。弗迷文武勤教。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又曰。文王罔迪兼于庶獄庶慎也。）吏無苛政。民不回慝。（禮記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哭於墓者而使子貢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左氏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曰靖譖庸回。服蒐慝。杜預曰。回慝惡也。）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尚書曰。敦敘九族。鄭玄詩箋曰。崇厚也。論語曰。繼絕世。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尚書曰。咸秩無文。）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法言曰。俗稱東方生之盛。其遺書蔑如也。毛萇詩傳曰。蔑

（無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左氏傳曰子魚曰昔武王選建明德以蕃屛周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殷人七族）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禮記曰以爲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又曰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又曰予欲左右有民）其在周成管蔡不靖（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又曰西土之人亦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左氏傳管仲對屈完之辭）世胙太師以表東海（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胙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左氏傳曰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戎輅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又曰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攢茅之田於是始啓南陽又范宣子曰晉主夏盟杜預曰爲諸夏盟主也）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二國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王室不壞繄伯舅是賴杜預曰繄發聲也）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沖子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尚書曰綏爰有衆曰士戲怠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尚書注曰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女六切）焉（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漢書宣帝詔曰朕以眇身奉承宗祖又曰託於兆民之上也）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尚書曰肆予冲人永思厥艱又曰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册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司馬彪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人應劭漢官儀曰金銅虎符五竹使符十范曄後漢書杜詩上書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符）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萇曰契開也鄭玄曰契灼其龜毛詩曰乃立冢社戎醜攸行毛萇詩傳曰冢土大社也）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尚書曰乃召畢公毛公孔安國曰畢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尚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鄭玄毛詩箋曰召伯姬姓也作上公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既下新傳命上故傳及印綬也尚書曰肅將天威又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爾雅曰允信也）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左氏傳宰孔曰且有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家語孔子曰唐叔封於晉以經緯其民王肅曰經緯猶織以成之國語泠州鳩曰爾民軌儀也）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杜預左氏傳注曰大輅金輅戎輅戎車也）君勸分務本嗇民昏作（左氏傳臧文仲曰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杜預曰勸分有無相濟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尚書曰惰農自安弗昏作勞）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韋昭漢書注曰滯積

（久也易曰富有之謂大業韋昭漢書注曰衮卷龍衣玄上纁下冕冠也周禮曰王之服屨赤舄青絇也）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杜預左氏傳曰尚上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少長有禮上下咸和（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孝經子曰上下無怨尚書曰用咸和萬人）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周禮曰小胥掌正樂懸之位諸侯軒懸鄭司農曰軒懸去一面也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諸侯用六杜預曰六六三十六人也）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尚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遠人回面華夏充實（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面内向漢書班固昭紀贊曰匈奴和親百姓充實也）是用錫君朱户以居（服虔漢書注曰朱户天子之禮也朱户赤户也潘勗集曰制詔魏公朱户納陛就所治作）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鄭玄周易注曰研喻思慮哲尚書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官才任賢群善必舉（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論語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漢書音義如淳注曰刻殿基以爲陛以有兩旁上下安也孟康曰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内之霤也）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尚書王曰正色率下）纖毫之惡靡不抑退（謝承後漢書曰李咸奏曰春秋之義貶纖介之惡采毫毛之善）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虎賁三百人已見上文）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國語敬姜曰太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昭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尚書曰降災于夏以章厥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孔安國尚書傳曰殛誅也）是用錫君鈇鉞各一（蒼頡篇曰鈇椹也質也又曰鉞斧也）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周易曰虎視眈眈楚辭曰引八維以自導也）揜討逆節折衝四海

（毛萇詩傳曰揜大也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諸侯則逆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子之謂也）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玈黑也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矣）君以温恭爲基孝友爲德（毛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又曰張仲孝友）明允篤誠感乎朕思（左氏傳曰高陽氏有子明允篤誠）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樽也以圭爲杓謂之圭瓚）魏國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尚書王曰簡恤爾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敢對揚天子休命）

文選卷第三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鎭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令

任彦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曄之齊世祖爲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蕭穎胄爲帝進梁王爲相國封十郡爲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

任彦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言梁武故曰具也）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諂臣日貴史記蒯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勳親親暱近尊賢）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言恩施既隆侔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物不荅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要不得不彊爲之名使荃宰有寄（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彊爲酬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彊爲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諭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遥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在昔晦明隱鱗戢翼（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内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而匿景）博通群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群藝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群籍揚子法言曰一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劒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凌雲士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屈一人之下伸萬夫之上唯聖人能焉）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七略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然似不能言者）文擅彫龍而成輒削藁（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赫子齊人齊人爲之語曰彫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如淳曰所作起草爲藁）爰在弱冠首應弓旌（禮記曰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褎然爲舉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孟子曰夫招士以旃大夫以旌）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閤祭酒王隱晉書曰周玘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隆昌季年勤王始著（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建武惟新締構斯在（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功隆賞薄嘉庸莫疇（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士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漢書曰琅邪邴曼容養志以自脩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輙自免去范曄後漢書曰馮異每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推轂樊鄧胡塵罕當夕起（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惟彼狡僮窮凶極虐（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嬖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僮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僮謂紂）衣冠泯絕禮樂崩喪（袁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既而

鞠旅誓衆言謀王室（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爲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誓衆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白羽一麾黃鳥底定（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爲係出師頌曰素旄一揮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甲既鱗下車亦瓦裂（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致天之屆拱揖群后（毛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典引曰欽若上下拱揖羣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德而稱焉）是以祥光揔至休氣四塞（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禁光出河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炒燿四方也）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論語比考讖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注曰入昴宿則復爲星）元功茂勳若斯之盛（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乎皇天）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所踐履也）帝有恧焉輶軒萃止（帝實馳也輶軒萃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楊雄答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鶉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長笛賦曰致誠効志）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固請梁王有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令修張良廟）

傅季友（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文史尤善文辭初爲建威參軍稍遷至散騎常侍後太祖收亮付廷尉伏誅）

綱紀（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門下也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況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也）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微管之歎撫事彌深（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周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爲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爲劉帝師也）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到說文曰出溺爲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廣雅曰軌迹也伊伊尹望呂望也典引曰以冠德卓絶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答賓戲曰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已見謝宣遠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吳都賦曰澒溶沆瀁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塗次舊沛佇駕留城（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爲留侯爾雅曰佇久也謂停久也）靈廟荒頓遺像陳昧（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雅曰昧闇也）撫事懷人永歎寔深（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寤寐永歎）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京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志其身謀身不志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爲原）擬之若人亦足以云（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廣雅曰抒渫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主者施行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一首（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記注曰崇尊也）尊本敬始義隆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爲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貶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太上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素風道業作範後昆（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郗正釋識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本支之

祚實隆鄗宗（毛詩曰本支百世揚脩牋曰述鄗宗之過言）遺芳餘烈奮乎百世（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感遠存往慨然永懷（李陵書曰能不慨然毛詩曰維以不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爲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酆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況瓜瓞所興開元自本者乎（毛詩曰緜緜瓜瓞）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遷中書郎世祖疾融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爲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爲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至文也）或揚旌求士或設簾待賢（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鞀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鍾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化二都威教克平餘烈已見上文）朕夤奉天命恭惟永圖（爾雅曰夤敬也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祗懼（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祗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熹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子大夫選名昇學利用賓王（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大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令）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尚書曰若作和羹尒惟鹽梅）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

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良以食爲民天農爲政本（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尚書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勸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氾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爲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爲紘一條屬兩端也）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氾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之輒藺之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菖菖蒲水草也）清甽泠風述遵無廢（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夬必中央師爲泠風高誘曰泠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夬決也必於苗中央師師然肅泠風以搖長也）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爲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沿緣也）兼貧擅富浸以爲俗（漢書曰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令爲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爲俗豈不謬哉）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也）舄鹵可腴恐時無史白（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爲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興廢之術矣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矢厥謨孔安國曰矢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敬法卹刑虞書茂典（尚書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自萌俗澆弛法令滋彰（莊子曰唐虞始爲天下澆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澆與澆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肺石少不冤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周禮曰肺石達窮民鄭司農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尚書旋璣鈐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訴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朕所以明發動容具食興慮（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左氏傳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永念晝冠緬追刑厝（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徒以百鍰輕科反行季葉（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韓子曰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爲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歌雞鳴於闕下稱

仁漢牘。（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鷄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鷄鳴晨風之詩然鷄鳴齊詩舉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二途如爽。即用兼通。（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昌言所安。朕將親覽。（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泉流表其不匱。貿遷通其有亡。（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貿遷有無化居）既龜貝積寢。緡繈專用。（漢書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帝初筭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釜千繈孟康漢書注曰繈錢貫也）世代滋多。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三分或至一倍也）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洊歲之貲。（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史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洊飢字書曰洊仍也）惟瘼卹隱。無捨矜嘆。（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人隱而除其害也）上帝溥臨。賜朕休寶。（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命卭斜之谷。開而出銅。（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悛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從之）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拜孔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釋其耒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充都內之金。紹圜府之職。（桓子新論曰漢宣已來百姓賦錢壹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漢書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將繼太公之職事也）但赤側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言今欲爲錢若赤側則奸巧學鑄深爲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

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側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貲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權其輕重也）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息心研慮推變見事）又問治歷明時。紹遷革之運。（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曰去殷之惡就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改憲勑法。審刑德之原。（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旋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迮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周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淮南子曰冬至爲德夏至爲刑）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詳）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言司歷之官廢也嵎夷昧谷已見上文）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言五德之次土也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劒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方言曰軫謂相乖戾也）朕獲纂洪基。思引至道。（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尚書序曰恢引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尚書

（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尚書曰克明俊德又曰欽若昊天）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禮記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黑馬曰驪禮記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玄曰以建丑之月爲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尚書旋璣鈐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籙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讖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序九序惟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故卹貧緩賦。省繇慎獄。（應劭曰繇者役也）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惟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謠。（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張堪字君游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無褐無衣。必盈七月

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褐無衣何以卒歲）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登爾於朝。是屬宏議。（漢書詔策晁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難蜀文曰必將崇論宏義）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尚書曰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上叶星象。下符川嶽。（春秋漢含孳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然後沿才受職。揆務分司。（爾雅曰揆度也）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左氏傳郯子謂昭子曰少皞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五雉爲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也鄭玄孝經注曰忒差也）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歷茲以降。游惰寔繁。（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綏五寸游惰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若閑冗畢弃。則橫議無已。（荀悅申鑒曰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

（客耳）何則可脩。善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愼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袁渙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爲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績。（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癉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人爲邑起冢立祠）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爲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音義曰文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爲吏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阽危已見謝朓八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是以賈誼有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曰吏能爲善則人必能爲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以賈琮爲冀州刺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鶵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爾今虫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

東西散去）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漢書曰吾丘壽王爲東郡尉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豈薪槱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尚簡。（毛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悉意正辭。無侵執事。（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爲有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樂飢樂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列。（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况文史也）弃本殉末。厥弊兹多。（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爲歌頌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豈欲非

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可與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孝經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尚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王隱晉書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宋人失馭淮汴崩離（荅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納其款關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為賦黍苗季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集睦豈惟獘邑周禮曰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王逸楚辭注曰遽競也）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之搖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

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天下有十二州齊得其七故謂北境為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爾雅曰階因也）進謀誦志以沃朕心（言進嘉謀當謂誦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撢人掌誦王志導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諭說諸侯撢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因藉時來乘此歷運（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當扆永念猶懷慙德（禮記曰天子當扆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何者百王之弊齊季斯甚（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秦季謂末年）衣冠禮樂掃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棄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斲雕刓方經綸草昧（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琱而為樸蘇林漢書注曰刓音角之刓與刓剸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草創也昧昧爽也）採三王之禮冠屨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植懸）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裨諶草創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

（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每時入芻藁，歲課田租（漢舊儀曰民田租芻藁以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藁）愀然疚懷，如憐赤子（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月賦曰悄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人道遥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漸登九年之畜，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歛財賄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三道賓王已見上文）斯理何從，佇聞良說（顏延之策秀才文曰廢興之要敬佇良說）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禮記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閉戶自精，開卷獨得（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牖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語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誡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墨子曰早朝晏罷斷獄治政也）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閒無事弃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直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月之餘）上之化下，草偃風從（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惟此虛寡，弗能動俗（蔡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誡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雖德慚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漢書贊曰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好馬矣於是不能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又子張見

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輜軿青紫，如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軿紫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軿車前衣車後爲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惰遊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及季杪天下欲反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言古者收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凰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咸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收罔勗弗及苟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引奬之路，斯既然矣（小雅曰奬勸也）猶其寂寞，應有良規（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此聖人也）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史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子曰晚世風流終敗禮廢義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引（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曰介特也漢書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於士民之上也）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詔不得以赦令除）睚眦有違論輸左校（漢書曰原涉好殺睚眦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咸字子康年十八以父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父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父迺不復言元帝擢咸爲御史中丞後爲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爲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贓罪狼籍膺表欲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校令丞）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漢書景帝問鄧公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聲類曰讜善言也）將恐引長之道別有未周（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爲桓温司馬不存小察盡引長之風）悉意以陳極言無隱（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愼問其故無隱乃情）

文選卷第三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　善注上

表上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爲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駮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駮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羊叔子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事表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薦禰衡表

孔文舉（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也乂治也）旁求四方以招賢俊（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昔世宗繼統將引祖業（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曅曅思引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也）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遭遇厄運勞謙日昃（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維嶽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曰卓躒諸夏卓躒絶異也躒力角反）初涉藝文升堂覩奧（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引羊潜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漢書曰桑引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爲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爲尚書令）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史記趙簡子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使卓然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坌涌貌也坌步寸切）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滅賊）終軍欲以長

纓。牽致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綬小者爲冠纓、）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爲析翳、）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万儛、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迩人安、）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飛兎騕（烏鳥）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呂氏春秋曰、飛兎騕褭、古之俊馬也、又曰、古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褐見、）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爲丞相、後主即位、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徂。（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爲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反）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爲侍中、又白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爲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

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己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荊州圖副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言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柯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爾雅曰獎勸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與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咎。以章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矣）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足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

（移也爲王卿士勳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三世謂文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際（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于百姓）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爲東藩）身被輕煖口厭百味（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毛詩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裏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故啓滅有扈（戶）而夏功昭（尚書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成克商奄而周德著（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今陛下以聖明統丗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假周之令德以

喻魏之先王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涌）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滸王命邵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高鳥淵魚喻吳蜀二主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及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弇古含切）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爲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卿）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尸子曰禹興利除害爲萬民種也）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禰衡表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耀丗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漢書文也）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

未尅爲念。（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也）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瓚漢書注曰統由揔覽也）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云馬黑色曰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鄭玄毛詩箋曰馘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衆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傅武仲與荊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說文曰圈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攘卻也謂卻扱衽也左氏傳曰子朱撫劍從之）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七發曰凌赤岸篲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敦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三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懽也羣臣纓皆絕盡懽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繇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臣

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代。（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謚曰威）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俛而長鳴知伯樂知己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爲君長鳴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王逸曰於悒啼貌）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玄編）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也）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是以敢目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因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論語文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踈。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爲政治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爲散爾雅曰爽差也）親親之義寔在敦固（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尚書曰放勳欽明）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群后百僚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鼇迭爲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郎吏請作四五番）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己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謝承後漢書曰桓曄鄙管氣類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誰爲行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詩傳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然天寔爲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風文）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垂詔（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無膏沐）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組佩

青紱（朱組綬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卬曰張安世持橐簪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簪筆從也）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承答聖問拾遺左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宴群臣嘉賓也）中詠棠棣匪他之誡（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下思伐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每四節之會塊然

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不知泣涕之橫集）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也）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文子曰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棄予）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章明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慺慺謹慎也）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棼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聽已見自試表）

讓開府表

羊叔子（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爲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昨出爲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爲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臣自出身已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爲從事中郎遷中領軍事兼內外）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王隱晉書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爲引訓太后）誠在寵過。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猶曲也孔融荅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

（下妄不與郊弔）得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板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沓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抑爲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爲愧已殃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籍爲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絜身修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引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曰正色率下）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公家服事新序閭丘卬曰士亦華髮墮領而後用耳）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喻君已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爲都督荊州諸軍事）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事表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事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爲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行年四歲舅奪母志（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文子冠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字書曰祚福也）外無朞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

之僮（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煢煢獨（一作孑）立形影相弔（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

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毛詩曰既優既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揚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廣雅曰奄困迫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鷃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僥倖僥與徼同古堯切）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隕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必嫁是疾病曰必爲殉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爲平原內史到官上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爲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本吳人出自敵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弥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屆）擢自群萃累蒙榮進（國語曰群萃而同處）

（賈逵曰。萃亦聚也。）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駿誅。徵爲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又爲著作郎。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服冕乘軒。仰齒貴游。（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振景拔迹。顧邈同列。（臣瓚漢書注曰。邈。凌邈也。）施重山岳。義足灰沒。（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而橫爲故齊王冏（九永）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冏。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冏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司馬遷書曰。深幽囹圄之中。）臣之微誠。不負天

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王隱晉書曰。袁瑜字世都。）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文羆。）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顧榮字彥先。）汝陰太守曹武。（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岐（作崎）嶇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冏黨。岐嶇艱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跡。可以當面。）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蕞爾之生。尚不足吝。（左傳。子產曰。諺云。蕞爾之國。杜預曰。蕞。小貌也。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天威已見上讓開府表。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莫大之釁。日經聖聽。（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威如霜。已見西征賦。苟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楊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朝曰。紆青拖紫。拖。徒我切。）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中謝。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跼。音局。蹐。精亦切。）不悟日月之明。遂

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爲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爲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

（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忝所宜忝竊（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忝之萌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忝）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天衢已見上薦禰衡表輦轂已見上求通親親表）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愍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左傳邾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圖于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易緯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范曄後漢書袁紹上䟽曰洛邑乏祀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也）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引振遐風式固萬世（牽秀衛公誄曰仰睎遐風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世謂景宣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

永嘉之際氛厲彌昏（永嘉懷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荅賓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爲下所執持東西爾）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爲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上求通親親表禮曰服膺拳拳）玉質幼彰金聲夙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王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家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尚書曰家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

（曰傒我后后來其蘇）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其悔禍于許）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曜寇長安）敢肆犬羊凌虐天邑（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群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干寶晉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荀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於是見害謝承後漢書序曰黃他求沒將投骸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再謂懷愍二帝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爲者敗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小雅曰載事也）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芋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三世謂邁至琨也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叅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竇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隕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注莊子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思泣血）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啓聖見下注）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鹽鐵論曰定傾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史記曰秦更民名曰黔首）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天下嚻然無所歸懷（班固漢書贊曰海內嚻然喪其樂生之心）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爲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共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爲左毛詩曰奄有龜蒙）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

（刑也柔服德也）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尚書曰汝不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百揆時敘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澆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毛詩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堯德化布于四海仁惠被于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爲臣妾）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爲一心君曾無與二何暇有三乎）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與之獻无異親民无異望矣）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

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苔賓戲曰用納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慶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枚莫邪而羅者万計矣）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爲計万姓爲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節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書曰允恭克讓）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与荑通左傳薳子馮曰所謂生死而肉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爲大將軍蕭何曰幸甚）臣琨臣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顯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二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

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无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与覦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覦欲也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隙閒隙也）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横議谷永集曰國家久無繼嗣天下无所繫心）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欲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内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僖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呂甥曰將若君何眾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深謀遠慮。出自胷懷。（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曩時之士也）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覲人神開泰之路。（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温嶠（王隱晉書曰温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主簿臣辟閭訓。（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爲幽州刺史）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爲清河太守）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第三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　善注上

表下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
殷仲文自解表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爲蕭揚州薦士表
爲褚蓁讓代兄襲封表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孫盛晉陽秋曰張悛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爲孫氏置守冢人悛爲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悛爲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酈生曰昔湯放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春秋征伐

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爲郡而修齊之宗廟）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愚廢（成湯夏禹賢興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論語曰繼絕世柔服）（已見劉琨勸進表）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王爲發喪哭臨而去）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與疾顛禮之若舊（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爲魯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爲武）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主館與相連）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雖三五引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揚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

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罔極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爲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真）威震群狄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漢書曰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爲采薪者所踐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二君堅策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頹毀掃除塋壟求以爲常

讓中書令表（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何法盛晉書潁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爲中書郎肅祖欲使爲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中州爲洛陽庾氏潁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爲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爲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散）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奔異常之顧（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娉亮妹爲皇太子妃國士婚姻已見懷舊賦）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沐浴已見上求自試表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爲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先帝謂元帝也登遐已見上文）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也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秋曰庾亮明穆皇后之

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無私、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注。）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桓思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而視也。）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闥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音呂。）外揔兵權。（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膂。賈逵國語注曰、膂、脊也。）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爲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爲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爲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爲丞相。）朝士

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己知弊。（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也。）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尚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爲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爲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

（之君食之。韋昭曰：三，君父師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伏惟大晉應符御世，（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讖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神州見吴都賦注。）兎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毛詩曰：肅肅兎罝，施于中林。鄭玄曰：兎罝之人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也。（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愍。阮瑀爲曹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爲此。）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温伐勢，勢出軍戰于柞橋，軍敗，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已見上文謝朓八公山詩。）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音蜀）於亡齊之境。（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則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亨。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淈其泥而揚其波。渭水已見西征賦。）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道消顛沛已見謝平原內史表。）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遷喬已見劉琨荅盧諶詩。）凶命屢招，姦威仍逼。（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也。）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朝露已見上求自試表。）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佚道，志絜如玉。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杜門絕迹。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說音悅。）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漢書曰：園公、綺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管寧遼東已見謝朓郡內登望詩。博物志：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今西土以爲美談。（西土，蜀也。）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琰書諫文帝曰：盤遊滋侈，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頹於百代。）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借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記曰：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也。）驚飇拂野，林無靜柯。（家語：吾丘曰：樹欲靜而風搖之。）何者。

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李陵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遂乃宴安昬寵。叨昧僞封。（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求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爲楚王、備九錫之禮、玄到姑熟、朝臣勸進、玄遂篡位、）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鎮軍、宋高祖也、）匡復社稷。大引善貸。（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社稷、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蛾微命力何固、）（三驅已見東都賦、）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縶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縶維已見上文、）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惟力是視。（惟力是視、已見東京賦、）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曰、何有何無、僶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新、已見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憲章既明。品物思舊。（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品物已見歎逝賦、）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尚書曰、予心顏厚有忸怩、）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上庾元規讓中書令表、）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湄、）將届舊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爲雍州、）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遡洄從之、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袁術方命圮族、津塗四塞、）伐木通逕。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鍾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鞠爲茂草、已見西征賦、毛詩序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廛里蕭條。鷄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鷄鳴狗吠之聲、）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劉琨荅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邙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祖將伐羌、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既開翦荊棘。繕修毀垣。（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荊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竚、）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冲、東莞人、爲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王隱晉書。衞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爲務。）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僶俛也。）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沈約宋書曰。穆之爲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敷贊百揆。翼新大猷。（尚書曰。納于百揆。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惟邇言是聽。）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

好。鄭玄曰。居軍中爲容好也。）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橈于下也。）方宣贊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蜀志曰。偉度姓胡。爲諸葛亮主簿。故見褒述。尚書曰。三事大夫。敬爾有官。）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寵靈已見江淹雜體詩。）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未弭乎。）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爲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闚闟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之行。晉無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爲上。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素。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狐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舅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甘。）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也。寧濟已見曹植責躬詩。）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三輔決録曰。茂陵馬氏代襲茅土。）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

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録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毋丘儉表曰。禹卨之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

愛降家人之慈。（蕭子顯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世祖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曹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武皇大漸。實奉話言。（尚書曰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毛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睫故曰自見之謂明）愚夫一至。偶識量己。（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值也庾元規表曰仰覽殷鑑量己知弊）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玉几見下句）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又曰后憑玉几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

（嗣君謂鬱林王也爲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棄常而妖興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之由已見王仲宣贈文叔良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東牟侯又曰武帝遺詔封博陸侯）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負社稷）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左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謂鬱林猖蹷顛躓也孫盛晉陽春秋曰郤超假還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非臣之尤。誰任其咎。（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吳都賦園陵已見上張士然表）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左傳楚薳啓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坐以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卞壼表曰豈敢干祿位以徼時榮乎宴安已見上解尚書表）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述曰長平桓桓上將之元神州已見上薦譙元彥表鄭氏毛詩箋曰儀則刑法也）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令）且虛飾寵章。委成御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爲虛飾之煩詩曰予曰有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雎謂楚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況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毋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爲我擔）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

魴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也）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七略曰位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詔紀陟曰故特任使莫復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光宅已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爲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殞越于下）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鉅平羊祜永昌庾亮並見上表）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又曰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引議酌己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諱誠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任昉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嘗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張載贈虞子玖詩曰輶車運在輪飛骨須六翮）進謝中庸退慙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彫蟲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負書燕魏空殫菽粟（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橐孟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躡屩（脚）齊楚徒失貧賤（史記虞卿躡蹻檐簦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蹻草履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屩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持斧作牧以意茲興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漢書賈山上書曰秦赭衣半道群盜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万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除名為民知井臼之逸（孫盛晉陽秋曰劉引領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也）百年上壽既曰徒然（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閑門荒郊再離寒暑（閑門已見恨賦毛詩曰載離寒暑）兼以東皋數畝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皋之沃壤輸黍稷之餘稅朝夕已見江賦）關外一區帳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外人又曰楊雄有宅一區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楊惲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曰楊雄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祿微賜金而懽同娛老（賜金娛老謂疏廣也已見張景陽詠史詩）折芰燔枯此焉自足（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芰而坐以蒲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漢書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涘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臣釁等離心功勲同德（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泥首在顏輿櫬未毀（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輿櫬即輿櫬也已見潘安仁贈

（陸機詩）締構草昧。敢叨天功。（締構見魏都賦。易曰。天造草昧。鄭玄曰。草。草創也。昧。爽也。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獄訟謳謌。示民同志。（獄訟謳謌已見劉越石勸進表。）而隆器大名。一朝揔集。（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顧己反躬。何以臻此。正當以接閑白水。列宅舊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吴漢。南陽人也。爲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也。）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東觀漢記曰。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車駕幸祐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上初學長安。南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爲之邸。閣稽疑。貧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俯拾青紫。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陸機顧譚誄曰。遷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遠惟則哲。在帝猶難。（尚書咎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漢魏已降。逹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奬訓士類。其奬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奬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習鑿齒襄陽耆舊傳記曰。龐統爲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即爲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魏志曰。王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文賦。論語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在魏則毛玠公方。居

晉則山濤識量。（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爲尚書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量公正。魏氏春秋曰。山濤爲選曹郎。遷尚書。）以臣況之。一何遼落。（世說。袁彥伯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勢。）齊季陵遲。官方淆亂。（毛詩序曰。禮義陵遲。莊子曰。是非之塗。樊然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金章盈笥。未詳。虞預晉録曰。趙王倫篡位。時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座。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論語子曰。舜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責成而不勞。）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爲文。）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何守關中。後爲酇侯。范曄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日以親。封禹爲酇侯。）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冑。禮義是創。通爲稷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從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繫弓戟。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爲。還言方作攻具。上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爲上蔡侯。漢書。鄂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或盛德如卓

茂或師道如桓榮。（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陽卓茂爲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爲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五侯外戚。且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引自海瀕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不遇賦曰若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爲吏部郎徙吏部尚書徐兗二州刺史）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元帝也）位裁元凱。任止牧伯。（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高祖少連。夙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所富者義。所乏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逢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劉璠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爲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爲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然日當爲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

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方之微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惟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爲國爲身。（尚書伊尹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悴）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書甄彬奏曰不宜違人之素志）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爲蕭揚州薦士表（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劉璠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導滯。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掩聽也絻古冕字絖古纊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爲符璽以信之）六飛同塵。五讓高世。（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從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桓元子薦譙元彥表毛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司馬遷書曰僕之先

（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海內荒亂立爲世師）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之實桓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嘗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詰之）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爲味）五聲倦響。九工是詢。（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九工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寢議廟堂。借聽輿皁。（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得不肝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輿皁已見射雉賦）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徼倖已見李令伯表）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裁老而不倦）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太冲詠史詩曰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爲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神清氣茂。允迪中和。（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錡狀曰錡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昔以放任爲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居無塵雜。家有賜書。（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辭賦清新。屬言玄遠。（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毛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在貧賤不患物不疎己親疎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養素丘園。台階虛位。（養素已見謝宣遠送孔令詩）庠序公朝。萬夫傾望。（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曹植求通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臧榮緒晉書曰荀顗字景倩潁陽人也魏太尉彧之第六子黄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顗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郡南鄭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復爲李公矣）前晉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六歲解屬文梁興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諸議）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爲官傭寫書投筆嘆曰丈夫獨不效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漢記耕或爲研范曄漢書曰班超爲官傭書以供養吳志曰闞澤字德潤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偏）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爲牒編用寫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爲經）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孫綽

（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眞僞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雲讓表）甘泉遺儀。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范曄後漢書曰鄭引爲尚書令引前後所陳有補益著之南宮以爲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爲中郎將將兵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无所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豈直鼮（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摯虞三輔決錄注曰竇攸舉孝廉爲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鼮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祕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騭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策文驗校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暕坐鎮雅俗。引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訪對爲世純孺太玄經曰爰質所疑宋衷曰質問也）

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解嘲曰鄒衍頡頏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述曰用合時宜器周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蕭子顯齊書曰褚蓁字茂緒爲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賁子霽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蓁本辭多冗長）

任彥昇

臣蓁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勳蔭。光錫土宇。臣賁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弈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吳都賦曰輕脫屣於千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引義有歸。（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爲理屈。（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奮字釋通兄根常被病純病困勑家丞翕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書奮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翕移臣又曰丁綝爲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且先臣以大宗絶緒。命臣出纂傳

統。（禮記曰繼別爲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稟承在昔。理絶終天。（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攢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而子不反）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賁高延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絶。（丹款已見庾元規表）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耳。（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西征賦曰。光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勑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祕書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爲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七略曰。西河燕趙之間。）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尊主。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舜。已見曹子建通親親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東觀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荊州圖曰。陰令劉熹。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爲立碑刻銘。然寔爲太丘宰。故曰一城也。）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虞育夏。甄殷陶周。）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爲丞相。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也。）嚴天配帝。則周公其人。（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五教以倫。百揆時序。（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易云。日新之謂盛德。）琴書藝業。述作之茂。（漢書曰。鄭敬。字次都。琴書自樂。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嘗問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爲善最樂。上嗟嘆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人之云亡。忽移歲序。（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鵾鷄東徙。松檟成行。（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嬿子良。而周公有居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鵾鷄以諭焉。吳均齊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嬿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鵾鷄。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鵾鷄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子良爲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爲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人蓄油素。家懷鉛筆。（油素。已見吳都賦。葛龔與梁相牋曰。曹褒寢懷鉛筆。行誦文書。）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五官中郎將

（詩曰望慕結不解）昔晉氏初禁立碑（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爲之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歎（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爲齊國內史爲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郡齊人欲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廷聞之尤嘆其惠）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如仁微管並見上傅季友修張良教）故太宰淵丞相嶷親賢並軌即爲成規（褚淵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爲建立碑第二子恪託沈約及孔稚珪爲文）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驆長陵輶軒不知所適（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蠋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値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其二乃辟）慮先犬馬厚恩不荅（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填溝壑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而弊帷毀蓋未葬螻蟻（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爲王先用填黃泉爲王作蓐以御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陛下引獎名教不隅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北陵（南浦迎喪北陵送葬）既曲逢前施實仰覬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爲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勳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已下

文選卷第三十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鄱陽胡氏果泉手校
廣圻審定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彥昇奉荅七夕詩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爲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溉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秖爲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爲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迎蹇叔於宋，（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來丕豹、公孫支於晉。（左氏傳曰晉郄芮丕鄭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号商君）

（卬五剛切）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王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王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縣也蓋秦令人據之也）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成皐縣名周之東境）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爲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史記曰惠王卒韓魏齊楚皆賓從）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爲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爲華陽君魏冉爲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昭王乃免相

（國逐華陽君關外。）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春秋保乾圖曰。光闓害。蠶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累也。）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疏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隨之寶。（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將作鐵劍二枚。二曰太阿。）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徒河切）之鼓。（孫卿曰。纖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記注曰。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良駃（決）騠（啼）不實外廄。（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爲獻。廣雅曰。駃馬屬。）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切）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傅珥也。說文曰。珥。瑱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臣。以別之。他皆類此。）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說文曰。甕。汲瓶也。於貢切。說文曰。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缶。甫友切。）鄭衛桑閒。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閒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棄叩缶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濟之謂。）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粮者也。（戰國策。范睢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

（有曲臺殿）懸衡天下（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群臣也）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晩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子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爲王號爲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蘄以耳爲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爲援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兎（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兎）闘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絶（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也）何則彊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爲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爲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爲河間王至子哀王无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爲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爲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閔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爲列侯後齊文王薨无子於是分齊爲六將閭爲齊王惠爲濟北王賢爲淄川王雄渠爲膠東王卬爲膠西王辟光爲濟南王也）城陽顧於盧愽（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爲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軌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憤不能爲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爲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胡馬遂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要擊我南郡）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爲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討雖使當爲乃使越人當爲吳人輙當爲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善曰底與砥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无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遊者爲之談說）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奸（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善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鵰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夫全趙之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爲三）武力鼎士袨（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服虔曰袨服大盛也黄服也臣瓚以爲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不能止幽王之湛患（韋昭曰高帝子幽王

（友也呂后殺之湛今沈字也）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臣瓚以為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褕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孝文帝於骨肉厚也）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叅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為梁王也然叅揖皆少故云壤子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瑋其肥盛晉書注以瑋為諱）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新垣過計於朝，（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

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願大王熟察之。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善曰畏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食者干歷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刖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

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計謬故令後之）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榼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善曰史記曰荊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有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首何如於期曰爲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於期遂自剄徐廣曰揕丁鴆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讒短也）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孟康曰敬重蘇秦雖有讒惡王更膳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

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鼻孔）脚於宋。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臏膝蓋也）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善曰史記曰范睢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睢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爲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使舍人笞擊范睢折脅摺齒睢得出亡入秦爲應侯廣雅曰摺折也力合切）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雍一龍切）徐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曰論語讖曰徐衍負石伐子自貍守分亡身握石失軀宋均曰貍猶殺也力之切）不容身於世。（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爲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鄒子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

銷骨。（國語泠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亡積毀銷骨謂積讒）（善曰毀之言骨肉之親爲之銷滅）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彊盛史記曰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帝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爲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刳姙者觀其胎產）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猒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鞮也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袪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郤畏偪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袪袂也勃鞮字伯楚）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劒而自殺）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善曰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王竭知謀示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善曰於士所求無所愛惜也）則桀之猶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善曰戰國策刀鞮謂田單曰跖之猶或吠堯非其主也吠音吠並同）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張晏曰柢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柢音蔕善曰廣雅曰蟠曲也囷去倫切離薄綦切奇音衣）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秖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或爲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

挾伊管之辯（善曰伊尹管仲）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達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讖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爲卑辭所牽制戰國策蘇秦曰卑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文）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善曰戰國策曰荊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爲內臣如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周文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爲太師史記曰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俱爲師也）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遘卒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義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墻之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爲左右便辟侍帷墻臣妾所見牽制說文曰墻垣蔽也然帷妾之所止墻臣之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遠不可羈繫也）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己采踈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踈此焦之有哉弃其踈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踈即古蔬字）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磨石也論語撰考讖曰子罕言利利傷行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岨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善曰車塵言清尊之意也）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郊之日汜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橛而後鞭策之威）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爲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

（避危於无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欄瓦墮中人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舜无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无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无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无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

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臣敢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善曰曾子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矣）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卵棊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也）變所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保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日合符）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无窮之極樂（善曰弊猶盡也）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師古曰走趣也走音奏）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影不離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孫卿子以爲涓蜀梁）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漢書音義或曰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善曰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自來（善曰自從也）太山之霤（力救切）穿石殫極之紞斷幹（晉灼曰紞古綆字殫盡也極之綆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爲汲者所契傷也）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惠也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蘖足易去也莊子曰橡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曰搔抓也字林曰搔先牢切抓壯交切）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礱磨也龍若力公切尚書注砥磨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戎爲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南距羌莋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嶲東北君長十數莋都最大莋在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六國乘信陵之藉（善曰漢書音義曰无忌常摠五國却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莋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蚋而銳切齒猶當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謂誅晁錯也錯爲御史大夫故曰三公）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韋昭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善曰錯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興軍遠行也軍一爲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爲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兾十分之中得半安全）不然漢知吳有

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善曰、吳饟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地里志有魯國及東海郡。）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偪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欒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菑川、四國王也。發兵應吳楚。）趙因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因無異也。善曰、杜預注左氏傳曰、掩、匿也。）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十里。言王必見制於此地。）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善曰、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之北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侯韓頹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春秋考異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大出。許慎曰、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寃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沈約書曰、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爲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楊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文、讀之流涕也。）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須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法言曰、壯夫不爲。左氏傳曰、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又曰、臣始不信、今乃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鄒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又曰、願王孰察、少加憐焉。）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子曰、憲窮僻之鄉、蓬戶甕牖、揉桑以爲樞、此齊人所謂形植黎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爲戶、揉桑條爲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僞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猒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何常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閉兮禁闥扃。）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

（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爲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爲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五五爲死三爲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鄭玄詩箋曰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曹植豔歌曰長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燕丹子曰荊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鼁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但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爲報讎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爲報讎也豫讓曰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迫孔悝於厠強盟之子路曰太子无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饜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曰弇堈曰今於道秋毛之端万分未得處一焉）剖心摩踵。以報所天。（鄒陽上書自明曰剖心析肝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黷。（揚惲書曰言固陋之愚也）迹墜昭憲。身恨幽圄。（陸機謝内史表曰幽執囹圄當爲誅始）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詩曰顧瞻周道中心弔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麴武曰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尸子曰衆以虧形爲辱君子以虧義爲辱）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李陵荅蘇武書曰每一念至忽然亡生）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者雲之重也）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李陵与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槌心而泣血也韓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燕丹子夏扶曰士无鄉曲之譽則未可以論行）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閒。卧於巖石之下。（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日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次則結綬金馬之庭。（漢書曰蕭育与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曰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漢書曰南越与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俱啓丹冊。並圖青史。（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有青史子音義曰古史官記事）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左氏傳曰叔向詒子産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消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醫工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爲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囚於請室又曰而僕又茸以蠶室）至如下

官。當何言哉。（司馬遷書曰、如僕尚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禄而不返。（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楚狂接輿巳見鄒陽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録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荊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子方曰、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漢書、王先生謂鄒陽曰、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荊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方今聖厤欽明。天下樂業。（尚書曰、放

勛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青雲浮維。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河、沈壁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西泊臨洮（土刀切）狄道。北距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巳。（楊雄覈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償智、償音攢、論語摘輔像曰、帝率、握炤景、飲醴、蓂莢爲厤、宋均曰、炤景、謂景星所炤也、）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鄭司農曰、圜土、獄城也、）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亂士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徙稱无罪、公問晏子、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同穴、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說苑曰、景公畋於梧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鵲巢亭、爲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阯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曰、鵠奔亭、）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啓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一首（任昉集、詔曰、聊爲七夕詩五韻、昉未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任彦昇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託情風

什。希世罕工。（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也、使物茂長之樂也、）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豈其多幸。親逢旦暮。（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也、）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室。（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以孔門用賦、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荅賓戲曰、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

（見。乃拜樂安皆爲郎中。又曰東方朔待詔金馬門。）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中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詵集有辯才論。）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効。蚩鄙已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牋曰。蚩鄙益著。閻纘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露蚩鄙。）臨啓慚恧。（女六切）罔識所寘。謹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宦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録曰。壼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爲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敗績。壼乘馬被甲赴賊。二子昣盱見父去隨從。俱爲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忠貞公。昣音真忍切。盱休于切。）

五百五十
文三十九
二十五

任彥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遘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述曰。壼及二子死衛。士翟湯聞而歎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名教謂王隱。隱淪謂翟湯。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廣雅曰。貿易也。）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兎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感慨自哀。日月纏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陛下引宣教義。永求効於方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引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永求報於百姓也。）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氏傳曰。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戰國策。顏斶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事以聞。謹啓。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一首

（劉璠梁典曰。昉爲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于墓側。齊明作相。乃起爲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冉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昇

五百七十二
文三十九
二十六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左氏傳。楚蘧啓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君於品庶。示均鎔造。（鵩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頡篇曰。鎔。炭鑪所以行銷鐵也。）干祿祈榮。更爲自拔。（論語曰。子張學干祿。）虧教廢禮。豈關視聽。（言己之所陳。但正虧教而廢禮。豈敢關白於視聽哉。）所不忍言。具陳茲啓。（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啓。公羊傳曰。謂之新宮。不忍言也。）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禮記曰。命士已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膝下之懽。已同過隙。（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亟之。則是无窮。）几筵之慕。幾何可憑。（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

何。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酹以酒祭地也酹力外切論語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晨暮寂寥閴。（苦覔切）若無主。（埤蒼曰閴靜也喪服傳曰无主者其无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咸身无兄弟到官之日喪祭无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呂安荅嵇康論曰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乂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孟子曰沛然下雨）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无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尔類）不任崩迫之情。謹奉啓事陳聞。謹啓。

文選卷第三十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荅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荅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牋高祖武皇帝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彥昇（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爲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退軍爲綏。）顧望避敵。逗橈（奴教切）有刑。（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橈，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也。）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史記曰，趙王將使趙括爲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魏王著令。抵罪已輕。（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侯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新序曰，臣侮其王，身死妻子爲戮。呂氏春秋曰，民有逆天之道者，罪死家戮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

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獯獫，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戎捷。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吳歷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兵便亂斫，遂大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沂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分郢州爲司州。）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衆，憑陵弊邑。）故司州刺史蔡道恭。（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

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鼓聲，憤吒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穨，壯士猶戰不降。及城陷，摧其餘衆，求恭屍，卒不能得。）率厲義勇。奮不顧命。（潘安仁汧馬督誄曰，率厲有方。司馬遷書曰，常思奮不顧身。）全城守死。自冬徂秋。（潘安仁汧馬督誄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猶有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山。毛詩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踈勒。則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陵兵敗，降匈奴。范曄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爲戊己校尉。恭以䟽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據之。匈奴復來攻，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以爲神明，引去也。）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

英雄記曰，袁術嚴兵，爲呂布作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漢書，宣帝詔曰，傳介子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漢書曰，武帝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杅音盂。又曰，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邦啓土。）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晉起居注詔曰，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故使蝟（音謂）結蟻聚。水草有依。（漢書，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吳志曰，錢唐大帥种式等蟻聚爲寇。漢書曰，獫狁獯粥居于邊地，逐水草遷徙。）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軍按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李斯上書曰，今逐客以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預曰，凶賊爲害，故曰威也。）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

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衂（劉璠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初司州被圍詔荊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爲都督及荊州援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戍有司奏罰罪景宗聞之輙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戍名也管子曰民無取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衂衂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主謂爲主首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爲句則臣當下讀也）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閒遘茲多幸（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閒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指蹤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爲酇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賞茂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爲列侯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負檐裁弛鍾鼎遽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弛於負檐君之惠也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鍾家語曰子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和戎莫効二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也）潤草塗原豈獲自已（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

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毛萇曰靦姡也鄭玄曰汝姡然有面目也）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爲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家坐知千里也）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爲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爲兩）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威謀靡伉）奉而行之實引廟筭（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筭勝得筭多也）惟此庸固理絕言提（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爲患）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汧馬督誄曰聖朝西顧關右震惶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慜彼司坻致辱非所（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曰園陵辱於非所）早朝永嘆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胡卦切）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一首（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汜音凡毓音育）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爲稱首。（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

伯又奪寅息逡婢緑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㪷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逡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緑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緑草與逡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緑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

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即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逡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

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并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絓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闒茸。名教所絕。（史記太史公曰。李斯自閭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闒茸尊顯。讒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任放爲達。或有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惡積釁稔。親舊側目。（左氏傳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禁同誅。漢書郅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包咸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莠。醜也。）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逡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弟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薛包分財。取其老弱。（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聲名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鳳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與寡嫂詐訟田。遂不仕。）未見孟嘗之深心。唯斅文通之僞迹。（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素。袁彥伯名臣頌曰。迹洿必僞。）昔人睦親。衣無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衣无常主。已見上文。）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謂責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襜（昌占切）帷交質。（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媼武負貰酒。兩家常折券棄責。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鍾。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爲庾。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襜褕爲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嵇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約爲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氏

（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爲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逡巡致仕）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窳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己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窳隆異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自宋氏失御禮教雕衰（荅賓戲曰周失其御）衣冠之族日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表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謂之冠族左氏傳鄭莊公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廝（音斯）庶（毛詩曰瑣瑣姻婭則

無膴仕毛萇曰兩壻相謂曰婭漢書曰有斷養卒如淳曰斷賤也）販鬻祖曾以爲賈（音古）道（鄭玄周禮注曰居賣物曰賈）明目腆顏曾無愧畏（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永明目而無怍孔安國尚書傳曰腆厚也毛詩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幽通賦曰違世業之可懷）欒郤之家前徽未遠（左氏傳叔向曰欒郤胥原降在皁隸杜預曰晉舊臣之族也）既壯而室竊貲莫非皁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嘲曰司馬長卿竊貲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皁又曰輿臣隸）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褵國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爲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自宸歷御寓引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陛下所以負扆（於紀切）興言思清弊俗者也（禮曰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扆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書曰弊化奢麗萬世同流）臣實儒品謬掌天憲（范曄後漢書劉陶上疏曰今權臣口含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爲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尓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也）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也）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

位登八命（檀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郯人爲右僕射周禮曰八命作牧鄭司農曰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盛陳郡謝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也）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玷辱流輩莫斯爲甚（孝經鉤命訣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辯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魏志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爲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綽冀州記曰奮高平人也）家計温足見託爲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家温而食厚祿）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漢書朱博曰王卿憂公齋閥閱詣府

（音義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也。）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正閤主簿。（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有令譽、稍歷侍中吳郡太守。）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娶妻及納徵皆曰聘、周禮曰、穀圭以聘女。）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蒲奮身殖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後在江東、故曰東晉。臧榮緒晉書、陳畧有譽西朝、干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蒲奮、荀綽冀州記曰、蒲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謂無聞焉尒。）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蒲連姻。寔駭物聽。（漢書音義曰、連、親婕也。尚書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施衿之費。化充牀笫。（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鄭玄曰、帨、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過鄭、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杜預曰、笫、簀也。）鄐情贅行。造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鄐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爲疣贅也。）糾慝繩違。允玆簡裁。源即主。（言其違慝、信當此簡之所貶裁。尚書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漢書音義曰、無忌却秦、有地資也。）同人者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殷紂、魯桓齊穆、狀皃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也。）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蕕不雜。聞之前典。（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讖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汧馬督誄曰、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鍵者也。）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左氏傳曰、皁臣輿、又曰、僕臣臺。）高門降衡。雖自己作。（陸雲荅兄書曰、高門降衡、脩庭樹蓬。）蔑祖辱親。於事爲甚。（說文、懱、輕易也。蔑与懱古字同。）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賈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楊德祖（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毛萇詩傳曰、彌、終也。）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說文曰、諷、誦也。）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

皆然矣。（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窘身袁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淪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潁，汝潁太祖食邑，故云魏也。）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尚書曰：樹之風聲。）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遠望。曹植書曰：足下高視於上京也。）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發，武王名也。旦，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漢書，桓譚曰：揚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然。）

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郎）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爲鶡鳥賦，亦命脩爲之，而脩辭讓。植又作大暑賦，而脩亦作之，竟日不敢獻。）見西施之容，歸增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揚雄猶稱壯夫不爲。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少，失照切。）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諐邪。（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仲山父之德，未詳德祖何以言之。）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言。論語曰：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京賦曰：志經國之長基。封禪書曰：飛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

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詩曰：矇瞍奏工。）敢望惠施，以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己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季緒璅璅，何足以云。（曹植書曰：劉季緒好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廣雅曰抗高也）聲悲舊笳曲美常均（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施紡也）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桓譚新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爲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曁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曁及也）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古詩曰胡馬依北風）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說文曰衽衣衿也）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騏史妠謇姐名倡（魏志文帝令杜夔与左騏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騏與夔音同也其史妠謇姐蓋亦當時之樂人聲類曰妠奴紺切說文曰嫿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李陵与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與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左氏傳曰得臣與寓目焉）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甫宴喜）欽死罪死罪

荅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爲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蓱干將之器（漢書袁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呂氏春秋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蓱爲參乘青蓱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蓱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蓱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爲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蓱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蓱砥礪於鋒鍔庖丁剖犧於用刃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爲鐵劒二枚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拂鐘無聲應機立斷（説苑曰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舩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舩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鍾不錚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屨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檝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然無異於末視猶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言天性自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說文曰焱火華也蓋念切）譬猶飛兎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呂氏春秋曰飛兎騕褭古之駿馬也流星言疾也李尤七歎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偃蹇而齊足）夫聽白

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也。）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爲吟頌。（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吟誦謂謳吟歌誦。）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一首（魏略曰。魏郡大疫。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爲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爲太子時。重答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

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漢書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爲。故曰微行。）置酒樂飲。賦詩稱壽。（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爲壽。如淳曰。上酒謂稱壽也。）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閒。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燕從容。）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漢書。田延年曰。群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皐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任用。後淮南王朝。賂遺助。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魏文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鵩鳥賦曰。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魏文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惟所天。（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班固荅賓戲曰。婆娑乎藝術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項代曰。場囿。講藝之處。）發言抗論。窮理盡微。（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鸞龍鱗羽之有五彩。設以喻焉。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傅武仲下筆不休。）雖年

齊蕭王。才實百之。（魏文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与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爲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勑。正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時邁齒臷。（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耋老。杜預曰。七十曰耋也。）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尚書曰。慺慺。謹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吴季重（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燿靈匿景繼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燿靈焉藏廣雅曰燿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又曰秦昭王爲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爲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孔安國尚書傳曰沈謂醉冥也頓猶弊也）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言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猶善惡也）然觀地形察土宜（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西帶常山連岡平

代（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漢書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重以泜水漸漬疆宇（漢書恒山郡元氏縣有泜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入黃河泜音脂）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都人士女服習禮教（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万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而質闇弱無以莅之（毛萇詩傳曰莅臨也）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尚書曰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咏情性）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科條也）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尚書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曰懍懍危懼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懽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漢書曰嚴助爲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爲會稽太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猒承明之廬出爲郡

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爲東郡尉復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漢書曰張敞爲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胷臆約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爲南陽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爲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彼豈虛談夸論誑燿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爾雅曰貿易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爲鄭沖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臧榮緒晉書曰鄭沖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爲晉公太原等十郡爲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

（籍爲其辭魏帝高貴鄉公也太祖晉文帝也）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襃德賞功。有自來矣。（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襃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田證切）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爲有莘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爲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武王以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呂望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曰功薄賞厚誠有踧踖也）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爲相國又景紀曰天子策上爲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屬震服漢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僰東馳封禪文曰昆虫闓澤回首面內劇秦美新曰回首內嚮喁喁如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

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涉切）三越。（王隱晉書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須臾陷潰斬送誕首魏志曰誕閉城自守遣小子靚至吳請救吳遣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爲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比孫權爾雅曰懾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閩越也）宇內康寧。苟慝不作。（過秦論曰包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晉叔向曰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居陳蔡苟慝不作盜賊伏隱也）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明公宜承聖言。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則歸）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水祀蜀塞特牲亦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長楊賦曰迴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今以靡爲弭誤也）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爲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之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

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爲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敕朓可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班固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沃若調柔也）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歧路西東。

或以歔唈。（烏合切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周見於孟嘗孟嘗君爲之鳴唈流涕歔與鳴同）況廼服義徒擁歸志莫從。（言忝服義之情也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鄭玄儀禮注曰擁抱也孟子曰予浩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潘岳楊氏七哀詩曰漼如葉落樹邈然雨絕天論衡曰雲散水墜成爲雨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命如秋葉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算。（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又伯宗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褒采一介。抽揚小善。（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曰好用小善不得真賢也蔡邕方表賦曰庶小善之有益）故捨耒揚圃奉筆兔園。（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東亂三江。西浮七澤。（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子隆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荊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厎定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曰旃劉向七言曰讌處從容觀詩書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長裾日曳。後乘載脂。（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文學託乘於後車毛詩曰載脂載舝還車言邁）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歌行曰長者賜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撫臆論報。早誓肌骨。（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責躬表曰抱釁歸蕃刻肌刻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莊子曰鯤化而爲鳥其名曰鵬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滄溟渤澥皆以喻王波臣旅翮皆自喻也解嘲曰若江湖之魚渤澥之鳥）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藩房王府舊蓽朓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左氏傳曰蓽門圭竇之人皆陵其上）輕舟反溯。弔影獨留。（言舟反而己留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溯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白雲在天。龍門不見。（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去德滋永。思德滋深。（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常見於國中而喜及朞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者思人滋深乎）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冀王入朝而己候於江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艅艎舟名也）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蓍薪而失簪哭甚哀賈子曰楚昭王士其蹻履已行三十步復還取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

（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弃者韓子曰文公至河命席褥捐之咎犯聞之曰席褥所卧也而君弃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衽席乃單席也）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塡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眙又曰涕橫集而成行漢書中山靖王曰不知涕泣之橫集）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爲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爲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策（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魏文帝令曰況吾託士人之末列曾受教君子哉）咳（苦改切）唾爲恩眄睞成飾（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唾之音古詩曰眄睞以適意）小人懷惠顧知死所（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謂狼瞫曰盍死瞫曰吾未獲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苦結切）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遇昉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高祖善騎射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斯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兮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閒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詩曰寔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知梁武之必貴爲謬先覺也猶仕齊邪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漢書桓生欲借書班嗣報曰不絓聖人之網不齅驕君之餌也）湯沐具而兆弔大厦構而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也）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賦曰齊桓曾不足使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旣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言修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府朝初建俊賢翹首（阮籍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魚目似珠璵璠魯王也雒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孔叢汝潁優劣論陳羣曰頗有蕪菁唐突人參也）顧己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荅（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千載面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雖則殞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下毛詩曰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不勝荷戴屛營之情（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屛營）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實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搢紳顒顒深所未達（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搢插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顒顒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

（達也）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引致。（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爲未至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大懼）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尸子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官履乘石假爲天子七年周禮曰王行先乘石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尚書中候曰王卽田雞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尚立變名荅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尔雒鈐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秦伯曰欒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經綸草昧。嘆深微管。（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加以朱方之役。荊河是依。（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爲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衆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遷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荊河惟豫州）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旅言整衆也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雖累繭救宋。重胝存楚。（說文曰黰黑皴也古典切戰國策曰公輸般爲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胝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胝竹尼切）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怳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是以玉馬駿犇。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璠梁典曰東昏荒淫歸政閹竪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鴆薨論語比考讖曰殷惑女妲己玉馬走宋均曰女妲己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嬉讖曰庚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穎冑建牙陳伐吳志曰孫策亡權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眄三國名臣頌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譖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晉中興書劉胤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罄盡也）山戎孤竹。束馬景從。（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上辟耳之山東都賦曰天官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爲己力韓詩外傳曰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人仁民之父母今爲濡足故不救人可乎）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道風素論。坐鎮雅俗。（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也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不習孫吳。遘茲神武。（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闇與之會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

（武而不殺者夫）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紂其民皆可誅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也）龜玉不毀。誰之功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蘧伯恥獨爲君子何地謂何地自處也）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周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不任悾款。悉心重謁。（論語注曰悾悾誠愨也廣雅曰款誠也）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尚書曰伊尹作咸有一德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群英翹首。俊賢抗足。（易通卦驗曰萬人聞鷄鳴皆翹首）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爲恭也如今卒持箒也）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温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篲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叅乘也）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翼戴其世主者甚衆也）負薪疲病。足力不強。（孟子曰孟子有疾王使人問疾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文選卷第四十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群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閤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桓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參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爲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韋韝（古豆切）毳（川芮切）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說文曰韝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傅韝注曰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以於事便也毳幙氈帳也烏孫公主歌曰肉爲食酪爲漿）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裂分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傅玄笳賦序曰吹葉爲聲說文作葭毛詩曰駉駉牧馬）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賈逵國語注曰聊賴也）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負國恩爲世所悲（背恩不報爲負恩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子歸受榮我

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弃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切）心以自明刎（士粉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秖（音支）令人悲增忉怛耳（爾雅曰忉憂也方言曰怛痛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切）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

（帝也）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輙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語曰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流俗語曰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搴（展切）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搴旗之士。臣瓚按。拔取曰搴。商君書曰。戰勝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堪是地名。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國興師。（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切）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切）痛。決命爭首。（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言空首奮擊。无復甲胄。）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唏噓飲淚。）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爲軍旅候被校

尉笞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纔也。）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駈醜虜。飜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曰。申生虛死。子復隨之。）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士貝切）不死三敗之辱。卒（子律切）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於是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此陵所以仰天椎（直追切）心而泣

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史記曰。相國蕭何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呂氏。即日上一日官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曰。葅。肉醬也。）鼂錯受戮。周魏見辜。（鼂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爲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爲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爲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棄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鵩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爲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爲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

七百　文四十一　五　手重刊　曹倫

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慍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爲剄。姑鼎切。）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巨依切）死朔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緱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身。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並白。）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以更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論語曰。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六年。武至京師。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爲孤恩。漢戮陵母。爲負德。論語曰。德不

亏罕　文四十一　六　手重刊　李椿

（孤。必有都）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滎陽人。爲衛將軍後爲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意氣懃懃懇懇。（懃懃懇懇。忠款之皃也。）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言舉動必爲人之所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鬱悒。不通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誰爲。猶爲誰也。言己假欲爲善。當爲誰爲之乎。復欲誰聽之乎。）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智氏矣。）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隋。隋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荅。（點。辱也。往前與我書。書宜應荅。但有事故不獲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爲中書令。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相見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閒。隙也。）得竭至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怨以度己也。）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曰。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廣雅曰。懣。悶也。楚辭曰。惟煩悶以盈胷。）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任安恨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者。行之極也。（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憯者。）

（惟欲之與利爲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爲悲也）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訽火逅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爲寒心也）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

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史記履貂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僕賴先人緒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鄉者僕常厠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以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闒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爲闒獰劣也呂忱字林曰闒茸不肖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一心營職不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

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曰譪譪多士媚于天子）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太公六韜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顏師古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顏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推而爲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注曰孽猶

（行也臣瓚以爲媒謂蘗合會之蘗謂生其罪釁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者痛之甚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垂餌（音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弔切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北地高故曰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聲）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顧野王決曰所殺過半當言陵軍殺已過半給供給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旃裘謂匈奴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切）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曰沬音頮善曰頮古沬字言流血在面如盥頮也說文曰頮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況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爲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者弩弓也）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史柱切）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都割切）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皃）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立功以當罪而報漢恩）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沃切）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魚解切）眦（柴懈切）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群臣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爲陵遊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也）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曰拳拳捧持之皃說文曰列分解也）因爲誣上卒從吏議（言衆吏議以爲誣上）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爲將有名陵降而隤之也顏師古曰隤墜也）而僕又佴之蠶室（如淳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諸本作茸字蘇林注景紀曰作窨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以爲置蠶宮令承諸法云詣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茸推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誓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文史星厤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圉人爲優杜預曰俳優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螻蛄也蟻蚍蜉也皆虫之微者故以自喻）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如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理也色顏色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謂言辭令謂教令）其次詘體受辱（詘體謂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棰以杖擊也箠與棰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箠楚皆杖木之名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鉗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宮刑腐臭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周禮注曰穿地爲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擭斂乃穽言威爲人制約漸積至此）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聲）也（臣瓚曰以爲患吏刻暴雖以木爲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爲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七良切）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

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李斯相也具于五刑（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爲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斷舌故言具具謂五刑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爲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僞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洛陽赦以爲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帝立彭越爲梁王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爲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爲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反謀檻車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爲之王不知也）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囚已見李陵荅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荅蘇武書周禮曰上罪梏拲而桎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梏兩手同械曰拲在足曰桎韋昭曰桎兩手合也梏音告拲音拱桎之栗切）季布爲朱家鉗奴（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乃髡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

（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許諾侍閒果言如朱家旨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灌夫受辱於居室（漢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爲太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徙爲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爲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帳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洒埽帳具自旦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懌夫乃自往迎之蚡尚臥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爲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爲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兒女曹呫囁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胷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藉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爲保宮今守宮也）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己輕妻子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次自裁耳）怯夫慕義何

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縲紲墨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爲奴隸韋昭曰羌人以婢爲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爲妻生子曰臧荆楊海岱淮齊之閒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廣雅曰倜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羑音酉蒼頡篇曰演引之也）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約魯史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爲楚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爲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爲王也王怒而疏之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經）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明著失明未詳）孫子臏脚兵法脩列（史記曰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爲能不及臏乃陰使人召臏臏至涓恐其賢於己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臏臏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重中主爲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不韋遷蜀世傳

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正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招士，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爲八覽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不韋恐禍及己，私求嫪毐爲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爲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詩三百篇。大厎聖賢發憤之所爲（于僞切，）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爾雅曰，厎，致也，郭璞曰，音恑，）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令將來人知己之志，）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己情，）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己同志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也，）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爲鄉黨所笑。以汙（烏卧切，）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莊子，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力割切，）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主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漢書，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譽爲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爲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閑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

惲材朽行穢（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乃作此書報之）文質無所厎（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皃也厎致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爲平通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爾雅曰督正也）慇懃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己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論語曰顔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爲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安貴位不懷厚祿）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史記司馬欣謂章邯曰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于地）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遊道日廣論語曰樂以忘憂）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勠力耕桑（國語曰勠力一心）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斂）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二月復初）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改爲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己見放弃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瓚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爲萁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者十一而稅）此賈豎之事汙（烏卧切）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言處下流爲衆惡毀所舉）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

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禀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項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西河）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之本性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爲都尉詔命未至果爲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傳毅詩曰徂年如流尠茲暇日）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二歲也）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子也）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公羊傳曰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爲不言蓋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縶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後漢朱穆感世澆薄慕尚敦厚著絕交論以矯之）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左氏傳晉行人子貟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

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也）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賫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朞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胡定切）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

（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切）臨難而王不拯。（孟子曰當今之時万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民而王征之人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獸）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去者。欲令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

（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厲正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爲從軍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爲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劉竦俱著名字佐命已見李陵書）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二者皆爲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爲國柱石）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飡。（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畋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矣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既而與爲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爲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以餔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飡而獲二死士媵母未詳）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卧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況字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

讓屢有降挹之言（蒼頡篇曰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此猶河濵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内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内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録事者取舍有詳略矣）定海内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寵齊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晝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爲不義侯）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陳琳集曰琳爲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爲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奓意奢説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得文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猒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懽故自竭老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辭多不可一一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皆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繒之細者曰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不義而強古人常有（左氏傳叔向謂趙孟曰不義而強其斃必速）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周宣之盛亦讎大邦（毛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恃阻遠故使其然是以察兹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者莫不傷氣）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蟲蠆之政天兵神拊師徒无暴樵牧不臨）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我之所以克彼

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左氏傳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等爲下科）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焉有星流景集。飈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鋭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守之則不可得也）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氂。（力而切）猶

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荅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譎孫吳勒八陣之變猶无益也）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季梁猶在。強楚挫謀。（左氏傳曰楚王侵隋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隋爲大隋張必弃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注曰季梁隋賢臣也）暨至衆賢奔絀。（勑律切）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

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氂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也）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石門在漢中之西）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日圓陣三日牝陣四日牡陣五日衝陣六日輪陣七日浮沮陣八日鴈行陣史記曰田單爲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

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焉肯土崩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西河善謳緜駒處高唐而齊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効緜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遊睢（息惟切）渙者。學藻繢之綵。（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閒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司馬相如楊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

（仁、猶政以爲長、假以爲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七靖切）人。（邴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崧、崧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爲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爲東家丘、以僕爲西家愚夫邪、）是何言歟。夫綠驥垂耳於林坰。（书屈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爾雅曰、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鴻雀戢翼於汙池。（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朱謂梁王曰、鴻鴈高飛、不集汙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廄、置之外廄、）及整蘭筋。（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豎者千里、）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爾雅曰、晨風、鸇也、毛詩曰、隰有六駮、毛萇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爲戲也、或无丘言二字、漢書曰、趙李諸侍中皆談笑大噱、說文曰、噱、大笑也、）

文選卷第四十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書中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荅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薨、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爲司空、召爲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爾雅曰。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爲子彰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心既忿恨。意不自安。）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漢書曰。高祖徙信爲楚王。後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人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爲北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閤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漢書曰。上立盧綰爲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黄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寛得長王燕。勝以爲然。廼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爲者。綰寤。廼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爲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偏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賁赫爲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云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鎭壽春。捐舊或爲捐奪。誤也。）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魏志。劉馥字元

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爲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爲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無匿張勝貸（他改切）故之變。（張勝有故於胡。盧綰匿之。而加恩貸也。貸或爲貳。）匪有陰構賁（音肥）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有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戰國策。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尸。不爲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名。臣切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爲後。非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无

（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群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忿恨前好謂婚姻）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赤壁地名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舡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太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荊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言荊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冀取其餘地耳）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荊州之土不復還我哉）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鮪榮美切）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士入海上恐其久爲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爲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与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志）往年在譙。新造舟舡。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漅祖了切）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己榮。（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爲輔氏）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漢書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曰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宴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爲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爲疑兵陳舡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

（迎信信遂虜豹而歸）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重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脅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漢隗囂納王元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囂亡歸天水招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闕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彭寵受親吏之計（彭寵已見朱浮與彭寵書）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辨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陀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爲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若能内取子布外擊劉備（吳志曰張昭字子布）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婉猶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也）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

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史記曰王温舒從諸名禍猾吏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縶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爲楊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疫旱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左氏傳曰秦飢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愼周易牽復之義（毛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周易曰牽復吉）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典略曰質爲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爾雅曰恙憂也）塗路雖局官守有限（爾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漢書勃海郡有南皮縣）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淮南子曰百家

（異說各有所出）彈棊間設。終以六博。（藝經曰棊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棊先補角世說曰彈棊出魏宮大躰以巾角拂棊子也）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繼之）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則長逝者䰟私恨無窮鵩鳥賦曰化爲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一首（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行猶且也）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缶）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惔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桓子新論雍門周曰身財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爲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論語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孤行吟而抆淚）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逮也）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彼衆賢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爲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致謂之體弱也）

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呂氏春秋曰子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絶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猒浮語虛辭耳）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年一過往何可攀援（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擧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楚辭曰長呼吸以於邑）丕白

與鍾大理書一首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爲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

（太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毛詩曰顒顒昂昂如珪如璋）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緑楚之和璞（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緑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爲天下之名器也）價越萬金貴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弃之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賀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可一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有稱疇昔流聲將來（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旋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和璧入秦相如抗節（孝經援神契曰抗節厲義通乎至德）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豬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側

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眞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說文曰抃拊手也）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未敢作書）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爲太子文學）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周稱謂繇書也）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内震駭（縣在鄴城太子在孟津也）（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内傷）繩窮匣開爛然滿目（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煥兮爛兮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

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一首（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冰碧絜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爲海隅青州齊也）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此魏脩太尉之子故曰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弥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擧千里。（韓詩外傳蓋胥曰鴻鵠一擧千里所恃者六翮爾）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効杜季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古臥切）若人。辭不爲也。（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禮記曰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于戀切爲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爲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丁段切）割。（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大阿陸斷牛馬水擊鴻鴈）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摯虞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丁禮切）訶（呼歌切）文章。掎（居綺切）摭（之石切）利病。（說文曰訶大言也又曰掎偏引也）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

杜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徂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毛萇詩傳曰、息止也。）人各有好尚。蘭茝（昌待切。）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呂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无能与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項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漢書曰、楊雄奏羽獵賦、爲郎、然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荅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揚子法言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國語曰、勠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无窮、吴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非要（一召切。）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不慙、恃鮑子之知我。）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文四十二　【十四　刘文

與吴季重書一首（典略曰、質出爲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曹大家欹器頌曰、侍帝王之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毛詩曰、彌、終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武也、歎猶歌也、取美壯之意、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史記曰、荊軻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傍若无人。）過屠門而大嚼（慈躍切。）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桓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尚書曰、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磬。）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巵。（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

【文四十二　【十五　曹俏

（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參爲晉星）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佯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暘谷次於濛汜）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兮）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朝歌也）可令憙意（許記切）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論語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言驥及和氏以希爲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珎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學者所以有求爲君子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无恤御杜預曰郵无恤王良也）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爲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无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映耳）

荅東阿王書一首

吴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衆山之邐迤也況介丘乎下句蓋季重自況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閒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思列反）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頴之才（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无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无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

（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火爰切）三窟之効（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爲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乏者義尔爲君市義孟嘗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爲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爲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爲樂矣）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仲父仲尼也老氏老子也）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毛詩曰既載清酤又曰嘉肴脾臄）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媞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乃近者之觀實盪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又曰二八齊容起鄭舞）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舞賦曰燿華屋而熺洞房周禮曰靈鼓靈鼗也）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賓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砮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紂四夷聞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爲辭宗賦頌之首）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聲）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虫伯有賦鶉之奔奔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荅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小雅曰面慙曰赧）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重惠苦言訓以政事（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惻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甄豐曰惻隱之恩發於自然）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或作者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

之衆。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一旅伍百人也）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注曰武跡也）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淮南子曰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辭。吴質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爲別部司馬）

應休璉（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璩璩別事不得往故爲報）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荅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書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書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楊鱎也其爲魚味薄而美若士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其爲魚味厚子賤至單父冠蓋逆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書所謂楊鱎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蠒爲綸芒針爲鉤荊棘爲竿剖粒爲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齕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故使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媵爵鄭玄曰今文媵多作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列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紡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嘗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侯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白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刺史從後閤出去）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寐）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野）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樂也）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應休璉

瑑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又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又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闉音因。闍音都。）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猥復超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皆膺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後斂翼於故枝。（桓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幽處。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汲黯樂在郎署。何武耻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曰。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臣之願也。又曰。何武字君公。爲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公。耻義未詳。）

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楊雄家素貧。耆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學。）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以學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樂之。）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左氏傳。楚宰薳啓彊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有似周黨之過（平聲）閔子。（東觀漢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蔡邕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水涸則魚逝。其勢然也。）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爲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瑑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璉

瑑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剩切）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言無所芘蔭而處也。）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

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倛醜也。高誘曰。倛醜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効。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淮南子曰。禹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高誘曰。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解讀解除之解。陽盱河蓋在秦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盱音紆。）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祝山川。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也。）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尅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酈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

（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鄘音鄘）周征郣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左氏傳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饑克郣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冑書一首（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其人欲之耳）風伯掃途。雨師灑道。（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爲雨師）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爲此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夏大屋也凉或作椋非也）扶寸肴脩。味踰方丈。（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爲扶扶音膚胥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音鬱）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詩曰菀彼柳斯）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楚辭曰紉秋蘭以爲佩又曰春蘭兮秋菊毛萇詩傳曰崇充也若華已見曹植與吳季重書）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餘切）讚善。便嬛（一緣切）稱妙。何其樂哉。（列子詹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弱弓微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上用心專也淮南子曰雖有鉤鍼芳餌加以詹何便嬛之妙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便嬛白翁時人也七發曰蜎蠉詹何之倫然便嬛即蜎蠉也）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論語子曰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京臺已見應休璉與滿公琰書）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漢書曰桓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居）思樂汶上。發於寤寐。（論語曰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畎畝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爲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莞音管）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爲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之）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徒有飢寒駿奔之勞。（尚書曰駿奔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且宦

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矣。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漢書鄭朗曰：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無或遊言。以增邑邑。（禮記曰：大人不倡遊言。鄭玄曰：遊，浮也，不可用之言。）郊牧之田。宜以爲意。（爾雅曰：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夏爲朱明。）相見在近。故不復爲書。慎夏自愛。璩白。

文選卷第四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荅劉秣陵沼書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魏氏春秋曰：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荅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歷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嶔守潁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嶔守潁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豎聞之，以黃帝爲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爲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言不知己之情。）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言足下傍

（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手薦鸞刀漫（平聲）之羶腥（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行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汙也）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爲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

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内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爲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爲周柱下史轉爲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爲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己位卑以自慰諭孟子曰爲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呂氏春秋曰昔

堯朝許由於霈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漢書曰上封良爲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讖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

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向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爲業佟徒冬切史記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性簡略與禮相背也）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放謂放蕩）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

頓纓。赴蹈湯火。（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毛詩曰，茀厥豐草。茀，甫物切。）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盂銘曰，飲無求醉，饒以相娛，荒沈過差，可不慎與。）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絜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之。）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資材量也。）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爲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屛人乃言極切，至延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勑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寐切）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怍。說文曰，痺，濕病也。）性復多蝨。（瑟）把（蒲巴）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己爲未見恕者所

怨。至欲見中傷者。（言人於己，爲未見有矜恕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雖瞿（音句）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讙也。）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尚書曰，一日二日萬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朮、黃精，久服輕身延年。）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爲人也，嗇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吝嗇甚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蜀志曰，潁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

（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名福。）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斷。斷也。章甫。冠名也。）己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言己所不樂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恨恨。（力向）如何可言。（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爲成人。廣雅曰。恨恨。悲也。）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嬲。擿嬈也。音義與嬈同。奴了切。）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己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己之情。可得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眞所乏耳。（言己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眞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

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黂。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苦於口。躁於腹。衆哂之。）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李陵書曰。孤負陵區區之意。）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爲通。）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今粗

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數將終（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燿或幽而光尚書曰天之厤數在爾躬）桓靈失德災釁並興（孝桓孝靈漢二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能士失德）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荼與塗字通用）於是九州絶貫皇綱解紐（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荅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運籙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闓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尚書曰用肇造我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論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毛詩曰奄有四方）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史記曰秦取周九鼎）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爲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兄子恭爲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東自立爲燕王）擁帶燕胡馮凌險遠（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衆馮陵敝邑）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國語虢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志服也）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爲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狁）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凌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陵轢中原說文曰漢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然後遠跡疆埸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跡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祁連山海經有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于殊俗）自茲遂隆九野

清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東夷獻其樂器肅愼貢其楛矢（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三年肅愼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崔寔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屬也）巍巍蕩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任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劉備震懼亦逃巴岷（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勑諸將勿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遂依丘陵積石之固（張載劍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三江五湖浩汗無涯（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假氣游魂迄于四紀（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豎子備則亡虜假氣游魂鳥魚爲伍）

二邦合從（子容）東西唱和（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寧泰山）相國晉王輔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爲王）文武桓桓志厲秋霜（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獨見之鑒與衆絶慮（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勛欽明萬幾已見上文）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罙入其阻（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毛詩曰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毛萇曰罙深也）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鎭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劍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衆東入巴劉禪詔艾降勒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傳方西都賦曰巍巍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三十兩）夫虢滅虞亡韓并魏徙（左氏傳曰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南

中呂興深觀天命（吳志曰交阯郡吏呂興等殺太守孫諝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蟬蛻內向願爲臣妾（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武侯曰善）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乂在官）虎臣武將折衝萬里（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罇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思復翰飛飲馬南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爲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自頃國

家整治器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玄曰：器械，兵甲也。）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樓船萬艘（蘇勞），千里相望（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舡十萬。）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周易曰：黃帝堯舜刳木爲舟，剡木爲楫。）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爲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崇城自卑，文王退舍（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毛詩曰：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蹷然改容，祗承往告（漢書曰：陸賈說尉佗，佗於是蹷然起坐，謝賈，稱臣奉漢約。）追慕南越，嬰齊入侍（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侍宿衛。）北面稱臣，伏聽告策（禮記曰：君之南鄉也，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也，荅君也。）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驅入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爲校。）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周禮曰：凡馬八尺爲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士卒奔邁，其會如林（尚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爲二豎子，一曰居肓之上，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謁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過五

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湩，乳汁也。竹用切。）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敢弗良圖。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爲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列子曰：楊

（朱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揚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雎雎而盱盱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爲入秦梁鴻長謡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爲及關升邙爲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周易曰嘉遯貞吉）惟別之後離群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燕禮曰燕小臣戒盥者鄭玄曰警戒告語焉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漢書揚雄反騷曰恐日薄於西山左氏傳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踦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皐之內慷慨重阜之巔（毛詩曰鶴鳴九皐）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紡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紡急故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劒（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也）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曹植橘賦曰背江洲之氣煖處玄朔之肅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袞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

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摠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鞏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前言之艱謂經迴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蔡琰詩曰遄征日遐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正麻曰日太陽也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迺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阮元瑜爲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蕯後漢書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蕩北海）蹴崐崘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劉騊駼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洽九區）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

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各敬爾儀敦覆璞沈（毛詩曰各敬爾儀）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爲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爲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爲世生器爲時出）棄鷰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史記曰陳涉嘗爲人傭耕輟耕壠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曰若爲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鷰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立功立事開國稱孤（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荀悅漢記曰今之州牧號爲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爲室兮旃爲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

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領簿書回回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孤遂用猖獗至于今日志猶未已）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録用（鄒潤甫爲諸葛穆荅晉王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棄瑕録用之時也）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勑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長楊賦曰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朱鮪涉（丁牒切與喋同）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爲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淳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爲喋血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四年張繡率衆降封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剚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揷地中皆爲剚也）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未遠）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鹽鐵論曰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乗軺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爲軺傳漢書曰終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毛詩曰有靦面目司馬遷書曰氈裘之君長咸震懼）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胥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尅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壁）

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姬周姓也漢書曰匈奴凡二十四長呼衍氏蘭氏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燋爛見下文）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元三年蕭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偽孽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羕上書曰朱旗南指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爲種類屠各取豪貴文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師爲酋國語伯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

（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藁街蠻夷邸間）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燋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鷰巢于幕之上）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陴（婢移切）豈不愴悢（袁宏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史記曰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爲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

（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爲秦不久矣起入荊西河果入秦）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母顧妻子莊子惠子曰人故無情乎）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多福已見上文）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皇帝梁武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尅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巂昆明編髮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略巴黔中蹻至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爲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

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世祖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中軍臨川殿下，（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爲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爲中軍將軍。）明德茂親，摠茲戎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干寶晉紀，河間王顒表曰：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書，桓溫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又曰：奉詞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曰：聊用布所懷。）丘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劉璠梁典曰：劉沼字明信，爲秣陵令。）　劉孝標

（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朞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文四十三　二十　乙知重刊　刋升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昧）而其人已亡。（楚辭曰：芳菲菲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沫。王逸曰：沫，已也。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猶駟而過郄也。郄，古隙字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固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六卌七

文四十三　二十一　季重刊　刋用

移書讓太常博士（并序）　劉子駿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爲黃門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爲羲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又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

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論語讖曰自衛反魯刪詩書修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爲始皇求仙藥士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入人皆坑之咸陽）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漢書曰孝惠四年除挾書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聞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

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也）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成一經也）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而無主也）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年韋昭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天漢武帝年號也）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

（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禮記曰無雷同）抑此三學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太公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内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

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漢書曰梁丘賀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陽秋曰呂安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遥無爲之業）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萬乘其如脫（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閔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屨可屣）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雒之間。新歌延瀨。未聞。）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終始參差。歧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翟墨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蒼頡篇曰。黷。垢也。）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尚生子平也。已見上文。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俶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世有周子。雋俗之士。（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爲剡令。建元中爲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又曰。南郭

文四十三　二十六　乙卯重刊　俏

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噓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土合切。）偶吹草堂。濫巾北岳。（偶吹。即齊竽也。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飾。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屣屩。）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楚辭曰。將馳騖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悁山潛之逸士。悼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顒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郣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沈窾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术。隱於

宕山。能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髣髴鵠頭。故有其稱。）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而爲裳。王逸曰。製。裁也。）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銀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右。）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過秦論曰。執敲扑以鞭笞天

文四十三　二十七

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傯於山陸。王逸曰。倥傯。困苦也。）琴歌既斷。酒賦無續。（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爲課也。尚書。王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爲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成公綏嘯賦曰。陵高霞而輕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磵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

怨山人去兮曉猨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蹤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蘭蘭佩也）於是南岳獻嘲北壟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礼記曰凡訃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玄曰訃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慙無盡磵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貧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皐之陽稚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翊制）上京（楚辭曰漁父鼓拽而去王逸曰船舷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曰拽揖也）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豈可使芳杜厚顏辥荔無恥（尚書曰余心顏厚有忸怩）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爲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而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第四十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鄱陽胡氏果泉手校

廣圻審定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漢書曰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爲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

（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言君者，大之也。僰，蒲北切。文穎曰：犍爲縣。）常效貢職，不敢惰怠，（論語撰考讖曰：穿胷儋耳，莫不貢職。）延頸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論語撰考讖曰：遠都殊域，莫不嚮風。又曰：孺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唐蒙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興制，謂起軍法制，追將帥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

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晝舉烽，夜燔燧。）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攝，奴頰切。）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爲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胔，血膏潤草。胔，古才切。）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曰：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曰：誅者亡，不肯受誅也。）身死無名，謚爲至愚，（無名，言無善名也。謚，猶號也。）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爲天下笑。）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欲召聚之。）已親見近縣，（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

到，亟下縣道，（亟，急也。漢書曰：縣有蠻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爲袁紹檄豫州一首（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爲左將軍。）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言）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漢書曰張辟強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彊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章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爲孝文皇帝）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爲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爲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鉤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食人郭璞云爲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音咆）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匄乞也古賴切）輿金輦璧輸貨權門（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戚趨走權門爲名）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肬然肬贅假肉也贅之銳切肬音尤）獷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續遇董卓侵官暴國（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爲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欒鍼謂欒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遂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紹遂以渤海之衆以攻卓）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傷夷折衂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爲東郡太守劉公山爲兗州公山爲黃巾所殺乃以操爲兗州刺史）被以虎文奬蹙威柄（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奬蹙蹙成也言奬成其威柄也）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衆強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援鄭玄曰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斯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魏志曰太祖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魏志曰陶謙爲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貲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盖亦以強幹弱枝非爲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氷散席卷各爭恣妄）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漢書曰膠西王叩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爲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兖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則幕府無德於兖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還雒陽）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歛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京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家語孔子曰是謂壞法亂紀也）坐領三臺專制朝政（應劭漢官儀曰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爲曰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漢書曰上旣造白鹿皮幣令下顏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百寮鉗口道路以目（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范曄後漢書曰彪字文先代董卓爲司空又代黃琬爲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書曰孝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爲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兖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

詰外姦未及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加緒含容。冀可彌縫。（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姒產男、叔姬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滅羊舌氏乎、）乃欲摧橈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薊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

消淪山谷。（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腸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太賢等、遂及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於是操師震懾。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欲以螗蜋之斧。禦隆車之隧。（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螗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爲青州、外甥高幹爲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直河內野王縣、尚書曰、浮于濟漯、達于河、）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魏志曰、劉表爲荊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說文曰、掎、戾足也、）雷霆虎步。並集虜庭。（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楚辭曰、離憂患而迺窮兮、若縱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焚火、其尅必矣、聲類曰、焫、燒也、說文曰、熛、火飛也、）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毛詩序曰、男女怨曠、）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呂布張揚已見九錫文、）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尚書曰、父師曰、召敵讎弗怠、）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廣雅曰、徽、幡也、徽與揮古通用、）

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义患切、）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勗哉夫子、）操又矯命稱制。

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漢書以、旅爲助。）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幷青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爲幽州、）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皐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言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左氏傳閔子騫之辭、）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慮危、）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齊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譬猶鷇卵。始生翰毛。（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鷇、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刁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爲蜀王、遣任滿據荊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旍不拔。（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爲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爲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舡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爲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悅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衆降、）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

（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猾始亂（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爲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泮始也瓦解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漢書曰吳王敗乃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鏦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胷矣紿音殆）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跱強如二袁勇如呂布（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過人號爲飛將）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鸇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淮南子曰鴟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勑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爲甬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

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彍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爲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脣齒（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建涼州）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其旍麾斬建及遂死已見上文）軍入散關則群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恃險不服攻屠之）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陽平關公乃遣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志曰魯弟衛夜遁魯潰走巴中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土崩已見上文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

（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爲大戮）

超之妻孥焚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母嬰孩覆尸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消勳曰甚詩逆順之理）夫鷙鳥之擊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此述往年末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捍）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湟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霆奮席卷自壽春

而南（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爲征西將軍）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萬里剋期五道並入（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民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楊雄覈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

領望風響應（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士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衆降拜中郎將爵爲關內侯）還討眭固薛洪樛尚開城就化（魏志曰眭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樛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樛音留）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云奐蓋有二名郃烏合切）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

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遯、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游與由同、）審配兄子開門入兵。（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來服。（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

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賈逵國語注曰、訾、言量也、）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毛詩曰、盜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御雷霆。難以冀矣。（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千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信也、）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吳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冶、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權乃還、僞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爲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徙輔置東吳、）賊義殘仁。莫斯爲甚。（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

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乂王家、）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産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也、）而並見驅迮。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

德也（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鸋鴂之鳥巢於葦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韓詩曰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鸋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蔄風至蔄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鸋鴂鴟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鸋鴂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葭也苕與蔄同）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未能如上之計）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蹯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書曰項梁使使趣齊兵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閒齊王曰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蠚音釋）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

焚）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史記衛平謂宋王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一首（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檄檄蜀將吏）

鍾士季（魏志鍾會字士季潁川人少敏慧夙成爲秘書郎遷鎮西將軍後爲司徒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爲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曷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拯其將墜造我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爲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魏志曰明皇帝爲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主上陳留王奐也尚書曰放勛欽明）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宰輔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毛詩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尚書曰予惟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諸

軍五道並進。（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趣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尚書曰式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尚書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已見上文）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毛詩曰告之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周禮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

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陳。（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寇洮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上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鞞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陳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公孫述已見吳都賦）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左氏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危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陳平背項。立功於漢。（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降漢拜平爲都尉）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引寬恕之德。（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吳志曰孫壹爲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己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毌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遂殺欽欽子鴦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鴦

（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爲戎首鄭玄曰爲兵主曰戎首）壹等窮蹴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見機已見上文）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安堵已見上文）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秋曰桀爲無道湯立爲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並已見上文）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國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爲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紛紜。湛恩汪濊。（韋昭曰湛音沈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烏黄切濊烏外切）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冄從駹。定筰存邛。（服虔曰冄駹筰邛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岷江本冄駹也文穎曰邛今爲邛都縣筰今爲定筰縣皆屬越嶲善曰駹蒙江切筰音鑿）略斯榆。舉苞蒲。（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俞本俞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將報。（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茲多）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爲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附謂令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

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椎結左衽之人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韋昭曰粗猶略也徂古切）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匹寸切古漢書爲溢今爲衍非也）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張揖曰疏通也）灑沈澹災。（張揖曰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澌）

（字書曰澌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灑所宜切）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腠腠理也韋昭曰胈其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胝躪也竹施切莊子曰兩袒女沇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胈脛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千切）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齪拘文牽俗（應劭曰喔齪急促之貌也善曰喔音握）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吰議（鄧展子曰字詁云吰今宏字）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己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己并天是三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文濱涯也本或作賓）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論語比考讖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出旄牛入江沫音妹）徼牂牁（張揖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為夷狄之界）鏤靈山梁孫原（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巂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獨梁）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長駕謂所駕者遠）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韋昭曰曶梅憒切言疏遠之國不被壅閉曶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曶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說文曰禔安也音支）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凌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樂緯曰鷦鵬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敵因應徙遷延而辭避。（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卷第四十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楊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

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之屬也）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設論

荅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

（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謂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禮記曰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遺行已見上文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孔叢子子思謂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杅盂與杅同音于）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

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群臣輻湊。）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皐、澤也。）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

此士所以日夜孶孶。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孶孶爲善、舜之徒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毛萇曰、題、視也。）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纊、以黃綿爲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

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勾踐之棲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爲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競并天下、以斯爲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廣以爲然、迺罷歷下守戰之備。）

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文穎曰、筳音庭。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筳、豈能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由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鼱音精。服虔曰、鼩音劬。李巡爾雅注曰、鼱鼩、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曰、靡、爛也。亡皮切。靡與糜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一首（并序）

楊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爲大司馬。又曰：孝哀傅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爲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漢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時雄方草創大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爲人綱紀也。孔叢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也。）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漢記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轓。）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踈，四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閒。（春秋命麻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入卦孳，無閒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閒。）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蘇林曰：擢之纔爲給事黃門，不長作。）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拓落猶遼落，不諧偶也。）

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逸，（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齊燕楚韓趙魏爲六，就秦爲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濟北四分五裂之國也。）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服虔曰：范睢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睢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爲誰？王稽曰：穰侯。范睢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頃，穰侯過。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遁之。坏，普來功。）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仕齊至卿。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爲資，而已爲之師也。言資以避下文也。頏，苦浪切。）孟軻雖連（去聲）蹇，猶爲萬乘師。（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今大漢左東海，（應劭曰：會稽東海也。）右渠搜，（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閒之西。）前番禺，（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蘇林曰：番音潘。）後椒塗，（應劭曰：漁陽之北界。）東南一尉，（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西北一候，（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東以繩徽，弩之徽。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鑕。何休注曰：斬要之刑也。音質。）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律以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爲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斬衰，居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遝，徒合切。）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臯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

於阿衡。（鄭玄儀禮注曰纚與縰同縰所氏切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鴈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吳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勾踐返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爲質於吳後越大破吳也）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羖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摺已見鄒陽上書晉灼曰摺古拉字也力荅切）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韋昭曰噤欺禀切吟疑甚切）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爲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左氏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巖武丁得

之舉以爲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於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所誡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謀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己也）或橫江潭而漁。（服虔曰漁父也）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已見東方朔荅客難）或立談而封侯。（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也）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從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或擁篲而先驅。（擁篲鄒衍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游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也）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離之衅則可抵而取之窒竹栗切）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罪也行趨步也行胡庚切）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跡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跡者衆）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然甲科爲第一）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爲水火之光炎炎不可久久亦消滅爲灰炭之實也）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則

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靜爲天下正。知）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莊子曰，恬淡寂漠，虛無無爲，此道德之質也。）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說文曰，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蝘，烏典切。蜓，徒顯切。）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盧人而善醫。跗音附。）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免於徽索。（埤蒼曰，髂，要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孟子曰，脅肩諂笑。劉熙曰，脅肩，悚體也。入橐已見上文。）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如淳曰，激卬，怒也。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關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冄。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蘇林曰，介者，間其兄弟使疎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韋昭曰，曲上曰顩，欺甚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曰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頞，鼻莖也。於達切。沫，洒面也。呼憒切。廣雅曰，咽，嗌也。一千切。嗌音益。）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漢書曰，婁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胷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曰，子貢揜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左氏傳曰，援枹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靡敝。鄧展曰，靡音糜。）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漢書曰，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悂矣。（服虔曰，悂，猶繆也。悂，布迷切。悂或作繆。）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也。）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隤。（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着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坻，丁禮切。韋昭，坻音若是理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韓子曰，泰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榮，采取榮名也。）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孟康曰，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常，對策爲第一，拜爲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爲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劒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

（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大玄。

答賓戲一首（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項岱曰。謂庖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

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也。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亦云名而已矣。（如淳曰。唯貴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氏傳叔孫豹之辭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彰。言貴及身與時也。）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弊也。棲遑。不安居之意也。）孔席不暖。墨突不黔。（韋昭曰。暖。溫也。言坐不暖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小雅曰。黔。黑也。巨炎切。）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守靜無爲也。）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曰。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華。湛道德。（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沈。言其洋溢可游泳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沈字。字或爲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矕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矕。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也。矕。莫版切。）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項岱曰。攄。舒也。翼鱗。皆謂飛龍。）振拔洿塗。跨騰風雲。（說文曰。洿。濁水不流也。塗。泥也。）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俟形聲也。蒼頡篇曰。駭。驚也。爾雅曰。震。懼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蔕。下無所根。（韋昭曰。蔕。都計切。）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項岱曰。毫。毛也。芒。毛之顛杪也。）潛神默記。緬以年歲。（如淳曰。緬音亘竟之亘。方言曰。緬。竟也。古鄧切。晉灼曰。以亘爲緬。）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効於一世。（劉德曰。賈。鬻也。賈音古。）雖馳辯如濤波。（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爲濤波。）摛藻如春華。（韋昭曰。摛。布也。勑施切。藻。水草之有文者。鹽鐵論曰。文學繁於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

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項岱曰。逌。寬舒顏色之貌也。讀作攸。）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末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字林曰。窔。一弔切。熒。小光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項岱曰。周王失馭。牧御之化也。）侯伯方軌。戰國橫騖。（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騖。七國爭彊。車既併轍。騎復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云。闞如虓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遊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煜霅其間者。蓋不可勝載。（韋昭曰。颮。風之聚猥者也。音庖。晉灼曰。霅音曅。爾之曅。說文。熛。火飛也。猋與熛古字通。並必遙切。霅煜。光明之

（貌也雲炎輒切煜弋叔切）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韋昭曰搦摩也女握切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魯連已見上文李奇曰蹶蹋也）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史記曰秦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閒行）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啾口吟也投曲投合歌曲也）合之律度淫𡙇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淫𡙇不正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譎之事遇時獨覺得容也本遇多爲偶容多爲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也）亡命漂說羈旅騁辭（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國強兵爲三術）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爲雄伯之務）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言據徼幸而乘邪僻也）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李奇曰當富貴之間視之不滿目）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服虔曰韓韓非設辨於始皇韋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說難既遒其身乃囚（應劭曰遒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爲天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爲李斯所疾乃囚而死）秦貨既貴厥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後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爲嫡嗣秦王薨謚爲孝文子楚代立爲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竟飲酖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尚書曰弗德罔大墜厥宗）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埶韓非不韋之徒也善曰說文曰迂羽夫切）方今大漢灑埽群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善曰埽即今掃字也）廓帝紘恢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朝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韋昭曰六合天地四方也）沐浴玄德稟仰太龢（史記太公曰沐浴膏澤尚書曰玄德升聞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龢古和字）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岱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盛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閒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耶）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堥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音頓頓丘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堥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服虔曰氿音軌韋昭曰濫音檻堥音旄郭璞爾雅注曰敦盂也都回切）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

周之亾人。旣聞命矣。（項岱曰周襄王霸起戟斯說得行故言襄周亾人也）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咎繇矢厥謨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訪于箕子）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傅巖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說苑陳子說梁王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晉灼曰垠涯也邳水之涯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爲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譚思渾天又譔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苦本切）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婆娑偃息也場圃講經藝之處也）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世）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包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上達皇天下洞重泉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安國論語注曰方猶常也）乃文乃質。王道之綱。（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爲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有同有異。聖哲之常。（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故曰。愼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桓譚荅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者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豈舍之乎將必福祿之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汝）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

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眂。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名曰隋侯之珠）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昊蒼皆天名也徐廣史記注躆音戟躆與據同謂之足戟持之並京逆切）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眞言屈伸如一無變也善曰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

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項岱曰。公輸若之族名班。韋昭曰。推猶專也）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樂。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御馬。伯樂工相馬。抗。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斤。善曰。呂氏春秋。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一首（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鴈來賓）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舡兮濟汾河。（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舡。上施樓。故號曰樓舡）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棹而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來）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悲傷）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迷途。已見丘遲與陳伯之書。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毛詩曰。駪駪征夫。聲類曰。熹。亦熙字也。熙。光明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僮僕

歡迎。稚子候門。（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攜幼入室。有酒盈罇。（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嵇康贈秀才詩曰。旨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喻切）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亹亹以西墜。爾雅曰。盤桓。不進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列子

（曰公孫穆屛親昵絕交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爲世俗所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說文曰話會合爲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滌暢）農人告余以春兮。將有事乎西疇。（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爲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注曰巾猶衣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曹攄贈石荊州詩曰窈窕山道深埤蒼曰崎嶇不安之貌）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毛萇詩傳曰欣欣樂也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爲江爲河）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大戴禮曰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兮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孔叢子孔子歎曰天下如一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人者躬爲匹夫而不願富貴莊子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東征賦曰選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略曰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語曰植其杖而耘毛詩曰或耘或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皐之陽毛萇詩傳曰舒緩也琴賦曰臨清流而賦新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家語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

也。（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先王。斥太王。王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爲衷。衷謂中心念恕之也。无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

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

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預（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

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襃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襃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

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

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

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一首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爲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周易曰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五三十　文四十五　二十八　李彦

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說文曰紐系也女九切）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寖頓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論語曰必有可觀者焉）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爲辭宗賦頌之首）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爲侈麗宏衍之詞沒其風論之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安國尚書傳曰誕大也）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范曄後漢

文四十五　二十九　、

書曰馬融爲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猾賊縱橫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難蜀父老曰鱗集仰流）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影附謝承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公羊傳曰撥亂反正函夏已見赭白馬賦）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

王（埤蒼曰瓌瑋珍琦也）而却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爲鑒戒（漢書曰甚誘逆之理西京賦曰鑒戒唐詩）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物宜皁）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過秦論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史記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榮緒晉書曰崇爲大司農坐未被書擅去官免）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遁無不利）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楚辭曰水周兮堂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班固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出則以游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楚辭曰忽反顧以游目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傲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凌高雲）欻（許勿）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臧榮緒晉書曰崇後爲太僕）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賈逵國語注曰黷嫚也毛詩曰茲之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文選卷第四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叅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顔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彦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寥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爲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游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繫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時既啓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爲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悦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爲然。）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孟子曰。爾爲爾。我爲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下。亦爲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也。）故曰天可讎乎。（左氏傳曰。楚子入于雲中。鄖公辛之弟懷將殺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乎。）而時有袀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劒挺墮地。首垂泥中。刃嚮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袀服入廟。居郎間。）

（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袨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斬木爲兵揭竿爲旗援于元切）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財物者哉（后以財成而臣爲之故云自下）（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是以君奭鞅鞅（於亮）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尚書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漢書曰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爲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又曰霍光爲博陸侯）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枚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謂周公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謂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鄒陽於獄上書曰不奪乎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烏）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土高）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左氏傳曰公待於壞隤申宮警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申整宮備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爲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賣也尚書曰民罔不盡傷心）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衆心日陊（直氏）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直孕）眄謂足以夸世（毛詩曰或棲遲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首目以瞪眄埤蒼曰瞪直視也）笑古人之未工亡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音赴）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荅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諭君上塵從下起以諭斯等）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

業名莫大焉（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震主之勢位莫盛焉（震主已見上文）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爾雅注曰劭美也）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論語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名編凶頑之條身猒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毛詩曰人之貪亂寧爲荼毒）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荅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爲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晳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跡隨世爲名漢書曰石曰磬金曰鐘毛詩序曰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質辭有詳略）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拓（土洛）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栢彝曰蕃衛王家垂固萬葉）有宋函夏帝圖弘遠（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諸夏也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掇秘文）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郟鄏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爲道）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皇上宋文帝也尚書曰叡哲文明又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景光景連屬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楊雄河東賦曰脈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漢書文紀曰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正體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爲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毓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眺眺將軍大漢元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粟山五嶽也瀆四瀆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五方雜遝（徒合）四隩來暨（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

（既澤吳都賦曰都輦殷而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樊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予樂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章程明密品式周備（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爲河內太守明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蔿敖爲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啓發篇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古於同異楊雄荅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輶軒使采異代方言辨士論曰輶軒驅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衛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頳莖素毳（昌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頳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楊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來牽其犀軼余日切）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回面受吏（穹居之君匈奴也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首內嚮漢書曰卬笮之君長欲願爲內臣妾請吏北面）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班固漢書贊曰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仲長子昌言曰姦慝既殄警蹕清夷）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日躔（直連）胃維月軌青陸（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韋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曰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爲發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二王已見上文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盥者鄭玄曰君以宴禮勞使臣則警戒告語焉）有詔掌故爰命司歷（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洛飲上巳並已見上注）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隥（都鄧）右梁潮源略亭皐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上林賦曰輦道纚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屯聚難西蜀父老曰關沬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隥郭璞曰隥阪也上林賦曰亭皐千里靡不被築洛神賦曰稅駕乎衡皐秣駟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松石峻垝（古毀）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西都賓曰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徼道綺錯）旌門洞立延帷接枑（周禮曰王之會同爲帷宮設旌門楊雄蜀都賦曰延帷楊幕接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杜子春曰梐枑行馬也）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歎逝賦曰閱水以成川）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秘駕徇緹（徒兮）騎揺玉鸞發流吹（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

（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兮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羽獵賦曰天動地岋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棽麗楚辭曰回朕車俾西引搴虹旗於玉門）肴蔌芬藉觴醳（亦）泛浮（毛詩曰其肴維何炰鼈及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鄭玄禮記注曰醳百酒也）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邊讓章華賦曰妙舞麗於陽阿阮諶三禮圖曰筍虡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簴崇牙樹羽）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擧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衛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汎新波之中）華裔殷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莊藻野袨服縟川（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聽之所踊躍法言曰雷震揚天風薄于山上林賦曰靚莊刻飾鄒陽上書曰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說文曰縟繁彩色也）故以殷（隱）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鄉邑殷賑張載劒閣銘曰矧茲狹隘王之外區王粲羽獵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離）上膺萬壽下禔（氏移）百福（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難蜀文曰中外禔福毛詩曰介爾百福）市廛稟和閭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捴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康王有酆宮之朝）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關中記曰建章圓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鄴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並命在位展詩發志（楚辭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勑王融為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帳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已見上文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行）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為璿臺於水之陽穆滿八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與羽毛之美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佗不與民同樂也）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

（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未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歧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爲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爲賓客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爲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璇璣玉鈐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時洛）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慙（周書武王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坰而有慙德周書丘或爲苑）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揚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淳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比闡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爲神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王表者禹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氾而無私法含引而不殺（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以太子即位墨子曰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

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毛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譬猶天子爲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凝神廣雅曰景炤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録圖曰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邇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氾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明已見上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嶮（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録於羲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嶮矣）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楙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禮記曰清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粢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曰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王之質琢磨以道也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爲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不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

（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跨掩昌姬韜軼炎漢（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春秋録圖曰倉精萌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懽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者也（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淄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王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毛詩曰如珪如璋令問令望又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本

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某在邊邑曰某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鈌邁軸之疾已消（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述誅永澡盥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沈冥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亦絜矣毛詩曰考槃在陸碩人之軸考槃在阿碩人之邁鄭玄曰邁飢意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邁苦和切）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旬（漢書曰詔執事興廉舉孝又詔曰有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協律揔章之司

厚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魏志曰明帝立揔章觀荀氏傳曰勗爲光祿大夫公以爲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揔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挈壺宣夜辯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周禮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誄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衮珥彤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彯摇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

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卞白爲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曰百人也）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逖王慝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爲害堯命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也）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或攘敚說文曰桴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爲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踧踧周道鞠爲茂草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耆年

闠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九永）清夷。（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皆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閑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杜氏幽求子曰年五歲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爲鄰堅若金讒言人惡若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側麻）首貫胷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夷來王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推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爲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鼠之相合爾呂氏春秋曰舜登爲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

苗髽首山海經曰有貫胷國其人胷有竅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貫胷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撅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收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爲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爲寶王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楛青石爲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砮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周書曰卜盧國獻紈牛紈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䶂犬䶂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白者若馬鋸齒食虎豹）盈衍儲邸。充仞郊虞。匭櫝相

尋。鞮譯無曠。（儲邸儲府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也尚書曰苞匭菁茅匭音軌聘禮曰賈人啓櫝取圭垂繅而受宰晉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載路周官曰鞮鞻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綏（而惟）旍卷悠悠之旆。（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轔轔禮記曰武車綏旌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就卷毛詩曰悠悠旆旌）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紂事已畢偃革爲軒陳琳應機曰治刃銷鋒偃武行德）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孳。（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升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

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凡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主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英田俅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又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歷尚書帝命驗曰舜受命蓂莢孳）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含文嘉曰明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爲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遥迹。（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爲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鈎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績燔柴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上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八九於往素躔黃帝之靈矩）功既成矣。世

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譽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粤上斯巳惟暮之春（左氏傳郯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汨吾南行上巳已見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禮傳曰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釁絜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上）均乎姚澤膴膴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爲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風京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皋帝王世紀曰堯生於丹陵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爲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爲天子輙輙敃敃莫不戴悅高誘曰敃敃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爲敃敃故兩引之輙知葉切敃任勤切帝王世紀曰瞽叟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漢高祖豐人魏太祖譙人）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鹽）雲構（周禮曰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景日也緯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爲楚宮

揆之以日作爲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閒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闥洞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業岌毛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傅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張衡七辨曰迴飈拂其寮蘭泉注其庭劉楨魯都賦曰金陛玉砌玄桎雲阿）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迴潺湲徑復（楚辭曰叢薄深林人上慓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邅迴以像偶語高誘曰拂戾邅迴水流也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潺湲）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荑亂嚶聲於緜羽（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沚山有穴爲岫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緜蠻黃鳥薛君注曰緜蠻文貌）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爲禁中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太僕先清宮南都賦曰朱帷連綱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鄭玄曰帟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爲之）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殳展軨効駕徐鑾警節明鍾暢音（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禮記曰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殳禮記曰君車巳駕則僕展軨效駕鄭玄曰展軨具視也效駕白巳駕也淳于髡斗酒說曰明鍾擊磬調歌紼舞）七萃連鑣九斿（由）齊軌建旗拂霓揚葭振木（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七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車五乘斿車九乘蔡邕釋誨曰羣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魚甲煙聚貝冑星羅重英曲瑵（側絞）之飾絕景遺風之騎照灼甄部駔（祖朗）駿

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孫卿子曰楚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貝冑朱綅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葩瑤曲莖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爲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孫子兵法曰長陳爲甄魏都賦曰冀馬塡廐而駔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礮石雷駭嵇康贈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說文曰轟轟羣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飆左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覼縷）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睟（遂）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罼罕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山其渟如淵石崇楚妃歎曰矯矯莊王淵渟嶽峙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子虛賦曰涌泉清池激水推移）葆佾陳階。金匏在席。咸奏翹舞。籥動邠詩。（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爲葆也佾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豳籥又曰仲春擊土鼓歌豳詩以迎暑也）召鳴鳥于弇（奄）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糜於帝江。（山海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正歌有闋。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燕禮曰無筭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又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愷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揚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魚依）人也。（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諜（待協）詳焉。（琅邪王氏錄曰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世爲名將七略曰子雲家諜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莊子曰天道運行而無所積故萬物成）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爲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史記曰王翦者頻陽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將兵而攻趙閼與破之後遂拔趙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爲諫議大夫子駿亦爲諫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爲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贊曰賀之陰德亦有助云）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何昴星精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姪詣潁川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爲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有一于此蔚爲帝師（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論語撰考讖曰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水積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也）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瀾趙岐曰瀾水中大波也）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上又遁漢濱以著述爲事題爲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揚雄爲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錈堅則折劍折且錈焉得爲利劍也）莫不揔制清衷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言金版玉匱之書無不制在情衷爲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測也衷中心也虛明亦心也）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輟（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爲江東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潁川荀顗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

時人爲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闕典未補大備茲日（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桓譚荅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漢書曰于定國爲廷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敬同）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引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朞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又曰世祖即位遷僧虔爲侍中薨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公）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丁仲）於公（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羽獵賦序曰不折衷于泉臺）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毛詩曰張仲孝友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乃與伯禽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蓋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王體性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孫子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尚（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幼異陳國人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爲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幼異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辯慧祖父瓊育之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

（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出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標立也言此二子淳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也）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曰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江表傳曰潘濬見孫權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廢毀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太宗宋明帝也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爲秘書郎太子舍人）

元徽初遷秘書丞（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改年曰元徽吳均齊春秋曰儉超遷秘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爲中經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爲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爲永制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喬與褚左軍解交書曰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徹體識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漢書婁敬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青位既益尊然汲黯與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粲荅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儉遭所生母憂服闋也司徒袁粲也）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漢書曰倪寬爲司農都尉大司農奏課聯最韋昭曰聯得第一也）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叅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

者公也（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少爲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爲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玠音介）儉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巫蠱事泄上召僧綽具言之劭於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頃之劭亂檢太祖巾箱得僧綽所啓饗士并發諸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補太尉右長史（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太尉也）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聖武謂齊高帝也干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王迹）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粮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

著王佐之符（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位相國爲齊公也）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太祖謂齊高祖也）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部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部爲左僕射衛臻爲右僕射今以策劭爲營部誤也營役瓊切部烏合切虞預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爲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爲廉平）

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漢書曰兒寛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楊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史記曰淮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謂之夏）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謝承後漢書曰許荊字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其讎操兵欲殺世荊與相遇乃解劍長跪曰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爲賢何敢相侵遂解劍而去漢書曰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閤不出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敢復爭延壽乃起聽事）

前郡尹温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王隱晉書曰温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爲郡尹後平蘇峻之亂臧榮緒晉書曰劉惔字真長沛國人也爲丹陽尹性重莊老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食邪蒿萊倦不息無終里邪蒿弃素尚無終喪若始）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蕭子顯齊書曰儉父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

人表允資望實（漢書平帝詔曰校書置經師一人任昉雜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爲東海王越記室參軍勑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予胥怨（挂服未詳王隱晉書曰王遜字劭伯爲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去是爲郡所產以還官也三輔決録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談者取則范睢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爲臨淮太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百姓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尚書曰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戀之）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

（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頊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本號衛將軍也）謙光愈遠大典未申（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六年又申前命（儀同三司之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還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詔加中書監猶叅掌選事長與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言昔者任非其人或專車而獨坐或發志於見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失之者甘心臧榮緒晉書曰和嶠爲黃門侍郎遷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及嶠爲令荀勗爲監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公曾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晉諸公讚曰傅宣定九品未詮劉疇代之悉改宣法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爲世俗所遺失焉）必使無訟事深引誘（論語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孫綽王蒙誄曰提衡左府舉直閑邪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拔奇取異興微繼絕（王隱晉書羊祜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拔奇於版築豈不愧知人之難哉興微即興滅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衛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子曰景風至施爵祿賞有功）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

朝軫慟儲鉉傷情（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豈直舂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劉紹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檝）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劉向指明梓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六十人（漢官儀曰班劒者以虎皮飾之）謚曰文憲禮也（謚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文多能曰憲）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已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必於是）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左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姬姜無弃憔悴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栗出言必雅孫資別傳曰朝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顯己之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從容議論吳志曰是儀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引長風流許與氣類（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爲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引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桓礹邴營氣類經緯士人）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勗以丹霄之價引以青冥之期（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霄之鳳青冥之龍）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廣雅曰稱謂之銓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居厚者不矜其多

處薄者不怨其少。（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窮涯而反。盈量知歸。（莊子市南子曰君涉於江南而浮於四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帝圖已見上文）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至）競爽於晉世。（東觀漢記曰張酺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案漢舊儀制漢禮酺以爲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荀顗先受太祖勑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昔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無以仰摸淵旨。取則後昆。（尚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引量不以容非。（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己引乎接物魏志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引量謝承後漢書郎顗章曰陛下寬不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潘尼潘岳碣曰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姧。（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風俗通曰積習而成不敢

獨否）蓄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削即削筆即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掾趙繡按高氏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焉怒乃出其重劾）公秉理照物。動必研機。（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恭超登清任當虛心秉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豈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責）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眄之榮。鄭璞踰於周寶。（路粹爲曹公與孔融書曰邈一言之譽者訏有餘矣莊子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眄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爍腊者號之爲璞尚書曰引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曹植祭橋玄文曰士死知己懷此無志）出入禮闈。朝夕舊館。（十州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廟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仲長子昌言曰子長班固述作之士）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說文曰縟繁也彩色也）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王彪之賦曰於是乎統體而詠之）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楚有屈原趙有

（荀卿漢則司馬楊雄魏則陳思王粲）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陸機表詣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袁宏三國名臣賛序曰風軌德音爲世作範）爲如千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録如左

文選卷第四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衆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賛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賛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賛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善曰漢書曰王襃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襄因奏言襃有軼才上乃徵襃既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應劭曰不知純緜之麗密也賛以爲純緜）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唅音含糗乾食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戰國策張儀曰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廣雅曰茨覆也）無

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杼情素。（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如淳曰。矻矻。健作貌。苦骨切。）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甌冶。甌冶即巧冶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甌冶。願請此二人爲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鋻也。焠。子妹切。鋻。工練切。說文云。鍔。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水斷蛟龍。陸剸犀革。（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剸。截也。漢書音義曰。剸。章兖切。）忽若篲氾畫塗。（如淳曰。若以篲掃於氾灑之處也。篲音遂。塗。路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困切。）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筴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旦。皆良馬名也。駕則旦至。故以爲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張晏曰。王良。郵無卹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孔安國曰。絺綌。葛也。）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凄滄。（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一侯切）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選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柏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柏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信也。苦本切。）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孟子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甯戚飯牛。巳見鄒陽上書。）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張晏曰奥幽也渫狎也辱汙也如淳曰奥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屩蹟案屩以繩爲屩屨也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膏粱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潜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蜉蝣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大人言龍飛在天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晉灼曰遞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鐘瓚以爲楚辭有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笛賦曰號鐘高調號鐘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鐘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遞爲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善曰孫卿子曰羿蠭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

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爲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一首（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楊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漢書曰諸羌先零豪然先零羌別號）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爲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又曰徐方震驚）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开乃上䟽曰因田致穀威德兼行）有守矜功謂之弗克（應劭

（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之便不如擊之論語讖曰重耳反譎伐德矜功）請奮其旅于罕之羌（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宣帝使充國共討罕开於鮮水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制勝巳見張景陽雜詩）遂克西戎還師于京（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毛詩曰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尚書曰惟周王四征弗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又大雅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

六百七　文四十七　六　壬子重刊　陳亮

出師頌一首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爲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爲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旣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孝山（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巳云前世不得爲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劒斬蛇蛇分爲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嫗夜哭人問嫗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也）西零不順東夷遘逆（西零即先零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桓桓上將寔天所啓（桓桓巳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傳趙衰曰郤穀說禮樂而敦詩書）憲章百揆爲世作楷（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昔在孟津惟師尚父（尚書曰武王伐紂師渡孟津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素旄一麾渾一

六百五十四　文四十七　七　戊申重刊　曹俏

區宇（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王右秉白旄以麾）蒼生更始朔風變楚（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方也楚南方也史記子貢問樂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何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舜樂好之故天下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巳）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我出我師于彼西疆（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天子餞我路車乘黄言念伯舅恩深渭陽（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介珪既削列壤酬勳（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今我將軍啓土

上郡（尚書曰建邦啓土也）傳子傳孫顯顯令問（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爲狹著酒德頌爲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游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頡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吾之貴介弟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游士莫不瞋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春秋感精符曰禍亂鋒起君若贅旒）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奮髯箕踞枕麴藉糟（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耶又曰尉佗魋結箕倨）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毛詩曰君子陶陶）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廣雅曰擾擾亂也焉如猶何如也）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二豪公子處士也隨己而化類蜾蠃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天以清爲常地以靜爲本今上墋下黷言亂常也墋不清澄之貌也）波振四海塵飛五岳（波振楚錦切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媟也塵飛以喻亂也）九服徘徊三靈改卜（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赫矣高祖肇載天祿（尚書曰天祿永終）沈跡中鄉飛名帝錄（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人尚書璇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錄圖）慶

雲應輝皇階授木（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言漢之歷運爲周木德所授也）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爲泗上亭長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漢書曰高祖居沛豐）彤雲晝聚素靈夜哭（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季彤丹色也素靈夜哭已見上文）金精仍頹朱光以渥（漢書郊祀志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爲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朱光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尚書曰宅心知訓又曰俊民用章曹植與陳琳書曰驥騄不常一步應良御而効足）堂堂蕭公王迹是因（蕭何爲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綢繆叡后無競維人（毛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黥布反上自將擊之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咎繇邁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修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爲一代之宗臣張晏曰宗臣國所宗也）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論語曰貧而樂周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莊子曰君子淵默而雷聲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成陽南大破之又擊三秦軍壤東破之文穎曰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述曰長驅大舉電擊雷震）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漢書曰魏王豹反叅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遫大破之又從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鄂秋曰位次蕭何第一曹參次之）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漢書張良終諡曰文成侯又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永言配命因心則靈（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事揣情爲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遯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令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隨難滎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銷印惎（忌）廢推齊勸立（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滎陽酈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趣銷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良勸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則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項羽敗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霸楚寔喪皇漢凱入（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迹黃老辭世却粒（史記良曰願弃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導引輕身）曲逆宏達好

七百六
文四十七
十

七百六八
文四十七
十一
戊申重刊　刘升

謀能深。（西都賦曰大雅宏達論語子曰好謀而成）遊精杳漠。神迹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重玄天也鄧析子曰九地之下重天之巔）伐謀先兆。擠響于音。（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於爲音然兆爲謀始響爲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鶡冠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奇謀六奮。嘉慮四迴。（漢書曰陳平凡六出奇計或頗秘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曰張良爲高祖畫策六陳平出奇策四皆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此言有符仲子之說未詳相承而誤或別有所憑也）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冀寔摧。（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寤乃厚遇齊使音義曰躡謂平躡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沫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數萬金行反間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病死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韓王窘執。胡馬洞開。（漢書曰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僞遊雲夢

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爲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毛萇詩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爲匈奴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解圍以得出）迎文以謀。哭高以哀。（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殊悲）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蔡邕李咸碑曰明略兼洞與神合契）奮臂雲興。騰迹虎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呂氏春秋曰凡兵之用也攻亂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漢書曰漢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閒齊趙魏皆反與楚和以信爲左丞相擊魏）濟河夷魏。登山滅趙。（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

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威亮火烈。勢踰風掃。（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而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侵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拾代如遺。偃齊猶草。（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閼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音焉頓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二州肅清。四邦咸舉。（據禹貢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乃眷北燕。遂表東海。（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爲假王漢王乃遣張良立信爲齊王表東海已見九錫文）克滅龍且。爰取其旅。（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

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劉項懸命。人謀是與。（漢書蒯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縣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人謀已見上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漢書曰項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我背之不祥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彭越觀時。弢（韜）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弢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爲魏相國漢敗彭城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爲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爲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爲鼎銘曰即宮於宗周）烈

烈黥布。眈眈其眂。（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名冠彊楚。鋒猶駭電。（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覩幾蟬蛻。悟主革面。（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間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也）肇彼梟風。翻爲我扇。（漢書曰上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天命方輯。王在東夏。（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矯矯三雄。至于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虎臣也）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羅咎慝）保大全祚。非德孰可。（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謀之不臧。舍福取禍。（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氏傳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張耳之賢。有聲梁魏。（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毛詩曰文王有聲）士也罔極。自詒伊愧。（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慼詒音怡）俯思舊恩。仰察五緯。（漢書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脫迹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泜音祗）悴葉更輝。枯條以肄。（以木爲喻也漢書曰漢立耳爲趙王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漢書曰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漢立信爲韓王上以信壯武乃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盧綰自微。婉孌我皇。（漢書曰高祖與綰壯學書又相愛也班固漢書述哀

紀曰婉孌董公惟亮天工）跨功踰德。祚爾煇章。（漢書曰群臣知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上乃立綰爲燕王章印章也）人之貪禍。寧爲亂亡。（漢書曰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鄭玄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上以鋗有功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甲令音義曰鋗呼玄切酈持益切）肅肅荊王。董我三軍。（漢書劉賈將貳萬人騎數百擊楚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我圖四方。豺薦其勳。（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固陵賈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豺周豺反楚佐賈）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墳。（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立賈爲荊王王淮東毛詩曰鋪敦淮墳）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寘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淑人君子。實邦之基。（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漢書曰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主亡與亡。末命是期。（主亡與亡已見任昉爲范雲立太宰碑表）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漢書曰周勃爲人木強敦厚論語摘輔曰子然公順多略）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也）雲騖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破綰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

（平誅諸呂左傳樂桓子謂范宣子曰夫尅亂在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漢書曰勃已滅諸呂遂共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曰開閶闔兮坐紫宮）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漢書曰惠帝以勃爲太尉安劉氏已見上文）挾功震主自古所難（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畧震主者身危）勳耀上代身終下藩（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丞相就國薨）舞陽道迎延帝幽藪（漢書曰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高祖迎立爲沛公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張揖竄迹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揔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顏誚項掩淚悟主（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揔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賛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忠信自著）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漢書曰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求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振威龍蛻攄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蛻破荼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陳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蘄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毛詩曰猗與那與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戎軒肇迹荷策來附（漢書曰上降沛爲沛公以嬰爲太僕常奉車）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取兩兒弃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爲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頴陰銳敏屢爲軍鋒

六百九十七字　文四十七　十六　壬子重刊盛彥

奮戈東城禽項定功（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吴引淮光啓于東（漢書曰嬰渡江定吴還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也左氏傳宋向戌曰光啓寡君群臣安矣）陽陵之勳元帥是承（漢書曰傅寛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屬丞相參殘博）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曰靳歙別定江陵身得江王致雒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窺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皐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誕節救在三哲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杜預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說齊齊王田廣以爲然罷歷下兵守備）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乃烹食其）我皇寔念言祚爾孤（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封其子爲高梁侯）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於上上召見）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役夫還京定都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毛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爾雅曰考成也）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書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選善也）往制勁越來訪皇漢（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卒拜佗）

文四十七　十七　乙卯重刊　才

（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爾雅曰奉訪謀也）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漢書曰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注意於將將相和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懽太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報如之則呂氏謀益壞及誅呂氏賈頗有力焉）所謂伊人邦家之彥（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班固漢書王遵贊曰遵實趙趙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斁典引曰彝倫斁而舊章缺）漢德雖朗朝儀則昬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其儀就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包咸論語注云三代夏殷周也尚書曰垂裕後昆）無知叡敏獨昭奇迹察侔蕭相貺同師錫（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侔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尚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漢書漢王曰孰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布歸漢毛詩曰酆水東注惟禹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眾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王受命讖曰河受圖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効邈哉惟人何識之妙（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軍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

宛果引兵南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略孔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漢書曰項羽圍漢王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遯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周苛慷慨心若懷冰（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絜）刑可以暴志不可凌（漢書曰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楚破滎陽欲令將苛罵曰若趨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烹苛）軌偕没亮迹雙升（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陳義重出則雙升）帝疇爾庸後嗣是膺（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也）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煇（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媪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曰媪母別名也烏老切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震風過物清濁効響（文子曰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周易曰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引海者川崇山惟壤（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眾）韶護錯音袞龍比象（漢書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明明眾哲同濟天網（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劒宣其利鑒獻其朗（廣雅曰鑒炤也鑑謂之鏡）文武四充漢祚克廣（尚書曰光被四表孔

（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一首 并序

夏侯孝若（臧榮緒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連璧爲散騎常侍此贊爲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漢書曰朔爲太中大夫又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魏建安中（范曄後漢書曰獻帝改興平三年爲建安元年今云魏疑誤也）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也）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博達古今而好道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變通者趨時者也）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班固漢書贊曰朔正諫似直）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班固漢書贊曰朔詼諧逢占其事浮淺字書曰詼嘲也口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諧和也史記太史公曰王翦偷合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迹（班固漢書贊曰朔穢德似隱）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班固漢書東方朔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揚子雲解嘲曰雖其人之贍智）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氏傳曰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漢書曰陰陽家流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圖河圖也緯五緯也謝承後漢書曰尤明圖緯百家衆流已見任昉策秀才文）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莊子曰支離疏鼓策播糈足以食十人精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中使朔射之連中輒賜帛逆逆刺也）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箴石湯火之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孔安國尚書序曰研精覃思易曰不習無不利）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孔融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暫聞不忘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引大凌轢卿相嘲哂豪桀籠罩靡前跆籍貴勢（漢書曰張楚並興兵相跆籍蘇林曰跆音臺鄧展曰蹋也）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十洲記曰朔弄萬乘傲王公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之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已（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談者又以先生噓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

（之士養形之人也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忽然入冥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時爲郎宣帝時棄去後見會稽）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齊爲鴟夷子言其變化無常也）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爲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僕自京都言歸定省（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記曰凡爲人子之禮昏定而晨省）覲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楚辭曰馮翼遺像何以識之）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退不終否進亦避榮（周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涅而無滓既濁能清（論語子曰涅而不緇老子曰孰能濁以靜之徐清淮南子曰濁而徐清沖而徐盈）無滓伊何高明克柔（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能清伊何視汙若浮（班固東方朔述曰懷肉汙殿弛張浮沈）樂在必行處淪罔憂（周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跨世凌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先生其道猶龍（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何規哉孔子曰吾乃於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嗋予有何規於老聃哉）染迹朝隱和而不同（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論語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不可得而治也尚書曰寬而

有制從容以和）我來自東言適茲邑（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爾雅曰適往也）敬問墟墳企佇原隰（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允企伊佇）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榱棟傾落草萊弗除（呂氏春秋曰農夫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悠悠已見上文）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尚書咎繇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毛詩曰祀事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袁彥伯（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爲大司馬府記室叅軍稍遷至吏部郎出爲東陽郡守卒）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漢書成帝詔曰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爲之立君以統理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墨子曰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西京賦曰若歷世而長存又曰繼體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均樂動聲儀注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罔宰匠萬物之形漢書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爲鈞毛詩曰維清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遭離不同迹有優劣（王命論曰遭遇異時禪代不同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迹）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言至於君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上下之契亦存而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

（蒼頡篇曰華戒也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三賢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臣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圓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昌高誘曰上君也下臣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寗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又曰寗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又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之）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魯連子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賢好兵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爲臣燕王以爲亞卿）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者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見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額顙也漢書上曰夫運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也）漢之得材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勤於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續禹功而大庇民論語子曰抑亦可以爲次也）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引道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論語子曰人能引道非道引人莊子謂魏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化所以千載不一也）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賈誼上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爲流涕者二）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然此文去萬歲一期蓋甚言之以避下文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承風列爲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産曰吾以救世）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隷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

有寄乎（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鷦鷯賦曰生生之理足矣）相與引道豈不遠哉（引道已見上文）崔生高朗折而不撓（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鍾會與吳主書曰執笏之心載在名策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若乃一日進璽君臣易位（漢書曰羣臣謹奉天子璽符代王遂即天子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玃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治國以禮民無怨聲（論語曰為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國之懽心人說喜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徙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左傳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勑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王）

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孫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丱兮）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披退）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吳志曰瑜還江陵於道疾卒時年三十六）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吳志曰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愕愕東觀漢記戴馮謝上曰臣無蹇愕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也）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論語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況沈迹溝壑遇與不遇者乎（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鄉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揚雄以為遇不遇命也）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家語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子夏毛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讚云魏志九人蜀

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曰大過大者過也）洪飈扇海二溟揚波（揚波喻亂也）虯虎雖驚風雲未和（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潛魚擇淵高鳥候柯（周書曰美爲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鼈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赫赫三雄並迴乾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曰三雄鼎足）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國語聲子謂子木曰若杞梓皮革楚實遺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香草善鳥皆喻賢也）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日月在躬隱之彌曜（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予甚者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文明映心鑽之愈妙（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詳論語顏淵曰鑽之彌堅）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尚書曰火炎崑崗玉石俱焚）達人兼善廢己存愛（孟子曰古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謀解時紛功濟宇內（老子曰解其紛）始救生人終明風槩（魏志曰太祖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咨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魏氏春秋曰太祖軍至濡須彧病留壽春）

公達潛朗思同蓍蔡（法言曰樗里之智也使知國若葬吾以疾爲蓍蔡也）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迹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魏志曰荀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光光發迹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命不延遭此顛沛）愔愔幕裏筭無不經（魏志荀攸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幃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華曰祈昭之愔愔）亹亹通韻迹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爲尚書令從征孫權薨太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身莊子曰可以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魏志曰魏國初建渙爲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貞而不諒通而能固（論語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恂恂德心汪汪軌度（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志成弱冠道數歲暮（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君之年歲已晚也）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雖遇履虎神氣恬然（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佗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曰至人者神氣不變）行不脩飾名迹無愆（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

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嶷（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於天骨論語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忠存軌迹義形風色（義形於色已見上文）思樹芳蘭剪除荆棘（芳蘭以喻君子荆棘以喻小人）人惡其上時不容哲（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孔融薦祢衡表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魏志曰炎爲中尉太祖爲魏王楊訓發表褒述盛德炎取訓表草視之與訓書有白炎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罰炎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炎死周易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桓子新論曰老子其心玄遠而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形曰器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和而不同通而不雜（和而不同已見上文莊子曰純粹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荅（魏志曰太祖時科禁酗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坐免刑文帝踐祚歷潁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後爲光祿大夫薨）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魏書曰群前後數陳得失群爲司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德喻王）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洿必僞處死匪難理存則易（魏志曰曹爽見誅夏侯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班固漢書楊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荀悅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豈不哀哉）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經甘露中爲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橈不詘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干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弑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爲侍中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見危致命已見上文）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堂堂已見上文）器同生民獨稟先覺（孟子曰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也子天民之先覺者也）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牓有大力矣管樂已見序也）初九龍盤雅志彌確（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漢書陽九戹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戹百六之）

（會者也）苟非命世孰掃雰雺（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雺孔安國尚書傳曰雺陰氣也武功切今協韻音夢）宗子思寧薄言解控（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宗子也解控謂彼有急而控告於己己能解之也左氏傳王子伯駢曰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釋褐中林鬱爲時棟（亮爲丞相故曰時棟袁崧後漢書郭林宗與陳留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爲時棟梁）士元引長雅性内融（謝承後漢書曰嚴遵雅性高厲）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六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周易曰終以知始始以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緜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夙夜匪懈義在緝熙（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緝熙已見上文）三略既陳霸業已基（蜀志曰劉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尅爲軍中郎將卒）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勤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蜀志曰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賢進士爲務論語子曰君子其行已也恭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衡仲達秉心淵塞（毛詩曰秉心塞淵）媚茲一人（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疇昔不造假翩鄰國（蜀志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

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拜鎮南將軍）進能徽音退不失德（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効順欲追蹤陳韓耶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爲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魏群臣咸賀權獨否後爲車騎將軍卒）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鳥擇木已見上文）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也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決）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衡霍二山在吳之境）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吳志曰張昭彭城人也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爲良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遯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騑曰請息肩于晉）王略威夷吳魏同寶（應瑒釋賓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遂獻宏謨匡此霸道（史記商鞅曰吾說孝公以霸道其意欲之）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吳志曰孫策臨亡弟權託昭昭率群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吳志張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才爲世出世亦須才（蘇武荅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爲世生器爲時出）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迹草萊荷檐吐奇乃搆雲臺（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高高誘曰高際於雲故曰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

毅（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顏色諫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吳志曰建安二十年權遣使蜀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豈無鶺鴒固慎名器（毛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左氏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伯言謇謇以道佐世（謇謇已見上文）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謀寧社稷解紛挫銳（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吳志曰遜爲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太傅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立上以恒匡上以漸（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泄周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清不增潔濁不加染（言得清濁之宜也清濁已見上文）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吳志曰翻性不協俗多見毀謗）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吳志曰翻數犯顏諫諍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嘆過孫陽放同賈屈（楚辭曰驥躊躇於獘輂兮遇孫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王曰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王石相糅和氏爲之歎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毀誼天子亦疏之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因以自諭）詵詵衆賢

千載一遇（毛萇詩傳曰詵詵衆多也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鸚鵡賦曰蓐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枚乘樂府詩曰天路隔無期）仰挹玄流俯引時務（毛萇詩傳曰挹㪺也）名節殊塗雅致同趣（周易曰殊塗同歸嵇康贈秀才詩曰仰慕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周易曰日月麗乎天禮記曰夫日月星辰所以瞻仰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呂氏春秋曰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仁義在躬用之不匱（論語比考讖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毛詩曰孝子不匱毛萇曰匱竭也）尚想重暉載挹載味（羊秀衛公誄曰仰睎遐風重暉冠世）後生擊節懦夫增氣（魏略王朗荅太祖曰承吉之日撫掌擊節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文選卷第四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符命

司馬相如封禪文一首

揚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歷選列辟以迄於秦（文穎曰選數也辟君也）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逖遠也近者蹈其迹遠者聽其風聲）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張揖曰紛綸亂貌善曰湮沒也勝盡也）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韶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罔與冈同）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所載善惡可知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尚書益稷之文也）因斯以談君莫盛

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殖百穀）公劉發迹於西戎（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郅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如淳曰越於也）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豈不善始善終哉（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一也莊子曰善始善終人猶効之）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慎其規模又謹其遺教也）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易可遵奉也二易並盈豉切）湛恩厖鴻易豐也（湛深也厖鴻皆大也言湛恩廣大易可豐厚也湛音沈厖莫江切）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通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是以業隆於繈緥而崇冠於二后（孟康曰繈緥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法易故）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張揖曰都於也卒終也爾雅曰元始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顯號尊名謂封禪也）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羡（張揖曰逢遇也喩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潏泉貌徐廣曰沕沒也士必切音義或曰曼羡廣散也）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張揖曰旁魄布衍也魄音薄）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孟康曰暢達也垓重也泝流也埏若兗埏地之八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流於地之八際）懷生之類沾濡浸潤（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協氣和氣也橫流多也猋逝遠也）邇陜遊原遐闊泳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遐遠也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首惡鬱没晻昧昭晢（孟康曰始爲惡者皆湮滅晻昧喩夷

（秋皆化之也。穀梁傳曰：諸侯不首惡。）昆蟲闓澤，迴首面內。（文穎曰：闓澤，皆樂也。韋昭曰：面，向也。闓音愷，澤音驛。）然後囿騶虞之珍羣，（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徼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遮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導一莖六穗於庖，（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犧雙觡共柢之獸。（服虔曰：犧，牲也。觡，角也。柢，本也。武帝獲白麟，觡共一本，用以爲牲。）獲周餘珍，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不死。）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也。禮樂志曰：訾黃其何不來下。余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言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療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靈圉，禮待之於閒館舍中。）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漢書音義，或曰：俶儻，卓異也。奇偉之物，譎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旋機鈐曰：武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魚以燎也。）微夫此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服虔曰：介，大也。言周以白魚爲瑞，登泰山封禪，不以慙恧乎？小雅曰：心慙曰恧。女六切。）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未可封禪爲進，漢可封禪而不爲爲讓。）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音惠。文穎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譓，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文穎曰：不獨一物造見也。創，初創也。）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漢書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帝封禪紀號，以表榮名也。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者，發語之辭也。）陛

下謙讓而弗發。（文穎曰：弗發往意。）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劭曰：挈，絕也。李奇曰：缺，闕也。韋昭曰：三神，上帝、太山、梁父也。）羣臣恧焉。或曰：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孟康曰：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不爲苟進而踰禮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言不廢脩禮地祇，告誠天神之義也。）勒功中嶽，以章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嶽而幸泰山。）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黎元已見上文。）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皇皇，美也。卒，終也。貶，損也。卒或爲本。）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而後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寀錯事。（漢書音義曰：寀，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覩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錯事業也。錯，千故切。）猶兼正列其義，祓（弗）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別人事，敘述大義，爲一經也。）將襲舊六爲七，攄之亡窮。（服虔曰：舊爲六經，漢欲七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蜚，古飛字也。）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天子俙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張揖曰：俙，感動之意也。許皆切。俙或爲沛。）

乃遷思迴慮揔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慱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博也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天油然作雲）甘露時雨厥壤可遊（遊遨也言祥瑞屢臻故可遊遨也）滋液滲漉（鹿）何生不育（說文曰滲下漉也又曰漉水下貌韋昭曰滲疏禁切）嘉穀六穗我穡曷蓄（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蓄積）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泰山也顯位封禪之事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李奇曰侯何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般般之獸樂我君圃（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毛萇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旼旼穆穆君子之態（漢書音義曰旼旼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旼音旻態他代切）蓋聞其聲今親其來（親見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率舞則騶虞在其中）濯濯之麟遊彼靈畤（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畤獲白麟故言遊靈畤也毛詩曰麀鹿濯濯）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帝天帝也白麟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天天用歆享之荅以祉福也）三代之前蓋未甞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采色炫燿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文穎曰陽明也）於傳載之去受命所乘（如淳曰書傳撰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孟子萬章曰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諄之純切）依類託寓喻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德兢兢翼翼（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太公陰謀机之書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祇之道舜所以在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祇）

劇秦美新

（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討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揚子雲（王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退不能草玄虛室頤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爲過矣）

諸吏（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媿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登庸欽明已見上文）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爲天下君）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神明已見顏延年曲水詩序）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開闢已見西征賦）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

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眴與眩古字通）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先犬馬已見曹子建責躬詩）所懷不章長恨黃泉（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萬分勳一已見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睢盱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睢盱已見景福殿賦睢許惟切盱音吁）或玄而萌或黃而牙（言天地方開故玄黃異色而生萌牙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玄黃剖判上下相嘔（言天地既開玄黃分判故天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煦嫗覆育萬物鄭玄曰以氣曰煦煦與嘔同況俱切）爰初生民帝王始存（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豈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混茫茫天地未分豈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澹漠焉）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為三皇故曰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左氏傳召公曰糾合宗族于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困斯發（司馬遷書曰仲尼厄而作春秋）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言有斯四德乃為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庸邑之秦號曰秦嬴）因襄文宣靈之僭迹（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君襄王並已見李斯上書史記曰文王卒子莊襄王立）

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史記曰莊襄卒子政立初并天下號始皇帝從橫已見上）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秦相）馳鶩起翦恬賁之用兵（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又曰王翦攻趙拔之翦子賁破定燕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史記李斯曰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書詩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崩樂已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六韜曰先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流漂滌蕩謂除之也）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勤功業（難古然字）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暫齧人且餘切又曰獷犬不可親附也古猛切）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也潛藏也）大茀經霣巨狄鬼信之妖發（茀彗星也穀梁傳曰星孛入北斗孛之為言猶茀也步內切茀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彗星先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漢書曰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之患見臨洮鬼信謂告祖龍死也已見西征賦）神歇靈繹海水羣飛（繹猶緒也言神靈歇其舊緒不福祐之繹或為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二世而亡何其劇與（二世胡亥也為趙高所弒劇甚也言促甚也）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尚書曰兢兢業業）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貞正也言既正且明故祥瑞咸格）回而昧之者極妖愆（回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愆競集也昧或為蔑）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焉有行壞徹之道而全立者乎言無也）故

若古者稱堯舜。（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又云。若稽古帝舜。）威侮者陷桀紂。（夏桀。殷紂也。尚書曰。威侮五行。）況盡汛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況，始皇也。私，私所爲也。而能享祐，言不能也。毛詩曰。洒掃庭內。毛萇曰。洒，灑也。洒與汛同。所買切。）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漢高祖發迹在於豐沛。滅秦道自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漢書沛公謝羽曰。與將軍戮力攻秦。不自意先入關。）創業蜀漢。發迹三秦。（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又曰。韓信因陳三秦易并之計。漢王聽信策。）尅項山東。而帝天下。（漢書曰。灌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擿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歷紀，歷數綱紀也。）秦餘制度。項氏爵號。

雖違古而猶襲之。（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猶因也。）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爲襲秦項。故闕者不補。弛者未張也。）道極數殫。闇忽不還。（言天道既極。厤數又殫。故闇忽而滅。不能自還也。）逮至大新受命。（大新，王莽也。已見西征賦。）上帝還資。后土顧懷。（言上帝迴還而資助。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玄符靈契。黃瑞涌出。（玄符，天符也。靈契，地契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烈焉。涌出而瑞之。）滭浡沕潏。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言衆瑞之多也。）誕彌八圻。上陳天庭。（八圻，猶八埏。言下終八圻。上列天庭。）震聲日景。（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也。易曰。震爲雷。）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閒。（炎光，日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淵。所及遠也。天淵已見荅賓戲。）必有不可辭讓云爾。（言難辭也。）於是乃奉若天命。

窮寵極崇。（尚書曰。明王奉若天命。）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分天之符。合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億兆。規萬世。（創業經乎億兆。規模至於萬世也。）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言衆瑞所以咸臻者。由能祭天事地。）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曰。莽遣五威將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登假皇穹。鋪衍下土。（假，至也。言衆瑞升至於皇天。鋪衍於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離，麗也。）卓哉煌煌。眞天子之表也。（表，儀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已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拔劍斬蛇。分爲兩道開也。）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格，至也。言莽德盛。故受天命甚易。令衆瑞咸至甚勤也。）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

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論語。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委，亦積也。）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勤勤懇懇者。以秦之所爲爲非。故欲勤修德政也。尚書曰。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勤懇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是以發祕府。覽書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言以文雅爲囿。囿以禮樂爲場圃。）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胤，續也。紹，繼也。）懿律嘉量。金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神卦靈兆。古文畢發。（蓍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煥炳照曜。靡不宣臻。（宣，徧

（也。臻至也。）式軨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卿車服黻冕各有差軨軒皆車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軨鄭玄曰如今窻車也周禮曰交龍爲旂熊虎爲旗）揚和鸞肆夏以節之。（大戴禮曰行以和鸞鸞趣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鸞和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樂也步則歌之以中節）施黼黻袞冕以昭之。（言制服有差亦明貴賤也尚書曰黼黻絺繡周禮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漢書曰莽請考論五經定娶禮）親九族淑賢以穆之。（漢書莽詔曰姚嬀陳田王予之同族也尚書曰惇序九族五姓世世復無有所與）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漢書曰莽奏定南郊）欽修百祀咸秩也。（漢書曰莽奏定羣神之禮尚書召誥曰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明堂雍臺壯觀也。（漢書曰莽奏起明堂辟雍）九廟長壽極孝也。（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悉壞孝元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制成六經洪業也。（漢書曰莽奏立樂經然經有五而又立樂故云六經也）北懷單于廣德也。（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使上書慕從聖制以誑曜太后）若復五爵度三壤。（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四等臣請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經井田。（漢書曰莽令天下公田口井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爲井）免人役。（漢書曰莽令更名天下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之）方甫刑。（漢書曰莽分移律令儀法尚書曰穆王作呂刑孔安國曰後爲甫侯）匡馬法。（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謂成出華車一乘教戎備也穰苴已見左太冲詠史詩）恢崇祗庸爍德懿和之風。（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爾雅曰懿爍美也）廣彼搢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搢紳已見封禪書漢書賈山上疏曰古者工誦箴諫瞽誦詩士傳言諫過也）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振鷺鴻鸞喻賢也毛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易曰鴻漸于陸）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韣。（韞韣已見上文櫝與韣古字通音讀）郁郁乎煥哉。（論語曰郁郁乎文哉又曰煥乎其有文章）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言有聖德信能允塞鬼神之望）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姦宄寇賊。罔不振威。（尚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河圖著命曰握登見大虹意生黃帝漢書曰予惟黃帝舜帝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嬀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麟麟光明也麟與燐古字同用）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言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家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父者泰山下小山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不受命猶有事乎泰山言俱失也史記曰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嶽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景公春秋曰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何休公羊傳注惡猶於何也音烏）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言宜

（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尚書曰栗栗危懼）臭馨香含甘實（言明德比於馨香甘實故臭而含之）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曰庶績其凝喜與古熙字通）荷天衢提地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効之）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典引一首（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注典引）

班孟堅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爲侍中七略曰尚書郎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効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隋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易曰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始分烟烟煴煴有沈而奧有浮而清（烟烟煴煴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爲地浮而清者爲天）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地體沈而氣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衆類同矣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肇命民主五德初始（民主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復始也）同於草昧（易曰天造草昧）玄混之中（混猶溷濁）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漠亡聲莫能以相告故易系不得綴連也綴知銳切）厥有氏號（所依爲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開道人事）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法龍圖也）而炳諸典謨以冠

德卓絶者。莫崇乎陶唐。（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德冠帝位）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爲之正四臣已徧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爲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爲劉氏以是明之漢爲堯後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元首股肱已見上文）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縣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善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左氏傳曰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夘行也）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相助也始受命爲祖繼中爲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蹈喆之德）備哉粲爛。眞神明之式也。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茲孔子也善曰謂皐陶后夔阿衡周旦也密勿已見傅季友求贈劉前軍表）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莅其誅。（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天之所爲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爲太子襲位爲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黃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衆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

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主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欽順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也善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淵穆深美之辭也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文台爲嗣）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矢陳也敦勉也毛詩曰矢于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衆陳兵誥誓勸勉秉旄奮麾之容撝與麾音義同）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善曰尚書曰誕膺天命又曰允恭克讓）蓄炎上之烈精。（謂火漢之德也蓄聚也善曰尚書曰火曰炎上）蘊孔佐之弘陳云爾。（善曰孔佐即孔子也能表相祖宗故曰佐）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本事曰誥戎事曰誓）鋪觀二代洪纖之度。（洪大也纖細也）其賾可探也。（善曰探賾見文賦）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爲方伯或爲統牧也論語曰雖覆一簣柏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爲殷牧師也）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韋豕韋顧己姓之國皆夏諸侯也黎崇殷諸侯也四國爲不敬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善曰乘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亳。（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亳也論語曰參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解嘲曰四分五割並爲戰國毛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亳孔安國傳曰湯遷於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天邑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螭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此音義訓並與螭字同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歟。（武周樂也護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禪

（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恥於始伐也豈不然乎左氏傳曰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周頌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歟那歟孔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對荅也善曰毛詩曰對越在天鄭玄曰越於也）舄奕乎千載（舄奕光曜流行貌）豈不克自神明哉（善曰言二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自神明其道哉周易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善曰言二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明而不變言無殊功也）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言測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爲之父母模範也甄陶已見上文）然後宣二祖之重光

襲四宗之緝熙（宣徧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爲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尚書王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緝熙已見上文）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鬼區絶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傳曰方遠方也）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言皆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下之訓非漢不能弘道毛詩曰明明在下毛萇傳曰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朒朓側匿盈縮之異也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

覆天載地紘宇宙而章三光也）外運渾元內沾豪芒（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沾潤於豪芒言巨細咸被也）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易曰品物咸亨）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又爲百王之君也）榮鏡宇宙（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尊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鞏亦勞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爲年首而秦以十月爲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由未章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改正朔易服色）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

雖云優慎無乃葸與（慎而無禮則葸優謂優游也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於是三事嶽牧之寮僉爾而進曰（三事嶽牧已見上）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尚書曰惇叙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懷安也保養也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曰日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尚書曰鳳皇來儀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視明禮修則麒麟來應廣雅曰麒麟狼題肉角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擾緇文皓質於郊（思睿信立則白虎擾騶虞也）升黃輝采鱗於沼（聽德知正則黃龍見禮記曰龜

（龍在宮沼）甘露宵零於豐草（德至天則甘露降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烏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楚辭曰鸞鳥軒翥而翔飛）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天子囿內也）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麰之事耳（素雉白雉也已見東都主人朱烏火流為烏也毛詩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爾雅曰秬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音莫侯切）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濟濟翼翼已見上毛詩曰奉璋峨峨）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尚書曰嚴恭寅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左氏傳薳啓彊曰辱見寡君寵靈楚國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尚書曰垂裕後昆）豈其為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勲恁旅力

（恁思也旅陳也恁如深切）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恭館宗廟金縢之所在）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雒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至明而出天賜之使視而行之）孔猷先命聖孚也（繇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體行正性習堯所履令天子復蹈之）逢吉丁辰景命也（言逢此吉當此時者皇天之大命也）順命以創制（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因定以和神（治定作樂以和人神）荅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善曰三靈天地人也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尚書旋機鈐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玆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引大信能寤寐常止於聖心不可忘也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豈蔑清廟憚勑天命也（蔑輕也憚難也勑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善曰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勑天之命）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玆（伊維也遂古遠古也戾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楚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作者七十有四人（善曰古封禪者七十二君今又加之二漢）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言前封禪之君有天下使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水深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義之叢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肴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詩云泂酌彼行潦又曰肴覈惟旅）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

矣（讜直言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卜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吉也）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揚奮皆振布之意也絣使也絣與栟古字通也）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文選卷第四十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史論上

班孟堅漢書公孫弘傳贊一首
干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揔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漢書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爲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遠迹羊豕之閒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爲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爲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漢書曰武帝爲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廼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古）豎（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爲馬監）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閒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爲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篤行則石建石慶（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質直則汲黯卜式（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卜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有筭可罷）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斄人至中大夫斄音邰）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則東方朔枚皐（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皐字少孺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以故得媟黷）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漢書曰嚴助爲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歷數則唐都落下閎（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善歌新聲爲協律都尉）運籌則桑弘羊（漢書曰桑弘羊以心計爲侍中）奉使則張騫蘇武（張騫蘇武已見西征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受遺則霍光金日磾（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亦曰臣不如光光並受遺詔輔少主）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國語曰祭公謀）

（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爲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爲諫議大夫）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爲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爲揚州刺史宣帝以爲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爲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爲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稺卿爲淮陽相以高第入爲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爲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爲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爲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西征賦）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一首　干令升

（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善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尚書曰俟天休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攺文質再而復）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柏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鴻黃世及以一民也（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僣稱以爲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漢高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令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令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一首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儁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干寶晉紀曰魏武帝爲丞相命高祖爲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輿軫驅馳三世（干寶晉紀曰魏文帝即王位爲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爲掾，遷尚書郎。郭頒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州泰爲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爲宣王所知，歷兗豫州刺史。）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爲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爲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王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神略獨斷，征伐四克。（揚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干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干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勇士築殺之，皆夷三族。又曰：楊州刺史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

王曰：公劉克篤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干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關，此爲三關。干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王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范曄後漢書：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天符人事，於是信矣。（東觀漢記：耿純說上曰：天時人事，已可知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干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爲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爲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韋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毛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干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尅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亦可乎。）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杜之決。（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陳諫以爲不可，張華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

陽。（左氏傳晉饑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役不二時。（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侯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江湘來同。（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畎畝毛詩曰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墓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干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策廢爲庶人居於金墉城）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干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衞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毛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閼伯實沈則參商也）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寧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守衞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左氏傳卜偃曰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盜跖上有曾史）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赴明火也）內外混淆。庶官失才。（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名實反錯。天綱解紐。（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實而定名名實相爲情）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漢書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仆）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干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爲主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干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干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冠長安劉粲冠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

（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干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爲兵揭竿爲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爲資清净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

鴻毛取楚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干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爲妻）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豬畜流水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毛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雋宣國威靈審示禍福）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鶡冠子所

謂人者惡死樂生）悅其教而安其俗（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廉恥已見上注禮記曰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部（胎）家室。（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栗、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封於部、就其家室、無變更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部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託）于囊。（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曰橐、大曰囊、鄭玄曰、爲狄人所迫逐、不忍鬬其民、裹糧食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莊子曰、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萇詩傳曰、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鄭玄曰、貊、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毛詩大雅文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顯著也、）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毛詩行葦序文、）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爲正治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於是天下三

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琴操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月序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國語曰。靈王十二年。穀洛鬬。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俞。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太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縣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文質。已見上文。）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安民。已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予沖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二祖。景文。）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干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爲。貴談莊老。少有說事。）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儉。

（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衆。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爲群俗。）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宏放爲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爲通。又傅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目以蘭薰之器。）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杌未詳。）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干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啓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傅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爲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側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蓋共嗤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火候反）病矣（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爲官擇人反爲人擇官也）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桓寬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揔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干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眞平原人）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爲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駮）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其婦女莊櫛織紝（女金反）皆取成於婢僕（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織紝見下句）未嘗知女工絲枲（胥里反）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爾雅曰婦

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四教已見上文列女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干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遠居喪不帥常檢）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干寶晉紀曰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爲五伯又曰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戲荅）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干寶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己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干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干寶晉紀傅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尅己爲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殆不若也）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干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

（郜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爲痛哭者一也）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干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爲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子或以手戟擿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寔始助亂）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彊臣。（干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干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潁豫州刺史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干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遹立爲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爲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慮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謚遹爲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虔僞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蕃遣田徽殺之於鄴又曰乂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至上前乂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顒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乂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干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爲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崩謚曰孝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干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爲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爲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崩謚曰愍皇帝）

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干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睿曰今以王爲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爲秦王非也）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皇極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將由人能引道。非道引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爲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光照四海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燿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巳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爲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毛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列女傳曰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軿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魏文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教聿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史記曰平王東徙雒邑周室微諸侯以強并弱）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晉獻升戎女爲元妃（左氏傳曰初晉侯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五子齊武孟等冢嗣晉太子也）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諭亂嫡妾之禮也）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力之切）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漢書曰高祖得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漢書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然而選納尚簡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

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斵雕爲朴。（漢書。班固曰。漢興。破觚爲圜。斵雕爲朴。）六宮稱號。惟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案。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絜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

矣。（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毛詩曰。詒厥孫謀。）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炟。丁達反。）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重器。神器也。）唯秦芈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爲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芈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騭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萇。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岸）之下。（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犴宜獄。）湮滅連踵。傾輈繼路。（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㑺商貨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嵇康與山巨源

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燋爛也。）終於陵夷大運。淪士神寶。（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考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叅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爲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氣智勇可謂兼之）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徒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誄曰茂績惟嘉）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爲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爲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爲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爲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潁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高祖爲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

然乎（李陵書曰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色紳大帶也）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録録反抱關爲）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者衆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爲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爲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

（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即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棄德並列於朝即葅戮相仍故云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事相權（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幣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爲母輕爲子衡平也）故高秩厚禮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漢書曰翟方進爲相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建

武之世（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范曄後漢書郎顗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漢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贛河南人徵爲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顯宗明帝）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元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爲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爲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爲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次云爾

宦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

（宦者養也養閽人使其看宮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爲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中之門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爲中）寺人掌女

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玄曰正內路寢也）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誡出入及關閉之屬也重閉外內門）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左氏傳曰呂郤畏偪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餧而弗食故使處原）

（杜預曰勃鞮披也史記以勃鞮爲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及其弊也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閹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爲豎刁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爲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平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令（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兆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爲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傳近房卧之內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漢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宦者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揔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其後引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

六ヲ八十七　文五十　五　乙丑重刊　王才

損穢帝德焉（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爲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揔權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徒對反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爲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季產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鄛鄉侯）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已見皇后紀論）朝臣圖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宦傾擅朝室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漢書曰掖庭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爲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

六ヲ七字　文五十　六　乙丑重刊　王才

（陰王謁者長與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爲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桓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光張良陳平）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枚乘兎園賦曰高冠扁焉長劍閒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苴（子余）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漢舊儀曰郡分銅虎符三）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刄）珍藏（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瓚曰紈之細密如堅冰也子虛賦雜纖羅垂霧縠）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曰妃嬙貴者也嬙音墻漢書曰初袁盎爲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繢罽佞倖傳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綈錦）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熏骨以行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韋昭國語注曰山居曰棲）寇劇緣閒搖亂區夏（劉騊駼與李子堅書曰下車負乘劇賊未禽韓詩曰讒言緣閒而起）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尚書曰予則孥戮汝）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爲鉤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鈎黨諸常侍對曰鈎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群英之勢力（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以爲群英之表）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爲皇后武爲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爲皇后爲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自曹騰說梁冀

章立昏弱。（曹騰梁冀已見上文昏弱謂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一首（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易曰艮下乾上遯彖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蠱卦上九爻辭）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自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己之安全也）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默萬物以發其清槩猶操也）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然而蟬蛻（稅）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慈夜）義憤甚矣。（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也）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揚雄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誤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義）相望於巖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賁于丘園束）

（帛箋箋）若薛方逢（步江）萌。聘而不肯至。（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政邪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澠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羣方咸遂。志士懷仁。（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與卿相等列。（束廣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瞠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

（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應劭曰肖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虞書有帝庸作歌夏書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文）稟氣懷靈。理或無異。（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長）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馥）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揚揚子雲班班孟堅）異軌同奔。遞相師祖。（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

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平子張衡字也）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爲魏太祖文皇帝爲魏高祖明皇帝爲魏烈祖也）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二班叔皮孟堅也）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飇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揔百家之言飇流即風流已見上文廣雅曰祖法也）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說文曰詭變也）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元康晉惠帝年號也）（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爲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西晉也）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老子爲柱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建武晉愍帝年號義熙晉安帝年號）雖比響聯辭波屬

雲委（荅賓戲曰馳辯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老子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遒麗之辭無聞焉爾（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遒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仲文殷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爲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尚書曰垂裕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搉前藻（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府篇曰商搉爲此歌）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文賦曰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言諷詠之者咸以爲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孫子荊陟陽候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並直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尚書周公曰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雖文體稍

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一首　沈休文

（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閒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說去爲殷相（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睢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爲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明敭幽仄唯才是與（尚書曰明明敭仄陋）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毉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爲牛毉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左太沖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劒）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曰東方朔初爲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爲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爲庶人復爲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爲同悞也荅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爲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不涉清階）漢末喪亂魏武始基（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州都郡正以才品人（傅子曰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爲輩目州置州都而摠其義）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言法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爲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自此以還遂成卑庶（衣冠以外皆同下科）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夫人君南面九重奧（鳥到）絕（楚詞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

宜有司存（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爾雅曰狎習也）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荊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曰令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鈇鉞瘡痏搆於牀笫之曲（側里西京賦曰所惡成瘡痏左氏傳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杜預曰笫簀也）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左氏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祖乃）素縑丹魄至皆兼兩（音亮）（北毳貚貂之屬艚舩也丹魄虎魄也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爲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爲樂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險又曰石崇貪而好利富擬王者）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沈約宋書曰明帝廟號太宗法言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權倖之徒慴憚（丁達）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搆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謂滅之也）民志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猶寶命也）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六百五十　文五十　十七　劉用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爾雅曰纂繼也）寔天生德聰明神武（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尅定禍亂闢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秦人不綱網漏于楚（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敗言人耳綱以喻網網無綱無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網維令網目漏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也）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爲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爲沛公旗幟皆赤）粵（于厥）蹈秦郊嬰來稽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降于軹道）革命創制三章是紀（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書曰高祖謂秦父老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應天順民五星同晷（晷光景也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之象也）項氏畔換

文五十　十八

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尚書曰逷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心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乘舋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舋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氷散席卷各爭恣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并之計應劭曰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乂之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股肱蕭曹社稷是經（蕭何曹參也礼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恭行天罰赫赫明明（恭行已見上文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項岱曰珪璋王之妙好雕鏤者毛詩曰顒顒昂昂如珪如璋）閫闈恣趙朝政在王（閫闈閫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領尚書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鷰外見壅於王鳳等信不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往不爲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越亦狗盜芮尹江湖（漢書曰彭越常漁鉅野澤中爲盜沛公攻昌邑越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閒心号曰鄱君音義曰尹正也）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韓信初爲齊王後楚王黥布爲淮南王彭越爲梁王）綰自同閈（胡旦）鎮我北疆（應劭曰閈音扞南楚汝沛名里門曰閈綰爲燕王故曰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吳克忠信胤嗣乃長（漢書曰芮爲長沙王薨子忠嗣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中微謂平世衰也魯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九縣飇迴三精霧塞（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爲日地精爲月河圖曰巛德布精上爲衆星）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沈機先物深略緯文（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尋邑百萬貔虎爲群長轂雷野高旗彗（蘇沒）雲（漢書曰劉聖公爲天子以光武爲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数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戈鋋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漢書曰莽封爲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虔劉庸代紛紜梁趙（范曄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又曰公孫述稱王王巴蜀又曰卜者王郎爲天子都邯鄲又曰彭寵自立爲燕王代即燕也）三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

（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氾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靈慶既啓。人謀咸贊。（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賓曰天啓之心人惎之謀）明明廟謨。赳赳雄斷。（廟謀廟筭也揚雄連珠曰兼聰獨斷聖王之法也）於（烏）赫有命。系我皇漢。（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

文選卷第五十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大四之 小フ三ケ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参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襃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韋昭曰崤謂二殽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氷散席卷各爭恣妄）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頴曰關西爲横衡音横）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文頴曰關東爲從張晏曰締連結也）

（徒帝切）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爲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約爲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尸三萬以爲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壄此之謂內攻之甯越趙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亭的）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爲己求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蠉對楚王曰前王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劭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之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厲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爲謝遂委質爲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爲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也）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爲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兮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

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爲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史記曰逡巡遁逃）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爲箭鏃也）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音魯韋昭曰大楯曰櫓左氏傳曰狄虒彌建大車之輪以爲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以馬諭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浦木）以鞭笞天下。（臣瓚以爲短曰敲長曰扑說文曰敲擊也祜交切）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百越之君。俛首係（計）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爲己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爲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鍉箭足也鄧展曰鍉是矸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鍉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鍉音的鍉或爲提鐻音巨）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服虔曰斷華山爲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蓬户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扃户爲樞也）甿隷之人（如淳曰甿古氓字氓人也）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閒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猗頓也）躡足行伍之閒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埤蒼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方言曰贏擔也音盈）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巨巾）非銛（息鹽）於鉤戟長鎩（所介）也（孟康曰耰鉏柄也張晏曰矜音槿爾雅曰棘戟也言鉏柄及戟槿也耰音憂槿巨巾切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說文曰鎩鈹有鐔也）讁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曰讁丈厄切）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帀也丁結切）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爲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皃）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

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悖（蒲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

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方未）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淳曰漢書注曰、誹、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瓦解土崩、）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三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陰奉彫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逾）呴呴。（况于）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爲也。（愉愉呴呴、和說之皃也、孝經鉤命決曰、驩忻憤懽、嘔嘔喻喻、呴與嘔同音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拂與弼同、）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是以伯夷叔齊

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懼、敬皃也、居具切、）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貶損也、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作、）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胥餘漆體而爲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爲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

（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望坐茅以漁、）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誼。（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摠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逄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嗟乎。余

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爲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

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

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褒既爲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單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廣雅曰、遁逃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蟁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說文曰、蟁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蚉虻噆膚、蟁亡云切、蝱莫衡切、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文子曰、虻與驥致千里而不飛、）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記

（曰介紹而傳命）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於中牟睹弊冠皮裘負芻息於途側者晏子曰吾子何爲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此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爲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絶晏子使人應之子何絶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吾三年爲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愼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暮）姆（母）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孫卿子曰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倭傀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爲切傀古回切）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鶬於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說文曰撆擊也撆與撇同也疋設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軺而歌倚輗（五雞）而

聽之（軺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爲軺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軶也）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闡）緩舒繹曲折不失節（禮記曰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遊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禮文既集（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力紀）人不識寡見尠聞（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遊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是遂求北犬晨鴈齎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

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子思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武）砆（夫）凡人視之怢焉（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廣蒼曰怢忽志也怢他沒切）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練金也金百練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銅鐵璞也礦與鑛同瓜並切）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廣雅曰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之貌也寂寥曠遠之貌也）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尚書曰故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夫忠賢之臣遵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遊先生色勃眥溢曰是何言與（論語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孝經子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邈江）眉耇之老（厖雜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爲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妄億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慮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跽膝行流涕）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爲多（左氏傳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鰌鱓並逃九罭（域）不以爲虛（爾雅曰鰼鰌郭璞曰今泥鰌也鰼似立切鰌且由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鱓魚似蛇時闡切毛詩曰九罭之魚鱒魴爾雅曰九罭魚網也）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夷齊已見上文）夫青蠅不能穢垂棘（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

（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曰董正也）受命如絲明之如綸（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音弗鄭玄曰言出彌大也）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二客雖窒計沮（孽與）議何傷（言二客雖於討窒塞於議沮敗何傷於理乎言未傷也爾雅曰窒塞也）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枹（孚）鼓鏗（苦耕）鏘（七羊）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郤克援枹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被甲也）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馬融論語注曰繹尋繹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邪君之力邪與音余）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烏）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蟋蟀俟秋吟蜉（浮）蝣（由）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朋以爲輔佐說苑甯子曰甯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政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晉文公有咎犯趙衰（楚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子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之女樂以婬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曰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左氏傳曰楚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勾踐有種蠡渫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渫庸種蠡謀伐吳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軾秦欲攻魏而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止）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破燕燕昭王怨齊於是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爲魏使於燕燕昭王以爲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菑齊湣王走保於莒湣與閔同）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故有賢聖

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引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

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減膳食卑宮觀（宣紀曰令太官損膳省宰又曰郡國宮觀勿復修理）省田官損諸苑（宣紀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人）踈繇役振乏困（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筭繇事又曰遣使者振貸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絰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宣紀曰令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雅文）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伀無所措其手足（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伀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伀章容切）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貍又曰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況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故

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今海内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神光燿暉。洪洞朗天。（宣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曰鳳皇集魯群鳥從之尚書曰鳳皇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邕邕者聲和也山海經曰鳳首文曰德）神雀仍集。麒麟自至。（宣紀曰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曰嘉穀玄稷降于郡國）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璇璣鈐曰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周公受秬鬯未詳鄭玄詩箋曰鬼方遠方也）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毛詩曰因時百蠻）天性憍蹇。習俗傑暴。（左氏傳曰彼皆偃蹇杜預曰偃蹇憍傲也）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爲生業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曰匈奴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鞌馬。播種則扞弦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何旦切鄭玄禮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郭）刈則顛倒殪仆。（伊計）（史記曰匈奴射狐兔用爲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獯鬻邊抗。士屢犯獫狁。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獫狁孔熾我是用急）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撣將人衆來降鄭氏曰撣音纏束之纏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典）結（計）沮顔燋齒梟鬜（閑）翦髮黥首。文身裸（力果）袒（徒旦）之國。（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辮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沮顔也燋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髯蓋梟鬜也黥首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字通毛萇詩傳曰均平也）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踊躍於泉中）是以刺史感懣（莫本）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黯淺。不能究識。（黯不明也烏感切）敬遵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弈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班叔皮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衆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衰意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厤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厤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善曰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曰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爲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劒斬蛇後人來至蛇所

（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爲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善曰春秋河圖授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曰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曰孟子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爲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埤蒼曰崛特起也崛与倔同）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隗囂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善曰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善曰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饉流隸流移賤隸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也饉或爲殣荀悅曰道瘞謂之殣也）思有短褐之襲儋石之蓄（韋昭曰短爲裋裋襦也毛布曰褐善曰裋丁管切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也晉灼曰無一檐與一斛之餘）所願

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韋昭曰一斤爲一金善曰孟子謂滕文公曰爲人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爲人父母也）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法言曰天因祚之爲神明主也）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亨醢分裂（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爲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又況幺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也（善曰鶡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幺麽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曰幺細小曰麽莫可切爾雅曰干求也）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善曰廣雅曰駑駘也今謂馬之下者爲駑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秋曰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鷰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善曰史記陳涉曰鷰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蓋胥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栭謂之楶梲朱儒柱善曰說文曰栭枅上標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楶音節梲之劣切）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音義曰筲竹筥也受一斗善曰論語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筭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善曰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鬻鼎實也鬻與餗同音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

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爲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善曰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興曰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下衆瑞也）四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是也）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善曰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善曰漢書曰酈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戍卒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爲張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請以爲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善曰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驂乘監諸將）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善曰莊子許由曰我爲汝言其大略廣雅曰略法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善曰略粗略也）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善曰漢書曰高祖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文曰妊孕也如蔭切）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

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貰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爲箕箒妾也）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閒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善曰白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也）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韋昭曰厭合也善曰一豔切）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

（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敢望上位也說文曰覬幸也覦欲也）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善曰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少子也）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爲享）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恕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此亦舒緩之體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猨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漢書東方朔枚皋不根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

康樂而加思。（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慴懼、）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鄭玄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一首（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

（魏氏春秋曰、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爲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及其衰也。桓文帥禮。（齊桓晉文、）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爲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漢書曰、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脣吻。（亡粉反、）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

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赧。（匿簡）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秦曰、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至於始皇。乃定天位。（尚書曰、天位艱哉、）曠日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國之母、可

（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周易否卦之辭也鄭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秦觀周之弊將以爲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也）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

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法言曰瀰瀰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文櫂謂檝也）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賈誼過秦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爲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强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語糺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死）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春秋合誠圖曰誅鋤民害）胡亥少習尅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事無大小輙決於高蒼頡篇曰委任之也）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史記曰二世齋望夷宮欲祠涇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壻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爲計

二世曰願得妻子爲黔首閻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史記曰吳廣爲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吳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劒驅烏集之衆（曾子曰烏合之衆初雖相歡後必相咋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城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漢書、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即柄字也。）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盤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爲朱虛侯、章弟興居爲東牟侯。）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王逸楚辭注曰、踵、繼也。）忽先王之

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孝景。猥用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漢書曰、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猥、曲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析、自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也。）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日飲酎、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

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漢書劉向上疏之文。）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

（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郚鄉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郚音吾）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云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張超牋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蓁藪（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木也）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爲兗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掃除凶逆剪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爲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也）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雒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

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子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班固漢書贊曰徙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幹弱枝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群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其內未得騁其駿足也）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也）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尚書曰厥土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也）猶不

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弈論一首（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愼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楊雄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

韋弘嗣（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爲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弈太子和以爲無益令曜論之後爲中書僕射孫皓諱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也）

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孔子之辭）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

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爲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漢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埤蒼賭賻也賭丁古切賻記被切）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古買）之間（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爲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罫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皐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棊皆生）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廣雅曰階因也）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劉向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用兵怯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

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弈進退取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弈之足耽（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旰忘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引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荅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百行兼苞文武並騖（孝經鉤命決曰引典摘暴一字管百行）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曰惜愛也）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左氏傳宮之奇曰虢叔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鄭玄曰袞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袞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

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猗頓已見賈誼過秦論）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第五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辯亡論上下二首

養生論一首（嵇喜爲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而竟不然者皆天耳）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粗麤也說文曰粗䟽也徂古切）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之其有必矣（廣雅曰較明也）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爲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顏師古曰洽霑也周易曰渙汗其大號）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僅劣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淮南子曰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荊軻瞋目裂眥髮植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溉灌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爲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

神相親表裏俱濟也（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爲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氾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鄔侯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堦庭使人不忿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薰辛害目豚魚不

養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豘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蝨（山乙）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虱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麞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頸處險而癭（於井）齒居晉而黃（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詳）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方言曰延年長也）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注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鄭玄曰鬻盬謂練化之鬻今之煮字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循理而動者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素問黃帝曰有病心

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藏乎無端之紀）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老子曰未兆易謀）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病迎扁鵲扁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束皙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

（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爲舛錯韋昭曰魏無桓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古犬）澮（古外）而泄之以尾閭（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燋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名沃燋）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爲豫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顏師古以爲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侯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賖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枕音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

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爲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爲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公曰大順者天理也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也）晞以朝陽綏以五絃（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無爲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爲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

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聲類曰怨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爲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聖明之君。必有忠

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爲玄同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呴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呴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羣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羣龍無首吉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爲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干周西伯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爲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爲劉帝師）以遊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

（爲它人言皆不省）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爲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春秋考異郵曰稽之籙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厤序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爲張良生韓之陂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關謀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殽谷反呼老人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智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爲之出雲也）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

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呂氏春秋曰世有興主之士也）幽王之惑褒女也。祆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神龍二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夏氏乃櫝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臝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齔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檿弧箕服寔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爲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爲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酈山下漦仕淄切）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吉凶成敗。各以數至。（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厤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厤數謂天道也）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二霸之後。禮樂陵遲。（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悃誠也靈景周之王末者也）辯詐之僞。成於七國。（言文薄既弊詐僞乃成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楚秦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酷烈之極。積於亡秦。（言詐僞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解嘲曰呂刑靡弊秦法酷烈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爲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論語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誾誾中正之貌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閒閭閭如也桓子新論曰遏絕其端其命在天）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睎驥之馬亦驥之乘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睎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夫以仲

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爲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史記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蠻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荊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

（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己韋昭曰封厚也魏志高柔上疏曰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閒其言。（論語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閒之言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疏之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楊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纍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纍）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詘身詘何傷）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濕也）體清以洗物。不

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寀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溺以清好灑人之惡仁也寀式甚切）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小雅曰迕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前監不遠覆車繼軌（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蒼頡篇曰筭計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曰商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徼自遇）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爲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蘧蒢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

利之閒（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蘧蒢觀人顏色而爲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逶迤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鄒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孟子曰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弃予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忘忽然不省存也）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亡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脉脉然自以爲得矣（爾雅曰脉相視也郭璞曰脉脉謂相視貌也）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卑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蓋知伍子胥之屬（音燭）鏤（力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屬以朝焉王及列士皆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杜預曰改姓爲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鏤劒名又左傳曰沈尹戍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漢書曰汲黯爲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爲懷詐面欺使使簿責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

之跋（蒲末）躓（竹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爲宜罷中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閴其門也（漢書曰拜王莽爲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爲大司馬楊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于史冊毀譽流於千載（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灼明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遊觀之好耳目之娛）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也）褰裳而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

言多也）椎（直追）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佗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紒髻後垂也紒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爲髻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扱衽曰擷廣雅曰扱插也並初洽切淮南子曰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也）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寶身也）風驚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散而不止喻豐生而不滅）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能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爲審見身名親踈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爲天下掩衆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

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革）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老子曰：故去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北辰。）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琁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琁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爲機，持正者爲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亡論上下二首（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也。荅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紊，王室遂卑。（荅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尚書傳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吳志曰：漢以孫堅爲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北至南陽，衆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威稜則夷羿震盪（達朗），兵交則醜虜授馘。（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夷羿收之，以爲己相。杜預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閒。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遂掃清宗祊（補肓），蒸禋皇祖。（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内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呼交）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毛詩曰：進厥武臣，闞如虓虎。尚書武王曰：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也。）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杜預曰：稔，熟也。）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王。言桓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閒，神兵電掃。）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旨）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尚書曰：震澤底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周易曰：先王明罰飭法。趙充國頌曰：諭以威德。）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吳志曰：策以彭

（城張昭爲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諸所賓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民害）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檝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臧榮緒晉書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旅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負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既次。

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群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用集我大皇帝。（吳志曰權薨謚曰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孟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謝承後漢書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吳志曰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爲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見三國名臣頌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爲蘄春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爲左大司馬右軍帥）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爲）風雅則諸葛瑾張承

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爲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爲丞相蔡育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爲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彊也）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虞翻性不協俗數犯顏諫爭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從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爲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議）奉使則趙咨

沈珩（衡）以敵達延譽（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韋昭漢書注曰厤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治厤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機祅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荊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璣之璣）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爲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爲吳王基爲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謀無遺諝舉不失策（廣雅曰諝智也思與切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漢書鼂錯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衆（孔安國尚書傳

曰順流曰浮酈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爲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羽檄萬計龍躍順流（羽檄言疾也羽獵曰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周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銳騎千旅虎步原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戎車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滸）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蜀志曰孫權襲殺關羽取荊州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遂弃船還魚復改縣曰永安先主徂于永安宮吳志曰備升馬鞍山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馬鞍山在西陵之西）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吳厤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没溺者數千人）蓬籠之戰子輪不反（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遣兵逆霸與戰于蓬籠楚辭曰登蓬籠而下隕兮王逸曰蓬籠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奴六）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遂躋天號鼎跱而立（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今爲足下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王逸楚辭注曰屠裂也）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

表。（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告類上帝。拱揖群后。（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尚書曰班瑞于群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漢書伍被曰殭弩臨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飇而奮。（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鎩鈹有鐔也亦曰長刃矛刀之類也山列切）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左氏傳曰晉人使子貢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廐爲一閑）明珠瑋寶。燿於內府。（周禮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漢書息夫躬曰羽檄重積而狎至）輶（由）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揚雄荅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輣閑閑字略作轒樓也音義曰輣兵車名也薄萌切）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漢書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大皇既歿。幼主蒞朝。（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爲太子權薨即尊號）姦回肆虐。景皇聿興。（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犲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降及歸命之

初。（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曰召彼故老）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荊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爲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諸大夫在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盡規已見上文）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爲太尉）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亮即位爲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爲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爲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爲三公乎卒

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吳志曰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遂用玄爲宮下錄事禁中侯主殿中事又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爲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攸發）元首雖病。股肱猶存。（尚書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是之時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助此之謂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厤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厤命厤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非有工

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墨子曰公輸班爲雲梯必取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爲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浹祖牒切干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襄陽記曰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爲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也）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法也）險阻之利俄然未改

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貿易也說文曰詭變也詭與恑同）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楊而奄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覆也）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于諸華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僞之生飾智以警愚范曄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引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莊子許由曰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智）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論語曰子曰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卹民如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巾拭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荊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

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俱辦卿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爲軍後援也）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筭（論語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己問尋）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爲左將軍燮遣子廞入質）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

（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瑾事未詳）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曰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爲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爲之爾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屏氣跼（局）蹐（脊）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小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爲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不負子瑜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也）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言其規略宏遠不安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方言曰厭安也於豔切）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口簟）如也。（漢書文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賈逵國語注曰謂告也言何以告天下也劉兆穀梁傳注曰慊不足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

既定。百度之缺粗脩。（担古粗字韋昭漢書注曰粗略也才古切）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杜預左氏傳注曰齒列也）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地方幾萬里。（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其近也）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韋昭國語注曰沃肥善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引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陳琳爲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也）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或曰。吳蜀脣齒之國。（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淳曰相與友善爲與國黨與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減切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柂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鬬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戰國策曰公輸班爲攻宋機械）天子總群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太子晉曰）

（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道其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通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楊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鼂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幣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微異不以文害意也）懸旍江介築壘遵渚（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曰遵循也）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阬（東阬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阬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於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勑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曰獻楚俘于廟俘即囚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陸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蒼頡篇曰駭驚也）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文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周易革卦之辭也）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周易坎卦之辭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顛覆所參則惑矣）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子黎元也）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蔪蔪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

（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

文選卷第五十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果泉手校　廣圻審定　[illegible]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五等論（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創制垂基思隆後葉（典引曰順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讖曰以俟後聖垂基也）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左氏傳楚芊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爲郡縣前聖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得失成敗備在典謨（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書序曰典謨訓誥）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揚雄長揚賦曰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廣雅曰曠遠也）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並建五長所以引其制也（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使萬國相維以成

盤石之固（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宋昌曰漢所謂盤石之宗也）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而獨斯畏）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子曰季孫圖其身不忘其君）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是以

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岐曰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毛詩序曰憂深思遠）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也包氏曰可使南面言王諸侯治之也）九服之民知有定主（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也）上之子愛於是乎生（周書文王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

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昶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網恢恢踈而不失呂氏春秋曰一引其網万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包氏曰三代夏商周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愿法期於必

凉明道有時而闇（言法不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諭盛衰廢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凉其獘猶貪杜預曰凉薄也）故世及之制獘於彊禦（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獘在於彊禦而難制也毛詩曰曾是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言封建踰禮而爲害其漏在於末大而本折也周易曰剝上以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侵弱之釁遘自三季（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遘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爲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陵夷之禍終于七雄（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

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目所親見法之又明之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論語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疆也）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二王謂夏殷也經世已見李蕭遠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郟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懲周之失自矜其得（言懲周以弱見奪自矜以力滅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爲是故謂之昧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

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臣辱）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速召也）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㚟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冶區夫曰爲乏令主楊雄連珠曰古之令主所以統天者不遠焉爾雅曰令善也）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也）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也）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爲屯長行至蘄西大澤鄉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土崩之禍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班固漢書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爲周室輔）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東京賦曰規摹踰溢尚書曰舊典時式）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文朝錯曰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

民之力。（阻恃也）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彊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纔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綰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荊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爲荊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荊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爲皇祖蓋別有所見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黔當爲黥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爲太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矯枉過其正已見上文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朝錯之計削吳楚）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爲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僅及數世。姦軌充斥。

（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縱恣意衡古橫字）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左氏傳曰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頹叔桃子賓起也王命論曰闇干天位爾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鉦（征）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傅玄正都賦曰巍巍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曰覃延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漢書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號叔曰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

（同母弟也）豈若二漢階闥蹔擾而四海已沸（階闥蹔擾謂王莽也）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爲弘農王）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蘧啓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漢書曰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歜謂燕將曰今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爲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晳將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恭王有寵子國有奧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弒之禍（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鴆殺弘農王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爲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爲一體也全或爲今非）昬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

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民安己受其利故曰爲己）郡縣之長爲利圖物（物能利己乃始圖之故云爲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修己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孔安國論語注曰希少也）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銳猶疾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遲不若侵之以利己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名速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曰嬰繞也）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之義（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

（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辯命論（并序）（劉璠梁典曰峻字孝標辯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貧材矜地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逡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主上甞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嘆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文五十四　十　乙卯重刊　升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與（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烏葛）紛綸莫知其辯（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爲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司馬彪曰夭折也閼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葳蕤鄭玄儀禮注曰辯別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

七、一十二　文五十四　十一　乙丑重刊　熊才

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以壽終此其大較者也余甚惑焉）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七略鶡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鶡爲冠故曰鶡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斯起（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常譊譊讙咋裴松之曰譊音奴交切讙音詡袁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莊子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

（地無爲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老子曰大道汜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之主王弼曰萬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故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效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爲事典引曰沉浮交錯庶類混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言殺也）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稟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游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莊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天咸定冥初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爲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尚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天乙立是爲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文公躓其尾宣尼絕其糧（傅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毛萇曰疐跲也躓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家語曰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韓詩曰采苢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薛君曰芣苢澤寫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崔琦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己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傅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公曰諾樂正子春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將來見也嬖人有

（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之所識）至乃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史記曰子胥自到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漢書曰賈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爲郎）君山鴻漸鎩（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讖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貰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許慎淮南子注曰鎩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俶儻之志明帝以爲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埳壈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近世有沛國劉瓛。瓛（桓）弟璡。（津）並一時之秀士也。（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篤學博通五經爲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瓛君影切）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岧岧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荅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徼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楚辭曰願徼幸而有待兮宿莽與埜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檄蜀文曰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爲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夭）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猗頓已見過秦論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爲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麋推顙廣顏色如漆赭垂髮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其斯之謂矣。（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周易曰同人先號兆而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傅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北叟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駑銳不可以一塗驗箏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闚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怳文子曰道以無有爲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呂氏春秋曰道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不可爲狀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

之所以御萬物也）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於酒德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翟蔡邕陳太上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特授）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彭彭越韓韓信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爲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然文雖出此蔽義則殊）請陳其梗槩（東京賦其梗槩如此）夫靡顏膩理哆噅（許爲）顣（子六）頞（烏割）形之異也（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矊些王逸曰靡緻也膩滑也淮南子曰哆噅蘧蒢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噅口不正也去皮切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雕顏蹙齃）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鵠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畢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爲癡者之候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

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頷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萇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爲太尉）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録（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

（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形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汗其大號渙散也）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摯獸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窅冥之深呂氏春秋曰窅乎冥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爲湖）楚師屠漢卒雎（息惟）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雎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雎水爲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衆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傅玄鷹兎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蕭蒿也）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伊尹也顏顏回也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高誘曰考不平也纇瑕也）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竇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爲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爲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苦合）死霜露其為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閤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漢書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爲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士莊子曰寘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恥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荊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恐。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喬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而薰猶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家語。顏回曰。聞薰猶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鵄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曉晤。西都賦曰。接翼側足。）是使渾（胡本）敦（徒本）檮（桃）杌（兀）。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檮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

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已見上注。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節。而耕於巖石之下。）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踰。（淮南子曰。堯之時。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窫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爲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鷙鳥。青丘。東方。封豕。大彘。桑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自金行不競。

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閒電發。（金行謂晉也。干寶搜神記曰。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板。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爲沸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士論曰。電發荊南。）遂覆瀍洛。傾五都。（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干寶晉紀。愍帝詔曰。群邪作逆。傾盪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縣之人南方三郡。）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東京賦曰。區宇乂寧。）種落繁熾。充仞神州。（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盡。子虛賦曰。充仞其中。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豈非否泰相

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有死生天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所由之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桓範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高誘曰。丹朱。堯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曰。絓。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爲善。習惡爲惡。）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

芳蘭入而自變（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爲賢士王隱晉書曰應詹爲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召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

文五十四　二十二　刘文

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分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爲國無民何以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視之信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因此而言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猶命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封侯傳世又曰嚴延年還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若必爲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爲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于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同之所由也）積善

文五十四　二十三　仲

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翱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毛萇詩傳曰蜉蝣渠畧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也）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勛華已見上文說文曰獷不可附也古猛切莊子曰伯夷叔齊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詩云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彊也毛詩鄭風也鄭玄箋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尚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儛。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粱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長揚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儛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弇堈弔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莊子曰予惡乎知說生之或非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土室編蓬已見非有先生論）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慼慼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馬遷爲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文選卷第五十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論

廣絕交論

（劉璠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布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此假言也爲是爲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爲侍御史感俗澆薄慕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遠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燿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是以王陽登

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爲爲善唯夫子知我也）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齒）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心和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膠漆則志順塤篪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芳漚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孌董公塤篪已見鸚鵡賦）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盂銘於鐘鼎傳於後世玉牒已見上）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日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厤所不知心計莫能測（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厤不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而朱益州汩彝叙粤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嬺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爲疑也尚書曰彝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遊莫救視鷹鸇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爾雅曰嬺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賦曰蒙切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主人听（魚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醨則昌

言交絕今以絕交爲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士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鵁鶄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教如龍蠖之驤屈蓋從道之汙隆也春秋孔録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雒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蠖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況詩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殺也）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

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汙隆太平則明亹亹微妙之引致道衰則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令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亹亹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爲雷激而爲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瑳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良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迹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爲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僞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

於山川難知於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葛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爲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竇憲已見范曄宦者論）雕刻百工。鑪捶（朱[illegible]）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雕刻鑪捶喻造物也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皆在鑪捶之閒聲類曰爐火所居也李顗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須聲毛萇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燻灼四方震燿都鄙）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遊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沈）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隳肝膽李顒詩曰焦肺枯肝抽腸裂膈鄒陽上書曰荊軻沈七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陶朱）

（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裒貲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范䢴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爲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爲金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閈）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爲然留之今臣弃逐於秦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出自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鳧藻踴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颯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鴈鶩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君稻粱說文曰斝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餘瀝）衒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詩曰衒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叙我心惟思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爲太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遊公卿閒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爲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加以頷（羌錦）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解嘲曰蔡澤頷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

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爲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捥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爲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叙温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毛萇詩傳曰燠煖也郁與燠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猶急也張升反論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子朗）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弱冠已見辯士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閒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遒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楊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駔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呴以沫憂合也相志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論語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爲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

（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寘予于懷）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之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浦几）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言宰嚭由伍員濯溉而榮顯嚭既貴而譖員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溉說文曰濯浣也毛萇詩曰溉灌也在於貧賤類乎泚滓縻之好爵同於濯溉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員楚王誅員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爲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士奔吳亦以嚭爲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爲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爲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鏤之劒乃自刎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攜手遯秦撫翼俱起）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爲馳騖之所廢淮南子曰澆天下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衆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纖纊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纊以俟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習鑿齒襄陽記曰舊目諸葛孔明爲卧龍龐士元爲鳳雛曾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葛龔薦郝彥文曰雪白冰折皦然曜世也）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

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玄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沖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嵇含司馬誅曰命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梼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曰楊氏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若衡重錙銖纊微影（飄）撇（匹滅）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錙銖已見任彥升彈曹景宗文侯瑾箏賦曰微風影撆泠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譖庸回伏讒蒐慝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慝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兜也南荊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荊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蹻爲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盱跋扈東陵盜跖也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釁蹻其略切）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婢亦）導其誠（說文曰逶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倨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爲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繇王閩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僻損矣）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張張安世霍霍光也答賓戲曰銳思毫芒之內）凡斯五交義同賈（古）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周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

（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爲栢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飜覆。迅若波瀾。（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古富而今貧笙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爲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爲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亦復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辯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

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敘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榴也楚荆也夏與檟古今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旨哉言乎）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漢書上以書勑責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遒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朗曰子之弟剛斷英跱裴松之案跱或作特竊謂英特爲是辯士論曰武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述曰莊之推賢於茲爲德）

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盱衡已見魏都賦扼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輙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輙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爲歲）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軿比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軿車前衣車後爲轓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轊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閫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隩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

（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至於顧眄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迎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湔拔僕也湔拔剪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荅盧諶詩雲臺已見辯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語也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繐帳謝承後漢書曰徐稺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醱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范式也已見上文）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嶂癘之地。（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士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悠然不相存贍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爲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居之）嗚呼。世路險巇。（巇許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巇王逸曰險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騖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詞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群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雰濁兮說文曰雰亦氛字）

連珠

（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也字書曰沖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殘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効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錙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爲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厎力而辭豐。（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爲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効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厎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爲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爲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言末代闇主崇神弃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陳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燿覯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

箕之叟不眄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傅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頻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爲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宓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引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爲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

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爲許由洗耳爲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爲樂不假鍾鼓之音爲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之影不惑荒婬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冶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盤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紡所思（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爲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紡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縈曲之紡謂紡被縈曲而不申者也言縈曲之紡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俟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凌飈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鳶鵲能飛不假風力鵂鶹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鴟鵂謂之老菟鵂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尸以明諫輴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爲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

（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爲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

七ㄋ二十八　文五十五　十八　壬子重刊　唐彬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効節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賦曰酷烈淑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而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爲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此言爲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予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文五十五　十九　乙卯重刊　李椿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弘（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華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

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齍、謂以明水滫滌粢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圉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楊雄荅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勛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善曰、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晷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

其休。（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桓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曰鯤化爲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爲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墉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爲宓子賤但子賤爲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運若時來則賢明易興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巳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愼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瞍奏公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碔砆類玉）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傃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亦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鵩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爲萬殊）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夫道上環中理貴特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柷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言爲政之道恕己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

（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己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猶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鵰鷚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閻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鼇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隧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震風洞

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聵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曰屋雖靜而爲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爲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係乎靜則動貞（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爲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爲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是以滛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滛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爲水及風誤也悔當爲誨曾曾參史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譽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慟誚輕薄之頹風善曰賈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踦屨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踦屨哉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蓍薪而亡吾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飈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偏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爲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役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爲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賁鼓密而含響朗笛踈而吐音（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汙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沉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鼖賁與鼖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

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劒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劒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比人無擇也巳見相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賾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

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疎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埶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善曰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爲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爲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爲火所流海爲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開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

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帡幪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帡莫經切幪莫公切）

文選卷第五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倉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叅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劒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漏刻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箴

女史箴一首（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猷允塞猷與猶古字通）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爲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桑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邃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位乎內）施衿結褵虔恭中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誡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褘也褵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泆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玄熊攀檻馮媛趍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鬭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走馮婕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好同輦載婕好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垢

（襪之人心不修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脩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粢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爲遠）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無恃爾貴。隆者墜。（楊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毛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畏褻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褻而女弟絕幸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冶容求好。君子所讎。（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氷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靖恭自思。榮顯所期。（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女史司箴。敢告庶姬。（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竇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爲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爲皇后竇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寅亮聖皇。登翼王室。（尚書曰三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登翼謂登用輔翼）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于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爲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竇太后從之）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轂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驂雷輜）勒以八陣。莅以威神。（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漢書曰發屬玄甲李）

（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遂凌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竇憲與南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經磧鹵。絕大漠。（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六將軍絕漠臣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左傳智罃曰不以釁鼓也）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范曄後漢書曰度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創刈南兵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爲單于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蘢音龍）

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郍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漢書揚雄上疏曰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削石即謂立銘也）

鑠王師兮征荒裔。（毛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兮截海外。（毛詩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說文曰碣立石也嵑與碣同）熙帝載兮振萬世。（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爲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戰國策唐雎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志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志也）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

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論語曰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強貌）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郭璞三蒼曰苟誠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楊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孔安國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南通邛僰。（蒲北）北達褒斜。（漢書

（音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僰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酈元水經注曰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也）窮地之險極路之峻（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雖在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陳琳爲曹洪荅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趑趄難行也）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吴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吴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吴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武侯曰善）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爲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爲天子漢使吴漢伐之述死吴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僖公面縛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

（其迹不遠）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一首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吴郡人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後任至太常卿詔使爲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世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惎（巨吏）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爲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爲西伯武王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爲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説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惎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駟曰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吴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子即位左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蹐地無歸瞻烏靡託（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蹐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是支）萬福（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

（樔焉長揚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旗謂擧義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己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荆州之襄陽爲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揚修許昌宮賦曰晻曖低徊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穿胷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穿胷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交墜兮士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兇渠泥首（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爲一通）

（尚書曰殲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引舸連軸巨檻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吳都賦曰引舸連軸巨檻接艫鐵馬鐵甲之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已見上文）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魏略王淩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淩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江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間流溺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華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爲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襁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　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曰桀爲無道湯立爲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

肆。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而尊嚴之度，不諐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討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訢馬援寃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縋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

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琁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爲席，衣以綾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琁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郼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郼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叙之圖。（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貺，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狀，龍沒圖在。楊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雒貢龜書。）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禋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禮記曰：升于中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衣淢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熲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爲上策，戰爲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瑣雕題。呂氏春秋曰：善爲君者，蠻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爲室兮旃爲墻。杜篤論都

賦曰：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飲之國。）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郼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犀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爲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漢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閒。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圁洛之閒。圁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爲梁州刺史，歷年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

（軍法）置博士之職。而著録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録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遝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敎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乂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歷代規謩。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謩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戴記顯游觀之言。（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周史書樹闕之夢。

（然而嘆。周書曰。文王至自商。至程。太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爲松柏。）北荒明月。西極流精。（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海岳黃金。河庭紫貝。（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爲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蒼龍玄武之製。銅雀鐵鳳之工。（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凰。令張兩翼。舉頭敷尾。）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化懸法。（李尤闕銘曰。悉心聽省。乃無窮寃。布化懸法。已見上文。）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桓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也。）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列。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宮閑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彧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魚列）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

（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書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論語曰禆諶草創之西都賦曰樹中天之華闕封冠山之朱堂）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愼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簇位在於寅正月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搆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鐫石爲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重）作範垂訓。赫矣壯乎。（郄正釋譏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此言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爲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祝禊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青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浹日斂

而藏之見下句）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疊起交綺對幌蜀都賦曰鬱氛氳以翠微）布教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布教已見上文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懸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鬱崛（魚勿）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甘泉賦曰洪臺崛其獨出西都賦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欝抗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色法上圓。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前寘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王逸楚辭注曰寘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盤石欝崛重軒穹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勑員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爲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準。（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爲昏日出前漏三刻爲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挈壺命氏。遠哉義用。（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爲漏也）揆景測辰。徼（叫）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徼宮謂徼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挈壺氏掌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爲孟陬歷紀廢絶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爲失方）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讙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陸機孫綽皆有漏刻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新序固乘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引度遺篇。承天垂旨。（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引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布在方冊。無彰器用。（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譬彼

春華。同夫海棗。（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捸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蔪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宮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積水違方。導流乖則。（陸機刻漏賦曰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閹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歲在戌曰閹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孟子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業類補天。功均柱地。（列子曰昔女媧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絶地維也）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瀵海夷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閻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材而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晏罷以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辟四門來仁賢）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以爲星火謬中。金水違用。（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銘曰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時乖啓閉。箭異錙銖。

（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爲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爲兩也）爰命日官草創新器（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則于地四參以天一（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建武遺蠹咸和餘舛（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上魏丕所造也）金筩方員之制飛流吐納之規（金則壺也而形方筩則引水者而形員孫綽漏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筩三階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胷吐水無滯咽）變律改經一皆懲革（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陽謂土圭也）不謬圭撮無乖黍累（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又可以校運筭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也）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踈密（爾雅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商周及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爲微近又曰淳于陵渠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也）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周禮栗氏爲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惟則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爲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爲誡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動倍楹席事百巾机（蔡邕銘論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凡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陋洛邑之義）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綴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奥矣不窮邈乎昭備）乃詔小臣爲其銘曰（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勑書辭曰故當云銘）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神道無跡天工罕代（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迹其去無方尚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乃置挈壺是惟熙載均衡石晷正權概（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高誘曰角平升桶權概皆令均等也）世道交喪禮術銷亡（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禮義消亡）遽遷水火爭倒衣裳（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擊刀舛次聚木乖方（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欜鄭玄曰謂擊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毛詩曰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爲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孫綽漏刻銘曰靈虬吐注陰蟲承瀉）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

（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繭之絲逝若垂天之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爲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僁登降弗爽（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籍田賦曰挈壺掌升降之節）惟精惟一可法可象（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以符契至猶影響（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合昬暮卷蓂莢晨生（周處風土記曰合昬槿也葉晨舒而昬合田俅子曰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歷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詩氾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況我

神造通幽洞靈（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變）配皇等極爲世作程（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爲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誄上

王仲宣誄一首（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誰謂不庸早世即冥（范睢後漢書桓帝詔曰遭家不造先帝早世）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存亡分流夭遂同期（莊子曰雖有天壽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朝聞夕没先民所思（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毛詩曰先民有作）何用誄德表之素旗（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何以贈終哀以送之（孝經曰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爲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爲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詞曰伊伯庸之末胄也）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漢書曰陽九厄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

說文曰矇不明也）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台能同周易曰履道坦坦）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爲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入俊靈帝時爲司空魏志曰粲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毛萇曰龍寵也）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又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弈葉佐時（魏志曰粲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張衡四愁詩序曰久處機密）出臨朔岱庶績咸熙（粲父無傳其官未詳尚書曰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

幽讚微言。（孔叢子萇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論語讖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文若春華。思若涌泉。（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教理馬援曰謀如涌泉勢如轉圜）發言可詠。下筆成篇。（魏志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搆）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棊局逞巧。博弈惟賢。（魏志曰粲觀人圍碁局壞粲爲復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皇家不造。京室隕顛。（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宰臣董卓也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君乃羇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魏志曰粲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羇旅之臣杜預注曰羇寄也旅客也崔琫七蠲曰緜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誄云振冠南嶽濯纓清川集本清或爲清誤也）潛處蓬室。不干勢權。（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我公魏太祖也）荆人或違。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君乃義發。筭我師旅。（魏志曰劉表卒粲勸表子琮令降太祖）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傅幹後漢王命叙曰世祖攘亂復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斯言謂琮降也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售）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鄀。（若）稽顙漢北。（漢書南郡有編鄀縣）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魏志曰太祖辟粲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勳則伊何。勞謙靡已。（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史記穰苴曰將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乃署祭酒。與君行止。（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筭無遺策。畫無失理。（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我王建國。百司儁乂。（周禮曰維王建國尚書曰俊乂在官）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魏志曰魏國建拜粲侍中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榮曜當世。芳風晻藹。（漢書曰韋玄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焉禰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也）嗟彼東夷。（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事以清王塗也）思榮懷附。望彼來威。（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曰病日臻既彌留）翩翩孤嗣。號慟崩摧。（蔡邕袁成碑曰呱呱孤嗣含哀長慟）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悲怨彼青青泣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好和琴瑟。分過友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庶幾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域）此驩之人。孰先殞越。（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殞越于下）何寤夫子。果

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列子曰：泰素者，質之始也。）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羨門乎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輀迴軌，白驥悲鳴。（說文曰：輀，喪車也。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梁商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莊子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楊荊州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史君薨，嗚呼哀哉！（楊肇已見懷舊賦。）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也。）選賢與能，政是以和。（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周賴尚父，殷憑太阿。（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蹻蹻楊侯，晉之爪牙。（毛詩曰：蹻蹻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尚書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夭首未華。（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曰：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

身沒名垂，先哲所韙。（東征賦曰：唯令德爲不朽，身既沒而名猶存也。）行以號彰，德以述美。（周禮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敢託旒旗，爰作斯誄。（旒旗已見上文。）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菜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天猒漢德，龍戰未分。（左氏傳曰：天而既猒周德矣。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伊君祖考，方事之殷。（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韋而跗注者，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鳥則擇木，臣亦簡君。（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奮躍淵塗，跨騰風雲。（荅賓戲曰：振拔洿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弱冠已見上文。桓譚荅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毛詩曰：無競惟烈。）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乂，弗格姦。怡怡已見上文。）多才豐藝，強記洽聞。（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洽聞強記已見上文。）目睇毫末，心筭無垠。（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荅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

（謂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肇碑曰嘉平初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尚書周公曰庶獄庶慎）聽叅臯呂。稱侔于張。（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爲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咎繇此天下稱之）改授農政。于彼野王。（肇碑曰除野王典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中郎將太祖置秩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縣）倉盈庾億。國富兵彊。（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叅戎作弼。（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爲叅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黻黻與紱古今字同）魏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烈烈楊侯。實統禁戎。（肇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衛）司管閶闔。清我帝宮。（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閶闔門漢書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國語內史過曰神亦往焉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肇碑曰以清宮勳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茫茫海岱。夕化未周。（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夕化洽矣）

滔滔江漢。疆場分流。（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也）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官）。乃牧荊州。（肇碑曰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閒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吳夷凶侈。僞師畏逼。將乘讎舋。席卷南極。（班固高紀述乘舋而運席卷三秦）繼蹇糧盡。神謀不忒。（楊肇伐吳而敗巳見辨士論下）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負執其咎。功讓其力。（毛詩曰誰敢執其咎）亦既旋旆。爲法受黜。（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退守丘塋。杜門不出。（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毛詩曰采蘩祁祁封禪書曰雜搢紳先王之畧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靡事不咨。無疑不質。（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漢書曰張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位貶道行。身窮志逸。（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傳曰貶墜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辭曰寢疾而日愁）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順）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

（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謚（肇碑曰肇薨天子愍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悴（毛詩曰煢煢在疚）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覆露子也韋昭曰露潤也）仰追先考執友之心（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也）承諱忉怛涕淚霑襟（楚辭曰泣歔欷而沾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肅侯楊暨也戴侯楊肇也並已見上文）東武康侯之子也（康侯楊潭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袤爲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爲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楊潭潭生仲武成侯或爲元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乂夫家而免諸艱難（尚書周公曰巫咸保乂王家）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融曰菲薄也）若乃清才儁茂盛德日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往歲卒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喪服同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欵誠之至也不幸短命（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弈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産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名器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鉤深探賾味道研機（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機也）匪直也人邦家之輝（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子之遺閔曾未齔髫（鄭玄周禮注曰齔毀齒也埤蒼曰髫髦也）如彼危根當此衝焱德之休明靡幽不喬（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弱冠流芳儁聲清劭（韶）爾舅惟滎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爾休爾戚如實在己（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爲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視予猶父不得猶子（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敬亦既篤

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隕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寢疾彌留守茲孝友（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呂相絶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噭噭（叫）同生悽悽諸舅（莊子曰我噭噭隨而哭之）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荊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耀遽毀璧而摧柯言早夭也太玄經曰破璧毀珪逢不幸也）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

草或眞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龜筮既襲埏隧既開（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埏墓隧也）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毛詩曰燕燕于飛頡之頏之）臨穴永訣撫櫬盡哀（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櫬棺也）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文選卷第五十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夏侯常侍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爲太尉掾）賢良方正徵仍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中書郎南陽相（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柬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家艱乞還（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世祖武皇帝也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天子惠帝也）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

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偪陽光啓寡君。）其在于漢。邁勳惟嬰。（漢書曰。夏侯嬰爲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思引儒業。小大雙名。（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引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顯祖曜德。牧兗及荊。（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荊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曜德不觀兵。）父守淮岱。治亦有聲。（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摛藻。華繁玉振。（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荅賓戲曰。摛藻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如彼錦繢。列素點絢。（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繢事後素。鄭玄曰。繢。畫文也。）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徒謂吾生。文勝則史。（論語。子曰。文勝質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論語。子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是夫。）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子之承親。孝齊閔參。（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乎。）子之友悌。和如瑟琴。（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弱冠厲翼。羽儀初升。（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内贊兩宮。外宰黎蒸。（典引曰。巡靖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泱（央）彼樂都。寵子惟王。（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惠訓不倦。視民如傷。（左氏傳。祁奚曰。惠訓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之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呂氏春秋。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疇昔之遊。二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居吾語汝。衆實勝寡。（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愼子曰。衆之勝寡。必也。）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執戟疲楊。長沙投賈。（曹子建楊德祖書曰。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慨焉嘆曰。道固不同。（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仁由己。匪我求蒙。（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子獨正色。居屈志申。（尚書曰。正色率下。）雖不爾以。猶致其身。（論語。周公

（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讜言忠謀世祖是嘉（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聲類曰讜善言也）將僕儲皇奉鑾承華（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鑾漢舊儀有承華廐）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尚書曰道揚末命）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如何斯人而有斯疾（論語伯牛有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猶中身也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唯爾之存匪爵而貴（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甘食美服窮滋極珍）

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服漢書曰衣禪複爲襲）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曰吾欲嬴葬淮南子曰節財薄葬簡服生焉）淵哉若人縱心條暢（班固楊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玄曰柩輅載柩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爲行始也家語曰顓孫師有容體資質）存亡永訣逝者不追（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揮（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弓碑曰巖藪知名失聲揮涕）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日往月來暑退寒襲（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適子素館撫孤相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舌氏叔向也巳見廣絕交論）前思未弭後感仍集（賈逵國語注曰弭志也）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爲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户之氏

又肆逆焉（傳暢晉諸公贊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爲亂推齊萬年爲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爲編户民）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毛詩曰王旅嘽嘽）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乎）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毛詩曰人卒流亡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胥遁乎大谿（王隱晉書曰解系爲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爲建威將軍又曰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遯）若夫偏師裨將之殞首覆軍者蓋以千數（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

轂（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爲紫非）秦隴之僭鞏更爲魁（鞏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十雉言小也）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蕘薪采者也）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罚（的）以鐵鏁機關既縱礧而又升焉（言以鐵鏁繫木爲機關既縱之以礧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礧石又曰高城深塹具蘭石如淳曰蘭石城上礧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礧千夫沈滯然礧與壘並同力對切）爨陳焦之麥柿（孚廢）梠（呂）桷（角）之松（說文曰柿削柿也梠楣也桷榱也）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歷馬長鳴（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司馬彪莊子注曰皂歷也）凶醜駭而疑懼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壍寘壺鐳（雷）瓶甒（武）以偵（恥令）之（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幕甖內井使聰耳者伏甖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甀甖也）將穿響作內焚礦（古猛）火薰之潛氐殲焉（崔寔四民月令曰四月可糴礦注曰大麥之無皮毛者曰礦潛氐謂潛攻之氐也）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氐羌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因曰幕府）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軍主長服赤幢東觀漢記曰段頻爲并州刺史曲蓋朱旗）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訐吏兵以檟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槄也楚荊也夏與檟古今字通）大將軍屢抗其疏（干寶晉紀曰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莊子曰晉之善戰者牛丑以寡擊衆）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何戴）假授（言請解禁劾而假授之以官也說文曰劾法有罪也）詔書遷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謚梁竦詔曰魂而有靈嘉斯寵榮）然絜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言絜士之聞己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而嘆曰於斯致思無不至矣）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妒之徒也（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心害之爲噤害也廣雅曰妒害也）嗟乎妒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讎也（言嫉妒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貿首之讎也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猶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昔乘丘之戰縣（玄）賁（奔）父（甫）

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鄭玄曰白肉股裏）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劒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劒而叱之何休曰手劒持拔劒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蠻夷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婪婪群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貪惏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爲婪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又曰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羣吏恣睢潛跱官寺（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倨傲荒惡恣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恣睢之心漢書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齊萬虓（呼交）闞（呼檻）震驚台司（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又曰震驚徐方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台）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詣張奐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爲邊害）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形珠星流飛矢雨集（形珠星流謂冶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五斯爲一焉漢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流星矢如雨見上文）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爾雅曰惴惴懼也尚書曰號泣於旻天）爨麥而炊負户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馬生爰發在險彌亮（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唐雎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毛詩曰克壯其猷）霑恩撫循寒士挾纊（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

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愜愜窮城氣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愜愜小息畏罹患禍者也魏明帝善哉行曰假氣游䰟鳥魚爲伍）昔命懸天今也惟馬（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惟此馬生才博智贍（解嘲曰雖其人之贍智哉字書曰贍足也）偵（恥命）以瓶壺刱（靈結）以長塹（徐爰射雉賦注曰刱割也說文曰塹坑也七豔切）鍤未見鋒火以起焰薰户蒲窟榼穴以斂（廣雅曰榼極也蒲溝切）木石匱竭其稈空虛瞷然馬生傲若有餘（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撊然授兵登埤杜預曰撊然勁忿貌也撊與瞷同下板切孔融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弔（的）梁爲礧柿（廢）松爲煼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鄭玄周禮注曰質木椹也）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

死疇克不二。（漢書，公孫玃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謩（模）彌長。（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達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謩，謀也。）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我雖末學，聞之前典。（莊子曰：末學者，古之人有之。東京賦曰：所謂末學膚受。）十世宥能，表墓旌善。（左氏傳曰：宣子囚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比干之墓。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思人愛樹，甘棠不翦。（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也。）剗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衆聽其入五刑之辭。）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萇詩傳曰：逶迤，行可蹤迹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言聞穢必殞，若鷹之揚，若不戢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方言曰：猜，恨也。）苟莫開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容，則瑕釁于何而不至。）慨慨馬生，琅琅高致。（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琅琅，堅也。）發憤囹圄，沒而猶眡。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含。欒懷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有如河。乃瞑受含。）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燕軍夜大驚，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吝嫉，謂有司貪吝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筆，考跡民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傾倉可賞，剗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周禮有蠻隸夷隸。鄭玄曰：征蠻夷所獲也。頒，賦也。頒與班，古字通。）剔子雙龜，貫以三木。（爲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紹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明明天子，旌以殊恩。（毛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周禮曰：凡有功者，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一首（并序）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衆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爲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爲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瓚少禀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延。）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潘岳陽肇誄曰。將宏王略。）獯虜間釁。劘（摩）剥司兖。（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兖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幽并騎弩。屯逼鞏洛。（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上。）列營緣戍。相望屠潰。（關中詩曰。列營基跱。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潁川。屠之。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瓚奮其猛鋭。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勍。強也。）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達彫）身飛鏃。（毛詩曰。佻佻公子。毛萇傳曰。獨行貌也。）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録舊勳。苟有概於

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氏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爲左也。使續鞫居殺陽處父。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中軍將。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苫夷致果。題子行間。（左氏傳曰。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苫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左氏傳。呂相絶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又衆仲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爲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何。以邑氏。）惟邑及氏。自温徂陽。（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郤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狐續既降。晉族弗昌。（言狐射姑續鞫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毛詩曰。之子于征。）拳猛沈毅。温敏肅良。（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毛萇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鞫武曰。田光先生者。其知深。其慮沈。）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則玉英。）如彼騑駟。配服驂衡。（服。服馬也。衡。車衡也。言翼贊宋朝。如彼騑之爲駟。乃配服而參衡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驂。右曰騑。四馬曰駟。）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廣雅曰。略。法也。）函陝堙阻。瀍洛蕪萊。朔馬東騖。胡風南埃。（毋丘儉在幽州詩曰。芒山邈悠悠。但見胡地埃。）路無歸轊。（衛）野有委骸。（漢書。王恢曰。轊車相望。又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歸其縣。應劭曰。轊。小棺也。服虔曰。轊與槥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

（尸原野）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坰。周衛是交。鄭翟是爭。（交。黨與也。毛詩曰。憬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因伯犕。王怒。與翟伐鄭。不尅。）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恐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大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曰。永平之末。城門晝閉。說文曰。扃。外閉之關也。）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楊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子曰。將要於折衝猒難。決勝而已。）涼冬氣勁。塞外草衰。（李陵荅蘇武書云。涼秋九月。塞外草衰。）逷矣獯虜。乘障犯威。（尚書。王曰。逷矣西土之人。漢書曰。上遣狄山乘障。蒼頡曰。障。小城也。）鳴驥橫厲。霜鏑高暈。（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西京賦曰。游鶴高暈。薛綜曰。暈猶飛也。）軼我河縣。俘我洛畿。（左氏傳。呂相曰。迭我殽地。入我河縣。俘我王官。迭與軼古字通。）攢鋒成林。投鞍為圍。（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闊。（左氏傳。晉軍吏曰。楚師老矣。）卒無半菽。馬實拑（巨炎）秣。（漢書。項羽曰。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公羊傳曰。楚莊王圍宋。子反窺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者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銜其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左氏傳曰。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周易曰。困。窮而通。）勉慰痍傷。拊巡饑渴。（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夷傷。杜預曰。夷亦傷也。）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劉熙釋名曰。矢末曰栝。）賁父殞節。魯人是志。洴督効貞。晉策攸記。（賁父洴督。已見上文。）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䟽爵紀庸。恤孤表嗣。（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布上䟽爵而貴之。䟽。分也。）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一首（并序）

顏延年（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其中多琁玉。說文曰。琁亦璿字。）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舡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士之意也。何患無士乎。）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言人以眾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弃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山西。禰衡書曰。訓夷皓之風。）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范曄後漢書曰。郅惲謂鄭敬曰。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騖過。山陵浸

（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論語子曰作者七人）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俠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豈樂于茲同豈宴棲末景游豫躡餘蹤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左氏傳郤芮對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范曄後漢書曰黃香家貧內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母老子幼，就養勤匱。（禮記曰事親左右就養無方）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爲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爲親屈也）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孫盛晉陽秋曰嵆康性不偶俗論語子曰從吾所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閑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

羊傳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織絇（歛）緯蕭，以充糧粒之費。（穀梁傳曰寗喜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注曰絇狀如刀衣屨頭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蒿爲薄）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劉劭集有酒德頌）簡棄煩促，就成省曠。（張茂先荅何劭詩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張衡靈憲圖注曰寂寞冥默不可爲象）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謚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遥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葛龔遂初賦曰承蔡龍之洪族凱高陽之休基史記曰賜爵一級說文曰級次弟也）睦親之行，至自非敦。（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鄭玄曰睦親於九族）然諾之信，重於布言。（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廉深簡絜，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貢曰博而不舉是曾參之行）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爲人之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爲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

（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懷植散羣、則尚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信而好古。）世霸虛禮。州壤推風。（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聞德、虛己備禮。推風、推挹其風也。）孝惟義養。道必懷邦。（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論語比考讖曰、文德以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綦毋邃曰、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又曰、清居之士、太原則郇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病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道、心亦適。莊子曰、知志是非、心之適也。）汲流舊巘。葺宇家林。（廣雅曰、葺、覆也。）晨烟暮藹。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人否其憂。子然其命。（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隱約就閑。遷延辭聘。（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懾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非直也明。是惟道性。（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高誘淮南子注曰、人道性無欲。）糾纆斡流。冥漠報施。（鵩鳥賦曰、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弔魏武文曰、悼繐帷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言誰云天道常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此說明智、

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楚辭曰、招賢良與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言天高聽卑、而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史記、子韋曰、天高聽卑。）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周易曰、履信思乎順。毛萇詩傳曰、寘、置也。）年在中身。疢維痁（傷閣）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侯疥、遂痁。杜預曰、痁、瘧疾也。）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曰、遺生行義、視死如歸。）藥劑弗嘗。禱祀非恤。（魏都賦曰、藥劑有司。論語、子曰、丘之禱久矣。）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傃、向也。禮記曰、幽則有鬼神。孫卿子△曰、死、人之終也。）敬述靖節。式尊遺占。（漢書曰、陳遵口占作書。占、謂口隱度其事、令人書也。）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禮記曰、凡訃於其君、云某臣死。鄭玄曰、訃△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不足。）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河圖考鉤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孫卿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毛萇詩傳曰、憩、息也。）念昔宴私。舉觴相誨。（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孫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哲人卷舒。布在前載。（西征賦曰、蘧與國而卷舒。西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毛詩曰、殷鑒不遠。）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違衆速尤。迕風先蹷。（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違衆忤世、淺爲尤悔、深作敗害。韓詩外傳曰、草木根荄淺、未必橛也。飄風與暴雨墜、則橛必先矣。）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身及才、不足爲實。榮華聲名、有時而滅。恐己恃才以傲物、憑寵以陵人、故以相誡也。）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

哉（爾雅曰永遠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王闕）仁焉而終智焉而斃（應劭風俗通曰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黔婁既沒展禽亦逝（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妻曰昔先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也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同塵已見上文）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康黔婁惠柳下惠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并序）

（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雞）照車去魏聯城辭趙（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皇帝痛掖殿之既闃悼泉途之已宮（埤蒼曰闃靖也風俗通曰梓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也）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栢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天寵方降王姬下姻（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肅雍揆景陟屺爰臻（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遽霣毛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國軫喪淑之傷家凝霣庇之怨（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謚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誄曰家失慈覆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覆也庇或為妣非也）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萬（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曹植卞太后誄曰敢揚厚德表之旒旌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其辭曰

玄丘烟（因）熅瑤臺降芬（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

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高唐渫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游於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楊修荀爽述讚曰其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如玉之瑩光啓已見上文）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易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犇月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為既嫁之女也）毓德素里棲景宸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梁季南碑曰栖景曜於衡門）處麗絺綌出懋蘋蘩（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刈是穫為絺為綌又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又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脩詩貫道稱圖照言（廣雅曰貫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翼訓姒幄贊軌堯門（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姒為姓漢書曰孝武鉤弋趙婕妤

（昭帝母也。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鈎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闈。（史，三史。經，六經。）陳風緝藻，臨彖分微。（風，國風。彖，易彖。）游藝殫數，撫律窮機。（藝，六藝。律，六律。）躊躇冬愛，怊悵秋暉。（楚辭曰：蹇淹留而躊躇。左氏傳曰：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楚辭曰：心怊悵以永思。）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毛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敬勤顯陽，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尊號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女簡狄吞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潘岳上巳日會天淵池詩曰：外迎休祥，內和天人。）皇胤瑃式，帝女金相。（式，法也。言皇之胤嗣如玉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祈招之詩云：式如玉，式如金。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聯跗齊穎，接萼均芳。（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萼。不當作跗，萼足也。）以蕃以牧，燭代輝梁。（漢書曰：文帝立武爲代王，參爲梁王。）視朔書氛，觀臺告祲。（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眡祲掌十煇之法。鄭玄曰：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八頌扃和，六祈轂滲。（周禮曰：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視吉凶。鄭玄曰：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滲，謂滲漉腧祉福也。）衡總滅容，翬翟毀袥。（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幨車也。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服、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鄭玄曰：狄當爲翟。翟，雉名也。褘衣，畫翬者也。說文曰：袥，衣衿也。）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宋孝武傷宣貴妃擬漢武李夫人賦曰：閟瑤光之密陛，宮虛梁之餘陰。又袤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嚴奧，御象席之瓊珍。並以瑤光爲殿名，蓋貴妃之所處也。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爲紫禁。）帷軒夕改，輧輅晨遷。（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輧。蒼頡篇曰：軿，衣車也。）離宮天邃，別殿雲懸。（西都賦曰：徇以離宮別寢。）靈衣虛襲，組帳空煙。（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綱。）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巾，巾箱也。匣，琴匣也。）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闌，猶晚也。）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曖兮玉座寒。（夏侯湛有金釭燈賦。曖，不明也。易是類謀曰：假威出座玉床。）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欒。（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孝經曰：擗踴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息。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凱風，美孝子也。）茫昧與善，寂寥餘慶。（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與善，已見上文。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喪過乎哀，棘實滅性。（喪過，見上文。孝經曰：毀不滅性。）世覆沖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韋秀四言詩曰：坤德尚沖。毛詩曰：秉心塞淵。）題湊既肅，龜筮既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椁數襲。漢書音義韋昭曰：題，頭也。頭湊，以頭內向，所以爲固。）階撤兩奠，庭引雙輴。（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引柩車也。在輴曰綍。又禮記注曰：輴，殯車也。）維愛曰子，曰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曰：大明六年，子雲薨。潘岳妹哀辭曰：庭祖兩柩，路引雙輴。爾身爾子，永與世辭。）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司馬彪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闉。嗚呼

哀哉。（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也又曰旌葬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章旐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誄其行而賜之也穀梁傳曰寰内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内謂之甸服說文曰闉城曲重門也）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逕渡。（河南郡境界簿曰洛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太皓以右轉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閶闔門楚辭曰凌天池而徑渡）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毛詩曰周道逶遲）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鏘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喝嘶喝也邊簫簫聲遠也）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而顧慕。鳴呼哀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上之廟葬於樂池之南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喪車郭璞曰繇音姚）晨輼於解鳳。曉蓋俄金。（葬訖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爪也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輼輬車如淳曰輼輬車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凰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輬車以

輼車爲倅也臣瓚曰秦始皇崩祕其喪載以輼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轜車類也然輼車吉儀瓚說是也桓譚新論曰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王蔡邕獨斷曰凡乘輿皆羽蓋金華爪鄭玄詩箋曰俄傾也）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黃圖曰陵冢爲山鄭玄周禮注曰隧墓道也）重扃閟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哀永逝曰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天潯。（許慎淮南子注曰潯涯也）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言惠問乘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鳴呼哀哉。

哀上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宿興緒絲緒也思玄賦曰王肆侈於漢庭卒銜卹而絕緒）俄龍輀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輁軸也天子畫之以龍說文曰輀喪車也）嫂姪兮慞惶。慈姑兮垂矜。（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毛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此詩也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輴。（祖及輴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之右鄭玄曰爲哭者爲明）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禮記曰士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酹餟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酹）悽切兮增欷。俛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

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班婕妤自傷賦曰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楚辭曰雲霏霏兮承宇）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隧已見上文）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襲還也）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宅兆。（擗摽已見上文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撫靈櫬兮

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窕。（杜預左氏傳注曰櫬親身之棺聲類曰埏墓隧也）戸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薨杜預注曰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寢儀禮曰遂適殯宮）是乎非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暀也又曰暀往也東觀漢記世祖曰虜在吾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巳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而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

文五十七　尾　王元壽

文選卷第五十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鎭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哀下

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并序）

文五十八　一　刘文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諱齊嬀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爲哀策文）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謚故摠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切）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輴（丑）纚（離）綍。容翟結驂。（龍輴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遷徙于祖廟也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天子畫之以龍也桯餘征切韓詩纚

（繫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柩在輴車曰綍甫物切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曹植宣后誄表曰容車飾駕以合北辰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勤面繢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幨車也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辭注曰結連也連驂言將行也鄭玄詩箋曰驂兩騑）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塗古制故曰昭列神路凶飾故曰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爲行始也其序載而后飾白虎通曰始載於庭輴車辭祖禰也）飾遺儀於組旒淪祖音乎珩（行）珮（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爲縷縫之旌旗以爲文飾旌旗以銘功也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尚書大傳曰太師奏雞鳴后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毛詩雜佩以贈之毛萇詩傳曰珮有珩璜琚瑀琚音居瑀音禹）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以招）之重晦（周禮曰大朝覲王設次席黼純又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鄭玄曰褘衣畫翬者也褕畫鷂者也褕與鷂並以招切）降輿客位撤奠殯階（降輿謂祖載之時柩降於車也儀禮曰主人入祖乃載鄭玄曰舉柩却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祖於庭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柩車也禮記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乃命史臣累德述懷（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賜之命爲其辭也）其辭曰倫昭儷昇有物有憑（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之義又昇伉儷之道皆有物象有所依憑毛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左氏傳曰石言於晉魏榆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劇秦美新曰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圓精初鑠方祇始凝（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郭璞方言注云鑠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陽薄靡而爲天重濁凝滯而爲地）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長發其祥慶膺猶膺慶也幽通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祕儀景胄圖光玉繩（祕其令儀而生景胄圖其容光而升玉繩也廣雅曰圖度也沈約宋書曰宋有玉繩殿）昌暉在陰柔明將進（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曰坤陰物也又曰坤妻道也又曰順而麗乎大明柔

進而上行）率禮蹈和稱詩納順（南都賦曰率禮無違論語曰禮之用和爲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毛詩曰于以采蘋又曰于以采藻鄭玄毛詩箋曰蘋之言賓藻之言澡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禮記曰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也）爰自待年金聲夙振（左氏傳曰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論語曰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馬融曰絢文貌也）象服是加言觀維則（毛詩曰象服是宜又曰言觀其旂又曰柔嘉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毛詩曰覆俾我悖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惠問川流芳猷淵塞（蔡邕表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詩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方江泳漢載謠南國（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毛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萇曰方泭也）伊昔不造鴻化中微（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東都賦曰鴻化惟神魯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曰無墜天之降寶命天機喻帝位也尚書考靈耀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爲此璣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王室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魏明帝苦寒行曰修德乎紫闈八月自懷柔）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尚書曰允迪厥德）孝達寧親敬行宗祀（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毛詩序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進思才淑傍綜圖史（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思進賢才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班婕妤自傷賦曰陳女圖以鏡鑒顧女史而問詩）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國語伶州鳩曰詠之以中音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成紀見下注）壼政穆宣房樂韶理（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禮記曰古者天子后立於宮以聽天下之內治方言曰穆信也儀

（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紡歌周南召南之詩房中者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禮記曰韶繼也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也）坤則順成星軒潤飾（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周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德之所屆惟深必測（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卞蘭太子頌表曰道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下節震騰上清朓側（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書李尋曰月者衆陰之長妃后之象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尚書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鄭玄曰朓猶條達也條達行疾貌側匿猶縮懦行遲貌）有來斯雍無思不極（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服孔安國尚書傳曰極中也）謂道輔仁司化莫晣（之逝切牽秀四言詩曰乾道輔仁坤德尚沖思玄賦曰死生錯而不齊雖司命其不晣說文曰昭晣明也）象物方臻眡（視）祲告沴（零細切周禮曰凡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

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眡祲鄭玄曰祲陰陽氣相祲漸成祥也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臨莅不和意也）太和既融收華委世（太和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蔡邕釋誨曰皇道惟融帝猷不顯廣雅曰融明也委世弃世也）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椒塗室亦取溫煖除惡氣也）戒涼在殔（弋二）杪秋即穸（夕）（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人爲寒備也儀禮曰死三日而殔三月而葬說文曰殔瘞也楚辭曰靚杪秋之遥夜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左氏傳楚子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長夜謂葬埋也窀之倫切）霜夜流唱曉月升魄（流唱挽歌也升魄祖載也禮記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八神警引五輅遷迹（甘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周禮曰巾車掌王后之五輅）噭噭儲嗣哀哀列辟（噭噭已見上文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灑零玉墀雨泗丹掖（劉騊

駼玄根賦曰致垂棘以爲墀）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哀策既奏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焉潘岳祭庾新婦文曰伏膺飲淚感今惟昔）南背國門北首山園（楚辭曰出國門而軫懷廣雅曰首向也漢書曰後徙吏二千石之家於諸陵非獨爲奉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楚辭曰僕人慌悴散若流兮子虛賦曰按節未舒鄭玄毛詩箋曰服中央夾轅也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遙酸紫蓋眇泣素軒（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素軒循素車也）滅綵清都夷體壽原（楚辭曰造旬始觀清都漢書曰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漢書音義曰天子未死呼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讙（京邑朝野淪其明盛戎狄華夏悲以競讙廣雅曰藹藹盛也國語史蘇曰戎夏交捽也）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也光祿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爲高宗納之武帝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爲敬皇后高宗崩改塟祔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爲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即位）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于某陵（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歛以梓器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爲名凡人呼棺亦爲宮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至尊東昏侯寶卷鄭玄周禮注曰奠獻也饋奠明帝崩未謚故曰某）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人凡大喪則告謚南郊祖已見上文）翠帟舒皁玄堂啓扉（張協禊賦曰翠幕蜺連張衡吕司徒誄曰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脩夜彌長）俎徹三獻遷

卷六衣。（杜預左氏傳注曰撤去也禮祭必三獻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鷖輅而撫心。（周禮曰遂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衛鄭玄曰蜃車柩路柩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瑀正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雕面鷖總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椒塗已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帝祖母爲太皇太后其所居曰長信宮也）身隔兩赴。時無二展。（爾雅曰赴至也禮記顏淵謂子路曰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省視也）旋詔左言。光敷聖善。（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書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干寶晉紀魏帝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遙緒。（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虞已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在秦作劉。在漢開楚。（班固漢書贊曰范氏爲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爲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肇惟淑聖。克柔克令。（克柔已見上文毛詩曰令妻壽母）清漢表靈。曾沙膺慶。（韓詩曰漢有遊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膺慶已見上文）爰定厥祥。徽音允穆。（毛詩曰文定厥祥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毛詩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又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敬始紘綖。敎先種稑。（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蠶玄統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種稑之種而獻於王）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川流已見上文揚雄書曰賢女馨芬於蘭茝）先德韜光。君道方被。（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藏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潛德東夏干寶晉紀文帝遺吳主書曰韜神光福德父勞于外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於南國）于佐求賢。在謁無詖。（毛詩序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顧史引式。陳詩展義。（班婕妤自傷賦曰顧女史而問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干寶晉紀揔論曰仁以厚下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十亂斯俟。四教罔忒。（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教廣雅曰忒差也）思媚諸姑。貽我嬪則。（毛詩曰思媚周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貽我來牟孔安國傳曰嬪婦也毛詩序曰后妃化天下以婦道也）化自公宮。遠被南國。（公宮南國並已見上文）軒曜懷光。素舒佇德。（光德皆謂后也言軒曜思大明以增耀素舒佇聖德而分彩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也劉歆有曜厤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毛詩曰閔予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荀氏薨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廣雅曰違背也）方年沖藐。懷袖靡依。（尚書曰肆予沖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毛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鄭玄曰腹懷抱也）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元皇后哀策文曰昌輝在陰）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楚辭曰蹇將憺兮壽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帝遷明命。民神胥悅。（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國語祭公謀父曰至于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又王孫圉曰又能上下悅于鬼神）乾景外臨。陰儀內缺。（周易曰乾爲君爲父禮記曰后治陰德也）空悲故劒。徒嗟金穴。（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字平君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婕妤是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婕

（好爲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況爲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爲金穴）璋瓚奚獻褘褕罔設嗚呼哀哉（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玄曰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璋瓚夫人所執又周禮注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褘褕已見上文）馮相告祲宸居長往（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氏中士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東京賦曰馮相觀祲典引曰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也）貽厥遠圖末命是獎（謂顧命令祔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尚書曰道揚末命方言曰秦晉之間相勸曰獎）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豐沛喻帝鄉也漢書曰高祖沛豐邑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綿也風俗通曰秦政并吞六國苞宇宙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禮記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鮒隅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鍐（士犯）於松楸（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閒安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斷曰金鍐者馬冠也如玉華形在馬髦前）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遊（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藉田賦曰清洛濁渠）繼池綍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禮記曰飾棺君三池鄭玄曰懸池於荒之爪端若今承霤然又禮記曰飾棺君龍帷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毛詩曰造舟爲梁）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南都賦曰分背迴塘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說文曰澹水搖也）籍閟宮之遠烈兮聞纘女之遐慶（毛詩閟宮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祇而表命（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義辨士論曰趙達以機祥協德采蘋采蘩已見上文漢書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命爵號也）慕方

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饗衛南宮皇太后因過按行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枚衣一篋遺王可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係身毒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後不知所在）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孌詒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郭有道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郎中後董卓辟邕遷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漢書太原郡有界休縣）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虢叔王季之穆爲文王卿士將虢是滅何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虢韋昭曰咨謀也）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虢字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黃石公記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孔叢子曰魯人有儀公潛者砥節厲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昌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蘧伯玉之行也孫）

（鄭子曰拘木必將待隱括然後直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蒼頡篇曰矯正也）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圖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也）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緌纓鄭玄曰緌纓飾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揚雄覈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隨莊子曰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也）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尚書大傳曰百川趍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論語子曰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童蒙賴焉。用袪其蔽。（周易曰匪我求童蒙袪猶去也）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漢書李尋

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己問尋）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辟猶召也）將蹈鴻涯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西京賦曰洪涯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李陵書曰策名於天衢）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毛萇詩傳曰融長也）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漢書曰建寧靈帝年號也）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毛詩曰終其永懷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僉以爲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毛詩曰先民有作又曰德音不忘）今其如何。而闕斯禮。

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俾芳烈奮于百世。令問顯於無窮。（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毛詩曰顯顯令問）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於玄廣雅曰玄道也）純懿淑靈。受之自天。（毛詩曰有命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海淵之爲大）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悅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匪惟摭華。乃尋厥根。（法言或曰亦有疾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宮牆重仞。允得其門。（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周易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

之略術）棲遲泌丘。善誘能教。（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赫赫三事。幾行其招。（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招猶召也）委辭召貢。保此清妙。（言有召貢者委弃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瓊辟泰太常趙典舉泰有道並不應召或爲台）降年不永。民斯悲悼。（尚書祖乙曰降年有永有不永）爰勒茲銘。摛其光耀。（韋昭漢書注曰摛布也）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爲許昌縣然蔡邕之時惟有許縣或云許昌非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易通卦驗曰太皇之先與耀合元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虞曰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當今之世舍我而誰）兼資九德揔脩百行（尚書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善誘已見上文論語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孝經曰進退可度）不徼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論語子貢曰惡徼以爲智者惡訐以爲直者又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論語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教不肅而成）政以禮成化行有謚（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爾雅曰謚靜也）會遭黨事禁固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曰澹然無極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孫左氏傳曰晉韓獻子告老杜預曰告老致仕者也）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范曄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授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爲

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故三事已見上文）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皆金印紫綬）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列子林類曰吾老無妻子死期將至）引農楊公東海陳公（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寮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也）每在衮職羣寮賀之（衮職謂三公也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方言曰躋登也）慙於臧文竊位之負（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范曄後漢書中平靈帝年號也）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顧命）時服素棺椁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周易曰用過乎儉）群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無揮涕王肅曰揮涕涕流以手揮之也）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范曄後漢書曰何進遣使弔祭）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文鉤命决曰五嶽吐精宋均曰吐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尚書緯有考靈曜）天不憖遺老俾屏我王（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梁崩哲萎于時靡憲（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漢書有儒林傳）傳曰郁郁乎文哉（論語文也）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歿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命名也李陵

（書曰。信命世之才。）含光醇德。爲士作程。（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毛萇詩傳曰。程。法也。）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父曰。犬戎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爲司空。又曰。韓融。字元長。獻帝初官至太僕。）緦麻設位。哀以送之。（喪服傳曰。緦麻十五升布。鄭玄曰。謂之緦者。縷細如絲也。音思。孝經曰。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謝承後漢書曰。劉翊。潁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翊爲主簿。迎之到官。深敬待之。然种府君即拂也。）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直用）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朽已見上文。）乃作銘曰。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上林賦曰。南山峩峩。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論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微言圯絶。來者曷聞。（微言已見上文。幽通賦曰。將圯絶而罔階。論語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交交黃鳥。爰集于棘。（毛詩國風文。喻仕於亂時也。）命不可贖。哀何有極。（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褚淵碑文一首（并序。）

王仲寶（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邪人。幼專心篤學。手不釋卷。爲中書監。薨。）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既沒。魏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嘉其餘風也。）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史記曰。微子開者。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幼。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國於宋。微子以故而仁賢。及代武庚。故殷餘民甚欣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杜預曰。段。共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命氏已見上文。）爰逮兩漢。儒雅繼及。（漢書曰。褚大。通五經。爲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禧。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博聞廣見。聰明智達也。）魏晉以降。弈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魏代

褚氏未聞。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野。侍中衛將軍。薨。贈太傅。元穆侯。）德合當時。行比州壤。（魏書曰。陳寔德冠當時。莊子曰。行比一鄉。）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深識。毛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論語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王命論曰。淵然深識。）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曰。大滿若沖。字林曰。沖。猶虛也。）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劉歆移太常博士曰。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川嶽之靈。已見上文。禮記曰。珪璋特達。廣雅曰。挺。出也。）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弱冠已見上文。）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張叶白鳩頌曰。經仁緯義。王隱晉書

（曰汜勝之穆敦九族蔡邕何休碑曰孝友盡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寓（金聲玉振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振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寓乂寧）孝敬淳深率由斯至（毛詩序曰成孝敬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淳深慎嘿尚書曰率由典常）盡歡朝夕人無閒言（禮記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逍遙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劇秦美新曰逍遙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音徽即徽音也毛詩曰太姒嗣徽音）韻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慍喜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人言必由於己（王命論曰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范曄後漢書曰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宏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袁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沈約宋書曰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榮緒晉書曰呂安才氣高奇又曰荀顗綜覈名實風俗澄一范曄後漢書左朱零曰范滂精裁猶以利刃斷腐朽）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鶡冠子曰所謂命者靡不在君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班固成帝贊曰臨朝淵默）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蕭子顯齊書曰淵少有世譽復尚公主）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三輔決錄曰平陵竇叔高以經術稱摯虞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爲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絕衆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輩嘲笑焉叔高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毛萇詩傳曰蔑無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

濯纓登朝冠冕當世（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晉中興書庾氷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兩宮尚書曰所寶惟賢）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出參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晉令曰祕書郎掌三閣經書三輔故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祕書）光昭諸侯風流籍甚（韓詩外傳曰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名昭諸侯天下願焉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以父憂去職（蕭子顯齊書曰淵父湛之驃騎將軍）喪過乎哀幾將毀滅（周易曰喪過乎哀孝經曰毀不滅性）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服闋除中書侍郎（鄭玄禮記注曰闋終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智效一官）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叔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子鸞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國語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爲國華韋昭曰以德榮顯者可以爲國之光華也）出爲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韋昭漢書注曰銓稱錘聲類曰銓所以稱物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詔曰選曹銓管人材）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臧榮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爲尚書郎吏部郎闕太祖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是以楷爲吏部郎）泰始之初入爲侍中（裴子野宋略曰）

（壽寂之前刃少帝延湘東王升御坐立爲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賊屯鵲尾洲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勳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軍以清王塗荅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元戎啓行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衣冠謂朝士也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爾雅曰輯和也緝與輯同）內贊謀謨。外康流品。（東觀漢記世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李重集曰爲選部尚書其箴曰銓管人流品藻清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賞不失勞。舉無失德。（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君舉不失德賞不失勞）績簡帝心。聲敷物聽。（崔駰武賦曰假皇天乎簡帝心尚書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事寧。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祗之秩。（帷幄已見上文尚書王曰惟乃文考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孔安國曰用可用敬可敬）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漢書有豫章郡雩都縣）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丘之志。（國語曰惠王以梁予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遠懼子孫之有貳者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乏臣之祀也乃與魯陽賈逵曰惠王楚昭王子梁楚北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閒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之可長有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周禮曰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漢書曰井方一里）久之。重爲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

能而進賢毛詩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又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丹陽京輔。遠近攸則。（漢書曰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都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三輔又百官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吳興襟帶。實惟股肱。（李充有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爲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頻作二守。並加蟬冕。（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吳興太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左氏傳卻至之辭已見上文）明皇不豫。儲后幼沖。（沈約宋書曰太宗明皇帝諱彧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爲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疾弗豫謝承後漢書曰孝靈帝崩皇太子即位主上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徙爲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韓詩外傳曰外寬內直蘧伯玉之行也）引二八之高謩。宣由庚而垂詠。（二八八元八愷也毛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太宗明帝左傳荀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詩小雅文也）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左氏傳曰隨武子曰蔿敖爲太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孔融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孟軻曰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爲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爲當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

至（蕭子顯齊書曰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朝議以有爲爲之魯侯垂式（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魯伯禽有爲爲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存公忘私方進明準（漢書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爲丞相及母既終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爰降詔書彰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己引化（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彰勉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尚書曰三孤貳公引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也宜哉韋昭曰三季桀紂幽王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稱兵內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爲桂陽王後爲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王幼時屯遂舉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蠡至杜姥宅宮省怖擾於是城內分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等劉瓛勸進表曰狡寇窺窬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與覦同）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湛方生詩曰鼓棹行遊矚吳都賦曰振蕩汪流曹子建責躬詩曰建旗東岳子虛賦曰岑崟參差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曹植任城王誄曰矯矯元戎雷動雲徂楚辭曰雷動電發）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宗宗社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周禮曰太宰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五等論曰鋒鏑流乎絳闕）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帝詔曰實賴英宰淵謀尚書曰殲厥渠魁）而餘黨寔繁宮廟憂逼（餘黨謂杜墨蠡也）公乃揔熊羆之士不貳心

之臣（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國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力并力也盡規已見上文）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太祖齊王也）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左氏傳曰楚子救鄭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器猶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無不利撝謙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晉起居注安帝詔曰灑落成勳固秉謙挹）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蕭子顯齊書曰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莊子曰桑雩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弃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與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者也司馬彪曰假國名也屬連也）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鄭玄曰顏丁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宋也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嗣王荒怠於天位（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諱昱即位淫亂尚書曰商王受荒怠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艱哉）彊臣憑陵於荊楚（沈約宋書曰荊州刺史沈攸之便有異志左氏傳鄭王子伯駢曰今楚憑陵我城郭）廢昏繼統之功龕亂寧民之德（廢昏謂廢帝爲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蒼梧暴虐稍甚及廢群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擲太常曰繼統揚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崔寔正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也）

公實仰贊宏規。叅聞神筭。（潘岳賈充誄曰，使夫疑廟定於神筭。）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左氏傳，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莊子，仲尼謂楚王曰，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愼子注曰，甘寢，安寢也。）乃作司空。山川攸序。（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也。）兼授衞軍。戎政輯睦。（牽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閑，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卒乘輯睦，事不奸矣。）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沈約宋書曰，順帝諱準，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廢帝殞，奉迎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帝，遜位于東邸，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弼諧允正。徽猷引遠。（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曰，君子徽猷，小人與屬。）樹之風聲。著之話言。（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並建聖哲，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爲中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令，臧榮緒晉書曰，裴秀，字季彥，河東人也，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遷尚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左光祿大夫。）自非坦懷至公。永鑒崇替。（國語，藍尹亹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左氏傳曰，楚屈建語康王晉范會之德，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宋文明順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蓋終言之，寅亮，已見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曰，廣啓土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雖秩輕於衮

司。而任隆於百辟。（衮司，三公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暫逐沖旨。改授朝端。（晉起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沖旨，降損盛制，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劉琨勸進表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蕭子顯齊書曰，二年，重申前命，爲司徒，周禮曰，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鄭玄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軍賓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義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婣音因。）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鄭耽郊祀賦曰，伊皇母以延慈。）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晉中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出陪鑾躅。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晉書，庾峻曰，知足如踈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又曰，雒書零准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然野當爲杼，古序字也，以是圖緯，故曰餐，餐，美也。）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王廙思逸民賦曰，左披文以講話，講六藝之宏數，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參以酒德。閒以琴心。（晉書，劉伶有酒德頌，列仙傳曰，涓子作琴心三篇。）曖有餘暉。遙然留想。（曖，溫貌，莊子曰，曖然似春，遙然流想，所慮者深也。）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言君垂恩，有如冬日，而臣戒懼常若秋霜，鄧析子曰，爲君者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荀悅申鑒曰，主怒如秋霜。）肅肅焉。穆穆焉。（爾雅曰，穆穆肅肅，敬也。）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見之，令子爲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矣。）太祖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崩，遺詔以淵錄尚書事，禮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西征賦曰，武皇忽其升遐。）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

憑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尚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又曰出綴衣于庭越翼日王崩）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蔿敖爲太宰擇楚國之令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左氏傳太史克曰舜舉八元布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又展禽曰桓公糾合諸侯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虎賁三十人持劍焉）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膳夫屠蒯曰事有其物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玄曰徽旌旗之名也又曰以爲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安帝詔曰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子顯齊書曰淵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受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又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晏嬰既往齊君趍車而行哭（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公繁駟而馳自以爲遲下車而趍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趍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詩外傳曰趍車馳馬也）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群后恇（臣）動於下（鄭玄禮記注曰恇恐也）豈唯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言萬國同戚豈如柳莊晏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爲六十人謚

曰文簡禮也夫秉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莊子曰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虛己以遊當世不能攖其度（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能怒人虛己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祇悔（潘岳家風詩曰經始復圖終葺宇營丘園周易曰無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謝慶緒荅郄敬書曰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曰二離揚清暉眇默遠貌也楚辭曰路眇眇兮默默）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左氏傳曰子產爲政輿人誦之曰子產若死其誰嗣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禮記衛孔悝鼎銘曰公曰叔舅予與汝銘若纂乃考服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毛詩曰高山仰止禰衡顏子碑曰乃刊玄石而旌之）辰精感運昴靈發祥（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逸楚辭注曰辰星房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齊水德故曰辰精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昴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發祥已見上文）元首惟明股肱惟良（言君感辰精而王故曰惟明臣感昴宿以生故）

（良也。尚書大傳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天鑒璿曜，踵武前王。（言君能鑒照琁璣七曜之道，踵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鑒在下，有命既集。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琁與璿同。七政，七曜。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欽若元輔，躰微知章。（言臣能敬順元輔大臣之義，體微知章而臣贊之也。尚書曰：欽若昊天。班固泳邪山文曰：晄晄將軍，大漢元輔。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毛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因心則友，已見上文。）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此仁之情也。善誘已見上文。）觀海齊量，登嶽均厚。（班彪覽海賦曰：觀滄海於茫茫。海賦曰：爾其大量也。莊子曰：淵淵其若海也。郭象曰：容忩無量也。法言曰：登東嶽而知衆山之邐迤。莊子老聃曰：至人若地之自厚。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海淵之爲大。）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呂氏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潘岳魯武公誄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内謨帷幄，外曜台階。（帷幄已見上文。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元士庶人。漢書音義：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書郎顗曰：三公上應三台。）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阮嗣宗勸晉王牋曰：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如風之偃，如樂之諧。（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我帝典，緝彼民黎。（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率禮蹈謙，諒實身幹。（南都賦曰：率禮無違。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王弼曰：履道尚謙，而二以陽處陰，履於謙也。左氏傳曰：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乘朱軒。衡館，衡門之館也。）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散。（蔡邕何休碑曰：辭述川流，文章雲浮。孝經鉤命决曰：雲委霧散。）嵩構云頹，

梁陰載鈌。（並見上文。）德猷靡嗣，儀形長遞。（音逝。德猷，令德徽猷也。儀形，容儀形體也。鄭玄春秋緯注曰：遞，去也。）怊悵餘徽，鏘洋遺烈。（楚辭曰：心怊悵以永思。）久而彌新，用而不竭。（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

文選卷第五十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内率府録事叅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碑文下

王簡棲頭陁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彦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碑文下

頭陁寺碑文一首（天竺言頭陁此言斗藪斗藪煩惱故曰頭陁）

王簡棲（姓氏英賢録曰王巾字簡棲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爲頭陁寺碑文詞巧麗爲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郢州題云齊國録事叅軍琅邪王巾製）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㪺也漢書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桓子新論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㪺勾愚切）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邪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僧肇涅盤論曰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没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法華經曰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之處）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至理幽微非言説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口毗邪現黙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嘿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毗邪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彝倫攸叙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之不可以已其在兹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向謂鬷蔑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爻六爻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笱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爲此岸）則稱謂所絶形乎彼岸矣（至如涅盤妙旨非言説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絶現於涅盤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絶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説也涅盤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盤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盤爲彼岸也）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引六度（彼岸絶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引六度以明有僧釋肇

（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引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爲禪也）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盤之蘊也。（妙法蓮華經曰昔住學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盤勝鬘經曰意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衆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奥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

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爲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鍾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兮何適莫之足嬰）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不感周也勝鬘經曰涅盤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摩經序曰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一音稱物。宮商潛運。（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脫周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祉羽也）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宮。（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爲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

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憑五行之軾。拯溺逝川。（僧肇論曰騁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爲憑四衢之軾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玉使鬬勃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爲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維摩經曰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啓八正之平路坦衆聖之夷塗大品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爾雅曰庇廕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於是玄關幽揵。感而遂通。（玄關幽揵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玄關難啓善揵易開戴逵棲林賦曰幽關忽其離揵玄風暖以雲頽字林曰揵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遙源濬波。酌而不竭。（遙源濬波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也）行不捨之檀。而施（去聲）洽羣有。（夫心愛衆生而行捨者捨則增愛非爲實

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衆生斯爲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爲之爲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玄而物我俱一）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夫行慈者以衆生爲緣衆生爲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於衆相離相行慈名爲無緣無緣生慈是爲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盤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反衆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夫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而勿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爲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爲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機謂機心也權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以機心應之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以

（無機之智何止功齊塵刧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内無機照之勤辨士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爲塵塵爲一刧此諸微塵數其刧復過是）一時義遠矣能事畢矣（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盤經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盤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拔河一名金沙河也）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王弼曰恍惚無形不繫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言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兮其無繫汜汜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逕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

之靈無歇大矣哉（荅賓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兆想天爲一世界千三界爲小千世界千小世界爲中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爲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爲無欲僧肇維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涅盤經曰佛以千疊纏裹其身積衆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盤經說世尊向熙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涅盤於天冠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盤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曇無羅讖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論語曰文王既沒陵夷已見上文）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孔安國論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悆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云得一者鍾會曰一亦道也）順非辯僞者比微言於目論（禮記曰言僞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衆言中微妙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幽深贊明也）並振頹綱俱維絕紐（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頹綱既振謝莊爲沈慶之荅劉義宣書曰皇綱絕而復紐區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紐系也）蔭法雲於眞際則火宅晨涼（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虯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現順機不偏此則彌布徧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眞際等法性不可量僧肇曰眞際實際也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所燒我皆拔濟之）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劉虯曰菩薩圓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

開解）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爲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樽俎之師已見上文）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辯士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顏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陀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爲同時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

（羣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冠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山言相望也）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王彼至萇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遯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吳入襄陽南達荊州欲往羅浮屆尋陽見廬峯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爲左西方爲右）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爲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趣涅槃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膠潟浩汗又曰灌泲濩渭蕩雲沃日）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烏迴翼於高標揚雄反離騷曰恐日薄於西山）西眺城邑百雉紆餘（左氏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之紆餘）東望平皐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遊（毛詩曰有斐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叔永曰

衍珪璧其行東脩其心錫錫杖也大智論曰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言身從緣生緣亦斯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衆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諸法）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惑煩惱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竺道生維摩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鷙（禮記曰古者謂年爲齡齒亦齡也范曄後漢田邑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漢書臣瓚注曰士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鷙陸嬉龍鼉水處）班荆蔭松者久之（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楚辭曰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廕也）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沈約宋書曰孔覬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覬音冀）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周禮曰薙氏下士二人鄭玄曰薙翦草也法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爲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七寶塔表刹莊嚴而供養也）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衆

（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者也）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楚辭曰原生受命于貞節曹植擬九詠曰徒勤躬兮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纂脩堂宇未就而沒（國語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脩其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況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僧徒闃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周易曰闚其户闃其無人高誘淮南子注曰椽榱也榱棟也）可爲長太息矣（漢書賈誼曰可長太息者此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丕顯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服（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東觀漢記傅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祖宗）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貟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護（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鄭玄曰韶舜樂護湯樂也）炎區九譯沙場一候（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粵在於建武焉（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即位改爲建武）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又隨武子曰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諠（蕭子顯齊書劉諠字士穆爲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也）智刃所游日新月故（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道勝之韻虛往實歸（瑞應經曰迦葉二弟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論語曰譬如爲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爲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因百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事（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長養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庀（匹婢）徒揆日各有司存（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爲楚室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志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西都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逶移王逸曰逶移而長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

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䨼。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崖谷共清。風泉相渙。（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金資寶相。永藉閑安。（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息心了義。終焉遊集。（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言時稱伐。亦樹碑於宗廟。（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劭美也）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於衆妙。（法言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列子曰清輕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涉器千名。含靈萬族。（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種千名春秋元命苞曰跂行喙息蠕動蜎蜚根生浮著含靈盛壯陸機鼈龜賦曰揔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乎一區）淳

源上派。澆風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湶淳散朴淮南子以湶爲澆音義同說文曰派水別流也字林曰黷垢也杜木切）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瑞應經曰感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沈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爲岳爲善日積則亦見多爲惡日積亦多也）皇矣能仁。撫期命世。（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化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興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蚪曰能仁哀此忍立俯來拯拔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乃睠中土。聿來迦衛。（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聿來胥宇迦衛已見上文）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爲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衆生）殷鑒四門。幽求六歲。（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啓王出游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爲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幽閑處菩薩即拾藁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亦既成德。妙盡無爲。（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一切功德無爲已見上文）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頗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爲指地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通莊九折。安步三危。（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

（方朔誡子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尚書曰竄三苗於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頭陀經曰令身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者山廣運。給園多士。（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鳳凰來儀文殊已見上文毛詩曰魯侯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靜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法本不然。今則無滅。（維摩經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爲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象正雖闌。希夷未缺。（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記曰酒闌漢書音義文穎曰闌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於昭有齊。式揚洪烈。（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枻。（僧叡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聲於宇宙濟溺喪於玄津漢書音義韋昭曰枻檝也音裔翊泄切叶韻）惟此名區。禪慧攸託。（禪慧禪定智慧也即六度之二行也）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說文曰睨邪視也）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爲溝池衡霍爲堆阜也史記曰屈完曰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池）膴膴（武）亭皋。幽幽林薄。（毛詩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上林賦曰亭皐千里靡不被築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鄭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毛詩曰媚茲一人）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爲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眷言靈宇。載懷興葺。（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葺之兮荷蓋王逸注曰葺蓋屋也）丹刻翬飛。輪奐離立。（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宮桷杜預曰刻鏤也毛詩曰如翬斯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凰殿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鳳劉邵魏文帝誄曰鳳凰立翥）象設既闢。睟容已安。（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於心色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之貌）桂深冬燠。松踈夏寒。（楚辭曰何所冬燠何所夏寒爾雅曰燠煖也）神足遊息。靈心往還。（瑞應經曰佛已神足適鬱單曰界）勝幡西振。貞石南刊。（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禰衡顏子碑曰乃刊玄石而旌之）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分東海爲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愸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爲南蘭陵人）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王命論曰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甞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錄次相代尚書璇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圖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尚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毛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天）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蓋當時。（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爲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才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爲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爲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讖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氣蘊風雲身負日月（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任弔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立行可模置言成範（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傅之德也曹植學宮頌曰言爲世範行爲時矩）英華外發清明內昭（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毛詩曰因心則友）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毛詩曰泳之遊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傳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含孳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典引曰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尚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莅事惟能）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略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水德謂宋也左氏傳王孫滿曰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侯時作鎮淮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遂擁朱旄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腸一日而九迴）龕（枯耽）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廣雅曰龕取也）深圖密慮衆莫能窺（漢書劉向上疏曰智不可不深圖也）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濵之歲實惟辟彊內侍之年（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閒漢書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也）起予聖懷發言中亘（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導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蕭子顯齊書曰緬爲宋劭陵王文學中書郎遊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蘭桂有芬清暉自遠（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羅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東方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嗣者爲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衷曰爲日精所羽翼故以爲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方執茅社俾侯安陸（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詩曰俾侯于魯）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周禮曰典瑞掌王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揚子雲解嘲曰析人之珪擔人之爵遂荒

（已見上文。雲野，雲夢之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堯帝亦以知人爲難。）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蕭子顯齊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協隆三善，仰敷四德。（晉中興書曰：烈宗詔曰：桓沖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帷扆，帝座也。禮記曰：天子負斧扆。孔融張儉碑曰：聖王克亮，命作喉脣。）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如絲，已見上文。）前暉後光，非止恒受。（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公以寮戚上賢，俄而奉職。（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闔廬始得子胥，以爲上賢，無異乎聖人也。）出納惟允，劔璽增華。（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劔。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戭，納言是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檮戭、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緬遷五兵尚書。淮南子曰：准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王，以翼天子也。）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爲此瘼。爾雅曰：瘼，病也。）姑蘇奧壤，任切關河。（奥壤，猶奥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泱泱大邦。）都會夥貢，提封百萬。（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夥阜。薛綜注曰：夥，盛；阜，大也。今爲此貢。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最凡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爲內也。韋昭曰：積土爲封限。）全趙之袨服，叢臺方此爲劣。（鄒陽上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爲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公鴻飛兗豫。劉琨勸進奏曰：奄有舊吳。季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爲東楚也。）引義讓以勖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論語讖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干寶晉紀曰：丁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勖哉夫子。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撫同上德，綏用中典。（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爲獄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東觀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萌庶，不能尚也。（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爲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爲都邑。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爲吳郡太守，吳人饑死，攸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夏首藩要，任重推轂。（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闑以內，寡人制之；闑以外，將軍制之。）衿帶中流，地夥江漢。（李尤函谷關銘

（曰函谷險要衿帶喉咽尚書曰九江孔殷）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衡巫二江名吳都賦曰徑路絕風雲通）西通鄾鄧水陸之塗三七。（左氏傳曰鄧南鄾人杜預曰鄾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頼川邵陵縣西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湊）是惟形勝。閫外莫先。（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閫外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閫門限也）建麾作牧。明德攸在。（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郢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王曰文王克明德慎罰）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孟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綦毋邃曰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左氏傳曰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夏日可畏）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漢亦滿之螻蟻之穴亦滿之）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史記皐陶曰邇可遠在茲鄭玄曰此政由近可以及遠）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運。（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才民並用之廢一不可）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阮嗣宗勸晉王牋曰遠無不服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榮祖遷會稽太守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爲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爲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譽表六條。功最萬里。（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爲民之害及大姧

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寬爲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楊雄爲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之中總萬里之統者也）還居近侍。兼饗戎秩。（蕭子顯齊書曰緬還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候府寄隆。儲端任顯。（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漢書曰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家）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玠功高而後至。（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玠字瑗度安少子也爲輔國將軍距氐進號征虜左僕射領詹事）升降二宮。令績斯俟。（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中領軍太子詹事）禁旅尊嚴。主器彌固。（蔡邕袁逢碑曰乃撫京邑總齊禁旅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禹穴神皐。地埒分陝。（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皐表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江左已來。常遞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耶孔皐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淵藪萃。萑蒲攸在。（尚書曰今商王受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氏傳曰子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萑蒲之澤）貨殖之民。千金比屋。（漢書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郛鄽之內。雲屋萬家。（徐幹陳情詩曰踟躕雲屋下嘯歌倚華楹屋或爲甍）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漢書曰王尊爲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傰宗數百人爲吏民害於是王鳳薦尊徵爲諫議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肅清蘇林曰傰音朋）渤海亂繩。方斯易理。（漢書曰上以龔遂爲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卿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公下

車敷化風動神行。（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爲會稽太守漢書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威敎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謝承後漢書曰威令神行征艾朔士）誠恕既孚。鈎距靡用。（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曰趙廣漢守京兆尹廣漢善爲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鈎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閉其術爲距也）不待赭汙之權。而姦渠必翦。（漢書曰張敞守京兆尹召見諸偷酋長數人因貰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尚書曰殲厥渠魁孔安國曰渠大也）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歌錄曰鴈門太守行曰外行猛政内懷慈仁文武備具課民不貧移惡子姓偏著里端）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哀矜已見上文）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爲土老蒲爲葦願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爲潁川化如時雨摯虞曰伋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守）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范曄後漢書曰范滂爲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感達民祇。非待朞月。（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論語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莫不懽若親戚。芬若椒蘭。（孫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懽若親戚芬若椒蘭）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爲開陽城門候後拜潁川太守老弱攀車啼號塡道）

（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齎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皆曰願復留霸朞年）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漢書曰何武爲兖州刺史徙京兆尹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爲河内太守徵入爲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左氏傳屈完曰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崤二崤也雍州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曰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崤武。關路曾不盈千。（漢書音義應劭曰崤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王隱晉書庾翼表曰襄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蠻陬夷徼。重山萬里。（魏都賦曰蠻陬夷落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爲夷狄界也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阨）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鼂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史記曰攻剽椎埋掘冢皆爲財用耳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也）慠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閒謂之羯胡劉琨勸進表曰狡寇窺窬伺國瑕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魏志臧洪荅陳琳書曰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李陵與蘇武書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姦釁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晚開也）永明八載。疆場大駭。（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冦朐山左氏傳沈尹戌曰吳新有疆場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上書曰候騎至甘泉京師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

怡。（司馬遷書曰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揚旆漢南。兆公莫可。（蕭子顯齊書曰緬遷
雍州刺史籍田賦曰九旗揚旆呂氏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於是驅馬原隰。卷
甲遄征。（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卷甲趨利日夜不處曹植詩曰指日遄征）
威令首塗。仁風載路。（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塗猶首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
淑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袁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
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漢書音義曰躅迹也）牛酒
日至。壺漿塞陌。（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孟子
曰葛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失義犬羊。其來
久矣。（漢書名臣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羣）御賦嚴切。唯利
是求。（左氏傳晉呂相告秦曰秦雖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又曰惟好是求）首鼠疆界。蠹
七寸卅　文五十九　二十三　戊申重刊王才
彌廣。（漢書田蚡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說文曰蠹木蟲
也以俞殘賊）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引郭
伋待期之信。（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
但以薤一本水一柸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
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
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迎伋謝曰辛苦諸童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
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金如粟而弗覩。馬如
羊而靡入。（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羌戎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
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
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雛雉必懷。豚魚不爽。（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
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
其傍傍有兒童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
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周易曰信及豚魚）由是傾巢舉落。望德
如歸。（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衞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也）椎髻髽首。日拜門
闕。（漢書曰尉佗魋髻箕踞淮南子曰三苗髽首）卉服滿塗。夷歌成韻。（尚書曰島夷卉
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也）禮
義既敷。威刑具舉。（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毛萇詩傳曰具俱也）強民獷俗。反
志遷情。（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劉騊駼與李子堅書曰吏民強獷比屋為賊獷古並切）
風塵不起。囹圄寂寞。（東觀漢記曰蔡彤為遼東太守野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寞）
与五丿　文五十九　二十四　壬子重刊　王才
富商野次。宿秉停菑。（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韋藩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
廣漢人除溫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菑畝毛萇曰田一歲曰菑）
蝝蝗弗起。豺虎遠迹。（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
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
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窺。駝
馬不敢南牧。（偵何也鄭玄周禮注曰諜賊反間為國賊者范曄後漢書曰鮮卑寇遼東蔡彤擊之
虜大奔不敢復闚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
陽。（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傅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而遘疾彌留。歘
焉大漸。（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耕夫釋耒。桑婦下機。（曹植荀侯誄曰

（機女投杼農夫輟耕也）叅請門衢並走羣望（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颭然庶寮如霣（颭然吹木葉落貌）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潘勗荀彧碑曰男女老幼里號巷哭）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臧榮緒晉書曰羊祜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郛邑並求入奉靈櫬藩司抑而不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晉諸公贊曰羊祜薨贈太傅南州以市日聞喪即號哭罷市）對而爲言遠有慚德（尚書曰惟有慙德）神駕東還號送踰境（蕭子顯齊書曰緬喪還百姓沿

六の十三　文五十九　二十五　壬子重刊　王才

沔水悲泣）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韓詩曰萬人顒顒仰天告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江衛與荀仲茂牋曰舉國顒顒歎慕盈塗）公臨危審正載惟話言（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楚囊之情惟幾而彌固（左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曰幾危殆）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

若時登庸）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爲右僕射加領衛尉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漢書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聞亟哀震感絕移時因遘沈痾緜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世祖武帝臧榮緒晉書賀循議曰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寬譬見下文）勉膳禁哭中使相望（東觀漢記曰樊儵至孝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吳志曰朱然寢疾孫權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上雖外順皇言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毛萇詩傳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譖愬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若此移年癯瘠改貌（爾雅曰臞瘠也與癯同渠俱切）天倫之愛振古莫儔（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天之倫次也毛詩曰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蕭子顯齊書明紀曰

六ろ七十二　文五十九　二十六　壬子重刊　昌彥、

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繼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尚書曰分命義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改贈司徒因謚爲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引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偏書部特善玄言鞶帨之麗篆籀之則（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李軌曰鞶帶帨巾也喻今之文字多非獨華藻也巾帶皆文之如繡也漢書史籀音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技韋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奕思之微秋儲無

以競巧。（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藪廣思河澤）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周易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辯亡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吴志魯肅曰不失下曹從事交遊士林）虛懷博約。幽關洞開。（鄒潤甫爲諸葛穆荅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幽關已見上文西征賦曰匈中豁其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世說曰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干寶晉紀武帝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不泯之祭）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荀氏家傳曰荀或德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爲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曾不憖留。梁摧奄及。（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僑子產也左氏傳曰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潘岳賈充誄曰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杵史記趙良曰五羖大夫死春者不相杵史記以爲五羖而云蹇叔未詳潘沈之旨）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鄧析子曰天於人無厚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天折之人更生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落棠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思所以克播遺塵。弊之穹壤。（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曹植露盤頌曰弊之天壤以顯元功）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詩商頌文也）是開金運。祚始玉筐。（金謂契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契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鷰遺夘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鷰降夘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三仁去國。五曜入房。（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本枝派別。因菜命氏。（微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焉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漢書曰楊雄之先初食菜於晉之楊因氏焉左氏傳羽父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謂徙蘭陵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自茲以降。懷青拕紫。（解嘲曰紆青拕紫朱丹其轂）崇基巖巖。長瀾瀰瀰。（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孛星多爲除舊布新攺易君上也）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景皇烝哉。實啓洪祚。（毛詩曰文王烝哉潘岳羊夫人誄策文曰光啓洪祚慶流萬國）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毛詩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興於子孫命世已見上文）膺期誕德。絕後光前。（膺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階青雲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幾以成務。覺在民先。（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位非

大寶。爵乃上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爰始濯纓。清猷浚發。（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夏侯稚景福殿賦曰。乃陟乎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惠露沾吳。仁風扇越。（陸機謝成都王牋曰。慶雲惠露。止於落葉。）涉夏踰漢。政成朞月。（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書曰。逾于漢。朞月。已見上文。）用簡必從。日新爲盛。（周易曰。簡則易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在上哀矜。臨下莊敬。（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草木不夭。昆蟲得性。（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虫焉。）我有芳蘭。民胥攸詠。（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羣夷蠢蠢。巖別嶂分。（爾雅曰。蠢。動也。）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挈妻荷子。負戴成羣。（莊子曰。邠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乎。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子入海也。）迴首請吏。曾何足云。（封禪書曰。昆蟲闓澤。迴首面內。漢書曰。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昔聞天道。仁罔不遂。（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聖也者。遂於命者也。）彼蒼如何。輿山止簣。（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止簣。已見上文。）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揭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斯民曷仰。邦國殄瘁。（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齊殞晏平。行哭致禮。（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繁驅而馳。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趙徂昌國。列邦揮涕。（史記曰。樂毅爲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毅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以手揮之也。）

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頡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哀感徒庶。慟輿雲陛。（左思七略曰。閻甲第之廣袤。建雲陛之差峩。）階毀留攢。川汎歸軸。（禮記曰。君殯用輴。攢至于上。鄭玄曰。攢。猶叢也。殯君棺以龍輴。叢不題湊。象椁。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輁也。）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喪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無絕終古。惟蘭與菊。（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乘朱軒。）東首塋園。即宮長夜。（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逝川無待。黃金難化。（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鍾石徒刊。芳猷永謝。（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墓誌（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爲劉瓛娶王氏女。瓛卒。天監元年。下詔爲瓛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瓛娶王法施女也。）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爲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逃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復有令德。一與之齊。（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禮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欣欣負載在冀之畦（音攜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左氏傳曰初臼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居室有行亟聞義讓（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亟也列女傳鮑蘇妻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子有行左氏傳趙衰曰臣亟聞其言矣）稟訓丹陽引風丞相（蕭子顯齊書曰晉丹陽尹懋六葉孫也然其妻王氏丞相導之後也）籍甚二門風流遠尚（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肇允才淑閫德斯諒（毛詩曰肇允彼桃蟲又曰窈窕淑女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閫鄭玄曰閫門限也毛萇詩傳曰諒信也）蕪沒鄭鄉寂寞楊冢（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楊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五味欃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暫啓荒埏長扃幽隴（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蓋懋卒之後王氏宗合之）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喪服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文選卷第五十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行狀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祭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任彥昇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鄰幾庶（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傅季友脩張良廟敎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孝始人倫忠爲令德（毛詩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爲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天才博贍學綜該

明。（郭子曰孫子荊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潘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爲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樂分龍趙。詩析齊韓。（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漢書注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后倉作齊詩也）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謝承後漢書曰劉靚方策所載靡不必綜）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

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出雲爲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憲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楊雄前代史岑之比）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萁在竈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爲荊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帥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尚書曰兆台小子敢行稱亂臧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荊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爕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又曰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

出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世祖眂贊兩藩。而任摠西伐。（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奉晉熙王爕鎮尋陽之盆城）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爲參軍事府版則爲行參軍）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西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棼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引益。（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

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爲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永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爲記室參軍雅相敬重勑子眂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除邵陵王友。又爲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東夏會稽也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複決決大邦）選衆而舉。敦悅斯在。（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漢書韋玄成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也漢書文帝詔曰右賢左戚）封聞喜縣

開國公。食邑千戶。又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漢書曰。兒寬爲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韋昭曰。最連。得第一也。）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邪叟忘其西具。龍丘狹其東皐。（范曄後漢書曰。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弃。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楊經誄云。日昃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矣。有龍丘萇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禮記。曾子謂子思伋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不忘也。嵇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爾雅曰。疚。疾也。）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權奪也。）而茹戚肌膚。沈痛瘡距。（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故知鍾鼓非樂云之本。縗麤非隆殺之要。（論語子曰。

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鍾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寢苫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之末。）攺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三輔黃圖曰。宣帝爲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政非一軌。俗備五方。（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范曄後漢書。馮衍說鮑永曰。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臧榮緒晉書。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布政簡惠。）神皐載穆。轂下以清。（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皐。漢書。谷永上疏曰。薛宣爲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曰。楊璉爲零陵太守。郡境以清。）武皇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兗徐接壤。素漸河潤。（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未及下車。仁聲先洽。（漢書曰。班伯爲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玉關靖柝。北門寢扃。（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欜。鄭玄曰。擊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欜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說文曰。扃。外關門之關。）朝言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平方。過寔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山濤啓事曰。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

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稜三能。下敷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闡玄闈以闡化。寢鳴鍾以體國。（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詩曰一往縱神懷嬌跡步玄闈范曄後漢書曰相榮爲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鍾）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奪金恥訟。蹊田自嘿。（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不雕其朴。用晦其明。（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雕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聲化之有倫。緊公是賴。（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緊二國是賴）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選。允師人範。（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刑文王表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刑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曰師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爲八座尚書）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詔曰令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夫國家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國語欒共子曰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萬五千里名曰神州）編戶殷阜。萌俗繁滋。（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武皇晏駕。寄深負圖。（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爲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爲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覩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踴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踴鄭玄曰爵踴足不絕地也）聖主嗣興。地居旦奭。（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地尊禮絕。親賢莫貳。（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親賢賢褒功表德）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

（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柬。吳王晏。梁王彤。皆劒履上殿。入朝不趨。）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奏疏累上。身殁讓存。（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祜詔曰。身殁讓存。遺操益厲。）天不憖遺。梁岳頹峻。（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温明秘器。斂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温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漆畫。懸鏡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魯相所上檄。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豈徒春人不相。傾壥罷肆而已哉。（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産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號于野。）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沿情之所隆。（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沿也。鄭玄注曰。沿猶因述也。）故使持節都督楊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楊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具爾瞻。）肇自弱齡。孝友光備。（毛詩曰。張仲孝友。）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台曜及五教。並已見上文。）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尚書曰。百揆時敘。）寄重先顧。任均負圖。（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負圖已見上文。）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方憑保祐。永翼雍熙。（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天不憖遺。奄見薨落。（憖遺已見上文。方言曰。奄。遽也。尚書曰。帝乃殂落。）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卜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茂崇嘉制。式引風猷。可追崇假黃鉞。（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楊州牧緑綟（麗）綬。具九錫服命之禮。（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緑綟綬。九錫已見潘勗九錫文。）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黃屋左纛（導）轀輬車。（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轀輬車。文穎曰。如今喪轜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劒百人。（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劒焉。）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謚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枝。非爲正直。無枉自然。）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王隱晉書曰。王邵爲丹陽尹。善禮儀。撡人近習未嘗見其惰替。）他人之善。若己有之。（尚書。穆公曰。人之有伎。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己有過。虞氏之盛德也。）誘接恂恂。降以顏

色（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温恭之貌）方於事上好下規己（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接己此一反也）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倦求善不厭）帝子儲季令行禁止（文子曰夫抱順效誠者令行禁止）國網天憲宜諸掌握（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今權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淮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間寘致也）未嘗鞫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東觀漢記曰袁安爲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贓罪鞫人常歎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爲也）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爲理屈（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東觀漢記郅鄆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華袞與縕緒（張呂）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袞猶朱其紱韓詩子路曰曾子褐衣縕

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梲包咸曰節者栭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四體之役）邙山洛水協應叟之志（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爲宅因茂林以爲蔭）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以東國若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幕與素瀨交輝（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月照緹幕楚辭曰巖疾瀨之素水）置之虛室人野何辨（莊子曰虛室生白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郗仲文入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此）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衛

岳贈以古人之服引以度外之禮（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晳盧江人也隱居東離門卞忠貞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靈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爲荊州牧辟虬爲別駕遺書禮請虬脩牋荅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荅書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干寶晉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屈以好事之風申其趨王之意（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欲見於齊宣王宣王使謁者迎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叔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乃知大春屈己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范曄後漢書井丹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

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爲文皇帝山濤啓事曰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己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尚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爰造九言實該百行（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導衿褵於未萌申烱戒於茲日（衿褵於衿結褵也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

（繻九十其儀毛萇曰離婦人之幃也幽通賦曰既訊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烱戒）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命公注解（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儉爲九言序贊）山宇初搆超然獨往（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尚想前良俾若神對（思玄賦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己之侍對也）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即命刋削投杖不暇（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弟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公以爲出言自口驥騄不追（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聽受一謬差以千里（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李尤集序曰尤好爲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先是震于外寢（左氏傳曰震夷伯廟罪之）匠者以爲不祥將加治葺（弔屈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從諫如順流虛己若不足（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己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貴而好禮怡寄典墳（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爲物役矣尚書曰禹予思日孜孜又曰無怠無荒）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羅提木叉是女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衆僧於望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絜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爲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脩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藝成一家言楊雄方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刋之書也）引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大漸彌留話言盈耳（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黜殯之請至誠懇惻（黜殯已見演連珠注）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弔屈原文一首（并序）　賈誼

誼爲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韋昭曰謫譴也字林曰丈厄切）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

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側聞屈原兮。自沈汨（覔）羅。（韋昭曰。皆水名。羅今爲縣。屬長沙。汨水在焉。列子曰。吾側聞之。）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言至湘水。託流而弔。）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罔極。言無中正。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汝尚助予。）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翶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胡廣曰。闒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顯。爲諂諛得志於世也。字林曰。闒茸。不肖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胡廣曰。逆曳。不可順道而行也。倒植者。賢不肖顚倒易位也。植。史記作值。）世謂隨夷爲溷（胡困）兮。（服虔曰。殷之賢士卞隨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謂跖蹻爲廉。（李奇曰。跖。魯之盜跖。蹻。楚之莊蹻。）莫邪爲鈍兮。（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劒。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鉛刀爲銛。（漢書音義曰。銛。徹謂利也。息鹽切。）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如淳曰。斡。轉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甈。李巡曰。大瓠瓢也。甈。丘列切。）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戰國策。汗明曰。大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冠當加首而以薦屨。到上爲下。故漸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殷道也。）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屈原遇此難也。）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張晏曰。訊。離騷下音。亂辭也。）獨

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史記音漂。匹遙切。）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音義曰。襲。覆也。循言察也。莊子。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張晏曰。沕。潛藏也。鄧展曰。音昧。）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應劭曰。蟂獺。水蟲害魚者。偭。背也。蘇林曰。偭音面。服虔曰。蟂音梟。韋昭曰。蝦。蝦蟇。蛭。水蟲食人者也。螾。丘螾也。偭然自絕於蟂獺。況從蝦與蛭螾也。蝦音遐。蛭。之一切。螾音引。）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莊子曰。宣尼見蛾丘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久也。紛。亂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讒意也。犍爲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罹此咎。善曰。言般桓不去。離此愆尤。亦夫子自爲之故。不可尤人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如淳曰。鳳凰曾擊九千里。絕雲氣。遙遠也。曾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曾。益也。史記擊字作翮。文子曰。鳳凰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煇動乎內。險徵。謂輕爲徵祥也。）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善曰。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也。）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洿瀆。必爲螻蟻所見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鱏。史記。鱣。張連切。鱏音尋。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

弔魏武帝文一首（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毛詩曰嘯歌傷懷）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荅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爲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尚書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爲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具獨坐謂中官左悺具瑗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畀余也）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祖外）爾之土（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蕞爾之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雄心摧於弱

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筭計謀也迹功業也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顧命以見上文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聲類曰讜善言也）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爲中牟王植爲雍丘王庶弟彪爲白馬王又封支弟豹爲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位矣）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自任已見上文列子相室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孌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緜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爵臺（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繐）朝晡上脯糒之屬（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爲脯方武切說文曰糒乾飯也蒲秘切）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舍中謂衆妾衆妾既無所爲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

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今衣裘別爲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爲吝而虧廉。違爲貪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穢。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令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愼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答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極弛。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竢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弈世載德。載。猶行也。）摧群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勍。強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也。）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三才。已見頭陀寺碑文。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愼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紛謂之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己也。）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爲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猒。）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乎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司馬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喻思慮也。）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顚。（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梁木。已見上文。）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

監厥德。用集大命。）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範曰。稅。舍也。）惟降神之緜邈。眇千載而遠期。（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嶽降神。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因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祜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陽。）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

寥彌四旬而成災（毛詩曰宅是鎬京答賓戲曰周望兆勳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公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詠歸途以反旆登嶠澠而揭來（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回復漢書曰王莽冊命王奇曰嶠澠之險東當鄭衞新序大臣曰洛陽西有嶠澠思玄賦曰迴志揭來從玄謀）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洛汭大漸已見上文尚書曰帝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而盪北海）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說文曰禔安也時移切）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噤巨蔭切）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鶡冠子曰從祀委命鵩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頹嘆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子曰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經護爲營形氣爲魄）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孟子曰嚬蹙而言嚬蹙謂人頻眉蹙額憂貌也漼泣涕垂貌）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淚承睫涕出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臣瓚曰萑蘭涕泣闌干也萑與汍古今字同）違率土以靖寐戢彌天乎一棺（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毛萇詩傳曰戢聚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洛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思居終而卹始命臨沒而肇揚（穀梁

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援貞咎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言爲履組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敎爲可悔之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貞吝毛詩曰何用不臧）惜內顧之纏緜恨末命之微詳（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彥昇書曰纏緜惠好庶躡高蹤尚書曰道揚末命也）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王房（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禮記曰孔子謂盟器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曰倡樂也謂作使人也）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曰感容稱其服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仰視榱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則意可知矣）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緲以響像孫卿子曰下和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咸已翳沒影響故亦必藏也鶡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毛詩曰宅殷土茫茫）登爵臺而群悲眝美目其何望（字林曰眝長眙也博雅曰眝視也眝與貯同毛詩曰美目盼兮）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禮繫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貽塵謗而及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

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并序。）

謝惠連（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叅軍，義康脩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也。）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楊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毛萇詩傳曰，甓，瓴甋也，今謂之塼。）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高誘曰，棺題曰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多異形。不可盡識。

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說文曰，棖，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爲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爾雅曰，瓠犀，瓣，說文曰，瓣，瓜中實也，白莧切，一作辮字，音練，辮與練字通。）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録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

忝揔徒旅。板築是司。窮泉爲塹。聚壤成基。一槨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而。（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簣籠也，畚音本，揭，居局切，爾雅曰，鍬謂之鍤，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助語也。）芻靈已毀。塗車既摧。（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醯。（爾雅曰，盎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醯，酸也，醯，呼蹊切。）蔗傳餘節。瓜表遺犀。（犀已見上文。）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寡婦賦曰，潛靈邈其不反。）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毛詩曰，百堵皆興。）墉不可轉。塹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俑增哀。（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冢壙中室也，埤

蒼曰，俑，木送人葬也，餘腫切，俑或爲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射聲垂仁。廣漢流渥。（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絶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埋，由是即絶也。）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曰骼。）仰羨古風。爲君改卜。（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輪移北隍。窀穸東麓。（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長夜，葬爲埋也，說文曰，窆，葬下棺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鄭玄周禮注曰，壙謂冢中也，棺或爲檖，非也。）合葬非古。周公所存。（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已來，未之有也。）敬遵昔義。還祔雙魂。（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塟也。）酒以兩壺。

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李康髑髏賦曰。幽魂髣髴。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尊用犧象也。許宜切。）

祭屈原文一首（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之爲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顏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也。）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旟。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艤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蘭薰而摧。玉縝則折。（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縝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縝。緻也。）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注曰。白玉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明潔鮮白珪。）白若先生。逢辰之缺。（賈誼弔屈原文曰。嗟若先生。獨離此咎。楚辭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攘。）温風怠時。飛霜急節。（温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温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怠。桓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末。飈風激其崖。）嬴芊遘紛。昭懷不端。（嬴。秦姓。芊。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謀折儀尚。貞蔑椒蘭。（史記曰。楚懷王既絀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謟兮。榝又欲充夫佩幃。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害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身絕郢闕。迹遍湘干。（郢。楚都也。毛萇詩傳曰。干。崖也。）比物荃蓀。連類龍鸞。（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爲虛而無用。荃蓀。香草也。王逸楚辭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虯龍鸞鳳。以託君子。）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樂也。金曰鍾。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毛詩曰。實發實秀。實穎實栗。）望汨心欷。瞻羅思越。（吳質荅東阿王書曰。精散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顏光祿。即顏延年也。）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也。）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惟君之懿。早歲飛聲。（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義窮機彖。文蔽班揚。（機彖。謂周易。班。班固。揚。揚雄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揚音盈。協韻。）性婞剛潔。志度淵英。（楚辭曰。鯀婞直以亡身兮。婞。猶直也。）登朝光國。實宋之華。（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太丘碑曰。紆珮金紫。光國垂勳。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爲國華。韋昭曰。爲國光華。）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漢書曰。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書曰。被于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度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在雲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雲。）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共波。猶連波。以喻多。）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叔夜。嵇康字也。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南人。）

（也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逸翮獨翔孤風絕侶（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雅曰風聲也）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漢書班伯曰式號式謼大雅所流連劉靈有酒德頌毛詩曰嘯歌傷懷琴緒緒引緒也）遊顧移年契闊燕處（何敬祖雜詩曰惆悵出遊顧毛詩曰死生契闊）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明發晨駕瞻廬望路（毛詩曰明發不寐）心悽目泫情條雲互（李陵詩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姮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爲月精）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衽長塵絲竹罷調擊悲蘭宇屑涕松嶠（楚辭曰涕漸漸其如屑）古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淚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爲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非獨昊天殲我明懿（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以此忍哀敬陳奠饋（蒼頡篇曰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顧望歔欷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篇而歎）

文選卷第六十終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貴池在蕭梁時。寔為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載。威靈赫然。水旱疾疫。無禱不應。廟有文選閣。宏麗壯偉。而獨無是書之板。蓋缺典也。往歲邦人嘗欲募衆力為之。不成。今是書流傳於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為精詳。雖四明贛上。各嘗刊勒。往往裁節語句。可恨。袤因以俸餘鋟木。會池陽袁史君助其費。郡文學周之綱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既摹本藏之閣上。以其板寘之學宮。以慰邦人所以尊事昭明之意云。淳熙辛丑上巳日。晉陵尤袤題。

江寧劉文奎弟文楷模鐫

文選考異序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文選之異、起於五臣。然使有五臣而不與善注合并。若合并矣。而未經合并者具在。即任其異而勿考。當無不可也。今世間所存。僅有表本有茶陵本。及此次重刻之淳熙辛丑尤延之本。夫表本茶陵本固合并者。而尤本仍非未經合并也。何以言之。觀其正文。則善與五臣已相羼雜。或沿前而有譌、或改舊而成誤。悉心推究。莫不顯然也。觀其注。則題下篇中。各當闌入呂向劉良。頗得指名。非特意主增加。他多誤取也。觀其音。則當句每末刊五臣。注內間兩存善讀。割裂既時有之。刪削殊復不少。崇賢舊觀。失之彌遠也。然則數百年來。徒據後出單行之善注。便云顯慶勒成。已爲如此。豈非大誤。即何義門陳少章斷斷於片言隻字。不能挈其綱維。皆繇有異而弗知考也。余夙昔鑽研。近始有悟。參而會之。徵驗不爽。又訪於知交之通此學者元和顧君廣圻鎮洋彭君兆蓀。深相剖晰。僉謂無疑。遂迺條舉件繫。編撰十卷。諸凡義例。反覆詳論。幾於二十萬言。苟非體要。均在所略。不敢祕諸篋衍。用貽海內好學深思之士。庶其有取於斯。

嘉慶十四年二月下旬序

文選考異卷第一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一　○兩都賦二首注。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下至）和帝大悅也。（何屺瞻焯校曰。案後漢書班固傳。則兩都賦明帝世所上。注和帝誤。陳少章景雲校曰。賦作於明帝之世。注中故上此以諫。和帝大悅語。未詳所據。今案此一節非善注也。善下引後漢書。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乃上兩都賦。不得有此注甚明。即五臣銑注。亦言明帝云云。然則并非五臣注也。且此是卷首所列子目。其下本不應有注。決是後來竄入。凡善注失舊。有竄入五臣注者。有并非五臣注而亦竄入者。說詳在後。）

○兩都賦序

○注。亦皆依違尊者都。舉朝廷以言之。（吴郡袁氏翻雕六臣本。茶陵陳氏刻增補六臣本。都上有所字。舉上有連字。案此尤延之校改之也。袁本五臣居前善次後。茶陵本善居前五臣次後。皆取六家以意合并如此。凡各本所見善注初不甚相懸遠。尤延之多所校改。遂致迥異。說見每條下。）

有陋雒邑之議。（袁本茶陵本雒作洛。案二本不著校語。詳賦正文及注俱用洛字。其後漢書所載賦亦作洛。蓋善自作洛也。）

○西都賦（案賦下當有一首二字。東都賦下有。表本茶陵本無。蓋五臣每題俱無也。又上兩都賦序下。以三都賦序例之。亦當有。又東京賦。南都賦。吳都賦下同。）

衆流之隈。汧涌其西。（何云。後漢書無此二句。陳云。善此八字無訓釋。疑與范書同。案各本皆有。恐五臣多此二句。合併六家失著校語。尤以之亂善也。凡表本茶陵本所失著校語者。說具每條下。其尤本無誤。多不復出。）

注。樂稽嘉耀曰。（案嘉耀當作耀嘉。各本皆倒。）

注。然則成功在西。（案則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凡然則。善例祇云然。全書盡同。其或衍者。當依此求之。不具出也。）

挾灃灞。（案灃灞當作豐霸。豐字注可證。必善豐霸。五臣灃灞而亂之。霸字說見後。今注中亦作灞。非善舊也。餘依此求之。後漢書作酆霸。豐酆同字。）

度宏規而大起。（案度當作慶。必善慶五臣度。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銑注云。度大規矩。作度無疑。各本失著校語。尤以之亂善也。注亦失舊。見下。）

注。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爲慶也。（陳云。度當作慶。是也。各本皆誤。下同。）

（慶當作度案云慶與羌古字通者正文作慶與所引小雅廣言之羌古字通也云慶或爲度者此賦作慶或本爲度如今後漢書之作度也五臣因此改慶爲度後來合并又倒此注以就之而不可通矣今特訂正）注高高祖漢書（表本茶陵本此五字作漢書高祖四字是也案此尤校改之下同）注爲功最高（表本茶陵本爲上有以字是也）注而爲漢帝太祖（表本茶陵本太作之是也）而觀萬國也（表本茶陵本無也字何云後漢書無）注王莽於五都立均官（茶陵本於下有長安及三字均官作五均表本與此同）注城都市長安（表本城作成茶陵本亦誤城陳云長下衍安字是也各本皆衍）注司市師（茶陵本市下有稱字表本與此同）注違蹤猶超絕也（茶陵本此六字作卓犖或作違蹤表本與此同案茶陵乃校語錯入注也正文善違蹤後漢書違犖五臣卓犖二本作卓犖者亂之尤所見未誤表此注亦未誤）注在彼空谷（何校空改穹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案陸機苦寒行注引正作穹）注北謂天下陸海之地（陳云北當作此是也各本皆譌）注穿漕渠道渭（表本茶陵本道作通是也）注漢書有蜀都漢中郡（表本茶陵本都作郡是也）條支之鳥（表本茶陵本支作枝是也注中字各本皆作枝後漢書亦是枝字）注楊雄司命箴曰（何校命改空陳云據范書注當作空是也各本皆誤）注玉謂之彫（表本茶陵本彫作雕是也）注言階級勒城然（茶陵本階作陛是也表本亦誤階）合歡增城（何校城改成注同是也後漢書亦是成字）注漢中國姬姓諸侯也（陳云中當作東是也各本皆誤）注俗華視眞二千石（表本茶陵本俗作容案此尤校改之也）注充依視千石（表本茶陵本依作衣案此尤校改之也）注天祿閣在大殿北（何校大下添祕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除太常掌故（表本茶陵本故作固案此尤校改之也上序注孔安國射策爲掌固茶陵固表故尤亦未改固即故字耳凡尤改每未必是）注方言曰亘竟也（案亘當作緪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誤此所引在第六卷中今本正作緪後荅賔戲引作絙絙即緪字也）內則別風之嶕嶢（表本茶陵本無之字案後漢書有或尤依彼添耳）

注爾雅曰蓋戴覆也（案爾當作小各本皆誤此所引廣詁文又章懷注後漢書所引今本亦誤小爲爾皆不知小雅者改也）注窈窕深也（陳云窕當作篠是也各本皆誤）激神岳之嶈嶈（案善引毛詩應門將將爲注似其本但作將將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嶈嶈水激山之聲或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後漢書作嶈嶈章懷無注而此與彼不必全同也）注臺梁（何校臺改壼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堨埃也（案堨當作壒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誤）注周禮水衡（茶陵本水作川是也表本亦誤水）注紘罘之網也（案網當作綱各本皆譌）於是乘鑾輿（案鑾字衍也注引獨斷以解乘輿中閒不得有鑾字甚明考後漢書章懷注引獨斷與此同亦不得有鑾字今本皆衍耳上林賦曰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甘泉賦曰於是乘輿乃登夫鳳皇兮句例相似孟堅之所出也表茶陵二本鑾作鸞詳五臣濟注仍言乘輿是其本初無鸞字各本之衍當在其後讀者罕察今特訂正又東都賦乘輿乃出注云乘輿巳見上文指謂此可借證）注鄠在始平鄠東（表本茶陵本鄠下有縣字是也）注何休公羊傳曰脰（陳云傳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嶄巖高峻之貌也（表本茶陵本高上有石字是也）注行幸長楊宮屬玉館（陳云長當作萯案所校最是長楊別注在下各本皆誤此所引文在甘露二年）注閣謂之臺（何校閣改闍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三軍忙然（何校忙改芒是也各本皆譌）若摛錦布繡（表本茶陵本錦下有與字案後漢書無或尤依彼刪耳）鳥則元鶴白鷺（何云後漢書無鳥則二字今據文義當以後漢書爲是案各本蓋傳寫衍）注說文曰揄（表本茶陵本說上有投與揄同四字案此尤校刪之也疑本云揄與投同故五臣因此改正文作投二本誤互易揄投二字耳刪者未必是）商循族世之所鬻（表本茶陵本循作脩案後漢書亦是脩字）注而處士循其道（何校循改脩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案章懷注後漢書所引正作脩）○

東都賦○注田肯曰秦帶河阻山（表本茶陵本田肯作婁敬案二本非也此所引高帝紀文非婁敬傳之秦地被山帶河也下注所云婁敬巳見上文者謂見西都奉春建策注二本蓋因下注致誤）

（何陳校皆據之改爲婁敬殊失之矣凡二本有誤及何陳校之非者多不復出附辨一二以爲舉例餘準是求之）前聖靡得言焉（表本茶陵本得下有而字案後漢書亦有）注震雷憑怒（表本雷作電是也茶陵本亦誤雷）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茶陵本無哉字云五臣有而已哉字表本有而已哉案表用五臣也失著校語非後漢書無而已有哉或尤依彼添耳）至乎永平之際（表本乎作于茶陵本作於案後漢書作于似乎字非也）正雅樂（案雅當作予後漢書作予章懷注正予樂謂依讖文改太樂爲太予樂也困學紀聞曰文選李善注亦引太予五臣乃解爲正樂今本作雅樂誤蓋五臣本改爲雅王伯厚此說最是善既引太予則作予自甚明表本茶陵本所載五臣銑注云雅樂正樂也其作雅亦甚明各本所見正文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耳凡如此例者全書不少詳見每條下）注作樂名雅（案雅當作予各本皆誤此因誤改正文又并誤改注也後漢書明帝紀章懷注所引正是予字）注會明帝改（表本明作昌改作九是也茶陵本誤與此同案會昌帝九以四字爲一句何於此節注不得其讀多所紛更非今不論）

注正樂官曰太予樂官（案正下當有太字各本皆脫顏延之曲水詩序太予協樂注引此語有可證）躬覽萬國之有無（表本茶陵本躬作窮案後漢書亦是窮字）於是皇城之內（表本茶陵本於是作是以案後漢書亦作是以）注毛詩傳曰古有梁鄒（何校毛改魯案所校是也章懷注所引正是魯字各本皆誤又張載魏都賦注引亦可證）覽駟鐵（表本駟鐵作四驖茶陵本作駟驖今案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銑注作四驖其善注中作駟鐵必善駟鐵五臣四驖失著校語也茶陵及此駟字未相亂何云後漢書作驖今考此與彼仍不必全同范書駟驖與善駟鐵五臣四驖互異但當各依其本）注琴大枝條（表本茶陵本條下有琴灑也三字是也）注寖或爲侵（表本茶陵本侵作寖是也）雨師汎灑（表本茶陵本汎作泛案後漢書作汎或尤依彼改耳）陳師按屯（茶陵本按作案云五臣作按表本作按用五臣也後漢書亦是案字此以五臣亂善非）輶車霆激（表本茶陵本輶作輕後漢書亦是輕字案此尤因善注引毛詩輶車而改之其實善下引傳輕也作輕車之注自通二本無校語未必非善亦作輕）

（尤改蓋非）飛者未及翔（表本茶陵本未作不下句同案後漢書此二字皆作未或尤依之改耳）注大駕車八十一乘（案車上當有屬字各本皆脫）注永平三年正月（案三當作二各本皆譌）注一天子樂（何校天子改太予云後漢注引作太予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左氏傳曰子曰（何校子上添晏字陳同案上曰字當作晏各本皆誤）而怠於東作也（表本茶陵本無也字案後漢書有或尤依彼添耳下翼翼濟濟也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三也字同）注分命羲叔（表本叔作仲是也茶陵本亦誤叔）注纖紝紃緭布也（表本茶陵本紃作纖是也）注尚書傳曰天下諸侯（何校傳上添大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蘇秦說孟嘗君曰（何校孟嘗君改秦惠王案何校誤也章懷注所引亦是孟嘗君此齊策孟嘗君將入秦章文今本高注具存姚宏跋戰國策曾指此條爲今本所無其失檢與何正同附訂正之）注面氣憏（何校面改而陳同是也各本皆譌）其詩曰（表本茶陵本詩作辭案後漢書作詩）注率土之濆（表本

濆作賔是也茶陵本誤與此同案說見後）寶鼎見兮色紛縕（表本茶陵本縕作紜案後漢書作縕）注太常其以初祭之日（何校初改礿陳同是也各本皆譌）嘉祥阜兮集皇都（何云後漢書無此句陳同案各本皆有表茶陵不著校語今無可考也凡疑而未能明者俱載之以俟再詳此其例也）容絜朗兮於純精（表本茶陵本純作淳是也案後漢書亦是淳字）卷二○西京賦○心奓體忕（案忕當作泰注奓忕同薛注云體安驕泰者其本作泰而如字解之也又云泰或謂忕習之忕者讀泰爲忕又一解也善引小雅曰狃忕也者爲薛後解申說也然則善本必同薛作泰今各本作忕蓋不知者誤改之）注言帝王必欲順陽時（表本茶陵本無陽字案此尤校添也）注戢驗也胡革切（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何校去此三字何校去）注夫筋之所由憺恒由此作（表本茶陵本無之所由憺四字案此尤校添也）注于陳倉北坂城祠之（表本茶陵本無北字案此尤校添也）注云野雞夜

鳴（表本茶陵本無云字案此尤校添也）注二山名也（表本茶陵本此四字作終南太一二名也七字案二本是也二名也者謂一山有二名觀下注可見尤校改非）注至于鳥鼠（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無者是也）注此云終南太一不得爲一山明矣（表本茶陵本無不得爲一四字案二本有脫文今無以補之尤所校添未必闇同善舊也）注山形容也（表本茶陵本山上有隆崛之類皆五字案尤校刪非）注音戶杜陵鄠縣言終南太一含裹之（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善曰爾雅曰爰有寒泉（表本茶陵本無善曰二字案各本皆有誤也爾雅曰與爰有寒泉不相承接今無以訂之尤校添善曰仍未爲得善舊也）其遠則九嵕甘泉（表本茶陵本則下有有字案此無以考也）實惟地之奧區神皋（表本茶陵本惟作爲案此無以考也）注善曰五緯五星也（茶陵本善曰在也字下表本與此同案似茶陵是也）注漢書曰漢元年（表本茶陵本曰作高紀二字）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表本茶陵本曰上有王字無肆予二字）注天命不滔（案滔當作謟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譌）注洫域池也（案域當作城後橫西洫而絕金墉句注可證下郛者何域外大郭也何校域改城是也各本皆譌）乃覽秦制（表本茶陵本乃上有爾字案此無以考也）注棼橑已見西京賦（何校京改都陳同是也表本亦誤茶陵本複出前注更非凡茶陵例改已見爲複出故其首題增補二字以後悉放此）雕楹玉碣（案碣當作舄善引廣雅碣而云碣與舄古字通謂賦文之舄與廣雅之碣通也其作舄甚明各本所見蓋皆誤）注山坻除也（表本茶陵本無山字案此初亦無後脩添之而誤耳）注陵陡也（表本陡作斗是也茶陵本作升即斗字之譌）仰福帝居（何校福改褔云顏氏匡謬正俗云副貳之字本爲褔從衣畐聲西京賦仰褔帝居傳寫譌舛轉衣爲示讀者便呼爲福祿之福失之遠矣今案所校是也凡從衣之字每與從示混各本傳寫之誤與顏云云正同善自作褔不作福也）注說文注曰（案注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大夏耽耽（表本茶陵本夏作厦案此疑善夏五臣厦而失之著校語又二本注中字盡作厦亦涉五臣亂之）注

然則既有九室（表本茶陵本無既有二字案則字亦衍）注蕡積也薛君曰蕡（案當作薛君曰蕡積也六字各本皆誤）注左傳子朱曰（表本茶陵本左下有氏字無子朱二字是也）蘭臺金馬（表本茶陵本蘭上有外有二字案此無以考也疑善五臣之異二本失著校語尤所見獨未誤耳）嗟內顧之所觀（案嗟當作羌注同善引小雅廣言羌發聲爲注是其本作羌甚明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云嗟歎聲是其本改作嗟亦甚明各本所見以五臣亂善又幷注中字改爲嗟益不可通特訂正之）注漢書武帝故事（案漢上當有善曰二字茶陵本此作善注其薛注長樂桂宮至殿名也十二字在上別以綜曰冠之最是尤本自此至末三十七字錯入薛注表本長樂云云十二字錯入善注皆大誤也又何校去書字陳同各本皆衍）後宮不移（表本茶陵本後上有於是二字案此無以考也）官以物辨（表本茶陵本辨作辯案此疑善五臣之異也）注瑰奇也（表本自此至末二十四字作善注茶陵本與此同案似茶陵是也）注漢書舊儀云（陳云書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刻陗升高也（表本升作斗是也茶陵本亦誤升）注頫古字（陳云古下疑當有俯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以函屋上（表本茶陵本函作亟是也）注廣雅曰曲枅曰欒（案廣上當有善曰二字茶陵本此作善注最是表本與此同皆非）注山海經曰（陳云經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上爲清陽又爲陽（表本茶陵本清陽作陽清是也）橧桴重棼（表本茶陵本橧作增案此尤誤）轢輻輕騖（表本茶陵本轢作櫟案此尤誤注作櫟未改也）注彌竟也言望之極目（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案無者是也表本複衍唐中已見西都賦七字亦非）注水潒瀁也（表本茶陵本瀁作漾是也）注三輔舊事曰清淵北（表本茶陵本輔作代案此當三輔三代重有三輔三代舊事屢引尤校添而又脫三代耳）注以廛任國中之地（案廛下當有里字各本皆脫此載師職文也）注說文曰陁落也（案陁當作陊各本皆誤）注劉逵魏都賦注曰（案此有誤也吳都有蘭錡內設魏都有附以蘭錡今善於兩賦舊注中皆不更見此所引語無以決其當爲劉逵吳都賦）

（注曰或當爲張載魏都賦注曰也。凡善各篇所留舊注均非全文。）注司市胥師二十人。（案十下當有肆則一三字。各本皆脫。此地官序官文也。）注裨販夫婦爲主。（表本茶陵本無裨字。夫下有販字。）注今大官以十日作。（案日當作月。各本皆譌。）注謂作刀劒削也。（表本茶陵本無謂削也三字。下有晉灼曰三字。案漢書顏注引如淳曰作刀劒削者。尤依之校改也。晉灼曰三字誤去。）注武陵。（何校武改茂。表本亦作武。茶陵本所複出作茂。茂字是也。）注蒼頡曰。（何校頡下添篇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五十里爲之郊。（表本茶陵本之作近。是也。）注重車聲也。（表本茶陵本無車字。是也。）縿垣縣聯。（陳云。善曰今並以亘爲垣。案據此則正文及薛注中垣皆當作亘。案所說是也。善但出垣字於注。其正文必同薛作亘。至五臣銑注直云垣墻。是其本乃作垣。各本所見非。）注植物草木動物禽獸。（表本茶陵本此八字在上文薛注之下。案依尤本當以正文植物斯生二句別爲節。而係以此注。及下善曰云云也。）注夷堅聞而志之。（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注曰麓山足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爾雅曰梅柟。（表本茶陵本爾上有楠亦作柟四字。案此校語錯入注也。二本正文作楠。蓋善柟五臣楠。而著此耳。）注謂昆明靈沼之水沚也。（案沚當作阯。各本皆譌。）注日出暘谷。（案暘當作湯。下出自陽谷。陽亦當作湯。各本皆誤。）鮪鯢鱨鯋。（表本茶陵本鯋作魦。案此尤誤。）注郭璞山海經曰。（何校經下添注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鮦也。（案鮦上當有郭璞曰三字。各本皆脫。說見下。）注毛萇詩傳曰。（案此五字當作又曰二字。各本與下互誤。說見下。）注鮪似鮎。（案鮪下當有鱣屬鯢三字。各本皆脫。說見下。）注又曰。（案此二字當作毛萇詩傳曰五字。各本與上互誤。此節注所引郭璞曰鮦也。在釋魚。所引又曰鮪鱣屬鯢似鮎。亦在釋魚。所引毛萇詩傳曰云云。在魚麗首章。今脫落顛倒。絕不可通。爲之訂正如此。）注孟春鴻來。（表本茶陵本鴻下有鴈字。是也。）奮隼歸鳧。（表本奮作集。校語云。善作奮。茶陵本校語云。五臣作集。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薛自作集。集隼與歸鳧對文。承上四句而言。猶揚子雲以鴈集與鳧飛對文也。善必與薛同。則與五臣

亦無異。傳寫譌奮耳。二本校語但據所見而爲之。凡如此例者全書不少。詳見每條下。）注奮迅聲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無者最是。詳表茶陵所載五臣濟注有沸卉砰訇鳥奮迅聲之語。既不得於奮字讀斷。亦不得移作上句之解。尤不察所見正文奮爲集之誤。乃割取五臣增多薛注以實之。斯誤甚矣。）注賈逵國語曰。（何校語下添注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猗重較兮。（表本茶陵本猗作倚。是也。）注馬冠也。又髦。（案又當作乂。各本皆譌。）注弧旌枉矢以象牙飾。（案牙飾當作弧也。各本皆誤。）戴獫獥獢。（案獥當作猲。茶陵本作猲。校語云。五臣作獥。表本作獥。用五臣也。二本注中字。善猲。五臣獥。皆不誤。表但正文失著校語。尤注中上二字猲。末一字并改爲獥。歧出非也。猲獥同字。凡善五臣之異。不必其字不可通也。各還所本。來而同字。亦較然分別矣。全書例如此。）注同制也。（何校同改周。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表本茶陵本此十五字作虞初者洛陽人明此醫術十字。）注以方士侍郎。（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表本茶陵本小上有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八字。無流字。於字。案此節注初同二本。後尤脩改也。）注毛萇曰鬣。（案萇當作長。各本皆譌。以四字爲一句也。）注猶拔扈。（表本茶陵本扈下有也字。是也。拔疑跋之誤。正文作拔。下云拔與跋古字通。似善引箋作跋也。否則正文作跋。爲與五臣無異。乃與此注相應耳。）注趣向也。（案趣當作趨。各本皆誤。）白日未及移其晷。（表本茶陵本無其字。案此尤衍。）注翬翬飛也。（茶陵本不重翬字。表本與此同。案似重者是。）注括箭括之御弦者。（陳云。御當作銜。案之字不當有。各本皆誤。）注鷹青歷者善曰。（表本無曰字。茶陵本與此同。案表本最是。善字屬上讀。以五字爲一句。下文注象鼻赤者怒句例正同。自此下盡不遠而獲。皆薛注也。尤茶陵甚誤。）注戰國策（下至）天下之駿狗也。（案依善例當作韓盧已見上文。此十七字不當有。各本皆誤。此類不盡出。）注禮記曰犬（下至）謂若韓盧宋鵲之屬。（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二字。）朱鬒鬣髽。（案鬣當作䯰。廣韻十三祭䯰露髻即出此。善注引通俗文露髻曰䯰。及善

（音作計切也各本所見皆傳寫誤）注虎亦食人（案亦當作爪各本皆誤）注其樂只且辭也（表本茶陵本重且字是也）注杜預左氏傳曰（何校傳下添注字是也各本皆脫）注空滅無也（表本茶陵本滅作減下同案此尤改之也）皇恩溥洪德施（又）注皇皇帝普博施也（茶陵本正文下校語云善無此二句表本有無校語尤初亦無後脩改添入注七字表茶陵皆無案善魏都賦注引西京賦曰皇恩溥似無者但傳寫脫其注七字未審何出也）注發日多也（案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似石著繳也（何校似改以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漢書曰有淮南鼓貟（案曰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布九罭（案罭當作緎善注罭與緎古字通謂引毛詩爾雅之罭與正文之緎通也蓋善緎五臣罭而各本亂之）注罝禁罜麗（案罝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蓋有依國語記罝字於罜旁者而誤在禁上也）注鮞細魚（表本鮞作鱬茶陵本亦作鮞下同案鱬即鮞別體字蓋表所見正文是鱬也）注李尤樂觀賦曰（案樂上當有平字各本皆衍陳云別本有今未見）烏獲扛鼎（案扛當作舡善注云扛與舡同謂引說文之扛與正文之舡同也蓋善舡五臣扛而各本亂之）注橫開對舉也（案開當作闕各本皆譌）注扛與舩同（表本茶陵本舩作舡案此尤改之也）注羆豹熊虎（案熊當作龍各本皆誤）注襹衣毛形也（案衣當作襹各本皆誤）注委聲也（表本茶陵本委作重是也案此與上注重聲也可互證皆尤改之而誤）驪駕四鹿（案驪當作麗薛注云驪猶羅列駢駕之也驪亦當作麗唯薛正文作麗故如此注之若作驪不可通善必與薛同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仍以驪馬駕之是其本乃作驪各本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又幷薛注中字改爲驪甚非）注掖庭今官（陳云今當作令是也各本皆譌）若驚鶴之羣罷（表本茶陵本罷作羆下音媿美切案此疑善罷五臣羆也媿美切蓋善罷字之音凡善音合并六家多所割裂失舊尤又刪削不全俱詳在後）注君作故事（案事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尚書曰自契至成湯（案書下當有序字各本皆脫）注尚書序曰（案此四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盤庚遷于殷

（陳云盤上脫尚書曰三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漢書注曰齷齪（茶陵本漢上有善曰二字案有者最是表本連上作薛注誤與此同）注謂據疑（表本茶陵本謂作諸是也）

卷三○京都中注京都（下至）故曰京都中（又）東京賦注東京（下至）與班固東都賦同（案此二節非善注也表茶陵二本不冠注家名於首恐幷非五臣注但後來竄入耳）注亡禹（表本作憮亡禹切在注末是也茶陵本無非也）注貴耳謂東京（陳云耳下脫謂西京賤目五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苦灰（表本作枯灰切三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無非也）注謂著翼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搏與附同四字是也）注秦襄王子（案秦下當有莊字各本皆脫）注徵符合膺（表本茶陵本膺作應是也）注紙（表本茶陵本作軧音紙三字在注末是也）注如制禮也（表本茶陵本制禮作禮制是也）注陽城人名延（何校城改成去人名二字是也各本皆誤案所引功臣表文人名二字乃或記於旁而竄入者善注失舊於此等可見矣）損之又損之（表本茶陵本無下之字案無者是也此初亦無與二本同脩改誤添之）注善曰毛詩曰（陳云詩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勒銘於宗廟之器于鐘鼎（茶陵本無于字表本有何校去陳同）且天子有道（表本茶陵本且下有夫字案此善有以否無可考也）守位以仁（案仁當作人薛注作人善必與薛同其注亦自可證見下蓋五臣仁各本所見亂之）注綜作人（表本無此三字茶陵本有案於茶陵爲校語此誤存之也）注仁謂衆庶也（表本茶陵本仁作人是也此所改甚非）注何以守位曰仁也（案仁當作人各本皆誤考經典釋文云曰人王肅卞伯玉桓元明僧紹作仁然則王弼本周易自作人今本作仁者非善亦必作人乃與薛注相應不知者妄改之絕不可通所當訂正）周固反易守乎（案反當作及各本皆譌）注土度也（何校土改測今案此疑土下有脫各本皆同無以補也）注薛綜曰轘轅坂（下至）故曰轘轅（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案無者最是）漢初弗之宅（表本茶陵本宅下有也字案此善有以否無可考也）注北爲參虛

分野（何校北上添河字今案此疑衍北字也）區宇乂寧（何校字改寓案所改是也此薛注字作寓下文威振八寓德寓天覆正文皆作寓善此無注者詳在彼也各本所見皆非）注昭明有融（案昭上當有又曰二字各本皆脫善例如此餘不具出）注爲水獸（表本茶陵本水作木是也）注舊章法令條章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無者最是）注爾雅曰鷽斯（何校爾上添善曰二字陳同下節首爾雅曰鵯鶋上亦然今案所校是也表本茶陵本此二節亦作薛注皆誤凡賦多誤善注爲薛其引書爲薛注所不及見如此爾雅郭璞注之類較然易辨又有疑無以明者難於輒定當俟再詳）注頭尾青黑色（表本茶陵本頭作短是也）注謂各得其性也（表本也下有鵯音匹鶻音骨鵃竹交切十字茶陵本與此同案表本乃眞善音之舊尤所見與茶陵皆誤）注鵯鶻鵃類也（表本茶陵本鶻鵃作鳩鵰是也）注謂音聲和也（表本也下有鶩鸝古字通音離七字茶陵本有鶩麗古字通五字是也鶩下仍當有與字蓋脫）於南則前殿靈臺（茶陵本靈下校語云五臣雲表本作雲案此南宮雲臺也德陽殿西有靈臺別在下文靈但傳寫誤耳薛注靈亦雲字誤下文靈臺薛亦別有注可見此薛與善並非靈字）注鉤盾今官（陳云今當作令是也各本皆誤）注不雕不刻（表本雕作彫是也茶陵本亦誤雕案此正文及下雕輦皆彫之誤也）則洪池清蘌（茶陵本蘌作籞注同表本皆作蘌何校改籞案蘌即籞別體字耳）注則捕之（表本茶陵本之下有音圍二字是也）注周禮曰加籩豆之實（何校去豆字是也案曰字亦不當有各本皆衍）注有菱芡也（表本茶陵本也下有音儉二字是也）奢未及侈（表本侈作奓茶陵本與此同案奓字是也二本薛注作奓可證尤并改作侈甚非）注故儉不至陋也（茶陵本無故字是也表本亦衍）動中得趣（案趣當作趨注中此字兩見表茶陵二本皆作趨是薛與善自是趨字蓋五臣作趣而亂之尤并改注中盡作趣甚非）禮舉儀具（表本茶陵本儀作義注同案此無以考也）注言頌政賦教常（表本茶陵本無教字是也）注大合樂射鄉者曰辟雍（陳云鄉當作饗是也各本皆誤）注鄭元周禮曰（何校禮下添注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綜曰（案此二字不當有此初無後脩改誤添表茶陵二本每節有之不可相證）注魏相上封曰（何校封下添事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善曰萬邦黎獻（何校曰下添尚書曰三字陳同各本皆脫）注庸（表本作音庸二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庭朝廷（表本茶陵本廷作也是也）注東都賦曰（下至）歲首朔日也（表本此十五字作三朝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謂有彫飭也（茶陵本飭作飾是也表本亦誤飭）左右玉几（表本茶陵本几下有穆穆二字此初同二本有脩改無案不當有也蓋尤校改正之）注善曰百辟其刑（何校曰下添毛詩曰三字陳同各本皆脫）注尚書曰一日二日萬機（表本茶陵本此九字作善注是也當在薛注下而首有善曰二字）注今憂恤之也（陳云今當作令是也各本皆譌）注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表本此八字作隍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不敢迨遑（案迨當作怠各本皆譌陳云別本作怠今未見但陳所云別本似即茶陵耳其不合者恐有誤亦不具論）注毛詩曰牲牢饔餼（案詩下當有序字各本皆脫）注爲而不持長而不宰（表本茶陵本無而不持長四字）注招明也有道（案此有誤也陳云有上似脫明但招本不訓明詳下注蓋訓爲舉陳所說未是今無以訂之）注周易曰六五（案周上當有善曰二字各本皆脫何云綜以赤烏六年卒安得見王肅易注而引用之指此注下文也其說是矣但因而疑綜注假托則非蓋何未悟其自是善注耳善演連珠注亦引此王肅注也）注禮記曰天子穆穆（表本此七字作穆穆已見上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琪如綦（案如上當有讀字各本皆脫）注一作飆（表本無此三字正文作颷茶陵本作五臣作颷四字案此校語之誤存者也）注垂十二旒名曰太常上畫三辰（表本茶陵本名曰太三字作此案此尤校改之耳）注當顱刻金爲之（陳云當上疑脫錫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鏤錫中央低（陳云錫字疑衍是也各本皆衍）注零（表本茶陵本作軨音零三字在注末是也）注蔡雍獨斷曰（陳云此注及下注凡三引蔡雍說其上疑並脫善曰

（二字以然重輪即重轂語觀之自是李氏文體與薛注不類今案所說是也當以正文重輪貳轄別爲節而注善曰至即重轂也於下）注廣八尺（案尺當作寸續漢書輿服志注引可證各本皆誤）注與瑤同（表本同下有祖筱切三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謂木勾矛戟也（陳云木字衍矛當作子是也各本皆誤案續漢書輿服志注引無木字）注農輿無蓋（何校無改三依續漢志是也各本皆誤案志注引正作三）注逆邪也（表本也下有音弋氏切三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言相連也屬（案也屬當作屬也各本皆倒續漢書輿服志注引可證）注伏（表本作音伏二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綪茷大赤也（表本茶陵本也下有茷音旆三字是也）注參差縱橫也（表本也下有轇音膠輵音葛六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善曰後宮（陳云後上脫漢書曰三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以摑鼓（何校摑改擿是也各本皆譌）旆已反乎郊畛（茶陵本反作迴云五臣反表本反無校語案此蓋以五臣亂善）注畛界也（表本也下有諸鄰切三字是也茶陵本無非）爰敬恭於明神（表本茶陵本敬恭作恭敬案二本是也蓋尤誤因注而改善注之例但取意同不拘語倒如引敬恭明神以注此恭敬於明神也不知者凡屬此例多所改易俱失其意條見於後）注恭敬明神也（何校乙恭敬二字是也各本皆倒）注毛詩鼓鼘鼘（表本茶陵本詩下有曰字又表本末有音淵二字是也茶陵本無非也）注馬融論語注曰佾列也（表本此九字作八佾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致高煙乎太一（茶陵本乎下校語云善作於表本作於蓋善乎五臣於校語有倒錯也上文當覯乎殿下者表茶陵亦作於不著校語似失之耳）注廣雅曰蒸蒸孝也（案廣雅曰三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非薛注所得引乃或記於旁而竄入者）注鄭元曰周禮注曰毛炰者豚（案周上衍曰字者豚當作豚者各本皆誤下注杜子春曰各本亦衍曰字也）注胉去其毛（案胉當作爓各本皆誤此所引在地官封人也）注飲食之豆（案飲當作饋各本皆誤此所引天官醢人文）注謂脇也（表本茶陵本也下有方薄切三字是也案凡此爲眞善音其正文下博字乃五臣音耳全

書中俱依此例求之）注太史順時視土（案視當作覛各本皆譌）注以冉（表本作以冉切三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東觀漢記（下至）行大射禮（表本此十九字作合射辟雍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路鼓路鼗（表本鼗下有鼖扶云切鼗音逃七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乏之音爲匱乏之乏（案音當作讀各本皆誤）注皇輿夙駕（何校皇輿改星言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何休公羊傳曰（何校傳下添注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日月會於龍狵（表本茶陵本狵作豵注同是也又表本注末有豵丁遘反四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毛詩曰春酒惟淳（何校改春酒惟淳作爲此春酒陳云因此賦上文有春酒惟醇之語傳寫錯誤案此當有誤但何陳所改未見必然蓋無以訂也）聲教布濩（案濩當作護茶陵本作護云五臣作濩表本作濩用五臣也但失著校語尤以五臣亂善非其薛注中俱是護字尤并改作濩更非南都賦布濩善無注各本皆作濩似亦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此及彼濩下皆音護即五臣音耳凡諸家用字互有不同其一家之中而復歧異即恐有誤餘不悉出準此例求之）注尚書曰聲教訖于四海（表本此九字作聲教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先期謂期日（表本茶陵本無謂期二字是也）注囿謂集禽獸於靈囿之中（案謂上囿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毛詩曰王在靈囿（表本此七字作靈囿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禮曰告備于王（案禮上當有周字各本皆脫此所引小宗伯職文也）迄上林結徒營（表本茶陵本迄下有于字徒下有爲字茶陵校語云善無于字爲字表無校語何云匡謬正俗作迄于上林結徒爲營今案依文義善亦當有或但所見傳寫脫耳）注一作敘（表本無此三字正文作敘茶陵本作五臣作敘四字案此校語之誤存者也）注孟子曰（下至）曰詭遇（表本此二十二字作詭遇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左傳曰享以訓躬儉（表本此八字作訓儉已見上文也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一作瑣（表本無此三字茶陵本作綜作璵正文皆作瑣案此校語之誤存者也）注言鄙陋不足說也（表本茶陵本無陋字是也）注

詩曰。（袁本詩作善茶陵本詩上有善曰二字案似茶陵是也）注成王有岐陽之蒐。（何校去王字是也各本皆衍）注梟射埻的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梟牛列切埻之尹切八字是也）駱騎傳炬出宮。（案駱當作騶各本皆誤所引禮儀志文也）注側角。（又）注其筆。（袁本作靳側略切猗其出切八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無非此去注末善音存正文下五臣音與茶陵同而誤）注紆危。（又）注移。（袁本作蛥紆危切蛇音移七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無非此移善音於正文下與茶陵正文下五臣音不同而亦誤）注蒲葛。（袁本作扶葛切三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殘夔魖與罔像。（袁本茶陵本像作象案象是也注正是象字）注巨宜。（袁本茶陵本作鬾巨宜切四字在注中鬾鬼也下是也）注域。（袁本作音域二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有桃樹下。（茶陵本樹下有二人於樹四字是也袁本亦脫）注子侯。（袁本作善曰陬音子侯切七字茶陵本作善曰陬子侯切六字在注末案茶陵是也）注至於岱宗柴。（袁本茶陵本無柴字）注謀恒寒若。（袁本茶陵本謀作急是也）注他杜。（袁本茶陵本作他杜切三字在注末是也）注豐年多稌。（案多下當有黍多二字各本皆脫）注春扈頒鶥。（袁本茶陵本頒作鳻是也）左瞰暘谷。（案暘當作湯注同蜀都賦汨若湯谷之揚濤注云湯谷已見東京賦即指此可證也吳都賦包湯谷之滂沛善湯五臣暘此賦亦然各本所見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注尚書曰永膺多福。（袁本此七字作多福已見東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韓詩外傳曰（下至）獻白雉於周公。（袁本此二十三字作越裳見下句是也茶陵本誤與此同）注音郎。（袁本茶陵本此在注末是也）注黃帝封泰山。（袁本山下有已見上文四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抵側擊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征氏切三字是也）注方直也。（陳云直當作且是也各本皆誤）注尚書曰天位艱哉。（袁本此七字作天位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猶怵惕於一夫。（案怵惕當作惕戒善引尚書以注惕引方言以注戒引過秦論以注一夫循其次序有戒字在惕下一夫上甚明又其下惕驚也三字乃薛注若如今本不容去怵注惕可見正文無怵

字但有惕字亦甚明不知何人誤認善注中怵惕以爲正文如此而改之其實與注轉不相應非也各本所見皆誤今特訂正）注惕驚也。（案此乃薛注當在善曰上各本皆誤贅於善注下甚非凡薛注與善注舛錯失舊者多此例也）終日不離其輜重。（袁本茶陵本其作於案此無可考也）車中不內顧。（案不字不當有薛注無不字可證也各本所見皆衍又善注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亦不當有不字考論語釋文云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然則各本衍不字甚明近盧學士文弨鍾山札記曾舉正此條云漢書成帝紀贊顏注云今論語車中內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云云其說是矣但失引證釋文耳）注車中不顧。（案不當作內各本皆誤古文苑載此銘作車不內顧不當作中皆或記不字於旁此誤以改內彼誤以改中可互訂也鍾山札記引彼又載車右銘內顧自勅車後銘望衡顧轂爲證而不言此銘內字彼未誤蓋據誤本古文苑也）民忘其勞。（袁本民作人茶陵本校語云善作人下民心固結同案此尤以五臣亂善）注民謂百姓也。（袁本作人謂民也茶陵本與此同案此當作人謂百姓也薛注作民唐諱改人袁本蓋誤）注毛詩曰致王業之艱難。（何校詩下添序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子小。（袁本作子小切三字在注中勦勞也下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不知人好共怨己。（陳云好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尚書曰夫常人。（案尚當作商君二字各本皆誤此所引在更法篇也）注一作臭。（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此校語也二本正文作臭可借證蓋尤所見有而誤存之）注烏爪。（袁本作烏佳切三字在注中淫擺不正也下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烏交。（袁本茶陵本作烏交切三字在注中或作蛟上是也）而衆聽或疑。（袁本茶陵本聽下有者字案此無可考）注賓戲曰。（茶陵本賓上有荅字是也袁本亦脫）注褫奪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直氏切三字是也）注甯羸曰。（案羸當作嬴各本皆譌）注茲此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

卷四〇南都賦〇注於歎辭。（袁本茶陵本辭下有於孤切三字是也其正文下烏字乃五臣音也凡合併六家之本於正文下載五臣音於注中載善音而善音之同於五臣者每被節去袁茶陵二本又

（各多寡不齊蓋合併不一故所節去不一耳至尤本於正文下五臣音往往未嘗區別刊正而注中善音則節去彌甚其失善舊亦彌甚矣今取二本善音之可考者悉皆訂正其二本已節去在前則末由考之閒有可借正文下五臣音推知崖略者然既非明文難以稱說當俟再詳全書善音之例均準此）注西京賦曰下至為豫州也（袁本此二十二字作周居豫州已見西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郁郁京河（袁本茶陵本京作荆是也）注武闕山為關在西也（茶陵本無此八字袁本有何陳校皆去觀下注本似不當有）注說文曰下至墉城也（袁本此十七字作隍已見上文墉已見西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盪他浪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茶陵有淯音育三字袁亦無案茶陵是也）注淮南子曰隨侯之珠下至不繫之於珠璧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十七字袁有隨珠夜光已見西都賦九字茶陵有隨珠夜光見西都注八字案袁本是也茶陵例改已見為複出此條其遺漏者尚屬善舊尤乃複出甚非）注惡（袁本茶陵本作至音惡三字在注中鄗音跪下是也）注山海經曰下至出入有光（袁本此二十一字作耕父已見東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嵣𡷣山石廣大之貌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嵣音蕩𡷣音莽六字是也）注嶚高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力彫切三字是也）注岝峉山不齊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岝仕革切四字是也）注高而不平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嶵昨迴切嵬牛迴切八字是也）注高峻之貌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嵾士林切四字是也）注相連之貌（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峮上貧切嶙音鄰纚力是切十一字是也）注九六（袁本茶陵本作九六切三字在注中鞠高貌也下是也）注班孟堅下至蒼山隱天（袁本此二十四字作隱天已見西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薛綜注曰區陬隅隙之閒也（袁本此十一字作陬已見西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傾側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崎丘宜切嶇丘嵎切八字是也）注巀嶭高峻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巀在結切四字是也）注毛萇詩傳曰巘（袁本巘作甗茶陵本亦作巘案各本皆非也當作甗乃與正文相應茶陵本校語云善作甗否

則善當有巘甗異同之注今刪削不全又案西京賦陵重巘正文及注皆作巘而毛詩皇矣正義所引則為甗字恐彼亦善甗五臣巘而各本亂之如袁本之此正文作巘而失著校語也）注小山別大山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魚蹇切三字是也）注奇殞（袁本作其殞切三字在注中是芝貌也下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滵（袁本滵音密三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東方朔下至閒風之顛（袁本此十七字作崑崙閒風已見西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櫻桃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革黠切三字是也）注有刺（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子力切三字是也）注荆也（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萬二字是也）注中車材（袁本茶陵本此下有音姜二字是也）注智甲切（袁本作音甲二字茶陵本無案似袁本是也）注皮可作索（袁本此下有楈音胥椰以奢切七字是也茶陵本無楈音胥非）注皮可以為索（袁本此下有栟音并櫚音驢六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楧未詳（袁本茶陵本此下有於良切三字是也）注似桑（袁本此下有檍音憶三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花頭點也（案花下當有鬚字各本皆脫又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而體切三字是也體當作髓）注以下黑（袁本茶陵本此下有轂呼木切四字是也）注張載吳都賦注曰（案張載當作劉逵各本皆誤）騰猨飛蝙棲其閒（茶陵本蝙作猵袁本作獲案猵字是也注云蝙與猵同謂正文之猵可證也）注竹菫皮白如霜（案竹菫當作箽蓋一字誤分為二袁本亦誤茶陵本改菫為箽非）注宋玉笛賦曰奇簳（袁本茶陵本此下有古罕切三字是也案古文苑載此賦云奇篠異幹此疑脫彼幹即簳字耳）注二竹名（袁本茶陵本此下有[illegible]都切[illegible]竹隨切八字是也）注陸離猶參差也（[illegible]茶陵本有此六字袁在所載五臣本向注中無者是也）注篸竹貌也（袁本此下有於孔切三字是也）注雉（袁本茶陵本作音雉二字在注中堯山下是也）注自客（袁本茶陵本[illegible]各切四字在注末是也）注今出南陽（袁本此下有澧音禮二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骨又注蔑（袁本作滑音骨濊音蔑六字在注末是也）注言水洞出此穴沒滑瀎潏疾流之

貌也（表本無言水洞出此穴疾之八字是也茶陵本并善入五臣與此同誤）注言廣大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是也案二本在所載良注中）注說文曰欽歡也（表本此六字作欽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水行疾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他鸞切三字是也）注水行出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組立切三字是也）注大聲也（茶陵本此下有汎普八切四字表本無案茶陵是也）注韓詩外傳曰漻（案外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凡本篇引韓詩外傳曰鄭交甫云云一條韓詩曰醴甜而不涕也一條韓詩外傳曰逍遙也一條及此一條皆當作韓詩傳曰如東都賦注引魯詩傳曰之例傳者蓋所謂內傳其逍遙也句有脫各本皆同無以補之）注水淚破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音戾二字是也）注疾流也（表本此下有音域二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鰅魚有文采（表本茶陵本此下有音禺二字是也）注似鰱而黑（表本茶陵本此下有鰱音連三字是也）注蜯與蚌同（表本茶陵本此下有步項切三字是也）注古字通（表本茶陵本此下有胡加切三字是也）於其陂澤

（表本無於字何校去茶陵初刻無脩者有案無者是也）注知旅（表本茶陵本作知旅切三字在注中積也下是也）其草則藨苧薠莞（表本茶陵本則下有有字案有者是也）注蒯之屬（何校蒯改蔽案當作蒯蒯即蔽字也）注似莎而大（表本茶陵本此下有扶表切三字是也）注小蒲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胡官切三字是也）注菰蔣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蔣子詳切菰音孤七字是也案菰音孤善自音注中字耳正文蒲下孤乃因此竄入誤之甚者也）注茆鳧葵（表本茶陵本此下有茆亡絞切四字是也）注苦札（表本作苦札切在注中鳧屬下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步覓又注吐雞（表本作鵯步覓切鶗土雞切八字在注中謂之鵯鶗下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班孟堅（下至）鴐鵝鴻鶤（表本此三十字作餘已見上注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鷀音磁（表本茶陵本鷀上有鸕良都切四字是也）注所蟹（表本茶陵本作所蟹切三字在注中灑分也下是也）注老（表本茶陵本作音老二字在注末是也）注去除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息列切三字是也）注乾也（表本

茶陵本此下有呼但切三字是也）注直旅（表本茶陵本作直旅切三字在注中麻屬下是也）注之餘又注煩又注析又注覓（表本茶陵本作諸之餘切四字在注中甘柘也下音煩二字在小蒜也下菥音析蓂音覓六字在末是也）注蓼辛菜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力鳥切三字是也）注蔥香菜（案蔥當作蕺下同各本皆譌集韻廿六緝云蕺香菜即本此）注橘屬也（表本此下有除耕切三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陶隱居注曰（表本茶陵本無注字是也）注蓀楚銚戈也（何校蓀改萇陳同是也戈當作弋各本皆誤表本此下有萇音長三字是也茶陵本無非）又注稃音數（表本稃上有秬音巨三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陟滑（表本茶陵本作鵽陟滑切四字在注中寇雉下是也）注鱻小魚也（表本也下有與鮮同三字茶陵本有胥連切三字案此當兩有與鮮同胥連切六字）注甜美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徒兼切三字是也）注音精（表本茶陵本此在注末是也）注殺又注尸然（表本茶陵本作音殺二字在注中茱萸也下羶尸然切四字在注末是也）注於問

（表本茶陵本作於問切三字在注中醞投也下是也）注于公先王（表本茶陵本于公作祭公案此尤所校改也）注鼓瑟吹笙鼓簧（[illegible]字茶陵本簧作琴表亦作簧案此尤所校改也）注不脫履升堂（案下當有曰宴二字各本皆脫）注玉謂之琱（案琱當作彫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誤）朱帷連網（[illegible]本云善作網本所見皆非）注咸以折盤爲七盤也（案咸當作或各本皆譌）注揭高舉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巨別切三字是也）注水波也（[illegible]）注回波爲澆也注澆瀏隕隊（[illegible]下有公堯切三字是也）注說文曰蜩蟉（下至）若龍而黃（表本此十七字作[illegible]見西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與此不同皆非）於是日將逮昏（[illegible]校語云善作遝[illegible]遙但傳寫誤此蓋尤校改正之也）眞所謂漢之舊都者也（表本茶陵本無者字是也）視

魯縣而來遷（案視當作覛表本云善作視茶陵本云五臣作覛各本所見皆非善亦當作覛但傳寫誤視耳）注皇甫謐曰（下至）升爲天子也（表本此四十二字作堯以唐侯升爲天子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求癸（表本茶陵本作求癸切三字在注中揆度也下是也）偉（表本云善作邪茶陵本云五臣作都案注中仍云此都似善亦作都也）注說文曰崔（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是也）注逍遙也（何校遙下添遊字陳同案各本皆無未審其所據也）注刺邪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雖許規切四字是也）注古熒（表本茶陵本作古熒切三字在注末是也）注周奇曰（陳云周當作李是也各本皆誤）注衯裶裶（表本茶陵本此下有芳非切三字是也）振和鸞兮京師（表本茶陵本鸞作鑾是也）注鄭元禮記注曰（下至）有鑾和之節（表本此十九字作和鑾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神農氏作（陳云下有脫文今案當連引注作起也以注正文起焉而各本脫去乾聖人作釋文載鄭云起也但未審善果引何家耳）注文王子孫（案子孫當作孫子各本皆倒）○三都賦序○注三都者（下至）以辨衆惑（表本無此四十六字有偏于海內四字是也茶陵本并五臣入善與此同非）注三都賦成（表本三上有臧榮緒晉書曰六字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音旨（表本茶陵本作氏音旨三字在注末是也）注面相序罪也（案序當作斥各本皆譌陳云別本作斥今未見）注忤（表本茶陵本作音忤在注中上墟壯大之意也下是也）注虞書曰（陳云書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蜀都賦○注尚書曰萬國咸寧（表本此七字作萬國已見上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在成都西南漢壽界（案壽當作嘉謂漢嘉郡也各本皆誤下所言在成都西北岷山界謂岷山郡晉書地理志之汶山郡也岷汶二字古每通用所言在成都南犍爲界謂犍爲郡句例正同）注胡角（又）注步角（又）注扶刎（表本作㶁胡角切瀑步角切八字在注中水沸之聲也下濆扶刎切四字在涌泉也下是也茶陵本有㶁呼角切四字餘無皆刪削也但胡作呼爲是）注在朱堤南十里（陳云堤當作提下生朱堤南廣縣何

改提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淮南子曰（下至）入于濛汜（表本此二十五字作湯谷已見東京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羣翔與古十餘（陳云餘下疑脫日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可以醮祭而置也（陳云置當作致是也各本皆脫）注火焰也音豔（表本茶陵本焰作爓又表豔下有煽音扇三字是也茶陵無非也）金沙銀礫（茶陵本礫作鑠云五臣作礫音歷表本作礫用五臣也尤以五臣亂善非下歷亦五臣音耳）注寢（表本茶陵本作善曰梫音寢五字在劉注之下是也）注咆嗥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步包切三字是也）注宕渠縣名銅梁在巴東宕縣在巴西（表本茶陵本無名銅梁在巴東宕縣八字案此尤校添之劉昭注續漢書郡國志引銅梁山在巴東也下縣當作渠）注資覩（表本茶陵本作藉資覩切四字在注中藉藏也下是也）注出巴東北新井縣水出地（案新字當在縣字下北井二字當連文縣名也晉太康以前屬巴東郡見華陽國志出巴東北井縣爲一句新水出地爲一句）黿龜水處（案黿當作元茶陵本作黿云五臣作元表本作元無校語此當是茶陵尤所見因劉注中元龜二字誤爲黿字而改正文者耳表所見正文及注皆是元龜字爲不誤也又正文下有元字乃割裂所見之校語以爲音茶陵亦尚無之恐讀者不察將致執此音以定善字特爲訂正焉）注黿大龜也（表本黿作元龜二字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案說已見上劉以大解元益顯然可知也）注其緣中又（案又當作乂下靈乂同見華陽國志涪陵郡下）注李尤七嘆曰（表本茶陵本嘆作歎案各本皆非也當作款）注昌志（表本茶陵本作昌志切三字在注熾赤也下是也）注厥土赤埴（案埴當作熾觀正文及下善注可見各本皆誤又尚書徐鄭王皆讀曰熾見釋文亦其證也）注在宗（表本茶陵本作賨在宗切四字在注中氣銳以剛下是也）注武帝樂府（何校帝下添立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在漢壽西界（案壽當作嘉各本皆誤說見前下注九折坂在漢壽嚴道縣云壽亦當作嘉也）注驛傳其詩奏之（案驛當作譯各本皆誤事在范書西南夷傳也）注出岷山在安都縣（案在字不當有安都當作都安各本皆誤下注金堤在岷山都安縣西又岷山都安

（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皆可證晉書地理志汶山郡有都安縣也）麋蕪布濩於中阿（表本茶陵本麋作蘪案注中作蘪蘪麋古通用或太沖自用蘪字）注生越嶲郡無會縣（案無會當作會無各本皆倒）注出岷山替陵山（案替當作蠶山字不當有各本皆誤晉書地理志汶山郡有蠶陵縣也此注三言岷山皆謂汶山郡）注一曰出廣都山（案山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晉書地理志廣都屬蜀郡也）注武蓋（表本茶陵本作善曰沫武蓋切六字在劉注之後是也）注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橦漢壽縣（案漢中二字不當有沔當作江漢當作晉各本皆誤續漢書郡國志犍爲郡江陽劉昭注引賦此注從縣南流云云當據之訂正江陽晉書地理志屬江陽郡或漢中亦江陽之誤水經潛水注引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晉書地理志晉壽屬梓潼郡當據之訂正又表本橦作潼是也茶陵本亦誤橦）注過漢壽南流（案壽當作嘉各本皆誤水經沫水注云過漢嘉郡可證）注雒水在上雒縣出桐柏山（案上字桐字衍出下當有漳山一曰在梓潼縣出九字水經江水注曰洛水出洛縣漳山一言出梓潼縣柏山即本此當據之訂正洛即雒字漢書地理志漳作章漳即章字何駮善此注恐誤蓋未知水經注有其證故不悟各本皆脫衍而善自不誤也）注扶彪（又）注六（又）注普郎（又）注度羅（表本茶陵本作滮扶彪切陸音六滂普忙切滮度羅切十五字在注末是也）注蜀都臨邛縣（案都當作郡各本皆誤下蜀都嚴道同）注亭（表本作梓音亭三字在注中善曰下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百果草木皆甲坼（表本坼作宅茶陵本亦作坼案作宅最是善讀宅如字觀下注所引根曰宅宅居也可知五臣乃音宅爲坼今竄坼音入正文下又改此注宅爲坼以就之俱大誤也）注皆讀如人倦之解解（案之解當作解之各本皆倒皆字複舉下以七字爲一句也）注令櫻桃熟（陳云令當作今各本皆譌）芬芬酷烈（表本茶陵本下芬字作芳字是也案此尤本譌字）注郭璞曰上林賦注曰（表本茶陵本空格有曰字此初亦衍後脩去）注若榴已見兩都賦（陳云兩當作南是也表本亦譌兩茶陵本複出非）注榛與

槈同（表本茶陵本此下有側鄰切鎒呼亞切七字是也）其園則有蒟蒻茱萸（表本云善作園茶陵本云五臣作圃案各本皆非也園但傳寫譌耳）注俱宇（又）注許于（表本作善曰蒟俱羽切蓲許于切十字在劉注之後是也茶陵本無蒟俱羽切非）注溫調五臟（表本茶陵本臟作藏是也）注揚雄太元經曰（何云元避諱陳云宋人避當時諱改表本茶陵本不改尤所改僅此一處凡宋人諱字每不畫一也）注盈（表本茶陵本作善曰瀛音盈五字在劉注之後是也）注乃禮（又）注墳（表本茶陵本作乃禮切三字在維葉梶梶下扶云切三字在注末是也墳是五臣音）注爾肴既將（表本將作時是也茶陵本亦誤將）注徒兮（又）注胡（表本茶陵本作鵜乃兮切鶘音胡七字在注末是也）注胡剛（表本作胡剛切三字在注中吭鳥嚨下是也茶陵本剛作江非）注鱣鮔鰽也（案鱣當作鮪各本皆誤吳都賦筌鮔鰽善注鮔鰽鮪也可借證）注張衡應問曰（案問當作閒各本皆譌）注左氏傳曰（下至）在石渠門外（表本此六十字作爽塏已見上文承明已見西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陽城蜀門名也（表本城作成茶陵本亦作城案門名不俟更言城必成字也以此訂之正文亦當作成今各本皆有誤）注徒蘭（表本茶陵本作壇徒蘭切四字在注末是也）注縣（又）注直例（又）注光（又）注郎（表本作祊音縣墆音直例切桄音光榔音郎十四字在注末是也茶陵本無祊音縣非）注莫江（又）注公達（表本茶陵本作莫江切三字在注中則其言哤下公達切三字在讙語也下是也）注白日也（案白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黃潤纖美宜制褌（茶陵本褌作禪表本亦作禪案似禪字是也）藏鏹巨萬（案鏹當作繈注同漢書食貨志作繈劉引之可證廣韻云繈俗作鏹太沖時未必有此俗字也）注九兩（又）注浦覓（表本茶陵本作鏹九兩切鈲普覓切在注末是也茶陵本無非）注殖貨志曰（何校殖改食陳同表本亦誤殖茶陵本作貨殖更非）注以持祿養（案養下當有交字各本皆脫此所引臣道篇文也）扼腕抵掌（案抵當作扺注同表本善注末有扺音紙三字最是茶陵本割裂紙字入正文下非尤又改紙爲紙盆非廣韻四紙扺扺掌說文云側手擊聲也與）

（十一菁之抵迴然有別甚明西征賦爲蕭揚州作薦士表廣絶交論用抵掌者放此今皆作抵蓋誤由五臣而各本
亂之集韻抵下重文有抵云或作抵可見其不分別久矣其羣書此字之誤不悉數）注桓譚七說曰
（案譚當作麟各本皆誤後漢書本傳章懷注案摯虞文章志麟文見在者七說一首云云後七命注祭屈原文注皆
引桓麟七說可證）注吉日兮良辰（陳云良辰當乙是也各本皆倒）注猶衛之雅質
（案雅當作稚各本皆譌）注楚從宅西河長公思故處（案楚當作整長公二字不當有
各本皆誤此音初文今本作殿整甲從居西河猶思故處此引多節也）注觀者萬堤（案萬當作方各
本皆誤）朔別期晦（茶陵本期晦作晦期表本與此同案注故曰朔別晦期也所複舉如此知正文作晦
期爲是）注匹各（表本茶陵本作善曰洎匹各切六字在劉注之後是也）注善曰越人衣
文蛇（案善曰下當有脫文各本皆同無以補之）注彭門鴻屼（案屼當作峴各本皆譌）注魏
完南中志所記也（表本茶陵本完作宏是也）注文立蜀都賦虎豹之人

（表本茶陵本無立至人八字茶陵本文作又表本亦作文皆與下錣翩相接連尤分節不當有又蓋幷衍也晉有文
立劉並時人決非所引尤添甚誤）注說文曰拍拊也（表本茶陵本說上有晶當爲拍四字也下
有晶胡了切拍普格切貙丑于切十二字案此善注之斷不容割裂者尤誤甚矣）注萋盛貌（表本茶陵
本此下有於堯切三字是也）相與第如滇池（表本第作弟茶陵本亦作第案表五臣注中作弟劉
注中作第仍不著校語第即弟俗字似劉亦作弟但傳寫作第耳表所見五臣本不誤茶陵所見亦改爲第矣）注
音蟻（表本茶陵本作善曰艤音蟻五字在劉注之後是也）注俗謂正船迴濟處爲艤
（案迴當作向各本皆誤）注戶（表本茶陵本作音戶二字在注末是也）漫乎數百里閒（表本
茶陵本閒上有之字案此似善五臣之異也今無以考之）注善曰既載清酤毛萇詩曰
（表本茶陵本無詩字陳云善曰下當有詩曰二字各本皆脫）注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
地（案地當作精各本皆誤水經江水注引作精也）注上爲天井言岷山之地上爲

東井維絡岷山之精上爲天之井星也（表本茶陵本無絡字案此注各本皆
有誤今無以訂之）注善曰降丘宅土（何校善曰下添尚書曰三字陳云脫是也各本皆脫）注
在爵（表本茶陵本作在爵切三字在注中嚼踈淨之貌也下是也）注漢靖王勝後也（陳云
靖上當有中山二字是也各本皆脫）
卷五〇吳都賦（表本茶陵本此下有左太沖劉淵林注七字是也尤脫左太沖三字劉淵林注四字
倒錯入上行非）注吳都者蘇州是也後漢末孫權乃都於建業亦
號吳（案此一節非善注也表茶陵二本不冠注家名於首說已見前）東吳王孫囅然而咍
（何校囅改辴陳云囅當作辴辴注同是也各本皆譌）玉牒石記（案牒當作諜茶陵本云五臣作諜表本作
諜無校語牒但傳寫誤茶陵校語非劉注說文曰牒札也六字當作諜札也三字後注皆引說文稱爲許氏記字此
非劉元文明甚善注說文曰諜記也諜記當作牒札因劉以札注諜而諜乃閒諜字故引說文牒以明之下云牒與

諜同正謂所引之牒與賦及劉注之諜同各本皆誤絕不可通）注呂氏春秋曰（下至）爲六合
（表本茶陵本此二十字作六合已見兩都序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陟升也（下至）謂舜也（表本茶陵本無
此十一字案無者是也說見下）瑋其區域（茶陵本瑋作偉云五臣作瑋表本作瑋案表用五臣也失著校
語此以五臣亂善皆非）齷齪而筭（案齷當作握茶陵本云善作握此以五臣亂善非表本失著校語而
善注引漢書作握未誤此幷改齷益非）顧亦曲士之所歎也（表本茶陵本顧作固陳云當作
固案似固字是也）旁魄而論都（何校稱潘稼堂耒云都字衍涉下論都而誤今案所說是也旁魄而
論與上握齪而筭偶句各四字不當偏贅一字）注吾子謂西蜀公子（下至）其形如蹲
鴟故號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十三字案無者最是尤延之初刻亦無後乃添入故脩改之迹至今尚存
凡此等語皆五臣以後不知何人記在行閒者尤校此書意主改舊遂悉取以增多而讀者相沿罕能辨正幸表茶
陵二本均未嘗誤各得反覆推驗決知其非特詳載之用俟刊正以下盡同此也）注蜻蛉縣禺山

（案蜻當作青禺下當有同字各本皆誤續漢書郡國志可證）注四合爲九（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各以數至（下至）度陽九之厄（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六字有有九阸陽阸五陰阸四合爲九十二字案二本最是此所增多繆戾不可讀）安可以儷王公而著風烈也（案儷當作麗著當作奢劉注引麗王公也麗字之證善注奢靡也尚書曰弊化奢麗奢字之證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銑注云云作儷作著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與注不相應甚非）注王莽末時王蜀（下至）麗著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二字有王此土而亡諸葛亮相此國而敗十三字案二本最是）注漢武柏梁臺衞尉詩曰（表本茶陵本無衞尉二字）由克讓以立風俗（茶陵本云五臣有俗字表本無校語案此與建至德以刱洪業偶句俗似傳寫脫尤校改正之也）故其經略（茶陵本故下校語云善作固表本無校語案固似傳寫誤尤校改正之也）包括干越（表本干作于注同茶陵本作干與此同注亦作干今案正文當作干善引漢書及音義當作干引春秋杜預注當作于春秋曰上當有一曰二字今注或盡作于或盡作干皆未是）注婺女越分翼軫楚分非吳分故言寄曜寓精也（表本茶陵本作越楚地皆割屬吳故言婺女翼軫寄曜寓精也案二本最是尤改甚非）注南越志（下至）出入此穴（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注會稽餘姚縣蕭山漢水所出（何校姚改暨漢改潘陳同案據漢書地理志校是也各本皆譌劉昭注續漢書郡國志引賦此注今本潘作潛考顏師古潘音甫元反然則潘潛皆非）注嵬嶷高大貌（下至）山水澗遠無崖之狀（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七字）注武林水所出龍川（表本茶陵本作武陵龍川出其坰案各本皆非也當作武林水出其山謂漢書地理志錢唐之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二本涉上節正文而誤尤所校改未是）注磈磈（下至）山深險連延之狀（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五字）注數州之閒（表本茶陵本數上有故曰二字是也）注長邁不回之意（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潮波汨起（下至）昏暗不明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注奫潫（表本茶陵本無潫字）

注皆水深廣潤也奫（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環異龜魚皆在水中生長（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航舡之別名（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長者數十里小者數十丈（表本茶陵本數上有字十作千無小者數十丈五字）注東人謂斧斤之斤爲鱅（案鱅當作鏞各本皆譌）注烏賊魚腹中有藥（表本茶陵本無腹字有字案中藥最是）注如珍寶矣利如劍（表本茶陵本矣作以是也以字下屬）注言已上魚龍潛沒泳其中（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淮南子曰水濁則魚噞喁（表本茶陵本淮南作文案二本是也喁字不當有此善自引文子尤以淮南子主術訓改之其兩見皆無喁各本涉正文而衍）注鵾鷄鳥也好鳴（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漪蓋語辭也（表本茶陵本漪作猗下同案二本是也劉注爲漪善注爲猗尤并改善作漪甚非）注熙熙（下至）疾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物皆極之也（表本茶陵本之作大是也）注緜邈廣遠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馮隆高貌迢遞遠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謂洲渚（表本茶陵本渚下有也字是也）注深奧之貌（下至）麗於島嶼之中（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生其華藥仙人所食（表本茶陵本生作食無仙人所食四字）注漢書歌曰（表本茶陵本無書字）注無華（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玲瓏明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朱稱鬱金賦曰（案稱當作穆各本皆譌魯靈光殿賦注引作穆不誤）嗟難得而覼縷（案嗟當作羌注同表本皆作羌是也茶陵本亦誤嗟又案劉注爾雅曰嗟楚人發語端也爾雅無此文疑爾當作小即西都賦善注所引之小雅曰羌發聲也耳又案蜀都賦羌見偉於疇昔劉氏不注五臣改爲嗟此未改魯靈光殿賦羌瓌譎而鴻紛張載有注五臣亦未改前說善羌五臣嗟乃其大槩仍不可執一爲例有如此）注道書曰（下至）下曰眞人（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譪譪盛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神異經曰（下至）出則天下大水（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蓲

華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通口冬生（表本茶陵本口作日案疑日冬當作冬日也）注乾之亦（表本茶陵本亦作赤是也以三字爲一句）注其華離婁相貫連（表本茶陵本婁作樓是也）注可食檳榔者（陳云食下脫一食字今案此蓋當衍可字耳各本皆衍）注以合石賁灰（案石當作古見下注各本皆譌）注布濩（下至）分布覆被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蕣花本也菲菲花美貌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芬馥色盛香散狀（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木則楓柙櫲樟（表本茶陵本櫲樟作豫章注同是也案此尤誤改）平仲桾櫏（表本茶陵本作君遷是也案此尤誤改注仍作君遷未改可證字書雖有桾櫏字但劉既不從木善又與劉同不得取而改之凡今所論是非意皆專主善何作）楠榴之木（案楠當作南注中作南各本皆同表茶陵二本楠下有南音蓋五臣楠而亂之南榴複二字爲一木名與柟之別體作楠無涉五臣誤也）注尤好可以作器（表本茶陵本無好字是也）注宗生（下至）覆萬畝之地（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字）注莊子曰（表本茶陵本子作周是也）注葉重疊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輪囷謂屈曲貌（下至）相糾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枝柯相重疊貌（表本茶陵本無枝柯二字疊作之）注縟繡（下至）露垂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注言木枝葉（下至）如律呂之暢（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其上則猨父哀吟（表本茶陵本則下有有字猨作猿是也）爭接縣垂（茶陵本接縣作縣接云五臣作爭接縣垂表本作接縣用五臣也此蓋亦尤改耳）注猨子（下至）見人嘯（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居樹上（表本茶陵本作樹上居是也）注東吾諸郡皆有之（案東吾當作江東各本皆誤下注箭亦有此句是其證也）注上涌雲亂葉暈散（表本茶陵本上作騰是也陳云亂下有枝字案古文苑所載有陳據之校耳）注於菟虎也江淮閒謂虎爲於菟（表本二菟字皆作塗茶陵本初刻同後改菟案塗是也依此則正文當是塗字表茶陵二本菟下有徒音蓋五臣菟而各本亂

之矣）注魖魅魍魎（表本魖作螭是也茶陵本亦誤魖）注穎鋒也（案鋒當作鏃各本皆誤）則篔簹箖箊（表本茶陵本箖作林注同是也案此尤誤改）注柚梧有篁（案柚當作由注中作由各本皆同柚下由乃五臣音蓋五臣柚而亂之）注可以爲射筒及由梧竹（案射筒當作筒射各本皆倒筒句絕射下屬詳劉注意篔簹也林箊也桂也箭也射筒也由梧也箄也簩也凡八竹此但可以爲筒耳非單名筒也）注漢書律歷志（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伶倫乃之崑崙山之陰嶰谷之中取竹斬之以其厚均者吹之（表本茶陵本此二十四字作伶倫乃之崑崙陰取嶰谷之竹斬其厚均者而吹之二十字是也）注鳳鶵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周本紀曰（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有皆字屬下）注非梧桐不棲（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馴擾善也（案當作擾馴也各本皆譌）注長直貌蓊茸（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蕭瑟聲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嬋娟言竹妍雅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碧鮮（下至）出竹（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棎榴禦霜（茶陵本榴下校語云善作劉表本作榴用五臣也此蓋亦尤改耳各本注中皆作榴疑注字有譌而尤誤據之）注味大甘美（表本茶陵本無大字美字）注如猪膏（表本茶陵本膏作脂是也）注一作北景（下至）故名（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金華采者（案此各本皆有脫無可補何陳校添金有華於采上云別本今未見恐誤涉下善注耳）注言其如碧擿（表本如上有有字是也茶陵本亦脫）注鷄見而駭驚也（表本茶陵本無驚字）注又重累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又下崴烏乖切褢故乖切八字亦無案下八字當有凡音各本不同二本刪耳）注潛穎謂潛深而有光穎（茶陵本二穎字皆作頴表本亦作頴案依文義頴字爲是依此則正文當是頴字茶陵校語云五臣作頴與尤所見皆傳寫誤表本作頴用五臣唯無校語或所見未譌歟）注珠玉潛伏土石（下至）黷黒茂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又下硩勑列切四字亦無案下四字當有二本刪者因正文下有勑列二字也下放此）

不更出注四隅謂邊遠也（表本茶陵本無謂邊遠三字）注沾穴（表本茶陵本沾下有此字）注桴舟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因以殘半棄水中（表本茶陵本殘作其水中作之是也）注眇睱（下至）有徑有眇（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用累千祀（表本茶陵本祀下有也字茶陵云善無表無校語案此與下文煥炳萬里也偶句恐無者傳寫脫）注二十五世矣夫差益強大得爲盟主（表本茶陵本矣夫差益強大得七字作益強夫差四字）注大城周匝（表本茶陵本無匝字）注亦有水陸門皆（案皆下當有樓二字各本皆脫）注言經營造作之始（下至）長遠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西都賦曰（表本茶陵本賦作賔是也）注越絕書曰吳王夫差（表本茶陵本無夫差二字）注夫漢諸侯方輸口錯出（表本茶陵本口作謂此初亦衍而後去之）注蔡邕月令章句（表本茶陵本句下有曰字又漢書下同表邕作雍茶陵本作邕案疑善盡作雍今雍邕錯見乃後人改之）注前

吳都武昌在豫章（表本茶陵本前吳作吳前無在豫章三字）注在丹陽孫權自會稽（下至）不向武昌居（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三字何云不樂徙乃孫皓時事是矣但未悟非劉注案此不知何人謬記云云尤乃取以增多誤之甚者也）注皆建業吳大帝所太初宮（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有二字屬下案此增多云吳大帝上下增多云孫權一人之稱乖剌如此誤中之誤不勝辨正凡今於二本所無當刊削者謂誤亦不復論）注捷獵高顯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大夫種（表本茶陵本種下有蠡字案此尤刪似是也）注以獻吳王夫差夫差大悅（表本茶陵本無夫差夫差四字有王字）注以飾殿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其子（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孫權移都建業皆學之（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長遠貌（表本茶陵本貌上有之字）注崢嶸深邃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櫎音梘（茶陵本音作與是也表本亦誤音）注吳後主（下至）碕巨依切（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三字）注梁楣也（下至）爲瑣文櫨柱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亘引也眈眈樹陰重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亹水流進貌（表本茶陵本作亹進也案此當作亹亹進也二本脫重亹字所引當是亹亹文王之傳或章句文尤改大誤後來考韓詩者從而認爲鳧鷖在亹誤中之誤也）注吳自宮門南出苑路府寺相屬（表本茶陵本此十二字作建業宮前宮寺六字）注橫塘在淮水南（下至）吏民雜居東長干（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二字有橫塘查下皆百姓所居之區名江東謂山岡閒爲干建鄴之南有山其閒平地吏民居之故號爲干三十八字）注皆相連（表本茶陵本連作屬是也）注大長干（下至）故號大小相干（表本茶陵本此二十四字作疑是居稱干也六字）注櫛比（下至）相連下之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注彫岸大度也（下至）石顯方鼎貴（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三字）注虞虞文秀魏魏周顧顧榮陸陸遜隆吳之舊貴也（表本茶陵本作虞魏顧陸吳之舊姓

也案二本最是何陳校改云云皆未悟非劉注今不取）注歧嶷（下至）養之乞言（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有貫揖之傳石顯方鼎貴九字案此九字疑亦後人添之）注言富貴也（表本茶陵本無言富貴三字也屬上）注閭閻噎言人物遍滿之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善曰（表本茶陵本此下有後漢書云江充爲人魁岸案後字衍云當作曰尤延之移入劉注非）注方家隆盛時乘（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江都輕訬（案輕訬當作訬輕各本皆倒）注謂輕薄爲訬也（表本茶陵本無謂輕訬三字案此不當有見下）注綿結也翩翩往來貌弈弈輕靡之貌（案此三句亦不當有上引景十三王述下引淮南高注相連接解輕訬後人添之隔截其閒非凡尤本誤取增多之外表茶陵二本亦有失善舊者如此是矣）注使人於楚楚相春申君處（表本茶陵本無楚楚相處四字）注而迎之趙（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翹關扛鼎（下至）能招門開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漢書曰項羽力能扛

鼎又（表本此十字作扛鼎已見西京賦是也茶陵本所複出不同亦非）注四隩來暨（下至）以向吳都（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字）開市朝而並納（表本茶陵本並作普案此蓋善並五臣普二本失著校語）雜沓從萃（表本茶陵本從作縱案此蓋善從五臣縱二本失著校語又二本注中亦作縱非）注隧向市路肆市路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金鎰磊砢（表本茶陵本鎰作溢注同是也案此尤誤改耳）史記曰趙孝成王一見虞卿（表本茶陵本記下有虞卿傳三字見下無虞卿二字）注闌干猶縱橫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又折象牙以爲簞也（表本茶陵本無折字）儮譶臬𤢺（表本茶陵本儮作澀案此蓋善儮五臣澀二本失著校語琴賦紛儮譶以流漫廣韻二十六緝儮言不止皆可借證也又考集韻云澀譶言不止疑五臣澀又澀之譌耳）注諠吁橫切諠通也（表本二諠字皆作喤茶陵本作喤通也無吁橫切諠四字案各本皆非也方言有諠音也在十二卷別無諠通也此當作諠音也吁橫切諠與喤通今所誤不可讀）注紛葩謂舒張貨物使覆映（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謂之霡霂（表本茶陵本霂下有霡音脉三字是也）注富中大塘中也句踐治以爲田（表本茶陵本塘下無中也二字田上有義字是也案此所引記地傳文）注尚書曰惟辟玉食（表本茶陵本無惟辟二字）注言富中之食貨殖之選者各利（案食當作人陳云各利當有脫文各本皆同無可補也以意揣之似當云各乘其時而射利）注言農人之富自相夸競（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以自救（表本茶陵本救下有謂此也三字）注左傳曰吳賜子胥屬鏤（表本茶陵本無左字是也）注走追奔獸接及飛鳥（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鱄諸寘劒於全魚中（表本茶陵本無全字）注遂殺闔閭（表本闔閭作王僚是也茶陵本亦誤闔閭）注上大下小（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有者字屬上）注犀皮爲之（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奉父犀渠（案父當作文各本皆譌此所引吳語文今本犀下有之字疑亦脫也）注考工記曰越鐵利可以爲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皆節理解落也（表本茶陵本無落字）注陳王卒（表本茶陵本王作士是也）注鐸施號令而振之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一校千二百九十六匹（表本茶陵本無一字是也案此節鄭注而引之乃五種合之數尤所添甚誤）注狼䀮人夜齅金知其良不（表本茶陵本無人夜其不四字）注又有象林郡（案又字不當有郡當作縣各本皆誤晉書地理志云交州日南郡秦置象郡漢武帝改名焉統縣五象林云云可證也）注周禮有巾車官又（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日月爲常重光謂日月畫於旂上也攝持也（表本茶陵本此十七字作有日月爲常重光謂日月重光也十三字）注不能（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列女傳曰（下至）故號之（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染絲織鳥畫爲文章置於旌旗也（表本茶陵本此十三字作鳥爲章也四字）注袀同也（案當作袀服皁服也各本皆涉五臣謂下同服而脫誤劉昭注續漢書輿服志引賦此注云袀皁服也可證但彼袀下仍當有服字耳）注騏馬名（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轂騎煒煌（表本茶陵本煒作熀案此蓋亦尤改耳）注謂張網周遍（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瑣結（下至）言不絕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蹏兔網（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周易曰（何校易下添略例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禦禁也謂因沅湘爲藩落也（表本茶陵本禁下有苑字無因沅湘三字）猿臂骿脅（表本茶陵本猿作猨骿作駢案此尤誤改也）注骿脅今駢幹也骿駢通（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鷹瞵鶚視言勇士似之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犬獷不可附也（案犬獷當作獷犬各本皆倒今說文獷犬獷獷不可附也蓋善節引）注說文曰瞵（下至）罠音浪（表本茶陵本脫此注非茶陵本無䇺擺莽罠四音刪也）注尚書曰稱爾干（案尚上當有善曰二字各本皆脫表本茶陵本干下衍戈字益非又此節注二本無佻他弔切又步寸切兩音刪也）注史記曰荊

輢怒髮直衝冠。（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熛火燗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有鳥擇木而棲五字。）注故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表本無此十字。茶陵本有。案表本有脫誤。茶陵尤所補亦未是。）注麋大麇也桂林有麇。（茶陵本二麇字作麋。表本亦作麋。案各本皆非也。當作麇。）注如馬。又注鋸牙。又注能食虎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猱似猿。奴刀切。狿音亭。（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案二本刪音也。似猿二字尤增。）注一名雲白。（案白當作日。各本皆譌。羣書或言運日。或言暉日。或言鴆日。運暉鴆與此雲皆同字。）注左氏傳曰（下至）豹走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覽將帥之拳勇。（陳云據注拳當作權。案所說是也。善注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權同。謂引詩之拳與此賦之權同也。疑五臣以此改正文爲拳。但於注無明文耳。）與士卒之抑揚。（何校抑揚改揚抑。陳云抑叶韻。各本皆同。蓋倒也。）注言吳之將帥皆有拳勇。（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又此節注茶陵以下多脫。不具論。）注女六切拉頓折

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二本刪音也。下四字尤增。）注捭兩手擊絕也。（表本茶陵本無絕字。）注靡碎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人因爲筒（下至）而得禽之。（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又此上梟羊善食人下至而後食之二十五字。表有茶陵無。）注剖亦刲也。（表本此下有居綺切三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應弦飲羽。（表本茶陵本飲上有而字。案此上自覤虩氣攝下及雜襲錯繆似各本皆有誤。今無以訂之也。又後文自若此者下及曲度難勝亦然。附出於此。以俟再詳。）注周章謂章皇周流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踶跋促遽皃。（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雜襲（下至）澤別名。（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王逸曰豐隆雲師也。（茶陵本有此八字。表本無。）注春秋元命苞曰日月。（案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迴靶乎行邪睨。（表本茶陵本無邪字。案此蓋尤取西京賦之遷延邪睨改行爲邪。仍未去行字。而兩有行邪耳。）注說文曰艆（下至）船別名。（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船上下四方施板者曰

艦也。（表本此十一字作艦大船也四字。茶陵本此節注多脫。）槁工檝師。（表本茶陵本槁作篙。注同。案尤取方言改篙爲橋。而又譌成槁也。）注昔吳王（下至）後爲神。（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弋繳射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鱺鱨魦。（案鱺字誤也。劉善皆無注。表茶陵二本下音所買。西京賦纚鰋鮋。薛注云。纚網如箕形。狹前廣後。善曰。纚所買切。蓋此賦字本與彼同。故善不更注。所買即善音。二本割裂入正文下。尤刪削之。善音失舊。每如此也。又江賦云。箄灑連鋒。善引舊說曰。箄灑皆釣名也。灑所蟹切。彼灑亦即纚也。或爲網。或爲釣。說之者有不同耳。可證鱺字各本所見皆傳寫誤。）注筌捕魚器今之斗回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攙搶星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上直魚生一。（表本茶陵本魚作巽。一作三。是也。案生當作九。各本皆誤。）注言微小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鰝大魚鰕音遐。（案魚字不當有。鰕屬上讀。表本茶陵本無鰕音遐三字。乃刪音而誤於衍字。絕其句也。又上魵下犗兩音。二本無。亦刪。）注又曰櫳兼有也。（案又當作說文二字。各本皆脫誤。）

注其釣惟何。（表本茶陵本惟作伊。案此尤改。非是。）注善曰家語曰。（表本無此五字。案無者最是。說見下。茶陵本亦無。但移此下楚昭王云云入後善注中。而依家語改其文。大誤。）注使問孔子。（表本無使字。是也。）注可剖而食之。（表本可作令。是也。）注得此鳥魚。（表本茶陵本無魚字。案此尤補也。下注失其鱗翼也。失上似各本脫亡字。）注戰國策曰。（表本戰上有善曰萍實見家語七字。案有者最是。茶陵本亦有善曰。但改萍實見家語爲家語楚昭王云云。大誤。說在上。）注蛟螭龍子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不出之也。（表本茶陵本之下有珠字。）注善曰回淵水也。（案當作善曰。說文曰。淵。回水也。各本皆脫誤。魏都賦回淵灌善注可證也。）注大龜也（下至）目不明也。門撥切。謂之潛隱之穴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三字。案此尤所添。最誤。劉注眛目也與目不明之眛迴不相涉。又於賦文義難通。門撥切一音。乃尤弁添。不在善音二本刪之例。）注徊求也。襲入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無者是也。但當有善曰二字。覿下注可見。表茶陵作劉曰。劉即善字）

（之誤也、）注。風初貌。（案、初當作利、各本皆譌、）注。太湖在秣陵東湖中。（袁本茶陵本在秣陵東四字作也字、湖下有水字、）注。軍所以討獲曰實。（袁本茶陵本作軍實所獲也五字、）注。鍾儀在晉使與之琴。（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允繼也。（下至）任南樂名。（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注。吳歈蔡謳。（袁本茶陵本歈作愉、是也、）注。翁習容裔（下至）容與閑麗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詩曰唱予和女。（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坻頽崩聲也。（下至）因爲隴坻之曲。（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匏巴鼓琴。（袁本茶陵本匏作瓠、是也、）注。鄙曲也。（袁本茶陵本無鄙字、）注。汁猶愜也。（茶陵本愜作叶、是也、袁本作叶猶汁也、誤、）魯陽揮戈而高麾。（何校揮改援、案以揮麾文複言之、蓋是也、各本皆誤耳、）注。楚辭曰日吉兮辰良。（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楚將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與韓遘。（何校遘下添難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良辰之所以覺也。（袁本茶陵本也作速、是也、）注。以適己之盛觀也。（袁本茶陵本觀作歡、是也、）注。執玉帛而朝者。（袁本茶陵本無而朝二字、）注。先王謂舜等也。信讀爲申。（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與齊晉爭衡。（下至）號孫子兵書。（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五字、案無者最是、上文起軍、下文北征、四字爲句、盡晉亞之、皆引吳語文、五十五字在其間、誤甚矣、可見凡增多者之決不當有也、）注。晉惡之。（袁本茶陵本惡作亞、是也、）注。叔孫通列傳曰。（下至）猶世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如童。（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山。言此人等仙。如蟬之脫殼。（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槁。葉落。（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畢世而罕見。丹青圖其珍瑋。（袁本茶陵本無而字、其下有象字、案此尤添刪之、觀下文偶句、蓋是也、詳劉注云象類者、解上文比焉之比、非正文有象、或誤認而衍之耳、）注。書曰。舜南巡狩陟方死。（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有善曰二字、案二本最是、）注。子宅湫隘。（袁本茶陵本隘作阨、茶陵脩改亦作

隘、案此蓋劉引自作阨、）注。帝王居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而與夫檮木龍燭也。（袁本茶陵本檮作尋、注同、案此蓋亦尤改之耳、）而與桎梏疏屬也。（袁本茶陵本與下有夫字、案此尤本脫耳、）注。適爲夫子時也。（袁本茶陵本爲作來、是也、）注。莊子曰。有繫（下至）懸絕曰解。（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亦如此也。善曰。（袁本茶陵本也下有磽薄也三字、善注末無此三字、是也、）詘詭之殊事。（袁本茶陵本詘作崫、注同、案此蓋亦尤改之耳、）注。輪巳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巳庫。（袁本登也輪三字作升字、二巳皆作以、案袁本是也、劉引自如此、茶陵本與此同、皆取考工記改之耳、）注。不委細之意。（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粗謂實言其梗槩。（案謂當作爲、各本皆誤、陳云、別本爲、今未見、）注。梗槩。粗言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卷六○魏都賦○注。魏曹操都鄴。（下至）以魏都依制度。（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節注、是也、案此二本亦尚未竄入、其并非五臣注更明、）左太沖。（茶陵本此下有劉淵林注四字、袁本無、案各本皆非也、當有張載注三字、何云、前注張載爲注魏都、陳云、賦末善曰、張以雙先隴反云云、則知卷首本題張孟陽注、與前合、後來誤作劉淵林耳、所說是也、袁茶陵賦中每節注首劉曰、皆非、蓋合併六家時、巳誤其題矣、）注。爾雅曰權輿。（袁本茶陵本無爾雅曰三字、）注。劇秦美新序曰。（案序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剖判。（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楊雄交州箴曰。（袁本茶陵本無交字、案漢書曰作州箴、餘所引有某州箴者、疑皆後人所添、而此爲是也、）注。杜篤通邊論曰。親録譯導。緩步四來。（袁本茶陵本無通録四來四字、案尤校添之也、）以中夏爲喉。不以邊垂爲襟也。（袁本茶陵本喉下有舌字、襟下有帶字、案詳注皆不當有、二本非、又襟依注字善作衿、蓋五臣襟而各本亂之、）注。而附著於大中之道也。（袁本茶陵本而作又、不無於字、）注。莫不貢職。（袁本茶陵本貢職作來貢、案尤校改之也、）注。漢書

曰單于（下至）百蠻貢職（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而徒務於詭隨匪人（茶陵本人作民云五臣作人表本作人無校語案民字是也尤以五臣亂善又并注同於匪民亦改人皆非）注詭隨匪人言詭善隨惡（表本茶陵本詭隨匪人言五字作徒務於三字）注詭隨詭人之善隨民之惡（表本茶陵本無上詭隨二字惡下有者也二字）注言惡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小劒戊去大劒（表本茶陵本無戊字案此尤校添戊字而譌耳）注蹶敗也善曰（表本茶陵本無善曰二字案有者非也）注名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表本茶陵本無下赤縣神州四字）注崑崙謂東南（表本無謂字是也茶陵本亦衍）注于時兵所圍繞（表本茶陵本繞作也是也）注臣今見宮中荆棘（表本茶陵本荆上有生字）注宮室深邃之貌（表本茶陵本無宮字）注沈長含切（表本茶陵本切作反案反字是也凡善本云反合併以後改爲切其僅存者皆不當改也）注廣雅曰煨燼也烏壞反廣雅曰煨煙也（案此有誤也考廣雅並無煨燼也又其下不當又云廣雅曰各本皆同無以訂之唯釋詁云煨煴也下煙必煴之誤）注又曰矢鋒也（陳云矢上脫鏑字是也各本皆脫）注牢落（下至）翩連緜以牢落（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亦獨犨麋之與子都（表本茶陵本獨作猶案猶字是也尤誤）注色如漆赭（表本茶陵本無赭字）注子都美丈夫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二山名已見上文（表本茶陵本無已見上文四字案二當作三各本皆誤）則霜露所均（茶陵本均作鈞云五臣作均表本作均無校語案表用五臣也尤蓋以五臣亂善）注則爲明主也（表本無爲字是也茶陵本無上左傳至此脫）注善曰史記（表本茶陵本作劉曰當魏襄王時案二本最是當魏襄王時者上數所賦以前也尤改誤又二本每節首有劉曰於此例當去改爲善曰更誤）注蘇秦說魏襄王曰（表本茶陵本無襄字）注南有陳（何校陳下添留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潁川舞陽郾許鄢樊陵（表本茶陵本無樊字案無

者是也川下當依漢志補之字各本皆脫潁川郡也舞陽以下皆縣也潁川郡屬縣有鄢陵尤添樊字於其間甚誤）注溫水在廣平都易縣（何校都改郡易下添陽字是也各本皆誤晉書地理志之廣平郡易陽縣也陳云別本都作郡今未見）注涓水蕩其胷（案涓當作消各本皆譌）注闕宮有洫（表本洫作侐茶陵本亦作洫案侐是也）注蒼頡篇斥（下至）廣大之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授全模於梓匠（表本校語云善作令模茶陵本作全模校語但云五臣作謨案尤所見與茶陵同注無明文未審善果何作）注謀龜謀筮（表本茶陵本作尚書曰謀及卜筮案蓋各本皆非也載注但當有謀及卜筮四字下文善注首尚書曰謀及卜筮七字茶陵本無非也表有是也如下節載注陂傾也善注鄭元禮記曰陂傾也可以例此）注以避燥濕（表本茶陵本燥濕作溫涼案此尤以今荀子校改之孟陽引不必同改者未是）注又曰偈取也子軟切（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詩定之方中（表本茶陵本詩下有云字是也）注西都賦曰因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西京賦（表本茶陵本西上有西都賓曰抗應龍之虹梁十字）注又曰蹠龍首以抗殿（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案彼賦龍首與此夐然不涉尤增多誤）注謂畫爲龍首於椽（表本茶陵本無畫於椽三字）暉鑒抉振（案抉振當作抉振注同各本皆譌抉振見甘泉賦太沖用其語彼不誤可證也）階陏嶙峋（案陏當作楯善引應劭上林賦宛虹拖於楯軒句注可證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云階陏階道上處蓋五臣改爲陏而各本亂之茶陵本并善注中字亦改爲陏大誤）注深黑色也（表本茶陵本無深字黑字）注抵鍔嶙峋（茶陵本抵作抵表本與此同案各本皆非也當作坻）注德陽殿賦曰（何校德上添李尤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西京賦曰（下至）若雙闕之相望（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內朝所在也（表本茶陵本所在作存案此尤改也）注蔡雍陳留太守頌曰（表本茶陵本蔡上有元化自此陶甄而成國風於是有稟承也十六字案有者是也尤誤脫去）注漢書音義如淳曰

（表本茶陵本作如淳漢書注曰案此亦尤改也）蕙風如薰（何引潘校蕙改惠案所校是也善注可證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銑注云蕙香草是五臣改爲蕙而各本亂之）注聽政殿聽政殿門（表本茶陵本此七字作聽政殿前四字案各本皆非也當作聽政殿前聽政闥七字爲一句）注聽政門前升賢門（案上門字當作闥下節注云升賢門內聽政闥外與此相承接各本皆譌）注崇禮門右順德門（案崇禮門三字不當有乃誤複上文各本皆衍）注顯陽門前有司馬門（表本茶陵本無顯陽二字）注闥守門也（下至）守王門（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音此禮切（下至）惠風橫被（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邊讓帝臺賦曰（何校帝改章華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聽政闥向外（表本茶陵本無向字案無者最是四字爲一句）注宣明門內升賢門升賢門外（案升賢門三字不當重宣明門內四字爲一句與上之升賢門內下之顯陽門內句例同也升賢門外四字爲一句與上之聽政闥外下之宣明門外句例同也又表本上升賢門下有而字茶陵本有內字何校云然此四字疑衍陳同是矣）

注禁中諸公所居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始置侍中中尚書（表本茶陵本無下中字）注幕人掌幄帟（表本茶陵本作帟人掌幄案當作冪人掌幄此無取帟也尤改未是）丹青煥炳（表本茶陵本煥炳作炳煥案此疑善五臣之異今無以考之也）注咎繇薦舜曰（何云薦疑作謩陳云當作謩是也各本皆誤）注周禮曰正宮掌宮中次舍（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謂次舍之名以甲乙紀之也（表本茶陵本名作處紀作緣案此亦尤改也）注文藻頌詠也（表本茶陵本頌上有而字）亢陽臺於陰基（表本茶陵本臺下校語云善作高案此以五臣亂善非）注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堂皇（表本茶陵本無上有字不重園字）注既滋蘭之九畹（表本茶陵本無既字之字）注莊子曰（表本茶陵本子作周案二本最是此稱莊周舊注例也若稱莊子善注例也餘舊注誤者準此不更出）注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

之所不能遊也（表本茶陵本三作四無魚鼈二字）注有屋一百一閒（表本茶陵本有上有銅雀臺三字是也）注一百九閒氷井臺有屋（此九字表本茶陵本無案尤校添者是也蓋依水經濁漳水注凡二本之誤多不具論唯此等經尤延之而改正讀者所當知故詳出之）注百四十五閒（表本茶陵本四作三案水經注作四尤依校改）注上有氷室三臺與法殿（表本茶陵本上上有氷室臺三字室三臺作三室案尤校改者是也水經注云上有氷室詳賦云下氷室而冱冥上字必皆下字之譌）注爲徑周行（此四字表本茶陵本無案二本脫也）注魯靈光殿賦曰（下至）似紫宮之崢嶸（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五字）注魯靈光殿賦曰（表本茶陵本賦下有注字）注此鳳之有定有住尚向風而無一方（案此當作此鳳之住有定向七字爲一句而風無一方五字爲一句各本皆誤絕不可通今訂正之）注眸眸子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班固西都賦說臺曰（表本茶陵本無說臺曰三字）注彌

望得意之謂也（表本茶陵本得意之謂作意之得）注若春升臺之爲樂焉（表本茶陵本無春字）注晷漏漏刻也（表本茶陵本下漏作之又也下有西上東門北漏有刻屋也十字案有者是也尤誤脫去上東當作止車前注南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表茶陵止車皆作上東考水經注說長明溝南逕止車門下然則上東非也此亦當同彼矣屋當作室）注晷景（案景下當有也字各本皆脫）注樂汁圖曰（案圖下當有徵字各本皆脫）注服虔甘泉注曰（何校泉下添賦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隆厦重起（案厦當作夏載注引詩夏屋善必與之同蓋五臣厦而各本亂之下文厦屋一揆亦如此）注寇俠城堞（表本茶陵本無堞字案此尤校添也）注毛詩云夏屋渠渠（表本茶陵本無毛字案無者最是此稱詩舊注例也若稱毛詩善注例也其有不合者非餘各本皆誤者準此不更出凡劉淵林張孟陽諸人之注皆未必是毛詩觀下腜腜坰野句注即可知矣）注廣尋長五十步（表本茶陵本無長字案此尤校添也）蒲陶結陰（茶陵本蒲下校語云善作蒱表本無校語案此尤改）

（未必是也、表本載注、字亦作蒲、然則所見與茶陵同、失著校語耳、尤幷注改作蒲、非、）蒹葭賛。（表本茶陵本賛作賛、注同、是也、賛俗字耳、廣韻所謂倒一虎者、非是矣、）若咆渤澥與姑餘。（案渤當作勃、載注引揚雄曰勃澥之鳥、善必與之同、蓋五臣渤而各本亂之、）注。江池清籞。（表本茶陵本江作淵、案尤依東京賦改淵作洪、而又誤其字耳、）注。方四十里。（表本茶陵本里下有耳字、案此尤依今孟子改也、下同、）注。殺其麋鹿者。（表本無鹿字、茶陵本有、）注。爲阱於國中。（表本茶陵本無於字、）注。鄭元周禮注。（下至）大波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隨波之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飛而下曰頏。（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此二本脫而尤添之是者、）注。今鄴下有十二墱天井優。（案優當作堰、水經濁漳水注有天井堰可證也、各本皆誤、）注。分爲十二墱。（表本茶陵本墱下有者也二字、）注。界也埒畔際也。（案上也字不當有、各本皆衍、界埒畔際也五字爲一句、）注。賈逵國語曰。（案語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陳云別本有、）注。河渠書。（表本茶陵本作史記曰、案此尤改也、）注。漢書曰。（表本茶陵本作曰、案此尤改也、）又注。終古潟鹵兮。（表本茶陵本潟作寫、案寫乃潟字之譌、尤改未爲是也、）注。蒔更也。（表本茶陵本更作植立二字、是也、）注。郭璞曰謂更種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鄴城內諸街。（表本茶陵本鄴上有言字、街作衢、案此亦尤改也、）注。有赤闕黑。（案黑當作里、各本皆誤、有赤闕里四字爲一句、）注。謂之倚。郭璞曰。石橋音江。（表本茶陵本作謂石橋也四字、案以四字爲一句、二本最是、載注不得引郭景純爾雅、尤增多甚誤、）注。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郎中令太僕。（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此亦尤添也、侍中至謁者在前符節謁者劉注中、此無取其事、蓋皆未是也、）注。長壽吉陽二里在宮東中當石竇吉陽南入。（此十七字表本茶陵本無、案此蓋二本脫、）注。鄴城南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表本茶陵本南作東、案各本皆有誤、此節賦邸注必說邸可知、然則當作鄴城東有都亭邸爲一句、東城下有都道

爲一句、道北有大邸爲一句、尤改東爲南、欲以通之、而彌不可讀、今訂正、此賦前注有北城下、後注有西城下、可證此之東城下也、）注。秦舍相如廣成傳。（茶陵本城作成、是也、表本亦誤城、）注。輟。止。掇古字通。（案止下當有也輟與三字、各本皆脫、）侈所覜之博大。（表本茶陵本覜作眺、注同、案此疑太沖自用眺字、故善以爾雅眺解之、眺即覜耳、善引書之例有如此者、尤延之因爾雅作覜改、未必是也、）注。達已見上章。（案達當作逵、下同、各本皆譌、）注。聽賣買以質劑。又曰。（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財以工化。（案財當作材、茶陵本校語云、五臣作材、表本作材、詳載注善注並作材、但傳寫誤作財也、）注。史記曰子產治鄭不鬻賣。（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成平也市者。（表本茶陵本無也字、）注。舜居河濱器不苦窳。（表本茶陵本無舜居二字、）注。淑清穆和之風旣宣。（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優渥。（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案無者是也、又茶陵刪此上女龍切此下然皆非、）注。是謂賨布廩君之巴氏出幏布。（表本茶陵本賨布廩君之作廩君之賨、案此尤校改也、蓋據後漢書南蠻傳、）縵胡之纓。（案縵當作漫、表本茶陵本載注中字作漫、此幷改作縵、非、其五臣銑注中字作縵、然則乃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今莊子作曼、釋文引司馬彪云、曼胡之纓謂麤纓無文理也、漫曼同字、可借爲證、）注。立魏公位諸侯王上。（表本茶陵本無立字、）注。臣能虛發而下鴈。魏王曰。（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案二本有脫、考楚策、尤所添亦未是、）注。庶士有揭。又曰。（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無者最是、陳云注必有誤、未悟爲增多耳、）刷馬江州。（案刷當作㓨、注同、載注引㓨嗽爲注、是其本作㓨、善必與之同、五臣向注作刷、云乃洗刷兵馬云云、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又案、善藉白馬賦旦刷幽燕注引作刷、必太沖集別本與張孟陽注者不同、此之謂各隨所用而引之、善固已自舉其例矣、）振旅輷輷。（案輷輷當作輷輷、善注有明文、其云今爲輷字音田者、猶西京賦注之今並以亘爲坦耳、五臣因此改故正文下有田字音、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集韻轟字重文有輷、即本此、亦可證、載注善注兩見輷輷、皆同、）注。庖丁爲文惠君屠牛。（表本茶陵本無君字、案下文兩

（云文君。疑此本亦云文君耳。）注建安二十五年。（表本茶陵本無五字。案此尤添也。）注剋默韓暹楊奉之專用王命也。（表本默作黜。是也。茶陵本亦誤默。）注降劉表於荊州之屬也。（表本茶陵本無之屬二字。是也。何校表改琮。陳同。各本皆作表。或此本云表耳。）注北羈單于于白屋。（案于字不當重有。各本皆衍。說見後九錫文下。）注兵事以嚴終也。（表本茶陵本兵作無終作衆。案此亦尤改也。）注韋昭注曰東山皐落氏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楊雄上疏曰。（下至）西都賦。（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十六字。案二本以上漢書下接曰稜威盛容。當有脫。尤所添但亦未是。）注刷猶飲也所劣切。（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伐弱燕。（表本茶陵本燕作韓。是也。）注毛詩曰喪亂既平。（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下周公攝政。陳云上脫引書名。是也。各本皆同。無以補之。）豐肴衍衍。（何云衍衍據善注當作衎衎。陳同。案所說是也。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字作衍。或各本亂之。）注有東鯷人。（表本茶陵本無東字。）案此亦尤添也。注蒼頡篇曰。賷財貨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善注以約小兒於背上句下有蒼頡篇曰賷財貨七字。是也。）注楚辭小招魂曰。（茶陵本無魂字。表本無曰字。案茶陵是也。小招者對大招之言也。）注其南者多也。（表本茶陵本多作分。是也。）注高張四縣。（下至）毛詩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案二本以上漢書曰下接夜未央當有脫。尤所添但亦未是。）注又曰采蘩祁祁。（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毛詩曰湑。（案詩當作萇。各本皆誤。）注沛茜之也。（案沛當作沛。各本皆譌。）目六莖。（表本茶陵本六莖作六英五莖。云善無六英二字。何云以韶夏例之。當作英莖。陳同。案其說是也。各本皆非。）注昔秦穆公。（表本作昔繆公言。茶陵本作昔繆公嘗言。案蓋表本是也。）注嘗如此。（下至）甚樂。（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注簡子瘠曰。（表本茶陵本瘠下有之字。案依趙世家訂之。疑語字之誤。）注禮記□曰。（表本茶陵本空格作注。案此初與二本同衍而脩去之也。）注天子獵之田曲也。（表本茶陵本無獵之曲三字。案無者是也。東京賦善注引

作天子之田也可證。尤誤添。）注孟子夏諺曰。（表本茶陵本子下有曰字。）注方銎斧也。（表本茶陵本無銎字。案此尤添也。）注楊雄太元經曰。（表本茶陵本無經字。）注文備於大和。（下至）是以有魏詩雲鳥之書黃初。（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四字。案疑此乃記三國志注文於旁。尤取以增多而又有譌誤也。）注顯道而神德行。（茶陵本無而字。是也。表本亦衍。）注亍步也。（表本茶陵本步上有小字。是也。）注應劭漢書曰攫音攫。（何校下攫字改柔。陳同。又云書下當有注字。是也。各本皆脫誤。）注詩曰方叔莅止。（下至）儼然元墨。（此三百七字。表本茶陵本無。案此初無與二本同。脩改添之。蓋無者脫。而尤得之。計當時存本尚衆。或有不失善舊者。惜尤延之未能精擇。每誤取增多。若準此條。固無嫌耳。何校改宅山阜猥積爲宅心知訓。陳同。又雔校所爲雔校者也。句亦有譌。無以正之。）注論語曰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此十二字表本茶陵本無。案蓋二本脫。）注雔校。（下至）漢書音。（此三十一字。表本茶陵本無。案蓋二本脫。又案若怨家相對下當有爲雔二字。）注大篆也。（表本茶陵本大上有作字。）注毛詩曰赫赫師尹。（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何云下以爲二字傳寫誤加。陳云道洪化隆中間不當有以爲二字。案所說是也。各本皆非。）注及前王踵之武。（案踵之當作之踵。各本皆倒。）常山平干。（表本茶陵本干作于。注同。案二本是也。）注謂適生生之情。（表本茶陵本適作通。情作精。案此亦尤改也。）注在廣平沙縣。（表本茶陵本沙作涉。案二本是也。晉書地理志廣平郡有涉縣可證。）注溺而不反精衞。（陳云反下當有化爲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自言父甘見俗。（表本茶陵本甘作世。是也。）注後辭入碣水中。（表本茶陵本碣作碭。案此亦尤改也。）注在曲周市上。（表本茶陵本周作州。下同。案此亦尤改也。）注羝飛貌。（案羝字當重有。各本皆脫。）注跕躍躧。（表本茶陵本無躧字。案此尤改躍爲躧而兩存也。所引貨殖列傳文。今本云跕屣。漢書地理志作跕躧。顏注躧字與屣同。是跕躍二字乃跕躧二字之誤。）注比歸數百里。（表本茶陵本無數字。）

注臣瓚曰跕爲躧（案此當作躡跟爲跕挂指爲躧各本皆脫絕不可通依漢書顏注引如此也）注閉門不出容（案容當作客各本皆譌陳云別本客今未見）注水出洹汲郡（案水出洹當作洹水出各本皆倒）注夠多也（表本此下有古侯切三字是也茶陵本脫此注非）判殊隱而一致（何校判殊改殊顯案以判殊意複言之蓋是也各本皆誤耳）注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案此皆誤也當作知言之選爲一句選擇采也爲一句謂屢變而還復舊貫爲一句則知言之擇采爲一句各本譌舛絕不可通今訂正）注謂爲系辭同音（案音當作旨各本皆誤）注周穆王暨及化人之宮（表本茶陵本無及字）注故諸侯歌鍾析邦君之肆也（陳云諸侯當作謂之表本亦誤茶陵本脫此注非）注無乃不可加乎兵（案乎兵當作兵乎各本皆倒陳云別本兵乎今未見）注說文曰搦按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張儀張祿（表本茶陵本句上有則字是也

案此尤本脫）注張升及論曰（表本及作反是也茶陵本亦誤及）推惟庸蜀與鴟鵲同寘（案鴟當作鸇善注中字作鸇可證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字作鴟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注鍾會蒭蕘論曰（表本茶陵本無蒭蕘二字案此尤添之也）注迸散走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嫿謳歌巴土人歌也（表本無謳字是也茶陵本無嫿字非也）注嫿嫿契契（案嫿嫿當作俙俙各本皆誤陳云別本俙今未見）注一音徒了反（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表本正文下有徒了音茶陵有徒召音疑此或尤取五臣音添非如其餘眞善音被刪者也）因長川之裾勢（何校裾改据注同案所校是也善据五臣裾此及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皆有明文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注拘束其民（表本茶陵本無拘字）注闐闠望尊位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而能約制其民也漢書音義言其土地形勢（表本茶陵本無也漢書音

義言其土八字案此節注各本皆有誤今無以正之尤所添非）建鄴則亦顚沛（表本茶陵本鄴作業是也案此尤本誤也前吳都賦注中亦有業作鄴者放此不更出）注微子將口朝周（表本茶陵本空格作相案此與二本同衍而脩去之也）䂂焉相顧（陳云䂂當作愯注同案所說是也表本茶陵本云善作愯載注春秋傳曰駟氏愯各本作駟氏戄甚誤說文心部愯下引左氏駟氏愯集韻二腫載愯𢥞悚三形愯字即本此可爲證也尤以五臣亂善非又二本載注云云亦誤與此同於其校語不相應甚非不更出）聯焉失所（案聯當作睊善睊五臣聯各本皆以五臣亂善也說見下）注說文聯失意視（表本聯作睊茶陵本亦作聯案睊字最是也所引目部文依此是善自作睊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字乃作聯茶陵尤因正文之誤并改此注甚非）注而髓切（表本茶陵本而上有並字是也）注說文曰忩心疑也亦而髓反（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賀清狂不慧注（表本茶陵本無注字）注恐皇輿之敗（表本茶陵本敗下有績字案績之譌也尤刪非）注音義曰躅迹（表本茶陵

本無此五字下也字屬上）過以佽剽之單慧（表本茶陵本佽作汎注同案此尤延之依今方言改汎爲佽也今方言剽作僄仍未改汎剽與佽僄同字孟陽在景純之前其所見方言蓋爲汎剽太沖讀方言蓋亦爲汎剽耳尤改非）注王弼周易注曰（表本弼作肅茶陵本亦作弼案肅字最是陳云今本周易王注中無此文乃未知善固引肅注耳）注不與聖人之憂（案不與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詩推度客曰（案客當作災各本皆誤）注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案書上當有公字下當無曰字又家下當無傳字各本皆誤以此推之疑凡載注皆稱太史公書今多失其舊也）注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晦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無者最是也在二本所載五臣向注中此以五臣注竄入載注甚誤）

文選考異卷一

文選考異卷第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七○甘泉賦○注蜀郡成都人也（表本茶陵本無成都二字）注明日遂卒（何云據班書非新論本然也今案此蓋卒字有誤文賦注引新論作及覺病喘痺少氣或卒當作病）注如雍時物（表本茶陵本無物字）詔招搖與太陰兮（茶陵本云太善作泰表本作太用五臣也漢書正作泰）其相膠轕兮（案轕當作葛注云膠葛已見上文謂見吳都賦東西膠葛也蓋善作葛五臣作轕各本亂之漢書正作葛羽獵賦從橫膠轕漢書作轕善及顏皆音葛此及彼皆同漢書耳）猋駭雲迅（茶陵本云迅善作訊表本作迅用五臣也漢書正作訊）注地氣不應曰霚霧與蒙同（陳云別本兩霧字並作雺案今未見考爾雅釋文雺或作霧字同亡公亡侯二反善引即或作而讀亡公反也）注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令帝閽開閶闔而望予（案令上當有吾字開下當有關兮倚三字各本皆脫）注至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有或作轅三字乃校語錯入注）注并櫚椶也（表本茶陵本櫚作閭是也）注說文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有往往作選四字乃校語錯入注）注林木崇積貌也（案林當作材漢書注可證各本皆譌）魂眇眇而昏亂（表本茶陵本魂下有魄字云善本去魂作魄固案漢書作魂固蓋善自作魂固表茶陵所見魂作魄者非尤本誤涉五臣脫固字益非）注軮軋（表本茶陵本軮軋作坱圠下軮軋無垠同案二本是也正文善坱圠及音皆可證）注善曰春秋（下至）太一之精（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洪臺崛其獨出兮（茶陵本云崛善作掘表本作崛用五臣也漢書正作掘）注其景皆倒在下（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又曰絕度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有在下二字）注孫炎爾雅曰（何校曰上添注字是也陳云別本有）注應劭曰大人賦注曰（案劭下當去曰字各本皆衍）注敦徒昆切（表本茶陵本此下有與屯同三字是也）和氏玲

瓏（表本作瓏玲云善作玲瓏茶陵本云五臣作瓏玲案各本所見皆非也陳云漢書作瓏玲此韻脚不容同異當乙其說是矣凡表茶陵皆據所見爲校語非必善眞如此每有牴牾詳見各條下注玲瓏明見貌也亦當乙漢書注可證太元法言皆有瓏玲亦可互證法言玲作靈同字也）注善曰駢列也（表本無列也二字有已見上文四字案尤本此處脩改必初刻同表本謂駢猶併也已見上注也茶陵本複出之亦可證所改之非）注而曳颮之（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若登高眇遠亡國（表本眇下有而字遠下無亡國二字云善正文作登高眇遠亡國茶陵本云五臣作若登高眇而遠陳云漢書無亡國二字今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注應劭曰當以亡國爲戒者但說賦意非舉賦文也傳寫善本因注引應而誤添正文又五臣衍而字漢書亦無）注又鬱衆移楊也（案衆當作聚漢書注而移楊鬱聚也可證陳云別本聚）注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胼過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長門賦曰（下至）䓖藭似槀本（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倕汝作共工（表本茶陵本倕上有咨字無作字）注雖使仙人行其上（案行上當有常字漢書注可證各本皆脫）函甘棠之惠（表本茶陵本云惠善作恩蓋所見不同也漢書作惠）吸清雲之流瑕兮（茶陵本吸作噏云五臣作吸表本作吸用五臣也漢書正作噏）風傱傱而扶轄兮（表本云傱善作從茶陵本作從云五臣作傱案茶陵是也尤誤以五臣亂善非也漢書作從集韻二腫有傱傱云傱傱疾皃或从人上字據此下字據漢書也表本當云善作從今有誤羽獵賦萃從沇溶五臣亦作從可互證）鸞鳳紛其衙蕤（陳云衙漢書作御顏注或作衙俗妄改也今案五臣注作衙有明文善注不見此字或未必與五臣同但無可考表茶陵二本亦不著校語也）皐搖泰壹（案皐當作招茶陵本作皐云五臣作招今考漢書作招善與之同故如淳解讀作皐張晏解招如字而兩引之不知者但據如解改爲皐而張解不可通矣表本作招不著校語可知非五臣與善異所見當未誤）注如淳曰（表本茶陵本曰下有招作皐三字案有者是也說已見上尤因所見賦誤招爲皐遂刪此注以就正文失之矣）炎感黃龍兮（案炎當作焱據善注云言焱熛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云云作焱

（甚明其五臣注作炎各本亂之漢書作炎則與此不必全同也）注吾令帝閽開關兮（表本茶陵本無闕字案當於開下添闕字各本皆譌）偈棠黎（茶陵本黎作棃云五臣作黎表本作黎用五臣也漢書正作黎案此尤本以五臣亂善非也）注麗光華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幽昧之貌（表本茶陵本作難知也三字是也）徠祇郊禋（茶陵本祇作祇云善作祇案茶陵所見及尤本非也顏注漢書與善此注皆以敬解祇其非異字可知表本作祇而不著校語所見當未誤）靈迟迟兮（茶陵本迟迟作棲遅云善作迟迟案茶陵所見及尤本皆非也表本云棲遅善作犀迟其載善音則云犀音棲漢書作遅迟顏注遅音栖考集韻十二齊有犀遅別無迟字重出其下然則但傳寫誤耳當依表所見訂正陳云迟當作迟從漢書校也）○藉田賦○注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設梐枑再重（何校枑改柜陳同各本皆譌）注壝以委切（表本茶陵本委作季是也）注毛詩曰周道如砥（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晉灼漢書曰（陳云書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似衆星之拱北辰也（表本茶陵本無似字晉書無又上句末及輕幰階列離坎發揮下有兮字表本茶陵本離坎下無餘同案此等或善五臣不同但不著校語無可考）注方駕千駟（表本茶陵本駕作駟是也）注應劭曰漢官儀曰（陳云上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后稷播植百穀（表本茶陵本植作殖是也）注鄭元曰衡牙（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五輅鳴鑾（案輅當作路各本善注中字皆作路表本所載向注則作輅蓋善路五臣輅而亂之也晉書正作路）注戟車載（茶陵本戟車作闟尤本戟車二字處脩改表本亦然案此當云闟戟車載戟各本皆脫誤晉書輿服志云闟戟車長戟邪偃向後是其義闟闟亦同字）震震塡塡（案塡塡當作闐闐各本善注中字皆作闐表茶陵二本所載良注則作塡蓋善闐五臣塡而亂之也晉書作塡與五臣所據同）碧色肅其千千（表本茶陵本作芊芊案尤本是也高唐賦肅何千千安仁用其語表茶陵作芊芊者五臣字如此所載向注可考彼賦善千五臣芊正有明文晉書作芊與五臣所據同又二本皆脫去善此節注亦非）注上空無祭（表本上作

壇案壇字是也茶陵本亦誤上）注都謂京邑也杜預左傳注鄙邑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垂髻總髮（表本茶陵本髮作髻云善作髮晉書作髻案晉書五臣非也髮字去聲協霽祭諸韻之字魏都賦鬞鬞鬋髮或鏤膚而鑽髮兩見皆然不知韻者改之耳或有謂髻是髮非者誤附訂於此）注吾丘壽王（表本茶陵本吾作虞案虞字是也虞吾雖通但此自爲虞耳）豈嚴刑而猛制之哉（表本茶陵本無之字晉書無案此尤所見衍）惟穀之卹（表本茶陵本卹作恤晉書作恤案各本注中引尚書字皆作恤或注有譌也）注敢用嘉薦（何校下添普淖二字陳同今案當乙下文普淖二字於此）而神降之吉也（何云吉字後人誤改福字本協今案各本及晉書盡同何因注引左傳而云然也考賦自四人之務不壹至旨酒嘉粟所用皆質術韻之字福字古音別協職德韻又案西征賦以此句與日室一協夏侯常侍誄以此句與秋疾卒協是安仁自作吉善彼二注亦引左傳皆是注神降之而不取福字善注如此例者甚多何說非是）以孝治天下（表本茶陵本治作理云善作治晉書作治案注中引孝經字作理考治字唐諱也李濟翁資暇錄曰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本作泉及年代字云云是在當時已錯出不一也今全書中經五臣以後迴改者又不少矣皆不復具論）薄采其茅（表本茅作芳云善作茅茶陵本云五臣作芳晉書作芳案晉書五臣非也賦文作茅觀善注及上文縮𦱤蕭茅句注灼然可知何云茅音蒙其說甚是凡茅聲之字協東韻者多矣或乃疑此故附辨之凡晉書此賦與善異者每誤不詳論也）○子虛賦○注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案雅當作蒼各本皆譌樊恭廣倉見隋志上林賦注引若蹈足貌茶陵本亦譌蒼爲雅也）䓖藭菖蒲（表本茶陵本䓖作芎案注中字作芎考說文艸部营藭香艸也重文芎司馬相如說营或从弓謂凡將如此史記漢書作穹者假借也字書別未載䓖字當是尤延之以改芎爲穹遂成此形耳甘泉賦發蘭蕙與䓖藭正文及注皆誤）茳蘺蘪蕪（案茳當作江注中江字兩見皆不從艸史記漢書亦作江考上林賦彼以江蘺茶陵本云五臣作茳表本無校語蓋此賦亦善江五臣茳而亂之故表茶陵二本皆不著校語何校改作江據史漢陳云別本作江未詳其何本也）注苞麗也

（案麓當作鹿史記漢書注可證各本皆譌下麓皮表切茶陵本未誤）注本或林下有巨字（案有當作作謂林下其字作巨也不云其作巨者因正文有兩其字以此分別之史記漢書及五臣同或本作巨）注善曰蓋山之國東有樹（表本茶陵本蓋上有有字無東字案二本是也此所引大荒西經文依善例曰下當有山海經曰四字二本仍皆脫）注驅馳逐獸也橈靡也（案上也當作正漢書注可證以八字爲一句也各本皆譌）注中絶系也（表本茶陵本中下有心字案漢書注正有此脫）注言所在衆多（表本所在下有射獲二字茶陵本脫此注）注弭猶低也節所仗信節也（表本無此十字茶陵本亦無案漢書注有之考史記索隱引郭璞曰言頓轡也集解引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仗信節也善此注引王逸弭案也意謂即上文案節未舒與郭頓轡之解相近無取或云也尤延之從漢書注添未是）被阿緆（案緆當作錫注云緆與錫古字通必善作錫故有此語今各本皆作緆者以五臣作緆而亂之遂不可通非也史記漢書皆作錫表茶陵并削善此注益非）襞積褰縐（表本茶陵本積作襀音積）

（案史記漢書皆作積表茶陵二本善注中引張揖字仍作積蓋善積五臣襀而音積表茶陵所見亂之故不著校語尤本獨未誤）紆徐委曲（何校云漢書無此四字無者爲勝案以李注引張揖詳之本無此四字今史記有而集解引漢書音義索隱引小顏孟康似二家史記亦與漢書同並不當有唯五臣向注云紆徐委曲裙下垂貌蓋五臣較多四字而亂之也各本皆非）注故或摩蘭蕙（案善正文作靡此摩字誤五臣作摩表茶陵二本有明文今史記漢書作摩而張守節正義及顏注中仍作靡靡者古摩字之通用恐亦靡是摩非也）若神仙之髣髴（表本茶陵本云善無仙字案詳注意善不當有甚明尤本此處脩改添入乃其誤也漢書無今史記亦誤衍并正義所引戰國策未亦贅以仙字誤之甚矣凡史記與此同誤皆後人所改耳）連駕鵝（茶陵本云駕善作駕案注云而因連駕鵝也字正作駕史記漢書亦皆作駕考駕者鴚之假借左傳榮駕鵝唐石經宋槧本下皆從馬古今人表所載亦然相如此賦用字古矣唯中山經是多駕鳥郭注未詳也或曰駕宜爲駕駕鵝也然則駕字晉代不復行用之表本正文及注並改爲駕而不著校語又上林賦駕鵝屬玉各本作駕皆誤以五臣

亂善非也西京賦駕鵝鴻鶤平子用駕字是爲異人用字不同之例全書此類極多皆不更著）注戰國策更嬴曰臣能虛發而下鳥（表本無此十三字有見西都賦高誘六字茶陵本例改已見者爲複出故亦有尤本脩改添入未是又高誘二字屬下不當刪之也）注列子曰蒲且子連雙鶬于青雲之上（表本無此十四字茶陵本有案尤本脩改添入未是說在上條）注之說是也（案之當作文漢書注可證各本皆譌）注服氏一說（案一當作之各本皆譌）乃欲戮力致獲（表本茶陵本戮作勠案史記漢書皆作戮蓋善戮五臣勠二本所見亂之而不著校語戮勠同字耳劇秦美新曰戮力咸陽餘同此者不更出）注善曰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表本茶陵本無史記惠三字）注彰君惡害私義（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成山在東萊掖縣（案漢書注引掖作不夜史記集解徐廣亦曰在東萊不夜縣考史記封禪書漢書武帝紀郊祀志地理志不夜是掖非各本皆譌也）注契善計也（表本此下有契禼同三字茶陵本無案有者是也）

卷八○上林賦○曰楚則失矣（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是蓋所見本楚譌爲是也表本無史記漢書皆作楚）所以述職也（茶陵本云善無也字表本無校語史記漢書皆有）不務明君臣之義（表本茶陵本云善無臣字史記漢書皆有）而適足以臾君自損也（案臾當作㝵各本皆譌其字上曰下寸在說文巢部今漢書作臾亦譌也史記作貶與五臣同）注河南穀羅縣（陳云河南漢書注作西河爲是案史記正義引亦作西河今漢書地理志西河郡穀羅武澤在西北依文穎此注似其本武作紫也）注在縣北（案北上當有西字漢書注可證地理志亦可證各本皆脫）注今名沇水（陳云沇當作沈詳漢書顏注今案陳說非也當作沇史記索隱引姚氏云今名沇水善全取彼文與顏注此即今所謂沈水迴異）注黃子陂（表本茶陵本黃作皇案史記索隱引姚氏正作皇字是也漢書注亦作皇陳校依漢注）注經至昆明池（表本茶陵本無經字案史記索隱引姚氏云注昆明池漢書顏注云經昆明池此尤延之校改至作經因誤兩存也）注周旋苑中也（表本茶陵本周上有言字）

注善曰楚辭曰（袁本茶陵本無善曰二字有郭璞曰椒丘見六字今案當作郭璞曰椒丘見楚辭善曰楚辭曰十三字各本皆脫）注馳椒丘兮焉且且止也音昌呂切（袁本茶陵本無焉且且止也五字袁本有且且二字茶陵本有焉且且三字案各本皆譌當作馳椒丘且焉止息也且音昌呂切此離騷經文）注司馬彪曰畢弗（案畢當作滭史記索隱引可證各本皆譌）注溜水出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汩濦漂疾（袁本濦作潒云善作濦茶陵本云五臣作潒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史記漢書皆作潒善引韋昭曰潒許及切即漢書音正作潒可知彼載晉灼華給反郭璞許立反史記索隱同諸家無作濦者又各本注中亦譌濦）注說文曰滲清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其形狀而出也（袁本茶陵本其形狀作言溢漢書注作言溢溢陳云別本作言溢爲是）注張揖曰其形狀未聞（袁本茶陵本無其形狀三字）注魠鰄一名黃曰頰（袁本茶陵本無曰字案依漢書注無曰字鰄下當有也字）注兩相合得乃行（袁本茶陵本無合字案漢書注有蓋尤依彼添陳云得乃當從漢書注作乃得）注隱岸坻也（袁本茶陵本坻作底漢書注作底案當以尤爲是即海賦云巖坻之隈者也二本及漢書注皆傳寫譌耳）注常庭之山（袁本茶陵本常作重案今本山海經作堂一作常疑善引自異）㩻崣崛崎（袁本茶陵本㩻作摧史記漢書皆作摧案此尤本之誤注同）注振拔也（袁本茶陵本拔作收何云下言收斂溪水當從收今案漢書注史記索隱引皆作拔）注隱轔鬱壘（茶陵本壘作壨袁本與此同案下云壨音壘蓋茶陵本是也今本漢書亦正文壨注壘歧誤正同此）注郭璞山海經曰（何校經下添注字陳同各本皆脫）蔣苧青薠（案苧當作芋史記漢書皆作芋各本及注中俱譌五臣作芋云句切大誤又案玉篇芋芋同與此賦之芋迥別彼乃說文所云草可以爲繩者此張揖解爲三稜三稜類詳見政和經史證類本草實異名同不可援以相證彼爲譌字無疑）注說文曰馣馤（案此曰下有脫也各本皆同無以補之或因此謂說文有馣馤非羣書引說文而未見者皆不必今本脫去也）注騾驘同（案當作驘騾同誤倒也正文五臣作騾史記亦作騾凡五臣每取善注以改字

或取他書皆此類漢書作驘袁本茶陵本刪此注非）注中途樓閣閒陛道（案中字不當有史記集解引無各本皆衍）青龍蚴蟉於東葙（案葙當作箱史記漢書皆作箱善與之同今各本作葙凡偏旁竹艸每相混耳五臣改作廂非也）盤石振崖（案振當作裖注同史記漢書皆作裖高唐賦裖陳礚善注云裖已見上林賦彼五臣作振然則此賦亦爲五臣亂之而失其校語也）注其處磅磄千仞（案此下當有磅磄與旁唐音義同一句各本皆無蓋脫也）盧橘夏熟（袁本茶陵本云熟善作孰案二本所見誤也史記漢書皆作孰善與之同孰即熟字）楟柰厚朴（楟當作亭注引張揖曰亭山梨也蓋善作亭五臣作楟音亭而各本亂之也漢書作亭史記作楟善此賦大略文同漢書者較多）注其實似穀子（袁本茶陵本穀作穀無子字案穀亦譌也此字從木不從禾楮也漢書注史記索隱皆云穀子尤依添但穀字益譌）注採木也（何校採改棌下採音采同漢書注作采音菜）注崔錯癹骫蟠戾也（袁本茶陵本作錯相摎也四字考史記索隱引郭璞云崔錯癹骫者蟠戾相摎也袁茶陵二本有脫尤所添改在今漢書顏注亦未是當作蟠戾相摎也五字）注郭璞曰坑衡徑直貌閜砢相扶持也（袁本茶陵本無閜砢相扶持五字案史記索隱引郭璞云坑衡閜砢者揭孽傾欹貌也尤所添在今漢書顏注亦未是或坑衡徑直貌也一句係善注誤連爲郭耳）注英謂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在今漢書顏注）蜼玃飛蠝（茶陵本蠝作蠝案注中三見下二字不從土漢書作蠝史記作鸓單行本索隱仍作蠝考集韻五旨鸓下重文有六而不載蠝可證其非袁本正文作蠝注皆作蠝以南都賦互證疑五臣本之誤而又相亂也）注飛蠝鼠也（案鼠上當有飛字案漢書注史記集解索隱有陳云別本有各本皆脫南都賦注引蠝飛鼠也脫上飛字當互訂）注在樹暴戲恣態也（陳云暴當作共案漢書注史記正義引作共各本皆誤）注說文曰杪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娛遊往來（案娛當作娭各本皆譌注引說文娭許其切非又娛甚明史記作嬉娭嬉同字也今本漢書及注誤與此同又見羽獵賦）注有似蚪（何校引徐七來悖復曰似下脫玉字据漢書注校是也各本皆脫）注龍也無角

（何校引徐曰子誤也据漢書注校表本無作有茶陵本亦作無案漢書注作有說文虯龍子有角者稚讓所本故其廣雅亦云有角曰蘢龍蘢即虯上卝者角也此注決不當自爲兩解唯王逸注離騷有角曰龍無角曰虯善彼注仍之所以各存異說或不知者用彼以改此也）注○李善曰○孫叔者○（表本茶陵本李善作鄭元案元當作氏漢書注作氏最是鄭氏見顏師古敘例臣瓚云鄭德者也）注○言擊嚴鼓簿鹵之中也○（表本茶陵本簿鹵作鹵簿是也陳云別本二字乙）河江爲陸○（茶陵本作江河云善作河江表本作江河無校語史記漢書皆作江河）注○生謂生取之也○（表本茶陵本謂生取三字作抗字案尤所添改在今漢書顏注亦未是抗當作執生執之也四字一句讀五臣向注生生執即襲韋可借爲證）注○絳○謂絆絡之也○（表本茶陵本無謂絆之三字案史記集解引有此三字尤延之蓋依彼添）注○司馬彪漢書曰○（何校漢上添續字陳同各本皆脫）推蜚廉○（案推史記漢書皆作推顏注云推亦謂弄之也其字從手今流俗讀作推擊之推失其義矣考五臣銑注推謂擊殺其本作推之明文善既不注此字表茶陵二本又俱無校語未審何作也凡偏傍才木每相混）注○以白羽爲箭○（表本茶陵本爲作羽案重羽最是上羽言體下羽言用漢書注史記正義引皆可證）注○郭璞老子經注曰○（陳云此七字衍張氏乃曹魏時人不當引郭語老子又無郭注其說是矣各本皆衍）注○與元通靈○（陳云元當作天漢書注可據今案漢書注譌也史記正義正作元鄭禮記注引孝經說曰上通元莫即此元字之義）注○樂汁圖○（案圖下當有徵字史記索隱引有各本皆脫）注○率徑馳去也○（表本茶陵本徑作然案考漢書顏注曰率然直去意或尤改馳爲徑而誤去然字）歷石闕○（表本茶陵本闕作關而不著校語案依此善與五臣同作關也漢書作關史記作闕善引張揖漢書注則作關未爲非恐此是尤延之依史記改前卷及漢書楊雄傳俱作關字）注○一曰載民○（案民當作氏各本皆譌下有明文漢書注誤與此同）淮南干遮○（何云干史漢作于案善及小司馬皆引張揖漢書注不當有異文蓋今各本作干並譌耳）注○皆剛勇○（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史記索隱引無集解有尤蓋依彼添）注○衝激急風也○（表本茶陵本衝上有激字單行本索隱有

舞賦及七發注有七命注衝激作激衝脫下激字當互訂）注○結風○亦急風也○（案單行本索隱結風下有回風二字舞賦七發七命注皆有依文義有者是也各本此注脫）注○皆是靡曼美色也○下或云○（表本茶陵本美色也三字作也色二字案也句絕色屬下尤添改失之）柔橈嫚嫚○（案嫚當作嬽嬽漢書作嬽可證也善注於圓切正爲嬽字作音或五臣誤爲嫚而各本亂之耳史記作嬛亦嬽字之譌徐廣曰音娟嬽即娟字古人每以同字爲音也小司馬引廣雅嬽嬽容也今索隱盡作嬛大誤）注○香氣盛也○漚○一候切○又曰○（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嫥以姱○（表本茶陵本嫥作妉案此尤校改也）注○更以十二月爲正○（何校引徐曰二當作三案所校是也漢書武紀太初元年以正月爲歲首師古曰謂建寅之月爲正也郭取彼事爲義夏以十三月爲正原出緯書不知者誤改之）德隆於三王○（茶陵本云五臣作皇表本云善作王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史記漢書皆作皇善自與之同傳寫譌耳）注○鄭元毛詩曰○（案詩下當有箋字各本皆脫）而樂萬乘之侈○（表本之下有所字云善無茶陵本云五臣有所漢書有何云萬乘之所侈謂天子猶謂此太奢侈者也今案史記亦有或各本所見脫之）○羽獵賦（案賦下當有一首二字後每題盡同表茶陵本無說見前又前第七八後第十三十四十六各卷首子目亦放此）東南至宜春○（何云漢書無東字疑衍案據史文此云南至下云西至又下云北繞又下云頗割其三垂故何云即指上林之三垂而言是也其東濱渭則云濱渭而東而已無所開廣亦無所割此句不得有東字但善解三垂爲武帝侵西南東三方以置郡豈所見漢書有東字與下濱渭而東相接連以上林爲不僅有三垂耶然所解實未安）濱渭而東○（案濱當作賓注云濱與賓同音也蓋善正文作賓所引公羊作濱故有此語今各本以五臣作濱而亂之難蜀父老率土之濱注本或作賓可爲此作賓之證今漢書作瀕又異本耳表茶陵二本無注濱與賓同音也六字誤謂此專發音與五臣濱音賓重複而削去益非）不折中以泉臺○（案折當作制善引韋昭曰制或爲折也是其證矣蓋五臣作折而各本亂之顏注漢書作折即韋所云或爲耳）注○魯莊公築臺○（陳云築下當有泉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假爲或人之意○（表本茶陵本爲

（下有人也二字。）各以並時而得宜。（表本茶陵本以作亦案漢書作亦此疑尤本誤也）注。封禪各言異也。（陳云別本言字在封上爲是案今未見但漢書注如此）以奉終始顓頊元冥之統。（表本茶陵本無奉字案漢書無疑尤本誤）注。郭舍人爾雅注曰。（陳云爾雅郭注與所引不同則知非景純也下文移珍來享句又引犍爲舍人爾雅注今案其說是也爾雅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注二卷見陸氏釋文敘例必犍爲二字各本誤改作郭）注。落罼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在今漢書顏注）注。熒惑法。（案法上當有執字熒惑或謂之執法見廣雅各本及今漢書注皆脫）注。使司命不祥。（案命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漢書注無）注。陽朝。陽明之朝。（案上朝字當作晁此善以朝解晁故下云晁古字同也各本皆譌）注。杜業奏事曰。（表本茶陵本無奏事二字案此文今在漢書霍光傳注中云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轅車云云非杜業明甚宋孝武宣貴妃誄晨輼解鳳注所引云云亦在霍光傳注然則當作杜延年奏曰各本皆誤）鮮羅布烈。（茶陵本云五臣作列表本云善作烈今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漢書作列善自與之同但傳寫譌耳又案上文霹靂烈缺二本校語亦云然彼漢書仍作列而以應劭閃隙之義求之作烈自通善顏亦不盡同也恐此涉彼而加火）注。吸。喘息也。（表本茶陵本喘作內案二本是也喘字誤）跋犀犛。（表本茶陵本云善無犀案二本所見非也漢書有尤本獨未譌）掌蒺蔾。（茶陵本蔾作藜注同表本正文藜注蔾案漢書作疾黎考字書藜蔾二字有分別據此知蒺蔾乃變體加卄非借藜藿字當依茶陵本）各按行伍。（表本茶陵本云伍善作五案漢書作伍或善作古字也鼜部注軍之部伍也當同此）注。罼罕也。（表本茶陵本罼作畢案畢字是也上荷垂天之罼漢書作畢或善畢五臣罼而亂之尤并此亦改爲罼未是太元畢格禽鳥之貞用畢字亦可證）注。應劭曰。下時。（表本茶陵本無劭曰二字案漢書注有）魂亡魄。（表本茶陵本下有失字云善無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漢書有善自與之同傳寫脫耳陳云上當以徒角槍題注爲句而蹙竦讋怖魂亡魄失各以四字爲句也）注。言獸被創過。大血流與車輪平也。（表本茶陵本無大血流車四字案無者是也言獸被創過解創淫與輪平也解輪夷即謂

獲獸平輪耳張此解與下引音義迴別尤所添改複沓非是）羣娛乎其中。（表本茶陵本娛作嬉云善作娛案所見皆非也漢書作娛音許其反說見上林賦娛遊往來下又案上文娛澗閒表茶陵本亦云善作娛此本獨未譌或尤延之依漢書校正）注。鄭元曰。抾音袪。（案元當作氏各本皆誤又下注鄭元曰彭咸也之元亦當作氏鄭氏說見上林賦內）注。願依彭咸之遺制。（案制當作則各本皆譌陳云別本作則今未見）注。自彼氐羌。（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單于南庭山。（表本茶陵本南庭作庭南案庭南是也今本漢書注亦誤倒）陽朱墨翟之徒。（表本茶陵本陽作楊注同案陽蓋尤本之譌漢書作楊）注。高誘呂氏春秋注以爲宋人。（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

卷九〇長楊賦〇命右扶風發民。（表本茶陵本云善無發民二字案今本漢書有蓋尤依之添也）注。在涇州界。（陳云涇雍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名豪豪彘也。（表本茶陵本不重豪字）注。郭璞爾雅曰。（表本茶陵本曰上有注字）注。詩序曰。下以風刺上。（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案無者是也注具甘泉賦下羽獵賦已不更出此亦當爾矣）注。顏師古曰。動不爲身。（表本茶陵本師古二字作監下再見皆同案此尤本誤改）注。言有儲畜。（表本茶陵本言有作高其是也案今本漢書注與此同誤）注。而無所圖。（表本茶陵本無所字）客何謂之茲耶。（表本茶陵本無之字尤本此處脩改案今本漢書作謂之茲耶詳顏注云謂茲邪猶言何爲如此也仍當有何字無之字蓋漢書傳寫譌尤延之據添非也表茶陵二本所見與未脩改正同是矣又案難蜀父老曰烏謂此乎烏何也此茲也乎邪也子雲好擬相如此亦用彼語不當衍之字甚明）封豕其土。（表本土作士何云漢書作士案士是也茶陵本作土與尤所見同非也）注。應劭淮南子注云。（案劭下當有曰字子下當衍注字漢書注可證各本皆誤）注。顏監曰。撕舉手擬也。（案顏漢書正文字作撕上引李奇音車轞之轞而解云撕舉手擬之也蓋其字音義與左氏傳乃掀公之掀相近善文選正文作撕與顏不同別引鄭氏禮記注釋義字林釋音乃所以改顏也傳寫者并顏注亦爲撕失之矣又蒼頡篇曰撕拍取也八字非漢書注

（乃善引以證顏者字亦當是擲也漢書注擬下有之字此無似亦脫）又注。疏亦賤也。字書曰。疏。遠也。（袁本茶陵本作疏遠也字書曰六字案此亦尤增多之誤也）注。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袁本注末多已見魏都賦五字案袁本是也此亦尤增多之誤茶陵本注末複出魏都賦注云云可爲證）遐眠爲之不安。（袁本茶陵本眠作泯案此皆非也正文當作萌注當作韋昭曰萌音氓萌人也今作眠音萌誤倒漢書作萌善自與之同蓋五臣作氓而各本亂之因又改韋注也上林賦以騁萌隸注韋昭曰萌民也張景陽七命羣萌反素袁茶陵皆有校語云五臣作氓最可證又如顏延年侍遊蒜山作詩留滯感遺萌亦善萌五臣氓相亂彼二本仍云五臣作氓唯此爲各本所見皆誤故無校語耳）注。乾酪母。（何校酪下添也以爲酪四字案依漢書注是也各本皆脫）注。顏師古曰。（何校師古改監各本皆譌下顏師古曰死則云云同）注。鹵莽中生草莽也。（袁本中上有鹵字末無也字是也茶陵本亦脫衍）啖鋋瘢耆。（茶陵本云五臣作吮辭究切袁本作吮案茶陵及尤所見非也蓋此賦有作吮作究兩本小顏以作究爲是故今本漢書字如此善以作吮爲是故最後引服虔云其瘡如含然乃訓吮爲含也啖字他無所見恐是或改吮爲究而誤成此形耳袁本無校語其所見善正文自是吮字尤本注末音云吮辭究切不作啖亦其一證又臣似校漢書以爲銑與顏李二家迥異恐屬臆說難以爲證）注。項下向。（袁本茶陵本項作項案項是也今本漢書注與此同誤）注。漢兵深入窮邊。（案邊當作追各本皆譌）莫不蹻足抗首。（茶陵本云五臣作手袁本云善作首今案所見皆非也漢書作手羽獵賦抗手稱臣善抗手注具彼下此不更出非作首也）注。卒金革之事。（案卒下當有哭字各本皆脫）注。帝者得其英華。（袁本茶陵本英華作華英是也）注。言時不常也。（袁本茶陵本言時作時言是也）注。古文隔爲擊。（袁本茶陵本此上有韋昭曰憂擊爲拮隔乃校語錯入注因正文用五臣憂擊故云然案此云古文者韋所見之古文尚書也意謂隔者擊也耳子雲用拮隔漢書及史記樂書俱有其證楊倞注荀子亦極明晰五臣乃援東晉古文改竄荒陋甚矣宋人校語以拮隔屬韋更繆尤本無之是矣）注。

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射雉賦○注。采飭英麗。（袁本茶陵本飭作飾是也）陳柯槭以改舊。（袁本茶陵本槭作摵注同案此從扌木二字並通未審善果何作餘如此者不盡出）注。施許力。（案力下當有反字各本皆脫）注。廣雅曰。蹶踶跳。（案踶字當衍跳下當有也字各本皆譌廣雅釋詁二跳也條共釋十字有蹶無踶可證）注。言其矢來疾也。（袁本茶陵本無矢字案蓋尤校改來爲矢遂兩有也）注。雉當不止。（袁本茶陵本當作尚是也）注。西京賦曰。秦政。（茶陵本西作東袁本作西案西乃兩之譌也餘注放此者不更出）注。埤蒼曰。攫地。（案地字當去各本皆衍因正文云攫地而誤耳又案韻會舉要攫下引說文扟也爪持也今徐鼎臣本無下三字然則攫即攫之異文故五臣改正文爲攫亦可證此注不當有地字）注。夷靡也。頹弛也。（袁本茶陵本無上也字此處尤本脩改案夷靡乃複出正文不得有也字尤所據添者誤本耳）無見自鷙。（案鷙當作驇注同徐云驇音脉字亦從脉者謂驇之或體字作鷙也云方言云脉者謂此賦之驇即方言之脉也云俗謂黠爲鬼脉者方言注云然也此必五臣用徐注改正文作鷙後遂以亂善於是賦及注中各本皆不見驇字而徐爰所云絕不可通矣唯集韻二十一麥載驇字從脉二十三錫載鷙字從脉皆云鳥鷙視其所據此賦未誤也凡此等全失善舊所宜訂正）注。皆回從往復。（袁本從作旋是也茶陵本亦誤從）注。言轉騶回旋。（袁本茶陵本回旋作旋回是也）注。徐氏誤也。（袁本茶陵本也作之案之是也謂以文勢言當爲彳亍而並云彳亍非潘賦本然由徐乃爾耳）注。風颺電激。（茶陵本颺作颮袁本作颮案颮是也又江賦注引此各本皆譌不更出）注。埤短也。（案埤當作庳各本皆譌）注。故僻除人從。（案僻當作辟各本皆譌）注。馮參鞠射履方。（陳云射當作躬各本皆譌）注。於心不覺也。（茶陵本於作放是也袁本亦誤於）此則老氏所誡君子不爲。（袁本茶陵本氏下有之字子下有之所二字案此疑善五臣之異但二本無校語今不可考當各仍其舊此類亦未全出）○北征賦○注。栒縣有幽鄉。詩豳國。（袁本茶陵本作有栒縣豳國五字案

（此尤延之據地理志改補是也）注又云文公城郇（表本茶陵本無文字案此亦據志是也）我獨罹此百殃（茶陵本罹作離云五臣作罹字表本云善作離案此尤本以五臣亂善非也五臣以離是古罹字故從而改之其實班自用離字矣）注時亦世也（表本茶陵本無亦字）注秦昭王時（表本秦上有又匈奴列傳曰六字茶陵本與尤同說見下）注而得其地（表本作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十六字茶陵本與尤同案此及上條皆茶陵尤所見非表本是也匈奴列傳可證）遂舒節以遠逝兮（茶陵本無兮字云五臣有表本有又下文過泥陽而太息兮句表茶陵二本皆無兮字但不著校語）

注傷李夫賦曰（表本茶陵本夫下有人字案有者是也）注牛羊下來（案牛羊當作羊牛此因正文云牛羊因依以改注耳凡引古但取義同不嫌語倒善每知此各本皆非）寤曠怨之傷情兮（表本茶陵本曠怨作怨曠案注複舉正文云思君子爲怨曠蓋尤本誤倒）不耀德以綏遠（表本茶陵本下有兮字亦不著校語下文隮高平而周覽遊子悲其故鄉撫長劒而慨息三句同）注諸䟽

遠屬也（案諸下當有趙字蒙恬列傳文也各本皆脫陳云別本有趙字）登鄣隧而遙望兮（表本茶陵本鄣作障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鄣案注中障字三見皆不作鄣疑校語未是）注或爲墜說文曰墜（表本茶陵本二墜字皆作墬案墬是也）注聖文文帝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而所載五臣濟注有之案此蓋尤所見有也）注使南越王（表本茶陵本無王字）○東征賦○

注曹世叔妻者（表本無者字茶陵本脫此注）注名昭字惠姬（表本惠下有班一名三字茶陵本脫此注）注和帝數召入宮（表本無和字茶陵本脫此注）注吉日兮良辰（案良辰當作辰良此亦引古不嫌語倒各本皆非）注禮記曰（下至）夏則居橧巢（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郭璞曰山海經注曰（陳云上曰字衍各本皆譌）歷滎陽而過卷（表本茶陵本卷上有武字案二本非也善引應劭曰卷故號國不云武卷唯五臣向注乃云滎陽武卷皆縣名今考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有卷無武卷五臣讀誤本而望文爲解耳表茶陵不著善無武字校語失之唯尤本爲未誤）涉封丘而踐路兮（茶陵本云五臣有兮表本有）注駐主也（陳云主疑止各本皆譌）注丘墟（下至）臣見宮中生荊棘（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尹文子曰（表本茶陵本無尹字）注成侯貶號曰侯（表本茶陵本無下侯字案尤依世家校添）注平侯子嗣君更貶號曰君（表本茶陵本無子嗣君三字案尤依世家校添）注朝魏（案朝上依世家當有子懷君三字各本皆脫尤亦失校添也）注精誠通於形（表本茶陵本無通字）

卷十○西征賦○注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漢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表本易上有周字曰下有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十二字無漢書音義以下十三字茶陵本同唯上注甄已見魏都賦作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十四字案此尤本脩改之誤也茶陵例以已見者複出尤本表本俱不然其不當更贅十三字明矣因此而刪善引易益非）注從而恣全（陳云從而當作縱不是也各本皆譌）匪禍降之自天（表本茶陵本禍降作降禍不著校語無可

考也）注爾雅曰辟罪（案罪下當有也字各本皆脫）注古口長歌行曰（表本茶陵本古下有今字案此尤知其字衍脩改去之是也）注忼慷傷懷（案慷當作慨各本皆譌）注鞏洛二縣名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所載五臣翰注有之案蓋尤所見有）注毛萇詩曰（陳云詩下當有傳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史記曰帝嚳高辛者（表本嚳作俈案俈是也後注俈與嚳同可證茶陵本亦誤嚳又下云姜嫄爲帝嚳元妃嚳亦當作俈各本皆誤）注能材強道者（表本茶陵本無材強二字陳云別本材作持案考詩箋是持字無者益非）注言武王滅商（表本茶陵本滅商二字作基案基是也）注亡王謂桀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所載五臣向注有之案蓋尤所見有）注東都賦曰（表本茶陵本賦作主人二字案前注東都賦曰闕庭神麗二本賦亦作主人考今注中有西都賓東都主人亦有東都賦西都賦疑作賦者皆後人所改）注左氏傳曰初（下至）其亦將有咎（此一百二十六字表本茶陵本無蓋因五臣同善而節去也尤本有者是）注溧水經注

作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尤本此處脩改未知其爲別本如此抑或有記水經注之異於旁者而尤延之取以入注也）注吾嘗無子之時（表本重無子二字案重者是也尤本此處脩改蓋誤依五臣向注刪茶陵本全刪此注益非）注回邪僻也（案僻上當有泬字曹大家注幽通賦可證彼泬作穴同字也各本皆脫）注史記曰趙王（下至）終不能加勝於趙（此一百二十字表本茶陵本無蓋因五臣同善而節去也尤本有者是）注史記曰廉頗曰（下至）引車避匿（此四十九字表本茶陵本無蓋因五臣同善而節去也尤本有者是）注左傳秦穆公曰（表本茶陵本無秦穆公三字）注維猶連結也（表本茶陵本也作之）皐記墳於南陵（表本茶陵本記作託云善作記案此善亦作託但傳寫譌爲記二本校語及尤所見皆非）注晉文公子墨縗絰（陳云晉文二字當在後杜預曰下公字衍各本皆誤）注杜預曰公未葬（案曰下脫字見上）注而無反者（陳云而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戰于彭衙（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又

曰晉先且居伐秦（下至）斯三敗矣（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案無者是也善明云止二敗言三未詳更不得有此當是或駁善注而記於其旁尤延之不審取以入注耳考此役秦未嘗及晉師戰其非孟明將而敗無待言故難數之以足三也於此可知善義例之精矣）注封殽尸而還（下至）用孟明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子其悉雪恥（表本茶陵本恥下有又曰穆公遂霸西戎八字案此一節注皆當以表本茶陵本爲是也尤所添刪俱失善意）降曲崤而憐虢（案注引劉澄之地理書肴有純石或謂石肴今正文未見當引此爲注之處疑曲崤善作石肴也五臣良注曰曲崤地名或其本亂善耳）注又曰攘袂而興（陳云又字當作七啓二字是也各本皆誤）注晉侯使詹嘉（表本茶陵本無侯字）徒利開而義閉（茶陵本徒作徙云五臣作徒表本云善作徙案徙但傳寫譌也）注湯曰（陳云別本湯上有周書二字案此周書王會解文有者是但今未見其本耳）注而敵之（案敵當作獻王會解可證各本皆譌）注紫極星名王者爲宮以象之（表本茶陵本無此十

一字）注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表本茶陵本不重逆旅二字要作惡）注淮南子曰（下至）陗峻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刻肌膚之愛（陳云刻當作割是也各本皆譌）感徵名於桃園（何云園疑作原案何校據善注其西名桃原而云然五臣銑注云桃園則桃林也疑善與五臣之異但表茶陵二本不著校語又水經注河水四引此賦亦作園然則未當改也）注即漢書全鳩里（陳云別本全作泉案今未見戾太子傳是泉字）注閿鄉縣東十里鳩澗西（何校十下添五字鳩上添泉字案何校據戾太子傳顏注云泉鳩水今在閿鄉縣東南十五里而添也此注各本盡同未審善有以否）注漢書湖縣名今虢州閿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表本茶陵本此十八字作漢書湖有閿鄉六字案二本是也但此六字實續漢書郡國志文疑漢上脫續字善以注正文閿鄉尤延之取顏戾太子傳之注湖者添改不知此正文並無湖字甚非）注愬向也（案愬當作遡各本皆譌）注水側有坂（表本茶陵本坂上有長字案有者是也匡謬正俗所謂過此長巷者也）

注漢書揚雄（下至）料敵制勝（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鄭元周禮注曰浸者可以爲陂灌溉者（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入鄭都而抵掌（案抵當作抵各本皆非也說見前）注毛萇曰咸（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陳云下當有滅也案此尤延之添改而仍脫誤）外罹西楚之禍（表本茶陵本罹作離案離是也）率土且弗遺（表本茶陵本且下有猶字案此亦無可考也）況於鄉士乎（表本作而況於鄉士乎矣云善無七字茶陵本作而況於鄉士乎亦云善無六字尤本此處脩改乃取五臣五字以亂善非也）注漢書曰（下至）降軹道旁（此十九字表本茶陵本無案有者是）注漢書曰踈廣（下至）東都門外（此六十八字表本無因五臣同善而節也茶陵本亦有有者是）注青春爰謝（案爰當作受此大招文也正文云孟秋爰謝善引此及王逸注者但取謝字耳其楚詞之春受潘賦之秋爰各自爲義五臣乃改賦作孟春受謝不知岳以仲夏憑軾及此莅職初不改歲何言春乎各本又因善正文之爰迴改注受字亦爲失之其他篇注誤爲爰者不盡出）

注尚書曰予思日孜孜（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乘風懸鍾華祠樂（案祠當作洞表本茶陵本作獨亦誤）金狄遷於灞川（表本茶陵本灞作霸案霸是也注中皆作霸）注潘岳關中記（下至）重不可致（此三十六字表本茶陵本無因五臣同善而節也有者是）注次道南（表本茶陵本次作大是也）注臨危（下至）蘇武也（此十六字表本茶陵本無案有者是）陸賈之優游宴喜（何校宴改燕案據注引毛詩也其實宴燕同字亦未當改廣絕交論陸大夫宴喜西都注正引此）注司馬長卿王子淵楊子雲也（此十一字表本茶陵本無案有者是）注胡廣曰（案廣下當有書字後屢引各本皆脫）注洞門高廊（陳云廊別本作廊案今未見外戚傳是廊字）注文成將軍李少翁（下至）亦何在也（此一節注四十字表本係五臣良曰下其善注作班固漢書贊曰如武帝有雄才大略文成已見上文二十字案此尤本所見以五臣語當善反失真善注誤甚幸表本訂正之但表文成下尚少五利二字引漢書有當作之爲小誤茶陵本載善注上十四字與表同下文成五利悉複出亦非）注西都賦曰抗仙掌（下至）千雲霧以上達（表本無此二十六字其善注作並已見上文案表本是也茶陵本悉複出與此全異亦非）注漢書曰武帝作角抵戲（下至）絡以隋珠和璧（表本無此三十三字案不當有也善下注所謂餘並已見上文即指此等耳茶陵本悉複出仍與此不同亦非）注漢書曰武帝（下至）勤功中岳（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案不當有也說在上條）注人情驚懼（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傳昭儀等皆慚（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漢武故事曰衛子夫（下至）悅之（表本無此十九字其善注作衛趙已見西京賦案表本是也茶陵本有乃取西京賦注而複出也彼全書於善云已見者例如此蓋尤所見本亦然而誤依添耳）注廣雅曰鑑照也（下至）事由體輕（表本無此二十二字案表本是也茶陵本有仍與此不同說在上條唯廣雅曰鑑照也六字非取西京注或當有）掩細柳而撫劒（案注云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揜同蓋善揜五臣掩而亂之表茶陵二本不著校語及尤所見皆非）注終不肯行（表本茶陵本肯作可是也）注不聽臣言（表本茶陵本言作計是也）注昭王昭襄王也（表本作暱主昭王也案表本最是正文云主暱而注云暱主者如上注云敷敎舉兵正文云敎敷兵舉之例也茶陵本全刪此注益非）注杜篤弔比干文曰（下至）豈忠諫之是謀（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無償趙王城邑（表本邑作色案色是也茶陵本亦誤邑）注欲以擊柱（表本茶陵本無柱字）注廣雅曰穽阬也才性切（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案蓋尤所見有）身刑轘以啓前（表本云善作先茶陵本作先云五臣作前案二本與尤所見不同也但各本於注中皆云故曰啓前似善自作前字也）注國語單襄公曰（下至）惕覺寤而顧問（表本無此二十三字茶陵本有案表是也善明云兵在頸已見東京賦茶陵複出尤增多皆於注末所云不可通）注吾願得郡（表本茶陵本郡上有一字案有者是也史記文）注地者遠近險易（表本者遠近作有近遠案表本是也茶陵本作者近遠者亦有之誤）注羽屠咸陽（表本羽下有因字茶陵本有西字案有西字是也史記文）注漢書曰韓延壽（下至）其不流涕（此一百十八字表本茶陵本無因五臣同善而節去也尤本有者是）注襄公之應司馬曰夷（陳云曰當作目是也各本皆譌）注秦名天子家曰長山（案長字當去各本皆衍水經注渭水下所引無可證也）注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表本茶陵本無解字案無者是也）注張晏漢書曰鞠（案曰上脫注字見下鞠當作鞫各本皆譌）注一曰勤毛萇詩傳注曰勤告也（陳云注字當在上張晏漢書下兩勤字並當作鞫所引乃采芑三章傳是也各本皆譌）注左氏（陳云下當有傳字是也各本皆脫）注王莽奏曰（下至）故爵稱天子（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始皇南山之巔（陳云南上當有表字是也表本亦脫茶陵本全刪此注益非）注五柞在盩厔（表本作五柞已見上文案表本是也茶陵本複出亦非）注漢書武帝發謫穿昆明池（表本無此十字正文不另分節）注西都賦曰集

乎豫章之字。（下至）皎皎河漢女。（表本無此三十七字。其善注作並已見上文。詳下。）注。周易曰。（下至）日月麗乎天。（下至）曙於濛谷之浦。（表本無此四十五字。其善注作並已見上文。詳下。）注。三輔黃圖曰。（下至）揭焉中峙。（表本無此三十一字。正文不另分節。）注。毛萇詩傳曰。（下至）牽牛織女象也。（表本無此三十一字。其善注作餘並已見上西京賦。案以上各條。皆表本是也。善注例自如此。尤增多。茶陵本複出。互有不同。皆非。）注。鄭元周禮注曰。（下至）趾基也。（表本無此二十六字。正文并在上節。案表本是也。）注。毛詩曰。（下至）鴻漸于干。（表本無此十四字。正文不另分節。）隨波澹淡。（表本茶陵本波作流。案尤此處皆脩改。蓋流字是。）注。毛萇詩傳曰。飛而上。（下至）隨波澹淡。（表本無此二十七字。正文不另分節。）注。瀺灂。出沒之皃。（下至）唼喋菁藻。（表本無此三十二字。其善注作並已見上文。案皆表本是也。茶陵本所複出。互有不同。亦非。）志勤遠以極武。（表本茶陵本云。勤善作懃。案此處尤本皆脩改。

下文心翹懃以仰止。亦五臣勤善懃。二本所見是矣。）注。謂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茶陵本無也謂品第四字。是也。表本亦衍。）注。杜預左氏傳曰。（表本重曰字。茶陵本左上有春秋二字。案皆非也。陳云。傳下當有注字。）灑釣投網。（表本云善作罔。茶陵本作罔。云五臣作網。案二本所見是也。）注。郭璞方言曰。（陳云。言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表本作綱。云善作網。茶陵本亦作網。無校語。案所見皆非也。善作綱。故引孔安國論語注必子釣而不綱之注也。今并注中三綱字盡譌爲網。尤及茶陵遂不見綱字。表本又以綱轉屬之五臣。全失善意。）雍人縷切。（表本云善作雍。茶陵本云五臣作饔。案各本注中皆作饔。疑善自作饔字。）注。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陳校毛萇傳改鄭元箋。案此節箋文也。但善引毛鄭每不甚分別。蓋其時傳箋久并。故致如此耳。陳校悉以爲誤而改之。當仍其舊。他條亦不更出。）注。獻子辭梗陽人賂。（表本無賂字。是也。茶陵本刪陽以添賂。益誤。）注。許慎淮南子注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策杖也。（表本茶陵本杖作馬檛二字。）徘徊酆鎬。（表本云善作鎬。茶陵本作鎬。云五臣作鄗。案各本注中皆作鄗。似善自作鄗字。下文惟酆及鄗。亦各本俱作鄗。）注。企佇也。（陳云。企上脫翹字。案爲正文翹字作注也。各本皆脫。）注。蔡邕胡黃公頌曰。（案公上當有二字。皇太子釋奠會作詩注所引可證。）注。參其二也。（案參上當有其字。皇太子釋奠會作詩注所引可證。今後漢書胡廣傳注及蔡中郎集皆作莫與爲二。更誤。）庶免夫戾。（何校夫改大。陳云別本作大。案何陳所言皆誤。夫是大非。今各本亦未見有作大者。）注。然任其才信無欲之心。（陳云。才當作杖。是也。各本皆譌。）

卷十一○登樓賦○注。古雅。（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末有叚古雅切四字。案二本是也。此音注或爲假之假。不當移入正文瑕字下。）注。說文曰。屋宇邊謂樓之宇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案有者蓋誤衍。）注。以上。（表本茶陵本作漾以上切。在注末。是也。）注。漢中山王勝曰。（陳云。漢下當有書字。各本皆脫。案謂景十三王傳也。）注。對曰。凡人之思。（何校對上

添中謝二字。是也。此陳軫傳文。各本皆脫。）注。道德於此。（陳云。德當作得。是也。各本皆譌。）注。丁達。（表本茶陵本作但丁達切。在注末。是也。）注。憂勞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音刀二字。是也。）注。猶忉怛也。（案怛當作忉。各本皆譌。此齊風甫田傳文。猶者猶上章。）注。於力切。（表本茶陵本在注末。是也。）注。衞靈公泊濮水。（案泊當作宿。各本皆譌。王正長雜詩注引有其證。）注。而聞有鼓瑟者。（表本茶陵本瑟作琴。案琴是也。此韓子十過文。又載史記樂書。亦是琴字。）○遊天台山賦○蓋山嶽之神秀者也。（表本茶陵本無者字。）注。老子曰。天法道。（下至）極之微也。（此四十三字表本茶陵本無。案此以尤所校添爲是。）注。欲言其。（表本茶陵本其下有無字。案有者是也。）近智以守見而不之。（表本茶陵本智下有者字。案二本不載校語。無可考也。）注。卑遥。（表本茶陵本作卑遥切。在注中舉標甚高下。是也。）注。名色皆赤。（案名當作石。各本皆譌。而屬上非也。）注。丁鄧。（表本茶陵本作磴丁鄧切。在注中下臨絕冥之澗下。是也。）注。顧愷之啟

蒙記曰（表本茶陵本記下有注字是也）注異苑曰天台山石（何校石下添橋字各本皆脫）注居求（又）注力鬼（表本茶陵本作居虯切蟲力鬼切在注中木下曲曰樛下是也）注道威夷者也（陳云別本道上有周字無者也案此脫周字衍者字別本今未見）注玲瓏明見貌（案玲瓏當作瓏玲此揚雄傳和氏瓏玲注也善取同義不拘語倒其例全書盡然不知者依正文乙轉非也）注亡匪（表本茶陵本作亹亡匪切在注中文貌下是也）注宁猶積也佇與宁同（陳云宁當作貯是也各本皆譌）注陽林生於山南（案林當作木此地官山虞注也善以陽木注陽林不知者依正文改字非也）把以元玉之膏（案把當作揖乃善揖五臣把而亂之說見下）注把揖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揖與把同四字案二本有者最是也善引詩傳把以注揖故有是語五臣因改爲把表茶陵皆正文用五臣亂善而不載校語尤本幷刪此注幾莫可考甚非）注荀粲列傳（案列當作別各本皆誤三國魏志荀或傳注有其證也）

○蕪城賦○注四言（表本無此二字案無者是也凡四言五言皆詩題下注賦不得有茶陵本亦衍與尤所見同誤或連之於下注集云讀更誤集者鮑明遠集茶陵本於集云上隔以善曰二字則雖衍而未嘗以爲四言集也今鮑集正有所云亦可證）注登廣陵故城（陳云下當有作字案此依集校是也各本皆脫）注昭爲前軍（何校下添行參軍三字陳云當有是也各本皆脫）拖以漕渠（表本茶陵本云拖善作弛案二本及尤所見皆非也考善注引廣雅拖引也必作拖字其五臣濟注拖舟具也乃改之使配下句軸耳不當以亂善亦不得謂善別作弛也注中拖字尤茶陵亦誤拖表本尚未譌可據以訂正）注南臨江曰重濱帶江南曰複（表本茶陵本臨下有二字帶上無濱字案二本是也又案據此注似集云重關複江者恐是誤倒何校正文取之非矣）孳貨鹽田（案孳當作滋注云孳蕃也孳滋古字通也善必作滋字故有是語五臣因改爲孳各本所見以之亂善表茶陵又不載校語皆非下文奓秦法善奓五臣侈尤自不誤而二本亦無校語正同此誤）注佳刀曰劃（茶陵本佳作注案皆誤也當作錐說文如此陳云別本作錐表本仍作佳亦誤）注郭璞曰三倉解詁曰

（陳云上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爵馬同轡（案爵當作百此因正文云爵馬而誤不知爵字上引大雀踆踆已注訖此但注馬字也各本皆誤）注孔子抽琴按彰（表本按作去案去字是也茶陵本亦誤按）井逕滅兮（表本茶陵本逕作徑案徑字是也）

○魯靈光殿賦○注巨軌（表本茶陵本作巋巨軌切在注末是也）注若炎唐（案若上當有粵字各本皆脫）注爾雅曰分次也（表本爾作小案小是也茶陵本亦誤爾今廣詁次也條脫此字）注孔安國尚書傳曰吁（表本茶陵本此在善注案二本是也尤本上脫去善曰二字甚非凡東晉尚書傳盡善所引耳又案上注杜預左氏傳注曰隳毀也廣雅曰鄗國也下注楚辭曰流星墜兮成雨疑亦善引而係之於載注者各本皆然恐失其舊）注隆屈也（陳云屈也二字誤或有脫文今案此當重隆字隆屈也解隆猶下注以崩嶷然解崩也各本皆譌）注陵（表本茶陵本作緝如字綾音陵在注末是也）注嵌巖其龍鱗（表本重巖字是也茶陵本亦脫）狀若積石之鏘鏘（何校鏘改嶈陳云當作嶈嶈案皆據注引西都嶈嶈校也考彼賦蓋當作將將後漢書作嶈嶈此五臣翰注作鏘鏘未審善果何作）注爌炾爣朗（案正文各本皆作閬善注末云閬音朗茶陵本載善音朗此注似有誤蓋當爲閬也集韻三十七蕩有閬云爣閬寬明皃即取此亦是一證其射雉賦云畏映日之爣朗則安仁用字不同也）注言炒燿也瞯瞯目不正也（表本茶陵本作瞯瞯言炒燿而目不正也案二本是也）霄靄靄而晻曖（表本茶陵本霄作宵案宵是也）注踋或移字（茶陵本作踋或作移表本有字無作與此同案各本皆非也當云踋或作移字互有脫耳下注牚或作棖字是其例又案爾雅曰連謂之簃郭注今呼之簃廚簃即移也此賦蓋本是移廚亦又爲踋廚故張載以爲連閣傍小室李善云相連貌五臣不解妄云緩步不進然則廚字有足旁乃今善本爲所亂也幷訂之如此）注欲安心定意（表本茶陵本欲上有詳謂二字案有者是也）嶔崟離摟（表本茶陵本摟作樓注同案樓字是也長門賦可證）漂嶢峴而枝拄（表本茶陵本拄作柱案柱字是也此本注中亦皆作柱）枝牚杈枒而斜據（表本茶陵本杈枒作扠枒注同案此或善五臣有異但不著校語無

（可考也、）窋咤垂珠。（表本茶陵本咤作窀、注同、案窀字是也、）注。刻緝爲之。（案緝當作繪、言刻爲房及葯、繪爲綠及紫也、各本皆譌、景福殿賦注云、謂繪五彩於刻鏤之中、此刻繪之明證、）注。珠。珠之實窋咤也。（陳云、珠之似當作葯之、是也。各本皆誤、）注。雲節。（案節當作楶、此複舉正文、不當改字、下乃以節解之、如上以芍解葯之例、各本皆誤、）注。栭謂之梁。（案梁當作楶、各本皆譌、此禮器注文、今本作節、蓋善引自不同、）奔虎攫挐以梁倚。（表本云善作玃、注中皆爲玃字、案表本是也、羽獵賦可證、茶陵本作玃、云五臣作钁、依表本、钁者五臣音攫之字也、其所見必誤、）注。文字曰騰。（表本茶陵本此下有蛇無足而騰五字、案有者是也、何校字改子、陳云見第十五卷思元賦注、各本皆誤、）注。儼雅而相對。（案雅下當有咫字、此複舉正文全句、如上齊首目以瞪眄之例也、各本皆脫。）注。瞟眹也。（案眹當作睽、各本皆譌、）陽榭外望高樓飛觀。（又）注。大殿無內室謂之榭。春秋傳曰。宣榭災。榭而高大謂之陽。（表本校語云、善無陽榭外望高樓飛觀二句、今茶陵本有、改校語小字而升之爲正文耳、其初亦無也、注二十二字、表茶陵皆無、案善魏都賦注引此賦注曰、榭而高大謂之陽、然則正文當有陽榭云云、似無者爲傳寫脫也、其注大殿至宣榭災、未審尤何所出、）中坐垂景。（案注云自中坐而乘日景、是垂當作乘、各本皆誤、蓋五臣作垂也、又案甘泉賦垂景炎之炘炘、漢書垂作乘、亦恐善乘五臣垂、但善彼無注、又各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之、）巖突洞出。（案突當作穾、注同、各本皆誤、上林賦作窔、穾與窔同字也、一弔切、史記司馬相如傳可證、今漢書亦作突、皆傳寫之譌、又此注引上林作子虛、或善誤記耳、）注。小雅曰。靡靡。細也。（案靡字不當重、此言文也、各本皆衍、廣）注。搖光得陵黑芝。（表本茶陵本陵下有出字、案有者是也、）歇歘幽藹。（茶陵本藹作靄、云五臣作藹、表本作藹、案此尤所見以五臣亂善也、）〇景福殿賦〇注。頗有材能。（茶陵本無此四字、表本以此上此下注係之於五臣銑曰、而無散騎常侍遷曹爽反等字、其善注作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金鄉公主、頗有材能、爲散騎常侍、遷尚書、主選、及曹爽反、誅晏、弃收斬東市、四十二字、案表本是也、茶陵例於大略相同、便稱某同某

（注、其實文句非全同也、此弁銑於善耳、尤所見者亦然、又將他本善注頗有材能四字校添、益不可通、）注。生數歲。（下至）武皇異之。（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晁錯對策曰。（表本茶陵本晁錯作董仲舒、案此尤校改者是、）注。王齊曰。隔定四方。（案齊當作肅、隔當作商、此所引家語五帝德注也、史記集解亦載其語、可證、各本皆誤、）不飭不美。（表本茶陵本飭作飾、案飾字是也、）注。田豫討大將。（表本大作吳、是也、茶陵本亦誤大、何校據改、）然伐一星。（案然下當有參字、各本皆脫、）注。晉宮閣銘曰。（案銘當作名、各本皆譌、）注。山有紫榛。（案紫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多當爲趨。廣雅曰。趨。多也。（案二趨字皆當作趍、今廣雅釋詁三作𢽳、西京賦清酤𢽳、注亦引廣雅𢽳、多也、趍與𢽳同字耳、）注。說文曰。楄。署也。（案楄當作扁、下文可證、各本皆譌、）菡萏赩翕。（案菡當作頷、注云菡萏已見上文者、謂魯靈光殿賦菡萏披敷也、云頷與菡同者、謂此賦之頷字與彼賦之菡字同也、善正文必是頷字無疑、五臣乃改爲菡、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命共工使作繢。（案繢當作繪、注引鄭尚書注可證、繪字通作繢、蓋五臣改之、各本正文皆以亂善、而不著校語、）注。繢讀曰繪。（表本繢作會、案會字是也、茶陵本亦誤繢、蓋校者初欲以繢改下繪字、而誤改會字也、）注。以思親正君。（陳云、別本思作恩、案恩是也、此洒水箋文、但今未見其本耳、）注。壯勇不立。（案勇當作男、各本皆譌、）注。酒漿沈湎。（表本茶陵本沈作流、是也、何校據改、）注。大戴禮記曰。（表本記作詩、茶陵本記曰作引詩、案表本是也、）注。靡有不克。（案克當作孝、各本皆譌、）宜爾子孫。（表本孫作子、云善作子孫、茶陵本云五臣作孫子、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注云宜爾子孫、子孫已見上文者、謂毛詩已引在魯靈光殿賦也、詩之子孫與賦之孫子、語倒而意不異、無嫌取證、不知者遂依注以改正文、乃失其韻矣、）注。李聃曰。（案聃當作軌、謂李軌注法言也、各本皆譌、）注。侯權景福殿賦曰。（案侯上當有夏字、權上當有稚字、各本皆脫、安陸昭王碑注引作夏侯稚、當互訂、稚權名惠、見魏志夏侯淵傳注、）注。時襄羊以劉覽。（陳云、劉當作瀏、瀏覽與西征賦劉覽同義、其說是也、各本皆譌、）注。言爲虯龍之形。吐水

灌注以成溝洫交橫而流（表本無此十八字茶陵本無之形吐水注以成七字案此所見不同也）注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鵾鷺二鳥名鰋鮋二魚名（又）注字林曰侔齊等也（表本無此二十七字茶陵本無兩名字案此所見不同也）注賑富（案富下當有也字各本皆脫）注爲作恃五穀（表本茶陵本作恃作天持是也）注薛綜東京賦注曰高昌建城二觀名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此所見不同表茶陵是而尤非也何云東京賦無此語謂賦文既無高昌建城則薛注自不得有矣其說最是凡尤校此書專主增多故往往幷他本衍文而取之）注碣揭同（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蓋五臣以此改正文碣爲揭而二本去此注耳）注毛詩曰或耘或耔（表本此注首有謂九野也四字最是茶陵本無尤所見與之同皆誤脫）注鄭元禮記曰（案記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屯坊列署（表本茶陵本坊作方案二本是也）制無細而不恊於規景（案當衍而字說見下）作無微而不違於水泉（案當衍不字注云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微而違言不違也正文上句無而字下句無不字甚明白易知各本皆誤衍又案考五臣濟注云無微不違言不違當是其本乃衍表茶陵二本不著校語則所見皆以五臣亂善也）注無細不合皆言合也（案上合當作協皆言當倒各本皆誤）文彩璘班（表本班作斒云善作班茶陵本云五臣作斒案注引埤蒼作斒疑校語未是）注熠盛光也（表本茶陵本無盛字案此尤依說文校添）注魏志文紀曰青龍見於摩陂（何校文改明靡改摩陳同案依魏志校也各本皆譌）總神靈之貺祐（案祐當作祜注同各本皆然但傳寫譌耳）卷十二○海賦○巨唐之代（表本巨作臣云善作巨茶陵本云五臣作臣案各本所見皆非也陳云觀此注中臣堯之解則善本亦作臣也巨乃傳寫之誤其說最是）注延（表本茶陵本作誕音延三字在注末是也）注決陂潢而相沷（案沷當作沃注沷灌也同茶陵本云善作沷表本云善作湲所見皆誤也沃與下句鑿協字譌而失其韻）注踰濟漯（陳云踰別本作瀹下注引同案茶陵脩改本如此表本仍

皆作踰似善讀孟子不同也）注七林（陳云二字似當在滲字下表茶陵二本正如此今案此衍字也表茶陵有者爲五臣滲字音其善滲音侵自在注中尤所見因誤在淫字下遂兩存之正以七林當淫字音耳又案凡善音各本多失其舊今於其可考者悉加訂正）注烏黨（又）注乃朗（茶陵本作決烏黨反瀼乃蕩切在注中有塡淤反瀼之害下表本但有決烏黨反四字又案凡善音皆云反今本作切者後人所改此則改而未盡者也餘準此不悉出）注曠遠之貌（表本茶陵本此下有灦音融三字是也）注史記曰斥爲舃（案曰當作以各本皆譌西征賦注云戰國策以吳爲吾其句例也）注彼苗（表本茶陵本作摝彼苗切在注末是也）注言月將夕也（表本茶陵本月作日又此五字在大明月也下其下節注作翔陽日也言日初出也案此蓋尤本誤倒）注伏韜望清賦曰（何校韜改滔清改濤各本皆譌）注巽風不至（案風當作氣各本皆誤舞鶴賦注引正作氣字）注丁迴反（表本茶陵本在注末是也反作切非）注不平貌（表本茶陵本此下有渭音謂漯音累迭徒結切十字是也）注乙于（案此五臣音表本茶陵本有盜音涔三字在注末是也尤存此刪彼非）注土含（茶陵本云吐甘切五臣作土含切表本作土含案茶陵校語是也表本用五臣尤與之同非）注滐與傑同（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所見不同也似有者是矣）注苔（案此五臣音表本有匌直合切四字在注中重疊也下是也茶陵本幷此節注於翰而去四字尤與之同非）注奴冷（表本作濘奴冷反四字在注中沸貌下是也茶陵本亦誤去說見上）注靇音埋（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無者非也此善音正文下莫排二字乃五臣音尤所見未檢照而兩存然足訂二本之失凡善音各本皆非其舊或表茶陵非而尤是此條其例也）注波相吞吐之貌（表本茶陵本此下有呷呀甲切四字案呀當作呼此善呷字之音也尤誤刪）注充制反（表本茶陵本在注末是也反作切非）天吳乍見而髣髴（案髣髴當作彷彿善注可證見下甘泉賦猶彷彿其若夢注彷佛亦引說文楚辭彼五臣作髣髴有明文此亦各本亂之而不著校語）蝄像（案蝄像當作罔象善注可證考表本茶陵本於善注字則作罔象於五臣向注字則作蝄像截然有別無可疑也唯正文不著校語爲以五臣亂善）

而讀者乃不辨耳。注式染。表本茶陵本作閃式染切在注末是也。注說文曰髣髴。表本茶陵本作彷佛案二本是也尤所改非下引楚詞仍未改可證說見上又甘泉賦漢書作彷佛二注所引說文字亦在亻部但善引說文多不合未必與顏同作彷佛也。注勞。表本作音勞二字在注中澇大波也下是也茶陵本誤與此同。注楚乙切。表本無此三字茶陵本在洄摩也上作楚兩切案茶陵本最是也此善礫字之音正文下楚爽二字乃五臣音尤本誤倒入下文改兩爲乙失之矣。注鑊。表本茶陵本作濩音鑊在注末是也。注敖。案此五臣音茶陵本有牛高切在注末敖字下乃善音表本亦誤去與尤本皆非。注其人黑齒也。茶陵本黑齒作齒黑無也字案齒黑是也表本亦誤與此同。爾其爲大量也。表本茶陵本無爲字案此無可考也。注虛也。表本茶陵本作天墟下有音區二字正文下無音虛二字案此尤用今爾雅改其實非善意也今爾雅郭讀虛如字不得引以注此賦必他家讀爲墟域之墟故曰音區又天字善因是釋天文而增之如下引析木謂之天津天字亦本文所無何云注誤未得其解。注莫冷。表本茶陵本作溟莫冷切在注末是也。注烏。表本茶陵本作惡音烏在注末是也。突抏孤遊。表本茶陵本抏作杌是也注同。注七鄧。又注鄧。表本茶陵本作蹭七鄧切蹬音鄧在注中失勢之貌下是也。鬐鬣刺天。案鬐當作鰭考善注引上林賦注各本皆作鰭而表本茶陵本於所載五臣濟注則作鬐截然有別唯不著校語爲以五臣亂善尤本所見亦然皆非也又江賦揚鰭掉尾正文不誤而注引上林爲鬐亦因二本用五臣作鬐相涉而轉輒致譌也。注盧。表本茶陵本作音盧二字在注中謂之顯類下是也。注詭異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無者是也以二本考之乃五臣銑注尤本誤係之於善耳。見喬山之帝像。案喬當作橋考善注作引史記各本皆作橋而表本茶陵本於所載五臣良注則作喬截然有別唯不著校語爲以五臣亂善尤本所見亦然也。羣仙縹眇。何校縹改瞟注同案所改是也善作瞟注瞟眇遠視之貌引魯靈光殿賦瞟眇證之五臣作縹向注縹眇高遠貌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而不著校語唯注引忽瞟眇句未譌也。芒芒積流。表本茶陵本芒芒作茫茫是也。注李尤翰林論曰。陳云案尤當作充見晉書文苑傳與東漢李尤時代夐殊

今案所校是也李尤遠在木前亦不撰翰林論各本皆譌

○江賦○

咨五才之並用。案才當作材善注中引左傳各本皆作材可證也表本所載五臣向注作才茶陵本已刪度其所刪亦必是才耳皆不著校語與尤本同爲以五臣亂善。注東別爲沱。表本作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與尤同誤。注說文曰沬。案考說文此字從末但善難蜀父老音妹顏師古音漢書亦然又索隱云音妹又音末唯小司馬又音爲從末耳然則在當時往往從未作矣善引說文多不合當仍其舊又案蜀都賦善音武蓋反亦從未也。注信陵縣西二十里。案信當作江郡國志所載荊州南郡江陵縣也各本皆譌。注應劭漢書地理志曰。何校志下添注字陳同今案此下所引皆班志文蓋善元作應劭漢書地理志注曰沇水出牂柯漢書地理志曰云云今各本脫注下十二字而不可通也引應沇水出牂柯與上引山海經出象郡異說正下文入沇水經云入江之例。注在廣陵興縣。何校興改與是也各本皆譌。注山名安地德者也。案山名當作名山各本皆倒。注悰。案此五臣音茶陵本有昨宗切在注中水聲也下乃善音表本亦誤去與尤本皆非。注開達山南。何校改開作闓是也各本皆譌陳云一作闓今未見。注音伏。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案無者非也說見前。注音學。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案無者非也說見前凡以後放此者不悉出。注客。案此五臣音也茶陵本云五臣作硌音客表本作硌音客用五臣也云善作碏考集韻二十一麥有碏克革切云礐碏水激石不平皃然則上力隔二字乃眞善碏字音必本是注末有碏力隔切云云也各本皆誤係之於礐字下而尤本又以五臣硌字音音碏益不可通。注楚人名淵曰潭。府。表本府下有已見上文四字案此尤誤刪也潭句絕府已見上文五字爲一句謂海賦水府之內引劉劭趙都爲注也茶陵本亦誤與此同。注宏。表本茶陵本作汯音宏三字在注末是也。注似肧胎渾混。表本茶陵本混作沌下皆同是也陳云當作沌。注孕婦三月而肧胎。表本茶陵本無胎字案此精神訓文也今本作三月而胎必善所引者作肧尤延之校改遂誤兩存。注大浪踊躍。表本茶陵本踊作踴是也。注叫。案此五臣音茶陵本云五臣作澆音叫表本作澆音叫用五臣也又云善作繞蓋善不爲繞字

（作音尤衍甚非）注湖渤水聲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渤蒲沒切四字是也）注臨海水土記曰（表本茶陵本無臨海二字案以下所引皆作臨海水土物志疑記仍當作物志二字也）注鮪屬（陳云別本屬上有鱣字案今未見考爾雅注當有）注王鱣之大者（案鱣字當重各本皆脫）注鰊似繩（表本茶陵本似下有鱦音二字是也）注郭璞曰（茶陵本此下有鯀音滕三字案此在中山經注今本作騰音騰字與善引不同然可借證其當有）注曬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爆蒲角切四字是也）注尾跂（表本跂作岐茶陵本亦作跂案此亦在中山經注今本作岐或善引不同）注音圜如扇之圜（案圜如當作如圜此在南山經注今本不誤）注生乳海邊曰沙中（表本茶陵本無曰字是也）注子工（案此五臣音茶陵本有蟃子公反四字在注中三蟃似蛤下乃善音表本亦誤去）注呼甘（表本茶陵本作呼甘切三字在注中有文下是也）注毗（案此五臣音也善自引郭璞曰音毗在注末五臣襲之耳各本皆誤兩存後凡放此者不更出）注說文曰研（表本研作硯是也茶陵本亦誤研）

或焆曜崖鄰（案鄰當作粼善引說文可證見下五臣乃作鄰向注云畔也是其明文各本皆作鄰又不著校語以五臣亂善非也）注鄰水崖閒鄰鄰然也（表本三鄰字皆作粼案此粼之別體字最是茶陵本亦皆作鄰與此同誤）注翻與猯同（案當作翻燗與猯狘同各本皆脫）注紅龍舌（案舌當作古各本皆譌）注二（案此五臣音茶陵本有毦耳利切四字在注中皆草花也下乃善音表本亦誤去）注毦與茸（表本茶陵本無與字是也）注涯灌則叢生也（表本茶陵本則作厓側二字是也）注曰眉（又）注具側（案此正文五臣作踦嶇故踦下音巨眉嶇下音具俱表茶陵可證但不著校語爲以五臣亂善耳善作踦蹋音義具在注中尤本依而改正是矣但仍贅此音而又誤其字則失之陳有校語殊誤今不取又蹋跔同字載集韻陳云別本作跔注同今未見其本）注已見同篇（表本同篇作上文案善注例云上文是也茶陵本改爲複出其所見仍當是上文耳）注名曰獺其狀如鱬（陳云獺當作獱鱬當作獳是也案此引中山經注文下鱬同）注與獺同（案與上當有獱字各本皆脫）注

呼犢爲牯（案牯當作牸下文云牯與牸同謂引此牸與正文牯同也今爾雅正作牸）注牯犢牛之子也（表本此上有然此二字是也茶陵本全刪此三字益非又案此牯亦當作牸）景炎霞火（陳云據注霞當作赮案所校是也前壁立赮駁表茶陵二本有校語云善作赮五臣作霞此必同彼但失其校語耳後吸翠霞而夭矯亦當有誤）江妃含嚬而矊眇（案妃當作斐注引列仙傳作斐可證各本皆以五臣作妃而亂之吳都賦江斐於是往來五臣作妃此同彼也）注矊矊音緜（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此蓋矊與緜同之誤或其下仍有音緜二字）涉人於是檥榜（表本茶陵本作艤是也注同）注併船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補浪切三字是也）注杜預左氏傳曰（案傳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注企與跂同（表本茶陵本同作通是也）注海潤于千里（何校海上添河字陳同各本皆脫）注言以綜爲喻也（表本茶陵本綜作織是也）陽侯遯形乎大波（陳云據注侯當作后案所校是也善作后五臣作侯表本所載翰注陽侯波神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而不著校語非

也）注楊國侯（案楊當作陽各本皆譌此覽冥訓注也今本云陽侯陵陽國侯也蓋善節引之）注生性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此尤所校添）感交甫之喪珮（案喪當作愆表本作喪有校語云善作愆可證茶陵本亦作喪而無校語與此皆爲以五臣亂善）注孟子曰水（陳云別本無水字案茶陵本如此表本仍有）

文選考異卷第二

文選考異卷第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十三○風賦○至其將衰也（袁本茶陵本校語云善無此五字案尤本初無是也後脩改增多非也陳云別本無今未見）注露甲新夷飛林薄（案甲當作申飛當作死各本皆誤所引涉江文也）注堁或爲堀非也（袁本茶陵本堁下有烏臥切三字案有者最是又袁本脫或爲堀非也五字）得目爲蔑（袁本茶陵本蔑作職案此所見不同二本非而尤是也注引呂氏春秋者盡數篇文彼作職今本不誤善云蔑與職古字通者謂玉賦蔑與彼職通也蓋五臣因此改賦爲職後以之亂善又改注中字以就之所當訂正）注則爲蔑（案蔑當作職下蔑眵也同各本皆誤說見上）注中風入口動之貌（袁本茶陵本無入字案此誤取五臣濟注中字增多非也）

○秋興賦○注興者記事於物（茶陵本記作託是也袁本亦誤記）四時忽其代序兮（袁本茶陵本時作運案不著校語無以考也）

注有榮悴者（案悴當作華各本皆譌）飈瑟兮（袁本茶陵本飈作蕭案楚辭作蕭似二本是也）注風暴疾也（案暴疾當作疾暴各本皆倒後三十三卷可證又下息念卷戾當作思念暴戾遠出當作遠客出去族親別下當有逝字傚此又楚辭亦可證也）注了（袁本茶陵本作翏音了在注末是也）注事有當然（袁本茶陵本當作常是也）注既來既往（茶陵本來往二字互易是也袁本亦誤）注以爲華蓆也（案華當作苹各本皆誤今說文作平苹平同字）蟬嘒嘒而寒吟兮（袁本茶陵本而作以案此亦兩通無以考也）注杜篤（下至）言晃朗而高明（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如登春臺（袁本登春作春登是也茶陵本亦誤倒）注此以喻指之非指也（何校以下添指字是也各本皆脫陳云別本有今未見）注漢書鄭明曰（陳云明當作朋是也各本皆譌所引蕭望之傳文）菊揚芳於崖澨（袁本茶陵本於作乎案此亦兩通無以考也）

○雪賦○注臣授琴而鼓之（案授當作援各本皆譌）注謂之焦泉（案泉當作溪各本皆誤）揜日韜霞（袁本茶陵本揜作掩注同案此蓋亦尤校改之也）注杜預左氏傳曰（陳云傳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已見西京賦說文曰挺拔也達鼎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有瓊亦玉也瓊樹恐誤也九字案亦當作赤說文玉部文也瓊赤雪白故善以正惠連之誤此注疑兩有以九字承達鼎切之下袁茶陵二本皆脫十六字尤據別本校補之但誤去九字大非）玉顏掩姱（袁本茶陵本姱作嫮案二本是也今注有脫誤尤據之改正文大非說見下）注范子紈素出齊（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嫮與姱同好貌（袁本茶陵本好上有姱字案各本皆非也當作嫮以姱嫮與嫭同嫮姱好貌十一字嫭以姱連上美人皓齒大招文也嫮與嫭同賦作嫮大招作嫭也嫮姱好貌王逸之注也傳寫脫誤不可讀尤延之遂誤改正文爲姱字今特訂正之）注日安不飛（茶陵本飛作到是也袁本亦誤飛）嗟難得而備知（袁本嗟作羗茶陵本亦作嗟案此必善羗五臣嗟各本失著校語而亂之）注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案浩

當作晧下同各本皆誤說見後荅賔戲下）注鴻安丘嚴平頌曰（案鴻上當有梁字各本皆脫補亡詩引有）

○月賦○注時年三十六（何校三改四陳云三當作四案所校是也本傳可證各本皆誤）注長歌行曰（陳云長當作傷是也各本皆誤）注王逸楚辭注曰土高四墮曰椒（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侯瑛箏賦曰（案瑛當作瑾各本皆譌茶陵本侯作吳更誤何陳校據之非也說詳後陸士衡猛虎行）注防露蓋古曲也（茶陵本防作房是也袁本亦誤防）注鄗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臨風歎兮將焉歇（茶陵本云五臣作焉袁本云善作烏案烏字傳寫譌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注原成叔曰（案原當作厚各本皆誤此所引襄十四年傳文幽憤詩注作后九錫文注作厚厚即后也善引羣書其字或不畫一例如此矣）

○鵩鳥賦○誼既以謫居長沙（袁本茶陵本謫作讁案讁字是也注引韋昭作讁可證史記漢書皆作適或以適改讁而爲謫也）注閑暇不驚恐也（袁本茶陵本閑

（上有李奇曰三字與萃聚也連在私怪其故句下是此及下條亦李奇注尤皆誤也）注識于鵩鳥也（表本識作問是也茶陵本亦誤識）注鶡冠子曰固無休息（茶陵本無此八字是也表本有亦非）注顏師古曰（表本茶陵本師古作監是也）注而相怨伐（表本茶陵本無伐字）注射傷吳王闔閭闔閭且死（表本茶陵本不重闔閭）注已決之矣遂與師（表本茶陵本無決之矣遂與師六字）注持滿者（下至）以地（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以遺之不許（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使陪臣種（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敢告下執事（表本茶陵本無下字）注吳王將許（表本茶陵本許下有之字）注謝曰（下至）遂自殺（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乃蔽面曰（表本茶陵本乃下有自字案此節各條尤所校改皆未是也）何足控搏（案搏當作揣漢書作揣選文與之同故善注有且史記揣作搏字之語若自作搏於注全不可通必五臣因此改正文作搏後來以之亂善耳幽通賦注引作揣亦其一證也又注中控揣愛生之意也孟康曰揣持也如淳曰揣音團或作搏在此賦訓揣爲量今各本於正文既誤之後改揣作搏改搏作揣皆不可通所當訂正）注控搏愛生之意也（表本茶陵本控上有善曰二字是也案此一節蓋皆善注）注善曰鶡冠子曰（表本茶陵本無善曰二字是也說見上又表本鶡上有又字子下有亦字是也茶陵本無非）注師古曰患音還（表本茶陵本無師古曰三字案無者是也）注郭璞曰（案璞當作象各本皆誤所引大宗師篇文之注也）或趨東西（表本茶陵本東西作西東案二本是也尤誤倒史記漢書皆作西東其孟康注云東西者即不拘語倒耳）注大人者與天地（表本茶陵本大上有文子曰三字是也）窘若囚拘（案窘當作僒注同漢書作僒選文與之同故善云四拘之貌其五臣良注窘困也乃作窘耳各本皆以五臣亂善史記索隱云漢書作僒音去殞反與善讀求殞反正合）得坻則止（案坻當作坎漢書作坎選文與之同觀善引孟康注於首可見其下復引張晏兼廣異本必五臣因此改坎爲坻故僅取張小洲之語作注也各本皆以五臣亂善）注易明夷則仕（茶陵本明上有大字無夷字表本作

明夷與此同案各本皆誤也易明夷當作謂夷易漢書顏注引可證也陳云別本作明夷易亦誤）德人無累（表本茶陵本累下有兮字下細故蔕芥句同案此不著校語無以考也）○鸚鵡賦○注典引曰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惟西域之靈鳥兮（表本茶陵本無兮字下體金精之妙質兮同案此亦無以考也）注幾者事之微也（表本茶陵本幾作機是也）注在蜀郡五道西（何校五改湔氐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情慨慨而長懷（茶陵本上慨字作慷是也表本亦誤慨）何今日之兩絕（案兩當作雨考贈蔡子篤一別如雨注云鸚鵡賦曰何今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然諸人同有此言未詳其始善自作雨甚明此及陳檄皆無注者以其注在彼詩也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云何今日兩相隔絕各在一方是五臣乃作兩各本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順籠檻以俯仰（茶陵本籠作櫳云五臣作籠表本作籠案表本用五臣也失著校語非尤以五臣亂善益非）徒怨毒於一隅（表本怨下校語云善作冤案表所見是也五臣翰注自爲怨字茶陵本云五臣作冤必校語有倒錯耳此以五臣亂善）○鷦鷯賦○有以自樂也（案樂當作得表本云善作得茶陵本云五臣作樂此以五臣亂善）注西京賦曰觜距爲刀鈹（案此有誤也文在吳都賦或善誤記耳）有用於人也（表本無有字茶陵本有案此亦無以考也）注易曰天地造生（表本茶陵本易下有注字是也）戀鍾岱之林野（何校岱改代注同案善引漢書爲注今地理志作代何據之校也晉書所載作岱）海鳥鶢鶋（案鶢鶋當依晉書所載作爰居善引國語爲注亦是爰居字表茶陵二本五臣翰注乃作鶢鶋字蓋善爰居五臣鶢鶋各本亂之耳正文下表居二字即五臣音也）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表本茶陵本知下有其字大小作小大案此亦無以考也晉書作大小無其字）

卷十四○赭白馬賦○注後爲秘書監太常卒（表本茶陵本無太常二字卒下有官字案此尤延之校改也）注冰原嘶代駛（表本茶陵本駛下有以韻言之蓋馬名也）

（八字正文下但有伏字無音伏馬名四字案二本是也尤刪移甚非又案之下蓋上仍當有音伏二字二本因與正文下五臣音複而節去亦非當補正）注。樂率職貢。（案職貢當作貢職各本皆誤）注。尚書曰。王府則有。（陳云王玉互異必有誤今案各本皆同無以訂也）注。宋人以馬百駟。（案以下當有文字各本皆脫陳云別本有今未見）注。由夏之大。（案大下當有漢字各本皆脫餘屢引有）注。倚瓠切。（表本茶陵本此三字在注末是也）注。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鄭國。（案此十四字當在肆習也下各本皆倒陳云別本王于興師下接又曰至習也廿二字再接漢書今未見）都人仰而朋悅。（茶陵本云五臣作朋表本云善作明案此尤校改正之也）注。赤文而綠地也。（表本作赤文綠色綠蛇也茶陵本與此同案蓋表本是）注。乘纖離之馬。（表本茶陵本離作驪案尤依今史記校改之也驪即離字加偏旁耳）然而般于遊畋。（表本茶陵本般作盤是也）注。泛覆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如淳曰方腫切六字是也）注。魏都賦曰。皇恩畢。（茶陵本畢作緝矣二字是也表本亦誤畢）注。春秋考異記云。（案記當作郵各本皆誤後長安有秩邪行注亦誤記）注。周禮曰。師曠見太子。（案禮當作書各本皆誤）注。漢書舊儀曰。（陳云書字疑衍是也各本皆衍）○舞鶴賦○注。以自授王子晉。（案自當作目各本皆譌）帀日域以迴騖。（表本日下有校語云善作目茶陵本無案表所見非）注。而偏四方者也。（表本茶陵本方作海是也）注。姱好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吭胡浪切四字是也）注。異氣至。（案氣下當有不字各本皆脫）注。吾導夫先路。（茶陵本吾上有來字是也表本亦脫）注。二達謂之歧。（案歧下當有旁字各本皆脫）注。奔獨赴也。（案獨當作猶各本皆譌）注。雲罷俱止也。（表本茶陵本無俱字是也）注。皇家赫赫而天居。（案赫字不當重各本皆衍）○幽通賦○注。家語孔子曰。（表本家上有善曰二字是也茶陵本移每節注首尤刪去皆非下注漢書曰班氏之先上淮南子曰蟬上成帝之初上孟子曰窮上孔叢子曰仲尼大聖上毛詩曰斯言

之玷上淮南子曰黃神吟嘯上楚辭曰時不可乎再得上周易曰初九上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上曹大家以瘧爲迕也上孝景立栗姬男上韓詩曰謀猶迴穴上莊子曰田開上論語孔子曰上論語曰長沮桀溺上禮記曰孔子哭子路上論語子路行行如也上言罔兩責景之無操上仁謂求仁上周易曰東鄰殺牛上左氏傳曰晉獻公上國語晉侯問簡子曰上成命以成天命也上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上左氏傳曰陳公子完上毛詩曰牧人乃夢上左氏傳曰叔向上老子曰有物混成上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上楚辭曰衆兆之所咍上莊子曰或聘莊子上論語子曰富與貴上輶德德輕而易行也上論語曰微子上論語子夏曰上尚書曰天威棐忱上毛詩曰匪大猷是經上春秋緯曰麟出上淮南子曰楚有白猨上莊子曰道之眞上論語曰朝聞道上周易曰天造草昧上莊子曰可以保身上同又篇中每節首凡非舊注者亦同不具出）注。曰高陽配水也。（案曰上當有又字各本皆脫）注。乳虎。故曰炳靈（何校乳虎改虎乳陳云當從漢書注作虎乳案所校是也各本皆倒）注。象恭滔天。（茶陵本象上有尚書曰三字表本有善曰二字案此當兩有善曰尚書曰五字）注。皮義。（表本茶陵本作平鄙五臣音也注末表本有善曰圯皮義切六字茶陵本有圯皮義切四字善音也尤刪移非）注。越。（表本作善曰曰音越在注末是也茶陵本無尤刪移皆非）注。韋昭曰。音昧。又音忽。（表本作鄧展曰昒音昧一音忽在注末是也茶陵本脫昧一音三字尤移改皆非）注。盍何不也。（表本茶陵本盍上有應劭曰三字是也）上聖迕而後拔兮。（表本云善作迕茶陵本云五臣作瘧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亦作瘧故曰曹大家以瘧爲迕若作迕此注不可通漢書作瘧師古如字解之義異文同也）雖羣黎之所禦。（表本茶陵本雖作豈是也案漢書作豈）注。音訝。迎也。（表本茶陵本作韋昭曰御音訝訝迎也在注末是也尤刪移非）注。所也。音由。（表本茶陵本作孔安國尚書傳曰迪所也在注末是也尤刪移又以五臣由作迪音皆非）注。今也。則亡。（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恐魍魎之責景兮。（案魍魎當作罔兩應劭注同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作魍魎各本善注作罔兩蓋正文以五臣亂善漢書作罔蜽與此小異顏注引莊子仍作兩）嬴取威於伯儀兮。（表本茶陵本伯作百是也案漢書作百）

注。伯益在唐虞爲。（案虞爲當作爲虞各本皆倒漢書顏注引作伯益爲虞無在唐二字）注。冷周鳩。（何校周改州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三年逢公所馮。（案年當作所各本皆誤此韋昭周語注也漢書顏注亦可證）注。積而藏之。（表本藏作去是也茶陵本亦誤藏運命論注引作去）注。化爲元龜。（案龜當作黿各本皆譌運命論注引作黿）注。此其代陳有國乎。（表本茶陵本無代陳二字案此尤校添之也）注。靈公奪而理之。（表本理作埋是也茶陵本亦誤理案此引則陽文也釋文奪而埋一本作奪而理之可證）妣聆呱而劾石兮。（案劾當作刻注引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爲劾云云可證也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劾刻也蓋取或爲之本改成劾字二本正文下何弋亦五臣音也各本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漢書作刻引應注云刻知其後必滅羊舌氏字與善同矣）物有欲而不居兮。（表本兮下有校語云善作乎茶陵無案表所見非漢書作兮）注。曹大家曰以乃爲內。（陳云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以明示禮度之信而致麟。（案以明示禮度當依漢書顏注引作有視明禮脩各本皆誤視明禮脩之解詳具羣籍茲不具論）注。封其後爲紹嘉公係殷。（何校封上添漢字殷下添後字陳云當有並見漢書注是也各本皆脫顏引爲下有哀成及三字亦脫）注。當訊之來哲。（表本茶陵本訊作訴是也）惟聖賢兮。（表本云善作聖賢茶陵本云五臣作賢聖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聖賢但傳寫倒漢書作賢聖以聖命協韻）以道用兮。（表本茶陵本以作亦案二本是也漢書作亦）注。孟子曰。生。（表本有應劭曰三字在孟上其舍置也上無案表本是也漢書顏注引可證茶陵本改并入五臣更誤）注。曹大家曰。大素不染。（表本日下有尚庶幾也越於也七字案表本最是茶陵本改并入五臣而刪去非尤同其誤也）

卷十五○思元賦○注。平子名衡。（下至）系曰。（表本茶陵本作元道也德也其作此賦以脩道德志意不可遂願輕舉歷遠遊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故退而思自反其系曰四十五字）注。夫何思元而已。（表本茶陵本重思字）注。衆妙之門。（表本茶陵本此下有平子時爲

侍中諸常侍惡直醜正危衡故作思元非時俗二十二字案此節注脩改蓋初與二本同也未詳尤所據凡本卷以下增多皆倣此）舊注。（表本茶陵本舊上有張平子三字案有者是也此每篇下所標作人姓名）注。結深蘭之亭。（表本茶陵本重亭字是也）注。尚書帝曰。（表本茶陵本無帝字是也）注。隤愷。（表本茶陵本愷作敳是也）注。毛萇傳曰。（下至）此言無遺爲法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注。而吾日遇之。（表本日作曰是也茶陵本亦誤日）注。漢書曰。賈誼曰。（下至）曰呫。（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惡既死而後已。（何校惡改要陳云范書作要表本茶陵本作要云善作惡案各本所見傳寫誤也）注。禮記曰。簞笥。（下至）蓋瑤字相似誤耳。（表本茶陵本作貟曰簞方曰笥並盛食器也無上八字下十七字）注。馬中立切。今賦作槷字。（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蕭該音本作陂。（下至）陂邪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五字）注。善曰。賈逵曰。（表本茶陵本無賈逵曰三字）注。說文曰。辮。（下至）鞶帶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注。說文曰。珩。（下至）所以節行。（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昭綵藻與琱琭兮。（陳云琱琭范書作雕琭表本云善作琱琭茶陵本云五臣作雕琭案琱即雕字善不注琭恐傳寫誤）注。夏末乃止。（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順陰陽氣而生。（案陽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賊害之鳥也。（下至）繆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爾雅曰。茵芝。（下至）瑞草。（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咨姤嫭之難並兮。（何校姤改妬陳云范書作妬表本云善作姤茶陵本云五臣作妬案各本所見皆傳寫誤善注云姤惡也章懷注後漢書曰言嫉姤者憎惡美人故難與並也善意正如此作妬無疑若作姤與惡也之訓不復可通各本并注中亦誤作姤字遂以爲與五臣有異其實非也作妬字誤而爲姤已見顏氏家訓是此二字多混）注。羨韓衆之流得一。（案流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引遠游文）即岐阯而臚情。（表本茶陵本臚作臚注同是也何陳皆云後漢書作攄詳舊注云陳也善云力於切選文不作攄與范書異也）注。上九爻辭云。肥遯。（案肥當作飛下

（故名肥遁。同各本皆誤。正文作飛。何。云。後漢書作飛。陳云。七啓有飛遁離俗語。上注亦作飛。此不知者改之耳。）注。又曰。聊浮游於山陿。（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遁下體是艮。（下至）故曰揚聲。（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遁上九變爲兊。（下至）故曰不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十四字。）注。天爲澤。（表本茶陵本天上有故曰二字。）注。雖復險戲。世路可知。（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王皆。天子皆也。（下至）言尚欲進忠賢。（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注。東龜長。又曰。東曰龜甲屬。（表本茶陵本無長又曰東曰龜六字。案甲當作果。各本皆譌。）注。爾雅曰。龜。（下至）以甲卜審。（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字林曰。逞。盡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說文曰。遠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古文周書曰。（下至）及王子於治。（表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七十六字。案二本最是也。善注自上文母氏喻道也。其下云唯歸於道。其下引老子至母者道也。一意承接。中間不得有此段。與上下異解。必或

記於旁。尤延之誤取以增多無疑。餘條亦往往類此。）注。從水欶聲。（下至）液汁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去穢累而飄輕。（表本茶陵本飄作彯。案後漢書作票。善不注。未審果何作。）注。海中山也。（表本茶陵本山上有神字。）注。元中記曰。（下至）沈於大海。（表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二十六字。）注。飲沆瀣。（表本茶陵本此下有以長生三字。）注。日出暘谷。（案暘當作湯。各本皆作誤。）注。海外東經曰。（下至）有扶桑。（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又如椹樹。長丈。（表本茶陵本無又如椹樹四字。長下有數千二字。）注。揚雄太元經曰。（案經當作賦。各本皆作誤。此賦古文苑載之。）注。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陳云。臣當作神。是也。各本皆誤。）翩繽處彼湘濱。（案繽。後漢書作儐。章懷注。翩連翩也。儐弃也。善不注。未審果何作。其五臣翰注云。翩繽美也。貌。恐非善意。其字固不必作繽也。蓋涉下文繽連翩兮紛暗曖而誤。五臣因輒以美貌解之耳。）注。山海經曰。洞庭之山。（下至）遂號爲湘夫人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八十三字。）注。左

氏傳。（下至）爲祝融。（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善曰。爾雅曰。沄。沉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自北戶之外。（表本茶陵本戶下有孫字。）注。北戶孤竹。（表本茶陵本孤竹作孫。）注。方言曰。（下至）躔行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廣雅曰。躊躇。猶豫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不壽者八百歲。（何校。不改下。陳云。不當依范書注作下。是也。各本皆譌。）注。字林曰。潺湲。流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太公金匱曰。（下至）謂爲馮夷。（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注曰。馮夷。（下至）而水仙。（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淮南子曰。天子。（表本茶陵本此六字作又曰二字。）注。予合韻音夷渚切。（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穆。叔孫穆子。（下至）走向齊。（表本茶陵本此十五字作初穆子去叔孫氏七字。）注。通之。有子。在齊。（表本茶陵本無通之有子四字。在作適。）注。旦而瞻其徒。（下至）而從我矣。（表本茶陵本此三十八字作魯人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

長十八字。）注。詐謂外人。（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覆器（下至）而死。（表本茶陵本此十六字作不食而卒四字。）注。蒼頡篇。讖書。（下至）葬始皇酈山。（表本茶陵本無此三百三十七字。案此亦非舊注也。若有之。善不煩於下更注矣。凡增多未是者。以此推之。）注。家甚貧。（表本茶陵本無甚字。）注。致資巨萬。及期。忌司命之言。（表本茶陵本此十一字作利及期三字。）注。與行旅者同宿。（表本茶陵本此六字作同宿路三字。）注。遂便貧困。（表本茶陵本無便字。）注。鄭元曰。孕。任子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愼者。（下至）裨竈。（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叔孫昭子曰。（表本茶陵本無叔孫二字。）注。叔孫之言（下至）不驗。（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裨竈言于子産曰。（下至）子産不予。（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一字。）注。遂不與。（表本茶陵本遂上有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九字。）注。今言梓愼裨竈（下至）爲言事之難知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善劾人之子姪昆弟

之狀。（袁本茶陵本之狀作好扶邑丈人而道苦之。）注。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袁本茶陵本邑作黎丘。無有字。而醉作醉而。）注。曰。吾爲汝父也。（下至）何故。（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孽矣。無此事也。（袁本茶陵本無矣字。此事作若。）注。昔也。（下至）可問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是必奇鬼固嘗聞之矣。（袁本茶陵本必下有夫字。鬼下有也我二字。無嘗字矣字。）注。復於市。欲遇而刺殺之。（袁本茶陵本復下有飲字。無殺字。）注。明日。之市。（袁本茶陵本無之市二字。）注。遂往迎之。（袁本茶陵本無往字。）注。丈人望見之。（袁本茶陵本見之二字作其眞子三字。）注。爾雅曰。丁。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無緜攣以倖己兮。（何校倖改涬。注同。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倖。袁本無。案。後漢書作涬。章懷引衡集注云。涬。引也。與此舊注正合。恐善亦作涬。茶陵及尤所見倖字。傳寫誤也。）注。又曰。周公若（袁本茶陵本無周公若三字。）注。淮南子曰。湯時（下至）即降大雨。（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五字。）注。自以爲犧牲。（袁本茶陵本無牲字。）注。豈可除心腹之疾。（袁本茶陵本無豈可二字。）注。民者。國之本。國無民。（袁本茶陵本者國之本四字作所以爲三字。）注。如何傷本而救吾身乎。（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傳。宣公十五年秋七月。（下至）余。汝所嫁婦人之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八十四字。何校乙去。云複雜不成文理。陳云。別本無。當從之削去。爲是。案。所校是也。此等皆尤延之增多而誤者。）注。王逸曰。（下至）志錯越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袁本茶陵本無賈逵曰爾雅曰六字。）注。方言曰。磑磑。堅也。（袁本茶陵本無方言曰三字。堅也作高貌。）注。說文曰拂。（下至）騷。動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王逸曰。騷。愁也。合韻所流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有音脩二字。）注。爾雅曰。（下至）而遊其中。（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文子曰。騰。（袁本茶陵本騰下有蛇字。）注。淮南子曰。奔蛇。廣雅曰。（袁本茶陵

本無此九字。）坐太陰之庰室兮。（袁本茶陵本庰作屏。後漢書作屏。案。屏字是也。注中引說文庰。袁茶陵誤作屏。尤校改正之。但誤并改正文耳。）注。顓頊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字林曰。潚。深清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慜墳羊之深潛。（袁本云。善作深潛。茶陵本云。五臣作潛深。後漢書作潛深。陳云。當作潛深。今案。潛字自協。似當仍其舊。）注。[illegible]。古陰字。（茶陵本此四字在注末。案。蓋善語也。尤移入舊注。袁本刪之。皆非。又案。考舊注。凡引魏晉以來書者。恐皆善注。舛誤。各本所同。無以訂正。附著以俟更詳。）注。春秋外傳。（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淮南子曰。（下至）土神。（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人面蛇身。（下至）是燭九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注。是謂燭陰。（袁本茶陵本是謂二字作曰。）注。鍾山有子（下至）而龍身。（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字林曰。慜。謹敬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西海之南。（下至）又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九字。）注。說文曰。妓。好也。廣雅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娉目冥笑眉曼。（何校。冥改宜。眉上添蛾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方言曰。袿謂之裾。（袁本無方言曰之四字。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環。珠也。（下至）玉石之色。（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葩。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廣雅曰。絪縕。（下至）非此之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三字。）注。玉女宓妃。言忘棄我實多。（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可以爲卿。（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淮南子曰。崑崙墟（下至）高一萬一千里。（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三字。）注。食之長壽。（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古今通論曰。不死樹在層城西。（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瑤蘂也。（案。此有誤也。各本皆同。無以正之。）注。爾雅曰。斟。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王逸淮南言。白水。（袁本茶陵本逸下有曰字。）抨巫咸作占夢兮。（袁本茶陵本作作使。後漢書作以。）注。懿。美也。（袁本茶陵本懿上有姑且也三字。）注。韓詩曰。

靜貞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杜預曰姑且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戒誓（下至）而來迎我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爾雅曰暴雨（下至）爲涷雨。（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森聚貌。（表本茶陵本聚作衆。是也。）注僕夫謂御車人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八乘公上得從車八乘。（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旌羽旒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字林曰溶水盛貌。今取盛意。（表本茶陵本無字林曰水今取盛意八字。）後委衡乎元冥。（表本茶陵本衡上有水字。表校語云。善有後字。茶陵校語云。五臣無後字。陳云。范書無後字。案後漢書有水字。尤誤脫去。）懲澒涊而爲清。（陳云。懲范書作澂。表茶陵二本作澄。注同。案蓋五臣作澄也。尤作懲。疑所見不同。舊注云。懲騰也。未詳其義。恐未必是澂澄字。今無以定之。）注主簸物。（表本茶陵本物作揚。是也。）拽雲旗之離離兮。（表本茶陵本拽作曳。是也。後漢書作曳。）注淮南子曰（下至）至疾。（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有楚辭二字屬下。是也。）

注其樂也形形。（案形形當作融融。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誤。）注孔安國尚書傳注曰。（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高誘淮南子注曰。（表本茶陵本無高誘注三字。）注字林曰靖立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閶閶其寥廓。（案閶上當有閶字。各本皆脫。）注漢書（下至）古善馭者。（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山名此山之精。（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上爲星。名封狼。（表本茶陵本爲下無星名封三字。狼下有星字。）注禮記曰以日星爲紀。（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說文曰（下至）爲婉。（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分布遠馳之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硠音苦郎切。（表本茶陵本苦郎切三字作康。）乘焱忽兮馳虛無。（表本云。善作焱。茶陵本云。五臣作猋。案各本所見皆非也。以善引甘泉賦服注及上林歷駭猋證之。不得作焱。正文及注皆傳寫誤。後漢書作飈。猋飈同字。上文迅猋潚其媵我兮。及注同此。）注倚閶闔而望兮。（案兮當作予。各本皆誤。）注爾雅曰錯鳥

隼（下至）及鳴鳶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字。）夕惕若厲以省諐兮。（茶陵本諐作諐。後漢書作諐。是也。表本亦誤。諐長門賦同此。）何必歷遠以劬勞。（表本茶陵本云。善無必字。案後漢書有必字。疑二本所見傳寫脫。）注言繫一賦之前意也。（表本無言字前字。茶陵本言作重。）注老子曰天長地久。（表本子下有德經二字。久下有篇字。茶陵本無。案曰似當作有篇謂章也。）注天地（下至）故能長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京房易傳曰（下至）一清。（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遠度世以忘歸。（表本茶陵本度作渡。案二本正文校語云。善渡。五臣度。後漢書作度。或渡字傳寫誤。未必是也。）注說文曰逞極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愠怨也（下至）恚恨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又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不如鳥奮翼而飛去。（表本茶陵本作悄悄憂見吝恨也。言怨小人在朝。恨不如鳥奮翼而去。）注臣不遇於君（下至）厚之至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公羊傳曰（下至）

猶提將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迴志揭來從元謀。（何校謀改諆。云後漢書作諆。今案章懷注云。諆或作謀。善不注此字。未必作諆。且謀字自協。當依其舊。陳云。別本作諆。今未見。必誤涉後漢書耳。）注夫復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歸田賦○注歸田賦者（下至）不曰歸田。（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都謂京都（下至）羨貪欲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五字。）注易乾鑿度曰（下至）治平之所致。（表本無此三十三字。有河清已見上。茶陵本所複出與此全異。亦非。）注顑頤膝攣。（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謂御者曰（下至）爲秦相。（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一字。）注諒信也微昧幽隱。（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楚辭曰（下至）鼓枻而去。（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一字。）注滄浪之水渌。（表本茶陵本渌作濁。案渌字大誤。）鶬鶊哀鳴。（表本茶陵本鶬鶊作倉庚。案二本是也。注中字作倉庚可證。）注頡鴧上下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關關噰噰。（表本茶陵本噰噰作嚶嚶。案此尤校

改（但疑善別據爾雅異本引之也）注釋訓曰（下至）兩鳥鳴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廣雅曰逍遙儴徉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龍吟而景雲至（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而谷風臻（表本茶陵本臻作至案尤校添上句并改也）注觸矢射也吞鉤釣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鄭元注曰（下至）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劉德曰（下至）如辭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

卷十六〇閑居賦〇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表本茶陵本書之題三字作題之二字題下校語云善作書晉書作書之題蓋尤延之依彼改也）注文深善巧宦（表本茶陵本作巧善宦三字）注漢書司馬安（下至）而歎息（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四字）注字林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仕不得志（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言誠有巧宦之理拙固有之（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諱炎字安世（表本茶陵

本無此五字）注諒闇（下至）故曰諒闇（表本無此十七字有及諒闇並已見西京賦案表本是也但京當作征耳茶陵本所複出與此全異皆非）注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八徙官（下至）輒去官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十四字）注周公曰予多才多藝（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方今（下至）方正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孔安國曰（下至）言政無非（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余贏老矣（表本茶陵本矣作也是也）注王隱晉書曰岳母寒以數戒焉（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鄭元曰（下至）容斗二升（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注知足之人（下至）終身不危殆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九字）灌園粥蔬（表本茶陵本粥作鬻是也晉書作鬻）注於陵子仲（表本茶陵本仲作曰終二字案終字是也曰字衍耳此所引賢明傳文尤改誤）注故曰臘也（下至）改臘曰嘉平（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奚其爲爲政（下至）即與爲

政同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一字）傲墳素之場圃（陳云傲晉書作遨爲是表本茶陵本場作長晉書作長案二本所載五臣銑注云以爲長圃嘯傲其中矣是其本作傲字長字善注未有明文無以考也）注墳大也（下至）素王之文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其智（下至）不可及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虞仲夷逸（下至）子男凡五等（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四字何陳校但去禮記至凡五等十四字未是）注爾雅曰地（下至）於糾切（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有黝長貌三字今案二本是也黝者黝之同字也王篇長部有黝云於皎切黝䵥長不黝廣韻二十九篠同故善云長貌安仁以之與下文傑字偶句黝言梁之長猶傑言臺之高於地謂之幽夐乎無涉不知何人誤認輒記於旁尤延之不察取而改之讀者莫辯矣又二本正文下有於糾二字向注云黝橋貌蓋五臣不取長爲訓而如字讀之善義既全異音亦未必同也）注仲長昌言曰（下至）曷若辟雍海流（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三字）備千乘之萬騎（何云之字疑今案各本皆同晉書亦作之無以考也）注郭璞

爾雅注曰（下至）後人易之以竹（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三字）注太學在國學東（茶陵本無此六字表本亦有案無者是也上節注引述征記有斯語不當再出）注安革猛詩曰（案安字衍革猛當作韋孟各本皆誤依錢少詹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載海寧陳仲魚鱣說訂正）注來假祁祁又曰（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有道則可以爲師（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毛詩曰築室百堵（表本作築室已見上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甚甘（表本無此二字茶陵本此節多脫誤案凡二本之誤多不更論）注廣志曰（下至）世罕得之（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廣志曰（下至）置樹苑中（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荊州記（下至）仙人朱仲來竊（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有周文朱仲未詳六字案二本是也此等皆尤增改之誤）注大山肅（下至）爲碓磨之磨（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案無者是也此見顏氏家訓勉學篇必或記於旁而尤誤取以增多者彼肅上有羊字記者失去遂成誤中之誤）注爾雅曰荊桃（下至）不解

核。（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案。二本是也。安仁自以桃櫻桃胡桃爲三桃。善注但有櫻桃胡桃者。桃不須注耳。不知者乃記爾雅於旁。尤取之。最誤。若善果引此。是荆冬山胡而四。并桃成五。與正文乖戾甚矣。凡增多之誤。多此類。）注。棣實似櫻桃也。（袁本茶陵本實似二字作山。案。山字是也。實似誤涉下。）蓼荾芬芳。（袁本茶陵本荾作荽。注同。案。二本是也。晉書作荽。荽荾同字。此亦或記於正文及注旁。而尤誤取之者。）注。鄭元儀禮注曰。葰。廉薑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與葰同。（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菜似薑。（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曹子建求親表曰。（何校求下添通親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火星中而寒暑乃退。（袁本茶陵本無星字而字。）注。河上公注。（下至）熙熾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七字。）注。爾雅釋言曰。（下至）皆周徧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言屈軌不行也。（袁本茶陵本言上有結猶屈也四字。）注。張揖曰。結。猶屈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王隱晉書曰。兄御史釋。弟燕令豹。（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孔安國曰。（下至）則懼。（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爲竹日管。（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蓬萊而駢羅。（袁本茶陵本蓬上有夾字。）注。爲樂之方。（袁本茶陵本無之字。案。二本是也。彼賦善自無之字。）注。此安仁不自保。（下至）而登官位於世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長門賦○奉黃金百斤。（袁茶陵校語云。善無黃字。案。此尤校添之也。）注。字林曰。幸。吉而免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說文曰。佳。善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忖所爲被退在長門宮之事。（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而忘於爲人。（袁本茶陵本無爲字。）心慊移而不省故兮。（袁本茶陵本慊作熑。注同。案。二本是也。此尤誤改。說見下。）注。慊字或從火。非。（袁本茶陵本慊作移。案。二本最是。考玉篇火部云。熑烗火不絕。廣韻五支同。是當時賦本有作烗者。善作移。從如字解之。故辨烗爲非也。不知何時此注誤移爲慊。尤延之乃改正文之不誤者以就其誤。失之甚矣。熑熑同）

字。注。說文曰。愨。謹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薄具肴饌也。（袁本茶陵本無薄字。是也。）注。悲愁窮慼兮獨處。（案。處下當有廓字。各本皆脫。此所引九辨文。）注。又曰。不安之意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言似君之車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鸞鳳翔而北南。（袁本茶陵本翔作飛。案。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注。脅。斂也。萃。集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字林曰。（下至）乙戒切。（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攻中。言攻其中心。（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木蘭（下至）亦木名。（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方言曰。櫨。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時仿佛而不見。（袁本茶陵本不作遙。是也。）注。心淳熱其若湯。（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見不審諦也。（袁本茶陵本無審字。是也。）注。今江東呼甓爲甂甎。（袁本茶陵本無今江東呼甓爲六字。甎下有也字。）注。說文曰。悵。望恨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志其中操也。（袁本茶陵本志作至。是也。）注。自卬。激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自眼出曰涕。（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臣瓚漢書注曰。（下至）徐行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七字。有蹝履足指挂履也七字。）注。殃。咎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言以爲枕席。（袁本茶陵本無以字。）注。廣雅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媿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袁本茶陵本媿作魂。寤作寐。案。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注。楚辭曰。（下至）惶遽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爾雅曰。（下至）昴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曼曼。長也。一作漫漫。（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更。歷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一云將至之意。（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思舊賦○注。與嵇康呂安友。（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干寶晉書曰。嵇康（下至）時人莫不哀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二百四十二字。有臧榮緒晉書曰。安妻甚美。兄巽報之。巽內慙。誣安不孝。啓太祖徙安遠郡。即路與康書。惡之。收安付廷尉。與康俱死。見法）

（謂被法也五十字是也茶陵本惡之上又有太祖見而四字表本無蓋脫）注康別傳臨終曰（下至）不與（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有干寶晉紀曰五字）注就死命也（下至）援琴而彈（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淒冷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將命者出（茶陵本出下有戸字是也表本亦脫）注周大夫行役（下至）又方禾黍油油（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三字）注作雅聲曰（下至）不我好（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李斯者（下至）論要斬咸陽（表本茶陵本無此二百六十三字）注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由俱執（表本茶陵本斯上有李字無與其至俱執十字）注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表本茶陵本出上有俱字可上無豈字）注遂父子相哭（下至）輒決於高（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案此一節尤延之增多者皆甚誤）注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表本茶陵本無人所遇之四字）注司馬彪曰（下至）或合或開（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歎逝賦○注太傅楊駿辟爲祭酒（表本茶陵本爲祭酒三字作機）注參大將軍軍事（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臨刑（下至）而作賦焉（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三字）注何休曰僅方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孫林曰親之近也（陳云林疑當作炎是也各本皆誤）乃作賦曰（案作當作爲表本茶陵本無作字校語云善有爲字）注伊惟也（下至）上下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言日月望空（下至）驚動而立（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能執（下至）得長年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晼晩言日將暮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一日方至（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誰謂宋遠（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通呼爲世（表本茶陵本世下有人字）注暮言人之年老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爾雅曰（下至）一曰王蒸（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五字）雖不寤其可悲（表本茶陵本校語云善作悟案本篇前後皆不作悟二本但據所見爲校語未必是）注箋曰莫無也（下至）俱揖而進之（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三字）戚貌瘁而尠歡（表本茶陵本戚作慼校語云善作戚案此亦但據所見爲校語未必是）注蒼頡篇曰瘁（案瘁當作悴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誤）注何往而不殘殘毀也（表本茶陵本無何往而不殘五字有皆字）注即死路也（表本茶陵本無即字）注日思往沒之人多在顏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諒多顏之感目（表本云善作諒茶陵本云五臣作亮案本篇亮造化之若茲不作諒二本據所見爲校語未必是）注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時（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忘失也宅居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我將欲老死與汝爲客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言精神不定世表在世之表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寤覺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言既寤之（下至）言不足亂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言未識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遺棄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末迹喻老（下至）以娛老年（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懷舊賦○注爾雅曰（下至）爲昏姻（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臣松之注魏志（下至）字公嗣（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字陳云按魏志田豫傳中領軍楊暨舉豫注云臣松之案暨事見劉暐傳暨子肇晉荊州刺史云云劉暐傳中無暨子肇以下諸語注微誤案此或記於旁而其人讀裴注未諦尤延之輒取以增多耳陳不知今所行選注經尤校改每非善舊故尚不加遽斥其實善無是語也）注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爲好學（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死矣今也則亡（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楚辭曰不能復陵波以徑渡（表本此十一字作徑度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掩覆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車輪謂之軓（表本茶陵本車作軌並二字案此亦尤校改耳）注楚辭曰白日晼晩其將暮（表本此十字作晼晩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河南郡圖經曰（下至）十

五里。（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森森一作榛榛。疊平聲。（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

○寡婦賦○注。毛詩曰。（下至）不如友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爾雅曰。（下至）謂俱已嫁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注。杜預左氏傳注曰。（下至）則夫天。（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潘岳集（下至）遂爲其母辭。（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六字。）注。使荀息侍奚齊。公疾。召之。（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辱大夫。（下至）小兒笑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一字。）注。禮記內則曰。（下至）孩而名。（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長慼慼不能閑居兮。（案。下慼當作之。兮當作焉。各本皆誤。）注。箋曰。行。（下至）而有適人之道。（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言夫之早隕者。遇天未悔禍之時。（表本茶陵本此十三字作天禍未悔四字。）注。爾雅曰。（下至）江東呼爲蓋。（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纂要曰。（下至）日幬。（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就列。就其房列之位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爾雅曰。（下至）椄。雞宿處。（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寔命不猶。（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又曰。（下至）胥。亂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廣雅曰。曜靈。日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顏延年曰。（下至）遒。速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遒。遠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此於上所增多爲複。乃誤中之誤。）注。空廓寥廓也。（表本茶陵本下廓字作寥。案。陳云。廓。寥誤。即據別本也。）注。字林曰。仿（下至）言平生昔日之時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爾雅曰。（下至）曰旐。（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公西爲志焉。（茶陵本西下有赤字。是也。表本亦脫。）注。喪柩之旌也。（茶陵本喪作表。表本亦作喪。案。陳云。喪。表誤。亦據別本也。）注。爾雅曰。（下至）即今之旐旐。（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案。此於上所增多亦爲複。皆誤中之誤也。）注。僕夫悲余懷兮馬。（表本茶陵本馬在余字下。是也。此所引離騷文。）注。凡人喪曰疢。（表本茶陵本無

此五字。）注。家語曰。（下至）儡。嬴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鸝鶬曰。（表本鶬下有賦字。是也。茶陵本亦脫。）注。顧顏貌之艴艴。（茶陵本顏作頳。是也。表本頳上衍顏字。亦非。）注。文公六年。（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有曰字。）注。妻言願亦如三良。死從於夫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春與秋兮代序。（何校。兮改其。案。兮字當在上句末。各本皆誤。）注。毛詩曰。歲聿其暮。（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君儼然若有。（茶陵本有下有亡字。是也。表本亦脫。）注。楚辭曰。秋風兮（下至）振。動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毛詩曰。柏舟。（下至）報恩養於下庭。（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五字。案。恭姜柏舟。歸骨山足。善均於上注訖。何得更有云云。觀此可知尤增多之無足取也。）

○恨賦○注。意謂古人。（下至）而死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濟陽考城人。（表本茶陵本無考城二字。）注。祖軌。（下至）淹少而沈敏。（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自以孤賤。（下至）諡憲子。（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五字。）注。爾雅曰。試。用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注兩手曰拱。（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茅焦上諫。（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丹水更其南。（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三十七年。（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伐紂。（陳云。伐紂當作征伐。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誤。江賦注引正作征伐。）注。大起九師。（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是事之不可知三也。（表本茶陵本無之字三字。）注。風俗通曰。（下至）則爲晏駕。（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趙王張敖。（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徙房陵。房陵在漢中。（表本茶陵本作徙漢中房陵五字。）注。武帝天漢二年。（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爲騎都尉。（下至）出居延。（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弓矢並盡。陵遂降。（表本茶陵本無弓矢並盡陵五字。）注。漢高已併天下。尊爲皇帝。（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羣臣飲。爭功。醉。（表本茶陵本無飲字醉字。）注。漢書。元帝（下至）本南郡人也。（表本

（茶陵本無此四十八字。）代雲寡色。（表本茶陵本代作岱。陳云。代岱誤。注同。今案二本不著校語。表本善注中字作代。茶陵本亦作岱。今漢書天文志是岱字。）注。疊閱之始。（陳云。閱當作閲。是也。各本皆誤。）注。王隱晉書（下至）穆王林女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張衡（下至）脩夜彌長。（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字林曰。孼子。庶子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穆天子傳。（下至）古有死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別賦○注。失色將敗之貌。（表本茶陵本無將敗之三字。）注。說文曰。黮。深黑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賈逵曰。唯。獨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論曰。鼓琴者（下至）以玉爲之。（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表叔正情賦曰。（茶陵本叔作淑。是也。表本亦誤。）注。莊子曰。君惆然若有亡。（表本此九字作若有亡已見上文注八字。是也。茶陵本複出而誤。）注。曾。高也。空。息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纂要曰。帳曰幕。（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甚見器重。朝庭爲榮。（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功成身退。（下至）稱疾篤。（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送車數千兩。（下至）長安東都門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在河內縣。（陳云。內當作南。案此據金谷集詩注引校也。）注。芳若無人。（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伏虔通俗文曰。（下至）曰訣。（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燕丹太子曰。（陳云。太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鼓鍾並發。（表本茶陵本鼓上有既字。）注。服虔曰。士負羽。（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孟子曰。（表本茶陵本曰上有注字。是也。又送應氏詩注引各本皆無注字。蓋脫。）注。程夫人。（案夫當作大。各本皆誤。范書蔡邕傳程大人即此也。）注。或曰朱塵。紅塵。（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司馬彪注曰。襲。入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先生鼓琴。（下至）無故生離。（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孟子見齊宣王。（下至）脩德之臣也。

（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字。）注。楚聲子與伍舉俱楚人舉將奔晉。（表本茶陵本無聲子與俱楚人舉七字。）注。班荊而坐。（表本茶陵本無而坐二字。）注。顏延年（下至）結綬登王畿。（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毛詩曰。閟宮有侐。（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山。（表本茶陵本山作仙。校語云。善無此二句。案此不當無。傳寫脫也。或尤即以所見五臣補之。故與二本山仙不同。）注。列仙傳。脩芊者。（下至）不知所之。（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三字。案此亦尤增多也。蓋本并脫正文與注一節。而所謂眞善注云何。無由知矣。）鍊金鼎而方堅。（案鍊當作練。蓋善練五臣鍊。而亂之。注中兩見此字。茶陵本作練。是也。表盡作鍊。非。）注。列仙傳曰。王子晉（下至）憩於此。（表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四字。）注。而見若士曰。（表本茶陵本重若士二字。是也。）注。詩溱洧章。（下至）莫之能救云。（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有毛詩曰三字。）注。注。芍藥。香草也。（下至）結恩情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六字。）注。桑中章。（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送我於淇之上。（下至）作詩以見己志。（表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五十二字。陳云。注引燕燕竹竿二詩。並與本事無涉。蓋誤解也。云云亦因不知此非善注耳。）注。漢書曰。（下至）子雲。（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有淵王褒也雲揚雄也八字。）金閨之諸彥。（表本茶陵本閨下校語云。善作門。案此尤以五臣亂善也。）注。金閨。金馬門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此尤增多此注以就正文之誤。甚非。）注。史記。荀卿。（下至）故曰談天。（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三字。有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七略曰。鄒赫子齊人也。齊人爲諺曰三十七字。）注。赫修鄒衍之術。（表本茶陵本赫上有言字。）卷十七○文賦○注。機字士衡。（下至）係蹤張蔡。（表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字。有陸機二字。案士衡自於歎逝賦下注訖。增多全非。）注。作。謂作文也。用心。言士用心於文。（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又）注。夫作文者。

（下至）故非一體。（表本茶陵本夫下有其字。云善無此二句。案尤以五臣亂善也。二本無注十六字。尤并增多以就之。甚非。）注。文之好惡可得而言論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士衡（下至）爲文之情。（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利害由好惡。（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言既作此文賦。（下至）盡文之妙理。（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有言知之易也五字。案善於此注言知之易也。於下注言作之難也。可謂精當。尤誤去其一句。甚非。至於增多之注。膚庸乖舛。亦甚易辨。固不假詳論矣。餘條同此。）注。此喻見古人之法不遠。（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則。法也。（下至）謂不遠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文之隨手變改。則不可以辭逮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蓋所言文之體者。具此賦之言。（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漢書音義。（下至）幽遠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注。遒。循也。（下至）而思慮紛紜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五字。）喜柔條於芳春。（表本茶陵本喜下校語云。善作嘉。案嘉字傳寫誤。下有嘉麗藻之彬彬。必相回避無疑。）注。秋暮衰落。（下至）故喜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懔懔。危懼貌。眇眇。高遠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有眇眇遠貌四字。在此節注之末。）注。言歌詠（下至）而誦勉。（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注。又曰。在昔。（何校在上添自古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論語曰。（下至）孔安國注曰。（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有包咸論語注曰六字。）注。文質見半之皃。（表本茶陵本見作相。是也。）注。尚書中候曰。（下至）周公援筆以寫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爾雅曰。致。至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思慮之至。（下至）於潛浸之所。（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觀古今於須臾。（表本茶陵本於下校語云。善作之。案此無可考也。）注。司馬遷曰。卒卒無須臾之間。（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抱暑者咸叩。（表本茶陵本暑作景。云善作暑。案暑但傳寫誤。）注。言皆擊擊而用。（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

言文之來。（下至）應劭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公羊傳曰。（下至）帖靜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妙萬物。（案妙當作眇。各本皆譌。）注。廣雅曰。躑躅。（何校躑改蹢。是也。各本皆誤。）注。與踟跦同。（陳云跦蹢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字林曰。吻口邊。（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文之體。（下至）以樹喻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史由。（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觚。木簡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子路帥爾而對。（表本茶陵本帥作率。是也。）注。茲事。謂文也。（下至）行之不遠。（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六字。）注。按。抑按也。（下至）恢大。（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纂要曰。（下至）青條之森盛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注。文章之體。（下至）無一定之量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俛僶。由勉強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文章在有方圓規矩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漢書甘泉賦曰。（下至）清瀏流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故纏緜悽慘。（表本茶陵本慘作愴。是也。）注。說以感動爲先。（表本茶陵本動作物。是也。）注。言文章體要。在辭達而理舉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凡爲文之體。（下至）則有此累。（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項岱曰。（下至）又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應劭漢書注曰。（下至）爲一銖。（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賔戲曰。（表本茶陵本賔上有荅字。是也。）注。蒼頡篇曰。銓。稱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上聲類下曰爲句。增多在其間。誤中之誤。）注。夫駕之法。（下至）故云警策。（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左氏傳。繞朝贈士會以馬策。（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而不改易其文。（表本茶陵本易其文作也。）注。說文曰。謂文藻思如綺會。（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言所擬不異。闇合昔之曩篇。（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言他人言。我雖愛之。必須去之也。（表本茶陵本無他人言我雖愛

（之須八字。又茶陵本言上有必揃二字。袁本無。）注。毛詩傳曰。茗陵茗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一句既佳。（袁本茶陵本一作言斯。）注。言思心（袁本茶陵本思下有之字。）注。或爲禘禘。猶去也。（陳云。兩禘字並當作褫。五臣本可據。案所校最是。各本皆誤。）注。尸子曰（下至）有珠。（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高氏注。玉。（下至）裏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字。）注。淮南子曰。（下至）俗之謠歌。（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徒靡言而弗華。（袁本茶陵本徒靡言作言徒靡。案二本不著校語。蓋尤誤倒也。）注。瘁音。（下至）而不光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禮記曰。玉瑕不揜瑜。鄭元曰。（袁本茶陵本此十一字作鄭元禮記注曰六字。）注。下管象武。（袁本茶陵本無武字。是也。案明堂位文。）注。淮南子曰。鄒忌一徽琴而威王終夕悲。許愼注曰。（袁本茶陵本此十九字作許愼淮南子注曰七字。）注。悲雅俱有。（下至）則不成。（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言聲雖高而曲下。（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然靈運有七諫。（何校有改以。是也。各本皆誤。）注。地有桑閒先。（何校先改者。是也。各本皆誤。）注。於此水上。（何校上改出。是也。各本皆誤。）注。尚元酒而俎腥魚。（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甚甚之辭也。（茶陵本無下甚字。袁本有。案各本皆非。當重之字耳。）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茶陵本無故字。亦下校語云。五臣作故。袁本故下校語云。善有亦。案有即作之誤。尤因此而兩有。非也。）注。莊子曰。桓公（下至）數術也。（袁本無此二百三十七字。有輪扁已見上注六字。茶陵本亦不復出此。增多甚非。）或受欰於拙目。（袁本欰作嗤。校語云。善作蚩。茶陵本作欰。與此同。校語云。五臣作嗤。案袁本所見是也。士衡自用蚩字。善以蚩字本不訓笑。故取欰字爲注。如詠懷詩嗷嗷。今自蚩之注也。說詳在下。尤茶陵所見非。）注。欰。笑也。欰與蚩同。（案上欰上當有說文云三字。兩欰字皆當作蚩。詠懷詩注曰。說文云。嗤。笑也。嗤與蚩同。考說文無嗤字。有欪字。云。欪欪戲笑貌。从欠㞢聲。蓋兩注本同。此脫說文云。彼誤欪爲嗤。當互訂正。）注。中原。原中也。

（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力采者得之。（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按槖。（下至）說文曰。（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囊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嗟不盈於予掬。（案嗟當作羌。凡羌字五臣多改作嗟字。此必各本以五臣亂善。）注。挈瓶。（下至）提猶挈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孔安國曰。昌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故踸踔於短垣。（袁本茶陵本垣作韻。不著校語。案注中短垣語。二本亦無之。恐尤改。未必是也。）注。謂脚長短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國語曰。有短垣。君不踰。（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言才恒不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紀。綱紀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毛詩傳曰。（下至）遏絕。（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又大宗師曰。（下至）不知所由然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一字。）注。威蕤。盛貌。駁遝多貌。（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郭象注莊子曰。（下至）而成粱。（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九字。）注。自求於文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物。事也。（下至）非予力之所并。（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倂力也。（袁本茶陵本也下有力周切三字。）注。言文（下至）而今爲津。（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軌曰。（袁本茶陵本注軌上有李字。）注。葉。世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爾雅曰。泯。盡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禮記曰。（下至）未衰。（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毛詩曰。漢廣。（袁本茶陵本詩下有序字。）

○洞簫賦○注。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袁本茶陵本此十一字作如淳漢書注曰洞簫八字。）注。故曰洞簫。（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淸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一名籟。（袁本茶陵本籟下有漢書曰元帝爲太子嘉褒所爲洞簫頌。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二十四字。）注。宣帝時。（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帝太子體不安。（下至）皆誦讀之。（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三字。）注。其竹圓異衆處。（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王逸楚

辭注曰。幹。體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罕。稀也。（下至）竹之末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言竹生其旁。故欹側不安。（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言竹生敞閑之處。又足樂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后土。地也。（下至）不易其貞萃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言風蕭蕭。（下至）謂江回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言江之流注灌溉其山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呂忱曰。波。水涌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字指曰。磕。大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翺翔乎其顛。（茶陵本翺作翱、袁本校語云善作翶、案翶乃翱之誤也、臯別體作睪、故翺別體作翱、案翶耳、尤以正字改之、遂與二本校語不合、舞賦若翱若行、仍未改、）抱樸而長吟兮。（案樸當作朴、注引蒼頡篇朴木皮也可證、否則尚有樸朴異同之注、而刪削不全耳、）注。蟬飲露而不食。（袁本茶陵本無露字、是也、）處幽隱而奧庰兮。（案庰當作屏、袁本云善作庰、茶陵云五臣作屏、各本所見皆非、賦作屏、善以屏字本不訓蔽、故取庰字爲注、正如思元賦坐太陰之屏室兮也、說在彼下、）注。說文曰。屏。蔽也。（案屏當作庰、各本皆誤、所引广部文也、正文改屏爲庰、而復改此注庰爲屏以就之、大非、思元賦注亦可證、）注。竹密貌。（袁本茶陵本無竹字、是也、）注。字書。獼猴。獸逃走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言審視竹之本體。清而不讙譁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言得謚爲簫。（下至）豈非蒙聖王之厚恩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一云夔。（下至）學琴。（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爾雅曰。鏤。鎪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廣雅曰。眼珠子謂之眸。（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言冥生之人。（下至）在於音聲。（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字林曰。吻。口邊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司馬相如賦曰。又猗狔以招搖。（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唅與頤劉。（袁本茶陵本劉作同、案二本最是、陳云劉字衍、非也、）注。氣出迅疾也。（袁本茶陵本無氣出二字、）

獵若枚折。（陳云、獵當作擸、注同、袁本云善作獵、茶陵本云五臣作擸、今案善注獵聲也、未見必用擸字、廣雅一條、又本非善注、此爲善獵五臣擸無疑、陳欲以五臣改善、殊非、）注。聲或渾沌不分潺湲。（袁本茶陵本無聲或二字、潺湲作之貌、）注。或復其聲模無似枚之折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詩曰。伐其條枚。（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有枚折似枚之折也七字、）注。廣雅曰。獵。折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恐懼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聲迭蕩。（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廣雅曰。嬈。奇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聲漂結而去。（袁本茶陵本無聲漂結而去五字、言屬下句首、）注。言聲之慷慨如壯士。（袁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聲之細好也。（袁本茶陵本無聲之二字、）注。字林曰。悁。含怒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自放縱。（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呂氏春秋曰。伯牙（下至）齊侯襲莒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五十六字、）注。杞梁妻嘆者。（案杞當作芑、觀下文可見、茶陵本誤同、袁本杞上有范字、蓋改芑爲杞而兩存、又誤芑爲范耳、）桀跖鬻博儡以頓顇。（袁本茶陵本云、善無以字、案此尤以五臣亂善也、寡婦賦注引此正無以字、亦其一證、）注。復惠。復黠慧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埤蒼曰。彷徨。猶彷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故聞其悲聲。（案聞其二字當作爲、袁本作其爲、悲聲云善無其、茶陵本云五臣有其、此既以五臣亂善、又誤去下爲字、添上聞字、乃誤中之誤也、）注。說文曰。（袁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歔欷。悲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埤蒼曰。腝脮。肥貌。（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爾雅曰。蟋蟀。（下至）今蝍蛆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說文曰。喘。疾息也。（袁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狀聲之狀也。捷武言捷巧。（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鄭德曰。跐。度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又云波急之聲。（袁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簫中次詩。（下至）尚有餘音也。（袁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相

擊之貌。（表本茶陵本無相擊之三字。貌屬上句末。）○舞賦○注。按周禮。（下至）音聲之容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一字。）注。扶風茂陵人也。（表本無茂陵二字。）注。建初中。（表本無此三字。）注。以毅。（表本無此二字。）注。少逸氣。（表本無此三字。）注。亦與班固爲竇憲府司馬。（表本此十字作遷竇憲司馬五字。茶陵本此節注幷入五臣。全非。不具出。）注。雲夢藪名。（下至）此並假設爲辭。（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寡人欲觴羣臣。（茶陵本觴作䣷。云五臣作觴。表本云善作䣷。案䣷即觴別體字。尤以正字改之。又注引左傳各本皆作䣷。此等所言善作某字。皆據所見耳。）注。言不如視其舞形。（下至）單曰音。（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五字。）注。又曰。歌采菱。（下至）聽者異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注。鄭元注禮記曰。噫弗寤之聲。（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振振鷺鷺于飛。（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顓頊樂曰五莖。（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禮記曰。鄭衛之

音。亂世之音。（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玉曰唯唯。（表本茶陵本以此上爲序。其下夫何提行另起。案此賦恐無所謂序。今題下有幷序二字及提行。未必善如此也。）明月爛以施光。（茶陵本云五臣作爛。表本云善作列。案此尤校改也。）注。毛詩曰。文茵暢轂。（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鄭元注曰。茵蓐也。詩曰。（表本茶陵本注上有禮記二字。詩上有毛字。）注。鄭元曰。君黃金罍。（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周禮曰。朝覲有玉几玉爵。（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禮器篇。（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言皆欲騁其材能。效其技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相著牽引也。（表本茶陵本無牽引二字。）注。淮南子曰。鼓舞。（下至）女樂羅些。（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字。）注。態謂姿態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衣上假飾。（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垂霧縠。（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而奏操也。（何校而上添舞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亦律調五聲之均也。（何校亦改六。是也。各本皆誤。）注。閑美。（陳云。美。靡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埤蒼曰。嫺。（下至）如弩機之發迅。（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注。脩治儀容志操。以自顯心志。（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必有所象。（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諸工莫當。（表本茶陵本莫下校語云善作共。案此尤校改也。）注。相摩切也。（表本茶陵本相上有切字。是也。）注。扱引也。（下至）扱引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若神仙之彷彿。（案仙字不當有。各本皆衍。說詳前。此正文神動。亦初不云仙也。）擊不致筴。（茶陵本筴作爽。案此無可考也。表本校語仍云善作筴。與尤所見同。）注。言翼然而往。闒而復止。（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跌。失蹠也。（表本茶陵本失作足。是也。）注。言要之曲折。灌然以摧折。（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字林曰。鳥趍跳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曹憲曰。瞭瞰。（下至）無此二字。（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擾躟就駕。（表本茶陵本躟作攘。案此疑尤誤改耳。）注。埤蒼（下至）天

下躟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有擾攘爭貌四字。）注。爾雅曰。蹌。動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許慎淮南子注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闒跳。行疾貌。（表本茶陵本無闒字。）樂而不泆。（何校泆改溢。表本云善作泆。茶陵本云五臣作溢。案何據注引孝經滿而不溢。定從溢字也。）

卷十八○長笛賦○注。周禮。笙師掌教吹笛。（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今人長笛是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容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順帝時。（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與馬皇后親（下至）皆其弟子。（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辯位曰。（下至）所下所過之書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注。毛詩曰。（下至）在阜部。（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京師謂洛陽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作長笛賦。（表本茶陵本賦作頌。案善無注。）

（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注。字林曰。惟。有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爾雅曰。山小高（下至）山瀆無所通谿。（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注。箭槀。二竹名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善以箭槀爲一竹、下注云二竹者、幷聆風數之、增多大誤、）注。言似二竹。（茶陵本似作此、是也、表本亦誤似、）注。蒼頡篇曰。聆。聽也。（表本茶陵本無蒼頡篇曰四字、聽作風、案、二本最是、韋昭注地理志箘簵亦云一名聆風、見尚書釋文、與鄭注正合、尤增多及改、皆大誤、）注。漢書音義。孟康曰。揣。持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作顛根將顛墜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郭璞曰。（下至）因以名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頽。頭落也。（茶陵本落作頽、表本無此字、案、今說文作頽、頭頽頽大也、疑各本皆誤、）注。又兩山夾澗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鄭元曰。澮。所以通水於川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凶。王弼曰。最處埳底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巖。復。不平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

注。甲曲不平也。（表本茶陵本曲不平三字作下、）注。木長貌。（表本茶陵本無木字、）注。漁。池也。（表本茶陵本無漁字、）注。水注聲也。（表本茶陵本無聲字、）注。字林曰。流水行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字林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水瀑至聲也。（表本茶陵本水瀑至作波、）注。古活切。（表本活作括、是也、茶陵本亦誤活、）注。爾雅曰。（下至）言蘊淪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說文曰。窊。邪。下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說文曰。搖。動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張揖注漢書（下至）至到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杜預注左氏傳曰。（下至）無有蹊徑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注。爾雅曰。（下至）而長尾。（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而大。（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爾雅曰。（下至）麀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萇髦也。（案、萇當作長、各本皆誤、）壄雉晁雊。（表本茶陵本壄作野、晁作朝、案、此未審善果何作、）注。說文曰。（下至）晁。

古朝字。（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嶕嶕讙譊。（表本茶陵本讙下校語云善作嚾、案、此似尤改之也、）注。左右謂林之左右。（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譥嘄。並謂其仿聲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錚鐄。聲也。（表本茶陵本聲上有皆大二字、）注。說文曰。錚。金聲。（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淮南子曰。（下至）絚急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博物志曰。鑑脅。（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善琴名。（表本無善字、茶陵本幷刪王逸曰以下至此、非、）注。彭。彭咸。胥。伍子胥也。（表本茶陵本此八字作羽獵賦曰餉屈原與彭胥鄭氏曰彭彭咸也、晉灼曰、胥子胥也、二十四字、案、各本皆非也、依善例當云彭胥已見羽獵賦七字、）注。琴操曰。（下至）射殺後妻。（茶陵本此一百三十三字作琴操曰伯奇者尹吉甫之子也吉甫聽後妻之言疑其孝子伯奇自傷無罪投河而死三十三字、是也、表本無、非、）注。左傳曰。魯哀公（下至）魯人謂之哀姜。（茶陵本此四十字作左氏傳曰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魯人謂之哀姜二十三字、是也、表本無、非、）

注。帝王世紀曰。（下至）枕之高下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十四字、）招膺擗摽。（表本茶陵本招作掐、案、二本注中祇有國語一條、亦無苦洽切之音、恐善自爲掐字、五臣乃作招、故正文下有苦合二字耳、尤改作掐、未必是、凡各本音蓋皆失善舊、但今無可考、故多不出、）注。歎聲若雷。息聲若頽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爾雅曰。焚輪（下至）膺貿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九字、）注。魏書程昱傳曰。（下至）乃止。（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禮記曰。（下至）未嘗見齒。（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古之巧人。注。公輸班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刻木爲鳶。飛三日不下。（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木車。（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垂成。大山四起。所謂善攻具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按墨子削竹（下至）在七十弟子後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十八字、）注。一作搓。埤蒼曰。搓。擲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顏監注。（下至）因以名。（表本茶陵

（本無此四十二字）注。字林曰。阤。小崩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聲類曰。挑。決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子欒協呂。（表本茶陵本欒作野。案已見上。）注。周禮。大師（下至）夾鍾。（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一字。）注。伶倫制十二籥。（陳云。籥當作筩。下同。是也。各本皆誤。案所引仲夏紀古樂文也。今作筒。即筩字。）注。漢書律歷志曰。（下至）故曰爲主。（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十八字。）注。矯。正也。又注。謂以火撟也。（陳云。矯撟誤。案上矯下撟二字當互易。各本皆誤。今考工記注作撟。釋文云。劉苦老反。沈居趙反。蓋劉撟沈矯。善引與沈讀同矣。）注。斤。斫木。（表本茶陵本木下有也字。）注。孔安國（下至）匏土革木。（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食舉。（下至）徹去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五日一習。（表本茶陵本習下有樂字。）注。閒暇也。服虔曰。（下至）閒音閑。（表本茶陵本閒暇作暇閑。無也字以下至音閑五十一字。案二本最是。暇閑連下注豫樂也五字。皆韋語。不得增多於其中也。）注。富謂聲之富也。（表本茶陵本無

此六字。）嵤距劫遌。（表本茶陵本嵤下校語云。善作掌。案二本所見非。此尤校改正之也。）正瀏溧以風洌。（表本茶陵本溧作漂。注同。案此似尤改之也。）注。漢書音義。（下至）洌。清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薄湊會而淩節兮。（茶陵本薄上有寒字。校語云。五臣無寒。表本校語云。善有寒。案此似尤刪之。善不注。無以考也。）注。說文曰。汜。濫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李尤七疑曰。（案疑當作欵。各本皆譌。范書文苑傳可證。七命注荅東阿王牋注作歎。亦譌也。他不悉出。）或乃植持縼纆。（茶陵本云。五臣作纆。表本云。善作纏。案此尤誤以五臣亂善也。注中解纆字語本非善所有。見下。）注。漢書音義。（下至）謂之纆。（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金乾主磬（下至）其風閶闔。（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三字。）注。對晉平公。（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慆堙心耳。（下至）手雜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十三字。）注。埤蒼曰。蹁。（下至）踧踖。不進。（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駘蕩。安翔貌。（下至）開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鄭

元曰。蜿。委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聲相紾槩。（下至）水流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蒼頡篇曰。挐。捽也。引也。（表本茶陵本作又曰挐索持也六字。）注。廣雅曰。撥。按之也。（表本茶陵本作曰撥推也五字。）又察變於句投。（表本茶陵本變作度。案此似尤改之也。但度是。變非。）注。思歸引者。衞女之所作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說文曰。篴倅字如此。（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曠漾敞罔。（表本茶陵本漾作瀁。下有余兩二字。案此尤本譌耳。但善應有音。今注中不見。然則善音失舊甚明。）溫直擾毅。（表本茶陵本擾作優。案此似尤改之也。）孔孟之方也。（案方字必誤。上槩下介氣制察說惠皆韻。不應八句中獨此不協也。五臣濟注。方比也云云。是其本乃作方。各本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遂無可考。以意揣之。疑或當作大敷。）注。尚書曰。（下至）而有溫和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厲。列也。（茶陵本列作烈。是也。表本亦誤列。）注。高士傳曰。（下至）光亦投水而死。（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七字。）

條決繽紛。（案紛當作理。表本云。善作紛。茶陵本云。五臣作理。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以科條能分決注條決。以繽紛能整理注繽理。作理不作紛。明甚。）注。見韓稍弱。（下至）死不恨。（表本無此五十字。茶陵本此節注自史記以下全無。非。）注。范睢蔡澤。並辯士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趙人。（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晉太康地記曰。（下至）所以爲不利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十四字。）注。昭二十九年。（下至）魯人爲奏四代樂。（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有曰延陵季子五字。）注。舞也。文王樂也。（表本茶陵本舞上有以籥二字。文上有皆字。）注。南言文王。（下至）七孔。（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一字。）注。箾音簫。（表本茶陵本簫作朔。是也。案釋文云。徐音朔。可證。）注。史記。屈原者。（下至）他皆放此。（表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一字。）注。信二十四年。（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有曰字。）注。推曰。獻公之子（下至）爲之田。（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十四字。有遂隱而死四字。）注。以後吾親死。（表本茶陵本無以後二字。）

注。左傳曰。莊十二年。（下至）桓十二年傳云。初。（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六字。有左氏傳曰南宮長萬弑閔公於蒙澤杜預曰宋大夫也又曰二十三字。）注。辛卯。（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公子達曰。（下至）欲爲卿。（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七字。案此注疑表茶陵有脫。但尤增多者。決非善舊耳。又表本此下有亹音尾三字。茶陵本在上亹字之下。）注。左傳曰。定十四年。（下至）爲鑠敵也。（表本無此六十六字。有蒯聵衛太子也左氏傳曰衛太子登鐵上望見鄭師衆懼自投於車下二十七字。茶陵本脫蒯聵衛太子也六字。餘同。表此所改大誤。）注。不占陳不占也。齊人。（表本茶陵本作陳不占齊人也六字。）注。陳不占。（表本茶陵本無陳字。）注。占曰。（表本茶陵本占上有不字。）注。聞鼓戰之聲。（表本茶陵本鼓戰作鍾鼓。）注。愕直也。（下至）非此所施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字林曰。鄂。（表本茶陵本林作書。）注。露新夷。（案露下當有申字。各本皆脫。）注。而淫魚出聽。（表本茶陵本淫作游。）注。淮南子。瓠巴。（下至）楚人喚。（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十字。）注。喁魚出頭也。（表本茶陵本出頭二字作口上見三字。）注。淮南子。伯牙（下至）舒翼而舞。（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七字。）于時也。（表本茶陵本于下有斯字。案此無以考也。琴賦亦有于時也句。或叔夜本此。則無斯字者是。）注。而齊右善歌。（表本右作后。是也。茶陵本亦誤右。）注。孫卿子曰。（下至）齊人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懸鍾格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字林曰。瞨。直視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直下視貌。（表本茶陵本無下字。）注。廣雅曰。搏。（下至）撫手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方言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字林曰。睢。仰目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字林曰。維。持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可以通於神靈。（下至）曉喻志意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愼乃憲。欽哉。（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憲法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當愼汝法度。敬其職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禮記

曰。食於質者。（案此有誤也。各本皆同。無以訂之。）注。說文曰。濊。水多也。渠洗手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世本曰。叔舜時人。（表本茶陵本此七字作叔未聞三字。案二本最是。此鄭明堂位注。尤所改大誤也。世本決無其語。若有之。鄭何得云未聞。孔穎達撰正義何得不申說。善自決無其語矣。）注。賈逵注。傳曰。消鑠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爾雅曰。骨謂之切。犀謂之剒。（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一作埏。（下至）埴土爲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九字。）注。玉謂之彫。石謂之琢。（表本茶陵本無玉謂之石四字。案尤所增大誤。）唯笛因其天姿。（表本茶陵本云善無其字。案此尤以五臣亂善也。）注。暴辛垂叔之流。（表本無此六字。案此尤添之。但無所謂之流未必合於善舊也。茶陵本此節注多刪。無以相校。）注。長於古笛。（下至）故謂之雙笛。（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麤者曰觕細者曰枚言。（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聲故謂五音畢。（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言易京者（下至）宋翟之比。（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案易京上已注訖。此所增大誤。）○琴賦○注。尸子曰。（下至）故謂之琴。（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九字。）注。說文曰。猒。（下至）會意字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而不憫。（表本茶陵本憫作閔。下有也字。）注。淮南子曰。（下至）禮義廢。（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表本茶陵本云。善作音聲者覽。案此少者字。或尤本脫耳。）注。桓譚新論曰。（下至）琴德最優。（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史記曰。（下至）堪爲琴。（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謂包含。（下至）光明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又曰。（下至）視物黃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價者。物之數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盤曲紆屈。（下至）山巖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有盤紆詰屈也崔嵬岑嵓高峻之貌也十四字。）互嶺巉巖。（表本茶陵本互作元。案此無可考也。或尤本字譌。）注。崖巘。（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偃蹇。高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

注○巍巍高大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言山能蒸出雲○以沾潤萬物○（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說文曰津液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觝○至也○隈○水曲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安回○波靜遠去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皆美玉名○（茶陵本無此四字。表本有。）注○說文○瑾○玉名○（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翕赩○盛貌○（表本無此四字。茶陵本有。）注○詩傳曰○赩○赤色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蒼頡篇曰○（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著天地人經（下至）得符鯉魚中○（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造伯陽九山法○（下至）不能解其音旨○（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茹芝之英以禦飢○（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清露潤其膚○（表本茶陵本云露善作霧。案此尤改之。蓋以五臣亂善。）注○列子曰○（表本茶陵本列子作新序。案二本最是。）注○行乎郛之野○（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孔子曰○先生（下至）能自寬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十字。）注○班固漢書曰○（表本茶陵本書下有贊字。）注○皇甫謐（下至）在汲○（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言若鳥之凌飛○（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奉君以周旋○（陳云君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高士傳曰○堯（下至）陽城槐里人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十三字。）心慷慨以忘歸○（案慷慨當作愷慷。善引爾雅愷慷樂也。慷即康字。是其本作愷慷甚明。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乃云慷慨數聲也。乃誤作慷慨。大違嵇賦之意。各本以五臣亂善。失著校語。更誤。今特訂正之。）注○張衡應問曰○（何校問改閒。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孫竹○枝根之末生者也○（表本末作未。是也。茶陵本亦誤末。陳云。枝上脫竹字。今案。枝當作竹耳。各本皆誤。）注○又曰○至人（下至）順物而至○（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孟子曰○（下至）見秋毫之末○（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一字。）注○按慎子（下至）督○正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般倕騁神○（茶陵本般作班。云五臣作般。表本云善作般。案。尤所見蓋與表同也。）注○廣雅曰○廁○間也○

（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廣雅曰○揮○（下至）以爲世無賞音○（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十二字。）注○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或曰○成連○（下至）見子春受業焉○（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十二字。）注○淮南子曰○師曠（下至）清角爲勝○（表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二十四字。）注○韡曄○盛貌○繁縟○聲之細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言聲陵縱（下至）開張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翕呷○翠粲○張揖曰○翠粲○（案。翠粲皆當作萃蔡。順正文而誤改也。說詳下。）注○紛翠粲兮○（案。翠粲當作綷縩。順正文而誤改。善下文云。字雖不同。正謂此。所引萃蔡綷縩與正文翠粲及下引璀粲各不同也。）於是器冷絃調○（案。冷當作泠。表茶陵二本云善作泠。此以五臣亂善。）注○如志謂如其志意○（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達則兼善天下○（表本茶陵本達作堯。案尤未必是也。）拊絃安歌○（表本茶陵本云拊善作持。案。此尤改之。）注○爾雅曰○扶搖○風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史記曰○瀛洲○海中神山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莊子○（下至）風仙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窈窕淑女○（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鄭元曰○（下至）吞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會○節會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半在半罷謂之闌○（表本茶陵本此七字作闌亦歇也四字。）注○聲多也○（表本茶陵本此三字作疾貌二字。）注○儠○不及也○（下至）徒合切○（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案。二本正文儠下音蘇合。譶下音徒合。此與增多閒雜。無以審眞善音若何也。）注○廣雅曰○（下至）舉動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言其狀若詭詐而相赴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蒼頡篇曰○隨後曰驅○（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韓詩曰○（下至）猶躑躅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言扶踈四布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攢仄聚聲○（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毛萇傳曰○（下至）聲長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蒼

頡篇曰。（下至）詠之聲。（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又表有似雁之音已見上文八字。在注末。茶陵複出非。尤本倒在上。益非。）注。爾雅曰。摟。牽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說文曰。揔。（下至）捋。取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六字。）注。說文曰。繚。纏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瀲洌。水波浪貌。言聲似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明嫿睽慧。（表本茶陵本慧作惠。案此似尤改之也。）注。古本葩字。（下至）所以不惑。（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七字。）注。令。善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纂要曰。（下至）謂之九春。（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醇。厚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又對曰。（下至）巴人。（表本無此十四字。有巴人已見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崔豹古今注曰。（下至）後人回以爲樂章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十九字。）非夫放達者。（表本茶陵本無夫字。下非夫至精者同。案此似尤添之也。）注。說苑曰。應侯（下至）能無怨乎。（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九字。）注。字林曰。慘。（下至）愴傷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喜懼抃舞。（案懼當作懽。各本皆譌。）注。服虔。（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與女子。（表本茶陵本子下有期於梁下女子六字。）注。高誘注淮南子曰。（下至）而水溺死。（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注。奮長子建。（下至）官至二千石。（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八臣尊寵。（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表本茶陵本無舉字。奮字。）注。建郎中令。（下至）遲鈍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十三字。）注。孔安國曰。屏。除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說文曰。謳。齊歌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其形（下至）而色青。（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國語曰。（下至）鳴於岐山。（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列女傳曰。（下至）於漢皐之曲。（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八字。）注。韓詩曰。（下至）和靜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賈逵曰。唯。獨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笙賦○注。周禮。（下至）

十二簀。（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白虎通曰。（下至）衆物之生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杜預曰。汶水。（下至）小竹。（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注。以飾五材。（案飾當作飭。各本皆譌。）注。亦作撒。謂指撒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統。物也。（茶陵本物作揔。是也。表本亦誤物。）注。黃鍾律呂之長。故言基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尚書曰。鳳皇來儀。（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司馬彪曰。企。望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字林。翻翻。初起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漢書音義曰。歧歧。將行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郭璞爾雅注曰。咮。鳥口也。（表本茶陵本此十字作咮亦喙也四字。）注。駢田。聚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重疊貌。（表本茶陵本重疊二字作衆。）注。見孟嘗君。（下至）亦能令人悲乎。對。（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於是雍門（下至）流涕。（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韓詩外傳曰。（下至）不舉樂焉。（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二字。）注。氣氣悟也。（表本茶陵本不重氣字。）注。謂先溫煖（下至）調理其氣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埤蒼曰。佛鬱。（表本茶陵本埤蒼作字林。）終嵬峩以蹇愕。（案愕當作諤。注同。表本云善作諤。茶陵本云五臣作愕。此以五臣亂善。非。）注。又云。孟浪。（下至）而復放。（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埤蒼。懰。宿留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咃韡熠。（表本茶陵本熠上有煜字。）注。廣雅曰。煜。（下至）盛光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此蓋音與增多閒雜者。）或諫勇剽急。（表本茶陵本云剽善作彯。案此尤改之。亦以五臣亂善也。）注。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筩。（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虛滿。謂隨氣虛滿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憀亮。（下至）猶豫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案此蓋音與增多閒雜者。）注。古咄喑歌曰。（何校喑改唶。陳同。是也。各本皆譌。）宛其落矣。（茶陵本云五臣作落。表本云善作死。案此尤改也。）夫其悽戾辛酸。（表本

（茶陵本戾作唳。案此尤改。）注。聲大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聲長貌。（下至）下深也。（表本茶陵本此十字作聲大且長貌五字。）注。漢書音義。（下至）曰酣。（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鄭元曰。闋。終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絃。謂琴瑟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廣雅曰。長琴（下至）六七孔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十八字。）披黃包以授甘。（表本茶陵本包作苞。注同。案此尤改。）注。說文曰。縹。（下至）大禹切。（表本茶陵本此十七字作縹緑色也瓷缻也七字。）注。齊公之情。（案情當作清。各本皆譌。）注。吳錄（下至）以爲酒有名。（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蓬勃。泰出貌。（表本茶陵本泰作氣。）注。鄭元（下至）不過羽。（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舜樂曰大韶。（表本茶陵本大作簫。）注。限一齊楚。（表本茶陵本限作混。）注。昭公二十九年。（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魯人爲奏四代樂。（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凡人邇近者。（下至）不攜離之音。（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八字。）注。言衆若林。能揔之。（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嘯賦○注。籀文（下至）其嘯也歌。（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從我者其由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史記曰。不從流俗。王之阸僻。（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遺身。謂其身事。（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廣雅曰。（下至）邪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淮南子。濛汜日所入處。（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蔿啓強。（茶陵本蔿作薳。強作彊。是也。表本誤與此同。）注。言聲在喉中而轉。故曰潛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字林曰。熛。飛火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黃宮謂黃鍾宮聲。（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說苑曰。湯時（下至）於是化形隱景而去。（表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八十六字。）注。言悲傷能挫於人。（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冽飄眇而清昶。（表本茶陵本飄眇作繚眺。注同。案晉書作繚眺。尤改恐誤。）注。爾雅曰。（下至）寒貌。（表本茶陵本無此十

二字。）注。字林曰。嗚。（下至）音訓同。（表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四十字。）注。通古之風氣。（下至）又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蕩埃藹之溷濁。（表本茶陵本蕩作流。藹作靄。案晉書作蕩字靄字。未審善果何作。）注。姑洗。（下至）考神納賓。（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說文曰。溷。亂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樂用之則正人。（表本茶陵本無之字。案樂記注無之字。人下有理字。各本皆脫。）注。景山。大山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字書曰。悱。心誦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訇礚聊嘈。（表本茶陵本聊善作聊。案聊不可通。二本所見非也。案晉書亦是聊。）注。字林曰。礚。大聲也。（表本茶陵本字林曰礚四字作皆。）音均不恒。曲無定制。（表本茶陵本云。善無恒字。有二曲字。案二本所見不可通。非也。晉書亦有恒。不重曲。）注。清疾貌。（表本茶陵本無清字。）注。孟子曰。（下至）化齊衞之國。（表本此三十字作緜駒王豹已見上文四字。最是。茶陵本複出。與此異。亦非。）注。晏子春秋。虞公（下至）長夜瞑瞑何時旦。（表本茶陵本無此二百四十一字。案凡若此者。複雜已甚。增多之非。固不難辨耳。）注。韓必斂手。（表本茶陵本斂作檢。案今春申君傳作斂。蓋善所據作檢也。檢斂古字通。）注。孔安國曰。（下至）此齊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六字。）注。孔安國曰。（下至）而致鳳皇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晉書。阮籍。（下至）乃登之嘯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十九字。）

文選考異卷第三

文選考異卷第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十九○情○注。事於最末。（表本茶陵本事於作於是。何校改於事。）○高唐賦○注。漢書注曰。（下至）風諫婬惑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注。史記曰。（下至）爲頃襄王。（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鄭元曰。寢臥息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爲高唐之客。注。自言爲高唐之客。（表本無此正文五字注七字。茶陵本有。案此蓋善有五臣無。而失著校語者。）注。欲親進於枕席。（表本茶陵本無進字。案親當作進。尤校改親爲進。因誤兩存耳。）注。如曈曨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陳云曈曨二字疑。今案無四字是也。字書不見曈曨。考五臣云。如松栽也。或誤入。但亦非曈曨。表茶陵二本爲不誤。）注。韓詩曰。（何校詩下添章句二字。陳同。今案此所脫無以訂之。）注。偈桀侹也。（表本此下有居竭切三字。案是也。尤改入注末。作偈居竭切。非。茶陵本刪去。益非。讀者因是皆誤連下文疾驅貌於此句。而不可通矣。）

注。生此土。（表本生下有乎字。是也。茶陵本無。又其下此注不完。皆非。）注。安流平滿貌。（表本茶陵本無安流二字。）注。爾雅曰。如畝。畝丘。郭璞曰。丘有隴界。如田畝。（表本茶陵本作郭璞爾雅注曰有隴界如畝十一字。）注。廣雅曰。隘。陿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謂水口急陿。（下至）復會於上流之中止。（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若浮海而望碣石。（案碣當斷句。會碣礚厲及以下皆相協。無容失其一韻。石字當屬下句首。石礫磥磥二句。言小石也。巨石溺溺二句。言大石也。其善注則云碣石者。以碣石解正文之碣。非其讀正文於石爲句。必五臣不察。乃誤分節如此。後善爲所亂。而各本不著校語也。又五臣誤改下文磥磥作碨磙。由不知磥磥與溺溺相對爲文。亦可證。）注。孔安國注尚書曰。碣石。海畔山也。（表本作碣石山名也。已見上注。是也。茶陵本全複出。皆非。）注。埤蒼曰。瀺灂。水流聲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字林曰。竄。逃也。七外切。非關協韻。一音七玩切。（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案表茶陵似非也。此卷善音。二本多所刪去耳。）注。交相也。（案交相當作相交。各本皆倒。）注。毛詩曰。（下至）下句曰糾。（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柔弱下垂貌。（表本茶陵本無下垂二字。）注。漢書大人賦。猗狔以招搖。（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丹莖白蔕。（何校云丹一作朱。陳同。案表本茶陵本丹作朱也。）注。情哉萬事。（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此二本脫。）注。裖已見上林賦。（茶陵本作振字。當作裖字。表本作振。當作裖字。皆校語錯入注。又誤改善作當。以尤所見爲是。）注。李奇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方言曰。磑。堅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埤蒼曰。崎嶇。不安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說文曰。俗。（案俗當作裕。此所引谷部文。各本皆譌。下文千芊古字通。芊亦裕字之誤。）注。望山谷芊芊青也。（表本茶陵本芊芊作千千。案今本說文作裕裕。）注。深直貌。（案直當作冥。各本皆譌。此在釋訓。）注。傾岸之勢。（下至）如熊之在樹。（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

注。楚辭曰。惆悵而自悲。王逸曰。悵。恨貌。（表本茶陵本作王逸楚辭注曰惆悵恨貌十字。）注。說文曰。纚。（下至）若出於神。（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六字。有言不可測知五字。案此尤添四十六字於言不可測知上。而傳寫者因遺落其元有之五字也。但所添不當。凡尤意專主增多。每類此。陳但謂若出於神四字衍。未是。）注。見本草。（下至）漢書音義曰。（表本無此二十五字。有射干江東爲烏蓮七字。茶陵本作射干烏蓮草也六字。案蓮當作萐。廣雅烏萐射干也。曹憲音所夾。今本亦作蓮。其誤正同此。）注。爾雅曰。王雎。（下至）一曰鶬鶊。（表本無此四十七字。有王鴡鸝黃已見上七字。最是。茶陵本所複出不同。皆非。）注。昔有婦登北山。（表本茶陵本婦上有思字。陳云北當作此。各本皆譌。）注。漢書郊祀志曰。（下至）充尚羨門高二人。（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二字。案二本最是。此或駮善注羨門高誓之解而記於旁。尤延之誤取之也。）注。人在山上作巢。（表本茶陵本人下有共字。又案此解正文公樂。當云人共在山上作樂。各本樂譌爲巢也。）注。以玉飾

宮也。（表本茶陵本以上有琁宮二字案無者非也又二宮字皆室之誤）注。字林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漢書音義李奇曰。（下至）橫衜之。（表本無此四十七字有羽獵已見上衜枚見吳都賦十一字最是茶陵本所複出不同皆非）注。爾雅曰。苹。（下至）亦可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以羽飾蓋。（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九竅通鬱。精神察滯。（表本云善有滯字茶陵本云五臣無滯字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詳注意善並無滯字察字韻上逮下歲自協以七字爲一句但傳寫者誤因注中鬱滯不通也妄添於下表茶陵據之作校語尤延之亦不審而讀者皆誤認爲善有五臣無矣）注。氣者。五藏之使候。（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

○神女賦○其夜王寢。（陳云王寢白玉諸字當如沈存中姚令威之說案何校亦云然謂玉王互譌也說載筆談及西溪叢語今考互譌始於五臣見下）果夢與神女遇。（表本茶陵本無果字是也案尤本所見又五臣以後之誤者）王曰。（表本茶陵本王下有對字是也案此玉對曰五臣玉作王仍存對字尤本所見又五臣以後之誤者）注。紛擾。喜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王曰。（表本茶陵本王作玉案此二本失著校語）注。髣髴。見不審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王曰。（表本茶陵本玉作王云善作玉案二本與尤正同然則善五臣王玉互換此其明驗也自王寢以下及後王覽其狀皆當如此二本校語不備尤本亦多以五臣亂善賴存此一處可以推知致譌之由爲沈存中姚令威䟽通而證明之讀者亦可以無疑矣）注。勝。盡也。贊。明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又曰。尚之以瓊瑩乎而。注。瓊瑩。石似玉也。音榮。（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毛萇詩傳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說文曰。侻。（案侻當作娩各本皆譌此女部文也）注。與娩同。（案娩當作侻各本皆譌）注。旁宜侍王旁。（案首不當有旁字蓋此注在宜侍旁句下後并上爲一節而標此字爲識各本因皆衍）近之既妖。（案妖當作姣上文姣麗五臣作妖善作姣表茶陵二本有校語此以五臣亂善各本皆非善注言近看既美是作姣之證）注。方言曰。姝。好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字林曰。瞭。明也。（表本茶陵

本無此六字）注。聯娟。微曲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其所載五臣濟注有之案二本是也此尤所見誤衍）注。靖好貌。（表本茶陵本作閑體行也案二本是也此女部文今本閑體行婉也而善節引之）注。廣雅曰。嫿。好也。（表本茶陵本作嫿靜好也四字案二本是也此亦女部文非引廣雅尤所見誤衍）注。音畫。說文。靜。審也。韓詩。靜。貞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或仍當有音畫二字以下皆誤衍耳）注。聲類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和靜貌。（下至）嫕密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注。字林曰。旋。回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結。猶未相著。（表本茶陵本結上有未字是也）注。方言曰。頩。怒色清貌。切韻。匹迥切。（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

○登徒子好色賦○注。此賦假以爲辭。諷於婬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廣雅曰。嘕嘕。歖歖。喜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一云。食邑章華。因以爲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唯唯。（案此下各本皆提行非也考此賦本無所謂序今題下有并序二字而於此提行謂以上是序以下是賦善必不應如是大誤未詳其何時始爾也）注。廣雅曰。從容。舉動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此郊。即鄭衛之郊。（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靜女其姝。又曰。（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大路。詩篇名也。（下至）與俱歸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注。司馬彪注漢書子虛賦曰。復。荅也。顏師古注。復音伏。（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有復報也三字案二本是也凡此等尤所添皆非是）

○洛神賦○注。記曰。（下至）改爲洛神賦。（此二百七字表本茶陵本無案二本是也此因世傳小說有感甄記或以載於簡中而尤延之誤取之耳何嘗駮此說之妄今據表茶陵本考之蓋實非善注又案後注中此言微感甄后之情當亦有誤字也）注。黃初。文帝丕年號。（下至）濟度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蓋魏志略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此亦尤延之誤取或駮善注之記於旁者）注。

已見東都賦。（陳云都當作京是也表茶陵二本復出皆非案復出不合善例凡表亦誤者不悉出）注。山上神芝。（表本茶陵本神上有有字是也）容與乎陽林。（表本茶陵本陽作楊云五臣作陽案二本是也尤所見以五臣亂善）注。陽林一作楊林。（表本茶陵本無陽林一作四字案二本是也此尤所見蓋有陽林善作楊林乃校語錯入注因改善作一以就之耳）胥如約素。（表本茶陵本云約善作束案二本校語是也注云束素約素以約解束五臣因改正文作約尤所見以之亂善非也）奇服曠世。（表本茶陵本云世善作代案此以五臣亂善）注。沃人之國。（下至）名玉也又曰。（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注。投我以木瓜。（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報之以瓊瑤。（何校瑤改琚是也各本皆譌）注。綃輕縠也。（案此當作綃已見吳都賦表茶陵二本所複出者其證也）注。爾雅曰。（下至）匪上地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漢書音義應劭曰。（下至）瀨湍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神仙傳曰。切仙一出。（下至）女亦不見。（表本茶陵本此注作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案皆非也依善例求之當云交甫已見江賦表茶陵其所複出也）注。說文曰。（下至）靜。貞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二妃已見上文。毛詩曰。（下至）無求思者。（案二妃下當有游女並三字依善例求之如此謂二妃注在思元賦游女注在琴賦表本茶陵本所複出皆非然即其證也毛詩曰以下二十字尤本誤衍表茶陵無）注。各處河鼓之旁。（表本茶陵本無鼓字是也）注。聖足行於水。（表本茶陵本足作人是也）令我忘飡。（表本茶陵本飡作餐案疑善飡五臣餐而失著校語也飡餐古亦同字俗譌爲飡他皆放此又案注使不飱飱當爲飡）注。曹植誥洛文曰。（案洛當作咎各本皆譌文今載集中表本茶陵本誥譌結陳云當作禊大非王伯厚嘗言曹子建誥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誥風伯雨師名篇之意顯然矣）注。王母乘紫雲車來。（表本茶陵本來上有而字是也）注。爾雅曰。（下至）山脊曰岡。（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淚下

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顧望懷愁。（案表本茶陵本此下校語云善作怨其所見非也此韻腳非有異同尤本未誤）注。說文曰。騑。（下至）盤桓不進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補亡詩○注。王隱晉書曰。（下至）賈謐請爲著作郎。（此四十九字表本茶陵本無所載五臣翰注亦引王隱書而文大異蓋幷善於五臣之誤以尤所見爲是）注。聲類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采蘭以自芬香也。（下至）喻人求珍異以歸。（表本茶陵本此二十八字作言蘭芬芳以之故己循陔以采之喻己當自身盡心以養也二十三字）注。言在家之子。（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無有縱樂。須供養。此相戒之辭也。（表本茶陵本縱樂作游盤無須供養此四字）注。馨芬香也。（下至）教其朝晚供養之方。（表本茶陵本此十六字作言相戒盡心以養也八字）彼居之子。色思其柔。（陳云二句當在心不違留下如首章例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誤倒）注。孟春之月。（下至）先以祭。又曰。（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此喻孝子循陔。如求珍異。歸養其親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廣雅曰。唑。（下至）今呼魴魚爲鯿。（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一字）注。毛詩曰。（案毛字誤各本皆同無以訂之）注。豕畜之。（表本茶陵本畜作交是也）注。鄂不韡韡。（表本茶陵本鄂作萼下同案二本非也此善注當有鄂與萼同如下注跗與跌同之例因順正文改字而刪去之也尤依毛詩校正但未補所脫）注。此喻兄弟比於華萼。（案兄弟比於四字不當有因上引常棣而誤添也各本皆衍）注。爾雅曰。謂之萴。（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輯輯和風。（案輯輯當作揖揖表本茶陵本校語云善作揖揖可證此必尤延之所改二本注云揖與習同尤亦改揖爲輯甚非）注。雲色不明貌。（表本茶陵本雲色不明四字作黑字）注。輯輯風聲和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鄭元曰。九穀。（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蒼頡篇曰。稠。衆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郭璞曰。道光照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獸在于草。（案于當作在表本茶陵本在）

（校語云、善作在在、可證、尤所見誤以五臣亂善、何云、當作在、陳同、蓋據二本校、）注。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八風。巳見上。（表本作四時八風並巳見上、是也、茶陵本脫、）注。曰風。曰時。（案、當作曰寒曰風、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李雲傳所引史記如此、蓋尚書亦然也、今以東晉古文添曰時二字、而誤去曰寒二字、各本皆譌、何校添曰寒、陳同、皆仍衍曰時、未是、）注。崇丘。高丘也。言萬物生長於高丘。（表本茶陵本無首六字、末有者字、）注。周禮曰。山林（下至）根生之屬。（表本無此十五字、茶陵本此節無善注、）注。猶猷古字通。（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此或所見不同、若有之、當如何校改、上引詩王猷作猶、乃相應、）注。易曰。（下至）則歸長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七字、）○述祖德詩○注。春秋僖公二十六年。（下至）使受命於展禽。（表本茶陵本無此一百十一字、案、二本是也、此實非善注、）注。西晉也。（表本作巳見西征賦、是也、茶陵本複出、亦可證、）注。東晉也。（表本作巳見魏都賦、是也、茶陵本複出、亦可證、）注。左氏傳曰。以漱邑。（下至）介間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今也蹙國百里。（表本茶陵本也下有日字、案、陳云、脫、）注。孔安國尚書傳曰。龕勝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曹大家上䟽謂兄曰。（表本茶陵本謂作諸、陳云、諸當作請、）注。張勃吳錄曰。（下至）周行五百餘里。（表本無此十九字、有五湖巳見江賦六字、是也、茶陵本複出、與此皆非、）注。蓺。樹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諷諫○注。應劭曰。黼衣。（下至）旗上畫龍爲之。（表本無此二十五字、有黼衣巳見上五字、茶陵本有杜預曰白與黑謂之黼九字、）注。言受形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無者是也、此或以漢書顏注記於旁、尤延之誤取之、陳云、言上當有顏師古曰四字、不知其非善引也、以下凡顏師古曰各條、皆不當有、表茶陵二本俱無者最是、今不悉出、其所有誤中之誤、亦不更論、）注。迭。互也。（表本茶陵本此三字在注末、案、尤誤依顏注移、）注。劉兆曰。旁言曰譜。（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顏師古曰。（表本茶陵

本無此四字、案、尤延之添耳、）注。尚書曰。以蕃王室。（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墜。失也。眞魏切。（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此即顏注而竄入善者、）注。應劭曰。小兒啼聲唉唉。（表本茶陵本無此并下顏注共十六字、）注。顏師古曰。懷思也。來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有善曰二字、案、二本是也、以下皆善注、而此爲顏注竄入者、）注。弟。謂元王也。元王封於楚國。（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注。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有即位且三十年六字、案、二本最是、此亦顏注竄入、）克奉厥緒。（表本云、緒善作叙、茶陵本云、五臣作緒、案、此所見不同、漢書作緒、或當是也、）注。夷王名郢客。元王子。（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戊乃嗣。故言不永。統祀（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案、上七字、顏注竄入、）犬馬悠悠。（陳云、據注、當作繇繇、今案、其說誤也、顏注竄入、非善所引、善注悠悠然遠也、在下、可證、其與顏不同也、尤延之所誤取、複沓歧互、不相比次、讀者多不審、）注。以致困匱。（表本茶陵本作以困乏三字、案、二本是也、以致困匱、乃尤依顏注改耳、）嗟嗟我王。（表本茶陵本不提行、是也、）注。我王。戊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殆其玆怙。（表本云、善作玆怙、茶陵本云、五臣作怙玆、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此但傳寫誤倒、非善獨作玆怙、何云、當從漢書作怙玆、於韻乃協、陳同、）注。不自勗愼。（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二本是也、此亦顏注竄入、）注。言王不思鑒鏡之義。（表本茶陵本思下有之不二字、無義字、案、二本是也、尤誤依顏注改、）注。又鄧展曰。岋。（下至）危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三字、又上顏注十二字亦無、說具於前、）於赫君子。（案、赫當作昔、此善作昔、五臣作赫、故善注云、數美昔之君子、表本茶陵本所載五臣翰注云、於赫美也、各本皆以五臣亂善、所當訂正、考漢書作昔、五臣誤耳、唯此節下顏注、仍爲誤取竄入、不相比次、說具於前、）○厲志○注。廣雅曰。厲。（下至）自勸勸學。（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毛詩傳曰。熠燿。燐也。（表本無此八字、有熠燿巳見秋興賦七字、是也、茶陵本所複出、與此皆誤、）注。一寒一暑。一往一復。（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有來者

（二字、是也、何校添來者於復字下、陳同、仍衍八字、）注。論語曰。（下至）不舍晝夜。（表本無此十七字、有逝者已見秋興賦七字、是也、茶陵本所復出與此皆非、）注。人鮮克舉。（茶陵本下有之字、表本無、陳云、引詩脫之字、是也、）注。又匪先民是經。先民周公孔子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田般於游。（表本茶陵本田作出、何校依之改、陳同、案此尤本譌耳、）注。淮南子曰。楚恭王（下至）而精通於物。（表本無此五十八字、有養由已見幽通賦七字、是也、茶陵本所複出與此皆非、）注。荀卿子曰。（案荀當作孫、各本皆譌、）注。種善德。（茶陵本種作積、善下有成字、是也、表本譌與此同、）勉爾含宏。（表本茶陵本爾作志、案此亦尤本譌也、）注。成人在始興善敬之哉。（茶陵本興作與、無敬之哉三字、是也、表本無興善敬之哉五字、非、）注。顏淵問仁。（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克己復禮爲仁。（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孔安國曰。復。（下至）況於終身。（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七字、）注。老子曰。埏埴以爲器。（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表本無此十二字、有進德脩業已見閑居賦九字、是也、茶陵本所複出與此皆非、）注。暉吉。（茶陵本暉上有其字、是也、表本亦脫、）隰朋可。（表本茶陵本隰上有則字、是也、）

卷二十○上責躬應詔詩表○注。市專。（表本茶陵本作市專切、在注末、是也、）注。毛詩謂何顏而不速死也。（表本茶陵本謂作曰、案考毛詩傳箋皆無此文、蓋毛字傳寫有誤、此所引或在三家詩傳耳、五臣向注乃云詩無此句、而以表言詩爲誤、果爾豈子建誤稱、善又從而誤注耶、五臣鹵莽、每類此、）○責躬詩○注。庭燎有煇。（表本煇作輝、案正文作輝、煇輝同字、表本是也、茶陵本亦作煇、蓋皆依今詩字改也、）注。魏志曰。黃初二年。（陳云志當作書、此王沈魏書見國志注、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譌、）注。儀禮曰。（案禮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注。外而不殊。（何校外改舍、殊改誅、陳云國志作捨而不誅、細尋恐如李注所引爲得、謂植雖有過不忍遽絕耳、又骨肉之親析而不殊、漢宣帝封海昏侯詔中語也、今案陳校是也、考求通親親表云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李彼注引漢書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爲散、此舛與爽粲散析互異、而義皆同、漢書宣紀作粲、武五子傳作析、當各依其舊、今國志蓋誤、而何據之非矣、又荀悅漢紀宣帝詔作捨而不誅、亦後人所改、）注。魏志曰。朱紱光大。（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二本是也、考國志下文光光大使我榮我華作朱紱光大使我榮華、然則朱紱光大乃光光大使句之異、不應以注此明甚矣、必或記於旁、而尤延之誤取耳、又案善下文注引光光常伯、是選本無誤、今國志自不與善同、何陳皆用國志校者亦非、當各依本書、餘所有異同準此、）注。毛詩傳曰。不慮不圖。（陳云傳當作箋、案雨無正弗慮弗圖箋云而不慮不圖、此引之以注不圖也、）○應詔詩○祁祁士女。（表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女士、案二本所見傳寫倒也、此女字協韻、非與五臣有不同、尤本不倒、蓋改正之矣、）注。糇糧食也。（陳云糧字衍、此引小雅伐木三章傳文、是也、各本皆衍、）注。風縱縱而扶轄。（表本縱縱作從從、案當作從從、說巳見前、茶陵本作縱縱、與此皆誤、）注。情慨而長懷。（表本茶陵本重慨字、是也、）○開中詩○注。都督雍梁晉諸軍事。（陳云晉當作秦、是也、各本皆譌、）注。毛詩曰。皇甫卿士。（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古旦。（表本茶陵本作肝古旦切、在注末、是也、）注。成規之畫。（陳云之字疑、今案國志注所引作外規廟勝之畫、或此傳寫譌脫也、）注。虛鼂謬彰。其義一耳。但交相遲。（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此當是二本脫、交當作文、傳寫譌耳、）注。林欲以爲功。（下至）復詣林。（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案此當是二本傳寫脫、范蔚宗書在西羌傳、文句小異、）注。論語子曰。（何校子下添路字、陳同、各本皆脫、）注。尚書曰。申命羲叔。（下至）以修封疆。（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一字、案此當是二本脫去一節注也、）注。惼惼或喣噓。（表本茶陵本噓下有也字、案此當云熙或作喣喣噓也、各本皆誤、五臣銑注云熙猶喣也、即襲善此注爲之、可借爲證、）○公讌詩○注。謂五官中郎也。（案謂當作爲、也當作將、各本皆譌、）○公讌詩○注。升豉。（表本茶陵本作翅升豉切、在注中不翅猶過多也下、是也、）

注。論語摘襄聖承進讖曰。（表本茶陵本襄作襃是也。）○公讌詩○注。少有學。（下至）減死輸作。（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二字。有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有文學二十四字。案二本是也。）注。古詩曰。日出東南行。（案。此當作古日出東南隅行曰。各本皆誤。）○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注。後爲五官將文學。卒。（表本茶陵本官下有中郎二字。是也。）○皇太子宴元圃宣猷堂有令賦詩○注。又程猗說石圖曰。（表本茶陵本又下有日字。是也。）注。唯此與宅。（陳云。唯此二字當乙。各本皆倒。）注。言日澄清也。（表本茶陵本但有澄字。無上言日下清也四字。陳云。言日當據左太沖詩注作方言曰。案此或尤延之校添而又脫誤耳。）注。搏拊琴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此亦尤延之校添。）注。儀禮曰。小臣正辭。（表本作小臣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亦複出。皆非。）○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陵風協紀。（案。紀當作極。表本云。善作紀。茶陵本云。五臣作極。詳善引孝經鉤命決注協極。是善亦作極。不作紀。各本所見皆非。）注。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合壽考也。（陳云。合當作令。是也。各本皆譌。）○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文章志曰。應貞。（表本茶陵本貞作禎。下同。案今晉書文苑傳作貞。又上所引晉陽秋各本皆作貞。蓋諸文互異。善各從其本。尤延之據晉書校改而一之耳。）注。奄有九州。（陳云。州當作有。各本皆誤。）注。在人也。（表本茶陵本在人二字作是。案此尤延之校改。）射御茲器。（茶陵本云。射五臣作躬。表本云。善作射。何校云。五臣作躬。是也。今案注無明文。二本校語非可全據。善果何作。莫可考。晉書亦作射。仍不當竟改。何校未是也。）注。不懈于位。（表本茶陵本不作匪。案此亦尤延之校改。）○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宋書七志曰。（表本宋作今。茶陵本亦作宋。陳云。注引今書七志處甚多。又證以王文憲集序。宋字之誤無疑。案所說是也。）注。東郡人也。（表本茶陵本東作陳。是也。）注。冠于時。（表本茶陵本時

上有一字。是也。）注。命有司。（表本茶陵本命上有乃字。案有司當作司服。）注。必脩其故。（表本茶陵本脩作循。是也。）注。又何爲乎。（表本茶陵本此四字作何在二字。案凡此類皆尤延之改。）注。日出暘谷。（表本暘作陽。下同。茶陵本亦皆作暘。案當作湯。各本皆譌湯谷。如蜀都吳都西征等賦皆有其證。不具出。）○樂游應詔詩○注。沈約宋書曰。（下至）爲高祖相國掾。（茶陵本善曰下無此二十二字。有與彭城王義康六字。其五臣銑曰下有之。表本但載銑注。末云善注同。案此幷五臣於善。而各本皆失善之舊。無可訂正也。）注。草木交曰薄處。（陳云。處字當在交字下。案處衍字耳。各本皆譌。今楚辭注交下有錯字。善引不備。登廬山香爐峯詩注亦如此。）○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字。非。（案。痱腓二字當互易。詳文義。謝詩作痱。善引韓及毛皆作腓。而訂之曰今本作痱字。非也。考鮑明遠苦熱行。渡瀘寧具腓。注引毛詩百卉具腓。毛萇曰。腓。病也。則此不得爲痱病也明甚。蓋五臣因之改正文爲腓。後以亂善。遂復倒此二字使相就。不知其不可通也。）歸客遂海嵎。（案。嵎當作隅。表茶陵二本校語云。善從山。詳善引尚書注海隅是善亦作隅。各本所見皆非。）注。大川之閒。（何校閒改上。陳同。各本皆譌。）○應詔讌曲水作詩○注。武帝引流。（何校武改文。陳同。各本皆譌。）注。故象者。（表本茶陵本象下有者形二字。案此當作故象而形者。二本誤而作者。尤因其不可通。輒刪二字。非。今本王弼注老子不誤。）輦賮踰障。（表本茶陵本障作嶂。是也。）注。如耒耜之爲用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字書曰。祕者。（陳云。祕者下脫密也蘭祕四字。今案。當在祕下者上。各本皆誤。）昔在文昭。（陳云。昭五臣作韶。據善注亦當作韶。今案茶陵本云。五臣作韶。與尤所見皆非也。表本作韶。不著校語。或所見善亦作韶。爲不誤耳。）注。言其成也。（何校成改盛。陳同。各本皆譌。）謂諸王者蕃也。（何校者改睿。陳同。各本皆譌。）注。故以前之文。（何校文改交。陳同。各本皆譌。）注。錫。（表本茶陵本作析音錫在注末。是也。）注。拂。去也。（陳云。此拂字當作弗。引毛生民首章傳也。下句拂亦作弗者。言顏詩亦有別本作弗耳。案所校

（是也各本皆譌）○皇太子釋奠會作○達義茲眘。（何校云據注茲當作滋陳同案所校是也善作滋故引新論注滋眘五臣作茲故濟注云亦猶是焉也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而表茶陵不著校語古茲字雖與滋同義然非此之用）注。九永。（表本茶陵本作九永切在注中憬遠行貌下是也）注。巨殖。（表本茶陵本作巨殖切在注末是也）注。王逸妍敖蚩曰。（表本茶陵本無敖字案無者是也後五君詠注所引亦無敖字可證）注。爾雅曰。遏遠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虞夏商。（表本茶陵本商下有周字是也）○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注。杏。（表本茶陵本作荇音杏在注末是也）○應詔宴樂遊苑餞呂僧珍詩○注。言重故也。（表本茶陵本無故字是也）注。幘道曰簪。（案道當作連謂連幘於髮也釋名有其證各本皆譌）○送應氏詩○注。謂罪苦也。（案苦也當作咎之各本皆譌此引表記注）○征西官屬送於涉陽候作詩○注。倉憒切。（表本茶陵本倉上有咄丁忽切啐五字無正文咄下丁忽二字是也案今善音割裂失理皆此類）

憂喜相紛繞。（茶陵本云五臣作擾表本云善作繞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注引神女賦紛紛擾擾是亦作擾不作繞但傳寫譌耳）○金谷集作詩○注。蔡邕陳琳碑曰。（何校琳改球陳同各本皆譌）注。沙棠櫟儲。（表本儲作櫧是也茶陵本亦誤儲）注。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表本茶陵本作岳省內見之因喚孫令是也案此亦尤誤改）○王撫軍庾西陽集別（表本茶陵本此下有作字是也）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是也案此必或記於旁而尤延之誤取之）方舟新舊知。（表本茶陵本新作析是也）注。因。（表本茶陵本作音因二字在注中城曲重門也下是也）○鄰里相送方山詩○注。力蹔。（表本茶陵本作力蹔切三字在注中維船索也下是也）注。少思寡欲。（案思當作私各本皆譌）注。郭璞山海經曰。（案經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新亭渚別范零陵詩○注。十洲記曰。（陳云案東方朔十洲記皆記仙山異境非其他地志之比安得載丹陽古蹟況觀新亭吳舊亭語乃三國以後人所記書名之誤更易辨也今案其說是也洲當作州善屢引之必當日別有其書也不知者改之耳各本皆誤餘詳每條下）注。謝朓。（何校眺改朓陳云注眺並當作朓各本皆譌以下放此不悉出）注。垂稱於平陽。魏郡蒙惠化。（何校平陽改陽平蒙上添百姓二字陳同各本皆誤）○別范安成詩○注。心灼爍其如陽。（案陽當作湯各本皆譌）

卷二十一○三良詩○注。嚴父潛長夜。（表本茶陵本潛作僭是也）○詠史○注。賈誼作過秦論司馬相如作子虛賦。（此一節注表本茶陵本係五臣翰曰下案二本是也尤本誤以五臣竄入善注殊誤當削去之）注。韓君章句曰。（陳云韓下脫詩薛二字是也各本皆誤）注。干木偃息以藩魏。（案干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陳威發憤。（何校威改咸陳同各本皆譌）注。長衢夾巷。（陳云衢下當有羅字各本皆脫）注。峩峩容

也。（案峩峩當作娥娥各本皆譌今廣雅可證）注。武。陽城槐里人。也隨沖虛。（表本茶陵本也隨作修道是也案武依今本高士傳當是字武仲三字之脫）酒酣氣益振。（表本茶陵本振作震是也）注。風賦曰。廓抱影而獨倚。（案曰下當有起於窮巷之閒楚辭曰九字各本皆脫所引楚辭在哀時命可證也）注。盎中無斗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說文曰。（表本茶陵本無儲還視三字曰下有甕還視也四字案此蓋所見不同）○詠史○注。終於家。（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有協見朝廷貪祿位者衆故詠此詩以刺之十六字案此當以尤所見爲是二本幷五臣於善而誤也何陳皆取以添改非凡題下意揣作者之旨均屬五臣語前後可以例推而得者）注。鍾會有遺榮賦。又注。鍾會遺榮賦曰。（表本茶陵本不另分節作鍾會有遺榮賦曰七字案此亦所見不同）○覽古○注。史記曰。（下至）秦王大喜。（此二十二字表本茶陵本無案并善注於五臣而脫也）注。史記曰。（下至）請以十五都與趙。（此一百五字表本茶陵本無案

（幷善注於五臣而脫也、）注。吾所以爲此也。（表本茶陵本也作者、是也、）注。不如將軍寬之至也。（表本茶陵本如作知、是也、）○張子房詩○注。予朝至於洛師。卜（表本卜下有澗水瀍水四字、茶陵本有澗水東瀍水西六字、案茶陵本爲是、）注。竟不易不易太子者。（表本不重不易二字、何校去、陳云衍、是也、茶陵本全刪此節注、非、）注。翻飛維鳥。（茶陵本翻作飜、下同、案茶陵本正文下有校語云善作飜、則注中二字皆作飜焉、是表本亦作翻、誤與此同、後謝宣遠荅靈運詩翻飛各異、槩注作飜、正文作翻、疑正文誤、但彼無校語耳、凡此等皆舉其例而不勝一一出之者、）注。燭幽明也。（茶陵本幽作猶、是也、表本亦作幽、誤與此同、）注。周易曰。（下至）照于四方。（此十六字表本茶陵本脫、）注。孟子曰。（表本茶陵本起此至末五十四字脫、）注。王逸楚辭注曰。海內之政。（何校王逸楚辭注曰六字改作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九字、非也、陳云楚辭注曰下脫慶雲喻尊顯也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共十五字、是也、）注。見四子。（何校見上添往字、陳同、是也、）注。喪其天下也。（何校也改焉、陳同、是也、表本茶陵本所脫止此、）注。屬車八十乘。（案十下當有一字、各本皆脫、）注。不良能行。（何校能改於、陳同、各本皆譌、）○秋胡詩○注。詩曰。東方之日。（案詩上當有韓字、各本皆脫、）注。爾雅曰。蕪。草也。（案爾當作小、各本皆譌、小雅載漢藝文志、今孔叢子之第十一也、此所引廣言文、）昔醉秋未素。（表本茶陵本醉作辭、有校語云善作醉、案各本所見皆非也、醉但傳寫譌、非善五臣有異、）注。日出之東隅。（案日出二字當作失、各本皆誤、）注。歲既晏兮孰華。（案華下當有子字、各本皆脫、）○五君詠○注。詠劉伶曰。（案伶當作靈、各本皆誤、表茶陵二本後正文亦作伶、詳其注中凡所載五臣曰則爲伶字、而善注三見仍皆爲靈字、然則必五臣伶善靈而失著校語、尤所見正文獨不誤、此處因向同善注而亂耳、又案二本酒德頌注亦善是靈字、五臣是伶字、）注。天神人五。（陳云神上脫下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汝神遊守形。（表本茶陵本遊作斿、是也、）注。聲高則悲。（何校高下添聲高二字、陳同、茶陵本有、案尤本此處脩改以字數計

之蓋初刻重一高字、是也、表本無、與脩改者同、）注。阮咸哀樂至。（表本茶陵本至下有到字、是也、）○詠史○注。野寂寞其無人。（案寞當作漠、正文作漠、後赴洛詩寂漠聲必沈、表茶陵二本云善作漠、五臣作寞、是其大較也、此正文二本皆作寞、而不著校語、非、）○詠霍將軍北伐○注。楚王使風湖子。（陳云別本湖作胡、案今未見、七命注引作胡、考越絕書今本作胡、吳越春秋作湖、他書所引互有出入耳、）○百一詩○注。筐篋笥也。（案筐字不當有、後任彥昇哭范僕射、謝惠連擣衣注引皆無、可證、各本皆衍、）注。免而掩口。（表本茶陵本免作俛、是也、）○遊仙詩○何敬宗。（表本茶陵本宗作祖、注同、案此似所見不同、然祖字是也、贈張華詩雜詩皆作祖、傳長虞贈詩序亦作祖、皆可證、）注。列仙傳曰。（下至）立祠緱氏山下。（此一百字表本無、茶陵本有、案蓋善自作王子喬已見遊天台山賦、表脫去此一句耳、茶陵例複出、未可爲據、）杪然心緜邈。（案杪當作眇、表本茶陵本作眇、云善作杪、今詳善注非有明文、杪字於義無取、當是傳寫之譌耳、各本所見皆非、）○遊仙詩○注。而辭無俗累。（案無當作兼、各本皆譌、）注。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爲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陳云又曰遯者退也此六字當在遯世無悶下、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爲棲此十一字又當在退也句下、案所校是也、各本皆倒、蓋周易曰十一字與郭璞云云十一字互換其處耳、）注。妾之居亂世。（表本茶陵本之作聞、是也、）注。而媒理也。（何校而改爲、陳同、各本皆譌、）注。淮南子曰。（下至）日爲之反三舍。（此二十六字表本茶陵本作魯陽麾日見淮南子八字、）注。而明月皆喻難闇投。（表本茶陵本皆喻作之珠、是也、）注。與李平教曰。（陳云平下當有子豐二字、據蜀志注通鑑校、是也、各本皆脫、）姮娥揚妙音。（陳云姮當作恒、今案善注引淮南子常娥爲注、其下不云常娥之即恒娥、似善自爲常字、表本茶陵本所載五臣良注云姮娥、是五臣乃爲姮字、而各本亂之也、陳改恒未是、）注。漢武內傳。（下至）殆恐非仙才也。（此三十字表本作漢武非仙才見漢武內傳、茶陵本與此同、）注。守文

注。（陳云、文下脫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十一字、是也、各本皆脫、）

卷二十二○招隱詩○注。井洌寒泉。（何校、泉下添食字、陳同、各本皆脫、）○招隱詩○注。脫與稅古字通。（案、脫稅二字當乙、謂正文及史記方言之稅即脫也、各本皆倒、表本改吾未知所稅駕也作脫以就之、大誤、）○南州桓公九井作○注。檀道鸞晉陽秋曰。（陳云、晉上當有續字、是也、各本皆脫、餘同此、不悉出、）注。字仲文。（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左氏傳。曰族穆子曰。（案、上日字當作公、各本皆譌、）○遊西池○注。沈約宋書曰。混字叔源。（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上臧榮緒晉書曰謝混下有字叔源三字、案、此各本并五臣於善而失其舊、無可訂正也、）注。混思與友朋相與爲樂也。（案、此十字係五臣語也、表茶陵二本合并六家、往往有之、前後例可推、此本既單行善注、不應竄入、乃尤延之仍舊誤而未知校正者、）○泛湖歸出樓中翫月○注。阿谷之豫。（案、豫當作隊、各本皆譌、）注。李宏軌法言注曰。（案、宏字不當有、各本皆衍、軌字宏範、蓋或記於旁而錯入一字耳、善引李軌法言注甚多、皆可證、）○從游京口北固應詔○注。朝騁鶩兮。（何校、去此四字、陳云、注前朝騁鶩兮衍、案、各本皆涉下而誤也、）○晩出西射堂○注。山正。鄣。（陳云、山當作上、各本皆譌、案此釋山文、今爾雅云、上正章、章鄣同字耳、）○登池上樓○傾耳聆波瀾。（此句上、表本茶陵本有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云善無此兩句、何校添、陳同、案、詳文義當有、各本所見或傳寫脫之也、）○遊南亭○注。旅。客會也。（何校、會改舍、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居戚戚而不解。（茶陵本戚戚作慼慼、表本與此同、案正文作戚戚、茶陵是、表非也、蓋善慼、五臣戚、其大槩矣、餘倣此、不悉出、）○遊赤石進帆海○注。維長綃。（陳云、綃當作綃、是也、各本皆譌、）○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注。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案、謝字不當有、前後所引可證也、各本皆衍、又後登臨海嶠詩、兩引皆衍、不更出、）注。所爲命。（陳云、爲當作謂、是也、）

（各本皆譌、）○登石門最高頂○注。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案此十一字不當有、觀下注云、九秋已見南都賦可知、各本皆衍、）○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注。和氏玲瓏。（案、玲瓏當乙、說見前、又正文玲瓏注瓏玲、說在遊天台山賦注、各本皆誤、）注。擢紫茸茸。（案此下當有而容切三字、表茶陵二本正文下有此音、合并六家、因複出而刪、尤仍其誤、於是茸而容切本以四字爲句者、僅存一茸字、而不可通矣、凡善音多割裂刪削、無以全復其舊、依此等例推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苕遞陟陘峴。（案、峴當作現、善注引聲類峴云、峴與現同、可知正文自爲現字、今各本皆作峴、必五臣改爲峴、而後來以之亂善也、集韻二十七銑有現峴二文、云胡典切、或作峴、當即出於此、可爲證、）○應詔觀北湖田收○注。太祖改景平十二年。（案、十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劉安奏曰。（案安當作光、此引順帝紀文也、表本亦譌安、茶陵本刪劉安奏三字、更誤、）注。緹騎一百人。（表本一作二、案劉昭注引漢官亦云二百人、可證二是一非也、茶陵本亦作一、誤與此同、）○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注。劉楨京口記曰。（案、楨當作損、隋書經籍志曰、京口記二卷、宋太常卿劉損撰、即此、各本皆誤、）注。漢書儀曰。（案、書當作舊、各本皆譌、）注。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案此十二字決非善注、各本皆同、恐係五臣語而竄入也、）注。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陳云、書下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留滯感遺垠。（案、垠當作萌、茶陵本垠作萌、云五臣作垠、表本作垠、云善作萌、尤所見誤以五臣亂善、說詳前長楊賦中、又二本注中皆作萌、此亦誤改爲垠、）○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注。長五丈六尺。（案、五當作九、各本皆誤、七命注所引可證、）彫雲麗琁蓋。（案、彫當作彤、注彫雲斐亹而翼櫹亦當作彤、各本所見皆誤、據遊天台山賦訂正之、考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雕鏤雲氣、然則五臣乃作彫、後來以之亂善、又并注中改爲彫字、非孫興公賦別有作彫之本而善於此引之也、彼賦五臣亦仍爲彫、）○遊東田○注。陸機悲行曰。（案悲

（下當有哉字各本皆脫）○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注。張僧鑒豫州記曰。（陳云州章誤是也各本皆譌）注。楚辭曰。臨風怳兮浩歌。（案此九字不當有觀下注云臨風已見月賦可知各本皆衍）○鍾山詩應西陽王教○注。戴延之西征賦曰。（陳云賦當作記是也各本皆譌）崚嶒起青嶂。（案注引魯靈光殿賦崱繒綾而龍鱗疑善作繒綾五臣作崚嶒合并六家失著校語否則善元有注繒綾與崚嶒異同之語而今失去之也）注。維摩經曰。（下至）四禪。（此二十六字表本茶陵本無其所載翰注有之當是并善於五臣而剟也尤所見爲是）○宿東園○注。荊門盡掩。（陳云盡晝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征鳥厲號。（表本茶陵本號作疾是也今季冬紀是疾字）注。古董桃行曰。（案桃當作逃各本皆譌）○古意訓到長史溉登琅邪城○注。鎮江乘縣境立郡鎮。（案縣上脫即字郡下衍鎮字鎮江乘爲一句即縣境立郡爲一句各本皆誤）脩篁壯下屬。（何校云篁疑作隍案其說是也善不注此字而以下屬江河注下屬然則隍之爲城池可知也偶句云危樓峻上干危則峻也脩則壯也隍在城下樓在城上於義極協唯五臣銑注云竹叢曰篁云云合并六家遂以亂善所當訂正）卷二十三○詠懷詩○注。江妃二女。（表本妃作斐案斐字是也江賦注所引正作斐以吳都賦證之善斐五臣妃說已見前此詩蓋善亦作斐因正文爲五臣所亂并改此注爲妃益誤茶陵本作妃誤與尤本同）注。伯且。君子字。（何校云且字衍陳同是也各本皆衍）注。安陵君所以悲魚也。（案以字下有脫文各本皆然無可據補也）注。善曰。東觀漢記。（表本茶陵本無善曰二字陳云二字衍何校於此節注首添沈約曰三字今案陳據別本蓋是也何以意添非）春秋非有託。（茶陵本云五臣作訖表本作訖云善作託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引鄭禮記注訖止也可見亦作訖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所謂非有訖矣作託但傳寫譌今各本并注中亦譌託考所引即禮記祭統訖其嗜欲注之訖猶止也不得爲託明甚）注。至於顛沛逆天。（表本茶陵本逆天作道天是也）注。顏延之曰。

（何校之改年案以前後例之是也各本皆譌）注。白露沾衣。（案衣下當有衿字各本皆脫此所引七哀詩也）注。則音聲調。（案音當作商各本皆譌）注。王逸楚辭注曰。小曰丘。（此九字表本茶陵本無案尤本是也所引在七諫沈江二本脫去之）注。追悟羨門之輕舉。（表本茶陵本悟作悞案善悞五臣悟二本校語有明文善所載沈約注自不當作悟又正文何陳皆從五臣悟但未必并阮借悞爲悟當仍其舊）注。蚩蚩負壓以美草。（案以下少一字各本皆脫無可據補陳云脫求字但以意添耳）注。元雲決鬱。（案決當作泱各本皆譌顏注漢書音烏朗反）注。上有楓樹。（陳云樹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駕彼駟牡。（陳云牡當作騶各本皆作牡今案毛詩作四騶但恐李所據本異未可輒改凡注中各本既同而引書與今所行差互疑不能明者皆準此不悉出其異本尚可考亦不悉出唯顯知傳寫之誤乃訂正之）注。劇辛諫楚王曰。（茶陵本劇作莊案莊非也依今本戰國策改耳表本作劇與此同恐善自如此爲所據異本也）○秋懷詩○注。蔑比卿相。（案比當作此世說新語品藻注引可證各本皆譌何陳校改爲彼誤也）注。乃至仕人。（陳云至仕當作賦大見世說注是也各本皆誤）○臨終詩○歐陽堅石。（案此不得在謝惠連下當是臨終自爲一類尤表茶陵各本皆不分蓋傳寫有誤又案俗行汲古閣本反不誤乃毛自改之耳并別有本也凡彼僅有是者餘均不置論爲舉例如此）注。四時隱南山。（何校時改皓陳同各本皆譌）注。色有五色文章。（案色文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幽憤詩○注。后成叔曰。（陳云后當作郈今案后即郈也擅弓后木鄭注曰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正義曰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爲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春秋名號歸一圖曰厚成叔後改爲郈皆可證冊魏公九錫文引作厚）爰及冠帶。馮寵自放。（表茶陵二本有校語云善無此二句案二本所見非也此與下二句爲韻善不容無但傳寫脫去又其下當有善注爲脫去一節也尤本有者是然恐屬據五臣校補尚少善注耳）任其所尚。（表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上注各崇所尚二本尚皆作上案善下注又云說文曰尚庶幾也不作上字尤本以此校改然恐善注未全）

（或於末元有注上尚異同之語而今失之）注。莊子曰。眞者精誠之志。（陳云此九字衍觀下注自明是也各本皆衍）注。精誠之志也。（表本志作至是也茶陵本亦誤志）注。說文曰。懷。藏也。杜預曰。忍垢恥也。（陳云說文下六字當在杜注下是也各本皆倒）注。發論辭也。（何校論改語是也各本皆誤）注。下民爲孽。（陳云爲之誤今案各本皆然疑李所據與今本作之者異下尊沓背增今本作憎又我心永疢今本作使我心疢皆放此餘不悉出）注。爲惡莫近刑。（案刑當作形詳下注司馬彪本作形字也各本皆誤）

○七哀詩○注。孟秋。寒蟬應陰而鳴。（案蟬下當有鳴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十字各本皆脫陳云月令章句見子建贈白馬王詩注也）

○悼亡詩○注。涼歲云暮。（案涼下當有風字各本皆脫）注。魏文帝歌行曰。（案歌上當有燕字各本皆脫）注。長戚之士能閑居。（案士當作不各本皆譌）注。駕言出遊。又。（案又下當有脫無可據補陳云又字衍非也表本無乃改去耳故於下句楚辭下加一注字以足之茶陵本與此同尚未經改也）

○廬陵王墓下作○注。宋武帝子義眞。（下至）作一篇。（此一節注表本茶陵本皆係翰曰下茶陵本云善同翰注表本別有善曰沈約宋書曰武帝男廬陵獻王義眞初封廬陵王之任而高祖崩義眞聰明愛文義與陳郡謝靈運周旋異常而少帝失德徐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眞義眞輕訬不任主社稷因與少帝不協乃奏廢義眞爲庶人徙新安近郡羨之等遣使殺義眞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三年誅徐羨之傅亮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可追崇侍中王如故一節注共一百卌一字當是尤所見與茶陵本同而致誤表本爲是也）注。朱方。吳也。（案也當作邑各本皆譌）注。曹植寡婦詩曰。（陳云詩賦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疑彼三人。（陳云三二誤是也各本皆誤）

○拜陵廟作○注。王逸晉書曰。（表本茶陵本逸作隱是也）注。汲汲孳孳者。（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蓋所見不同也）伏軫出東坰。（案軫當作軾茶陵本云五臣作軾表本云善作軫詳善引莊子以注伏軾是亦作軾其作軫者但傳寫誤耳況此詩末句有歸軫必不應複用矣尤因此并改注字益非見下）注。宣尼伏軫而嘆。（表本茶陵本軫作軾案二本是也此所引在莊子漁父云孔子伏軾而嘆可證又宣尼亦誤當作孔子也）注。各自君陵傍立廟。（表本茶陵本君作居是也）注。作陽陵。（陳云陵下脫邑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被歌聲。（案此三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言帝澤被天下。（表本茶陵本無澤被天下四字）幼牡困孤介。（案牡當作壯表茶陵二本校語云善作牡幼壯與末暮偶句不待解而自曉故善俱無注實非於五臣有異校語非也）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注。傳。舍也。（表本茶陵本重傳字案今釋名傳傳也蓋尤本刪下舍字而誤去傳字）注。女史曰。（何校史下脫箴字陳同各本皆脫）注。攜手遯于秦。（陳云于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孔安國尚書曰。（表本茶陵本書下有傳字是也）注。臺無所鑒。（陳云臺當作壹下同是也各本皆譌）注。又曰。容則秀雅穉朱顏。（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安意歌今。（陳云今吟誤是也各本皆誤）

○贈蔡子篤詩○注。晉官名曰。（何校官上添百字陳

同案晉上當有魏字隋書經籍志魏晉百官名五卷晉百官名三十卷並載皆無撰人名晉書蔡謨傳曰曾祖睦魏尚書可見此所引乃魏晉百官名而非晉百官名也各本皆脫陳又云所引書名當有誤是矣但失檢隋志耳）濟岱江行。（案行當作衡表本作衡字顯然無疑今各本并注譌爲行絕不可通何校云藝文類聚行作衡亦是一證）雖則追慕。（案追當作進表本云善作追茶陵本云五臣作進各本所見皆傳寫誤善引法言以注進慕是亦作進若作追慕不得云以此專注慕字也凡此等善與五臣無異表茶陵二本據誤字爲校語而失之者於今所訂正爲一例也）涕泣漣洏。（案洏當作而注引杜預左傳注而語助也善必爲而字無疑贈士孫文始詩胡不僂而句例正同唯表茶陵二本載濟注云洏亦淚流也是五臣乃作洏字今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耳祭古冢文縱緬漣而亦善而五臣洏彼未亂之可爲證矣凡此等善與五臣截然有異表茶陵二本不著校語而失之者於今所訂正爲又一例也）

○贈士孫文始○注。三輔決錄趙岐注。（陳云趙岐二字衍岐著三輔決錄晉摯虞作注下云於今詩猶存即虞自謂作注之時耳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誤）注。

士孫孺子名萌。（表本茶陵本無孺子名三字）亦尅宴處。（表本茶陵本尅作克是也）靡日不思。（茶陵本日作喆云五臣作哲表本作哲無校語案二本所見皆非也此及上句皆取詩成文善注因人亦有言連引靡喆不愚者猶之因靡日不思連引有懷於衛耳與正文無涉也惟銑注云哲智也是五臣乃誤作哲又以之亂善此所見獨不誤或尤延之知其非而校改之也）○贈文叔良○僑肸是與。（案僑當作喬注同茶陵本作喬云五臣作僑表本作僑用五臣而失著校語尤所見以五臣亂善非也考隸釋三公山碑云喬札季文議郎元賓碑云有喬宰鄭皆東漢時書喬字無人旁之證羣書亦有之不悉數）注。敢請辭故。（陳云辭亂誤是也各本皆譌）注。而不可以之告。（何校刪之字陳同各本皆衍）注。孤用視聽命。（何校視改親陳同各本皆譌）注。君若畀天子。（陳云畀上脫無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言江漢之君。（下至）非汝之功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何校云考六臣本即良注陳云削去爲是案所校是也）○贈五官中郎將○注。公子自是。（案是當作起各本皆誤）金罍含甘醴。（表本茶陵本云甘善作其案據校語五臣乃作甘此作甘者尤延之所改也注無明文而第三首云應門重其關句例正同未必非善自作其字尤改失之）注。蔫啓強曰。（陳云強彊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幹自謂也。（何校幹改楨案所改非也幹即公幹善注稱人字有此例）華燈散炎輝。（案燈當作鐙注同各本皆譌第一首第三首表茶陵二本有校語此首失著乃誤以五臣燈字亂之）○贈徐幹○注。楊雄解嘲曰。（案嘲當作難各本皆誤）○贈從弟○冰霜正慘愴。（茶陵本愴作悽案悽字是也注有明文表本作愴與此同誤）豈不羅凝寒。（何云羅疑作罹陳同案各本皆作羅蓋傳寫譌）

卷二十四○贈徐幹○注。而能相萬乎。（何校萬改薦陳同各本皆譌）○贈丁儀○注。玉除彤庭。（案除當作階各本皆譌但引以注玉字其除即是階上已注訖不知者用正文玉除改之非也後贈何劭王濟詩注引不誤亦可證或又因此欲改西都賦作除則益非矣）○贈

王粲○攬衣起西遊。（表本攬下有校語云善作攬茶陵本則云五臣作攬案此悉傳寫誤耳無論善自作攬即五臣亦未始作攬也）○又贈丁儀王粲○注。西都賦曰。（表本茶陵本賦作賓是也又後贈張華荅何劭詩注皆然）注。抗仙掌與承露。（茶陵本抗作抗案涉下而誤也表本作抗與此同不誤引之但注承露其以下方注槩字或因據此誤字反欲改西都賦則謬矣聊出之於尤本無施也與賦作以）○贈白馬王彪○注。日不陽。（表本茶陵本日不作到洛是也）鬱紆將難進。（茶陵本云難進五臣作何念表本云善作難進何校云難進當從魏氏春秋作何念案此恐善本傳寫有誤）踟躕亦何留。（表本茶陵本云何善作可案二本所見非也善自作何注有明文此不誤或尤校改之也）孤魂翔故城。注。魏志城作域。（表本茶陵本無注魏志城作域五字正文皆作域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城表本無案魏志城作域五字當是或記於旁尤誤取添入注故此處脩改之迹尚存也善作城無明文恐尤及茶陵所見傳寫有誤而表所見爲未誤也）注。太子執報桓榮書曰。（案執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太子漢明帝也在范蔚宗書桓榮傳）○贈丁翼○世俗多所拘。（表本茶陵本世作時是也）○贈秀才入軍○顧盼生姿。（表本茶陵本盼作眄注同案眄字是也眄爲眄之別體字不知者多改爲眄茶陵改刻如此後又誤成盼也）注。所以得魚也。（何校得改在陳同各本皆譌）注。聲而蹔之。（何校聲改馨陳同各本皆譌）注。臣則當能蹔之。（表本當作嘗是也茶陵本亦誤當）注。帟平帷也。（何校帷改帳是也此節注表茶陵二本多脫字不具論）○贈山濤○今者絕世用。（表本茶陵本有校語云用善作人案二本所見非也注有明文此不誤或亦尤校改）○荅何劭○注。貽爾新詩又。（陳云又文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已已衰老子曰。（表本茶陵本老下有也老二字是也）流目翫鯈魚。（茶陵本鯈作儵注同案鯈字是也考莊子釋文作鯈爾雅釋文作鯈陸於秋水篇引說文直留反謂魚部鯈字音然則鯈是儵非也表本亦誤儵其注作鯈仍不誤）○贈馮文羆遷斥丘令○注。後漢。班固

議曰。以漢興已來。（案漢下當有書字曰下當衍以字各本皆誤在班固傳也）借曰未洽。（茶陵本作給云五臣作洽表本作洽無校語案二本所見皆大誤所載翰注曰給猶足也五臣作給無疑然則善作洽也茶陵本例用善爲正文當作洽而著五臣作給表本例用五臣爲正文當作給而著善作洽今倒錯失理此不誤必尤延之知其非而校改正之）非子之念。（表本茶陵本有校語云非善作悲案二本所見非也注無明文然作悲不可通必善自作非與五臣無異但傳寫誤也此不誤蓋亦尤校改正之也）○荅賈長淵○注。魯公賈謐。（表本茶陵本無魯公二字是也）注。以綱爲喻也。（案綱當作網各本皆譌）注。丁德禮寡婦賦曰。（案此有誤也前潘安仁寡婦賦屢引丁儀妻寡婦賦其日杳杳而西匿句注引此文然則禮下脫妻字各本皆誤儀字正禮疑一字德禮奏彈王源注引丁德禮勵志賦蓋儀作也又赴洛道中作詩注引丁儀寡婦賦恐亦脫妻字）注。嗟爾烈祖。（表本茶陵本爾作嗟是也）如玉之闌。（案闌當作爛善引王逸楚辭注爛然爲注可見也又音爛力旦切皆其證今亦改闌益非茶陵本云善作之闌表本云善作之蘭乃五臣改爛爲蘭改之爲如而云如蘭之芳又轉轉多謬謝靈運擬鄴中集陳琳詩夜聽極星爛善引明星有爛爲注五臣改爛作闌而以爲闌稀表茶陵二本校語具有明文正與此略同矣）注。賈戒之以木。（表本賈作潘是也謂安仁所作耳見後茶陵本亦作賈與此同誤）注。晉克曰。（何校晉改里陳同各本皆誤）○於承明作與士龍○佇盼要遐景。（茶陵本盼作眄是也表本作盼亦非說見前）俯仰悲林薄。（案林當作外表本茶陵本云善作外薄迫也言悲自外而來迫也不知者以五臣亂善尤所見非）○贈尚書郎顧彥先○注。屏翳起雨。（表本屏翳作荓號是也茶陵本亦誤作屏翳案天問文）注。王逸曰。口屏翳。（表本曰下有荓字茶陵本有屏字案表本是也此尤脩改而誤）注。書籍林淵。（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贈顧交阯公眞○注。子盍亦遠績禹功。（表本茶陵本無禹字是也案見左傳釋文善引自如此尤添禹字耳）○荅張士然○注。敬祭明祀。（陳云當作敬恭明神是也各本皆誤）注。晉宮

闕銘曰。（案銘當作名各本皆譌）○爲顧彥先贈婦○翻飛浙江汜。（表本茶陵本有校語云游善作浙今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詳善但引江有汜爲注而不注浙江是江汜連文非浙江連文蓋亦作游與五臣無異傳寫誤也）○贈馮文羆○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注。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巔。巢折。凌風而起。（表本茶陵本云善無此二句注十六字二本無案此尤延之校添或其所見者有正文二句及注也故林謂吳必作於出補吳王郎中令時故云爾潘安仁爲賈謐作贈詩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或云國宦清塗攸失亦即此意有者是矣五臣向注誤不具論）○爲賈謐作贈陸機○注。得百姓之國。（茶陵本姓作里是也表本亦誤姓）注。得其姓者。（案得其當作其得各本皆倒）注。將軍弱冠登朝。（表本茶陵本無弱冠登朝四字是也）注。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表本茶陵本作夫招士以旌五字案當是招大夫以旌之譌尤所添改未是）注。必之天下英俊。（表本茶陵本之作於是也）吾子洗然。（案洗當作洒善注中兩字皆作洒唯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銑注字乃作洗然則善洒五臣洗各本所見亂之而失著校語善所引禮記玉藻莊子庚桑楚皆本是洒字釋文可證也）注。郭璞口山海經注曰。（表本璞下衍曰字茶陵本無此亦初衍脩去）莫匪安恒。（表本茶陵本云安善作宣案此蓋所見不同今無考但作宣不可通當是傳寫誤也）○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注。是史也。（何校史上添良字陳同各本皆脫）注。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茲恭敬。（何校恭上添益字下去敬字是也各本皆誤）○贈河陽○注。以問於密子（表本問下有其故二字茶陵本有二字無以字尤初同茶陵而脩去）注。人果共立爲邑起冢（陳云立字衍是也案漢書循吏傳共上有然字無立字各本皆誤）注。能舉居之官職也。（茶陵本居作君是也表本亦誤居）

文選考異卷第四

文選考異卷第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鎭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二十五○贈何劭王濟○注毛詩傳曰（何校去傳字陳云傳字衍是也各本皆衍）○爲顧彥先贈婦○注集亦云爲顧彥先（案顧當作全見前卷士衡詩題下注亦者即亦彼也不知者誤謂亦此題而改之耳二陸同作不得歧異明甚今世行二陸合集又將士衡題一槩盡改成顧字則更誤中之誤也表茶陵二本合并此節注入向曰下文句咸失其舊難以取證今不復論）注徘徊相佯○瞥若電伐（陳云佯當作徉相徉見楚辭伐滅誤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譌）○荅兄機○注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表本茶陵本無也下九字案各本皆非見下）注以服事夏商（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此上起左氏傳至末一節注與前卷全同依善例但當云參商已見上文蓋各本皆誤複出尤又從而補之皆非善之舊）○荅張士然○

注曹植出行曰（案出上當有丞字各本皆脫後八公山詩注引可證）慼念桑梓城（表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域善作城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城但傳寫誤善亦作域非與五臣有異二本據所見誤字作校語耳）注轗軻長辛苦（表本辛苦作苦辛是也茶陵本亦誤倒）○荅盧諶詩○注段匹磾領幽州牧○諶求爲匹磾別駕（表本茶陵本無州下牧諶二字及爲下匹磾二字案無者是也尤誤取五臣良注衍字添耳）嗣宗之爲妄作也（表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妄善作忘案二本所見非也作忘不可通必傳寫誤而尤改正之者）長鳴於良樂（表本茶陵本無長字案此或所見不同今無所考）注適祇適也（陳云上適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戹運初遘（案遘當作構表本注作構成也見下其五臣銑注乃云遘遇也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尤因此并改注字益非）注毛萇詩傳曰○遘成也（表本遘作構案構字是也所引小雅四月傳文茶陵本刪去此八字尤誤）注善馬香草（何校馬改鳥是也各本皆誤）注杜預左氏傳曰（陳云傳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褱粮攜弱（表本茶陵本此上有不慮其敗唯義是敦八字云善無此二句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詳詩每章十二句傳寫共脫三處非善自無下二處皆經尤校改正之唯此仍其舊爲失於檢照也又疑善尚有注爲并脫一節今注其可考）注張晏漢書曰（何校書下添注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倚篠異幹（何校倚改奇是也各本皆誤）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表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善無此二句案二本所見非也傳寫誤脫說見上尤校改正之其脩補之迹尚存也又疑善亦尚有注其可考）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表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善脫此二句案傳寫誤尤校改正之說見上此二句善注各本具存益足證非善自無也凡表茶陵二本載所見爲校語未嘗謂善眞如此讀者每誤認觀此可曉然矣）注夫招大夫以旌（表本茶陵本旌作旍案正文作旍旍即旌字陳云上夫字衍是也各本皆衍）○重贈盧諶○注以激諶○素無奇略（何校素上添一諶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非得公侯（案非當作兆各本皆譌）注已見謝惠連張子房詩（何校惠連

改宣遠是也表本亦誤惠連茶陵本所複出更非）○贈劉琨○注宋伯謂晉侯曰（何校宋伯改伯宗是也各本皆誤）注周易繫辭（表本茶陵本辭下有文字是也）注老聃謂崔曜曰（案曜當作矅見釋文茶陵本曜作瞿依今莊子改未是也表本亦誤曜）注楚子和氏（案子當作人各本皆誤）良謀莫陳（表本茶陵本謀作謨案此或所見不同今無所考）使是節士（表本茶陵本使作狹云善作使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自作狹注云故尤而狹之傳寫并注中皆譌爲使乃不可通此即善五臣無異而當訂正者）注達志也（陳云志也當作亦樂見幽通賦是也各本皆誤）注道德於此（何校德改得陳同是也茶陵本作得表本亦誤德）注秦繆公問內史寥曰（表本茶陵本寥作廖是也）注夫差以甲兵五千人（何校夫差改句踐陳同是也表本亦誤茶陵本脫此注）○贈崔温○注公官之長（何校公官改六官陳同是也各本皆誤）○荅魏子悌○注惕惕猶切切也（陳云切切當作忉忉是也所引防有鵲巢二章傳文）

（各本皆誤）○荅靈運○注。高軒以臨山。（案高上當有開字各本皆脫）注。伊余志之懷慢愚。（表本茶陵本之下無懷字愚下有兮字是也又茶陵本志作懷亦誤）○於安城荅靈運（何校城改成注同陳云城成誤是也各本皆譌）嚶嚶悅同響。（表本茶陵本作嚶鳴云善作嚶嚶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詳詩以嚶鳴與上華萼偶句非善獨作嚶嚶乃傳寫誤又可云五臣作嚶鳴向來不知校語但據所見故何以嚶鳴專屬之五臣耳後酬從弟惠連詩鳴嚶已悅豫五臣亦作嚶鳴疑彼各本所見善誤倒）注。陸機贈馮文熊詩曰。（案熊當作羆各本皆譌）注。京畿千里。（陳云京邦誤案所校是也正文云封畿即邦畿耳各本皆誤）注。跬以一足行爲（表本茶陵本無爲字是也）注。曹植與吳重書曰。（陳云吳下脫季字案非也重即季重例見前）○西陵遇風獻康樂○注。阿谷之隊隱也。（陳云隱下脫曲之汜三字見前謝惠連泛湖詩注是也各本皆脫）注。焉得萱草。（案萱當作諠觀下注可見各本皆誤）○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注。陸機弔魏文帝柳賦曰。（何校魏下添武帝文曰庶聖靈之響像魏十一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徐羨之等。（何校徐上添詠字是也各本皆脫）質弱易版纏。（表本茶陵本版作板音百蠻何校改扳陳云扳誤案所校是也注同末當有善音今脫）注。衛生之經乎。（茶陵本無乎字是也表本亦衍後脩去之）注。司馬彪曰生。（茶陵本生上有衛字是也表本亦脫）○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注。文章常會。（何校常改賞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攢聚之也。（茶陵本無之字陳云之字衍是也表本亦衍）○酬從弟惠連○注。善養曰。（案養當作卷各本皆譌此讓王篇文也）卷二十六○贈王太常○注。若險危大人。（表本茶陵本若作以是也）注。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案此二十一字不當有下云丹穴已見東京賦彼注所引即此文無庸複出明甚各本皆衍以此推之善注失其舊者多矣）注。爾雅曰。列。業也。（案爾當作小業當作次各本皆誤又陳云列業也釋詁文不當誤引以釋列字蓋五臣本作烈故有此注後誤入李注并訛烈爲列其說非也表茶陵所載五臣銑烈美也之注自在且引爾雅曰亦不合其例此爲善注無疑必小譌作尔乃改次爲業耳）○直東宮荅鄭尚書○皇居體寰極。（表本茶陵本寰作環是也）注。何異絲桐之閒哉。（陳云異與誤是也各本皆譌）○和謝監靈運○注。汀。水際也。（案際下當有平字各本皆脫前登臨海嶠詩注引有可證說文云汀平也𣲝汀或从平韻會擧要曰謂水際平地是矣不知者誤刪之）興賦究辭棲。（表本茶陵本棲作悽陳云棲悽誤是也又二本賦作玩有校語云善作賦案詳善有玩愛也之注則善亦作玩各本所見爲誤又案此注玩愛也上引說文云興悅也考說文在女部云㜣說也依善例當引作㜣而下注㜣興異同今本恐經後人竄改致失其舊疑不能明矣）○荅顏延年○注。侵謂之侵。（案上侵字當作故各本皆誤）○郡內高齋閒坐荅呂法曹○注。魏武帝善哉行

曰。（陳云善哉當作短歌是也各本皆誤）○在郡臥病呈沈尚書○籉笠聚東菑。（表本籉作薹注盡同茶陵本盡作籉案考宋本謝宣城集作薹驗其集如撫机作杌風雲作煙之類與五臣每合是善籉五臣薹表茶陵不著校語者非又善注引毛詩臺笠緇撮傳臺所以禦雨皆作籉而於其下云音臺恐亦經竄改失舊依善例當引作臺而下注籉與臺同音臺也）注。浮蟻在上洗洗然。（案洗洗當作汎汎各本皆誤）○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注。荆州圖記曰。當陽東有楚昭王墓。（表本茶陵本無記當陽東有五字）注。登樓賦曰所謂西接昭丘也。（表本茶陵本無西接二字又陳云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案與彼賦注可互證）○詶王晉安○注。周易曰。（表本茶陵本曰上有子字案此尤刪之非）○奉荅內兄希叔○注。後至行軍參軍。（陳云後上脫遷字至字衍行軍二字當乙是也各本皆誤）注。選太子太傅功曹掾。（茶陵本選作遷是也表本亦誤選）寂蔑終

始斯。（茶陵本有校語云薎五臣作蔑始五臣作如表本正如此用五臣也案薎即蔑別體字耳始字義未安或各本所見善傳寫誤注無明文不可考）庶子及家臣。（何校臣改丞陳云臣丞誤案各本皆作臣詳五臣良注家丞亦家臣也是其本作臣意取與下民陳濱爲協然庶子同是家臣而以及爲言殊乖文義恐此詩自通協丞字善並不作臣故但引家丞更無申說也各本皆以五臣亂之而失著校語）注致足樂之。（何校之改也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贈盧諶詩曰。（陳云諶上脫子字案非也此如公幹稱幹季重稱重之例）○贈張徐州稷○注投來修岸垂。（陳云來當作耒是也各本皆誤）注疵。痛也。（陳云痛病誤是也各本皆譌）注齊以荊州爲北徐州也。（陳云荊州二字衍案所校是也謂即鍾離之徐州而加北字耳各本皆衍）○古意贈王中書○注漢紀曰秦遷於琅邪之皐虞。（案曰當作由以十一字爲一句王文憲集序其先自秦至宋注引琅邪王氏錄云其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云云即所云由秦遷也漢紀漢世也集序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注引漢書王吉琅邪人即所云漢遷琅邪也琅邪王氏錄者何法盛晉中興書之篇目此注所引晉書未稱何家疑亦琅邪王氏錄文與集序注所引本相承接各本皆誤讀者勘察今特訂正之）○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湍險方自茲。（茶陵本險作嶮云五臣作險表本作險案表本所用五臣也此似尤亂之）○河陽縣作○連陪廁王寮。（茶陵本云五臣作違表本云善作連案各本所見皆非也違去也去陪臣而廁王寮也連字不可通傳寫誤耳）注浩蕩或爲濟蕩。音西。（案此不可通必有譌錯各本皆同他無所見難以正之矣）注人生年不滿百。（案人字不當有茶陵本無表本有人字無年字非）害盈猶矜驕。（表本茶陵本猶作由是也）注毛萇詩曰。（表本茶陵本無詩字是也）歸鴈映蘭時。（茶陵本云五臣作洔表本云善作時陳云時當作洔見前謝叔源遊西池詩注又此注大渚曰沚下疑脫洔與沚同四字亦見前注案陳校云當作洔是也考集韻六止云沚洔或从寺又云洔溡或从時然則必潘詩異本有作溡者或用溡改洔遂誤爲時耳非善五臣之不同也注中二沚字皆當作洔蓋毛詩作沚訓小渚韓詩作洔訓大渚故善引韓及薛君章句以注洔不知者又誤改洔作沚致與正文歧異）

大夏緬無覿。（茶陵本夏作厦有校語云五臣作夏案此即傳寫誤也善作夏注有明文表本及尤所見皆不誤）注自今掾吏。（陳云吏史誤下同是也各本皆譌）○在懷縣作○注毛詩曰迄。（茶陵本詩作萇是也表本亦誤詩）春秋代遷逝。（何云春秋另一首當提行起陳云春秋以下爲一篇是也茶陵本不誤表本誤不提行其以下仍相連尚未誤割四句入第一首也尤本非）注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表本茶陵本作何謂也爲下得之若驚九字案此尤據王弼注本校添未是也）注植根生之屬也。（陳云植下當有物字是也各本皆脫）卷然顧鞏洛。（表本茶陵本卷作眷云善作卷陳云據此注亦作眷爲是案所校是也此但傳寫誤各本所見皆非）注公鉏曰。敬恭朝夕。（案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陳云日當作然之二字非也善引多節耳）○迎大駕○注而蓋即同也。（表本茶陵本蓋上有帷字是也）注蘇武曰。（陳云武秦誤是也各本皆誤）○赴洛○注聽之寂寞。（表本寞作漠是也茶陵本亦誤寞下寂寞各本皆同亦當作漠餘皆放此）慷慨遺安愈。（案愈當作悆注同各本皆誤據注引東京賦訂也五臣作念即悆字形近之譌可借爲證）注張叔與任彥眞書曰。（陳云叔當作升升字彥眞見范史文苑傳是也各本皆誤）○赴洛道中作○注維進退準繩。（表本茶陵本維進退作進退惟案此尤改惟爲維而誤倒在上也）○始作鎭軍參軍經曲阿作○眇眇孤舟遊。（表本茶陵本遊作逝云善作遊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亦作逝逝往也遊但傳寫誤非善五臣之不同表茶陵據誤本爲校語耳）注孔子行年六十化。（表本茶陵本化上有而六十三字是也）○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注西荊州也。（案荊字當重各本皆脫）不爲好爵榮。（何校榮改縈陳同今案此依今本陶集校也詳五臣銑注作榮華解是其本作榮善注無明文未知與五臣異同以義求之似當是營應劭注漢書敘傳不營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引易不可營以

（禄虞翻本正如此今本漢書改引易作榮又隸釋載婁壽碑不可營以禄新刻亦改榮是後人多知榮少知營故耳集作榮未可據其詠貧士第四首好爵吾不榮仍作榮可見榮未必非又榮之誤者也何陳失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注何不能攄以爲大鎛（表本無能字是也茶陵本亦衍）注一瓠落大貌（表本無一字是也茶陵本亦衍）○過始寧墅○注初與郡守爲使符（茶陵本使上有竹字是也表本亦脫）○富春渚○注則盡諾以報之（陳云盡畫誤是也各本皆譌）○七里瀨○注甘州記曰（下至）至嚴陵瀨（此十九字表本無茶陵本有案有者是也又甘字疑當作十與後新安江水詩注所引其文似相承接也餘引此書多譌州爲洲皆不知者改耳）注末世鎖才兮（陳云鎖疑瑣是也各本皆譌）注後漢書曰（表本茶陵本後上有范曄二字是也）○初去郡○注子房之巖棲（案子房當作許由各本皆誤）注班固漢書曰邴曼容（表本茶陵本無班固

漢書曰五字邴下有生字案各本皆非依善例當云邴生曼容已見還舊園作無此下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十六字）注不悏牽朱絲（何校悏改悟陳同今案此疑借悏爲悟已見阮籍詠懷詩）注陸機越洛詩曰（案越當作赴各本皆譌）注戰明貴不如義（表本茶陵本戰下有勝字是也）○初發石首城○注是曰京師（陳云師當作畿因詩有出宿薄京畿句故既引伏記復云爾也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誤）注善貸且善成（茶陵本無且下善字是也表本亦衍）晨裝摶魯颸（案魯當作曾表本云善作魯茶陵本云五臣作曾各本所見皆非魯但傳寫誤何校改曾陳同是也）注又曰莊子曰摶扶搖而上征颸已見上文（案又曰下當有脫文征字衍表本與此同誤茶陵本刪又曰二字征颸巳見上文六字作楚辭曰溢颸風而上征九字乃複出前在郡臥病呈沈尚書注耳何校全依茶陵改非）○道路憶山中○注縱恣而傲誕（案縱上當有縱誕二字各本皆脫）○入彭蠡湖口○注廣雅曰（何校三字改入下狖

蜼也上陳云長揚賦注可據今案此疑中間本無言乘月而遊至爲翫芳叢之馥四句後來添入乃致舛錯失次也各本皆誤）露物吝珍怪（案露當作靈表本茶陵本作靈云善作露案各本所見皆非也靈物與下異人偶句非善獨作露但傳寫誤）○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注禄里弟子（茶陵本里下有先生二字何校添陳同案此不當添禄里即禄里先生矣表本亦無）銅陵映碧潤（案潤當作澗表本茶陵本作澗云善作潤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潤字不可通但傳寫誤）注桓子新論曰（陳云下脫天下神人五二日隱淪九字見江賦注今案蓋注本云隱淪見江賦或記桓子新論於旁而誤改之如此也各本皆誤）險逕無測度（案逕當作陘注引爾雅山絶陘可證也表茶陵二本作徑其所載五臣濟注云言山徑高險是五臣徑善陘二本以徑字亂善而不著校語尤本作逕同字耳各本又皆改去注中陘字乃誤之甚者也見下條）注山絶險（案險當作陘各本皆誤此所引釋山文郭注云連山中斷絶也）注遊將升雲煙（陳云遊逝誤是也各本皆譌）注仰羽人於丹丘（陳云仰仍誤是也各

本皆譌）恒充俄頃用（案恒當作常注引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可證前道路憶山中詩常苦夏日短表茶陵二本亦作恒有校語云善作常此蓋同彼各本失更著校語遂以五臣亂善而正文與注不相應矣）卷二十七○北使洛○注中軍行軍參軍（表本茶陵本無行下軍字是也）注蔡邕陳寔命碑曰（陳云命字誤是也案此不當有碑在五十八卷可證各本皆衍）隱憫徒御悲（案憫當作閔此善閔五臣憫而各本亂之注中字不誤可證也上文吳州五臣作洲伊穀五臣作瀔表茶陵二本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尤本不誤此正相同尤獨未經校正失之）注韓詩曰周道威遲（案此有誤也遊天台山賦琴賦金谷集詩皆引韓詩周道威夷是遲當作夷秋胡詩行路正威遲善兩引毛韓而云其義同此與秋胡詩俱顏作正文遲字無疑恐善既引韓而其下別有遲夷同字之注今失去也）注居世亦然之（陳云亦然之當作何獨然見魏志植傳注是也各本皆誤）○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河山信重復（表本茶陵本復作複案復複同）

（字、史記漢書復道皆讀複、此蓋善復、五臣複、二本失著校語、尤本所見爲不誤也、）清氛霽岳陽。（表本茶陵本氛作雰、案善引說文雰字爲注、其本作雰明甚、恐是五臣作氛、即資暇錄所言、若李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者也、表誤善爲五臣、尤誤五臣爲善、茶陵近得之、而失著校語、皆非、）注。說文曰。氛。（茶陵本氛作雰、是也、此所引气部氛下重文雰字也、表本亦作雰、但盡改此節其餘氛字爲雰、則誤甚、）注。河上有楓。（何校去河字、陳同、各本皆衍、）○還都道中作○注。駭瀾浪而相礧。（陳云、瀾崩誤、是也、各本皆譌、）○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注。起於蒼州。（陳云、蒼當作滄、是也、各本皆譌、）注。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唯良知。（陳云、此十三字乃下賞心於此遇注、誤列於此、案當在下節注引左傳下、各本皆誤、）○敬亭山詩○注。賈誼早雲賦曰。（案早當作旱、各本皆譌、陸士衡從軍行注引正作旱、此賦古文苑載之、）注。陸機歌曰。（何校歌改歎、陳同、各本皆譌、）注。王粲從軍行詩曰。（案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休沐重還道中○注。休謂退之名也。（陳云、謂譌誤、退字衍、是也、各本皆誤、此即高紀注、）注。濮陽令。（陳云、濮上脫去字、令下脫歸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嵇康秀才詩曰。（陳云、秀上脫贈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陸機曰。日出東南隅。（陳云、日字衍、隅下脫行字、案行下當有曰字、各本皆誤、）注。退將復修吾初。（何校、初下添服字、陳同、各本皆脫、）○晚登三山還望京邑○灞涘望長安。（案灞當作霸、注同、上篇霸池不可別、表茶陵二本作灞、大較善霸五臣灞而亂之、尤本彼不誤而此未經校正、餘亦不悉出也、）注。何爲久淫滯。（案淫滯當作滯淫、各本皆倒、）○京路夜發○注。戒車三百兩。（表本茶陵本戒作戎、是也、）注。班固燕山銘曰。（案燕下當有然字、各本皆脫、）○望荊山○注。淚下沾衣裳。（案衣裳當作裳衣、各本皆誤、後燕歌行注引亦然、善注之例、但取義同、無嫌語倒、說見前、不知者順正文乙轉、非也、餘引同、此不更出、）更使豔歌傷。（茶陵本更作再、表本作載、云善作再、案再字是也、再使與一聞

偶句、五臣改爲載、以則解之、殊失作者之意、尤本作更、乃誤字耳、）○旦發魚浦潭。（表本茶陵本魚作漁、是也、）注。山正曰障。（表本茶陵本山下有上字、是也、案此引釋山文、彼無山字、善添之、如前卷引水正絕流曰亂、水字亦添、尤蓋校改刪山而誤去上字、）○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注。十洲記曰。（案洲當作州、各本皆誤、說見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下、）寧假濯衣巾。（表本茶陵本此下有校語云、善作布衣、案二本所見絕不可通、必非也、此本所見不誤、或尤延之據注及五臣校改正之、）注。紛吾可以濯吾纓。（案可以濯吾纓當作既有此內美、涉下節而舛錯也、各本皆誤、）注。雜子曰。（陳云、子字誤、是也、各本皆譌、所引正作字、所謂周成雜字者也、）七里瀨○從軍詩○但聞所從誰。（表本茶陵本聞作問、云善作聞、案各本所見非也、聞但傳寫誤、）注。陸賈新論曰。（案論當作語、各本皆誤、）軍人多飫饒。（表本茶陵本人作中、云善作人、案各本所見非也、人但傳寫誤、）注。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案曰字城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所引地理志文也、）注。所願志從之。（案之字不當有、各本皆衍、今家語無、又志作必、）注。異於是矣。（茶陵本異上有人字、是也、表本自左氏傳下至此、并善入五臣、甚誤、）注。使子餘。（茶陵本餘下有相字、是也、表本亦脫、）不能效沮溺。（表本茶陵本此上有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云善無此二句、何校云五臣本多二句、陳同、今案、此恐各本所見善傳寫脫正文、并注一節也、下節注仲宣欲厲節而求仕、蓋即指此、）注。葬我君還公。（表本茶陵本還作桓、是也、）注。眷眷懷歸。（案歸當作顧、各本皆誤、前屢引可證、）注。毛萇詩序曰。（陳云、萇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有後令郜鄲。（何校有改胥、陳同、各本皆誤、）注。搦朽摩鈍鉛刀。（陳云、荅賓戲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鈍字絕句、鉛刀屬下讀、此恐脫四字、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脫、）○宋郊祀歌○注。嚴恭寅畏。（表本恭作龔、案此所見不同、茶陵本亦作恭、表本龔字決非後人所爲、乃善之舊、其作恭者、蓋依今尚書改、善引嚴龔注嚴恭寅畏注貪威、其下當更有音義異同之注、各本皆刪削失之、以致正文與注不相應、或欲改正文作寅畏以就之、亦非、）注。寔其

遡于（陳云于當作兮是也各本皆譌）注。明王盛德。（表本茶陵本盛作愼是也）注。寤寐曰。（陳云寐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陟配在京。（陳云陟王誤在于誤案所校是也此但涉正文誤耳）注。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獵賦曰。（案公字不當有輪當作轂羽上當脫撰人姓名此非楊子雲作各本皆誤）○樂府三首。注。五言。（案此古辭下不當有五言二字其三首每篇題下當有之茶陵本後二首正如此前一首又誤移於上亦非表本俱無益非）飲馬長城窟行○書上竟何如。（表本茶陵本上作中是也）○傷歌行○昭昭素月明。（表本茶陵本月明作明月是也陳云別本作明月前月賦注後何敬祖雜詩注引皆作明月可證）注。抑於家。（案抑下當有鬱字各本皆脫此所引永傳文漢書可證）○長歌行○注。魏武帝燕歌行曰。（陳云武當作文是也各本皆誤）焜黃華蘂衰。（表本茶陵本蘂作葉是也下篇注引正作葉字）○短歌行（茶陵本此下有四言二字案有者是也表本每題下盡無皆非）注。遷南頓令。（陳云南頓當作頓丘案所校是也魏志武帝紀及裴注俱可證各本皆誤蓋東郡之頓丘也）注。皇帝時宰人。（表本茶陵本皇作黃是也）但爲君故。沈吟至今。（表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善無此二句案所見非也此詩四句一換韻今與心協不容善獨無之蓋亦脫正文共注一節說具於前尤延之知其誤據五臣補正文故此處有添改痕跡但疑終失注耳）注。月明。已見上句。（表本茶陵本見上作上四案各本皆有誤也疑當作已下否則月明行耳）○苦寒行○注。然則坂在太行。（案則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凡善注之然即今人之然則前後例如此不知者誤添之）○燕歌行（表茶陵二本此首在善哉行之後案蓋善五臣次序不同二本所用是五臣而失著校語耳）注。宋玉風賦。（案風當作諷各本皆譌餘多不更出）○善哉行○注。寄者。固也。（陳云固下脫歸字是也各本皆脫餘屢引可證）注。又毛詩曰。（茶陵本無又字是也表本亦衍）○箜篌引（案上五言二字當在此下茶陵本亦誤倒後三首每題下皆當有茶陵本不誤）注。吾能尊顯也。（陳云也之誤是也各本皆譌）○美女

篇○注。南方草物狀曰。（案物當作木各本皆誤此嵇含所撰）注。懷秀女。（案秀當作季各本皆譌洛神賦注引不誤）注。顏色盛也言美。（案也言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前神女賦秋胡詩後日出東南隅行引皆不誤可證也）○白馬篇○注。臣不若王子城也。（案也當作父各本皆誤此所引呂氏春秋勿躬篇文）○名都篇（表茶陵二本此首在美女篇之後案蓋亦善五臣次序不同說見前）馳馳未能半。（茶陵本下馳字作騁表本亦作馳馳案馳行也馳猶行行耳騁字蓋後人改之）注。揷插也。（表本茶陵本插作捷是也今儀禮釋文亦誤改捷爲插與此正同）○王明君詞○注。臧榮緒晉書曰。（下至）遂被害。（案此一節注非善之舊表茶陵二本皆并善入銑日而如此耳今無可考）注。魏文帝苦哉行曰。（陳云文當作武哉當作寒是也各本皆誤）注。爲復系若鞮單于。（案復下當有株字系當作絫各本皆誤此所引匈奴列傳文也鞮作鞮蓋別體字）注。吁嗟默言。（陳云言當作默是也各本皆誤）注。思寄身於鴻鸞。（表本鸞作鷥是也茶陵本亦誤鸞）注。高誘呂氏春秋曰。（陳云秋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卷二十八○猛虎行○注。侯璞箏賦曰。（案璞當作瑾各本皆譌侯瑾范史文苑有傳隋志云集二卷箏賦今在藝文類聚初學記皆可證餘亦屢引）○君子行○注。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表本作數十衣中四字茶陵本并善入五臣良注與此同案皆非也數十當作綴于尤延之不知字譌取良注以通之非也琴操亦云綴衣領可借證）注。奇往視袖中殺蜂。（案視當作就殺當作掇正引此以注掇蜂不得作殺乃良注誤言殺琴操載一云令伯奇掇之可借爲證表本亦譌）注。使者就袖中。（案就當作視此與上視就二字互易其處也表本亦譌）注。藜羹不糝。（表本糝作糂是也此所引呂氏春秋任數文高誘有注可證）注。食絜故饋。（陳云故欲誤表本亦作故今呂氏春秋作而後二字或善引不同耳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作欲陳以之校善未必是）○從軍行○夏條集鮮藻。（案集當作焦表本云善作集茶陵本云五臣作焦所見皆非也集字於文義全）

（乖各本但傳寫誤非善如此）○豫章行○汎舟清川渚。（茶陵本川作山云五臣作川表本云善作山案此所見不同蓋尤是二本非或校改正之）注。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茶陵本無弔二叔之不咸故七字表本無弔二叔之不咸六字案善引經典有節其字句之例尤本專主增多每非是）注。出是上獨西門。（案獨當作留表本亦譌茶陵本此一節并善入五臣良注全失其眞或又據之以改善斯大誤矣今不具論）○苦寒行○注。山墮也。（茶陵本墮作隳是也表本亦誤墮）○君子有所思行○注。難止也。（案止當作正各本皆譌顏氏家訓引作整可借證也下同）注。說文曰。（何校文改苑陳同各本皆誤）○齊謳行○注。請更諸爽塏之地。（陳云之地當作者今案當作者也引末綴以也字善每有之各本皆誤）注。恒豆之俎。（案俎當作葅各本皆譌）注。謂自萬中之三也。（案中當作十各本皆譌）○長安有狹邪行○注。俊民用康。（案此有誤也洪範有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無俊民用康餘屢引各本亦章康互出蓋章是康非也）

要予同歸津。（表本茶陵本予作子是也）○長歌行○注。范曄後漢書曰。（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無者是也善例如此引太子報桓榮書之在榮傳谷永與王譚書之在永傳初不稱范班二史也其類甚多此亦尤延之添而未是者）注。願乘閒而自察。（表本茶陵本乘作承是也）○悲哉行○喈喈倉庚吟。（茶陵本吟作音云五臣作吟表本云善作音案二本非也上云時鳥多好音古人即不忌複韻此實非其比但傳寫誤尤所見爲是或校改正之也）○吳趨行○注。而齊右善謳。（表本右作后是也上注云齊娥齊后也此作后明甚今茶陵本亦作右皆後人誤改又案餘屢引皆作右疑孟子有二本而善兼引之如放踵致於踵兼引之例）冷冷祥風過。（何校祥改鮮云江淹擬許徵君自序詩曲櫺激鮮飆注中引此句作鮮案所校是也茶陵本云五臣作鮮表本云善作祥各本所見皆傳寫譌即善五臣並非有異而誤著校語之例）注。謝丞後漢書曰。（案丞當作承各本皆譌）○短歌行○注。王逸楚辭曰。（案辭下當有注）

（字各本皆脫餘同者不悉出）注。萍華。（案華當作苹表本亦譌茶陵本作蓱萍上作蓱始生與今月令合或與尤表所見自不同也）○日出東南隅行。（表本茶陵本此首第十長安有狹邪行第十一前緩聲歌第十二長歌行第十三吳趨行第十四塘上行第十五悲哉行第十六短歌行第十七案此亦善五臣次序不同而失著校語）高臺多妖麗。（案妖當作姣注同善引呂氏春秋公姣且麗在達鬱又王逸楚辭注姣好也在大招姣麗施只下作姣明甚表茶陵二本作妖所載五臣向注云妖美必各本以五臣亂善又盡改注中姣字作妖而幾於莫可辨識矣今特訂正之）滃房出清顏。（案詳注引廣厦邃房是善正文作邃字表茶陵二本作滃所載五臣濟注云滃深恐此亦以五臣亂善）注。曼好目曼澤。（陳云好上曼字衍是也此引王逸語後三十三卷可證各本皆衍）高崖被華丹。（案崖當作岸表本云善作崖茶陵本云五臣作岸其實各本所見皆非也崖字傳寫涉上而誤耳非善如此）注。韓詩曰。舞則莫兮。（陳云莫纂誤案所校是也前舞賦注引不誤可證）○前緩聲歌○注。馮夷大禹之御也。

（案禹當作丙各本皆誤此所引原道訓文高誘有注云丙或作白不得爲禹明甚後廣絕交論引作丙不誤）○塘上行○注。止于巨樊。（陳云巨字衍是也各本皆誤）○會吟行○注。控振宮引第一。（表本無宮字是也茶陵本亦衍案下云其宮引本第二此不當有宮字甚明）注。佇立也。（陳云立當作久是也各本皆誤）注。前漢書。（表本茶陵本無前字是也有者大誤）鷁首戲清沚。（表本有校語云鷁善作鸀其注中亦是鸀字案表所見非也茶陵本皆作鷁無校語當與尤所見俱未誤）注。闔閭傷馬。（陳云馬當作焉是也各本皆譌）○東武吟○注。有功卒。（陳云卒當作中率是也各本皆譌何校去卒字者非此所引李廣傳文）注。秦築長安城。（表本無安字是也茶陵本亦衍）倚杖牧雞豘。（茶陵本云收五臣作牧表本云善作收案二本所見非也收是傳寫誤尤蓋校改正之也）○結客少年場行。（茶陵本此下有五言二字以後六首同是也表本全無者非）注。燕丹太子。（案太字不當有各本皆衍陳云燕丹子書名是也載隋志）注。東爲城皐。（何校城改

（成陳同各本皆譌）○東門行○注日出東門行（案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有鴻鴈從東方來（案鴻當作閒各本皆誤今楚策閒有閒連文不知者改之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同誤）注故創怯（茶陵本怯作隕表本亦作怯案今楚策作隕此怯當是抎字之譌抎隕同字不知者改之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同誤陳云下脫也字今楚策有）行子夜中飯（表本有校語云善作飲案所見非也茶陵本作飯無校語與此皆不誤凡此等必詳出以爲合并六臣本校語皆據所見而爲之之證知乎此始能得善眞矣讀者詳之）○苦熱行○注苦熱但曝霜（案霜當作露各本皆譌）渡瀘寧具腓（茶陵本腓作肥云五臣作腓表本云善作肥案善引毛詩注具腓又云腓音肥正文自不作肥二本所見非也此蓋未誤或亦尤校改正之）注還遂（案遂當作逐還逐當謂旋被斥逐今外傳作見逐逐字是見字恐非）○白頭吟○注越于毫芒（案越當作起各本皆譌）○放歌行○注郭象注曰（茶陵本象下有莊子二字是也表本亦脫）○升天行○勝帶宦王城（茶陵本云宦五臣作官表本云宦善作官案二本所見互異尤與茶陵同是也表本蓋非）注先生隨神士還代（何校士改女是也各本皆譌）注故秦氏作鳳女詞（案詞當作祠各本皆譌）○鼓吹曲○注兩京賦序曰（案京當作都各本皆誤）○挽歌詩○注生之高堂之上（陳云生坐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天地生也存（何校生也二字乙轉陳同各本皆倒）○挽歌詩○聽我薤露詩（案薤當作䪥詳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銑注乃作薤其善注中字盡作䪥是善䪥五臣薤各本皆以五臣亂善也尤本并改注字非見下）注薤露蒿里（表本茶陵本薤作䪥是也案此尤誤改觀以下此字三見仍皆作䪥改而未盡明矣）注是夢坐奠於兩楹之閒（案奠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友朋自遠方來（茶陵本友作有是也表本亦誤友論語音義有或作友非可證）注乘其四駱（陳云乘其當作駕彼是也各本皆誤）注海水經曰（何校水改東陳同今案各本皆作水水疑外字形近之譌但今山海經未見此文無以決定也）注曳

珂錫（茶陵本珂作阿是也表本亦誤珂）流離親友思（表本茶陵本此一首在重阜何崔嵬一首之前案尤所見不同以文義訂之當倒在上且此句與第一首末句相承接尤非二本是也）注孔子爲明器者（陳云爲上脫謂字是也各本皆脫）○歌○注荆軻至下荆卿好讀書擊劒（表本茶陵本此三十二字作荆軻者衛人也好讀書擊劒之燕十三字案二本是也此尤延之增多而誤）○歌○留置酒沛宮（表本茶陵本無酒字案二本非也五臣銑注云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是五臣本乃無酒字也善不注考史記漢書皆有酒字裴顏及諸家皆無注蓋置酒自不煩注耳五臣去酒字造此曲說誤之甚者尤所見爲是二本失著校語讀者易惑附辨之如此）○扶風歌○我欲競此曲（陳云競疑竟誤注同案所校是也表本云善作競茶陵本云五臣作竟各本所見皆非競即竟傳寫誤非善如此）○中山王孺子妾歌○注詔賜中山靖王噲（何校王下添子字陳同表本亦脫此所引藝文志文也茶陵本并入五臣更非）注及孺子妾并（陳云并冰誤是也各本皆誤）注西都賓曰視往昔之遺館（案視當作覜各本皆譌又案此是西京賦必善誤記耳此類多不具出）卷二十九○古詩○注驅馬上東門（案馬當作車各本皆誤）各在天一涯（表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一天涯案此所見不同李陵詩云各在天一隅蘇武詩云各在天一方句例相似恐一天誤倒或尤校改正之也）注飄飄謂之猋（案飄當作飆各本皆譌飆飆即扶搖字釋文可證）注然轁軻不遇也（案軻下當有而留滯王逸曰轁軻八字此所引七諫文又案上句年既已過太半兮已字亦當有各本皆誤脫不可讀今訂正之）注宋玉長笛賦曰（案長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脈相視也（案視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釋詁文脈即覛釋文可證魯靈光殿賦注引脈相視也亦衍脈覛同字也）注順彼長道（案順上當有又曰二字各本皆脫）注漢書景帝曰（陳云景武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白紈素出齊（案白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前怨歌行注引無）仙人

王子喬。（表本茶陵本有校語云仙善作小案此所見不同小字當傳寫誤仙字爲是或尤校改正之）眄睞以適意。引領遥相睎。（表本有校語云善無此二句茶陵本有而無校語案此尤與茶陵合與表不合亦即所見不同也但依文義恐不當有）四五詹兔缺。（案詹當作占注云然詹與占同古字通善意謂元命苞之詹與此詩之占同而古字通也其作占明甚後七命注所引正是占字各本所見善作詹皆誤用元命苞詹改正文占而注語不可通重刻茶陵又并改注占爲蟾而善之占字幾亡矣幸表尤二本注不誤得以考正又詹諸字說文及淮南子說林訓皆如此與元命苞正同五臣乃必改爲蟾字甚矣其不通乎古也）注。爾。詞之終耳。（表本茶陵本耳作也案各本衍之終二字後和王主簿怨情詩故人心尚爾句注引作爾詞也可證）○與蘇武詩○恨悢不得辭。（表本茶陵本得作能案此蓋所見不同或善與五臣之異今無以考之）注。若張弓弛弦也。（案弛當作施各本皆誤）○詩○注。公文伯卒。（茶陵本公下有父字是也表本亦脫）○四愁詩○注。改元嘉七年。（茶陵本元嘉作永建是也表本亦誤元嘉）注。魏郡豪右李竟。（案右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所引宣帝紀文又見於霍光傳俱無右字善意取文類之注以解豪右自在下不知者誤并添此）注。文類曰。（表本類作穎是也茶陵本亦誤類）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何校屈上添依字茶陵本云五臣有依字表本云善無依字案各本所見蓋傳寫脫耳何云五臣有依字就校語而云然）注。漢書曰有太山郡。（案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漢書曰。天水郡。（何校漢上添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說文曰。佩巾也。（陳云曰下脫巾字是也各本皆脫）○雜詩○南行至吳會。（表本茶陵本南作行云善作南案上句言東南行則下不得單言南行甚明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也非善如此）○朔風詩○素雪雲飛。（表本茶陵本雲作云云善作雲案各本所見皆傳寫誤素雪與朱華偶句云飛與未希偶句假令作雲殊乖文義非善如此也）注。范曄後漢書。（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無者是也善有其例說已見前）注。毛詩曰。載離寒暑。（案當作寒暑已見鸚鵡賦表本正如此但誤在上節注末而此仍複）

出則非茶陵本誤與此同）○雜詩○注。此六篇（下至）在郢城思鄉而作。（案此三十字於善注例不類必亦并善於五臣而如此其中兼多譌錯各本盡同無可校正何校郢改鄄陳同）天路安可窮。（表本茶陵本有校語云可善作何案二本所見非也何但傳寫誤）注。武毅發沈憂。（案憂下當有結字各本皆脫此以三句爲一句）注。生南國。（何校下添兮南國三字案依善例當添王逸曰南國五字各本皆脫）注。音響何太悲。（案何太當作一何各本皆誤）○雜詩○注。虛無形。（案虛下當有而字各本皆脫遊天台山賦注引有）○雜詩○注。日昏東壁中。（表本無日字是也茶陵本亦衍）○園葵詩○注。救之免。（表本茶陵本免下有死字是也）○思友人詩○心與迴飇俱。（茶陵本飇作飄云五臣作飇表本云善作飄案飄字於義未當恐二本所見傳寫誤或尤校改正之也）○感舊詩○注。此篇感故舊相輕。人情逐勢。（案此十一字不當有乃五臣注也表本茶陵本所載此上之善曰善字誤耳尤延之取以添入非）注。鳥皆集於苑。（案鳥當作人各本皆誤）郡士所背馳。（案郡當作羣茶陵本云五臣作羣表本云善作郡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何云當從五臣作羣陳同皆就校語而云然其實善亦作羣）○雜詩○注。古長歌行曰。（案長當作傷見第二十七卷各本皆誤）○雜詩○注。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陳云當重天道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价人爲藩。（表本爲作維茶陵本作惟案維字是也）羊質復虎文。（表本茶陵本復作服是也）○雜詩○注。沖于時（下至）故作此詩。（案此二十字於例不類非善之舊必亦并五臣也今無以考之）○雜詩○迴飇扇綠竹。（案飇當作猋茶陵本云五臣作飇表本云善作猋尤誤以五臣亂善也猋飇同字鮑明遠放歌行注云爾雅或爲此猋飇與猋同古字通也古詩十九首注云爾雅或爲此飇園葵詩歲暮商猋飛與此善皆不更注因前已詳也五臣一槩盡改猋爲飇非餘倣此求之）注。名赤縣中州也。（陳云中神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無爲無治。（表本下無字作而是也茶陵本亦誤無）注。如常陰曀

然。（案噫字當重。各本皆脫。）歐駱從祝髮。（案歐當作甌。茶陵本云五臣作甌。表本云善作歐。詳二本注中皆爲甌字。是善亦作甌。各本所見正文歐乃傳寫誤。考史記東越列傳作甌。漢書同。不得作歐也。）注。鄭元毛詩曰。（茶陵本詩下有箋字。是也。何校添。陳同。表本亦脫。）注。及王遵爲刺史。（陳云注中遵並當作尊。案此依漢書校。各本皆作遵。漢高祖功臣頌注引王遵贊。似善不與顏同也。）入聞鞞鼓聲。（表本茶陵本有校語云聞善作間。案間字爲傳寫譌。自不待言。此必尤校改正之。）捨我衡門依。（表本茶陵本依作衣。云善作依。何校云當從五臣作衣。案五臣之作衣。其所注有明文。而此字善不注。仍無以考之。但依字於義未當。恐各本所見亦傳寫譌耳。）注。潦注吾宮也今。（案今當作利。各本皆譌。此所引在呂氏春秋召類篇。）有滄興南岑。（陳云據注滄與弇同。則詩中滄字當作弇。兼有三十一卷江文通擬張黃門詩并注參證。案所校是也。弇字見釋文。又韓詩作弇。見外傳。王伯厚詩考中采之。雜體詩表茶陵二本校語云五臣作滄。彼良注及此向注皆是滄字。必五臣因滄與弇同之語。改此爲滄。後來以之亂善。遂失著校語也。）注。

月口經于箕。（表本茶陵本無空格。此初有衍字而去之。）注。楚芻牧。（茶陵本楚作禁。是也。表本亦誤楚。）注。練絲曰纑也。（表本茶陵本絲作麻。是也。）卷三十○時興○注。莊子曰萬物並作。（表本茶陵本莊作老。是也。）注。子曰。以虛靜。（案子當作又。各本皆誤。）注。莫而清乎。（茶陵本莫作漠。是也。表本亦誤莫。此引知北遊文。）注。泊。無也。（案無下當有爲字。各本皆脫。子虛賦注引怕無爲也。可證。又案怕說文在心部。或此及上引廣雅皆本是怕字。）○七月七日夜詠牛女○注。徒頰切。（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二本非也。此亦善音删削僅存者。凡尤有二本無皆倣此。）注。牛女爲夫婦。（表本作牽牛爲婦。案當是爲下脫夫織女爲四字。洛神賦燕歌行注引可證。此所改非。茶陵本誤與尤同。）注。彌盡也。（案盡當作益。此所引士冠注也。各本皆譌。）○南樓中望所遲客○佳人猶未適。（茶陵本猶作殊。有校語云五臣作猶。表本作猶。案表用五臣也。尤以亂善。非。）○齋中讀書○注。我

教暇豫之事君幸之。（茶陵本教下有茲字。無幸之二字。是也。表本亦誤脫衍。）○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詩○注。滑。美貌也。（何校滑改醑。陳同。各本皆譌。案此疑作滑。善仍有滑醑異同之注。而未全也。肙胥之別體字。）庶持乘日車。（茶陵本持作特。云五臣作持。表本云善作特。又表本茶陵本車作用。案此句當云庶持乘日用。表茶陵二本所見持傳寫誤特。尤校改是矣。其用字不誤。尤改爲車。則非也。乘日二字連文。乘日用者。乘日之用。靈運所作擬王粲詩云。豈顧乘日養。句例正同。亦言乘日之養也。善注云。乘日已見上。又此注云。車或爲居者。乃說所引之莊子。非謝詩有車字。莊子釋文云。元嘉本作居。最爲明證。尤延之失考。遽改正文。大失謝及善意。又案五臣向注讀日用連文。其義雖謬。而文非譌。二本皆不云與善有異。可知所見未改。亦可借證矣。）○雜詩○注。劉渠曰。（何校渠改熙。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案餘屢引可證。）注。日暮不從野雀棲。（案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數詩○注。行幸甘泉賦曰。（案甘泉當重。各本皆脫。）注。戾舊邦

也。（陳云戾上當有言字。各本皆脫。）注。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屣躡。（案此十一字誤衍。下云七盤已見陸機羅敷歌。茶陵本複出之如此。尤表兩有者非。）注。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案此十字誤衍。下云歌鍾已見魏都賦。茶陵本複出之如此。尤表兩有者非。）注。善見理不拔。（表本茶陵本見作建。是也。）○翫月城西門解中○注。故曰歸本。（案本當爲華。各本皆誤。）金壺啓夕淪。（表本云善作臺。茶陵本作臺。云五臣作壼。案二本所見非也。尤依注校改正之矣。）○始出尚書省○注。繼文王之體。（表本茶陵本繼上有是子也三字。無王字。案當補王字耳。是子也尤誤删。）注。誰爲茶苦。（案爲當作謂。各本皆誤。）注。曹顏遠感時詩曰。（陳云時當作舊。各本皆誤。）○觀朝雨○注。有蛾氏。（何校蛾改娀。是也。各本皆譌。）○郡內登望○注。自飲食也。（案飲當作飢。各本皆譌。）○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注。漢儀禮志曰。（案儀禮當作禮儀。各本皆倒。此所引司馬彪志文。漢）

（上疑尚脫續字）注。戰敗相殺。（何校敗改攻是也各本皆譌）俯仰流英盼。（案盼當作眄袁本作眄云善作盼茶陵本云五臣作眄各本所見皆非也善引好色賦注流眄其本不作盼明甚傳寫正文及注皆誤誤校語遂謂善五臣之異而讀者莫察矣眄即眄別體凡此字多譌爲盼）注。竊視盼。（案視下脫流字盼當作眄見上各本皆誤賦在第十九卷也）注。視定北準極。（陳云視上脫南字是也各本皆脫）幸籍芳音多。（袁本籍作藉是也茶陵本亦誤籍）注。常與汝入往（陳云女下脫出字往下脫來字是也各本皆誤）○和王著作八公山○注。謂山在澤東是也。（案此七字不可通蓋後來駁善注之語而誤錯入耳各本皆衍否則當作非謂山在澤東也而誤）日隱澗凝空。（案凝當作疑宋本謝集正作疑此疑空與如複偶句各本作凝但傳寫誤耳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云澗暗如空也詳其意亦不作凝凡諸家集中異同非可畫一故每不稱說此條不同其例所謂言各有當者矣）注。高丈長曰堵。（茶陵本長下有丈字是也袁本亦脫）注。時盜賊強盛。（陳云盜氏誤案所校最是氏苻秦也不知者改之各本皆作盜其誤久矣）注。羣謝錄。（何校羣改陳郡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述祖德詩注引可證）○和徐都曹○注。昧旦出新渚。（案新下當有亭字各本皆脫謝集有）注。言用我之利。（陳云利下脫耜字是也各本皆脫）○和王主簿怨情○注。上山採蘪蕪。（案蘪當作麋正文麋袁茶陵二本校語皆云善作麋可見注中自是麋字也尤袁注作蘪乃涉五臣而誤茶陵注并入五臣更不可別蘪麋同字耳凡善五臣有異雖同字亦必較然不可混其例有如此）故人心不見。（案人心當作心人袁本茶陵本作心人云善作人心各本所見皆非也上句故人心尚爾承生平一顧重言之謂辭寵之未嘗易操也此句故心人不見承宿昔千金賤言之謂相逢之遽已貶價也此情之所爲怨也傳寫下句涉上倒兩字絕不可通非善如此五臣之注其義甚謬而文未誤可借爲證謝集故心人不見注云一作故人心不見取六臣合并本文選而云然耳）○和謝宣城○援余發皇鑒。（何校鑒改覽注同案所校是也離騷善作覽五臣作鑒袁茶陵二本有明文此善引彼爲注作覽甚明蓋亦五

臣作鑒自與其離騷同各本以亂善又并改注非也西征賦皇鑒及注同此）注。漢書典職曰。（何校書改宜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香草名也。（袁本茶陵本無名字是也）注。皆魂神所交也。（袁本無皆魂二字案無者是也所引周穆王文五臣向注乃有此二字尤延之誤取耳茶陵本注并入五臣更不可別）○應王中丞思遠詠月○網軒映珠綴。（茶陵本有校語云善作朱袁本無校語案二本非也善作珠故云此當爲朱綴今並爲珠五臣因此改爲朱故云以網及朱綴而飾之茶陵本大例當作珠而云五臣作朱袁本大例當作朱而云善作珠今皆錯誤唯尤本爲是又案五臣注中字袁本作朱不誤重刻茶陵者并改成珠幾莫可辨矣此更誤中之誤也）注。楚闈扃。（案楚當作禁各本皆譌所引外戚傳文）注。玉陛苔。（案陛當作階各本皆譌所引外戚傳文）○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注。說文曰高車。（案說文當作釋名各本皆誤所引在其釋車篇中也）○詠湖中鴈○注。鴈飛則乃成行。（袁本茶陵本無乃字是也）○擬古詩○靡靡江離草。（茶陵本校語云五臣作蘺袁本校語云善作離案尤所見與袁同考史記漢書子虛賦離字皆不從艸楚辭章句及補注亦然必善離五臣蘺也前第七卷及後卅二卷諸蘺字疑各本以五臣亂善矣）○擬四愁詩○注。皆名琴也。（袁本茶陵本琴作器是也）○擬魏太子鄴中集詩○漢武帝。（陳云帝下脫時字今案所說非也袁本云善無時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時此非善傳寫脫句例自不與上同無煩依五臣添）注。却爲一集。（何校却改都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王仲宣從軍戎詩曰。（案戎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楊覺寐而中驚。（茶陵本楊作揚袁本亦作楊案皆非也當作惕長門賦惕寤覺而無是兮句略相似可借爲證）外物始難畢。（案畢當作必善引莊子外物不可必爲注作必明甚其五臣向注云不畢所願是五臣乃作畢各本以亂善而失著校語）棲集建薄質。（何校云呂周翰注中有延及之語則建者逮字之訛耳案此疑善建五臣逮而失著校語但善既不注無以考之）永夜繫白日。（何校云以注觀之繫當爲繼案茶陵本云五臣作繼袁本云善作繫蓋各

（本皆傳寫譌否則善當有繫繼也之注而刪削不全）注。王逸晉書。（陳云逸隱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公還軍官渡。（案渡當作度下同各本皆譌說詳後九錫文下）注。此乘大艦上。（何校此上添於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延露。已見上。（袁本此下有說文曰闌閑也六字茶陵本無蓋幷入五臣注而脫之）有優渥之言。（袁本茶陵本有上有故字案此所見不同今無以考之）鳴葭汎蘭氾。（袁本茶陵本葭作⿱竹叚案二本非也善引鳴笳爲注是葭即笳之假借字或末後尚有葭笳異同之注今刪削不全五臣乃作⿱竹叚向注⿱竹叚笛也別造此解而改字從竹最不足憑二本以亂善非又案西京賦校鳴葭王元長曲水詩序揚葭振木荅蘇武書注說文作葭可以彼此互證）

文選考異卷第五

文選考異卷第六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三十一　○効曹子建樂府白馬篇○注。孫巖宋書曰。（何校孫巖改沈約陳同案濟注引沈約茶陵本幷善入五臣何陳皆據彼改其實非也隋志載孫嚴宋書六十五卷唐志亦載之巖即嚴也袁本與此正同）○効古○注。毛詩傳曰。（案毛下當有萇字各本皆脫）○擬古○注。魏文秋胡行曰。（案文下當有帝字各本皆脫）○和琅邪王依古○注。往往離宮。（袁本茶陵本往往作遥遥案當作進進形近之誤尤改未是）注。郭象注莊子曰。（袁本茶陵本注字在子字下是也）○擬古○注。所以藏箭謂之服。所以盛弓謂之鞬。（袁本茶陵本箭下有弩字弓上無所以盛三字案二本是也今方言正如此弓謂之鞬蒙上所以藏爲文）注。其樂可量也。（茶陵本可上有不字是也袁本亦脫）道德亦何懼。（袁本茶陵本德作得云善作德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引不以其道得之爲注作得甚明德但傳寫誤）伐木青江湄。（袁本茶陵本青作清是也）注。河水之清且漣漪兮。（茶陵本無之字兮字是也袁本亦衍）○代君子有所思○注。變出無聞。（案聞當作聞各本皆譌）注。張叔及論。（案叔及當作升反各本皆譌張升字彥眞范蔚宗書有傳在文苑前魏都賦後與山巨源絕交書注皆引反論不誤可證也左傳疏所引賓爵下革云云今本或作皮皆反之譌）○効古○注。或失道。（陳云或惑誤是也各本皆譌）注。乃我者自失道。（案者字不當有今漢書無各本皆衍）○雜體詩○注。雜體詩序曰。（袁本茶陵本有幷序二字在前雜體詩三十首下無此五字其以下全載序作正文乃五臣從文通集取之添入耳袁本有校語云善序與此同仍簡略更不錄可爲顯證茶陵本不著校語大誤尤所見得善注之眞最是）注。庾義送別詩曰。（陳云義當作羲是也各本皆誤）注。淵魚。鱗魚也。（袁本茶陵本鱗作鱣是也）注。人心罔結。（袁本茶陵本罔作同）

（案皆非也當作固）注○君之澤未流○（茶陵本未作不下二字是也表本亦誤未）去鄉三十
載○（表本茶陵本三作二有校語云善作三案各本所見非也考仲宣以初平西遷後之荆州至建安十三年劉琮）
（以荆州降二十年故云爾至注所引去鄉三十載但取語意相同爲證不限二三互異也或因此改正文作三遂）
（與仲宣去鄉年數弗符非善如此其五臣無說反存詩舊今借以正之）注○蜩與鷽鳩笑之○（茶陵）
（本鷽作鸒下同表本作鷽與此同案作鸒者是也莊子有兩本一作鷽音於角反一作鸒音預俱見釋文此引作鸒）
（之本爲注不知者以鷽改之又案下注引詠懷詩鸒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云云是嗣宗讀莊子從鸒文通擬之亦）
（然無疑矣）潘黃門悼亡○（表本茶陵本悼亡作述哀案二本是也後擬郭璞遊仙注云已見擬潘黃門述）
（哀詩可證此蓋尤誤改）注○楚詩曰○青春爰謝○（何校詩改詞陳同是也爰當作受各本皆譌）
馳馬遵淮泗○（表本馳作驅云善作馳茶陵本云五臣作驅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善引驅馬悠悠爲注馳）
（但傳寫誤）注○實河海源也○（表本茶陵本河作唯何校唯改河去海字案此尤改海爲河而誤當唯字）

（處耳唯河當兩有）注○曹子建求通親表曰○（表本茶陵本通作親案此尤添通字而誤改去）
（上親字耳當兩有作求通親親）注○陽九日○（案九下當有厄字日當作曰各本皆脫誤）注○易傳所
謂陽九日厄會也○（表本茶陵本日作之是也會上當有百六之三字所引即孟康注各本皆脫）
時或苟有會○（表本茶陵本或作哉是也）注○馮衍顯志序曰○（案志下當有賦字各本皆）
（脫）注○如鼓琴瑟○（茶陵本琴瑟作瑟琴是也表本亦誤順正文案善注例不拘語倒已詳前）注○出
於暘谷○（案暘當作湯各本皆譌餘屢引可證）張廷尉○（案張當作孫茶陵本有校語云張五臣作孫表）
（本亦作張無校語考此三十首善於其人之不見選中者必爲之注如許徵君休上人是也其劉琨郭璞不稱贈官亦）
（必爲之注善例精密乃爾倘果別有張廷尉綽不當反不注可見善自作孫因遊天台山賦下注其尋轉廷尉卿訖）
（故不須注也表本所用正文係五臣而字作張疑五臣乃誤爲張茶陵本校語恐倒錯何校云五臣作孫是陳同誤）
（認茶陵校語爲善眞作張五臣眞作孫雖知江題之作孫而未得善理也）注○於身無窮○（陳云於終誤是）

（也各本皆譌所引天下篇文）注○若其可折○（案折當作析下同各本皆譌）注○角里先生○
（表本角作甪案角是甪非也廣韻一屋云角里先生漢書四皓又音覺可見宋時尚別無甪字表本係後改耳茶陵）
（本不誤與此同前入華子崗詩注載山居圖作祿史記索隱引孔安國祕記亦作祿祿角古字通今漢書索隱以及）
（法言等每爲人改成甪而王震澤刻史記未譌隸釋四皓神祚机字影宋本作角極其明畫近亦改甪恐讀者習見）
（誤本附訂之如此）注○見一丈夫○（何校夫改人是也各本皆譌所引天地篇文）注○時人皆
欽愛之○（表本茶陵本人下有士字是也）注○動於靜○故萬物離並動作○（何校於上）
（添起字離改雖陳同是也各本皆脫誤）碧鄣長周流○（茶陵本鄣作障表本云善作障案此所見不同）
（靈運晚出西射堂詩作鄣注引上正鄣丘希範旦發漁浦潭詩作障注同此擬謝似宜爲鄣也五臣改作嶂蓋不知）
（鄣障皆與爾雅釋山之章通用）注○子虛賦曰○石則赤玉玫瑰○（表本茶陵本作上林賦曰）
（赤玉玫瑰也案此尤延之檢本篇而改其實善誤記亦每有之）注○莫與智者論○（案莫當作冥各本皆）

（誤）重陽集清氣○（表本茶陵本氣作氛云善作氣案詳下云氣生川岳陰文必相避蓋善自作氛與五）
（臣非有異但傳寫譌氣各本所見皆非）測恩躋踰逸○（表本踰作愉云善作踰茶陵本云五臣作愉案）
（善以耽樂注之是自作愉非與五臣有異但傳寫譌踰各本所見皆非陳云踰愉誤得之）榮重餽兼金○
（茶陵本云五臣作承榮重兼金表本云善作榮重餽兼金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承榮與巡華儷兼金與盈瑱儷重過）
（同意善不容與五臣有異作榮重餽兼金全非句例必傳寫誤也）注○獻康樂詩曰○（案獻上當有謝）
（惠連三字各本皆脫）岧亭南樓期○（案岧當作苕苕亭即西京賦所謂狀亭亭以苕苕彼注云高貌也蓋）
（單言之則曰苕亭重言之則曰苕苕亭亭字義全同不煩更注又苕苕屢見俱不作岧但傳寫形近譌耳表本茶陵）
（本皆作苕云善作岧五臣於重言者多改爲迢迢而此以單言不改正與善同各本所見皆非）注○又詩序
曰○（表本茶陵本無詩字是也）注○孔安國尚書曰○（案書下當有傳字各本皆脫）注○又訓
謝惠連詩曰○（表本茶陵本無謝字是也）錬藥矚虛幌○（案錬當作練注云錬與練古字通謂）

詩之練與所引說文金部之鍊通也若正文先已作鍊無煩此注矣必五臣改爲鍊各本所見亂之而失著校語凡五臣每以注改正文也又四子講德論精練藏於鑛朴五臣作鍊正與此同）注又集略曰（案又當作文字二字各本皆誤隋志云文字集略六卷梁文貞處士阮孝緒撰七命注亦引此正作文字可證）注以帛萌窗也（陳云萌明誤是也各本皆誤案七命注引作明可證）注敬恭明祀（案祀當作神各本皆誤）吡謡響玉律（案吡當作萌茶陵本作萌云五臣作吡表本云善作萌尤本以五臣亂善失之說已見前長揚賦遐萌下可互證也）注觀北湖田牧詩曰（何校牧改收陳同是也各本皆譌）徙樂逗江陰（茶陵本云樂五臣作藥表本作藥云善作樂案各本所見皆非也下有丹泉術紫芳心之云此言藥無疑表本載五臣翰注云徙藥行藥也又載善注徙樂行樂也茶陵本但載善徙樂行樂也五臣刪此一句當是正文善自作藥與五臣不異其五臣之注爲全襲善語傳寫誤善正文及注作樂據之作校語者不稱尤亦同其誤也鮑明遠有行藥至城東橋詩在二十二卷）注廣雅曰藹藹盛貌（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郭璞曰蒼蒼（案蒼蒼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休上人別怨（表本茶陵本別怨作怨別是也）悵望陽雲臺（陳云陽雲二字當乙今案陳所說非也注引楚王乃登雲陽之臺善例既不拘語倒難以據改又子虛賦茶陵本作雲陽有校語云五臣作陽雲表本作陽雲無校語考史記漢書皆作陽雲恐茶陵及尤所見未必非傳寫誤此注亦然其不當輒改決然矣）

卷三十二○離騷經○注辟爲幽也（案爲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楚辭注無）紐秋蘭以爲佩（表本云逸作紐茶陵本云五臣作紉下豈惟紐夫蕙茝校語同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此紐楚辭作紉下載舊音女陳反洪興祖補注女鄰切又下文矯菌桂以紉蕙兮各本盡作紉蓋紐但傳寫譌耳凡楚辭及善引逸注不必全同而文選今本傳寫之誤或失文義乃當相正下倣此）注言己脩身清潔（案潔當作絜各本皆誤注多作絜必逸自用絜後改之而絜潔錯出非餘不更出）何不改此度也（表本茶陵本改下有其字案表用五臣也校語云逸作何不改此度也與尤正同茶陵本以五臣亂之非楚辭何不改乎此度也洪興祖本何不改此度當各依其舊讀者易惑故詳出之）注以脩用天地之道（何校脩改循陳同楚辭注作循案上云遵循也循字是也循脩二字羣書多混前人論之詳矣）注諭傾危也（陳云諭喻誤又風爲號令以諭君命行媒諭左右之臣也同案喻諭通用或逸自用諭下以諭國也以諭君也故以香爲諭故以諭君表本皆作諭茶陵本皆作喻楚辭注亦喻諭錯出）注言吞陰陽之精蘂（案洪興祖本楚辭注無言字陰陽作正陰是也各本及單行楚辭注皆誤）注哀念萬民（表本茶陵本民作人下注終不見省察萬民善惡之心又觀萬民之中又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同案人字是也正文人亦善避諱改字不得注作民）衆女嫉余之娥眉兮（表本茶陵本娥作蛾注同案楚辭作蛾）悔相道之不察兮（表本云逸無兮字茶陵本云五臣有兮字案二本非也校語言逸本猶其言善本皆但據所見楚辭有兮字此尤延之校改正之）注言及旋我之車（案及當依楚辭注作乃各本皆譌）注反迷己誤欲去之路（案反迷己當依楚辭注作及己迷各本皆誤）注外有玉

澤之質（表本茶陵本外作內案此尤本誤字）注使家臣衆逢蒙（案當依楚辭注去衆字各本皆衍）注般宗遂絕不得久長也（表本茶陵本無絕字案楚辭注有）脩繩墨而不陂（表本茶陵本陂作頗注同案此尤延之改也楚辭正作頗洪興祖云頗一作陂爲尤所據謂引易曰無平不頗其字宜作陂耳詳逸引羣經不必與今同改者未是脩當作循表本云逸作脩茶陵本云五臣作循詳逸注循用先聖法度各本皆同是逸作循不作脩校語所見實傳寫譌也單行楚辭注亦譌洪興祖本作循云循一作脩）注有道德之者（何校之改人陳同茶陵本作人表本作之楚辭注無此字案疑無者是也）注衣皆謂之襟（案皆當依楚辭注作旹各本皆誤文出爾雅釋器考釋文旹才細反又子移反不得作皆詩鄭風正義引作皆其誤正與此同）注言己覩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案當依楚辭注己下添上字興下去天字各本皆誤）注情合眞人（表本茶陵本情作精案此尤本誤字）注淹塵埃而上征（表本茶陵本淹作掩案上溘猶奄也各本皆同疑此亦作奄與楚辭注皆作掩者不同）

注○神山○淮南子曰○縣圃○在崑崙閶闔之中○（表本茶陵本作神山也在崑崙之上淮南言崑崙縣圃案二本是也尤延之所校改非楚辭注可證南下彼有子字非）注○乃維上天○（表本茶陵本作雖乃通天案今楚辭注作維絕通天洪興祖本作維絕乃通天補注云一無絕字一本乃作絕尤延之據淮南天文訓云乃維上天以校改不知逸所引不必與今同也）路曼曼其脩遠兮○（表本茶陵本曼曼作漫漫注同案楚辭作曼洪興祖云釋文曼作漫云云此蓋善曼五臣漫二本所見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注○淮南子言○日出暘谷○（案暘當作湯各本皆譌楚辭注作湯此天文訓文史記索隱引之以明湯谷之有證淮南不作暘也天問云出自湯谷楚辭亦不作暘也吳都賦包湯谷之滂沛歎逝賦望湯谷以企子文選亦不作暘也唯五臣不知有湯谷凡遇此字必用古文堯典改爲暘表茶陵二本校語可考善注中湯字亦間爲所亂猶今本淮南之爲後人改作暘矣表本茶陵本無子字是也楚辭注有與此同衍又）注○皆出仁義○（表本茶陵本仁義作於仁案二本是也楚辭注作於仁義亦衍義字）注○淮南曰○弱水○（表本茶陵本曰作言案二本是也以此例之上注淮南子曰白水云子曰二字亦當作言各本皆誤楚辭注二處皆作子言亦衍子字）注○洧盤○水名也○（表本茶陵本盤作槃是也案此因正文五臣作盤誤混善注楚辭作槃洪興祖曰盤一作槃）注○來去相弃○（案當依楚辭注來下有違字各本皆脫洪興祖本作來復弃去殊誤）注○偃蹇○高意○（表本茶陵本意作皃案此尤本誤字）注○鴆惡鳥也○明有毒殺人○（案惡鳥當依楚辭注作運日此因五臣向注作惡鳥不知者誤混善注又明當依楚辭注作羽亦不知者因形近誤之各本誤皆同）注○受禮遺將○（案將下當依楚辭注有行字各本皆脫）注○少康留止有虞○（案少上當依楚辭注有幸若二字各本皆脫）注○是不欲遠去貌○（案貌當依楚辭注作意各本皆誤）注○懷襄二世不明○（表本茶陵本世作葉案二本是也此亦善避諱改字）注○精美○（表本茶陵本美作米案此尤本誤字）注○紛然近我○（茶陵本近作迎是也表本亦誤近案楚辭注作迎）注○知己之意○（表本茶陵本意作志案此尤本誤字）注○告我當去尤吉善也○（何校改尤作就陳云楚辭注作就爲是各本皆譌）注○力能調和陰陽○（陳云力乃誤是也楚辭注作乃各本皆譌）注○言臣能中心常好善○（表本茶陵本臣作誠案此尤本誤字）注○寧戚方飲牛○（茶陵本飲作飯是也表本亦誤飲案楚辭注作飯）注○鶗弟○鴂桂○（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有弟桂二字音在正文下案二本乃五臣音也詳此篇注中諸音切蓋善既載王注兼載舊音今本改易刪削多失其眞無以正之此四字或善所有恐當如筳音廷篿音專之例單行楚辭鶗作鵜下載舊音云鵜題音鴂決音文既互異難以爲證矣）又況揭車與江蘺○（案蘺當作離上扈江離無艸似不當歧異也楚辭二字皆作離洪興祖補注云文選離作蘺謂五臣也表茶陵二本正如此但皆不著校語蓋非）注○此誠可貴茲○（表本茶陵本茲作重是也案此尤本誤字）注○言我願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四字案此尤延之據楚辭注添之詳文義當是二本脫也）揚雲霓之晻藹兮○（茶陵本揚下有志字校語云五臣無表本校語云逸有案二本非也楚辭無此尤延之校改正之洪興祖云一本揚下有志字即指表茶陵校語所見而言實誤本也）注○平聲○（表本茶陵本無聲字案此疑是五臣音單行楚辭亦不載凡音之在正文下者均非善舊蓋合併六家每因正文下已有五臣刪削注中之善而善與五臣始糾錯不分逮後單行善本又於正文下音多所刪削於是或眞善音以改易其處而被去或非善音而刪削不及則仍存均難以一一考之矣全書表茶陵音與尤每不同者此其大概也爲之舉例不更悉論云）

○九歌○

注○必擇吉辰之日○（何校辰改良案楚辭注作良何據之是也各本皆譌）注○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案當依楚辭注去言字各本皆衍）望夫君兮歸來○（表本歸作未云逸作歸茶陵本云五臣作未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詳逸注言己瞻望於君而未肯來是逸作未不作歸但傳寫誤耳楚辭作未洪興祖云未一作歸亦非）注○屈原思神略垂○（案垂當依楚辭注作畢讀於畢字句絕各本皆誤少司命悲其悲兮句注亦有此語可證）注○承荃橈兮蘭旌○（案承衍字也楚辭無洪興祖補注云諸本或云秉荃橈秉一作承或云采皆後人增其說）

（是也因逸注有乘舟船之語誤添正文耳後又作承即此本又作采即五臣本也表本云逸作承茶陵本云五臣作采據所見爲校語非）鳥萃兮蘋中。（何校萃上添何字陳同案楚辭有何字又洪興祖云一本萃上有何字何陳據之也表茶陵本皆無洪興祖本楚辭亦無此仍當各依其舊不必添也）慌忽兮遠望。（案慌當作荒詳逸注云言神鬼荒忽各本皆作荒是善作荒也表茶陵二本正文作慌所載五臣向注字同是五臣作慌也單行楚辭作慌惚下載舊校一作荒忽洪興祖本作荒忽云荒一作慌忽一作惚荒慌同字但既善荒五臣慌便屬分別不因同字而可相亂也凡善五臣之所謂異皆準此例矣）注。搦折也。（茶陵本折作析是也表本亦誤折下同）疏石蘭以爲芳。（何校以改兮案楚辭以作兮何據之也表本兮以兩有云逸無兮茶陵本云五臣有兮據所見爲校語也洪興祖云一本兮下有以字即五臣本一云疏石蘭以爲芳即此本）卷三十三○九歌○與汝遊兮九河衝飇起兮水揚波。（何校云洪興祖謂此二句河伯章中語王逸無注古本無此二句陳同案其說是也詳五臣濟有解九河衝飇之注是其本有此二句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而誤衍又失著校語也楚辭亦衍或即五臣之所本要以古本無爲是）注。睇微盼也。（茶陵本盼作眄表本作盼案楚辭作眄眄字是也下美目盼然各本及楚辭皆作盼非洪興祖引說文南楚謂眄曰睇眄眠見切可證逸以眄注睇二字俱當作眄與詩美目盼兮無涉洪於下又引詩者所見已誤下眄爲盼耳七啓睇眄流光注引此亦其證）注。猨號狖响。（案號狖當依楚辭注作狖號表茶陵二本作猴號考楚辭狖夜鳴洪興祖本狖作又云又一作狖然則作狖之本此注則云猨狖號响作又之本此注則云猨猴號响也下注猨狖善鳴亦當然表本正文作又茶陵本正文作狖蓋善狖五臣又而不同二本失著校語此及下俱作猴非）○九章○旦余濟兮江湘。（案兮當作乎此尤本誤字表本茶陵本楚辭皆可證）注。言明旦之者。（案當依楚辭注去之字各本皆衍）邸余車兮方林。（表本茶陵本邸作低案楚辭作低洪興祖本作邸云邸一作低補注以爲低無舍義非也廣雅釋詁四宿次低殗舍也洪失之未考表茶陵二本無校語善引逸是低字五臣亦同尤延之乃改邸耳）注。捨於方林。（案捨當依楚辭注作

舍各本皆誤）苟余心其端直兮。（表本云逸無心字茶陵本五臣有心字案楚辭有心字二本所見蓋傳寫脫此亦初無而尤脩改添之）注。自刑體。（案體上當依楚辭添身字各本皆脫）○卜居○以潔楹乎。（表本茶陵本潔作絜是也案單行楚辭正作絜洪興祖本作潔非）若水中之鳧乎。（何校去乎字案洪興祖云一無乎字何據之是也各本皆衍）○漁父○聖人不凝滯於物。（茶陵本於下有萬字云五臣無表本云逸有案楚辭無洪興祖云一本物上有萬字此亦初有而尤脩改去之何陳皆云衍是也史記亦無）注。笑難斷也。（表本茶陵本難斷作離斷案此尤本誤字）○九辯○注。視江河也。（案江河當作河江各本皆倒此以江與上傷方下鄉爲韻楚辭注亦倒凡此篇逸注用韻其誤有可以所協推知者例如此）注。還故鄉。（案鄉下當依楚辭注添也字各本皆脫）注。歎息也。（案歎下當依楚辭注添累字各本皆脫）注。身困窮也。（案窮當依楚辭注作極各本皆誤）注。意未明也。（案明當依楚辭注作服各本皆誤）注。奮翼呼。（案呼上當依楚辭注添鳴字各本皆脫）注。迴逝言還。（表本茶陵本還作邁案此尤本誤字）注。爾雅曰。四時和爲通正。（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案無者是也楚辭注正無尤校添甚非）收恢炱之孟夏兮。（表本茶陵本炱作台案台字是也善注舞賦恢炱引此作台而云炱與台古字通可見善自作台甚明尤延之校改作炱非是楚辭作炱洪興祖本作台云台一作炱一作炱雖自有據然不容以之改善也）注。以養民。（案民下當依楚辭注添也字各本皆脫）注。以茂美樹。（案美下當依楚辭注添之字各本皆脫）注。竄巖藪也。（案藪當依楚辭注作穴各本皆誤）注。及兄弟也。（案兄弟當依單行楚辭注作弟兄各本及洪興祖本楚辭注皆誤倒）注。以興在位之賢臣也。（案賢當依楚辭注作貴各本皆誤）何曾華之無實兮。（表本茶陵本校語云逸無華字案此亦初無而尤脩改添之考楚辭有當是傳寫誤脫二本據所見爲校語耳）注。政言德惠所由出之也。（案當依楚辭注作言政令德惠所由出也各本皆誤）注。心惻隱也。（案惻隱當依楚辭注作隱惻各本皆倒）注。而逐放

也。（表本茶陵本逐放作放逐案此尤本誤倒）后土何時而得乾。（表本茶陵本而作兮案楚辭而洪興祖云而一作兮此或善而五臣兮否則尤延之校改兮作而今無以考之）注。慕歸堯舜之明德也。（案明德當依楚辭注作聖明各本皆誤）注。終年歲也。（案年歲當作歲年各本及楚辭注皆倒）○招魂○注。欲使巫陽招之也。（表本茶陵本無招之二字案無者是也單行楚辭無洪興祖本有尤依之添非）恐後之謝。（茶陵本之謝作謝之云五臣無之字表本無謝下校語云逸有之案楚辭作之謝故尤延之校改其實非也洪興祖云一云謝之即表茶陵所見本一無之字即五臣本也）注。必卜筮之法。（表本茶陵本必下有去字案此尤本脫）得人肉而祀。（表本茶陵本而作以案楚辭作而洪興祖本作以或尤延之校改以作而今亦無以考之）注。常食蠃蚌。（表本茶陵本蠃作竈案楚辭注作蠃此亦尤校改）旋入雷淵。（表本茶陵本淵作泉注同案楚辭作淵案此必尤延之校改）注。皆有蠆毒。（表本茶陵本蠆作蠆案皆非也當依楚辭注作蠚）注。言咏天下欲上

之人。（何校言改主陳同案楚辭注作主是也各本皆誤）注。言有丈夫。（表本茶陵本無丈字案楚辭注有尤校添之）注。雕鏤綺木使方好也。（案綺當依楚辭注作連各本皆誤）注。詩云。肆筵設机。（表本茶陵本肆作設案設字是也設筵設机者公劉之俾筵俾几也几叔師所引皆非今毛詩單行楚辭作設洪興祖本誤爲肆今毛詩仍無肆筵設机之文尤誤取之以校改非）注。言大夫有二列之樂。左傳曰。晉悼公。（表本無有左傳曰四字茶陵本亦無樂作故案各本皆非也當依楚辭注作言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注。垂鬢下髮。（表本茶陵本作垂髮下鬋案單行楚辭注作垂髮鬢下鬋洪興祖本作垂鬢鬟下髮互有不同蓋尤以意校改如此未必是也）注。發言中禮意者也。（表本茶陵本無發字案單行楚辭注無洪興祖本有尤校添之）注。時竊視安詳諦。（案當依楚辭注重時字諦上有審字各本皆脫）注。飾幬帳之高堂。（陳云帳下當有張字是也楚辭注有各本皆脫）注。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表本茶陵本無之文二字案楚辭注有尤校添

之）注。羅列之陳。（案之當依楚辭注作而各本皆誤）臑若芳些。（表本作胹校語云逸本作臑茶陵本作臑云五臣作胹案楚辭作臑洪興祖云臑一作臑一作胹此注臑仁珠切似善作臑或表本校語有譌否則音非善舊也）注。爛熟之則䐣美也。（表本茶陵本無爛字案楚辭注有尤校添之）注。藷蔗也。（表本茶陵本藷作謂案當作諸下文可證楚辭注作藷與善異本尤校改失之）注。鴻鴈也。（表本茶陵本鴈作鶬案洪興祖本作鴈單行本作鴈鶬蓋改鶬爲鴈而兩有考九思悼亂云鴻鶬兮振翅是作鶬未必非也）注。楚人名羹曰爽。（案羹下當依楚辭注有敗字各本皆脫）注。以蜜和米麪。（表本茶陵本麪作麵案此尤本誤字）注。又長味好飲。（表本茶陵本好飲作也案楚辭注作好飲也尤校改之）發楊荷些。（案楊當作揚注發揚荷葉同表茶陵二本所見亦誤楚辭俱作揚也）注。誠足怪奇也。（表本茶陵本足作獨案單行楚辭作獨洪興祖本作足尤校改之）注。投六箸行六棊。（表本茶陵本行下無六字案楚辭注有尤校添之）注。比集者也。（案當依楚辭注去者字各本皆衍）

注。又曰。和樂且耽。（案耽當依楚辭注作湛各本皆誤凡逸所引皆非今毛詩此必不知者改）注。言蘭芳以喻賢人。（表本茶陵本無言字案楚辭注言字在下句首蓋尤校添而誤其處）酎飲既盡歡。（何校去既字茶陵本云五臣無既字表本云逸有既字案楚辭無洪興祖云一本盡上有既字即此本也此不當有恐傳寫衍各本所見皆誤）汨吾南征些。（何校去些字下白芷生些同案楚辭無各本皆衍）菉蘋齊葉兮。（表本茶陵本蘋作薠下有煩音案此必善蘋五臣薠也湘夫人登白薠以騁望二本校語有明文此正同彼二本所見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尤所見不誤表本所載逸注中字作蘋亦不誤楚辭作蘋即此本也洪興祖云蘋一作薠即五臣本也又案洪興祖補注於湘夫人云薠一作蘋非是其說殊誤逸注上云蘋草秋生其下鳥萃兮蘋中注云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文自相承二句既同一草必同一字不得如五臣之上一字作薠下一字作蘋或又謂白蘋與蘋不當一物異稱獨不見九辨鳳凰與鳳雉錯稱之乎逸注本無可疑洪未達其旨附正之於此）注。爾雅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無者是也楚辭注無）注。懷所

見自傷哀也○（何校懷改據陳同案楚辭注作據時二字是也何陳但改據字其時字仍不補未詳所出）（表茶陵二本亦作懷）注煙上蒸于天○（表本茶陵本無于字案此尤校添之其實誤也楚辭注亦無）注謂日也○（表本茶陵本無謂字案此尤校添之其實誤也楚辭注亦無）時不見淹○（表本茶陵本見作可案楚辭作可以單行本舊校云一作時不見淹洪興祖本云一云時不淹一云時不可淹一云時不見淹疑善見五臣可二本非而尤是也但無明文可以考之）注水旁林木中○（表本茶陵本無木字案楚辭注有尤校添之）○招隱士○注楨幹也○（案句首楚辭注有爲字又案楨榦疑當作幹楨以楨與盛成韻各本皆脫誤）注崔巍嵯嵯○（陳云上嵯疑蹇案蹇嵯雖可通但此與上句山皐嶇嵎不協恐仍未是各本皆同楚辭注亦然無以考之矣）注走住殊異○（案殊異當依楚辭注作異趨各本皆誤趨字韻洪興祖云一云走跐殊也亦非）注草木茂盛○（案茂盛疑當作盛茂以茂與聚韻各本及楚辭注皆誤倒）

卷三十四○七發○注漢書曰○（下至）乘道死也○（表本茶陵本此一節注大異乃并善入五臣之誤也尤所見爲是）注說文曰謝辭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無者是也表本所載五臣翰注有謝辭也三字蓋別本又有說文曰三字而尤誤取以增多）注而損精○（案而上當有悅情二字此引韓子揚搉篇文各本皆脫）皓齒娥眉○（表本茶陵本娥作蛾是也）注鄭國淫僻○（茶陵本國作衛是也表本亦誤國）麥秀蔪兮○（表本茶陵本蔪作蔪案蔪字是也廣韻作蔪亦引埤蒼與集韻皆蔪蔪同在一紐而分別兩字他書或用漸射雉賦云麥漸漸以擢芒漸與蔪古字通也尤所見別本作蔪草木蔪苞之蔪非）拄喙而不能前○（茶陵本拄作柱注同云五臣從扌表本作拄用五臣也案此尤本以五臣亂善非）熊蹯之臑○（茶陵本臑作臑注同有校語云五臣作臑表本作臑不著校語案臑即胹之別體字廣韻七之所載從需之字凡四臑其一也云臑煑熟下重文但有胹㶣䏧三形集韻於廣韻偏旁用需之字皆從需此注音而其所引左傳方言彼皆作胹是自作臑不作臑茶陵本尚存善舊表本以五臣亂之）注王

逸楚辭注曰○稻粢穱麥挈黃粱○（陳云案此楚辭正文非注也當作穱麥麥中先熟者今案此或衍王逸注三字各本皆同無以審知之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表本云善無後茶陵本云五臣有後案此本亦初無而脩改添之蓋尤延之以爲善傳寫脫但注不見明文無以考也）注爲趙簡子取道○（表本茶陵本子作王案王字譌當作主韓非子戰國策皆有簡主所謂大夫稱主也尤所改似是實非）注夷桑也○（茶陵本夷作荑是也表本亦誤夷）注與陽佚開○（表本茶陵本佚作迭是也）注又古考史曰○（陳云考史當作史考譙周所著案所校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古史考可證）困野獸之足○（表本云善無獸茶陵本云五臣有獸案此亦尤延之以爲傳寫脫而添之似是也）注孔安國曰尚書傳曰○（案國下不當有日字各本皆衍）注縷辭縷也○（陳云辭恐覶誤是也各本皆譌）慌曠曠兮○（案慌當作超表本云善作慌茶陵本云五臣作超此必欲改上文怳兮忽兮之怳爲慌誤以當此處各本校語皆據所見而不察也善亦作超其上文之怳乃當作慌）澹澉手足○（案澹澉當作澉澹善注云澉澹猶洗滌也各本皆同其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銑注則云澹澉各本所見正文蓋皆以五臣亂善）注方言曰輸脫也○（表本茶陵本輸作揄是也亦見廣雅釋詁）注因名胥母山○（案此有誤史記作因命曰胥山命即名也當本云因名曰胥山涉下文胥母而誤改）注混混沌沌○（案沌沌當作庉庉各本皆誤）注郭璞爾雅曰踣覆也○（表本茶陵本覆上有前字是也）（陳云雅下脫注字二本亦脫）注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表本茶陵本何作子是也）注其一人也○（何校其改共是也各本皆譌）使之論天下之釋微○（茶陵本云釋五臣作精表本云善作釋案善引好論精微爲注似亦作精各本所見皆傳寫誤）孟子持籌而筭之○（茶陵本無持而筭三字云五臣作持籌而筭之表本用五臣云善作孟子籌之案此尤延之誤以五臣亂善）○七啓○注過乎泱漭之野○（表本茶陵本漭作莽案史記漢書皆是莽字疑前彼賦及此正文作漭者善爲五臣所亂）注分三爲一○（茶陵本分作亟是也表本亦作分誤與此同）注而酒汎溢○

（表本茶陵本汎作沈下汎者沸同案沈字是也今淮南覽冥訓作湛湛沈同字高誘注云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不作汎明甚）注季夏之月（表本茶陵本季作孟是也）注句踐乃身被賜夷之甲（案賜當作暘各本皆誤吳都賦暘夷音以良切劉淵林注所引正作暘今越絕書作賜與此皆形近之譌也）注冕公侯九斿者也（表本斿作流案流字是也茶陵本作游亦非）注擬古詩曰屢見流芳歇（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畫招搖星於其上（陳云其旗誤是也各本皆譌案今本禮記注作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蓋李節引耳）注搯插也（案插當作捷宋潭州本儀禮鄉射釋文捷初洽反又士冠捷栖初洽反本又作插此正文作捷善所引儀禮注亦作捷不知者誤依今本作插改之亦如通志堂刻釋文於鄉射改捷爲插也何校正文捷改爲插陳亦云捷當作插皆據注之誤字）下無滿跡（案滿當作漏表本云善作滿茶陵本云五臣作漏各本所見皆傳寫譌七命云外無漏迹善引此下無漏迹爲注於文義本不得作滿也）注舒疾無力（案力當作方各本皆譌）羆獠回邅（案羆當作罷表本云善作羆茶陵本云五臣作罷各本所見皆傳寫譌善亦不得作羆）注李充高安館銘曰（陳云充當作尢尢字伯仁見范史文苑傳是也各本皆譌）注頫音俯（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觀者澹予忘歸也（陳云予兮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已而魚大食之（表本茶陵本魚大作大魚是也）宴婉絕兮（陳云宴燕誤今案陳據注引毛詩作燕也西征賦宴喜注亦引毛詩作燕或注有删削未全耳）注紉秋蘭爲佩（表本茶陵本爲上有兮字案兮當作以此尤延之欲校改而誤兩去其字也）注鄭人聽之不若延靈以和（陳云鄭鄙誤靈露誤是也各本皆譌）注軒殿檻也又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窗也（陳云文軒猶彫軒耳殿檻之釋與新語一條皆屬誤贅今案此注與中引尸子文軒義乖陳說近之但各本盡然未審所誤果當若何也）注張衡應問曰（陳云問閒誤是也各本皆譌）注秦后來仕（案后下當有子字各本皆脫）注左氏傳曰舊章不可忘也（案此十字不當有上云舊章已見東都主人複出非也各本皆衍）

注則甘靈降（表本茶陵本靈作露案二本正文作露表有校語云善作靈茶陵無尤所見與表同故用正文改注其實靈字未必非傳寫誤即正文作甘靈注爲甘露於善例自通改者未是）注鳳皇鳴矣（陳云下脫於彼高岡四字案所校是也此必連引以注於高岡各本皆脫）注漢書司馬相如（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舉英奇於側陋（表本茶陵本側作仄下同案此尤所見與二本異各本正文皆作仄表茶陵不著校語考東京賦招有道於側陋薛注字同善注引明明揚側陋表茶陵二本正文亦作仄仍不著校語思元賦幽獨守此仄陋兮表茶陵作側其校語云善作仄善注引明明揚仄陋恩倖傳論明敭幽仄注及正文皆作仄蓋尚書自有二本作者或用仄或用側善隨而引之後人輒有所改致令正文與注有所歧互）

卷三十五○七命○翫世高蹈（何校云翫晉書作超案翫字非也茶陵本云五臣作越表本云善作翫此必欲改下文玩志乎衆妙之玩爲翫誤以當此處各本校語皆據所見而不察也但善作越之與作超無明文以決之）注盤龍賁信越其藏（表本茶陵本盤作蟠越作於案二本是也正文作盤疑注更有盤蟠異同之語刪削不全三國名臣序贊初九龍盤注引方言蟠龍亦如此蜀都賦潛龍蟠於沮澤用字不同也晉書作蟠何陳校改正文考此篇善未必與晉書同下聾其山彼作籠乘鳧舟彼作鷁與注不合最爲顯證今各依其舊亦不盡出）於是殉華大夫（表本茶陵本殉作徇注同案此蓋尤校改爲殉晉書作殉但善未必同彼也）注遡向風也（表本茶陵本無風字是也）注山海經曰二負（表本茶陵本二作貳是也）注崩崚嶒而龍鱗（表本茶陵本崚嶒作繒綾案二本是也尤誤改之說詳前鍾山詩崚嶒起青嶂下晉書作層陵）遡九秋之鳴飈（案遡當作愬注云愬與遡同若正文作遡不當有此注蓋五臣改爲遡各本所見亂之晉書上文遡長風及此皆作愬下文遡惠風於蘅薄亦然疑善皆作愬也月賦愬皓月而長歌西京賦咸遡風而欲翔張載魏都賦注引作愬皆可互證）零雪寫其根（茶陵本云五臣作零表本云善作雲案雲但傳寫誤此尤校改也晉書作雰）注楊雄解嘲曰（表本茶陵本嘲作難案難字是也解難亦載本傳與解嘲迥不相涉不知者誤改耳）注操伯牙之號鍾兮

（表本茶陵本伯作百案此尤校改之也）揮危紛則涕流。（表本云善作流涕茶陵本云五臣作流涕流案流涕但傳寫倒此尤校改正之也晉書不誤）注。蒼頡曰。（何校頡下添篇字陳同各本皆脫）注。宋玉風賦曰。（案風當作諷各本皆譌）注。汲古文曰。（案汲下當有郡字各本皆脫）彫閣霞連。（案彫當作彤晉書不誤彤赤也故曰霞連與上句翠觀岑青正爲一例此亦如侍遊曲阿後湖作之誤形雲爲彫雲皆失其文義所當訂正）注。畫龍蚪。（案蚪當作虬誤用正文中蚪字改也上注云蚪龍也故復引此以申明之耳或據此謂招魂別有作蚪之本大誤）遡蕙風於衡薄。（表本茶陵本蕙作惠衡作蘅案晉書同此尤校改也各本善注中字皆作蕙衡考魏都賦注及洛神賦乃惠蘅之誤尤所改非）注。杜預左氏傳曰。（何校傳下添注字是也各本皆脫）拔靈芝。（表本云善作雲茶陵本云五臣作靈案此尤校改也詳善引西京賦以注靈芝之靈字似是晉書亦作靈）注。管仲之始治也。（表本茶陵本治作化是也）注。輕武卒名也。（下至）奏嚴鼓之嘈囐。（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五字案無者最是此或記於旁以駮善輕武戎剛四車名之解尤延之不察誤取以增多）注。環爲營。（表本茶陵本環上有自字是也）注。或云飛羅。（案此四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音戛夫。（案夫當作天各本皆譌此必出郭璞音）注。然羅罠一。以爲對。恐互體。廣雅曰。罠。兔罟也。（表本茶陵本作然兔罠也四字案各本皆誤無以考也）畫長谿以爲限。（表本茶陵本谿作豁云善作谿案谿字義不可通恐各本所見傳寫誤晉書亦作豁）叩鉦數校。（案晉書數作散詳注云散爲陳列而行是善自作散表茶陵所載五臣向注云以數立功校之法是五臣乃作數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非）注。待獲射者。（何校射上添待字者下添中字是也各本皆脫）雲迴風烈。（表本茶陵本下有聲動響飛形移景發二句尤本脫去當補晉書亦有）甗林蹶石。（案甗當作甗各本皆誤詳善音五忽切此字從几明甚集韻十一沒云甗歔以鼻搖動最可證晉書亦誤甗音義云音瓦瓦即几之誤）注。史記曰。蜚廉。（表本茶陵本蜚作飛是也）注。伍胥曰。（表本茶陵本伍下有子字案各本皆誤當作申包胥曰）注。

鄭元禮儀注曰。（茶陵本禮儀作儀禮是也表本亦誤倒）注。鏁或謂爲鏁。（案謂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如雷霆之震也。（表本茶陵本作而雷之震電之霍案此尤延之用今本莊子說劒校改）注。則莫若益野驕駒也。（表本茶陵本驕作騰案驕即騰別體字）子登能從我而御之乎。（表本云善無能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二本所見無者傳寫脫此尤延之校改添之也晉書亦有）注。煎鯖臛雀。（案鯖當作鰿各本皆誤此所引大招文）注。取其遠方物之美也。（表本茶陵本取其遠方物之六字作約一字案二本是也今本味篇注正如此未悉尤增多何據也）注。寒方苓之巢龜。（案方當作芳各本皆譌）注。鶵鳥。大鴝鶵。（表本茶陵本無鴝字鶵下有也字案二本是也此所引佳鄙雉下文善謂鶵即雉耳）注。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皐臺下。（案此十四字不當有上云漢皐已見南都賦複出非也各本皆衍）注。或曰樓。（案此下當有脫文各本皆同無以補之）注。吳地理志曰。（何校吳下添錄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耽口爽之饌。（案口爽當作爽口表本云善作口爽茶陵本云五臣作爽口各本所見皆傳寫誤善注引五味令人口爽以注爽口即但取義同不拘語倒之例不知者泥之改正文以順注失之甚矣晉書亦作爽口又案下文誘我以聾耳之樂善引五音令人耳聾更例之可知者也）注。國語曰。（下至）仕者世祿。（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八字有文字屬下王處岐爲句是也）注。尚書曰。湯既黜夏命。（陳云書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囿捿三足之烏。（何校烏改鳥表本云善作烏茶陵本云五臣作鳥案鳥字協韻善不得作烏但傳寫誤表茶陵據所見爲校語非晉書亦作鳥）故靡得應子。（表本茶陵本得下有而字案有者是也晉書亦有）○賢良詔○罔不率俾。（表本茶陵本罔作莫注同案二本是也漢書正作莫）注。在金河關之西。（何校金下添城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若涉淵水。未知所濟。（表本茶陵本云善無涉字案漢書有此尤延之校添之也）朕之不敏不能遠德。（表本茶陵本云善無不敏二字案漢書有此尤延之校添之也）○冊○注。象其禮。（案禮當作）

（扎各本皆誤）○冊魏公九錫文○分裂諸夏○（表本茶陵本作連帶城邑案魏志作分裂諸夏尤延之據彼校改也但善不必與彼同似仍以二本爲是）注爲公卿大夫也○（陳云爲謂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宏濟于難○（表本茶陵本于下有艱字是也）羣后失位○（表本茶陵本失作釋云善作失案善引左傳注釋位是自作釋但傳寫誤爲失耳陳云失釋誤是矣魏志亦作釋）注遜走○（陳云遜上脫遷字是也各本皆脫）造我京畿○（表本茶陵本我作其案魏志作我尤據改）乘軒將反○（表本云善作軒茶陵本云五臣作轅陳云據注似善本亦作轅案軒但傳寫誤也魏志亦作轅）致屆官渡○（表本云善作度茶陵本云五臣作渡案魏志作渡尤據改各本注中字皆作渡恐涉五臣耳凡善度五臣渡其大槩也亦不盡出）注致天之罰屆○（陳云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君北征三郡烏丸○（陳云君公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尚奔遼東○（表本茶陵本無尚字陳云脫尚熙二字是也）求逞所欲○（茶陵本逞所作所逞云五臣作逞所表本云善作所逞案善引思元賦注逞所欲是但傳寫誤倒魏志亦作逞所）注思賢賦曰飄飄神舉求逞所欲○（表本茶陵本賢作元無求字是也）箄于白屋○（表本茶陵本箄作單案二本是也注云本竝以箄于爲單于疑字誤也可見正文作單故善依博物志定爲箄若先作箄與注不相應矣尤延之校改似是實非魏志作單即善所謂本竝以爲單者）注劉淵林魏都賦注曰北羈單于白屋○（案此有誤也張載注魏都不得言劉淵林又單依文當作箄今彼注作北羈單于于白屋蓋亦誤）注文王罔逌兼於庶獄庶愼也○（表本茶陵本逌作攸是也案此必尤誤改）注孔子過山側○（案山上當有太字各本皆脫）注邪服蒐慝杜預曰回○（表本茶陵本邪服作服讒案二本是也回下當有邪字此尤校添而錯誤）繄二國是賴○（茶陵本是上有之字云五臣無表本云善有案魏志無尤據改）注奉承宗祖○（表本茶陵本宗祖作祖宗是也）注又曰已（下至）予惟往求朕攸濟○（表本無此十八字有攸濟已見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有例改複出耳）注范曄後漢書○（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

無者是也凡引諸文在本傳者多不冠大題此其一耳尤校添之蓋未悉善例）注乃立家社○（茶陵本社作土是也表本亦誤社）注爾民軌儀也○（案爾當作示各本皆譌）注弗昬作勞○（表本茶陵本昬作暋案依二本善正文似作暋魏志作昬或下當有昬暋異同之注今未全也）注杜預左氏傳曰○（何校傳下添注字陳同各本皆脫）注子之謂也○（陳云子上脫晏字是也各本皆脫）卷三十六○宣德皇后令○注要不彊爲酬謝之名○（案不當作必各本皆誤）注赫言鄒衍之術○（案赫言鄒當作言赫脩史記集解所引別錄如此可證也各本皆誤）注庶王有不遠而復之義也○（表本茶陵本王有二字作乎案此尤校改也）○爲宋公修張良廟教○注綱紀謂主簿也○（下至）猶今詔書稱門下也○（此二十三字表本茶陵本無案此卷以下尤本增多各條似二本因并入五臣而刪削其尤所見異本爲是矣）注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十六字表本茶陵本無）注廣雅曰軌迹也○伊伊尹○望呂望也○（此十三字表本茶陵本無）注漢良受書於邳圯○（案圯當作垠各本皆誤漢書作沂）注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陳云召招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寤寐永歎○（陳云寤假誤是也各本皆誤）○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注太上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表本茶陵本無太上二字之作也案此尤校改也）注郗正釋識曰○（表本茶陵本郗作郤識作譏是也）開元自本者乎○（表本茶陵本元作源案此似善五臣之異二本不載校語無以考之）○永明九年策秀才文○選名昇學○（表本茶陵本昇作升是也）注禮記曰司徒○（表本茶陵本曰下有鄉論秀士四字案此尤校刪也）注一曰德行高妙○（下至）才任三輔劇縣令○（此五十二字表本茶陵本無）良以食爲民天○（表本茶陵本爲作惟是也）注周禮曰○肺石○（下至）赤石也○（此十七字表本茶陵本無）注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

聽訟於其下。（此十四字表本茶陵本無）注。冥夫人及君早起。（表本茶陵本無及君二字。案此尤校添也。）命卭斜之谷。（茶陵本云五臣無命字。表本云善寶下有命字。案二本與上節接連命字絕句。不屬此首。詳其文義。仍不當有。恐但傳寫誤衍也。）注。漢書曰。（下至）將繼太公之職事也。（此二十七字表本茶陵本無。）注。毛詩曰。去殷之惡。（陳云曰下脫帝遷明德鄭元箋曰天意十字。案所校是也。引此者注正文遷字。）注。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案田當作用。公字不當有。各本皆誤。續漢志可證。）注。蓋亦遠矣。（表本茶陵本蓋亦作益以。案此尤依續漢志校改也。）紛爭空軫。（表本茶陵本爭作諍。案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之。）注。方言曰。軫。（表本茶陵本軫下有戾字。是也。）注。又曰。欽若昊天。（此六字表本茶陵本無。）注。禮記曰。夏后氏（下至）翰白色馬也。（此六十一字表本茶陵本無。）〇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〇九序未歌。（何校序改敘。案何據注也。注九功惟序九序惟歌。茶陵本二序字作敘。表本并入五臣亦作敘。其所載五臣向曰。九序謂六府三事也。則二本並作序。恐正文爲善敘。五臣序。各本所見亂之。此本注二字作序。乃尤延之以正文改注。未必是也。）注。毛詩曰。（下至）何以卒歲。（此十九字表本茶陵本無。）注。必將崇論宏義。（案義當作議。各本皆誤。）注。尚書曰。罔不同心。以匡乃辟。（此十一字表本茶陵本無。）注。應劭尚書。（案劭下當有曰字。各本皆脫。）若閑宄畢弃。（茶陵本畢作畢。云五臣作畢。表本云善作畢。案二本所見傳寫誤也。此蓋尤延之校改正之。）天下之有惡。（茶陵本云五臣無天。表本云善有天。案此不當有。各本所見皆傳寫誤衍耳。）注。東觀漢記曰。魯恭（下至）具以狀言安。（此一百二十字表本茶陵本無。又自此下至本節注末茶陵有表無。皆并善入五臣而誤剟削也。餘不悉出。）注。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下至）即無時得鳥。（此二十九字表本茶陵本無。案張羅下當有待之二字。表茶陵二本所載并入五臣翰注者有。）注。貪則爲盜。富則爲賤。（案貪當作貧。何校賤改賊。陳同。是也。此所引樂論篇文。）注。辯麗可

嘉。（何校嘉改喜。是也。各本皆誤。）朕思念舊民。（茶陵本念作命。云五臣作念。表本云善作命。案二本所見傳寫誤也。此蓋尤延之校改正之。）注。名王奉獻。（表本茶陵本名上有遺字。是也。）注。毛詩序曰。（下至）豈惟弊邑。（此六十六字表本茶陵本無。）注。魏謂春申君曰。（陳云魏下脫加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不可爲秦之將。（案爲下當有拒字。各本皆脫。前東門行注引有。）注。天下有十二州。齊得其七。故謂北境爲五州。（表本無此十七字。有五州已見顏延之侍遊曲阿後湖詩十四字。案表本最是。此尤同茶陵複出而誤。）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〇注。刓音角之刓。與刓剸同。（表本茶陵本無音字。案各本皆非也。當作刓音刓角之刓。與剸同。韓信傳注可證。）注。士植懸。（表本茶陵本植作特。是也。）注。非仁也。（何校仁改人。是也。）注。若渴無日。（案若當作苦。各本皆譌。魏志王朗傳注引可證。）注。夜與陰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表本茶陵本無與陰二字。雨上有陰字。月作時。案二本是也。王朗傳注引正如此。）注。況賢於隗者乎。又。（表本茶陵本作況賢者也。莊子曰。案以下文今新序有。莊子無。故尤延之校改如此也。但考藝文類聚鱗介部亦引爲莊子。困學紀聞莊子逸篇採之。仍當依二本爲是。）注。攸罔昜弗及。苟造德弗降。（表本茶陵本攸作收。又茶陵本苟作耇。是也。表本作考。亦誤。）注。蔑如也。（陳云如無誤。是也。各本皆誤。案此所引板傳文。）注。原涉好殺。（表本茶陵本無殺字。案此尤校添也。）注。漢書。陳咸（下至）輒論輸府。（表本茶陵本無此一百三十二字。有漢書陳萬年傳曰論輸府下十一字。案此卷末葉尤脩改。乃初同二本而後添。當以二本爲是。又案末下字漢書無。蓋衍也。）注。膺表欲罪。（表本茶陵本欲下有罰其二字。是也。）注。景帝問鄧公。（下至）卒受大戮。（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字。有鄧公謂景帝曰六字。案此亦二本是。）注。閒者水出（下至）災異仍重。（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案此亦二本是。）

文選考異卷第六

文選考異卷第七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三十七○薦禰衡表（表本茶陵本表下有一首二字案有者是也後每題下盡同卷首所列子目亦同下卷放此）陛下睿聖（茶陵本睿作叡云五臣作睿表本云善作叡案范書作叡此尤以五臣亂善）注具作其事（陳云作上誤今案汪文盛刻班書是作字章懷注范書引亦是作字陳所說非也）注無所遺失（表本失下有也字茶陵本無此初有而脩去之）掌技者之所貪（茶陵本技作伎云五臣作技表本作技無校語案表用五臣也范書作臺牧章懷注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堂牧汪文盛刻范書如此其實堂牧即掌技之譌耳伎技同字或選所據融集作伎也）注古善相馬者（表本茶陵本古下有者字此初有而脩去之案者當作之所引觀表篇文也七發與吳季重書注作之是七命注及此作者非）○出師表○注後主即位十二年卒（茶陵本無即位十二年卒六字）

此一節注茶陵并五臣於善表并善於五臣恐尤亦非其舊而中道崩徂（表本茶陵本徂作殂案此尤改之也二本是蜀志正作殂）亡身於外者（表本云善作亡茶陵本云五臣作忘案各本所見皆非也亡但傳寫誤何校亡改忘蜀志正作忘）注桓靈後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表本無用閹豎所敗五字茶陵本并善入五臣有之尤所見同茶陵而誤衍）注荊州圖副曰（表本茶陵本無副字是也）注爾雅曰奨（表本茶陵本爾作小是也）至於斟酌損益（茶陵本損作規云五臣作損表本云善作規案蜀志本傳作損董允傳作規尤延之依本傳改不知乃以五臣亂善也）責攸之禕允等咎以章其慢（何校云董允傳所載與本傳微不同本傳無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作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案表本所見善與尤無異較本傳但少之字彰作章慢咎互易其五臣則與本傳同茶陵本輒於正文依善注所引董允傳添改作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云云與注不相應大誤且善但謂當有上六字未嘗欲并改責攸之禕允以下也更屬誤中之誤矣）深追先帝遺詔（表本茶陵本無遺詔二字案蜀志有尤延之依以校添也此初刻仍無與二本同）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表本茶陵本無激今二字案蜀志有尤延之依以校添也此初刻仍無）○求自試表○注謂文武明也（陳云文武當乙是也各本皆倒）注史記太史公（陳云公下脫曰字是也各本皆脫）俯愧朱紱（茶陵本愧下校語云五臣從小表本云善從女此亦以五臣亂善下文以滅終身之愧二本所見亦當善作媿失著校語非魏志皆作愧）注尚書曰啟（表本茶陵本曰上有序字此初有而脩去之案有者是也下尚書曰武王崩各本皆脫序字）注春秋歷序曰（案歷上當有命字各本皆脫又勸進表注所引春秋歷序亦脫命字）注左轂鳴此者工師之罪也（案此者當作者此表本亦誤倒茶陵本并善入五臣全非裴松之注引正作者此）欲以除害興利（表本茶陵本害作患案魏志作患二本是也）必以殺身靜亂（表本茶陵本無以字案魏志有蓋尤據之添也）而耀世俗哉（表本云善作燿茶陵本作燿云五臣作曜案魏志作燿尤改非）志或鬱結（表本茶陵本云

善無志字案魏志有二本所見或傳寫脫尤添之是也）伏以二方未尅爲念（何校云魏志伏作但案今本魏志亦作伏何所據者未見存之以俟再詳）伏見先武皇帝（表本茶陵本無武皇二字案魏志有蓋尤據之添也）猶習戰也（表本茶陵本猶作由案魏志作猶蓋尤據之改也）注統由總覽也（表本茶陵本由作猶是也）事列朝榮（何校云魏志榮作策陳云作策爲是各本皆形近之譌字耳）注左氏傳曰子朱撫劒從之（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濤至乘北（陳云乘上脫江字是也各本皆脫案七發注引有）注昔克路之役（何校路改潞陳同是也各本皆誤荅臨淄侯牋褚淵碑文頭陀寺碑文注誤與此同）注秦來圖敗晉攻（何校攻改功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三敗三北（茶陵本敗下無三字是也表本亦衍）注徧飲而去（表本去下有之字此初有而脩去之茶陵本并善入五臣無此字案所引愛士篇文彼亦無此字）注及獲惠公以歸（何校及改反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然則以其同祖（案則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

李宏武功歌曰。（陳云、宏尤誤、是也、各本皆誤。）注東郭俊者。（茶陵本俊作俊、表本亦作俊、案各本皆譌也、當作逡、下同。）注猶不敢嘿也。（表本茶陵本重嘿字、是也。）螢燭末光。（何校云、螢一作熒、案魏志作熒、古字通、但選文與國志非必全同、今各本則皆作螢也。）○求通親親表○注自因致其意也。（表本茶陵本無因字、案魏志有因無自、必尤延之改自爲因、乃誤兩存也。）克明俊德。（表本俊下校語云、善作駿、注中字亦作駿、茶陵本作俊、注中字亦作俊、無校語、案尤及茶陵所見、以五臣亂善也、魏志作峻、與善五臣無合者、恐經後人依禮記改。）以藩屏王室。（茶陵本藩作蕃、注同、校語云、五臣作藩、表本作藩、無校語、案表本用五臣也、此以五臣亂善、魏志作蕃、藩蕃通用耳。）注謝承後漢書曰。桓礹鄙營氣類。（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臣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用。（表本茶陵本思惟豈三字作惟省二字、案魏志作惟省、尤改添、未知何據、或所見自不同。）注東觀漢記。（下至）蒙見宿留。（表本此十八字作錐刀之用已見上文八字、是也、茶陵本複出同此、非。）

若臣爲異姓。（表本茶陵本若下有以字、案魏志有以字、尤刪、未知何據、或所見自不同。）注駙。近也。（茶陵本駙作附、表本作附近之附也。）然終向之者誠也。（茶陵本無然字、終下校語云、五臣作然、表本無終字、校語云、善有終字、案魏志有然無終、疑茶陵所見得之。）有不蒙施之物。（茶陵本云、五臣再有有不蒙施之物六字、表本再有、云善無有不蒙施之物六字、案此初無、尤脩改添之、魏志再有、善亦當再有、傳寫脫去也、何校添、陳云、重六字爲是。）注尚書傳曰。（表本無傳字、茶陵本有、案各本皆非也、說見後荅魏太子牋下。）注樊目勃蘇。（案樊當作棼、各本皆譌。）○讓開府表○誠在寵過。（表本茶陵本寵過作過寵、案晉書正作過寵、此尤誤倒耳。）然臣等不能推有德。（何校去等字、云晉書無、案所說是也、各本蓋皆衍。）據今光祿大夫李喜。（陳云、喜晉書作憙、爲是、今案喜憙古字通、未審他家晉書有作喜者以否。）注領職曰服事。（何校領改頒、是也、各本皆譌。）注謂公家服事。（表本茶陵本事下有也字、何校改也作者、又謂下添爲字、是也、各本皆脫誤。）○陳情事表。（表本茶陵本無事字、案此疑善五臣之異、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注字令伯。（茶陵本此下有犍爲武陽人五字、表本無、與此同、案茶陵幷五臣入善、考華陽國志有、或善不備引。）躬親撫養。（表本茶陵本親下校語云、善作見、案此以五臣亂善、蜀志注晉書皆作見、見是親非。）臣少多疾病。（表本云善無少字、茶陵本云五臣有少字、案蜀志注晉書皆有少字、尤蓋據之添。）注一作孑。（案此校語錯入也、即謂五臣作孑、觀表茶陵二本校語皆可見、如謝平原內史表岐下云一作崎、亦即謂五臣作崎也、蜀志注晉書皆作孑。）辭不赴命。（表本茶陵本命作會、蜀志注晉書皆作命、案尤蓋據之改。）○謝平原內史表○注到官上表。（表本茶陵本表下有謝恩二字。）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茶陵本無此十字、有中謝二字、是也、表本幷無中謝、非、尤用善謝開府表注所云添改、益非。）注范雎（下至）不知所裁。（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八字。）臣本吳人。（茶陵本無吳人、校語云、五臣有吳人、表本有、無校語、案表用五臣也、此以亂善。）注羣萃而同處。（案同當作州、各本皆誤。）注兩宮東宮及

上臺也。（表本無此八字、所載五臣向注有之、茶陵本幷善入五臣、尤蓋因此錯混耳、表本是也。）注王隱晉書曰。表瑜。（表本茶陵本表作爰、案二本是也、爰姓見廣韻爰字下、又依此似正文善爰五臣表、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又案二本自此至字道淵共爲一節、在後曹武下、然則馮熊字文羆顧榮字彥先二句亦王隱書、尤割裂者非。）而不能不恨恨者。（何校恨恨改悢悢、表本云善作恨恨、茶陵本云五臣作悢悢、案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也、與蘇武詩二本校語五臣作恨恨善作悢悢與此全屬相反、彼是此非。）注攜手逐秦。（陳云、逐遯誤、是也、各本皆誤。）注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表本無此十二字、所載五臣濟注有之、茶陵本幷善入五臣、尤蓋因此錯混耳、表本是也。）○勸進表○注閔帝年號。（何校閔改愍、陳同、各本皆誤。）臣磾。（茶陵本磾上有匹字、表本無、下同、案此疑善五臣之異、二本不著校語、何校添、陳云、磾上脫匹字、下並同。）注授圖于黎元。（表本茶陵本于作子、是也。）注謂景宣文。（表本茶陵本景宣作宣景、是也。）注永嘉懷帝年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所載五臣

（向注有之此錯混耳）注○劉載使劉曜○（陳云載聰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太尉應劭等議○（陳云尉下脫掾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謝承（下至）虜庭○（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案尤增多誤也）而重耳主諸侯之盟○（茶陵本作而重耳以主諸侯云五臣無以字有之盟二字表本云善有以字無之盟二字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亂善也晉書作以主諸侯之盟善不必與彼全同不可以爲證）蒼生禺然○（案禺當作喁善引淮南子喁喁然爲注是作喁字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禺然仰德貌蓋各本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晉書作禺不可以爲證說見上喻巴蜀檄曰延頸舉踵喁喁然百辟勸進今上牋搢紳禺禺用字不同當各依其舊也）注○西蜀父老曰○（案西當作難各本皆誤）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茶陵本普作溥云五臣作普表本云善作溥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亂善也晉書作普不可以爲證說見上）注○公羊傳曰○綠臣之心○（何校傳下添注字臣下添子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而楚尅其二都○（茶陵本二作三是也表本亦誤二）注○民服其上○下无覬覦○（何校服下添事字上下添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乃許晉平○（下至）且召之○（茶陵本此十七字作郤乞二字表本并無案似茶陵爲是）注○不及曩時之士也○（表本茶陵本曩作嚮是也漢書作曩後五十一卷同史記作鄉鄉即嚮字與此同各有所出不妨兩見善例每如此）

卷三十八○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注○尚書曰○（表本茶陵本書下有王字）注○繼絕世○（表本世下有已見上文四字茶陵本無案此不當有世字謂已於三王敦繼絕之德下引論語曰繼絕世也茶陵本即複出與此皆非）注○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表本作懷金佩青已見上文八字案表本非也善第一卷注自言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文又云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然則凡不合此例皆失善舊餘不具出茶陵本盡改複出益非）○讓中書令表○注○何法盛晉書頴川庾錄曰○（表本茶陵本無晉書二字）注○中州爲洛陽○（陳云爲謂誤是也各本皆誤）不

悟徼時之福○（表本茶陵本徼作邀案晉書作徼此尤改之也邀徼古同字恐選文自用邀改之未必是）乘異常之顧○（表本茶陵本乘作垂案尤本誤晉書亦是垂字）注○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下至）已見上求自試表注○（表本此二十四字作濯纓及沐浴已見上文九字茶陵本複出案此各本皆失善舊）注○桓思竇后順烈梁后○（何校乙順烈梁后於桓思竇后上是也各本皆倒）可爲寒心者也○（表本茶陵本云爲善作謂案此尤校改正之也晉書作謂與此同）而使內處心膂○（表本茶陵本云處善作劇案此尤改之也晉書作處選文往往別有所出不必全同耳）注○音呂○（表本茶陵本作膂音呂三字在注末是也）○薦譙元彥表○注○性清○（表本茶陵本清作靜是也）注○左氏傳○荀息曰○（下至）貞也○（表本此二十六字作忠貞已見上文六字茶陵本複出非）注○洗耳○許由也○（下至）乃臨河洗耳○（表本此二十八字作洗耳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戍聞之○（茶陵本戍作成是也表本亦誤戍）注○兔罝之人能恭敬○（表本茶陵本兔罝作罝兔是也）注○劉歆移書曰○（表本無書字是也茶陵本亦衍）注○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表本無文字是也茶陵本複出更非）注○晉蜀○（表本茶陵本作蠋音蜀三字在注末是也）注○太子師及祭酒印綬○（陳云及友誤是也各本皆誤）注○不強致○說音悅○（表本茶陵本說音悅三字作之也二字）注○漢書曰○（下至）深山○（表本此十八字作圍綺已見上文六字茶陵本複出非）○解尚書表○注○檀道鸞晉陽秋曰○（何校晉上添續字陳同各本皆脫）於臣實所敢喻○（何校寔下添非字云晉書有陳云晉書爲是案此似選文傳寫脫）注○見利思義○（何校利改得是也各本皆誤）注○左傳曰○（下至）不可懷也○（表本作宴安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老子曰○（下至）且成○（表本作善貸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注○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案梁當作雍晉書地理志司州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馮翊扶風三郡可證各本皆誤）○爲宋

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左氏傳。（下至）德之休明。（表本作休明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表本茶陵本曰上有王字）注。尚書曰。納于百揆。（表本作百揆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易曰。（下至）其臭如蘭。（表本作金蘭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注。道生。即太祖之弟也。（陳云弟當作兄是也各本皆誤南齊書本傳可證）注。又曰。后憑玉几。（表本茶陵本又字作尚書顧命四字）注。左傳。晉穆嬴曰。（表本茶陵本左下有氏字）注。孫盛晉陽春秋曰。（表本無春字是也茶陵本亦衍）注。郤超假還東。（何校郤改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左傳。楚薳啟疆曰。（案左下當有氏字疆當作彊各本皆脫誤）注。神州。已見上（下至）刑。法也。（表本此二十一字作神州儀刑已見上文八字茶陵本複出非）注。勿復爲虛飾之煩。（表本茶陵本之煩二字作也字）注。黷慢朝經也。（案朝經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左傳。（下至）恐殞越于下。（表本作殞越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盡君道□。（表本茶陵本盡上有則字下句同案此尤校改去之耳）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有中謝二字下文豈待明經臣雲下二本同案二本是也說見前謝平原內史表）注。論語。（下至）有所不爲也。（表本作狂狷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蹻屩齊楚。（案屩當作蹻善引史記及徐廣注皆是蹻字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乃作屩蓋善蹻五臣屩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又此屩下腳亦五臣音耳）注。漢書。（下至）爲銅虎符。（表本作分虎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孫盛晉陽秋曰。（茶陵本陽下衍春字表本無此亦初衍後脩改去之）亂離斯瘼。（陳云瘼當作莫注同毛詩曰亂離瘼矣當作韓詩曰亂離斯莫潘安仁關中詩注可證也案所說是也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云瘼病也必善莫五臣瘼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後又并改善注甚非）注。蔡邕詩序曰。（下至）北陸無日之地。（表本作悵望鍾阜已見上文八字茶陵本所複出與此同陳云鍾阜謂建康之鍾山也注誤引許叔重語今案善謂鍾阜已見上文者謂自於沈休文鍾山詩題下注說也複出者失其意用許慎曰云云當之致爲巨謬尤專主增多乃取以竄入陳駮雖是然細繹表本善初無斯誤也凡複出增多大足爲累於此可知餘不盡論）注。締構。見魏都賦（下至）昧爽也。（表本作締構草昧並已見上文九字茶陵本複出非）注。過朱祐。（陳云祐祜誤下同各本皆譌）注。上初學長安。（表本茶陵本上初作初上是也）注。南陽大人賢者。（陳云大人當作人與是也表本茶陵本無大字亦脫與）注。漢書。（下至）如俛拾地芥。（表本作明經拾青紫已見上文九字茶陵本複出非）注。襄陽耆舊傳記曰。（表本茶陵本無記字）注。即聲名不足慕企。（表本茶陵本重有不足慕企四字）注。毛詩序曰。禮義陵遲。（表本作陵遲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元和元年。（案上元字當作光各本皆譌）注。時侍中常侍。（表本茶陵本無時字）注。可封留侯。（表本作子房封侯已見上文案表本是也茶陵本與此同乃并五臣入善之誤）注。視吳公□何爲。（表茶陵二本皆無空字此初有衍而去之）或四姓侍祠。（何校去或字案所校是也各本蓋皆傳寫衍）注。漢書曰。成帝（下至）故世謂之五侯。（表本作五侯王氏也已見上文九字茶陵本複出非）注。東觀漢記。相者。（表本茶陵本記下有曰字此脩改去之）注。謂元帝也。（表本茶陵本無謂字）注。車丞相高寢郎。（表本茶陵本高下有祖園二字此脩改去之案有者是也）微物知免。（表本茶陵本云免善作表案此或所見不同否則尤校改之耳）

○爲蕭揚州薦士表（表本茶陵本薦上有作字案尤本脫）注。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表本作同塵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王褒（下至）非一狐之腋。（表本作一狐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謝靈運宋書序曰。（何校宋改晉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在貧賤。不患物不踈己。（何校賤下添雖仁賢三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孟子曰。（下至）學則三代共之。（表本作庠序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

四方有志之士。（表本茶陵本無有志二字。）注東觀漢記。耕。（表本茶陵本無漢字。）注。范睢漢書曰。（何校漢上添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晉陽春秋曰。（表本無春字。是也。茶陵本亦衍。何校晉上添續字。同前。）注。論語子曰。（下至）不以人廢言。（表本此十六字作不以人廢言已見上文八字。茶陵本複出。非。）〇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〇注。老子曰。（下至）知止不殆。（表本作止足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〇爲范始與作求立太宰碑表〇則義刑社稷。（表本茶陵本刑作形。案尤本誤。）注。爾有嘉謀嘉猷。（表本茶陵本無嘉謀二字。案此尤校添也。）注。敬敷五教。在寬。（表本重有五教二字。案有者是也。殷本紀重有。孔穎達商頌正義引尚書重有。表本後鑿去下五教二字。茶陵本無。與此同。皆非。）注。又曰。（下至）百揆時序。（表本作百揆已見上文六字。茶陵本複出。非。）注。漢書曰。（下至）琴書自樂。（表本作琴書已見上文六字。茶陵本複出。非。）注。論語曰。（下至）民無德而稱焉。（表本作無得而稱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又潘敞以仗防之。（陳云又使誤。是也。各本皆誤。）故首目嚴科。（何校云故下疑有脫文。案所說是也。何意謂此當云故吏故民之類。未知所脫果何文耳。今無以補之。）注。修張良教。（何校良下添廟字。陳同。是也。表本亦脫。茶陵本複出。非。）注。第二子恪。（陳云子字當重。是也。各本皆脫。）注。禮記曰。（下至）吾誰與歸。（表本作九原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顏蠋謂齊王曰。（表本茶陵本蠋作觸。案今齊策作屬。古今人表作歜。歜屬同字也。疑蠋觸皆屬之譌。）注。皆鏤爲蛟龍。（表本茶陵本蛟作交。是也。）注。長老見碑。（表本茶陵本碑下有者字。案此脩改去之。）

卷三十九〇上書秦始皇〇注。後二世。（表本茶陵本此三字作及二世信趙高之譖八字。案此節注表并善入五臣。茶陵并五臣入善。即尤亦恐非其舊。今不具論。）注。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王。（案此二十一字決非善注。不知何時竄入。考張儀復相。後八年也。秦本紀六國表韓世家皆並無攻韓宜陽降之之事。善烏由爲此語。況下方引甘茂伐宜陽而疑書誤。若果有此語。便是無疑。彌乖剌難通矣。各本皆同。其謬已久。今特訂正。表茶陵二本王作公。下同。說見於下。）注。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案依史記當作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八年。張儀復相秦。伐蜀滅之。此注全爲人所改。各本皆同。絕非善舊矣。）注。史記云。孝王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案此十六字決非善注。不知何時竄入。考魏納上郡在惠文君十年。秦本紀六國表魏世家明文鑿鑿。了無異說。善何由爲此語。各本皆同。其謬已久。今特訂正。）注。宜陽。韓邑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孝王卒。（茶陵本孝作武。是也。表本亦誤孝。）此四君者。（表本茶陵本無者字。案史記有。尤添之也。）致昆山之玉。（表本茶陵本昆作崐。案史記作昆。尤改之也。注引新序作昆。或善自是昆字。）注。孫卿曰。（表本卿下有子字。是也。茶陵本亦脫。）而陛下悅之。何也。（表本茶陵本無何也二字。案史記有。尤添之也。）注。駃馬屬。（案駃下當有騠字。各本皆脫。）

西蜀丹青。（表本茶陵本西蜀作蜀之。案史記作西蜀。尤改之也。）而歌呼嗚嗚快耳者。（表本茶陵本無呼字。案史記有。尤添之也。）今棄叩缶擊甕。（表本茶陵本無叩缶二字。案史記有在擊甕下。尤添倒耳。）在乎色樂珠玉。（表本茶陵本無珠玉二字。案史記有。尤添之也。）在乎民人也。（表本茶陵本無也字。案史記有。尤添之也。）退而不敢西向。（表本茶陵本無向字。案史記有。尤添之也。）而外樹怨諸侯。（表本茶陵本外下有以字。案史記無。尤刪之也。）〇上書吳王〇注。惡不指斥言。（何校去不字。陳同。是也。表本亦衍。茶陵本下又有欲字。并善入五臣耳。）注。三輔黃圖曰。（表本三上有善曰二字。是。茶陵本移每節首。非。下申子曰上。漢書曰上。漢書曰文帝閔濟北上。二郡謂城陽上。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上。以孟康解其文上。湛今沈字也上。言高祖燒所涉之棧道也上。同。又每節首非舊注者。亦當有也。）救兵不至。（表本茶陵本至作止。案止字是也。漢書作止。此尤本誤。）注。青陽。水名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二本所載五臣銑注有之。尤誤取增多耳。）注。輒當爲禦。（案輒

（當作輔謂正文以輔大國之輔也下云以禦於趙顯然可知正文並無輒字各本皆誤）注○爾雅曰奸○求也○（案奸當作干各本皆誤）注○善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二本最是正文至漢書作志五臣作至善未必與之同尤增多此注以實之殊誤）注○服虔曰○袗服○（表本茶陵本無服虔曰案二本連上不分節然則袗服以下乃應劭注也尤分節而以服虔曰加之非）然則計議不得○（表本茶陵本云議善作謀案此尤改之也漢書作議）注○善曰○方言云○（表本善曰二字作又茶陵本作又曰案此表是也）注○晉書注以瑋爲諱○（何校書改灼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表本茶陵本涉燒二字互易是也）收弊人之倦○（表本茶陵本弊作敝云善作蔽案此尤改之也漢書作弊）○獄中上書自明（表本茶陵本獄中作於獄案此疑善五臣之異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注○後聞輒死○（表本茶陵本死下有事字）注○干歷也○（表本歷下有之字是也漢書顏注引有史記集解引亦有茶陵本并入五臣無非）而燕秦不寤也○（表本茶陵本寤作悟案史記作悟漢書作寤此尤改之也後是以聖王覺悟未改史記漢書皆作寤寤即悟字善蓋本作寤也）注○初不相識相知○（案不字當在識字下各本皆誤顏注云初相識即本此節去不相知耳可借爲證）注○報將軍之仇首何如○（案首字不當有表茶陵二本此節注皆并入五臣非仍無此字疑尤欲補者字而誤之）注○殆欲誅之○（何校殆改君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漢書顏注史記集解引皆作君）誠有以相知也○（表本茶陵本云誠善作成案此尤改之也史記漢書皆作誠）注○謂讒短也○（表本茶陵本無短也二字）注○敬重蘇秦○（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周之末人也○（何校末下添世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漢書顏注引服虔史記集解引列士傳正有可借爲證）注○見列士傳○（表本見上有其姓名三字是也茶陵本亦脫）注○新語曰○（表本茶陵本上有善曰二字是也下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上國語泠州鳩曰上同）注○無紹介通之○（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鄒子說苑○（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無者是也）

（不云說苑以承上條故耳）注○文子曰○（何校子改穎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案漢書顏注史記索隱俱引之表茶陵二本移善曰在此上非尤校改正之矣）注○積毀消骨○謂積讒○（茶陵本骨謂積讒四字作國亦云消骨五字表本作國亦云消骨也六字案此各本皆有誤說在下）注○善曰○毀之言○骨肉之親○爲之銷滅○（茶陵本善曰二字作又曰讒三字表本作故聽讒三字滅下二本有國亦然也四字案此各本皆有誤考史記漢書絕無作國者恐其並非善注蓋本積毀銷骨句別爲一節而於下注善曰讒毀之言骨肉之親爲之銷滅合并六臣多所增竄尤之刪改亦未爲是）注○子宣王辟強立○（茶陵本強作彊表本與此同何校改彊陳同是也）注○子臧越人也○（案人下當有蒙字二字史記索隱引有張晏據史記爲說也不知者乃刪之各本皆誤正文自云越人子臧也決不當以子臧越人也作注甚明）注○言無私也○（表本茶陵本無言字是也下言無偏也同）由余子臧是矣○（表本茶陵本矣作也說見下）朱象管蔡是矣○（茶陵本云五臣作矣表本云善作也案史記漢書皆作矣此尤改之也）注○舜弟象傲帝○（表本茶陵本無帝字是也）注○乃致管叔于商○（茶陵本致下有辟字是也表本有辟無致亦非）注○民到于今受其賜○（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有此之謂也四字案亦衍）注○子終出使者○（表本出作辭茶陵本與此同案出辭當兩有今列女傳云出謝可證）注○善曰○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此亦尤增多之誤也）注○公孫鞅事孝玉○（陳云王公誤是也各本皆誤）注○上至高祖○（何校高改冒是也各本皆誤案漢書顏注引作冒可證）注○善曰○伊尹管仲○（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此亦尤增多之誤也以下同）輔人主之治○（表本茶陵本云治善作政案史記作治此尤改之也漢書此處多異難以相證今不更論）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表本茶陵本云善無也字案史記漢書皆有此尤添之也）注○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制○戰國策○（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以信荊軻之說○（表本云善無以字茶陵本云五臣有以字案史記漢書皆有此尤添之也）注○

又獻燕督亢之地圖（下至）以擿秦王（表本此二十九字作刺秦王已見上文七字是也茶陵本所複出與此不同皆非）注六韜曰（下至）俱爲師也（表本茶陵本此五十四字作文王遇呂尚西伯遇太公俱爲師也十四字案各本皆有誤當本是善曰西伯遇太公立爲師已見上文合并六家删改既非尤所增多更誤）沈詔諫之辭（表本茶陵本沈下有於字校語云善無沈於案史記有沈於漢書有沈無於此尤添之也善不當無乃傳寫脫）注說文曰墻（下至）臣之所居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九字）注漢書音義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下善曰不羈謂才行高在阜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上是也）注遠不可羈繫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孔安國尚書傳曰（表本茶陵本無孔安國三字傳作注）注撰考識（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利傷行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表本茶陵本無然此事其本五字）○上書諫獵○注說苑曰（下至）不避狼虎（表本作孟賁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郊之日（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上書諫吳王○注吳王初怨望（表本王下有之字是也茶陵本亦脫）以直諫（茶陵本以下有置字云五臣無表本云善有案漢書無此尤刪之也善不當有但傳寫衍）注臣改計取福（何校去臣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衍案漢書顏注引無）注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也（表本作論語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茶陵本作國語曰升天之無階也案此處表脩改似初同茶陵無以考也）注顏師古曰（表本茶陵本師古作監是也）人性有畏其影（表本茶陵本影作景下及注皆同案景是影非漢書作景尤所見誤耳）注孫卿子以爲涓蜀梁（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欲湯之滄（案滄當依漢書作凔注同各本皆譌）殫極之紞（茶陵本紞作紞注同表本所見與此同案漢書作紞紞是紞非也）注極之綆幹（何校極上添盡字幹上添斷字陳同案漢書顏注引有）手可擢而抓（案抓當作拔漢書作拔表本茶陵本作拔校語云善作抓各本所見皆非也善亦作拔與五臣無異上句搔而絕者橫絕之也此句擢而拔者直拔

之也擢訓引不得言引而抓可知也其注末善抓壯交切一音乃既引廣雅解上句之搔爲抓而自音之與此句無涉不知者誤認而改二本據所見爲校語讀者莫察矣善自音注中字其字非正文所有如此者不一而足漢書顏此注云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抓音莊交反亦自音注中字而非正文所有又其可證者也）注橡樟初生（何校橡改豫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磨也礱（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尚書注砥磨石也（表本作砥礪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上書重諫吳王○注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不如山東之府（何校云漢書作東山案各本皆作山東疑誤倒也注同）注張云錯互出攻（案張下當有晏字各本皆脫）注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案錯出二字當作則獻當作運上注則謂興軍遠行也解作軍之本此注則謂云云解作運之本各本皆誤）注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以偪滎陽（表本茶陵本偪作備表校語云善作偪茶陵無校語案漢書作備但傳寫誤爲偪耳）注膠東膠西濟北菑川四國王也發兵應吳楚（表本茶陵本菑川四國作吳楚臨淄吳楚作此謀案各本皆有誤當依漢書顏注引作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也發兵應吳楚）○詣建平王上書○注沈約書曰（何校書上添宋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馬遷悲士不遇賦曰（案馬上當有司字各本皆脫）注今乃知之（案今乃當作乃今各本皆倒）注轉用抵（案轉當作輒表茶陵二本幷此入五臣仍作輒可借證）注對曰臣聞命矣（表本茶陵本曰下有若不有廢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案此節注二本幷五臣未必善有也）注弇埛曰（茶陵本埛下有弔字是也表本作弇州子大誤案所引知北遊文也）注言固陋之愚也（陳云也心誤是也各本皆誤）身恨幽圄（表本茶陵本恨作限是也梁書作限）是以每一念來（茶陵本是以每一念五字作每以一念四字校語云五臣作是以每一念表本作是以每一念無校語案茶陵所見非也梁書作是以每一念來）注忽然亡生（茶陵本亡作忘）

（是也。表本亦誤七。）注。李陵與蘇武書曰。（下至）而泣血也。（此二十八字表本茶陵本無。案蓋因已見五臣而刪削也。）注。則未可以論行。（表本茶陵本以作與。是也。）注。裁日閱數人。（表本茶陵本裁日閱作一日裁。案此尤校改之也。）注。論衡。谷口鄭子眞。（表本茶陵本衡作日。是也。）退則虜南越之君。（何校云。梁書退作次。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誤。）注。以丹書之信。（陳云。以上脫申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補淮陽醫工長。（表本茶陵本淮陽作譙國。表醫作監。茶陵本無工字。案此尤校改之也。）注。帝戲倫謂倫曰。（表本戲下去倫字。是也。茶陵本亦衍。）注。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表本茶陵本無餘姚少有高名游七字。光武作世祖。案此尤校改之也。）照景飲醴而已。（表本茶陵本無而已二字。是也。梁書無。）鵠亭之鬼。（表本茶陵本鵠下校語云。善作鴻。案二本所見非也。或尤校改正之。梁書作鵠。）注。命曰丈夫丘。（案日下當有五字。各本皆脫。）注。五頭同穴。（表本同穴作共孔。是也。茶陵本作具存。更非。）○奉荅勅示七夕詩啓○注。裴詭集有辨才論。（表本詭作頠。是也。茶陵本亦誤詭。）○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注。名教謂王隱。隱淪謂翟湯。（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顏觸謂齊王曰。（案觸當作斶。表茶陵二本作蠋。亦非。說見前。）○啓蕭太傅固辭奪禮○昉啓。（何校昉改君。陳同。下君於庶品。表本茶陵本君作昉。校語云。善作君。昉往從末宦。校語亦云。善作君。蓋此三字善皆作君。五臣改其下二字爲昉。唯存第一字爲君。故濟注有昉家集諱其名。但云君云云。而二本於此獨無校語也。後乃并改成昉。不但失善舊。亦與五臣不相應。甚非。其君於品庶已校正。此及後仍沿各本之誤。）注。然而遂亟之。（茶陵本無亟字。是也。表本作極。亦衍。）注。喪祭无主。（表本茶陵本喪作哀。案此尤校改之也。）

卷四十○奏彈曹景宗○注。廷尉王恢逗橈。（陳云。尉下脫當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金城西沂潤。（表本茶陵本沂作泝。下有日塗二字。是也。尤初有。脩誤去。）注。壯士

猶戰不降。（表本茶陵本無戰字。）猶有轉戰無窮。（案有當作其。表茶陵二本校語云。善有其字。尤所見非。）注。毛詩曰。旋車言邁。（表本作言邁。已見潘岳金谷集詩。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此初同。表脩改。誤依複出。）注。即主謹按。（表本茶陵本謹上有臣字。案此尤校刪也。）注。則臣當下讀也。（表本茶陵本無則字。）注。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云云。（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有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二十字。案此似善五臣之異也。）○奏彈劉整○注。宋吳興太守兄子也。（陳云。守下有脫字。各本皆同。無以補也。）六㪷。（表本茶陵本㪷作斗。案下文仍作斗。疑斗是。）忽至戶前隔箔。（表本茶陵本云。善無隔箔二字。案二本所見是也。此尤添之。以五臣亂善。）分財。（表本茶陵本云。財善作賦。案此尤改之。）整兄弟未分財之前。（表本茶陵本云。善無未字。案此尤添之。）進責整婢采音劉。（案劉當作列。下文云并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此即采音列也。各本皆誤。今特訂正。）范喚問何意打我兒。（表本茶陵本云。善無喚字。案此尤添之。）婢采音及奴教子。（表本茶陵本云。善無婢字。案此尤添之。）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表本茶陵本云。善無苟奴字。案此尤添之。依下文蓋當有。）遇見采音。（表本茶陵本遇下校語云。善作過。案此尤改之。）注。漢書郅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表本茶陵本郅都傳作音義曰。見下有郅字。而視作也。案此尤校改之也。）薛包分財。（表本茶陵本云。包善作苞。案此亦以五臣亂善也。注中字二本並作苞。尤盡改作包。非。）注。東觀漢書曰。（陳云。書記誤。是也。各本皆誤。）唯斆文通之僞迹。（表本茶陵本斆作傚。案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也。）注。高祖從王媼武負貰酒。兩家。（表本茶陵本作高祖每貰酒歲更而酒家。案此尤校改之也。）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表本茶陵本無云云二字。以上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十字。案說已見前。）○奏彈王源○禮教雕衰。（表本茶陵本雕作彫。案此尤本譌字。）注。禮記曰。三十壯有室。（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案

（蓋二本因已見五臣而節去尤有是也）注。禮曰。天子。（表本茶陵本曰作記案此當記曰兩有）臣實儒品。（表本茶陵本儒作譌案此尤本譌字）而託姻結好。（表本無結字云好善作結茶陵本無好字云結五臣作好案此蓋尤校改兩存依文義善不當無好字而以而託姻結爲句二本所見必有誤校語未足據也）注。魏志。滿寵。（表本茶陵本志下有曰字是也）注。世說曰。（陳云說語誤是也各本皆誤）注。謂無聞焉爾。（表本茶陵本無謂字是也）注。連親婕也。（表本茶陵本婕作姻案史記集解引作婚漢書南越傳顏注引孟康亦作婚皆與善不同索隱云連者連姻也恐尤延之以彼語校改復錯誤如此耳）注。魯桓齊穆。（何校齊改楚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禮記曰。晉文。（何校文改人是也各本皆誤）注。陸雲荅兄書曰。高門降衡。脩庭樹蓬。（何校書改詩此十四字茶陵有表無案無者疑脫）○荅臨淄侯牋○脩死罪死罪。（表本茶陵本不重死罪案此尤添之也）自周章於省覽。（表本茶陵本自作目是也何校云魏志注作目）歸增其貌者也。（表本茶陵本增作憎是也）注。修言已豈敢望（下至）故引之。（表本無此三十七字案無者是也茶陵本并五臣入善此同其誤耳）○與魏文帝牋○領主簿繁欽。（茶陵本無繁字表本有案此疑善無五臣有二本失著校語而尤以五臣亂善）注。亦律調五聲之均也。（何校亦改六是也各本皆誤）注。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按此有脫誤所引必禮樂志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云云以注黃門也今誤甚爲集黃門下失去全非其舊耳）注。集樂之所。（案集上當更有黃門二字）注。漢書音義。（下至）爲理樂。（表本無此十八字有已見長笛賦五字案表本最是已見長笛賦即指黃門集樂之所也茶陵本複出非）注。桓譚新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案此十五字亦已見長笛賦不當有也各本皆衍）注。與左騏等。（案騏當作顛觀下注騏與顛同可見也顛即顛字今本魏志作願乃誤字耳）○荅東阿王牋○注。張叔及論。（案叔及當作升反說已詳前各本皆誤）注。吳越春秋曰。干

將者。吳人。造劍二枚。（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荅魏太子牋○歲不我與。（表本茶陵本我與作與我案與我是也善注引歲不我與而正文自作與我即所謂不拘語倒之例前已詳論矣尤依注乙正文非）注。魏文書曰。（表本茶陵本魏文作文帝是也下同）伏惟所天。（又）注。左氏傳。（下至）臣之天也。（表本茶陵本云善無伏惟所天案此不當無傳寫脫耳尤校添爲是二本并無注二十二字此所有未審何出）注。項代曰。（陳云代岱誤是也各本皆誤）遠近所以同聲。（表本茶陵本聲下有也字何校添陳同是也）時邁齒載。（案疑此載當作耊故注引左傳耊老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載大也蓋載耊爲善五臣不同也又案漢書孔光傳犬馬齒載讀作耊或季重用彼成文然則善當有載耊異同之注今刪削不全）注。尚書曰。慺慺謹敬也。（表本無尚字茶陵有案無者疑脫字字耳作尚非也求通親親表注引亦誤）○在元城與魏太子牋○西帶常山。（表本茶陵本常作恒案此尤改之也）注。漢書有恒山郡。（表本茶陵本恒作常是也下漢書恒山郡元氏縣同）注。背漢之趙。（陳云趙楚誤是也各本皆誤）注。趙國之賢將也。（下至）趙所都也。（表本此十六字作俱趙將也四字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非此同其誤耳）女工吟咏於機杼。（案女工當作工女以工女與農夫偶句也酈食其傳紅女與景帝紀女紅迴乎有別觀善舍紀引傳較可知矣各本皆誤倒）注。爾雅曰。科條也。（案爾當作廣各本皆譌此所引釋言文也）注。賜書。制詔。（表本茶陵本書下有曰字是也）注。後爲東郡尉。（何校尉上添都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爾雅曰。貿易也。（案爾當作小各本皆譌此所引廣詁文也）○爲鄭沖勸晉王牋○注。魏帝。高貴鄉公也。太祖。晉文帝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案此不當無或二本脫）注。武王以平商。（表本茶陵本以作已是也）注。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表本此十二字作美談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漢北地郡有靈州縣。（表本茶陵本漢下有書字是也）注。上親臨西園。（表本園作圃是）

（也。茶陵本亦誤圓。）注。迴戈聊指。（案聊當作邪。各本皆誤。）今大魏之德。（表本茶陵本無今字。陳云今晉書作令爲是。案此尤校添而復譌其字耳。）注。吾誰與之爲鄰。（表本茶陵本無之字。）（是也。所引山木篇文。）○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何校隋改隨。陳云隋隨誤。表茶陵二本作隨。表有校語云善作隋。茶陵無校語。案陳何似但據茶陵改耳。下注隋作隋。表所見是矣。）注。謝朓。（何校朓改朓。陳云朓並當作朓。案已見前。）注。言密服義之情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無者最是。尤誤取增多。最非。凡此類俱顯然可知者也。）注。好宮室苑圃之樂。（何校圃改囿。是也。各本皆譌。）注。後遷西將軍。（陳云西上脫鎮字。是也。表本亦脫。茶陵本并入五臣。更非。）注。韓詩外傳。簡王曰。（案王當作主。各本皆誤。）注。而失簪。（表本失作亡。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作失。非。）注。左右曰。（下至）無相弃者。（表本無此二十五字。有袵席而甚切五字。案表本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與此同。皆非。）注。袵席乃單席也。（表本無乃字。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仍未衍。案袵下席字亦不當有。上善音同蓋皆涉正文而誤添。）○到大司馬記室牋○斯言不渝。（表本茶陵本云言善作其。案尤改之也。梁書作言。）注。漢書。衞青曰。（下至）國之不幸。（表本此二十七字作多幸已見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此尤校添之也。）○百辟勸進今上牋○注。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何校去曰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衍。）注。於是夫負妻戴。（表本茶陵本無夫字戴字。）注。即田雞水畔。（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破左興衆十萬於鍾山。（陳云興下當有盛。是也。各本皆脫。）注。說文曰。黰。黑皺也。古典切。（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注。魯班之子。（案子當作号。各本皆譌。今宋策注號。号即號別體也。）注。殷或女妲己。（表本茶陵本無女字。）注。建牙陳伐。（案陳當作東。各本皆譌。）注。楚辭曰。（下至）舞馮夷。（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案此蓋因已見五臣而節去。）注。況貪天功。（茶陵本天下有之字。表本

并入五臣。仍未脫。）注。樂廣曰。（下至）何爲乃爾。（表本此十四字作名教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注。孫綽子曰。（下至）雅鄭異調。（表本此十七字作雅俗已見上文。茶陵本複出。非。）驅盡誅之氓。（表本茶陵本云氓善作萌。案此以五臣亂善。說詳前。）注。論語曰。（下至）是誰之過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六字。案此蓋因已見五臣而節去。）注。王暢誄劉表。（陳云當作劉表誄王暢。魏志劉表傳注引謝書甚詳。是也。各本皆誤。）○詣蔣公○注。而辟之。（茶陵本而下有倣儻爲志高問掾王默然後十一字。表本并入五臣。略同。）注。濟大怒。（茶陵本怒下有王默默懼與籍書勸說之十字。表本并入五臣。略同。）注。復爲尚書郎。（下至）不得言而已。（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六字。）猥見採擢。無以稱當。（表本茶陵本作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案此尤依晉書改。但選文未必全同彼耳。）補吏之召。（表本茶陵本召作巳。何云晉書作召。）卷四十一○荅蘇武書○注。綠幘傅韝。注曰。（表本茶陵本無韝注二字。）（案依顏注訂之。當脫講韋昭三字。尤所補未是。）故每攘臂忍辱。（表本茶陵本云善無每字。案此尤延之校添。以五臣亂善耳。）注。子曰。申生虛死。（陳云子下脫犯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遷處蜀道著青衣。（陳云著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吏侵之益怒。（茶陵本怒作急。是也。表本亦誤怒。）注。顯居臣上。（何校顯改顧。陳同。是也。各本皆誤。）○報任少卿書○注。爲衞將軍。（何校軍下添舍人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表本茶陵本云而用善作用而。案二本所見是也。用句絕而下屬。漢書有明文。然則善自與彼同。而非有誤。尤所校改以五臣亂善。失之甚矣。）注。晉陽之孫。（案晉下當有畢字。各本皆脫。）注。若煩務也。（陳云若苦誤。是也。各本皆譌。漢書顏注引作苦。）得竭至意。（表本茶陵本至作志。案二本所載良注是志字。未審善何作。漢書作指。）注。不假修人事也。（案假當作暇。各本皆譌。）注。顏師古曰。（表本茶陵本無師古二字。案此當脫監字。尤所補未是。下注師古監錯見。監是。師古非。）注。顏

師古曰。徇。從也。營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李奇曰。拳者。弩弓也。（茶陵本拳作弮。表本亦作拳。案正文作拳。善注先如字解之。復引顏師古云云。乃解爲弮字。所以兼載異讀。此李奇曰即顏所引。當作弮。不當作拳。漢書注亦可證也。）注。以爲置蠱宮今承。（陳云。今承當作令丞。是也。各本皆誤。）注。皆虫之微者。故以自喻。（茶陵本虫之微者作微蟲也。遷是也。表本并入五臣。與此同。非。凡此篇表本多并入五臣。茶陵本及此未誤。皆不更出也。）注。西伯積善累德。（表本茶陵本無累字。案下引有。尤校添也。）注。人有變告信欲反。（茶陵本有下有上字。是也。表本亦脫。）注。禮甚卑。（茶陵本禮作體。是也。表本亦誤。）注。知其謀反告之。（案反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會孺有服。（何校孺上添仲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長史曰。（陳云。長上脫召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敗敵所破虜。（案破當作被。各本皆譌。漢書注引作被。）注。羌人以婢爲妻。（案羌當作善。各本皆譌。）注。男而歸婢。（陳云。歸當作婿。是也。各本皆誤。此方言文也。）注。女

而歸奴。（陳云。歸當作婦。是也。各本皆譌。方言文。）注。爲楚懷王左司徒。（陳云。司字衍。案各本皆同。陳據今史記校也。考集解索隱無明文。唯正義注云云。其本無司字。或善讀史記有。未當輒去。）注。莫爲王也。（陳云。爲上脫能字。下衍王字。案亦據今史記校也。或王當作之。而各本皆譌。）注。爲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案覽下當有六論二字。三當作二。各本皆脫誤。）已就極刑。（表本茶陵本已作是以二字。是也。漢書作是以。）注。吾聞之於政也。（何校政改故。是也。各本皆譌。）今雖欲自雕琢。（何校琢改瑑。案漢書作瑑。何據之校。但選文未必全同。如上文脩身者智之符也。漢書作府。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漢書作氐。善與顏兩家所注。各有明文。判然不合。此但顏作瑑耳。善果何作。無以考之。不得定其當爲瑑也。凡何校之非。多不出。其舉隅者如此。）○報孫會宗書○注。漢書。楊惲。（下至）惲乃作此書報之。（案此一節注當有誤。如本傳惲自以兄忠任爲郎。補常侍騎。則云以才能稱譽者。決非善引漢書矣。漢書云家居。此云遂即歸家閑居。殊不成語。必各本皆失其舊也。）注。底。致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蓋因已見五臣而節去也。）注。猥。猶曲也。（表本茶陵本此節注并入五臣。較多不同。案以尤爲是也。）又不能與羣僚并力。（表本茶陵本并上有同心二字。案二本無校語。似善與五臣無異。但尤所見脫之也。漢書有。）勠力耕桑。（茶陵本勠作戮。注同。表本皆作勠。案戮即勠假借。或善戮。五臣勠。尤校改之也。漢書作勠。）雅善鼓琴。（表本云善作琴。茶陵本云五臣作瑟。案各本所見皆傳寫譌也。漢書作瑟。即所謂趙之鳴瑟。不得作琴明甚。）注。而遇民亂也。（陳云。民昏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爲衆惡毀所舉。（何校舉改歸。陳云。舉歸誤。是也。各本皆誤。）常恐困乏者。（茶陵本恐下有之字。云五臣無。表本云善有。案有者不可通。二本所見傳寫衍也。漢書無。）稟然皆有節槩。（表本茶陵本稟作凜。案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作凜。漢書作漂。顏音匹遥反。善不必與漢書全同。或自作稟歟。）注。毛詩曰。（陳云。詩下當有序字。是也。各本皆脫。）○論盛孝章書。（案此書當在後。下與彭寵書當在前。今乃季漢之文。越居建武以上。必非善舊。甚明。各本皆同。卷首子目亦然。未知其誤始自何時也。）注。

徵爲都尉。（何校爲下添騎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人誰不安。（案不當作獲。各本皆誤。）注。曷爲不言蓋狄滅之。（表本茶陵本無蓋字。是也。）注。此其所以伐殷王。（陳云。伐代誤。是也。各本皆譌。）正之術。（表本茶陵本重之字。云善無一之字。案各本所見皆非。此但傳寫脫。）○爲幽州牧與彭寵書。（案此書當在前。說見上。）注。漁陽太守。（何校守下添彭寵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陳遵劉竦。（陳云。劉張誤。是也。各本皆誤。）內聽嬌婦之失計。（表本茶陵本嬌作驕。是也。後漢書亦是驕字。）注。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何校云改無。陳云。云疑當作無。今案何陳所說非也。一當作二。各本皆誤。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者。謂正文二句。本或作如此一句也。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二句者。謂其與或本云者不合。而與正文合也。正文不云永爲羣后惡法。不得如何陳所改作。或本無甚明。）○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注。如陳琳所敍爲也。（何校如改知。陳同。是也。各本皆譌。）辭多不

可一一。（表本茶陵本下一作二案二本是也此尤誤改之）注。既皆輕細。（茶陵本既皆作尤爲是也表本作既無亦非）注。爾雅曰。繒之細者。（案爾當作小各本皆譌此所引廣服文）注。肆蠱蠆之政。（表本茶陵本蠆作惑是也）注。武王克殷。（陳云克伐誤是也各本皆誤）颷奪霆擊。（表本茶陵本奪作奮云善作奪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奪但傳寫誤）注。東觀兵於孟津。（表本茶陵本孟作盟是也）注。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案此十二字不當有老夫篇首已注訖矣各本皆誤）注。而齊女善歌。（表本茶陵本女作右案女字非也）注。詰孫菘菘曰。（案二菘字皆當作崧國志注引作崧可證也各本皆譌）夫緑驥垂耳於林坰。（案林坰當作坰牧表本茶陵本作坰牧校語云善有林字無牧字案善引周禮以注牧作坰牧與五臣無異甚明各本所見皆非也尤本又割注周禮有牧田句入下節益非二本此注通爲一節固未誤也）一顧盼千里。（表本茶陵本盼作眄云善作盼案各本所見非也盼但傳寫誤）

卷四十二〇爲曹公作書與孫權〇注。吳書曰。孫策（下至）望得來同事漢也。（案此一節注恐非善舊各本皆同無以訂之）注。舉茂才。（案舉下當有權字各本皆脫）注。故云屬本州也。（表本茶陵本云作不是也）羞以牛後。（何校後改從陳云據注則正文中後字當作從案何陳所校是也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作後各本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史記傳寫譌爲後今本國策亦然故五臣改從爲後耳）注。楚公子圍聘于鄭。（茶陵本圍作圍是也表本亦誤圍）注。明者見於未萌。（案見下當有兆字各本皆誤）注。張兵迎信。（陳云張引誤是也各本皆誤）適以增驕。（案驕當作憍表本茶陵本云善從心此以五臣亂善）漢隗囂納王元之言。（案漢字不當有表本茶陵本云善有漢所見皆非也）注。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何校西河改河西下同五下去大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〇與朝歌令吳質書〇注。爾雅曰。局。近也。（表本茶陵本爾作小是也）〇與吳質書〇注。弱。謂之體弱也。（何校上弱上添氣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光武言。（表本茶陵本言上有有字何校添案魏志注所載無或尤依彼刪耳）古人思炳燭夜遊。（何校炳改秉表本茶陵本作秉云善作炳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注引古詩爲注而云秉或作炳然則正文非炳明矣魏志注所載亦是秉字）〇與鍾大理書〇注。王逸正部論曰。（何校正改玉陳同今案隋志子儒家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亡何陳所改非也）注。荀宏字仲茂。爲太子文學。（何校宏改閎學下添揉字陳同案據魏志荀彧傳注也各本皆脫誤）〇與楊德祖書〇前書嘲之。（表本茶陵本前下有有字案魏志注引典略作爲此尤欲依彼校改去有失添爲耳）吾亦不能忘嘆者。（表本茶陵本忘作妄云善作忘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忘但傳寫誤魏志注引典略亦作妄）吾未之見也。（表本茶陵本云未之善作之未案魏志注引典略作未之尤依彼校改正之也）乃可以論其淑媛。（表本茶陵本其作於案此尤誤改也下乃可以議其斷割表茶陵二本其作於校語善作其不得并改此句魏志注引典略二字皆

作於）注。呂氏春秋曰。（下至）晝夜隨而不去。（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二字案此蓋因已見五臣而節去也）注。其事該也。（陳云該核誤是也各本皆譌）非要之皓首。（何校非改此云魏志注作此案非或傳寫誤耳）〇與吳季重書〇注。毛詩曰。彌。終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出自陽谷。（案陽當作湯各本皆譌）和氏無貴矣。（表本茶陵本氏下有而字案此蓋尤依篇末善注刪之也）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茶陵本知上有不字表本無又二本校語云五臣無此三句案詳篇末善注今本以墨翟不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云云是其本無此三句恐是後來取善引植集此書別題云者而添之耳各本所見及校語皆非）注。趙告謂趙王曰。（何校告改造是也各本皆誤）注。今本以墨翟之好伎。（何校之改不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相映耳。（表本茶陵本映作應也）〇荅東阿王書〇注。而知衆山之邐迤也。（表本邐迤作峛崺是也茶陵本與此同案此依正文改注之誤）注。所無

不有。（何校所無改無所。陳云所無當乙。今案或衍所字。）注。王逸曰。嫫母醜女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叔段賦蟋蟀。（表本叔作印。是也。茶陵本亦誤叔。）○與滿公琰書○陽書喻於詹何。（茶陵本書作晝。表本亦作書。注同。案此所引說苑政理篇文。今本作晝。考古人名書者多矣。恐茶陵本乃用今本說苑所改。書未必非。晝未必是也。）注。味薄而美。（茶陵本而下有不字。是也。表本亦脫。）○與侍郎曹長思書○注。爲御史司空。（何校史下增大夫大三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楚宰蘧啟彊。（陳云宰上脫太字。是也。各本皆脫。）○與廣川長岑文瑜書○注。煎沙爛石。（表本爛作鑠。是也。茶陵本亦誤爛。）○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表本茶陵本此節注上無善及五臣名。詳語意乃五臣而非善。凡篇內自明之旨。題下注又贅出。必皆五臣混入者。若尤定此注入善。則二本尚未全誤也。）曠若發矇。（案矇當作蒙。善注中皆作蒙。又所引如淳漢書注以物蒙覆其頭云云。是其本作蒙之明證也。長楊賦作矇。用字不同。彼注矇與蒙古字通云云。蓋仍從蒙字解之。）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案地當作下。表本云善作地。茶陵本云五臣作下。各本所見皆非也。善引以貪天下也爲注。作下甚明。地字不可通。但傳寫誤耳。）注。譙周古考史曰。（何校考史作史考。是也。各本皆倒。）注。然後有官小史。（案官下當有師字。史當作吏。各本皆脫誤。）注。何其盛矣。（表本茶陵本矣作也。是也。）注。論語曰。（下至）而食之。（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五字。）注。鄭朗曰。（案朗當作朖。各本皆誤。此引蕭望之傳文也。）

文選考異卷第七

文選考異卷第八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四十三○與山巨源絕交書（表本茶陵本下有一首二字。案有者是也。此卷各題下全無。卷首所列子目亦然。皆脫。說見前。）注。以成曹君子曰。（何校重君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英雄記曰。（陳云王粲英雄記皆記漢末英雄事。尚子平乃建武中隱士。不應載入。當是誤也。今案此疑英賢譜之文。各本皆譌。）少加孤露。（何云晉書作加少。案加少是也。各本皆誤倒。）注。飲無求辭。（案辭當作亂。各本皆譌。）吾不如嗣宗之賢。（何校賢改資。陳云賢資誤。案所校是也。注云資材量也。不得作賢甚明。晉書正作資。）注。濕病也。（表本也下有俾利反三字。茶陵本亦有。反作切。案此眞善音也。正文下必寐切乃五臣音。尤存彼刪此。非。）又不喜作書。（表本茶陵本無又字。案二本不著校語。晉書此在所節去中。無以考之。）雖瞿然自責。（案瞿當作懼。表本云善作瞿。茶陵本云五臣作懼。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也。善自作懼。與五臣同。故引惠帝贊懼然作注。今各本并注中亦誤爲瞿。非。懼瞿同字耳。晉書在所節去中。）注。則瞿然也。（表本茶陵本然下有晉灼曰瞿音句六字。是也。尤誤刪。改作音句入正文下。又瞿皆當作懼。今漢書正作懼。師古曰。懼讀曰瞿。）必不可以爲輪。（表本云善無必字。茶陵本云五臣有必字。案此或所見不同。否則尤添之耳。晉書在所節去中。）注。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表本茶陵本首有晉諸公譜曰康子劭入字。紹作劭。無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入字。案二本是也。此尤延之校改而誤。）注。常衣濕黂。（案濕當作緼。各本皆誤。此所引楊朱文。以下多互異。義可兩通。不更詳出。）○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君子見幾而作。（表本幾作機。是也。茶陵本亦誤幾。正文是機字。）注。茶與塗字通用。（表本茶陵本塗下有古字。是也。）注。天祿乃始。（案乃下當有茲字。各本皆脫。弔魏武文引有。）注。逆於遼東。（茶陵本東作隧。是也。表本作遂。亦非。）乘桴滄流。（茶陵本流作海。表本作流。與此同。何校流改海。陳云流海誤。晉書作海。案表本茶陵本所

（載五臣濟注云滄流海也似五臣作流二本失著校語尤亦以之亂善也）交疇貨賄（表本云善作疇茶陵本云五臣作酬何云晉書作酬今案疇疑醻字之誤）注往來贍遺（何校贍改賂陳云贍當作賂案所校據魏志是也各本皆誤）注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案三當作二大當作太下脫尉字各本皆誤此所引明帝紀文也）注權實堅子（何校堅改豎是也各本皆譌）注罙深也（表本茶陵本下有音彌二字案有者是也乃眞善音而誤刪）注勒維等令降於會（案勒當作勅各本皆誤鍾會傳可證）今日之謂也（表本云善無也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此尤添之耳）然主上眷眷（何校上改相晉書作相案主謂魏帝相謂晉王似所改是也）崇城自卑（案自當作遂茶陵本云五臣作自表本云善作遂晉書作遂尤以五臣亂善非）若侮慢不式王命（案晉書若下有猶字此當有讀以四字爲一句各本皆脫也）注醫病不以湯液（陳云醫下脫有兪附醫四字案所校是也此引以注正文兪附各本皆脫）○與嵇茂齊書○注老子曰雎雎（陳云曰下脫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陳琳武軍口賦曰（表本軍口作庫是也茶陵本作庫車衍車字此亦初衍而脩去軍即庫字誤）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表本茶陵本也上有者字案晉書無按轡而歎息陳云據注則此五字衍是也必五臣因注云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故添六字以異於善二本失著校語也詳此本乃脩改增多是初刻無而所見仍不誤尤延之不察輒取五字於是善以五臣亂之矣當加訂正）注范曄後漢書（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是也案說已見前）○與陳伯之書○注征人伐鼓（案征當作鉦各本皆誤）注沈迷領簿書（陳云領簿當乙是也各本皆倒）注謝承後漢書曰（表本茶陵本承作沈是也）注爲喋血（表本茶陵本血下有涉與喋同丁牒切七字是也無正文涉下丁牒切與喋同六字案此割裂善音之誤說已詳前）注及迷塗之未遠（此節注後表本有注一節云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在正文先典攸高下是也茶陵本并入五臣而誤刪削此本誤與之同）注建節敕出關（表本茶陵本敕作東是也）注

故殷陟配天（陳云陟上脫禮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屠各取豪貴（陳云取最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羌胡名大師爲酋（案師當作帥各本皆譌）注袁宏漢獻帝春秋（何校宏改暐陳同各本皆誤案隋經籍志云十卷袁暐撰可證也）注授兵登陴（表本茶陵本陴下有陴婢移切四字無正文陴下婢移切三字是也）注秦必可亡西河（表本茶陵本無可字是也）注使將軍莊縞（陳云縞蹻誤下同是也各本皆譌）○重荅劉秣陵沼書○注芳至今猶未沫（案芳當作芬各本皆譌）注沫已也（表本茶陵本也下有亡蓋反三字案此眞善音正文沫下昧字乃五臣音也尤誤刪此存彼）注思王歸國京師（陳云思字當在國字下是也各本皆倒）○移書讓太常博士（陳云題前脫移字一行是也各本皆脫又卷首子目亦然）注爲羲和京兆尹卒（案卒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漢書云後事皆在莽傳可證也）講論其議（案議當依漢書作義各本皆誤又案注論議相對議亦當作義也）責讓之曰（表本茶陵本此下提行另起是也）書缺簡脫（表本有校語云善作脫簡案表所見誤也茶陵本無校語與此皆不誤漢書正作簡脫）孝成皇帝（表本云善無皇字茶陵本云五臣有皇字案此尤延之校添也漢書有皇字）或脫編（表本作傳或閒編云善無傳字閒作脫茶陵本云五臣有傳字脫作閒何云漢書作傳或閒編案此恐善與漢書同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也）以尚書爲不備（案當依漢書去不字此所引臣瓚漢書注甚明又孔叢云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云云然則今文尚書家有爲此說者也）然孝宣帝（茶陵本云五臣作宣表本云善作皇何校宣下增皇字案漢書作孝宣皇帝）注梁丘字長翁（表本丘下有賀字是也茶陵本亦脫）○北山移文○注周宣王太子晉也（何校宣改靈是也各本皆誤）偶吹草堂（表本茶陵本偶作藕案五臣作藕善作偶注皆有明文二本不著校語非也唯此本爲未誤或尤校改正之）注皆銀印墨綬（表本茶陵本銀作銅是也）注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右（陳云似不當言爲浙右疑有誤也案陳所說最是右當作江考說文）

（水部浙字下與善所引字書文同可證右字必涉正文誤改也）道帙長殯（茶陵本云五臣作擯表本云善作殯何校殯改擯案長殯與下久埋偶句殯字是矣何改非）磵石摧絶無與歸（茶陵本云五臣作瀾戶表本云善作磵石案此與下石逕偶句文必相迴避各本所見石字必傳寫誤恐善自作磵戶）秋桂遺風（表本茶陵本遺作遣是也何校遺改遣）注船舫也（陳云船上脫叩字是也各本皆脫）

卷四十四〇喻巴蜀檄〇注拜之而後稽顙（陳云之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莫不來享（案莫下當有敢字各本皆脫）注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案縣字不當有漢書注無史記索隱引亦無皆可證）注太子即嬰齊也（案依他篇如韋孟諷諫之例當有善曰在太字上以分別顏注表茶陵二本此篇以善與舊注相連乃合并六家體例之不畫一者尤仍之耳又每節首非舊注皆當有之尤槩刪去亦與他篇例歧也後難蜀父老荅客難等皆放此）西僰之長（表本僰下有犍字其校語云善脫犍字茶陵本云五臣有犍字案犍五臣妄添也史記漢書俱無此注引文穎曰犍爲縣者謂

地理志犍爲郡之僰道縣也說文僰下亦云犍爲蠻夷也以犍爲縣注僰非正文別有犍字表本所著校語更誤中之誤）注興制謂起軍法制追將帥也（表本追作誅茶陵本無此注并入五臣也案史記索隱亦引張揖此注誅字是）功烈著而不滅（表本云善作列茶陵本云五臣作烈案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史記漢書皆作烈但傳寫譌爲列耳後篇烈士立功之會封禪文休烈浹洽二本校語同尤皆校改）〇

爲表紹檄豫州〇注魏志曰（下至）而不責之（表本此一節注與所載五臣翰注略同其善曰下作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表紹使典文章表氏敗琳歸太祖太祖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六十一字是也茶陵本云善同翰注此承其誤爲并善於五臣耳）注閔子騫曰（表本騫作馬是也茶陵本亦誤騫）慓狡鋒協（何校協改俠云魏氏春秋作俠案裴松之注魏志紹傳所引也考後漢書紹傳載此文亦作俠但二書文略同而與此多異善注未有明文無以考之也）注董卓字仲穎（下至）呂布誅卓（表本無此三十八字有董卓已見西

征賦七字是也茶陵本有乃複出）注以攻卓（表本作將以誅董卓案考魏志云將以誅卓似表本仍衍董字茶陵本作以攻卓誤與此同）注魏志作獎蹴蹴成也（陳云魏志既與文選同似不必贅引當云後漢書作獎就就成也文義乃安案魏志無此文唯裴注引魏氏春秋耳此注必有誤各本皆同無以訂之兩蹴字陳所校是也）注賈逵國語曰（表本茶陵本語下有注字是也）注氣厲流行（陳云氣氛誤是也各本皆譌）注魏志曰太祖在兗州（表本志作書案此尤校改但未必非引王沈魏書也茶陵本刪此注更非）注董卓徙天子都長安（此八字表本茶陵本無蓋因五臣已有而刪之也尤所見者是矣）注應劭漢官儀曰（表本茶陵本無應劭二字）厥圖不果爾乃大軍（茶陵本爾作耳云五臣作爾表本云善作耳案此尤校改也詳文義作耳者當句絶魏氏春秋後漢書此處節去無以相證恐尤改未必是）欲以螗蜋之斧（茶陵本螗作螳注同表本亦作螗其所載五臣銑注字同善注字作螳案據此似善螳五臣螗也魏氏春秋後漢書亦作螳）注外甥高

翰（表本翰作幹是也茶陵本亦誤翰）皆自出幽冀（表本茶陵本自出作出自是也案此尤本之誤耳）注漢書以旅爲助（案此注亦有誤後漢范蔚宗書所載此處節去未審善所稱漢書當何指也各本皆同無以訂之矣）〇檄吳將校部曲文〇注閔子騫之辭（何校騫改馬是也各本皆誤）下愚之蔽也（表本云善無下字茶陵本云五臣有下字案此尤延之校添也）注李湛（何校湛改堪下同陳云湛堪誤案據國志校也各本皆譌）注丁斐曰放馬（陳云曰因誤案據國志校也各本皆譌）注漢寧（何校漢上添領字寧下添太守二字陳同案據國志校也各本皆脫）而建約之屬（何校之改支茶陵本云五臣作支表本云善作之案詳文義當作支或各本所見傳寫誤爲之也）夫鷙鳥之擊先高（茶陵本作擊鳥先高四字校語云擊五臣作鷙有之擊字表本校語云鷙善作擊無之擊字案二本校語是也尤本此處脩改乃誤取五臣以亂善）注建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淵（表本茶陵本無一字案二本是也此所引武帝紀文）官渡之役（茶陵本云五臣作渡表本

（云善作度案尤本以五臣亂善非擬鄴中集詩九錫文皆可互證也）舉事來服○（茶陵本事作縣是也表本亦誤事）注○尚書曰○伊尹○（陳云書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及諸將校○（表本茶陵本及作又是也）注○跌踏而去○（案跌當作決各本皆譌此所引趙策文）○檄蜀文○注○後爲司徒○（表本無後字有伐蜀平之四字是也茶陵本無此節注乃并入五臣尤本此處脩改蓋初亦無後校補也）注○有太武皇帝○（陳云太當作司奏二字是也各本皆誤）注○君子曷爲春秋○（案爲字當重各本皆脫）注○宰輔司馬文王也○（此七字表本茶陵本無案亦因五臣已有而刪之也尤校添是矣）興兵新野○（表本云善作新茶陵本云五臣作朔何校新改朔案魏志鍾會傳所載正作朔朔謂涿郡是也新字善無注傳寫誤耳二本據所見爲校語非）興隆大好○（何校興改與案魏志作與與字是也詳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似其本作與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注○姜維寇圯陽○（何校圯改洮案改者是也此所引三少帝紀文）此皆諸君所備聞也○（表本茶陵本君

作公何校改賢案魏志作賢此與志亦有小異凡兩通者宜各依其舊何改未是餘不悉出）注○見危於未萌○（表本茶陵本無危字陳云危兆誤是也）注○欽子鴛○（茶陵本鴛作鴦是也表本亦誤鴛下同）○難蜀父老○注○鄭元曰○（陳云元當作德今案當作氏各本皆誤）注○尚書曰○黎民○（表本尚上有善曰二字茶陵本在此節注首案表本是也說見喻巴蜀檄下餘條依此例求之不更出）脩誦習傳○（何云漢書脩作循陳云當作循案史記亦作循古書二字多互誤何陳所校是也表茶陵二本亦誤）注○鄧展子曰○（陳云子字衍是也表本展子作子展茶陵本亦作展子皆衍）注○出蜀西徼外○（陳云西當作廣平是也各本皆誤案說文沫下作西江賦注引故或以改此其實張揖自作廣平顏注及索隱引可證）注○出廣平徼外出旄牛○（陳云當作出旄牛徼外是也各本皆誤顏注及索隱引可證）注○鑿通山道○（案山上當依顏注引有靈字各本皆脫）注○出登縣○（陳云登上當有臺字是也各本皆脫案顏注引可證）注○作獨梁○（表本茶陵本獨作橋是也）注○曶○梅憒切○（案憒當作

憒各本皆譌索隱曰曶音妹梅憒即妹之反語也憒字不可通）注○字林音勿○（何校勿改忽案所改是也索隱引正作忽顏注亦音忽）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表本云善有之宇二字茶陵本云五臣無案史記漢書皆無依文義不當有恐但傳寫衍各本所見非也）而羅者猶視乎藪澤○（表本云善無乎茶陵本云五臣有乎案史記漢書有恐但傳寫脫尤校添是也）注○爾雅曰○（陳云爾廣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空廓寥寥也○（陳云當作廓空也是也各本皆誤）於是諸大夫茫然○（表本云善作芒茶陵本云五臣作茫案史記作芒漢書作茫尤蓋依漢書校改也）遷延而辭避○（表本云善作退茶陵本云五臣作避案史記漢書皆作避尤校改是也）卷四十五○對楚王問○而魚有鯤也○（表本茶陵本云鯤善作鱗案所見傳寫誤尤校改正之也）○荅客難○注○推意放蕩○（何校推改指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漢書可證）尚有遺行邪○（表本茶陵本云邪善作也案今漢書亦作邪尤延之據之校改考古也邪二字同用）

（表茶陵所見自不誤尤改爲未是）相擒以兵○（何校擒改禽案所改是也漢書作禽以表茶陵二本餘篇校語例之大略善禽五臣擒此以五臣亂善也）外有倉廩○（案倉廩當作廩倉表茶陵二本云善作倉廩與此皆所見傳寫倒也漢書作廩倉倉字韻）天下平均○（茶陵本作平均有校語云善作均平表本作均平無校語案漢書無此句注亦無明文未審善果何作）傳曰○天下無害○（表本茶陵本害下有菑字表本有校語云善無茶陵本無校語案各本所見皆有誤也菑字韻與下文才字協蓋善當是作天下無菑也又案陳云傳曰七句漢書無凡他書所有之文與此或相出入但可借以取證不得竟依彼校此斯其例矣）注○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爲臣下○（陳云時王誤禮上脫客字下字衍是也此所引樂毅傳文）注○競并天下○（案競當作竟各本皆譌）注○服虔曰○筦音管○（此六字表本茶陵本無案二本以善音而誤刪也下文穎曰筳音庭及如淳曰鼱音精服虔曰鼩音劬亦然凡善音二本誤刪而此仍有者餘不悉出）注○說文曰○靡○（案靡當作糜各本皆誤）○解嘲○時雄方草創太元○

（何校去創字云漢書無案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草創是其本有此字恐各本所見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耳。）獨說數十餘萬言。（案漢書無數字此不當有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有之是其本誤衍後又以之亂善）客徒朱丹吾轂。（何校徒下添欲字表本茶陵本云善無欲字案漢書有此傳寫脫校語非）注。故齊人號談天鄒衍。（案鄒字不當有各本皆衍顏注引無可證也）注。在金城河閒之西。（何校閒改關陳同是也各本皆誤）後椒塗。（表本茶陵本椒作陶云善作椒何校云椒漢書作陶師古曰有作椒者乃流俗所改陳同今案何陳所校非也顏本作陶具見彼注善此引應劭曰在漁陽之北界與顏義迥別蓋應氏漢書作椒顏所不取而善意從之也若以顏改善是所未安凡選中諸文謂與他書必異亦非必同亦非其爲例也如此）注。以爲親行三年服。（茶陵本以作不是也表本亦作以漢書注引以不兩有皆非）注。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表本無此十六字有五尺童子已見李令伯表十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秦穆公聞百里奚。

（陳云奚下脫賢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則可抵而取之。（表本此下有善曰爾雅曰窒塞也八字是也茶陵本無亦脫）處乎今世。（案漢書無世字此不當有各本皆衍）位極者高危。（何校高改宗表本云善作高茶陵本云五臣作宗案漢書作宗宗字是也高字傳寫誤）抵穰侯而代之。（案抵當作扺注引說文曰扺側擊也音紙是善字作扺又顏注引蘇林曰扺音紙亦當作扺今本漢書作抵與此同誤又上文引李奇注則可扺而取之各本皆作抵此二字多混也）顩頤折頞。（案顩漢書作顉師古曰顉曲頤也音欽善引韋昭曰曲上曰顩欽甚切疑正文及注二顩字皆當作顉顉顩同字故顏音欽韋音欺甚也表茶陵二本正文下音綺險乃五臣作顩之證各本以之亂善其實依韋讀當從金不作顩又諸字書多顉顩並收蓋漢書別有作顩之本故五臣用以改善耳）注。三年之喪卒。（案卒下當有哭字各本皆脫）注。左氏傳曰。召公。（何校召下添穆字是也各本皆脫）響若坻隤。（案坻當作坁應劭本漢書作坻音丁禮反韋昭本漢書作坁音是善意從韋故又引字書巴蜀名山堆落曰坁也各本正文從應注中亦一槩盡作坻皆

誤當訂正顏注漢書作阺云阺音氏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墮落曰阺應劭以爲天水隴氐失之矣氐音丁禮反所言更顯然易知說文氏下云云即字書所本引此作氏韋昭本與之合吳都賦劉淵林注引此作坻與應劭本合彼此不可互證實讀古書之通例矣）雖其人之膽智哉。（表本茶陵本膽作贍云善作膽陳云漢書作贍又東方朔贊贍智宏才善注仍引此文則膽字乃傳寫譌案所校是也又馬汧督誄才博智贍注引同亦可證）東方朔割炙於細君。（案炙當作名注割名割損其名也今二名字亦誤炙漢書作名顏注云割損也言以肉歸遺細君是損割其名蓋唯朔傳言割肉而雄謂之割名故須此注若如今本作割炙而注云割炙割損其炙殊非注體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云炙亦肉也是其本作炙又附會爲亦肉之解各本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後并注中字改爲炙而讀者不知善自作名矣今特訂正之）○荅賓戲○躬帶紱冕之服。（案漢書無紱字詳善注亦不及紱必各本皆傳寫誤衍也）注。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曰。（表本茶陵本此十二字作項岱曰帶大帶也七字是也尤誤用今本顏注校改耳又案凡引顏

注以長楊賦注證之善自稱顏監今他篇作顏師古者經後人改之此作師古蓋誤中之誤矣）注。翼鱗皆謂飛龍。（表本翼上有善曰二字是也說已詳前茶陵本刪此節注非）徒樂枕經籍書。（案籍當依漢書作藉各本皆譌）注。晉灼曰。以亘爲緪。（陳云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又案據此似正文當作亘上注當作亘音亘竟之亘今皆作緪者依晉灼改之而誤茶陵本校語云五臣作亘表本云善作緪其實善亦作亘也西都賦亘長樂孟堅用亘字之證漢書及顏引如淳作恒恒亘同字或師古讀彼賦亦爲恒字歟）注。讀作攸。（表本茶陵本作作若是也）注。上書既終。而爲李斯所疾。（表本無上書既終四字而作然案表本最是四字乃五臣向注五臣解道作終故云爾善引應劭解作好不得有也茶陵本并善於五臣此仍之而誤衍）秦貨既貴。厥宗亦墜。（表本有校語云既善作其亦善作乃茶陵本無校語案此所見異本也漢書作既作亦）注。故云厥宗亦墜。（表本無此六字案無者是也茶陵本并五臣於善此仍之而誤衍）孟軻養浩然之氣。（案浩當作皓善引項岱注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是

（善作皓不作浩甚明其五臣作浩表茶陵二本所載良注云浩然自放逸其證也各本所見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非又善所引孟子二浩字亦當作皓乃與項岱注爲相應蓋孟子別本如此故雪賦縱心皓然亦引之以爲注也顏注漢書字作浩與五臣合與善不合乃異本之難以相證者凡異本之例如上文風颮颮字於顏則爲颺字是爲明徵矣）注紘張也（陳云紘恢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史記太公曰（陳云公上脫史字是也各本皆脫）謀合神聖（案神聖漢書作聖神詳此神字韻與下濵垠等字協不得倒轉疑善自作聖神唯五臣銑注先解神後解聖是其本作神聖各本亦以五臣亂善耳）注鄭元曰優游（案元當作氏各本皆誤漢書注正作氏）注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陳云祖粗誤是也各本皆譌）楊雄譚思（何校譚改覃陳云潭誤案各本皆是譚字善果何作無以考也漢書作覃）柳惠降志於辱仕（表本茶陵本於作而案漢書作於尤校改也又案表本此下有注云項岱曰柳下惠六字最是據此善正文亦當作夷抗行無伯字惠降志無柳字與五臣及漢書不異上句尚有注而不全也各本傳寫誤添正文非茶陵

本及尤本幷脫去此句注益非）顏潛樂於簞瓢（茶陵本潛作淵云五臣作潛表本云善作淵案此尤延之用五臣校改也漢書作耽）注曰正朔三（茶陵本曰上有又字是也表本亦脫）委命供己（案供漢書作共顏注讀曰恭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曰供猶全也是其本作供但所解難通善無明文恐未必同向或自作共失著校語耳）神之聽之（表本有校語云聽善作聖案所見非也茶陵本無校語與此皆不誤）注式穀與汝（茶陵本與作以是也表本亦誤與）注服虔曰左氏傳注曰（陳云虔下衍日字是也各本皆衍）注謂之足戟持之（陳云上之以誤是也各本皆誤）注陳章曰（案章當作音各本皆譌）○歸去來○注序曰（表本序上有歸去來三字茶陵本無）園日涉以成趣（案趣當作趨善引爾雅謂之趨爲注又云趨避聲也七喻切是其本作趨甚明倘作趣此一節注全無附麗矣五臣良注云自成佳趣乃作趣也各本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注玩琴書以滌暢（陳云滌條誤是也各本皆誤）農人告余以春兮（表本茶陵本無兮字案此尤校

添也）○毛詩序○所以風天下（茶陵本風下有化字表本無案茶陵所用善本也表所用五臣本也此一有一無舊已兩行見於正義必善與正義所謂俗本者同五臣以定本去之尤依今序校刪而五臣亂善二本皆失著校語亦非）厚人倫（案厚當作序表本有校語云厚善作序茶陵本作厚無校語考釋文云厚音后本或作序非此亦兩行善自作序唯表所見得之又案求通親親表敘人倫引此當亦是序今作厚非王元長曲水詩序厚倫注引此則作厚乃所謂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之例也）聞之者足以戒（表本茶陵本以下有自字案此亦兩行之見正義者尤依今序校刪似是實非）詩之志也（表本云善作志茶陵本作至無校語案此無可考但當各仍其舊茶陵非也）注斥太王王季文王也（案文王也三字今箋無詳其義不當有此或傳寫衍也）注謂中心念恕之也（陳云案釋文云恕本又作念則念下不當復有恕字是也各本皆衍案此蓋或挍念爲恕因誤兩存耳）○尚書序○懼覽之者不一（何校云匡謬正俗云晉宋時書皆云覽者之不一案各本皆作之者未詳善與顏所說同

否也）○春秋左氏傳序○杜預（表本茶陵本作杜元凱是也）諸所諱避（表本茶陵本云善作避諱案今本左傳作諱避尤校改耳下二條同）若如所論（表本茶陵本云如善作此）有所不通（表本茶陵本云有善作其）○三都賦序○注西都賦序曰（案西當作兩各本皆譌）注孔安國尚書大傳曰（案大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謝承後漢書序曰（表本茶陵本承作沇是也）言吳蜀以擒滅（案擒當作禽茶陵本云五臣作禽表本云善作擒所見皆非）注甚誘逆之理（陳云誘詩誤又逆下脫順字是也各本皆誤）注過秦論曰（表本茶陵本無論字是也）○思歸引序○百木幾於萬株（表本茶陵本百作柏案此必善百五臣柏二本失著校語尤所見獨未誤也詳文義百是柏非）多養魚鳥（表本茶陵本魚鳥作鳥魚案此疑亦善五臣之異）注班固漢書（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無者是也說已見前此類今各本多非其舊未能盡出）

卷四十六○豪士賦序○落葉俟微風以隕○（何校風改飇表本云善作風茶陵本云五臣作飇案晉書作飇或風是傳寫誤）不足繁哀響也○（何校繁改煩云晉書作煩陳云作煩爲是案繁與煩音義甚近或善自與晉書有異也）注○左氏傳曰○（下至）將誰讎乎○（表本茶陵本無此一節注案二本脫也）注○首垂泥土中○刃響乘輿○（何校去土字響改鄉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遷御史○（陳云下脫大夫二字是也各本皆脫）登帝大位○（表本茶陵本大作天表有校語云善作大茶陵無案注引天位艱哉善自作天與五臣無異不作大也茶陵本所見爲是表校語及此非晉書亦是天字）亡己事之已拙○（表本茶陵本亡作忘云善作亡案各本所見皆非也亡字但傳寫誤晉書亦是忘字）注○爾雅注曰○劭○（表本爾作小無注字是也茶陵本亦誤衍）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陳云書下脫郎字是也各本皆脫藝文類聚初學記引有）注○三月曲水○（案月當作日各本皆譌藝文類聚初學記引作日晉書束晳傳亦然）

注○叡哲文明○（茶陵本叡作濬表本作叡與此同案依茶陵本似善正文作濬魯靈光殿賦濬哲欽明善注引濬哲文明王元長序睿哲在躬東京賦睿哲元覽善注皆引睿作聖明作哲然則睿濬較有區別恐是五臣改濬爲叡也銑注云叡聖）注○景○光景連屬也○（陳云光上有脫文案當有屬字也各本皆脫）注○四隩既澤○（表本茶陵本澤作宅是也）則宅之於茂典○（表本茶陵本宅作擇是也）注○尚書○武王曰○（茶陵本武作穆是也表本亦誤武）注○國語○楚穆仲○（案楚當作樊各本皆譌）注○稽古於同異○（案古當作合各本皆譌）烈燧千城○（案烈當作列各本皆譌蓋此二字多致混也表茶陵二本餘篇校語可證）注○王仲宣思征賦曰○（案思征當作征思各本皆倒）注○閱水以成川○（案閱上當有川字各本皆脫）注○炰鼈及魚○（表本茶陵本及作鮮是也）注○雷震揚天○（表本茶陵本揚作于是也）注○介爾百福○（茶陵本介作卜是也表本亦誤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

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表本作張樂已見上文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十六字是也茶陵本誤與此同）注○維十月五祀○（茶陵本月作有是也表本亦誤月）注○明則有禮樂○（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此尤校補也）注○尚書璇璣玉鈐曰○（案玉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制作六經洪業○（陳云下脫也字是也各本皆脫）注○世祖立皇太子長楸○（何校楸改懋陳同各本皆誤）跨掩昌姬○（表本茶陵本掩作躧案善注無明文可考二本不著校語或同五臣作躧但必當有音今蓋注不全也二本躧下有女展）注○帝王子弟○（案帝上當有高字各本皆脫）注○秦后太子來仕○（何校云太字衍陳同各本皆衍）注○王仕於晉也○（何校王改來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若稽古帝堯○（案若上當有粵字各本皆誤）注○譙周考史曰○（陳云考史當作古史考是也各本皆誤）注○適飢意○（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此尤校添也）注○後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表本作范曄後漢書曰賈琮爲冀州刺史琮之部升車言曰是也茶陵本幷入五臣與此同皆非）

注○何反垂帷裳○（表本何下有有字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爲嫖姚校尉○（案此有誤也正文作彯摇與注不相應考史記作剽姚漢書作票姚服虔音飄摇師古曰荀悦漢紀作票鷂字皆不作嫖疑此注善引漢書自作票姚其下或幷引服音且有彯摇與票姚異同之注而不全）注○丁白爲武猛校尉○（何校白改原陳同是也各本皆誤范蔚宗書何進傳有其證矣）注○百姓皆安○（表本茶陵本皆作遂是也）注○杜氏幽求子曰○（下至）有竹馬之歡○（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案二本因善同五臣而節去也有者是）注○東越侮食○（表本侮作海案海字當是也詳注意上句當云古本作海食而引此以解之其上作晦下作侮不相應皆譌字唯表此一字未誤也至於侮食在古本之上已解說矣茶陵本作侮誤與此同今本周書亦作侮食又非善所見困學紀聞譏元長用之皆就今本文選今本周書而言似未深得其理）注○蓋聞天子之收夷狄也○（表本茶陵本收作牧是也）匭牘相尋○（陳云据注牘當作櫝案各本所見皆誤）

注禮記逸禮曰（表本無下禮字茶陵本有案此似當作逸禮記曰各本皆誤）

注孔子曰述三五之法（案子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注譽猶豫古字通（案猶當作與各本皆誤）

注十洲記曰（何云十洲記或是丹陽記陳云書名疑有誤案何陳所校皆未是也洲當作州說已見前）

注齊有天子（案子當作下各本皆誤）

注名曰風涼（案風涼當作涼風各本皆誤涼風見淮南地形訓即離騷之閬風史記惠王閬索隱云系本名母涼是涼閬通用也）

注周禮曰以土圭之法（下至）緯星也（茶陵本無此三十九字表本此節注并入五臣皆非也尤所見是）

秩秩斯干（表本斯干下有校語善作清干茶陵本無校語案表所見誤也）

金瓟在席（表本茶陵本瓟作匏案善引禮記爲注匏字是也瓟雖匏之別體但元長用此未見其證）

籥動邠詩（何校邠改豳案所改未是也善引周禮爲注字作豳故何據之考北征賦息郇邠之邑鄉善引漢書豳鄉而云豳與邠同西征賦化流岐豳善注引史記立國於邠而云邠與豳同此注或未全表茶陵二本正文邠下有豳字未必非割裂善注而爲之也）

注取竹嶰谷（案此有誤也下引孟康解脫也不得此作嶰與之不相應考漢書作解顏引孟注而云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元長以之與弇州偶句正從谷名之說與孟迥別廣雅釋山曰嶰谷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嶰谷崑崙北谷也字皆作嶰此正文亦必然由是推之善注此作解引孟注末當并引一說且有解嶰異同之注乃爲可通今各本皆脫誤無以訂之矣）

○王文憲集序○

注頴陽人也（陳云潁頴誤是也各本皆譌）

注知幾其神乎（案幾當作機及下文動必研機注同正文表本皆有校語云善從木此注各本皆作幾必并五臣於善而誤也考善機五臣幾表茶陵二本於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撥蜀文已有校語可證周易繫辭上研幾釋文云幾如字本或作機鄭云機當作幾幾微也依善所引下繫本或作知機見機庶機但不盡見釋文也茶陵本此及下正文作幾無校語以五臣亂善甚明不獨此注誤其字矣）

注垂芒謂發秀也

精星也（表本無此九字有生於豐通於制度七字是也茶陵本脫此節注非又案二本此九字在五臣銑注尤錯入善注中大誤當訂正）

注無不制在情衷（案正文情作清與此不相應各本盡同無以訂之）

匠者何（表本茶陵本下有工字云善無何校添工字陳云下脫工字案此疑各本所見傳寫脫也）

注頴川荀顗（陳云顗當作闓是也各本皆誤今晉書諸葛恢傳所載正作闓字）

注以事母而敬同（茶陵本母作君是也表本亦誤母）

注二子蓋往觀焉（表本蓋作盍是也茶陵本此節注并善於五臣非）

注言王公有孝友之性（下至）喻急也（表本無此三十八字案無者最是乃五臣向注錯入茶陵本所并正有此非下各條皆同）

注董安于之心緩（何校心改性陳同是也各本皆誤）

注言王公（下至）蓋自天性得中也（表本無此二十二字案無者最是說見上）

注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表本無此十二字案無者最是說見上）

注祖父瓊育之瓊初爲魏郡太守（表本無育之瓊三字）

注標立也（下至）則二子曾何足尚也（表本無此二十三字案無者最是說見上）

以選尚公主（表本茶陵本選下有校語云善作遷案二本所見非）

注刪除頗重（陳云頗煩誤是也各本皆誤）

申以止足之戒（表本茶陵本戒下有校語云善本從言案此所見不同也）

注太祖謂齊高祖也（表本下祖字作帝是也茶陵本脫此節注非）

自營部分司（案營部當作策劭注引漢官儀營部而云今以策劭爲營部誤也者因正文作策劭據應而決其誤也又云營役瓊切部烏合切者爲漢官儀作音以明其不得作策劭也表本茶陵本作營部又營下有役瓊部下有烏合乃五臣依善注改正文而移其音於下合并六家遂致兩音複沓茶陵本可覆審表刪善存五臣非又皆於善策劭五臣營部之不同失著校語讀者久不復察唯陳云據此注正文中營部似當作策劭者最是但亦未知今本乃以五臣亂善耳陳又云注中策劭當作榮邵後漢書百官志及魏志賈詡傳注皆可證而晉書操應語亦作營部又廣韻營榮二字下有營部無榮邵亦一證云云其言策劭又爲榮邵之譌亦頗近之附出於此餘所論誤者不錄）

注建始四年（陳云始安誤是也各本皆誤）

注其讎操兵（表本其讎作怨家曰案表本是也茶陵本并善入五臣與此同非下各條放此）

注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表本死仇讎者作怨家是也見上）

注

遂解劒而去。（袁本解劒而作委。是也。見上。）注。延壽乃自悔責。閉閤不出。（袁本乃自悔責作大傷之。又不出作思過。是也。見上。）注。弃其孩子。（袁本弃其孩作勿得舉。是也。茶陵本并善入五臣。與此同。非。）注。言儉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戀之。（袁本無此十三字。案。無者是也。乃五臣翰注錯入。茶陵本所并正有此。非。）注。與杜徽書曰。（何校徽改微。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今年始十八。（袁本茶陵本今年始作朝廷年。是也。）注。或發志於見奪。（案。志當作恚。袁本亦誤。茶陵本脫此注。）注。孫綽王蒙誄曰。（陳云蒙濛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燕丹太子曰。（案。太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齊春秋曰。（何校齊上添吳均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太尉范滂。（陳云尉下脫掾字。太尉黃瓊也。是也。各本皆脫。）注。檀道鸞晉陽秋曰。（陳云晉上脫續字。是也。袁本亦脫。茶陵本秋上衍春字。）注。謝安石上疏曰。（陳云安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所以極深研幾。（袁本幾作機。是也。茶陵本亦作幾。與此同誤。案。說詳前踐得二之機下。）鄭璞踰於周寶。（案。璞當作樸。各本皆誤。注所引戰國策亦必全爲樸字。物之質謂之曰樸。玉樸亦然。故說文玉部並無璞字。而鼠樸得與之同名異實也。後人習見璞字。輒有所改。今本戰國策樸璞錯出。此注全爲璞字。皆非也。又樸誤爲璞。後卷聖主得賢臣頌有其證。）注。曹植祭橋元文曰。（陳云祭橋元文乃魏武事。在建安七年。子建時方十歲。案。蓋本作魏太祖。不知者改作曹植耳。）注。十州記曰。崇禮闈。（陳云十州記三字疑誤。闈當作門。案。十州記非誤也。見前。）注。吾入廟。（陳云吾君誤。是也。各本皆譌。）注。願而行之。（陳云而爲誤。案。所引道應訓文。今本作爲君二字。各本皆誤。）爲如千秋。（何校秩改帙。案。此當作袟。各本皆誤也。）

卷四十七〇聖主得賢臣頌〇而杼情素。（何云漢書杼作抒。注抒猶泄也。案。抒是也。凡木才二旁多互混。）注。胡廣曰。（袁本胡上有善曰漢官解詁六字。是也。茶陵本此節注多脫誤。又案。篇中善曰二字多刪削。說已詳前。）鑄干將之璞。（何校璞改樸。茶陵本云五臣作樸。袁本云善作

璞。案。漢書作樸。是也。各本所見璞字。皆傳寫譌。）忽若篲氾畫塗。（袁本畫下有校語云善作盡。案。袁所見誤也。漢書作畫。茶陵本無校語。與此皆未誤。）注。世本曰。韓哀侯作御也。（何云世本無侯字。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案。所校據漢書注引。是也。各本皆衍。）注。此復言之。（案。之當依漢書注引作作。即宋衷注也。各本皆誤。）注。相選而並至矣。（袁本茶陵本選作還。是也。）注。已見鄒陽上書。（袁本茶陵本作呂氏春秋云云。皆複出之誤。）注。膏粱之性。（茶陵本膏上有晉悼公曰夫五字。是也。袁本亦脫。）注。聲之不常。（何校聲改擊。案。所校據漢書注作擊。是也。各本皆誤。）注。小臣持龍髯拔墮。（袁本茶陵本重龍髯二字。是也。）注。史記泄公曰。（陳云泄公當作貫高。案。所校未是也。此泄上有脫文耳。）〇趙充國頌〇注。言充國屯田之便。（茶陵本之作非。是也。袁本亦誤之。）〇出師頌〇注。大敗之。（案。之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又案。此下何陳校皆依漢書多有所添。其實善未必備引。今仍其舊。）注。沛國史岑字孝山。（陳云孝山當作子孝。是也。各本皆誤。）朔風變楚。（茶陵本楚作律。云五臣作楚。袁本云善作律。案。二本所見律字傳寫誤。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〇酒德頌〇注。劉伶。（袁本茶陵本伶作靈。是也。）注。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案。此有誤也。下引如淳曰。縉。赤白色。不得此作搢。與之不相應。疑正文自爲縉。故不取搢插爲義。否則當有搢縉以異同之注。而未全。各本皆同。無以訂之。）注。劉熙孟子注曰。槽者。（案。槽當作螬。各本皆誤。此所引乃螬食實者之注。但取下文之酒槽與此螬字不相涉。不知者并改爲槽。誤之甚矣。）〇漢髙祖功臣頌〇新成三老董公。（何校成改城。是也。各本皆誤。）駿民效足。（案。駿當作俊。善引俊民用章爲注。是其本作俊也。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乃云羣賢如駿馬足。是其本作駿。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又失著校語。考士衡長安有狹邪行云。憑軾皆俊民。左太沖擬士衡云。長纓皆俊人。可見陸自用俊字。與此同。彼二注善皆引尚書。亦與此同。決不得作駿甚明。或言駿字與足生義。不當云俊。更大不然。上偶句云萬邦宅心。萬字不與心生義。五臣之意。固緣足字改俊爲駿。而殊非陸旨也。又尚書本作畯。善屢引爲俊

（者。畯與俊同。已具奉荅内兄希叔詩。無妨其引作俊也。注凡善引書有如此者。不能以畫一求之。爲附舉其例云。）何常與關中卒。（何校與改輿。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即欲捐之此三人。（陳云。捐之下當重有捐之二字。各本皆脫。）注。重元天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嘉慮四迴。（表本茶陵本慮作聲。案此所見不同。無以考之。）規主於足。（表本茶陵本於作以。案此亦所見不同。）注。鍾離沬。（何校沬改昧。陳同。案據漢書及史記校也。各本皆譌。）注。以好遊出。（陳云。遊出二字當乙。案據漢書及史記校也。各本皆倒。）注。此特萬世之事也。（萬世當作一力士三字。各本皆譌。漢書史記可證。）威亮火烈。（茶陵本云。五臣作烈。表本云。善作列。案二本非也。此尤延之校改正之說。見前。可互證。）注。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陳云。代非青境。亦當云屬冀。乃合。又張耳贊曰報辱北冀。即指平趙代事。尤易曉也。案陳所說是也。代字當在魏字下。各本皆誤。下文四邦魏代趙齊也。可證。代在齊字下者。後來所改也。）注。矯矯虎臣也。（表本茶陵本虎作武。是也。案凡善諱屢經回改如此。）注。毛萇詩曰。我圖爾居。（何校去萇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衍。）注。高祖子弟弱。（案弟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論語摘輔曰。（茶陵本輔下有象字。是也。表本亦脫。）注。勃曰。臣無功。（陳云。案周勃傳。臣無功二句。乃東平侯與居語。勃無此言。自與太僕滕公以下。皆敘與居事。與勃無涉云云。今案勃曰勃字疑又字之誤耳。）掩淚悟主。（表本茶陵本悟作寤。案此所見不同。寤字是也。後封禪文覺悟黎蒸。史漢皆作寤。其各本作悟者。後人改。）注。取兩兒弃之。（茶陵本取作蹳。是也。表本作蹶。亦非。）東窺白馬。（表本茶陵本窺作規。案此所見不同。似規字是也。）注。漢書武詔曰。（表本茶陵本書作孝。是也。）表生秀朗。（案表當作輳。注同。前序中作輳。注引漢書必與今漢書作輳者合。蓋善自作輳。史記作表。故五臣改輳爲表。而各本所見亂之。其序則五臣所無。尚存善舊也。）攝齊赴節。（茶陵本齊作齋。云五臣作齎。表本校語云。善作齋。其善注中字亦然。案此尤延之校改也。但齋疑是齎之譌。或善與五臣本無異耳。）周苛慷慨。（案慨當作愾。表本云。善作愾。茶陵本云。五臣作慨。此以五臣亂善也。）注。出則霍外。（表本茶陵

本霍作雙。案正文作雙。二本是也。）○東方朔畫贊○注。臧榮緒晉書曰。（下至）此贊爲當時所重。（表本此五十字在五臣銑曰下。其善曰下作臧榮緒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才章富盛早有名譽爲散騎常侍卒二十九字。案表本是也。茶陵本幷善入五臣。誤與此同。）注。耳暫聞。（表本茶陵本耳下有所字。是也。）注。弛張浮沈。（表本茶陵本浮沈作沈浮。是也。）處淪罔憂。（茶陵本淪作倫。云五臣作淪。表本云。善作倫。何校云。魯公書作倫。案善注無明文。表茶陵所見及此俱不同。無以考之。顏魯公所書。未必全與善合。難據以相訂也。唯五臣銑注云。在沈淪時云云。其本必作淪無疑。尤蓋以五臣亂善。）注。自我五禮五庸哉。（表本下五作有。茶陵本作五。與此同。案釋文云。有庸馬本作五庸。表依東晉古文誤有所改。附正之。）○三國名臣序贊○注。檀道鸞晉陽春秋曰。（何校晉上添續字。陳同。表本無春字。是也。茶陵本幷五臣衍。）注。禪伐不同。（表本伐作代。是也。茶陵本作伐。與此同誤。）注。舜舉八元八愷。用之於堯時也。成湯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表本此二十七字在五臣銑注下。其善曰下作二八謂八元八凱也伊伊尹也呂呂望也十六字。案表本最是。茶陵本幷善於五臣。誤與此同。）注。三黜之。（陳云。之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盡遠續禹功。（案續當作績。各本皆誤。又案禹字不當有。見前。疑不知者添之也。）遭時匪難。（表本茶陵本匪作不。案此所見不同也。）注。折而不橈。（表本茶陵本橈作撓。又後贊注中不橈不屈同。案據此疑善橈二本非也。今正文撓字或五臣撓而亂之。橈雖通作撓。凡善五臣即同字而有別。但才木多相混耳。）注。尚書曰。成王將崩。（陳云。書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案書字不當有。各本皆衍。）魏志九人。（表本茶陵本魏志提行另起。是也。）表煥字曜卿。（茶陵本煥作渙。表本作煥。與此同。又表後贊注中首一字作渙。餘皆作煥。案今魏志作渙。茶陵渙煥錯出。此本盡作渙。似當以渙爲是。）注。杞良才也。（案杞下當有梓字。各本皆脫。）注。太公往弔之曰。（案往當作任。各本皆誤。此所引山木篇文。）注。子甚者。（茶陵本甚作其意二字。是也。表

（本亦誤）注洪水橫流。（表本茶陵本洪作鴻是也案此尤用今孟子改耳）注吾以疾爲著蔡也。（表本蔡作龜是也茶陵本亦作蔡案此蓋因正文而改）注右尹革曰。（陳云尹下脫子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如一旦一去此。（表本茶陵本去上無一字是也案魏志無）注竟坐免刑。（表本茶陵本免作得案今魏志得免兩有蓋因尤添免字而誤去得字也）敬授既同。（何校授改愛云從晉書案表本云善作授茶陵本云五臣作愛蓋各本所見皆非善亦作愛）注散騎常侍王素。（何校素改業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爲軍中郎將卒。（何校軍下脫師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公衡仲達。（表本云善作仲茶陵本云五臣作沖案各本所見皆非也仲字不可通必傳寫誤善亦作沖也）注命昭爲良史。（何校良改長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弟權託昭。（表本茶陵本弟上有以字是也）立上以恒。（何校上改行云從晉書改注固引易也案表本云善作上茶陵本云五臣作行蓋各本所見皆非善亦作行）注仰募同趣。（茶陵本募作慕是也表本亦誤）

卷四十八○封禪文○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茶陵本無兮字云五臣有之字表本兮作之云善無之字案二本所見是也漢書正無善與之同今史記有兮字尤延之取以脩改添入未是）繼韶夏。（案韶當作昭注同漢書作昭顏引文穎注亦作昭詳注云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不當作韶字可知茶陵本云五臣作昭表本云善作韶各本所見皆非也善自作昭或因下連夏而誤改爲韶耳今史記作韶但集解仍引漢書音義昭明也云云恐是與此同誤）注管子曰封太山。（表本管上有善曰二字是也後注莊子曰善始善終上爾雅曰元始也上魄音薄上穀梁傳曰諸侯不首惡上闓音愷上小雅曰心慙曰恧上創初創也上望幸望帝之臨幸也上言不廢脩禮地祇上錯千故切上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上脩或爲沛上毛詩曰麀鹿濯濯上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上孟子萬章曰上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上皆同茶陵本在每節注首非尤本刪去亦非又凡非舊注表本茶陵本每節首並有善曰尤亦刪去今不盡出可以例求之）后稷創業於唐堯。（案堯字衍尤延之脩改添入也茶陵本無而校語云五臣有堯字表本亦無其下并無校語是表所見五臣尚無堯字茶陵及尤所見乃衍也凡二本校語皆據所見著之即五臣仍非眞如此是其例矣史記漢書俱無尤取誤本五臣以改善失之甚者也）然猶躡梁父。（案父當作甫下文意泰山梁甫表茶陵二本校語善甫五臣父又而梁甫罔幾也尤本亦作甫此一字歧互或各本所見以五臣亂善漢書甫善與之同史記父五臣用以改善也）注鄭元曰導。（陳云元氏誤見漢書注是也各本皆誤案索隱云鄭德）注角共一本。（案角上當有兩字各本皆脫漢書注引可證史記集解亦有）注介大丘也。（案丘下當有山字各本皆脫漢書注引可證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亦有）注譓順也。（表本此下有善曰譓音惠五字無正文下音惠二字是也茶陵本誤與此同）陛下謙讓而弗發。（表本茶陵本此節上有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十字校語云善無此二句案漢書有史記亦有慶作薦索隱云漢書作慶義亦通何校據添下注三神引韋昭曰上帝云云上帝即指此蓋傳寫脫各本所見皆非又案疑尚有注爲脫去一節也）注則說無從顯稱於後世也。（何校說下添者字各本皆脫案漢書注有）注太史

官屬。（陳云史常誤是也各本皆誤案漢書注作常）注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陳云之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案史記集解引無漢書注引孟康亦無）注韋昭曰滲疏禁切。（表本茶陵本曰下有漉音鹿三字無滲疏禁切四字案此疑當兩有而漉音鹿在下也）非惟偏之我。（案偏當作徧之字不當有讀以四字爲一句漢書正如此也史記索隱引胡廣曰言雨澤非徧於我最爲明晰是史記亦作徧我與漢書同今有誤當據索隱訂也又案觀表茶陵二本所載向注似五臣誤徧爲偏仍未有之各本衍者更誤中之誤）樂我君圃。（何校圃改囿陳同表本云善作圃茶陵本云五臣作囿案史記漢書皆作囿此協韻何陳是也各本所見皆非蓋善自作囿傳寫誤作圃耳）其儀可嘉。（何校嘉改喜陳同案漢書作喜史記作嘉以韻求之喜與囿爲協何陳從漢書是也史記嘉亦有誤）注張揖曰。旼音旻。（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二本非也漢書注亦引）馳我君輿。（茶陵本輿作與云五臣作輿表本云善作與案此尤校改正之史記漢書俱作輿但傳寫誤爲與也又案表本此節注末有文穎曰馳我車之前也九字漢書注亦引又我下有君

（字茶陵本及此本無蓋係此句之下爲脫一節注也）顧省闕遺。（案闕當作厥史記漢書俱作厥善注云謂能顧省其遺失以其解厥是作厥字無疑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云恐改治有所闕遺蓋其本乃作闕各本所見皆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劇秦美新○權輿。（表本茶陵本提行另起是也）春秋困斯發。（表本茶陵本困作因案此所見不同也）注。之邑秦。（陳云之邑二字當乙是也各本皆倒）注。襄王。並已見李斯上書。（案襄上當有昭字表本亦脫茶陵本此注複出非）自勒功業。（表本云善作公茶陵本云五臣作功案尤延之所校改也）注。犬暫齧人。（表本茶陵本無暫字人下有也字案此尤校改之也）注。夷狄之患見臨洮。（表本茶陵本之患見作服出於是也）注。明王奉若天命。（表本茶陵本命作道是也）注。孫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何校紹改術陳同案所校依吳志是也各本皆誤）注。然古者此事。（何校者改有是也各本皆誤）注。尚書帝驗曰。（何校帝下添命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或損益而亡。（何校云亡當從

五臣本作巳表本云善作亡茶陵本云五臣作巳何據二本校語今案善注無明文二本所載向注於此云其後紂乃亡之是五臣仍作亡其作巳者後人以意改未可從也）注。以爲文母篹食堂。（茶陵本篹作籑注末有篹士卷切與饌同七字案有者是也表本與此同亦脫誤考今元后傳作篹蓋善引不與顏同校者依漢書改且刪之）注。尚書曰。穆王作呂刑。（陳云書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鼓誦詩。（表本鼓作鼙是也茶陵本亦誤）注。振鷺鴻鸞。喻賢也。毛詩。（表本賢下有八字詩下有曰字是也茶陵本無振鷺以下八字有曰字此初同茶陵後脩改而又誤脫八曰二字）禪梁父。（表本茶陵本父作甫是也注中兩見一作甫一作父父亦甫之誤也）注。晏子。景公春秋曰。（表本茶陵本景上有齊字無春秋二字此尤改齊字作春秋而又誤倒在下）注。喜與古熙字通。（案古熙當作熙古各本皆倒）○典引一首（表本茶陵本此下有并序二字是也）注。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注典引。（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是也）注。後漢書曰。（表本茶陵

（本後上有范曄二字是也）注。尚書郎中北海展隆。（表本茶陵本無中字是也）成一家之言。（表本茶陵本無之字案無者是也此尤誤依注添正文）注。易曰太極。（表本茶陵本易上有蔡邕曰三字下無曰字案以下二本所有蔡邕曰此本皆無詳前後之例凡舊注所冠姓名皆尤刪也易下曰字當作有）注。弗俾洪範九疇。（表本茶陵本俾作畀是也）比茲褊矣。（表本云善無茲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二本所見非也蔡注云茲孔子也善不得無必傳寫脫尤校改正之是矣後漢書固傳載此文有）注。地黃四年。（陳云黃皇誤是也各本皆誤）注。燒其室門。（表本其作作是也茶陵本亦誤其）注。虜王莽。（何校虜上添反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雖覆一簣。（表本茶陵本簣作匱是也後漢書所載并注引此亦皆是匱字）注。西伯既戡黎。（表本戡作龕是也茶陵本亦誤戡）注。王歸自夏。（陳云夏上脫克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左氏傳曰。臧哀伯曰。（表本茶陵本左上有善曰二字是也後注甄陶已見上文上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上易曰品物咸亨上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

辟上易曰勞謙上連下尚書曰至治定制禮爲一節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上優謂優游也上孝經曰夫孝上巡靖巡狩而安之也上爾雅曰祭天上尚書曰鳳皇來儀上廣雅曰麒麟上騶虞也上禮記曰龜龍在宮沼上毛詩曰湛湛露斯上楚辭曰鸞鳥上素雉白雉也上濟濟翼翼上尚書曰嚴恭寅畏上左氏傳蘧啓疆曰上楚辭曰遂古之初上言前封禪之君上尚書曰夏罪上絣使也上皆同又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一節注表本連善曰下非茶陵本別爲節係蔡邕曰者是）匿亡回而不泯。（表本云善作匿茶陵本云五臣作慝案注無明文但匿字不可通疑各本所見皆傳寫誤後漢書所載作慝無迴而不泯五臣迴作回見濟注善亦無明文）微胡瑣而不頤。（茶陵本瑣作璅云五臣作瑣表本云善作璅案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後漢書所載亦作瑣）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表本茶陵本令作於案此尤校改也後漢書所載作令令蓋今之譌）注。以十二月爲年首。（案二當作三各本皆誤說見前上林賦下）注。由未章也。（表本茶陵本由作猶是也）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何云後漢書用作朋案注無明

（文但用字不可通疑傳寫誤也章懷注云屯衆也朋羣也或善與之無異）注。聽德知正。則黃龍見。（陳云德似當作聽案所校最是各本皆誤蔡說與周南正義引服虔左氏注全同可證也）卓犖乎方州。（表本茶陵本無乎字案此尤脩改添之也後漢書所載有）注。嚴恭寅畏。（表本恭作龔是也茶陵本亦誤恭）孔猷先命。（表本茶陵本猷作繇是也案此尤改之後漢書所載作猷但此自作繇尤於蔡注仍未改也）注。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表本茶陵本平制禮樂作述堯治世案二本是也後漢書章懷注引作平制禮樂尤用彼改耳）而允寤寐。次於心。（案心上脫聖字表本茶陵本有）瞻前顧後。（表本云善無此一句茶陵本云五臣有此一句案此尤延之添之也後漢書所載有此一句章懷注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尤并取以增多其實未必是）注。次。止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是也尤取章懷注添）注。言此事體大式宏大。（陳云體下衍大字是也各本皆衍）注。常止於聖心。不可忘也。（表本茶陵本作次於聖上之心也是也尤取章懷注改）注。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一字是也說詳上）注。憚。難也。（下至）而難正天命乎。（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一字是也尤取章懷注添）注。伊。維也。遂古。遠古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是也尤取章懷注添）注。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是也尤取章懷注添以上各條皆未必是）注。有天下使之。（陳云下不誤是也各本皆誤）注。讜。直言也。（表本茶陵本直言二字作當案二本是也章懷注作直言尤用彼改耳）注。絣與栟。（案栟當作拼各本皆譌）

文選考異卷第八

文選考異卷第九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四十九○公孫宏傳贊○注。宏等言皆以大材。（茶陵本無言字是也表本亦衍案漢書注無）注。青姊子入宮。幸。（案子下當有夫字表本亦脫茶陵本并脫子字）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明已。（何云明漢書作朋陳云明朋誤是也各本皆誤）注。至此皆天下名士。（表本此作他是也茶陵本亦誤）○晉紀總論○爾乃取鄧艾於農隙。（案晉書懷愍帝紀所載隙作瑣蓋各本以傳寫譌爲隙與典引微何瑣相類）外襲王陵。（陳云陵淩誤注並同是也各本皆誤晉書所載作淩）世宗承基。太祖繼業。（表本茶陵本此二句在大象始構矣下表有校語云善在軍旅屢動上茶陵失著校語詳注中次序所見與表尤無異何校乙轉陳同案依文義是也各本所見蓋并注誤倒一節晉書所載正在下）注。世宗景皇。（案皇下當有帝字各本皆脫）注。太祖文皇帝。母弟也。（案母上當有景皇帝三字各本皆脫）天符人事。（表本茶陵本云符善作府案此尤延之校改之也晉書所載作符）遂排羣議。（表本茶陵本云排善作非案此尤延之校改正之也晉書不載此句）注。吳王荒淫。（案王當作主各本皆譌）注。賈充荀勗等陳諫。（表本茶陵本陳作畢是也）注。居曠塹。不相能。（陳云塹林誤是也各本皆誤案居下本有于字能下本有也字蓋不備引也）注。惠帝永寧二年。（表本茶陵本寧作康案二本是也考晉書惠帝紀永康以元年正月朔改元其次年正月趙王倫篡其四月乘輿反正於是改元乃始爲永寧然則事在未改永寧以前正永康二年之正月故臧榮緒書據當日所稱校者誤改之耳）注。鶡冠子。（案子下當有曰字各本皆脫）注。小曰橐。大曰囊。（表本茶陵本無曰字大字案此尤校改正之也）載錫之光。（表本此下校語云善有也字又以御于家邦下校語同茶陵本皆無校語案表所見非也）注。靈王十二年。（表本茶陵本十二作二十案各本皆非也當作二十二韋昭有注可證也）誅庶桀以便

事。（何云晉書桀作孽陳云作孽爲是案善注未有明文五臣作桀濟注桀傲也今無以考之）注。以固其國。（何校此四字改在上文或乃多難之下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太康以來。（何校太改元是也各本皆誤）而賤名儉。（表本茶陵本儉作檢云善作儉何云晉書儉作檢案檢字是也各本所見儉字傳寫誤耳注應瞻表儉字亦檢之譌其表以清檢對容放言之義無取於儉而今晉書應傳作儉字恐非也又善引劉謙紀自不必與彼同）注。以宏放爲夷達。（表本茶陵本宏作容案容字是也今晉書應傳作宏尤依之改但善自不必與彼同）注。漢書解故曰。（案書當作官各本皆誤）察庚純賈充之事。（何校事改爭茶陵本云五臣作爭表本云善作事案晉書所載作爭）知將帥之不讓。（何校知上添而字表本茶陵本云善無而字案晉書所載有而字）懷帝承亂之後得位。（茶陵本云五臣無之後表本云善有之後今案有者傳寫衍也晉書所載無）注。晉中興書曰。（陳云興下脫書字是也各本皆脫）○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帝嚳立四妃以（表本茶陵本以作矣案二本是也矣句絕）注。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案正下三下兩九字俱不當有各本皆衍讀以立正妃爲一句又三二十七爲一句也）注。婦也。嬪也。（案當作嬪也世婦也各本皆誤）注。女御書敘於王之燕寢。（案書當作掌御二字各本皆誤）注。齊侯好內多寵。（案多下當有內字各本皆脫）注。與貂因寵。（何校因下添內字陳同各本皆脫）注。又有美人良人入子。（案子下當有七子二字各本皆脫此外戚傳文可證章懷注所引亦可證）飾玩華少。（何云華少後漢書作少華表本云善作華少茶陵本云五臣作少華案各本所見蓋皆傳寫倒）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何云後漢書複出貴人二字陳云複出爲是案所校是也各本蓋皆脫皇后自同乘輿耳又考輿服志天子貴人赤綬同諸侯王與此不合或光武時紫綬以後乃赤綬也）注。以歲八月雒陽民。（陳云月下脫筭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長壯妖絜。（案妖當作姣各本皆譌）注。家屬從北景。（案北當作比各本皆譌范書皇后紀續漢書郡國志前書地理志俱可證）

卷五十○後漢書二十八將論○固將有以爲爾。（茶陵本爲作焉表本作爲與此同案今范書作焉何校改焉）勳賢兼序。（茶陵本兼作皆表本作兼與此同案今范書作皆疑善皆五臣兼二本失著校語而此以五臣亂善也下文可謂兼通矣善同范書有兼五臣無兼殆改此爲兼而刪之以相避歟）注。縉赤色。（案赤下當有白字各本及章懷注皆脫酒德頌注引有者是也）即事相權。（茶陵本即下有以字表本無案今范書有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之）注。衡平也。（案衡上當有權字各本皆脫此韋漢志注以解權輕重之權言衡平者謂衡用權而平也其注周語云權稱也義亦同又韋齊語注云權平也或此衡爲權字之誤）○宦者傳論○注。掌守王宮中之門禁。（茶陵本之門作門之章懷注同是也表本亦誤倒）王之正內者五人。（何校去者字陳云者字衍案皆據周禮序官校也今范書亦有恐此是蔚宗自爲文不全同所引也）注。史記以勃鞮爲履貂上。（何校貂上二字改鞮字陳同案所校非也此當衍上字荅任少卿書引史記履貂曰可證又何改正文貂爲鞮更非范書亦作貂章懷注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鞮字伯楚是蔚宗自作貂）注。寺人。內閹官。豎刁也。（案刁當作貂各本皆誤此所引僖二年齊寺人貂之注也）注。史記曰豎貂爲豎刁。（案曰當作以各本皆誤）注。公徐聞其罪。（陳云其下脫無字是也各本皆脫）惟閹官而已。（茶陵本官作宦表本作官與此同案今范書作宦似宦字是也）注。安帝年號延平。（何校安改殤是也各本皆誤）小黃門亦二十人。（茶陵本無亦字云五臣有表本有用五臣也案今范書無此以五臣亂善表不著校語亦非）朝臣圖議。（茶陵本圖作國表本作圖與此同案今范書作國疑善國五臣圖二本失著校語而此以五臣亂善也）注。郡分銅虎符三。（表本茶陵本分作國是也）基列於都鄙。（表本云善作基茶陵本云五臣作綦今范書作綦章懷有注何校依之改陳云作綦爲是案此各本所見傳寫誤善亦不作基也）盈物珍藏。（茶陵本牣作仞云五臣作牣表本作物用五臣也案今范書作仞此以五臣亂善表不著校語亦非）注。班固漢書曰。（陳云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薰胥

以行刑。（何校骨改胥陳同又云行字衍是也各本皆誤）注。與李子豎書曰。（茶陵本豎作堅是也表本亦誤豎）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陳云曰白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張驤趙忠等。（何校驤改讓陳同又下節注中表茶陵二本亦作驤尤改作讓案今范書作讓讓字是也）注。今予恭行天之罰。（案予下當有惟字恭當作龔各本皆誤檄蜀文引予惟龔行天之罰亦非當互訂又案後述高紀恭行天罰注恭行已見上文依今班書亦當是龔之誤也）注。屈蕩尸之曰。（表本尸作戶是也茶陵本亦誤尸案開成石經是戶字）○逸民傳論○注。而遊堯舜之門。（案舜字不當有各本皆衍章懷注無）注。避世之人也。（案也字不當有各本皆衍章懷注無）弋人何篡焉。（表本茶陵本人作者案今范書亦作者者字是也尤蓋依所見法言改耳此注引法言表茶陵仍作者其宋衷注乃云弋人弋人不出正文蔚宗及善與尤所見自不同改之非是）注。穀皮綃頭巾。（案穀當作榖市字不當有各本皆誤章懷注以榖樹皮爲綃頭也）與卿相等列。（表本與上有羞字云善無茶陵本云五臣有案今范書有依文義似各本所見皆傳寫誤脫之也）注。獨耿介而不隨俗。（案俗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此所引九辨文也元文隨下有兮善引在句末者多節去）○宋書謝靈運傳論○注。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應劭曰。肖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明皇帝爲魏列祖也。（茶陵本列作烈是也表本亦誤）甫乃以情緯文。（茶陵本無文字云五臣有物字表本云有物字云善無案此尤延之所校添也今宋書是文字）源其飇流所始。（表本云善作源茶陵本云五臣作原何云疑作原今宋書是原字）注。詩總百家之言。（陳云詩總當作傍綜見世說注是也）注。潘陸之徒。有文質。（陳云有文質當作雖時有質文是也各本皆誤案亦據世說文學篇注也）注。好莊子元勝之談。（陳云子當從世說注作老是也各本皆誤）注。謝混始改之。（案之字不當有世說注無各本皆衍）注。太元。晉武帝年號。（何校武上添孝字是也表本亦脫茶

陵本并入五臣亦脫）仲宣灞岸之篇。（案灞當作霸詳表本所載濟注乃善霸五臣灞各本所見以五臣亂善前七哀詩及此注俱爲霸字不誤又今宋書亦是霸字）注。靈均屈原字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所載五臣濟注有之案此尤誤取增多也）○恩倖傳論○且士子居朝。（表本士作仕云善作士茶陵本云五臣作仕何校士改任陳云今宋書作任爲是案所校是也士仕皆傳寫誤下注云言仕子不居賤職可見善並非作士蓋初誤作仕後又誤作士）注。中有郎比六百石。（案中有當作有中各本皆倒）郡縣掾吏。（何校吏改史陳云今宋書作史案所校是也吏傳寫誤）未之或悟。（表本云善作悟茶陵本云五臣作寤案今宋書是悟字但寤即悟不知者每改之未必善與五臣異王命論悟成卒之言英雄誠知覺寤一改一未改最爲可證也）○史述贊○述高紀第一。（表本茶陵本校語云善本如此五臣本列在後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此連述贊爲文非用爲標題善亦不得在前蓋傳寫誤移之而五臣尚未經移耳後二首同）注。論語。子曰。（表本論上有善曰二字是也後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上毛詩曰禺禺昂昂上同茶陵本在每節首非）注。各爭恣志。（表本志作忘茶陵本亦作志與此同案皆非也當作妄過秦論注引作妄）光允不陽。（表本光作亦云善作光茶陵本云五臣作亦案今班書作亦亦字是也光傳寫誤）注。不亦熾乎。（案當作不炎熾矣各本皆誤顏注所引可證）○後漢書光武紀贊○注。中微謂平世衰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沈機先物。（茶陵本先作生云五臣作先表本云善作生案今范書作先先字是也善亦不得作生各本所見皆傳寫誤）深略緯文。（表本文作天茶陵本作文與此同何云兩漢刊誤補遺云文選作天云云案表本正與所稱同下無校語蓋善五臣皆是天字茶陵及此作文者後來轉依今范書誤改之耳茶陵亦無校語也天與甄協最是）注。旌旗輜車。（陳云車重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案子當作朱自燒當作燒作各本皆誤）注。兼聰獨斷。（案聰當作聽各本皆誤）

卷五十一○過秦論○注。漢書。應劭曰。（表本茶陵本無漢書二字案二本是）

（也、以下所引諸家、皆陳涉傳注、凡如此者、例不云漢書、）注。言秦之過。（袁本言上有善曰二字、案、此四字亦應注、顏師古引者可證、袁本非也、又案、以此驗之、凡各本所有善曰字、多非其舊、的然無疑矣、）注。韋昭曰。崤。謂二殽。（案、崤殽二字當互易、各本皆誤、）包舉宇內。（袁本茶陵本包作苞、案、此尤延之所改也、史記漢書賈子俱是包字、但古包苞同用、未必善不爲苞也、）注。甯越。趙人也。（袁本茶陵本甯上有然字、案、二本是也、然即今然、則善全書皆如此、甯越趙人、非有明出、據上引決之、）注。戰國策。東周。（袁本茶陵本無東周二字、是也、）注。最。才勾切。（陳云、勾、句誤、是也、各本皆譌、案、周本紀索隱曰、最、詞喻反、與此正同、皆讀最爲聚也、）注。趙惠文王。（案、此下當依史記有十六年三字、各本皆脫、）注。史記曰。逡巡遁逃。（袁本茶陵本作遁逃、史記作逡巡、案、二本是也、遁逃複舉正文、史記曰逡巡五字爲一句、善所見史記作逡巡、而今本作逡遁逃、後人妄添二字、尤反依之改轉、誤之甚者也、賈子作逡巡、正與善所見史記同、又案、正文作遁逃、西征賦注引作遯逃、必善讀漢書陳涉傳如此、故載史記之異、意謂兩文俱通、考賈子下篇、亦言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然則作遁逃自無不可、未見潘安仁必誤、如匡謬正俗所譏也、師古漢書專主逡遁、即其所謂遁者、蓋取盾之聲以爲巡字、當音詳遵反、學者既不知遁爲巡字、遂改爲遁逃者、與善全異、不可用以校此、讀者多所不憭、又今本漢書作遁逃、注同、更譌舛、非顏之舊、觀匡謬正俗所說自明、茲不訂彼、）注。以金爲箭鏃也。（袁本茶陵本鏃作鏑、是也、）國家無事。（袁本云、善無家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此尤校添之也、史記漢書賈子俱有、）俛首係頸。（茶陵本頸作頭、云五臣作頸、袁本云善作頭、案、此尤校改之也、史記漢書賈子俱作頸、）銷鋒鍉。鑄以爲金人十二。（袁本茶陵本云、鍉鑄善作鑄鍉、案、此尤校改之也、漢書作鍉鑄、賈子作鏑鑄、鏑即鍉也、鍉句絕、鑄下屬、史記作銷鋒鑄鐻、似四字連文、鐻鍉亦異、未審善果何作、）注。以銷鋒鍉爲鍾鐻金人十二。（案、以銷當作銷以、鋒鍉二字衍、各本皆誤、所引始皇紀文、）注。廣雅曰。何。問也。（案、何上當有誰字、各本皆脫、）注。甿。古氓字。氓。人也。（袁本茶陵本氓字作文氓、案、顏注引作甿、古文萌字、萌民也、蓋善引無字字、又諱民作人、集解引作甿、古

氓字、氓民也、尤依之校改耳、）率罷散之卒。（袁本云、善作罷弊、茶陵本云五臣作疲散、案、此尤校改之也、史記漢書俱作罷散、善所見或爲弊字也、賈子作疲弊、可證、）天下雲集而響應。（袁本茶陵本集作會、案、此尤校改之也、史記作集、漢書賈子作合、或皆不與此同、）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袁本茶陵本非作不、下非銛之非亦作不、案、此尤校改之也、史記賈子作非、漢書作不、）

○非有先生論○東方曼倩（袁本茶陵本云、善作蒨、案、此尤校改正之也、前作倩、自不得有異、但所見傳寫誤、）注。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袁本茶陵本無此二十二字、有漢書曰朔四字、是也、朔見於畫贊注、其答客難下亦不復出、或記於旁、尤誤取以增多耳、）寡人將竦意而聽焉。（袁本茶陵本聽作覽、案、二本是也、下文寡人將覽焉、漢書作聽、尤延之欲校改彼字、而誤以當此處耳、凡宋以來刊板、脩改往往有如此者、）而佛於耳。（案、而字不當有、漢書無、各本皆衍、又案、下順於耳句、袁茶陵二本校語云、善無而、五臣有、然則此以五臣亂善、）寡人將覽焉。（何校覽改聽、案、依漢書也、詳此句與上文孰能聽之矣相承接、作聽爲是、袁茶陵二本亦作覽、皆涉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句之誤、尤本改上覽字爲聽、致與漢書互易、益非、）注。如淳曰。漢書注曰。（陳云、淳下衍曰字、是也、各本皆衍、）三人皆詐僞。（袁本茶陵本三作二、案、袁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云、其子惡來革多力、是五臣以飛廉爲一人、惡來革爲一人、而其本作二也、善引說苑以革爲一人、而其本作三、尤改正之、是矣、又案、今本漢書亦作二、似有誤、顏注未有明文、無以相訂、）終無益於主上之治。（茶陵本云、五臣作治、袁本云、善作理、案、此亦尤校改之也、漢書治、但善避諱、尤改非也、）於是吳王戄然易容。（袁本戄作懼、音句、云善作戄、茶陵本作懼、音句、云五臣作懼、善注中皆無居具切三字、今案、此各本所見蓋皆非也、戄不得音句、亦不得居具切、漢書作懼、顏注居具反、善音與之同、是亦作懼、其居具之音與五臣句複、故袁茶陵刪之耳、）注。非虎非狼。（案、狼當作貔、各本皆誤、重贈盧諶引作非龍非彲、句在非熊非羆上、今六韜同、彲蓋即貔字、與羆師協韻也、運命論注引作狼、亦誤、）躬親節儉。（茶陵

（本無躬字親下校語云五臣作躬表本躬下校語云善有親字此初刻同茶陵所見後用表所見脩改添之也漢書作躬節儉與五臣同）天下大洽。（案洽當依漢書作治各本皆譌）惟周之貞。（何校貞改楨表本云善作貞茶陵本云五臣作楨案漢書作楨未審善果何作）○四子講德論○注。涉始於足。（案涉當作步下同各本皆譌）注。一單三尺。（表本茶陵本單作躩是也）注。遁逃也。（表本茶陵本逃作避是也）注。皮裘負芻。（表本并入五臣皮作反是也茶陵本亦誤皮）注。閭嫁子奢。（案嫁當作娵各本皆譌今荀子賦篇及七發注引皆是娵字）故美玉蘊於碔砆。（案碔砆當作武夫注引戰國策及張揖漢書注皆不從石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乃作碔砆是善武夫五臣碔砆音以武夫各本所見亂之而失著校語此誤入五臣音皆非也又案引張揖曰者子虛賦注也史記漢書正作武夫今彼正文及善注引張揖國策盡爲碔砆恐亦爲五臣所亂而并注中改之也）注。說文曰。鑛銅鐵璞也。（案鑛當作礦璞當作樸各本皆譌礦即磺字也又案依此正文朴字當作樸二字羣書中頗有相混者五臣并正文改爲璞誤甚）寂寥宇宙。（茶陵本寥作聊云五臣作寥表本云善作聊案此尤以五臣本改之也表茶陵注中作聊尤改恐未必是）注。尚書曰。故一人。（表本茶陵本故作迪是也）注。毛詩周頌曰。（陳云頌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且觀大化之淳流。（表本茶陵本無且字案二本不著校語無以考之陳云且字衍恐未必然當各依其舊）大厦之林。（茶陵本厦作夏云五臣作厦表本云善作夏案尤本以五臣亂善非也凡此字夏厦錯見者疑皆善夏五臣厦餘以此求之）注。秦繆公問得失之要。（表本茶陵本問下有之字是也）注。秦繆公聞百里奚。故重贖之。（何校奚下添賢字故改欲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楚人曰予之。（表本茶陵本曰作許是也）楚莊有叔孫子反。（表本茶陵本叔孫作孫叔是也）句踐有種蠡渫庸。（表本校語云蠡善作蟸茶陵本無校語案此所見不同也）省田官。（何校田官改官田案依文義是也各本皆作田官蓋誤倒考宣紀地節元年假郡國貧民田三年詔曰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公田即官田疑此句當有善注今失去無可補）莫

不肌栗慴伏。（表本茶陵本云肌善作飢案飢傳寫誤尤校改正之也）注。豈豈。者聲和也。（案者當作音各本皆譌）是以北狄賓洽。（茶陵本云五臣作洽表本云善作合案此尤以五臣本改之也注不見明文無以考之）而旌旗仆也。（茶陵本云五臣作旌表本云善作旍案此尤以五臣本改之也旍即旌字前已屢見當各依其舊）先生曰。夫匈奴者。（茶陵本先生曰夫作先生夫子曰云五臣作先生曰夫表本云善作先生夫子曰案此尤校改正之也先生夫子曰乃傳寫之誤）驚邊抗士。（表本茶陵本抗作杌何云能改齋漫錄作抗案何校是也善不音注者已見上林賦抗士卒之精下也又此字見於史記漢書鹽鐵論者甚多其訓損也耗也其音五官反表茶陵二本所載銑注云杌動也而不著校語以五臣亂善致爲乖謬尤作抗亦非）注。刀刻其面。（茶陵本刀作刃表本亦作刀與此同何校改刃陳同案考史記集解引音義作刃漢書顏注引如淳同刃字是也）未尅殫焉。（表本云善作尅茶陵本云五臣作克案各本所見皆非也當作克但傳寫誤爲尅非善五臣有異）

卷五十二○王命論○注。復起於今乎。（案此下有脫文必并引既感嘂言以及適著王命論等語各本皆脫善例不全同本書無以補也）注。三陽翼天德聖明。（表本茶陵本聖作淸案此尤校改之也）注。善曰世運。（案世運當作運世各本皆倒）檐石之蓄。（表本茶陵本檐作擔注同案此所見不同也漢書作儋擔即儋字或從木作見毛詩傳釋文又羣經音辨之木部可證苦寒行檐囊行取薪亦用之）注。韋昭曰短爲裋。（案曰當作以各本皆誤）注。善曰。裋丁管切。（表本茶陵本裋作短案短字是也）注。鬻鼎實也。（案鬻當作𩱧下同各本皆譌）注。道德於此。（何校德改得陳同各本皆誤）注。則見蛟龍於其上。（表本茶陵本於作據案此尤校改之也）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何校貪上添毋字爲上去無字案依漢書校蓋是也各本皆傳寫誤）○典論論文○享之千金。（案享當作亨善引左傳注亨通也而云亨或爲享正文是亨字甚明後來以享改亨各本皆然與注不相應非也）注。故甞更職。（何校更下

（添吏字。陳同。今案。范蔚宗書公孫述傳作當更吏職。但各本皆無。仍未當輒補。）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陳云。以自。國志注引作自以。案。依文義自以是也。各本皆倒耳。）注。遭我乎猾之間兮。（表本猾作獶是也。茶陵本亦誤猾。）注。不根持論。（表本茶陵本根作長。案此尤校改之也。）以至乎雜以嘲戲。（表本茶陵本無上以字。乎作於。案此所見不同也。魏志王粲傳注引此無以字。乎作于。蓋二本是矣。）不假良史之辭。（表本云善無不字。茶陵本云五臣有不字。案此尤校脩改添之也。初亦同。二本所見皆傳寫脫。）日月逝於上。（茶陵本逝作遊。云五臣作逝。表本云善作遊。案此尤校改正之也。遊字不可通。必傳寫誤也。）○六代論○注。韓哀滅鄭。并其國。（案哀下當有侯字。各本皆脫。所引鄭世家文也。）四十餘年。（何校四改三。注同。魏志注作四。陳云四當作三。案魏志注在武文世王公傳下。蓋誤耳。善引漢書諸侯王表爲注。彼文作三師古曰三十五年。今此各本并依正文改之。更誤。何陳所校是也。）注。秦竊自號謂皇帝。（何校謂改爲。後所引同。是也。各本皆誤。）千有餘歲。（何校

歲改城。陳同。魏志注作城。今案城字誤也。元首此文出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彼作歲可證。又孝文本紀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漢書作皆且千歲。然則當時語自如此矣。魏志注必不知者所改。何陳誤據之也。表茶陵二本校語云。善作歲。五臣作人。五臣正謂歲字不安。與改魏志注者字有異而意相同。皆非。）胡亥少習尅薄之教。（表本云善作尅。茶陵本云五臣作刻。案各本所見皆傳寫誤也。善注引商君傳自作刻。不作尅。魏志注亦是刻字。）土有常君。（表本茶陵本土作士。是也。魏志注亦是士字。）注。權秉即柄字也。（陳云秉下脫也。秉二字是也。各本皆脫。）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何校去能字。魏志注無。表本云善有能。茶陵本云五臣無。案此疑各本所見傳寫衍也。）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茶陵本云五臣作叛。表本云善作畔。案此所見不同也。魏志注亦是叛字。下文平居猶懼其離叛。各本皆不作畔。似此未必善與五臣有異。）是聖王安而不逸。（表本茶陵本下有以字。云善本無。案此疑各本所見傳寫脫也。魏志注有。）○博奕論○注。多漢舉者。（表本茶陵本漢作薦。是也。）注。中計

塞城皐。（案城當作成。各本皆誤。）求之於戰陣。（表本云善無於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此尤校添之也。吳志有於字。二本所見蓋傳寫脫。）注。一字管百行。（表本茶陵本一字作學。是也。）注。貿易之也。（案之字不當有。各本皆衍。）

卷五十三○養生論○注。說文曰。粗疏也。徂古切。（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顏師古曰。洽霑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漢書劉向曰。（表本茶陵本書下有曰字。案二本是也。向下不當有曰字。二本皆衍。）可百餘斛。（茶陵本此下有也字。云五臣無。表本云善有。案此所見不同。或尤刪之也。）注。大蒜勿食。（表本茶陵本勿作多。是也。）而外內受敵。（表本云善作內外。茶陵本云五臣作外內。案此疑尤以五臣改之也。）爲受病之始也。（表本云善無受字。茶陵本云五臣有。案此疑尤以五臣添之也。）注。臣瓚曰。魏桓侯。（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縱閒養生之事。（茶陵本生作性。云五臣作生。表本云善作性。案此尤以五臣改之也。）注。猶如

麀。（陳云麀鹿誤。是也。各本皆譌。）注。桀溺曰。滔滔者。（表本滔滔作悠悠。案悠悠是也。茶陵本亦誤。與此同。陳云陸氏釋文滔滔鄭本作悠悠。注自據鄭康成本。與他本不同也。）注。河上公曰。抱（下至）故能爲天下法式。（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河上公曰。大順者。天理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運命論○注。春秋河圖（下至）聖明。（表本此十九字作聖明已見王命論七字。是也。茶陵本複出。與此同。非。）注。亦然。（案亦上當有治字。各本皆脫。此所引處方篇文也。）注。知非遇也。（案遇當作愚。各本皆誤。）注。非加益也。（案非上當有知字。各本皆脫。）以遊於羣雄。（下至）莫之逆也。（表本茶陵本校語云。善無此一段。說詳下。）注。漢書曰。（下至）皆不省。（表本茶陵本無此一節注。案二本所見傳寫脫去正文及注一節也。後石闕銘計如投水引此論張良及其遺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爲注。然則善有可知。尤所見本蓋爲未誤。）注。夏氏乃櫝而去之。（表本茶陵本無夏氏乃三字。是也。）注。過婦人。（陳云過遇誤。是也。各本皆譌。）

注。靈景。周之王末者也。（表本末上有者字。案疑弊字之誤。尤刪非也。茶陵本亦刪去此一句。更非。）注。睎驥之馬。（表本睎作希。下同。茶陵本亦作睎。與此同。案正文作希。注希望也。亦仍作希。似睎字依法言改之也。）注。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表本茶陵本無不使知政遂各六字。案此尤添之也。）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表本此下有善注。或無雖造門三字一句。茶陵本無。案無者蓋脫。）然而志士仁人。（茶陵本無然字。云五臣作然。表本無而字。云善作而。案此依五臣改善。又誤兩存其字。非。）注。欲遂其志之思也。（表本茶陵本無之思二字。）不徵而自遇矣。（表本茶陵本徵作邀。案二本無校語。恐非善五臣之異。善引西京賦不徵自遇。彼賦今爲邀字。此注尤及表作徵。非也。茶陵本作邀。是也。尤延之蓋依所見之注改正文而誤。）注。脈相視也。（案視字不當有。各本皆衍。說見古詩十九首內。）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表本茶陵本屬作鐲。案注引左傳字作屬。或五臣作鐲。二本失著校語耳。尤所見是也。）注。吳將伐齊。（表本茶陵本無將字。）注。王及列士皆饋賂。（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注。是豢吳也。（表本茶陵本也下有夫字。案有者是也。尤誤刪之。）注。反役。（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改姓爲王孫。欲以辟吳禍。（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案此節注皆尤用左傳增多。其實非也。）注。諸子欲厚葬。湯母曰。（表本茶陵本重湯字。是也。案漢書重。）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案之下當更有之字。各本皆脫也。）注。道病死。（案此下脫。尚當有善論石顯病死而言絞縊未詳之注。表茶陵二本皆并善於五臣。遂致失去。今無以補之。）注。桓公新論曰。（何校公改譚。陳同。各本皆誤。）注。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璣旋輪轉。（案璣當作機。注同。注中所引鄭尚書注轉運者爲機未誤。可見善自作機。不作璣。蓋五臣作璣。而各本亂之。宋文元皇后哀策仰陟天機。茶陵本作機。表本作璣。皆失著校語。彼注文證益明。但各本彼及此注中多改機爲璣。故讀者鮮察其實。必是善五臣之異。如旋五臣作琁。二本仍無校語。亦失著也。）注。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案順以當作以順。各本皆

倒。）○辨亡論○注。北至南陽。（茶陵本北作比。是也。表本亦誤北。）注。陳忠曰。（何校陳改閻。陳同。是也。各本皆誤。）飾法脩師。（案飾當作飭。注引易作飭。各本正文皆傳寫譌也。晉書作飭。吳志注作飾。羣書中二字多錯互。今易作勑。則飾字非矣。）注。班固王命論曰。（何校固改彪。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虞翻性不協俗。（表本無性不協俗四字。是也。茶陵本此上下複出者。更非。）注。孫權以爲車騎將軍。（陳云將軍下脫主簿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往濡須口。（陳云往住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公孫獲曰。（陳云獲玃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先主徂于永安宮。（表本徂作殂。是也。茶陵本此注并善於五臣。文句全非。）而吳莞然。（茶陵本莞作莧。注同。表本校語云。五臣作莞。表本校語云。善作莧。其注中亦皆作莧。考論語釋文。莧爾字如此。尤因今論語作莞。定從校改。遂以五臣亂善。非。晉書作莞。吳志注作藐。即莧之誤也。）注。晉人使子貢。（何校貢改貣。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羽檄重積而狎至。（何校積改迹。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字略作輶。樓也。（案樓下當有車字。各本皆脫。）注。尚書曰。尚有典刑。（何校改尚書作毛詩。下文毛詩改又。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皆指事不飾。忠懇。（何云案吳志忠懇下有內發二字。此脫。當增入。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脫。）注。子不聞周舍之諤諤。（案子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孫皓遂用元爲宮下錄事。（表本茶陵本無遂字。案此尤添之也。非。又陳云錄事當作鎮。是也。各本皆誤。）有工輸雲梯之械。（何校工改公。陳云工公誤。今案晉書吳志注皆是工字。疑士衡謂之工輸。未當輒改也。）注。王濬鼓入于石頭。（陳云鼓下脫譟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張悌字臣先。（何校臣改巨。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說文曰。詭。變也。（案詭當作恑。此所引心部文。又觀下注可見。表本亦誤詭。茶陵本刪此注。更非。）○辨亡論下○注。左氏傳曰。（下至）比于諸華。（表本此十八字作諸華已見上文六字。最是。茶陵本複出。非。）注。莊子。許由曰。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智。（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五字。）注。使親近以巾拭面。（表本

（茶陵本使作便無近字抜下有其字案此尤延之以吳志注所引校改之也陳云當時左右給使之人謂之親近屬見國志或二本譌耳）注。船載糧具俱辦。（陳云載字衍糧下脫戰字是也各本皆誤）注。爲軍後援也。（陳云軍鄉誤是也各本皆誤）卑宮菲食。（表本茶陵本此下校語云善有食字案二本所見傳寫衍）以豐功臣之賞。（表本茶陵本無以字下以納謨士之筭同案晉書無吳志注有此尤延之依吳志注添之也）注。賈逵國語注曰。謂告也。言何以告天下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六字）注。慊。不足也。（表本此下有口簟切三字是也尤改入正文下非茶陵本正文下載五臣苦簟音而删此更非）百度之缺粗脩。（表本云善作粗茶陵本云五臣作粗案注云粗古粗字似二本所見是也但晉書吳志注皆作粗他書既未見有借粗爲粗者士衡他文用字亦少此類無以考之）注。抯。古粗字。（表本茶陵本抯作粗案此未審說見上）雖醲化懿綱。（表本茶陵本綱作網案此尤校改之也晉書綱吳志注網尋文義以綱爲是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云以網羅天下然則五臣網或失著校語善無注可證其實未必同五臣也）抑其體國經邦之具。（表本茶陵本邦作民案晉書邦吳志注民此亦尤校改之也文義兩通未知善果何作）注。幾音其近也。（表本茶陵本其作基是也又案近也當在音基上各本皆倒）天子總羣議。（表本云五臣作議茶陵本云善作誼案此亦尤校改之也晉書吳志注皆作議二本所見未必是）憑寶城以延強寇。（案寶吳志注作保晉書亦作寶與此同詳保城與賚幣偶句蓋保即今之堡字保是寶非也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云寶猶堅也文義殊爲不安善未必同五臣或失著校語）注。因部分諸軍吳彥等。（何校吳改吾陳同是也各本皆誤）寬沖以誘俊乂之謀。（茶陵本云五臣作乂表本云善作人案晉書吳志注皆作乂二本所見非）

卷五十四○五等論○夫體國經野。（表本茶陵本經野作營治案二本是也晉書作經野尤依之改非）注。而獨斯畏。（何校而改無陳同是也各本皆誤）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表本云善無也字茶陵云五臣有案此蓋所見不同或尤校改之也晉書有又案五臣晉書不重之字非也今荀子富國篇亦未誤凡五臣雖同晉書仍善是彼非者今不悉出）注。言王諸侯治之也。（表本茶陵本王作任是也案治之當作之治各本皆倒）注。漢書。徐樂上書曰。（下至）此之謂土崩。（表本茶陵本此在家語孔子曰云云之前案依善例當云土崩已見上文蓋後來改爲複出而又誤倒之耳尤順正文乙轉仍未得善舊也）注。告于諸侯曰。王居于彘。諸侯釋位。（表本茶陵本無曰王居于彘諸侯七字）國慶獨饗其利。（表本獨下有校語云善作猶茶陵本無校語案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云言秦獨饗天下之利是其本作獨也尤及茶陵蓋以五臣亂善晉書獨又本篇志萬國之大德表本萬作經云善作萬茶陵作經仍失著校語又願法期於必涼表茶陵二本涼作諒其實善涼五臣諒二本失著校語彼尤本皆校改正之矣）注。班固漢書表曰。（表本茶陵本表作贊案此尤校改之也）皇祖夷於黥徒。（案黥當作黔晉書正作黔最爲不誤此注云然黔當爲黥唯正文用黔首字爲黥布字故善云爾也必五臣因此注改黔爲黥後來各本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又此注亦多誤見下）

注。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下至）蓋別有所見。（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十九字案二本最是此不知何人駮善注之語必別本有記於旁者而尤誤取以增多也）注。尚未足黔徒羣盜所耶。（案黔當作黥各本皆誤說見下）注。然黥當爲黔。（案黥黔二字當互易此因正文既改作黥與注不相應復改注以就之也考史記漢書黥布不得云當爲黔甚明他書不更見有作黔者上條楚漢春秋亦誤改無疑）注。縱恣意。（陳云縱下脫橫字是也各本皆脫）注。生子頹。子頹有寵。（表本茶陵本不重子頹二字）注。我實能使狄。（案能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表本茶陵本不重共和二字）注。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次于陽樊。（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恭王有寵子。（表本茶陵本無王字是也）良士之所希及。（案當依晉書去之字各本皆衍）○辨命論○注。峻字孝標辨命論。（表本茶陵本無峻字二字案無者是也下五字爲一句）注。

郭璞曰。孫子荊。（案此有誤也、璞疑當作子、郭子三卷、在隋志小說、）注。然則占候時曰。（案則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善例無此也、）注。此其大較者也。（表本茶陵本大下有彰字、）注。閔子騫曰。（案騫當作馬、各本皆誤、）夫通生萬物。（茶陵本通作道、表本無夫通二字、案二本不著校語、無以知善果何作、梁書作夫通、考選文與本傳向不齊一、但可資其借證、難以指爲專據、何校於此篇多所更改、皆選文未必非、本傳未必是、今均不採、）注。猶陶鑄堯舜也。（表本茶陵本猶上有將字、）注。言殺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載疐其尾。毛萇曰。疐。（表本二疐字作躓、茶陵本作疐、案躓字是也、正文善作躓、梁書同、故破疐爲躓而引之、）注。家語曰。顏回（下至）薄言采之。（表本茶陵本此七十六字、并於五臣、非也、尤所見未誤、）注。追論夫子言。（表本茶陵本言上有之字、）注。樂正子春見孟子曰。（表本茶陵本無春字、案有者非、）注。狀亭亭以岧岧。（案岧岧當作苕苕、各本皆誤、）徵草木以共彫。（表本茶陵本徵作候、是也、梁書作候、）注。黥婁先生。（表本茶陵本黥作黔、是也、）注。垂髮臨鼻長肘而盭。（表本茶陵本髮作眼、盭下有股字、案今呂氏春秋作眼、其盭下仍無股字、或尤刪之也、）注。呂氏春秋曰。道也者。（下至）不可爲壯。（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注。彭。彭越。韓。韓信。（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案此因同五臣翰注而刪之、尤所見是也、）注。淮南子曰。哆嗎蘧蒢戚施醜也。（案此有誤也、所引脩務訓文、哆上有啳睽二字、無醜也二字、高誘注云、啳睽哆嗎蘧蒢戚施、皆醜貌也、或許慎注、醜也耳、未審善兼引正文及注、或但引注、無以補正、）注。渙。散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貌。摯夷。（何校摯改執、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淮南子曰。歷陽。（案此有誤也、以下至國沒爲湖、皆注文、不得云淮南子曰、未審所脫、）注。有兩諸生告過之謂曰。（何校去告字、是也、各本皆衍、）注。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宏第居下策。（何校策下添奏字、陳同、案此有誤也、考漢書云、宏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又云、太常奏宏第居下、策奏、必善連引此二處耳、）注。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表本茶陵本猰貐作窫窳、豨作豕、鑿齒二字在修蛇上、案此尤校改之也、下高注仍作窫窳豕、所改未是、）注。毛萇曰。杯晚切。（陳云、曰下脫板板反也四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司馬子韋曰。（案馬當作星、思元賦注可證、又案表茶陵二本此一節注并入五臣、非也、尤所見未誤、）注。磨其手。（案磨當作磿、各本皆譌、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引作酈、云酈音酈、可證、考呂氏春秋亦作酈、磿同字、磿譌而爲磨、猶顏氏家訓所謂容成造磿、爲碓磨之磨耳、故酈今亦譌而爲酈也、皆當訂正、）注。若以善惡猶命。（表本茶陵本猶命二字作之理無徵四字、是也、）且于公高門以待封。（表本云善作門高、茶陵本云五臣作高門、案二本所見傳寫誤倒、非也、此亦尤校改正之、梁書作高門、）注。激過之辭也。（表本過作過、是也、茶陵本亦誤過、莊子釋文李云、謂激過也、可借證、）注。黃鵠啄君稻粱。（案粱當作梁、各本皆誤、）注。子惡乎知說生之或非邪。（案或非當作非惑、各本皆倒誤、）注。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表本茶陵本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九字作或是邪三字、案此尤校改正之者、）

文選考異卷第九

文選考異卷第十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鎭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卷五十五○廣絕交論○注。劉璠梁典曰。（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此節注表并善入五臣。茶陵并五臣入善。皆非。）注。慕尚敦篤。（表本茶陵本慕作莫。是也。）注。芳芳漚鬱。（表本茶陵本下芳字作香。是也。）注。班固漢書贊曰。（陳云贊述誤。是也。各本皆誤。）注。試欲效其款款之愚。（陳云試誠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年十三。（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注。口相切直也。（表本茶陵無空格。是也。此初有衍字。後脩去之。）注。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表本論上有已見七命四字。茶陵本無。案依善例當作辨惑已見七命六字。不複出論語以下云云。各本皆非。）注。棠棣之華。（茶陵本棠作唐。下同。是也。表本亦誤棠。何陳校改唐。）然則利交同源。（表本云善有則字。茶陵本云五臣無則字。案各本所見皆非也。則不當有。但傳寫衍。梁書任昉傳所載亦無則字。）注。雕刻鑪捶。喻造物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以灼火也。（表本茶陵本也下有之瑞切三字。案眞善音也。正文下朱靡二字。乃五臣音。尤去此存彼。非。）注。秦嘉婦詩曰。（案婦上當有贈字。各本皆脫。）注。惟思致款誠。（表本茶陵本惟作遺。是也。）注。蔡澤顩頤折頞。（表本顩作頷。茶陵本與此同。案依表本疑善正文亦作頷。今各本皆作顩。蓋五臣亂之。梁書亦作頷。善與彼多異。如論嚴苦。彼作枯。有旨哉有旨哉。彼不重。英跱後邁。彼作特。善注明文。俱相乖互。難以爲證。）注。論語。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案此因已見五臣而節去。）注。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寘予于懷。（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案此因已見五臣而節去。）注。毛萇詩曰。漑。（何校詩下添傳字。陳同。各本皆脫。）注。以伯嚭爲太宰。（表本茶陵本嚭作喜。案二本是也。下注所謂或作伯喜。即指此。考史記五子胥列傳索隱有喜音嚭之語。是善引與小司馬正合。不如今本史記作嚭也。上注所引亦以嚭爲大夫。嚭必本作喜。各本皆誤。當依此訂正。）注。乃自

刎。（表本茶陵本刎作到。是也。）注。厥篚織纊。（何校織改纖。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屬纊以候氣。（案候當作侯。下當有絕字。各本皆脫誤。）注。信陵之名蘭芬也。（何校蘭上添若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班固述曰。莊之推賢。於茲爲德。（表本茶陵本作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案二本是也。此引本傳贊。尤校改甚非。）注。說文曰。輴車軸端。（案輴當作轉。各本皆譌。）注。驥於是迎而鳴者。（表本茶陵本迎作仰。是也。）注。烈士傳曰。（表本烈作列。是也。茶陵本亦誤烈。）注。陽角哀。（茶陵本陽作羊。表本與此同。案陽字是也。古陽羊通用。蓋正文善陽五臣羊。各本亂之。茶陵并改注者。非。梁書作羊。彼固多異也。）寄命嶂癘之地。（表本茶陵本嶂作鄣。案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字作鄣。其善注仍作嶂字。然則善嶂五臣鄣也。二本失著校語。梁書作瘴。俗。何云三國志皆用嶂。）注。劉孝標與諸弟書曰。（案標當作綽。各本皆誤。本傳云。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云云。此所引即其一事也。孝綽彭城人。故下稱孝標云平原劉峻。不知者妄改絕無可通。今特訂正。）注。攸然。不相存贍。（表本茶陵本攸作悠。是也。）○演連珠○注。天地所以施生。（案生當作化。各本皆誤。）注。在地則化。（案地當作川。化當作虛。各本皆誤。）注。以導其氣也。（表本茶陵本導作通。無其字。案此蓋尤校改之也。）注。然水火相殘。（表本茶陵本殘作踐。是也。）注。閔子騫曰。（案騫當作馬。表本亦誤。茶陵本改爲公鉏。然之。大謬。）注。而不可以相違。（表本茶陵本違作爲。是也。）注。陳敬仲曰。（表本茶陵本作毛詩曰。案此尤校改之也。）注。漢書曰。成帝（下至）故世謂之五侯。（表本此三十二字作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言口至道均被。（表本茶陵本言口作善曰。案尤改善曰入下。而誤衍言字。下注首空二字者三處。皆尤改。此亦當同彼矣。）注。而可御於前也。（何校去而字。陳同。各本皆衍。）注。陰。晷影之候也。（表本茶陵本無之候二字。是也。）注。候明時以效績。（表本茶陵本候作願。是也。）注。何休公羊傳曰。（案傳下當有注字。各本皆脫。）注。

尸子曰。（下至）是弗聽也。（表本此二十五字作繞梁已見張景陽七命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晝出瞑目。（陳云瞑瞋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表本茶陵本無於字乃字）注。可謂生以身諫。（表本茶陵本無可謂二字）注。薦之於穆公。（表本茶陵本無於字）注。晏子春秋曰。（下至）晏子之謂也。（表本此一百二十八字作齊堂之俎已見張景陽雜詩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孫卿曰。（案卿下當有子字各本皆脫）瞽叟清耳。（表本茶陵本叟作史案此尤誤改也）注。謂以明水滫滫粢盛黍稷。（表本茶陵本二滫字作滌案此當作滫滌尤校補滫而誤并改滌耳）注。善曰。日月發輝。（案善曰二字不當有表茶陵二本誤在注首尤移入下而仍衍此非）非假百里之操。（案五臣百作北表茶陵二本校語云善作百五臣作北百里不可通此必有誤疑里當作牙劉及善無注以百牙自不須注耳）注。善曰。下愚由性。（案善曰二字不當有說已見前）注。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碔砆類玉。（表本此十二字作武夫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繫一枳之功也。（案繫當作擊一字不當有各本皆誤衍）注。言爲政之道。恕己及物也。（表本茶陵本無道字）注。誅猶痛責之甚也。（表本茶陵本無猶痛之甚四字）注。衡風起兮橫波。（案橫上當有水字各本皆脫）注。唯化所珍。（陳云珍疑甄今案當作移各本皆誤）注。流爲水及風。（案流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史。史魚。（表本魚下有並已見上文五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尤刪削益非）注。而悲感者也。（案悲字不當有者當作周各本皆誤此以感周與上句悲殷對文）注。或者以詩序云。（表本茶陵本無或者以三字案此注各本皆有誤無以正之）注。善曰。性命之道。（何校去善曰二字是也各本皆誤）注。文子曰。（何校文上添善曰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蔡邕琴操曰。（下至）象五行。（表本此十六字作已見上文是也茶陵本所複出云云皆非）

卷五十六〇女史箴〇王猷有倫。（茶陵本王上有而字云五臣無表本云善有案此尤誤去之也）

注。王猷允塞。（表本茶陵本猷作猶是也）施衿結褵。（陳云褵據注當作離案所校是也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中字作褵是其本乃作褵各本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正文與注遂不相應甚非）注。徐幹中論曰。（表本徐上有同余夫婦也五字茶陵本無）

〇封燕然山銘〇注。謂登用輔翼。（表本茶陵本無用字翼下有也字案此尤校改之也）注。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案當作如虎如羆如貔如離不知者改之耳各本皆誤後漢書章懷注引亦可證）注。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案此下當有離字並字不當有上當作螭各本皆誤）然後四校橫徂。（表本茶陵本云善作狙案狙傳寫誤尤校改正之也）注。子稽貙立。（何校貙改貐是也各本皆譌）注。殺北都尉。（何校北下添地字尉下添卬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與碣同。（表本茶陵本同下有音義曰渠烈切六字案二本最是尤誤去）

〇座右銘〇注。行行。剛強貌。（表本茶陵本貌下有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也三十四字案二本是也此尤誤刪）注。郭璞三蒼曰。（表本茶陵本無郭璞二字）

〇劒閣銘〇注。假稱蜀都太守。（陳云都郡誤是也各本皆譌）

〇石闕銘〇注。尚書曰。湯既黜夏命。（陳云書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案此尤校添之也）刑酷然炭。（何校然改爨今案所改非也廣韻一仙爨字下引此刑酷爨炭故也何據之考廣韻所引如十姥之抱土含甗二十陌之嗼嗼不得語之類與今本選文迥異皆別有所出不容相證何未得其理耳茲均無取焉）注。三年十二月。（陳云三二誤是也各本皆譌）注。胡馬之千羣。（案之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魏略王陵。（陳云陵當作夌下同是也各本皆譌）注。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陳云遂逐誤是也各本皆譌）注。以牛爲禮。（茶陵本禮作礼表本與此同案當作札各本皆誤）伐罪弔民。（表本茶陵本云民善作人是也注弔其民二本作人此皆誤改）注。湯始征□自葛。（表本茶陵本無空格是也）注。日桀爲無道。

（表本茶陵本無曰字是也）注。李康運命論。（表本茶陵本無李康二字論下有曰字是也）注。口又曰。（表本茶陵本口又作尚書案此尤校改正之也前樊鄧威懷巴黔厎定注亦連有兩尚書曰尤仍未改必本在每句下故如此耳）注。升于中天。（表本茶陵本于中作中于是也）注。蒼頡曰。（何校頡下添篇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祝良爲梁州刺史。（陳云梁疑當作涼祝良刺涼州見范史陳龜傳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誤）注。禮經。謂周禮也。（案禮經當作經禮各本皆倒）注。其角一正東。（表本茶陵本無其角二字）或以布化懸法。（表本茶陵本化作治何校改治今案非也此諱治爲化五臣迴改二本失著校語尤所見爲是矣凡餘於諱字不可悉出但讀者當知其多失舊耳）色法上圓。（表本茶陵本校語云圓善作負案二本此注字乃作圓篇末注則作負今盡作圓蓋皆尤所改其實非也負圓古同字下篇金筒方負之制二本有校語正文及注皆作負是也又圓流內襲各本皆以五臣亂善非）注。臨煙雲。（陳云雲雨誤是也各本皆誤）注。故云却背也。（表本也下有後注同三字案表本凡注云後注同者皆并善入五臣然則此後當有周禮曰應門二轍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然此五方謂異之五方也二十六字今在其所載向注中也茶陵本亦并入五臣失著餘同向注尤所見蓋與之同誤）○新刻漏銘○注。孟春始贏。（表本贏作嬴下同案嬴字是也茶陵本亦誤贏正文作盈疑尚有盈嬴異同之注而未全）注。掌壺以令軍井。（茶陵本掌下有挈字是也表本亦脫）注。懸壺以哭。（案哭上當有代字下當有者字各本皆脫）注。令軍中衆。（何校衆上添士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鄭元曰。（下至）異晝夜漏也。（此三十二字表本茶陵本無案因已見五臣而節去二本非尤是也）注。新序。固乘曰。（表本茶陵本無固乘二字）布在方冊。（表本云善作布在方冊茶陵本云五臣作有布方冊案各本所見皆非也此以有布與下無彰偶句非取禮記成文善亦作有布陂注文而傳寫誤）注。布在方冊。（表本茶陵本冊作策案此尤順正文改耳蓋二本是而尚有冊策異同之注否則善正文自作策也）注。有水赤。其中。（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晝夜漏起。（案晝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則河

溓海夷。（表本茶陵本作則河海夷晏案此尤校改之也）注。周禮曰。（下至）以叫百官。（此十六字表本茶陵本無案因已見五臣而節去）注。諸侯有日御。（表本御下有草創已見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尤刪削益非）注。登大庭之庫。（何校庭下添氏字是也各本皆脫）注。謂土圭也。（表本也下有已見上文四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注。十累一銖。（表本茶陵本銖下有撮蠡括切四字是也案此善音尤誤去）注。巴郡落下閎與焉。（表本茶陵本無巴郡二字）無得而稱也。（案得當作德茶陵本云五臣作得表本云善作德此以五臣亂善）注。孔甲有盤盂之戒。（表本茶陵本戒下有言也二字案此尤校刪之也）注。紀善綴惡。（表本茶陵本綴作掇是也）注。奧矣不窮。（表本茶陵本奧作煥是也）注。呂氏春秋曰。（表本呂上有熙載已見上文六字是也茶陵本複出非尤刪削益非）注。角平升桶權概。（案升當作斗各本皆譌）注。禮義消亡。（表本茶陵本禮上有齊宣公之時五字案當衍齊字耳何陳校皆改齊爲衛）擊刀舛次。（表本茶陵本刀作刁案注中字各本皆作刁又上注引漢舊儀擊刀斗表茶陵二本亦作刁考此字本作刀後人作刁以別之蓋已久矣其錯出作刀者轉因譌而偶合於古耳餘放此不具出）聚木乖方。（表本茶陵本聚作叢案善引周禮以序聚橡爲注是其本作聚二本所載銑注則云叢木是其本作叢二本失著校語也當以尤爲是矣）月不遁來。（茶陵本云五臣作遁表本云善作知案此尤校改也知字不可通必有誤或亦作遁與五臣無異而尤改爲得之或善自作知而不字有誤今無以考也）○王仲宣誄○誰謂不庸。（何校庸改痛陳云庸痛誤表本茶陵本作痛云善作庸案庸字不可通蓋各本所見皆傳寫誤）注。遭家不造。（表本茶陵本遭家作少遭案此尤所校改也）注。國稱陳留風俗記曰。（何校國改圖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魏滅。（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字）注。易稱所謂陽九之厄。（案稱當作傳各本皆誤）注。魏志曰。（下至）爲龍爲光。（此二十七字表本茶陵本無案因已見五臣而節去）注。幽贊於神明。（表本茶陵本贊作讚是也）綦局逞巧。（案綦當作綦注中字可證五臣

（作棋。表茶陵二本正文及其所載銑注如此。尤改棋爲碁。而誤成碁字。）注。是用不售。（案售當作集。各本皆譌。）注。南郡有編都縣。（表本茶陵本縣下有音義曰編音鞭都音若九字。案此眞善音。正文下若字。五臣音也。尤誤刪此存彼。）注。將命之日。（表本茶陵本將下有受字。是也。）與君行止。（表本茶陵本君作軍。是也。此尤本誤字。）注。小人徇財。君子徇名。（表本作胥士之徇名。小人之徇財。茶陵本與此同。案此尤改也。）○楊荊州誄○滎陽楊史君。（表本茶陵本史作使。案此似善史五臣使不同。二本失著校語也。）注。實左右商王。（表本茶陵本無實字。案此尤所校添也。二十八將論運命論褚淵碑文注引皆無。不與今毛詩同。添之未是。）注。周禮曰。謚者。（表本茶陵本禮作書。是也。）注。有韎韋而跗注者。（何校而改之。去者字。是也。各本皆誤。）投心魏朝。（茶陵本魏作外。云五臣作魏。表本云善作外。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亂善。）注。錫爾土宇歸章。（案錫字不當有。歸當作昄。各本皆誤。）注。晉宮閣銘曰。（案銘當作名。各本皆誤。後宣貴妃誄引同。）注。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表本茶陵本亦往焉作人。案此尤校改之也。）僞師畏逼。（何校師改帥。陳云此謂步闡也。帥乃廟諱。似不應用。案所說是也。帥字別體作師。因致譌耳。他書亦往往相混。）注。景命有順。（何校順改傾。陳同。是也。各本皆譌。）聖王嗟悼。（表本云善作王。茶陵本云五臣作主。陳云作主爲是。案王蓋傳寫誤。）注。先王覆露子也。（陳云王主誤。是也。各本皆譌。）○楊仲武誄○楊綏。（表本茶陵本綏作經。是也。此尤本誤字。何陳校皆改經。）注。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喪服同次。（茶陵本同作周。云五臣作同。表本云善作周。案此尤校改以五臣亂善。）當此衡焱。（案焱當作猋。各本所見皆非。）

卷五十七○夏侯常侍誄○譙人也。（表本茶陵本譙下有國譙二字。是也。此尤本脫。）辟太尉府。（何校府下添掾字。陳同。案此非也。表本云善無掾字。茶陵本失著校語。何陳誤依之。）仍爲太子舍人。（表本茶陵本無仍字。是也。此尤本衍。）注。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

冠。（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字。案此即尤誤取增多者。）注。視之如傷。（表本之作民。是也。茶陵本亦誤之。）注。曹子建楊德祖書曰。（何校楊上添與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莫湼匪緇。（案緇當作淄。注引論語作淄。可證。後漢書皇后紀論遂忘淄蠹。章懷注云淄黑也。座右銘在湼貴不淄。注亦引湼而不淄。淄緇同字耳。不知者誤改之也。表本并善注改爲緇字。大誤。）入侍帝閨。（表本茶陵本閨作閫。案此無以考也。）注。而誰爲。（表本茶陵本爲下有慟乎二字。案此尤校刪之也。）○馬汧督誄○注。蘭羌。（案蘭上當有馬字。關中詩注引有。各本皆脫。今晉書惠帝紀亦可證也。）注。處以偏師陷。（案處下當有子字。各本皆脫。）注。日出東南隅曰。（陳云隅下脫行字。是也。各本皆脫。）注。羌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案便當作傁。更當作叟。各本皆誤。善意謂叟即傁字也。或尚有傁叟異同之語而不全。若作便更。則不相通。又案以此推之。正文及上注二更字。皆叟之誤。後誄鞏更恣睢亦然。）注。下礧石。（茶陵本礧作壘。表本作礨。案壘字是也。此所引李陵傳文。）注。城上礧石也。（表本茶陵本礧作礨。案各本皆非。當作雷。此所引晁錯傳注文。）注。然礧與礨並同。（案礨當作壘雷二字。各本皆誤。）注。招。稍也。（表本招上有孚廢切又曰五字。也下有又曰二字。是也。茶陵本與此同。非。）注。幕罌內井。（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於幕中府。（表本茶陵本無府字。是也。）注。梁王彤。（陳云彤彤誤。是也。各本皆譌。又案關中詩注與此同。亦譌也。）注。何戴。（表本茶陵本作何戴切三字。在注末。是也。）注。然則口不言。（案則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聽。（表本茶陵本無此九字。）注。獨行怨雎之心。（案怨當作恣。各本皆譌。）注。司馬兵法曰。（陳云曰字衍。是也。各本皆衍。）精冠白日。（表本茶陵本冠作貫。是也。此尤本誤字。）注。康雎曰。（陳云康唐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太尉應劭等議。（何校尉下增掾字。陳云脫掾字。見後安陸昭王碑。是也。各本皆脫。）注。王逸楚辭曰。（陳云辭下脫注字。是也。各本皆脫。）棓穴以斂。（表本茶陵本棓作掊。注同。是也。此尤本誤字。）注。棰也。（表本茶陵本棰作捶。是也。）悠悠烈將。（何校

（烈改列陳同各本皆非）注。模。（表本茶陵本作音模二字在注末是也）甘棠不翦。（表本茶陵本不作勿案此無以考之）注。若不戢翼而少留也。（案若字不當有各本皆衍）琅琅高致。（表本茶陵本作碮碮注同是也此尤本誤）注。堅也。（表本茶陵本也下有力唐切三字是也）○陽給事誄○注。文士顔延年。（表本文上有後文帝立命五字茶陵本無案此節注表并善入五臣茶陵并五臣入善皆非其舊）注。摩。（表本茶陵本無此字注末有劘與摩音義同六字案有者是也尤刪移非）注。列營基跱。（案基當作朞各本皆譌）注。橈敗也。（案敗當作曲各本皆誤所引在成二年）注。左氏傳曰。（下至）殺陽處父。（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十八字何校去陳云別本無之爲是案此即尤誤取增多者）注。盾佐之。（表本茶陵本盾上有趙字是也）注。苦夷也。（表本茶陵本苦下有越苦二字是也）舊勳雖廢。（茶陵本廢作發云五臣作廢表本云善作發案此尤校改正之也發但傳寫誤）注。其知深。其慮沈。（表本茶陵本此六字作其勇沈也四字）注。服。服馬也。衡。車衡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案無者最是此尤誤取增多）注。章帝詔。（表本茶陵本詔下有曰字是也）注。蒼頡曰。（何校頡下添篇字陳同各本皆脫）注。疏。分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陶徵士誄○注。說文曰。璇。（表本茶陵本璇作琁是也）注。韓詩外傳曰。（下至）何患無士乎。（表本無此注茶陵本有案疑茶陵複出尤所見與之同耳蓋本是無足而至已見上文表因已見五臣而刪削此句）注。豈宴棲末景。（表本茶陵本豈作堂案堂亦非也當作賞）注。親探井臼。（茶陵本探作操是也表本亦譌）注。田對曰。（案田字不當有各本皆衍）注。亦爲親也。（表本茶陵本亦作以是也）注。勔。（表本茶陵本作音勔二字在注中履頭也下是也）注。劉劭集有酒德頌。（何校劭改靈陳云劭伶誤案靈是也說見前又褚淵碑文作伶亦非）注。得黃金百斤。（案斤字不當有百與諾協韻茶陵本作兩亦衍表本此節注并入五臣亦作兩然則五臣妄增之也漢書無今史記衍斤字尤依之改非又案表本錯善注同三字在貞夷粹溫句五臣注下更爲誤中之誤）注。列士懷植散

羣。（表本懷作壞是也茶陵本亦誤懷此所引田子方文）注。范睢後漢書曰。論。（表本曰論作論曰是也茶陵本亦誤倒）注。孟子曰。（下至）君子不由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案此因已見五臣而節去尤添之爲是）敬述靖節。（案靖當作清表本云善作靖茶陵本云五臣作清各本所見皆傳寫誤此下八句敘述薄葬必是清節無疑至末旌此靖節方說其謚相涉致譌並非善如此）注。計或作赴。（表本茶陵本或下有皆字案有者是也此所引雜記上注文尤誤刪）注。斂手足形。（表本茶陵本手作首是也案尤誤改）至方則礙。（表本茶陵本礙作閡案此蓋尤改之未必是也）注。未必擬也。（表本擬作儗下同是也茶陵本亦誤擬案正文作儗或尚有儗擬異同之注）注。飄風與。（案與當作興各本皆譌）注。百官箴王闕。（何校重官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妻曰昔先。（表本茶陵本先下有生字是也）○宋孝武宣貴妃誄○注。而溫之至生黍。（案之字不當有各本皆衍）天寵方降。（表本茶陵本降作隆是也何校改隆案此尤本誤字）注。敢揚厚德。表之旈旌。（表本茶陵本厚作后旈作旒案此尤校改之也）處麗絺綌。（茶陵本云五臣作綌表本云善作綌案綌即綌別體字此及注皆尤所改耳）視朔書氛。（茶陵本云五臣作氛表本云善作氣案此亦尤所改耳）注。爲紫禁。（表本茶陵本禁下有禁密奧又謂之巖奧八字案此尤校刪之也）注。徇以離宮別寢。（表本茶陵本無別寢二字案此尤校添之也）注。毛詩曰。凱風。（陳云詩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司馬彪漢書曰。（表本茶陵本漢上有續字是也）循閶闔而逕渡。（案渡當作度注同表本云善作渡茶陵本云五臣作度各本所見皆傳寫誤）注。乃奏樂三日而終。（表本茶陵本無而字）注。瓚說是也。（表本茶陵本也下有輬力強切四字是也）○哀永逝文○注。說文曰。轜。（案轜當作輀各本皆譌此在車部作輀轜即輀別體字表本正文作輀蓋五臣改失著校語茶陵本作轜亦轜之譌耳）嫂姪兮慞惶。（茶陵本慞惶作章偟云五臣作慞惶表本云善作章偟案此以五臣亂善非）注。陳琳武軍賦曰。（何校軍改庫是也各本皆譌）注。於西壁

下塗之曰寢。（表本茶陵本寢作殯、是也、）是乎非乎何皇。（表本茶陵本皇作遑、案此善皇五臣遑、失著校語、）注。我獨而能無槩然。（表本茶陵本而作何、是也、）

卷五十八〇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表本無皇帝元三字、茶陵本有、案此蓋善有、五臣無、而失著校語、）注。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表本年作之、是也、茶陵本亦誤年、）注。爲哀策文。（茶陵本文下有諡曰元三字、表本無、案有者是也、）注。卬。（表本茶陵本作軼音卬三字、在注中程餘征切上、是也、）注。韓詩。纚繫也。（表本纚上有曰字、是也、茶陵本亦脫、何校詩下添章句二字、陳同、案各本蓋皆脫、下注韓詩曰淑女同、）注。劉熙釋名曰容車。（下至）以合北辰。（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十字、）注。行。（表本茶陵本作珩、音行、三字在注中琚音居上、是也、）注。旌旗以銘功也。（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注。左氏傳曰。（下至）或憑焉。（表本茶陵本無此二十字、案無者最是、）注。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何以說天道之圓也。（表本茶陵本無曰天道圓地道方何以九字、案此校添之也、）注。王者膺慶於所感。（案者字不當有、感當作咸、各本皆誤、）注。毛詩曰。（下至）于以采藻。（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注。蘋之言賓。藻之言澡。（表本茶陵本無此八字、）注。故取名以爲戒。（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方江泳漢。（茶陵本泳作詠、云五臣作泳、表本無校語、案茶陵所見非也、）注。東都賦曰。（表本茶陵本賦作主人、是也、）注。陳女圖以鏡鑒顧女史而問詩。（表本茶陵本此十二字作陳列國史以鏡鑒也八字、案此尤校改之也、）注。之逝切。（表本茶陵本此在注末、是也、）注。零細切。（表本作眂音視診零細切七字、在注中漢書曰上、是也、茶陵本移零細切在注首、非、尤刪眂音視、益非、）注。漢書儀曰。（何校書改舊、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禮記曰。（下至）必於歲之杪。（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三字、案無者最是、）〇齊敬皇后哀策文〇注。追尊爲敬皇后。（表本茶陵本無敬字、案此尤校添之也、）注。東昏侯寶卷。（表本茶陵本侯寶卷作也、是也、）

注。周禮曰。遂人。（案人當作師、各本皆誤、）注。以蜃車之役衞。（案以當作共、衞字不當有、各本皆誤、）注。柩載柳四輪。（何校柩下添路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阮瑀正欲賦曰。（案正當作止、各本皆譌、）注。今王翁鄭孺。（陳云鄭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賢女馨。（表本茶陵本馨下有香字、是也、）注。毛詩序曰。（下至）被於南國。（表本茶陵本無此十二字、）注。孔安國傳曰。（何校傳上添尚書二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淮南子曰。（下至）高誘曰。（表本茶陵本無此十四字、）注。軒轅星也。（表本茶陵本也作名、又表本此下有巳見上文曜星也七字、茶陵本有曜星也三字、案表本是也、茶陵本刪、非、尤改、益非、）注。毛詩曰。清廟。（陳云詩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注。瓊瓚夫人所執。（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字、）宸居長往。（表本茶陵本居作駕、案此尤改之、蓋二本是、）注。禮記曰口。（表本茶陵本無空格、是也、）映輿鍐於松楸。（表本茶陵本鍐作鍐、是也、注同、）籍閟宮之遠烈兮。（表本茶陵本籍作藉、是也、）終配祇而表命。（表本茶陵本祇作祀、案此尤改之、蓋二本是、）注。趙達以機祥協德。（案機當作禨、各本皆譌、）注。假結帛巾各一枚。（表本茶陵本無枚字、案無者是也、范書光武十王傳所載亦無此字、可借爲證、）注。可瞻視。（表本茶陵本瞻視作視瞻、是也、）〇郭有道碑文。（茶陵本此上有碑文上三字、另爲一行、是也、表本亦脫、）注。魯人有儀公潛者。（案儀公當作公儀、各本皆倒、此所引公儀第九文也、）將蹈鴻涯之遐迹。（案鴻當作洪、注引西京賦神仙傳皆是洪字、可證、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字作鴻、蓋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又案蔡中郎集亦作洪、）注。由以告巢父焉。（表本茶陵本無巢父焉三字、）注。毛詩曰。顯顯令問。（案曰下當有令問令望出師頌曰八字、各本皆脫、陳改毛詩二字作史孝山出師頌六字、未是也、）注。君其試之。（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尚書。祖乙曰。（案乙當作己、各本皆譌、）〇陳太丘碑文〇注。袞職謂三公也。（表本無此六字、是也、茶陵本有、其此節注與五臣錯互而誤衍、）慙於臧文

竊位之負。（表本茶陵本臧文作文仲案此無以考之集亦作文仲）注。孝經援神契曰。（下至）仁明。（此十八字表本茶陵本無案因已見五臣而節去尤添是也）遣官屬掾吏。（何校吏改史是也各本皆傳寫譌集亦作吏譌與此同）注。直用。（表本茶陵本作重直用切四字在正文以成時銘下是也）以時成銘。（表本茶陵本時成作成時案此無以考之也集亦作成時）○褚淵碑文○注。於予小子。（案予當作乎各本皆譌）用人言必由於己。（表本云善有八字茶陵本云五臣無案各本所見皆非也蓋涉注引用人如用己而誤衍非善與五臣有異何校去言字亦誤）注。先過表宏。（表本茶陵本宏作閎是也）注。譬諸汎濫。（案汎當作氿各本皆譌氿濫氿泉濫泉也荅賓戲云懷氿濫何陳校改汎者非）注。范曄後漢書。左朱雲曰。（案書字當重左當作佐各本皆脫誤何陳校去左字者非）注。鄭元禮記曰。（表本茶陵本記下有注字是也）注。閔子騫曰。（案騫當作馬各本皆譌）注。有豫章郡雩都縣。（表本茶陵本無有字陳云當在雩字上是也尤校添而誤其處）既秉辭梁之分。（陳云分五臣作介爲是案陳所說非也分字去聲謂其辭過分之賞由能秉執己分合觀下句自明五臣誤讀爲介而云孤介之節全失文意此善與五臣截然有異不容亂之者）注。楚人鬼之越人機之。（茶陵本上之作而無下之字是也表本誤與此同又案機當作禨各本皆譌）注。諫過而後賞善。（案後字不當有各本皆衍）丹陽京輔。（何校陽改楊陳同是也下注同案二字多相混此亦不具出）注。李尤有函谷關銘曰。（表本茶陵本無有字是也）注。太宗明帝。（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案無者最是）注。孟軻曰。（茶陵本軻作子是也表本亦誤軻）注。昔有魯伯禽。（陳云有者誤何校魯下添公字是也各本皆誤脫）不貳心之臣。（茶陵本不上有率字云五臣無表本校語云善無率案尤所見與表同是也茶陵校語有誤）嗣王荒怠於天位。（表本茶陵本王作主是也）注。撽太常曰。（何校撽改移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君子徽猷。（陳云子下脫有字是也各本皆脫）注。晉起居注曰帝詔曰。（陳云上日字安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周禮大司徒職曰。（下至）婣音因。（表本茶陵本無此六十四字）餐東野之祕寶。（茶陵本野作杼云五臣作野亦作序表本作野無校語案善注東野未詳又注然野當爲杼古序字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翰注云野當爲序云云然則杼序皆後人改茶陵校語全非）注。雖去列位。（表本茶陵本雖去作在是也）注。又曰。維書。（表本茶陵本又作一是也）注。河圖本紀。（表本茶陵本本作今陳云據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引璇璣鈐本命誤紀下脫也字是也）注。晉書劉伶。（表本茶陵本無晉書二字伶作劭案尤所校改亦非劭當作靈說見前）注。諸公給虎賁三十人。（表本三作二是也茶陵本亦誤三）注。公繁騑而馳。（表本茶陵本繁作擊案此尤校改之也後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作繁騑不誤亦可證）注。知不如車之駛。（陳云駃駛誤是也各本皆譌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亦譌駛）韋后恇動於下。（表本茶陵本動作慟案此無以考之也）注。謝慶緒荅郄敬書曰。（表本郄作郗是也茶陵本亦誤郄又案敬下當有輿字各本皆脫前遊天台山賦注引可證其郄字彼亦誤當互訂也）注。五星聚房。者。（陳云當重有房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同據而興。（陳云同周誤是也各本皆譌）注。故良也。（表本茶陵本故下有日惟二字）天鑒璿矅。（何校璿改琁陳云據注璿當作琁案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良注字作璿此必善琁五臣璿各本亂之而失著校語）內謨帷幄。（表本茶陵本謨作謩案上文內贊謀謨作謨宏二八之高謩作謩善果何作無以考之也）注。音逝。（表本茶陵本此二字在注末是也）

卷五十九○頭陁寺碑文○注。王巾。（何校巾改中下同陳云巾中誤案說文通釋王中音徹俗作巾非何陳所據也各本皆作巾）注。漢書。枚乘上書吳王曰。（表本茶陵本無漢書二字）注。大智度論曰亦以涅盤爲彼岸也。（陳云衍日字是也各本皆衍）注。宮商角祉羽也。（表本茶陵本祉作徵案此尤因諱改字耳）於是元關幽揵。（表本茶陵本揵作鍵表校語云善本作才注字皆作揵茶陵本無校語注字皆作鍵案茶陵以五臣亂善非）注。

物所以機心應之（表本茶陵本所作斯是也）注廣雅曰撓亂也（表本茶陵本此下有乃飽切三字是也）注劉虬曰菩薩圓淨（表本劉上有法華經曰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十四字是也茶陵本亦脫）注子莊王陀立（表本陀作佗是也茶陵本亦誤陀）注盡功金石（案盡當作書各本皆譌）注名被東川（陳云川疑州誤是也各本皆譌）注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案此語有誤劉孝標世說新語言語注引高逸沙門傳云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恐此本與彼大意相同並不云出家師釋道安符丕云云今誤涉下惠遠傳文而如此也何陳校皆云符丕下有脫未是）注馮衍說鮑叔永曰（表本茶陵本無叔字是也）注緣亦斯廢也（陳云亦當作空是也各本皆誤）注惑煩惚也（案惚當作惱各本皆誤）注范雎後漢（表本茶陵本無此四字）注李尤七難曰（案難當作款各本皆誤）宏啟輿服（表本茶陵本服作復是也）注禮記曰步中武象（案記當作書各本皆誤此引史記禮書也下引鄭氏曰云云即裴駰集解何校以爲今禮記佚文大誤）諱諠（何云南史作暄陳云諠暄誤注同案此所引南齊書江祐傳文今本亦作暄蓋傳寫譌諠也）注爲江夏王郢州行事者（陳云行事下當重有行事二字行事之名後漢已有之如西域長史索班稱行事是也見西域傳案所校是也各本皆脫）注匹婢（表本茶陵本作芳婢切三字在注中庀具也下是也）注司馬紹贈山濤詩曰（案紹下當有統字各本皆脫）注靡華九衢（案華當作蓱各本皆誤）金資寶相（表本茶陵本資作姿是也）庶髣髴於衆妙（表本茶陵本於作乎是也）注乾動川靜（何校川改巛陳云川巛誤是也各本皆譌）式揚洪烈（茶陵本式作戒云五臣作式表本云善作戒案此尤校改正之也戒但傳寫誤耳）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五帝出受圖籙（表本茶陵本圖籙作籙圖是也）魏氏乘時於前（案乘時當作時乘茶陵本校語云五臣作乘時是也表本校語云善作乘時非也善時乘五臣乘時於注皆有明文表互換正文耳尤以五臣亂善所見誤與表同陳云二字當乙最是）注

及文武成康（表本茶陵本無成字）注簡略也（表本茶陵本簡略作略簡是也恨賦脫略公卿注引此可證）注枯耽（表本茶陵本作枯耽切三字在注末是也）注緬爲宋劭陵王文學（何校劭改邵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吳王書閭廬（陳云書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求民之瘼（案瘼當作莫各本皆誤觀下注可見）注我太公鴻飛兗豫（何校公改祖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劉琨勸進奏曰（表本茶陵本奏作表是也）鄧攸之緝熙萌庶（表本茶陵本萌作氓案二本以五臣亂善而失著校語尤所見獨未誤也）注衿帶喉咽（表本茶陵本喉咽作咽喉是也）注鄧南鄙人（陳云南下脫鄙字是也各本皆脫）注閫外已見上文（表本茶陵本複出云云非）注門限也（表本茶陵本也下有苦本切三字是也）注千仞之漢（案漢當作溪各本皆誤）德與五才並運（表本茶陵本才作材表校語云善作才注亦作才茶陵無校語注亦作材案此蓋善材五臣才表誤互換尤所見與表同茶陵爲得之也與前江賦五才可相證）注倪寬爲郡內史（何校郡改左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聚人於萑蒲之澤（陳云聚取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征艾朔士（何校士改土是也各本皆譌）注歌錄曰鴈門太守行曰（陳云錄下曰字衍是也茶陵本與此同表并入五臣無可借證）注宏爲東郡（陳校東下添陽字云世說注引續晉陽秋可證東陽今浙東金華也若東郡在晉爲濮陽之地當彥伯時已久陷北境安得往涖之案所說最是前三國名臣序贊題下注所引亦有陽字又其一證也）注漢書廣武君（下至）以迎小人（此節注表本茶陵本并善入五臣與尤全異或尤別據他本今無以訂之）注漢書名臣奏曰（陳云書字衍是也各本皆衍）注隔在漢北（何校漢改漠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羌戎豪帥感奐恩德（茶陵本羌戎作破莫鞿無德字表本與此同案似茶陵是）注具以狀言（表本茶陵本言下有安字是也）注蔡彤爲遼東太守（茶陵本蔡作祭是也表本亦誤蔡下同）注圖圓寂寘（表本茶陵本寘作寥是也）注字叔庠（表本茶陵本庠作乎案今范書作庠尤依

（以校改也）注。爲國賊者。（表本茶陵本者下有徒頰切三字是也）注。晉諸公讃曰。（下至）即號哭罷市。（此注表本茶陵本幷善入五臣全異或尤别據他本也）注。韓詩曰。（陳云詩下當有章句二字見任彥昇勸進牋注是也各本皆脫）載惟話言。（表本茶陵本惟作貽是也）注。兄弟先後。（表本茶陵本兄弟作弟兄何校弟先改先弟陳云弟先二字當乙案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引正作兄先弟後）注。尚書曰。魯侯伯禽。（陳云書下脫序字是也各本皆脫）注。喻今之文字多。（表本茶陵本多上有煩字是也）注。儲積山藪。（陳云積精誤是也各本皆誤）虛懷博約。（表本茶陵本約作納表校語云善作約茶陵無校語案詳注意約但傳寫誤尤所見與表同非也茶陵爲得之）幾以成務。（表本茶陵本幾作機案此蓋善機五臣幾二本失著校語又注中幾機互換非尤改善作幾亦非）清猷浚發。（表本茶陵本浚作濬是也）注。夏侯稚（何校稚下添權字陳云稚下當脫一權字魏夏侯稚權以才學稱見荀勗文章敘錄案所校是也說已見前各本皆脫）注。以從王乎。（表本茶陵本乎下有此字是也）注。涕以手揮之也。（陳云涕下脫流字各本皆脫）○劉先生夫人墓誌○欣欣負載。（何校載改戴陳云載戴誤注同是也案二字多相混此亦不具出）注。音攜。（表本茶陵本作畦音攜三字在注末是也）注。丞相遵之後也。（何校遵改導陳同是也各本皆誤）寂寞楊家。（表本茶陵本寞作寥案此疑二本是也）

卷六十○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任彥昇。（案此三字當在上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下各本皆錯誤在此）南蘭陵郡縣都鄉。（何校都上添中字據南齊書高帝紀文校陳云疑當作東見前安陸昭王碑文注案彼注即引南齊書東中乖異未必非東誤也又案縣上當有蘭陵二字此歷說州郡縣鄉里不應祇云縣而不云何縣）注。應劭漢書注曰。（表本茶陵本無漢書注三字案無者是也）注。后倉作齊詩也。（表本茶陵本后倉二字作臣瓚曰韓固五字案二本是也韓乃轅之誤儒林傳可證尤據顏注藝文志所引改之非）注。前代史岑比之。（何校比之改之比是也各本皆倒）注。毛詩傳曰。無畔換。（案無字不當有又換詩作援畔援猶跋扈也在鄭箋此各本皆有誤）注。王永字安期。（茶陵本永作承是也表本亦誤永晉書本傳可證）注。東夏會稽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案二本在五臣銑注此蓋誤入）注。孫復爲昭也。（表本茶陵本也下有音韶二字是也）注。倪寬爲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陳云爲下脫司字又最連當乙是也各本皆誤）注。范曄後漢書曰劉寵。（表本范曄後作華嶠案表本是也但嶠下仍當有後字此初同表脩改者非茶陵幷入五臣更非）注。曾子謂子思伋曰。（陳云伋曰二字當乙是也各本皆倒）而茄戚肌膚。（表本茶陵本戚作慼是也）沈痛瘡鉅。（案瘡當作創善引禮記創鉅者爲注可證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向注字作瘡然則善創五臣瘡各本亂之非）注。漢書曰萬石君傳曰。（表本茶陵本書下無曰字是也）注。范曄後漢書。（表本茶陵本無此五字）注。幸逢寬明之日。將値危言之時。（表本茶陵本作幸蒙危言之世遺寬明之時案此所引恐據馮衍集尤校改全依范書未必是也）武皇帝嗣位。（茶陵本無皇字帝下校語云五臣作皇表本皇下校語云善有帝字案尤所見與表同）食邑加千戶。（表本茶陵本加千作如千案考南齊書云二千戶上文云食邑千戶故此云食邑加千戶即二千戶也善無注者本不須注耳五臣濟注乃云如千猶若干無定戶故也可謂妄說二本不著校語以之亂善甚非尤所見獨未誤）儀形國胄。（案形當作刑注引毛詩表山松後漢書俱是刑字茶陵本亦然表本注中盡作形非也上文寔兼儀形之寄注別引晉中興書可知此不得與彼同各本皆作形或五臣如此藉田賦儀刑孚于萬國五臣作形其證也）允師人範。（表本云善作師茶陵本云五臣作歸案各本所見皆非師但傳寫誤）注。中大夫。（表本茶陵本作掌以媺詔王五字案此尤改之也）注。有諫諍之義。（茶陵本幷五臣入善有此句表本幷善入五臣無今無以訂之也）注。父母生之。（案毋字不當有各本皆衍）使持節都督楊州諸軍事。（茶陵本楊作揚表本亦作楊案揚字是也下及注盡倣此）萌俗繁滋。（表本茶陵本繁滋作滋繁案二本所載五臣良注云滋繁言多也未審善

（果何作或不與五臣同而尤所見爲是）注。劉緡聖賢本紀曰。（下至）農夫號于野。（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十字案或別據他本也）九旒鑾輅。（案旒當作游善引甘泉鹵簿游車九乘爲注作游不作旒甚明表茶陵二本所載五臣濟注乃云九旒旗也是旒字爲五臣本亦甚明各本所見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讀者罕辨今特訂正之）注。駕蒼龍。（表本茶陵本龍下有輅音路三字是也）注。導。（表本茶陵本作轟音導三字在注中左方上注之下是也）注。如今喪轜車。（表本轜作轜是也茶陵本亦誤轜）注。韓延壽給羽葆。（何校給改植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而好下接己。（何校接改侯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寘致也。（表本茶陵本無此三字案二本在五臣良注此蓋誤入）注。郅鄆曰。（表本茶陵本鄆作惲是也）注。鄭元曰。（案元下當有禮記注三字各本皆脫）注。野人雖云隱。（表本茶陵本隱作隔案隔字是也又案野人當作人野各本皆倒上文舜與野人表茶陵作人野蓋本是此作人野而誤其處）注。卞忠貞墓側。（表本茶陵本忠貞作望之是也）注。後以江陵沙

洲人遠。（何校沙上添西字人上添去字是也各本皆脫）屈以好事之風。（表本茶陵本事作士是也何陳校皆改士）注。先生王叔。（何校叔改升下同云今國策作斗形相近之誤吳師道曰一本標文樞鏡要作王升案所校是也古今人表亦作升又其一證）注。宣王使謁者迎入。（何校迎改延是也各本皆譌）乃知大春屈己於五王。（表本茶陵本無於字案二本下句校語云善有於五臣無於蓋尤并校添此句也）注。文惠太子懋。（案子下當有長字各本皆脫何校添子字蓋誤）注。孔藏與從弟書曰。（陳云藏臧誤是也各本皆譌）注。於衿結褵也。（何校於改施陳同是也各本皆譌）注。親結其縭。（表本縭作離案離字是也觀下注可見茶陵本亦誤縭又案依此正文疑善作離今作褵其誤與前女史箴同否則善尚有離褵異同之注今刪削不全也）注。趙文子與叔向。（表本茶陵本向作嚮是也）注。弟子弔之。（何校弟改曾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尚書。曰禹。（案曰禹當作禹曰各本皆倒）注。以拾遺補闕藝。（表本茶陵本無藝字案此尤依漢書改闕爲藝因誤兩存也）

○弔屈原文（茶陵本此上有弔文二字另爲一行是也表本亦脫）注。越絕書曰。（表本越上有善曰二字是也下列子曰上罔極言無中正上字林曰闒茸上毛詩曰上莊子千金之珠上蝦音遐上文子曰鳳凰飛千仞上莊子庚桑楚上同茶陵本移每節首非）注。覓。（表本茶陵本作汨音覓在注中汨水在焉下是也）乃殞厥身。（表本茶陵本殞作隕案史記漢書皆是隕字）注。不可順道而行也。（表本茶陵本可作得是也案史記索隱引正作得）注。植史記作值。（表本茶陵本作作音是也）吁嗟默默。（表本茶陵本吁作于案史記漢書皆是于字此注中吁亦當作于也）注。汗明曰。大驥。（案大當作夫各本皆譌）嗟苦先生。（茶陵本校語云苦五臣作若表本作苦無校語非何云漢書作若陳云苦當從漢書作若更有顏延年祭屈原文可以互證云云案所說是也苦字但傳寫誤蓋誤認注中勞苦屈原以爲正文有苦字耳今史記亦作苦誤與此同）注。應劭曰。嗟咨嗟苦。（陳云苦漢書注作也案也字是也各本皆誤史記集解所引無此字又其一證）注。離騷下竟亂辭也。

（陳云竟章誤是也各本皆誤案漢書顏注及單行索隱引皆作章）注。鄧展曰。音昧。（又）注。蘇林曰。偭音面。服虔曰。蟂音梟。（又）注。蛭之一切。螾音引。（此所音表本茶陵本俱無尤蓋別據他本今無以考之也）注。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表本茶陵本下不字作翔是也案史記索隱引正作翔）注。鄭元曰。（陳云元當作氏是也各本皆誤）固將制於螻蟻。（表本云善作螻蟻茶陵本云五臣作蟻螻案螻與魚韻較協各本所見蓋傳寫倒善未必不與五臣同也今史記漢書皆作螻蟻而單行索隱正文仍作蟻螻可見亦未必史漢不本皆爲蟻螻今誤與此同也中螻蟻凡三見則不拘語倒之例耳）注。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何校謂改爲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鱏音尋。（表本茶陵本此三字在注末是也）○弔魏武帝文○注。貝獨坐謂中官左悺貝瑗也。（表本茶陵本貝作唐貝瑗作唐衡案此尤校改之也）注。而不畀余也。（何校畀余改余畀陳同是也各本皆倒）注。諺曰日。（表本茶陵本不重日字是）

（也。）注。史記不言。（何校、記改既、是也、各本皆誤、）注。李範曰。稅。（陳云範軌誤、是也、各本皆誤、）注。漢書文昌宮。（表本茶陵本書下有曰字、是也、）注。陳思王述征賦曰。（表本茶陵本征作行、是也、）注。周望兆勳於渭濱。（陳云勳動誤、是也、各本皆譌、）注。我營魄而登遐。（案我當作載、各本皆譌、）注。老子曰。抱一。（案抱上當有載營魄三字、各本皆脫、）援貞咎以甚悔。（表本咎作吝、云善作咎、茶陵本作吝、無校語、案尤所見與表同、非也、茶陵所見是也、注貞吝有明文、咎但傳寫誤、）注。張堅與任彥昇書曰。（陳云堅昇誤昇堅誤、是也、各本皆誤、）注。孔子謂盟器者。（何校、盟改明、是也、各本皆誤、）注。忽縹緲以響像。（表本茶陵本緲作眇、是也、）盻美目其何望。（案盻當作盼、注云盻與盼同、謂所引字林博雅之盻與正文之盼同也、若作盻於注不相應、蓋五臣因此注乃改盼爲盻、各本所見皆以之亂善、而失著校語、）○祭古冢文○注。高誘曰。棺題曰和。（表本茶陵本無此七字、案或尤別據他本也、）注。而助語也。（表本茶陵本助語作語助、是也、）注。先是雒陽城南。（何校引徐云廣漢治雒縣、此陽字衍文、是也、各本皆衍、）注。格。（茶陵本作音格二字、在注末、是也、表本亦誤、）注。葬爲埋也。（何校葬爲改謂葬、陳同、是也、各本皆誤、）注。末之有也。（何校有下添改字、陳同、是也、各本皆脫、）注。牲用白牲。（案下牲當作牡、各本皆譌、）○祭屈原文○注。賈誼弔屈原文曰。（表本茶陵本無文字、是也、上引亦無此字、）注。極又欲充夫佩緯。（陳云極擬誤、是也、緯當作幃、各本皆誤、）注。羌無實而害長。（案害當作容、各本皆誤、）○祭顏光祿文○注。機象謂周易。班。班固。楊。楊雄也。（表本茶陵本此注幷入五臣、恐尤亦非善舊、）注。叔夜。嵇康字也。（表本茶陵本此注幷入五臣、恐尤亦非善舊、）注。琴緒。緒。引緒也。（案此有誤、各本皆同、無可考也、）注。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表本茶陵本浮作驚馳、奄忽作逝紛紛、案此尤校改之也、）注。公收淚而問之。（表本茶陵本淚作涕、是也、）○附。（案陸貽典嘗據尤本校汲古閣

本、其尤跋後又有跋曰、說友到郡之初、倉使尤公方議鋟文選板、以實故事、念費差廣、而力未給、說友言曰、是固此邦闕文也、顧略他費以佐其用、可乎、迺相與規度費出、閱一歲有半而後成、則所以敬事於神者厚矣、江東歲比旱、說友日與池人禱之神焉、蓋有禱輒應、歲既弗登、獨池之歉猶十四也、顧神貺昭荅如此、亦有以哉、文選以李善本爲勝、尤公博極羣書、今親爲讐校、有補云云、補字下損失今本無此跋、必脫去也、說友、袁說友、即尤跋之袁史君、此跋末言尤之讐校語、雖未竟、而其有所改易、顯然已見、今錄附於後、以資詳考、）

文選考異卷第十

江寧劉文奎弟文楷模鐫

《文選》篇目及著者索引

說　明

一、篇目索引及著者索引均依首字筆劃爲序。首字相同，依第二字筆劃爲序。以下同。同一筆劃的字，依起筆的丶一丨丿乛爲序。

二、篇目索引

1．本書底本卷首所列總目，文字與正文篇目間有出入，索引以正文爲據。《文選考異》中所校正的文字，索引亦不據以改易。

2．總題下如有小題，據小題。如卷一“《兩都賦》二首”，下分《兩都賦序》、《西都賦》、《東都賦》三題，索引卽據此分列。

3．“樂府”部分以《樂府》爲題，下有小題者，據小題。如卷二十七曹操“《樂府》二首”，其小題爲《短歌行》、《苦寒行》，索引卽據此分列。

4．“史論”、“史述贊”部分，收錄同一作者作品兩篇以上，《文選》原書僅於第一篇標明史書書名，如卷五十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恩倖傳論》一首”。索引於後者補加史書名，作《宋書恩倖傳論》。

5．索引中每篇篇題下加注著者姓名。《文選》原書於著者每署字號或謚號，爲查檢方便，一律據李善注著者小傳，改從本名。

三、著者索引

1．著者姓名從本名，於括號內加注《文選》原書所署字號、謚號。首字不同者，索引分列本名及謚號以爲互見，如劉邦（漢高帝）、漢高帝（見劉邦）；班昭（曹大家）、曹大家（見班昭）。

2．佚名者別爲一類，列於最後。

3．索引中每一著者下列其作品篇目，文字同篇目索引。

四、篇目索引及著者索引每條下的數字，圓點前黑體爲《文選》卷數，圓點後普通體爲影印本頁數。

篇目索引

二　畫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謝惠連） 30·425
七里瀨（謝靈運） 26·379
七命（張協） 35·490
七哀詩（曹植） 23·329
七哀詩（王粲） 23·329
七哀詩（張載） 23·329
七啓（曹植） 34·484
七發（枚乘） 34·478
卜居（屈平） 33·469
入彭蠡湖口（謝靈運） 26·381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謝靈運） 26·381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謝瞻） 20·287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謝靈運） 20·288
九章（屈平） 33·468
九歌（屈平） 32·464
33·467
九辯（宋玉） 33·470
又贈丁儀王粲（曹植） 24·340

三　畫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王融） 46·647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顏延之） 46·645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沈約） 30·434
三良詩（曹植） 21·296
三國名臣序贊（袁宏） 47·669
三都賦序（左思） 4·74
三都賦序（皇甫謐） 45·641
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陸雲） 20·285
上林賦（司馬相如） 8·123
上書吳王（鄒陽） 39·545
上書重諫吳王（枚乘） 39·552
上書秦始皇（李斯） 39·544
上書諫吳王（枚乘） 39·551
上責躬應詔詩表（曹植） 20·277
上疏諫獵（司馬相如） 39·550
女史箴（張華） 56·768
子虛賦（司馬相如） 7·119

四　畫

六代理（曹冏） 52·721
文賦（陸機） 17·239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謝朓） 27·384
王文憲集序（任昉） 46·652
王仲宣誄（曹植） 56·778
王明君詞（石崇） 27·393
王命論（班彪） 52·717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謝瞻） 20·294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任昉） 36·512
五君詠（顏延之） 21·303
五等論（陸機） 54·742
日出東南隅行（陸機） 28·399
中山王孺子妾歌（陸厥） 28·408
公讌詩（曹植） 20·282
公讌詩（王粲） 20·283
公讌詩（劉楨） 20·283
毛詩序（卜商） 45·637
升歌行（鮑照） 28·405
反招隱詩（王康琚） 22·310
月賦（謝莊） 13·196
弔屈原文（賈誼） 60·831
弔魏武帝文（陸機） 60·832

五　畫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王融） 36·507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王融） 36·510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謝靈運） 26·377
甘泉賦（楊雄） 7·111
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玡城詩（徐悱） 22·320
古意贈王中書（范雲） 26·372
古詩（佚名） 29·409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詩（謝靈運） 30·427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謝靈運） 22·314
石闕銘（陸倕） 56·771
北山移文（孔稚珪） 43·612
北使洛（顏延之） 27·382
北征賦（班彪） 9·142
且發魚浦潭（丘遲） 27·386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謝靈運) 30·427
四子講德論(王褒) 51·711
四愁詩(張衡) 29·414
代君子有所思(鮑照) 31·443
白馬篇(曹植) 27·392
白頭吟(鮑照) 28·404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沈約) 30·433
册魏公九錫文(潘勗) 35·499
出自薊北門行(鮑照) 28·402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任昉) 23·333
出師表(諸葛亮) 37·516
出師頌(史岑) 47·661

六畫

江賦(郭璞) 12·183
西京賦(張衡) 2·36
西征賦(潘岳) 10·146
西陵遇風獻康樂(謝惠連) 25·363
西都賦(班固) 1·22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吳質) 40·567
在郡臥病呈沈尙書(謝朓) 26·370
在懷縣作(潘岳) 26·374
百一詩(應璩) 21·305
百辟勸進今上牋(任昉) 40·570
早發定山(沈約) 27·386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謝朓) 23·333
休沐重還道中(謝朓) 27·384
行藥至城東橋(鮑照) 22·318
名都篇(曹植) 27·392
羽獵賦(楊雄) 8·130

七畫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顏延之) 58·796
宋孝武宣貴妃誄(謝莊) 57·793
宋郊祀歌(顏延之) 27·388
宋書恩倖傳論(沈約) 50·704
宋書謝靈運傳論(沈約) 50·702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陶潛) 26·377
初去郡(謝靈運) 26·379
初發石首城(謝靈運) 26·380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顏延之) 22·317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顏延之) 22·317
求自試表(曹植) 37·517
求通親親表(曹植) 37·520
扶風歌(劉琨) 28·408
別范安城詩(沈約) 20·295
別賦(江淹) 16·237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陸機) 26·376
吳都賦(左思) 5·82
吳趨行(陸機) 28·398
君子行(陸機) 28·394
君子有所思行(陸機) 28·397

八畫

河陽縣作(潘岳) 26·373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謝惠連) 22·312
京路夜發(謝朓) 27·385
効古(袁淑) 31·441
効古(范雲) 31·443
効曹子建樂府白馬篇(袁淑) 31·440
於安城答靈運(謝瞻) 25·362
於承明作與士龍(陸機) 24·347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謝靈運) 22·315
放歌行(鮑照) 28·404
奉答勑示七夕詩啓(任昉) 39·555
奉答內兄希叔(陸厥) 26·371
東方朔畫贊(夏侯湛) 47·668
東京賦(張衡) 3·51
東武吟(鮑照) 28·402
東門行(鮑照) 28·403
東征賦(班昭) 9·144
東都賦(班固) 1·30
兩都賦序(班固) 1·21
直中書省(謝朓) 30·430
直東宮答鄭尙書(顏延之) 26·368
到大司馬記室牋(任昉) 40·570
招魂(宋玉) 33·472
招隱士(劉安) 33·476
招隱詩(左思) 22·309
招隱詩(陸機) 22·310
尙書序(孔安國) 45·638
長安有狹邪行(陸機) 28·397
長門賦(司馬相如) 16·227
長笛賦(馬融) 18·249
長楊賦(楊雄) 9·135
長歌行(陸機) 28·398
長歌行(佚名) 27·389
芙蓉池作(曹丕) 22·311
非有先生論(東方朔) 51·709
門有車馬客行(陸機) 28·396
典引(班固) 48·682
典論論文(曹丕) 52·720
金谷集作詩(潘岳) 20·293
和王主簿怨情(謝朓) 30·432
和王著作八公山(謝朓) 30·431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謝朓） 30·431
和徐都曹（謝朓） 30·432
和琅邪王依古（王僧達） 31·442
和謝宣城（沈約） 30·433
和謝監靈運（顏延之） 26·368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應瑒） 20·283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丘遲） 20·291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孫楚） 20·292
迎大駕（潘尼） 26·375
始出尚書省（謝朓） 30·429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顏延之） 27·383
始作鎭軍參軍經曲阿作（陶潛） 26·376

九　畫

洞簫賦（王褒） 17·244
洛神賦（曹植） 19·269
宣德皇后令（任昉） 36·504
哀永逝文（潘岳） 57·795
美女篇（曹植） 27·392
前緩聲歌（陸機） 28·400
神女賦（宋玉） 19·267
奏記詣蔣公（阮籍） 40·572
奏彈王源（沈約） 40·561
奏彈曹景宗（任昉） 40·557
奏彈劉整（任昉） 40·559
春秋左氏傳序（杜預） 45·639
封禪文（司馬相如） 48·676
封燕然山銘（班固） 56·769
赴洛（陸機） 26·375
赴洛道中作（陸機） 26·376
述祖德詩（謝靈運） 19·273
南州桓公九井作（殷仲文） 22·311
南都賦（張衡） 4·68
南樓中望所遲客（謝靈運） 30·426
恨賦（江淹） 16·235
苦寒行（曹操） 27·390
苦寒行（陸機） 28·396
苦熱行（鮑照） 28·403
思友人詩（曹攄） 29·418
思玄賦（張衡） 15·213
思歸引序（石崇） 45·642
思舊賦（向秀） 16·229
幽通賦（班固） 14·208
幽憤詩（嵇康） 23·327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謝朓） 40·569
拜陵廟作（顏延之） 23·332
重答劉秣陵沼書（劉峻） 43·610
重贈盧諶（劉琨） 25·357
秋胡詩（顏延之） 21·301
秋風辭（劉徹） 45·636
秋興賦（潘岳） 13·192
秋懷（謝惠連） 23·326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陸機） 20·284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顏延之） 20·290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范曄） 50·697
後漢書光武紀贊（范曄） 50·706
後漢書宦者傳論（范曄） 50·698
後漢書皇后紀論（范曄） 49·694
後漢書逸民傳論（范曄） 50·701
怨歌行（班婕妤） 27·390
風賦（宋玉） 13·190

十　畫

酒德頌（劉伶） 47·662
海賦（木華） 12·179
高唐賦（宋玉） 19·264
座右銘（崔瑗） 56·770
送應氏詩（曹植） 20·292
朔風詩（曹植） 29·415
馬汧督誄（潘岳） 57·785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顏延之） 26·367
夏侯常侍誄（潘岳） 57·783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應貞） 20·286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干寶） 49·687
晉紀總論（干寶） 49·687
挽歌詩（陸機） 28·406
挽歌詩（繆襲） 28·406
挽歌詩（陶潛） 28·407
時興詩（盧諶） 30·424
射雉賦（潘岳） 9·139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謝朓） 26·369
郡內登望（謝朓） 30·430

十一畫

宿東園（沈約） 22·320
郭有道碑文（蔡邕） 58·800
望荊山（江淹） 27·385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任昉） 39·556
責躬詩（曹植） 20·278
雪賦（謝惠連） 13·194
情詩（曹植） 29·417
情詩（張華） 29·417
悼亡詩（潘岳） 23·330
晚出西射堂（謝靈運） 22·313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謝朓） 27·385
笙賦（潘岳） 18·260
移書讓太常博士（劉歆） 43·610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謝靈運） 22·315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江淹） 22·318
從軍行（陸機） 28·395
從軍詩（王粲） 27·386
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謝靈運） 22·312

祭古冢文(謝惠連)　60·836
祭屈原文(顏延之)　60·837
祭顏光祿文(王僧達)　60·837
猛虎行(陸機)　28·394
張子房詩(謝瞻)　21·300
陳太丘碑文(蔡邕)　58·801
陳情事表(李密)　37·523
陶徵士誄(顏延之)　57·790

十二畫

富春渚(謝靈運)　26·378
詠史(王粲)　21·295
詠史(左思)　21·296
詠史(張協)　21·298
詠史(鮑照)　21·304
詠貧士(陶潛)　30·425
詠湖中鴈(沈約)　30·434
詠霍將軍北伐(虞羲)　21·304
詠懷(阮籍)　23·322
詔(劉徹)　35·499
善哉行(曹丕)　27·391
補亡詩(束皙)　19·272
琴賦(嵇康)　18·255
報任少卿書(司馬遷)　41·576
報孫會宗書(楊惲)　41·581
博弈論(韋曜)　52·725
悲哉行(陸機)　28·398
景福殿賦(何晏)　11·172
閑居賦(潘岳)　16·224
喻巴蜀檄(司馬相如)　44·614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任昉)　39·556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孫楚)　43·603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傅亮)　38·534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傅亮)　38·534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傅亮)　36·506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傅亮)　36·506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張悛)　38·530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朱浮)　41·584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任昉)　38·537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任昉)　38·542
爲袁紹檄豫州(陳琳)　44·615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阮瑀)　42·587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陳琳)　41·585
爲賈謐作贈陸機(潘岳)　24·349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任昉)　38·535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任昉)　38·541
爲鄭沖勸晉王牋(阮籍)　40·567
爲蕭揚州薦士表(任昉)　38·539
爲顧彥先贈婦(陸雲)　25·353
爲顧彥先贈婦(陸機)　24·348
飲馬長城窟行(佚名)　27·389
飲馬長城窟行(陸機)　28·396
答兄機(陸雲)　25·354
答何劭(張華)　24·343
答東阿王書(吳質)　42·595
答東阿王牋(陳琳)　40·565
答客難(東方朔)　45·628
答張士然(陸雲)　25·354
答張士然(陸機)　24·348
答傅咸(郭泰機)　25·353
答賈長淵(陸機)　24·345
答賓戲(班固)　45·633
答盧諶詩(劉琨)　25·355
答臨淄侯牋(楊修)　40·563
答顏延年(王僧達)　26·369
答魏子悌(盧諶)　25·361
答魏太子牋(吳質)　40·566
答蘇武書(李陵)　41·573
答靈運(謝瞻)　25·362
短歌行(曹操)　27·390
短歌行(陸機)　28·399
登石門最高頂(謝靈運)　22·315
登江中孤嶼(謝靈運)　26·379
登池上樓(謝靈運)　22·313
登徒子好色賦(宋玉)　19·268
登樓賦(王粲)　11·162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謝靈運)　25·364
結客少年場行(鮑照)　28·403
陽給事誄(顏延之)　57·788

十三畫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沈約)　27·386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謝朓)　20·294
新刻漏銘(陸倕)　56·775
詩四首(蘇武)　29·413
詣建平王上書(江淹)　39·553
遊天台山賦(孫綽)　11·163
遊仙詩(何劭)　21·306
遊仙詩(郭璞)　21·306
遊西池(謝混)　22·312
遊沈道士館(沈約)　22·320
遊赤石進帆海(謝靈運)　22·314
遊東田(謝朓)　22·318
遊南亭(謝靈運)　22·313
道路憶山中(謝靈運)　26·380

運命論(李康)　53·730
聖主得賢臣頌(王褒)　47·658
鼓吹曲(謝朓)　28·405
塘上行(陸機)　28·401
楊仲武誄(潘岳)　56·782
楊荆州誄(潘岳)　56·780
酬王晉安(謝朓)　26·370
酬從弟惠連(謝靈運)　25·365
感舊詩(曹攄)　29·418
敬亭山詩(謝朓)　27·384
園葵詩(陸機)　29·418
蜀都賦(左思)　4·74
過始寧墅(謝靈運)　26·378
過秦論(賈誼)　51·707
傷歌行(佚名)　27·389
會吟行(謝靈運)　28·401
解尙書表(殷仲文)　38·533
解嘲(楊雄)　45·630

十四畫

演連珠五十首(陸機)　55·761
漢高祖功臣頌(陸機)　47·662
漢書公孫弘傳贊(班固)　49·686
漢書述成紀第十(班固)　50·706
漢書述高紀第一(班固)　50·705
漢書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班固)　50·706
漁父(屈平)　33·470
寡婦賦(潘岳)　16·232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沈約)　59·816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任昉)　60·825
齊敬皇后哀策文(謝朓)　58·798
齊謳行(陸機)　28·397
豪士賦序(陸機)　46·643
養生論(嵇康)　53·727
褚淵碑文(王儉)　58·803
趙充國頌(楊雄)　47·660
歌(荆軻)　28·407
歌(劉邦)　28·407
與山巨源絕交書(嵇康)　43·600
與吳季重書(曹植)　42·594
與吳質書(曹丕)　42·591
與侍郎曹長思書(應璩)　42·597
與陳伯之書(丘遲)　43·608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應璩)　42·599
與朝歌令吳質書(曹丕)　42·590
與嵇茂齊書(趙至)　43·606
與楊德祖書(曹植)　42·593
與滿公琰書(應璩)　42·597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應璩)　42·598
與鍾大理書(曹丕)　42·592
與魏文帝牋(繁欽)　40·564
與蘇武(李陵)　29·412
對楚王問(宋玉)　45·627
箜篌引(曹植)　27·391
舞賦(傅毅)　17·246
舞鶴賦(鮑照)　14·207
獄中上書自明(鄒陽)　39·547

十五畫

論盛孝章書(孔融)　41·583
廣絕交論(劉峻)　55·754
鄰里相送方山詩(謝靈運)　20·294
歎逝賦(陸機)　16·230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謝朓)　26·370
賢良詔(劉徹)　35·499
劇秦美新(楊雄)　48·678
數詩(鮑照)　30·428
嘯賦(成公綏)　18·262
劍閣銘(張載)　56·770
樂遊應詔詩(范曄)　20·287
劉先生夫人墓誌(任昉)　59·824
魯靈光殿賦(王延壽)　11·168
翫月城西門廨中(鮑照)　30·428

十六畫

諷諫(韋孟)　19·274
赭白馬賦(顏延之)　14·203
燕歌行(曹丕)　27·391
頭陁寺碑文(王巾)　59·810
蕪城賦(鮑照)　11·166
學省愁臥(沈約)　30·434
學劉公幹體(鮑照)　31·443
豫章行(陸機)　28·395

十七畫

謝平原內史表(陸機)　37·524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沈約)　30·433
應詔詩(曹植)　20·279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沈約)　20·291
應詔讌曲水作詩(顏延之)　20·288
應詔觀北湖田收(顏延之)　22·316
齋中讀書(謝靈運)　30·427
檄吳將校部曲文(陳琳)　44·619
檄蜀文(鍾會)　44·623
勵志詩(張華)　19·275
擣衣(謝惠連)　30·426
擬古(劉鑠)　31·441
擬古(鮑照)　31·442
擬古詩(陸機)　30·435
擬古詩(陶潛)　30·437
擬四愁詩(張載)　30·437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謝靈運)　30·437
薦禰衡表(孔融)　37·515
薦譙元彥表(桓溫)　38·532

還至梁城作（顏延之） 27·383
還都道中作（鮑照） 27·383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謝靈運） 25·364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沈約） 22·319

十八畫

雜詩（王粲） 29·415
雜詩（王微） 30·428
雜詩（王讚） 29·419
雜詩（左思） 29·420
雜詩（何劭） 29·419
雜詩（曹丕） 29·415
雜詩（曹植） 29·416
雜詩（張協） 29·420
雜詩（張華） 29·417
雜詩（張翰） 29·420
雜詩（陶潛） 30·425
雜詩（棗據） 29·419
雜詩（嵇康） 29·417
雜詩（傅玄） 29·417
雜詩（劉楨） 29·415
雜體詩（江淹） 31·444
藉田賦（潘岳） 7·115
臨終詩（歐陽建） 23·326
魏都賦（左思） 6·95
歸去來（陶潛） 45·636
歸田賦（張衡） 15·222

十九畫

廬陵王墓下作（謝靈運） 23·331
離騷（屈平） 32·455
難蜀父老（司馬相如） 44·625
懷舊賦（潘岳） 16·232
贈丁儀（曹植） 24·339
贈丁翼（曹植） 24·341
贈士孫文始（王粲） 23·334
贈山濤（司馬彪） 24·342
贈文叔良（王粲） 23·335
贈王太常（顏延之） 26·367
贈王粲（曹植） 24·339
贈五官中郎將（劉楨） 23·336
贈白馬王彪（曹植） 24·340
贈弟士龍（陸機） 24·349
贈何劭王濟（傅咸） 25·352
贈河陽（潘尼） 24·351
贈尚書郎顧彥先（陸機） 24·347
贈秀才入軍（嵇康） 24·342
贈侍御史王元貺（潘尼） 24·352
贈徐幹（劉楨） 23·337
贈徐幹（曹植） 24·339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任昉） 26·372
贈張徐州稷（范雲） 26·372
贈張華（何劭） 24·344
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潘尼） 24·351
贈從兄車騎（陸機） 24·348
贈從弟（劉楨） 23·337
贈崔溫（盧諶） 25·361
贈馮文羆（陸機） 24·349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陸機） 24·344
贈蔡子篤詩（王粲） 23·334
贈劉琨（盧諶） 25·357
贈顧交阯公真（陸機） 24·347
關中詩（潘岳） 20·280
鵩鳥賦（賈誼） 13·198

二十畫

勸進表（劉琨） 37·526

二十一畫

辯亡論（陸機） 53·735
辯命論（劉峻） 54·747
覽古（盧諶） 21·299

二十二畫

讀山海經（陶潛） 30·425

二十三畫

鷦鷯賦（張華） 13·201

二十四畫

讓中書令表（庾亮） 38·531
讓開府表（羊祜） 37·522

二十五畫

觀朝雨（謝朓） 30·430

二十八畫

鸚鵡賦（禰衡） 13·200

著者索引

二　畫

- 卜商（子夏）
  - 毛詩序 45·637

三　畫

- 干寶（令升）
  -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49·687
  - 晉紀總論 49·687

四　畫

- 王巾（簡栖）
  - 頭陁寺碑文 59·810
- 王粲（仲宣）
  - 登樓賦 11·162
  - 公讌詩 20·283
  - 詠史 21·295
  - 七哀詩 23·329
  - 贈蔡子篤詩 23·334
  - 贈士孫文始 23·334
  - 贈文叔良 23·335
  - 從軍行 27·386
  - 雜詩 29·415
- 王微（景玄）
  - 雜詩 30·428
- 王儉（仲寶）
  - 褚淵碑文 53·803
- 王融（元長）
  -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36·507
  -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36·510
  -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46·647
- 王褒（子淵）
  - 洞簫賦 17·244
  - 聖主得賢臣頌 47·658
  - 四子講德論 51·711
- 王讚（正長）
  - 雜詩 29·419
- 王延壽（文考）
  - 魯靈光殿賦 11·168
- 王康琚
  - 反招隱詩 22·310
- 王僧達
  - 答顏延年 26·369
  - 和琅邪王依古 31·442
  - 祭顏光祿文 60·837
- 木華（玄虛）
  - 海賦 12·179
- 孔融（文舉）
  - 薦禰衡表 37·515
  - 論盛孝章書 41·583
- 孔安國
  - 尚書序 45·638
- 孔稚珪（德璋）
  - 北山移文 43·612

五　畫

- 左思（太沖）
  - 三都賦序 4· 74
  - 蜀都賦 4· 74
  - 吳都賦 5· 82
  - 魏都賦 6· 95
  - 詠史 21·296
  - 招隱詩 22·309
  - 雜詩 29·420
- 石崇（季倫）
  - 王明君詞 27·393
  - 思歸引序 45·642
- 史岑（孝山）
  - 出師頌 47·661
- 丘遲（希範）
  -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 20·291
  - 旦發魚浦潭 27·386
  - 與陳伯之書 43·608
- 司馬彪（紹統）
  - 贈山濤 24·342
- 司馬遷（子長）
  - 報任少卿書 41·576
- 司馬相如（長卿）
  - 子虛賦 7·119
  - 上林賦 8·123
  - 長門賦 16·227
  - 上疏諫獵 39·550
  - 喻巴蜀檄 44·614
  - 難蜀父老 44·625
  - 封禪文 48·676

六　畫

- 江淹（文通）
  - 恨賦 16·235
  - 別賦 16·237
  -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 22·318
  - 望荊山 27·385
  - 雜體詩三十首 31·444
  - 詣建平王上書 39·553
- 羊祜（叔子）
  - 讓開府表 37·522
- 朱浮（叔元）
  -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41·584
- 任昉（彥昇）
  -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23·333
  -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

郭生方至　26·372
宜德皇后令　36·504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36·512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38·535
爲范尙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38·537
爲蕭揚州薦士表　38·539
爲褚諮議蓁讓代兄襲封表　38·541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38·542
奉答勑示七夕詩啓　39·555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39·556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　39·556
奏彈曹景宗　40·557
奏彈劉整　40·559
到大司馬記室牋　40·570
百辟勸進今上牋　40·570
王文憲集序　46·652
劉先生夫人墓誌　59·824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60·825
向秀(子期)
思舊賦　16·229
成公綏(子安)
嘯賦　18·262

七　畫

沈約(休文)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　20·291
別范安成詩　20·295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22·319
宿東園　22·320
遊沈道士館　22·320
早發定山　27·386
新安江水至淸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　27·386
和謝宣城　30·433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30·433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　30·433
學省愁臥　30·434
詠湖中鴈　30·434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30·434
奏彈王源　40·561
宋書謝靈運傳論　50·702
宋書恩倖傳論　50·704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59·816
宋玉
風賦　13·190
高唐賦　19·264
神太賦　19·267
登徒子好色賦　19·268
九辯　33·470
招魂　33·472
對楚王問　45·627
杜預(元凱)
春秋左氏傳序　45·639
李密(令伯)
陳情事表　37·523
李康(蕭遠)
運命論　53·730
李陵(少卿)
與蘇武　29·412
答蘇武書　41·573
李斯
上書秦始皇　39·544
束晳(廣微)
補亡詩　19·272
吳質(季重)
答魏太子牋　40·566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40·567
答東阿王書　42·595
何劭(敬祖)
遊仙詩　21·306
贈張華　24·344
雜詩　29·419
何晏(平叔)
景福殿賦　11·172
阮瑀(元瑜)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42·587
阮籍(嗣宗)
詠懷　23·322
爲鄭沖勸晉王牋　40·567
奏記詣蔣公　40·572

八　畫

枚乘(叔)
七發　34·478
上書諫吳王　39·551
上書重諫吳王　39·552
東方朔(曼倩)
答客難　45·628
非有先生論　51·709
屈平(原)
離騷　32·455
九歌　32·464
33·467
九章　33·468
卜居　33·469
漁父　33·470

九　畫

范雲(彥龍)
贈張徐州稷　26·372
古意贈王中書　26·372
効古　31·443
范曄(蔚宗)
樂遊應詔詩　20·287
後漢書皇后紀論　49·694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50·697
後漢書宦者傳論　50·698
後漢書逸民傳論　50·701
後漢書光武紀贊　50·706
皇甫謐(士安)
三都賦序　45·641
韋孟
諷諫　19·274
韋曜(弘嗣)
博弈論　52·725

十畫

- 班固(孟堅)
  - 兩都賦序 1·21
  - 西都賦 1·22
  - 東都賦 1·30
  - 幽通賦 14·208
  - 答賓戲 45·633
  - 典引 48·682
  - 漢書公孫弘傳贊 49·686
  - 漢書述高紀第一 50·705
  - 漢高述成紀第十 50·706
  - 漢書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50·706
  - 封燕然山銘 56·769
- 班昭(曹大家)
  - 東征賦 9·144
- 班彪(叔皮)
  - 北征賦 9·142
  - 王命論 52·717
- 班婕妤
  - 怨歌行 27·390
- 袁宏(彥伯)
  - 三國名臣序贊 47·669
- 袁淑(陽源)
  - 効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31·440
  - 効古詩 31·441
- 桓溫(元子)
  - 薦譙元彥表 38·532
- 夏侯湛(孝若)
  - 東方朔畫贊 47·668
- 馬融(季長)
  - 長笛賦 18·249
- 荊軻
  - 歌 28·407
- 徐悱(敬業)
  - 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玡城詩 22·320
- 殷仲文
  - 南州桓公九井作 22·311
  - 解尙書表 38·533
- 孫楚(子荊)
  -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 20·292
  -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43·603
- 孫綽(興公)
  - 遊天台山賦 11·163

十一畫

- 郭璞(景純)
  - 江賦 12·183
  - 遊仙詩 21·306
- 郭泰機
  - 答傅咸 25·353
- 曹丕(魏文帝)
  - 芙蓉池作 22·311
  - 燕歌行 27·391
  - 善哉行 27·391
  - 雜詩 29·415
  - 與朝歌令吳質書 42·590
  - 與吳質書 42·591
  - 與鍾大理書 42·592
  - 典論論文 52·720
- 曹冏(元首)
  - 六代論 52·721
- 曹植(子建)
  - 洛神賦 19·269
  - 上責躬應詔詩表 20·277
  - 責躬詩 20·278
  - 應詔詩 20·279
  - 公讌詩 20·282
  - 送應氏詩 20·292
  - 三良詩 21·296
  - 七哀詩 23·329
  - 贈徐幹 24·339
  - 贈丁儀 24·339
  - 贈王粲 24·339
  - 又贈丁儀王粲 24·340
  - 贈白馬王彪 24·340
  - 贈丁翼 24·341
  - 箜篌引 27·391
  - 美女篇 27·392
  - 白馬篇 27·392
  - 名都篇 27·392
  - 朔風詩 29·415
  - 雜詩 29·416
  - 情詩 29·417
  - 七啓 34·484
  - 求自試表 37·517
  - 求通親親表 37·520
  - 與楊德祖書 42·593
  - 與吳季重書 42·594
  - 王仲宣誄 56·778
- 曹操(魏武帝)
  - 短歌行 27·390
  - 苦寒行 27·390
- 曹攄(顏遠)
  - 思友人詩 29·418
  - 感舊詩 29·418
- 曹大家(見班昭)
- 崔瑗(子玉)
  - 座右銘 56·770
- 張協(景陽)
  - 詠史 21·298
  - 雜詩 29·420
  - 七命 35·490
- 張悛(士然)
  -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38·530
- 張華(茂先)
  - 鷦鷯賦 13·201
  - 勵志詩 19·275
  - 答何劭 24·343
  - 雜詩 29·417
  - 情詩 29·417
  - 女史箴 56·768
- 張載(孟陽)
  - 七哀詩 23·329
  - 擬四愁詩 30·437
  - 劍閣銘 56·770
- 張翰(季鷹)
  - 雜詩 29·420
- 張衡(平子)
  - 西京賦 2·36
  - 東京賦 3·51
  - 南都賦 4·68
  - 思玄賦 15·213
  - 歸田賦 15·222
  - 四愁詩 29·414
- 陸倕(佐公)
  - 石闕銘 56·771
  - 新刻漏銘 56·775
- 陸雲(士龍)

  - 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 20·285
  - 爲顧彥先贈婦 25·353
  - 答兄機 25·354
  - 答張士然 25·354
- 陸厥(韓卿)
  - 奉答內兄希叔 26·371
  - 中山王孺子妾歌 28·408
- 陸機(士衡)
  - 歎逝賦 16·230
  - 文賦 17·239
  -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20·284
  - 招隱詩 22·310
  -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 24·344
  - 答賈長淵 24·345
  - 於承明作與士龍 24·347
  - 贈尚書郎顧彥先 24·347
  - 贈顧交阯公眞 24·347
  - 贈從兄車騎 24·348
  - 答張士然 24·348
  - 爲顧彥先贈婦 24·348
  - 贈馮文羆 24·349
  - 贈弟士龍 24·349
  - 赴洛 26·375
  - 赴洛道中作 26·376
  -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26·376
  - 猛虎行 28·394
  - 君子行 28·394
  - 從軍行 28·395
  - 豫章行 28·395
  - 苦寒行 28·396
  - 飲馬長城窟行 28·396
  - 門有車馬客行 28·396
  - 君子有所思行 28·397
  - 齊謳行 28·397
  - 長安有狹邪行 28·397
  - 長歌行 28·398
  - 悲哉行 28·398
  - 吳趨行 28·398
  - 短歌行 28·399
  - 日出東南隅行 28·399
  - 前緩聲歌 28·400
  - 塘上行 28·401
  - 挽歌詩 28·406
  - 園葵詩 29·418
  - 擬古詩 30·435
  - 謝平原內史表 37·524
  - 豪士賦序 46·643
  - 漢高祖功臣頌 47·662
  - 辯亡論 53·735
  - 五等論 54·742
  - 演連珠 55·761
  - 弔魏武帝文 60·832
- 陳琳(孔璋)
  - 答東阿王牋 40·565
  -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41·585
  - 爲袁紹檄豫州 44·615
  - 檄吳將校部曲文 44·619
- 陶潛(淵明)
  - 始作鎭軍參軍經曲阿作 26·376
  -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26·377
  - 挽歌詩 28·407
  - 雜詩 30·425
  - 詠貧士 30·425
  - 讀山海經 30·425
  - 擬古詩 30·437
  - 歸去來 45·636

十二畫

- 庾亮(元規)
  - 讓中書令表 38·531
- 棗據(道彥)
  - 雜詩 29·419
- 嵇康(叔夜)
  - 琴賦 18·255
  - 幽憤詩 23·327
  - 贈秀才入軍 24·342
  - 雜詩 29·417
  - 與山巨源絕交書 43·600
  - 養生論 53·727
- 傅玄(休奕)
  - 雜詩 29·417
- 傅亮(季友)
  -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36·506
  -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36·506
  -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38·534
  -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38·534
- 傅咸(長虞)
  - 贈何劭王濟 25·352
- 傅毅(武仲)
  - 舞賦 17·246

十三畫

- 楊修(德祖)
  - 答臨淄侯牋 40·563
- 楊雄(子雲)
  - 甘泉賦 7·111
  - 羽獵賦 8·130
  - 長楊賦 9·135
  - 解嘲 45·630
  - 趙充國頌 47·660
  - 劇秦美新 48·678
- 楊惲(子幼)
  - 報孫會宗書 41·581
- 賈誼
  - 鵩鳥賦 13·198
  - 過秦論 51·707
  - 弔屈原文 60·831
- 虞羲(子揚)
  - 詠霍將軍北伐 21·304
- 鄒陽
  - 上書吳王 39·545
  - 獄中上書自明 39·547

十四畫

- 漢武帝(見劉徹)
- 漢高帝(見劉邦)
- 趙至(景眞)
  - 與嵇茂齊書 43·606

十五畫

- 潘尼(正叔)
  - 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 24·351

贈河陽 24·351
贈侍御史王元貺 24·352
迎大駕 26·375
潘岳(安仁)
藉田賦 7·115
射雉賦 9·139
西征賦 10·146
秋興賦 13·192
閑居賦 16·224
懷舊賦 16·232
寡婦賦 16·232
笙賦 18·260
關中詩 20·280
金谷集作詩 20·293
悼亡詩 23·330
爲賈謐作贈陸機 24·349
河陽縣作 26·373
在懷縣作 26·374
楊荆州誄 56·780
楊仲武誄 56·782
夏侯常侍誄 57·783
馬汧督誄 57·785
哀永逝文 57·795
潘勗(元茂)
册魏公九錫文 35·499
歐陽建(堅石)
臨終詩 23·326
蔡邕(伯喈)
郭有道碑文 58·800
陳太丘碑文 58·801
劉安
招隱士 33·476
劉邦(漢高帝)
歌 28·407
劉伶(伯倫)
酒德頌 47·662
劉峻(孝標)
重答劉秣陵沼書 43·610
辯命論 54·747
廣絕交論 55·754
劉琨(越石)
答盧諶詩 25·355
重贈盧諶 25·357
扶風歌 28·408
勸進表 37·526
劉歆(子駿)
移書讓太常博士 43·610
劉楨(公幹)
公讌詩 20·283
贈五官中郎將 23·336
贈徐幹 23·337
贈從弟 23·337
雜詩 29·415
劉徹(漢武帝)
詔 35·499
賢良詔 35·499
秋風辭 45·636
劉鑠(休玄)
擬古詩 31·441

十六畫

諸葛亮(孔明)
出師表 37·516
盧諶(子諒)
覽古 21·299
贈劉琨 25·357
贈崔溫 25·361
答魏子悌 25·361
時興詩 30·424
鮑照(明遠)
蕪城賦 11·166
舞鶴賦 14·207
詠史 21·304
行藥至城東橋 22·318
還都道中作 27·383
東武吟 28·402
出自薊北門行 28·402
結客少年場行 28·403
東門行 28·403
苦熱行 28·403
白頭吟 28·404
放歌行 28·404
升天行 28·405
數詩 30·428
翫月城西門廨中 30·428
擬古 31·442
學劉公幹體 31·443
代君子有所思 31·443

十七畫

謝朓(玄暉)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20·294
遊東田 22·318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 23·333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 26·369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 26·370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26·370
酬王晉安 26·370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27·384
敬亭山詩 27·384
休沐重還道中 27·384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27·385
京路夜發 27·385
鼓吹曲 28·405
始出尚書省 30·429
直中書省 30·430
觀朝雨 30·430
郡內登望 30·430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30·431
和王著作八公山 30·431
和徐都曹 30·432
和王主簿怨情 30·432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40·569
齊敬皇后哀策文 58·798
謝混(叔源)
遊西池 22·312
謝莊(希逸)
月賦 13·196
宋孝武宣貴妃誄 57·793
謝瞻(宣遠)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20·287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爲豫章太守庾被徵還東 20·294

- 張子房詩 21·300
- 答靈運 25·362
- 於安城答靈運 25·362

謝惠連
- 雪賦 13·194
-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 22·312
- 秋懷 23·326
- 西陵遇風獻康樂 25·363
-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30·425
- 擣衣 30·426
- 祭古冢文 60·836

謝靈運
- 述祖德詩 19·273
-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20·288
- 鄰里相送方山詩 20·294
- 從遊京口北固應詔 22·312
- 晚出西射堂 22·313
- 登池上樓 22·313
- 遊南亭 22·313
- 遊赤石進帆海 22·314
-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22·314
- 登石門最高頂 22·315
-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22·315
-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22·315
- 廬陵王墓下作 23·331
-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25·364
-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 25·364
- 酬從弟惠連 25·365
-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26·377
- 過始寧墅 26·378
- 富春渚 26·378
- 七里瀨 26·379
- 登江中孤嶼 26·379
- 初去郡 26·379
- 初發石首城 26·380
- 道路憶山中 26·380
- 入彭蠡湖口 26·381
-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 26·381
- 會吟行 28·401
- 南樓中望所遲客 30·426
-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30·427
- 齋中讀書 30·427
-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詩 30·427
-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 30·437

應貞(吉甫)
-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 20·286

應瑒(德璉)
-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20·283

應璩(休璉)
- 百一詩 21·305
- 與滿公琰書 42·597
- 與侍郎曹長思書 42·597
-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42·598
-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42·599

鍾會(士季)
- 檄蜀文 44·623

繁欽(休伯)
- 與魏文帝牋 40·564

繆襲(熙伯)
- 挽歌詩 28·406

十八畫

顏延之(延年)
- 赭白馬賦 14·203
- 應詔讌曲水作詩 20·288
-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 20·290
- 秋胡詩 21·301
- 五君詠 21·303
- 應詔觀北湖田收 22·316
-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 22·317
-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 22·317
- 拜陵廟作 23·332
- 贈王太常 26·367
-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26·367
- 直東宮答鄭尚書 26·368
- 和謝監靈運 26·368
- 北使洛 27·382
- 還至梁城作 27·383
-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27·383
- 宋郊祀歌 27·388
-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46·645
- 陽給事誄 57·788
- 陶徵士誄 57·790
-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58·796
- 祭屈原文 60·837

禰衡(正平)
- 鸚鵡賦 13·200

魏文帝(見曹丕)

魏武帝(見曹操)

二十畫

蘇武(子卿)
- 詩 29·413

佚　名

- 飲馬長城窟行 27·389
- 傷歌行 27·389
- 長歌行 27·389
- 古詩 29·409

《文選》胡刻本與尤刻本異文

幾點說明

一、因避諱胡刻本改動之處不出校。如“曆”改爲“厤”,“弘”改爲“弘”,玄改爲“玄”,“丘”改爲“丘”等。

二、異體字不出校。

三、尤刻本字迹不清，實際上並非異文者，不出校。如“曰”印做“口”,“玉”印做“王”等。

四、尤刻本明顯的錯別字或錯誤,胡刻本爲之改正者,不出校。如“已已見上文”改爲“已見上文”、“袖”改爲“袖”、“休”改爲“休”,“撐”改爲“橕”等。

五、注文略有改動,而不涉及內容者,不出校。如有的注音尤刻本在正文本字下面,胡刻本改爲寫在注文之後“×.××切”。

六、此表只記異文,不涉及勘誤,故兩本相同的錯誤不出校。

卷	葉	行	胡刻本	尤刻本
目錄	15	17	入彭蠡湖三首	入彭蠡湖口一首
目錄	29	19	干令升	于令升(本書全部作“于”,胡刻本改正,下文不再出校。)
1	4	4、5	父召無諸唯而起	父召子諸唯而起
1	7	15	范雎(全書皆同,下從略)	范睢(全書皆同,下從略)
1	8	8	道渭	通渭
1	11	14	充依	充衣
1	13	19	三蒼	王蒼
1	18	5	玉爪	玉瓜
1	21	6	見人君卽位	凡人君卽位
1	24	4、5	寢或爲侵	寑或爲寖

卷	葉	行	胡刻本	尤刻本
1	25	6	鄭子大叔	鄭子太叔
1	27	12	紃繪布也	纖繪布也
1	28	2、3	詩序曰	毛詩序曰
1	28	5	斯世	斯代
1	28	17	圖書之淵	圖書之泉
2	2	20	少華之山	小華之山
2	4	17	思居天氣四交之處邪謂東京也	思居天氣四交之處雅謂東京也
2	20	6	义蔟之所攙捔	又蔟之所攙捔
2	21	6	戾象鼻	戾象鼻
2	25	8	委聲也	重聲也
2	28	6	孝元帝傅	孝元帝傳
3	6	4	孔安圖	孔安國
3	12	11	綜曰	至
3	15	3	萬官儐醜	萬官儐配
3	16	14	旂旗	旌旗
3	17	3	長柱地	長拄地
3	17	14	漢宮儀	漢官儀
3	18	9、10	旆已反乎郊畛	旆以迴乎郊畛
3	20	11	有鑾和之飾	有鑾和之節
3	21	2	虡	虡巨
3	21	4	鏞已見上文	毛詩曰鏞鼓有斁毛萇詩傳曰大曰鏞
3	21	4	鼖	鼖汾
3	21	4/5	鼗	鼗逃
3	21	9/10	正	正征
3	23	11	春夏秋	春夏秋也
3	29	15	苦角切	苦角
4	2	4	青金	青金也
4	3	8	橿彊	橿彊
4	3	9	楔曰荆桃	楔旰荆桃
4	7	2、3	于公先王	祭于先王
4	7	4	鼓瑟吹笙吹笙鼓簧	鼓瑟鼓簧
4	7	17	禊	禊胡計
4	7	20	偄	偄於眇
4	8	8	肱	肱縣
4	17	8	外負銅梁於宕渠	外負銅梁而宕徒浪渠
5	9	4	超士弔切	超土弔切
5	11	3	宋王	宋玉
5	11	8	宋王	宋玉
5	14	13	能招門開	能招門闢
5	14	16	方舟結駟	方舟結
5	17	17	柘枝體動	柘枝體勁
5	26	9	三十日	二十日
6	10	6	楸梓坊	椒梓坊
6	11	2	基在小	基在下

卷	葉	行	胡刻本	尤刻本
6	11	15	骨構	扃構
6	11	19	閑道有設者也	閑道有室者也
6	14	10	經官中東出	經宮中東出
6	21	10	文備於大和	又備於大和
6	24	3	文首	而文首
6	24	16	叔豉切	叔豉反
7	1	16	成都城四隅銘	成都城四隅
7	1	19	雎上	雎上
7	2	4	將祭泰時	將終泰時
7	5	8	概緻也	概緻也
7	12	18	飛青縞於震允	飛青縞於震兌
7	16	11	民惟邦本	人惟邦本
7	19	14	張揖曰	張揖
7	19 20	20 1	東有樹	有樹
8	1	20	入汋水	入汋水
8	2	4	周旋苑中也	言周旋苑中也
8	2	8	水崖也	水厓也
8	3	12、13	黃曰頫	黃頫
8	6	13	東葙	東廂
8	6	15	衆仙之號也	衆仙者號也
8	7	15	枰平仲木也	枰平仲也
8	7	17	欃音讒	郭璞曰欃音讒
8	14	1、2	振貧而補不足也	振貧下補不足也
8	16	5	以爲大	以爲泰大
8	19	6	左傳	左氏傳
8	20	13	岋五合切	岋五合切也
8	21	18	野地似乎掃刮也	野似乎掃刮也
8	21	20	罕畢罕也	罕畢罕車
8	23	13	明月珠蚌子珠爲蚌所懷	明月珠　　爲蚌所懷
9	1	20	以毛射物名豪豪彘也	以毛射拗名豪豪彘也
9	4	17	出黃帝六符經	出黃帝六符經已見魏都賦
9	12	7	應敵	應機
10	1	19	中和之氣	冲和之氣
10	1	20	易曰兼三才而兩之	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10	7	7	入關	入關
10	8	18	而無反者	無反者
10	12	4	將有銜橛之變	時有銜橛之變
10	21	19	宗王	宗正
10	22	11	不聽臣言	不聽臣計
10	23	14	至關下	至關下
10	24	4	得郡	得一郡
10	25	1	千餘萬	十餘萬

卷	葉	行	胡刻本	尤刻本
10	27	12、13	濟北惠王	濟北愍王
11	6	3、4	擧標甚高	擧標甚高標卑遙切
11	17	6	離摟	離樓
11	17	7	離摟	離樓
11	17	7	倔渠物切	倔九物切
11	17	8	摟力朱切	樓力朱切
11	17	10	枝拄	枝柱
11	18	13	螣虵	螣虹
11	21	6	則祥風至	則祥颸至
11	22	7	王命	主命
11	32	2	鬵與臛音義同	鬵與蠸音義同
11	32	9	爲作恃五穀	爲天持五穀
11	32	16	夕市夕時爲市	夕時爲市
12	2	2	思朗	恩朗
12	6	6	載五山	戴五山
12	6	8	猶載也	猶戴也
12	6	19、20	(無此十六字)	珊瑚虎珀羣産接連車渠馬瑙全積如山
12	7	14	夫道	大道
12	13	1、2	鰊似繩	鰊似鱦
12	13	14	鼂迷黿	鼉迷黿
12	17	8	息刑	息列
12	19	15	柂呼爲舳也	柂呼爲船也
12	21	16	申徙	申徒
13	3	19	中風人口動之貌	中風口動之貌
13	10	5	連氛累霤	連氣累霤
13	13	16	莫賵切	莫贈切
13	20	20	合火德之明輝	含火德之明煇
13	21	1	毛有白者	有白者
13	21	13	定以知勇	足以知勇
13	24	6	寒門	塞門
14	2	15	第二子	第三子
14	5	20	收驩命駕	收驛命駕
14	8	16	陸機擬古詩曰	陸機爲古詩曰
14	8	18	故云既遠	乃云既遠
14	9	1	瓊澤冰鱗	瓊澤水鱗
14	9	11	魏文帝雜詩曰	魏文帝有詩曰
14	16	20	靈公奪而理之	靈公奪而埋之
15	3	2	必且齊踵	必且齊躋
15	5	19	世不夫職	世不失職
15	7	15	生爲明主	生爲明王
15	12	6	沍閉也	沍閇也
15	13	16、17	迎宓妃下伊浦	迎宓妃于伊浦
15	14	11	皇脂爾車	載脂爾車
15	20	3	匡佐其時君也	匡佑其時君也

卷	葉	行	胡　刻　本	尤　刻　本
15	20	5	戴肩	戴肩
15	20	10	釣魚江湖	釣魚江濱
16	5	11	青春爰謝	青春受謝
16	11	6、7	魄若君之在旁	魂若君之在旁
16	13	1	又方	又云
16	25	6、7	領步卒三千	領步卒五千
16	26	1	閑關却掃	閉門却掃
16	27	19	車如流水馬如遊龍	車如流水馬如龍
17	2	13	文質見半	文質相半
17	3	20	論語先進篇	論語曰子曰
17	4	7、8	中衆物之形	而衆物之形
17	6	11	水中折者有玉	水方折者有玉
17	7	5	謂不歸于實	謂不歸于事實
17	7	6	么小也於遙切	么小也於條切
17	7	8	才葛切	才曷切言潅直取美
17	7	15	畫疏之	盡疏之
17	7	19	或研之而後精	或研之而更精
17	9	1	其來不可却	其來不却
17	9	1	遏絕	遏絕也
17	9	9	雖掞然而不持坐忘行忘而爲之	雖淡然而不待坐志行忘而爲之
17	10	2	尚書畢命曰	尚書曰
17	10	7	聲可託之於管弦	聲可記之於管弦
17	10	10	大者二十三管	二十三管
17	10	16	採竹嶰谷後見此奇	採竹嶰谷亦復唯見此奇
17	12	13	似枚之折也	似枝之折也
17	12	14	潺浸水流貌	潺湲水流貌
17	13	6	溫潤而澤	溫潤而澤仁
17	13	15	叨憒曰欽	貪憒曰欽
17	16	13	協神人也	協神人
17	17	3	禮記禮器篇注曰	馬融論語注曰
17	18	18、19	鍾子期曰善哉峨峨乎若太山志在流水	(無此十六字)
18	7	13	捘(下同)	梭(下同)
18	9	1	子都	迺子都
18	9	14	往而不可反者	往而不可及者
18	9	16	桓十二年	桓十一年
18	10	1	無勇私也	勇私也
18	11	6	玉謂之彫石謂之琢	玉謂之彫玉謂之琢
18	11	14、15	而不知其弘妙	而不知其珍妙
18	11	18	麤者曰檛細者曰枚	麤者曰撾細者枚
18	11	20	京加一孔	房加一孔
	12	1		
18	12	20	高百尺	高百丈
19	3	6	勢薄岸而相擊	騰薄岸而相擊

卷	葉	行	胡刻本	尤刻本
19	3	7	其流交引	其流交卒引
19	4	6、7	綠葉紫裹……裹猶房也	綠葉紫裹……裹猶房也
19	16	7、8	惜其不補	惜其不備
19	18	12	尙書云曰雨	尙書云雨
19	21	8	楚人謂深水爲潭	楚人謂深水爲澤
19	22	11	矜矜戒愼	矜矜或愼
19	23	18	茂先自勸勤學	茂先曰勸勤學
19	25	1	聖心循焉	聖心備焉
20	6	6	毛詩傳曰	毛詩曰
20	6	9	漢書音義曰十毫爲釐	漢書音義曰毫兎毫十毫爲釐
20	6	10	可以爲成人矣	可以成人矣
20	7	8	洛陽有西關	洛陽有四關
20	18	18、19	弘乎接物	弘受接物
20	27	12	道達之意	通達之義
20	35	1	取岳	收岳
20	35	13	舡長也	船長也
20	35	20	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	万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
21	4	12	鄭玄周禮注	鄭衆周禮注
21	7	5、6	二世下斯吏斯就五刑	二世下斯使斯就五刑
21	15	2	忽獨與予兮目成	忽獨與予目成
21	17	9	疑定也	凝定也
21	20	8、9	晉陸機	陸機
21	22	5	免而掩口	俛而掩口
21	24	11	草木踈	草木疏
21	24	15	服水玉	服水王
22	7	13	歲聿云暮	歲聿其暮
22	7	17	回阡被陵闕	回阡被城闕
22	8	13	晤對也悟與晤同	晤對也
22	12	17	有五處	有三處
22	14	8	迴	迴渚
22	16	8	一百人	二百人
22	18	6、7	遺氓(下同)	遺萌(下同)
22	18	16	東方曰春	東方者春
22	20	13	人生行樂耳	人生行樂
22	22	1	始皇表南山巔以爲闕	始皇表南山巔以爲閃
23	4	19	常以交利貨賒禍	常以交利貿賒禍
23	5	1	顚沛逆天	顚沛道天
23	5	2	李斯已見西征賦	李斯見西征賦
23	5	2	霸産	霸滻
23	11	3	平聲　周易曰	周易曰
23	11	14	平聲　孟子曰	孟子曰
23	11	20	萑蘭瓚曰萑蘭涕泣闌干萑與汍同	雚瀾瓚曰汍瀾涕泣汚也雚與汍同
23	12	15、16	子玉楚大夫也	子玉謂巽也

卷	葉	行	胡刻本	尤刻本
23	12	18	自作憂患也	自作憂累也
23	13	2	於乎小子	於予小子
23	13	7	昔慙柳惠	昔慙柳下
23	18	17	莊子妻死	莊子曰莊子妻死
23	18	17	方箕踞	則方箕踞
23	18	19、20	而我噭噭……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	而歌噭噭……自以爲乎不通乎故止
23	20	13至17	五言　宋武帝子義眞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屬少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徐羡之等奏廢廬陵爲庶人徙新安郡羡之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譏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五言沈約宋書曰武帝男盧陵獻王義眞初封廬陵王之任而高祖崩義眞聰明愛文義與陳郡謝靈運周旋異常而少帝失德徐羡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眞義眞輕訬不任主社稷因與少帝不協乃奏廢義眞爲庶人徙新安近郡羡之等遣使殺義眞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三年誅徐羡之傅亮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可追崇侍中王如故
23	21	4	神期恒若在	神期恒若存
23	21	10	龔先生	龔　生
23	22	19	宣尼伏軫而嘆東埛	宣尼伏軾而嘆東埛
23	22	20	各自君陵旁立廟	各自居陵傍立廟
23	23	19	坐玉床	坐王床
23	24	2	傳舍也	傳傳舍也
23	27	7	淹彼南汜	淹波南汜
23	27	10、11	靡日不思……靡詰不愚	靡詰不思……靡詰不思
23	27	20	荆州圖曰	荆州圖副曰
23	28	12	僑肸	喬肸
23	28	13	公孫僑	公係喬
23	30	6	已見潘安仁悼亡詩	已見上文
23	30	7	自是迎羸	自　迎羸
23	30	10	大康	太康
23	30	18	情盻	情盼
23	31	13	皚皚牛哀切	皚皚午哀切
24	5	2、3	會節氣日不陽	會節氣曰不陽
24	7	2	古詩又曰	古詩曰
24	7	9	加湌	加飡
24	9	11	聲而斲之	聽而斲之
24	9	12	臣則當能斲之	臣則嘗能斲之
24	9	12、13	吾無與言之矣	吾無與言也
24	9	14	已見曹子建贈徐幹詩注	已見上文
24	9	15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幕人掌帷帟綬之事
24	9	16	綬組綬	綬組
24	11	11	傳子傳孫也	傳子　孫也
24	11	16	羣化	羣生
24	12	15	毛萇傳曰	毛萇　曰

卷	葉	行	胡刻本	尤刻本
24	15	14、15	韋昭曰國語注曰	韋昭　國語注曰
24	17	19	言木度比而變質	言木度北而變質
24	18	9	漢書述哀紀日	漢書述哀紀曰
24	24	15	必之天下英俊	必　天下英俊
24	25	20	摯伯陵	摯北陵
25	2	8	日月光太淸	○日月光太淸（以上爲序、“○”不可少）
25	7	13	無遇騏之事	無遇驥之車
25	16	10	小雅曰	尔雅曰
25	25	16	衞生之經乎能抱一乎能勿失乎	衞生之經于能抱一于能勿失于
26	12	18	非也	非
26	13	19、20	桐廬溪也	桐廬溪立
26	18	17	比周而友	比周而反
26	22	1	守玄默也	守玄默之
26	23	14、15	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	將軍戰勝王觴將軍爲壽於前
26	24	1	戮民	戮人
26	24	7	何不能攄以爲大罇	何不攄以爲大罇
26	24	15	尙書王曰	尙書　曰
26	25	13、14	柸水	杯水
26	25	15	足二分垂在外	二分垂在外
26	26	15	後漢書曰	范曄後漢書曰
26	27	20	向長（下文向子平同此，不再出校）	尙長（下文“尙子平”同此，不再出校）
26	30	1	自已	自己
27	2	7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古詞君子行一首
27	3	8	言己有蓬心	言已有蓬心
27	4	13	氛亦氣字也	氛亦氣字也
27	4	14	爾雅	爾雅曰
27	5	12	又幽浦出焉	又湘浦出焉
27	8	3	肅肅戒徂兩	肅肅戎徂兩
27	8	3、4	戒車三百兩	戎車三百兩
27	10	2	沈休文	（無此三字）
27	12	5	樂盈	欒盈
27	17	5	華藥	華葉
27	23	7	鞠毛丸	勒毛丸
27	24	17至20	（無此首）	君子行　古詞李善本古詞止三首無此一篇五臣本有今附於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卷終
28	8	16	蒲姑氏	蒲姑氏
28	12	16	日出東南隅行	日出東南隅作

卷	葉	行	胡刻本	尤刻本
29	15	9	朝日喻君之明	言日喻君之明
29	17	1	音響何太悲 （古詩十九首作"音響一何悲"）	音響何大悲
29	19	20	流人王逌	流人王逌之
30	3	19	嘯慠(下同)	嘯傲(下同)
30	5	14	鄭玄儀禮注	鄭氏儀禮注
30	7	7	慠士	傲士
30	13	2	常棣	棠棣
30	22	8	飛貌也	飛貌
30	28	19	沮	沮七余
30	31	18	榮陽	滎陽
31	11	7	人心罔结 （東京賦作"民心固結"，注作"人心固結"）	人心同结
31	13	9	而上者行九萬里	而上者　九萬里
31	15	1	悢悢不能出戶	恨恨不能出戶
31	28	11、12	服義方無沫	服義方無沬(下同)
32	9	18	而値菹醢之日	而値菹醢之世
32	13	9	是已	是也
32	16	8	未沫	未沬
32	20	16	動以香絜自脩飾	動以香絜自脩絜
32	23	10	襟襜襦也	褋襜襦也
33	18	3	言若魂急來歸	言君魂急來歸
34	4	8	約(下同)	弜(下同)
34	4	17	蟻蚍蜉也扗陟羽切	蟻蚍蜉也
34	4	19	以芻莝養國牛也	以芻莝養　牛也
34	17	14	動足而有餘光也	動足而有飾光也
34	19	13、14	飛沫	飛沬
34	21	6	未暇此居也	未暇居此也
34	22	1	跳丸劍之揮霍也	跳丸劍之揮霍
34	22	7	已見上文也	已見上文
34	22	9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34	23	17	王者無外也	王者無外
34	23	20	萬物生光輝也	萬物生光輝
34	24	11	時則甘靈降	時則甘露降
34	25	5	祇攪予心……祇攪我心	祇攪予心……祇攪我心
35	2	12	敢問崇德辨惑	敢問崇德辯惑
35	3	13	中琴也	中琴瑟
35	6	3	明堂咸有四阿	明堂成有四阿
35	8	1	張脩罠……或作罠……羂罠一……恐互體……罠兎罟也……罠麋網也	張脩罝……或作罝……羂罝一……恐斐體……罝兎罟也……罝麋網也
35	8	18	聖曰占之不吉	聖　占之不吉
35	9	4	澤無水曰藪也	澤無水曰藪
35	9	7	張晏漢書注	張晏漢書注曰

卷	葉	行	胡刻本	尤刻本
35	12	3	馬鹿超而龍駿	馬鹿超而龍驤
35	14	13	進之於禹也	進之於禹
35	16	1	銘於昆吾之冶也	銘於昆吾之冶
35	16	5	王乃說之也	王乃說
35	16	10	幪音蒙也	幪音蒙
35	19	17	中有二編也	中有二編
35	20	13	一民	一人
35	24	19	宣帝詔白	宣帝詔曰
36	2	18	鄒赫子齊人齊人爲之語曰	鄒赫子　齊人爲之語曰
36	8	7	威教克平	成教克平
36	11	7、8	布於布	布於市
36	11	8	流行如泉也	流行如泉
36	11	10	鈌漏	缺漏
36	11	14、15	命印斜之谷	印斜之谷
36	11	16、17	且有後命也無下拜	且有後命　無下拜
36	11	17、18	範鑄作模器用也	範鑄作　器用也
36	16	6、7	母枉執事……母爲有司枉橈	毋枉執事……毋爲有司枉橈
36	16	11	橥飢	樂飢
36	21	10	徙朔方	徙朔陽獄
37	10	12	曹沬(下同)	曹沬(下同)
37	15	8	天爲之降霜也	天爲之降霜
37	18	11	密上書	密上疏
37	18	20	祚(下同)福也	祚(下同)福也
37	22	12	被雲雨之渥澤也	被雲雨之渥澤
37	29	12	甲兵益多好我者勸	甲兵益　好我者勸
38	6	12	性清	性清靜
38	7	13	晝邑(下同)	晝邑(下同)
38	12	17	被臺司召	被臺　召
38	13	18	晉陽春秋	晉陽　秋
38	14	8	唐雎	唐雎
38	18	20	鄂千秋曰	鄂　秋曰
38	20	10	琅玡王睞(下同)	琅玡王睞(下同)
38	22	1	昔以放任爲達	皆以放任爲達
38	22	11	漢中郡南鄭人	漢中　南鄭人
39	2	19	宣太后之弟	宣太后　弟
39	7	13	勸王共反也	勸王共反
39	8	15	知與前辭同不也	知與前辭同不
39	8	19	斯具五刑者也	斯具五刑
39	9	6	遭程子於途	遭鄭子於塗
39	16	2	臣改計取福	改計取福
39	16	12	處陰以休影	處陰而休影
39	24	1	五頭同穴	五頭共孔(疑是“孔”字)
40	3	4、5	猶有轉戰無窮	猶　轉戰無窮
40	4	2	卽日退還延頸	卽日退還延頭頸

卷	葉	行	胡刻本	尤刻本
40	4	3	三關延頸	三關延頭頸
40	4	8	卽主	臣卽主
40	4	15	負檐裁弛	負檐丁濫切裁弛式氏切
40	6	3	然後入見	然後見
40	12	2	正閤主簿	正閤主簿
40	12	13、14	逼臣取利也	逼臣取利
40	14	3	自周章於省覽	目周章於省覽
40	17	12	二曰莫邪	一曰莫邪
40	19	3、4	吾其與聞之	其與聞之也
40	19	12	功德百之	功德百之也
40	21	13、14	南陽守	南陽太守
40	22	19	羌僰(下同)	羗僰(下同)
40	26	12	眄睞成飾	盼睞成飾
40	28	6	假爲天子七年	假爲天子十年
40	29	18	自有樂地	自有樂也
41	10	19、20	今舉事一不當	今舉事一不當丁浪反
41	11	10	沬(下同)血飲泣	沬(下同)血飲泣
41	21	6	稟然皆有節槩	凜然皆有節槩
41	23	4	燕虐其民	燕虐其人
41	24	6	媵母	媵以證切母
41	25	15	取舍有詳略矣	取舍有詳略也
41	25	17至19	寵齊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解寵手令作記……書成卽斬寵及妻頭……馳出城……	寵獨在便室蒼頭奴子密等三人見寵臥寐……解手令作記……書畢斷寵頭及妻頭……馳出……
42	5	3	佞人	安人
42	5	14	量	量音良
42	9	4	百年己分	百年已分
42	20	17	冠蓋逆之者	冠蓋迎之者
42	21	9	毋迺令刺史從後閤出去	毋迺令從後閤出去
43	18	9	斬於建康	斬於建康市
43	18	19	大師	大帥
43	23	20	栢生	柏生
43	27	7	銀印	銅印
43	28	12	高士傳	高士傳
44	16	19	殺千人	殺十人
44	19	5	潁川人	潁川人也
44	19	5	後爲司徒	伐蜀平之爲司徒
45	6	10	說文曰	說文
45	6	20	客徒朱丹吾轂	客徒欲朱丹吾轂
45	12	19	躬帶紱冕之服	躬帶冕之服
45	22	5	窈宨	窈窕
46	4	12	日陊亘氏	日陊直氏
46	9	15	雷震揚天	雷震于天
46	15	2	百姓皆安	百姓遂安

卷	葉	行	胡刻本	尤刻本
46	15	3	閒有鳩車之樂	則有鳩車之樂
46	20	13	乃或爲害	刀或爲害
46	21	5	月是水積	月是水精
46	24	16	進太祖太尉也	進太祖大尉
46	27	18	燕丹太子	燕丹　子
47	2	4	胡廣曰	善曰漢官解故胡廣曰
47	7	12	朔風變楚	朔風變律
47	8	9	寡吾之貴介弟也	寡君之貴介弟也
47	8	20	七十子	二三子
	9	1		
47	11	8、9	項羽意乃解	項羽然後解
47	13	4	以分合而爲變者也	合而爲變也
47	13	12	遂追渡水	遂進渡水
47	13	19	將軍印綬	將軍印
47	14	17	以木爲喩也	以樹爲喩也
47	16	6	使噲求高祖迎立爲沛公	使噲求迎高祖立爲沛公
47	16	19	取兩兒棄之	虜在後蹴兩兒棄之
47	21	10	易曰	周易曰
47	21	11	耳暫聞	耳所暫聞
47	23	8	晉陽春秋	晉陽秋
47	24	14	亞卿	亞卿
47	24	16	帷幄	帷帳
47	24	20	遠績禹功	遠績禹功
47	25	8	而遇大聖	而一遇大聖
47	26	6	左傳甯武子曰	左氏傳武子曰
47	26	16	左傳	左氏傳
47	29	4	禺	顒
47	30	7	炎	琰
47	33	9	彭賊	彭城
48	2	1	后稷創業於唐堯	后稷創業於唐
48	2	19	泳沫(下同)	泳沫(下同)
48	11	19	喩賢也毛詩	喩賢人也毛詩曰
48	14	19	亞斯之代	亞斯之世
48	14	20	善曰翼法也	翼法也
48	15	1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	春秋合誠圖曰
48	15	6	善曰尙書曰	尙書曰
48	15	7	善曰國語	國語
48	15	9	善曰易曰	易曰
48	15	10	善曰玄聖孔子也	玄聖孔子也
48	15	11	恬淡	恬漠
48	15	14	孔子也善曰謂……	孔子也謂……
48	15	16	善曰易曰	易曰
48	15	18	善曰史記曰	史記曰
48	16	2	善曰尙書曰	尙書曰

卷	葉	行	胡刻本	尤刻本
48	16	5	善曰尙書曰	尙書曰
48	16	8	善曰探賾	探賾
48	16	9	侯甸之服	侯甸之所服
48	16	10	善曰言殷周二代	言殷周二代
48	16	14	善曰乘因也	乘因也
48	16	14	參五	參三五
48	16	18	善曰北面	北面
48	16	19	華而不敦	偉而不敦
48	17	2、3	皦繹	皦皎繹亦
48	17	4	殷薦宗配帝	殷薦宗祀配帝
48	17	4	善曰周易曰	易曰
48	17	5	善曰毛詩曰	毛詩曰
48	17	6	善曰言二代	言二代
48	17	8	善曰言二代	言二代
48	17	8	明而不變	朗而不變
48	17	12	善曰尙書	尙書
48	17	12	昔君	昔我君
48	17	14	善曰尙書曰	尙書曰
48	17	15	善曰頤養也	頤養也
48	17	17	善曰周易曰	周易曰
48	17	18	善曰言布聞	言布聞
48	17	20	朒	亡朒
48	17	20	善曰言漢之道	言漢之道
49	13	11	十二年	二十二年
49	16	9	曠遠	曠達
49	19	4、5	三妃……三妃	二妃……二妃
50	1	17	洽化	治化
50	7	17	盈牣刃	盈仞
50	7	20	文穎	文頴
50	8	5	薰骨以行刑	薰胥以　刑
50	10	20	束帛箋箋	束帛戔戔
51	3	5	以金爲箭鏃也	以金爲箭鏑也
51	5	7	挈……丁結切	挈……下結切
51	9	12	一單三尺	一躍三尺
51	9	14	遁逃也	遁避也
51	15	16	楚人曰予之	楚人許予之
52	7	9	以至乎	至乎
52	10	10	芟刈	芟所成刈
52	10	17、18	田常監止……監止	田常闞止……闞止
52	10	19	以克永代	以克永世
53	14	8	得與亡孰病也	得與亡孰病
54	2	17	可使南面也	可使南面
54	5	9	公羊傳	公羊傳曰
54	16	13、14	予既沈漬殷紂於酒德	予旣沈漬殷紂於酒德矣

卷	葉	行	胡刻本	尤刻本
54	18	15	人民之衆	人萌之衆
54	22	9	孟鷙	孟鷙
55	1	18、19	言感應之遠也	言感應之速也
55	2	16	將窆	將窆
55	4	2	衰亂	喪亂
55	8	7	子胥往吳	子胥仕吳
55	10	13	賓客亦復塡門	賓客　塡門
55	20	16	善曰日月發輝	日月發輝
55	21	4	小雅曰	爾雅曰
55	21	12	善曰下愚由性	下愚由性
55	21	13	聖哲之洽	聖哲之治
55	23	6	戶閉	戶開
55	24	14、15	則動正而爲靜也	則動止而爲靜也
55	25	10	彌徧也	彌徧及之也
55	25	17	含響	合響
56	2	10	楚莊樊姬者	楚　樊姬者
56	4	9	謂登用輔翼	謂登用輔翼也
56	7	13	三苗	三苗
56	8	13	左傳	左氏傳
56	8	14、15	高宗子……左傳……書曰……	高宗弟二子也……左氏傳曰……尚書曰……
56	9	7	屯雲之應	雲屯之應
56	10	17	伐罪弔民	伐罪弔人
56	10	20	弔其民	弔其人
56	12	4	不如諸夏之亡也	不如諸夏之亡
56	18	6	以臺舊漏給宮	以臺舊漏給官
56	22	15	皆爲漢三公	皆爲漢公
56	24	9	以淸王塗也	以淸王塗
56	26	1	身既沒而名猶存也	身既沒而名　存也
57	9	2	見上文	已見上文
57	9	12	慼慼	慼慼古頰
57	10	14	若不戢翼	不戢翼
57	13	6	盾佐之	趙盾佐之
57	14	6	章帝詔	章帝詔曰
58	2	9	並以招切	以招切
58	6	13	謂漢神	謂漢神也
58	6	17	又詩序曰	又序曰
58	9	2	可瞻視	可時瞻視
58	13	13	又鉤命決曰	又鉤命決
58	16	9	用已	用己
58	19	14	左傳	左氏傳
58	20	18	絳闕	絳闕
58	23	11	野當爲杍	野當爲抒
58	25	19	齊水德	齊木德

卷	葉	行	胡刻本	尤刻本
59	5	7	繩繩不可言	繩繩不可名
59	6	9	劉蚪圓淨	法華經曰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劉蚪曰菩薩員淨
59	8	1	衍珪璧共行	德珪璧共行
59	9	1	用此者也	用此
59	9	8、9	紐三王絕業……接三代絕業	紐三王統業……接三代統業
59	12	5	劉蚪	劉蚪
59	13	13	音裔	音舂
59	25	14	左傳	左氏傳
59	25	16	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曰
60	11	2	東離門下	東離門卞
60	19	19	引軍還長安	引車還長安
60	20	2	太王	大王
卷	末		無	李善與五臣同異
卷	末		無	淳熙八年三月和同年八月說友識語